叢書集成新編

六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六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元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二)（卷四十至五十）附札記	元 袁桷撰	宜稼	一
靜修先生文集十二卷	元 劉因著	畿輔	六五
安默庵先生集五卷	元 安熙著	畿輔	一四五
白雲集四卷附詞附錄	元 許謙撰	金華	一五五
黃文獻公集十二卷附錄、補遺、提要	元 黃溍撰	金華	一八七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	元 胡助撰	金華	三四九
趙待制遺稿一卷附詞	元 趙雍撰	知不足	四一七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附補編二卷	元 戴良撰	金華	四二一
九靈山房遺稿五卷附補編	元 戴良著	金華	五三九
鹿皮子集四卷	元 陳樵撰	金華	五七七
青村遺稿一卷附附錄	元 金涓撰	金華	六〇〇
牧庵集三十六卷附附錄	元 姚燧撰	聚珍	六一二

詩文別集—明

胡仲子集十卷	明 胡翰撰	金華	七三三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二)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

啓 疏附

回宵城郭教授 煥章

江左諸賢。夙慕敬亭之山水。洛中九詠。肯言京邑之風塵。擠簽而賜璧一雙。馮軾而下城七十。奇節矯亢。高名激昂。伏惟教授學士。藻思春雲。丰神秋月。子恭隱几。立言深愧於炎靡。林宗墊巾。置論匪鄰於危厲。脫穎悟折衝之敏。發爾騎膏粱之情。流涕力疏於治安。多病恥陳其封禪。懷章宿邸。知富貴之有時。乘綿入關。寄功名之可卜。方盛世興賢於郡國。拒長才抱道於草茅。雲龍相從。冥鴻遠徙。遴選僉臺之彥。孰敢居前。深藏寶劍之篇。豈宜緩後。方爭求而識面。謂鼎來以解頤。幽懷刺而卻行。將擁扇以疾避。長盛鯨掣。薦室珠輝。桷學殖塵荒。經畬德墜。儒林丈人之源委。老矣亡傳。子墨客卿之詞華。終焉白失。每念空餐而增戾。誠思披茹以避賢。位卑語輕。望淺任重。吾徒掌席之制。弗稱絲綸。君子贈人以言。有慚筓藻。永釋其旨。不知所酬。伏希亮察。

答郭山長

家近神山。那有登瀛之想。職尸玉署。每慚玩歲之羞。將賦式微之歸。忽膺逃茹之寵。捫心悸惕。揆分僥踰。桷智不逮人。器非越衆。老而能學。永希先世之勤。樂以忘憂。欲述聖門之志。考茲盛代。幹彼儒流。選部推

毛之精。崇文拔犀之舉。謂南士後至。難效盧前而蠶背遠尋。所宜魄始。白駒空谷。振鷺西雝。有來琳琅之書。彌重錦繡之段。客師之遇跛男子。似若倒之汾陽之許誦仙人。于今驗矣。襲藏是謹。傳誦惟慚。

回府學觀禮

瀛州清切。甫賦歸休。泮水肅雝。適嚴秩祀。方謹陪庭之儀。注遽承異牘之詞華。進執豆籩。升聞金石。惟素王道德之懿。合眚姬文質之宜。稍竊坐光。乘不疑淺陋而成令炳著。斯爲故常。深惡繁己以作新。共企傳恭而復奮奉璋相事。敢居髦士之先。執禮導前。難免鄰人之誚。

答朱生

一壑故里。分安野鶴之閒。三入承明。乘晒黔驢之技。鬢髮凄其已化。捫心省以獨慚。燦然霞撰。申以冰銜。蒂室璀錄金之耀。衡門駿織翠之奇。伏惟賢良學士。汗簡功深。韋編思切。議詞章之弊。發於揚劉。發騷雅之幽。擬於屈宋。單出雜比。爲律呂五采一執。分等夷。雕然纏纂續之工。綽矣成灝噩之古。然而明理者鮮於前。致情辭者委於曲。裁謂箋記止緒上之文。能之實少。而制誥得儆衆之體。作者猶難。桷金匱世官。青箱家學。嘗自戲於木屑。深有晒於土龍。史乏三長。敢述馬班之制作。經迷五始。莫推啖趙之淵微。事與願違。志隨年往。幸覩清脩之標度。得據磊落之襟期。針芥有投。漆膠彌固。贈以綈段。拜雖有以莫辭。酌彼金壘。禮未成而先醉。輪囷有感。厓略是酬。

回楊編脩

緩班玉署。暇諸老之川流。晉秩金華。撫微躬而涯返。逃由鼎鼐。事敗搢紳。方厲按劍之疑。忽荷遺珠之贈。伏惟編脩學士。文裁錦段。思湧繭絲。目無全牛。論罔輕於餘子。智專老馬。語或齒于陳人。每憐炳燭之勤。能破疾籤之辯。嚐同昌歜。玩比蟋黎。既接壤於片雲。復聯鑣於中禁。事云有幸。時不偶然。桷久困京塵。宜收朝隱。猶蓬萊隔弱水。肉翅難勝。歸鄉里授諸生。丹心尚嫣。敢因褒拂。庸寫摧藏。

賀臧戶曹七十

光分華旦。瑞啟希齡。兕觥以躋公堂。允賓禪贊。鳩杖而游鄉校。賢賴主維。人瞻壽骨之有傳。天挺耆聲而彌壯。桷陪游再世。驩緊一官。望廣額之彭鏗。雲煙縹緲。想脩容之姑射。冰雪凝凝。倩慶薄儀。別陳詞楮。

回偉知州

伏承割翰。俾纂碑顏。詳讀再三。莫殫萬一。竊惟先正按察相公。智謀超倫。勇略立勳。東西戰壘之出奇。左右屯田之攘便。矢穿楊葉。彤弓昭大帝之恩。斧破豫章。金符儼百神之助。烏府藹澄清之譽。紫樞彰鎮靜之謨。爲士惟公。其擬巨源之識量。聽訟以理。未夸廣漢之精明。至若吏異代而振家聲。以孤兒而傳官牒。績爲至四人所難能。編摩已著於穹碑。揚厲宜歸於汗簡。伏惟節使相公。窮神述事。立身揚名。繼世象賢。牧守之任相接。爲政以德。撫字之念彌加。安陽之圖譜可尋。穎川之風猷如在。昔聞惟一。今見其三。某濱詔罔功。紬書無補。龜趺贔屭。幸附驥以託名。蠡尾參差。顧濡毫而作傳。尚祈參覲。統祈鑒融。

謝史允叟

1

數周甲子，壽開緋縣之年，端後中和，慶萃金閨之彥，槐宮馥郁，榆社敷榮，伏惟某官服食頤神，希微養智，撫松筠而閱歲，霜雪不移，調商鼎以樂天，煙霞自得，方將友安期於瀛海，揖子晉於緱山，坐觀滄變，笑視今古，招邀親黨，願成二老之風流，約集吾英，共繼九賢之真率，薄儀侑祝，雅格別陳，

楚甥定鄧氏

西州勝士，久欽翰墨之芳，兩國故家，自笑冠裳之冷，幸託根于外氏，獲聯蔭於清門，不假揄揚，遂諧婚對，伏承某封□□德參女史，訓服姆師，從子公埜、習有童心，才猶凡品，每慙鐵鑄步之誚，敢議玉鏡臺之緣，敦義有加，申盟無斁，陳不腆之幣，爰以敬初，叶和鳴之占，永言綏後，臨風瞻倚，執筆感愉，

趙氏請婚代作

明珠當道，愧無因而至前，幽蘭深林，敢不採而自佩，肅假蹇脩之力，允諧懿氏之卜，伏惟某人明瑩冰清，義襟河潤，品題吾黨，合閭里之衣冠，縉紳斯文，振家庭之詩禮，有懷聯衽，歸擇賢宗，不煩千金之致詞、端藉七寶之合月，帶屏宜晚，行參擧從之游，白水同心，企覲片言之助，輒干將命，恭俟報音，

長女許適趙氏

西府垂芳，遺編僅守、北門視草，一疏獨尚，興懷二老之素譽，屈指故家之傳芴，前言儼在，嘉命是恭，伏承令姪同知、壯齋直清，任敬方堅於冰蘗，而柄長女某、幼遵婉娩，閫儀羅習於絲麻，服室餘子之隨綦，人議乃翁之擇婿，察其素履，終以淡成，萬里遠歸，自訝子平之攜，百年偕老，願諧敬仲之占，腆禮莫酬，副書以謝，

次女許適趙氏

伏以濮庭甲乙，曩已託於同年，商邑後先，適相符於十載，仰止青雲之素，藹然喬木之存，施于孫曾，成爾姻婭，伏承長令嗣學士、思深象管，譽已藹於階庭，而柄第二女某、工謹綮絲，織蠢遵於閫奧，未習競夸其修靡，吾徒宜守以儉純，此道清風，斯盟白水，仕非爲貧也，願早觀金題玉躞之奇，言得無罰乎，已預逃竹笥練裳之簡，有腆報禮，肅謹副械，

回余氏議姻

成季之勤，衆實是嗣，有嬀之後，教順惟懿，念脩程方歷於冰霜，而賤跡幸安於田里，事適相偶，時何敢違，聿來金薤之華，申告瓊茅之吉，悉蠲繁縟，以奉周旋，直道而行，固宜箴之攸謹，外言不入，在捆範之必嚴，匪惟弱息之有歸，益見淸門之足法，奉板輿而調鼎膳，所願專姑，入玉堂以復家氈，敢云傳婿，莫罄喜懽，肅致規言，

季女許適余甥

百年事契，仰止高曾，再世婚姻，施于姑姪，念造端於幼歲，獲締好于今辰，允自氣同，抑兆肺附，伏承令姪、灑掃應對，久遵壽母之規，柄女、保抱攜持，夙賴大家之訓，展也衣冠之緒，凜然弓冶之傳，人亦有言，吾爲此懼，魯衛兄弟，禮已判於立談，秦晉舅甥，事豈難於坐視，勉焉亢植，稱爾幾提，

叔女許適史氏

秦晉甥舅之姻，論世可知，朱陳嫁娶之村，披圖儼在，惟華胄孰比射而擬，乃衡門竊接踵以前，懿德有容，寒宗笑讓，伏承令姪孫、承奉、衣被儒素，綺襦之侈靡聞，而柄女、服習女工，絮絲之精未解，念游宦久塵於當路，而婚姻驟致於失時，立談璧雙，訂諾金石，練裳未備，敢云九十其儀，鐵硯可傳，佇奏三千之牘，

回史氏聘

宦路因循，莫酬宿諾，相門清邃，猶守舊規，荷崇篇之愈加，諧姻婭之攸自，書來尺素，禮重雙金，歌摽梅之詩，懷惟有慊，效投瓜之報，愧莫可言，

瑾請婚史氏

元老傳宗，專精名於碧沚，幽甥承緒，徵餘福於滄洲，百年婚媾之孔昭，再世姻親而允著，伏惟某官某封□門□、內閫服習，手絲綯以益精，而柄男、辟水從游，明簡編而益謹，惟閥閱吾徒之當保，何閨閫餘子之爭前，謂彼濁流，成是古道，納采用雁，欲男女之及時，端策拂龜，希公侯之復始，敢陳薄禮，肅敍副械，

韋氏招贅書代作

中年婚對，每深禮本之思，晚歲家聲，猶守儒林之舊，盟既諧於槃館，事宜免於御輪，老矣無能，視之猶子，伏承令嗣、學精緗帙，才亟止於口前，而某女某、功謹絮絲，情難離於膝下，受餐願同其甘苦，奉匜深謹於寒溫，既而久要，敢辭先施，肯甄在茲，言念懸之有得，鍛鑄屢闢，豫卜門闌之多喜，

疏

易州文廟疏

聖人之道，極聖載莫得而名，神明之通，若淵泉無往不在，維上谷之古郡，實陪京之奧區，脫戰國任俠之風，服五經仁義之訓，化行衿佩，家有衣冠，然而揭虔妥靈，廟堂之制未崇，設儀辨位，籩豆之禮莫新，雖像設之教，啟於後人，而神棲之宮，見乎累代，事關我輩，天誘斯文，泮宮作詩，願同功於史克，鄉校有頌，豈專美於鄭僑，敢不盡心，聿來皆字，翬飛鳥革，佇看不日之成，玉振金聲，共享無言之化，鄉閭樂助，庠序增榮，

贈陳無我淩波圖疏

右軍換鵝經，不了生前之債，東坡賣馬券，要求身後之名，然而畫餅豈足充飢，須信望梅亦堪止渴，菊南道人、播璵古學，瑚璉雅材，江漢秋風，付經綸於獨笑，冰霜晚歲，寄漫浪於一官，食苦茗而論事不休，坐胡牀而倚聲自若，寧爲雞口，任刮龜毛，丈夫豈願憐，出門何礙，平生不道乞，對鏡奚慙，信大公之記已成，孔方兄之交頓絕，寄東豪士，會須奪吏部之金，秋水達人，寧復貸監河之粟，知心惟一，具眼無雙，

張玉田歸杭疏

采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盟鶴，勞清夢之去來，要當青鞋布襪，徒步徑歸，誰信錦緗包絲，空言何補，弄笛恨遏雲慘澹，坐窗惜江月淒涼，落葉孤鶩，無復金貂之慷慨，有梅千樹，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之技焉用，焦桐未遇，斷木自甄，風雲江湖，肯後當時之置驛，交游金石，定先桑子之裹糧，鄙騎

2

琥濡上之寒，遂跨鶴揚州之麵，膝行而謝，穎栽以歸，燈火話乎生，慰老弟兄之白髮，詩書娛晚歲，瀼名祖父之青氈，恩稱無言，情陳有觀。

周可竹移居疏

借市嵗家，其已知生理之疏，騎馬傍人門，可怪言辭之拙，相期青眼，少尉白頭，可竹教授，清比叢蘭，曬如野鶴，無殘盃冷炙之色，有簞食瓢飲之安，鼓琴授生徒，近馬季長之標致，隱居任漁釣，入方玄英之品題，裁經茅屋之秋風，厭聽小樓之春雨，烏鵲三匝，鷦鷯一枝，欲尋蔑裘之謀，難謀兔園之效，昔和靖處士享西湖之樂，不以告人，然康節先生買天津之居，皆聞諸衆，既自慙於啟口，要當曾於知心，不惜一言，毋煩重請，門多長者，共成來往之歡，爸有賢人，不厭倡酬之適，鄉聞佳話，湖海高風。

許路教入館疏 作代人

蓮喪於千載之餘，談經者逐章句之末，士奮於百代之後，言理者析天人之微，不有淵源，孰爲矩範，某人學優聖域，譽藹儒林，光風霽月之心胸，衷窮其蘊，清泉白石之志趣，所養者深，名素少室之山人，衆羨闕西之夫子，得英賢而教育，終愧鵬瀛美蔭據之形容，莫揮善頌，御前而詠，爲左以迎。

趙太社劉春秋法度編疏

列國寶書，慨淑亂而亡紀，三陳繼鶴，洞消息以深憂，永瞻泰離之遷，迄成麥丘之會，若姬凜在，素王是尊，孜牛耳之盟，悉論於誣矯，推麟趾之應，莫拔於衰頹，惟凡例之嚴，是曰筆削之正，然而隕星退鷁，非有屹寰歸賵求車，實違典禮，直書其事，足以誅亂臣之心，曲說以蔓，殆有若法吏之口，三傳角立，羣儒狐疑，維昔師臣，侍經白虎，今有賢子，紹業青藍，討論無敢向之嫌，文獻紹嗣平之美，年運往矣，風猷儼然，幼讀父書，若擴珍以和於彝鼎，老嚴家訓，雖嘈芟鍇守於加毫，泯然卿校之闢，道徹爾世卿之論，龐爾廣傳於瑞璣，庸不墜於箕裘，白首書成，允遂殺青之志，清門人在，益章壽梓之功。

戴先生刻遺文疏

羊公峴山之碑，深悵身後，白傅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壁中之藏，咸睹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執若壽梓之功，博生平今者書，忽夫近志，千古言或知其非，爰舉肴先以告茂異，刻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嶽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璣以成連城之璧，若裒吉金以合四縣之鐘，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聶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木鹿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穫彝軍市上之酬，致求美價，蔡中郎帳中之隨，徒嚴帰名。

尙仲良刊醫書疏 賴邑沙仲良刊書爲十冊

欲觀日月星辰，轉咨繪畫，多識鳥獸草木，具訓傳說，圖左圖右書之數，備存內衆外衛之微，莫辨張長沙類四證以明治病之本，朱南陽衍百問以推用藥之原，其書雖完，厥理難究，爰有多聞之士，聿成一勢之圖，考百藥之君臣，推五行之母子，分弦滄於坤艮，別表裏之陰陽，若游舵章，咸旁通其門戶，猶入武庫，悉能名其中兵，尤得於心，如指諸掌，欲推己而傳世，必假衆以全功，張廣樂於鈞天，誼育聰於，挂高變之秦

璧端便覽觀，共勉揮毫，所期刻楮。

陳晦父致仕還家疏

挂冠神武，洼晚歲之蟲魚，歸老鑑湖，了餘生之鶴鰈，蝨士林之一見，合遷部之二宜，喜在眉端，春生足下，湖西致政陳教授，長材曜國，敏手斲輪，破帽麾徒，不辨支離之粟，矮簷風急，徒賡骯髒之歌，烏信天以無愁，鶡厄閏而彌老，李太保亦爲之惠米，周以眼青，蘇司業時賴其輿錢，終攜頭白，浸浪江湖之迹，凄涼山澤之癯，囊無一錢，室如懸磬，扁舟下吳會，願共謀溽鰻之資，騎鶴上揚州，庶益遂衡門之樂。

金陵鄭生應炎道士疏

北闕上書，著詠受嘆於唐主，南山種豆，貽言增禍於漢朝，生也有涯，安之若命，金陵鄭生，精神玉絜，辭翰春霏，負笈登途，謂功名之來可立致，下帷講道，審義理之得爲無窮，凄涼濮水之情，懷隱約金陵之夢寐，將置身於方外，行抵掌於人間，杜史猶稱匪宣尼之私論，塞翁失馬，詎莊叟之寓言，斷于乃心，告盍多士，青精顏色，深培棗裔之功，白日羽翰，必假刀圭之助，盍盟天厥，效義風從。

眞定劉謙父葬母疏

貧乃士之常，命有拘而淹屈，孝爲行之本，力不逮以因循，歷觀聖賢，攷考傳記，脫驂之贈，成於斯須，挂劍之酬，定於生昔，盍惻隱爲人之同有，而慷慨則世所共難，謙父提架，夢開蜚英江湖，浸仕郎潛衣冪，瓢百變以自怡，吏隱蕭然，粟五秉而誰助，假騎璧以葬其先，母鼎歲年莫返其故居，雲罕於楸，雖合延乎之劍，煙迷鄉國，似隔蓬萊之山，傾麥舟則益有其人，指米廩亦當繼其事，古推任恤，義濟厄窮，觀百金爲壽之詞，誠爲過愛，頓一朝享客之費，是在勝流，凡我同盟，知此非僭。

史朝甫焬金疏

衰補箭坊，痛家世之羽化，豁凝放物，存遺址於霜餘，非假爲縮，曷能永續，昔梁公有廟，以香火而綿長，魏氏故莊，因耕稼以蕃殖，育室之志，敢忝居室之資，執謀知此地，號寶奎湖，通碧沚，四世五公之故，霸十洲三島之仙蹤，道氣分紅塵之關，勝概接紫府之遂，王瑜捨宅，虎丘之跡，彌芳賀老棄家，鴻臚之傳，盈著願邀衆力，允成勝因。

鞏子固煬金疏

顏淵希聖，簞瓢之樂有餘，揚雄好玄，儋石之儲不足，道之充者身愈泰，心之廣者貧益安，子固經賦，遊藝精深，不神恬靜，因五行而知貴賤，妙若著龜，閱千官而審窮衰，明如水鑑，腰難折米，口賦言錢，監河之粟誰貸，吏部之金莫售，廣厦寒士之願，古蓋有之，綈袍故人之情，今斯可矣，一時傾蓋，相與揮毫。

奇禪師住天童疏

身隨片雲，吏上玲瓏高處，心如止水，久明清淨本源，行藏不假於榜爲，去住隨容於擬議，僉言推挽，一笑承當，伏惟天童怪石禪師，潛出在淵，美玉韞石，法筵擊拂，大好若訥以難窮，丈室閉門，掩息如灰而莫測，濟今守僧伽之鐵缽，寂然歎摩尼之寶珠，不滯一方，雖違衆論，雲無心而出岫，允稱拈提，水有時而回川，

佇吞興復。祝聖主壽。作天人師。

沖禪師住補陀疏

平湖春藹。久居水月之上方。絕岸雲深。要識海潮之瑞相。雖神化無形而應感。在世緣即境以示異。迷衆維公。當仁無忝。伏惟補陀太虛禪師。澄源心鏡。懸河辨舒。藏室眼空。一滴果投於巨壑。石盤手透。正宗允紹於東巖。對遠官不下繩牀。示諸徒廉頗禪板。瞻惟寶刹。上徹紫宸。香帶絡繹於道途。車馬駢闐於島嶼發乎邇見乎遠。變現莫窮。左書圓右畫方。應酬非易。敢煩主宰。聊闡拈提。小白花香。證西天之梵語。空青水影。印南海之圓光。顯大士功。祝聖人壽。

壽國堂師住廣慧疏

法王寶刹。輝儀劫以支窮。盛德住城。考五傳而必復。維樞庭率先而結構。實木庵受畫以拮据。子爲孫。孫爲玄。初無間隔。公慙卿。卿慙長。卒致荒蕪。羣議交讚。諸方竊笑。伏惟某人。溥洞下之旨益密。爲山中之行最尊。化鶴遼家。飛錫歸里。翠浮松柏。儼奇觀之舊模。金透簷楹。增清暉之秀色。祝形庭壽。廣綠野恩。

南湖十六觀重脩疏

想遂心生。由思爲而攝以觀。行隨誠立。藉空假以歸于中。推西方清淨之樂邦。解羣生昏垢之苦海。法智尊者。開講席於是山。介然比丘。肇化壞於此地。十六觀室。瑠銀樹之光明。八千由旬。儼紫臺之芬郁。坐無虛位。儼其清規。巍巍三聖之現前。拱衛恍諸天之如在。若茲妙所。允勝他方。壞空乃算數之循環。變幻成劫灰於瞬息。睠維名刹。柰號留鄉。信士孔彰。法身不昧。陳謀議以筆墨。爲之翊贊。史中介傾金帛。盡其莊嚴。古與今同。事由衆舉。輸楩柟於澗谷。采丹雘於陶鈞。蓮花湧七寶之池。貝葉集諸香之案。雲與膚寸。徧龍澤而有年。毛積毫釐。成孤裘之無價。以斯功德。作是因緣。庸報皇恩。咸增佛果。

泉禪師還定水疏

百年得意。大槐宮頓成一瞬。千載遼家。華表鶴今喜重來。山林以之鎮浮。松柏爲之改色。去留何礙。出處無心。東州老禪。骨格老蒼。宗玄眞淨。沙盆之破已補。佛法無多。塞庄之倚如春。機心盡掃。厭聽蕉窗之點雨。竟歸茅屋以看雲。擬留之約遽忘。庵外之事漸識。微我弗顧。盍歸乎來。一宿閣中。容許當年之棹。舊三生石上。會須今日之點頭。水已歸東。東容虛左。

偉師住天台飛瀑寺疏

如來四十二章。已成經論。天台萬八千丈。難與度量。爰開祖庭。以揚教觀。天台飛瀑寺儀公講師。心懸水鏡。辯雨天花。跨遠道以獨遊。觸緇塵而無染。方且寄吟詠於畦町之外。追談笑于江湖之間。惠勤來京師。歐公詩送而與之語。文暢游河朔。柳子亦序以壯其行。二美適同。羣言尤愜。挽之不可。去矣奚求。飛雪懸崖。拾枯薪而煮茗。清風夾徑。對明月以倚松。迥絕見知。益增定慧。

眞禪師住定水疏

古人冢間樹下。是大道場。彼處山色湖光。乃眞長物。雖三宿恐成知見。然一擊終有本原。飛錫肯來。虛東

以俟。眞公長老、松源嫡嗣。竹閣儒流。大庾嶺擲衣。了無諍語。雙峯山滌佛。允謂報恩。臥白雲以送千帆之飛。酌清泉以展一鉢之供。爲仁由己。斯道覺民。今年我勝前年。幸尚有卓錐之地。東澗水流西澗。儼相望埋玉之阡。壽祝三宮。道參七佛。

寶林塔重建疏

如來以不二心。作浮屠相。至人以無縫手。成翠堵緣。瞻茲寶林。名冠東越。平地湧起。實許玄度之勝因。茲山飛來。有徐侍郎之妙句。（徐[illegible]詩山昔飛來今有郞杉留寺中。）雖佛燈之相續。柰劫灰之屢更。萬里有行。七層儼任。中殿記靈山之會。已爲天下之先。康衢歌擊壤之謠。其效封人之祝。雖云具足。要在合尖。賴力精專。等童子聚沙之戲。神通溥博。謝育王使鬼之能。聚筆生風。成功不日。

東嶽與道疏

三宮空洞之中。上通寥廓。四海幅員之廣。實有主維。古稱岱宗。仁並木帝。伸爲神。屈爲鬼。端假去來。生者養。死者亡。必資旋轉。三千餘里之太嶽。七十二司之眞官。爰議鳩工。用嚴象設。居士垂鶴。延而成勝果。詎止一年。懷州號龍興而閣珍符。永祈萬歲。丹青之貲雖廣。黑白之業可消。煩孔方兄之點頭。須楮先生之落筆。五穀熟而人民育。造化功深。三階平而陰陽和。生成道廣。

西隱道院重脩疏

智祕豎千秋之觀。門有水雲。士大夫安化之廬。居多竹樹。爰宅清淨。以成勝殊。然而絳闕蕊宮。乃梵靈之所幻。桂棟蘭橑。茲地產之所爲。若風落山。木葉盡脫。如舟在水。波濤相淩。故卦氣示還返之方。而丹經著補鼎之妙。茲維人事。必假衆脩。告于棟梁。視我鵷尾。華表歎其如故。鬱羅儼以常新。佇來以圖。返十二樓之森聳。神降之福。祝三千歲以遨嬉。

脩桐柏觀疏

福地七十二所之最。允屬金庭。台山萬八千丈之高。實通丹闕。維王子乘雲而稅駕。至仙翁禮斗以建壇。谷神闕靈。山君集異。瀑水千尋而橫肆。松花五葉以垂珠。興公之賦。曲盡其瑰奇。樸木之碑。悉書其遠始。睠茲寶殿。乃開元皇帝之經營。致彼琛書。肇司馬山人之展布。歲月屢經於代謝。風霜爲任其枝梧。羽人停鶴以興嗟。客子控驂而問故。巍巍道祖。必資蠖濩以導迎。繹繹虛皇。宜假觀淵而崇奉。計匠疵涉旬之可集。商財非稍萬以莫能。瓊臺何昔日之易成。玉局盍一時之神化。匪資杜石。曷濟津梁。鼯鼠飲河。願早賡清溪之水。精衞塡海。當有憐白首之心。煙霞改觀以翱翔。草木懷新而鼓舞。祝崇萬壽。道贊重玄。

淸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議 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準勅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來。實竊戰汗。自惟庸蕪俚儒。濱海蟄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紛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赧。思欲上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以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逾三十年。得非諸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桷嘗留五經之本文。較秦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殽雜。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器幣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學。使魯兩生雖爲知禮。其補亡正誤。當不至如叔孫通綿蕝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余居碧雞之紕。茂陵封禪之書。桷雖愚賤。度不敢爲。獨懷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爲國之大事。不應闕略而未議。方今翰林爲清切之職。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色。不憂其不至。雖鄙所爲郊祀十議。以補缺佚。備皇朝之禮。則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儀。

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禮。臆爲之制。禮經殘缺。殘灰斷簡。收合於西漢之世。名爲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舊。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遂異於五經者。旁傳曲會。皆得以合。自漢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參閱諸問。繫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莫有疑議。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復說。卒無與正。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或以變禮者爲正。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祭配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猶至日之不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訓。私不自量。揆妄爲之說。實有愿焉。鴻邈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議

言昊天者有三說。鄭玄六天之妄。攻之者衆矣。王肅謂祭天有二。冬至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歷唐而下。則謂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故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義也。由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堂爲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又謂禮祀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天。自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辯而不誣矣。獨黃幹泥夫鄭學。謂饗帝於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爲．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異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昰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謂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殿．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牲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徵與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元日祈穀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是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哭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旱烖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是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

序之失．不若鄭氏之猶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裁．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謂雩旱而可謂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illegible]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職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齒．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爲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況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大呂雲門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蔟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豐鎬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敢明辭其事．若謂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壇壝必於人爲之境．所以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說．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以周官傅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誤．故爲之辨．（[illegible]）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亦爲一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

士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瓊則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獨此說遂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文之可證者而言之。秦誓曰。郊社不脩。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卽后土。后土卽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爲社。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爲社。后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復爲二說。終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則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不考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

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用牲幣于社。聞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無明文。是深有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繇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謂書傳無文。其說莫考。陳祥道釋社后土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曷爲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石之異。鸞輅騂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

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齊戒。命冢宰誓百官而治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愨。近世盛飾輅冕服。珠玉金繡之飾。帷帳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爲甚廣。罷壝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曠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爲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爲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非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燔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謂圜丘卽壇。爲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爲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愚皆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辨其誤。是爲二增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敬也。又曰。

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殆皆若是。古禮經獨覲禮爲天子禮。捨燔柴爲祭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獨燔柴泰壇爲祭天與古禮合。特取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嘗不以壇墠爲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公之三壇同墠。可徵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其可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末之兒也。禮之失始於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爲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聞其從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祀於開元。大較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三。皆以星經爲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壝之不足以容也。遂爲外官內官以別而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飌師、雨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爲一之證也。今考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羣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爲非禮。亦皆無總祀之理。自濮而下。牲犢芻豢之數。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壝繁雜。宮縣四立。有司奔走。登降偃仆。僵不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羣祀之失。能以親郊爲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爲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繭栗之誠慤。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是。今君悉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何懼其不可行也。接晉泰始明堂罷六天。此說昊天上帝坐處異。

度亦止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罷從祀。獨祀天大饗。備禮異儀。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祭。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晉傅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灌鬯也。明堂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宋紹興詔郊有燔柴。明堂無。豐禮。郊以遠人而尊崇。以近人而親。不必盡兩。此說是。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罍籩俎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

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祫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羣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薦。禮之變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羣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禮莫大焉。尊罍尚質也。彝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彝得謂之尊也。孔疏六彝上罇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雞彝布宗廟。亦有八尊。用書互舉以明義。定尊彝於天地。六彝於宗廟。鄭氏之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爲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爲春矣。正月正歲。猶曰以子爲首。若以冬爲春則非矣。蓋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爲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爲周王。魯爲魯公。合周魯爲一。禮爲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詞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辛。是用

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爲不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于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爲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讖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說。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月。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

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爲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備五帝。至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皆自爲損益。若所引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爲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知其非者。祀地之爲社。詳見于后土之議。尊地之說。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於秦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爲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猶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矣。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而當時布衣公卿子弟補入國學者十無一二。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弊。止於四書之注。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齓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濃賓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俞。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

獲以非才。備員史館。踰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實爲罔功。伏覩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脩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譔。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做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燮。嘗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脩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爲秘書著作郎。遷秘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脩譔實錄。譚薄弱息。遭際聖朝。以纘先躅。宋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爲聞。譔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據用條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書。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臣所爲。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事。出爲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脩史官夏竦所爲。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遠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備編纂。今具于後。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竊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僞楚錄
松漠紀聞　僞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己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後。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考，復別有書，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今具于後。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略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略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為月表，致意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起，所宜為表，以分年統，時兵火遷厄，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興亡，由是可考，自今舊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于後。

百官公卿表　宰輔拜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宰輔編年錄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悶有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尚在，可備討論，今具于後。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本院止有宣和）　模議

東齋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舊弊，由是馴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奏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考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精重，有雜書可補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脩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九朝史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略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崖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太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豐清敏遺事

文昌雜錄　楊文公談苑

塵史　能改齋漫錄
石林燕語　嘉祐雜志
東齋紀事　談圃
澠水燕談　避暑錄
王堂雜錄　秀水閒居錄
卻掃編　揮麈錄（後錄三錄）
典故辨疑　呂氏家塾廣記

一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略.宜用僞史參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九國志
吳越備史　南唐書
江南錄　南唐近事
蜀檮杌　閩王事迹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瞠眼傳.識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有甘陵伐叛記）
趙諗（有事實）　儂智高（有平蠻事蹟）

一歐陽脩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亦號詳備.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改.則後有致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爲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或因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爲主.分類補入.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書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憶.或者謂國亡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竊官廉職.實爲罔功.而區區素蘊.亦斯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狀.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策問（問答附）

大都鄉試策問（延祐四年）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爲先.故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漢上計簿.以周知名數.三年則大比.以登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周知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其止爲國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爲便.或以不便罷之.其去取可得聞歟.京師天下之本.實粟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貞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闕.抑內地無閒土.民不仰於官歟.抑有司定制.無泛冗歟.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斂散之法.壞於後人.國服爲息之辯.非本旨也.藏富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豐穰而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至治元年）

夫書者.卽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

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脩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淅乎王而上。沿襲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做左氏傳爲漢紀。體製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遞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敍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爲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儕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泰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惟貨。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當時諄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或謂此蓋可厲廉隅之士。而頑頓亡恥者不恪也。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稱經術。而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楊震辭暮夜之金。劉寵卻父老之餽。世以爲美談。然震之刺荊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煒著。民咸德之。豈廉特守己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在是歟。方今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者嗜利營私。不爲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册。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袁樞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弒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

取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蝝饑。見於十五年。螽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僖九年弒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之矣。溫麥周禾。又似夏正。然杜氏悉取正月爲十一月。啓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愚竊謂晉衛殺其大夫。似大夫無罪而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之矣。劉氏言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之武。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晉衛二公皆惡其專偪而殺之。理容有之。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上爲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夫人則書薨。非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季皆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皆爲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戲防之盟。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乃直書之。則諸侯之會荊人自成公始也。將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乃衰周之常也。城虎牢。杞大夫之賓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爲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戾莫甚於此。公會荊穆。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悼夫人。於澶淵。合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爲共姬也。晉爲盟主。區區宋杞。皆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夫稱人。已見凡例。或

以魯大夫不會何以書。余答之曰。齊狄盟刑。齊衛胥命。蔡侯鄭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瀆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是桓兄。胡氏卻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爲糾弟明矣。而先儒謂小白爲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甚明。糾爲魯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爲弟者。此因齊小白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爲長。當立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何從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侯剽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衎也。衎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元謂衛侯衎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復名之。衎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答、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似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邢地。滅爲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政也。甯喜殺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遇于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爲脫文。則衎之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深意也。

問、崔杼逆光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起楚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同。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爲有罪。杜預則又爲稱名爲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父得無罪乎。處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子嘉。一以爲崔杼。一以爲國人。其說自相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爲得之。柄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況無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蓋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殺者謂穆姜成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卽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姜者。卽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楚椒、秦術、鄭巽稱異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吳子。說者又謂札辭國而

亂者。札之爲也。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襃貶之有。二人皆公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敖者也。蕭罷來聘。則薳氏也。謬始於公穀。不攻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傳諸世者。請喩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乘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揚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纔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荊公、曾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爲占。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嘗以變者爲占。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蓋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

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令人心念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尙庶幾。僕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盛周之時。曾盡行之乎。爲後世立敎乎。愚所未曉。

答、禮爲禮。儀爲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禮。考於經無有不合。獨存于書而不行者非也。後人因周官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亡。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抑漢儒之說乎。敢問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由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刊而行。名爲禮記。今冠昏鄉飮酒射燕聘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諸篇。先儒已嘗譏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有取踐祚夏小正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當貴耳而賤目也。

問、黃鍾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鍾之徵。林鍾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蔟之商。太蔟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鍾之變宮云云。益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暘樂書去其淸聲不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隅方之法。悉如棊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左傳之法。丘井黃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古制。至秦始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眞僞之理。請喩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冒劉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爲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當審爲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爲何王時書也。然周官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必欲以郊爲圜丘。井田爲授地之類。雖以勉從。嘗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合於諸經。遂不得不

支離。其說其餘可疑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爲呂不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蔡伯喈王肅言周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爲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與幼淸亦與鄙見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存當舍。乞喩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爲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謂之編年。不得不爾。終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後連書皆事。又不可曉。若書葬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爲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尙書止有大統二字。漢曆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備事。溫公之法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模糊無罅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道理端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脩短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脩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答高舜元十問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諸。古者房中之樂爲二南。朝聘會同燕飮鄉射爲二雅。告神之歌爲周頌。頌爲周王所得行也。歌與樂相效而作。三終之義可得而考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以議爲也。至於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則有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刪黍離於國風。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爲王矣。歌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鹿鳴至于菁菁者莪。皆美詩也。烏言乎周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鹿鳴至于菁菁者莪。非周德之衰。是雅頌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是眞謂夫子所定。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旻。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之配天烝禘閟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爾之頌者。頌之變。然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亦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之效魯而盜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闕墜簡。附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徵可知矣。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亂。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答、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温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此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問、宋言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毆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義。乞數之。

答、宋言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螽斯芍藥之譏也。先儒謂敍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物也。索物以託情。謂

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證。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用之。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又謂太姒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文王之爲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二南爲文王。在周南則爲王。在召南則爲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太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關雎之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爲刺。或爲康王以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道。若復異論。此又似吳幼清宗象山之謗異矣。世無眞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日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詳矣。實錄乃加諡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建炎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駢儷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尋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經爲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蔡忠惠、綦北海、王岐公、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置几案。職子當面言源委矣。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

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敍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沖、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黃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鵩賦。爲正體。又如禰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

祭余寺丞（代大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觀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澆巧．爲善者希．情士尙嬌．智士死奇．公獨爲善．窮日孜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顯允文昌．玉節綠暑．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翼若處女．維昔晏安．峩冠霧裾．一東當道．百役避衙．官有未便．入閣勸除．公獨守謙．穆然清儒．世禍日蓄．兄怨弟咎．盡珠匱玉．寘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寒衾朝飧．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風激阿．棲遲精廬．髮化其皤．末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然．曷咎曷怨．陂陁墓田．自公親卜．世途昏茫．之死何辜．永念殊隔．泣涕莫復．酹茲一觴．以寫哀臆．尙享．

祭外舅（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綸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曾．廣勢以延．諸老蕭盡．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秕穅世機．德容渾圓．閟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實．紹茲家氈．世傳險徵．喬木蒼煙．紛紜觀胥．岌其疾顚．掇拾耆傳．列于簡編．遺廬方牀．卷舒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實傳．

秀眉玉色．投老愈妍．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歲在丙寅．憂患日滋．變彼諸孃．不能飛騫．請丐于公．以煦以憐．服襲粹溫．雍容周旋．雖乏偕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途屯邅．爲吾斯懼．公無慍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脆莫奉．於禮實愆．歸省牀下．公疾沉綿．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淳厖日希．百巧相挻．執玉奉盈．敢以自完．公死何憾．如雲在天．式陳酒殽．辭盡淚漣．尙享．

祭李兩山（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瓊溫．不假琢鍊．摩蒼雲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関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嘯．浩然經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壁峨．分席於諸老．譏肓廢談．拱手以遷．覩江流之如帶．凜丸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疾書．負囊封以叩闕．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旣莫得咎．而所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惕圖．嗟今之人．志與運乖．道與事違．介者卒至於困．而爽者或流乎卑．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旣不以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躋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強．謂坐進此道．以鎭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陰晴日之飛霆．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作．徒以爲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首故吏．三十年于茲．始得見公于金華．握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魂在天．一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以薦．香江怨瀾．其有相余之悲．踏也．尙享．

祭王尙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尙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瀛．企而望之．自涯而返。小俗濫觴．昧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謏以守．降于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躪訛躡陋．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彊樂敝．孰據其全．以爲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淸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賓日扶桑．磅礴萬類．衆曷敢當．積潤涵濃．舒光煒煌．探巖排碕．纖巨畢藏．若晨有秋．籍輸康畤．若龍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歜古味．爰薦合宮．以享以祀．灌薦養腴．心君濟澂．讜言訪對．屈軼在廷．事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姦蠹．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捨泣而歌．謂天莫聞．劍失其光．蘭鎖其薰．柴桑洗冥．王官從淪．年已逮耆．秉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藏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藏匪龍蛇．其理莫詢．訴詞重菲．塞茲遺臣．曰士之弊．逮今弗振．摘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蔽必袪．語其平生．載出載處．冀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望公以哭．躊躇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瘵弱報德．匪哀以旣．風雨神變．鄰立鬼魅．秉心靡讒．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歆此耿特．嚬如茲觴．之志罔匱．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尙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桷謹以淸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公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霸.謂秦漢而下.不得竝混.取法於唐虞之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劉穎以爲工者.轢綺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衆.過都而蘂馳.自涯而遂返.其不謬者.則已爲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畀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靑雲決科之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極竹素之祕.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類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篡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透要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臺.豪昧草野.避聲卻影.年深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長.融會胸臆.其何能若是之藝毅.甲申之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桷時弱冠.氣盛與先生之道.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抉之.再而報三.而端垂頭卻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概.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與信宿.猶冀往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懃.諄諄已近於期耆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憖.斯文之所係.而不背所受之深者.恩不止於玉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玄之隱.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播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祕藏.迄垂聞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昧.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歷.雲木蔚鬱.相此徵如.魂兮其返旆也.尙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申.學生袁桷.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岐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茫莫能自悟.卒騖于榛莽.而漠然爲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攀縱蓬髮.支筇聳肩.扶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爲飛泉.戊寅之秋.愚騃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灑掃.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爲中梁柱.凛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蠢.經事委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體相與.深源厚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也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尙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嚴嚴先天.風水涌激.念茲先契.論敍夙昔.魂兮有歸.勿怖勿惻.尙享.

祭楊內翰文 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沄沄濟源.始于王屋.達爲淸泉.以合四瀆.篤生令賢.邈此淳潘.砥行立名.不諂不瀆.發身以儒.分教

東序.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膚灋華武.鋪宣帝謨.草木五色.淸心無華.外損中徐.雍容成均.訓掌是職.鏘鏘佩聆.曰古遺直.晚歸璧坡.寶爲藥物.炳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貞.幽澗之鬱.瑰詞玉篆.粲若黼黻.川流星徂.典刑日淪.豈期緜綿.隕茲德人.我老意知.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尙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桷.謹以酒殽之奠.昭告于翰林承旨瓠山先生王公之靈.芒芒九州.求應惟粵.昔先民.纘理制治.考買論方.角立競訛.大同莫講.多士茲僻.始公南來.黑髮皤皤.掣其綱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按識辟氣.晚歲在京.閑恤昧稚.曰髮有先後.士無遐邇.喬雲在谷.萬物五采.毋閣彼光.厥誨以仕.乃居禁林.執度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授.手齊諄諄.而父不死.明有帝制.幽有信史.閑煩查齊.汝駿其職.聿來承公.傴伏屛後.公車東行.政與廬巳.公車來朝.載色載笑.彼山維雲.彼堂維用.帶分委分.告我知己.其饑伊何.教言靡靡.農之朔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粲終始.敷文宣昭.秩秩在耳.于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變人.日疾有技.視公之爲.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躓.聞哀于鄉.承睫涌涕.殯宮有絏.淚盡斯矣.佩玉曳裾.玩月歲惕.寫心何言.弗辱罔忒.嗚呼哀哉.尙享.

祭吳饒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甲子.具官袁桷.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興功.甃源湯波.磅礴沄沄.德同其科.積公玄胄.行仁于番.隆汙迭仍.卒昌藍柯.是生上嗣.高揖泰和.手握玄機.爲象樂羅.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敎.靡芬琢磋.維公純篤.里社婆娑.耆壽好禮.受祜則那.外謙養恭.內溫守和.鄉國賜履.紆垂佩珂.籩豆孔陳.儐焉春酡.或車於閭.或舟於河.恂恂熙熙.鼓缶以歌.昔來京師.戒言匪苛.勿私我躬.瘁公靡他.告而孫子.勗昔暮哦.覯化有終.奄然徵痾.有子純孝.涕洟交沱.回視吾儕.識顯實多.國恩懋昭.貢於坡陀.生無慽私.沒無缺瑕.仰止盛德.白雲峩峩.南望伊阻.心思云疲.承交再世.其奮如何.薄奠遠陳.矢言匪阿.尙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謏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肅日韜其躬.洪謙益卑.殖學若農.謙兮虛谷.訥兮大沖.恭不近卑.夷不失中.粵昔耆舊.慶曆闢宏.勖荒廣閱.維公維卿.世胄疾顚.鑑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膺.緝僴差差.綴書聚蠅.緜緯譜牒.範圍日星.若綱斯綱.若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婁宇儀觀.先大夫是似.大夫分名.上有定誄.謂君嗣之.克躍厥蹤.奉于家塾.幹幼漸被.彼幼困蒙.迄莫有啓.俛實與君.鍼芥密投.窮玄奧根.探源渠搜.比律爲均.檮珍爲羞.彼昧不知.謗莫與酬.先子云亡.南北異轍.歲月逾邁.麋積孳蘖.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年相間.繭室豫修.今訖南歸.動色相慰.運有顯晦.官資鄙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窓林荒野.淵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奪遂魂.氣蹶彌圮.屬纊孔深.君以疾告.話言懼矜.罔有顚倒.長年駒隙.蠹虛祿稍.汝易溺

完．吾與汝校．讎經說籥．吾願汝數．詞林棲蘇．書灁川浩．執簡以驅．不失其導．伏枕晦息．疾危奔泉．鄉失成言．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餘．衆曰不然．承契疇昔．今三十年．金蘭合交．娟維姻聯．薄奠寫哀．涕盡莫殫．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聞其息風．啟城南之文會．首屯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楷範．實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蒙．雲負笈而鵠立．趙公茲焉以相從．懷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先．薰籍焰而避鋒．洎大明之更絃．倶玉珮於蓬萊．靈椿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嗟安陽之成憲．與桐木而相通．癯風雲之變更．丹林殞其青蔥．棨千金之美瑟．渙溜辱而凝茸．雪霜厲以交限．復融風之相攻．履蹇武以不前．慘胡爲乎泥中．合情話以交慰．辟鑒簡而彌縫．鼠行窗以窺燈．各飣坐以燭曨．意凌空而肆奇．效並飛以追鴻．神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摔龍．或舉觴而心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探蠙於珠曲．獨採遠於神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推．各分岐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其心胸．馬伏櫪以悲鳴．距示之以不逢．亟返駕以式微．疾果使乎令躬．念兩家之敦敍．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胄．交衢泣其憧憧．斂秋藥而失喙．菌露溥而慘容．惆垒垢以多虞．爰返眞乎顯穹．天柱鬱其朱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蹇乎鴻濛．陟帝廷而不震．承顏優乎先公．賜二筩以永藏．鑒根衍以和沖．觀萬化之終始．深有悲夫夏蟲．陳薄奠以永訣．抑以寫夙昔之悲衷．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袁桷．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曰．維公以篤碩之姿．沖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恣放．際遇五朝．貴盛莫伉．口絕否臧．身守謙讓．大盈發虛．小德彌諒．兼罔置疵．異莫敢謗．絪縕無垠．如雲在天．亦既作止．脫焉藏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縕袍蕭齋．弗競弗鮮．易簀以逝．嗒然蠲仙．死生亦大．公專儼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默察之．謂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愛．聞公觀化．事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莫與公配．一奠寫忱．盛德曷沫．靈旂來歸．昭鑒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大父嚴州．養遯家居．我外大父敷文．由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月．抱疾以呼．曰．吾女甫六歲．柏宜先往．兒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日以事聞．名不旬日．嗒然以終．辛酉之歲．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不孝子曰桷．七日以逝．外祖妣張氏鞠之曰．果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幼歲多疾．兼以羸弱．昧擿先處州督過不置．稍長知外家爲王門．姑自奮勵．遂獲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桷生丙寅．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處州無祿．禍罰酷罹．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鞠劬勞之恩．爲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員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雖學不稱其職．則

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以昔言爲嚴然矣．久官京師．不能展省墓田．謹遣男瓘以酒殽之奠陳告曰．桷母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今叨膺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十有七日丁亥．從表弟具官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旨榮祿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爲列星．形而爲人．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清．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爲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發古文．律合泰和．屑晉躪魏．紬莊膚騷．身承禹牛．手題六鼇．神遊靡窮．燈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嘉名既彰．日底于高．大纖豐碑．宮惺歷辭．或與其奇．或削其疵．窮櫚華居．卒爲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燦兮珩璜．心如扁舟．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倘徉．都有異傳．變者以匿．歲月既深．傳者維的．闡訃莫辨．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崇王外孫．桷實史出．絲蘿是論．乙酉之歲．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發接佩履．薦墨專特．賜以史事．彼雖藐然．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盡情．葬不覩穴．雖云係縻．體則有缺．歲周如流．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過於修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不競矣．文治聿興．閩郡不薦者幾三舉．桷以謫游．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諸牒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車父．色莊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經也．守儒先之說．罔敢越踰．吾則曰五經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脊身於殿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靈輀遠歸．痛徹心膂．暮年哭子．因兄之喪．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哉．尚享．

祭定水眞禪師

維泰定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官袁桷．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峯長老眞師之塔．空性返眞．匪以言先．詮要混殽．強名爲禪．立禪啟宗．假言以宣．語默動作．斯言之筌．末派伝渝．若墮斯延．巧乃嫉之．斷方毀圓．彼尚辭者．復據其顚．視之莫名．孰不以權．竊彼薪焉．冥途加鞭．在昔源公．孤立巖泉．食苦避什．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刻以鐫．來者卻立．恣言佔饐．疾抱遺衣．涕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丘．若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靈升在天．一髮挽鈞．事實眇綿．靡嬋缺敗．曷其有瘥．陳茗寫心．其然其然．尚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𤼵穢而紐清也．維師之言．事韜匿而益明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爲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識其隘．壞褫脫衆．發道之無傳．涕與淚漣．辭俗避世．將處夫懸崖之顚．誓限其年．以屬夫食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寅之冬．留于先塋．師抉其旨．神光晶熒．匪事於解．粲焉緯經．曰無體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

尋厲盆鑿。亟洋以行。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渦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授徒孫孫而愒有以紹雙峯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靡年。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具官袁桷。謹以茗果之奠。告于前湖心濮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絜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耆稚所仰。無文而韻豪所欽。壞械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動。絕怖畏以息其貪嗔。末世頹波。毀戒壞律。罔止於一人。獻酬縱恣。悔夫澄海之巨鱗。雖心不爲動。持滴議者何締物而兩瘠。寡專一丘。將挽退靜之實。以爲比鄰。今歲之春。會官寺靜。手書至門。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將至。息機心而能哦吟。念故老之凋喪。紛擁臂以自陳。覩師之行。其膽曷愧。今師往矣。寧不戚辛。薄奠寫懷。庶其鑒歆。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聲譽以相接。或覊行以安行。咸發機於危䂨。辨鋒激以奔雷。玄論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十年來。茲道不競。角立爭矜。遺言鮮行。罔有深省。師獨歸然。玉几之峯。會衆說以持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耆舊之欲盡。知典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靈傷。如月在天。孰存孰亡。持茲一奠。以寫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勤死地而莫可詢。魂既升而茫忽兮。有假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夫帝閽。儼儀兮繽紛。勞靈霄兮槃以文。目渺渺兮窈洞。睟容穆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絕聽視兮合渾淪。蓬山爲鄉兮海爲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鮑靚以訪道兮老益以勤。窮遐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根。慨宗伯之上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世乎世劫之邅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旂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盧曷以坌。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代者。乃不果行。舊舍先疇。爰葺室是承。徭役紛更。復逗留以治。奉念蒸嘗不克親奉。是懍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虔禱于祖禰。幸獲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退惟醻薄。承藉先德。迄克臻茲。冒歸于家。敢絜酒饌。合祀于中堂。尙祈相祐。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于朝。今踰十稔。叨恩文對。亦復再留。卹典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桷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考之爵。今追封爲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追封爲會稽縣君。靡縶京師。未能還歸。異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殽。虔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泊官于朝。今茲六稔。孫曾之奉。弗克親薦。夙夜惕心。文對再叨。亦滿秩考。歲聿云莫。絜陳庶羞。以伸永慕。尙相其成。俾歸奉松楸之大願。尙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與待制。循典普行。得追榮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咸獲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卑。難擬於父。由是僅獲追封妣爲會稽郡君。丙辰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滿忽蒙誤恩。超陞爲直學士。竊惟僥倖。皆考妣劬勞積慶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謹奉宣命。令孫瓘跪讀于墓所。保祐無斁。俾獲爲全人。以無負先訓。桷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瓘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桷濫官于朝。踰二十載。薦歲南歸。將一意營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保祐之功。歲聿云莫。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平康。二子瓘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實有祈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尙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寵。屢蹕有嚴。將上開平。脆弱之質。驅馳不堪。東馬修途。冀有以扶翼。使獲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均。敢庸虔告。相其有成。尙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聿新。祖考嚴州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處州府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夫人。妻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祇承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由祖德深厚。弱息匪武。克己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永終譽。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爲首。越小大臣。罔不承澤。桷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篤意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瓘焚白。近叨綸音。晉秩侍講。豈能淺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冀有以綏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爲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奉行。桷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竊惟義方之教。期勖甚遠。積德

殖義。奉身以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豊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璿焚白以鑒。近叨綸音。簪秩侍講。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啟祐。使行能無愧。獲爲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遵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由是陞爲會稽郡夫人。天澤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歲恩被召。再入集賢。運歲盈除。大懼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爲急。守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食于新堂。敢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隸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譾薄。大懼弗能稱職。乃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由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桷。敢昭告于妣史氏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桷以嫡長。當受郡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員郎。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死官。亦不以與。鄉書興學儲圖。以紹世德。汝之責也。織粟廉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備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豐碑未立。每戚然于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桷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郡夫人合祭。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桷今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子孫之不詳。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于朝。大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爲次對。廣平程公。辱在先友。適爲院長。乃求其銘。是後叨塵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于碑右。乙未之日。實爲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惟孝思。昊有殫極。敢告。

男璿祔祭文

男璿不幸蚤天。已安葬于錢湖黃奧之原。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大母。今茲陳設殽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祔。孤兒孤女。冀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望。敢告。

男瑮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妥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仁。網開三面。式屆正陽之月。適符元命之辰。寸地尺天。歸皇恩於不有。四生萬類。涵恩澤以無窮。恭維陛下。功契重玄。道臻衆妙。鳶飛魚躍。極上下之昭明。禹負龜呈。發陰陽之靈祕。臣等依承其陰。詠贊昌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洋而閤圍。文武萬邦爲憲。咸肅肅以雝雝。碧海波澄。瑤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幾千餘祺。比歲饑疫荐臻。戶口耗絕。帝者降鑒自天。神不得以有諱也。彘螕蝕天。神能相其穡事。俾幾無害。而入冬以來。陽不斂藏。雷霆蠢作。月臨嘉瀰。同雲之候。迄莫有覩。深霧慳之。集爲五穀之精。協應以時。則災異原陰者可以弭伏。民無疾疫。春有東作。千里之幸。使者覩風於此。朝夕從心。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願力闡明靈。叶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綏黎庶。是以彰神之賜。

賀東嶽表

節應膺龍紀。佾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姓延趨。百靈弁會。中賀。恭惟氣超混沌。功運冥茫。

東木帝之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于休。必得其壽。臣等肅罄瑤芳。祇演瑱函。望齊魯之青蔥。天威彌近。恨蓬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 庚子歲甲辰日

陽德氣盤。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流上合於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惟天爲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蟠而均被。亘今古以常新。佳氣鬱蔥。神光孚達。中賀 恭惟位冠羣后。功贊無爲。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國以遨遊。爰假青燁以諧寶典。臣等傾心璧闕。注目霓旌。呼萬歲三。莫侍鈞天之廣莫。方百里五。徒推東魯之輻員。

又 是歲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齋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曆清臺。授發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 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冀游之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挾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麟脯。傳玉斝以流恩。海觀塵清。城闉瑞藹。臣等式循舊典。肅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絪緼之始。人心不遠。盍窮於鑾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實魯魯甸。位冠羣后。茲爲岱宗。良辰授維夏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祜。中賀 恭惟受元氣始。爲萬物宗。七十二君。莫測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睠茲海壖。實維侯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蠶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浮靡。雨暘徵戾。伏臘違乖。敢因壽頌之誠。庸致預祈之懇。鋒旃丹轂。密除莪癘之妖。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祉。然後東皐太乙。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遙廣聰明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又

時維莫春。歲紀靈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蒼龍宜長育之仁。玉燭啟豐穰之瑞。中賀 恭惟希夷道廣。亭毒功深。神化無方。寸雲合而甘澤溥。精神有感。巖石開而積靄舒。臣等身囿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敢擅於斗牛。大德曰生。衍禧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發神山之紫翠。仙閣縹緲。麗雲關之青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空洞之遊。道無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睠茲海壖。古稱鉅鎮。庸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之風。穀粟桑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貺式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雖兆祀之苾芬。愧揭虔之庳隘。今太守順臨下宇。咨度廣居。龜卜既從。鳩工斯集。雕闌藻井。儼然金雀之棲。玉階彤庭。翩若彩鸞之舞。雲光五色。花氣千層。疑揚仁惠之聲。益廣循良之政。梓人之道頗相。敢愧裁成。王者之德好生。益申贊詠。今茲穀旦。肅舉偉功。虹梁初舉於地中。鳳蓋疑從於天下。載色載

笑。來宴來娭。瓢采歡謠。少揚盛事。

抛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抛梁西。江闊城迥細柳低。簇騎共看紅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抛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冥契陰陽元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抛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豐年。大貝南金書絕域。

抛梁上。仙樂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回環。玉檢金繩空悵望。

抛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夷朝。草笠黃冠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蘿圖永衍於黃裳。椿壽益延於睿算。六府三事。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翱翔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沌之風。擊壤繼康莊之咏。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興文。允協亨嘉之會。四方來賀。萬神唱恭。恭惟道合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胖鑾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於帝所。維桂籍固嚴於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拘鉛槧。業保簪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託。守先訓以丕承。肅展素忱。式陳薄薦。伏願祥光紛郁。梵氣開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土。虎符龍券。錫慶澤於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屠雲。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屢接九垓。芳垂百世。恭惟至仁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中。晬容有赫。厠金榜銓衡之際。嘉兆密符。允懷一經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祈。然神化無方。終期默逆。伏願祥光下燭。飆馭恍臨。桂籍書名。願侯家甑之復。熱蘭進步。思成發蘭之挺。詞盡意長。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黼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闈之彥。惟姻好實侔於兄弟。乃交承永紹於雲仍。愧乏弦歌。式陳籩豆。伏惟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給札玉堂。氣欲吞於冤穎。橫經璧海。坐會撤於皐比。清言玉斷之比肩。妙畫鍾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鷗鷺之鉏鐵。處身以和。不計雕鶚之雙乘。京師之望

君實。洛社之慕堯夫。廟堂掄才。爾弁已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茅肯後於吾徒。蓋將拄笏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特進宗師大真人。幼結文盟。壯持道紀。度弱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紫微之九天。步虛以進。謂孔老之同有。引若晉鄭之焉依。避堂尊賢。授粲禮客。諸衆官或遠使絕域。或近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英。實羽翼贊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修史大夫。鍼芥密投。金蘭久託。候松階之日影。舊若瑣窺。瞻蓬島之雲光。今慚穢秕。悟三已之無慍。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口號。

鬖鬖老子倦東吳。笑挹滄濤傲太湖。坐使千巖爲几席。能合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行刊譜。酒國長春莫

計壺。賴有嘉賓相勸舞。玉山頹倒不須扶。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賓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乃天倫之至理。酒食召僚友。亦人道之常彝。揭南斗以爲觴。夢鈞天而廣奏。樊燈接席。謳歈陳獻。清容處士。素褐羅儒。青鞋弱緒。投簪逸海岸。有古松流水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於俎豆弦歌之事。沈淪於醫藥卜筮之流。匪曰卑陋。亦云曠達。喜愠既不形于色。口腹亦何累於人。聽雪主人。出藍清冰。臨風玉樹。陽和盎面。士疑挾纊之恩。沖粹措躬。來美巖車之譏。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萬言。給月支風。陋人間之腥腐。屠龍膾鳳。窮天外之珍羞。厥德不同。何慕弗已。方將肥羜以速諸父。庸示等差。弊袴以待有功。悉除僥覬。芳筵標鷩。雅集舒徐。羅璽三危。化遼邈之麴糵。風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享若太牢。澹如明水。敢陳口號。少贊神交。

玉堂學士託英豪。瀲灎天葩簇錦袍。擬上瑤池擘麟髓。不將金盌飲羊羔。長卿多病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青州化烏有。夢迴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勸清容子文

鑄金作象。深垂饕餮之文。眯米爲飢。何異侏儒之拙。乃知舄象之侻我口。不如禮義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卑。易著濡首之悔。詭稱聞道。實曰昏醉。清容子山澤近疎。冰霜傲睨。乏燕頷虎頭之相。初匪適時。爲牛溲馬勃之才。猶言藏用。徙寠蓬桂之性。殊乏麥朮之和。望似木雞。出語爭疑其鐵石。癯如野鶴。持身或近乎齊梁。岐黃之問對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奇一藝之長。讀其家聲。恥甚貧窶。甘乎流俗。已實爲之。弗思尙口之凶。猶見朵頤之色。昔茅容雞黍。距爲設客之資。而張翰鱸羹。乃在還鄉之日。捨飯疏飲水之自得。爲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爲盤飧。同難免跨竈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爲得魚之筌。幸前倨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尙期深省。以贖往愆。

涼州牧白勿乞致仕表

控拋喉衿。寵護揚清之節。叨承掌擢。莫甦中暍之民。知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之請。明時匪棄。小己實兢。伏念山澤癯儒。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霄。逸翮自修。徒強追於時好。心已忘於盧室。手慵炙於權門。勇不足以沈舟。技莫施於秉翟。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憎元規之塵。終有靦於眯目。叢踽踽涼涼之行。鄙媛媛姝姝之能。謀乏知兵。鑒紊三軍之寄。材非補袞。莫賡四皓之成。苟執中之從權。俾持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逃於數。代謝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搖在空。蓐收届候。羊角之衰已急。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深惟扞格。服不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鄙面見人。距堵塞士之誚。醫身而舞。不逃宛丘之譏。况臣翼蔽非長。骨立早見。久尸重寄。深懼大何。罔異之論方興。終離徇習磷緇之瑕已露。必致投閑。茲蓋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之風。灼觀民志。憐蓐席之舊物。希鐘簡之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遂驪駒之微願。揮之不去。誠有乖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凜矣杜鄴之戮。先猷儼在。遺躅具存。矧茲蒲柳之姿。竭若桑榆之景。敢圣末路。俾就

完人。問溫樹而不言。深疑過謹。開洛堂而召對。未忍自捐。得請爲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廣其見聞。使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于天朝。書承問於溫室。盛秋守塞。力丐散閒。當宁念功。莫違雅素。飾貪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而懷然。卿爲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佚老之歡。萬物爲銅。行復俟乘鈞之用。勿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日降制。扈從蕭靜安作白扶風公致仕制。涼州牧白勿剌謝表。余別擬乞致仕表。及批答。

濆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躋於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陽乎。天地之初。至靜而虛。根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者爲升。鶉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萬物彙貞。各返其生。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環無端。其去無趾。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濆雲。知所後先。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觀覩。矜矜于外者。鮮慄然于內。豈果以爲外飾哉。余嘗聞中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霧髮之北。皆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居河西。沈厚野靖。莫敢自暇。內外交養。在己治人。悉本於是。尙勉之哉。

史文振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寓縣。功書鼎彝。勳在琬琰。厥子若孫。章綬承接。至于雲仍。罔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浙省管勾君勾稽知微。謙謹保緒。譬之巨木。蔽芾百里。翠柯交蔭。條達而不紊。亦盛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以兼。而鐸焉則能以備。丞相之勳。殫於武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繄後人是屬。敎字之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著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請以廉宜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爽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於前代。余於文振。實有望焉。

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祿。余閱夫歷代之史傳。獨漢爲近古。皆以一字爲則。至於方術。有所不足。責德命爲義。則於東魯。余昔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紬繹。不能爲言矣。或者嘵嘵然爲言。其無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將方力行以爲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行修於家庭。顯於朝著。願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平山說

唐僧一行.隨周幾漢志之陋.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發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矣.然而磅礴維險.隘然若有所限.其支脈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一.方若布席.側若拱壁.既廉藏容.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騎者如淩風.忘登頓之勞.由是達于金山.雖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世.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歟.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寶藏于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巖嶂.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歸于故里.臥游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相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考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秘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秘閣所度.而琴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貴.別譜復不得入.其學浸絕.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亡愁憤懣之意.而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可見矣.曰江西者.山淵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其按抑也.皆別為義例.秋風巫峽之悲壯.蘭皋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譜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又謂楊氏無所靳.尤不當習懂.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為今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農譜.又數與徐天民遊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問以問天民.時天民諱詡.猶司農也.譏對焉終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莫以據.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弄.司農號為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述耳.今世琴調.清商號為最多.郭茂倩記古樂府琴辭.亦莫盛於清商.杜佑氏敘論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五弄.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氏私製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張氏名巖.字肖翁.嘉泰間為參預.居霅時.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從互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為十五卷.將鋟于梓.以預韓氏遷議罷去.其客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為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聲為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與敏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驚且喜.復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芳.故今紫霞獨言劉郭.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奧音玉譜一卷.以進律鑒.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取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紹興所尚微近.第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能以是說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孫.以琴游公卿.余未識之.而余之嗜琴嘗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鄭衣冠家為最盛.閭里棟宇相接.廚藏醫藥.尤尚選擇.輒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讓.涉于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敢銷解.識其月日.以校輕重.有不如式者.爭詬病誚笑于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軌混合.南士游宦居多.中原人墟高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群醫爭視好尚迎合.間有奇中.遂復以施于鄉黨.十失其半.夫泥於古者非通論.而強試其所不可.吁.亦殆矣.余官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誠中州人也.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之法自治.問者未遑.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夸眩.誠有罪.猶誘曰是不適至於業醫.挾風土燥溼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為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為醫.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術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乃有言曰.夸言以為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究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日踵于門者.莫可禁.避嫉媚遏抑.不足為子懼.勗哉.以樹道何愛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浙譜.其音在楊司農.譏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何肯為平章.遂以傳張參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今人不察.百歲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顏夫人.譜實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數以繁.完顏譜獨聲緩差異.而實聲良同.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嵇.今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章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余操調.嘗以幽遠沖寂之旨語之.當于其心.蓋愈濟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大章能芒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尚有以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愓之跡舉.其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陽筆工黃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識法.圓不至穠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技庭下.率形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禿翁.蓋毫熟則易乏.如脂韋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言其短.將以為彼養生計.來京師.劉自謙編修以番陽黃生筆為贈.絕類玉山徐氏舊製.先正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番最久.徐氏妙法.豈黃生家世能傳之耶.楊蠟紛澤.識者所陋.皆如行車.慎操其轡.詭遇獲十.蔑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配姓名.黃生之陋.甚於諸葛.願勉之.三吳專利.將卻走以避.峩峩倩遠.可用於朝著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敎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蕭蕣清。手題紈扇惡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竟上蓬瀛玉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爲鄰。蟹爪金鐘陸世人。從此子孫千百氈。錦囊玉軸各稱眞。

牧羊圖

高柳風清晚日脊。牧童隨處候陰涼。假饒挾策當年客。物我胸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筆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槃澗歌。妍若妖娥漢宮寵。娟娟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宣和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御筆親題辜讙諫。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壟。君不見桑間栗留田間雀。聽作折枝奉宣寵。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風緩從玉皇遊。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翼重。隔川雲冷縠紋長。吟髭欲度愁溪逕。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貫道紹興間召至行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鬭紅英。鵁鶄鸂鶒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扃鎖密。晚風綠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墮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盛。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映千絲。似笑釣竿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荊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卞作宣和譜。堅黜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於吳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芒櫟蹤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寓於無名。入於有名。爲化之始。吾求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魄。適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裘珠帽。窺覽人子。類以此白之邪。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其獰雄怪醜。從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眞妄曷辨。答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門。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賞.以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奐景蕭萬實.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穀文裳.凝儲門玉京.品熒動瑤光.手弄鷗羅袪.速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綴節申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大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閶闔下符既.嗣歲歆穰穰.稽首連蜷蜒.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峩眉雲疊翠凄迷.更看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劍閣.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搾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濃濃秋.禽鳧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趙河南舊本.施武子嘉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知前人鉤臨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況此實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暵嗽澧.蜿在湫.馮游遨.鼓以風.挾以濤.受帝令.行林皋.百穀成.神功韜.庶徽敍.蠻際勞.

何尊師醉貓

攢甕翻盆勢不禁.晚風醉醉首岑岑.醒來獨立闌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囷禾.營營蒼鼠嘬分寸.不奈詩人總譴訶.

徽宗鸂鶒

大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漫春波.當年肯憶閶中令.舐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其廣幾尺）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瑞.黃龍府裏沙溪淺.爭擬平分作酒巵.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別灑妙墨爲訏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遙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青疏.年年送使瓜州上.輪囷米舟臨汚水.驕將高眠載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折箠投江等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荊賈客船相聯.箜篌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低昂淺淺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朵朵玉精神.滴露研朱覓奪真.蛺蝶不知遮繡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士夷受譏.鶴翻孤松蟬噪柳.絜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書投錢.清白之子推父賴.人生作事在平易.鄒子受金非愜然.時君作吏心不懈.一犢相辭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微.豈殆柴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記中云湖湘注我足以指騁其騷興）

玉殿遙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野死難相似.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李蘇）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翰林學士將作廓守湖州張縣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嶂疊雲鬟.曉瀑村舂急.風林寺磬閒.片帆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真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龕壁屏峯負六龍.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畫史同聲吠.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爲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爲尺也.僚丸秋弈.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稽古之道.必由其修廉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

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閱勸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畫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渡河來.玉匣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灑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卷題天眷元年記)爲晉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嬌嬌馬背雙手分.彤弓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驅濤湧如壞牆.後將百擋奔溪篁.事攢簇屌爭叫譟.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鶻凌風飄.還家齊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斝絜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敍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喩意.觀文以曉古.審時知變.其諡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饗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哆聞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天潢.昭回萬物.喬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古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山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爲直講時.資沐是賜.暫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纖軸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傅說事相脗合.方王之爲直講.評議定計.蓋已見於三陳之陳告.曁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業.夫豈若持守希阿.光尚鑒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譖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胥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主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與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遼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爲右選官.方臘陷歙睦杭三州.衢介於

中公以孤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豈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南朝忠義録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徽使桑土不能不儆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事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爲日之方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桷世爲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詞以其相繼者爲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總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爲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爲階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等，皆誥中署權判，即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爲翰林學士，景祐閒元憲同院，淑忌其先登，譖之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實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爲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爲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爲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豈不知者，事不量疑焉。吾敢爲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爲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秘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爲祕丞著作郎，親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補之不鄙，謂余世習舊聞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遂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滑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隱譽惡岐，而當時仕進者事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歙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敘，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族舉劾，有曰渡江而上，僞不見於它揚，其敦敘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詰令，蓋合王蘇之精藍，明暢文獻登遠，桷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偶念閎敞瞽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書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晚年以恢復爲最急，蕆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

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譔，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忝多矣。衛雅姊妹之子爲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嘗爲舍人，肇字，造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曾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量，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爲河北轉運時，會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興，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爲如何，嘗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若公袞裝繹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與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揚，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戲謂有樓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浸種老牛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最遠余故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死關，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異醫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異醫翁，桷嘗深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塵，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歸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異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峯，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贅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紓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紓山，紓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紓山野服以書于

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巖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巖。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皇圖。竊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桷舊爲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始知其賢。爰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禊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昔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爲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異。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郎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書右軍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書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鎡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搨鑑錄泉譜伴內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時。携入鄉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頫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冊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僧法院。有舒信道、字書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謝鄰。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鄞善之文原。鄞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余跋乃翦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括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應奉。賫質于鼇器劉氏。贖入子錢。卒以道重。爲劉氏所得。有叔姪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兩以御筆。由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禱所。晝夜以匱

金紙（[illegible]）。凡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葉。鼇器劉生手之不忍。以銀壺杯孟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雲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鑱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爲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書。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于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脫壁之嫌。余不能答。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廣韶川媚則蔑有矣。學者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貲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爲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荊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餾。此蓋爲歐公發也。嵬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爲之慨。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黃華帖（騫名）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駢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桷傳閻金帝實錄。老人爲修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嘻。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蓋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豐事，上極宰輔，內爲都尉，與宋同爲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歲雅飭，亦其苗裔，展觀無斁，因爲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第一，以右軍體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遒盤，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書在鏽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眞，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蒐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閑，昭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譔，文公受知樞密，實由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慨歎，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尙書帖

公擇尙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爲正人，以黃太史爲甥，它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幾兩月，痛當作勸。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淩雲步虛之意，冀元杳冥，（詩中有一點徵元杳冥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讖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書蹟

思陵翰墨，壽詡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宣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龍西公書，深有儀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搨本實蹟

溫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卽拜中書侍郎，其傾邪貪詆，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亦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狄對，

典大器，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眞蹟，在建中靖國，刻爲祕閣續帖，後易爲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離遇之非常，因書以爲藥臣之箴，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譔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譔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益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物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爲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踰年，不忘瞻渴，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爲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卽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格非，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感民服從，可以當劇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輿情，亟陳覆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爲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爲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遺撫其事書于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卽召還爲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爲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桷書。

跋荊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荊公不甚知人，痛擇，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荊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憒憒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絕，遺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荊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精草淚如洗，惜不爲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辯，德不可以厭知，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身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

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勝。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尚娟媚。罔識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厲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爲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髠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爲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譏。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肯爲杜氏惜。昔秦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甫不死。豈士則爲猥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鯢冠頌。寄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奢。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鳳翔新文。與綱話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疑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揭遺墨。清風泠然。

書鄭賓致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疏疏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爲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稱宋米唐度牒於石曹毋過節諱改曰觀揆納唐兵陽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娶婦以貲賣也。蔣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爲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爲婚于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此爲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傳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剛彊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魂香魄今誰主玉骨依年粉鋒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櫻桃感婀舞。

右趙國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朋爲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爲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爲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豫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目。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就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愼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蝸蝕牽馬。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窺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爲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拚。張黨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道。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爲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尋蠢縻藕。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婉譎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鎭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實同爲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鎭遏公墨蹟一通以示。質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鎭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罷諸刺史。而過於深嚴。速於樸徼者。則特置城鎭。而刺史不與焉。唐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鎭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爲犬牙要衝。雄右鎭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爲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爲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爲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爲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實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壠昭穆。封植彌謹。遺言舊牒。日補其未備。皆之岷江。初若甕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爲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我心。仲實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桷書。

跋李後主詩藁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故陵.謁觀故國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墅記.

李王辭廟北行時.獨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凄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倩寶之.何耶.鼎臣題識.足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爲害.則當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舊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祕訣.先德學士爲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爲無疑.天聖監太平興國四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畢少董、文簡公曾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雜蹟.後入祕府.紹興間入謂之畢谷藏.李承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深寶.勿爲妄巧者竊悔.是日袁桷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祓元符間.何耶.嘗見蔡君謨飛白.隱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祕府.盡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爲子敬所寶.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答.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家.觀以修錮.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袁桷識.

淸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題唐玉眞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夔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爲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眞.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爲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爲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爲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輝門而登巍科膴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庋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楠伏讀沈公書辭.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蓋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孫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袁桷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開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實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齊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議樂章

故事，圜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牽表，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宅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圖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關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郡承公興齋、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宦籍，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臨蘭亭 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偏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爲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頗神龍，褚河南禊字本第四，馮承素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模褚河南本第九，數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爲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鉤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爲模本，失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敍所見，且以爲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敍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親自書，契以勗唯文字最形島跡雖成一卷

章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搨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擐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爲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雖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遒勁，魏晉隸書，以匾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漸廣，遂以長勁爲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爲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覆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宜索，急驛以進，內侍梁師成摹夜頗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渝，殆猶東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乃爲黃長睿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嶠寶晉之餘，復游戲唐賢，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爲徵。

跋歐陽詢隅隩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鄱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入品高，猶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瀟毫而躡蹤，殆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敍

自敍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黨道進德壽殿者爲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聽，問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怪，素爲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說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跋玉笥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爲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玉笥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課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羸衛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寖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謂，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關栿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上得閱之效，觀其成敗，爲之憮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汶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爲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

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精搨。執筆尊謹。憚其妄出胸臆也。今觀汝嵐帖。較唐文皇棗木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祕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祕閣舊蹟淳化所未摹者。命劉燾無言董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開皇本。後由榷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鎭。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種。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文。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爲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眞奇物也。此卷正爲無言在祕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孫、嘗韓侂胄。聚閣古圖書。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警溪向氏、錫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袁桷記。時官集賢。獲觀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嘗先、浦城人。其父穎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爲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爲提點刑獄。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弟寀、星發。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脫驂以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蹤印曰仁儉者。爲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爲伯祖。仁儉之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爲達官。桷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遺母章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猶亦嘗見石本。今獲眞蹟。爲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爲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顚逸政相似耳。孫過庭書譜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訐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譜

右信州汪氏譜入譜一道。寶壽聖齊明廣慈備德皇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此儀斟朝。猶敢盛哉。皆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祥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者。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實桷外母祖碩人之大父。于時文

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桷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袁桷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嘗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祐之際。號爲翕和。黨論之萌。蓋已兆朕。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齊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爲重。幕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尊之矣。仰止英躅。庸告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入馬圖。此蓋其遺仍也。奚官圉牧。深得沙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孝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嵩象即尊稱之請。此卷雙折枝。煙雲慘淡。展閱晴窗。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袁桷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武卿時。有以辟穀圖爲初度壽。覩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祠祿。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樗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醒鶚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皮枝葉。有自來矣。桷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爲袁氏家寶。思得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燿。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轡甬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濟勢之道。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覩茲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爲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爲公壽。四明後學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嘗問。趙尙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嘗行。後先不同。要知此君不當以此爲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敦儒。紹興。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燕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爲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爲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閻立本、使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爲害道。楠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淸。典刑日論。雅思淸集。等于牆屋之被文繡。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李濬寒江。掣斷壁如日色。羈臣騷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詬四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數。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噫。

題樓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淸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嗟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者。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搨不遺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背有端明脫轉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子昂書時守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爲學士。端平則眞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卽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躍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爲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爲參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蓋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爲多。龍翔之役。丁黨氣燄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紹傑鼠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爲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龍頭之兆。殆表於是楠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儒雅。恭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書。淸勁簡絜。獨作梅花。習宮體。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以是干進。卽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縱二丈。遺其女華奩田四十畝。淸寶請矣。如太淸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詳詩謂柳塘春水。與富貴語。叔雅豈故爲是以自況。

然予嘗聞評書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待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晉卿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書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屏軸皆舊物。蓋從畫册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尊聖號玉册蹕省中歸坐南廳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竟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貽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稻秔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非爲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鵝都參敎。此圖爲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廁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當有悔悟。使眞入之。曷有出理。由是懺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觴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遽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敍本末。謹稽首拜手爲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有精詣。遂取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眞矣。此卷山林嶔崟。骨相蜷蠖。猶有雖王舍城眞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閑意定。視天台鴈蕩。直嶂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脩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疎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待杖履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桐睹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書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爲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髴而不復可覩.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爲宣撫公自鎭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閣所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爲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聚花石之奇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園於第.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識書其事于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爲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爲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帙.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爲婚姻.號爲最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圖牒以見于宗廟.絕猜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爲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議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君於魏王爲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爲時儒宗.實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習.暨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

不能承嗣.丙子奔播.譜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爲廝爲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爲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離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餘不足爲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敍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閣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答.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宗房.往歲從兄子禮.裒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追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寖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桷謹識.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

金場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爲雄偉.而不知場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爲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聞李伯微甫繫年書.深疑紀采石之事爲多.膠西之事爲略.僩閱傳記.則知蒯帑已議雍公之張大.而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爲可恨.權趙氏遺史所記.號爲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闕以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概受其賞.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垂妄之罪深矣.徽正獻公宦隼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桷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纂射圃曰匍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閱之勤.山陽弃兵.公以不發兵坐視黃時寀.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嚴者.幾欲承受風旨.曩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峯題詠諸老.替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爲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邛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叔文、以湯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桷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間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挙常之第.三州剸史之符.華髮咸擬於庭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靑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以先生爲重.絕于擠之嫌.於斯可見.桷聞諸老言.永國爲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鑾預應公.宜爲交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調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漢二豎相繼論去.公閑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括之譏.慨貴盛之不常.懸天運之日圮.三復遺墨.肅襟以噫.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桷謹書于其曾孫徐伯顯誠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倖其嗣.不待數世而祝爲絕族.蓋譜牒不修.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命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爲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徹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其居□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爲別.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魯廢以漢亡.二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姓昭穆.

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為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旁行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覬德踵黻。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野史之木。其旁達拏曲者。莫病於本也。闕閣之鳳。翺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勖之矣。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蠹宦豎爭弃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狃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隨厄者皆望風奔潰。驕將亘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為中興第一。進退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逭。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閎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高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議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桷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薨時。徽寧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湯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闕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貸餅湯媼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媼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翌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暨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袞衣繡裳養越國夫人於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東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詣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媼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為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券。夷致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媼。而桷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為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雖王盛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參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蓄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渡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勖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邈邈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繪彤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桷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闥。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史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桷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語。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人者。極凄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梓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渦蔦嶺諸詩，玉辭邪戲，如意之啓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詩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評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庸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郎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傅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賓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蒨閒遺藁，鱗彙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諱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敍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濡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尚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則孫與孫曾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書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梅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懿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韙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説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掩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攷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宗袞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諷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鬻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識了其側治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

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奧俚鄙，讀其詩，若截狐爲裘，擂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説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説，見於禮經，世降俗浮，遺墟敗壤，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爲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世胄，牽從事翁仲華闕之靡麗，發丘摸金䖍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溥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稚埋之望，而愼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敍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説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若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欲，三尺童子，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説，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縑羅覆其上，一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諡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譏，使不若是，則幾爲狼藉人矣。今觀括蒼鄭公覆諡，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諡無敢希指，至若賜諡，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諡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箏筆縱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藏

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淪。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它剏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節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斯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盈。叔祖文昌公獨無恙。其嘗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爲醫書十事亦成矣。盍戲作易。神農爲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爲鄙。九流攀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爲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籍甚。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效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甍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敍述者。未足以傳信。因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祉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遺求數于型之外哉。偏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楠也職太史。韋丹之碑。其能肯多讓。驅毗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瀧嶠。爲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嗔。涴筆書牕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今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許事夢昱印紙

楠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書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許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閽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嘗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識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鏹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疊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敍復。楠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聚章周儀之。闡言是事。楠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予語誠不忘。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騶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節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爲參詳。俯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桷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幕府時。先子實爲武東。亦入幕。嘗爲楠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騰疾記。坐宴席即就。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贊鬱鬱自慨。語皆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敍夙昔。猶一日也。楠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嗒嗚吒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僭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楠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紹。譏儒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𢢽而發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皆慷慨自許。棹鞅出門。卒遇虎象。空參恣。雖復郤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楠來京師。遇黃生彥章于旅次。閱其譜。別于太史爲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翛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與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劇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其諸孫。又有望焉。念嘉泰開禧尚書之孫。肇爲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擬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敍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尙父。讀其遺書。多奇節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杕杜。詠歌勞苦。雖墜徵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豈當並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楠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者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爲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爲狹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焉。曰。爨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楩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宇。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詩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壁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孰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眞能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爲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爲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辭。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眞有慶矣。尙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爲。深林峨巖。隱翳自處。將威懾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衆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栝蒼謝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織耳目之感。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爲歌詩。四明袁桷敍。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書張先生精忠讜論。爲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情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藹然于頹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罔敢嗣墜。而桷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桷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時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公。尙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間。儒夫膚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爲穆陵舊學。其四世孫奭夫。示公所爲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桷以先世餘緒。得獲瞻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槐。不可復覩。深以爲拙幾辱而巧鄉。舊與其薄也事辱。桷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書尤遂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爲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宦位當止尙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尙書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

膠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閱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創荒易頑。納諸軌範。緊鄭公是倚。褒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繼者。纓紱相接。內教嚴整。粲然正直。流于士女。終始貞絜。桷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璜山經德堂記後（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璜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爲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肸蠁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行。遂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粵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贄書。景命於燦。移孝爲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謹筆以發信史。使知皇元崇尙實遠。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桷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璜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文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爲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閩中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爲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鍔、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祕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爲有司者。又皆温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爲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有取。嘻。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爲宋史者。尙宜有取焉。史官袁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爲。貧富壽夭。違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

卽。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尙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爲德。余謂李君能盡大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繫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惰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爲因常。望望然以去。於是禁抑興而敵朴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靜自修。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豫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背以爲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闘絕域毀稅畝以自便。朝廷淸明。卒報能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繫。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桷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爲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淸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曾源。其所爲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親。黍離之憫爲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桷從子瑛。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詔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頹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宜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爲高。舂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懼。啗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飄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

之偉哉。杜君巨傑。乘漕艘。遊神山。闚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嚼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爲詩。觀其篇題。誠足以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爲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槀。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淸容居士敍。

淸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爲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家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偶爲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淸。儁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爲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爲。咸證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卽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岸剎。三十二分。各不相梳。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

象體迺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爲之服者.損從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僞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袞.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蹤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在.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爲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爲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敍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考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敍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瘞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埔爲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宜不敢以傑蹈待大典禮封諡.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顯得以致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編陋.輒以爲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冀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爲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嘗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桷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爲言.書之

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興.微旨不復有統緒.歷揚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妄取士哉.深於楚辭.卒悔其篆刻.淵深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爲也.是朝的華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竊竊磨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蕢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譽之適遠.儀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功課曆引.越袁桷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慤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喻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能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尤頼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茬平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夔鞠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締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攜宋故家書.瞪目發赤.摘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涉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滅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尋閱儀法之損益.精思細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桷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擲.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譜.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講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踊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之癖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越袁桷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譜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甕翁.問譜所從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爲完顏譜.南爲御前祗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秘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甕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若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滄山.專指徵調.而變粒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譜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史

荒落。向嘗作犁遮言歷代所謂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懟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鬱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淩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瀚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揮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日以繩訓爲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咸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腴爲可貴。故其淩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宦爲一集。卓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襁中兒耳。閩王侯都中幼歲登朊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爲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爲東南牧守表。宦爲一象。蓋將惕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斁也。抑嘗聞之。今之爲吏。起於荒蠻。嘗病不知其所爲。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微取者。良有自來。桷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爲淳祐名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桷學不加進。擢世德之徵。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爲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桷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睟爽以興。即數琲膠密。某祖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閭缺。意於是酌酒盡壽壽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上世。故爲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擬伯爲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嗜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爲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濟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士譏評。終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厭。孝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爲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爲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歟。或曰。三茅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爲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爲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實腴田。識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皁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竊觀茅氏之自重。有祗其類者多矣。漢世以賦籀書始得爲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爲茅氏守藝。竊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與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書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眼。此足爲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毅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夐然於尊聞之外。及其蚤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桷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嘗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者不可得。夫考武夷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勸上聽。卒致躁僨以斃。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爲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檢師三斗火。陳承飯內一壺冰。二者皆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寶祕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勝降。日月之靡盪。若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亙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而切於人用者爲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賢。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本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譔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叙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桷有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爲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桷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闕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因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爲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盾書碑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況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爲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儲成名。几之銘遊久矣。屬書以僕。

跋劉眞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詼諧。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眞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慨。劉眞人則曰。墓中長有眞容根。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溯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防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爲醉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待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卽粲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衡以成者。恩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蠻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攷。侯之子顧正君來

都。溫愼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纚纚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循往還嘗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慶友君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乾孃以逝。大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磊碩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爲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爲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爲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河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語儼在。至諸孫而廉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護。無忝厥祖。以蕃遠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倜學日績。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爲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翠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爲道邪。爲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聳懦。深以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齋唐與政蒐集精要。綱紀領正。俾作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嘗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爲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質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爲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就。後聞其兄仲晦君樸。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爲理成精舍。闢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蘊蓄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齊諸賢忠厚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藁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姦陰初萌之機。論圖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叛

尊肆兒秩紊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卓异而有言焉。非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鄙道鄉篇於用承君。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屬辭。悉出肺腑。嶺海万鑊。雖在目睫。猶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格。楊君論思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推艱。尙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蔡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騰急徵。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辭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畏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淚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乘自服斬衰以襚。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爲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爲。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顧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遂易其體。高深者極淩厲。摩空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歟。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歟。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敘。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存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皆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歟。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勤心導志。不專爲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綦歷代之書以爲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爲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楫。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紛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爲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華產。深感致意焉。稱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赫合唆（松年案舊作絃石刻。下同）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眞。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赫合唆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開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

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饒騷愁。感慨欷歔之辭。目受而心飫。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稍稍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潔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桷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眞日。襆衣蓐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纂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日觀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桷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顙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竝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昔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白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墜。軼廝嘗以其諳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憚者。桷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七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給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爲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夭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揚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爲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抉泉石。變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修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槩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窒慾題篇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桷嘗讀易之咸。以無心爲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忿近於剛。以欲爲剛。德不足。探本澄源。有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危言讜論。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留事業在江東。眞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册。且築象山之麓爲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慾。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桷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毅與祥符縣丞同舉開封。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變。祥符孫太保早家從青州軍以歸。是生太師齋公。厚德退讓。而光祿公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正獻公入太學。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衛公之子越公。從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得合譜。訖受學于正獻。癸卯歲。越公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爲祕書省官。爲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之業。於是見之。正肅公見越公鄉

薦。時年始九齡。自是數敍不絕。兩家厄於祝融之災。舊藏殘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蒙齋先生還愛在江東。祉而祝之罔敢墜。因以手澤二通。俾爲象山證契。曰大貲同知桷之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噫。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中。以爲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官桷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悷。抑其意而爲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織竊不僞。故竊其似而爲之者焉。龍虎山爲道士據會。奇怪巖削。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步不敢以較。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能虎而終于茅山者也。曰天谷。嘉異隱而不騁于外。詠蓬華之所居。則與天谷竝。或曰蓬華勝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親有缺。惟不能以承嘔。今爲方外流者。絕其本枝。而獨吳持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予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郎日審一昔夙正君子晉戒之時共惟撫粹厲雖德在軺默有帥相台侯勅此借介叢紹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毓覺強健不足云者業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蓋著觀之必有公論並某以來鑄甚寸累重器甲背離一稱無子遺東南齋前蹤叛亡日今州郡寶由當時不朝廷以計以貸功名之心業所不忍爲也業此心矣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鄉後世之無聞也吾人以渭如何竹洲所寓什物無窮幸留僉戲顆齋兵前光大爽時橫戴黜屬區之所期待李甚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致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不敢爲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賚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桷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牘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爲言者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識記。

書撫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艮焉。澤以漸釐。言之於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艮者。總其身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淺侯商權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有敢犯。戶册之訓。深契易理。敢誦所聞而胥諸。良月既望。越袁桷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屬對全語爲高。獨龍溪先生痛擯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頗沛道路。非如昔人夙

捧古語.而德音四達.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爲秦氏子.擯斥遠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備.故其翦裁也.有丁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袁桷書.

書劉貢父舍人顧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爲左右史.蘇文定、曾子開、爲中書舍人.蓋同月除書也.劉公由祕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承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爲承旨.自負瀛壖.詎淺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姤遯之基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讒謗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禩.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袁桷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鋼頽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爲翰墨.祁公號婦翁.竟公審友.終不能爲之道.兆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爲名流.後出爲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由孟氏以來.無兵革鬬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爲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修.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爲史屬.蒲爲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舂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贊無方.願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桷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僞贗可考.獨此唯宣和書物.審爲非臨模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七帖.悉有紹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之疵.韓本失之弱.今覩眞蹟.硬黃古紙.松煤老色.無纖粟綴妄.視昔三本.眞碔砆也.龍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桷識審證于後.

跋顏眞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誥勑.必擇能書者塡補.從唐考之.

徐季海之於其父嶠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祕書省.先越公爲祕丞時.掌圖籍.凡唐相誥皆入錄.蓋德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祕省故也.今李紳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桷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桷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爲供奉.廬山曾端明子愚.爲編修.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桷以外舅祕閣公敍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桷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桷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顧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桷書.

書李巽伯小楷步歸賦 趙子固有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眞避難南來.名與文學.與希眞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似.希眞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深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眞巽伯.又其似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辟碑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宜得爲博士耶.希眞嘗和巽伯詩.伊水嵩雲未歸得.說平生處淚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翠書搗縹服.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尤端明家.又見褚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適潤.至比閣綠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絜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願質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桷於德常家.始獲見眞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恤之道.見於盛世矣.

跋吳丞相與京湖帥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廬.實得吳毅甫丞相爲第一.清敏之薨.丞相深德之.爲作書囑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斬齋.清敏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爲辭.故事大臣薨.有旨州郡治喪葬.深恐後人不知以清敏公家爲有儲.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爲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實降于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雨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桷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斁。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巖少年以詩自名。晚歲獨骨楊廷秀。考於風雅無是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爲工。叱咤轉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所爲詩。傲韓而不能博。師蘇而不能宏。然卒無江西之弊。論建安黃初之作。推而至於風雅。則亦有徑庭矣。定海樂君之才。以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敍引。噫。詩不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得深悟。輸物不鄰于巧琢。至境合心會。靄然百谷之泉。必達於衆流。是亦於詩非積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妄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爲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焉。則守斯言也。其不爲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不廢學。將以儒術起家。桷老矣。猶將見之。

書覺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覺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續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考其舊址。築壇於旁。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豊肖似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忘。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桷拜手謹記。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凡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彊兵戰勝。又妄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吾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闤。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憤。託焉以自送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願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羹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爲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

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聲律不諧。不使句俗。以建安黃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爲詩。鍛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雕飾。意氣淩厲。理勝而語完。嶰谷之竹。合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手之不能以釋。因以夙昔之所聞者。書于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焉。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詩以賦比興爲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謂之詩與。隴西閔思齊示所爲詩。沖澹流麗。亹亹做唐人風度。寄興蕭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町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爲主。經緯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爲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爲證。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鈞說。輒同坐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劘。守繩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之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而深病有司之不審也。暨來四明。將返閩中。示其所爲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誠得于遠游者多矣。見閎窘于州閭。香釋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賈禍。若明之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墨。藉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爲過。使果有遭。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止于是編之所遇哉。因書以爲異日之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袁桷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悉意山水。以攄其夙慕。下車未幾。沿省檄。治舶事。往來市衢。意若有不樂。值事侯善繪事。命作雲岡圖。朝夕觀覽。蘧蘧栩栩。見似人而喜者也。余嘗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不心掉目駭。而久居朝廷者。志念專寂。凡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於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爲招隱乎。其爲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煟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盡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牽糴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于上聽。其出粟至于二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遺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溢于三萬。則其使不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歲。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爲其佐。林君

之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焉公著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顧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屬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爲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敢佞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鉅夫、孟夢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晉.孝弗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人設爲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剗意肥遯.乃今起家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今爲滄濟使者.導敦儒立.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爲浙東肅政僉事.名楫.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甲辰.前史官袁桷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鄞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聞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境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獰夫惡子.率罔敢廢懈.噫.使常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清淨法身.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酒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關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群迷.萬緒千說.故其爲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說者.始作關鑰以抽其秘.由是旁行側注.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端.即其書以求.似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謂一者.猶以爲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校定.至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爲聲聞入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哲夙相脗合.體一分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率竊取以爲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深有取焉.悟師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持.捨一以悟.則視是書者.爲入道之軌轍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深取吾儒一貫之理.昔濂溪周先生衍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于言.而法師眘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其深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雖億萬緡以爲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柄老矣.儻游相與商湖.姓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題釁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旨爲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爲之.縝

密者爲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鄭於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藻繪.能爲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嬀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竊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振.今釁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爲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冀其彷彿.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擬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人嘗勉之.投閒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撫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爲禮.儀爲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爲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爲律宗.達摩之學則不然.謂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蹴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爲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爲清規而曲爲之防.數百年來.遵守罔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裘疊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釋律以爲禪.守其師說.不肯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懈.頑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之教.淪弊者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釁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賾.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博.譚覈有工拙.而體製則一.可得而同也.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爲工.論考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敘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爲誌碣行述.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之實而爲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之也.豐功鉅績.被于弦歌鼎彝者.則又皆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沖濟.非有道之士不能.爲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爲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釁上人示所爲慈照師行狀.泊兮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兮若絅衣之蘊其飾.還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飾.包括纖粟.絕其疵偍.是其言也.傳信永遠爲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文足以發之.因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釁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之喻.豈虛語哉.觀釁上人西隱亭榭諸詩.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亡羊也.擯闢息機.冥游於混沌之鄉.萬幻俱滅.胸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修飾.觀此足以泚顙.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釋.怡雲師之漸摩灌溉.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幾上雪竇不果.幼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為未足.由是瓣香之酬.斬未肯出.禪林有疑.而桷獨能探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一悟.用潛能深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旁收曲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夫今世之弊.庸敍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機.謂微笑為疵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奉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號為笑堂.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夫豈虛辭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專上人能寶此卷.尚以聲色觀處容.將大笑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儁老語錄

顯仁藏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絺辭繪句.悉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敍.蓋其不得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擊從字順.使人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推尊以誑盲瞽者.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曰.語有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語將大行於世.敢敍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貫相之門客.于時方歌舞湖山.沈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奉.鋪敍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功為急.用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繼釋迦慈悲廣度.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請.江上祈和.乃拘留信使.罔上以為奇功.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潰身竄.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桷幼歲親覩其事.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沖

達.纖言瘦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渡江諸賢.明切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雩川上相表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噫.實吾黨有以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致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舉緒.求遺音於魯璧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逮焉耳.習簡易近體.謂理趣之酒焉.因其薄醨.而強以三齊玄酒銷之.不難於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慼.而不在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暴.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跋

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予得此清容居士集.奈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為儆世之法.然蓄書者亦得以備一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畏齋任肆識.

謚議

古之君子，淬礪濯磨，脩之于家，而揚于天子之廷，以成其事業之美者，學道與守身二者而已。蓋造道之深者，言不期乎文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期乎清而自清，理則然也。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脩雅重之資，濟之以博綜宏肆之學，漁獵經史，上下古今，蓄之厚，養之深，脩詞立誠，出爲世用，鏗鍧炳爛，大經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于請歸，積三十年，翺翔殊遲，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柄文衡，掌帝制，與謀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所謂清乎。以之節惠，實曰稱情，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合而言之，謚曰文清。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議。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譔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事，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于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于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遂遷脩譔，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仕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翔鳳鄉上水慶遠壙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轂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群從承燮爲曾孫，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爲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爲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

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旣又接見中原文獻之遺懿。故其學閎核實而精深。非專事記覽譁衆取寵者所可擬也。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宜獻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閻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爲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夫日猶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尊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卜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清宮。深厭吏弊。及其卽位。多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奮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鄕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歲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屢從于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勳臣碑版。多出公手。常奉詔脩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柏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脩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遼宋金史。責成于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于師友之所討論。非奉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生公殁二十餘年。今天子特敕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无幾。衆獨于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舊家。尙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曮。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于京師。至仁宗朝。七室已滿。乃結綺爲室以祔。英宗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竝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三人。長瓘。早世。次瓘。贈承事郞。同知奉化州事。次瑾。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甫。次適處州路儒學錄余應渠。孫男[illegible]人。曮、[illegible]。[illegible]廕入官。旣進遺書于朝。遂擢祕書監著作郞。次曄。敢。孫女三人。長適浮梁州判官范瑾。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人。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姬。皆宋名族。家廷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脩行勗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爲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脩英宗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褧、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于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信行。意常退縮。不敢顯其失儒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詞。典雅奇

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詩歌唱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串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型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議序而銘之。來者尙有所徵乎。銘曰。

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既一。輿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賽遙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保時用舍。公富著述。粲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清容居士集。原本無序文。不知其刻於何年。字體秀整雅潤。出一手。亦不知其寫者何人也。明永樂間。此本已殘闕。有王君舜爲釐正之。卷末附謚議及墓志銘。已是寫本。數百年來。不散亡於兵燹。不敗壞於朽蠹。卷帙如故。殘闕弗增。幾佚而存。其可寶貴爲何如哉。鈔本爲毛君生甫從嘉定錢少詹事辛楣先生借鈔校本傳寫出。偶有與原本違異。足證原本舛譌。余幸其可據。凡原本脫衍舛譌。輒以挪易增補。疑者存之。至兩本脫譌同者。率條列之。間附臆見。庶爲博考者一助云。又其詩文中並多跳行空字。以明所尊。今悉依鈔本去之。而一一記其所空若干字。其有原闕文及殘闕無可據補。則仍空之。俾讀是書者。得睹本書體例。至元代蒙古色目人。其名顯著者。敬遵欽定翻譯遼金元人地官名。鉤改正之。而注舊作某某於本文下。若卒難檢核。姑仍其舊。凡改正者。亦著是刋。道光二十年四月朔日郁松年泰峯氏記。

重刻清容居士集札記

上海郁松年泰峯氏譔

原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字仿趙文敏體.

目錄上

第五卷.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原本自下空一字.今不空.
第六卷.秋泉伯生.伯後題作德.誤. 夜泊夾馬營.夾、鈔本作甲.後題同.攷宋史作夾.鈔本誤.
第七卷.送宋誠夫押送交趾使.夫、後題作甫. 送林以道歸括蒼.括、鈔本作括.案括蒼地名.當从手.鈔本不誤.集中多从木旁.今仍之. 題何仲博棣華堂.案是題後無詩.
第九卷.扈蹕開平. 王趙公八十應制. 劉邢公九十應制.原本扈下、應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第十卷.永新氏義門.原本新下空一字.後題同.今仍之.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懷、原本作淮.鈔本作懷.案後題亦作懷.攷元史地理志.懷慶路.初名懷孟路.無淮孟地名.此誤.今改. 答吳門穎上人.穎、鈔本作穎.誤.
第十二卷.韓參議嘉慶圖.嘉、鈔本作家.案後題同.而第三卷張希孟嘉慶圖.前後題皆作嘉.疑此後題誤.
早朝興聖宮. 進史明仁殿. 十一月十四日駕至京師.原本朝下、史下、日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第十三卷.樵溪堂.樵、鈔本同.後題作巢.
第十六卷.子規詞三首.三、原本作二.鈔本同.案後題作三.詩正三首.此誤.今改. 御天門聽詔.原本聽下空一字.今不空.

目錄下

第十八卷.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原本元下無路字.鈔本有.案後題同.又是卷前有慶元路鄞縣學記.慶元路醫學記.此明脫.今補.
第二十三卷.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詢、原本作荀.鈔本作詢.案後題文竝同.此誤.今改.
第三十三卷.外祖母張氏墓誌.誌鈔本同.後題作記.誤.
第三十六卷.左丞相阿爾哈雅.爾哈雅、原本作力海涯.今改. 右丞相拜珠.珠原本作住.今改.
第三十七卷.太傅右丞相巴延.巴延原本作伯顏.今改. 皇女贈齊國大長公主.案後題某國字闕.攷元史公主表.呼圖克台戩色公主.裕宗女也.係趙國.齊作忽答迭迭失公主.集中迭作的.與闊里吉思傳同.蓋譯音無定字也.傳中初追封齊國.後加趙國.集中制詞.是初追封者.作齊不誤.後題當補齊字.
第三十八卷.進五朝實錄表. 賀册皇太子表.二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 賀皇太后表. 賀聖節表.三 賀皇太后册寶禮成表. 賀皇太后正旦表.三 賀皇帝表. 册皇太子賀皇太后表. 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 賀皇太子受册牋.二 賀皇太子正旦牋.三 賀千秋節牋.二 賀皇后正旦牋.原本進下、賀册下、賀下、册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第四十五卷.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原本奉下空一字.今不空.
第四十六卷.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履原本作禮.鈔本作履.案後題文竝同.此誤.今改.
第四十八卷.書焦節婦傳後.婦原本脫.鈔本有.案後題同.今補. 書鄭魯公書充遂庵記後.書原本作常.鈔本作書.案後題同.今改.
第四十九卷.書赫合哩通甫詩後.赫合哩、原本作紇石烈.今改.
第五十卷.跋吳丞相緻京湖帥購陳濟敏帖.京、原本作荆.鈔本作京.案後題同.攷南宋開禧間.置荆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間.移易襄陽.改曰京湖制置.而跋文有爲作書闖帥.于時賈相年未四十.方拆節募名云云.賈相者.似道也.似道於淳祐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則當作京明矣.今改.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後.吾、原本作吳.後題與文同.鈔本作吾.原本誤.今改.說見後.

卷第一

滇游賦.墜余以冒.鈔本同.或作貽.案漢書鄒陽傳.雖墜冒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賦句蓋本此.或說非是.
楮堂賦.余游上京. 在昔大帝.原本游下空一字.昔下空八字.今竝不空
仁壽賦.合江老人杜下.原本空二字.今仍空. 來京師. 歌帝德.原本來下空一字.歌下空二字.今不空.

紅梅賦．葆光寔貞．寔原本作寀．鈔本作湥．說文、湥水名．寔湥也．是寔爲湥淺之湥正字．經典通作深者．叚
借也．自湥行而寔字隱矣．賦用正字作寔．作寀者．涉帖體而誤．今改正．
冬窩賦．闢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榕軒賦．如卬如顒．卬原本作昂．鈔本作卬．案賦本詩大雅作卬．原本誤．今改．
隱居圖賦．悼白雲之何往．之字原本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二

廣招．蹀躞蹀躞．蹀原本誤題．鈔本作蹀．今改．
七觀．盧者爲音．盧字原本漫滅．今據鈔本補．　小字書文後志學之歲下．原本空一字．今不空．
哀蘭操．盱江吳尤文．盱、原本作盱．鈔本作盰．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南城下注．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
原本作盰誤．今改．
黃可玉哀辭．余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林彥栗哀辭．再見于京師．　卒于京師年十有．原本于下竝空一字．今不空．年下有下竝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三

徐毋表閭詩序．有詔表閭．原本有下空一字．今不空．
舟中雜詠十首．第八首．誰能別孋妍．孋原本作曬．誤．今從鈔本改．
車行二十八韻．藾藾朝飧薄．案說文．飧餔也．餔日加申時食也．朝飧不辭．疑飧爲飡．說文、飡餐或字．
伯生詩律清遠．少與之比．嗟歎不足．復次韻二首．伯原本作德．鈔本作伯．案前題是次伯生韻．此復次韻．
目錄作三次韻．作德．誤．今改．
蔣商卿敍其先人客金陵與先子事．契末章復以見屬．次韻．原本與下空一字．今不空．
暮歸詩．壤壤孰未歇．壤壤鈔本作攘攘．案史記貨殖傳序．天下壤壤．从土．鈔本誤．
別吳養浩十首．第五首．幽風鶯之吟．風鈔本作鳳．案與鶯爲對文．疑鈔本是．

卷第四

送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第一首．承詔撫疲甿．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善之僉事兄南歸述懷百韻．與文植清劭．劭原本作邵．案清劭本潘岳楊武仲誄．傳聲清劭．劭、美也．从卩．
誤．今改．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詩．厓厂絕登眺．厂、原本作广．案广唐韻集韻魚檢切．說文、因广爲屋．象
對刺高屋之形．厂、唐韻呼旰切．說文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集韻籀作厈．六書本義．厂水厓高者．厈
厈同．是厓厂當作厂．作广．誤．今改．
送人之官遼東．原本題下無注．疏寫增吳郡張潤清夫．鈔本亦有．今未補．

卷第五

雨後聞鶯詩．昨宵般其雷．般原本作隱．鈔本作般．案般其雷本詩國風．作隱誤．今改．
三月十二日自殿廬歸舍．原本自下空一字．今不空．
芳思亭序．是則先公之志．　詩侃侃尙書公．原本則下、侃侃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六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詩．人坐江湖在適意．坐鈔本作生．案詩是題望廬山圖．坐字義明．作生恐非．
秋泉伯生仲章梅叔章周儀之皆次余韻題廬山圖．再次韻以謝．伯原本作德．鈔本同．目錄作伯．今改．
詩題怪我盤旁鑱鏤鏤．原本作搜．案前詩韻是鏤字．不容歧．今改．
謝王參議送辣春紅二枝詩．穀穀輕紅冠翠綠．穀原本作蘇．鈔本作穀．案元稹連昌宮詞．風動落花紅簌
簌．字从竹．从艸．誤．今改．
送郭天錫還京口詩．簌簌凝絮玄霜浮．簌原本从艸．誤．　人盲擔篋古奇遇．擔原本作擔．鈔本作擔．原本
誤．今竝改．
仲章與余連舟而行．仲章指晝皆不在人後．夜泊夾馬營．余舟適先至．仲章有詩．因以奉戲．　詩．昨宵夾
馬營前宿．夾原本竝誤甲．今改．
黃臨汝以長句索筆．次韻．中山弟君被羈束．羈原本作羇．鈔本作羈．案羈羇與羇旅別．此羈束當从羈．今
改．
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詩．原本掉頭據案雞奉符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送錢唐萬戶還鎭詩．願趾世敷輝皇朝．原本輝下空一字．今不空．
近有善書僧日溫妙明云云第一首．興來握管弄春妍．握原本作掘．鈔本作握．原本誤．今改．
賦金華方君雙魚硯詩．共飽饕腴作寨玉．原本腴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七

宋誠甫押送交趾使之武昌．甫鈔本同．目錄作夫．案十二卷中亦作誠夫．此偶異．
過高郵湖詩．原本瓢壺扶壽出城東下空三字．今不空．
次韻黃松瀑自廣信見寄詩．原本林林碑畫刻新出下空一字．　小臣捧詔渡江南．　注時奉旨刻八分
孝經．原本捧下空二字．奉下空四字．今竝不空．

卷第八

李宮人琵琶行．原本望瀛風翻浪波急下空五字．今不空．
龍尾歌．原本悉言棻錦不當價下空三字．今不空．
廬陵老人百一歌．西蜀蜀山堆錦繡．西原本作四．鈔本作西．原本誤．今改．　原本老人年周一甲子下空
九字．今不空．
東湖詩．村家緯木棉．棉原本作綿．鈔本作棉．案玉篇、櫚木有子似栗．棉、木名．廣韻二仙棉．屋聯棉．又木棉、

樹名。吳錄云。其實如酒杯。中有綿。如蠶綿。可作布。又名曰䌊羅。浮山記曰。正月花如芙蓉。結子方生葉。子內綿。至蠶成。即熟。廣州記云。枝似桐枝。葉如胡桃葉而稍大也。致陳唐時所云木棉。蓋指粵中赤花如樹者而言。非今紡織之木棉也。今之木棉。本名吉貝。出林邑。宋末始入中國。雖同名木棉。其實非也。與攀尤異。元時木棉始盛。至設木棉提舉司。皆通作棉。無作緜者。又廣韻一先二仙皆無棉字。則韻書押棉明矣。作棉誤。今改。　眞宮永世鍵宮原本作宜。鈔本作宮。案上有壽殿觀主等字。以文義求之。應作宮。今改。　註拜正肅公祠。　拜正獻公墓原本拜下俱空一字。　又復宿鹿野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遠遊詩虹綢結還思。虹綢鈔本作蛛網。

卷第九

次韻善之雜興七首。第六首下帷鄰草色。鄰鈔本作隣。

髫齓侍諸父拜雙峯祠堂云云。第三首。兩莨蟲蝕拱。栱原本作拱。鈔本作栱。原本誤。今改。　第五首。鬱鬱越公祠。原本鬱鬱下空一字。今不空。

魯子翬御史分按遼陽作長律五十韻。愛其精密。予今歲亦屬歸閑平。因次其韻。原本屬下空二字。今不空。　詩。德啟無疆服。疆原本誤彊。鈔本作疆。今改。

王趙公八十應制十韻。　劉郝公九十應制十二韻。原本應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

題張宗尊編修詩集。何人妙解清新句。清原本作精。鈔本作清。案清新本杜詩。作精誤。今改。

慰曾道士慰。原本作尉。鈔本同。目錄作慰。此誤。今改。

永新某氏義門。原本某字空。今仍空。

送柳唐佐出守懷孟詩。河山環抱暫分符。抱原本誤挹。鈔本作抱。今改。

賦文子方篔簹亭竹影五首。第三首。瑣窗今色墨花鎔。瑣鈔本同。案第三句云日曬黃離金瑣碎。此不當重瑣字。以文義亦當作鎖。今兩本字同。無他本可據。仍之。　第三首。濃淡潭疑塌硬黃。塌原本誤榻。鈔本作塌。今改。

送玉笥山聶道士詩。墨闌小春刊畫錄。闌原本作閑。鈔本作閑。案玉篇。小闌謂之閑。門旁戶也。閑。欄也。原本誤。今改。

卷第十一

昌上人游京師云云。及穎秀自異者。穎原本作潁。鈔本作潁。案晉書祖約傳。有汝潁之士利如錐語。故唐書蕭穎士之穎或作潁。今穎秀連文。自當从禾作穎。从水非。今改。

次韻王繼學詩。風前攬鏡二毛疎。攬鈔本作覽。

元日朝迴第二首。指點微垣頒六符。指點原本作點指。鈔本作指點。原本誤。今改。

偶述末章答繼學。述原本作術。鈔本作術。竝誤。案目錄作述。今改。

卷第十二

早朝興聖宮次韻。原本朝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送湛師校經回杭詩。蹔著青鞋侍帝庭。原本侍下空一字。今不空。

進史明仁殿書事。　詩。香浮龍坐仰龍顏。原本史下空一字。仰下空八字。今竝不空。

送石上人還江西詩。圓帽方袍入帝都。原本入下空一字。今不空。

省中議事回元遠有詩次韻。詩。烏帽黃塵久帝城。原本久下空一字。今不空。

甲子立春詩。天門上聖啟瑤圖。原本門下空七字。今不空。

卷第十三

春日奉旨侍祠太乙。朝罷觀齋中紅梅花。原本奉下空十字。　詩第二首紅鐙橫簇化工收。下空二字。今竝不空。

謝德王璵母袁閣詩。寶奩香瑣瑞羅衣。瑣鈔本同。案文義似當作鎖。

子昂逸馬圖序。柄舊與殿廬詳定。原本與下空十字。今不空。

楊節婦傳。楊原本作揚。鈔本作楊。案揚子雲之揚當从手。見其自敍。餘姓俱从木。目錄正作楊。此誤。今改。

張氏承訴堂詩。白頭舉案話舊蹤。案原本作按。鈔本作案。案按與案通。若案几之案。則从木作案。故曾鞏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案几耳。呂少衞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原本誤。今改。

竹西詩。廣招閶闔風。閶原本作閬。鈔本作閶。案淮南子天文訓。西風爲閶闔風。原本誤。今改。

卷第十四

子昂墨萱扇爲湖南楊晉母作。楊原本誤揚。鈔本作楊。今改。說見前。

次韻禮部李公二首。第一首。攜入帝京。原本攜下空一字。今仍空。　入下空八字。　第二首。錦袍林立萃天京。萃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次韻郭巖卿詩。原本愼勿還說窮巖鐫下空二字。今不空。

謝賜法酒次韻趙范京尹同會秋閣天使傳召命溫聞試策貢士賜以法酒臣柄等望闕再拜。原本闕下、空一字。傳下、空八字。命下、士下、竝空一字。望下、空八字。　詩。五雲閶闔靜鶯流。下空九字。　雞翹蓋歲承宸旒傳宣溫訓愼去取。承下、空七字。傳下、空一字。宣下、空十一字。　願上史館書徽猷。書下、空十字。今竝不空。

次韻王正臣書史試院書事二首。第二首。碑星出樹閃。案星光閃閃。原本閃案星光閃五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次韻席士文御史六首。第四首。始信明時取士寬。始原本誤姑。鈔本作始。今改。　第六首。不使輿官負聖明。原本負下空六字。今不空。

挽王尙書第二首。皮弁終辭徵。徵鈔本作召。案廣韻十六蒸。徵。召也。明也。成也。證也。六止。徵。五音配夏。則

徵召字無上聲.此疑誤.然後挽成都何德之處士詩.非辭魯生徵.亦作仄聲.則非傳寫誤也.仍之.
趙令人題注.永陽郡王與秦女.茱鈔本作蘇.案玉篇.茱.胡戈切.草名.蘇.先胡切.荏屬.廣韻十一模.蘇.紫蘇
草也.又姓.八戈.茱.草名.明是二字.流俗以茱爲蘇省文.疑鈔本誤.例茱爲蘇.遂寫作蘇耳.
劉伯宣中丞挽詩.原本身後騎鯨下大招.下空一字.今不空.
播州宣撫楊資德挽詩.原本幼成端有種.下空五字.今不空.
至治丞相挽詩.原本重玄開衮命.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五

松林詩.昔日相傳爲界址.原本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草青草枯無盡愁下.　大車下.俱漫滅二字.
松花落子下.　採薪之人不辭下.俱漫滅一字.鈔本竝空.今亦空.
送金華王生詩.芸笈秋消蠹.笈原本誤芨.鈔本作笈.今改.
開平第三集序.扈蹕開平.原本扈下空十三字.今不空.
次韻薛玄卿南溼題壁第二首.曉揭黃庭服未迷.揭原本誤楬.鈔本作揭.今改.
榆林詩.感秋此爲重.神武開帝京.原本重下空十二字.開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龍虎臺詩注.沙磧水多伏流.下空九字.今不空.
李老峪詩.少憩倚厓广.广原本誤广.今改.說見前.
重午聯句詩.原本蟾蜍下空一字.今仍空.
嘉禾圖詩.苞籜經受紋.受鈔本空.此疑誤.

卷第十六

開平第四集序.有旨.原本有下空一字.　宮中関無人聲.下空十二字.　閏五月.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開平十詠第十首.皎皎三伏日.皎皎原本作皦皦.案說文白部無皦字.玉篇同.攷皦.說文訓月之白也.玉
篇云.月白也.亦皦也.皦.白也.又珠玉白皃.則日不可云皦皎.而說文玉篇日部無暭字.攷玉篇日部.皎、
明也.則鈔本作皎者.當是皦字之誤.今改.
李老谷山水探類先公墓田左右.原本類下空一字.今不空.
盧彥威與余同待制云云詩注.彥威再醮.一日即病以終.日鈔本作月.
御天門聽詔.原本聽下空一字.今不空.
內宴第二首.不須瑤柱說甯烹.瑤、鈔本同.似當作珧.案說文.瑤.玉之美者.珧、蜃甲也.珧柱.江珧柱也.原本
烹下空六字.今不空.

卷第十七

龍贊.又原本百穀下空三字.今仍空.
仁廟御書除官贊.於赫仁考.原本赫下空十四字.　如歲之春.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至治丞相眞贊.又陟降帝所翼翼是承.　於赫實輩.原本降下、承下、赫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注.時爲皇太子.原本爲下空一字.今不空.
自贊.幼承父師之準繩.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瑞檜贊.上干帝青.干原本誤于.鈔本作干.今改.
雪房銘序.得北如京師.原本如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八

慶元路鄞縣學記.原本可謂盛矣下空一字.　是歲下.　其何以稱下.俱空七字.　今明詔四出今下.
桷雖官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鄮山書院記.原本惟朱文公下空六字.　今天子與是學.今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鄞縣興造記.原本凡五十有下.　越明年下.竝空一字.今仍空.
西洛書院記.亦近得請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建城夫子廟堂記.今天子下詔.原本今下空一字.今不空.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原本居下空一字.山下空十四字.今竝不空.　曰杠
曰某某字.空今仍空.　爲翰林屬.下空十三字.　實將以佐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慶元路醫學記.遵詔旨立醫學.　予自京師還里.　今皇宇恢廓.　廣天子好生之德.原本遵下、自下、今
下、俱空一字.廣下、空十五字.今竝不空.
昌國州醫學記.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率、原本誤卒.鈔本作率.今改.　復遵詔旨.原本遵下空一字.
今不空.
定海縣重修記.原本實東南之奇觀也下.空十一字.　曰吾受下.空十二字.今竝不空.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原本貢賦之夥下空二字.今不空.　必假於守令焉.守、原本作首.鈔本作守.
案下文即云守令不能以公其心.此誤.今改.　原本往會中奉公于下空一字.　于以見下空四字.今
竝不空.
定海縣學藏書記.念昔在殿廬.原本在下空一字.今不空.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遺詔王朝.原本詔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十九

馬元帥防倭記.必傳詔令.　於茲有年矣.　制置其事.　即宣諭上意.原本傳下空一字.矣下空十二字.
事下空五字.諭下空八字.今竝不空.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有不登于天府.原本于下空八字.今不空.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原本猶能記髫齔也下空五字.今不空.
吳江重建長橋記.原本有耆士姚下空二字.今仍空.　廣中三梁.爲丈三百以通巨舟.丈鈔本同.案上云

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此丈亦當作尺。三百尺已三十丈。舟雖巨可通云。丈三百似誤。今兩本字同。無他本可校。仍之。

順堂記。避其毋以妻孥之私。若是耶。毋原本誤毋。鈔本作毋。今改。

積慶室記。　綱書。　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原本撵下空六字。近下空九字。今竝不空。

竹風石屏記。原本在昔下、空六字。　至治元年下、空十二字。　方今下。　在至元間從下。俱空六字。今竝不空。

友恭堂記。原本十居其六七焉下。　其病首在是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而翁授首之授。鈔本作實。　泰定元年下空一字。月下空二字。今仍空。

賀闕堂記。原本則俗崇定下空三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

東山精舍記。近而甚頌且文。頌、鈔本作誦。案說文頁部。頌、皃也。皃、頌儀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記文本此。鈔本作誦者。乃流俗不知頌義妄改耳。

桂山堂記。原本上饒周君下空二字。今仍空。

張尚書教荒後記。原本浙東副帥下空二字。　張公名下空一字。今仍空。

晚香堂記。承詔爲祠于衡山。原本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玉冠記。原本二月甲申下空七字。今不空。

海會庵記。予由京師回。原本由下空一字。今不空。

資教寺修三門記。原本延祐下空二字。今仍空。

妙果寺記。原本寶鑑十卷下空四字。　願殿下振復時武宗皇帝。　即以詔旨。　以稱聖天子崇重之意。願下空一字。時下空十三字。即以下空二字。以稱下空十四字。今竝不空。

石夫人廟記。原本加祕祐下空十三字。　其何以稱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曰蘇君下空一字。今仍空。

信州白鶴山加封記。原本歷從下空一字。　敢暗下空一字。　是歲下空二字。　三十一年下空六字。今竝不空。　天師張下空二字。今仍空。　今天子嚴奉祠祭。今下空十字。　遂復請于下。　紹定之際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隱仙記。原本將除下。　獲宜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通玄觀實道士記。原本命有數焉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一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進于朝廷。原本于下空七字。今不空。

高一清審書十事序。兢兢惴惴。惴惴原本誤揣揣。鈔本作惴惴。今改。　苦意冰蘗。蘗鈔本同。案文義疑當作糵。

四明志序。原本夫豈偶然也哉下空四字。今不空。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見于京師。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劉內翰文集序。侍先處州府君。原本侍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二

韓潤州老人詩序。原本又四十年下空十三字。　君美書來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張氏宗譜序。迎而數之。迎、鈔本作逆。

臨川危氏族譜序。原本於柄下。　柄來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陳元吉觀海序。致飾所聞。而因以序之。因原本誤回。鈔本作因。今改。

鄱城馬節婦詩序。相濟以成者也。　界下詔郡縣。　常會以奏書。原本也下空七字。下下以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袁氏舊書目序。始曾大父。　至用高祖妣。原本始下、用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以備宿昔所志。宿、鈔本作夙。

袁氏新書目序。雅觀而無擇。雅、鈔本作泛。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原本是誠藎臣也已下空十三字。　以峯貢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原本至于是大備下空六字。　定其格入奏下空二字。　咸大賚之下。　歸于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蓬萊閣詩序。同官于朝。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鄭原善思親詩稿序。廣信鄭君。　移忠云自茲。　莫不欲榮其親。原本廣字、忠字、欲字。竝漫滅。今據鈔本補。　余嘗於殿盧識之。原本於下空一字。今不空。

周彥辭存樂堂詩序。原本誠可悲也夫下空七字。今不空。

白鶴詩序。原本二月有下空一字。　雖今下空十二字。　以承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春臺詩序。原本涵晴下。　今蜀下。　戶册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曹伯明文集序。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三

送鄧善之應聘序。蓋無忌於世。忌、鈔本作志。

送范鄉櫓序。四方士游京師。原本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送祝道士南歸序。原本取江南首下。　書言之下。　歲以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原本已久下。　復來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送吳成季歸省序。吾徒來京師。　居京師。　承詔如南。原本來下、居下、承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送逢豐善祠祭山川序。原本其警夫四方之使與下空十五字。　以俟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曾巽堂南歸序．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原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贈崔兵部序．往督征稅於京城．見天子于灤邸．原本於下、見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原本爲都事下．空三字．以爲然下．察其志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原本是誠難矣下空一字．今不空．
贈陳太初序．原本雖相竝矣下空十二字．訖不悟下空四字．府君輿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俞教授冏里序．原本而勸學之下．後官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送蔡府尹歸里序．聞于天朝．原本于下空三字．今不空．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與京師相近．今皇元．非上意也．是則世祖之明訓．原本輿下、空一字．今下、空
十五字．非下、空一字．則下、空十二字．邇耶下、空七字．今竝不空．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原本編試下空一字．遺也下空九字．愁於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卷第二十四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原本有年矣下．皆朝紳．皆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序．原本請于下、字十字．八表下空三字．後有下、空一字．十月下、
空五字．嘗對下．力事下．始出下．稽首望下．使者傳下．徹于下．俱空一字．維今下．空六
字．今竝不空．
瑞芝亭賦詠序．原本明適承下、空二字．陟降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原本嘉定初下、空一字．餘年下、空八字．宜久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原本郡縣下．空六字．在是下、空九字．遣使下空一字．通達下、空二字．上于
下、空四字．況於下、空一字．必曰下、空十三字．今竝不空．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原本於下空一字．今不空．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原本在昔下．達於下．俱空一字．必遣下、空二字．今竝不空．曰雲南．鈔本同．
案下云最遠者莫如雲南．此當是四川誤文．然無他本可證．仍之．維世祖．原本維下空八字．今不空．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原本亦難矣下．空十五字．承詔承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朱君美序．原本至仁宗．至下、空二字．而聖天子．而下、空十四字．維昔下、空四字．君美以下、空十
字．楀官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原本獨于下．歸入下．竝空一字．今不空．楀初一見之．楀、原本誤物．鈔本作楀．
今改．
送劉生歸鄉試序．原本既久下空十五字．時來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送陳仲剛序．今朝廷下詔．原本今下空五字．今不空．
送洽師歸吳序．見其稇載以歸．稇、原本作稛．鈔本作捆．案說文．禾部．有稇無稛．稇、絭束也．齊語．稇載而歸．

韋注、稇、絭也．玉篇、稇、成熟也．手部．捆、取也．齊、等也．織也．抒也．纂組也．是稇从囷得聲．聲轉爲苦本切．非
从困得聲．爲古稇載正字．至玉篇乃專訓成熟．而手部別出捆字．爲捆束義也．序文作稛．其爲稇誤顯
然．今改．

卷第二十五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且請之以詩．鈔本請下有繫字．案碑文云．葉蘇君倬志經始．且請之以詩．無繫字
亦賸．似非脫文．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原本證合下、空四字．維我下．空十字．今竝不空．
奉化州三皇廟碑．原本曰職下、空二字．今不空．
衢州重脩三皇廟碑．原本三皇祠下、空十五字．僉曰下、空十二字．今竝不空．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原本于是下、空二字．敷奏下、空十字．七月下、空七字．今竝不空．
徐州呂梁神廟碑．原本余官下、空一字．昔世祠．昔下、空十四字．以行下、空二字．赫赫下、空十三字．
萬年下、空四字．今竝不空．
奉化州開河碑．原本至州曰下、空八字．宜承下、空一字．今竝不空．碑陰梁家灘下．空二字．今仍空．
許州衡居去思碑．原本七月下空十二字．今不空．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口、鈔本作屯．望其儀于天
朝．原本于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華嚴寺碑．原本在憲宗．在下、空六字．時則下、空十二字．庚申下．建國建下、俱空一字．民則下、空
十五字．將成下、空九字．陟方下、空十二字．若曰下、空七字．逃脩下．冥福下、俱空一字．其
以下、空九字．在世祖時．在下、空二字．傳旨．傳下、空一字．維聖人維下、空六字．旨矣下、空十五
字．在是下、空一字．得見下．於赫下．俱空十四字．如埃下．空十字．暨于下、空六字．維皇維
下．兆民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興福頭陀院碑．原本齊梁下、空十三字．志游下、空一字．今竝不空．大德下、空一字．今仍空．見于下．
事於下、俱空四字．皇帝下、空十四字．悉以下、空七字．翠公下、空六字．今竝不空．

卷第二十六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銘、原本無．鈔本同．案目錄碑下有銘字．後神道碑下皆然．此脫．今補．原本密
自下．十三年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資國院使贈中書左丞鴈義郡公神道碑銘．原本二十九年下、空十字．今不空．陳公下、空二字．今仍空．
軍伍下、空二字．宣上旨宣下．受上旨受下．前曰下、俱空一字．六七返下、空十二字．必忤
下．公驛下、俱空一字．以歸下、空八字．征韃寇下、空一字．十一年下、空四字．至大元年下．空
十二字．從皇太子從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播州安撫使楊忠宣公神道碑銘．原本職方氏下．成人下．請降下．六年下．以進下．兩被下．

預御宴預下、俱空一字。相當下、空二字。天賦下、空四字。安撫使下、空一字。又安撫使下、空二字。以請下、空一字。效誠下、空十一字。恪事下、空一事。今並不空。

漳州路同知贈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原本變于下。請于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李術州神道碑銘。原本至憲宗。至下、空十二字。民見下、空一字。昧死請下、空七字。遠近下。見于下。給事下。預脩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東昌路同知龔公神道碑銘。原本丙辰下。空十字。泰定元年下、空七字。今並不空。嘉議大夫下。輕車都尉下。姚某氏下。季曰衛下。並空二字。適汝上李下、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二十七

同僉太常白公神道碑銘。原本至元中下、空四字。大夫見下。會詔畢會下、俱空一字。薦于下、空三字。今並不空。辟楙下、空一字。今仍空。

贈翰林學士馬公神道碑銘。原本見知于下、空七字。大父某下、空十四字。而習焉下、空二字。薦于下、空七字。以國語對下。文正公侍下、俱空十三字。精鑑下、空十二字。今並不空。

翰林學士承旨永國閻文康公神道碑銘。原本數文下、空一字。廉訪使下、空六字。詔于上都下、空五字。召公上都下、空七字。今並不空。遙授平章政事。授字漫滅。今據鈔本補。侍養下、空二字。罷尙書省時下、空一字。謝不能下、空十三字。宜勿強下、空五字。益稱下、空四字。弊壞下、空十五字。受知下、空四字。有加下、空十四字。請于下、空一字。維我下、空十四字。薦更下、空八字。今並不空。

周瑞州神道碑銘。待次歸里。原本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與之言論傾倒。鈔本與之下有遊字。

贈吏部侍郎郭公神道碑銘。原本卒于下、空一字。今不空。壽蚤卒。壽、鈔本作濤。案上名湜、濤俱从水。壽當是寫誤。

王氏先塋碑銘。原本將行下、空十三字。由上京傳下、空一字。克稱下、空五字。魯公曰下、空三字。又附下、空一字。陛下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由亳投汝。亳、原本誤毫。鈔本作亳。今改。始事下、空一字。以矜下、空六字。今並不空。

邢氏先塋碑銘。銘原本無。鈔本同。案目錄碑下有銘字。今補。原本父子俱受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任氏先塋碑銘。原本居寬居某某字空。今仍空。振于下、空二字。今不空。

卷第二十八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公墓誌銘。原本知下、脩下、俱空一字。人對下、空二字。事世祖事下、空九字。事陛下事下。於是下、俱空七字。見世祖見下。感動下、俱空八字。而世祖而下、空九字。維我下、空五字。今天子今下、空九字。今並不空。

宣寧郡侯劉公墓誌銘。原本莫能稱下、空一字。俾見下、空十二字。壬子春下、空八字。岳習下、空一

字。致事下、空五字。幼事下、空一字。巍巍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楊府君墓誌銘。首次以富。鈔本以下有壽字。案首當作壽。此與鈔本疑俱誤。無他本可校。仍之。鈞名摯譽。鈞、鈔本作鈞。其受氏爲武夷楊氏。受、鈔本作舅。誤。銖黍尤耀使善裕耀、鈔本作恂。

陳縣尉墓誌銘。原本末幾下、空八字。今不空。

靜淸處士史君墓誌銘。學者應格則得求嘗于其人。鈔本得下空一字。原本不空。案文義疑有脫字。邇後嘗題有之。邇、鈔本作爾。

卷第二十九

浦經歷墓誌銘。原本君諱椿字下、空二字。今仍空。薦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司天管勾焦君墓誌銘。金汰武時。汰、鈔本作太。案汰武不可解。鈔本疑汰爲太。遂改作太。不知惟晉時蜀成以太武紀年。金無此年號也。汰武或是泰和。以聲近而譌。又誌文下云。始著進士籍。則汰武時或是去兵戎。始與科目耶。無他本可校。仍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原本其所爲詩文也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原本卒於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承徽至下、空一字。今不空。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原本時爲下。貴也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河間淸鹽使郝君墓誌銘。原本弱冠事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翰林學士承旨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原本其最傳于朝者曰下、空十二字。追諡下、空八字。太祖開下、空十三字。預脩下、空六字。定武宗定下、空八字。親享下、空九字。始天兵始下。同受下。歸于下。請于下。俱空一字。今並不空。

贈特進饒國吳公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原本至大三年下、空十二字、奉制書奉下、望闕望下、俱空一字。壽八十下。皇帝還下、俱空十一字。請予下、空一字。戒其子侍下、空七字。允踐下、空十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

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原本歲率如是下、空十四字。二十四年下、空一字。天錫下、空十四字。緊帝之功。緊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許世茂墓誌銘。原本上計下空一字。寵渙下、空十五字。以稱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史景賢墓誌銘。出別語於宗親。原本語字漫滅。今據鈔本補。時宣下、空一字。今不空。

孔明遠墓誌銘。原本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適山陰王墉。原本適山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僉事范君墓誌銘。原本爲掾中書下、空十五字。黃巖州下、空四字。過元泰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鄭照磨墓誌銘。承之兢兢。兢兢、鈔本作兢兢。案說文。兄部。兢、兢也。从二兄。二兄兢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兢、敬也。玉篇。兢、冀微切。兢兢、戒愼也。說文云。兢也。兢同上。見說文。是兢兢一字。原本爲正。

教授袁君墓表。今天子興文。原本今下、空九字。今不空。

眞定安敬仲墓表。原本流俗下、空二字。今不空。

田氏先塋記。原本輿柄交下。鄧歸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高夫人葬記。原本至大四年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一

周夫人墓誌銘。原本天風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方夫人墓誌銘。原本以事狀來下。始光游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盧母王夫人墓誌銘。原本延祐二年下、空十字。其子某來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侯母王夫人墓誌銘。原本父珪仕下、空十四字。悉如下、空一字。實聖天子實下、空六字。伯嚴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定水源羅師塔銘。原本柄先曾大父柄下。院曰定水下。伯父賓州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延慶入法師塔銘。原本延祐下、空一字。今仍空。如矢必鵠。矢、原本誤失。鈔本作矢。今改。

廣恩仁法師塔銘。原本于時我下。越公治下。賚楊夫人禮賚下福下。臨安下。大師與下、竝空一字。今不空。閩歸胡壽。壽、鈔本同。案說文玉篇山部皆無此字。集中屢見。義與奧同。奧與墺隩通。易土爲山。當是越中俗字。此存原本。餘竝作奧。應公言然下。廣恩崇福下。伯祖吉州下。竝空一字。今不空。二十有下、空一字。今仍空。

戴道士墓誌銘。原本有桃源宮下、空一字。今不空。

通眞觀徐君墓誌銘。原本陟降下。李公某傳下、俱空一字。開府公入下、空十一字。亦以下、空一字。赫赫下、空十四字。今竝不空。

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趙公行狀。原本知下、脩下、俱空一字。知南外宗正事外下、誤空一字。今竝不空。丞相巴延公。巴延、原本作伯顏。今改。告於下。驛來下。見於下、俱空一字。上京下、空八字。自鄂之來下。皆弃初下、俱空一字。私擅之罪下、空六字。而寢賓疏下。變異下。上公自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後平章政事博果密。博果密、原本作不灰木。今改。不能自奪下、空七字。人益知下、空二字。皆請于下、空一字。公時至下、空二字。以公居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太傅薊國梁忠哲公行狀。原本爲左丞時下、空一字。給事下、空八字。同見下、空十三字。後當貴下、空二字。今竝不空。遂使從東平忠獻王安圖。安圖、原本作安童。今改。二十九年下、空十五字。致事下、空七字。某當如下、空五字。北京下、空三字。獄中下、空九字。乃悉下。通負下。嚴奏屢下、俱空一字。大德初元下、空九字。一繩下、空一字。會上會下、空二字。踰年下、空四字。上京下、空十一字。不敢對下、空二字。九月下、空一字。再觀下、空六字。侍帝侍下、空七字。轉上書、

稱下、空五字。十餘年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翰林承旨王公請謚事狀。原本載與來下、空一字。今不空。至元十一年、原本作二十一年。鈔本無二字。案下年數次第甚明。此誤衍。今刪。丞相巴延出師。巴延、原本作伯顏。今改。渡江下、空十一字。今不空。考纂目錄宋史異日必脩纂。原本錄宋史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歸于下、空一字。今不空。承相齊國公和爾果斯。和爾果斯、原本作和禮霍孫。今改。下同。詞直下、空三字。今不空。丞相阿哈瑪特敗。阿哈瑪特、原本作阿合馬。今改。少卿下、空四字。陛辭下、空一字。今竝不空。故相僧格被公命。與故平章舊公博果密檢覈燕南逋負。僧格、原本作桑哥。下同。博果密、原本作卜忽木。今竝改。翰林侍下、空一字。三十一年下、空十三字。升遐下、空十二字。次定下、空二字。命譔下、空十二字。纂脩下、空十四字。柳林下、空七字。昔奉下。七年下。承旨承下。復脩下。遭逢下。里士下、俱空一字。服衆下、空十二字。尊謚下、空四字。公譔下、空十二字。太祖下、空十四字。正月譔下、空二字。公在下。凡累朝凡下。竊惟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李司徒行述。原本有以其名聞于下、空三字。將歸下。翰林承下、俱空一字。侍御史下、空十五字。題因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澤國鄭忠宣公行狀。原本攜見於下、空十一字。死難下、空十字。十九年下。明年從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鄭制宜死。鈔本脫宜字。案制宜卽忠宣之名。元史作爾父死難。謂鄭鼎也。鼎謚忠毅。行狀前亦云忠毅遇寇死難。此云制宜。誤。歸還下。春攜如上京春下、俱空一字。奇功下、空三字。公入辭下、空八字。汙乎下、空六字。至和下、空七字。其衆下、空四字。鉅創下、空一字。入言于下、空十字。慇厚下、空五字。今竝不空。

特封饒國吳公行述。原本玄德扈下。張公入下、俱空一字。歸省下、空十二字。七十下、空十四字。玄德奉下、空一字。八十下、空二字。天子遵下、空十三字。復降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卷第三十三

西山阡表。原本我大父我下、空一字。是爲下、空十二字。癸亥下、空六字。會稽郡伯下、空一字。慮于下、空九字。史夫人卒下。病且革下。幼子下。于時下。而大父而下。語曰下。緊汝下。疑丞下。紹定四年下。悉以下。開國子下。維我下。而先處州而下。合葬焉下。太保下。魯國夫人下。衛國公下。齊國夫人下。越國公下、俱空一字。入皐元入下、空三字。孫女一下。由越公始至于大父。由下、于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甲子下、月下、竝空一字。今仍空。

先大夫行述。原本贈少保下。以逝下。坐廢下。周國夫人下。以越公以下、僅失下。先子下、竝空一字。今不空。復奏爲沿海制置使參議官。原本置字漫滅。今據鈔本補。居無何下。程公卒下。五十有四下。不敢受下。調官下、竝空一字。今不空。太平州判官下、空二字。今仍空。痛惟下、空一字。今不空。

師友淵源錄．原本張卽之條、善本下．胡太初條、同其父下．應文煒條、已去下．吳淩條．嘗薦下．陳蒙條、夜別下．程鉅夫條、時奉下．謝昌元條、入朝入下、俱空一字．靑陽夢炎條、仕元朝仕下、空七字．留夢炎條、事見下．薦先子薦下．趙與羆條、與先子與下．宦京師宦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先夫人行述．原本于先夫人于下．每侍下．又曰下．與汝下．汝祖母汝下．病瘵下．是月下．捐館下．無祿下．大門下．無此客下．謝公下．三十有三年下．慈溪與之原下．府事下．衞國公下．越國公下．通仕郎下．與先夫人與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亡妻鄭氏事狀．原本不復出仕下．注目不聽去下．癸酉歲下．兵難作下．無聞言下．散燬下．而我下．振楨下．從宦下．是爲下．曾孫下．嫡孫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外祖母張氏墓誌．誌、原本作記．案目錄作誌．文後云謹誌．則記爲誌誤文明矣．今改．原本次卽下．歸于我下．貴顯下．多留下．又未幾下．育之下、竝空一字．今不空．排斥詬詈戶之戶．原本鈔本同．或改尸．案宣十二年左傳．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杜注．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阮氏校勘記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尸作戶．是也．按漢書王嘉傳注．李善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竝同．錢大昕跋余仲仁校刻左傳本云．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遊御史巾箱小本．俱作戶字．又顧氏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庸齋李紳傳．懼大璫．戶官道．東馬不敢前．皆此意也．據此則左傳尸爲戶誤明矣．誌文本此．或改非．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空三字．今仍空．葬于下．空一字．今不空．吾不知易何圖可合．原本知易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以孤兒傳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四

徐師顏傳．原本至元十四年下．其子華留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蕭御史家傳．原本入京師入下．是知下、竝空一字．今不空．我輩何自．自鈔本同．疑作事．至元二十八年下、空五字．改元下、空二字．奉詔奉下．迎詔迎下、俱空一字．前聞下、空三字．卻立曰下．願聞下．款附下．授詔授下．讀詔讀下．皇帝下．皇太后下．皆本朝地皆下．會詔會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海南都元帥色徹肯色徹肯原本作薛闍干．今改．有詔有下．言非下．留京師留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孫孝子傳．原本上其行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韓威敏公家傳．原本發都爲下．空一字．今不空．遼春大王鎮遼東．遼春、原本作塔察、今改．告于下、空十二字．今不空．姜衞國王領兵．姜衞、原本作相威．今改．不得領下、空七字．姑曰下、空六字．莫敢諱下．統屬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嘉議大夫下空一字、今仍空．

玄教宗師張公家傳．原本過之下、空十一字．晏如也下、空七字．幄殿下、空十一字、召見于下、空五字．而奏對而下．北巡下、俱空一字．上與下、空十四字．日月山下、空六字．遂命下、空十三字．

下．其文曰下、空二字．密啟下、空十三字．願殿下、願下、空一字．後上大悟．後下、空四字．奉詔奉下．以進下．刻于下、俱空一字．七月下、空三字．是爲下、空十字．武宗下、空一字．二年下．空十四字．今二帝今下、空八字．今竝不空．丞相僧格敗．上欲相謂勒哲．原本僧格作桑哥．今改．敗下空一字．今不空．謂勒哲作完澤．今改．下同．辭也下、空二字．通惠河下．三十一年下、俱空一字．遣內侍諭下、空九字．善事下、空一字．卽帝位．是爲成宗皇帝．卽下、空七字．爲下、帝下、俱空十二字．祕祝下．皆上皆下．二品下、俱空一字．以請下．八年下、俱空二字．十年下、空一字．十一年下、空四字．還宮下、空六字．時仁宗時下、空十五字．嘉禧殿下．未有對下、俱空二字．遂謫遂下、空一字．文曰下、空十五字．際遇下、空二字．辱璽明．辱下、空一字．不朽下、空二字．七年下、空十一字．遵累聖．遵下．再降下、俱空一字．日月山下、空三字．至元末歲下、空十字．不快於御史臺下．言御史臺下、俱空三字．以翼人下．承詔承下．以璽書以下、俱空一字．泰定二年下、空十五字．在御在下．至于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拜珠元帥出使事實．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文中竝同．奉世祖旨．奉下、空一字．奉承宗旨．奉下、空十二字．皇慶二年下、空六字．今竝不空．且俾往哈喇班第王所議事．至中途．遇額森布哈王．原本哈喇班第作哈兒班答．下同．額森布哈．作也先不花．今竝改．今上所遣．今下、空二字．今不空．阿必實克至是．阿必實克原本作阿必失哈．下同．今改．哈兒班答王下．乃曰有下．取璽書取下、俱空一字．在昔下、空十二字．開在下、空五字．吾欲遣汝詣下、空一字．先王嘗遣汝詣下、空二字．所其下．入朝下、俱空一字．上曰下、空七字．既受下．信于下、俱空一字．維昔下、空六字．嘗諭下、空十二字．奏于下．歸于下．見于下．遺使下．爲語下．書奏於下．拜住入下、俱空一字．今竝不空．

卷第三十五

昭憲元聖皇后謚冊文．原本欽惟下、空四字．謚曰下、空五字．今竝不空．

英宗皇帝謚冊文．原本欽惟下、空六字．謚曰下、空九字．廟號下、空八字．今竝不空

皇后冊文．原本吝爾下、空五字．今不空．

特命右丞相詔．今特命中書右丞相拜珠．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

戒飭曲阜廟學詔．嚴汎埽汎．原本作汛．鈔本同．案文本禮記．當作汎．今改．

試進士策問．延祐五年．原本朕承下、空十五字．今不空．

試進士策問．泰定元年．原本維我下、空十二字．若稽下、空三字．何策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立皇太子告太廟祝文．原本告下、空一字．聿嚴下、空四字．今竝不空．

司天臺祭告氐宿祝文．象緯或淩．原本象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興聖宮上梁文．原本欽惟下、空十四字．拱北下、空四字．今竝不空．

皇太后寢殿上梁文。原本順承下空四字。 紫躡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普慶寺後殿上梁文。原本惟我下空十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六

翰林學士承旨閻復贈永國公。原本維昔下空八字。今不空。
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妻廖氏封邢國夫人。惟儉素足以久安。原本素下誤空一字。今不空。
集賢侍讀學士李偶祖母張氏贈冀寧郡夫人。原本可稽下空五字。今不空。
父昱追封冀寧郡公。惟先朝宜力之臣。原本惟下空一字。今不空。
集賢大學士李謙贈魏國公。原本祚衍皇圖下空十二字。今不空。 疏傳十事之簡嚴。 碑板華夏。原本事字、華字並漫滅。今據鈔本補。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爾哈雅追封太師郡王。阿爾哈雅。原本作阿力海涯。今改。 皇威震龜下空五字。今不空。
中書左丞某曾祖某追封高昌郡公。疏封舊寓。寓原本誤寓。鈔本作寓。今改。
監察御史沙某封贈祖某。原本今贈下空四字。今仍空。
播州安撫使楊漢英贈平章政事播國公。原本效誠下空一字。今不空。
右丞相拜珠贈太師東平王。拜珠。原本作拜住。今改。 覺墮承宗之計。原本墮下空二字。鈔本作承宗。案此用王承宗刺殺武元衡事。今補。

卷第三十七

太傅右丞相巴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原本巴延作伯顏。今改。司下空四字。今仍空。
平章政事康希憲母某氏贈國夫人。原本贈下空一字。今仍空。
呼圖克台默色公主追贈魯國大長公主。原本呼圖克台默色作忽答的迷失。下同。今改。魯字空。今補。說見目錄。 登深下空一字。今不空。
參知政事賈某贈官。皆先帝欲言之旨。原本皆下空一字。今不空。
參知政事趙世延贈曾祖母氏雲中郡夫人。原本母下空一字。今仍空。
集賢大學士張晏祖英追封魏國公。遇眞主之龍興。原本遇下空一字。今不空。
二茅君加封眞君。誠慕深於漢文。慕深鈔本作深慕。
吳全節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原本維列聖維下。 年之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邵靈瑞特追封宗師。女偶朝徹。偶鈔本同。或改踽。案偶字說文玉篇皆無。此本莊子大宗師文。陸氏音義云。偶徐音禹。李音矩。一云是婦人也。或改非。
盧行益贈封眞人。惟簡素者。惟。鈔本作而。 誦赤松中誠之經。原本誦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毛穎逢封眞人。原本維昔下空二字。今不空。

卷第三十八

進五朝實錄表。原本進下空一字。 欽惟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賀冊皇太子表。原本賀冊下空一字。下同。 欽惟下空十四字。今並不空。
賀正旦表。原本欽惟下空十四字。今不空。
賀武宗皇帝登極表。原本賀下空一字。今不空。下賀皇太后表。賀聖節表。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賀皇太后正旦表。賀太皇太后正旦表。賀皇太子受冊牋。賀皇太子正旦牋。賀皇后正旦牋。賀下並同。
賀正旦表。本集 原本推五始之大原下空一字。今不空。
全寧泰寧福慶皇太后尊號冊寶禮成賀皇帝表。原本賀下。 而天子必有所尊。而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賀冊皇太子表。哀溢龍顏。溢原本誤液。鈔本作溢。今改。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表。原本冊下、賀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進仁宗皇帝實錄表。原本進下空一字。 欽以下空二字。 以俟下。 而娛下。俱空一字。 欽惟下空四字。 書後小字伏覩下空十字。 奮進下空二字。今並不空。
又。原本欽惟下空十字。今不空。
賀皇太子正旦牋。集陸 叶皇祖建元之祚。原本叶下空十一字。 敬惟下空三字。今並不空。

卷第三十九

謝王尚書韋弦之義上。鈔本有反覆二字。此疑脫。
回宗人袁慶遠教授。原本伏惟下空十字。今不空。
回交代潘檢閱。白虎觀之談經。原本觀之談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賀吳編脩。編脩內翰上。鈔本有伏以二字。此疑脫。
賀鄧善之脩撰。望鳳隨其臧否。臧原本誤藏。鈔本作臧。今改。 而溫伯輒草廿二篇。溫伯。鈔本作伯溫。
謝程承旨。原本然後爲下空一字。今仍空。

卷第四十

回韓知州。原本彤弓昭下空十一字。今不空。
壽史允叟副樞。別陳下原本空二行。今不空。
埜甥定鄧氏。原本伏承某封下空三字。今仍空。
次女許適趙氏。伏以澳庭甲乙。伏以二字。鈔本無。
瑾請婚史氏。原本某官某封下空三字。今仍空。
趙太祉謝春秋法度編。疏莫捄於衰頹。頹原本誤顏。鈔本作頹。今改。
戴先生釗遺文跋。夫既入墓其學。既入原本作入既。鈔本作既入。案夫既與下是宜爲對文。原本誤倒。今改。

壽國寧師住廣恩疏。維樞庭峯。先而結構。原本維下空一字。今不空。 溥洞下之旨益密。溥、原本誤溥。鈔本作溥。今改。

儀師住天台飛瀑寺疏。拾枯薪而燕茗。拾、原本誤捨。鈔本作拾。今改。

卷第四十一

進郊祀十議狀。原本柄近率下、空十三字。 拜命以來。拜下、空一字。 上報下、空二字。 思念下、空十五字。 實惟下、空一字。 備皇朝之禮。備下、空十三字。 翰林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昊天五帝議。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鈔本作何憂不能風雨節寒暑時。案禮記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前已引此。復本其義爲說。不妨少異。非誤易也。仍之。

祭天名數議。則歌哭而請。哭、原本作笑。鈔本作哭。案周禮春官女巫文作哭。原本誤。 不若鄭氏之置疑。鄭、原本誤毛。鈔本作鄭。今竝改。

圜丘議。篇末注。地示出下。鈔本空二字。原本不空。案地示上當有方丘二字。

郊不當立從祀議。王莽之政也。 此又不得混而爲一。原本也字、而爲字、竝漫滅。今據鈔本補。

國學議。而國朝國學定制。原本而下空一字。今不空。

脩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是則先朝屢命。 獲際聖朝。原本則下、際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第九條宰輔拜罷錄。原本作宰輔拜表罷錄。鈔本同。案宋史藝文志范仲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表字衍。今刪。 宰輔編年錄。錄原本無。鈔本同。案藝文志徐自明宰輔編年錄二十卷。今補。 末條稍能記憶。憶原本誤臆。鈔本作憶。今改。 原本以稱下。 翰林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二

大都鄉試策問。原本無泛冗敝下、空九字。今不空。

會試策問。我國家隆平百年。原本我下空一字。今不空。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第六條。子般之例見之是也。見、鈔本作兒。案公羊莊三十二年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之。穀梁傳云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此公穀稱子例也。作見是。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第二條。問叛晉而起楚師。楚原本作曹。鈔本同。案左傳是起楚師。 第四條。問與楚椒秦術無異稱焉。 與楚椒秦術之使。楚原本竝作曹。鈔本竝作楚。案下答詞即云吳札楚椒。此誤。 答。不攻而自破矣。攻、原本誤攷。鈔本作攻。今竝改。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第十二條。至若見危忘身。忘、原本誤亡。鈔本作忘。今改。

答高舜元十問。第九條。楊文公。楊、原本誤揚。鈔本作楊。今改。

卷第四十三

祭李南山讜言齋疏。讜、原本誤讀。鈔本作讜。今改

祭胡梅磵先生。訪先子於城南。原本訪下空一字。今不空。

祭戴先生。承先子之命。原本承下。 愛久下。 往歲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楊內翰文。知制誥同脩國史。原本知下、脩下。 鋪宣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王鶴山承旨。原本晚歲在下。 明有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吳饒公。原本書來下。 實多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黃仲正。原本維我下。 與酬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袁府君。原本維正獻之模範維下。 謁立下。 陟帝廷陟下。 優乎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祭張宗師。原本際遇下、空一字。今不空。

祭外祖。原本淳祐辛亥下。 我外大父我下。 維嚴州維下。 歸庭州歸下。 昧昏下。 丙寅下。 三十有三年下。 久宦下。 以上恩以下。竝空一字。今不空。

己未封贈祝文。原本蘊率下、空一字。今不空。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原本今祗承下、空一字。今不空。

追封祝文。原本叨塵二品下、空十字。今不空。

立碑告墓祝文。尙皆之澤。原本尙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卷第四十四

放生池祝聖文。原本恭惟下、空十四字。今不空。

史文振字說。佐上聖合寓縣。原本佐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五

臯姑魯國大長公主圖書奉教題。原本奉下、空三字。今不空。

魯國大長公主圖書記。原本三月甲寅下、空八字。 其王府之寮寀。其下空一字。今竝不空。

卷第四十六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襲賢臣頌後。爲國朝史官。原本爲下空二字。今不空。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厥今皇圖。原本今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定武禊帖不損本。第五條。性命可輕。性、原本誤姓。鈔本作性。今改。

書梅聖俞詩後。敬觀詩帖。精思以求。原本帖精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而其文詞詔示于後。原本詔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題子昂書靈寶經。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褚、原本作楮。鈔本同。案當作褚。今改。

跋富韓公帖。韓、鈔本作鄭。案宋史富弼傳。弼初封祁。後改鄭。進封韓國致仕。韓是從其最後之稱。作鄭非是。

跋蔡忠惠帖。深潔有清介之氣。原本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陸放翁答杜贊良求試牒書.試牒、原本作牒試.鈔本同.案文中作試牒.目錄亦作試牒.此誤倒.今改.

卷第四十七

題定武損本.當宜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　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進.覆原本成有

旨從薛嗣六字.師成暮夜亟以六字.並漫滅.今據鈔本補.

跋玉簡觀李後主牒.宋史特諱不言耳.原本特諱不三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李成寒林.余留京師.　導尊號玉册.留省中.原本留下、導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題李伯時馬性圖.原本惟我下空十五字.　不足以稱下、空十三字.今並不空.

書滙修堂往還尺牘.原本始曾大父始下.　後伯祖通判後下、判下.　郎省下.　而越公而下.　歸里下.

　將軍翠峯詩後.徵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行、鈔本作紀.案疑當作存.　原本梢曾大父梢下.　射譜

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發正獻公薨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八

書張忠烈王傳後.樂德植學以自表著.原本以自二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原本客京師.客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原本于時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原本書讀下.　虞嶺下.　來京師來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吳景山樂府.原本佐金陵闢府時下.　博士下.　椭客下.　并志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黃彥章詩編後.空弮恣睢.弮原本作弮.鈔本作拳.案此本漢書李陵司馬遷傳張空弮.致司馬遷傳注.

　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弮音丘權反.讀者迺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

　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據此當從鈔本作弮.然空拳二字不根.又違跋文所本.弮為俗字.其為字形

　相涉而誤顯然.今從漢書改.　原本椭來下.于吳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原本北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原本靖念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鄭魯公全抽齋銘後.原本念昔下.　椭以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原本此殆其遺意也下、空一字.今不空.

吳饒公制書跋.原本斯近之矣下、空十三字.　使知下、空十一字.今並不空.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民益憰憒.原本誤墮.鈔本作憒.今改.　原本來京師來下.　以自便下、並空一

字今不空.

書余國輔詩後.下於唐.鈔本作下迄於唐.疑此誤脫.

書杜東洲詩集後.原本觀光於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四十九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原本十年下、空三字.今不空.　朝廷作圜丘.圜、原本誤圖.鈔本作圜.今改.　原

　本陳于下、空八字.今不空.　唯諾惟謹.諾、原本誤諸.鈔本作諾.今改.

書淩生功課曆後.原本無以五十百步為也下、空三字.今不空.

書虞伯生從子畳登字說後.原本同官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游京師.原本游下、空一字.今不空.　故余力敍詩學之源委.力、鈔本作歷.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阮公服常白.白、鈔本作曰.案服當作服.白字似不誤.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藝講經書.間以進士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題何子方丹書後.子方鈔本同.文中作大方者二.而目錄亦作子方.疑誤.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居京師二十年.原本居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原本預修下、空六字.　思播楊侯下、空一字.今並不空.

書葉信公家禍後.原本嘗獲讀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說齋唐與政.齋、鈔本作齋.

書楊御史奏藁後.原本方今下、空八字.今不空.

書赫合哩通甫詩後.赫[illegible]哩堯臣.赫合哩、原本並作紇石烈.今改.

書鄒伯常經歷黃鶴樓水龍吟後.原本後回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張子仁少監廣譜後.而京師從以羨.原本而下空一字.今不空.

卷第五十

跋正肅公手澤.吾宗由宋仁皇時.光祿公較與薛符縣丞同舉開封.原本時下、丞下、封下.　兵變下.　薛

　符孫下.　是生下.　而光祿公而下.　至正獻公至下.　辛丑第下.　衛公之子下.　越公從下.　受

　學于下.　癸卯歲下.　於是見之下.　正肅公見下.　還里曰下.　曰大賓同知曰下.並空一字.今不

空.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原本則曰我下.　見吾下.　中散公下.並空一字.今不空.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題注慰區區之所期待.慰、原本誤尉.鈔本作慰.今改.

跋汪龍溪外制草.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遠道.原本感泣不幸四字漫滅.今據鈔本補.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觽觿之基已萌.基、鈔本作機.

書蒲傳正左丞帖.原本遂以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此籤標光皇手題.標、原本作摽.鈔本作票.案說文、手部.摽、擊也.玉篇同.木部、標.木杪

　末也.玉篇云木末也.顛也.又摽舉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玉篇同.原本鈔本並誤.今從玉篇改.

跋顏眞卿誥.原本後入祕書省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荷作九華臺賦後，來京師，原本來下，空一字，今不空。

跋吳丞相與京湖帥贈陳淸敏帖，原本嘉定十一年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世綵堂雅集詩卷，覽先邵公之遺墨，原本覽下空一字，今不空。

題欒生詩卷，則亦有徑庭矣，庭原本誤廷，鈔本作庭，今改。

書吾子行篆書陰符經，而吾子行復書之何耶，吾原本竝作吳，標題或改吾，文中未改，鈔本竝作吾，案目錄作吳，鈔本亦作吾，攷輟耕錄，吾子行名衍，太末人，工篆書，或改是，今從之。

題雲岡圖詩卷，原本而久居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原本將泰預于下，空一字，今不空。

書大般若經闕後，至皇元泰定甲子，原本至下，空十五字，今不空。

書禪林備用宗達摩之學，摩原本作磨，鈔本同，案維摩、曇摩、馱摩、達摩等字，古皆从手，又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又宋史藝文志有達摩血脈一卷，僧慧可達摩血脈論一卷，正作摩，原本鈔本竝誤，今改。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原本用潛師住清涼下，空一字，今不空。

靜修先生文集

劉因著

元史本傳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敎武校尉隴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愼。愼生乘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乘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眞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敎授眞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敎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敎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敎近侍子弟。恂卒。乃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君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敎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敎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癘。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元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詩書始。是集之鮮傳也。其何怪夫遺憾於學者哉。李君、文雅介直。無愧公鄉。宜其汲汲於是。君又欲求所謂精義者、幷刻以傳。且申從祀之請。其意可謂勤矣。吾尤嘉其成。因幷書之。無錫邵寶敍

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文集若干卷。川浙嘗有刻。歲久鮮傳。有志誦讀者、蓋深病之。戶部主事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刊。歸公書院以惠學者。比會實於濂溪新祠。具語其故。且屬爲序。實爲諸生時嘗觀是集。輒讀公傳而夷考其世。蓋自守伊閩諸君子後、以儒稱者。未能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略見之。及夫聞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實之評出焉。其識與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艾。其造於道者深矣。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公兩生四皓。世以爲名言。然兩生實漢以德。四皓實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涉焉獨存。再徵再辭。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尙奚以他求爲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靜焉爾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焉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能與山登海蹈。未盡其憤。顧乃敢爲危行而不敢爲危言。嗚呼、秦人、非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之爲變。於是益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世。固有不假言而知公者。況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有四書精義、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壁立萬仞。而洞觀千古。蓋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實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公沒之後。歷勝國至我朝皇明二百年間。建請從祀孔廟者、無慮數十。最後教諭李仲、言之尤力。此固天下後世之公論也。孟子謂尙論古人。必自

元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

皇帝聖旨。裏江南湖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郎。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視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造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儒。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鈔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項上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以上施行。須至牒者。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希聖解
敘學
河圖辨
中字象
節象
太極圖後記
積善記
讀藥書漫記二篇
說
唯諾說
唯諾後說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懸齋說
皐甫巽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勉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陰符經集註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內經類編序
送張仲賢序
送郝季常序
送蕭良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賜杖詩序
郝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庫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記
宣化堂記
歸實菴記

何氏二鶴記
馴鼠記
鑒藏古器記
輞川圖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退齋記
講齋記
種德亭記
樵菴記
遊高氏園記

卷三

書後題跋

書鷙鷥圖後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跋朱文公䟽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書康節詩後
題高允圖後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題畫生平叙模本後

書

與政府書
與王經略
與趙安之書
又
又
與郭子東書
辭趙教授就師席

書示瑒醫
答田尚書
答何尚書
答張推官
答王判官
答門勸農
答仲誠問干支
答醫者羅謙父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提學疏丁亥正月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緣疏

卷四

記事

敍節婦賈韓氏事
武遂楊翁遺事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武强尉孫君墓誌銘
新安王先生墓誌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孝子田君墓表
洛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白雲辭二章

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弔荊軻文
告峨山龍湫文
祭張御史文
祭王利夫文
祭楊待制文
祭王達才文

銘贊

王孝女墓門銘
友松軒銘
神農畫像贊
選翁眞贊
應泉眞贊
田先生眞贊
可庵道士眞贊
王允中眞贊
郭安道眞贊
張大經畫贊
書畫像自警

賦

橫翠樓賦
苦寒賦
渡江賦

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韓魏公祠
燕平學仙臺
黃金臺
張燕公讀書堂
過瀛王吟詩臺
龍潭
招飲山亭
西山
池上
獨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鶴
集陶句二首
晨起書事
偶書
遊天城
遊源泉
玉溪精舍
隱仙谷
遊冀水庵
題黨寒亭
泛舟西溪
會飲山中
春雨
雪花酒
種松
詠梅

白遠
玉簪
瓊花圖
八月十六日望
四皓二首
嚴光
權節婦詩
燕歌行
吳山夜雪圖
白馬篇
答樂天問三首
代來使答淵明
幽窗
寓意
又二首
有懷
獨酌

月下獨酌
書堂谷晏坐
九日登洪崖
遊龍宮
登聖庵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秋晚登西山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濺巖
　飛泉亭
六華峯
寄宋生

送劉校書回
李伯堅宣尉荊南
凡物
植榴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地黃
　甘菊
　薯蕷
　黃精
郭翁詩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李從事北上
行家園藥畦
種芋
蜀葵

重遊北溪
呈保定諸公
擬古三首
秋夕感懷
匏瓜亭

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明妃曲
漁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
飲後
西山

登荊軻山
薛稷雙鶴圖
幼安濯足圖
采菊圖
歸去來圖
翠翠軒
山中
飲山亭雨後
巫山圖
李賀醉吟圖
後賦赤壁圖
陳氏莊
采石圖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宋理宗書宮扇
續十二辰詩

送徐生還家
畫吾王翁畫像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宋理宗緝熙殿硯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金太子允恭墨竹
白鴈行
渡白溝
過易州登西樓
登鎮州隆興寺閣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七門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嚴陵圖

趙生水墨虎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蠻製香爐絕巧持以求予詩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翠翠軒觀太常火
雪浪石
煙霞觀鶴巢松
病餘詩卷
明河秋夕圖
美人
玉簪
荊南送橘
食筍
王君峯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椰瓢
南溪行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元章論書帖
阿寅百晬
友人送枳朮丸
記夢二首

雜言

觀雷溪
遊郎山
掛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6

清江曲
先天褋硯詩
示孫諧
早發高鼎口號
送圖贊許潤甫還燕
贈寫真田漢卿

卷八

詩　五言律

除夕
曉上易臺
登武陽城
鄚郡南寥懷古
滿城道中
夏夜
重遊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二首
生日
虞帝廟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白菊
水亭夏日
野興
秋懷
雜詩五首
早發潘上
偶書

宿田家
半世
重渡滹沱
恆山樓
登鎮州陽和門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文章
一身
周郊
上塚
書堂旅夜
過堂水望堯山
過舉先
雜詩二首
野興
秋日
山中懷故人
夢採松脂及甘菊
種杞
戲答人送鹿皮冠
觀藥爐自戲二首
題竇氏名方
睦驛詩卷
褚母節孝詩卷
張盤院過
寄彥通
送友生
盧學士按察江東
郭判官按察廣右
張察院分司臨安

送仲常遊北岳
送郝季常赴正陽幕
送成都綸士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何太夫人壽二首
示張源
感事
酬答徐生
旅夜
虞帝廟
登保定市閣
僧令坡道院
寒夜
移甘菊
採野苣
食菰白
酒令
鷓鴣
懷昔
宋道人八十詩卷
鄉人王母九十
寄答顧丈
楊子忠攝管霸州
送尹宰
送成判官
送成從事
寄子東太守
送東海相士
感范女
贈答學者

西市藥隱
獨立
嘉甫從觀王鎮懷孟
集杜句贈王進同彥材
哭松岡先生
哀徐生
爲古論願之母夫人挽章
待其提舉哀挽
名醫張國綱挽卷
劉仲文挽章
哭張之傑
哀郭勸農
頤齋張先生挽詩
寄故人二首

卷九

詩　七言律

春陰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展省後古墟有感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登雄州城樓
夢先壟
宿玉泉村
外家西園李花
入山
晚眺

山中月夕
暮鳥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曉出西墉
南樓
良辰
午睡
新晴
野亭會飲三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讀漢高帝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盆池
水燈
方鏡
西窗
有懷
記夢
捲簾
偶作
高亭
放歌
自適
老岸
世上
穉葉

萬古
老大
山石
人生
夏日即事
冬日
午窗
平昔
冬日
次人韻
中秋
人情
有客
夜雨
現前
上塚
桃花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晨坐
與客會飲野亭
過徐橋
白溝
過東安趙宋先塋
過東安
登武遂城
登中山城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武陽故臺

鄭先生瀆韓太傅墓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
宿華陽臺二首
飲鬪雞臺
寄鄒僧致公房
九月晦日過饒州宿趙徵士皋極道庵
宿趙山人房有懷
宿龍宮
玉乳峯
洪元宮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雙清弈堂遺趾
張氏西園
賈氏溪堂
懇謁山寺
會飲北山
暮春山遊
春日遊山
西山雅會
水北道館
有懷
九日客至
除夕
秋夜二首
新曆
放歌
野興
秋郊
西湖
對菊

憫旱
城樓待雨
溪光亭看雨
積雨
秋霖
次韻閔雨
癸酉大雨次人韻
海南鳥
白海青
燕粟
飲江灘白
薔薇酒
黃精地黃合釀甚佳名以地仙酒
玉柱雙清香
反垂柳短吟
次韻劉尚書尊號禮成
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二首
次韻答范陽郭生
次韻答趙君玉
傳友和壽予詩以韻答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次韻答張夢符
寄張之傑
寄友通
示彩鱗
示有寄
付阿山驢
送董巨濟尋親
送人宦灤西
送人宦吳中

張仲賢董尉淮東過余山中留別贈詩有見定交之意云
郭太守提舉松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士
贈趙丈八十詩
贈鄰山劉丈九十詩卷
贈相士詩卷
題贈鄒道人詩卷
渡白溝
涿城道中
鎮州望抱犢山
遊疊玉溪山
擬光孝小憩
留題山房
水門庵
井陘淮陰侯廟
登高有感
樓上
春遊
新秋
秋夕
夜坐有懷寄故人
秋望
秋日有感
凝坐
盆池
虎甲
黑馬酒
賦孫仲誠席上四杯
　螺

荷
桃
橙
以韻即席課諸生東齋詠物七首
　遠山筆架痕字
　折疊簡牌箇字
　梅杖枝字
　竹爐知字
　醉梨寒字
　玉簪香字
　秋蓬空字
西瓜二首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懷郝伯常
濼陽李丈九十壽
壽田處士
何太夫人生日
偶得二首
次韻答石叔高
次韻答劉仲澤
自釋
次韻叩泮宮
哭申也
哭王之才編修
千戶喬侯挽詩卷
孫沁州哀挽
哭母族李濼陽
挽李漢卿

卷十

詩 五言絶句 六言附

明珠穴
潤水舘
石潭
春日
愼獨
散春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鼎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過村舍
村居雜詩五首
蜻蜓

蝸牛
蟾蛤
螽斯
芍藥
牡丹
萱草
薔薇
鷄冠
夜合
蜀葵
木槿

看雲
山亭獨坐二首
偶成
偶書二首
明珠穴
盆池
溪橋步月圖
出花
處士挽章
春露亭書
觀石佛有感
呂洞賓畫像
絶句
鷹圖
商方爵
算盤
題山水扇二首

卷十一

詩 七言絶句

臘梅
讀史評
試筆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寒雨書事二首
九日九飲九首
山行
銅雀瓦硯
寒曉
以杖書雪偶成

仙人圖三首
春景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驕客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一元
新曆
今月
采柏圖
采藥
堯民圖三首
豳風圖三首
觀梅有感
山家
溪上
偶書

西郊
夏日
早秋
春晝
寒食道中
行樂有感
故園寒食
宿山寺
感事
塵園
記夢

己卯元日二首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庚辰元日　首
下山三首
戲判遊山詩卷三首
漫記三首
草亭睡起
寒食出郭
即事
冬暖
可庵
許由棄瓢圖
癸酉書事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穫風月橫披二首
探春
題枯木怪石圖
訓寫真者
夢中題吟風亭壁
題秋景扇頭
月下

金太守允恭墨竹二首
遊隱山亭二首
讀書二首
雜詩五首
癸酉新居雜詩九首
夏境
漫題
漫記四首
感興七首

書事五首
試筆
讀史
讀史評
梁甫吟
寫眞詩卷三首
書點屛巖二首
燕居圖
堯民圖
許由棄瓢圖
夷皓
愛蓮圖
幽人圖二首
高臥圖

學山圖
孫尙書家山水卷三首
郭氏家山圖
雲山晚景圖
春雲出谷橫披
秋山平遠圖
郭熙山水卷
李伯時馬
題劉寶家藏畫冊二十二首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題宋理宗詩卷後
塵尉圖二首
新居
偶書
書睡

睡起
客來
對棊
題樹上
名吾山亭
懷飲山亭
書田舍壁
絕句
山家
山行遇雨
暮雨書事四首
卽事
登樓絕句
山寺早起
萬壽宮館舍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次人韻二首
狂生
悲齋
勉齋
破齋二首
寒食
夜坐鄒唐分賦燈花瓶笙二首
紙帳
謝處士載月圖
昭君扇頭二首
僧惠崇柳岸遊鵝圖
題張氏永慕圖
陶母翦髮橫披
跋遺山墨迹

王君顯縱秋鷹詩卷
朱孝子剖股詩卷二首
雄州止善堂詩卷
王治中新築晃圃
賀康侯舉次兒子
長壽兒子阿延百晬二首
答友人見寄
寄毛得義
寄楊晉州二首
郝生知林州
送翠客還池州五首
送新安田尹
偶讀禮記二首
偶書
天命

雜詩
璉西書感
旱魃
宿山村
宿洪崖觀
大覺寺作
中山道中
大暑絕句
雪嶺過雨
北窗春雪
賀正
人日
春夜
春夜不寐
故園寒食二絕二首

中秋無月
葉落
山泉
鼓城龍湫
煮茶
聞角
見梅
落花
啼鳥
次人喜雨韻
豆粥
戲題李勃聯德高蹈圖十一首
秋煙疊嶂圖
畫攬
梅椿扇頭

題崔氏寫竹海棠二軒
邯鄲欹枕圖
田孝子詩卷二首
雨中聞雲溪不在
贈狂道士
朱君挽章
李隨城哀挽

卷十二

詩　和陶

和九日閑居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乞食
和連雨獨飲
和移居二首
和還舊居

和九月九日
和飲酒二十首
和有會而作
和擬古九首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荊軻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靜修先生文集卷一

元 容城劉 因著

雜著

希聖解

歲丁卯 是月、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妙難發.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卽而探之.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是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睿.孰可希焉.歎我後人.迂哉此言.於是乎吟淸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嘯.哦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級.(原作機)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極之眞、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浯溪.拙翁者也.一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

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手而言曰.願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搢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門無車轍.窮窗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避乎神明之域.與天爲友.與造物爲徒.胡爲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予拒.今予赴之.子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吾語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爲聖人.曰、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爲萬事.終焉而合.復爲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稟.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子修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由思入睿.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棄.而反以我爲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予於是叩首而謝曰.願也.昧道懵學.倥侗顓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剔開茅塞.洞見天君.願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中子、拊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天地間有一淸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久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敍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稷於他故.不能卒成夫敎育英才之樂.故爲陳讀書爲學之次序.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緖.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原本多一堂字)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詠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

之情見乎辭者也。卽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旣開。情性旣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旣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邪業也。春秋旣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識。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剷僞以眞。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强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廓恢愊。然後爲得也。六經旣治。語孟旣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妍醜。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發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績。（原作蹟據文正集改正）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

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瀋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蜮。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浸。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徵許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因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

談論之資。篇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旣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激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撰大元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舊漢。韓子謂其文簡滑澀。蘇子謂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精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古文正集作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黜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無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辭。其至者也。辭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萎茶。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尙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淸刻華峭。莊周之雄辯。穀梁之簡婉。楚辭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

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淸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靡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服人頌。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尙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熾。字畫於士夫間爲末技。而衆人所尙。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

先霈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書學也.正書.書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陽〔原本脫〕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參之以溥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偸生.孑孑以自存.夫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河圖辨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己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尙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爲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爲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爲之者.其圖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旣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爲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爲說.蓋出乎漢儒.洛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卽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爲與易之群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爲有河必圖.至與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闢先天圖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錫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圖.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七.〔原作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其列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同以一爲北方陽氣之始.七爲南方陽氣之盛.九爲西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變而爲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爲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爲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以七爲衍.而九爲元者.亦無不可.然於圖亦安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爲說也.就使洞氏指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亦不必盡以爲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於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離之以九宮矣.蓋不卽以九宮.正爲八卦也.斷〔原作新〕爲九宮之說.與河圖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其於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爲圖.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爲助乎.彼又爲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皆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是少陽而太少柔.其偶者.固書爲方而爲陰.而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故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而皆以十爲書.而九爲圖也.若皆是.而朱子之所取所證者.則關子明也.然彼旣以其書爲僞矣.何獨於此而信之乎.曰.邵子之所謂方圓.兩無一定之指.獨於此則言之甚明.且以六數少陽之十.旣合乎歷紀.而應天之時.而八方並處中爲九.又合乎州田.而應地之方.且十旣翅方.則惟見其圓.九又可以畫方而爲井.而五位旣鈞.則不能爲

九.四偶旣布.則自無所容十.而又書以八十一爲範之數矣.安得謂洛書反圓於河圖.而不指九十之數哉.夫僞關氏之書者.非僞後人之託夫關氏也.蓋僞其書.實關氏之所自作.而乃託之爲聖人之書.異人之旨.猶戴氏之麻衣易然也.且其論.又關氏之自謂也.說者安得從而廢之乎.或曰.劉氏說.託言出於陳希夷.而得之范諤昌矣.然而希夷龍圖.乃以五十五爲說.而范氏八卦.亦以河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之爲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發〔原作發字亦按宋〕謂發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爲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爲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爲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爲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子自爲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以爲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數子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及理.自得爲多.固有如二程之者.然其源言之隱於方士.而發於希夷.爲無可疑.而不必強爲授於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爲之諱也.若言希夷之學.則當以邵學爲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爲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原作偶〕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僞而攻僞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夷.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撮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於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原本無者字〕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而易之爲書.所以首乾坤.中〔原作終〕坎離.終旣

濟未濟。而先天之爲圖。中孚、頤、小過、大過、各以其類而居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敍。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爲者。而謂出於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於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畫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紕繆。又有出於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己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爲卦畫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切之戒。而其爲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敍次之。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爲河之所出、伏羲之所目觀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傳而來者。盡以爲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於己手之所摹畫者。自斷以爲必合乎天之所出。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情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參考。

中孚象

本義於中孚象。則曰能致豚魚之應。小過象、則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小過之初六飛鳥以凶。則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蟲之孽者、以釋之。予謂於其凶以孽言。則所謂吉之應者。疑其爲致禎祥也。然嘗有問朱子豚魚之應。謂或致豚魚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爲然。亦不知其所謂應者。又將何所謂也。或曰、頤、中孚、皆有離之象也。離則有水蟲之象焉。故在頤則爲靈龜。在中孚則爲豚魚。是特取其象焉爾。非必謂其實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獨信及豚魚之旨昭然甚明。其吉將不在夫豚魚。而在夫此者。則可〔原作不〕得而知也。孫仲猷筮遇中孚不變。求余說以告。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爲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爲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爲節。於節則爲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爲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爲亨與貞、則異。渙、卽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事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爲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爲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

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爲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象辭占。故爲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原作所。據文類改正。元〕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原作亦以。據文類刪以字。元〕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加無極之實。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原作之。據文類改正。元〕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辟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註釋。則復云、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嘗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者。〔原本脫者字〕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櫝蓍記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絜靜精微。絜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

少陽而內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約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獨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諭猶其判合則其萌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變一作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參中和天地人之既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

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討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一十二（原作一據元文類改正）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總乏（原作之據元文類改正）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甚異初一變必約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閒有闕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舒而促八卦相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原作元據元文類改正）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

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氣數卽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兌（原作乾）為乾（原作兌）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揲圖蓍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原作不據元文類改正）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也（原本脫也字據元文類添入）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原作二據元文類改正）十二卽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於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讀書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稟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色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拂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木味酸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纖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說

唯諾說

唯諾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應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諸以承受之者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淸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淸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鵝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雞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爲有無爾。若以爲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蓋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僉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案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徧、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恕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眞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儇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

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養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尙賢。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庸有旣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恕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旣爲題其扁。復以是說刻其左。劉某書。

息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卽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子。陰爲柔。爲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强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爲陰之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息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矯之也。旣長、誤以予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敎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旣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爵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濡。懦一作予又潛爾也。反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强之始也。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爾獨自能之。予又何敎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敎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祖楊公字勉之、嘗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履文。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遼有錫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者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旣有所承。而名字尙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爲請。予名以鏞、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爲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己〔原作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甫、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眞。董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靜修先生文集卷二

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籩豆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爲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爲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尙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書而已乎。而其義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爲〔一無爲字〕書也。點畫眉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理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慕外爲人之私也。若夫

後世、則眞有不知其姓而類有不知其名。顚倒側繆。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務識楷法書之勤。而求知夫偏旁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孝彝、集凡篆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寧、案、奏、奉、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爲隸者、知以篆爲本。眞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旁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陰符經集註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爲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爲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者。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爲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罪。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必能致夫此。故書以聞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己以眇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恣肆。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彌縫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嘻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原作有.據元文類改正.)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害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元文類無周字.)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考.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鈎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溼.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溼.而溼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溼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宋疑當作)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縱覽之.使人悵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迹.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爲爲事者之所樂

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爲刀筆吏.鄉先生道之合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晚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爲.與其所欲有爲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眞定、諸幕.入而爲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同樂矣.然未眞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概者、以讓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攀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還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嘗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於潁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愼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屯.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己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聾.識者尙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處、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爲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徘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櫂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舉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爲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

謂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巳孤矣。雖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卽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巳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弊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拜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三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盡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羈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恵之可懐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巳矣。榮之而巳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嘗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巳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實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値兵亂。未嘗一日去鄕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尙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强。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巳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樂盈數也。翁、保定郡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鄕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尤爲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鄕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眞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眞。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淸妍。畫家也有淸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龐公恵更名序

故相龐公嗣子公恵、舊名學。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爲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巳孤。而意慘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恵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爲旣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巳。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敍其爲女眞人。其祖石倫、爲金大將。爲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巳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犯。而自絕本根。附於他族。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爲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予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輝、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爲學、初不爲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卽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異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藁。或分有未宜。乃敍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爲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

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況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況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菴君張氏、蘇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藹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寄豪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敍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敍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記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絪縕摩盪。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會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夭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互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王綱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嘻。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威。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諳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訟獄。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偉祿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

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至元庚午十二月朔。易川劉翻謹記。

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庵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磑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予問用他所行。曰、嘗收養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眞人及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樂焉。惟靈居兮大無鄉。旋一氣兮凝寘。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尙不稱老。況軋之尊兮有嚴。其吳執守盧柔兮復處予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城。雲邈邈兮躑躅。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畜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成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夫人、天地之心也。心故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爲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沈於吾氣之中者。雖禽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貓有相乳者。雉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爲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爲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羣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號鑒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罍。其象拱身而垂腹。贏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古器無疑。

而謂其象則饕餮也，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致，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徘徊撫卷而忘倦，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一無之字）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修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其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處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致夫俛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概，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朢日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遠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新，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官（原作宮），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以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無之字）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

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毋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元文類有而字）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斂、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崖必盈，於是乎崖，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雌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忍、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閤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己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覽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迹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疏而不得疏，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緘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事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嘗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需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不爲老氏原作不老，據元文類改正）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泥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原本無如字、據元文類添入）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寧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有（原作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

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癢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竄潛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流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嘗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郎城先生、題以善慶。且爲之記。允中別築亭爲遊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爲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爲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爲有所種者也。就夫棟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予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爲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爲事。使河南時。奏能鎮南郎將爲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爲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古人所不敢爲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爲子孫壽慶之堂矣。二名相因。嘗反覆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贈大經鶴二。蓄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襟懷高亮。遊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雅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攝其理以獨鑑。如黃鳥之喬。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爲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元裳之外。寧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咸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爲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靜修先生文集卷三

書後題跋

書饕餮圖後

饕餮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饕餮、烏得而饕餮。然其所以爲饕餮。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雖欲不饕餮。烏得而不饕餮。以烏得而不饕餮者。與烏得而饕餮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饕餮而得以饕餮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關雎麟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饕兮饕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饕也。孰從而見其饕也。而又孰得而饕餮之也。此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魑魅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晉鼎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即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扶泉而垂腹。鼠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與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喜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鑒鑒，以此而見在物之鑒鑒，我將自此而得以鑒鑒之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眞蹟後

季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漕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敍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敍亦如撰歐陽琟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考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能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眞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燕異。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闢宇宙，渤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巋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泉派別，林焉而萬幹擢，岳之形也。倏焉忽焉，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圜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冕旒，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人。原作入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卽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豈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匐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循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靈之說，蓋爲一髭髮之際、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滹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

一畫卷云，傳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淸妍，畫家也有淸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旣作三詩以辨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頵、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察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涵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淸，畫筆尙餘詩典刑，摩光藏寒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驚，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旣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常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眞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率，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遂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酬悲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逵詰劾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熊寶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逵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題婁生平盤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盤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抔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尙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豈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原作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制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原作日。據元文類改正。）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某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痁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蠢發蓄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原作綱紀。據元文類改正。）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閔。曲爲保全。某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略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遠自數千里外。款我下澤。奉候起居。角巾杖屨。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遊觀。南州游覽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慮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間。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略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栽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苫次。

又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删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叢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寫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卻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册子中所謂河圖辨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遲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執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遊也。近頤孫仲賦。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蠡厭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與趙安之書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嘗作此衛李息盜一節。近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即官舍也。見前漢將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讀。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其張二字。前碑卻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實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無表墓之例。但有誌銘。必一樹之墓表。一理之甚違。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率議大孝苫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慶孚等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澄等。修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瓊翁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瘍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嵎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即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彙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醫.不但費紙.而正偶語之非.唐庾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尚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塋.尚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厚.今在平定臥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覘也.拙婦聞之.殊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即往.誠不敢虛辭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答何尚書

某再拜復.辱書.(原作體)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土.衆所嘉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書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牽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虛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賜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愧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敍.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

門擬坐.蹤迹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獲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疏.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傾四月間見寄詩.其賦敍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藹藹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概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護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答□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喩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絕擢用.某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邑.然道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羈縻.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恆之習之適.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答仲誠問干支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尚彊.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炳然而成.

丁.陽彊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髕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彊髕寅於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忤也。五月、陰忤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舜耆羅謙父

八月二日、驥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日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興奔舅氏喪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精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積緩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尚不敢久視。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來人之傭直也。今日早飯覺。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即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宜。克溫無異此。驥再拜太醫先生侍下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豢（原作豢）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耆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皆士安之苦節。天留鬢齒之半驅、某、忝失師傳。今勞毛事。每慚將過於晚景。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肯來。實爲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聽天之命。置之中庭。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溝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爲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煩臺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先生。益親有道。晚事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修。願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肆。寧不盧鄉國之勸。

發陽紀鳩糧疏

峚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淸修之本。收功有豊歉之殊。終歲徒勞。運年失望。驪廣里巷。共歎樂士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記事

敍節婦賈韓氏事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眞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强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況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强陵豪奪。孰能復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强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縷。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廣、屢爲余言之。始爲敍其大略。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予。輒自壽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擊壤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予曰。予視世俗。惟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略能道予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予。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蓄書與予言。嘗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親所嘗往來當早平。中途遇人奪騎。藉驛傳。乃遠避之。乃反走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壽。予謂其人不免。後果如予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抄掠。身已十餘創。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剸至地而去。是時覺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獸語之曰。能挾鎔、即匠也。援人於生。擠人於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登壽。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浸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廢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擧。今天子以硬月之。籌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尋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覆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齎奮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獲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勳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而先公、則實洗驚棄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値金貞祐之變。即欲應募爲兵。其親戚難之。因逃去。隸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間、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其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貴平山府甲工。從軍滿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況主上晃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歷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旣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遊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叛者。皆力爲營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

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仲、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蹶筋飜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執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鎰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廪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悼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亮、其子拱、撰、振、等。諸孫謙、諧、謹、等以聞。見公佩金虎符。拱、撰、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貴、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更氣通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蓋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尙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諸亦穎悟。予他日又可以考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背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爽。今曄其華。貴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與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瞬一瞬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元鐵符黃金色雲。屏舄裂。辟海翬鑾。有物蕩蕃。再造坤乾。有攔天心。莫拔其然。孰其庇之。孰其實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騫。孰其務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與劉。雲都乎相輩。一代人聞。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驂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尙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府。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其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厳州。國朝兵制尙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設總把。千萬之間

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千戶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冢，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敍先世名迹，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委翰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强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眞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救，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救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殞，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刻碑陰。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厥分裂耶，孰徼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瀕海兮藏鯨鯢，丘壟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一呼，黎山爲摧，强黎是警，罷民之依。彼祥雲墜日，固爲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强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叁寄爵彼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責蒸丹嘉，當一爵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衞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嘗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衞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衞總管淸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藝過人，雖自幼以官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勳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卻敵，攻踏柵先登。至重慶。（原作嶽慶，按巴州以上重慶係嘉江要地，嶽慶在成都西，與地形不合。）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年，李璮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衙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卻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眞州，能遇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壁，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濟，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衞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

[illegible]士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得賞。下濟南，出誤爲賊所俘者數十人死，拜衞率，讓其同列先己，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讐。其衆遂推爲長。後大帥山亦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勳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臥榻不容。白鴈戢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咸竄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拆四衝，當爵以告其先曰：嚮昔牛男，不愧矢蓬。留後復讐，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欒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貴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淵，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兼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莅，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踰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書，既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鎭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家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衞東宮，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聞疾給葬，故事畢舉。既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愼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溍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鵑，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蘊之子賦，次適夫人之族子讓。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爲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壽於懷.時咨家老.作傳惟諸.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
嗚呼忠哉.玆惟公墟.吉貞銘之.過者勿隳.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士.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險.則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寇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寇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鄉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如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匿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積爲符劵.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贖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廡齋廡.庖廚惟備.仍劃負郭良田千畝.贍養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聚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賞.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賚贄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纔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恆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教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衞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潞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霞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衞.紹先.宿衞王府.紹祖.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澤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乖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翔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
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閑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儲然蓋公.公生用齊.謂如貔虎.迹其嬉遊.汴水優柔.
吳墟結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富.宜爾多穀.不遠公阡.大劉銘詩.於戲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即壞亂.其處己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混淘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春蝕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結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壤.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礎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禮.仍關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姑息其非.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傳驛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縣西南衞村.多古塚墟塹.時伏盜其間.公爲隳其高.塡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隳法息錢.例當己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解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解.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事得專於上.不敢得罪於下.必爲爭辨.得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諗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憾.公早歷尋關.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燦焉得腴.彼鄰不知.持以溜水.孰恤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譏.毋用於水.障水以歸.
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大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
公賓水來.公賓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
昔有繇芻.今皆書旅.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旅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予不知力.
彼盜之穴.前據邱隅.公行視之.荊蝕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僕田與我.奪時與我.我以耕以食.於以飽我.
食惟公宜.持以勞公.公曰歸止.他爾扇攘.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
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武強尉孫君墓誌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彊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大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貞祐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鯨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遷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强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眞定武强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貸饑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陞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鎭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奧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鈞、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尙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荄。祗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瀉焉崩離。君闔熙熙。吾幸所賚。一柵之力。徼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稻穱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歆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末制也。人或矯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從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金貞祐七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眞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原作僕。按漢書僕隸也。此用之不合。）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發（原作辟。據元文類改正。）於易山諸砦（原作寨。據元文類改。）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元文類作直禮。）。易之（元文類作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受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郎

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請。文諱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櫱。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皆多是勸。抑不知取貴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巘巘。昔誇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罔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𤇤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亟。至三封股肉以進。瘡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於河內夫氏之塋。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舉之、將誌其善。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銘曰。

觀法於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靈姝。於赫公族。寔取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惸。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闔曰予主。以左以右。寧忘其貴。盡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豹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待。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爲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原作去。據元文類改正。）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原作相爲。據元文類刪爲字。）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乎栽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偷視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

而慚傷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焉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闔。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甦。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窆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賀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袁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殺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蠡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挾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執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遊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事。闢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游談論議。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日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丁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卽衆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鎭先塋。娶汝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龐錄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者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眞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闡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寵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雖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既迹元處。既老而能不

忘其親。雖其天性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迺爲敍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幹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傷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解縣其不擬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鵠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貴、耕於中山安喜陘。號篤行家。君始力學爲士。嘗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鎭定間。開府屬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建額士卒、檢虜俘爲常。君獨不取。權受、田募千戶爲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從者大爲數所害。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尙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擧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闢洛州郡。使得以徜山水悅親盤輿。孫擁孳尊。儀隨御徉瞻眎。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壽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劵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藩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眞定宣撫司諸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浙都轉運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嘗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閟哀或寶。象消息也。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閎豐畜。爲樂闕也。早勤暮歌。時所覯也。彼聳沖天。伸此屈也。有繫孫枝。本惟一也。憎君所學。銘以易也。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并敍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予動靜於我。又曰、嘗聞予言觀於我。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慮歲。至有素疾予如仇讐。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於予者。或以

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悶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熙.字春卿.仙翁羅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植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疾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爲史院編修官.孫哲堂.亦好學.其詞曰.

嗟漓澆兮孰可淳.賦斂閟兮公其人.揚爾波兮一我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爾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消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白雲辭 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毋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鑑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儼高里兮指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予毋歸來兮山幽水深.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旨.天啓聖心.程朱將命.煙晦渙闢.聾聽昏(元文類作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睥仰.有惻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胆屈.未立已(原作以.據元文類改正.)頹.援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懔不自容.願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弔荊軻文 并序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上.草枯木(原作水.)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荊軻與太子灑泣共訣.抆血相視.(原作衂血相親.據江淹別賦改正.)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燕(原本脫燕字.)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

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

猗文軌絕兮.天驕强嬴.六王猖狂兮.保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實鍾鏌之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覬一時之僥倖兮.遺千古之盛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能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賊歟爾搏於荒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於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於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眞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邁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況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慷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循還.德孤道否.煢煢在艱.拜嘗於公.義勤公顧.別五六年.移居西湖.

吾道日窮.交道日疎.間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濆瞑.矯首東望.奈此顛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參知政事王公之孫.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屢公.公已告病.問疾之擧.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旟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穴.恩禮未酬.音容竊然.寢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甲申十一月.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 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毋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本句上.元文類有孰不墾終身曰六字. 道州之陽.稱卓行何.元文類作史名卓行何. 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元文類之字下有何字. 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爲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秦初爲鄉.孰廣絕交.塵鹿爲群.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身.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賚侯來今.深乎風清.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盍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眞贊

廊廟之委.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所師.奚廢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追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廉泉眞贊 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像於其子.學.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嘗鎮秦中.既去.而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實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

我實嘗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求九州之外.

田先生眞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籌畫如閻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眞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遊.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冠其髮.緇其鬒.渾然山澤癯.水其心.雲其身.飄然萬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強.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眞.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眞贊

嘗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屢危犯險.原作分.據元文類改正. 幾禍一身.固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眞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者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倜儻起家.爲幽幷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癯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隼之鷙.有欲騰夫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我焉而求之.

畫像自贊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賦

橫翠樓賦 并序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嶷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闤闠.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麾.釃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此原作 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按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苟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

嶸、刻削峯嶭、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巍巍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巒霽靄。若拂嵐揉黛。靄靄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落溪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下隴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嫵容兩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高落。靈臺洞月。玉骨横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顧不自揆。拾人之滑稽。儷人之殘唾。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横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櫛失色。嶺巒藏形。或風雨驟至。泊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於懍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寒。木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遄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探崑崙。有可挾日月而游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横空之霽鶴。挹列壑之青風。訪攢峯（原作風）之翠黛。窮島嶼之蒸渕。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磊硐。（原作魂硐）豁中襟之蒂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軸幌。闢巖扃。收霧幃。列雲屏。供詩情於曉翠。資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翺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元律窮。北斗知春。迴指於東。惟功成而不去。執項冥之可容。乃鬱彼蓐暑。激彼威鋒。凝愁雲而蔽日。怒寒風而攪空。奪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閉然寂然、如宋判之鴻濛。於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烏斬足。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犪牛毛寒而縮蝟。炎帝爲之收威。祝融爲之屏氣。羲和倚日以濟身。盤古開天而失視。天吳死於朝陽之谷。倏忽滅於海南之地。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溫泉冰。火井凍。陽谷凝。炎洲地裂。裸壤毛精。熒燼滅。燧水生凍。而我生於此時。奚凜冽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宿鋒寶劍。鐵䩞單衣。積雪沒脛。悲風激懷。夜渡劍河。曉上輪臺。陰山雪漫。瀚海冰厚。嘗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寒門久客。舊閭故居。不爨不爇。無衣無襦。鼻酸氣失。墮指裂膚。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抱膝而苦。覺死何裨。噫嘻嗚呼。天敷、地敷、神敷、彼項冥之不去。我生死其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由是而門。呼炎吹冷。元氣所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乖序錯命。罪半東君。於是易川牛馬走。地上蟻蠶臣。再拜東方發狂語。脣凍舌蹇難具陳。告我東君。胡甚不仁。嗟生類而欲盡。君奚爲而不春。匪我詈汝。其執汝親。匪君顧我。執活我人。我藉汝力。汝假我神。挽天地之和氣。黜項冥於元根。

汲東海之泥、以接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廈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冰魂。使颼颼赤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真。胡爲弛綱維而退避。獨廉讓而謙尊。我徒問汝。汝且不言。於是乎、乃歸擁其戶。而葺其穩。擁其被而重其衣。不尤乎神。不怨乎天。束手容足。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物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圖。祭霆壇。神人林樹。折箭以誓之。遂超大河。横八荒。跨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茫。蠢爾蠻荊。何擬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強。今乃提天綱。頓地統。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懾號而南行。然後騁部曲。列校隊。戴元戎。誓將帥。横堅陣於高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輕車。留轡句碕。（原作枚架不叶，今以句韻改定上下七句）元幕綠徽。飛揚旍旐。魚麗長蛇。撼搖覆截。長蛇雪點。流矢雨飛。絹矛電激。神劍飆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隼。嫻於戰鬭。業在征伐。咆哮而獨咒。怒威激而風雲變。頹崑崙而飜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瀉波。邱陵爲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閾足以攀拘。嚯汗免胄肉袒。進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鼙奔羅而倏昇。懸長風而迅征。一

吒而健瓴折簑、再鼓而瓦解七崩。於是堠壘剗塹。鹿城下邑。灌以流潦。毀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潙。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湖。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蜀。新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因武昌。湖北京西之廣通矣。於時六師夥巘。萬馬吞舟。羅黃龍之雲颿。御五牙之艨（原作[illegible]改正）。斬揭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濟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艑艦。朝發艨艟。夕會南闕。蠢括百越。杯觀五湖。鶩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皋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塞。因山爲障。振扼喉衿。天設巨防。吞龍元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甕鋼梁之固。劍門石闕之壯。峭峽東之狼尾。發荊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牢。揭瞿塘之兩崖。鳥道盤空。截牙剌天。馬不得列。車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梯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湧。狂瀾逆走。絕壁障來。衝所鼓盪。則盤渦谷轉（角原作）。凌濤（濤原作輝）山頹（二句見郭璞江賦）。頹雲遒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木鶴。連檣萬里。銜尾千尺。篙（原作稿）工舵師。選自閩粵。靜聽風颸。整首撫舵。審天與察象。馬之神機。貴千里於須臾。東守偃城

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遁取。加之以春水方生。瘴氣漂天。蠻霧蒸。跕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襲漢之業。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剸犀象之皮。鍊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蠻捷善鬪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力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籍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可禦者。我請爲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寨之地。盤互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惰（原作隋）。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肆。三也。彼荊鄂之民。舊經鬬伐。久痛瘡痍。見旌麾而膽落。夢鼙鼓而魂飛。今聞大擧。重被戎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我宰使。譬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於是怙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靜修先生文集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下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原作金）。飛。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己增慨然。薪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沈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鎭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韓公碑。乾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斡旋公似之。惟公元豐間。泰山已四維。天字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世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閱古堂當公有詩）徘徊老柏前。扣（原作因）。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燕平學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蹤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戴。山人猶嵬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爐。金石難（原作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饑鳶。今古非一豪。潛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堯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張燕公讀書堂

蹬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棲誦。遐情納方寸。瀟灑籌宵夢。既有興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賞。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叢叢民。誰哉聖與儔。嵬嵬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張巖幽。何當劃崢嶸。一洗佗山羞。

龍潭

盤礴脫變陰。平壤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雲潤發山骨。汨泐下崖陰。爲問石上苔。妙理誰會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願此百丈深。豈無三日霖。爲霖此雖能。賴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空山深復深。

招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鱗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嘗不辭。

西山

西山濟無婁。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蔡死朝爭妍。勸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翁指水言。此貸天下奇。不有礎百區。猶當稱如坻。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雲嶂九州谷。隱隱千石陂。食魚恭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偏區域。不見貧者饑。

歎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幾萬年。而我生此時。前乎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徧識將無期。所識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羅生松枝。不及松先年。松枝摧爲薪。豈如（原作知）山石堅。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滄滄山海國。悠悠息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古今不遠遊。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蠛蠓。營營誰使然。我亦形體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爲用。錯綜盈兩間。如身百骸具。少一爲不完。有形皆虛生。豈予獨貴偏。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鑄。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尊。湮滅獨不傳。乾乾以爲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嵩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天中央。明月爲顏色。下有幽棲士。歲晏倚青壁。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集陶句二首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是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昔以辭華軒。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黜廢。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饑寒況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二十八日。

蒼星昏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原作頹，據元文改正〕芒。誰令月有靈。飄搖及吾窗。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方。一星當日中。芒視搖晶光。白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縷。翠筆揚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纏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寤闌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隨。庸俟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痒。斯人亦安忍。斷喪甘自枉。機中藏一響。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遊天城

逕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削。天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卻輕矯。山靈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顧瞻困能仰。況癡習稱好。端居得蕭寂。遠眺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末須凌絕頂。胸次青已了。

遊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顧。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濕沈衣巾。林陰趣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夕臨蒼苔。吾胸本蕭息。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恍若登春臺。山扃掩對峙。石徑迷縈回。桑竊連水竹。屋宇依山崖。與爾避世緣。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世師。一局竟相乖。知音得正名。龍門有道藏。[illegible] 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迹。此語當招來。

遊雲水庵

乘春窮幽遐。觀化登郎山。長嵓開遠壑。息駕思雲關。翠石鎖松桂。結屋珍茅菅。生煙紛漠漠。激瀨散潺潺。山石浮壽色。澗木榮歡顏。覽物有真意。撫節謝塵環。悠然千載情。儼若盤有聞。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栽水泉。歲寒得所師。名齋豈徒云。要知松柏心。亦願灑南薰。交枝鬱葱蒨。豈與萬木羣。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抗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滄浪。一葉凌嵯峨。嵯峨爲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護千古。辦此雨一簑。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無處。月色浮松蘿。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擁蒼然石。爲謝區中緣。舉杯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衆壑如相先。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喜雨 以雨我公田分韻，得田字。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霑寸楮。曾未辨朝露。陂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聞漸成陣。尚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稔數無數。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霑。元功亦難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尊與罍。豈爲一飽慮。

雪花酒 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甘澤。爾雩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況復吟風亭。興來操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醒之。豐年福寰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爲爐。冰壺連水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邱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苦辛。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俱傾頹。殷勤囑造物。爲護荒山隈。今來見毫末。喜溢香煙堆。十年幹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戢戢千頭栽。豈不早有收。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爲無梅，寒花爲誰芳，月色隱淸雙，幽香竟難藏，寸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森，萬里同晉黃

白蓮

冰華凝風塵，素質更深靜，凝露凝幽香，皎月散淸景，誰並絶世姿，濯然水中影，靑房生苦心，秋風還凉冷，安得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淸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眞，彿髴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欲有託，風露渺冰輪。

蘆花圖

淮海秀瑤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芳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粲如縷，瑤臺鸞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八月十六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景，此際吾獨觀，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靑天，蒼蒼非正色，而況此嬋娟，去我當遠近，相値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旣疑執扇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何嘗淩倒景，迫視如弄丸，一睫萬古還，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四皓二首

智脫嬴秦網，義動漢主顔，厖眉不得見，猶出見南山，每當西去鴻，日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閑，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連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壯羅生羽翰，孺子誠可敎，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畧良可歎，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卑，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尙存，有此識厚者，可賭狂奴眞，梟由本不羈，怪安徒擬倫，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惟餘仁義語，至今懷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霍節婦詩幷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壞，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霍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於王事，霍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旣葬，自以孤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德，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霍之風節，懍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霍氏女，旣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死寧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鄭鄭救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鄕，山水猶淸姸，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疏煙，千年吟詩豪，巍巍太華巓，爲招元詩選作劉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劉道吟詩臺，距霍居南數十里。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哭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靑邱遙相連，風雨暗嵯峨，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郞，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崔嵬，壯哉萬里流，不廢東南馳，胸中識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唱小海，爲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爲，將身弭大患，兼效或在玆，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于復讐怨，不爲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答樂天問三首

一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紜，淸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羣分，升沈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旣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蠖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義文，幾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稻粱固爲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幾，蕞泰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嚙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穹蒼，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艾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荄不早辨，使與蕙葉俱，鋤根固相傷，蕙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蕤日已蘇，區區彼微根，僅有知無餘，雖蔫灌漑恩，生意已漸疏，君今尙未決，歲晚益難圖。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幸有秫，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爲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誰忘蟄凍時，天生復天殺，豈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寓意

萬木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鬢毛改.卓爾顏色貧.

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邱.冰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

世路空嶮巇.遊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綠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無平生交.顏色非黃金.且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

思子不可量.誰從懷好音.年歲惜已往.進修徵來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驀然開我懷.爲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脊組間.但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安坐石.日夕忘吾歸.永懷幽棲人.千載雖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

黃塵重如霧.舉手不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有道士居此、今二十年不禮矣。）

卑居不見秋.登高自謂姑.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

高絕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翠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眞清塵.遐瞰小千里.卻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

解衣林表坐.燭擷蒲荷紫.廿粱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眞賞.泉石迴如洗.况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

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宮.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遊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淸越.時節未嘗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

茲遊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捫石看棲龍.髣髴仇池穴.聞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

獨立聽長風.哀歌山石裂.

登聖庵

緣轡指西山.振策凌崇邱.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石負嶇崎.碧草藉芳幽.長林泛餘霽.初節成高秋.

端居氣始平.頹然渺神遊.樂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爲問石上松.千年爲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分韻得卻字）

世紛謝已久.恍若隔今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卻.時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

北溪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鵝池.且喜餘雲壑.春風慨我來.佳色動藜薄.

煙霏效奇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淸泉會人意.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

野荻旋光綠.巢網開魚躍.生徒展餘敬.賓主雜莊謔.闕里沂上籟.意象羅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蘿.

鶯鳥過我鳴.似語翁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略.後來亦屢逃.俯仰諸成鑠.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

一元貫萬古.普徧無郛郭.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竇通古故居、今爲巫覡所據、而臨池、見錢氏畢右平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翠誦.招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倚崖巔.誰知此絕境.秋花亦芳鮮.朵朵泛清尊.山容變春妍.

只應城中人.遙知有雲煙.若見孤鴻來.可咏悠然篇.

九月攜諸生登西山

九日秋服成.童冠從我遊.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來.爽籟生靈幽.

清商失搖落.生氣浮林邱.門生願我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尙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溪二詠

漱霞巖

丹霞淩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魄浮靈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歎遠遊.

飛泉亭

巉巖多露草.秋容抱飛泉.胸中玉炭焚.滿意清冷淵.火食困煩鬱.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風忽絕頂.悠哉淩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呑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澤一.胸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逝與風飄颻.

家人笑挽之.恐逐凌空虛.寄聲宦遊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

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送劉校書回

郝陽堯故國.淳樸餘山川.每見郝陽人.心如對堯年.而况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苻山照華巔.

處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宦歷荊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爲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自己下上.郡倚彼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爲郡五年.王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資歷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詔下.當往荊湖.保府諸公.賦詩爲贈.郡人劉某爲之敍.

荊南壯哉郡.作鎭多英奇.三年廉相國.千古甘棠詩.聞公相國客.荊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

有子父乃順.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即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强哉復强哉。德業將日隆。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朝兩相忘。靜綠濃且佳。三嘆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荊楊均。遠斷句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鑑潤。煙霞流餘津。青黃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淡親。客來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錄。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少試。容土早（原作果．一作果）深斷。頃筐如有秋。盤液光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綠。九醞謝清泉。醉糯浥餘馥。朝陽發蒼涼。舉世解醒毒。元氣久蕭索。內熱紛相逐。黃鵠濺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頹齡。忍饑喫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英。采采還自笑。君今何所樂。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壽夭付天公。歐陽嗟失平。吾心在調疾。持此報兩生。

薯蕷

玉延邪稻粱。朽壤深以密。短撥（原作撥，據芳譜改正。）受柔條。葱鬱護風日。貧居乏肉味。勞力苦羸疾。松聲泛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纏崖蜜。餉鄰報炊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擇。（原作擇）留種戒勿失。奇人分腎譜。計用今六七。靈物閑護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朱草。精稽仙經中。參尤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樣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魄忽已好。感子灌溉恩。療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歛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郭翁詩并序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輪扁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臥病。翁親爲浣滌廁牏。其兄臨終。嘗以遺骸歸祔爲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遊相好者。數數爲予道翁行事如此。予感嘆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鄰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

自昔舉此生。復爾數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輿與至。夜宿一方牀。寒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牏。代婦理中饋。生忘俾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邸。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饒州。東鄰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舍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李從事北上

在昔爲趙客。君方掾饒州。前年從事保。我爲鄉人留。今聞當上計。適值將南遊。區區四五年。足迹無少休。窮達雖云異。飄泊同覊愁。

行家園藥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氣雜沒畦隔。洗去如遊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生氣少。靈苕（原作枸杞，據詩籟改正。）渺無聞。牛蟣頗肥澤。老馬或當神。尊區才數木。臘粥思及鄰。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茫茫天宇間。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斷深區。西鄰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尚愛君子名。糞壤豆萁爛。南風綠葉小。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饑腸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未築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試驗。盡令鄉社行。

蜀葵

獨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幾含紅。一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嘆遲暮。來此會酒同。

重遊北溪（分韻得學字）

蒼黃淡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清風散霏微。歸與有真意。鳴禽發天機。靜處必深會。輕觴豈虛揮。山泉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呈保定諸公

燕趙際間。人物參珪璧。諸侯莽賓客。一郡宗賢良。士窮盼知己。人渴思義漿。諸公且勿嗔。賤子伸餘狂。驅幼有大志。早遊翰墨場。八齡書草字。觀者如堵牆。九齡與太元。十二能文章。遨遊墳索圃。期登顏孔堂。遠攀鮑謝駕。徑入曹劉鄉。詩探蘇李髓。賦薰班馬香。徜徉省屏宋。伯仲齒盧王。斯文元李徒。我當拜其旁。呼我劉昌谷。許我參翱翔。眼高四海上。兒子空奔忙。俗物村脫略。壯節持堅剛。前年脫穎上。巍峨勢方颺。欲求伸沮沒。今反隨渺茫。少小嬰憂患。痛切摧肝腸。零丁嘆孤苦。片影弔倍惶。獨身朱墨窟。人事如冰霜。高才日陵替。壯志時悲傷。鼠駘欺赤驥。鴟鳥笑鳳凰。妄婦妒逸才。浪指讒古長。紛然生謗議。鋒豈不可當。不忍六尺軀。縮項伏深藏。諸公富高義。刮垢磨我光。去留從所適。爽氣生西廊。

擬古三首

孤孀皓齒色。寂寞虛堂深。傷彼幽蕙花。鬱鬱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佇爲響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
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沈。心定有天游。淵乎秘神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飄飄吹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義氣。遠與千古期。
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歸。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長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劍一太息。晝夜中情馳。
人生天地間。太倉稊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勉元髮歡。勿取舉世嗤。一笑舉覂失。三杯萬事非。
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逢。憶昨初讀書。人曰饑寒甚。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
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屠豨。鐵鄉非所授。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
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爲。丈夫寧餓死。豈無覊靮期。鴻鵠凌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籬。
世態(原作態)。蠢傀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破素練。寒蟾湧白璧。星斗闌干橫。孤堂更岑寂。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
對酒豁肝膽。豁然淸塵臆。玩世風生口。開懷月滿席。長嘯一聲秋。雄談翠鬱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窄。
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恥爲時世擧。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時。分陰眞可惜。
寒窗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劍覓封侯。行行匹夫敵。男子志斯民。安用書劍癖。皎然方寸間。自有平安策。
一日會風雲。四方賢路闢。致身靑雲間。高飛舉六翮。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眞。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叡混沌。大樸分爲二。
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實。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
後來鼎鐺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隨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値。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
匏瓜集大成。高亭揭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嘆。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
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有(一作蒙)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無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
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形
窮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爲覬。物性雖有殊。我心良
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和。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
川植。

靜修先生文集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六王塲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艱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
四時。遺風百世尙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迹。曾聞父老說秦强。不信而
今解亡國。誰圖皆讖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絶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
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容。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秪帶離
愁歸故鄕。故鄕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
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飢上谷。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

落寬當西眼中之人索所期。赤霜爲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遠。發髻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泠泠清入肌。醉抱明月人間歸。嫦娥濕淚不敢啼。銀河鼓浪濯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荊軻山

兩山巉巉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荊軻館。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尙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立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荒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輕幾回。要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香連同一杯。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鼇載我三山來。

萍濤雙鶴圖

胎禽豢啄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雲霧姿。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羈。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盤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平生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滄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長纓。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鴈鶩。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夢魂鼓笛鳴鳴。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聚盜居。寨齋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朱臨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但見萬壑空煙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興廢。老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補鹿爲糧豹爲席。竹樹蒼蒼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虞。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鴈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感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枝悠悠阻清音。鸞車欲往洛水深。白檝一葉驚河漢。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粉翠羽。夢鸞縹緲隔煙霧。瓊林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遲暮。河旁有星名牽牛。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殘。怒氣鬱作垂天蜺。天將海波吸已竭。橫景徑入黃金巵。金巵一傾天宇闊。天公愁吐胸中奇。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芝瑞露千萬斛。肝腸蕭蕭清欲飛。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

爲丕大中。丹青白帽濃冰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爲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勝冀龍。[illegible]（以類云）

采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袖（詩作拂）手四海橫流爵。長星飲汝一杯酒。留我萬古羲皇天。廟堂袞袞宋元勳。爭（詩作）借（晉詩作）東籬有晉臣。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平生磊磊（元詩作落落）。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願違。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鳴鳴。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叢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恍如厚夜今復曉。紫渦仙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胸中盤曲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爲謹媸嵐翠如堵。萬牆寒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璧立金玉削。脚底遊塵嶸更紅。黑頭援援誰爲雄。殘風回首三太息。安得躍此冰壺中。西山秀色千萬里。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瀾遠壑。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梯。昨日所爲今兒嬉。神功天巧秪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宛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忍覺雲帆杳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過先生醉眼醒。卻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屬蜾蠃。

巫山圖

湖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殘磬勞驍餘山哀。行雲欲行復回。神宮標緲望不極。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踏涔嶺。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虯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嗟可親。浮世浮名等濁醨。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龐眉尚作哦詩翠。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珍。北風蕭蕭吹野麟。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丹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啟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金睛玉爪不凡材。先生平生兩賦留江山，華髮心悠哉。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驥嘶風哀。骸中驚波不西歸，元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閑氣今何處，船頭好任（原作在）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圖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梁園亦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根柢絕。今我獨行尋故事，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父，龍山指孟嘉事。）

采石圖

何年監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百年回首又戈紅，可憐辛苦礙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夜捲長風聽無迹。古人衰衰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只今寰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當時。龍蟠虎踞有時歇，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詩自奇。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篷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猶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飛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東丹嬴騎白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盡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

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原作運錢，據元文類改正。連錢，馬名。）英靈無復汗石馬。（原本復字倒置馬字下，據元文類正。）悲鳴真似（渥洼古詩作真是。）泣金仙。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古詩作汾州。）繁華隔影邊。奇探荒隨轍迹盡，兀坐宛在驊騮先。人間若有穆天子，我詩當作新招篇。

宋理宗書宮扇 并序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書雪夜泛舟，一書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元詩選作雁）西風冠，蓋散鴛煙霧空。百錢蘸錦天留在，禍胎要靈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原作杯，據元文類改正。）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元文類作雪。）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大風起兮奈爾何。

續十二辰詩

饑齒嚙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辦荊州兔穴爾。魚龍入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迹，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豚穽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謝春雨。

送徐生還鄂 并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劉某敍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爲我謝江漢，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邱。當年才氣鸚鵡洲，撫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悲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蛟起滅三千秋。爲君揮手寬崙頭。（紫陽詩、崙翁、飛蛟起滅，見遠遊集注。）

蠡吾王翁畫像 并序

蠡吾王翁，世爲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發之，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白樹，慕義者咸欲推翁爲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爲邱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予序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蹟庶幾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仙。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餞以一（原作來）無此年。鄉閭嗷嗷公哺之，公固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唱彼亦義，亂世性命公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宦，歸來素髮家山前。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煮西山泉。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燕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麈。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挾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難沙幾千里。瀟庵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宋理宗緝熙殿硯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文章只數天中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搗盡吳山松，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弃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縑。早晚扁舟過吳越，爲君揮灑天門雪。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

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烏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毀公。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墨君堂江。見金史。蘭軒。世宗死所。汴亡。萬戶張公以金實錄歸。遺山嘗就公[illegible]。此軸亦公得於汴之中秘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白雁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雁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雁來還。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雁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蕭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弱解事。枉著渠頭汗吾兹。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原作輸。照元文類改正。）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元文類作海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鵾鵲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過易州登西樓

秋氣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萬古抑鬱今崔嵬。當山爲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登鎭州隆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蹬。清風西北天門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雯華寶樹忽當眼。拍肩愛此金仙翁。金仙一夢一千載。騰擲變化天無功。萬象機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元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海岳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玉毫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爲我返駕隨西風。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鎭。形勢彷彿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乾坤劃裂萬萬古。烏鳶螻蟻爲誰雄。滹水悠悠自東注。落日渺渺明孤鴻。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烟全趙如平掌。失脚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時天。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勸歡談笑中。爲狀巖僕忽羗彊。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遙山宛欲來相迎。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巴能先想像。平生愛山興器識。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爽翠攢修眉。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天教石頂放一頭。映若驊騮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只恐先生飽慮枉。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堆莽蒼。北門形勢謹中原。辦與姦雄增技癢。太行橫絕半九州。留在平原幾塵坱。何人爲我

起六丁。嵯峨盡隤天宇朗。千年再睹神禹功。恍若鴻濛（洸原作）闢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辰光滿東壁。試看龍燭窺崙墟。武塵鴻洞天爲爐。一邱一壑異吾廬。眼中人物誰冰壺。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爲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獼猴枉遣凌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爲淡苦誰汝供。古人星露尚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斜風細雨驢頭轉。門前春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真心愈雄。聲弦寄目黃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劃裂香匳絕巧、持以求予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仙人爲賦之。遺山野史誇蔡女。萬古春風蝴蝶詞。豈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凜凜雲霄姿。諸郎賞戴清香詩。香匳秀發亦餘事。詩人饑眼今見稀。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犂。西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張元帥寶刀

土不產金人氣雄。異人提鐵鬧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風煙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持刀對公兩奇絕。眼中巳覺南江空。水波江聲浩無窮。朝磨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戲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紫煙裊裊天爲紅。錯紋秀發青芙蓉。寶鐶搖落初開封。四壁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鋩鍔。塞色直欲朱崖通。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縞袂。酒澆不下胸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尚恨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背凡材。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睹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愁日暮三山上。黃塵回首令人哀。

望翠軒觀太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聲月無色。天闕不閉寒崢嶸。箕尾晶英凍將坼。帝遣六丁下取將。勑賜名軒換金碧。初如紫霧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萬棱丹霞吹海立。何人辨此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拜元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誰爲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談笑寧知有今夕。軒中高臥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册。方册有道出黃虞。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

解酒瓮已闌春雨潤，不妨一飲盡華山，醉書春生半天赤。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插無垠。滄浪仙人歌威靈，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礌磊須得銀河噴。嘲嵩睡華天不嗔，武夷精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元都門。小瑤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拏虎跛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潁與箕，秋聲蕭蕭吹送之。清風一披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盡賴萬古枝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髯盡此卮。

寄醫詩卷

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自蕃正飽丹鳳饑，心能作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醫家藥籠金石堅。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疏星。鳳媒不來烏夜驚，瑤枝玉佩遙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此恨不隨天宇青，寬嵩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聲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沈濛玉質。目送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竹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窗前一夜梅花開。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玉簪　一

春色醉人人未醒，獨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月影巧相避，寸心未減寒冷冷。只應得我一顧足，爲君小醉秋風亭。蓮兄君子菊弟隱，何物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爾與簪，舊苔疏雨秋欲深。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委，渺我幽林千樹思。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崗頰風蕭騷，幽姿不許滿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已覺飲興飄雲濤。詩家胸次自宜此，何嫌煙火須烹熬。想像南風吹萬竹，鋒韭正恐稱兔號。石盆養魚心自苦，仰羨鷗鴟雲間巢。眼中歲旱土不訝，長鑱復盧山無毛。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盛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察物情亦已賢。南郡饑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何暇載酒揚雄元。茅容間稼當有歸，野夫亶國願豐年。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陽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荆州舊幕賓。（寇嘗爲荆州治中幕一。）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倉猝今宛然。春色今年過半月，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椰瓢

君家瓠落無所容，江湖誰辦平生胸。海南佳氣久鬱塞，潰瀬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太古維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鳥獸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絃如擧意非絲桐。太和風境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仙馭一杯木，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譬且尋，東家醉死王無功。酒中醒境渠未識，冰壺秋月寬嵩峯。舉杯喚月來胸中，人間白月浮雲空。五嶺山高寒鴉重，朱崖滅沒南飛鴻。元鶴翩翩渺何許，操瓢徑訪眉山公。（河間謂王湯，南湖謂仲實，冷然仙馭杯水見潘延之，相茂叔憶濂溪詩，洛陽樓閣中李大。）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攜書小攜酒，肯棄爲席樹爲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蕭蕭。半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驕碎小，面皺於皮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故十年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起詔使臨。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驂。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毀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銜。呼兒來前肄玉立，曰我愛汝探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監。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慚。青囊祕封不再展，塵迹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實避謝人甚遠，汝攜自裹些汝擔。雲中款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酒甔。術曾有物隨土產，威包雜進鴨與鵪。飲劇談發不自禁，西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土鑄，叩之愈大聲愈鑱。今朝吾吐瀉河漢，老人者誰聞北鉞。辰之令去不復諳，與亡萬古手與談。空鉤意釣不在蚕，淵然相對如觚甔。老人思家不可留，三兒扶歸杖几參。臟酷開時魚可喃，相約載酒遊溪潭。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太古熙熙存太宵。誰爲結繩陷膠漆。三墳五典生厲階。一派前道千流出。商周灝噩數千年。删定塵編絶半璧。自從官吏好浮誇。天遣阿遷奪其筆。歷代煩文愈是非。鑿碎名山藏不得。偉哉君實集大成。爾後不聞麟再泣。遼金邪魅無人誅。略主其臣少顏色。策書未削徒紛紛。當恨天孫惜刀尺。公執史筆今史案。蠢魂夜哭崔浩直。誰惡磊磊軒天地。筆頭休放波濤息。賤子棄絶寂寞濱。耕牧河山拾古迹。悲愁忍敎廣寒窮。蒼黃敢召台州臟。中原人物有權衡。玉堂誰擅才華識。山東麟鳳半青雲。燕南獨占天荒際。公能一奮天下文。袖手傍觀甘自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渡江紺（原作甘）寒風露涼。安得儘我濂溪堂。香塵釋動芙蓉裳。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境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嬉人作癡態。意欲和我風雩狂。人間一味清到骨。雨足暫付吾滄浪。蝦蛤蟆蠃聊且去。醉眠太華雲間蒼。

明遠堂賞蓮醉賦

晝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謂我無詩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平生老氣回萬牛。爲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我醉不省蒼生憂。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寥寥鐘鼎今幾塵。古人胸次無滯迹。意外蕭散餘天眞。愛書愛畫即欲死。狂絶俗絶無此人。吳儂功名皆一戲。渠言奇矣君勿聞。

阿寅百晬

南湖風露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神涵秋色啼古聲。都山張氏世有寶。斷崖近得唐碑銘。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鋒。循環元聞豈終晦。開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爲虛席待此生。

友人送枳朮丸

心胸未識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檳榔。書生但苦湯餅壓。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仙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健脾何由酬此腹。

記夢　二首

天風吹雲送星槎。蒼鱗道前牽紫霞。鳳凰呈舞月妃和。飄飄來自金母家。金母臨行有奇贈。玉簫瑤管聲清佳。喚我醒時無沆瀣。恐世知子生嗔譁。明朝夢覺眞驚怪。異香冉冉浮窗紗。

眼中雲物徒紛紜。我一掉頭殊不聞。天風瀟瀟燈半滅。忽爾雲間見雙闕。欲吐不吐三萬言。雄雞已落長庚衢。牀前阿香讀否論。到植其杖耘芸田。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互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蟄轉奔石。意像劈擘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喧豗。荒祠下石磴。駭目何壯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胸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絶。快弄雲霓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擂鼉鼓催。亦鞭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遊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卯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蹋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聽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凝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騁。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群鵝鶄。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時家衛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岷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奮騰誰逴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寒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闡。物色誰肯曾分題。（酈道元註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眞。今涿郡有酈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其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擷賞金芙蕖。日觀倒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墓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渠頭不斫將安容。喑嗚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楚公。掛書牛角亦偶爾。吏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兒黠羊竟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緞山圖書有如此。何如長作多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絶夢亦然。祟如萬牛不可還。誰信畫工筆頭有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峨閣。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竭。海中仙人冰雪顏。叛風御氣弄人寰。試問濤頭何當還。爲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遊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蕖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安之見之不可親。無限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遙山一千里。長在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鎖向青銅中。

遙山遙復遙.芙蕖濃早凋.明月愁眉寫離.悵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 幷序

予近得漆硯二.劉文茂之所惠者.象璧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

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餘浮煙霏.天開氣機動.起舞躅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我衰顏酡.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寶海波.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遊戲.觀物供研磨.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元.劉歆覆瓿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卻日戈.鞭蹇裂(原作烈.據元好問詩改正.)月未消歇.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光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東南澤國尾閭濱.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安得六丁爲我劈嵯峨.我欲萬年老筆回江河.先生興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諸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浴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慚慚.害家舅翁虎耽耽.劉氏遊愛在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杞楠.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函.何萌慎培養.崇霄看岳嵒.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庵.

早發高黑口號

眷月瘦.黑風酸.枯楷老篠號空山.東方未動天發黑.迷途客子迴征鞍.冰髯壓唇帽簷側.耳輪霜醉鼻尖寒.中原年少燕南道.功名未了黃塵老.黃塵老.馬上神州依舊好.

送國賢許潤甫還燕 來保定奔母喪.

燕趙豪傑窟.馬遷曾此來交遊.卽今勁氣壓河朔.人物傑出嶄然雄九州.燕南子許子.胸蟠星斗橫高秋.窮則良隱達良相.古人須向今人求.萬里黃雲馬上家.歸來淚滿銀貂裘.民病未蘇國支拐.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憂.古來奇士重意氣.把臂一語肝膽投.君能搜我胸中磊落之奇才.我亦爲君寫我抑鬱之幽懷.

贈寫眞田漢卿 別字眞琴.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畢延老筆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青手.五湖三島在胸中.人間物象無遁蹤.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手探月窟躡天根.千變萬化愁神工.愧我孩提五鬼窮.高軒未遇感秋蓬.千里窮途步兵哭.賓主逆旅客新豐.幸遇知音相見好.倒瀉詞源談未了.閑上麒麟高冢臥.江邊井龍何處老.君王貪夢巫山雲.商霖變作商巖皓.惟有英雄少年人.路入雲臺猶未到.珍重先生筆下神.等閑莫寫常人眞.願君傳寫聖賢之蘊.經緯天地之文.窮乾坤無形之理.思風雲變化之春.周召二公相左右.貌焉不作塵中人.

靜修先生文集卷八

詩 五言律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漫慨然.空囊難遲節.青鏡不留年.靜閱無窮世.閑觀已定天.履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晚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岑.海嶽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迹.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城

朝遊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疏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濟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遺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蓼花詠.癡計欲何成.

滿城道中

學館一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累一囊輕.別澗水流合.斷林煙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靜復夜靜。幽人世慮輕。是非容勿辨。憂樂莫多驚。萬樹烏飛月。千家犬吠聲。夢間無一事。惟有紙窗明。

重遊源泉

人世白人世。翛然物外身。滄溟來照影。白帽忽生塵。題壁雲封石。攀花鳥鏁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別墅

惡木推不去。好山招未來。豈無平曠地。當有妙高臺。芳草參差坐。繁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旅夜 二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疏從我好。憂戚藉天成。夙志存無幾。覊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歲晩怯霜淸。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沈。松桂淸霜滿。哀歌動故林。

生日

四十舉兒子。明珠掌上希。圭璋要養正。朱寉病防微。春露有時降。孤雲何處飛。悲歡共今夕。餘涕不勝揮。

關帝廟

淫祀徧區宇。空山餘帝宮。靈皇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世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淸泉分一酌。毛骨潤南風。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閑作勝遊。深深柳成巷。脈脈稻分溝。白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懶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營海外遊。岸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歲將晩。農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二頃業。不博半年糧。宿麥得春旱。晩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聲初動。物情無久閑。薄凌鋪廢岸。落月淡空山。殘夢失逆旅。少休期守關。尋常午窗雨。擁被聽瑲瓏。

白菊

仙骨尙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夜月藏不得。曉風吹又香。天教兩靖節。衰髮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淡凝秋。氛雜市聲遠。空明雲影留。傷時仍磊磊。對景卽休休。微欲解纓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

乘興閑登眺。歸來晝掩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稀。平生有舊約。常恐寸心違。

秋望

病骨秋偏早。單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暝色起林端。地迥月遲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層欄。

雜詩五首

堯山唐故國。淳樸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原作來。據元文類改正。）收多上藥。貲仰近神峯。夢寐驅黃

犢。巖居一老農。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嶽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榻。竹徑細通廚。霜栗千封戶。雲屛四畫圖。冠巾如我用。白鹿甚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寇盜。田畝化荊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穽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奄如昔。可惜是逃亡。

早發灞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濃山失色。雲重雪連天。杯戶仙遊上。冰崖老境前。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靑白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謾戀慕。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戶側。妻子拜燈前。靑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悔棲託。孤生被險艱。寒宵非蘊蓄。褊性類淸閑。生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況長關。

重渡滹沱

遙臨滹水岸。回望七門關。秋色崚嶒上。川形拱抱間。分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悔山樓

萬嶺會恆嶽。遺臺枕後潭。仰高驚對坐。哭險負奇探。影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憐野客。今夕費煙嵐。

登鎭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豪分秋物色。米聚趙襟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分光陰太盛。無力掩蒼冥。大塊供微黑。高天失舊靑。與徒愁外發。秋向露邊零。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費餘力。齒髮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鳥散爐薰盡。長歌激暮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沖融。氣變精神後。人生感化中。朝陽方杲杲。春意正濛濛。百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邵

百年周與邵。積學欲何期。徑路寬平處。襟懷灑落時。風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辜負靈臺境。閑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顧影念孤雛。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千金一毛髮。十步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慙未了胸。

書堂旅夜

丈室不自帶。寸心徒謝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皓月寡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頻搔。

過室水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峯。威顏渾咫尺。天日尚雍容。蒼坂堪鑾死。重華有舊蹤。三讀讀末老。於此卜巢松。

過奉先

閔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舊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雜詩 二首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

隔嶺通山後。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畜。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卽吾鄉。

野興

莽莽榛蕪路。蚩蚩魚肉民。乾坤雞逐鹿。今古一傷麟。眼底人間世。胸中物外春。江山端花柳。無負百年身。

秋日

山人久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草色翠相迎。捫蝨暮山碧。敲門新筍生。歸來重回首。佳處未忘情。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正堪種。白雲誰共分。風梁驚落月。鶴翼賦垂雲。歲暮一樽酒。高歌如見君。

夢採松脂及甘菊

捷逕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飄逸寧同臭。流膏味獨青。人誰借三徑。天欲制頹齡。毛骨清猶在。枕邊沾露零。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苗身已健。採實夢先勤。白棘還誰辨。靈厖只自聞。知音九節杖。惟有華山雲。

戲答人送鹿皮冠

麋鹿山林性。文章冠冕材。頭顱如有此。巖穴更悠哉。老筆天機在。空梁月色來。桃椎應似我。入世莫驚猜。

觀藥爐自戲 二首

無病不服藥。節庵語也。此懷清更嘉。歐陽成有道。韓子豈無瑕。嵐疾嗟予久。名方信彼誇。回頭謝雞犬。何日是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樂天詩也。赤松共遊也。不恐雞犬能擾。嘆仙藥。已轉書天付天公。彼徒辛苦晉差樂。歲華序獻騷子厝也。

地髓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徽求偏親友。炊爨籍樵車。屢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儀僕語。辛苦是仙家。

閻竇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尚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泉多遠憂。方書空物齊。舊齋鐘山邱。矯首候斜日。窗中倦鳥投。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曙。月光徒外明。每當天抹漆。未便目無睛。暗自何年有。明從底處生。若知誰告我。心事在蟾精。

橋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評慚我後。旌表聽人先。艱苦初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聽監院過

有客敲門久。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裘衣。暫會還成別。相歡且莫違。明朝誦佳句。北望謾依依。

寄彥通

吾子今饒健。山人老已疲。迷藏高著眼。興慶大觀碁。感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放歌吾蠢懶。寂寞暮春時。

送友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能登臨。野鶴籠中瘦。翔鴻天外音。吾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盧學士按察江東

不廢芻蕘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傳月旦。言動律東銘。飲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清燈四書外。淡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廣右

謝病三公掾。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蕭府百僚參。夜泊防風浪。晨征避瘴嵐。遙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張察院分司臨安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昔旨足爲援。江山能助詩。梅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察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送仲常避北岳

大茂元都闕。空山拱萬靈。風霆懷神化。河海肅儀形。昴畢空留影。幽并未了青。追封王制變。僭祀世塵瞑。禮樂心雖切。煙霞骨有銘。長懷七十戶。爲我謝仙局。

送鄭季常赴正陽幕

上蔡清涼界。超然慕白雲。名家得之子。勝境若平分。鼓角生新壯。詩書失舊勤。江淮古形勢。有樂在從軍。

送成都衛士

邵子不言命。相逢盡此觴。風煙雙白鬢。身世一青囊。玉壘浮雲變。峨眉落日蒼。西遊吾有意。先爲謝嚴揚。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幷序

至元二十七年。多與處士張君、察院張君、提舉郭君、都事張君、欽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孫謙、繼至。察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爲宣慰使。歷事四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尚躍馬不衰。權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遊。禮宜往慶。在吾黨宜有詩。於是約各爲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既成、俾諸孫捧觴。歌以獻壽。公宜每篇爲盡一觴下辭。十二月二十九日、樵庵敘。

爲仁存世職。得壽見陰功。家產千金厚。官銜二品隆。子孫皆貴顯。飲啖尚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

何太夫人壽 二首

近親宜致敬。結友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淳風墮渺茫。吾人今復古。此日得稱觴。高詠靈椿句。燕山春色蒼。

去歲稱觴後。今朝重過庭。將軍不好武。宅相實明經。捧檄供行樂。忠臣見典刑。北堂多竹石。歲晚亦青青。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爵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樂，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際，須君拜我前。

感事

閒氣來西極，逢時靜世賢。學隨入室盡，家要後生傳。魏野赤松句，堯夫洛社篇。卜鄰曾有願，聞訃重凄然。

贈答徐生

三年不窺隔，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見臨。一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爲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旅夜

欹枕寂無寐，沈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閒裏去來今。磊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戍，塞外急清砧。

威帝廟

四顧莽何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尙淳樸，天地自高深。鳳鳥千年嘆，簫韶三月音。元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登保定市閣

十載燕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諳混踏國，里號帶軍營。瀛海依依見，堯山隱隱橫。懷今兼思古，獨立若爲情。

懷金坡道院

平昔金游覽，玆游不易忘。溝涂春脈脈，松石晚蒼蒼。有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滴冰生癖，星流氣吐虹。林鷄先我起，嗚喔覺何功。

移甘菊

移晩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嘗杖履僵，嚴課僕童憂。小藝終年計，新黃一飽謀。區區嗤莎棘，陸子覆多愁。

採野苜

叢擁自肥膩，靈苗絶世紛。炊餘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酪法新得，輕身方久聞。野人聊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菰白

探食披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蘋藻避清深。命婢卽能識，招鄰亦見臨。吾鄕希此味，咀嚼有異香。

酒令

船主欲何語，令嚴當謹聞。芽容惟聞稼，李白只論文。且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舉白解浮君。

蓮骨（宋詩監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秘書門。含蓄中虛似，堅貞節尙存。盤桓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鸚鵡

風雨房櫳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緣得食，有夢想高飛。巧語難自脫，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渠豈不能言。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篇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露霜濡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垂淚拜桓溫。（宋親絶有先子。）

鄕人王母九十

九十靑孀母，寒泯白髮孫。桑田閱滄海，冠帔記金源。案上春風穩，階前雪色萱。移家就鄰舍，補杞易陽村。

寄答顧丈

先友從遊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負知言。

謁子忠提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樹侯氣自奇。風流推世胄，開爽亦天資。骨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千年陸宰名。鄕封今見此，鄕校可無評。俎豆欲成禮，絃歌漸有聲。涞陽吾舊隱，閒去亦關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鄕約，從君此例新。歡遊渾幾日，離索又殘春。相愛求詩切，臨行枉駕頻。幾年人事絶，送子爲情親。

送成從事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贈攀前例，將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寄子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往事非。貴處驚我老，靑眼似君稀。別浦秋容靜，離亭草色微。殷勤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送東海相士

靑鏡崇于變，紅顔酒一巵。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烈火誰當撲，神游亦自奇。海山如見聞，聊舉送君詩。

感范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獨李白，機警已陳寔。感事哀龍種，慕名頂虎賁。乾坤猷更迭，誰與撲紛紛。

贈答學者

士論淸修品，天然孝友資。從遊無少補，離別有深思。貧說長年在，文驚近日奇。吾言不足重，愛子欲何爲。

西市樂隱

之子隱於樂，四休今不孤。藏名那論價，得號尙嫌壺。知足隨處樂，忘機一事無。東鄰開小徑，茗椀不須呼。

獨立

恆岳精英大，商衡昴巢足。初疑元氣白，橫界太虛靑。欲與河漢共，不隨霜露零。相看一杯酒，連夜立中庭。

嘉甫從親王鎭懷孟

玆游眞可樂，宛苑更紛綸。孝弟燕南選，文章郝氏徒。早年多急難，晩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

集杜句贈王運同彥材

炎漢踏佳士，公侯出異人。家聲同令聞，文雅見天倫。元朔巡天步，危樓望北辰。燕王買駿骨，貴關壽麒麟。妙契期元宰，蒼生倚大臣。蛟龍得雲雨，鵰鶚離風塵。治國明公在，雄圖歷數屯。世儒多汨沒，賢俊贊經綸。開闢乾坤正，調和鼎鼐新。務諳方一展，風俗盡還淳。經濟宜公等，泥涂任此身。昇榮瞻地絶，感激聖天眞。

交態還輕薄，浮生有屈伸。嗟予意鬱阨，擬迹獨酸辛。留滯才難盡，蒼茫興有神。形容真潦倒，世業豈沈淪。倚著如椽贊，逢迎念席珍。壯心久零落，敗績自遼邈。戢威實生鄙，難甘原憲貧。邵平元入漢，王粲不歸秦。回首懸流落，生涯脫要津。稻粱求未足，齒衰更誰親。碧海真難涉，蒼鷹愁易馴。君能微感激，何處不依仁。

哭松岡先生

徒含勞親意，擇師得子賢。從遊無半載，瞻仰似千年。文字雖時樣，規模有正傳。門生感知己，佇立一潸然。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猶嫌秋思多。竟隨成惡讖，西郭動悲歌。天道憐渠在，吾文奈爾何。送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生且死，求予銘墓不朽。詩事見劉靜叢集。）

為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帔金源舊，門闌戚里榮。鶴愁人事短，鵑泣露盤傾。往事驚波去，新墳宿草生。烏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侍其提學哀挽

初遂過庭訓，擇鄰得子賢。春風渾一月，恩制欲三年。步武思猶在，顛崖愧所憐。念親仍感舊，欲贈淚如泉。

名醫張爾翔挽卷

良醫不出戶，真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壺三世業，兩子萬金囊（原作金囊）。平昔憂多病，懷賢倍有情。

劉仲文挽章　并序

仲文名郁，鄜州蒲陰人。少從事亳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為號。後仕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元，今為太常奉禮郎。

壁壘十年役，黃臺一室春。從軍有何樂，事道不知貧。生子為名士，居鄉稱善人。死生無所恨，今古一邱塵。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燕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葬黃泉。苦疾求予藥，遺孤託我憐。傷心真匪字，誰孝看他年。（予題其墓道，為孝子墓。）

哀郭勛臣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忘已塵迹，零落舊煙霞。

題齋張先生挽詩（與先奉直府君同任金太學。）

耆舊晨星盡，公亡豈可嗟。先人曾共學，釋子與通家。白日明心事，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酹煙霞。

寄故人　二首

明時延俊秀，獨分老邱園。道德心猶負，貧窮氣尚存。從容思洛社，親炙憶程門。別後區區意，聊為知己言。

淹留之世用，憂戚賴天成。行樂肩輿在，歸休藜杖輕。終身雖有素，生物豈無情。高詠風雩意，行藏悶此生。

靜修先生文集卷九

詩　七言律

春陰

淡淡春陰曖更輕，一身渾力若羈生。無人也笑渠所使，未辭先休氣始平。時雨若枯或有藥，微風著物不關聲。人生日用本無事，閒倚西窗候曉晴。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慵，一窗堅坐避深冬。欲忘嘗處飲先醉，不得登時山故濃。只許兩人知我病，（見邵子名公序，無）訪高翁笑吾庸。（見明倫公書序。）西巖近有仙芝種，為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蘇，出門杖履自徐徐。乾坤俯仰寧無見，花柳青紅盡不如。靜處規模惟厭小，動時文理卻嫌疏。眼前光景無窮態，肯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難言方信到真知。道參天地用何小，心有義皇生豈遲。後世直須要揚子，百年即我是

鋪期。折花笑對滄浪影。不覺東風戰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臥看書卷坐垂鉤。晴窗閑是長年國。暑簟靜爲無熱邱。心遠何妨在人境。室虛元自有天游。家人大笑論生理。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敝衣。高城煙樹掛斜暉。徘徊飛鳥不忍去。慘澹滄波如欲歸。幾爲霜來驚露往。每因物是見人非。詩書未辦鄉鄰化。道德初心恐易違。

進士孫伯英容城故居 幷序

伯英、名邦傑、世爲縣之貴族。遺山元公爲作墓銘。稱其遊太學。所與交、皆天下名士。氣甚高。見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肆志方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遂爲黃冠師以終。葬邑之太清宮側。

時年五十一。因兒時嘗見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以示鄉人。今過其居。感而賦詩。

政教才氣散希夷。冠帔翩然亦未宜。誰辨胡寅論鴻客。（嘗見讀史）只除坡老識安期。（見安期生詩）可憐喬木空秋色。惟有青山似舊時。欲傳先賢問遺事。故園猿鶴不勝悲。

渤鄉縣西方古故居 幷序

古、余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以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獲。如菽熟。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郡邑。聞其行。上之。不報。其爲人。蓋亦近於聖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者歟。先父每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能道之。古死無後。其邱壠已爲樵牧區。今過其居。亦莽焉荊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耆舊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先釋集。懷賢誰築聘君亭。魏家遊子懸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雄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渺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煙雨爲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墳

望望東阡見松桂。孤雲爲我且躊躕。十年一夢等閑過。四海此身何處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舊家三徑今誰主。淚灑河汾有敝廬。

宿玉泉村（先父嘗欲卜隱於此。）

怪見清暉過晚襟。太行眉宇未消沈。徘徊終日不忍去。寂寞高蹤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迹。只應老樹記

登臨。棲遲零落今如此。淚盡韋齋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山邱同零落。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直爲餘香不忍歸。里社他年有成約。結廬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原作秫）絲晴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屈盤未轉陂陀盡。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費得成。

晚眺

展奎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舉鬢絲。老樹遺臺秋最早。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本爲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滿懷幽思自蕭蕭。況對空山夜正遙。四壁晴秋摧著色。一天明月水生潮。歌傳巖谷聲寥宕。酒泛星河影動搖。醉裏似聞猿鶴語。百年人境有今朝。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似訴渠。氣運變遷皆以類。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有予。能辨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獨倚危樓數鬢毛。一簾輕燕晚涼高。雲移山影亂初定。雨帶風聲來漸豪。物外此天才一概。人間何事不秋毫。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緩步行。哀湍激石故輕清。太行濃秀霜洗淨。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爲登臨發悲詠。忽從毛髮散秋聲。殷勤莫盡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雨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展盡晴波落照間。歎老自非緣白髮。愛閑元不爲青山。幾經分合世良苦。不管興亡天自閑。初擬憑闌浩歌發。壯懷空與白鷗還。

良辰

莫遣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痾痒元關我。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傳豈容輕錄錄。小疵休廢更求淳。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午睡

閑中何事不清妍。鳥戀花陰伴晝眠。窗外雨晴山有態。枕邊風息樹無紋。面前多放寬平地。方寸嚴臨咫

尺天。萬古羲皇有餘意。不妨分我百來年。

新晴

小雨新晴草色蘇。家園生理未全疏。埋盆欲學魚千里。試地元栽芋一區。時與老農談稼穡。不因閑客罷琴書。乾坤妙處無人會。臥看籬陰雀哺雛。

野亭會飲 三首

列坐平分草色勻。四圍天設翠屏新。不可一日無此客。安得四時長是春。野鶴自成雞進狀。江鷗不作近前嘯。鳥聲自向花枝說。好箇羲皇世上人。

曳杖蕭然一幅巾。山夫野老解相親。橫身物內誰爲我。賦象天中彼亦人。細數平生無此會。不來一醉負今春。舉杯自壽復自笑。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今朝光景爲誰新。林陰薄薄微露日。花氣溶溶暖著人。春色十分看欲盡。鳥聲千種聽難真。東風試手吹殘酒。無限青山勸翠鱗。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新詩改罷酒微醺。流鶯暗逐春光老。獨鶴潛驚夜景分。共見白駒如晚景。豈知蒼狗是浮雲。無邊風月誰無分。只恐鑑臺未屬君。

夢鎮州潭園 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鎮州。溪潭先子舊曾遊。魂來千里太行碧。夢覺滿庭煙水秋。古淡園林無限意。登臨今昔幾人愁。當年猿鶴應無恙。爭信書郎便白頭。

過鎮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兩岸灘聲帶夕陽。嵩奧秋容增古淡。樹因煙景態微茫。閱人歲月真無賴。得意江山差自强。曾記城南舊時路。十年回首總堪傷。

井陘淮陰侯廟 二首

饑鷹窺馬倦重遊。萬將分兵坐此籌。滅項豈知秦尙在。奪齊便覺漢無憂。英彭一體誰遺類。絳灌諸孫自列侯。愛殺鹿泉泉下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良犬笑君癡。快快難勝已自危。智數相傾難免死。才名如此豈無疑。兩年奪鎮真猶假。十載君臣寧又悲。最恨當時蕭相國。直教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禮樂經秦掃地空。道民洗眼續王風。規模自襲挾書律。舉措惟推約法功。舊國兩生心獨遠。新城三老義誰同。只知才到蕭曹盡。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臺中孤鳥入消沈。臺帶離愁結暮陰。萬國山河有燕趙。百年風氣尙（元詩選作自）遊金。物華暗與秋容老。杯酒

不隨人意深。無限嵩松勸巖壑。天教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聞說若行舟。乘此眞堪萬里遊。大塊氣豪知寡和。黃紬坐穩覺無求。窗間小草根自護。雲外高松聲亦愁。明日西山想清瘦。天教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奈此無邊風月何。莫道渾非九霄夢。不妨能著百東坡。斡旋在手天隨轉。虛靜如心景自過。誰弄扁舟玩吳越。爲言吾老怯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一炬才分萬炬同。共說金膏能有象。豈知陰火解生紅。魚龍水氣三更後。星漢仙槎一色中。喚起東坡看清曉。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陰魄誰教擬太陽。翻起坤輿看璧背。借來心境發天藏。衣冠嚴肅知無愧。肝膽輪囷覺有芒。四海紅塵蒙白日。託身分我鏡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風流陳邵兩臞仙。中華太華五千仞。皇極一元十萬年。廝役閑來歸舊隱。迷藏晝出稱高眠。人間此意今誰會。臥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道世覺身輕。尙友千年慨若生。瑞日祥雲程伯子。冰壺秋月李延平。浮沈滄海人事換。晴雪太行眉宇清。曳杖歸來北窗下。一尊濁酒爲誰傾。

記夢 并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夢十餘老翁。衣冠甚偉。以章疏薦予。章中署予爲金文山人。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桑榆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詩記之。

夢中說夢已成癡。更擬從翁問所疑。松柏歲寒應有謂。桑榆晚景欲何爲。名書丹闕非吾望。家在金文不自知。果有仙山隔塵土。先生亦欲往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淡似幽人百慮輕。眞宰雕鐫亦良苦。洪鑪消鑠似無情。空巖月出入境失。灝露秋嚴山氣生。欲寫天機誰領會。西風吹作棹謳聲。

偶作

爲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與我。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眞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聞道江湖好煙水。飛鴻滅沒有遺音。

高亭

高亭雲繞清流。便是吾家太乙舟。山影酒搖千疊翠。雨聲偏納一天秋。襟懷灑落乘長勝。雲影空明天共遊。笑向白鷗問塵世。幾人曾信有滄洲。

放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老眼冰壺亦自新。碧落銀河見高擧。紅塵白日問何人。纍纍坐閱秋風客。擾擾空悲地上臣。左挽浮邱一杯酒。吾言誇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惟餘風月到柴關。清宵烈日從渠異。野鶴孤雲適自閑。天上銀河迎晝落。人間秋色對南山。高吟大醉堯夫老。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柴門寂寂綠苔生。空明萬象隨月出。水墨四山因雨成。千古心期破茅屋。百年人事短燈檠。道人不是悲秋客。贏盡疏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眼中隱隱放教平。飛蠅觸鼻人爭怒。落葉隨頭我謾驚。旣有陽秋暗消長。何須青白太分明。蓁蓁原上清霜重。辛苦十年跌足行。

幾葉

幾葉疏桐萬斛秋。四山清露一窗幽。人能知足隨處樂。心若忘機百慮休。事物閑來如有悟。蠹箱空惜已無羞。醉中曾聽家人語。老子年來不解愁。

萬古

萬古誰編未寂寥。一窗風露晚蕭騷。有時陶令羲皇上。何物元龍湖海豪。鼷鼠千鈞宜自惜。蟭螟寸鐵亦徒勞。年來檢點人間事。問舍求田計最高。

老大

老大情懷隨處樂。幽閑氣味逐時添。平生長物不入室。一日百錢輒下簾。題品雲山聊有諱。收羅風月不妨廉。客來恐說閑興廢。茶罷呼棋信手拈。

山石

山石那容玉獨堅。人生磨滅殆天憐。畫蛇最羨足無用。書馬常嗟尾不全。誰見虎頭眞可拷。自慚雞肋豈勝拳。誤人莫向碁師德。不願春生未噬前。

人生

人生底用幾閑思。物理通來盡我師。凍雀猶能樂生處。秋花元不厭開時。齊妻必妥終無偶。寒越未生寧之醫。若道終安須待足。百年何日可伸眉。

夏日即事

迂疏爭笑近猖狂。多病筋骸可預防。久乏園蔬因種藥。不留窗紙爲抄方。閑從烏雀分晴晝。靜與蛩螢共晚涼。莫道陶人好標致。北窗自古有羲皇。

冬日

砂瓶豆粥土牀煙。中有幽人意漫然。元晦居山豈懷土。仲尼微服即知天。閑中作計飽爲上。宮外論交睡最賢。小子應門嘗拜客。病夫便靜乞相憐。

午窗

終歲柴荊掩寂寥。物情多忌恐難逃。家居關白惟求省。應物寒溫亦憚勞。陳老只知炊餅大。元龍新歎臥牀高。午窗葉亂風成陣。病擁紬衾氣尙豪。

平昔

平昔襟期鏡屢看。而今涉世顧高年。自憐不唾青城地。共笑仍憂杞國天。屐影無傷猶不忍。吹齏雖誤亦當然。人間萬事空思徧。依舊西窗理斷編。

冬日

迂疏慵散百無能。半似田翁半似僧。製藥就圍煨芋火。檢方聊趁剩麻燈。自知豪爽今無復。共道癡頑舊不曾。閑倚南窗貪覓睡。敲門人怪不時譍。

次人韻

樂天方識淡中甜。安土無妨著處黏。道在市朝皆可隱。機忘鷗鳥亦無嫌。齒虛不礙山雲度。樹老慣經秋氣嚴。世上閑愁渾幾許。而今青鏡滿霜髥。

中秋

天借無雲雨借晴。月邊涼露滴無聲。只知老子興不淺。誰信太虛白亦生。四海惟當共人影。寸心直擬配高明。(二句夢中得。)乾坤元有冰壺在。回首紅塵意未平。

人情

人情雲雨九疑山。世路風濤八節灘。共說長安如日近。豈知蜀道比天難。浮航萬笑歷舟渡。坎井終當繫木(原作水。)。觀會取登高有良法。此身何地不平寬。(溫公曰。登高有法。徐行則不蹶。立脚實地則不危。)

有客

門前有客通名姓。一別十年記憶無。鬚髮俱驚各衰白。行藏已涉幾榮枯。急呼滿酌辭酩酊。聊用規箴補飯蔬。深感故來當久候。送歸雖病不須扶。

夜雨

夢覺呼童問幾更。未曆先作不平鳴。山深六月有秋意。夜靜滿城惟雨聲。四海虛名此身愧。百年浮世寸心驚。謾教奮溜如愁思。欲斷還連直到明。

現前

萬事除無取現前，此身隨處可周旋。居南懷北豈安土，巳夏願秋非樂天。韜晦包涵心有外，我知彌滿道無偏。洞觀今古平平在，厥蓋區區智與權。

上塚

鄉鄰見識說兒童，日日相邀社酒同。故國無家仍是客，病驅未老錯呼翁。里胥驗帖徵游戶，縣長開名謁下風。欲向溪南訪喬木，不禁煙雨正空濛。

桃花菊

東籬元不是天台，誰挽春風到酒杯。丹藥有靈能換種，黃花從此不須開。巳經晚節寵才識，不是寒香蝶亦猜。老眼淵明不今古，幾回春去復秋來。

夏日幽居 二首

隱几南山意獨長，回看塵世易炎涼。栽培得力江陵橘，蕭瑟傷心陸氏莊。莫就一時論絳灌，要從千載到羲皇。人間何處羲皇好，擬問希夷買睡鄉。

閉門終歲淡無求，雲雨人情亦可憂。斗酒難酬滿車望，杯羹直結殺身愁。平生幾兩屐多苦，一日百錢沽少休。山鳥不鳴林影靜，臥看蛛網掛蜉蝣。

夏日飲山亭

借住郊園蔭有綠，綠陰清晝靜中便。空餉意釣魚亦樂，高枕臥遊山自前。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箋。人來每問農桑事，考證豳圖種樹篇。

晝坐

共笑龕中坐巳癡，環堂燈火譙聲遲。人才爭替世所係，瓶水猶涼天可知。騎健每因多病後，一寒偏怯欲明時。三年馬隊成何事，採菊南山晝有期。

與客會飲野亭

遙岑一碧淡相依，野態行雲共意違。多病留侯甯復偉，長身諸葛但如癡。相思千里尊酒盞，永嘯一聲小鳥悲。風袖翩翩似何處，青林西北雨來時。

過徐橋

老岸石欄曙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十年往事不回顧，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誰教有長路，坤靈終亦化塵氛。興亡更遣陂塘在，幾欲悲歌酒未醺。

白溝

實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北界宜和恐未公。

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慘素霾，渠兒有志亦雄哉。累朝謀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文物漢唐今巳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遺石麟草半埋。

過東安

干戈天亦厭紛紛，豪聖千年共幾君。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悲歌莫管千秋後，王氣應無一品墳。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鴈入秋雲。

登武遂城

神州英氣鬱高寒，臂斷爭教不再連。千古傷心有開運，幾人臨死問幽燕。平生臥榻今如此，百萬私錢亦可憐。咫尺白溝巳南北，區區銅馬爲誰堅。

登中山城

黃金一夕冷如鐵，劉項蕭然恐未眞。世事惡盈應有數，天心撥亂豈無人。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泉精爽慘猶新。予曾伯祖奉議府君貞祐初死節中山而學狀湮焉。

登易京

亂山西下鬱岧嶤，遺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索漠，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七月九日往雄州

秋聲浩蕩動晴冥，感慨悲歌氣尚存。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生存華屋今焦土，忠孝遺風自一門。白髮相逢幾人在，蒼煙喬木易黃昏。

武陽故臺

仁義徒令此舌存，轗軻初不採紛紛。天公欲爲秦漢計，野色更無燕趙分。滿眼兵塵餘故壘，一聲樵唱入秋雲。擬乘碣石觀滄海，易水東流去不聞。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祠死巳無傳。四詩今併毛公廢，三策聊存董相賢。祀典曾聞鄉社在，荒墳重爲里人憐。絃歌燕趙今誰見，高詠周南獨慨然。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觀，晉奉議府君故治。

手澤天教檜變存，窮鄉枯朽亦霑恩。敢將吾道論榮悴，且喜甘棠見子孫。但使儒林有根柢，會看寒谷變春溫。題詩當作諸公唱，百里東州又故園。

宿華陽臺 二首

石徑盤盤擁亂巖，雲間雞犬是誰家。空山月出人境失，高樹露涼秋氣加。蜀道齊天休稱杞，武陵流水漫尋花。太行東北三千里，盡借晴嵐染鬢華。

夙志經綸尚未乖，消人閑去只蓬萊。龍門正要書堂在，天柱誰分戶帖來。雲外久遲黃鶴至，夢中曾採紫

芝岡。秋風何日飛來得。重見移家載酒酩。

飲閑齋壺

出門人事歇紛紛。春色三分已二分。十步離山九回首。一杯到手百無聞。蒼茫天地有如此。磊落古今何獨君。欲向荒臺問遺迹。水明沙浦只行雲。

宿鄭僧致公房

倦客歸來借夕眠。偶因相敬識君賢。常勤有酒邀陶令。每愧無衣謝大顛。閒暢縣名聊汎應。論周隆助豈誠然。平生親切冠巾語。欲發還休亦可憐。

九月晦日過鎭州宿趙徵士息極道庵

慷慨姦訛禍世親。姦張那復見眞淳。藏來龜六終留殼。調中狙三已自塵。符藥異能度衰俗。機淺卻恐有幽人。摩挲石刻背名筆。庭下寒花不似春。庵取龜藏六。

宿趙山人房有懷

書劍南遊氣吐蜺。歸來華髮首難低。江山應識千年鶴。豪傑空嘶半夜雞。物外有天齊太古。人間無地稱丹黃。相思日暮一杯酒。望斷碧雲何處棲。

宿龍宮

擬欲題詩贈白雲。且傾濁酒洗塵氛。閑將談笑論當世。卻喜稱呼是縣君。天柱舊曾分戶帖。神林今又有移文。夜深長鋏悲歌罷。此曲山靈恐未聞。

玉乳峯

亂山如擁欲爭先。惟許孤峯入馬鞭。舊見劍光曾犯斗。曾教齒響亦通天。只應絕頂千年石。中有齊州九點煙。安得渡風乘此去。東遊滄海看桑田。

洪元宮 明日將到天城。

樹邊平野接晴霞。脚底清江走白沙。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借山遮。自慚煙火無多暇。更有行窩第一家。煙雨兩坡皆古木。與來便作上天槎。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斷碑蕃鎭記當時。杯酒談兵少牧之。山色何曾關今昔。人才初不限華夷。水波風起心猶壯。木杪秋生鬢已知。莫更候資尋上黨。武陽禾黍亦離離。

雙淸空堂遺址

心遠由來地自偏。若分心迹已非賢。結廬人境元無害。跨鶴揚州更兩全。石頂衰龕有隨處。山中學館竟何年。馬頭果要爲初亂。擬問西巖借一塵。

張氏西園

水府生煙晚更蒼。翠陰含雨暗生涼。人間豈有赤松子。天上應無綠野堂。一日平原驚客散。千年郭隗又

臺荒。誰教老樹夕陽在。留與遊棚遺興長。

賈氏溪堂

澹澹春波遠更宜。邱山華屋總成非。來今往古年華在。厚地高天人力微。世上紅塵無此客。杯中明月有清輝。燕南舊事君須記。曾爲東湖盡醉歸。

隱謁山寺

石田霜落晚蕭騷。一徑禪扃亦自高。九萬里風安稅駕。三千世界等秋毫。山哀自苦天相衆。秋老不禁詩太豪。西望雙龍有高隱。結庵終擬近林皋。

會飲北山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別後幾經滄海淺。歸來豈止昔人非。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暮春山遊

萬山傍繞翠爭新。兩澗平分月有鄰。木杪柴扉如看畫。松陰苔徑欲疑塵。浮雲柳絮人間世。流水桃花物外春。杯酒狂歌極浩蕩。野煙晴樹望中勻。

春日遊山

川氣迎晴澹作春。泉聲招客淸如神。隨時俯仰有魚鳥。乘興往來無主賓。寒水白鷗心共往。浮雲蒼狗態誰眞。平生經濟程夫子。年少看山意已親。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明道少作也。

西山雅會

山色舊無今日濃。雅期新得與君同。胸懷霽月千年後。尊酒春風一月中。靜裏乾坤無彼此。眼中花柳各靑紅。高情久已忘琴了。誰管殘陽送去鴻。

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看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遙。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堯。波間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

有懷

百年身世付秋毫。萬里烟霄有羽毛。樓上詩成山欲動。眼中人去氣猶豪。崔嵬自可兄呼石。憔悴直須僕命騷。尊酒論文復何日。西風迢遞暮鴻高。

九日客至

有人車馬訪柴桑。怪見寒花滿意黃。莫對西山談世事。試將華髮照滄浪。淵明不與白蓮社。程子猶憐綠野堂。他日燕南諳耆舊。此間風味亦難忘。

除夕

莫道春風室磬懸。試看孤影伴悄然。浮雲往事空千幾。淸鏡明朝又一年。頭上無繩繫白日。胸中有石補

青天幾時能了西山約，六角黃牛二頃田。

秋夜 二首

巴賨山深豁野情，每嘶無物獨鳴生。人貪日課不時睡，雞爲調晨早鳴。病後端居信嘯詠，靜中未發有延平。誰知今日絕紘意，卻恐人間知此聲。

坐困沈思强起行，盡庭凉露下無聲。爲爾寂寂人莫笑，不肯碌碌君何成。萬古興亡天亦老，百年身世夜雞明。情知不爲學仙去，也欲蓬瀛寄此生。

新曆

山家曆日年年有，林鳥園花報四時。建戌預求尋藥月，逢辰要及種瓜期。胸中幾卷二三册，夢裏幽風第一詩。餘韻千年宛如在，晴窗捲卷不勝悲。

放歌

莫道人生能幾何，金銀宮闕亦無多。垂楊流水輕風裏，碧落銀河暮雨過。天地此身其逆旅，雲山到處是行窩。九原喚起堯夫老，我舉一杯君試歌。

野興

得意江山入酒尊，乾坤淸氣未沈淪。莫思世事兼身事，不薄今人愛古人。明月淸風無盡藏，野花啼鳥一般春。客來惟說漂囊好，只恐先生醉後嗔。

秋郊

行過靑林徑欲還，誰家茅屋在林間。雲初湧出半含雨，風漸吹開微露山。世味嘗來知懶貴，物華老盡覺秋閑。天敎勝境爲詩藪，未許幽人穩閉關。

西湖

水畫深藏十畝煙，賣書眞欲買魚船。數椽破屋已自足，四海盛名良可憐。睡後不知淸露下，興來攜共白鷗眠。濂溪猶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對菊

汪陵不辨一身謀，雙鬢空添四海憂。舊本流民今復見，時家逃屋爲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廈，白布空歌萬里裘。政有南風曲中意，可能獨醉菊花秋。

憫旱

農父耕深亦乾，雲湫誰信欲生煙。萬金負羈汗猶出，一寸丹心天可旋。未使無餐思鄉土，不辭憂國願豐年。爲誰河漢中霄起，獨對璇璣理斷編。

城樓待雨

雨入江樓勢欲吞，雷轟何止耕雞聞。未憂彼岸將爲壑，又恐吾山盡化墳。風伯爲誰能卻散，物華依舊嘆如焚。百年人事今如此，猛拍闌干怨夕曛。

溪光亭看雨

萬山齊擁白煙來，木杪先聲失怒雷。海岳奔崩換毛骨，乾坤收斂入胚胎。龍公所藏有如此，塵世一滑何壯哉。坐看神功空束手，夕陽華髮對蒼苔。

積雨

萬象何爲入杳冥，懸知物外自高明。前年憂旱有今歲，半月閉門如一生。捧日誰勞中夜夢，補天誰識寸心誠。隆雲政使高千丈，坐愛魚頭恐未平。

秋霖

春旱泥翁恐魂傳，誰從積雨得豐年。麻衣有垢供秋霧，土鐺無灰換曉煙。果爲松薪禁明月，眞敎斥鹵變桑田。胸中幾許晴霓在，四海蒼生獨慨然。

次韻閔雨

己酉豐凶不偶然，今年千里土生煙。夢遊樂國每嫌覺，欲見仙靈獨聽禪。畢竟蛟龍思得雨，何勞蟬蝨護呼天。山人萬慮消磨盡，惟有憂農阻靜便。

癸酉大雨次人韻

黑風吹海入天飄，誰信銀河直下瀉。渾沌只疑還太古，規模欲復唐堯。衣冠半夜方孤坐，塵溷千年共一漂。且喜開簾見白日，不須隴畝問秋苗。

海南鳥

越鳥翠飛溯漢澌，氣機千古見眞純。乾于風景今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道金鞭淚，未信吳兒是木人。

白海靑 一名玉爪鶻。

扶餘玉爪舊曾聞，靑鳥猶露海氣昏。掌上風標有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平（原作率，據元詩自標改正。）蕪未灑頭鶻血，春水誰開鐵騎門。過雁昏鴉莫回首，稍擎高興在空雲。

爆栗

山家愛客夜留連，爆發驚聞一栗先。鑿竅誰言無混沌，弄丸今喜得天全。香甘合用金甌選，冷淡那容玉版禪。回首燕秦幾陵谷，眼中繁富竟何年。（近世山家選栗觀，往往伐去。）

飲江瀆白

高亭飲興動江山，爲捲濤聲入座間。稍覺眞能醉滄海，魚龍直恐盡神姦。霽流護晚荀蒴暖，仙闕曾分玉液慳。聞道兵塵埋楚甸，一杯誰與洗愁顏。

薔薇酒

顏色醉醲茉莉香，琉璃到手會須嘗。一杯滄海泡成幻，萬古花醺醉有鄉。凉冷倂收天水碧，輕浮猶帶女眞黃。錦囊盡貯春風在，別是仙家不老方。（服食家有餌薔薇法。）

黄精、地黄、合釀甚佳，名以地仙酒。

仙家名品對畦疏，誰信幽人用物多。酒面白雲招我在，杯中春髮奈君何。西山秀氣斯欲盡，易水寒聲饒亦和。未望天行至千歲，舉觴當和紫陽歌。雲臥天行，非予敢議；醉一處，和下二百歲，醉者遇息渡也。

玉柱變清香

二氣元從太極分，浮雲起滅見來真。白虹貫日豪華散，底柱中流意象新。方寸有靈涵大塊，頭顱無物隔蒼旻。藍田萬頃煙生玉，未辨晴窗半穗春。心無外，體無間，吾靈臺銘也。

反垂柳短吟

張騫高枕雪霞飛，最憐憔悴綠楊枝。青絲曾識鶯聲輭，黃葉俄驚馬足遲。有分只偷春色早，無心要結歲寒知。不應再得東風力，更與行人管別離。

次韻劉尚書會號體成

萬姓瞻天仰泰階，老人星現五雲開。泥同直擬千年論，積累無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春雷。舉頭日近長安遠，葵藿傾心即壽杯。

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 二首

亦術兵農豈盡無，規模如此亦區區。權書不免增多口，篇論誰教混一塗。親手申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千秋萬古中庸在，留與橫渠作後圖。晁公武讀書志，有橫渠少年壯尉嫌子一卷。

讒遣歐陽筆有神，微詞端不赦兇臣。樵夫見笑事無愧，童子羞稱亦可人。但得躬耕全性命，猶勝偏霸在風塵。獨憐一語宜深論，櫓上元龍且莫嗔。

次韻答范陽郭生

默坐鑽窺樂境深，無絃初不用知音。曲肱睡起亦何事，弄月歸來徒自吟。多愧寄書勤訪道，未嫌傾蓋即論心。西山百里平如案，欲認東州煙雨侵。

次韻答趙君玉

萬古西山翠不休，一庵今在白雲頭。開軒招月談相對，倚杖聽泉清可收。已喜凌空有高興，豈知臥病阻同遊。南湖燈火十年夢，舊好何時得重修。來詩，有千古高壓香風韻；安得凌空訪靜修之句，故及之。

傳彥和壽予詩以韻答

悪世今成壁立山，傷時時復并生潸。希夷老不留張詠，康節初曾笑謝安。歲月妒人雙鬢老，江山分我一杯歡。因君喚起扁舟興，擬畫臨流白幘闌。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蕭蕭霜葉打窗殘，耿耿寒燈伴獨居。鄉議護評康節僻，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緘戒，臂穩因思九折初。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吾廬。

次韻答張夢符

癯然一榻臥成痕，多病人疏自古云。執別三年猶念我，開緘千里若逢君。家聲舊仰遼東鶴，才望今稱冀北羣。每憶翠尊前日雅，幾回搔首賦停雲。

寄張之儀

便擬庭闈捧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寧云細，三釜無歡亦護多。戰國遺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尚王何。見人時懶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寄彥通

青錢白飯思悠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樵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自是煙霞愛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示彩鱗

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徹夜明。雜志未論班氏史，陸師何用鄭公名。人間忠孝事無責，學術淵源先有盟。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

示有寄

南鄰新喻北鄰諳，莫忘蓮湖舊釣臺。根底自宜留故土，膜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競相形看，消息當從既往推。遙想西城共登眺，水光山色亦悠哉。

付阿山詞

十畝荒田不自耕，半空樓觀幾時成。人因遇困方言命，我爲求奇反喪名。此去要知燈是火，向來空指鴈爲鳧。新詩銘在山堂口，百過高歌告乃兒。

送董巨濟尋親

花繞東鄰竹馬馳，春隨西舍板輿肩。白雲尚在棲遲地，綵服俄驚喜懼年。樵牧定知生處樂，兒孫多向老來憐。阿翁別後還家夢，比擬思親恐未偏。

送人官瀾西

江海十年幾戰酣，劫灰飛盡到耕蠶。亂離文物想猶在，獨獻徵科恐未堪。眼底興亡卽今古，胸中形勝欠東南。因君漸有扁舟興，佇待清風洗瘴嵐。

送人官吳中

天徹蕃籬要混通，古來佳麗數吳中。送君如對秋風起，恨我不隨江水東。五穀可妨鄉士異，孤雲須念母心同。素圖留取風煙看，莫趁并刀一剪空。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余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交之意云。

昨夜相逢終夕話，今朝送別百年情。世緣盡付禪心在，宦況併隨詩景清。此日捧檄猶有望，他年勇退豈無盟。知君苦愛希夷老，莫厭山深不寄聲。

郭太守提舉松江

蔡公聲望動江東。應識頭顱肯外爲。陵谷初經新化日。尊罍不似舊秋風。看雲正要忘憂計。避瘴無如寡欲功。萬里吳淞(原作松，據杜詩改正。)憑寄語。幷刀明日試胸中。

贈韓道人

積學輸君氣稟異。胸中鵬賦自蓬萊。靈砂換骨知何物。道籙降心亦護云。劍泣露盤經幾見。鶴言華表覺誰聞。風流大父承平事。賴有當年李少君。(韓及識余先大父。今百三歲矣。)

贈司馬道士

仙界清涼亦陸沈。風流儒素渺難尋。白雲自解留佳客。青嶂端能療壯心。知己未論鵩鳥賦。移人先聽水仙琴。野夫近有南來興。乞我庵前十畝陰。(司馬氏陵川多家。陵川武晉清涼境界。)

贈趙丈八十詩　幷序

趙丈字澤民。金義宗初年。應律科。中天下第一。(原作應科中天律下第一。)授商州知法。尋除左部檢法。遷新息令。北渡。客驟天中。就初擢爲左三部司正。致仕景州判官。爲人樂易寡默。嘗與先人同應眞定宣撫司辟召。故予以父執事之。今年八十餘。里人好事者樂其壽。諸公爲賦詩。而求余倡焉。

律學專門自可疑。更從報施論心期。干戈留在三章法。松菊歸來兩鬢絲。再世通家惟此老。百年涉世亦吾師。平生辦作耆英序。慚愧胸中壽域碑。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感事還悲負米身。此生無復九齡親。干戈誰共知年喜。天地猶全愛日眞。只擬商顏亦秦士。豈期唐水尚堯民。胸中壽域平生在。開卷題詩覺有神。

贈相士詩卷

形聲感物即天成。壽還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天容一日幾陰晴。傭夫著挽何妨共。厮役王門未可輕。不向晉家洲上醉。胸中風鑒恐難平。

題贈鄒道人詩卷

開卷煙霞著眞人。紫芝瑤草憶芳尊。法筵古體存三代。野服遺風見一痕。唐水堯山猶樂國。葛洪張果有仙村。何時養母東鄰了。老婦煑茶自應門。

渡白溝

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衝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雲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劍獨誰投。

遂城道中

鐵城秋色接西垣。遼客還鄉易斷魂。霸業可憐燕太子。戰樓誰弔漢公孫。冷煙衰草千家塚。流水斜陽一點村。慰眼西風猶有物。太行依舊壓中原。

鎮州望抱犢山

亂山西去獨崢嶸。合在仙經第幾名。物外高閑眞有意。亂來險阻亦堪驚。太行攏秀霜洗盡。全趙坤横太驕成。珍重幽人留眉盼。封龍英爽未全平。

避暑玉溪山

風露撩人儘力淸。也應知我到禪扃。秋聲滿谷有生氣。山意帶煙成遠形。皎月欲升天失色。白雲初出樹留青。他年若訪經行處。合有先生避暑亭。

溪光亭小憩

[illegible]涼隨水到溪亭。十里綠陰亂鳥聲。自惜形骸恆世故。豈知風露已秋清。白雲似與山爭秀。落日放教川盡平。六月農家猶(原作[illegible])赤地。登臨舒嘯若爲情。

留題山房

錦風縹緲竹花飛。怪石參差樹影齊。壺裏有天藏日月。杯中無海飲虹蜺。松生太古鶴應識。路入白雲山幾低。萬里黃塵一回首。微茫煙水意淒迷。

水門庵

暝煙林影淡無姿。物外高寒兩石磯。雲水流行聊有迹。乾坤俯仰自相依。波涵晴景動猶靜。鳥戀幽人去復歸。回首塵緣猶未了。驚風且莫故吹衣。

井陘淮陰侯廟

君臣尚許日生疑。誰與乾坤息戰鼙。未論恃功羞伍噲。試看觀變要王齊。良能用漢氣無敵。蕭可制韓才自低。枉爲虛名誤忠節。五陵煙樹亦淒迷。

登高有感

疏煙晴曉散輕寒。秋色滿林霜意闌。今古消沈幾白日。乾坤蕭落一青山。半生心苦頭先老。兩姊墳荒淚未還。瞬息西風解千里。登高聊爲送餘潸。

樓上

樓觀參差接大荒。五雲分我白雲鄉。臥之地上太行小。來自帝傍春夢長。灝露明河氣蕭瑟。黃塵落日煙蒼茫。清風簾外聞何客。元鶴飛鳴天一方。

春遊

巧移林亭無四鄰。背山向水得天眞。風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來六七人。十日得閑須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鳥聲似向花枝說。曾見無懷有此民。

新秋

俗物何曾擾病懷。偏渠孤憤若爲開。人生如此亦安用。野鶴翩然去不回。萬古青天留月在。幾聲白雁送秋來。西城無限峯巒好。擬對一峯傾一杯。

秋夕

西風吹捲讀殘書。慨想平生時自呼。度日悠悠良可惜。軒天磊磊未應無。才名莫要驚人甚。嚴論終需與禍俱。長嘯一聲秋意滿。無邊落葉下庭蕪。

夜坐有懷寄故人

幾葉疏桐萬斛秋。四山清露一窗幽。高情千古謝安石。壯志平生馬少游。有錯翼成六州鐵。欲還空說大刀頭。悠悠且付天公在。未必蒼生待爾憂。

秋懷

天從朝雨霽來寬。日到平蕪盡處還。嘆老自非緣白髮。愛閑元不爲青山。洛陽懷古真豪舉。李白學仙亦強顏。何處蓮花有仙掌。不妨招我看雲閒。

秋日有感

自覺規模日曠然。初心道德負中年。仰觀俯察無多地。往古來今共此天。出處不論三代後。刪修直探六經前。南山正在忘言處。目送歸鴻手絕絃。一作自恐規模日曉然。每因靜處便無邊。仰觀俯察多地。往古來今共此天。此處能費鬼一鳴一止又千年。南山正在忘言處。目送歸鴻手絕絃。

凝坐

野人凝坐靜無邊。戲弄從渠兒戲然。或智或愚能幾里。一鳴一止又千年。橫流在眼何妨病。絕故經心信未賢。究竟靜能離此世。孤山絕頂送華巔。

硯池

青蛙昨夜聚來鳴。斗水那容掉尾鯨。白髮驚魚應笑我。扁舟捉月記三生。荷風拂面秋先覺。苔露生波晚更清。我欲江東尋湖老。天河早爲洗南兵。

虎甲

氣勢江淮一旦空。故教金甲虎生風。嶙嶙鐵騎千夫勇。凜凜寒威百獸雄。不信蹤跡真實在。豈知狐兔動幽叢。聖朝千古征南鎮。亦有孫君治造功。

黑馬酒

仙酪誰誇有太元。漢家桐原作銅。據漢書禮樂志改正。馬亦空傳。香來乳面人如醉。力盡皮囊味始全。千尺銀驪開曉宴。一杯瓊露灑秋天。山中喚起陶弘景。轟飲高歌敕勒川。一作長酒力盡皮囊味始全。漢家桐馬豈無傳。一作胸中丈夫。八九雲夢少。三千百杯擊有神酣鬣二轟何分贊勝天然醃發能鐵命若南風到此價浦精熟。

賦孫仲誠席上四杯仲誠會通庭瀨。

崩島回迴意若何。剖腸欲我鑑紅螺。微茫山意詩痕在。瀟灑江聲飲興多。聖處已分糟與麴。醉來惟見酒成波。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在汨羅。一作注瓦觴鐵覓若何紅螺元稱鑄金鑑。微茫山意詩痕在。瀟灑江聲飲興多。聖處已分糟與麴。醉來惟見酒。一作千年醒殺江魚腹。且莫沈湘酹汨羅。

右螺

碧簡和霞捲晴霞。錦浪隨鯨落晚沙。風趁歌聲來弄葉。酒知人意要浮花。胸中壘立三峯玉。醉裏神遊太乙家。明日清霜看紅翠。人生容易鬢成華。一作江都雲氣洞庭春。露浸玉魚落晚沙。迢迢影隱月明舟。人來休道秋霜滅紅翠。

右荷

希夷骨組永相望。混沌鑿開見此雛。金橘有天容逸老。青田無地避餘香。雲中招隱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試向峨嵋問崎島。人間紅雨幾斜陽。一作希夷骨組永相望。混沌鑿開見此雛。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試向峨嵋問崎島。人間紅雨幾斜陽。

右桃

瀟湘千樹暮林平。風露詩腸快一傾。蜜戀金絲仍可意。香分綠蟻最關情。洞庭春色元無恙。南國幽姿讀獨清。誰辦酒船千萬斛。棹歌和月捲江聲。一作瀟湘千樹暮林平。風露詩腸快一傾。蜜戀金絲仍可意。香分綠蟻多情。江陵春色元無恙。楚澤幽姿恐獨清。未清惟有酒船三萬斛。南飛會和凱歌聲。

右橙

以韻卽席課諸生東齋諸物七首。

遠山筆架痕字

何物能支筆萬鈞。枝頭依約遠山痕。橫煙影隱猶見。秋入嵐毫勢欲吞。掌上三峯君太華。人間一髮是中原。中書未免從高閣。不向林泉怨少恩。

折疊簡牌爲字

誰將箇箇綠猗猗。幾葉齊分梵夾勻。眼底有無真亦假。家中舒卷屈猶伸。墨雲難染秋天闊。碧玉還思曉露新。他日不須焚諫草。一方何處覓緇磷。

梅枝枝字

鐵石心腸冰玉姿。掌中消得歲寒枝。天教一握藏春密。風覓餘香就手吹。雪月冷懷留步屐。溪山高興入支頤。玉堂若要扶持用。說與東君也不知。

竹簟知字

爲憐鶴髮久雙垂。秀出龍孫第一枝。鑿破謹言混沌死。彈來未有歲寒知。天材擁腫吾當取。時樣裝嚴彼亦宜。風月不妨時角出。清霜難勞老頭皮。

醉梨寒字

白雪春香洗未殘。元霜擣遺凍成團。漆封倒顆盤猶滑。蜜和濃漿齒避寒。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快人風味依然在。莫作尋常樸樕看。

玉簪香字

花中冰雪避秋陽。月底陰陰鎖暗香。玉瘦每憂和露滴。心清惟恨有絲長。且留宛轉圍沈水。莫遣聯翩入

粉囊只許幽人太相似。蒼苔疏雨北窗涼。

秋蓮空字

瘦影亭亭不自容。淡香杳杳欲誰通。不堪翠減紅銷際。更在江清月冷中。擬欲青房全晚節。豈知白露已秋風。盛衰老眼依然在。莫放扁舟酒易空。

西瓜 二首

一片秋風落漢城。人間無復渴塵生。鑿開混沌星辰出。碾碎瓊瑤風露清。胸次冰霜惟我在。口邊糖蜜向誰傾。爛腸莫道遮藏得。黑子紅心到底明。

一圍天霽曙藏春。多少人間渴死人。面上風標雖冰雪。胸中文彩爛星辰。弄丸我是希夷老。鑿竅誰窺混沌真。沃沃君心甘剖腹。乾坤一轉要清新。

貧士

貧士出門多掣肘。聞君幾次禮徘徊。不思學館三年留。肯爲山翁百里來。久倚通家略賓主。新知不飲罷尊罍。殷勤莫厭通宵話。雞說天明卽欲迴。

故人見訪山中

客子長人常借出。病來庭戶盡荒蕪。多時略闕通書問。遠路遙煩送藥須。場地預占燈燼喜。敲門遙認草亭孤。故人知我無供給。故着看山慰野夫。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出門紛擾互相尋。常使幽人懷病深。前月借書來水北。去年採藥到城陰。黃精已借餘生斷。蒼朮新栽數石老尋。只有燈前青睞借。無人曾送買山金。

憶郝伯常

一徼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玉虹醉吸金陵月。元鶴孤遊赤壁秋。滇北蘇卿重回首。天南王粲獨登樓。飛書寄與平南將。早放樓（樓原作）船下益州。

淶陽李丈九十壽

九十餘年何限事。向人惟指鬢毛霜。偶因飲酒驚還醉。不借看書託健忘。遺拜嘖扶脉敬客。近遊多步爲居鄉。自慚樗子顚狂在。世故艱難未備嘗。

壽田處士

慷慨燕南烈丈夫。半城和氣溢閭閻。仕途盡看鼠爲虎。若輩卻教龍作魚。勤苦十年輕子史。風流千古重詩書。交遊勝有名公在。未許丹青作敝廬。

何太夫人生日

夜夜東鄰有香火。高門因得百年心。蟠桃結實世誰見。隴樹駿人根自深。經卷病餘猶早起。柴車老去亦親臨。久知吾友聞居意。惟願慈顏事不侵。

偶得 二首

血氣雖衰志愈堅。年來漸故覺知新。久貧多得鄉閭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有磨三事樂。乾坤俯仰一閒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逸民五畝春。

自覺筋骸老漸頑。曾經聲脊度危關。清霜烈日留身後。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頹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遜南山。雲鵬稅駕今無地。羨煞江鷗盡日閒。

次韻答石叔高

昨承千篇到敝廬。新時曾許鳳凰雛。胸中無地宜三徑。天下何方是五湖。抱膝長歌懷梁父。曲肱高臥著潛夫。朝廷別有賢儒在。莫道斯文賴我扶。

次韻答劉仲澤

世態年來一笑餘。易川高興賦閒居。靜中一點畫前易。身後數行言外書。不食可憐周二子。獨醒休笑楚三閭。賢君早了治安策。枉對寒窗嚼子虛。

自釋

脊髮身口累心期。溝壑高眠恐易遲。仲子不能分跖粟。伯夷終是食周薇。胸中耿耿獨如此。天下滔滔誰汝歸。洗耳洗江狂猾子。也應猶笑我隨機。

次韻叩泮宮

誤我儒冠一不成。劍華搖落動江城。心飛北闕知天遠。夢入南荒覺地傾。磊落中原千古鹿。淋漓滄海一杯鯨。太平自有諸公在。誰向南陽問孔明。

哭申也

悲來思汝不可置。揮淚問余何所悲。青欲出藍今遽爾。白能受采復誰期。粥杯屢進知君篤。藥裹親嘗豈我欺。從此虞編只獨理。不堪燈火夜涼時。

哭汪之才編修

草草離觴記去年。誰知此別是終天。傳雖成癖今安用。史未參榮應自憐。四座高談宛猶在。一經白首竟無傳。交朋日與來書少。不過西州亦泫然。

千戶喬侯挽詩卷

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愧幽燕。千家聚落郎山碧。四海牢籠勸勒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記當年。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

孫沁州哀挽

驚看哀誄爲君傷。一面十年不易忘。秦府舊稱天下選。燕人元有北方強。平生豪氣餘邱土。寤寐神交只月梁。聞說條陳有遺草。承家洗眼看賢郎。

哭母族李滦陽 并序

先人北遷、主於公家。吾母卒因寓葬焉。後因從先人南遷。十年之間。公率家人拜埽不廢。其死也、詩以識哀。因自敍云。

亂餘家破苦顚連。生者安居死葬田。瓜李自知豪厚施。鶺鴒終擬箕新阡。餘仁尙灑千夫淚。遺業惟存二子賢。一寸赫心思母切。不堪重詠哭君篇。

挽李漢卿

十載從軍苦未遇。直教窮死登原作畠。堪哀。交遊有淚能知己。天地無心解愛才。孤子縉尋朱硯泣。笑奴不復錦囊開。南兄久客應相識。當向誰家酹一杯。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

詩　五言絶句　六言附

明珠穴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露聲。

滴水巖

膚寸徧天下。至靜涵氤氲。因看石滴水。窺見天生雲。

石潭

淸不見羣魚。晴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遊絲困無力。欲起還悠颺。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慵綢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髣髴。直欲到滄溟。

子曠波及魯。犂牛不累騂。寸心仁厚處。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滿。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去。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尙豈初心。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鄰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逐臣念鄕國。江浦聞哀絃。長吟望南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鹿琴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絶絃爲俗論。不是古人心。

夢題村舍壁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眞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村居雜詩　五首

鄰翁走相報。隔窗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滿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樵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蕳皆可藉。緩步卽吾車。乘興三杯酒。隨行一策書。

蜣螂

造物卽能產。其蟲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蝸牛

背上寄廬好。問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內。棟宇僅入窩。

蟪蛄

幾利前迴羣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兔尾。卽此見義文。

螽斯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眞。蟲魚能解此。聊用比振振。

芍藥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牡丹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萱草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霞。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薔薇

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花開日月長。朝暮閱兩闕。

酴醾

勿翦架上花。不是提多刺。得藤華忘枝。曾向花陰醉。

夜合

消忿縱無獨。合歡如讖時。章鼓千古意。百轉情芳枝。

蜀葵

且勿論傾陽。色香尤可賞。人情輕所多。共愛姚黃美。

木槿

已拆暮欲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體道。堪玩不堪嗟。

看雪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山亭獨坐 二首

野情靜成癖。幽居慨自高。青山臥牀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靜雲卷舒。敲門者誰子。聊復忍斯須。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余何以知。仰見梁間月。

偶書 二首

叠叠山下塚。渺渺嶺頭雲。歲晚不歸去。塞鴻應望君。

昨日宋人苗。今日牛山木。寄語芒芒人。管取牛羊牧。

明珠穴

山從何時裂。珠去誰當還。餘光爛猶在。照我方寸間。

硯池

有月滿秋影。無風生小波。澄心一相對。今夜興如何。

溪橋步月圖

山中有幽人。獨步溪橋月。莫問興如何。披圖亦淸絕。

出花

下石綠珠井。來面昭君村。坐令宜花地。亦復愁移根。

史處士挽章

平昔未相識。幾回付寄聲。今朝聞謝世。便有故人情。

春齋亭詩

老樹含春容。寒泉動幽響。念彼山中人。風露恣淸賞。

觀石佛有感

明月露如洗。白雲春自生。石邊有枯木。風至亦知鳴。

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瀟灑寬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遊。

絕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滿窗下。江水淡無情。盡是忘機者。

雁圖

秋迴煙水寒。鴻雁驚不起。道人心久閑。相忘有如此。

商方辭

商爵既云古。那堪形更奇。不宜燕市酒。雅稱野夫詩。

算盤

不作魏商舞。休停倚氏歌。執籌仍藏篋。辛苦欲如何。

題山水扇 二首

山近雨難晴。樓高秋易寒。遲誰暮雲表。溼我倚闌干。

二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榭。誰收無限雲煙。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一

詩　七言絶句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忽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記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積還生。亂多治少君知否。陰偶陽奇理自明。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月露夜涼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縣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涼秋。蒼苔白石夢初覺。滿月疏篁山欲流。

喜雨書事 二首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相看草樹共欣欣。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靜中聞。今朝便覺笙歌上。爲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 九首。擬楊瑎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知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工夫密。春意空濛尙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擧杯爲向諸君道。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顏酡。勸君輕摘黃花蘂。滿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復。魚鳥聞聲亦太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黃花蕊。宜與南山細揣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䍦歌。青山一帽千年在。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巖積翠蘿。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閉物胚胎密。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流盡巖花春不知。

銅雀瓦硯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爲亦魏黜。卻愛曹瞞臺上瓦。至今猶厯建安年。

春曉

要看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煙雨細如霧。生意空濛畫得眞。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皓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暮寒覺比曉來加。

仙人圖 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只許汾陽會瞢然。

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迹得空同。可憐千古稱黃老。誰識當年立極功。

春景

病餘身世淡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問知昨日是淸明。

講學而首章 二首

有樂如從天上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俱立。何害孤根暖獨回。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我心無慍本沖融。

講八佾首章 二首

以忍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從此俱看未忍時。
生意倏然不遂春。根株盤屈欲輪囷。向前枝葉頹然了。自此乾坤屬不仁。

謂周而不比章

義理胸中好惡眞。初非由己與由人。渾然生意流行在。惟有枯荄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紊國風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誰饒千古在人心。

驪客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高寒。施施便解驕妻妾。乞餘當從此際看。

講求仁得仁章 二首

山下食薇老興便。荊南採藥此心全。乾坤月慘煙悲外。留我羲皇萬古天。
荊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悵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方識西山忍餓心。

一元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覓天根。試從閉開中間看。始覺乾元獨自存。（閉物之後有寅。開物之前有丑。體于正在閉開之中。其義可見。）

新居

雪擁閑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暖無多事。只有求方與借書。

今月

今月柴關幾客來。擬從履齒數莓苔。求文道士花前至。載酒門生雨後回。

采柏圖

翠袖還將柏子薰。一般心苦爲思君。思君不爲山中苦。爲說山中有白雲。

采栗

黃精薯蕷宜深斸。柏子纔肅可備收。莫遣遊人渾觸散。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 三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情知弄月吟風手。不扣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譚及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許東鄰。百過廖黨本晉聞。說詩人多感慨。且休持送鄭監門。

豳風圖 三首

畫裏春風在眼前。詩中雅意若爲傳。濕謳更講絃歌了。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願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儘有新詩續正風。
采風千古自觀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囘頭無忘最憂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此心元不爲梅花。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蒼苔如見侵。攜筇隨水就輕陰。松風自厭灘聲小。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雲樹傍牌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自足。萬事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筋脚力。招來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戶無人綠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蜂擧遠山風雨來。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淸。欲借西風蘇病骨。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盡

草閣垂簾晝掩扉。客來知我出門稀。鳥鳴淡與人相對。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鬱花楚楚歸甯女。荷鍤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行樂有感

未言先嘆少知音。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堦前見芳草。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淸明酒熟老人醉。拜埽歸來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只今惟有故鄕情。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涓百憂。一方禪榻有與遊。月明夢覺不知夜。雨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視息中。四海堂堂皆漢土。誰知流涙在金銅。

廢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遊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好山橫處盡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震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此心存處更存存。

己卯元日 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眞，四十頭顱今日數，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獸坐時，慨然千古入沈思，許身尙省初心在，道在而今覺似誰。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遇先妣，纔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只應老母心酸處，還似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回頭二十四年悲。（先妣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庚辰元日 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沈河嘯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巵，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恨，又到春風滿面時。（乙亥所作詞，有春風花柳[illegible]之句。）

下山 三首

峻嶺懸崖信意登，要收景致入高明，下山卻向山頭望，始覺從前險處行。
綵霞嵐紫成堆，收盡雲煙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人人知道看山回。
十載煙霞壑我深，豈期今日恣登臨，此行知有詩多少，還盡山靈未了心。

戲判遊山詩卷 三首

不解煙霞僩戲君，强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遣西遊樂，林鳥巖花惡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攘風塵，區區等爲紛華役，未分靑霄是遠人。
登臨有法莫相沖，絕壑懸崖不借渠，十步回頭五步坐，窗間眉宇笑君愚。

漫記 三首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便將富貴浮雲比，恐落華歆一瓣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尙有身，一自披仙生一轉，浮塵十倍昔朝人。（[illegible]）
安樂名窩有底貲，打乖非是要安身，披仙便覺學曆壓，負殺園中獨樂人。（[illegible]）

草亭睡起

萬古乾坤一草亭，淡然相對靜儀形，釀成碧酒客難得，生出白雲山更靑。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驕，醉裏騎牛過山北，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曬糧空庭藥囊收，閉門無睡御機頭，過門幾點黃昏雨，分與蟲聲半警秋。

冬曉

歲寒心事在籓圍，清曉開窓試一觀，禾稼乍迎紅日影，依稀擧似杏花殘。

可庵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惡惡不可惡惡可，等枰無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

堯天萬古大無鄰，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嬌兒索栗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煙畫幛圖 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屛山影露微茫，苦心只辨雲煙好，不抹人乎作米狂。
煙影天橫滅沒邊，誰從豪末出淸姸，畫家也有淸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 二首

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絹句，其上有倂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頹牆，牆外柔絲露淺黃，春色纔微已堪惜，輕寒休近柳梢傍。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情最耐看，看時容易畫時難，奇峯怪石驚人眼，誰信丹靑解熱慢。

酬寫眞者

自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尙豪英，筆頭慣畫麒麟像，乍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拆寒爲虐，已謝重開爾借恩，一種是花元不異，多由天氣少由根。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靑黃霜重輕，萬里晴天秋著色，不曾慘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涼冷渺風鬟，灝露一天秋意閑，不記醉中呼李白，傍人笑道是人間。

金太子允恭墨竹 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斑，金源文物見當年，博山煙暖春閨靜，卻笑承乾嗜好偏。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恨翔鸞不解愁。

遊隱山亭 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幾欲斫去心所憐，安得高堂數千尺。
山翁一去不復返，亭下幽花空自開，慚愧茅簷雙燕子，飛鳴猶喜故人來。

顏曾 二首

陽光浩蕩斂秋容.陰景深沈暖漸融.萬古顏曾留意象.洪爐春滿聖門風.
鑿冰成雪膏知冰.搏雪成冰見未曾.到底春風同一貫.要從此地識顏曾.(顏晏傳.曾昔冥.)

雜詩 五首

老兔雞雞自有春.聲冰徹底照來眞.雞鳴畢竟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菴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成主宰.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偸安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眞.不敎曉入雄雞口.誰喚南窗打睡人.
爲鼎石塊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不識顏家樂.十月天教薺麥春.

癸酉新居雜詩 九首

一時賓主記從容.萬古風流在洛中.未敢窺中望康節.且從實地學溫公.
邦怨無端尙可優.朱王邦背復蘇嘗.程門萬古春風在.百草千花得自由.
野店羅衫盡世綵.徂徠几杖列兒童.平生自恨無師友.千古空聞圯下風.
一語希文鑄大儒.太山纔了又橫渠.紛紛諸子燈前讀.未管春風朽木蘇.
樂事相關會對語.生香不斷樹交春.程家若要觀生意.卻恐鳶魚畫不眞.
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不須中夜深思省.臥我高樓織雨中.
牛山昨日恨相忘.今日齊苗苦未長.會待明年新雨足.功未留著護牛羊.
投詩劇裏紛紛口.誰筆落聞苦苦心.千古高風一瓢飮.不從文字得知音.
仲舒不草漢三策.韓愈欲成唐一經.三百年來麟未泣.不知編簡向誰靑.

道境

道境相看滿面春.平生心事數來眞.南山正在悠然處.不肯回頭錯應人.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饒透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豈知蝶夢卽螟蛉.

漫記 四首

天幌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未便眞忘得.借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便是癡.更將何物要韜光.東皋幸有牛溪在.卻向長安說醉鄕.
百鍊破釜發長嘆.一局贏棋爲解顏.擾擾自無安脚處.幾人打透利名關.(透得利名關.偸最小款處.見超顏爛手闈.)
馳物何嘗累我眞.痛家偏死强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卻笑當年墮個人.

感興 七首

江山心境儘風神.弧矢標期記此身.說與求田問舍叟.遨遊何必故鄕春.
優游千古禍成胎.冷雨疎煙撥不開.卻喜夷吾成霸業.又思漢武亦英材.

大理胸中蓄欲流.黃浮眉宇酒浮甌.生香似見花交樹.引得遊蜂舞不休.
雨落江湖水太淸.巖巖山色欲秋爭.爭如一覺南窗睡.門外春風草自榮.
功名藉口爲蒼生.唐漢英風未易輕.千載興亡舒卷了.區區勤業亦何成.
斷簡殘編細賞音.誰從百鍊見眞金.龍門千古遺歌後.更覺良工獨苦心.
按劍無人誅武后.斷棺終恨貸朱梁.一林(林原作杯)爽氣迎秋集.何處雲山是致堂.

書事 五首

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畔聽啼鵑.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淸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苦不伸.浮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黃河最上津.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菱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捲來.

試筆

眼花不見羲之帖.口快爭言杜甫村.擬欲鑿山藏此筆.高情千古約重論.

讀史

中才隨世就功名.恰似焦桐爨下鳴.到底中郞惟兩耳.人間多少不平聲.

讀史識趣

眼底權姦漢室空.伯喈文學亦才雄.王機廟號關何事.亦在區區論建中.

梁甫吟

功名且就漢庭多.畢竟曹瞞累我何.汝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甫正高歌.

寫眞詩卷 三首

龍祠岳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誰從一髮辨天眞.
彼此相懸一髮邊.聖賢廟貌幾千年.周郊自有圜丘在.莫道金人便是天.
共說雲霄起貴龍.聲容誰道影堂空.含糊若信俗儒論.已落三家僭禮中.

曾點扇頭 二首

晉楚英雄管晏才.當時眞眼尙難開.狂生攜著曾兒子.獨向舞雩風下來.
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盡顏家巷.說與城南華正開.

燕居圖

伊川門外雪盈尺.茂叔窗前草不除.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元在仲尼居.

堯民圖

梟變遺像儼猶存.更比淩煙意氣眞.但使尊前有如此.不慚只作許東鄰.

許由棄瓢圖

人間洪水正橫波。堂上南風入浩歌。兩耳區區無著處。一瓢敦與萬幾多。

夷皓

萬古人心自有堯。直敎夷皓怨難消。憑誰移去安歸嘆。換作康衢擊壤謠。

龜蓮圖

龜約蓮香上翠盤。四靈長向畫中看。題詩記我千年恨。風月無聲洛水寒。

幽人圖 二首

無媒路徑草蕭蕭。山鬼修篁夢轉遙。手熱幽香竟何遠。爲誰終日面岩嶢。

澗槃無心和考槃。寔容有意近長安。野猿窺破中宵夢。卻恐山靈不易謾。

高臥圖

萬里青山臥平地。世間何物是元龍。無人說與劉元德。君在青山第幾重。

華山圖

水墨濛看太華蒼。夢中千載果難忘。三峰雖乞希夷了。應許劉郎與睡鄉。

孫尚書家山水卷 三首

扁舟老樹傍蒼崖。好似今秋雪嶺過。試問黃塵山下渡。幾人曾爲看山來。

諸公久矣笑吾貧。是處買山欲結庵。只有皂鄉解貲助。畫山須畫靜修庵。渾島肅 安國

賞圖題命代移文。寄謝神州老使君。欲乞龍山恐孤絕。南州隆慮且平分。

郭氏家山圖

鹿門煙影接陰中。翁媼通家社酒紅。只有山童最神駿。舊曾林下拜龐公。

雲山晚景圖

天機濃淡出巖姿。夢境風雲入壯思。畫裏青山照白髮。行藏渾似倚樓時。

春雲出谷橫披

筆底天機幾許深。寔容直欲見無心。苦心只許詩人會。不爲題詩亦未尋。

秋山平遠圖

南山千古一悠然。誤落誰全筆意邊。急著新詩欲收領。已從慘澹失天全。

郭熙山水卷

迺茲秋意淡無弦。煙影天機滅沒邊。更看山翁掩書坐。只應人境兩脩然。

李伯時馬

不能行氣自馳。天機深處幾人知。世間無物能形此。除我南窗兀坐時。

湖懸菴家藏畫冊二 二首

敗荷野鴨

畫邊瀟湘自愛秋。誰家野鴨護多愁。試看翠減紅消處。好稱江清月冷舟。

風柳牧牛

遊意昇平苦不勝。牛邊煙樹靜層層。前頭恐有桃林路。百噉溪童不解膺。

題宋理宗詩卷後

己未天王自出師。陽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

里社圖 二首

賦薄徭輕復有秋。天恩帝力爲誰優。老翁醉殺村夫子。盡道今年好社頭。

亂後疲民氣未蘇。荒煙破屋半榛蕪。平生心事羲皇上。回首相看是畫圖。

新居

萬事休關百病身。書齋藥裏最相親。年來愛與漁樵話。恐有無心失位人。

偶書

平生精學連城璧。萬古虛名衆口金。午睡覺來門巷靜。雨晴風細鵓鴣吟。

晝睡

世事悠悠莫識機。直消鼻息幾宵鳴。高松似會幽人意。也學鉤輈枕上聲。

睡起

晚醉城南不記回。虛簷高枕靜莓苔。酒醒涼意蕭蕭在。應是前山過雨來。

客來

老懶相逢口倦開。山城無酒慰徘徊。家僮便憤知人意。擬喚漁樵持客來。

對棊

直鉤風流又棄竿。也應似我對棋心。道人本是忘機者。信手拈來意自深。

題樹上

不脫雲衣纜細回。芒鞋隨意踏蒼苔。忽聞人語遙相笑。林外誰呼學士來。

名吾山亭

平生心事與山親。不忍稱呼作此君。亭自屬君山屬我。四時風景要平分。

憶飲山亭

但得酒同張野飲。消勝事對阮生論。他年乞我園亭住。便喚西疇下濮村。

審田舍璧

里胥初過期無事。督賦遲來望有年。鄰舍借醅留客宿。士林分席枕瓜眠。

絕句

今朝客爲求文至.昨日鄰嫌借米移.木枕皆饒多舊帖.君囊不必要新詩.

山家

孟氏養親惟小園.畫生有吏室租錢.留詩白魏非韓杜.聊記林宗識子賢.

山行遇雨

無邊暮雨暗山前.天意人情豈偶然.衡岳自能衰吏部.嵩高元不識伊川.

喜雨書事 四首

拍手兒童笑不休.笑君前日爲誰憂.天公自有甘霖在.未管渠儂浪白頭.

一笑黃河一渡淸.自緣無物盡歡情.今朝久旱雨三尺.消得山人酒滿傾.

坐占庭蟻戰餘酣.一飽無功益自慚.但見人人厭粱肉.野夫方覺薺苗甘.

爲驗陰晴看漏星.要知疏密候簷聲.夜來還卻當時睡.不脫蓑衣直到明.

卽事

雲白天青浩不收.雨晴山色欲無秋.淡煙衰草關何事.落日江波空自愁.

登樓絶句

徙倚欄干十二樓.卷舒風景入兵籌.南山自古爲勍敵.秋色終當讓一頭.

山寺早起

松窗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半簾紅雨落無聲.

萬壽宮館舍

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尙未歸.夢裏不知身有病.春衫歸路馬如飛.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不是黃河且勿論.只從河水覓通津.西至崑崙東至海.從頭一一認來眞.

次人韻 二首

花落歸根恐未眞.又從碩果强尋春.元都觀裏桃千樹.誰是前身與後身.

桃花結子更生孫.千樹元都作好春.若遇禪家說生死.桃根枯裏暈頭新.

狂生

放曠無端更自神.豪誇欺世語誰眞.如何老阮無情甚.不顧兒郞作大人.

憨齋

莫倚憨愚遂自疏.保身須要畏刑書.頭邊旣有儒冠在.誰爲齋名赦得渠.

勉齋

萬徑千蹊各自分.北轅適越亦徒勤.勉齋究竟將何勉.不認途眞恐誤君.

疏齋 二首

漫浪隨時聽自更.要從僻凡到無名.疏齋未便常爲主.月且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圖.人力那容巧有餘.看盡四傍文理密.環中空闊卻如初.

寒食

執綏猶恐墮危傾.感慨尤應損靜貞.欲看人間家道正.重門深閉過淸明.

夜坐卽席分賦燈花瓶筆 二首

眉間正有喜千丈.眼底纔消燈一寸.我自無憂安得喜.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瀾頭落晚江.一瓶收拾入秋窗.宮商不在人間世.鼻息雷鳴未肯降.

紙帳

閑中今古道中身.靜裏乾坤夢裏神.放下蒲團閑打坐.紙簾和月一窗春.

謝處士載月圖

扁舟西子五湖遊.謝客西風兩鬢幽.一棹淸風明月底.憑君試問夜如何.

昭君扇頭 二首

武皇重色思傾國.趙氏承恩亦亂宮.自曾歷知非靜女.漢家當論畫師功.

不忍紛紛醜女寰.百年孤憤漢宮春.一身去國名千古.多少名臣畢婦人.

借惠崇柳岸遊鵝圖

河陽煙草柳陰勻.舒雁摹遊意自馴.此是吾鄕舊風景.畫中相見亦情親.

題孫氏永慕圖 畫其家山先壠所在.

游宦悲忘邱壠念.披圖如對白雲孤.平生畫卷看多少.最愛孫家永慕圖.

陶母翦髮橫披

翦髮英明子可知.披圖三嘆淚雙垂.阿娘襟量如陶母.爭信癡兒到老癡.

跋遺山墨迹

晩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王君顯縱私圖詩卷

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襄約.毀譽如君亦自難.

朱孝子割股詩卷 二首

肄本殘枝亦可憐.粉身爭忍欲崩天.詩書明日良心在.應對瘡痕一泫然.

便律韓文恐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偶從德色矯鄕稱.貢爲朱郞賦此篇.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久彼邦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用續諸公止善詩.

王治中諸郞免閭.

郡南連歲水爲災。輸挽區區亦可哀。驚見流民行復止。傳聞昨日治中來。

賀廬侯擧次兒子

相國當年病且貧。乘除天理暗中存。青青幾箇堂前樹。又見廉泉第二孫。

長卿兒子阿延百晬 二首

老年生子吾何願。所願常推欲及人。但願無災保家外。一生長作太平民。

和子新年亦解狂。詩中名姓莫相忘。通家會有西山約。合喜膺門共父長。

答友人見寄

兩首新詩寄草堂。一時曾許卜鄰鄉。白雲已傾歸來約。只恐山靈不解忘。

寄毛得義

白沙翠竹北比鄰。夢想南湖老鵝君。遙憶鄒樓風景好。幾時同看暮山雲。

寄楊晉州 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賓。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卻憶當時事。回首驚看二十年。

南州選擧數三楊。中執衣冠半在亡。明月朝廷新舊書。不應白首尙爲郎。

郡生知林州

到處青山是我詩。不愁無物慰相思。只從隨處煙霞色。領取幽人笑傲姿。

送翠客還池州 五首

山左衣冠自昔聞。紫陽遺學覺誰眞。抱琴爲向山中聽。林下寒栖恐有人。

謫仙胸次九芙蓉。又落人間劫火中。浦思山哀天不管。爲裁吾曲和松風。

過手春風不見痕。曲中悲壯宛猶聞。明朝無限空山夜。月白風淸覺少君。

人物翩翩美少年。不應心事只揮絃。書中名理琴中趣。更有歸鴻目外天。

日暮江東有所思。未須千里寄吾詩。但存西北浮雲盡。是我倚樓閑望時。

送新安田尹

扁舟曾訪南溪老。驚見田侯拜下風。一遇蓋公能北面。愛君心與古人同。

偶讀護記 二首

恍惚天花散亂風。向前一蹴是虛空。麒麟正要黃金鎖。收入籠瓢博約中。

異端攻心不柰何。南華風味偶經過。倚竹日暮不歸去。直到倚門猶自歌。

偶書

車輪有角世無用。馬足若方人可尋。萬沼千池隨分在。只除明月解同心。

天命

天命無私義理公。此身承奉有餘恭。人心可信難盡合。親合何由敢勇從。

雜詩

一語喚醒瑞巖老。千言不昧草廬歌。閑人爲向忙人說。佛法元來本不多。

理西齋成

朔風裂地雪漫空。便向西齋作蟄蟲。有客敲門憑寄語。高談方對紫陽翁。

早起

饑鼠號多似訴愁。破囊空憤已無羞。閑來點檢幽居事。雞鳩聲中又一秋。

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閑雲恣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只應少我一茆廬。

宿洪崖觀

雲山不受壯心降。無限西風滅客窗。應是夜深知月出。卻收風雨入淸江。

大覺寺作

西山詩社久知聞。鞍馬曾經亦可人。須信此邦文教在。能招錫杖近冠巾。

中山道中

不許花開一日先。征鞍過處及芳妍。只應春發山翁出。野店溪橋恨莫逢。

大暑絕句

青天只恐燒頑石。白日何曾赦覆盆。未挽銀河下塵世。欲攜赤縣上崑崙。

雪嶺遇雨

天爲西遊餉我晴。野花啼鳥效平生。今朝雪嶺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人諺去郎山帽十日無道。

北窗看雪

背山樓起人呼俗。踏雪詩成奴罵狂。不俗不狂高枕上。爛銀堆裏數峯蒼。

賀正

秋禾夏麥總收成。徭役稀疏賦稅輕。北疃南莊俱有酒。倒騎牛背繞村行。

人日

紛紛世事倒狂瀾。鄉學如何又起端。六七頑童歸雩下。不知何物是探官。

春夜

千紅百紫一般香。霧閣雲窗日影長。一刻千金買春夜。幽人應也笑君狂。

春夜不寐

衆人皆睡我獨坐。細看乾坤靜裏春。傳使一時俱閉息。知更欸鼓是何人。

故園寒食二絕 二首

家家有酒老人醉。拜埽歸來壯士耕。竊抶荊扉門巷寂。太平風物故鄉情。

一杯新土寄餘哀。故老相邀信步來。行到水西村盡處。桃花無數未全開。

中秋無月

鎮日晴明此夜陰。如何天意異人心。一聲長笛浮雲盡。快意金杯莫淺斟。

霜落

霜落清江一夜秋。寵來明月滿江樓。酒醉人散夜將半。花上鳥啼空自愁。

山泉

寒齋冷冷爾許清。米狂誤拜石爲兄。拔山捲地今誰手。夜夜南窗聽此聲。

鼓城龍湫

池龍聞說臥南州。一蒔曾分一郡憂。四海蒼生望霖雨。千年誰更傳留求。

黃茶

細聲蚯蚓發銀瓶。巳覺春雷齒頰生。舉似玉川應有爵。無椏翠亦是浩名。

聞角

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道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吹作南湖十里霜。

見梅

朔漠梅花到眼中。一枝無限是春風。江湖煙雨三千里。誰識乾坤造化工。

落花

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還似人間幾百年。

啼鳥

幾日春陰幾日晴。喚來山鳥話平生。杜鵑解道淵明語。只少鵲鳩相和鳴。

次人望雨韻

五月良田種不成。蓬蒿無雨亦青青。袖中催雨(原作)有天瓢在。自是今年夢易醒。

豆粥

雪甕冰齋滿筋黃。砂瓶豆粥透鄰香。此中真味無人識。煞勝羊羔乳酪漿。

戲題李渤聯德高蹈圖 十一首

黑色賓頭渠醜女。綸巾羽扇我周郎。已辭魯肅三千米。莫羨成都八百桑。

鹿門安敢笑隆中。耕耨傳家兩地窮。愛殺阿山頻神駿。看教他日拜龐公。

牙牙女兒似偏剛。教女如羊尙恐狼。若使此剛能有用。文姬卻不辱中郎。

莫道梨蒸法太偏。孔門三法見家傳。燈前一聽阿孃語。愈覺黔婁有婦賢。

厭廖炊龍補麻衣。習取禁寒抗老饑。幸自伯鸞無識者。對人不必案齊眉。

北窗高臥辭周粟。甚氏能貧傳亦誇。囊裏不深陶靖節。恐因白璧有微瑕。

求人訣鬼果何爲。殺僞謀親入仕時。寄謝韓公莫相挽。山妻元不解啼饑。

倫理天生有自然。莫言家累損清閑。何人會我圖中意。說似陽城與魯山。

文藝無勞爾禮焚。但將勸孝立吾門。君看珠翠紅油壁。爭借阿良日分墦。

高詠清江月近人。一家燈火夜相親。多齋自任傍人笑。已把靈臺付鬼神。

渠心當與畫圖期。莫問圖中我似誰。大意與人論出處。我家行止不關伊。

秋燈叢睛圖

不傳者死不亡存。滅沒天機尙有痕。曾向煙霏見眞態。依然猶是畫家魂。

畫猿

爲古西山只月明。畫中依約曉猿鳴。幽人未去須深聽。一出世間無此聲。

梅雀扇頭

月影波光淡有春。秋風草草最愁人。憑君欲寄調饑信。恐被枝頭凍雀嗔。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崔氏溪亭竹樹新。分題爲我報詩人。而今別有春風在。玉立諸孫鶴髮親。

邯鄲敬枕圖

不見當年夢虎公。無端幻術破愚蒙。區區政有仙凡異。未使登中勝枕中。

田孝子詩卷 二首

比屋春風夢寐前。門閭旌孝見今年。山林未鬱彈無望。試手田家第一篇。

佛法天倫亦泛然。異溪獨愛此兒賢。詩成未必南陵與。不是田家第二篇。

雨中聞雲溪不在

燈火幽窗擬對談。十年不到二龍潭。白雲吹作山前雨。應恨高僧不在庵。

贈狂道士

得意雲山是處過。逢人對酒卽高歌。世人休笑狂夫惑。卻恐狂夫笑汝多。

朱君挽章

送葬曾求薤露辭。一家風樹衆人悲。十年不廢當時念。篤孝如君亦我師。

李臨城哀挽 仲溫

補郡經過二十春。臨城名姓舊曾聞。翁若哀誄傷存沒。悵望嵩山日暮雲。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二

詩　和陶

和九日閑居

深居忘晦朔，好事惟侯生。偶因菊酒至，喜聞佳節名。香醪泛家席，醉境還空明。青天懷危幘，浩蕩空秋聲。
緬懷長沙孫，生氣流千齡。乾坤一東籬，南山久亦傾。回看聲利徒，僅比秋花榮。撫時感遺事，可見萬古情。
興詩此三復，淹留豈無成。

和歸田園居 五首

少小不解事，大笑論居山。爲問五柳陶，栽培幾何年。安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東鄰濃陰圃，西家鹿門田。
前通仇池路，後接桃源閒。熙熙小樂國，遐想羲皇前。有土無禾生，燦爛空白煙。藹藹區中民，擾擾風中顚。
未論無田歸，歸田誰得閒。達哉仲長統，論說徒紛然。

商顏高在秦，天馬脫羈鞅。東都高在漢，冥鴻渺遐想。超然秦漢外，當年誰長往。每讀淵明詩，最愛桃源長。
北望徐無山，幽棲亦深廣。空和歸田吟，商聲振林莽。

埋學生理薄，出門交友稀。田翁偶招飲，意愜每忘歸。游秦驚避亂，過宋須微衣。永謝門外歷，從翁不相違。

魯甸五十畝，簞瓢足自娛。顏生未全貧，貧在首陽墟。商顏遇狂秦，蕭然真隱居。箕山彼何爲，結巢松一株。
富貴豈不好，有時貧不如。在巷非不足，當饑豈有餘。誰持三徑資，笑我蠢空虛。傭書易斗米，吾田亦非無。
吾宗古清白，耕牧巨河曲。雖非公卿門，紆朱相接足。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舉目遺安齋，（先考書額所居齋遺）
安。先訓炳如燭。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

和乞食

好廉中無實，觸事或發之。萬鍾忘義理，一簞形色辭。吾貧久自信，笑聽溝壑來。偶聞嗟餓子，低眉悶殘杯。
兒啼尙云可，最愧南陵詩。豈無乞貸念，慚非勤時才。人理諒多闕，清規亦徒貽。

和連雨獨飲

吾心物無競，未醉已頹然。乾坤萬萬古，坐我春風間。弱女亦何知，挽衣呼我仙。窺人驚烏喜，共舞風雩天。
巢龕羲皇邑，身在太古先。忽遇弄丸翁，見責久不還。一笑了無聞，今夕是何年。遙遙望白雲，欲辨已忘言。

和移居 二首

十年寓茲邑，渾家如泛宅。言念息吾廬，頹然在斯夕。牀頭四子書，補閑薪水役。寒蔬挂庭柯，風葉滿庭席。
藩垣讓清貧，簞瓢閱今昔。珍重顏樂功，先賢重剖析。

躬耕力不任，閉戶傳書詩。資生豈師道，舍此無所之。今年穀翔貴，自笑還自思。安居送歲歉，乘除勤天時。
强顏慰妻孥，一飽在來茲。寗好炊餅大，古年不吾欺。

和還舊居

巨河西北來，浩浩東復歸。河邊兩榆柳，游子無窮悲。樹老我何堪，物是人已非。鄰翁醉相勞，自云鬼餘遺。
早晚見先公，開樽令何依。豈無磊磊功，使我地下推。吞聲謝鄰翁，讀書志不衰。持此報吾親，餘事手一揮。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孤陽固無變。園木炫（原作眩）猶紅，豈解憂風凋。物外風雩春，氣橫湖海高。舉手謝浮世，凝睇思
屛營。揮觴送秋節，哀此遊物勞。傾河瀉萬象，隨手如沃焦。崇高笑山斗，未能出鈞陶。況彼塵間蟲，區區哀
露朝。

和飲酒 二十首

魯叟上元酒，此意誰得之。人道何所本，乃有羲皇時。顏愛陶淵明，寓情常在茲。子倡我爲和，樂矣夫何疑。
有問所樂何，欲辭不可持。

齊翁意自樂，非酒亦非山。頹然氣沖適，酒功詎可言。謂此不在酒，得飽忘豐年。君知太和味，方得酒中傳。

阮生本嗜狂，欺世仍不情。酒中苟有道，當與世同名。何爲戒兒子，不作大先生。良心於此發，愧相令人驚。
士生道喪後，美才多無成。

草木望子成，豈憂霜露飛。禽鳥忘身勞，但恐微蹤悲。生意寒雨間，乾坤果何依。我旣生其中，此理須問歸。
喜見兒女長，不慮歲月逝。雖爲曠士義，理在焉無違。

山人有辭癖。苦厭一瓢喧。奈何萬殘號。萬木隨風偏。我常涉千里。險易由關山。今古一長途。遇險焉得返。
哀歌嗟安歸。夷皓無此言。（我安適歸。伯夷歎。吾將何歸。四皓歌。此司馬遷、皇甫謐所作。非知夷皓之心者。）茫茫開闢初。我祖竟誰是。於
今萬萬古。家居幾成毀。往者既已然。未來亦必爾。何以寫我心。哀泉鳴綠綺。
生備萬人氣。乃號人中英。以此推衆類。可見美惡情。陰偶小故多。陽奇乾無傾。誰將春雷具。散作秋蟲鳴。
既知治長少。莫歎才庸生。
凝冰得火力。鬱鬱陽春委。事滅不背寒。陽火如松枝。詩家有醇醪。醪此松中奇。一飮盡千山。枯株彼何爲。
所以東坡翁。偃蹇不可羈。
黃河萬古濁。猛勢三峯嶺。客持一寸膠。澄淸動高懷。飛鞯探崑崙。尙恐志易乖。囑我乘浮槎。徑往天地棲。
就引明河淸。爲洗崑崙泥。相看淚如雨。千年苦難諧。何當御元化。擺落人世迷。下窺濁與淸。瞬息千百迴。
十年小學師。一屋荒城隅。饑寒吾自可。畜養無一途。亦愧縣吏勢。催徵聲馳驅。平生禦窮氣。沮喪忽無餘。
長歌以自振。貧賤固易居。（貧賤易居。貴盛難爲。乃嵇叔夜詩。）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髮先老。客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生事仰（去聲）小園。分我瓜菜
好。指授種藝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靑林表。
此身與世味。倪若不同時。惟餘雲山供。有來不徑辭。時當持詩往。報復譜在玆。有客向我言。於道未無疑。
不爲物所役。乃受煙霞欺。聞此忽自失。一笑姑置之。
執價韓伯休。混迹在人境。百錢嚴君平。閱世心獨醒。我無騰化術。淩虛振衣領。又無辟穀方。終年酌淸潁。
會須學幾鍊。遺風相煥炳。
吾宗幾中表。訪我時一至。自吾居此庵。才得同兩醉。逝數百年間。相會能幾次。每會不盡款。親情安足貴。
所歡在親情。杯水亦多味。
罷飮代蓬翁。巢居化安宅。凡今佚樂恩。孰非聖神迹。況彼耕戰徒。勤力有千百。乞我一身閑。坐看山雲白。
內省吾何功。偃臥時自惜。
四時有代謝。寒暑皆常經。二氣有交感。美惡皆天成。天旣使之然。人力難變更。區區扶陽心。伐鼓達天庭。
乾坤罔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
諸生聚觀史。掩卷慕高風。元如遠近仙。獨居無事中。盛衰罔無常。倚伏誰能通。天方卵高鳥。地已產良弓。
人生皆樂事。憂患誰當得。人皆生盛時。寢世將盡惑。水性但知下。安能擇通塞。不見乾于雀。貪生如樂國。
古今同此天。相看無顯默。
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氾濫豈由己。弱肉彊之食。敢以凌暴恥。優游今安居。驩然接鄰里。
曲直有官刑。高下有人紀。貨財誰我欺。田廬安所止。擧酒賀生民。帝力眞可恃。
人君天下師。垂衣貴淸[illegible]。羲皇立民極。坐見風俗淳。有德豈無位。萬古湯盤新。師道嗟獨行。此風自周秦。
獨行尙云可。謂以儒自塵。有名卽有對。況乃一行勸。望人人道爾。豈止儒當親。儒雖百行一致。遠非迷津。

婦伊末世下。容有儒冠巾。何當正斯名。遂醉千載人。

和有所而作 幷序

今歲旱。米貴。而雖價獨賤。貧者少濟以黍食之。其費可減粒食之半。且人之與物。貴賤亦適相當。
蓋亦分焉而已。偶有所感。而和此詩。

農家多委積。淵明猶苦饑。況我營日夕。因歲安得肥。衮稠一飽計。何暇謀寒衣。經過米麥市。自顧還自悲。
彼求與此有。相直成一非。尙賴黍價廉。殆若天所遺。惟人有貴賤。物各以類歸。小兒法取小。淺語眞吾師。

和擬古 九首

鬱鬱歲寒松。濯濯春風柳。與君定交心。金石不堅久。君衰我不改。重是平生友。相期久自醉。中情有醇酒。
義在同一家。何地分勝負。彼此無百年。我許相愛厚。持刀斷流水。雖斷固無有。
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建立天地極。爵爲蓋世雄。功成脫敝屣。飄然肅遺風。
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念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
同游非所思。所思天一隅。有闕所思漢。意在言不舒。古今猶旦暮。四海同一廬。恍惚精靈通。仍見與我居。
攬衣欲從之。寒月照中籬。茫然不知處。歎息將焉如。
朝游易水側。步上燕臺荒。燕王好神仙。不見金銀堂。江山古神器。海色圍蒼茫。哀哉王風頹。日化爭奪場。
撫世豈無人。斷志歸北邙。撫此重長嗟。靑山忽軒昂。呼酒樂今朝。往事置一方。遙知蓋棺後。亦起千載傷。
依依月光缺。燄燄魄恆獨完。淸光如素絲。長懷發君冠。形雖隔萬里。咫尺皆君顏。望君君不來。十年不開關。
豈無黃金贈。報以靑錦端。愛惜明月珠。肯爲黃雀彈。庭前秋柏實。月夜棲孤鸞。君資寸心苦。中有千歲寒。
河流高拍天。洸水洑在玆。自傷困無力。乘彼朝宗時。顏色變澀滑。風味存瀰濶。願君深識察。期君不相疑。
此情良可憐。感慨贈以辭。辭云丹山鳥。十載多苦思。身遊九霄上。不受塵世欺。忍饑待竹實。浩蕩今何之。
歌以鑒鳳謠。亂以猛虎詩。
西山有佳氣。草木含淸和。道逢方瞳翁。授琴爲我歌。吾謳一何希。一唱三歎多。問翁知此誰。指我蟠桃華。
所望在千年。君今將奈何。
翩翩誰家子。慷慨歎遠遊。忽記少年日。猛志隘九州。何物能勸人。有此歲月流。君心海無底。亦使成高丘。
喩君一卷書。其傳自衰周。讀此當自悟。擾擾將焉求。
巖巖牛山木。久矣困樵採。萌蘗深潤之。無人香不改。一葉振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待。
願天誘臣衷。所求惟寡悔。

和雜詩 十一首

日食百馬芻。足有萬里塵。乃知一駿骨。可百駑駘身。生汝天已艱。天復無私親。安肯養一物。傍奪空四鄰。
長饑汝自取。況値秋霜晨。雖生復難長。愁絕熱鬧人。
胸中無全山。橫側變峯嶺。不及豐楙秋。遂謂長春景。只見柏參天。豈知根獨冷。井蛙見自小。夏蟲年不永。

天人互債貸.千年如響影.廓哉神道遠.瞬息若馳騁.平生遠遊心.觀物有深靜.

晝長夜乃短.百刻君自量.嬴餘雖可致.君看蜜蜂房.叢生論齒角.三策奏未央.樂天喻花實.妙理通陰陽.

(白詩蓋羨非名花.牡丹無佳實.)稠薄只升米.聽爾宜饑腸.

好事理雖阻.人情多提撕.芝蘭種不生.驚鴻動高翥.遂令好賢心.難親恐易去.巢燕不待招.庭花免憂慮.

所以末世下.凡百古不如.皎皎千里駒.肯爲場苗住.求賢非吾分.切己在何處.平生取友志.持此當驚懼.

因觀倚伏機.亦愛柱下老.時危不易度.遜默庶自保.不見春花樹.降多抱枯燥.生意斂根底.發泄敢獨早.

聖遠賢天生.自信耿中抱.猶存悄悄心.庸人安足道.

幼安返鄉邦.知音得程寔.有問平生心.但說臨流事.乾坤魏山陽.史筆懷生意.物外此天民.與魏偶相值.

(見通鑑綱目.)灑然涉世情.月閑雲自駛.我作安化窩.(上安其賢居化.窩見管甯傳注.)章紱不須賀.

太元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揚雄師君平.)扶搖得其易.長臥山雲白.(扶搖.白雲.皆陳圖南事.)

中有安樂窩.氣叶宇宙窄.消長樂以密.我主彼爲客.(見邵子先天.)問子居何方.環中有眞宅.

朝耕隴中田.暮採(原作探.)成都桑.平生淡泊志.醜女同糟糠.愛此眞丈夫.忘我廚無糧.當年靜修銘.園茅雜

距陽.(泉名.取武侯靜以修身語.名所寓舍.)回頭十五載.塵迹徒自傷.山居久寥寂.主靜豈無方.安得無極

翁.酌我上池觴.

燕南可避世.逸與生雲端.安得百里封.一邑不改遷.栽誦和寒流.溝滌映晴巘.思此良自苦.躬耕窮盤鬱.

願從八吟翁.(霍原有八吟.自謂八吟翁.)同結一井緣.買山不用時.探囊謾千篇.西山霍原宅.古迹猶可稽.(見水經注.)

霜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豆田謠.見霍原本傳.)魯酒邯鄲圍.撫事傷人懷.林宗自高士.此世掩亦彌.一閑孺子謂.

西風草披離.知幾在明哲.何事紀塵羈.君觀括囊戒.無咎庶無虧.

我遊深寧寺.郎山古清涼.興妖如米賊.乘時起陸梁.(見五代史.)不見重華帝.所居亦成鄉.乾坤歸道德.春陽

變秋霜.撫事三太息.欲歸意何長.

和詠貧士七首

陶翁本强族.田園猶可依.我惟一畝宅.賴此明月輝.翁復隱於酒.世外冥鴻飛.我性如延年.與衆不同歸.

孤危正自念.誰復慮寒饑.努力嚴云暮.勿取賢者悲.(孤正者危.至方則礙.爾實懶中訂而要遂求.逸光.遊鳳先驚.此顏延年語也.見延年傳.詠公文.)

王風與運頹.一往不再軒.消中正有長.多獲見瓜瓞.人才氣所鍾.亦如餘後煙.寥寥洙泗心.千載誰共研.

龍門有遺歌.三歎誦微言.惠長日月短.持此詆後賢.

淵明老解事.撫世如棄擊.假人猶可愛.況乃懷好音.鄉閭肆盡實.招飲亦相尋.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

仲尼每諱魯.邦君誠可欽.史筆自好異.誰求賢者心.

木石能受唾.豈獨相國婁.視唾若如雨.褊人亦不關.無心乃直道.矯情實莊周.身外不爲我.祖揚吾何憂.

伯夷視四海.溷人皆我儔.吾謂下惠隘.此既君試求.

飲酒不爲憂.立善非有于.偶讀形神詩.大笑陶長官.傷生逐雲逝.一如咽止餐.參同豈不樂.履薄心常塞.

天運安敢委.天威不違顏.莊生雖曠達.與道不相關.

物外有幽人.閱世如飛蓬.浮名不可近.造物難爲工.西京二百年.藉藉楚兩龔.豈知老父觀.才與蕕薰同.

爲問老父誰.身隱名不通.偶逢荷蓧者.欣然欲往從.

生類各有宜.風氣異九州.易地必衰悴.蓋因不同疇.(原作嚋.依陶韻改.按疇.類也.)水物困平陸.清魚死濁流.麟亡

囘既天時也.跖無憂.天亦無奈何.自獻敢望酬.寄語陶淵明.雖貧當進修.

和詠二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邱趣.在禮此常典.末世成高舉.漢庭多公卿.圖畫兩疏傅.

至令秦中吟.感歎東門路.目觀翟將軍.功高擅恩顧.一朝產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幸及年.安肯與世務.

聖主賜臣金.奉養行所素.遺物佚我老.餘齡今自悟.田園付子孫.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樂境尚森著.

和詠三良

江山錯如繡.死與敝屣遺.安用親愛人.共此邱七徵.秦人多尚氣.宜無兒女私.乃亦如常途.區區戀衣帷.

因傷秦政惡.三歎王綱虧.殉人已可誅.而況收良歸.坐令百夫特.含恨與世違.秖應墓前柏.直幹千年希.

遙知作備戒.爲感詩人悲.重吟黃鳥章.淚下沾人衣.

和詠荊軻

兩兒戲邯鄲.六國朝秦嬴.秦王驚烏委.得飽肯羈縻.燕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及行.

政使無此舉.當免係頸纓.如丹不足論.世豈無豪英.天方事除掃.孰禦狂飆聲.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賈生.

乾坤有大義.迅若雷霆驚.堂堂九國師.誰定討罪名.一戰倘未晚.何爲割邊庭.區區六房王.山東但空城.

孟荀豈無術.乘時失經營.今雖聖者作.不救亂已成.酒酣發羽奏.亂我懷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寰區厭迫隘.思見曠以疏.四壁畫諸天.愛此金仙廬.丹青煥神迹.勝讀談天書.乃知屈子懷.託興青虬車.

回看百千世.朝露棲園蔬.歸來誦陶詩.復與山經俱.山經何所似.但媪談浮圖.汗漫恐不已.身心歸晏如.

鳳鳥久不至.思君懷別顏.中心藏竹實.炯炯千空年.千年寄何所.云在丹穴山.何當一呼來.徵爾無稽言.

翩翩三危鳥.爲我使崑邱.聞有西王母.羅化略難儔.願清黃河源.一洗萬里流.吾生豈無志.所居非上遊.

瀟湘帝子宅.縹緲乘陰陽.欲往從之遊.風波道阻長.秋風動環珮.星漢搖晶光.月明江水白.萬里同昏黃.

重華去已久.身世私自憐.皐靈與天極.蒼梧渺何山.晴空倚翠鬟.白雲淡無言.愁心似湘水.猶望有歸年.

夢登日觀峯.高撫扶桑木.手持最上枝.傳與甘淵谷.一笑天驚白.蒼涼出新浴.何方積九陰.區區尚龍燭.

纍纍玉膏實.洽洽琪樹陰.鸞鳳自歌舞.琴瑟風動林.鳳林奏何樂.賓天有遺音.君何坎井念.永閟琅園心.

明星捧玉液.太華參天長.仙掌一揮謝.此樂殊非常.嬉首望夸父.饑渴無餘糧.奔競竟何得.歸哉此中央.

水物自一隅.亦復具飛走.乃知造化工.錯綜無欠負.茫茫山海間.形類靡不有.此亦何可窮.一覽當肘後.

遙酹楚江騷。清愁浩如海。蹈襲此何人。異寄果安在。豈期紫陽出。誇譏莫追悔。見朱文公楚辭辨證。五藏令九邱。五藏、見山海經序。除去尙奚待。

流觀山海圖。淵明有深旨。撫心含無驪。觀形易生死。異世有同神。此境若親履。何以發吾歎。濁酒眞可恃。

扶疏窮巷陰。回車想高士。厭聞世上語。相約扶桑止。讀君孟夏詩。千載如見爾。開襟受好風。試學陶夫子。

陶令自高士。葛侯亦奇才。中州亂已成。翻然復南來。三游頌披意。厭世多驚猜。不妨成四老。雅興更悠哉。

靜修先生文集跋

靜修集十二卷、容城劉靜修先生撰著。先生名因、字夢吉。世爲儒家。至元十九年、徵授右贊善大夫、教授東宮。以母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卒諡文靖。學者稱靜修先生。元初、趙江漢傳周程張朱之學於北方。先生讀其書曰。道在是矣。作希聖解以見志。其敍學也、則曰六經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宋儒之議論。自傳註疏釋出。必先傳註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蓋先生之學。博通精深。未嘗專守一家言。故其爲文。沖夷閎肆。隨事遣詞。皆於道有左右逢原之樂。詩亦氣骨超邁、意境深遠。比之擊壤集、實爲過之。元史稱先生自選詩五卷、號丁亥集。文集十餘卷。門人故友所錄。明萬歷中、容城知縣方義壯、得丁亥并遺文數卷刊之。爲文二卷、詩七卷、卽今三賢集所傳之本也。謹考四庫全書提要稱門人故友裒其遺稿。得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實祿復增入附錄二卷。合之自訂丁亥詩集。共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與今本多寡懸殊。蓋四庫所據者、初刻之全本。方義壯僅得文數卷刻之。不但不足三十卷之數。卽元史所稱之十餘卷。亦未必無遺也。今四庫鈔本不可得見。方刊本。三賢集本。魚魯亥豕。不可卒讀。謹正其譌謬。釐爲十二卷。不可知者闕之。先生箸述。多就湮沒。詩文之存者、僅有此集。觀於此、先生之志節學問。可藉以稍傳矣。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七日王灝謹識。

安默庵先生集

安熙著

安默庵先生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淼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聞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噫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有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搢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書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朱程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螻蟻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罹胞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慄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覩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曲奔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

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慄然有不足之歎。視敬仲之早有擧於當世。甯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皆余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祕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安默庵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第二卷
律詩
第三卷
遺文
第四卷
遺文
第五卷
遺文
樂府

告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藁。先君沒時。暨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翰林應奉蘇君伯脩。始加輯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其

文尙多遺闕。它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共傳焉。泰定四年十月旦。男廣甯路儒學正熙謹記。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一卷

古詩

擬古次韻六首　元　藁城安　熙著

鬱鬱巖下柏。青青水中蒲。巖前有幽人。壯歲常獨居。獨居亦何爲。不與春華敷。十年掩關臥。門庭盡荒蕪。
美人殊不來。日夕聽軒車。
零零白露下。巖谷悴芳蘭。蘭悴不復鮮。誰與念時艱。堅冰行復至。雪深路漫漫。愁絶將奈何。撫几一長歎。
中州有寒士。塊然守空堂。清貧久有待。壯懷殊未央。豈不願馳騁。冒雪凌風霜。振策萬里途。超忽追鸞翔。
永念同懷人。渺在天一方。悵望不可見。慷慨發清商。獨處誰晤語。百感摧衷腸。人生信難必。且莫徒悲傷。
採柏空巖下。倚竹荒庭前。人生非金石。君心詎能堅。君心或有渝。賤妾終不疏。天地一瞬息。今古一長途。
借問別離苦。君心竟焉如。不見園中樹。日日爭華敷。秋風一夕至。已逐嚴霜枯。歲晩不得去。山空難久居。
崑崙一何高。出此無窮河。滔滔何所往。不啻萬里多。一意在朝東。日夕無停波。遠遊計不早。壯志成蹉蛇。
夫君不我顧。鬱鬱將如何。覽物悟物變。端居閱年華。興來展遐眺。緩步空山阿。四顧渺塵世。杉柏紛森羅。
吾樂誠何極。憂子獨長嗟。吾焉誰晤語。一笑空煙蘿。

人生有定分。所貴能樂天。自輕失所守。欲進安敢前。思君重思君。此情誰與宣。擧頭見明月。顧影徒自憐。
終當謝塵世。洗心聞澗泉。

酬王治書仲安

少年不解事。妄意欲聞道。力小任匪輕。今茲半擲倒。生平寡師友。但不識君早。所期親杖屨。函丈供洒掃。
盡出胸中疑。爲我細分剖。奇章忽見示。蹤踖警中抱。過許君豈然。無乃習稱好。振衣或有幸。同遊萬物表。
他年重盍簪。會觀太元草。

和淵明飮酒

我本山澤癯。殊非廊廟英。忘意羲皇上。千載有深情。豈無樽中酒。持杯向誰傾。遙憐崑邱鳳。朝陽亦孤鳴。
願言躡高躅。要不負此生。

病臥窮廬。時詠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適。輒效其體。和詠貧士七篇。非敢追述前言。聊以遣興云耳。

士生三季後。倀倀渺何依。空餘身後名。炯炯留清暉。自古有高蹈。冥鴻快高飛。白雲在空谷。哀歌歎安歸。
雖無首陽薇。紫芝足療飢。九原不可作。撫己良可悲。
我衛未聞道。雅意慕羲軒。力學非養生。三年不窺園。剪茅借幽棲。十錢寒無煙。詩書化鄉鄰。甯免朱墨研。
紫陽繼絶學。汗簡多微言。雖愚莫自棄。感慨追前賢。
靜中有眞趣。非絃亦非琴。耿耿方寸間。千年有遺音。手植庭下蘭。奇香恆幽尋。獨處誰晤語。有酒還自斟。
西山巖薇多。長往夙所欽。塵迹尙淹留。低徊愧初心。
淵明守窮賤。生平甚黔婁。富貴如浮雲。萬變紛相酬。世運自興衰。常恐德未周。羲皇不可見。日暮恨離憂。
乾坤一東籬。百代無與儔。寄語狂馳子。擾擾將焉求。
顓孫遊聖門。尙思祿可干。所以後世士。妄生慕榮官。我生初未貧。傳經易朝餐。妻不解啼飢。兒不知號寒。
水菽非甘旨。吾親亦怡顏。簞瓢存至樂。不須求抱關。
子雲辱天祿。原思樂蓬蒿。貧賤固易居。貴盛誠難工。士生或不偶。高節追兩龔。世道有隆汙。卷舒自不同。
萬古先天圖。消長理難通。懷人今已矣。歎息將焉從。
被褐守長夜。虛名愧中州。擧杯對明月。顧影念同儔。消中雖有長。四海嗟橫流。不賴固窮節。孰知身世憂。
高歌詠停雲。奈此志莫酬。三復淵明詩。邈哉此前修。

是春久闕膏澤。而連日大風。不見天日。晩登西皋。歸而有作。

風霾連晝夕。登臨望還迷。空餘衡山日。翳翳留淸暉。周嫠不卹緯。魯女爭憂葵。曳杖歸去來。且掩荒園扉。

封龍十詠　并序

是山形勢。宛如伏龍欲飛擧狀。故名飛龍。至唐始改今名。龍首峯在山之陽。高二百丈。頂上有立石。望之
如龍角。熊耳峯高五百丈。摩雲插漢。蔚出羣峯。山之極高峯也。白雲洞在獅子峯後。蒼華峯西。天欲雨則

雲從洞出霧則如師寫.修眞觀在獅子峯下.中央平坦.泉石甚盛.宋政和中賜勅額.迄今殿宇猶爲山中之冠.中谿書院在龍首峯下.宋初李文正公昉於此受業.山長張嶠叟等數人.相與聚徒.常過百人.後廢於兵.獨存夫子遺像.及治平二年左周所撰夫子堂記.中統初.敬齋李公始爲增葺.仍奏旨敎勵.學者甚衆.西谿廢址在玉石峯東北.龍首峯西.蝦蟆石下.李唐隱士姚敬等棲遁之地.宋時有九經張著爲山長.聚徒百人.咸平之後.廢於兵火.峰巒明秀.泉石淸美.雲烟奇麗.眞羣賢講學進修之所.惜其無爲興復之者.蒙泉書龕吟臺皆在中谿書院.而敬齋置祠其間.今已皆蕪廢.爲樵牧區矣.予以養疴避暑.寓於修眞者三月.旦望必帥諸生謁拜先聖祠下.暇日則杖策登覽.攀危履巘.以窮全山之勝.遂各賦詩一首.且爲敍次其略如此.用貽諸同志者.請借賦之.或可爲山中異時故事云.是歲龍集柔兆敦牂.神峰埜客敍.

龍耳峰

奇峰千仞高.突兀倚天表.神龍幾何年.俛首敎蒼嶠.我行叢攀躋.坐睨寒木杪.放懷聊極目.已覺塵寰小.
尙恨世累拘.未許謝紛擾.會有賞心人.相期拾瑤草.

熊耳峰

鷄棲不憚遠.行登最高峰.頓覺天宇近.一洗羣山空.奇哉此絕境.造化天無功.神襟一以曠.寫我浩蕩胸.
遺遠殊未極.更思脫樊籠.何當著神鞭.獨此慵飛龍.翩翩上箕尾.再見闢鴻濛.長嘯暮雲合.輕衣振天風.

白雲洞

峨峨兩峰間.崔嵬聳雙闕.中有仙人洞.恍若仇池穴.朝開白雲生.暮掩白雲滅.朝昏有奇變.宛與世人隔.
我來攀綠蘿.深尋幽得絕.平生棲遯志.茲爲益超越.未成長往計.復愧固窮節.永懷醉翁銘.悵其仰前哲.
會當結茅屋.來此寄疎拙.沈思畢舊聞.長歌抱明月.白雲應更深.老眼益淸澈.未敢獻吾君.聊爾自怡悅.

修眞道觀

龍山古靈境.連峰鬱蒼蒼.林谷四環合.修眞據其陽.怪石通流泉.洞府餘淸涼.傑閣聳奇觀.烟霏森微茫.
眷予平生心.邱壑眞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憩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矧爾羸疾拘.快若脫縶韁.
月高風露淸.空明渺銀潢.蓬萊儻非遠.何處求仙鄉.

中谿書院

炎氣絕高岑.悲風振林邱.吟臺一以眺.動我懷古愁.李公英妙年.於焉此藏修.坐令山中民.孳孳洙泗儔.
規模未云遠.蕪穢餘巖陬.聖像空復存.荒凉幾經秋.不遇敬齋翁.遺跡誰能求.亦賴明主恩.遂茲聖澤流.
今皇復神聖.丕承擬西周.絃歌獨不嗣.巖壑知塵羞.慷慨旣伊鬱.撫事增綢繆.悠然發孤往.遠思浩難收.

西谿書院廢址

世道有升降.乾坤幾消磨.誰知昔年中.師生此絃歌.我來愛佳名.杖策時經過.深尋得遺經.山經信非訛.
龍首東昂藏.玉石西嵯峨.高寨枕天井.俛看無金科.淸泉下深池.懸崖擁陽坡.浮野衆巖奇.夾岸桑麻多.
對此奇絕境.令人憶滄波.誓將廬士蹤.茲焉老漁簑.安得白鹿翁.樂育如菁莪.古人不可作.歎息將如何.

龍首玉石二峯.已見敍中.玉石峯後有蠣峯.上有南北二天井.極高峻.望之若天門.前有金榆拜嶂山.列峙左右.龍池白古石堂北深谷中流出.經院中而下.殿巖石高二丈.圍百步.其下書堂故基宛然.朱文公出知南昌日.訪得白鹿洞書院遺址.復剏殿書堂.齋舍數十間.仍奏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版本九經.因自號白鹿洞主云.

蒙泉

作聖有奇功.誰知在蒙養.宣尼贊周經.妙旨存彖象.千年紫陽翁.人文再宣朗.工夫益精密.爲我重指掌.
汪洋抑何幸.久矣絕摹想.果行復育德.服膺未云爽.玆焉得嘉名.悠然愜幽賞.時至一濯纓.無言道心長.

李相讀書龕

巖壑有奇勝.縹緲餘風烟.石室誰所留.尙遺蒼崖巔.慨想龕中人.于今幾何年.遺迹雖未泯.山深月空懸.
伊予陋庸姿.復苦塵務牽.此道難坐進.低頭愧前賢.尙幸忝私淑.靜修有薪傳.終當謝浮世.于玆訂遺編.

吟臺

步上吟臺荒.極目但平楚.四顧渺無人.持杯欲誰語.心期反招隱.自笑非梁父.抱膝一長歌.商聲振林莽.

敬齋祠

桂樹徒芬芳.祠宇亦荒廢.絃歌無餘響.香火誰復繼.前修日以遠.令人發深喟.舉觴酬飛泉.悲風起橫吹.

高節婦詩 幷序

九原高氏女.嫁爲豐州郭叔文妻.年少無子.叔文蚤世.病且死.屬高氏以供養其母.高諾之.叔文旣死.卽斷髮爲信.居喪三年.其父母憐其少執義也.將取而嫁之.高聞.卽復剺墨自刑其面.以死自誓.今十餘年矣.州上其行.禮部令旌表之.叔文之友天山元君子文爲予言其行實如此.且請詩而敍之.嗚呼異哉.予讀歐陽子五代史.觀其序死節死事.及序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今觀高氏之行.又有以信之夫天理民彝.眞不可泯滅.而重歎夫士不知學之害.流於後世而未已也.嗚呼.使百世之下.聞高氏之風.其必有深感於斯者矣.

學絕道喪今幾年.善俗如灰不復然.士知苟祿爲得計.偸生忍恥不自憐.嗟嗟此婦乃爾賢.不本敎育由天全.信玆秉彝不可泯.直與天地相後先.太行西北黃雲邊.平蕪落日生寒烟.高節懍懍誰當傳.後人歌我節婦篇.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二卷

律詩

次韻書事

野性元孤潔。無朋儘自嬉。業荒開道淺。靜久閱人多。鸞鳳甯棲枳。冥鴻本避羅。南遊有高興。何處是滄波。

夏夜卽事

未遂平生志。求田擬種瓜。天遊華表鶴。升坐子陽蛙。世事一場夢。俗情三月花。興亡天不問。閱盡幾年華。

次粤屯遂初韻

滄海終成陸。靈椿會有秋。百年眞夢境。八表欲神遊。惡木除難盡。驚波逝不留。年來萬事懶。直擬付休休。

次韻答王仲安

林宗自憂世。宋玉只悲秋。病鶴塵中老。冥鴻天外遊。羨君已超逸。愧我尙遲留。不爲西風起。蓴鱸興未休。

病中齋居雜詩。次和仲韻五首

深居苦羸疾。誰與破愁顏。世態浮雲外。交情暮雨間。襟懷期霽月。胸次要全山。夢寐神峰久。何時恣往還。

時事今如此。幽居獨慨然。心期鐘鼎外。身世水雲邊。病骨便淸晝。高懷惜壯年。前修渺何在。日斷夕陽天。

靜中觀四子。掩卷慕朱公。所幸斯文在。殊非吾道窮。衆星元拱北。萬水自朝東。遠意無人會。芳樽與誰同。

故人南郡去。高隱近隆中。雅志希前哲。深慚接下風。疎狂聊自適。衰病欲誰同。且莫鯨呑在。牀頭酒已空。

多病交遊少。相看動浹辰。賦詩聊遣興。觀化足怡神。問字有知己。過門無俗人。伊誰同此樂。願許卜東鄰。

淸明日大雪飮齋中

不覺飢苦互相侵。念此愆陽與伏陰。飮繫經綸須暢飮。斟存燮理要平斟。舞雩自有春風樂。茅屋難忘魏闕心。杯酒空持詎能醉。商歌聊爾發悲吟。

次李樞判容安亭詩韻

問舍求田計未成。登臨搔首愧平生。聯名丹闕渾無望。招隱洪崖久寄聲。短笛長歌樵牧事。浮雲流水古今情。相君欲借容安住。擬向南陽約孔明。李公別園有容安亭。

李公見和復次答之

少年學道竟何成。章句區區已半生。不向靜深觀物理。卻從搖落聽秋聲。過門載酒鄕賢意。授室傳經邑宰情。從此嘉陽風景別。太行山色看增明。嘉陽、平山邑號。

寓館秋日卽事

多病筋骸久痹頑。柴荊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讀。杖履元非絶往還。莫遣浮雲蔽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慚愧春風滿座間。

和王尙書獨坐詩韻

棲遲蓬蓽養慵疎。虛室焚香靜掩書。坐進功夫原自爾。心齋意味果何如。聖賢名世幾千載。皇極經年十萬餘。至理悠然與心會。恍疑身在先天初。

答兄仲舉父典教石州鄕郡

紛紛世累苦相牽。撫事悲歌惜壯年。卜隱未成長往計。傷時空賦遠遊篇。林宗雅志伊誰識。張翰孤懷亦自憐。見說山家風味好。幾時同倚暮雲巓。

冬日有懷僚故人

病鶴孤鳴在九皐。虛名多累恐難逃。殘陽入谷隱猶見。新月穿雲出未高。江上蓴鱸君自適。山中泉石我徒勞。興來欲鼓扁舟去。何處滄波有巨鼇。

仲冬初吉歸途卽事

黯慘雲愁結暮陰。遊方客子正悲吟。霜風有恨號平野。寒日無光下遠岑。滄海齊州半搖落。乾坤今昔幾消沈。意長世短知誰會。一曲商歌萬古心。

次韻答友見贈

高山流水趣何深。萬古千秋一素琴。白石淸泉成雅志。光風霽月負初心。伏龍應羨雲生谷。獨鶴不驚騶滿林。無用樊夫宜揣分。商家元自有甘霖。

奉寄仲章兄

世事悠悠豈易量。眼中存沒幾參商。詩書有得將誰語。菽水無從亦自傷。春草池塘想同步。暮雲樓閣渺相望。何時樽酒蓬窗底。風雨蕭蕭夜對牀。

和仲弟生朝

兄弟趨庭雁影翩。祇今聯絕尙依然。競陰莫廢經綸業。愛日當知喜懼年。顏樂自憐乖夙志。南陔誰解補遺篇。幾時得遂求田計。晨夕相將理舊編。

題雪溪宮人圖

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長望碧雲深。

饒陽小山詩卷

胸中有全山。華嵩亦自小。孤坐對嚴姿。肝膽倚天表。

冬日齋居雜詩五首

憶昔趨庭講論初。慨然不復向迷途。只今回首還思省。力學工夫尙爾疏。

千載傳心百世師。周程授受想當時。乾坤萬古春風在。空向蓬窗事仰思。（二程初見濂溪夫子。時濂溪年三十。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生平不見李延平。俛首夢夢亦謾生。每誦斯言多感慨。區區辛苦竟何成。（平生不見李延平。可謂虛生。此朱夫子語也。）

擁爐褐衣志未酬。哲人已矣更何求。微言倘省壹私淑。願得終身事遠遊。（予取靜修先生詩語。以遠遊名齋。）

聖門道大若天然。小智區區見自偏。識抱遺編時自惜。光陰去矣又中年。

中秋不見月

蕭颯西風起暮愁。無端陰翳掩晴秋。何當放出中天月。重照河山十二州。

故縣道中

塵事年來亦屢更。此身與世淡無情。弊裘羸馬嘉陽道。只有雲山管送迎。

文山隱居詩卷

西山綠底淡無委。便擬從君問所知。告我雲煙最佳處。眼中連棟有深期。

子溫賢友、臨別求言、不容以病廢辭、勉書二詩、爲贈後篇兼簡王君儀伯、一笑。

平生蹤迹嘆孤危。尙友千年識所思。才氣如君更知己。可能分手易爲期。

誰遣林宗解隱憂。更堪搖落對淸秋。憑君寄問觀光客。底事哦詩擬四愁。（儀伯詩有是句。故及。）

和杜才卿韻

病懷疎散愧非才。只辨求田問舍來。說似幽花應解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壽李翁八十詩三首幷序

翁名椿。字壽卿。本維陽故家。國初北渡。客雲朔間。輾徙至眞定藁城之西管鎭。始以陶爲業。器不苦窳。有約必信。遠近化之。中年以後買田力穡。不二十年。爲里巨族。資質直。不喜矯。好施予。不飮酒。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耳目聰明。食肉罷馬如平日不少衰。翁嫗相樂。孫曾滿前。其必有以得之矣。𦒿鎭實先玉峰君舊

隱。比歲冬。以余羸疾來居。且幸以詩書教其鄕人子弟。翁請余處其別館。而使其孫興宗服几杖之役。歲久而翁不余厭也。翁長家君一歲。故余以父執事之。其子居實將以閏月吉日。合鄕里族姻。置酒張樂以爲翁壽。義不可無語。謾賦近體以侑壽觴。時大德十年歲在丙午。默庵安某書。

洛畤五福古難幷。四福還因好德生。開秩九齡從此始。更期壽域看昇平。

餘慶懸知積德深。昭昭神理古猶今。寄言戲綵賢孫子。食息無忘愛日心。

近親自合存忠養。涉世高年亦我師。昔日行窩還有幾。並留陳迹記它時。

杏花始開。連日大風、不獲一賞。晨起攜節往觀之。歸而小酌。得三絕句。

生紅和露滿胭脂。又到芳春寂寞時。便擬提壺花下醉。卻愁羞殺背陰時。

白白紅紅春意深。惡風吹折五更心。化工自與時消息。莫負淸吟酒滿斟。

杖藜吟邊去還來。收拾春光入酒盃。自是風花要題品。等閒蜂蝶莫相猜。

友人西城探梅、折一枝來贈、求詩、爲賦二首。

愁烟苦霧鎖春光。誰遣邊城有豔陽。珍重故人相贈意。可無佳句爲平章。

俗草凡花久亂眞。小窗驚見一枝春。憑君欲問調羹信。只恐幽香不認君。

別賦一首

鐵石心腸冰玉姿。此生惟許歲寒知。興來欲草梅花賦。不解能書婉媚詞。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三卷

遺文

齋居對問

或有問於余者曰。子之爲學。其亦有以異於人乎。何其踽踽涼涼。獨立而無徒也。余應之曰。余自趨庭日。以誦讀六經、與夫孔孟之遺書爲事。幸而私淑於師友。而與有聞焉。乃知用力於周程夫子。以及朱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書。亦將以求夫千載不傳之傳者。以治吾心而修吾身焉而已矣。又何暇他求爲哉。或曰。然則子之所學。其世之所謂道學者耶。余曰。固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繼天立極。堯舜禹之所以更相授受。成湯文武臯陶伊傳之所以爲君爲臣。皆此道也。吾夫子旣不得君師之位以行之。獨以列聖之所以相傳者筆之於書。將以傳之萬世。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矣。自是以來。千餘載之閒。士子溺於記誦訓詁詞章之習。以希名射利。不復知有聖人之學。而又有異端之邪說以間之。不有眞儒者出。孰能有以明斯道於旣晦。而振百代之沈迷乎。是以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見而知之。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於當世。至朱夫子。則其所以用力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而得乎所謂天下之大本。與夫古昔聖賢相傳之心。是以有以集周程三夫子之大成而折衷之。而道以大明。旣又以爲道之所以不明。由說經者之不足以得聖

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作爲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其關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可謂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語學者入道之序。則又使之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旣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代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此朱夫子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後世。獨以世衰道微。知德者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是以不能有以與於此。而目之爲邪說者也。或曰子之說誠美矣。然世之名卿。有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又有自以爲眞得聖賢之意。而謂朱子解經。流於詖淫邪遁異端之說。惑世誣民而不自知。著爲成書以辨之者。是皆學者靡然向之。此又何耶。余曰。皆非也。爲前之說者。其害淺而小。爲後之說者。其害深而大。彼自以文章爲得計。而謂不害兼通乎道學者。其意但出於恐知道者之議己也。而爲是說以文之耳。其自以爲眞得聖賢之意。而輕視前賢。妄肆詆排。庸俗鄙陋。淺薄不經。而高談大論。旁若無人。藉是以濟其私。而爲欺世取名之計。學者方以謏聞淺識。未知所向。乃併與其心術而壞之。則其爲害豈淺淺哉。此予之所以日夕深懼而莫知所以救之者。而子尙以是而爲疑耶。或曰。國朝自中統以來。大儒先生以此道相繼。而爲天下倡。或達而在上。以致君而行之。或窮而在下。以推明前聖後賢之意。以覺諸人。以傳諸後。砥柱屹然。雖立萬仞者。今子以渺然之身。而區區焉以是爲學。其不起謗議而害身也幾希矣。子其亦以是而思之乎。余曰。不然。夫道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而人亦不以窮達賢愚而有異也。是其所以親承其心授精微之旨。而羽翼斯文者。其傳固有在矣。但人之爲學。則皆當以是爲的而求之。庶無差失。而可以造夫道之極致。是又安得因世俗之譏議。畏迂儒之曲說。屈己徇物。顚倒迷惑。而昧於所從哉。或曰。彼之所疑。蓋必眞有以見其失而後爲之辨也。且子旣不之許。曷不揚言於衆以明曉之乎。余曰。彼之爲學。我知之矣。蓋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於朱子之說。多有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者。甚或不能知其句讀語脈之所在。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其所論著。或未之見。故其以論。擧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以此推之。則朱子之語脈旨意。猶不能知。又安能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哉。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而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而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一旦幡然盡棄其學而學焉。則吾知其必當憤然悔其前日之爲而火之矣。況君子之學。亦反經而已矣。固不當屑屑然輕與之角勝負於一日之間也。至於甚不得已而不能不辨焉。則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或者唯唯而退。時余方欲爲之剖析疑而折其辨。以發明朱夫子所傳之微意。因悉次其語以自警云。至元甲午臘月丁亥。書於遠遊齋。

記齋名

予少與白霫烏君叔備友。講論從容。無日不相從也。歲丁亥。叔備始從容城劉先生受學。凡所授精微之言。某亦得與聞其一二。由是始慨然有志於正學。而不迷於所向者。皆自先生之語發之也。自此益相親

厚。每一來。所聞必益超絕。蓋欲相與同門以卒此業者。於今七年矣。不幸未能得遂。叔備南去。竟獨立。賴惰無成。而先生亦旣謝世。今則已矣。勉力大業之志。卒不能有以少遂矣。然先生之言。拳拳服膺。未嘗敢墜。暇日讀先生遺詩。則又往往皆是語也。先生之誨我亦諄諄矣。某雖至愚。敢不加勉。遂摭取先生詩語。以遠遊書於齋之楣間。坐對觀省。庶不忘先生之訓。且以爲鞭繩之助云。至元癸巳秋分日。

石州廟學記

石州新修廟學成。從兄仲舉父實爲郡文學。還書語某曰。吾州居幷之西南。夙稱名郡。然其廟學荒蕪不治。則有年矣。粵大德辛卯。知州事鄜侯某始慨然謂其僚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見於詔旨尙矣。今而隳廢若是。其何以仰稱國家尊嚴命祀之意。而移吾民之觀聽哉。此長民者之責也。卽以其年。度材致用。悉撤其故而一新之。上下競勸。不日告成。殿堂齋廡。靡不嚴備。象設位序。應圖合禮。獨大門未立。適以癸卯地震之變而止。後三年丙午。今監州按單公始下車。以故事謁於堂下。顧瞻俯仰。惜鄜侯之功止於如此。爲之太息。卽有志焉。首選邑之秀民子弟充州學生。仍撥係官閑田若干畝。以供養士之費。賓禮師儒。暇日躬率僚吏。聽其講授。絃誦洋洋。聞者聳動。而又以餘力建大門。具祭器。以終鄜侯之事。而某適於此時。猥承人乏。掌其學事。今亦將終更以去矣。邦之父老。僉謂廟學之成。其難如此。而邦君宏文與化。以惠教我民之意又如此。豈可使使我之人無傳焉。合詞懇予。願著石章。今其材也。其子其以我故。勉爲鄉人記之。且因有以開示其子弟之願學者。則尤幸也。某竊惟古先聖王繼天立極。建學立師。以教天下後世。使皆有以明夫三綱五常之道。而不失乎民生日用彝倫之常。而其爲教。則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修其孝弟忠信以立其本。然後從而敎之格物與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誠意正心。由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其說具於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七篇之書。此二帝三王作爲君師。躬行心得之敎。吾夫子顏曾思輿之傳。而近世大儒周程朱子之所推明者也。國家稽古崇儒。建立學宮。周徧海內。然而此邦獨至於今乃始克應明詔。則以爲有司者。急於簿書期會之爲功。而不能有以祇承累朝德意之美故耳。然則邦民士子被賢君侯之化。其幸爲何如哉。雖然。聖人之言。具在方册。學者誠能從事於古者小學之書。而勵志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則學之本立矣。然後先之大學以立其規模。參之論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極於中庸。於以窮諸經。訂羣史。建立大本。經論大經。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無所處而不當。其於窮理修身。齊家治國。及乎天下者。眞無以見其難矣。某愚不肖。曷足以與此。顧念先塋所託。獨未克展拜掃修謁之敬。嘗以爲恨。今乃獲因字文。託姓名以紀吾邦之盛事。茲誠大幸。矧重以仲舉父之命耶。是以忘其固陋。承命不辭。爲之識其本末如此。竊此記所聞。示其諸生。俾勿忽其邦君之敎。且又以告夫後之爲師弟子者。使亦皆知所用力焉。鄜侯。某郡人。今爲某官。按單公某族人。好賢樂善。本乎天性。由宿衛王府授今職。勤政愛民。多可紀云。又明年丁未陽月旣望。龍岡安某記。

與烏叔備書

五月一日、某頓首再拜、叔備畏友執事。從善歸。雖不辜教。就審侍履從容。足慰懷想。但相別踰年。不得以會晤爲深恨耳。前月十九日。聞汎翁先生訃音。卽以一書附驛使持去。必已達。斯文不幸。山頹梁壞。後學無所師仰。痛哉痛哉。恭惟義重心喪。愛慕純至。何以堪處。伏願節哀。備從禮制。是所深望。某晚學無知。幸嘗私淑。及尊兄誘掖。似覺少進。但一二年來。離羣索居。頗似頹惰。然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夢寐之間。如或瞻仰。而先生亦屢辱見問。欲教之意甚厚。所望一拜德容。俾列侍下。得少伸鑽仰之志。此莫大之幸。豈意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痛哉痛哉。終身之恨也。而今而後。惟有一意問學。觀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上不負先生私淑之教。中不負朋友期望之心。下不負某愚勉力大業之初志也。顧念無以報先生之恩。獨有奔赴几筵。一致薄奠。能觴大慟。以薦此哀誠。庶乎其可已。不審高明何以見教。又意尊兄必往致奠。故且尼其行。引領以俟車從之過。欲借提挈之力耳。早命駕甚幸。所欲言者甚衆。俟相見得以面扣耳。人回故此奉寄。切冀進學自愛不宣。

二

七月日、某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向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闈書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卽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愼節。以迓新祉。以慰朋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已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某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資。但覺悔尤山積。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別紙錄呈。前書索寓一部。爲無善書者。不會寫得。幸因書來。將某前後錄出納上。可疑條款。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改正納上也。疑此書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然亦未暇寫出也。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敍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註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而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間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經。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與叔父書

八月二十日、從子某頓首再拜、上覆叔父座前。七月二日白天民來。得拜手墨。兼就審尊體平復。深用欣慰。卽日秋涼。伏惟尊體起居益以康佳。叔母兩兄以下俱無恙。此間大人以下俱如昨。大人自有書。老母

目疾已如此。未見癒期。但身體粗康健。飲食亦不減。賴此差自慰耳。三月中已爲與弟娶婦。然家事次第猶未整理。所居又議遷徙。恐直至年終。方得定疊也。又承叔莫欲東遷至河北。此某從夙昔所望也。幸幸。眞定今年粟麥頗賤。易以居止。叔父晚年得守墳墓。與大人相聚。以教諸子弟姪。何樂之有。想尊意亦已及此矣。又謂某讀書次第。當以古人用心處用心則可。毋以今日虛名被挽。此固某愚平生爲學之本志而不能遂者。今承尊論。恨不得拜侍而卒請其目也。蓋某自少聞汎翁先生道學之懿。卽心悅而誠服之。慨然有求道之志。以謂爲學而不見道。眞可謂虛生者。豈意某愚立志不勇。乃至於此。每一念之。未嘗不悲恨也。何時遂侍。究此衷情。新舊所作詩文。今以錄呈。亦可以少見某愚平日之志矣。而今而後。獨學無友。益以爲懼。伏望叔父有以見教。千萬至幸。餘不能悉。蕭惟斗詩。近於白天民處見之。或別有甚文字。令百六弟錄得寄示亦可。六原二弟讀書無令廢。叔父果還眞定時。朝夕教育。某願任之。白天民說三兄四兄各失一子。不知爲誰。再書批來。某房下去年舉一女。名宜當。今已能行矣。並及之。鄂州時有來書。二姐及歸甯俱安。世臣在理問所中甚平善。二兄自有書。苑甥自有書。不縷縷。時向莫寒。伏乞順時益加保愛。千萬至祝。不備。某再拜叔父座前。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四卷

遺文

趙氏子名字序

方齋趙君爲予言。二子守中居中既冠而有室。亦既抱子矣。而字尙闕焉。餘三子則又成童而未名也。子盍爲我名而字之。予應之曰。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咳而名之。二十成人。加冠於首。鄉先生醴而字之。此禮之正也。今成人者已冠。而字之固可無疑。餘則非所當及也。奈何。方齋曰。老夫末疾侵陵。亦既耄矣。及今少康。且幸時得與吾子相周旋於此。爲字而戒之。使他日既冠。視其字而惟其義。若古之人佩韋弦者而自警焉。以不忘父師平昔之誨。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可乎哉。予曰。唯唯。既字守中以貞。居中以庸。又取易中庸之旨。名其三子曰麗中。擇中。久中。而以亨仁復字之。又皆以伯配稱焉。蓋字因名而生。而取名者又各以類也。方齋復請記其說。故書以授之。大德癸卯閏五月既望。默庵書。

御史和利公名字序

近世種人居中國者。類以華音譯其舊名而稱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則雖非人道所當先者。而亦古人之遺意也。監察御史魯古訥丁。故行省左丞賽善公之嗣子。系出奈蠻和利氏。用蔭授應監潛邸西州。惻怛愛民。剛果得愼。輿學禮士。藹然有聲。既終更家居。待次益自力問學。以求其所未至。間從予遊。溫恭

自盧.刻意清苦.吾黨之士.鮮能及之.於其請字也.爲取崧高之詩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書亂爲四輔之語.合而字之曰憲輔.蓋亦因其舊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以公之材.而進學不已如此.他日德業所就.或無愧於古人.是則必有非予所能及知者矣.大德甲辰冬十有一月甲子日南至.

送安從道序

吾安氏受姓始於漢.顯於元魏.而行於唐宋.其望則自涼州武威幷代諸郡.而蔓延於天下.古禮既亡.譜牒職廢.無有能明其所自出者.則困無由考其族屬之遠近矣.然萬殊而一本.雖百世之遠.其同宗之道必有猶可言者.沁陽安從道.甫歲舉來爲燕南憲府掾.以宗盟之故.拜吾親於堂下.執子弟禮甚勤.家君特器愛之.吾和仲弟相得尤歡.獨予以夙疾侵陵.僑安里社.不獲款焉.適自中山歸覲省.而從道還渥河東.別且求言.故書此以贈.從道名好古.幼爲儒.資通敏.奉職廉勤.用法平允.人咸稱其仁恕云.至大庚戌陽月甲子.神峯野客安某序.

醫學諭諸生文

醫學有源.尙矣.其設官立教.則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此其見於經者然也.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於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於儒學.此蓋別聖之所以惠治元元.澤被四海.於以廣博施濟衆之仁也.某極愚陋.猥承人乏.掌教茲邑.而邑長諸賢.舉行教條.其所承流宣化.思濟斯民.而廣皇家好生之政者.可謂無餘蘊矣.漢儒之記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先聖之言曰.多聞闕疑.又曰.就有道而正.繼自今以往.凡吾醫之登此堂者.其各務於勤學好問.恪愼其業.兢兢焉.慄慄焉.常以生司人命爲重.而不敢有一毫肆然自足之心.有所疑焉.得以幸告於某.而相與質難以求至當之歸.是乃國家設教興學之意.賢侯惻怛愛民之心.而某之所深望也.可不勉哉.

題劉靜修石鼎聯句圖詩後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願自笑.知我有鄒訢.此汎翁先生題石鼎聯句圖詩也.蓋朱夫子嘗謂軒轅彌明卽韓公姓名.而於參同契考異後.亦自書空同道士鄒訢.今觀先生所以容城儒子自謂者.其亦若此也與.暇日讀選詩郭璞遊仙第六篇.喟然有感.聊寄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至元癸巳臘月既望.鎭州安某識.

遊水簾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遊玆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半嚮於飛泉怪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侯士良.平江路監稅宋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某敬仲父也.

愼獨箴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謂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愼獨耳.自此積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地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嗚呼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祭靜修劉先生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六月庚辰朔.越四日癸未.後學鎭州安某.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於集賢學士汎翁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天不憖遺.生榮死哀.孰不摧痿.嗚呼哀哉.某也晚學無知.幸蒙私淑.黽勉勵志.於茲七年.顧以鈍駑.鞭策罔及.學不加進.頹墮無成.尙企宮牆.灑掃函丈.親承警欬.大啓愚衷.孰謂離斯.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終天.嗚呼痛哉.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收敎之.謂我嘗來.致此開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安放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茲焉奔赴.奉奠以贄.舉觴以釂.薦此哀哉.嗚呼痛哉.仰止前修.精思力造.親賢取友.進德修業.某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冥靈臨之.嗚呼痛哉.尙饗.

祭董少仲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十一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八日甲戌.晚生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於近故大中大夫致仕董公之靈曰.於維明公.氣豪志雄.卓偉倜才.博究旁通.眞人勃起.英賢鼎從.謂公國士.乃遂寢聽.會遣相臣.綏撫于東.詔公與往.參贊戎功.自是以還.疊試邦庸.晚持憲節.攬轡觀風.致政來歸.白首方瞳.世故之大.事變之窮.消長之極.代謝之窮.有以自得.坦然胸中.優哉游哉.燕處從容.玩物一編.鼓缶待終.堂堂遂脅.羣儒所宗.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呼哀哉.某甫弱冠.拱手趨庭.實始拜公.德粹容清.公不我鄙.誨語丁寧.晚益愛我.期許非輕.謂予可語.撫接彌傾.執手晤言.辭竭平生.謙沖雍穆.展矣老成.每懷瞻仰.若仰辰星.今則已矣.誰復儀型.聞公之訃.怛焉內驚.薦觴殯門.無從涕零.神兮如在.尙鑒衷誠.嗚呼哀哉.尙饗.

建祠堂奉遷祖考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敢昭告於顯高祖考修武府君.顯高祖妣某氏夫人.顯曾祖考三府君.顯曾祖妣王氏夫人.顯祖考二府君.顯祖妣宋氏夫人.顯考石峰府君.顯妣賈氏夫人神位前.祠宇新建.主室既成.恭奉尊靈.永奠厥處.考禮經.辨昭穆.以伯祖考大府君.伯祖妣王氏夫人.及亡室劉氏.分祔東西兩序.配神從祀.謹告.

神主入祠堂致告文 代恕齋公作.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夏四月乙丑朔.越二十有一日乙酉.嗣孫某.謹以時果清酌之奠.敢昭告於祖考之靈曰.嗚呼.我家自金源板蕩以來.失其所安.石峰府君兵後至眞定.實維再造有家.凡今日之子孫.孰非蒙其修庇者耶.先兄進士府君.早歲馳聲.名卿交薦.將爲世用.不幸中年.阻世而嗣子思誠.亦就夭折.攻子竊就室他氏.某是用大懼.祇承遺訓.權主祀事.兢兢朝夕.惟恐弗堪.以墜先業.中罹多故.徙近東郭.

以便先墓之灑掃。轉徙區區。靡有定處。恆若汎宅者。亦既累年矣。越大德丁酉。乃營其宅。迄於今茲。僅能構此祠宇。以奠祖考之靈。意緩不虔。無所逃罪。抑有由也。歲時薦祀。某年雖衰。日須黽勉以躬執厥事。俟孫稍卜居有定。當議考按禮經。屬之奉祀。而使男熙等相與佐之。所供庶品。稱家有無。亦當別爲區處。俾之可行久遠而無弊。庶子子孫孫。勸忠勸孝。追遠敬宗。以無忘祖考垂裕後昆之意。茲因遷奉神主入就室位。先事以告。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學安某。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某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遺編。近本朱程。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竭駑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頹已甚。雖由病磨。實亦墮偷。內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嚴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蘩。式陳明薦。尚覬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尚饗。

釋菜告李學士祠文

晚生安某。謹致告於故翰林學士敬齋先生李公之祠。茲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於先聖。惟公中朝耆舊。鄉郡碩儒。博學高文。爲世所仰。載瞻遺像。薦此豆觴。公如有靈。尚克歆享。謹告。

安默庵先生文集第五卷

遺文

石峰府君行狀 代叔審公作。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世爲儒家。曾大父諱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諱全廣。以貲雄鄉里。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諱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君生於金承安四年九月庚戌。自幼讀書家塾。大父躬爲訓授。年九歲。以經童登第。復習詞賦。貞祐初。河朔震動。金主南徙都汴。衣冠士族。亦皆南渡。設科取士如平時。獨山西諸州恃險不降。王師至。則藏匿山谷。去則復出。衆庶頗安。以故君不克應其選。歲丁丑。君家避兵石洞。軍士以火逼之。舉族皆死。君僅得出。爲所執。時太師國王以諸州久拒不下。親往用師。令無男女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君既被執。而監軍事石抹陳奴聞獲一儒者。馳使呼之。至則易以儆服。詭其鄉里。令朝夕從之。由是獲免。君自以當此大變。舉族皆沒。幸全性命。遂委身從之。誓不他適。君時年十有九。實貞祐五年也。歲壬辰。從石抹陳奴來山東。至眞定之稾城。陳奴與之田宅。使定居而教其子焉。戊戌。朝廷設科取士。中者復其家終身。君以詞賦高等中其選。於是始以聚徒講學爲業。壬子籍天下戶數。遂占籍眞定而徙居焉。中統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張公德輝薦君學行。招延之授館其家。使教其諸孫。至元二年。舉郡博士。遂舉君貳其學事。享年七十有八。至元丙子正月甲戌。以疾卒於所居之正

寢。越五日戊寅。葬稾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天資寬裕樂易。慈愛忠厚。不妄喜怒。與物無競。治身儉薄。不苟受施。有貞白之操。雖貧困乏絕。惡衣疏食。或不能給。安焉未嘗有戚戚之色。與人交。重然諾。一以誠意。無所矯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纖濡吝意。聞人之善。稱之如己出。人有過。則掩焉而未嘗出諸口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惡。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讀之未嘗去手。其教人嚴以有禮。恂恂愷悌。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少明於經學。其授讀率皆口誦爲。有生徒習舉業者在席下。久必辭之曰。吾不樂場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也。其眞實又如此。平生未明而起。環堵蕭然。不以聲利榮達爲事。澹若無求於世。得喪欣戚。鮮能動其心。卽所居自號。以示不忘鄉里。隱居教授餘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出其門者。君但訓敎諸子。晦迹讀書。不求祿仕。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嘗語諸人曰。當人欺己。勿己欺人可也。家有一奴。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縱使追還。彼既負罪。必已汗顏。又安能朝夕相處乎。乃止弗追。歲戊午。攜長子芝西歸。田園盡爲族人所鬻。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宅。某氏田。俱君家舊物。我實冒鬻。願承其罪。君嘗聞之官。復其直而取之。君以世變擾攘。有非人力所能與者。彼何罪。竟辭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益。總管袁某。少與君同里閈。因君內弟米脂尹宋某致書勸歸鄉里。且益以束帛。君不受曰。吾既未能卽歸。且又貧苦。無以爲謝。安可虛辱其惠。寫其書而還其幣。從軍攻鳳翔時。主帥令分殺諸俘虜。君所得必多方爲匿而遣之。時僵尸蔽野。軍士悉解其衣裳服之。君雖寒甚不忍也。其平生處心制行類如此。君既歿。府之士大夫皆爲詩以哀挽。郡教授藝軒先生吳君特起序之。以爲君之爲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君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沒於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有賢行。君不治生事。河朔當大變之餘。兵凶相仍。諸子幼弱。生計未立。貧困殊甚。人不能堪。夫人省衣節食。周旋其間。有人所難能者。治家嚴正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後君三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人。俱業進士。長芝。嘗爲張公德輝所辟。爲山東行中書省掾。前卒。次松。嘗爲將仕郎。次筠。承事郎。同知縣州事。卒於官。孫男九人。長思誠。早卒。次齋。亦進士。次汝止。烈。熙。汝諧。汝弼。次未名而夭。而汝諧。汝弼。亦既冠而卒。女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次適同知眞定諸路軍奧魯總管府事喬齋之子木。次適張氏。次夭。次尚幼。曾孫男七人。康甯。昭甯。得甯。寶甯。泰甯。延甯。來甯。天五人。子甯。宜甯。順甯。福甯。喜甯。而得甯順甯皆夭。元孫男一人。慶源。女一人。慶雲。君自祖曾而上。皆葬太原離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君之父始徙居孟門之義居丁氏莊。因葬其處。君既至眞定。樂其風土而居之。遂命葬焉。然以其葬塋之制。昭穆之位。有不能如禮者。是以嘗欲更葬。而力有未能。遷延歲久。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也。今乃卜以元貞二年二月庚申。奉君夫人之柩。遷於先兆之北。凡相去二十步。不肖子松。竊惟先君以末世之孤蹤。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松獲蒙休被蔭。獲沾祿澤。子孫繁昌者。其潛德隱行不見於世。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不有表焉以垂於世。大懼不肖。無以顯揚之。謹追述其平生之大略如右。以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伏俟採擇。大德辛丑夏四月己卯。孤松狀。

故承事郎同知譚州事安公墓誌

公諱鎬。字廷實。姓安氏。其先太原楡石人。考石峰府君諂。妣賈氏。府君壬辰後徙眞定。遂爲眞定人。公生於壬辰年九月庚戌。旣冠。從提擧眞定路學校事侍其丞之學。受進士業。燕南河北提刑按察使馬公某辟爲從事。後以御史中丞史公彬薦。除河東山西提刑按察司知事。轉山北遼東。遷河西隴北道按察司經歷。秩滿移陝西漢中。至元二十八年。更按察官名肅政廉訪。就充本道經歷。改同知譚州事。元貞丙申十一月戊子。以疾終於成都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五。累官承事郎。公天資誠孝。而意氣豪邁。其遇事接物。盡懷以應。坦然無疑。心爲政知大體。其於吏事。初不經意。及案牘滿前。條析剖決。雖素精於在事者。不能及也。在憲司幕府近二十年。多所贊益。如御史中丞程公思廉。參知政事姚公天福。皆嘗同事。極推重焉。其餘所交。亦皆一時名卿士夫。作詩善唐律。自少時落筆。輒驚人。晩意益健。至老不衰。又長於近體樂府。晩歲聞禮義之學。深所敬信。取易象懲窒之語。以損名其齋。其佐河東也。先祖墳墓田宅。皆在屬邑。兵亂以來。田宅盡爲他人所有。墳墓亦荒廢。久不復知其處。公訪求故老舊族。始得之。皆爲增築墓垣。刻曾祖而下宗支於石。祖考妣墓嘗爲山水所圮。復改葬之。及諸所占田宅者。皆疑懼不安。公諭之曰。吾豈特勢力爲此事者耶。其他行事。亦多類此。公凡再娶。前夫人李氏。來歸二年而卒。生一女。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粥。後夫人孫氏。子男三人。汝止。汝諧。汝弼。女一人。子甯。越明年大德改元夏四月。孤汝止奉喪歸眞定。卜以其月癸卯。葬藁城縣安仁鄕新里西原先君墓左。伐石以志其歲月。朝某嘗嗇之。某不敢辭。並略敍其平生梗槪。剜納壙中。從子某泣血謹志。

樂府

酹江月

登古容城有感。城陰則靜修劉先生故居

天山巨網。儘牢籠多少中原人物。趙際燕陲。空老卻千仞巖巖蒼壁。古柏蕭森。高松偃蹇。不管飛冰雪。暮擡擧蟻。問君誰是豪傑。重念禹迹茫茫。狐兎荊棘。感慨悲歌發。累世興亡何足道。等是蠢蚊飛滅。湖海襟懷。風雲壯志。莫遣生華髮。中天佳氣。會須重明明月。

二

前日歸途。偶記和仲欲把鋤犂。門人願助之語。甚恨不獲請其詳。而亦獨喜其先得我心之所同也。中夕不寐。率爾成章。寫寄和仲。可爲相見一笑。大德乙巳上元日。神峰野客書。

世途艱阻。正堪悲萬里清秋搖落。況復乾坤還閉。物奚啻切床膚剝。消長盈虛。循環反覆。夜半驚孤鶴。東君著意。惠風先到巖壑。悅親原有淸歡。簞瓢食飮。不害貧家樂。多病留侯空自苦。慚愧長身諸葛。先手躬耕。臥龍岡上。晉家桑梓。在臥龍岡之陰。准備豐年穫。豚蹄社鼓。幾時同醉寥廓。

太常引

和王治書仲安

求田問舍欲婆娑。算無地不風波。智亥儘嵯峨。世間事都能幾多。登山臨水。尋花隨柳。獨此未消磨。便擬惜行窩。正喜月光風氣和。

石州慢

寄題龍首峰

龍蟠虎踞。朝楚暮秦。世路艱蹇。夕陽淡淡餘暉。閶闔九重天遠。千秋萬古。先天消長圖深。何人解識興亡本。夜鶴渺翩翩。儘平林鴉滿蕭散。不須黃鶴遺書。不用洪崖相挽。蒼狗浮雲。平日慣開青眼。擬將書劍西山。采藏食薇自遯。不厭春風管。只恐汝山靈。怪先生來晩。

鵲橋仙

徘徊尊俎。徜徉笑語。俯仰乾坤今古。世間豪傑數元龍。想未識聖門風度。也非擧圃。也非懷土。靜看落花風雨。安排便買釣魚蓑。底是滄浪深處。

白雲集

附詞附錄

許謙撰

序

我國家文教休明。隆重師儒。特行配享之典。命兩浙督撫大臣。廣宣德化。纂修誌書。博采先賢遺文。以彰壓事。婺州素稱小鄒魯。名儒接踵。余來守是邦。延訪理學。如仁山先生。居敬立志。繼王文憲之傳。分別理欲。接北山文定之學。蓋二先生之得統於朱子者。金氏有以衍其緒。而孔孟之學。賴以不墜。厥功懋哉。又再傳而得白雲許先生。本師說爲著述。與何王相表裏。爲能推明洙泗之心傳。故人稱爲紫陽世嫡。夫著書立說。以發明聖道者。前賢之功也。網羅遺文。以傳之不朽者。後人之責也。在文定公。已有文集十卷。以及學庸啓蒙通論近思錄諸篇。皆有發揮。至若文憲公所著之書。則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鬬書。文章指南等書。凡數百卷。特其文多放佚。未能彙成全集。心甚惜之。雍正已酉。文安公之後裔孔時。出其家藏手錄之書。得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及文集五卷。鋟板行世。而猶以未睹許文懿公之書爲歉。因竭力搜羅。幸獲文集四卷。質諸何王金氏之書。文異而道同。皆所以接紫陽之緒。衍洙泗之派。如百谷之朝宗於海。所謂溯源歸源者也。因以兩先生之書。彙成一集。以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以見配享兩廡之有由。且可以識正學之有宗。而朱陸異同之辨。亦瞭若指掌。異日倘得並集何王二先生之書。與此合爲全集。於以紹前賢而啓後學。余更有望於有心斯道者。是爲序。時雍正十年五月上浣。中憲大夫知金華府事襄平馬日炳撰。

原序

婺學自北山四傳至白雲先生。中間魯齋仁山。兩世皆單傳。至白雲而天下譚一燕趙齊魯淮揚之士。皆百舍重繭而至。登弟子籍者。幾於千人。道風廣布。十倍於前矣。嘗試論之。北山如良玉溫潤。魯齋如明霞麗天。仁山如金刀切玉。白雲如和風被物。故其行廣惜無嫡嗣。而黛景翰范景先。皆有道者。柳道傳黃文獻。宋文憲。皆私淑門人也。白雲著書甚多。今惟有零篇剩語。散見於諸書。而鮮見其全。好古者則重價購之不可得。予得此本於弟子蔡六平。急思得其人。鐫而布之。計惟有金太學孔時。能將仁山集初告竣。而金華徵獻略方鳩工。未卽與言。適攜李戴碧川先生爲麗正書院師。予門人黃殿選攜此往示。戴先生喜而序之。見孔時慫恿之。遂決曰。此仁山弟子書。猶吾仁山書也。先儒凡著一書。皆其一生之學問。與其一時之精神所到。精神之在天地。不可磨滅。如炬將熄。必有人焉。吹其焰而續之。此皆彼此交感於作者之精神。而默應於數百年以前。與數百年以後者。此數卷書。白雲著之。吾也藏之。孔時刻之。戴先生從旁鼓舞之。彼此相湊。若或使之。予以深山老學。以書爲命。無足爲難。難在孔時。然則孔時信今之超出流俗。而默與先賢相感通於性命間者也。時雍正十年四月既望。東陽後學王崇炳虎文謹敍。

原序

水行地中。千條萬派。莫不從崑崙發源而來。猶夫學者窮經立說。傳道解惑。有不自洙泗來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關閩。一脈相承。道統綿綿弗絕。何其盛哉。嗣後有造邪說以亂之。招岐途以引之。而終不能蠱惑人心。必以紫陽爲傳道之準。斯時知有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相與扶植而輔翼之。以爲功之至鉅者矣。而不知無何王砥柱於乾道咸淳之間。必不能傳於金許。無金許振興於紹定大德之時。又何能綿遠於今茲也哉。嘗讀仁山文集。知其傳道於白雲。始而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既而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總不外聖門博約之教。而先生遂領斯旨。身體力行。卒成大儒。考其從遊年月。不滿三載。而仁山先生歿矣。非得道之篤。能如是之速哉。又嘗讀元史至儒林傳。載許先生行實云。制行甚嚴。所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時想其生平行誼。殆顏閔之流與。其書不可不傳。傳其書則傳其道也。婺州金子孔時。仁山先生之後裔。篤好理學。刻成先集。欲購白雲先生著述。同刻一編。以表師弟相承之誼。而難得其書。東陽王虎文先生。博學君子也。藏書最富。有先生舊刻文集四卷。什襲寶之。閒欲重刊。欣然發出。借錄副本。慫恿剞劂。流傳海內。以勸來學。成人之美。莫善於此。故不揣鄙陋。樂而序其顛末。知世間寶光必不終掩也。雍正十年夏四月朔。檇李後學戴錡書。

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宦於與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實。元豐間始居笠澤。再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辛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是時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省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北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

私匱竭。消燼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內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旣東還。以日倦於應接。屛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贏糧笈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縱閑而驕氣自消。跛倚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鸂。趙公天綱。陳公忠誠。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閭王司業侯賢。趙揭翰林剛中。亦舉同院。列上其名於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國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闃其無人。侍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羸疴。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環。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旣老而益艱窘。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槱。蔣玄。金涓。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環喪於廣信。疾增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宋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卽元。次亨。以爲兄環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葬在縣西北藝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今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嘗皆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

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閟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詘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皡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邇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識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著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乘疑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迎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所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嫡。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鄕。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逆遡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卜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爲之銘。溍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汩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惟先生之交遊。多已凋謝。而溍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故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於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繼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業。先生之學。

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有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
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閩關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茹仰曲成。迪惟前人
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觀其安否
以爲隆替。天胡不慭。不訖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尙啓爾後。

白雲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擬古戰場賦
序
贈李仲護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用序
送尉遵明赴開化敎諭序
送許存勤赴新昌敎序
送逯公亭赴武義敎序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二
啓
答潘明之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回潘縣尉啓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賀龐北野萬戶破賊啓 有序
文
祭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扎忽解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祭朱治中文
書
上宋經歷書
上李照磨書
答吳正傳書
上劉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覓點書傳書
與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覓點書傳書
卷之三
論
學校論
朋黨論
罷娼論

說
東谷可與字說
姚原傳字說
講義
八華講義
七政疑
答或人問
示及門
箴
畢箴
贊
書藏贊為石林杭中作
北野兀者贊并序
李齊賢眞贊
題跋
題趙仲明神
題節婦朱氏詩卷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索書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跋妙沙經
跋趙閒閒註心經

卷之四
四言古詩
白鳥六首有序
欝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松澗頌胡治書自號
五言古詩
復和王申伯詩申伯和予詩不會意反書以慰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上李照磨四首
酬潘明之

贈俞演周梅鼎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遣興十首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冰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息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有序
贈潁川趙璉十六首有序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濤巨源藏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酬石抹州判六首
送何景韓
石門洞
思遠樓
華蓋山
中川龍翔興慶寺
春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像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廟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 并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敬參政
山中次韻酬馬生
採藥
贈相士蔣竹山
城東南有虎羣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三首
種松
對竹
寄友人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齊
又用韻道興
遊里城柄霞寺衆將遷青塾
蔣舉父和前韻後來不果遷再用韻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悪山先生挽詩
遊智者寺
贈閑雲屋
戲題智者法師所㳫瓶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蔣兄臨行索詩郎席賦贈
次韻邱以道三首
命先生挽辭二首
鄭夫人挽辭
己酉余年四十
花溪道中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秋夜
過太湖
借碑城南晚望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題延月樓
酬潘明之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贈滕玄一
再贈江行父 有序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立秋日寄趙韡
題趙氏復墳詩卷
送方存雅遊永嘉
送諸暨俞州判

馮公嶺
題姑蘇臺
雨花臺
淬城晚步分我字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贈千斗山
謝趙肅甫遺蓄
次韻潘明之易巾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洞

放棹行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萬象亭
故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問赴烏臺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秋莫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莫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卽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渡
題呂甫詩卷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秋思
蝶戀花

白雲集卷一

元許謙撰　鄕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鐵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靡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殺。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亘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阻大江。紛灌莽之杳杳。鬱叢薄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千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尚存乎渺茫。周迴隱隱。若城郭之邐迤。雉堞已壞。而塊土成岡。頹垣斷續。綿延將百雉。類乎築甬道以取粟於敖倉。其汙下而漸潰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轡。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鋒鋩。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黃。風颼颼兮吹籟。日淡淡兮流光。光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蘿落。名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

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耰而成棘矜。買刀劍而賣牛犢。賁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敢虓虎。捷若飛鶻。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霆。齊戈揭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騖。殺氣耕空。黃埃亂日。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弦。矢不遺鏃。積骸爲觀。斷指可掬。姑小懲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䘏。以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乔此煙塵之表。日骯骯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唳唳風雲之間。耳聽聽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髑髏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忽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構輿坱圠。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此大城。固可制非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之物。於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爲之禮樂乎哉。反而求於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而相爲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辭誘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庶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以淑諸人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爲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爲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賢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爲。取人之善以爲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閫未易造。幸君亦無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於禮樂。豈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輒書此爲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縈礴。綿延數百里。直爲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爲雙峴。經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發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澒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禦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毓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睇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姪。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頖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壒世故。於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瞽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味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識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循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偭強自憙。標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自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議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華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若采芹泮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修己以及人。不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汲。學每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爲。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謹修以爲之本。可仕之疑合於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攀附之援。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闥。乃無所志。而可恥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爲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俗。羣會無常語。晝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臥。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閑各言其志。思直濡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遷。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敍離羣而自致者。子昭循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尚。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修己及人兩無愧矣。爲憲掾史。三考滿秩。捧檄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未足爲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忘所能而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宦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謟。且知子昭最深。嘗甚懼路相贈處。而余亦爲千里游。故以爲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爲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學。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

寡悔、馮異、趙廣漢、張敞、龔遂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材。以爲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脩德問學。秉義守禮。尙廉恥。謹飭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齊牘玩法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第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敍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爲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學問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備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爲文字交。言論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佩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閡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繇是而爲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吏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事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覽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臥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爲詩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爲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發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弟忠信之質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爲意豈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雕鐫鏤刻。破碎支離。波淫邪遁之辭。聯所不經。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聖朝敦尙實行。故斥浮辭。問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爲聲詩。悵惋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爲吟咏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彥明者。不止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己。誠立行成。濟然爲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開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大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爲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眞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同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勵。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爲其賢爲其多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爲之。

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況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騁騁功名之會。將挈挈而行矣。某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敢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逸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舊爲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往有之。黌宮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蔽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爲余道者如此。今逸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尙勉之哉。逸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稱爲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稍靖。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於人人。爲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則決平允。興學勸教。親爲科程。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爲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鄰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於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疏。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鎰、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爲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尙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尙幼。孫男六。孫女四。曾高節書院山長。繼洊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於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敍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蹂滅鄰國。佐帙中夏。以大

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爲右族。金滅契丹。易蕭爲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讐爲志。曾祖脫羅華察。且招來懷輯。徒衆益盛。祖野仙。饒智略。善騎射。年少任俠尙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金東京。金一旦失於重鎭。遂震讐莫能抗王師。從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上將軍。將將攻益州。死之。父查剌。剛勇善射。有父風。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爲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將之。至是仍授查剌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太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功除眞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輒驚人。及長。魁梧倜儻有大志。關弓滿二石。嘗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羆負嵎。愼勿往。公不聽。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轡徐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衆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領。雖老生魄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上知其才。降制略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效。父查剌著攻城略地之功。尙克前修。勉勉後效。黑軍素服。公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度剌。立雲梯上。宙衝其堞。公手殺千餘人。度剌死之。中統三年。李璮反濟南。公從東討璮濟南。分地以守。璮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對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蟻附而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惋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爲將當運籌發縱。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陳。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爲。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吾不用斧鑕驅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軀以致命邪。且

男子當捩槍死事。昔之竹帛。炳炳然後世。豈呫呫死戶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容閒護伏波將軍。嘗以馬革裹尸。眞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審金山。公德業當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爲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州。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碍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擠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謀知賊已過。遂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從前獲其魁。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壬昌誘初附五營衆爲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尉特詿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擢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爲盜。隔公計與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眞。杜門閱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須講

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學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饑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勞擊求辦。公始疏賦。奏移置其當。僚寀皆與諍前卻。公獨奮然自以爲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於死。須使文字營爲。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干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饑腐骴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爲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徙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災。居職逾三歲。剩姦發慝。不憚強禦。凡以爲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貯積姦者。爲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尙猶豫未決。徵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語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尙何憂臺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糾己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爲得。亦難能哉。權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獎諭再三。賜以衣緞。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者。是越俗多遇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禮。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袠。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爲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淸。時山東歲歉。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捄不足。行

省是其議。乘使洄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薦銓。當滯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朝。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略。輕視群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稱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群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爲之低回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群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爲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蓋公之爲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爲務。而淸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顧節完。孚於人人。其行己大節。僩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頤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歉焉。謹采公行跡。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爲稱。非大節所存。則略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致於斯。能即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

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集卷二

啓

答潘明之啓

許某啓。伏以賓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穉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得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蓋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爲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爲利乃盜跖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日陪燕喜，事鄰牛醫之兒。入欑爲賓，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許覩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親帳後所列之樂。反覆究六經之藴奧，上下談千載之興衰。風雨對床，煙霞入筆。類律呂之相應，骨塤篪之不如。豈飈不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閭閻而僑處，何所見聞。慕古道眞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晉人其萎矣，無從挹塵上春風；至學雖知哉，祇徒映窗前夜雪。心思旣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儋石，猶寄鷦鷯之枝；誰有籯金，結掞兎園之册。已踰十載，所得幾何。事甘嚬耳以騷心，尚勝沾體而塗足。世間故人之垂盼，忽廑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出素制。載酒殺從學，揚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鉛箋之褒詞，仍許素飧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辟公之魚；且

職且耕，世那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寄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請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鏡庫他韭溪之風月，冠綬爲花縣之神仙。廌刻先馳，飛鱗可冀。婁公子之名聞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旣深，終植青藜而照。然以軒冕爲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汚無似，蠕蠕自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俗客之登；魚㫖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爲報謝，罔覺敷陳。謹具啓事，控詞堦墀。祗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濂使劉約齋啓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擬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靑霄之有路。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宇宙之渺綿，致身世之羈孤。鄒侯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顏囘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猶幾生塵，席不暇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齊蹇足於長途，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留挾册，與睦雞而俱興；韓棠挑燈，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旣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攜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嘗爲山方覆一簣而逝，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爲托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繆悠。僅不失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叢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屨。祗餬其口，豈好爲師。不圖擢茂科之奧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冒，聞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峯士耕樵於大廈，實化工陶運於洪鈞。爲其不求，是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於鄉評，然後借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容廁尋常闒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大朝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開所閉，已廢好爵，將俾之發後賢。容可素飧，自孔子而下，君臣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爲博文之要，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是須自得於己，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鵜在梁，預知彼服之不稱；彼鶡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爲，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事省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蹤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而歸鄉里；美公子之名已彰，今將持斧而來海瀕。暫爲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莅政伊始，求才爲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竊之揚之糠粃耳，此時恐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千將成，他日或可歸於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啓

萬鵠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寶魚得故人之書，有慚善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榮珠璣，春同蓬蓽。七襄莫報，三復深藏。恭惟某官積善之餘，流芳其遠。華龍鮮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西淮，甘棠之芴故在。有先憂親涵詠於麗澤，宜後覺發洩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裏賦抱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爲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蹤。鐵畫銀鉤。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閶闔。萬里壯遊。紆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俯計當習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詎宜綴視草之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散之政。北部應無狐貍。溧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鸚鵡。念某天資椎魯。學問迂疏。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遍出涯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栖于江湖則誠宜。羇馽知材。加之羈約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爲哉。如斯而已。聞故要鄉黨之譽。復備曳天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辱此秀才之舉。已非素志。徒增汗顏。瞻壇而躋登自高。掛瓢而飲亦可嘉。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慚。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無翼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儱侗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爲。復有誨言。幸毋棄我。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棲欄異數。沐雨露於九天。擊筆總權。凛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扃全以體仁。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盡[illegible]。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截湘潭之月。敎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製芰荷集芙蓉。儼乎不拔。產棟梁因爲時用。豈區區所能久留。允稱臺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淛凋瘵之民。當道適逢於豺狼。□□儀逢於鷸蚌。解紛糾於盤根之際。還存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爲奇事。岐跡爲府。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荊揚之藩。俾樂職居京畿之近。希知用主。頭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懾山川。光生原隰。七郡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縣而雨隨。祭東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湖端。實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懽躍。今持印無以易甚。自簡絳騶耳目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期。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飯牛得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厦。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恭審渙奉明綸。升叅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廷吏斯來。切惟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里。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其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温良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粒政。仁心及物。雅量鎭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肅發揮於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貴海之利。武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進擢讀於省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

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狐兔迹掃。私喜福星之偏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鼐。遄居廊廟之尊。某自揆迂疏。誤蒙顧予。欣聞異遇。已陪燕賀之行。欲既懽悰。復贅煎緘之贄。

賀扁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侯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月至贛。先是諸軍會者數萬。萬戶十餘人。皆顧望莫肯出兵。侯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戰。擣其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帥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許某啓。恭審征蠻任重。平寇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算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竊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皋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爲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於農事之內。即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鐲鐃之用。麦閱爲陳。復聞坐作進退之方。靜是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紀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爲也。不教是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爲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藪鳳。宮沼麟。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因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略之如公。宜懠知而有命。非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風雷南渡之三千爭壘攀者八九。偉哉異器。寫生名家。漢室龍興。贊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劍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笑殺而何舒。事應機而必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韜弓。素學固萬人之敵。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卷中之魚。小試蹶底之智。訶馬八月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中夜入洛陽。號令變旌旗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數軍實而簡卒徒。間諜既明。姦詐畢露。肆衝突而英雛漸散。離而就擒。微側游魂。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鯨鯢。廓清烟瘴。戒干戈之載戢。俯王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往見諸侯將。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由川如停。煙火復安。競靳鼓而歸來。羅拜而迎拜。人爭趨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巍巍其德。豈盡予鈞之發。海鯨能頁。試看一釣而連。有深蟲而未揭。寧漫窺之可測。我知己審。言大非誣。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開雞樂而起舞。馬用磨儲。銘麟閣而對勳。以俟君子。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其啓事。虔賀。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坱圠。萬象卓著。氣立乎表。人生其間。行形質之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賾索隱．相彼稼穡．是此耕稼．步移海岳．足始詩引．戰戰兢兢．勤勤懇懇．豈曰能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殊參伍．下器上道．來今往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反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德．屑服讀訓．期不違以樂爾．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睟背盎．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鑒興亡．涉百氏．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於黽勉．隨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蓽門．水飲蔬食．秋燈簡編．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樂．振遺音．泛淳樸．富貴者固有．俯仰無愧怍．然藏器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焦焦以潔身．不汲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嚶喔咿嚘．卑疵媺趨．望塵下拜．自竊上賓．營蠅苟狗．搖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汚．何其謬哉．亦有僞行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勒移．亦何取焉．顧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蕩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攬袂．道途修阻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爲詭隨非計．使佞之才．積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狗以達幾．事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遠．乃飛書而見譏．羨子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細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日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葉發於深根．大聲出於宏器．誠既積而實攄．道何遠之不至．殷勤彙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嗣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推公稟天地之清氣．爲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關鍵如中流砥柱．屹立而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躐以纖塵．小人望之以爲毅然不可犯．君子即之則粹然春日之溫．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爲己任．進而升於朝也．舉舉於舜舜其君民．兩轄樞密．總武衛．鈞衡．折廷爭．有回天之力．秉紳正笏．立於堂陛．其精神風采．足以屬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憝．必去之如農夫之務於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宅．僅可以容身．觸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嘅濟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奈遘罹乎逆鱗．被之以柴綍之美號．俾調燮於萬里之峨岷．扶老母．攜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成霜露．竟長逝於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克塞乎乾坤．死生壽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慭遺以福斯民．公孜孜爲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昏者不可問．而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爲公惜．某昔嘗受知而引進．公之爲慕．今尤悽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不獨俯仰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蘋蘩．靈無不在．來歆盤飧．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嶽嶽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爲鉅公．惟公之心．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闈肅雍．復以是心．移之於忠．集賢職近．樞密位隆．屢司邦憲．稱如清風．非苟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孜孜奉國．蹇蹇匪躬．移疾勇退．亟將微庸．文章蒲家．星宿羅胸．退然外巽．浩然內充．近而即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延歎聯聯．不棄薄德．不絕童蒙．入隨公教．答問撞鐘．出游公觴．如飲醇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炯雙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壽考．終令開豐．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紹厥宗．公其不死．人毋哀恫．某昔受公知．化治陶鎔．座捧觴．白池泛蓮．紅詞察東南．蹤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躬趨不容．酒殽芳香．菜蔬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雖遐．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匆匆．潸然出涕．不知所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擬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風雨一躍．出參賓筵．坐賓書諾．乾旋坤移．即捲而懷．娛婆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豈義之正．矣錦能裂．屏星列乘．盛行惠乎．教興恐平．棠陰已成．蔀閭方樂．金章盈門．舟移夜壑．酒醪鹹石．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焰不細．人知予豈．事俟後世．丹旐翩翩．將返故宮．魂無不之．來鑒予衷．

書

上梁經歷書

昔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大．事爲有難易．所守有誠僞．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爲政以得人爲先．雖十室必有忠信．況大邑通都．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食有所爲．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爲天下慮．懇懇乎木石居而麋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囂囂然而慷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竊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恥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牆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啁啁者．并於鴞耳騷心．以自給其敝縕蔬糗．亦冀畢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寘之掾史之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於公道也．夫某以稚魯之質．邇莫之學．而先強仕之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於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修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且汲汲焉．則爲貧爲養者也．爲養爲貧而仕．抱關擊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

教育萬。食麤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陟。曾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癉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爲任莫重於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少集而不逮事。雖欲養親爲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顧徒見得忘義。而爲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孜孜爲善。講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步趨。進趨祇旅。伺官長之顏色。爲尊僱。尸素而僥倖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以爲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視。終日營營而不能飽。其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鸇之虞。方且搶然而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飲食之。撫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敝。養其樂放曠而投拘檢也。故不若任其性爲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敢盡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雅齋先生閣下。道之爲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爲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眾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詣言有不能背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爲言之也。列國大夫世祿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爲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爲佞。曾子之學自格物至於修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不信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跡未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捭闔縱橫之術。弱者則爲卑疵孅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饋餉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溯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攙於胸中。奔走之徒。無自緣於門下。某每介乎資附。而奉淸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爲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儻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參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鷽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某再拜。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

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旨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爲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柁。倀倀乎無所底止。方憂己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淸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與以爲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省其昏惰。鞭驅其懦怯。貞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返。三復吟誦。初翻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逡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爲疑。蓋深情暗投其珠耳。姑闢開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籠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繹。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蹈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淸明之氣常少。而錯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淸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覆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

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聖者有意爲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殽。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疑甚。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彌其禍亂。惟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況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擇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歸周。列於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遜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乎。卽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擧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旣纂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旣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乎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旣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擢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於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澳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頒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怏然。嗣後屛居窮山。幾與世絶。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嚮義。惟有江東暮雲。引領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卽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屛蘿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前輩善本。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己意讀分句讀。諸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付考求。往往與衆不合。今以異於衆者。具別紙上。呈標上所題爲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冃某人註。如易王弼註。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峰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峰於地下。敢安此僭乎。況羅以通全竊九峰序藏。自爲序文。昭揭於前。而於九峰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頁護元標。乞命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蘇黎承。卽日餘寒尙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自子敏教授去後之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爲學日益。令祖相公。尊履寧康。尊父令叔。動止成吉。某今歲留山中。頗得絶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搖困。非向時爲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膽腑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爲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絶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爲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說。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畀賦。不欲戕之爾。天乃罰居客一靜。亦不以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爲也。吾子聞之。亦能爲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爲虛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爲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爲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每奇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說道吾子純粹不絶口。因知不爲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約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訐亂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凡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爲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爲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詁傳註爲腐談。五代以前。姑欲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又不知吾子屛絶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還爲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賤者。則爲太過。而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因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將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寶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沈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爲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

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後學某謹獻書于某官閤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於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謂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謂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爲相國.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爲公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爲吏.其於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辨面爭.不專以詭隨爲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爲公卿者.不可一二數.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爲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學門非鼓瑟所也.方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閻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旣上名公府.而平昔扃束固守.不能自衒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蓽門.儲無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爲進取之資.則是徒溷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噓.俾寒爲燠.使預爲斗食之列.試嘗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有升陟.如漢之爲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混點書傳書 並鄭有讀書凡例之圖

某比屬指使.點正書傳.不揣寡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爲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繹悠.爲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即日春暮暄暖.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白雲集卷三

論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爲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體.過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尙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紲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爲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鑄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是以有爲之時屢矣.將大有爲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爲其所爲.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誘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僞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

飾治獨.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造者爲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蹴跋踣而不知所止.事之旣失.不遠而復可也.盛三代之法者.因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爲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蹀接武.弓不及親.皆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土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蕝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爲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爲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傅說於途.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亙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爲治者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生斯世.何其不幸歟.愚以爲朋黨之禍.固小人爲之.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也.唐虞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與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嘗譬論天人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消於午而盡於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旣衰.陰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於其間.爲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消微陰.不勞力而已復於和氣之中矣.陰道旣盛.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羣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爾.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摘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爲書.道陰陽而明吉凶者也.在夬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微陰爲衆陽所決.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皆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爲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絕.剝窮則復.君子雖少.有人者能用之.猶可以爲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禍.始於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懲之而又亡.宋不能懲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鑑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雍姬論

蔡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

告祭仲.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不獲於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爲賊也.奉君之命.除過己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爲大夫.而不如仲之尊.幾不密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旣從人.則當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爲問.遂至於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於所親.其等殺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夫三年.而於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死.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其重輕.特卜於母以決其疑爾.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矣.彼以講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爲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義.母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將使天下後世爲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隷.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僞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歟.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辭於君.不得命而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潁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潔修.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字.我.子其爲我說.竊以爲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豈容贅一辭.而訓詁辭義.前修講之明矣.愚何敢贅.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學而至於立.固已深造.進於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歟.昔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曾爲未信也.聖人其不知人而讓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爲學者師也.知人古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企君不可及.君明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充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自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比吾友贈我以名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翁之字其子也.予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蓋天地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其形以聲名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爲是

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疏之等。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托類。私以名其子。爲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於旣冠而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伯公。原壤之於孔子。曾子之於子夏。猶斥名之。而未盡以爲諱。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爲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納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之道。常道辭載之於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尙。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也。夫水漸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爲川。滙而爲海。浩蕩漂泊。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於目。接於身。錯綜於萬事。罔或非出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乘之。而獨指蒼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發於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洑伏。弱之散渙。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楊儕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日。其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刻木而乘之。放於中流。一瀉千里。方快於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講義

入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玆。道積於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卽源源而來矣。蓋爲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旣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於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擧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卽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擧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

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愼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非納於淫。爲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爲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爲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先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旣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愼於己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闒茸迂疏。鹵莽滅裂。雖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還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强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路無相蹤。未知所以奉答也。然愚聞昔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擧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旋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

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爲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非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後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得後。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胥損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甚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此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何謂遲者今反速。何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卽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木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其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有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爲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

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則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亦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涬玄濛。至開天之時。則輕淸者漸澄而爲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避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示及門

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諸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

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質亂。務爲新奇。其弊正坐此耳。姑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畜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箴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無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昏耗。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乖蹇而歸。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醞醉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闇然日章。如追如琢。合心弗舍。非聖之學。

贊

書莊贊 爲石抹毅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爲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書契以來。綱羅無遺。燕坐斯菴。潛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參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說。信執其中。書亡道在。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 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則拘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與。且彼已相形。重此輕彼。囿於形者也。擴然無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自私用智。則去道遠。彼兀者能止以止衆。其全於德者與。或曰。莊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故儒家。其名之也何耶。夫爝火之光。足以繼日月之不及。桔槔之波。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偽於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足者。則侯之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徵。塵垢不止。以鑑之明。羿之彀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人以吾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洸洋自恣。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是之取爾。

李齊賢眞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摸。毫髮無間。形色天性。所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

和順積中。睟面盎背。朝瞻夕覜。如對大賓。力行所學。無負其身。

題跋

題趙仲明神

氣淸而腴。髯漆而疏。二十餘年。貌皆不渝。蓋人可見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罔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此圖。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嚴。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乃有夫死妻穉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又知聖人制禮。爲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行者非一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吉祥朱氏。年四十而嫠。家徒四壁。獨撫幼女。沐蘗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蕭君仲堅。敘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爲詩辭以贊其美。將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未必求知於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慍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採摭。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詩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最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皆用之於漢。蓋其淸靜爲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此書乎。昔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若景慕子房之爲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爾。倘使子房生三代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黃。九方皐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若云乎哉。明之所藏本。武林吾丘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存宋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予原東坡之論。亦各有所見。樹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爲天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彝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則釋氏之言類名經。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爲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楊億公夢有告以妙沙經。且求於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爲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於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生於想。而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主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跋趙閑閑註心經

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閑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爲註釋。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爲御史掾。行部關中復得之。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爲孝。浮屠氏欲以眞空悟人。而謂亦可超死者。故凡天下之爲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超於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閑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爲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寶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切於覺云也。

白雲集卷四

四言古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屛居陋巷。一旦棟撓。讀鴟鴞二章而有感。因賦白鳥以自況。

有白斯鳥。生於林皐。稜稜骨格。翯翯羽毛。毋兮天方。匪鶴伊鵰。含哺忘恃。哀鳴嗷嗷。
嗷嗷哀鳴。遷於壞木。豈無好逑。斂彼獨宿。渴飮而泉。饑啄而粟。聊樂我員。亦曷云足。
飄風自南。霖雨既淫。蟒斷山拔。雞興海吟。隳卵覆巢。林莫我深。翅翕閉口。禁若瘖。
熒熒明星。上麗於漢。泛泛行舟。亦達於岸。維此好鳥。所止泮渙。控地決飛。鴟鳶斥鷃。
鴻雁在渚。鵠鶴在原。物以羣分。維性是便。爾鳴雝雝。爾懷急難。無啻遠矣。今覽其然。
朝陽爰飛。夕月戾止。嗟彼燕雀。厥志焉擬。何天之衢。側目萬里。扶搖一冲。時之俟矣。

鬱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丞

鬱鬱喬松。在彼中林。斷之鑿之。以楔以楹。我材既良。胡寧靡成。日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庶拔斯萃。
薈然於懷。耿耿寤寐。泛彼柏舟。集於西沂。征夫遑遑。予取予求。爾言毋暴。我心則休。遙遙道途。跬步斯舉。

悠悠天衢。始振其羽。聿北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 爲趙君壽白號

挺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幹摩空。壑中之龍。冷冷幽澗。泉流石礫。甘則可掬。塞不可玩。
孰云在山。爲江爲漢。維松之貞。倚澗之清。維德維用。相須以成。君子似之。克彰厥名。豈維棟梁。苓珀千歲。
豈維滄源。潤物平施。繇其大舍。始出乎微。乘心塞淵。有緝其光。本源之盛。枝派乃長。子孫繩繩。俾壽且昌。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合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壽天齊彭殤。道遙等鵬鷃。心寧理未融。役役空瞻眩。得志鄙猗頓。窮餓樂原憲。道在體自胖。奚必萬間羨。
天地一蘧廬。何適非所便。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老聃亦達人。以身爲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茅屋嘆。

上李照磨四首

道原出於天。合變無終窮。羣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民生有物則。所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
心廣體自胖。萬象皆春融。寧爲方寸學。坐想成元空。
濂溪振遺響。伊洛探元旨。鄒山截道南。江漢隔萬里。乾淳號鄒魯。三子森鼎峙。皇圖啓昌運。實賴共文軌。
得人道乃弘。古今無不爾。殊途倘同歸。遐邇均一視。
中原淸淑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窮經入閫奧。探道提綱綸。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懸昏。
大材古難用。暫屈寧久伸。要當推所學。利澤均斯民。
東南左鄒子。古道昔所甚。悠悠三十年。所向皆謬誤。私淑得碩師。引發使自趨。鞭繩屢提挈。遠道迷蹇步。
緬懷天下士。一覩快披霧。攝衣登公堂。隅坐觀朝暮。

酬潘明之

鴻鵠凌青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寥廓。巢屋亦云足。故人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爲交手歡。今成斷腸曲。
嵩華日以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由傷別離。會晤情未盡。路遠夢更迷。相思溪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詹演周梅鼎

星翁病多岐。詹學出最晚。舊云南陽公。格物明萬變。天經環隱維。隱見易昏旦。大化運甄陶。衆彙歸冶鍛。
人生圜形中。安能外長算。周生儒家流。心學理已貫。羅縷角與根。捷若緒抽繭。謂我四十年。始晦終且顯。
我生逢百罹。子語堪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富貴安可求。有義當自勉。子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
挾此任所之。侯門有齊賢。

觀水

江源可濫觴。萬里會流派。海納莫能量。有容德乃大。

寺中有將身卿索詩卽席贈

謾章吟悲風。古剎響哀梵。空谷厭劫塵。涅滅成一浣。平生友於情。一夕嗟夢幻。升堂哭遺像。退坐起長嘆。
誰歟身聊翁。儒雅闕里冠。發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惋。對床聽風雨。咄咄夜達旦。月落鷄三號。誰歌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開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馬斃車折軸。娥英失所天。徘徊行且哭。聲凝衡山雲。泪染湘江竹。夫君不可見。巽穴嘆同穀。
廟食三千年。境士惠徽福。事久竟忘哀。幻化駴耳目。音響鈞天和。光焚清夜燭。曹公駭聞見。三月食忘肉。
靈韶久已絕。豈假湘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涓在濮。倘値開元君。能傳羽衣曲。

遣興十首

光景何匆匆。志意何曼曼。百年能幾滿。歲月條將半。起坐夜闌晝。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湍激從汗漫。
未遇南楚藪。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禁鳴迅風晚。蟲號霜露寒。月白天燭燭。振衣起盤桓。山川出洋洋。翳彼明不完。
幽興中道絕。百感來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清光亦何私。不照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旦暮言耘耔。稂深本難拔。糞力生易滋。良苗勿揠長。惡草煩芟夷。天時且豐歉。人事更扶持。
功備待日至。厚斂非所期。豈必務廣德。地力窮鎡基。惜哉無負郭。稼穡寧不知。
猗猗澧有蘭。馥馥沅有芷。纖纖石上蒲。泛泛水中芰。鮮鮮三徑菊。豌豌百畮蕙。采掇集衆芳。繁爛成雜佩。
佩服何所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閾。婉娩聽姆言。將欲備四德。錦機織回文。字古人莫識。蘭麝熏衣裳。閨閫謹容飾。
良人仰終身。寧不愼所適。齊沐豈爲人。自修女子職。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窗效鑿鑽。孤陋寡聞識。
古來貴尙友。萬善在薰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千載遙相思。空使我心惻。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
人瘦尙可肥。老大徒自悲。
淵明千載人。犖犖瑚璉器。世醉不可醒。杯杓聊卒歲。高風起廢弛。終古誰足跂。聖人道中庸。用舍由禮義。
甘心事麴蘖。沈湎祇自穢。樂生亦知言。名教有樂地。拾金復擲金。爭如飢不顧。子魚惡能靡。强制情已露。
向非道畏友。晝攫亦何懼。平生有心事。狼籍見遺臭。經德安可回。所履在平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草。義和策日月。急疾兩飛鳥。枯桑號天風。俛仰波浩渺。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
人生寄蜉蝣。時邁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乾坤無停運。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所息能不萌。
握機養天和。持守如捧盈。得喪固有命。寵辱何足驚。一身磐石重。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無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朔風集飛霰。歲月條云巳。芸芸萬物機。亦各復根柢。胡爲北征鵬。一擧盛千里。澄川稻粱肥。雲水渺難涘。
靜集鳴相和。允爲得所止。
紫陽有遺書。祕啓天地根。揣摸失眞趣。議論徒紜紜。仁義體的緒。夢寐嗟不存。皋比淑老道。與子昔屢聞。
要在足目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人。市道亦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貫金石。一爲利所移。讎怨易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固僻。
唯應鮑叔賢。俛仰嘆陳迹。

次韻 丙午

朔風漠沙白。瘴日越荔丹。出門萬里道。爭似二頃田。拜塵素所薄。知命復何言。鄙夫競聲利。石火寒無煙。
清風桐江水。捷徑終南山。丈夫時用舍。所貴無泚顏。得喪固一瞬。芳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窮哭誰復憐。
乾坤渺無際。我身寄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關。見可乃合道。行險祇自殘。平生作霖志。詎肯懷土安。
風雲有嘉會。時至容何難。君看激海鵬。振翮青霄端。

次韻木冰 正月

堯甸九載水。商郊七年晴。災祥氣所致。治世何重輕。方春時始和。嘉樹條垂冰。霰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楠。
修鑞奮龍爪。圓玉列蛟精。怪招建犬吠。寒起巴猿惜。交薄粲精瑩。隨目一色登。虛丸激爽籟。木杪琳琅聲。
上天命靡諶。咎吝非由人。餘寒自凝沍。生意中數榮。殷雷發丙夜。蟄豈不伸。渾淪斡大化。寂妙未易明。
允矣理昭昭。誰歟覗昏昏。元元繼無息。乃見天地心。運行忝適迕。變見成疑氛。句芒職木正。歷日甫及旬。
聖人體天道。尙德不尙刑。木冰紀麟筆。竹帛垂魯庭。王正今再實。徵古聊慰心。莽蘧集天衢。秉令如雷霆。
仁風動六合。趨走星火奔。支離可攘臂。駁日脂車輪。東郊滿芳草。載驅適我情。胸中勿芥蒂。官府如冰清。

次韻晁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爲。有命在彼蒼。索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內求德乃備。粹玉先光芒。古友安可尙。千載空相望。
茂陵智者翁。多欲不自知。少君與五利。荒誕夫何疑。大藥可立成。鶴信猶兒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令人嗤。
神方苟可得。我翼何憚爲。
我生逢不辰。知學況遲暮。猥器抱謏聞。達者肯一顧。檢陰得先覺。知我乃有素。冠佩登翱翔。鞭策多警悟。
孤山友寒梅。淸資不受汚。遺我長相思。誠以夙夜故。久交覺不忘。相勗甘愈苦。自憐春絮狂。風雨漬泥土。
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鼎味終染指。蓋棺事方定。禍福可預計。譬彼陰陽流。屈伸理相繼。
豈不爲身謀。風波有危事。安能繫三窟。詭道致辟責。

贈金月華

歲丁亢偏陽。妖魃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臥龍樂寒潭。雷電驅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
顧茲咫尺苗。秀實何所恃。豈惟生猺耆。潛鬢有老稚。月華探道窟。陽雨能力致。從人預爲期。膏澤應時至。
人心與禾稼。蘇息兆生意。胡爲天飄怪。長風捲晴霽。願君再作霖。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蓋語已契。紛紛燕雀閒。聽此孤鶴唳。中局湛淵水。窺測渺無際。接人氣藹和。自律言頗厲。
爲言君子交。相與期晩歲。珠玉生光輝。顧我形顯穢。康莊多風塵。窮巷絕車轍。慷慨感前修。探索心胆竭。
干將鼓洪鑪。不化凡冶鐵。泰山萬仞高。企足耕邱垤。意長時苦短。回首暮光滅。

海爲百川歸．流派各有源．淸濁豈不異．皆可觀其瀾．威儀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背擬隔．乃在毫釐間．
畢公勤小物．垂訓古不刊．
子抱經濟具．我有邱壑情．半生猶滑滑．兩鬢俄星星．林間十畝地．坐笑觀枯榮．白雲與流水．無心誰能爭．
君看岐路多．執轡愼勿輕．經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淸風振千古．聲者儒與頑．榮榮柱石器．盍將廊廟間．江南山水窟．適意聊盤桓．故園松柏思．轅駕孰可攀．
鳳池有所待．騏足那得閑．
世南行秘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網羅無遺事．高談驚座客．揮塵發精義．困泉浩晝夜．混混逢源委．
願生時摳衣．一見心已醉．
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瀕．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芬．行人思驄馬．辟易淸路塵．蟪蛄謀秋霜．民物煕陽春．
甘棠有佳蔭．鞬櫜長輪囷．
膺門賢可登．融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譽業所短．何地不生材．文木雜樸散．免爲爨下薪．匠石付一粲．
匪謂成棟梁．時人已青眼．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根恨不早．乾坤眇無際．至理日探討．蠶頭嫓種種．羲娥復恌巧．
誰能分刀圭．使我長不老．
昔年黃叔度．量若千頃陂．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終南多隱士．捷徑肆罔欺．承積亦高識．至今人所嗤．
君子病無能．何患不己知．
蠙珠混泥沙．賢否未易別．緬懷貞白姿．飾外祇自潔．蹄涔生十波．一勺固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遂絕．
每聆許與辭．媿汗幾耳熱．
綱紀需碩材．曹掾非冗食．胡爲鄉校選．乃及山林迹．蠅營非素願．蝸縮已成癖．南州徐孺子．不愛公府辟．
亦感際會恩．終身以爲德．

孔衎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才挺大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東床有妙選．嘉耦聖人胄．洙泗後淵源．力積乃能究．
勉哉南宮客．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噓吸備六氣．表裏冰雪淸．欬唾珠玉瑞．先生天下士．逸氣欲蓋世．糠粃玄端衣．珍重紫霞帔．
手抉雲漢章．道啓天地秘．蕭則眇何許．心遠神與會．脫略塵俗語．寧識煙火味．大璞富而溫．短什淸且麗．
瞥見眼爲明．三復心已醉．大道貫□默．名教資論議．損之至無爲．左言無乃累．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
窮巷守環堵．扣戶時問字．直欲外形軀．煙嵐挹空翠．至寶勿發揚．固寒歸一致．胡爲尙啾啾．彝典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疏寮於盤溪．偕趙燕夫．及其子璉．何仲英．先行．遯山策蹇馬追及．拜北山遺像．夜
宴．座中楊舜舉．善滑稽．與遯山應酬不倦．夜半羅簡似醉歸．

霜風搖疏林．木葉翳荒徑．煙開山色明．日出天宇淨．行同二三友．緩步入幽夐．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齊．
後期策騎臨．蹇足心還淨．峰回路幾折．悅轡逢石磴．主人雅敬客．一笑出相迎．門庭對虛廓．內略厭澄瑩．
緬懷百年人．嘉遯樂天命．盤溪畢華野．玉帛謝三聘．升堂拜遺像．生氣凜可敬．睥睨神欲交．鑽仰心不競．
猶餘滿案書．紛蝗稍考訂．昌哉賢子孫．對客且涵泳．須臾肆華筵．列坐以齒定．肴核雜豆籩．魚肉富盤飣．
斟酬逾十觴．情滿詎肯罄．劇談壓絕倒．隱語若響應．醉客騎馬鬧．夜久奎已正．鋪牀對窗月．樹近影交映．
見聞絕嚣塵．步境亦淸夐．曉起還看雲．此樂殊未竟．

隸川趙坤．從予遊逾二載．復同夜坐草亭．考索理義．始至大辛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癸丑
而止．誦講之餘．時相與步武庭中．倚樹凝立．仰觀俯察．莫匪佳趣．間以所見．輒成韻語．得十餘篇．於
坤之行．書以贈之．

明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翠響空．默與萬象對．化流滿寰區．境寂得淸粹．涼風颯然來．動物各有態．
人涵天地心．此意有誰會．
鴻雁西南翔．淸唳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影孤滅．美人誰天眇．音書中道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契闊．
有力日可追．有志山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顏色日慘烈．豈必驗枝條．根株意專絕．粲然作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終夜存．晝齧火隨滅．
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此淸夜永．任彼寒日短．浮塵自憧憧．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剛反．
雨來鳴四簷．聲析聲忽五．捲書成燕坐．徵燭且晤語．誰能理枕衾．聊復談今古．彼哉心不存．淸響乃愁緒．
寒梅五樹花．粲粲仙子魂．昆吾切玉刀．鏤刻無纖痕．潔修最所敬．況復揚淸芬．窮陰塞宇宙．微陽挹孤根．
羣林正偃立．生氣獨若神．後塵殿兒女．朱紫何紛紜．勁草居疾風．下偃非可倫．人能我則效．尋丈徒云云．
淺深及寒泉．聞說涵老瓦．泓然出淸冷．俯綆木巽下．未能極甘冽．聊亦濟九夏．渫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
角尾備龍形．奎婁陳虎迹．玄龜東矯首．赤鳥南奮翼．垣墻限異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赫烈乃夏日．
紛張若無序．四向皆拱極．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翔風厲中宵．涵瓶聲瑟瑟．推簾有可觀．上下銀一色．秉燭處虛簷．呈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
鏤玉不受塵．貞質天下白．願言潔其身．視此以爲雪．
熒熒晝陰遥．齊火繼不足．研磨豈苟苟．厭此春漏促．發端未終覓．落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
晨雞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促更籌．酬較非所喜．古道迷荆榛．本來直如矢．剪除須累工．事可且夕俟．
百草生階庭．蕪穢苦不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薅薙．或云勿剪除．交翠總生意．物具理卽存．觀者安能泥．
苟能採中和．所在逢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卑汚．卓爾忘物累．盤錯雜紛綸．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曾淵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彼夫昧昏夜，戊拆邊夙莫，商頌歌悠揚，未足發歸趣，竹徑流疏螢，蕉葉瀉清露，
吁嗟遠難鳴，蠅聲無乃誤，
雲行竟太虛，澍雨既下土，豈惟稻與粱，餘潤及草莽，一物失沾濡，厥施猶未溥，太鈞陶萬彙，事復聞爾汝，
用之盡吾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斲斵有所待，爾生能清澈，如白可受采，靈明螢照夜，汗淬波翻海，精探復力脩，歲月儻可改，
罔念罔作狂，勉勉敬再三，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荏苒踰再春，豈惟窮訓詁，亦復語顯微，愛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
大道雖九達，捷徑嫌多岐，剛明履中正，君子貴自持，我亦觀爾成，豈忍言別離，尚須勤寄書，慰我旦暮思，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長松生岡陵，質與風木異，春和猶凜然，況處風霜地，塵埃飛六月，豈足爲我穢，一雨洗蒼蒼，淩空氣尤厲，
峩峩惠文冠，所任在廉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民風巳澆漓，得情良可惻，尚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閾，
淮水出桐柏，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源澄撓不濁，水德固可量，願將此清冷，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儒生解明經，地芥拾青紫，今古不同途，進取願殊軌，尚餘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彬渭川人，自誠聊復爾，
時猶困積薪，世乃收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育循當朝綸，片藻勸秋水，振鐸揚教聲，衿佩若歸市，
買骨天馬來，事假終日俟，倘遇□英翁，問訊今何似，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草青未枯，犍犢起跳浪，脫梏行江湖，牧人善防閑，爲擇牧與芻，毋牛徐掉尾，煦嫗鳴相呼，
阿童得所託，靜中樂華胥，豈惟置蓑笠，乾坤一蘧篨，苟能物付物，拱默湛如愚，

孔濤巨源擕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駁乃爲沴，惟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
中州際明時，和氣與善治，偏波或湮鬱，遂彼西北裔，神人揉雜居，詛盟成蠱媚，怪魅據琳宮，奔走傳詭異，
潔牲祀朝夕，牧守率羣吏，孔公聖人胄，天資抱剛毅，直養氣巳充，平素有集義，憐彼縲人愚，惡此醜物厲，
抽笏奮而前，一擊首隨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劍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所避，
遂能格君心，謇謇居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八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畏，勿徒寶此傳，肯德惟尚志，

酬石抹州判

觴耳在長源，達何入於海，滔滔窮晝夜，浩浩閱千載，游滓泥不行，感嘆歲月改，洒然見清冷，流派知有在，
舉目泰華高，足疲苦難到，剛毅久不渝，白刃斯可蹈，君能握要機，一蹴巳深造，振衣千仞高，何適非笑傲，
核中自懷仁，日夕長根幹，扶疏茂枝條，本一末益萬，一葉異顏色，元氣巳不貫，是中毫釐差，遽爾生死判，
簣虧不成山，敬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岐亦生疑，登天雖無階，累土當有基，得才爲我才，所貴不自欺，茫茫萬里途，脫轡空驚馳，
黔黎多昏蚩，無情鬭奇詭，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掎，紛挐雖百端，折衷固有理，彼有廣莆田，荒蕪門雲步，
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訣，春鑪形粗成，一剸刃巳缺，安得百鍊剛，發硎光電徹，親君乞刀圭，爲我點凡鐵，

送何雲巘

朵朵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丈夫當自強，豈肯埋蓬蒿，子今誠壯遊，快楫乘飛濤，
神州集英俊，琮亦容吾曹，良璞宜待價，日夕愼所操，囗囗是耿耿，自晦不可韜，飲子白玉巵，左手持蟹螯，
天風吹黃鶴，佇聽鳴九皋，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雙壁鎖幽洞，初登覺徑險，小入喜境空，木落猱攫驚，叢卑禽鳥哢，磴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
蒼崖倚空碧，仰睇石流湧，分張山露輕，翕聚香縞重，變化態萬千，敞地風雷閧，粵從混沌鑿，天造晨巳貢，
仙靈擅盧寂，緘閟未忍送，賢哉康樂翁，爲洗塵俗夢，胡爲百年後，樂與來者共，我來屬久晴，泉瀉澁如涷，
嵐氣噴林薄，畏日作寒霧，舟子招我行，風疾鞭欲縱，後期當何時，坐對玉蝃蝀，

思遠樓

危樓矗城端，翁影蘸水涯，遙闌對堤草，鳴檣飛浪花，傳聞會昌湖，一望十里賒，潘羅孰定地，相入如犬牙，
河間尋文波，僅可通行槎，芙蕖巳銷落，寒水浮枯葭，佳景不及遠，興思重咨嗟，夫人各有思，所異正與邪，
潮汐蕩潏漓，鄭衞生淫哇，君子審發慮，身淺心則遐，徘徊與未巳，古木啼昏鴉，

華蓋山

華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聳身地勢高，日極天宇曠，周回萬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湖海橫疊嶂，
樓臺市中居，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浮雲，溟濛杳東望，長謠泛寒水，短楫起漁唱，
同遊豈特達，覺爾忘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一掬襟懷空，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翔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潮汐，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兩峰峙東西，巖影互朝夕，浮屠擁稜層，梵宇絢金碧，
飛龍迫風雷，曾此一憩息，昔時梐枑居，今作大士室，了師擇靈地，爲假蛟龍窟，聚沙合窮港，迄頁如片石，
山扉夜無關，神物使入出，亂流擕故老，一一訪陳迹，軒亭倚殿華，濤浪倚几席，豫章號瑞風，篠蕩翳寒日，
悲高慨今古，天海相蕩激，身在人易非，悠悠意何極，

暮過東津館

潮落下東津，灘急舟劇箭，漁燈互明滅，闇月時隱見，清飈從東來，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呈八公德水

悠悠鍾山雲，朝夕礙我目，褰衣試一往，行與雲相逐，驅馬出東門，十里至山麓，幽人昔巳亡，誰能繼芳躅，
猿鶴棲古林，鬱飈嘯深木，彼哉西方人，胡爲擅斯谷，豈云事幽棲，政爾眩華屋，泓泉抱何德，濁熱供一沃，

巖同展欲倦，小憩倚修竹，涼飈自披襟，佳興亦云足，

酬胡古愚三首

扁舟下吳會，來石鐘山雲，文名久藉藉，千里期遇君，笑談展款曲，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
試看一鶚舉，肯與凡鳥羣，瀛洲豈爲遠，薄言采其芹，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周，趨下日以弊，風氣有淳漓，恆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
脩辭擬盤誥，微理納恐泥，羨君嗜古學，摛筆發淸麗，源浚流且長，唐虞力能致，

秋風追歸燕，霜露泫衰草，我留淸溪曲，君望雙溪道，會合已恨遲，睽離奚遽早，論心識千古，何時一傾倒，
爲我謝白雲，猿鶴故應好，

題蔣廟

乾坤孕羣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蟠艮維，雲雨爲物利，因神姓此山，依憑兩相濟，豈能託幽靈，固亦秉忠義，
死分在一時，廟食終百世，英風久愈彰，邦邑共懷惠，豐碑樹松陰，圍羣護新翠，已屑吹帽節，來此宜小憩，
山光倚空碧，欲與秋色對，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雜興

冉冉江上蘆，離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遠道，鴻鴈方有序，孤飛任林表，豈不顧其羣，長風翻難矯，

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道義固可久，世情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
寸心猶匪石，懼彼不我知，

亭亭嶺上雲，獨鶴相與飛，俛啄戀故巢，不得從雲歸，秋風颭黃葉，飄颻各何之，羈棲事遠遊，在昔閔斷機，
栖鳥靜茂林，徘徊更依違，悠悠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崑崙萬仞高，我欲遊其巔，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駕車審中路，力策宜可前，子今行幾何，進進日月旋，
上可剛八表，手攬咫尺天，實理乃眞見，彷像誠虛言，

嵐煙紫崔嵬，波月光混瀁，星宿懸盧鑪，雲雨晴逸翼，震澤商氣深，雌風翻濤浪，白鷗與蒼鴈，來往同蘋藻，
與潮海門闊，飛雪唱秋響，重重越山迎，汩汩溪流上，舟行歷旬日，佳景閱萬狀，孤征抱結思，所感動悽愴，
安得同心人，詠歌共淸賞，

釣臺詩 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慷慨世事，視萬乘如一介，富貴尙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寮舊，豈足窺其際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快快，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常世愚未嘗不以爲過也，若是，則有爲而爲之耳，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雖閒學漸磨，去泰甚，猶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淸淳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深固，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游塵，曾不足以浼之，不然，則光武實君也，少與

共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爲乎，以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爲而不爲，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在廷僚友，各司其局，可以守職，際時清明，足遂高蹈，羊裘耕釣，樂我天眞，奚必以汩汩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舉虛放禮，正欲示不臣之意也，至於應勵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臺之下，而不獲登，皇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獲瞻先生之像於堂，因追論先生之志而系以詩，

盜莽絕炎運，虜焰煽方熾，英雄各懷忠，韜匿有所遲，眞人一呼開，風雲浩無際，浮埃掃妖孽，磐石奠神器，
先生淡無欲，耕釣聊避地，俯首千仞岡，一莖華士戲，故人正九五，樂與共天位，棟梁及梓楠，掌構亦相備，
龍遊白雲鄉，美叢寧受繫，事君當盡禮，豈不熟茲義，胡爲夜牀足，加腹恆敬忌，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
高節全一時，善利自百世，桐江盼舊遊，山水貯淸氣，升堂揖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嘗畫鑑山下，變文摛風雲，論事共樽斝，爲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河瀉，
今此逢少君，秋月澄蒿野，儒術久不振，屏棄如土赭，泮林雖儲材，棫棘亂梢檟，倒當距誠行，扶植歸大雅，
太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冶，

送敬參政

大行亙中州，上有千丈松，稜稜歲寒節，豈惟勁春風，力可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爲國作柱石，屹屹扶棟隆，
秋霜凜淸寒，忽化作霖雨，悠悠潮嶺間，草木得其所，上天仁萬物，寧俯復西土，旦夕均四方，雲行施此普，
環堵陳簞瓢，顏亦賡淸節，皇皇驅馬車，時委窮巷轍，勤渠義方教，謨立門外雪，一旦冀北空，報德惟自潔，
旌旄樹朔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膺舟，帆梟纜已放，今宵使星出，耿耿魁柄上，鵬翼若垂雲，楚天盼四望，

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進不可止，轍迹儻多歧，驅策宜審是，古來爲己學，不恕人不以，彊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
賦質雖人殊，秉彝同天啓，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徙，時時受提命，日旦易聽視，不見維雞冠，亦有犂牛子，
所以先覺言，取友尚論世，老魚佳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無楫莫知濟，知濟謾悠悠，俯仰祇自愧，
馬生勤業胄，所稟當有異，靑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爲山色，涉㵎淑履齒，
歸休旬日間，頗奪塵俗氣，胡爲浪驚喜，松下擁車騎，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賢，如晦候晴霽，
顧子方望洋，渺焉莫窺際，擿埴雖索途，因親宜愼始，

採藥

亭亭北山松，宿霧蔭深碧，脊根走虬龍，巨幹盤鐵石，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裊裊挂千尺，
流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擿，紅爐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世恐茫昧間，闃寂不可索，
意長時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倘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蔣叟從何來，自托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少晦今當明，
燕頷侯萬里，鳶肩列蓬瀛，世無貴賤人，安別貴與榮，我分已無聞，子言良可驚，何以贈子歸，妙論不在形，

城東南有虎羣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暗晴空，羣虎不畏逐，豈推牛與羊，亦有山婦哭，昨日當道行，今作杌上肉，羣兒未盡去，何以慰荼毒，
長林肉醉後，怒目方負隅，何人奮強弩，一矢靡其軀，

豈不念相從，天閫無處所，鳳兮歸何時，恥與鴻雀伍，

此處有闕葉，檢目錄，脫去種松對竹寄友人三首，復檢原稿，跋文內有「其間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之句，殆即此數葉也。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念玆冷淡物，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
我心不可轉，比石堅有餘，峯頭間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齋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上，風流今幾何，雲仍躡芳躅，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谷，尺水無巨波，
遠遊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當快翱翔，爲子擊筑歌，

又用韻道奧

秋山滅盧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盼庭樹柯，芳景良可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奈此兩髩何，
興來勿引酒，醉倚空悲歌，丈夫有志適，慷慨撫太阿，

遊黑城栖霞寺衆將還書勢

世途眩聲利，伎倆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興束，討書扣禪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驚，可厭鼪鼯嘯，
避險辭窮林，捜命得遙島，巖巒互起伏，郛郭若環抱，泉深源乃長，山靜色更好，路窮佳境出，人遠塵跡掃，
木杪構莫霞，雲根被秋草，梵宮滑巖餘，別室結構巧，道人謂余言，寥闃非所寶，我忻得所止，彼此尙奚較，
本心若困水，澄滿勿敢撓，既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耳目各有官，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
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此山如有待，展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子，不樂空自悼，

蔣幹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還再用韻

山爐風摵秋，林靜露涵曉，樓居樂清淨，簡冊肆探討，豈云尙幽棲，晝亦廢聞道，寥然空谷音，爲發蘇門嘯，
黃花成久要，紛披樹煙鳥，落英入齒頰，清風盈襟抱，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畸人，閉戶獨卻掃，
中車招我來，出邊更瑤草，我將飛佩遊，誰攜如寶巧，爭誇魏有珠，不悟楚無寶，子與昔尙友，從事犯不校，
一勺復易亏，千頃濁難撓，是中存幾何，胡乃不自保，潤澤普沾濡，小草自膠擾，君看擊海鵬，騫壞隨所造，
車中有幾馬，御者拚襪襄，事如樞得環，闔闢用皆妙，顧玆天衢遙，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卑哉亦堪悼，

酬吳正傳

灝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涘，求涉本五經，尙友論千祀，文詞珠玉價，璀璀光燄起，

焉能遂倒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盆盎[illegible]鑑洗，大道無晦明，斯人有臧否，乾坤斡元化，晝夜川逝水，
總總散萬殊，昭昭歸一揆，巨細含分差，毫釐辨疑似，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樂非可以，
要須齊足目，豈必務門耳，眞積乃有功，兩馬御成軌，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眈眈謬異白，前御昧所止，
輕塵栖弱羽，幾鴻天萬里，月莫途且長，心遠迹自邇，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恥，古人吝許可，名實貴相擬，
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顧玆藐末材，譽論何過侈，神交屆胜義，千里如一跬，意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暮春郊外

行行多勝事，石竇瀉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風平花委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疊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樹留春色，甘棠鎖暮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晨飃颻，松陰繫紫驄，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地勝樓臺換，林深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傳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臺生遠興，引酒縱淸談，更有黃冠叟，□□得共參，寺中有禮石泉

贈閔雲屋

聰明大顚老，儒行盛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醉味眞堪悅，何煩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浩瓶 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尺，恍惚事非眞，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聲牙知是妄，鼓木郎爲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邇師何在，才疏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彭澤陶元亮，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蔕，秋水碧虛煙，

蔣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匆匆，我愧今原憲，君非傳阿蒙，山風驚落木，江日數飛鴻，[illegible]暮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韻邱以道

善人不可見，繁帝值千金，往聖淵源在，遺經旨趣深，青燈供夜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危微在此心，
久懷聲籍甚，千里致雙魚，宦路終推轂，親闈且著書，才名貴太傅，文學馬相如，樓迹東衛海，何時適我閭，
汨沒時能幾，蘧蘧夢未醒，自憐頭染白，誰解眼垂靑，心事沾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淑，諸老漸凋零，

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滿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齋，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閟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栢舟。諸孫昌襪族。一子耐靈邱。貞節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壟墓。風動葉颼颼。

己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攣。強仕非時矣。無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晴樹深。雨微風栗烈。雲暗雪侵尋。安道門前水。清遊豈獨吟。

天寒道路澁。此去復何求。適意眞爲樂。浮生底用愁。雲容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笑。相迎傍驛樓。

浦江方仲觀入城從舉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百里來爲學。違親半載餘。莫雲飛故里。秋露浥行車。紅葉蟬聲老。黃花雁影疎。漢朝尊吏事。何必業詩書。

秋夜 己酉

月落窓仍暗。燈殘卷未收。家人催杼柚。稚子問更籌。冷露蟲搏夜。悽風樹怯秋。百年一瞬目。萬慮幾搔頭。

志大空懷璧。交疎少斷金。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靑衿。朝市灰心久。山林托興深。紅塵多汨沒。清夜幾沉吟。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尙閑。

偕雞城南晚望

落日山川迴。淒風鼓角收。放擕童冠出。來傍女墻遊。橋柱驚頭起。沙汀燕尾流。雲煙孤寺塔。燈火萬安樓。

荒草仍斷馬。危瑞莫藏舟。目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北顧思皇越。南瞻憶沈侯。會須鑿刁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巃嵸寶山身幾年。智慧兩足皆因緣。東周伯陽談道德。鈎奇探賾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旣濯凡土流湯湲。名山佳水占幾畬。金碧突兀凌蒼煙。元和貞士掃榛粃。生辰月界箕斗躔。口嗡吭扼氣莫吐。退則蟄後行啟蘇。天文將喪鴟乃賦。唐風竟蹈鳳不翮。北山雲仍嘈墳典。時被羽服遯逃禪。寶山多寶信有得。除卻唱和佳篇連。空雲悠悠舊山週。片石髹髹分泉涓。畸人見時思涉地。韜沓蟠紙相縈纏。浮生每嘆虛過隙。因學未足追逝川。臥遊倏欻蜚碑海。長嘯白眼瞻靑天。

題延月樓

崚嶒税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嬋娟先得何處多。奇雲暈薰高百尺。清光無私照寰海。舉頭千里明長在。主人欲擅四時秋。夜夜掀簾爲延待。人生見月幾圓缺。今昔人殊同此月。人迷夢覺月晦明。終古相廣事暫歇倚闌清嘯洒莫遲。斟壺催晞輪易歇。

酬潘朋之在墓寒來招

華亭谷深紫煙凝。老鶴唳空眼垂碧。功名千歲衣染墨。遼陽骨換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九臯胎化頂未丹。海門雲冷高飛難。嗄然長鳴飲清湍。何當天風吹羽翰。方叡圓嶠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君不見絳侯木強尸相位。問以錢穀莫知對。絜提綱維振領要。語言吶吶時稱治。又不見弘羊平準容均輸。秋毫析制供丰需。當年英氣亦蓋世。遺名身後今何如。君方小試居管庫。褰衣始躡青雲路。謹司出納人難能。談笑壓之有餘裕。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中立一指顧。道傍鼫鼠鳴鵾鵰。原上荒叢走狐兔。連蹄微服往逐逐。石峻泉清豈能汙。仕優爲學心更勤。五車文字晨燕親。潛身道義中。尙友古天民。志昂跡滯濁。獨鶴遊雞羣。湖光可人春事早。六橋風暖多芳草。馬歸此日復追遊。日際白雲天尙杳。輒憑故人問音信。努力加飡爲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萬物窮古今。沖虛無象那可尋。得之於心應於手。大地可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始三百。伯陽繼踵明至賾。千篇萬論從此興。直指眞機二三策。未辨龍虎皆假類。道妙先天本非器。立魚未得辨筌蹄。獨上豈挑眞索驪。赤城山人探天根。微辭奧旨將淑人。兩圖先後互體用。守中消可存元神。西南地暖生紫芝。陽精夜夜臨盧危。相時發機奪天巧。太阿凜凜宜堅持。自昔聞之將脫屣。邂逅綠倫恐非義。羨君參透此玄關。片言已泄師傳祕。須信天涯歧路多。三千六百爭相訛。

贈滕元一 丙戌

元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廬中抱一求諸己。道不遠人應自邇。負笈擔簦幾萬里。先生年來鬢已斑。對客時復談九還。刀圭謂可回朱顏。行藏纔足環廬間。神仙豈必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金仁甫先生之門。嚇諄諄提耳。而責稟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病。志氣衰落。無復世慮。遠然有山林遁迹之興。當代君子人自爲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鮮。行父此來。言論數日。令人爽然。豈惟趨同意合。起我衰落之志氣者多矣。稱想先師藹然出谢。故於行父之行。再歌以贈之。仲兄進修精密。可以想見其人。亦以此爲贄。行父過蘭江。過舊友與正傳試一歌之。正傳其爲我有感。

春風吹林兮集衆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不可控摶。觀有迹兮求無端。八荒無垠兮同此天。水之涘兮山之巓。寶金石兮遊魚鳶。楫操舟兮輪行車。事有幹兮物有初。泝流尋源兮合大同。頑壁蘊璧兮琢與礱。蘭臯幽人兮芙蓉衣。摘抉闡幽兮握要機。變櫃互擊兮聲琅琅。爲我起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雲鄉。人其逝兮淚汍瀾。有美人兮在天方。羽翼短兮途路長。胡不念我兮歌斷腸。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羸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緑竹故可溫。前修垂訓淑後昆。歲月幾何浩無垠。四刻三條拳崑崙。斬絕枝葉求

本根。勿縱老眼迷紛紜。癸觀燕處靜爲君。灌溉方寸融陽春。操觚染翰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采撥奇巧務撥文。推勘劉稷傭耕耘。恭參未辭空倉囷。浦陽山人嗜典墳。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維波翻。作詩來爲洗眸昏。字字圓潔摩瑤琨。平居卻掃自掩門。夜對燈火朝清暾。往契妙理泥語言。雖鶴心遠身羈華。四十已矣眞無聞。羨君仁理有隱淪。清時尚復漁渭濱。文詞落筆四千鈞。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名日湮。蹤然獨觀遺光存。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何時一辯志可伸。憑君爲我言殷勤。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蒼鱗作霖回聲裏。竟化長岡飛不起。何年老僧飛錫來。強架檐楹萬山底。碧雲石梯如登天。俯視竹樹行其巔。巖巒起伏是怪狀。壯若羣馬奔吾前。何仙仙去不復返。滿壁龍蛇驚醉眼。可憐一半委塗泥。況復陷危混苔蘚。山翁摸搨妙入神。永和繭紙且逼眞。勸君勿辭一日力。爲我留爲百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殘編。至今不惜千金傳。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騖。內癖爲感黃金注。靈明汙滓互翕張。地厚天高幾易處。紫陽麗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東婺。回視八表掃粃糠。昭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額下得明珠。驪龍睡困那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堂人亦去。先生閒道齊典型。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遯名自隨。富貴浮塵行所素。摛辭欲短子建牆。博物猶窮陸璣蔬。來兵□暢恍爲遊。慨憶前塵誰贊助。平生壽誼麗德公。況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旣見傾蓋親。何用咨嗟歲年莫。簡編疑缺浩千萬。溯稽先知爲溫故。徵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鷺。欸欵小徑勿敢遊。且向康莊問人路。

立秋日寄趙璉

蘭皋慘碧煙萋萋。徘徊不忍竟與齊。欲窮目力望江水。江風故挾健舟飛。歸來復對啞啞者。恩才俯首西窗下。既中駿足逐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披竹素。朝昏總是懷人處。有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山岡擇地尋牛眠。北山鑿石樟已堅。百年邱隴豈易保。子孫爲主須親賢。眩人無父那知義。族屬昏愚罔罔利。大明疑有玉爲魚。祗樹何辭金布地。開緘投牒情最傷。青氈旣復氣乃揚。羨門荊棘爲剪伐。宰上拱木重生光。吁嗟長陵一抔土。更消骨化今何所。寒食誰將飯一盂。枯柏蕭蕭泣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吳公父仕永嘉文學。約與同往。未聞公父歿。今自爲此行。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蕖。香消色盡水痕落。秋氣颯爽涵冰壺。巨篋藏山雨歧出。中江屹立雙浮圖。潮聲來往晝夜。惝惝不敢鳴鐃魚。鴈峯南北插雲漢。千尺亂削青珊瑚。靈巖怪壑山鬼秘。木屐齒敝終迷途。二靈蠶遲所未見。先生臥遊亦已久。日擊自勝遙披圖。芹宮博士儒膠漆。待瓜未熟行與俱。絕粒掛劍

歲月改。春風夢遠意覓孤。鳴來清興復未罷。東齋負笈愛敎膈。永嘉契學有棁遞。伊洛餘澤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世稱範模。詞章問學各有得。耿耿猶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槩。收拾佳趣歸奚奴。平生遠游有志願。局束不得爲君徒。待君稛載珠玉富。敬誦想像聊爲娛。

送諸暨俞州判

北風蕭蕭吹江虛。清霜栽道冰在鬚。奚奴東書催上車。政成卷旆歸京都。暨陽眇處天一隅。里閭凋瘵煩爬梳。負戈擐臂衆暴寡。探囊胠篋爭捐軀。天民秉彝同好德。帶牛端爲鐵塞驅。倅州寬惠別淑慝。彈壓豈必連妻孥。甘棠蔽芾有餘蔭。百里事蹟無援桴。存心忠孝本天性。爲政固與常人殊。壽昌自樂歸河中。希文隱遯居江湖。白雲舍近畢至願。青霄路迥事躊躇。前年螟旱遍八區。一夫不獲今豈無。願君易地盡仁愛。返淳敦俗需吾儒。

馬公嶺

屏轡巒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水。寒松荒草間蒼黃。照眼崢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朶巍然中獨聳。縈回百折至絕頂。俯視衆嶺來兒孫。人言此山插霄漢。馬不容鞭僕夫嘆。攀援何異蜀道難。氣竭神疲背流汗。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志須預定自遠到。世事豈得終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倚杖巖前嚼松雪。午店煙生野飯香。腸坡日近梅花發。寄語悠悠行路人。乾坤設險君勿嗔。胸中芥蔕未盡去。須信坦道多荊榛。

題姑蘇臺

姑蘇城上姑蘇臺。青山百里蛾眉開。平郊如掌思清遠。昔人樂極會生哀。大讎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侈心起。會稽捷甲功自多。積釁深謀誠未已。不知佳冶能傾國。莫莫朝朝醉春色。勁臣抉眼視東門。越女還爲越人得。只今興廢總成空。惟餘碧草搖凄風。可憐千古臺前水。不洗當年甬東恥。

雨華臺

大江斷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載。庭花玉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棲寒煙。我來兩月不出戶。登臺始覺天宇寬。城中樓觀在井底。環視百里皆峯巒。烈風拔樹雲蔽野。飛電霹靂驅蜿蜒。虛亭坐視河海湧。平地立見波濤翻。天開驟掃羣響息。空翠削出鑿和山。陰陽雲雨反覆手。向來喜懼誠無端。興亡世事亦如此。俯仰千歲須臾閒。

春城晚步分我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淺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堆堞青。隨處襯茵供小坐。斷煙飛鳥入杳冥。闤市行人競么麼。溪城斗大無遠趣。日擁雲山深瑣瑣。驊騮騁駕路或迷。蜩鷽搶枋□井左。歸同三子歌考槃。茫茫宇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獰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色。絳葩丹蕊儼森森。祝融行部過九地。渴縱炬火燒

園林。艷粧炎日色更好。冷冷著雨紅尤深。浩歌相對作痛飲。有花爲伴非孤斟。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
錯供微吟。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會須秋風拆珠實。當載樽酒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戊申

宦遊南士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綵衣。幾度論文方契合。一言話別忍相違。長風送棹江聲急。落日橫雲鴈
影微。水際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片蓮憶同遊。故人別後無靑眼。此日相逢笑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峴
山秋。唯應且試運斤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肅甫遺蓍

天產瑰奇淮蔡鄉。發揮奇數肇羲皇。璽編入地千年老。神艾當陽十尺長。遠寄江湖憑驛騎。喜歸蓬蓽對
靑牀。玩古從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韻潘川之易巾 巾陶鳳齋所製井廬之

漉酒當年制巧縫。雲孫此日愛仍工。接䍦倒著情猶適。章甫從宜志未窮。西漢神仙新事業。前唐進士舊
家風。自憐短帽無心整。鏡裏愁看兩鬢。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夜深來此倚闌干。千里樓臺俯首看。月到天中花影正。露零平地草光寒。氣淸更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
宙寬。長嘯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靑田大鶴洞 有葉法善試劍石。松有大鶴巢于上。復有靑牛在下。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著塵埃。山間田在牛終隱。石上巢空鶴下來。丹竈無灰惟白草。劍鋒有迹自
蒼苔。洞中道士今何處。三十雲關杳莫開。

放棹行

安溪湖平行棹多。黃頭髮兒倚棹歌。梅花照眼送寒色。酒暈着臉生春和。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
吹波。出門一笑天萬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磧殺山 癸丑

懸崖自古翳苔痕。敗葉飛藤徑可捫。靈運詩存袖尙草。劉郞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急。日落雲橫海
氣昏。欲望城中登絕頂。□□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此良辰。紫芝峯下長松晩。綠野橋邊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客。桃花缺臉醉

歸人。道傍孝子何年墓。宿草蕭蕭蹈莫塵。

西山萬象亭

亂峯森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縈綺帶。滿城居室比魚鱗。野僧倚竹嘯留客。山鳥穿林嚼
喚人。落日亭中一杯酒。何年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關。空恨赤龍潛越水。祇餘蒼闕對鍾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
日閑。西闕儲然尋故地。宮溝假月共潺湲。

九月十七日登淸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邱。黃花從地初經雨。白鴈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
空流。衲僧八十仍多病。收淚殷勤說故侯。

春夜次韻

饑烏驚鵲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花裏樓臺春到早。竹間窗戶月來遲。爐熏翠破猶存火。燈落紅星硯
浮池。可惜風光半塵土。明朝火急報君知。

雨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淸坐厭紛譁。門同靖節日長閉。家近相如意可賒。低鼎風生翻宿燕。小簷雨歇落
輕花。玉琴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窗月未斜。

送余之問赴烏臺

江南佳麗孝金陵。早歲遊觀壯氣伸。月旦當年曾許子。平原今日更須人。鷹鸇得志三秋翮。鴻鴈隨陽萬
里身。入手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鱸蓴。

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震。未必償金汙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
深枝。公庭事簡多休沐。飛案同吟四壯詩。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會醉危樓坐石坡。彈箏擊缶醉婆娑。蓬飛已改流年鬢。木老猶存舊日柯。紅樹參差秋水遠。碧山高下夕
陽多。此時還縱西風眼。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莫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露華寒重逼羅衣。碧天連水思空遠。衰草滿庭人未歸。秋雨樓臺幾寂寞。春風院落自
芳菲。冥鴻應有靑霄侶。爲隔關山尙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莫

茂林陰裏傍湖床。牕啓天然密屋張。水覆落花紅浪遠。蘋翻秀麥翠雲長。春塘絮盡風無力。曉樹枝稠露
有光。隨分眼前生意足。對窗野草發幽香。

寄許克勤

小窗燈火對絃歌。探賾鈎玄義不頗。有志定須搏北海。雕蟲應是老西河。雲翻雨覆交情薄。瀾靡波頹末學多。清夜沉吟正相憶。柯山月落碧嵯峨。

七言絕句

卽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攬轡春風入駿蹄。兩堤煙柳護晴溪。黃鶯自有留人意。相對殘紅不忍啼。

數載燈窗筆硯親。往來問字不辭頻。于今便有雲泥隔。折柳亭前又送人。

落花高下弄菲菲。多少離愁付笛吹。別後故人休忘卻。與君重賦渭城詩。

社日

秋豚已臘野雞肥。喚對西風揭酒卮。有耳厭聽塵裏事。任教聾瞶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廕藹高陽。衣染緇塵樂法王。四十七年成大夢。那知今度夢尤長。

孤鴈離羣得進飛。稻粱秋靜羽毛微。不知何處逢矰繳。雲冷空江夜不歸。

霜入楓林葉已丹。風鳴籟動助悲酸。山人歸去鶴空怨。濟夜月高檜影寒。

次韻潘則之秋思

西風冉冉鬢毛侵。風老梧寒鎖夕陰。倚遍闌干重回首。斷鴻千里莫雲深。

畫樓夢破漏聲殘。河漢無雲動碧瀾。幽閣班齊香案近。天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達

行人流水共悠悠。兩洒溪風萬點愁。別棹不來天欲暮。倚鼓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滿堤煙雨復乘船。藕荷岸柳渾依舊。髻上星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深風息水安流。白鴈黃蘆滿眼秋。行李蕭蕭官棹穩。臥看明月過冀州。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不果。因繫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安不殉士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策。使星千載日光輝。

詞

次韻潘則之祝英臺秋思

上簾鈎。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塊胸懷。臨鏡謾搔首。看他冉冉來鴻。匆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手。無奈萬里煙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最宜野月穿窗。山雲擁戶。牖中樂有人知否。 釣篙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錫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 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雞聲漏永頻催曉。

右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余鵠潭夫子珍藏本也。曩時獲侍師門。示以吾婺先賢書集之盛。其東萊倚齋仁山諸公之文。幸皆鋟板。惟白雲一集。不惟板毀無存。卽卷帖亦不多覯。予曾重價購藏。寶爲拱璧。以俟世之有力者梓之。余時默記於心。今東湖余友孔時。遣子就學。適先集鐫成。告以白雲文集。世鮮流傳。又欣然欲刻。余不啻志愜心喜。往謁師門。乞本付雕。夫子喜不自勝。出書相示。余非誦一過。見其字句多訛。細爲較政。補其遺缺而詮次之。俾付諸梓。顧先生之集。自正德陳公綱鐫後。迄今二百餘年。書將湮沒。復得金君孔時。再爲刊刻。深羨克廣其傳之意。因題其籤曰許白雲先生傳集。爰不揣弇鄙。書之集後。以識此書始末。俾讀之者知金君表彰先賢之心甚切。而深幸此集之不終於泯沒也。雍正十年夏月金華後學黃廷元謹跋。

184

附錄

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孟焉。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又餘年。至於有宋。眞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始有以承孟氏之絕學矣。繼之以眞西山蔡九峰胡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元之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伴。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維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聖賢斯道之統緒矣。先生之沒。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草稿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爲四卷。繕寫爲集。藏之巾

簡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李氏之敝篋而甚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而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而與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純正。則超軼於韓子。余之闒劣卑微。則深慚於歐公。尙何足與先生文爲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於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爲不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先生。詳見元史。玆不贅言也。正統丁卯歲秋七月既望。

金臺後學李伸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谿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近吾忝第賢科。拜憲職。出巡東廣。偶與方伯江浦張公。論事之暇。談及吾婺在昔理學之盛。忽袖出許公白雲集寫本四卷見示。且曰。欲刻之未能。予得之。所夕莊誦。殆忘寢食。儼乎身登其門。聆其誨。而歎親炙之晚也。因節廩

食之餘。助方伯公購梓。刻之庠舍。以嘉惠來學。方伯公謂予宜有序。因竊歎曰。昔許公嘗云。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大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大書之傳。卽其道之行。今許公身雖沒已踰百年。而一旦賴方伯公出其遺書。以行於世。使來學知所敬承。豈非待其人而傳乎。敢以此僭引諸篇端。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正月既望。後學金華陳相序。

二十六年前。余從今國學李先生遊。得許白雲先生文集一帙。愛之不啻拱璧。惜謄寫不佳。後官比部。命胥吏沈純者錄出。欲刊行之。顧力有未逮。及爲郡於吉。遷廣藩。力可爲矣。而庶政塡委。北陌南阡。奔走之不暇。勵勤搶攘。事有急於此者。雖然。先生之名在天下後世。昭如日星。不係於言語文字之有無。區區言語文字。豈足以盡先生之道。而刊不刊。亦不係斯文之顯晦也。姑藏之以俟時云。成化乙酉歲冬十月穀旦後學江浦張瑄謹書。

許文懿公先生詩文四卷。迺我先大父巡按廣東時刻者。今經五十四年。綱又承乏僉廣東按察司事。因憶少年時嘗讀是書。惜其傳之未廣。故事事之餘。卽詢此板。蓋已湮沒無存矣。旣而奉敕兵備嶺西。遂命肇慶府儒學教授王玉鑒博訪之。越數月。庠生梁玠蒐得此編。亦多殘闕。復命王玉鑒多方考訂。其閒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噫嘻。是書匪直金華得之者少。而廣東得之者亦少。則天下學者不多得可知矣。亟欲節廩重刻。成我先大父之德。以廣其傳。適肇慶知府黃君瑗。同知徐君鑑淮。僉曰。某等亦嘗雅慕是書。求之未得。幸而得之。當各捐俸共成其美。若夫先生道統之緒。人品之高。詩文之雄。天下後世。無不知之。

復何容喙。然其立言甚富。固不止此。今復見者。亦獨此編。因易其籤曰白雲存稿。正德十三年冬十一月穀旦。後學金華陳綱謹識。

余爲諸生太學時。嘗購是集市肆中。蓋寫本也。未詳伊誰而善。既失去。且三十年。得端州之刻。意未愜。不再歲。重蝕於蠹。益病焉。圖新南海。袁校官吉。得石江歐陽督學錢經餘梓。不惜謄錄。一一過以畀學者。幷諧往觀。夫夸誕無益。爭售近時詩文。徒增厭笑。於行是集孰爲勝也。故歲之嘉靖甲申秋九月晦。淮陰胡塘識。

書學箴後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東平王君璐。躡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其謁告歸省。先生概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鄕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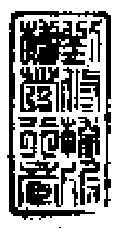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璐。辭俊理至。誠有以得乎爲學之要。今璐之子延齡。爲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璐必能造其閫奧。惜乎未有以

考見其成也。且予聞璐之事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卽爲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璐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璐蓋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慨於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璐之所爲。邈乎遼絕。璐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於後。以贊大世之爲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處士。元史有傳。璐領元鄕薦。仕爲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因書此於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於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曙。持以示予。字畫遒勁。沈實。非表裏一一於敬者不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辭則以一心爲酬酢萬變之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之也。學貴知要。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弊也。學者宜服膺於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用。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夜光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爲。故自三代以還。歷漢唐而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於考亭。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

相授受。不失其傳。考亭之學。至是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諄懇到。不背師說。眞有功於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不深有使於後學。欲壽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文華殿後學雲間錢溥謹跋。



6

黃文獻公集

附錄補遺

黃溍撰

序

吾鄉黃文獻公。處爲名儒。出爲名臣。其學問之淵源。立朝之本末。具載元史本傳。及諸家敍記中。末學小生。固無庸其複述贅論矣。惟念余刻金華叢書。先賢遺箸。搜羅殆徧。而元明之際。若柳待制、吳淵穎、宋潛溪、王忠文、諸先生集。均以刊布。私輒自慰。顧待制與公齊名。當時所稱儒林四傑者也。淵穎輩行。視公稍後。亦公夙所推許引爲小友者也。宋與王、則又皆從公受學者也。今諸先生集既刊布矣。而公集獨闕。寧獨私淑之心。復抱遺憾。抑亦諸先生所共以爲歉而不我許者也。訪求經年。浦陽張小霞侍御。郵寄義烏陳氏校訂本。係余咸豐乙卯上都時。陳藹箴貽贈小霞。今小霞仍歸於余。如秦庭之返璧。合浦之還珠。欣慰曷已。亟付梓人。用廣其傳。按箸本譌舛錯出。卷首目錄闕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之目。卷八胡景呂先生墓誌銘文。闕後半篇。袁猶甫墓誌銘文。闕前半篇。陳氏未及細校。依次編成。今空白一頁。俟獲善本補之。工既竣。爰弁數語於卷。以誌吾幸。光緒二年十月中澣。鄉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元史本傳

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鹽司及財賦府者。亦稍各有所憑。橫恣尤甚。溍胥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溍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溍撙節浮費。以餘錢還民。讙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厭至慘。郡府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皆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家爲鄉導。逮捕二十餘家。溍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得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經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

年。乃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汚。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稾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術數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沈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論。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襲行稍後於貫溍。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追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褭山中。益窮諸書奧旨。著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謬。皆未脫稾。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元延祐乙卯科進士累官翰林直學士
知制誥陞侍講學士知經筵事進階
中順大夫贈中奉大夫江西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諱
溍謚文獻公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黃文獻集十卷

元黃溍撰。溍有日損齋筆記，已著錄。其文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褘皆嘗受業焉。濂序稱所著日損齋稿二十五卷，溍歿後，縣尹胡惟信與梓以傳。又有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皆未見。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稱舊本頗闕失，且兼載其一時泛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家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云云。則儉已有所刊削，非濂所序之本。卷首題虞守愚張儉同校一行，又題溫陵張維樞重選、會稽王廷曾補訂一行，則二人又有所竄易，併非儉所刻之本。卷數不同，有自來矣。明人竄妄，凡古書經一刊刻，必遭一塗改。數變之後，遂失其眞，蓋往往如此。然有所私損，未必有所私益。雖殘闕不完，尚可見溍之崖略也。

金華先生黃文獻公文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囿也。成周而上，六藝與焉。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竊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啟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羣工角出，刓華而踐樸，革濫以趨眞。燦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洎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躡其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沈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撰述，委蛇曲折，必暢所欲言。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臬，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于海，則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士鼓之聲，其聞弗及百武；迅風發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下上，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覼覼蹄涔士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

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歿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稾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酡。縱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謂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刷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京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羼所聞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補訂黃文獻公集序

孔子、顏曾思孟四子、七十子、其所言學也。而文莫大於是。董子文不出於學。其文爲最高。韓氏、歐陽氏、以文衍其學。文爲最工。周程張朱五子。學外無文焉。烏之傳朱學。始文清徐氏與直卿黃氏同時。而在何王金許四氏之前。而紹徐氏之學者。爲處晉豐氏、子厚康氏、景善朱氏、通齋葉氏、唐卿王氏、元齡樓氏、南稜王氏、則又繼通齋、晉卿石氏、又繼唐卿。查齋、恭軒、又承許氏。而朱子北世南軒張氏、象山陸氏外。有東萊呂氏、龍川陳氏。則葉氏邦出呂氏門。而朱氏賓、陳氏錫繼之。喻氏南強出陳氏門。葉氏蘿翁承祖邦及父寶。蓋自紹興中至明洪建永洪宣正間。學相繼不絕。而文獻黃先生生景炎丁丑。二十五而舉校官。又二年舉憲史。三十九賜同進士出身。丞寧海。四十二判諸暨。五十五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七十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兼經筵。七十二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七十四得謝南還。又七年而卒。追封江夏郡公。文獻其諡也。蓋自宋寶慶後。學術紛而陳言是襲。先生成童。稟業山南劉氏。凡十五年。陰取徵於故老。二十而執弟子禮於南巖方氏。垂四十年。先生故石氏甥也。事晉卿三十五年。接唐卿之緒。總角猶南稜弟子列。五十年續通齋之宗。蓋通齋唐卿得先生而三傳。而先生復得忠文王氏。是亦足比蹤何王金許四氏。抑四氏產金谿東三邑。諸氏並產烏。而先生又因方氏與吳氏思齋爲

忘年交。井湖龍川。其記山南集。有曰。辭必已出古也。又曰。其爲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又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無愧先聖人斯可已。又曰。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吕爲源博也。宋文憲以爲一神之所爲。中統至元以來。二三人而已。王忠文謂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而先生之門弟子。若王朱二氏外。德源侍先生。亦侍許氏。伯清侍許氏。復侍先生。而先生嘗謁許氏於歲寒亭。沒爲之銘。謂少不能從游。而偶獨後死。序方氏之集。舉聖予之論。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謂言先生詩無以易此。斯則遺經吟社。莫非物理人事之所寓者。蓋先生之文可能也。而其少無仕進之情。尊師取友。以成其學。猶恨不及事白雲。而侍白雲者轉師先生。此不可能也。此劉宋王朱諸弟子。未能發先生之覆。而亦劉宋王朱諸弟子。所由此而心形俱服者。而宋又與彥修友忘年。卒後先生一祿。宋表其墓。蓋許黃門無異同。而宋十九受經業閩人氏。故與許同得統魯齋者。於是宋之門有正學方氏。正之孫孝孺又師正學。二百九十年來。能不推本宋王以及先生哉。而數十年之中。有力持聖學。見於從祀之疏。宗貫之錄。最後有嘗理學淵源。斷以山陰爲學術純正終始一節者。斯則先生之風流。猶未歇絕矣。然則世皆謂華川忠孝。足以冠冕一世。文章風概。足以度越當時。而不知理學一線。猶可尋討。在昔道學傳叛自有宋道學原不別於儒林。然特爲標揭。亦足使文人學士。知有從來。故廷曾於志中既特著之。而於先生復申言之。其先生之集。名日損齋稾。凡二十五卷。元時縣大夫胡公惟信。剞於歿後之五年。蜀文憲爲之序。後姚綱傳忠文記之。當是至正壬寅癸卯。歷三百三十八年。而張侯維樞選而布之。今又九十二年矣。版之闕者百有十。而字之漶且譌者。不止百千焉。稍爲補之訂之。尚當求其全本。而以文憲狀及忠文祠堂碑入附錄。增鋟其後。是爲敍時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文林郎知義烏縣事。後學會稽王廷曾頓首拜撰。

序

婺州在昔爲理學文章之藪。自呂成公倡之。何王金許四先生繼之。大道昌明。人人得聞天人性命之旨。而著述多歸於純粹。學術正而文章亦醇焉。宋寶慶後。學者失所宗師。於先儒論著。失所開闡。習爲浮華不實之談。而授受源流。精意浸晦。迨黃文獻公起義烏。超然特立。乃爲一振。學術則元元本本。文章則炳炳烺烺。旣爲前賢之繼。又爲後學之倡。昔人所謂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也。此予之所以深有慕乎斯人也。雍正戊申春。予來守婺。瞻拜諸先儒於麗正書院。流風餘韻。宛在目前。及以公事赴義烏。臨繡川。望石樓。俯仰徘徊。心嚮往之。蓋公爲海內不可少之人。又生於學者急待以振興之日。障百川而迴狂瀾。烏能不爲斯道幸有斯人哉。第以未獲盡讀公之遺文爲憾。越數月。公十世孫之琦。持公全集示予。予往復讀之。徵信公文辭各彀夫學術之言爲不謬。公上遠使書。自謂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竊皆窺之。蓋其所學者邃。所志者遠。是以論斷事理。多所發明。援據古義。必辨其異同。而馳騁上下。紆餘委備。直追北宋之作者。詩則含咀於漢魏六朝。而出以清和雅健。深得風人之旨。詩與文皆可傳於後者也。前代鉅公。序之已詳。予今日復綴數言。所以志予平時嚮慕之心。又幸來守是邦。而得公遺文於公之後裔。且以望公之子孫。皆能世其家。而不墜其所學焉。

雍正戊申孟冬上浣。漢陽後學吳炯拜書。

重校黃文獻公詩文集序

古之立言者。必深於道德。不得已而後言。故其言爲不朽。而操觚吮墨之士。往往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於內。而惟以文章爲事業。蓋道德文章之出於二也久矣。如宋玉相如之徒。競尚浮華。非無工妙可喜之辭。而昔人則比之於鄭衛。至於法言中說。非聖人而作經。初無探討服行之實。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昔人則又比之於吳楚。其他淺者固不根無實。而其深者。亦未能反之於身。而一出於道。雖傳之後世。讀者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憾於其本。此何異朝華夕秀之乍啓乍披。候蟲時鳥之自鳴自止哉。宋天禧明道後。大儒輩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而婺州東萊呂成公與朱子相師友。由是婺學始盛。北山魯齋仁山白雲四先生。皆宗朱呂之學。相承不絕。而烏傷黃文獻先生復出焉。考其淵源所自。則由白雲及東萊以達於朱子。自宋逮元。一郡之中。名儒接踵。而先生以精純之學。頡頏其間。何其盛也。元大德中。先生始舉校官。歷仕五朝。晚乃掌帝制。侍經幄。其平生爲學。實能深思以探其本。力行以踐其實。故能凝然自任斯文之重。或爲詩歌。則和平淡泊。本於性情之正。諸所爲文。皆不事雕飾。粹然醇雅。足以推明聖人之道。而不愧於有宋諸儒。蓋邃於道德。發爲文章。故無意於文而文自至焉。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而非徒金聲玉耀。以厭當世之耳目也。昔臨川危公。稱先生論著。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淵然之光。自不可犯。而其門人宋潛溪先生。亦推尊之。以爲師羣經。友遷固。皆可謂造其堂而嚌

其覈矣。而總不若先生之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也。嗚呼。此則先生之所以爲文。而羽翼夫道者也。以視篇曼俳優之習。模倣假竊之詞。其相去何如哉。予任華川三載。先生之十世孫景韓。以先生日損齋藁。刻於宋文憲王文忠時。雖再經修校。而字多漫漶。且多三豕之誤。於是因其舊而訂譌補缺。以求序於予。予旣敬慕先生。恨不及執經門下。而讀其詩文。想見其爲人。竊喜挂名其文字中。雖未敢自附於私淑之末。而終不能恝然於先生之集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雍正七年歲在己酉季春之月下浣。瑱水後學韓慧基拜撰。

重刻黃文獻公集後敍

文獻公集。舊兩經板刻。一公無恙時刻之閩。卷帙頗多。一公旣歿。刻之吾婺。字畫較精細。特首數帙中。爲其黃氏志銘者於閩刻耳。歲遠。兩刻俱亡。維官姓舊族。間有藏本。愛公文者購之。甚不易得也。嘉靖九年秋九月。公之孳從孫九十翁文、八十翁德方、七十翁洋。帥其子姓。將重刻之。有諸孫梁者。願獨任其費。行且就工矣。適洋女夫廣侍御惟明。往按于閩。語諸翁曰。刻書費請更以修公墓祠。刻其委之守愚。因私鶴鳴曰。刻苟成。子必以敍之。後以無忘不忘祖者之賢。明年夏四月。廣子實以新刻來趣敍。則見凡老釋碑版。盡以刊去。嘻。吾婺文章。蓋自初唐以來。信然無媿古作者。殆數十家。及今往往散失。幸僅存者可無惜焉已。惜之故刻之以傳。宜無用去取也。昔子厚讀退之毛穎傳。其見論文尺度。正不爾爾。且公集無新刻。人尙舊本之求。新刻行。則完本日淪泯矣。豈校刻者不得吾廣子意邪。敢輒託書張副憲。用載賛我廣子。以所刊去別爲一卷。繫集後。且期得報。乃以敍復。旣久而不獲。我私問。將別増刻一卷。不但已也。又明年端午。始奉張子前四十日書曰。文獻集巳如教增刻矣。慰甚。遂以敍往。若公文所詣。潛谿宋太史。危臨川素。評議具在。晩生寡陋。又奚以云。李鶴鳴撰。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序

文者。道之著也。亦道之傳也。道待人而行。待文而著。著斯明。明斯傳。傳斯通。否則晦矣塞矣。文其可少乎哉。吾鄕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肅公。均以文名于時。世稱黃柳。如唐退之之於子厚也。蓋公生長何王金許四君子道學之鄕。得聞閩學之正傳。而仁山白雲二先生。猶及先輩。故所爲詩文。意完而氣充。事詳而詞暢。一一根諸理。以羽翼儒先之緒論。眞如粟帛之可衣食而不可缺。非彫繪枝葉。如珊瑚木難之徒悅人觀也。公之學一一傳而得宋公潛溪王公華川。再傳而得方公遜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忠節著。炳炳爲世名臣。成大稗於治教。其源流蓋可見矣。豈特文辭云乎。公邑後學侍御虞君惟明。素慕公而同趣者。深懼斯集湮沒。無以通後進觀感之始。乃購舊本以屬不肖編次。儉何人斯。克當是任。顧一念向道之志。不敢不勉。竊嘆賢邦。深以未得領要爲憂。玆又幸覩斯集。而得見公所誌白雲先生墓銘。敍析精思。庸知道之不外是也。何幸如之。舊本頗缺失。且從敍其一時偶應異端之作者。恐非公意也。宋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筆記一一編。稍加删定。付豫庭尹沈璧、陳珙。重梓以傳。庶幾侍御君懷賢淑世之盛心。亦不肖儉倘友之一助也。嘉靖辛卯。僑居韭山張儉拜書。

跋金華黃先生集

曩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末，尤乖剌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致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藁三，續藁一至二十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疑，但闕續藁十一至十八二十九至三十耳。貢師泰序稱初藁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僕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作二十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二十八必三十之譌，幷初續藁爲三十三卷爾。錢大昕撰。

跋黃文獻公文集後

吾郡古稱文獻之邦，自宋以來，人材輩出，至有元至正而後，侍講文獻黃公，尤巋然獨立於朝，久擅製作之權，蔚爲海內宗師，時之名公巨卿，皆出其門，故凡得公片言隻字，不啻如獲拱璧，故公之文布於世者頗多。公歿後，門生學子，遂取其全集繡梓以傳，而東南士大夫家，始歷有之，獨四川遠在萬里外，所藏者尙少。余之再入蜀也，嘗挾一帙以來，圖欲與同志者共之，而未獲其人也。右諭鄒公瑾氏，聰敏超邁，業精行修，尤有志於古學，繫舟訪之，相與劇談此事，若中肯綮，蓋余所嘉而未遇者也，遂以爲贈，公瑾尙周覽而熟玩之，非獨足以知吾邦之盛，而前朝典故之詳，先正制作之式，從可得而求之矣。公瑾復俾余誌於後，故書梗概如此云。國子監博士後學王紳書。

重訂文獻公全集總目

卷首
本傳 四庫全書提要
原序 原跋
卷一 五言古詩
雜詩五首 效古五首
人事如草木 煌煌明月珠
微雲翳白日 古意
連雨雜書五首 晚晴
夜歸 陪諸老夜飲
讀忠簡宗公遺事 曉行湖上
西峴峯 夜興
陳生詩 述懷
寄方子踐子發 寄俞子昜

東岡晚歸 送凌吉叟之杭州教授
送朱仲山之京 贈葉審言別
舟中偶書 晚泊釣臺下
登鍾山最高頂 休日集于城南
卞忠貞公墓 制使馬公祠堂
送人赴廬陽學官 曉望
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龍灣夜泊
敬亭山 宿雲黃山作
重登雲黃山 秋夜觀書作
覽元次山舂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 登錢山望蕪城慨然而賦
逸山過姚紫英別業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和方紹父先生七首 金華北山紀遊八首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 龍山九日
石臺分韻 雍熙僧舍偶書
送楊學正還餘姚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送祝蕃遠北上
陳孝子詩 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
遊寶陀寺 雪竇紀遊八首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送鄭以道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後 題象山環溪圖
題趙涼公瑞瓜圖 歲晏
送陳太觀 送王鍊師歸四明
集淵明句題李中甫員外稼亭 集淵明句題胡長孺嘉樹軒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集淵明句以釋之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蘇公登紫微巖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今呈審言子長
湖上即事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
題清華亭 題松聲樓
送寧上人歸吳中
至正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五首

仙華方先生析餘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韻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于第四章見及嗣
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偶逢春社與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懷
五言律詩
寄方韶父先生　雨二首
雪　送友人
寄友人　秋懷五首
柴荊　憑軒
風雨　山中懷友七首
悼雙林栗上人　社日重過方子踐
聞子踐臥疾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十首
過謝臯羽墓　元日卽事
八詠樓　溪南卽事
明月樓　含香道中
懷楊仲弘　八詠樓遇方子踐
杭州寄子踐　次韻答子踐
劉聲之爐亭夜話　雨三首
金陵客舍漫書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抱琴　吳贊府挽詩三首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次韻答友人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六首　洋山夜發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寄黃伯陽
送陳養直歸四明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讀陳制幹遺事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題天童禪秀軒
送饒縣尹　送趙仲理御史
送趙宗吉御史　送馬伯忱教授
送王道一郎中　送宗顯夫憲僉分題得鄮伯墟
送朱賢卿照磨　送潮陽蘇縣尹
題道士能君壽母詩卷　題石門淨勝寺
初至寧海　游法華山回宿樓氏書房贈同游傅生國章

過永康桃巖
五言長律
九日登石頭城　寄李生
蘆山牟先生挽章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謁故中書舍人潘公之墓復遇賀者而別
同劉逢初周伯溫任大臨王繼志西山行香次逢初韻
試縣同諸公爲主試官作　試縣同諸公爲監試官作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夜坐
題趙公畫蘭竹　題馬處中畫
卷二　七言古詩
可憐行　幄畬歌寄五郎子行
梓山行贈桑生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送俞觀光
讀清江集　題李坦之詩卷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湖中作
送傅主簿　苕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由苕溪出大湖抵陽羨　次韻方子踐雪中見寄
題醴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後　題大瀛海道院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求爲湘竹詩爲賦長句　杭州送兒姪歸里
題松溪圖　題周鍊師雲崖圖
贈熊天瑞先輩　壽易周節士歌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贈夏德顯
風樹唫爲李生作　題錢舜舉畫
題李氏白石山房　題張清夫心遠堂
題醉歌圖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感舊
鳳凰山　開元宮
早起　寄陳君采

次韻答吳正傳
寄葉審言
獨立
即事
予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茲過武林偶逢良覿喜賦
九日
次韻山南先生遺興
寄仇仁父先生
寄朱十八丈判官
寄朱仲山
寄友人
夏日漫書
逢葉伯幾
宿賈氏山房
送友人之京
答友人
懷友人
哭李無逸
過烏傷墓
雜興三首
山中夜歸
旅夜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金陵天津橋
送人歸豫章
哭陳茂卿
宣城客中偶書
梳頭得白髮
送韶父先生遊京
山南先生挽詩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寄張如心
送王傳明靜江教授二首
送揚州傳學正
余山
龍潭山
遣興
次韻方子踐觀潮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杭州寄里中一二志同
客棲雨中
次韻答蔣春卿
送楊山長歸錢塘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重遊毗山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大卿牟公挽詩二首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次韻姚子敬教授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花信
草意
閣下口號
賜第後歸謁郡府丞爲設宴口號
郡庭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邀口號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
喜趙推道至有懷陳君采
寄曹子訥于詩道二同年

寄別宋推官
送姜學錄
送盧宣傳都目
送賀教授致仕歸里
陳山晚泊
送三高祠陳主奉
送陳推官之信州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送淮海書院邱山長
留別錢翼之
諸暨休日偶書
湖心寺夜坐
次韻答徐文蔚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題金明宴遊圖
上巖寺訪一公
寄趙高遠權
題東柯谷圖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送郟縣尹
題雪竇妙高臺
題觀海圖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送葉仲輿巡檢
和外舅王簿公自爲挽詩
留別一公琳公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送傅汝礪之安南
送式公歸高麗
題寡節婦詩卷
送孔御史歸曲阜
送龍南歐陽縣尹
送謝仲連小鹿巡檢
送烏編修代祀海岳南鎮
贈黃資深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題丁文苑同哀詞後
送樹彥誠道州經歷
送陳季和
送陳君歸江西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送尚子正理問
送蘇伯修憲使
送王止善檢校
送高唐李知州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送劉逢初修撰
送于指揮歸密州
書巢張君挽章
題莫氏山莊圖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相見于錢塘感舊述情
至大庚戌正月與儒公端師謁松瀑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爲賦詩諸老皆賜和焉後
三十一年是爲至元辛巳正月追用前韻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送史景福
府判謝公挽章
六月十二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
安南遣使入朝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請賦此遣之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送陳元達代祠補怛洛迦山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送李師曾蔣仲善赴春官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哭御史王公十首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有感二首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絕句十首
避暑圖
圍棋圖
陶學士驛舍圖
次韻章兄雨中
偶二首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青山白雲圖
桃竹濱眉圖
追和貫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濮陽邢君隱于藥市製芎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云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題李早畫馬
水仙圖
石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題高公畫竹木
山水圖
海月圖
送許叅政歸武昌別業
飲後示陳生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題洪崖出遊圖
贈寫眞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題王南谷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題宣和御畫
題陸山長柳州
題清寂閣
題趙伯容塗巢
次韻答濟公
桃源圖
瑤池春宴圖
次韻題墨梅
題先照樓
武士扇鴉圖
題李康里公春日杏園西郎亭詩後
題明公畫鷹
東陽縣西道中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癸巳春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卷三

雎居賦
太極賦
閔閔詩并序
擊蛇笏贊
李御史畫像贊
學軒贊
程息公小像贊并序
董御史畫像贊
銘
答客問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十八則
國學漢人策問十七則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江淛鄉試南人策問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雜著

晋論
讀賈生傳
陸君實傳後序
說水齋蔣春卿
諸暨州勸農文
三皇廟樂章
祭宋叔文山長文
祭永康胡先生文
謁先聖
諸暨州謁廟祝文
國學議設先師配位祝文
大成殿修造祝文
謁胡侍郎墓祝文
先大夫封贈祝文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冊皇后表
中書省賀正旦表
中書省賀聖節表
翰林國史院賀皇后正旦牋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牋
中書省賀皇后正旦牋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牘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賀周縣丞啟
通李州判啟
上憲使書
柳立夫傳
命器之傳
黃節夫傳
梅孝子傳
山南先生述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朋樂齋箴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魏國公諡文忠李公行狀
卷四
題陳茂卿詩卷
跋六經直音
書吳善父哀辭後
題黃給事山居圖
跋蘇公父子墨迹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記止善集
跋緖歸田賦
書餘姚新學詩後
記石經
跋李西臺書
跋韓令公眞贊
題山房集
跋竹靜齋記
跋李北海永康帖
書石曼卿館宿詩後
跋東坡贈巢三詩
跋崇國公墓誌銘
跋朱張二先生帖
題脫鞾返櫂二圖
書王申伯詩卷後
題徐君行卷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跋書錦堂詩
跋黃希明字說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跋荊公帖
跋宋諸公遺墨
跋平雲南頌
題東坡臨鍾繇書
跋米南宮帖
先世墓銘後記
跋晁傳遺文
跋張豐承代祀廣帝廟詩
跋劉聲之詩
題霰鑛圖
跋進學工程
跋蘭亭五字損本
跋晦菴先生帖
跋蔡世滑詩
讀漕汝楫傳
跋米元暉帖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書唐誥後
記水樂亭詩
題雲山圖
先居士樂府後記
跋晁傳新店聯詩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書趙織清詩集後
跋胡氏家藏公牘
跋蘇黃二公帖
跋淳熙名公帖
題眞文忠公小像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碩畫
跋蔡南康遺墨
跋項可立序篇
跋何節婦詩
跋思親堂記
跋奉先堂記
跋誠悅堂記
跋臨汝記
跋蘭亭序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跋袁翰林幽操詩
跋王江州誥
跋宋諸公遺墨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跋金滕圖
與仲子書
讀蘇御史奏藁
跋致懋亭紀詠
書曾氏家譜後
跋思存堂記
跋和靖先生帖
跋常棣平反序
書申屠公墓表後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跋御賜永懷二字
跋武學博士諸公誥
跋危公墓誌銘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跋傅氏所受誥命
跋方承奉墓誌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跋東坡臨明遠帖
跋嶧山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跋林和靖詩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題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跋靜脩先生遺墨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跋餘姚海隄記
書賈氏家譜後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跋蜀本書
題唐臨蘭亭
跋乾淳四賢墨蹟四章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跋泰山碑
跋館本十七帖
跋李西臺書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跋默城潘公帖
跋翠巖畫
跋錢翼之千文
跋南豐曾公諡文字碩議
書葉信公年譜後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跋蘭亭圖
跋宋諸公遺墨

跋晦菴先生帖
跋溫公通鑑草
卷五序
陳茂卿詩集序
送孔周卿序
送蹇直詩序
聯珠續集序
見山集序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字齋序
陸氏藏書目錄序
送王照磨詩序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鄭氏義門詩序
送應教諭詩序
跋朱掾辨誣詩卷後
送葉審言詩後序
送徐生序
石亭紀遊詩序
方先生詩集序
送曹順甫序
周易集說序
書法類要序
饒氏科名錄序
送鄭生序
夏生文藁序
送吳良貴詩序
送汪生序

李節婦詩序
送八元凱序
卷六序
送李子貞序
東聯志序
彭克紹詩序
送徐生歸吳中序
徐氏詠史詩後序
霽峯文集序
送宋御史詩序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師友集序
族譜圖序
送商節書院劉山長序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送楊知州序
送高承之詩序
送饒安道序
科名總錄序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劉忠公奏議集序
六藝類要後敍
吳正傳文集序
送周明府詩序
贈余生詩序
紀夢詩序
族譜圖後序
賚正備覽序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欄齋文集序
送鄭仲舒還朝序
卷七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明正書院田記
常熟州學田記
松陽縣惠治巡檢司記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傅氏義田記
憒憒齋記
浦江縣三皇廟記
呂平縣石橋記
自怡齋記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義烏縣先達題名記
績川二妙集序
石門六觀詩序
山南先生集後記
上海縣學田記
東陽縣門樓記
平江西虹橋記
鄞縣義役記
潛窩記
鄉學記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蘇御史治獄記
巽菴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徐偃王廟碑後記
重修釣臺書院記
德清縣學祭器記
通濟橋記
述古堂記
沈氏義莊記
閒止齋記
湯氏義田記
學齋記
監修國史題名記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胡侍郎廟碑陰記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松溪縣新學記
忠簡宗公祠記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南山題名記
博古堂記
西湖書院義田記
敏學齋記
記高祖墓表後
寶忠堂記
勅賜丞相巙巙文忠王祠堂記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樊川記
婺州路新城記
杏溪祠堂記

遺懐亭記
書東陽徐氏族譜後記
卷八 墓記誌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外舅王公墓記
勤有堂銘
最善齋銘
腴晦齋銘
息菴銘
圓硯銘
興讓堂銘
方齋銘
青石硯銘
俟德齋銘
張君妻趙氏墓誌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福州路總管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蒼峯李先生墓誌銘
楊仲宏墓誌銘
張宏道墓誌銘
黃彥賓墓誌銘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泰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龍先生墓誌銘

奉訓大夫潘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傅公墓誌銘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袁通甫先生墓誌銘
鄉貢進士吳君墓誌銘
道一山長戚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鄱陽朱公墓誌銘
馮君墓誌銘
呂君墓誌銘
秋江黃君墓誌銘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信州路總管謝公墓誌銘
奉議大夫李公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卷九
慈溪黃君墓誌銘
化州路教授王君墓誌銘
承直郎孔君墓誌銘
明威將軍遂都臺公墓誌銘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將仕郎劉君墓誌銘
贈奉議大夫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贈文林郎許公墓誌銘
成全郎張公墓誌銘
成全郎葛公墓誌銘

錢翼之墓誌銘
饒州路教授許君墓誌銘
鄒府君墓誌銘
蔣君墓碣
永西翁呂公墓誌銘
婺源州知州程公墓誌銘
承務郎倪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王公墓誌銘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將仕左郎程先生墓誌銘
金溪傅君墓誌銘
葉審言墓誌銘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武略將軍曾公墓誌銘
華亭黃君墓誌銘
南稜先生墓誌銘
贈承事郎樂府君墓誌銘
戚君墓誌銘
樸文翁墓誌銘
許君墓誌銘
退嶽山人趙君墓誌銘
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龍泉章君墓碣銘
青樾居士鄭君墓銘
卷十 碑
宛平王氏先塋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參知政事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本闕與文獻題首共闕一頁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朝列大夫魯國公札剌爾公神道碑
宣徽使忠亮公神道碑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資德大夫貴公神道碑
御史中丞贈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翰林侍講學士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
御史中丞平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濟南高氏先塋碑
吳府君碑
故長應公碑
董秉彝墓碣
陳子中墓碣
蔣君墓碣
石先生墓表
蛟峯先生阡表
盤峯先生墓表
翰林侍制柳公墓表
張子長墓表

卷十一
補遺
桂隱先生小傳
法師金君碑
題居士公樂府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雄祥符寺記
武昌大洪山寺碑
聖壽禪寺記
景德寺碑記
書袁通甫詩後
題紫霞集
化城院記
周易爻變易蘊序
卷十二
鄒門李君墓誌銘
題王雪齋詩下方
鳳凰山大報國寺記
東天竺崇恩寺記
龍山淨明寺記
虎邱雲巖禪寺記
淨居教寺碑記
重修普明寺記
跋鄭仲舒字說
瑞雲觀記
譜系引
義烏志序

附錄
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行狀門人宋　濂
臨川　危素
謚議門人傅　亨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王　禕
送黃先生歸烏傷序張　翥
送黃先生歸烏傷後序陳元奘
草堂琳藏主待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遊八詩爲次其韻柳　貫
與晉卿夜坐道舊因書贈別仝上
得晉卿博士自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參議韓公存省願惆之意仝上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仝上
和黃晉卿仝上
又五言古詩一首
次侍講先生遊方巖韻王　禕
壬辰春陪侍講黃公飲於趙園分韻李　唐
翰林侍講學士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請謚文移
黃文獻公祠堂碑宋　濂
祭黃侍講先生王　禕
送金華黃先生歸里序楊維楨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先生方　回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吳師道
送黃晉卿先生東歸七言律詩十六首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宋　濂
陪黃先生至東陽二首王　禕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宋　濂

跋送鄭檢序後宋　濂
文獻黃公別錄跋葉　渙
雍正戊申蒋跋孫之騄
題紀行詩後蘇天爵
書黃文獻集別刻後張大綸
咸豐辛亥重刊跋陳　坡

黃文獻公集卷之一

元黃　溍撰　　　　鄉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五言古詩

雜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霆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謝茲役。所以魯中叟。遑遑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宅。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衆草中。暐暐敷丹榮。流光非汝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瓊玉與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瑞越。各在千年後。將身比金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濟無心。出山偶爲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哉魯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疑楊執戟。草元鬢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遠。故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美衆所說。士精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蚕水自清。淮陰初寄食。曲腰胯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嫂來相迎。
自古已復然。歎息空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攀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嵯峨萬古雲。下覆歌哭場。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旣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歸。能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豹死則有皮。
悠悠岐路閒。多言亦奚爲。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懽。讀書莫弔古。弔古多悲酸。蕭艾蔽中野。舂鋤摧芳蘭。鳳飢不得死。鴟梟食琅玕。
去去復去去。采芝青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實喜與悲。堂堂異姓王。昔者胯下兒。窮通本邂逅。達者固不疑。
阮生亦隘人。慟哭眞奚爲。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嘗居濁水。昔看黃河黃。豈解汚淸濟。我方遺吾形。寵辱齊一指。懸知破琴戴。未若操觚[illegible]。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蠢動何喧啾。嗚呼麒麟兒。化爲猴與猿。登高望四荒。但見黃河奔。誰哉泝其流。與我歸崑崙。
萋萋青桂花。精殺日已繁。豈不有桃李。對之有忘言。

古意足明

荊人初得玉。跗足辭巖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嵯峨。誰其尸國工。謬以石見訶。迷邦誠不忍。欺君反同科。
臣曰不自明。臣心終靡他。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滂沱。淚盡血可繼。玉在良已多。是事古則然。嗚呼今奈何。

連雨雜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悠看屋梁。作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賦吾詩。
昔慕栗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假寐獨何成。喧啾浪云云。念彼荷蓑子。窮年愧其勤。
虛堂坐無言。繾綣懸宿昔。當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剝啄者誰子。令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笑岸元幘。

我思仇山人。山川寄同旦。十昔九不到。木葉歲頻暮。頗聞近移居。併失夢中路。得無挈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月胡不樂。孤倡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問誰所爲。其人已千秋。山雨政可聽。擲書置牀頭。

晚晴

洩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淸。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叟行。新晴遠峯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固所虞。聊茲息營營。

夜歸

空山四寥寥。落日翳榛莽。蜿蜒草中徑。躡屩度寒雨。楠杉窈深黑。忽忽疑伏虎。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令百年內。顚倒殊歡悲。顧惟我與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旣深慨。撫今亦餘嘻。
長川去悠悠。青山莫委蛇。向來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志士。卒歲恆寒飢。況復託渺茫。欲與千載期。
詰虛揩天運。廢興豈人爲。願公姑舍是。一觴聊可持。

讀忠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磁陽。艱危屬多壘。奮然國家意。委身干戈裏。陰驅眷翠華。朔雪被南紀。悠悠廣潤日。力盡揮不止。
資悲乘齋鉞。際會開朱邸。長安付馮巽。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荊杞。狄心望鑾輿。感激涕如水。
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食毋乃鄙。巨舟竟未焚。三詔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階戺。
登堂挹光儀。赤舄仍几几。千載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敍事非虛美。勗哉愼失墜。庶以裨信史。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上。旭日青林半。霧露寒未除。鳧鷺靜初散。蒼緣際餘景。閃倏多遺玩。會心乍有得。撫己還成嘆。
夙予丹霞約。久玆芳洲畔。獨往願易違。離居歲方換。沙暄芷芽動。春遠川華亂。佇期乃寂寥。[illegible]豈爛漫。
小隱倘見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峯

層雲抱春岑。急瀨洩嵌竇。條蹊入窈窕。衆綠蔚以茂。名亭標水樂。柱折荒碑仆。幽尋得緇廬。亂石扶結構。
青精午炊飯。碧澗寒可漱。平生慕眞賞。及此成邂逅。冥探指絕頂。有路忽通透。綠蘿度深密。翠氣浮衣袖。
寄身泬寥內。下睨人寰陋。清謳雜風竹。大嘯落巖狖。東峯在眉睫。可望不可就。同遊卻何時。瑤草春已秀。

夜興

秋氣入病骨。殘夢倏然驚。芭蕉葉間露。風過若成聲。攬衣[illegible]　[illegible]天河橫。飢蟲語不休。中宵誰汝令。
孤鴻亦何苦。犯霜度微明。悠悠念羣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留。[illegible]免營營。
寒星挂疏林。夜色翳餘暝。雞聲驅行客。出門路方永。亦有山中人。熟睡初未醒。而我立於獨。婆娑玩光景。
一笑天宇青。此意君自領。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曷不樂。歲月如[illegible]鷗。常懷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漫漫。政合秉燭遊。
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留。小立殊復佳。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溫。兀然處膝下。不聞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
暉暉百花時。陳生不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乖覆育恩。一朝抱長痛。飛霜隕秋萱。饋酹不入口。日夜涕傾盆。
欲葬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尙賴百歲後。兒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慮犧尊。
陳生顧謂我。是事安足論。幸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今學步者。觸險爭飛奔。顧爾利欲纏。深斷六鑿根。
願爾進竿牘。高泝百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崔嵬箋。詩作噪魂言。弘惟孝與悌。首行茲其元。
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浤浤。贈言豈予敢。情眞覺辭繁。非爲陳生榮。庶感薄俗敦。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夙邀金門路。緬慕丹邱名。謬忝君子顧。揮己厠榮[illegible]。[illegible]忘遠引。賓步迷先征。
俛默數宿尙。低徊理不生。伏枕俟中夜。攬衣寄遐情。上天廓澄霽。列宿揭光晶。[illegible]林木改。仰悲鴻雁鳴。

踐予秉微素。十年守柴荊。希世乖近務。韜隱餘衷誠。願言良時晚。庶保幽人貞。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悵無遂。徂歲聿崴陰。飛翻隕芳華。候蟲騰哀音。急飆扇叢薄。泫露悽喬林。撫歎慨往古。端操思雜今。
折蘭閟幽佩。解纓濯清漪。石林宵燕傳。佳柏鬱蕭森。遺世豈予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高軌。卽事念所欽。
窈窕阻道里。緬邈眺岡岑。委懷佇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閒居寡歡豫。枉駕忻周旋。清言過修夜。朱火銷餘煙。嘉會良不易。鬱抱罄所宣。撰余徇微業。奉多歷徂遷。
著微作往哲。馳芳謝時賢。睠玆企參綏。揮袂增慨然。杪秋淒且厲。郊圻曠阡眠。振飈卷飛蓬。積霧迷遐川。
契闊歲復流。瞻望情所牽。佇期倘勿替。輔仁庶不遷。紫芝無新曲。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招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澳沼嬰近務。超遙愛佳辰。輿言望東菑。良苗藹津津。鄰人昧時趨。瞻途夙所遵。幸遠簪組累。稍欣田圃鄰。
兀兀登故畦。悠悠歸城闉。理穢出新竹。拔枯落荊薪。夕日逗遠川。餘暉散衣巾。怦怦觀物變。依依念農人。
渠渠長者言。惻惻非賤貧。

送淩吉叟之杭州教授

浙水西八州。惟杭首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皆愁。況玆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
春風樊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家。齊謳間吳歈。綃綺散煙霞。繽紛被童奴。可憐彼蚩蚩。久為紅塵驅。
頹俗如波瀾。孰障奔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官。豈卽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絃誦區。
行矣循所務。辭章但其餘。春風摻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此貂襜褕。

送朱仲山之京

麒麟出渥洼。意欲周八極。芻豆豈不多。未便甘伏櫪。念君抱耿耿。坐視暄涼易。忽辭白髮親。去作青雲客。
應恐鄭仲華。笑爾長寂寂。鄒人恩有念。未辦經世策。青燈雨如綫。窮巷方偪仄。懸知摻斧斤。不必脫拘攣。
往哉布汝懷。庶用副前席。勿云萬戶侯。自可談笑覓。百年滔滔內。歧路足南北。出處會有為。聚散奚暇惜。
歌我辛苦詞。送子遠行役。崢嶸壯士志。慘淡游子色。邯無平生期。慎爾保金石。莫將賈生淚。先為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顧用驕賢才。葉君披短褐。志力何雄哉。北走叫閶闔。紅塵指崔嵬。
終然無苟儔。自保同嬰孩。車服非吾榮。黃金直浮埃。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莓苔。豈無琅玕樹。鳳飛故低徊。
一朝脫身去。欲觀雲路開。葉君善自愛。往矣毋嫌猜。迷邦古所讓。豈弟貴不回。願言吐奇胸。蓄落排風雷。
尚念窮賤者。衡門守蒿萊。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浙。水清石鱗鱗。念此殊可娛。如何有行役。沙頭白髮翁。撐舟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問過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故嵯峨。邪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舟衝微雨。憑軒俯清灣。之言乘興來。無從寄游觀。
今我有行役。乃爾容躋攀。山靈豈愛我。為解塵土顏。落日奠蘋藻。清風聞珮環。幽尋不可極。林暝吾當還。
卻去望層碧。孤舟生晚寒。

登鍾山最高頂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為韻得天字

平陸漫千里。玆山乃穹然。猶餘布金地。未卽辭喧闐。巖液散珠琲。春岡走蜿蜒。稍欣涉幽邃。登頓衣履穿。
路細石礧礧。崖深竹娟娟。洞扉豁開敞。峻峯指中天。冥探歷欽嶔。垂蘿弱容牽。碧澤隱光怪。華雨摽崇筵。
下睨飛鳥背。茫茫但蒼煙。眇然千圃期。淒涼雲巘篇。休駕將未能。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于城南

投耒從遠遊。乖世乖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置郎璧。崇岡近盤互。春物紛照灼。休沐集諸彥。迂趾惠前諾。
稍登林中亭。復詠霞上作。迢迢歷城壖。靡靡瞰城郭。條楊蔭晴渚。野櫻散朱萼。撫時悼推斥。舉酒願棲託。
指從向子明。才能賈生薄。瞻言劇歲寒。無將媿場藿。

卞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布中區。歎娛一以乖。狂狡無趦趄。黃屋播草野。彤庭交劍殳。事權始誰秉。掉首如奔狐。
偉玆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衷耿未沫。是以孚豚魚。義旗集東指。白日開天衢。孰最撥亂功。之人或其徒。
伊昔大雅廢。清言鄙文儒。禾黍已橫委。衣冠尚舒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趨。高風邈難攀。捐生乃其餘。
青簡煥遺烈。脊榛閟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韻骰。猶將愧元虛。江濤渺在望。寄謝卒璉如。

制使馬公祠堂

剃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廿棠樹。乃爾能蔽芾。借問誰所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纍纍。庶務劇于蝟。
蔽虧不待灼。驍駿無留轡。偪仄兵馬區。藹然承平意。晏安亦卿謝。國步方不易。至今久容牘。壯士猶裂眥。
燠煇青冥鍔。可同牛刀試。嗚呼豪俊人。竟假風雲志。致身豈云卑。生世已其季。安知穎川守。遂非廟堂器。
嚴祠閉寂寥。古木合蒼翠。平生瓣香祝。毋乃兒女事。如何百載下。能墮看碑淚。永惟茂陵翁。苦心抱天懿。
力耘宜有收。黽勉黃來穧。渠渠桑梓恭。碟碟市井議。庶哉瞻前修。樹德毋自畏。

送人赴盧陽學官

播非人所居。濃陽實其鄰。荒淫雜巫鬼。哀怨餘騷臣。念子有行役。水陸彌數旬。乃知卑比塵。佇承文翰賓。
遐徼指天末。男邦控城闉。俎豆當在列。冠裳定來臻。是明理化源。演澹周窮垠。廣陌望八荒。出東日轔轔。
蠻荊孰無適。忠信惟搢紳。簡書有程期。取別無逡巡。揭鑣觸炎熱。振鐸聽遠人。沅水春蕩潏。楚峯靡嶙峋。
行行慎其度。離別何苦辛。

曉望

城頭鴉鳴躁。起坐理冠幘。開窗寫遙望。煙霧竟川澤。喧喧市聲動。漠漠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聲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遯志．未渝白圭貞．龍鈞出滄海．迴帆遡江津．故閣遠減沒．風水媒崩奔．蕭條故交地．愴恨遊子魂．始當茂陽澤．孤生限彤鱗．沈翔自殊勢．衰榮實同根．戰勝物可遺．日擊道已存．秉桴詎無取．絕絃雖具論．寄言同心子．毋徒念加飧．

龍灣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莫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遙笳鼓聲．月明寒雁下．江空夕蘑生．非關川途念．沈憂坐自盈．

敬亭山

昔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微素忻始遊．賞勝眷深詣．儵儵綠水末．宛宛交蹊術．綠縟淵草豐．幽鷗松飈駛．微鐘響香殿．高閣浮花氣．隼纛旃檀妙．豈愛岑壑媚．邂生實內傷．即事多冥契．息陰睇枌櫝．襃芳懷芝桂．海岳期屢遷．石林路深閟．經營乖道要．迫窄餘物累．稽首謝御尊．渴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東髮弄文史．拄席去漏垠．邂逅乖良會．淪落迨茲年．息其念生理．洗心賓象筵．恭惟上皇代．異人秘靈詮．宗師既遁海．茲山亦棲賢．金棺滅雙樹．寶篋緘紅蓮．仰窺攝誘功．信知願力堅．內愧質非薄．冥通未精專．褰裳躡峯雨．焚香石林煙．綵翠何紛亂．苦澗窅迴沿．尋幽匪外適．蘊真冀重宣．二邊雖有無．五濁空胒蹎．豈伊俄傾用．庶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茲山實靈奇．吐納變舒慘．太常閟弗錄．名蹤何黯黮．重華秩山川．盛典軼封禪．蒐遺緣綸紓．淵潔羅[illegible]．腐儒世所賤．薄藝守鉛塹．無能旅驂奔．徒取肆游覽．霧潦時始收．天地餘藹晻．嵐光乍璘瑞．石狀終[illegible]．行行悉芒屣．往往得洼坎．冒進誠近貪．自畫將豈敢．久之霽埃豁．秀色坐可攬．青熒橘錄鍔．翕艷披菡萏．崖奔馬騑騑．石踞虎眈眈．高尋指天路．幽矚極元窞．前行幾台背．後或兩髦髡．緣岡既蹐跼．登嶺仍[illegible]．舉頭塔廟湧．地平忽如毯．大人所食息．瑤玖化餘糝．林暉寶燈燒．風雨金鐸撼．敗壁詩者誰．漬墨亂濃淡．險盡乃復佳．疲極復何慽．是節甦賓初．野薦首呂歎．黃潦茶可啜．剖石密堪啖．名談析毫髮．苦語瀝肝膽．理冥心自珍．機淺首屢頷．陽烏春兩翼．衆色齊慘澹．花覓識樬楠．蒼莽辨葭菼．暮投僧所寘．鐘鐙鼓紞紞．羣居肅不嘩．其飯聲有噉．迴睨夸奪場．撫事叢百感．趨名蛾赴燭．逐利魚投槮．何時脫火宅．靈若須去頷．綺言息譊譊．妙供紛饎饡．于焉寄相羊．庶以忘坎壈．誰云入道苦．餘味需橄欖．（嗼音談．靜也．）

秋夜觀書作

閒居感時駛．獨學雖爲功．眷言思古人．幽懷極忡忡．秉燭起中夜．攬卷來清風．恭惟千載心．皎潔懸無窮．氓俗自升降．道妙非汙隆．後來亦奚爲．黑白紛相攻．華芳昨可悅．軌轍何由通．吾將離言說．庶以觀其同．所憂物爲累．不懼舊不豐．開軒視明河．白月當天中．怡然掩書坐．夜氣方鴻濛．

讀元次山舂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

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闒流殍．束手無一施．顧者秋夏交．上狀殊酸悲．赤日紛捘行．人馬同時疲．違阡見標牓．不救饑與羸．仍聞恣鞭箠．慘切傷膚皮．檢覈須再三．供張當悉遲．良良鬻兒女．貿貿行安之．感茲欲無愬．既往何由追．倘慚噯咻恩．稍緩租稅期．云胡有倉卒．徵斂更相隨．但將充其數．肯復計[illegible]．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棲棲頗石餘．剝割無或遺．言是鄰壤因．藉此敷恩慈．甯知是州人．俟死無他爲．出語餘喘息．行步須扶持．猶令比樂土．疾苦喘謂誰．俛首州縣間．宜責自其宜．況迨大府令．聯絡飛符移．豺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區區獨狐兔．政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爲君陳苦辭．

登鏡山望蕪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爲州．諸山若浮萍．況此一培塿．瑣屑世未名．所欣漁樵居．乃與緇錫幷．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解人意．躡履能相迎．芳草被行逕．朱藤暗巖扃．蕭條空堦靜．日照莓苔青．猶嫌所歷卑．未極遊眺情．登身白雲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觀飛青冥．竭海鬻鹽勺．窮山搴鼎鋼．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煌煌冠蓋區．擾擾狐兔塋．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逸山過姚紫英別業

逸山誠復佳．逸人不可逢．何言一笑頃．得此蒼髯翁．今晨過其廬．碧苔滅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蔌羅甘豐．初無離世談．頗多曠士風．念昔去巖壑．蠖耕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羞樊籠．秖應山林癖．未易藥石攻．高期出邂逅．意氣將無同．十年舊泉石．忽忽縈吾胸．起視白日低．歸鶴亂西東．拔地森四壁．撐天唯一峯．復聞麻谷幽．近與金蓋通．山態方頗改．泉源殊未窮．湫然一區內．嗟我何憧憧．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既害或成淫．偶從長者游．稍窺古人心．不琢豈非玉．無絃孰爲琴．歲宴燈火微．江闊魚龍深．願言報嘉貺．安得雙南金．

和方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爲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堦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燈夢秋館．

豈不有齋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晶哉歲寒情．

棲遲撐繫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攺復佳．有酒無用酒．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靜丞逢已矣．目斷山千重．煙霞故無志．勝會何由逢．

寒華衰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金華北山紀遊八首

鹽源

偶爲山中遊．遠過雲關宿．青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音．窈渺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淒其懷昔遊，百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輿薄暮移，遺跡洞天祕。巖阿春寂寥，羣仙勿予遲。（遲一作遇）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瞻石徑微，咫尺不得取。

寶峯

下山復上山，躡屩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爲，獨向城闉去。

潛岳

潘公古達人，陳迹閟邱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憩，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卽事成幽賞。

寶石

尋枝招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簷重巖壑開，蒼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賢寶仙華錄，勝蹟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談出邂逅，高概餘彷彿。節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客中緣，此會知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蔓多夕滋，風竹留晚響。歧路方悠悠，云何稅塵鞅。

龍山九日

鬢色滄海灣，頒年賓將迎。圖茲九日至，緬憂龍山名。欣然得勝踐，況乃羣彥并。碧蘿引幽策，涼泉度飛觥。志適形可忘，神舒體逾輕。鄙劣竟何取，靦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狗祿慚歸耕。幸此農事休，高寶咸告成。庶竭一餉樂，持用兮昇平。月出衆山靜，天空夕雲輕。先民貴無荒，節昔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峯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巒跨其脊，萬古挹瀟灑。登臨茲維要，朋從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䠊原野。白雲與翠靄，寰作履屐下。窮秋向楮落，霜菊政堪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邈矣千載期，銘山俟來者。

雍熙僧舍偶書

幽棲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聞疏，中宵聽成雨。起視天正碧，萬里若垂宇。茲予亦何爲，兀兀守環堵。

送楊學正還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沙激，翠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煙柳仍漠漠。昔胡又去此，三徑獨盤礴。客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遐，淮陽由云薄。招要折良會，綠酒春可酌。宋詩有遺篇，風雪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捧檄去州邑，承宣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春雨新已，嘉木陰正繁。農人行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無慚貢國園。低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庵

薄游職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跡在巖麓。秋杪霜葉丹，石面寒泉渌。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卻過飛來迴，遙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浮雲漲崖谷。縹緲辨朱甍，禪房帶修竹。故人丹邱彥，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黽勉尚干祿。夙有邱壑期，吾將幾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卑卑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條落其葉，將使見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闢浮雲。奈何今眦子，衆說生紛紜。瀛洲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璵璠。惟須用卿法，力行曾所聞。丈夫必有事，雅主在一言。上以裨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鈍俛喙，豈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半世何足云。勗哉保令德，契闊期無諼。

陳孝子詩

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孝亭。夫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庭庭，十齡生嬰孥。曉謂我已出，無殊視螟蛉。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瞻然含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日已往，頭角稍崢嶸。籲天乞殘滅，願以益父齡。父沒盜亦亡，弔影傷孤煢。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精慮擬橫經。悲號棄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餘故城。鄰有鶴髮嫗，即之久始驚。言我育汝時，少小俱娉婷。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聞益悲，祇糧事晨征。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嗟彼無母雛，投林號哀鳴。永豐有施氏，大屋深重扃。於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皇輿之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覼縷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禎。螽雁既萃集，嘉瓜復冬榮。區區彼翁孺，豈遂無人情。里門語純孝，厥有閭與旌。未聞樹奇節，謠誦傳蟲蟲。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遙遙抵京國。胡爲返不黔，驅馬更遠適。至尊有時巡，樹羽般陪隨。宿衛必近臣，頑闇須耆德。陋儒亦何知，況從詞賦職。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衰衰歷年盡，蒼蒼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蕡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昌闕。嗟此豪俠窟，文物激孤懸。平生二三策，直激明主恩。瑣瑣論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若壓車馬喧。微風過疏雨，青山滿前軒。臨睛候異態，浮雲皆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論。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大無外。善閉非鍵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
居民動成市。廬井互聯絡。幽窟白雲聚。石磴淸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
僕夫跽謂我。無爲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傍土。云是古長城。卻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淸。
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忝載筆。帝力猗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月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其險。游子悵叱馭。玆山稱最高。揚鞭入煙霧。
矗矗多峭峯。濛濛饒雜樹。崎嶇其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山下水。遠向盧溝去。

李老谷

緣崖一徑微。入谷雙巘窄。密林日易曛。況乃雲雨積。行人望煙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爲張燈。野老煩避席。
未覺風俗殊。祇怖關河隔。嚴程不可緩。予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灘長石齒齒。樹細風泠泠。時見巖壁間。粲若丹砂明。
溫泉發其陽。拔訶動百靈。前峯指金閣。眞境標殊庭。白道人跡稀。靑崖雲氣生。信美無少留。緬焉起深情。

龍門

竦身望龍門。縱轡行兀兀。溪迴愁屢渡。雨横驚暴溢。兩崖儼相向。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
自非渥洼種。不得矜捷疾。飄飄鐵葆臣。凜凜飛龍窟。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迴睨向所經。千峰隱朝日。
靑林外盤紆。黃流中蕩潏。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栗。

獨石

解韄及亭午。稍欣煙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鎪。前瞻一石獨。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
走避登屋上。夜半齊呀咻。幸玆溪澗中。今作淸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渺在望。行矣毋淹留。

擔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暗豐草。不復見林木。
行人煙際來。牛羊雨中牧。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投途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宜道邊。土室容小憩。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低徊爲之久。懷古增歔欷。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
蕭條蒼山根。草木餘爽氣。常憐司馬公。予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司述作。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州。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稜。金碧何煒煌。洪河貫其前。靑山環四傍。暮投玉堂署。巋峰屹中央。
升階旅揖彥。官燭分餘光。翠册森在側。談笑來淸觴。列坐無所爲。陳詩詠黃唐。帝鄉豈不樂。父母違莫將。
起視雲漢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邈哉天際翔。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海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挂席隨煙霧。且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
前瞻積水深。島嶼靑無數。梅岑特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歸關路。粲粲金砂石。離離白花樹。
高期愜幽抱。歷覽增遐慕。俯伏若磴開。庶與眞靈遇。二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日送寒潮去。

雪竇紀遊八首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溯潮生。峯迴川途曲。煙霞蘭若高。別墅在林麓。
擺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峯稍已近。恐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閒。月窺錦池裏。觸景遂成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中。宴坐奚爲者。
亭亭妙高臺。迴出千峯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同。昔賢有餘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嶷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
興移初出山。縈紆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鐘磬音。遙遙白雲處。

送俞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賢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衒。保此席上珍。
小試特毫末。食祿同庶人。幸與駿奔列。位卑號仍尊。既殊仕伶官。況及遊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
開風將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胄子。四術宗遺文。鏗鏘尚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其陳。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雞。石路更幽阻。僕夫慘不怡。徐驅待明發。泱漭窮煙霏。
貂裘者誰子。怪我逢掖衣。爲言霜露多。遑遑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間。折腰向小兒。
在前二十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住悵相違。悠然慨平生。與世何參差。暝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
靑崖拱白月。水木含餘輝。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相從況魁彥。烱若珊瑚枝。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鄭以道

鄭君不羈客。漫仕當優游。故人滿天上。獨佐嶺南州。嶺南風土異。去天將萬里。驛騎如流星。衆手挽不止。
到官定多暇。坐對梅花時。溪石秀可硯。泚筆成新詩。詩成付迴雁。勵是春冬隔。用儒行古君。努力崇明德。

送王君聲同年歸長安

昔忝牓唱送。攜謁趨上京。蒙恩賜詩間。彙進隨時英。束帶仕州縣。暫爲閭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拜省顯名。

升沈久已判。存歿復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幷。蕭條逆旅中。書帙亂縱橫。坐聞車馬喧。濟焉若無營。雖懷帝鄉樂。不受世網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綈袍戀。猶軫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荊。終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如何同遊處。餞此千里行。虔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相思阻良覿。惻愴何由平。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後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端闈間。白駒起遐心。遙遙望故山。紫翠鬱以深。峯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闌廬在其下。門巷常愔愔。軒窗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秫足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戀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紛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巽方苟同得。視古猶視今。聊爲招隱篇。往和巖中唫。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淸淑。掌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伯翁上天去。逸軰今誰續。優哉四千石。接軫飛華轂。夫君冰雪姿。乃爾抱幽獨。翩然來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厭直齋廬宿。睠言懷舊居。結構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爲百道泉。噴薄斛珠玉。餘潤之所蒙。秔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洒方熟。往來無俗駕。巽宵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眯人目。披圖覿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遺躅。愛山錫嘉名。惠幸及樵牧。于于後來者。猶或被膏馥。安得從君游。靑雲兩黃鵠。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況。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德。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鬱岧嶢。列屋何扶疏。悠悠西南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沸通衢。合遝多俊游。並轡飛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爲踟躕。俯慚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坐官舍。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靑雲彥。早通金閨籍。弁服勞駿奔。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車。意氣何煇赫。將指固有嚴。爲務本非劇。經營禮文事。詎曰期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獨偃蹇。不改太古色。相逢幾遺老。慷慨話疇昔。芙蓉君子花。足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長風吹遠旆。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采眞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帝所。璚館留人閒。忽聞雙鳧舄。卻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照壇所。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句題李中甫員外稼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軀。束帶聽鳴雞。出則陪文輿。代耕本非望。暫與園田疏。園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興言在茲春。新疇復應畬。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功。栖遲因多娛。此事眞復樂。此語眞不虛。餞送傾皇朝。歸子念前塗。前塗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事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主簿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荊扉。深谷久應蕪。此蔭獨不衰。罷倦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此懷。未足爲高棲。及時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高賦新詩。坐止高蔭下。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能安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沒。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蔕。去來何依依。旣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可辭。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悽。日醉或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生存仁。來會。遂宿鹿田寺。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十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顧能不憚其勤。相從臨履于風雨中。誠一時淸事也。第未知後游爲何日。同游爲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本是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覊近務。無由縱淸歡。幸與方外士。相從巖壑閒。小憩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躅。縹緲靑雲端。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鐫。志怪固無取。懷賢邈難攀。停策訪舊游。欲去仍盤桓。迅飈發中夜。衆木號驚湍。涼秋變祁寒。山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兩生亦可人。環佩來珊珊。攜手恣幽步。流目窮遐觀。時於林缺處。遙見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睇層巒。凝陰閟朝采。元澤麗神淵。嘉穀日已豐。藹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闌。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湖上即事

垂雲靄靄。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凝陰勢方盛。塵境喧暫息。坐久聞琴音。忽然破寥閴。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漾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孟棘幸已撤。羈翮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書各有期。念之勤予懷。勗哉愼其儀。

題淸華亭

名區雖修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峯淨如沐。生香餘晚華。繁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幽興多。接物道機熟。誰能與之游。食芳飲山淥。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開。落落無與伍。天淸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人有眞聽。無迎亦有拒。尚不知有耳。況覓聲處所。

起視海山高。明月在庭戶。應念朝市人。閱雞走風雨。

送寂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爲逐吾曹。飲啄勞俛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技癢。
欲於一毫端。而現諸萬象。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掉我去。風蒲映飛槳。
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焉亦非往。臨岐將何贈。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至正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五首。

夙予抱微尚。從仕遂浮沈。決去不復疑。甘以投華簪。春天勤使星。空谷發登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林。
弱質幸未朽。茂恩一何深。義當不俟駕。事乃違初心。揖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不能御。朗詠巖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拔。泝河柁忽摧。度洪纜遽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桅復折。
兼旬涉險艱。脫命爭毫髮。行行薄畿甸。值此正陽月。皇輿方北狩。前旌曉已發。疾驅望清塵。我馬不及秣。
出關歷崎阪。下視原野闊。觸豁多縈迴。岡嶺互留缺。舊遊如夢寐。古道無改轍。經時春草變。久旱夏雲熱。
遠行誠苦辛。僥免蒙霜雪。
借宿饋鷹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露雨。階戺無纖埃。良會秩初筵。芳醪湛罇罍。內官出黃封。飛蓋天際來。
承平多故事。鄙劣慚非才。拜謁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再瀆。戀闕空徘徊。
日出旦氣清。齋被趨行宮。周陸夾馳道。大幄垂穹窿。鳴鞘下霄漢。別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穆穆瞻睟容。
謁拜未及已。迴光赫重瞳。詔使侍經幄。通籍丹禁中。斯榮非所希。千載庶一逢。惟傷久復前。旅進陪羣公。
顧因奉清讌。忱懷輸微忠。衰遲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閱象無停運。日馭轉西陸。原野多歸人。翩翩共馳逐。念昔居閑曹。未老先納祿。蒙恩列外臺。放浪湖一曲。
薄田皆蕪薉。敝廬非新卜。白首重見招。英遊並華轂。寒松雖復凋。幽蘭豈再馥。宣尼譏患失。伯陽貴止足。
時暮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韻。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
顧未能竭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
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寰。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整。曉聞楓林鼓。雨過鄰牆杏。翛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永。
昔年幽哭地。老樹生銅花。悽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盛壯時。綏轡揚輕撾。吁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淮陰權奇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頹顏尚紅潮。朋游三數公。於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今歸子。雖痺返冥極。卻觀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憶別青岱翁。歸維江上艘。書札未相忘。歲月遽如許。山長春樹深。地闊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仙華迤千仞。峻絕臨紫清。天境瑤草合。石穴陰風生。跋踄杖屨末。眷眷邱壑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前修邈不作。良友孰我同。几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操五色筆。隨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五言律詩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與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兀坐九十日。雨聲殊未收。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生事吾何望。春寒晚故留。江波青滿眼。萬里付雙鷗。
泥潦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自長。桃李夢曾看。未覺龍公倦。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蕭瑟。千載入毫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蚤蟄。老雁故南征。生理真何計。沈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期方遠。關山歲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漫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里悲秋草。涼風滿褐衣。滄洲斜日晚。白社幾人歸。寂寞分攜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歎息古人無。野鵲疑秋樹。新駒怯暝途。蒼茫念同志。微薄忝爲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雲。落拓稀中散。棲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竟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霧微。天清江不息。野迥樹相依。回首狂歌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禰生才見忌。賈傅直爲災。世肯憐樗櫟。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耳。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弱蔓縈欹石。空槎臥淺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柴荆

赤日薄烏帽。柴荆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業慚漁艇。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憑軒

信有儒冠誤。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闊羽毛低。他日開炎瘴。連城送鼓鼙。荷戈吾媿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應爲計拙。可復要人憐。燈火荒村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峯彥。修才復壯齡。波瀾開白晝。羽翮動青冥。弱質悲殊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寂寞抱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步孤。林昏行魍魎。江晚絕蘼蕪。風雨憐同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迴首未能無。
疏放誰容我。交遊頗得君。論文輕咳唾。問俗到耕耘。一笑能青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閭巷。還往謾紛紛。
何事虛齋具。猶分百榼盤。高林容偃蹇。衆翼避扶搖。黑夜文星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儒冠。

白是獻畤種。卑棲又幾年。故廬南雪下。短褐北風前。歲暮山林瘦。天高雨露偏。胥同兒女輩。俛仰事春妍。

卓犖恆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知稽叔夜。高興薄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才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心。遺墨收秦刻。新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雙林栗上人

飛錫遍諸方。棲身復故鄉。年隨雙樹老。人與一琴亡。暗草迷春塔。疏烟鎖夜堂。蕭蕭今日雨。誰炷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來與燕期。春深今夕雨。花老去年枝。莫待空山裏。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臥疾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積雨連三月。懷人劇萬山。同游況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十首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中廚方煑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藏。蠹痕微有字。芸草寂無香。役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綠紋虧縹潤。雨氣失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從棄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蛺蝶飛疑去。波濤坼漸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蛟龍匣。提攜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銹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塵網暗。珠匣土花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檠

不解照琛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裘爾亦已久。霜風雨袖穿。甘從稺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前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虡久摧折。沈埋奈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歇。銘文幾字訛。斜陽荊棘裏。長伴舊銅駝。

過謝皐羽墓

識字今無用。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閩音。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郎事

回首人類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髮。歲月入青銅。雨急蒼茫外。春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曉望賒。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遊子。冰霜感歲華。紅塵吹短褐。歸興及清笳。

溪南郎事

莽莽長川去。行行薄暮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旌旗。夕鳥歸飛急。風帆逆上遲。世情關物理。俛仰寄長思。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甍壓上頭。鼓鼙分大幔。香火望靈湫。陶岸舟如失。遙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稻畦低沒鶴。草徑曲行蛇。經世知無策。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楊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祗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澤。烟霄碧樹新。漸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遇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絲蘿垂古井。碧瓦映疏桐。世故違高枕。吾生劇轉蓬。相逢感疇昔。出處愧匆匆。

杭州寄子踐

樽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答子踐

不謂飛霞佩。珊然寂寞濱。相看今夕雨。漸近長年人。往事驚如夢。何當擬卜鄰。平生千里駕。還往得辭頻。

劉聲之爐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言今夕共。大隱昔人稀。預恐蒼山麓。無從候少微。

雨三首

湖閣雲如積。天空雨正豪。風飄兼晝夜。井邑帶波濤。茅屋垂垂破。漁舟故故高。何妨張仲蔚。環堵自蓬[蒿]。

稺子吾憐汝。泥行去不難。憑闌聊自笑。高枕敢求安。天地三辰遠。江湖五月寒。好將遮日手。卻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千畦沈翠礿。百水散黃流。小市猶長閉。孤城餅欲浮。誰誇補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擬芙蓉佩。終然挂寂寥。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遙。巢燕驚華屋。饑鷹望赤霄。蒼蒼叢桂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遊成汗漫。高步覺竛竮。峽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盃酒。及此慰飄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夜。寥寥太古心。空彈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辭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掛還鄉劍。虛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爲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尙典型。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汐。鄉山隔夜星。夕陽降舍笛。悽切可堪聽。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垂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急江光亂。春濃野色昏。舊游嗟契闊。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爲農計未疏。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笛吹頻歇。漁舟去若虛。卜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眞誰共。佳辰祇屢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冥冥。勝事今非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髮向來青。

次韻答友人

十載論交地。才皆第一流。江湖嗟契闊。風雨夢蕭騷。趨走知無力。標題敢自高。期君豢翮羽。一擧可徒勞。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六首

憶昔雙溪上。相逢暮雨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丰儀。草青中年別。寥寥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嗇竟誰司。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閟孤芳。寶唾非無色。江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悔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濟月銀河曉。暄風玉樹春。幸令窺髣髴。微薄尙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士須前席。何人闖後車。唯應耕釣者。縹緲識霞裾。

尙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塵沙迷故步。桃李借餘輝。有日酬天造。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屨倘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來絕響。老椀出新烹。磊落單傳意。蕭條異代名。無爲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洋山夜發

肅肅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端有力。漂泊竟無津。黑夜魚龍界。皇天羈旅臣。生還如偶遂。敢憚歷微辛。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櫺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坐挹才華盛。衰慚鬢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慘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涧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野橋行處酒。風雪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雁微。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繫存亡。尙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春秋嚴助對。富貴買臣鄉。莫厭官曹劇。諸生在雁行。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郾城詩。老去山河在。仙成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何方堪報國。將老更浮家。可得同攜手。山巔復水涯。

送何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列郡創殘後。諸生色笑中。誰當借計吏。封殖待新功。

題天童寺秀軒

名山標巨刹。樓閣在青冥。別路通禪窟。岩軒列翠屏。暝禽多雪色。假樹盡龍形。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萃一家。嗟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嶺三冬雪。行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倚風沙。

送趙仲理御史

籍甚聲華衛。頻年沐寵恩。校書天祿閣。執法太微垣。慷慨炎埃豁。揮毫玉露繁。庸疏徒自笑。投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龍禁。聯攜正豸冠。汗顏居館下。矯首望臺端。去路黃河直。飛霜白日寒。仙舟如可託。歸理釣魚竿。

送馬伯恢教授

卓犖青雲彥。飛騰及妙年。書成天祿閣。塵有廣文氈。九陌車塵外。千軍筆陣前。白頭慚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持斧用雷霆。遠俗難馴化。儒臣解引經。無如多詿誤。能勿望平亭。

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埭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壖。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穠花方爛熳。使節莫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鄂水邊。

送宋翼卿照磨

莽莽關河路。西征獨據鞍。借材遷幕底。養望柏臺端。指日傳溫詔。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憚朔風寒。

送潮陽蘇衍縣尹

夜水藏蛟鰐。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宦誠爲樂。修才況不羣。尙煩驅筆陣。時復張吾軍。

題道士能君詩卷

跨鶴出山中。春衣密密縫。度關占紫氣。賜酒拆黃封。介壽慈顏喜。承家積慶重。蘇耽卻來否。石上有[illegible]蹤。

題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坡上。山迴地勢偏。屋棲黃面老。碑挂赤烏年。葉葉風荷顫。層層雪瀑懸。青燈夜寥闃。獨照一僧禪。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山雲作路。累石海爲田。蜃炭村村白。櫻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濤隔杳冥。人家多面水。烏嘴若浮萍。霧海驚煙黑。淘沙鐵氣腥。停驂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游法華山回。宿樓氏書房。遙望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而未及至其處。贈同游傅生國章。

故廬湖水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晻靄閒。倦游煩汲引。闊步強躋攀。老怯高寒境。非緣興盡還。

小憩虛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衰翁。節物逢春好。名區有路通。未能窮勝踐。健走愧兒童。

過永康桃巖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莫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甃草經春長。珍禽隔樹啼。人言舊朝士。盛事有留題。

九日登石頭城 以下長律七首

背郭囂塵遠。高秋川岳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望龍盤舊。長憐蟻穴爭。耕園隨處闢。紛堞向來傾。發草窺眢井。看碑驗故塋。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南出。滄江島外明。人煙川浩渺。風物歲崢嶸。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悲生雙蛙黽。浪走愧璚旂。去去帆檣盡。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政復哀王粲。何與厭禰衡。敝廬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美雖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留雨露。短褐混泥塗。委悍寧爲小。機深或類愚。洗心須貝葉。游藝及摴蒱。政爾難藏穎。皤然獨抱竽。從容觀近效。僶俛取要趨。稍磨礱心曲。能操犢背書。誰將窮罔象。莫使避珊瑚。他日逢何莽。清談動玉壺。醉醒勞問我。寧怒得令渠。契闊江湖迥。漂零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秋社枌榆外。南包橘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蟾蜍。

隱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伐閱。仍世覲儀型。潭轉逾三峽。森扶並五丁。芝蘭紛滿砌。橘柚欲充庭。他日看容攬。羣公羨發硎。鼎湖叢掃迹。華表訝擢翎。風物嗟王粲。心期託管寧。乘桴良已後。抱瑟匪求聽。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袞袞化南溟。雋刻多新墨。恩袍祇舊青。故應氈座冷。不愧草堂靈。食蘖餘深味。懸車及暮齡。一朝傷永訣。千古閟遺經。寥落鴻私久。徒增雪涕零。無辭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之草堂。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出靈源。詣鹿田。遊三洞。遂過山橋至濟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之墓。復迴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經兩紀。獨去宿孤峯。古木蒼髯映。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嶂黑。人靜一燈紅。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屨從。相看如夢寐。健走愧兒童。春盡山仍好。林深磵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但聞鐘。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尋穿窈窱。高步躡玲瓏。瑤草多成藥。疏篁不作叢。嵐光凝晻曖。野色在空濛。下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巖阿棲斷礎。煙外落飛淙。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磯。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刹鍾名岳。穹垣護故宮。倚闌斜日下。入室老僧逢。霧落鴉頭黑。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望遺風。弛擔雲關裏。傳觴雪峽中。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觀歲晏。來往意憧憧。

同劉遂初修撰。周伯溫編修。任大瞻經歷。王繼志架閣。西山行香。次遂初韻。

仙馭賓天久。衣冠此出游。祇園金地右。汾水白雲秋。謁拜陪諸彥。躋攀屢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藏青靄。平蕪映綠疇。層臺臨太液。環海像瀛洲。粵自遺弓劍。無從望斾旒。明庭虛次舍。綵纜雋樓舟。陛戟羅千列。靈輿副九斿。祠官偵伺譏。中使往來稠。備禮兼今昔。求神遍顯幽。琅函開貝葉。玉瓚薦黃流。肸蠁人天合。輝光日月侔。遙看陳羽衛。疑是問龍樓。花雨繽紛落。香煙泱漭浮。重關羅虎兕。簇仗擁螭虯。去去簫聲遠。微微扇影收。清都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逕緣湖尾。殘陽挂樹頭。舉盃相慰藉。分席野淹留。物色迎行轡。風塵襲敝裘。遐瞻天路永。坐感歲時周。戀闕慚衰朽。非材墮謬悠。詞林富鴻藻。珍贈苦爲酬。

試院同諸公爲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坐鎮。妙柬備賢書。憶昔興文運。惟天啟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俄中否。詞場遂久虛。綸言何藹藹。髦士共于于。吐握承謙德。飛揚盛壯圖。至公留藻鑑。成物待洪爐。肅穆華星聚。涵容化日舒。雖然隨計吏。行矣聽傳臚。橘柚天庭貢。參苓相府儲。鋪張須鉅筆。衰朽愧荒疏。

試院同諸公爲監試官作

文治同亨運。羣言協睿謀。設科存鑒典。傳詔及遐陬。風動黃麾曉。霜飛白簡秋。廷臨宣上化。精察副旁求。懷牒魚鱗集。摛辭繭紙抽。按行承獎飾。鼓舞望甄收。冰鑑垂清照。淵珠免暗投。充庭先品物。入彀總英游。奏自蘭臺上。名依桂籍留。神仙司下士。桃李在南州。使節光華盛。公堂禮數優。無能裨末論。傾詠獨綢繆。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鵰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

題趙公書蘭竹

猗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夭夭彼棘心。胡爲久吾側。

題馬虛中畫

人在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黃文獻公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掩袖嬌啼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金魚象笏供攜擕。紈袴終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奈老何。

崑崙歌寄吾邱子行

翠巒嵯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僊憶君淚如水。呂陽落花青藥囊。會城珠闕揭素氛。開明猲猲壝九門。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海海生塵。若有人兮悵修阻。紫玉參差老鳳語。笑揮如意教雲舞。雲開鶴離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胡不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閣筆頻支頤。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離離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筒蛾戢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龍懸珠林。種桑種梓俱有術。也應無術醫君癡。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迷花失石償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高數尺。何日青牛解爾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葉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宛宛一線歷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蔚羅纖葛手所捫。須臾橫側變峯嶺。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劃劃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剡金敗碧逢廢剎。猶以第一名其軒。天明獨去弔遺迹。玉女委蛻空丘墦。樓居西起望明滅。石扉呀若山之樊。縛幽穴險徑迸迦。膝行匍匐不得奔。割觀崖广架峯洑。雙龍遠嘗蟠蜿蜒。紛綸怪狀滿巖腹。熊虎踞伏鸞鳳騫。其餘瑣細無不有。形象像索兼具言。前趨林麓卻下絕。俯瞰九地窮坼垠。青枝翠羽不復辯。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隨華燈繁。聳身上出指絕頂。碧桐高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躡雲雨。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怪藤如鉤草如劍。舉首仰歎愁攀援。山翁顧之笑引臂。前牽後接猱與猿。馳坑跨谷敢側過。背汗喘息逾炰燔。陰洗古洞闕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卻行左轉復深入。愈覺慄慄搖心魂。珠纓縹緲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拂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墮身處。彷彿肩背餘苦痕。蛇蟠磬折又數里。瘦巖十丈開壖垣。夜歸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復吞。恰然攜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諼。

送俞觀光

寒窗讀書吻政悲。坐聞剝啄走啓扉。衝風躡凍至者誰。俞子訪我蘇刻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笑事兒疑。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羈。鼻端氣息干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文章技癢聊爾嬉。策勳聖處今毋遲。槩我愛子莫助之。臨岐躑躅徒嗟咨。

讀濤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況乃淵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犧尋后。風流斑斑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黝。獨追古昔寫陽秋。稍抉飛瑕到瑰玖。卻歸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愛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擬須好手。典型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線。與論微辭煩擊剖。追蠡政復慚捧心。贊美胡能付錯口。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措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爲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蟠桃待春色。山空歲晏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旗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鄭君白鹿無消息。袖中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金華之山青矗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閒。石牀醉聽松風眠。無爲長歌怨如哭。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湖中作

日躔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酹胡侯墳。兩槳趁鷗背城闉。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爲吳語如季眞。湖窮岸出水陸分。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喝道驚春雲。老翁薾足仍後塵。解衣徑眠岸爲茵。前趨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絕四鄰。傍爲一邱標石麟。升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稽首稱諸孫。歸途探幽抉荒榛。下睨塵土多寫鬆。放舟催發無逡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列坐羅殽葷。託名鄉飲無主賓。誰敢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爲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天葩芬。雁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龐眉被褐南山民。閉目宴坐方申申。鸕舟黑亭鴉喚昏。晴楊吹花飄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愼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生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青日尊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御抱一經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君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燕昭之事不足云。陛下聖德如華勛。願公功成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能笑人。

苕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欹柁側斷人行。此時惟我與章子。孤舟蕩漾烟波裏。蒹葭蒼蒼楊柳黃。浩歌聲紼與彌長。翩然一葉恣掀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暮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章子掉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翠石何蕭森。迴舟少休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烟霧。魚驚龍躍吾不知。披蓑卻入菰蒲去。岸傍牽兒拍手呼。笑言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爲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烟雨圖。

由苕溪出大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爲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腐鼠何得疑鵷雛。誰初令我墮世網。久抱礙碍行崎嶇。今晨笑與親友別。烟波泱漭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爲一。回睨人境茫如無。向來蟣聚安足戀。而取窘東同囚拘。暮投高館燈閃閃。坐鼓姬孔歌黃虞。是閒幸可容一息。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俛首飽腥腐。咄子所樂非我娛。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豈憂一勺忘江湖。春風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唯空株。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方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癡儒其走誇三白。寧知有客臥欲僵。凍骨稜層撑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清樽。野風蕭蕭日色死。看人射虎黃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石餘音斷懸轄。平生萬卷定安施。一甑送我當渠借。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邱墟。紛紛小兒敢疾走。安用佩玉飛長裾。儻肯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龍遺頷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睢盱。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爲誰出。深崖古像松聲哀。鴻飛天上爪在雪。過者莫睨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寰瀛海歸一粟。顧盼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玆入海。樓船烟霧何時迴。君其寘此勿復念。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illegible]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爲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爲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攜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尺。中有瀟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脈從雖縮。晴窗翛翛散烟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筍未成衝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椽。政用材美刳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急。櫓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遊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元都觀裏舊桃花。兒我重來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徙闌干日將暮。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烟霧。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峯山。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爲虐。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爲我語比鄰。莫遣牛羊上邱墓。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牀臥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鬱紆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腳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翳鳳者爲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向春色。爲言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爲握手賦歸來。永與人閒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軀。年丁七十氣尙麤。撥棄舟楫遂江湖。塵埃掠面冰生鬚。北走燕宋至皇都。舉頭仰瞻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竽。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舞燈手自書。字如凍蠅密復疏。食可無肉出無驢。爲我騰履來于于。曰予其歸孰所須。一

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攖株拘。嗒然忘言據槁梧。童子磔磔壞座隅。笑我腹笥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番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俁俁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葛冬裘頻繼晷。先生愛君不觥髖。君謂先生我知己。遭時戰伐多猪獠。賊乘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倅一洗。先生慷慨為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寬渠本我家奴爾。我將管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鬭。奴挾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匕。曰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讎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戈斯與弧矢。或云彼衆我無幾。焉募段兵為表裏。君誓不顧行益駛。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敵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劙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復衆柵毀。生致賊奴泊妻子。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甚哀。凱旋公庭旗旖旎。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讎恥。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議且休矣。閉門高臥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殁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歟來與胥子齒。踵門泣訴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君歌詩侑哀誄。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卻飛去。趙北際。燕南垂。道傍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憩烏所依。公毋亟行烏勿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贈吳德頌

吳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柏霜松翳邱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儼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麗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秪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與我殊不薄。清時離逖富才彥。管鳳鞭鸞趨館閣。揮毫成風墨成雨。瑞錦披張分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肯與驥尾端捫託。顧我方為句讀師。掇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咿唔。平生雅意渾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翠供嘲謔。君歸卉木尚餘春。況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微官縛。我雖齷齪坐無氈。有客如此良不惡。戲拈筆管和籠煤。為君聊賦山中樂。

風樹吟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邱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有聲未成聲。遽欲鼓吾詩。吾懷言詩子姑去。抱琴聽子風中樹。

題鍾舜舉畫

烏雀鷹鸇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遭搏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然。雖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晝永。白雲重重蔭喬木。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鐙翁獲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與儂飲山淥。我欲從之不可到。細字長書儼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鄙人媿莫知所對。即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闕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揭昏聵。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甕兩醯雞。鷦鷯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睨軒裳猶敝屣。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盃裏。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目送歸鴻眇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秪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棘。殘齒不復留苺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大官馬湩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迥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豗。黃冠祕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蜂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罍。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裳儼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瘦馬長途尋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興來尚有平生棹。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邱不可期。峴峯依舊綠參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乘舟訪戴逵。日暮更聞鄰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舊遊寂寞成今古。冷石秋花處處悲。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為言故國遊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蘚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羅使藏舟一夕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逕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闌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濱漠晴烟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曉月窺簾欲近人。旋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露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後爾千年開鍵鑰。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遙。勝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能復居人下。緩步猶須出我前。天馬爲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回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漫入山公啟。懷袖元無賈誼書。已分耕芸供賦斂。胡令汲引到樵漁。臨岐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雁正疏。

獨立 一作遣興

數盞飛花一悄然。壯心迢遞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風光已杜鵑。過眼青春寧復得。污人黃土絕堪憐。故園倘有平生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惜惜門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著雨楊花溼更飛。綠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浮生莽莽吾何計。獨立看雲覺暮暉。

予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同未嘗相識也兹過武林偶遂良覿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嘗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九日

獨立澄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樽在手不解醉。黃花滿頭應笑人。墻邊老僧幽期失。巖南居士新句頻。秋天此日併回首。鴻雁寄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疎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銷白晝灰。世慮漸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簷蕭雪。載酒攜琴也莫來。

齋園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雁長雲天渺渺。晚花寒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

未晞。鵷鷺逍遙端可耳。玉堂何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沈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僞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暮雲凝碧坐愁神。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罇淒涼已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來尚有田。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尋岡北枝偏。清泉白石多深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朱仲山

吳縣關心朔雁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稽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黃葉閉門方寂寂。碧雲回首故依依。相逢賴有梅花約。試踏東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春川霞綺空蒼蒼。漳濱臥病他年憶。渭北題詩春日長。蘇菁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聞道茯苓已堪斸。遲子青鞋躡翻闈。

夏日漫書

枕上初殘柏子香。鳥聲籬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蒼茫、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送葉伯幾

水烟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瑤曲天風春夢遠。墨池秋草故遊荒。碧雲又是新迴雁。白石依然舊化羊。一笑相逢卻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瞑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潯。塞沙細水通幽徑。修竹高楠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罷。悠悠醒醉百年心。石霜烟月寒無寐。坐聽疏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烟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大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答友人

芝掌峯前一盃酒。別離歲晚遞相望。野梅如雪遙入眼。曉雁連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幾時抱被卻同宿。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璧地。一聲白雪斷

茲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淚灑春天草木疏.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俄聞變古今.千日卻醒徒有望.九原莫作遂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鍤.此夜誰彈子敬琴.水樂亭西烟草碧.舊遊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啼鵑.牧童解指看碑路.野衲分耕祭墓田.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烟.

雜興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風雨漫山連杜鵑.僧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幽事及他年.春江正綠不能去.勝踐蕭條秪可憐.

幾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竹根稺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閒看香烟偶似癡.寄語平生張仲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滁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十年懷抱我憐渠.故應會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疏.風雨瀟瀟守環堵.秪今可望故人車.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逕迷.獨穿犖确幽步遲.驚風厎草山虎過.寒月挂樹天星垂.泉鳴荒塚夜牢落.露洗脩林光陸離.茅簷抱膝者諸子.歌闋飯牛聲正悲.

旅夜

懸懸飛螢度眼明.獨搘高枕數殘更.薄遊已倦新彈鋏.舊業猶餘未乘槧.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秪今忍負四難幷.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筭寵寀.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大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可能爲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千里江關白雁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湖斷定無書.黃金未盡朱顏在.莫種桃花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舟無定.竟使春天草不芳.賈誼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誰憐後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晉擁勝流.漂寄回首媿沙鷗.黃塵烏帽知誰爲.白飯青芻復此留.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敬定雲鳥知無恙.款段惟須逐倦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磵岡.解纓聊爾濯滄浪.襟懷久已無山水.容鬢誰令有雪霜.未必丹砂真卻老.何如白首更爲郎.前修未遠斯文在.努力無愁歧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誰知往事如流水.秪想重來是後身.梓響宮河風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復聞.鼎有丹砂輕蛻介.囊無薏苡詫將軍.岑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閟白雲.淚盡侯芭悲獨立.短衣高馬秪紛紛.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峨.百年珍重斯文寄.跰足修程可奈何.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邱如隔日.夜床風雨得聯句.書籤樂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潔蕊侏儒飽一囊.舊遊搔首獨凄涼.連天斷雁初沈日.匝地寒花欲有霜.聞道爲郎須白髮.未妨高枕待黃粱.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傅朋靜江教授二首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宦遊忽過三湘去.家學應令四海傳.北望大牙連上國.夜占鶉尾直中天.炎風朔害皆下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遙峯下駐飛驂.風土遙知久自諳.會有新書裨禹貢.坐聞舊俗化周南.深篁蔽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珍重斯文強飯.莫誇丹荔與黃柑.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走珠玉.萬家燈火沸笙簫.喜逢才俊登文署.好賦升平答

6

聖朝。芍藥瑤花兒女事。可緣風月逗華鑣。

余山

春雲牢落雁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健犢漫窮芳草遠。一龕長愧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卷翠藤。後夜清風滿遙念。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檥滿迴汀。斷雲挾雨時時黑。密葉藏花樹樹青。智畧未成陶令賦。行歌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悵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遊隨日別。強知顏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烟霞故可耕。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尙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被髮祇誇迎駭浪。側身寧解辟奔流。江吹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飛蓬。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枌榆依漢社。共談禾稼詣豳風。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眞自笑。舊遊白社竟誰同。胸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雁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閤過船。睡起小窗初聽雨。岸旁垂柳已生烟。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尙喜游從得諸彥。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酒船漁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雁飛。三年宦況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驅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東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碧樹重重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與君攜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通高步。看面和風啓

醉顏。尙愛銘碑多楷則。俗書且勿鬭妖孅。

重遊眺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烟雲淨。曲逕無香草樹閑。漫遣金樽催白日。絕憐紅粉涴青山。南朝舊迹今誰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過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踏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瀲瀲。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涴。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濤竟如許。九霄一鶚右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二首

雲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催。夾道共看丹旐去。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嶺花冷。渺渺香山杜宇哀。哭盡貞元舊朝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型。青史徒煩列姓名。竊有遺文成鉅冢。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任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舊笏滿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遠望仙橈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無柰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靄靄。嵒衣多露已瀼瀼。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菴別業

故園烟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在白雲閒。卜鄰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未害看山仍拄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烟際蘭橈動。誰共花前玉斝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赤霄孔翠吾何望。喔喔鄰雞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試問春風覺不知。斜日游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般勤卻是江南客。竹壁冰霜寄一枝。

草意

滄烟斜照薄離離。漫吐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若教指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留取青青承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闕下口號

通疏先猷在作人。秦陪多士奉明綸。鳴鑾閣乍啟清光近。麗句高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不才何以酬天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爲置宴口號

拜賜緹霄雨露香.又叨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遝迂千騎.坐席雍容累百觴.他日同鄉修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得意逢明牧.諸彥能無共激揚.

郡監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微榮彌覺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千載斯文寄來哲.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盤源宿.卻過雲關望翠微.初日映空千樹立.驚風送雨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烟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還事在.何事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迴首路歧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綸瑞錦張.爲語何時共傾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寄曹子訥王壽道二同年

憶同鴛立並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望拜.紫衣高唱遞分班.已驚恩出尋常表.更羨身居季孟閒.海國鄰縣幸無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日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遊盛.況忝黃堂禮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風月傳家舊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有輝光.況聞寮友多華胄.休暇過從樂未央.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四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鬢未斑.遙數驛程知到日.坐分官府靜如山.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歷歷舊遊如夢寐.可容乘興一追攀.

送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寘褰帷去若飛.歲晏忍爲千里別.林閒鶴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鬥綵衣.漫使臨岐生悵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生故未還.荒冢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閉松關.窮年漫迹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烟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退像空陳迹.譜牒流傳喜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熏.臨岐何限滄洲意.日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官譜.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遙想郡齋多暇日.肯儕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皋比十載餘.忽聞飛鵠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須小曳裾.燈火尚慚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疏.爲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邱山長

遙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緣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彥.政樂風雩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吏無事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癡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輕風正滿微黃柳.誰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瀟瀟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櫺四面開.一炷殘燈何熠燿.半簾黃柳故崔嵬.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塵土馬蹄何日事.可容良夜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情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挂冠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慚白髮新.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湛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棲身朱墨非君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薄烟霏.忽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公餘若滿滕王閣.爲捲朱簾挹翠微.

6
11A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渺碧波中。曲檻方牆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剩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尙帶星。脩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疏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泬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窗臨謝傅祠邊樹。門對曹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倦游已忘山陰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跡。春深磵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目斷飛鴻那可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跂馬望君先數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快羽翰。疑是省親辭太學。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綵戲。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寶妙高臺

偶爲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岑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搖千尺浪。鵲飛仍挾半帆風。遙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及此棲身萬人海。舊游卻在畫圖中。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樹不驚風。斷題尙喜苔碑在。高臥無令蕙帳空。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此願長終。

送葉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日射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爲郎。絲綸閣下多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王彌公自爲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如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粱夢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有鍤相隨。少須海上蟠桃熟。歸趁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攀山陰棹。別去仍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訪舊爭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疏。鳳池不隔同年面。歸及梅花雁影初。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願聞倚佐登才彥。應有文章達數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顛驚遼鶴歸來晚。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薝蔔任風吹。高秋蘭若烟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題寧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墻松柏風烟外。階戺芝蘭雨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察羣賢。新遷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中丞遣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千載斯文寄來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間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送謝仲達小鹿巡檢

而翁昔史舊家聲。還子黃金不滿籯。坐擁齋爐驚歲晏。出乘邊障屬時清。遊山定復多新句。飲酒何妨得老兵。愧我白頭官尙冷。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修代祀海岳南鎭兼簡明善譯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指祠庭禮數崇。岳色并烟生近甸。川靈藏器出幽宮。周原共識皋華使。禹穴誰陪大史公。亦見安陽韓處士。爲言客鬢已秋蓬。

贈黃晉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盡青眼。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春秋決事待公等。莫戀寒氈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旋。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弈葉更綿綿。

題王君蠡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皋。林深未覺蘭蓀變。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祇根須食實。誰分膳馥與殘膏。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日斷繡衣前。禹門倘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寒氈久坐歸何日。上畫初登望若仙。莫使儒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春生馬首逢洄雁。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遡天風上泬寥。共喜彈冠如貢禹。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桴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儻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路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傳今無策。猶幸虞卿尚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雁。年來旅食厭騎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攜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前御史驄。先廟鐵衣猶挂壁。兒郎玉樹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青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躡履星辰接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寫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修憲使

久參法從侍旌旄。忽擁轓軺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遙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鷺行接舊游。樗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鉤校寧須事細微。遙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遡。春到湖邊驛使稀。送盡北來南去客。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要觀齊俗變風謠。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鳴珂幾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恥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冢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修撰

近聞遄直自承明。忽報揚鑣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歸不著繡衣行。故人尚作瀛洲客。歲晚無忘闕情。臨別贈言聊復爾。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鑾輿返壽藏。予告公朝存舊典。疏封泉壤發幽光。總戎行復開油幕。僕直仍須赴玉堂。他日過家如上冢。歲寒松柏正蒼蒼。

寄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居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縣飛鳧去。竟作遼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船如馬。忍見丹旐颺落暉。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崗巒。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空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腳傲層冰。招來盡是羅浮鶴。趨附空慚驥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僕值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情讀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湖水斷。故交渾若曉星稀。緇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正欲從君共傾倒。莫言興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澤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為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為至元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衎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那瑞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朱邸雪初消。野宿雞鳴靜不驕。綠衣芙蓉分上幕。青雲騕褭度輕貂。龍庭會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下士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雁鶩。風生老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若見君家彭澤令。為言且莫問桑麻。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號遺民。鍊成假月爐中藥。閱遍銅駝陌上人。晉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忽聞舊唱貞元曲。衰涕能無灑石麟。

六月十二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俾為詩以志之

雨浥鸞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畫殿宸居近。恩予宣壺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作霖正爾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曾納謁于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修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徼。特設朝班覲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永。都亭燕餞寵光新。祇承德意勤宣布。鼓舞蒸黎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為從史直鑾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借才聊復試絃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秫最多。應笑衰翁苦留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怛洛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雨香祕宇新靈現。出節宸廷振使華。殿榜騫誇章擬筆。錦衣重過買臣家。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清時傍際逢。行殿曉趨開豹尾。禁林秋宴出臨峯。休官尚想英遊並。愛客何嫌異味重。況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送李師曾將仕赴春官

憶隨飛鷁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見君頭角共嶄然。計偕已趣輶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紫陌紅塵衣易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烟沙月又鳴鵑。

哭御史王公十首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世隔蓬萊。

被髮胡為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箜篌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為海已多時。路人方為乘驄止。流水生涯遽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地有青雲。

金阜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間母子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羣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訝來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刎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罔象正縱橫。誰認龍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烟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聽朝雞。

有感二首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纔落自紛披。頗聞玉食登嘉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濟室需材拔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復與子長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子山謁二皇君祠同宿寶積觀賦絕句十首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巖灩灩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峯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菴高臥碧雲師。

卻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幟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峯巒別。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沖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嵯峨。劉郎不是無兄弟。奈此丹難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溼薜蘿衣。何人爲擘冰壺破。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闌干底。始悟從來見處卑。
為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胸。若爲此日千峯頂。更試平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覓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邱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著人。閑對青山揮白羽。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閑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殊癡絕。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汚。狼籍春風數百年。

吹簫棄兒雨中

臥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祇謂桑田可無恙。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飆五月秋。莫謂天公無皂白。誤將陰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賴有四門張博士。不緣風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卻回。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絃喚不來。
草長故山獨懷往。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年不願餘。

偶二首

久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身第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普賢殊勝行。隨方顯啓一城門。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爲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卻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白雲堆裏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腳走紅塵。忘卻山中有白雲。忽見圖畫疑是夢。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書屋圖

脫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爲情。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百囀聲。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淚盡重山宿草青。

濮陽邢君隱於樂市製芎藭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餼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一味醍醐充佐使。從今合喚酪爲奴。

芳茁簇簇遍山阿。玉蕊珠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濼河。
春風北苑鬬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羨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爲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雁。猶及西山半夜秋。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韉塵土化。畫圖流落向人間。

水禽圖

翛翛翠羽映鳴璫。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晏高堂空四壁。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饋小兒悲。元戎奏徹鐃歌曲。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蒼梧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裊裊不成叢。絕憐意匠經營處。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惟恨舟人喚不譍。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闊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寐。六街塵土晝濛濛。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藹藹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韡。挂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若比汾陽恐未多。
舐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歎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不放煩公手自栽。
片雲爲雨出山時。羣物欣欣各自私。收斂神功去無迹。尋常草木覺何知。
住近韓家晝錦堂。不將牙纛詫同鄉。翻嫌相國歸來日。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鵠立漫紛紛。蕭聽車音其候門。相見唯須飲醇酒。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天子若思黃漢相。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愁絕燈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樂饑淙淅晚見收。新築沙隄卻何日。欲歸且復爲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床頭書畫正縱橫。忽値今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青山元是舊時青。

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騎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臥古藤根。

贈寫眞

自是清時翰墨流。水邊林下莫淹留。凌烟正在麒麟閣。欲畫將軍博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公車承詔莊行日。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染衣不是洛城塵。毫端一線陽和力。中有江南萬斛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晝濛濛。百二山河一夕空。散斂神功歸化筆。野花啼鳥向春風。

題陸山長柳州

篠篠春山紫翠圍。瀰瀰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衡賀監歸。

題清鏡湖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羨公高坐此虛閣。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只落後千年。

次韻答濟公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貞元供奉曲。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樂餌親丹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險。目斷紅雲花島上。樓居縹緲梵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爲雨。雲氣垂垂欲傍花。莫問前村何處覓。垂蘿盤石卽吾家。

瑤池春宴圖

兩飛靑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筆底春風殊未老。蟠桃結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諸家湖水東。放神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閑卻孤山月一蓬。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凌晨先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武王扇瑞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曾孫不忘遠。幸均施此遍羣方。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卽事詩後

鏘金戛玉聲猶古。扶石奔泉氣勢雄。目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題明公畫蘭

吳儂戲筆點生綃。娟娟幽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澧水暮蕭蕭。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癸巳春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祇有山光與水聲。尙想元珠密相付。免令我慢肆諍訐。

黃文獻公集卷之三

賦

離居賦

憫予後古人而生兮。恆潔志以好脩。遡祖先之遺業兮。攬往烈之餘休。粤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質質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遠郵。攜挈以我弼兮。懿前志之爲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躋蹬而見收。胡閔勉抱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鄉私感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聘兮。竭所獲以交投。卒並轡以疾驅兮。入聚城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蒙羞。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遝其旣多兮。邈異趣之交鉤。紛翩翩以徵逐兮。咸胥顧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翊將勗予以良猷。居怏悒其誰語兮。弦予歌之幽幽。悶惝怳以顧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士之盆溷兮。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易去之而遲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輈。羌亢豫以狐疑兮。悵臨岐而夷猶。紾中情之懸爆兮。思勃鬱而莫抽。嘻遺行之已眾兮。固吾以爲贅疣。弗瞑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墜所秉猶未甚兮。悼年歲之易遒。諒予懷之旣駒兮。雖坎壈其敢偸。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繆。夫有恃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焉冀以啓闢兮,維元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羲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元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邱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溼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兮,殊鈕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罷,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昏瞽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檐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燾兮,要終不可使勦,道雖辨而愈明兮,貽誨言於不朽,告門之多賢兮,縮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矧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返觀而有得兮,則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閒閒贊 并序

客有談元教嗣師閒閒公於僕者曰,夫閒,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丰列僊之籍,烏乎閒,僕聞而笑曰,噫,蟣蝨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蜉蝣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袪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蘧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逍遙,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則軒裳所不能縻,邱壑所不能拘,夫閒之又閒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繫蛇笏贊

於烈孔公,頎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怵彼嵬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千鈞則重,縱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藉沾清,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鶴歸之舞,尚其聞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蓋以爲受教之地,所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爲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警悔宴息,尚要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溍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溍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幾睹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逍遙於邱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觀一言之寤意,聆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稽,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淸濁,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其尊主而庇民,寔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睹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李御史畫像贊

儼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椒闈,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詠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貴戚淸風也,

騷

誅魃

皇覽正直兮,旨下惟仁,發藏嘉種兮,誕生蒸人,胡汝魃之亢兮,盜竊柄以自私,禍因是司兮,俾闕厥伸,窮千里以逞滑兮,豈此士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假九層之遂凶,乘陽竊出兮,赫赫隆隆,斥乘輿焉兮,謂肥蟈其猶龍,繹脩形觀兮,疾走如風,揚氛埃於澮涂兮,嚙我野其黃叢,熊耀燀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可食,旄倪偪尸兮,強敦死力,首邱而弗遑兮,胡然其可得,狐狸飽而跳顕兮,罔齒縱橫,蒙蔡出戶兮,室無哭聲,野蓁蓁其誰歸兮,燕火熾其脊冷,皇保下人兮,曷極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曠魃所爲,耗賊大和兮,蕩元澤於既施,明夾友威兮,出入放恣,仰九閽而往愬兮,予踐蹐其歷止,日無往而勿復兮,其悔禍之汝婈,樹披猖而肆肆兮,將窮蒿乎今茲,扇虐焰於熒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熔其如爨兮,憯薄人之四肢,挺刃數千兮,狠顧睽睽,曾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替汝魃兮,誠悛忍而險愎,憑妖矜孽兮,睥睨聖則,謂吾莫汝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汝兮,顯微匪其何力,命不可久戮兮,威不可久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戢厲絕兮,迺嘉生於百齡,孽類妖儕兮,沈溺淸冷,螻魃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退居田里。或訊其巷直不售。以為迂闊。乃倣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謂主人曰。蓋聞周於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偭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維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邪。今吾子輕醇飫。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講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厠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閨。躡絳闕。騰驤翕飆。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悸。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俛勉趦趄。擇地而蹈。持下執雌。以跼蹐乎泥塗。子之為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眎。驩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撻攘之利用。而將乘之階戺也。饕者玉塗墋濁。縹發接足。倖倖婞婞。孅孅蟲蟲。川奔猋馳。爪舉角觸。富者蹈紬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廉爽行。懷貲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軌。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貲沃火者。貲盡則火微。以利鋼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翾捷疾。更起迭仆。朝儼要津。夕窘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遺詬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魯連曦脫於商賈。長沮獨立。蟬蛻滓濁而勿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濬淳源。軼燧農。轢羲軒。龐恩澌澤。旁魄布濩。圓顱方趾之民。濡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誼。揭貞素。耤禮義之袵席。服中正之冠屨。時則若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為太傅。曾參為司徒。公儀休為御史。孟公綽為尚書。原思為博士。於陵仲子為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賢豁之所無。由是遐陬窮壤。嵬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縱屣。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瘠邅迍。朝佔夕哶。亦且睢盱批捩。蒼筤齒而無闕也。然而淹速有時。顯晦有宜。故什生以童儒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為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富舉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鴟玉鬼屣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騻褭以助其馳邪。客乃憮然有問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能其志者。亦潔名以為高。矜己以自盛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蚀牟斐豐。厥開富彊。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含聖而縣聘。摯諸媵以要湯。是皆韜不世之閎略。將闓伯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舉己而邁迪。夫以鱖生蹄淺。毫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寬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肩聖喆而騁立哉。乃若樹不食以為名。宋司城之實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徵時處。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禄不隨。客獨不觀夫蘭茂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閣於莽之興。張季藉勢於雄貲。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落跡於沈黎。是亦非譽人子之可幾。獨其已違命而奚疑。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材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伺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摘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愒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從政則苟逭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為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為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為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為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為也。

問。國家之患。自古而然矣。乃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椎埋摶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苛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絓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概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袪所惑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

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爲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尙不同。故其爲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人所習尙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爲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寡。以爲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爲忠耶。則爲吏者又往往舞智以御人。所尙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救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弊。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畜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儒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攄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册。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嘗講者歟。尙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尹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爲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爲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

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爲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爲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爲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其間。盍詳悉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爲空言矣。作事而不師於古訓。則其爲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爲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也。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尙。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尙歟。殷之前夏已尙質。周之前殷已尙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蓋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問。選擧之法。其來尙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則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議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以爲而古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則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於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茂明之。毋徒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晉行於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賓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閒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詔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效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稽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喩。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歆敘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撫其言之無怍於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尙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概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乎。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淸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純粹之美。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

旣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尙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尙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尙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尙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顧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尙歟。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論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旣有刑官。而又以他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爲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卽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儼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爲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爲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尙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閒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適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闊弗講歟。今欲如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

于庠序之間，將以游德泳仁，不爲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右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爲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逢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恆不若俗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闒閣貴游，恥與寒畯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者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皆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箠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考其人，無所回撓，勠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巽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俊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嘗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爲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事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觀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他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庶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誦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十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或以爲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諭

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枲卮茜筋膠與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別，而貝璣丹銀，重淵邃谷，性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絙，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龍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顒顒，心計日察，筒者，閔者，在篋笥者，匱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

弗豐耳。粹而良則售益博。鬻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旗肆。負揭櫫。自衒其閒。而能以操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戾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奠賈焉。方且譁闐堵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爲寶也。非必獨幽絕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楊。號呼以覓售者。何憧憧耶。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汙齒牙也。今之稱爲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謫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忘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讎。爲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歷試之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己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讒嫉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興。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孤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肯尤人之短己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敍

（僕爲此敍時。因已不敢以客語爲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而新史所紀二王事。乃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壙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謹摭其一二。附注于篇文之下。以訂其訛舛。補其闕遺。）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爲承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illegible]）明年。南遷化之碙洲。（[illegible]）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illegible]）越三日庚午。衞王嗣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illegible]）於是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

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illegible]）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奉梓宮於香山縣。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爲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illegible]）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illegible]）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舟幾盡。（劉義事無可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illegible]）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淺灣。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illegible]）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illegible]）己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泄。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壙海錄及新史。）

（[illegible]）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illegible]）癸未。大戰。俄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illegible]）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風雨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illegible]）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將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illegible]）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闔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旗矣。（[illegible]）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illegible]）又盧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誤。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官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illegible]）（直寶章閣見壙海錄。）僕爲之瞿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他何識焉。姑敍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日。東陽布衣黃溍謹敍。

說水贈蔣春卿

錫蒙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溍.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爲物乎.嵌巖嶽窔.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濁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爲湍爲瀨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旣壯歟.然而迫於風則蹙.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釃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涵烟霧而浴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汩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鼉鼊鉅魚之所家.蝦蛤生焉.而不以爲險也.來牛去馬飮焉.而不以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蟯蚘投焉.而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濆滉爾.滓濊爾.泄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顧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滿.度瀛海.且有日.吾亦拓七澤以爲襟.罄三江以爲帶.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孰持涓滴以相波瀾.秪強顏耳.雖歐旣闋.風颿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饑.夫不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旣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群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則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尙勉之.毋苟以爲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 三成 之曲 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鑒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 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儀.盛以至誠.尙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 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昭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颼然.

降神　應鍾羽 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妥安有位.清廟奕奕.肸蠁潛通.豐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斿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孚顒若.文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執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將忱意.鑒兮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旣全且潔.爲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太皞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繼天聖神.八卦有作.肇開我人.物無能稱.元酒在罇.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耜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純精潛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不擇靈休.留娛嘉席.曠世昭配.永永無極.

初獻降殿 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綴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神具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寧時.禮文旣洽.廢徹不遲.愼終而始.進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禧.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熠熠.靈逝弗留.飆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庶回景貺.發爲禎祥.

望瘞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薦愈恭。精誠斯馨。惠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吝或否。豈光華之莫續。顧習尙之易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道。謂官爵大於先烈。遂紆紫而傳龜。余何乎步武之初啓。而譏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分。倚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覩。攀靈輀於道周。望喬木以增欷。跽陳辭而薦酒。爲有知乎無知。嗚呼哀哉。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願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設書發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授序。弗獨弗幷。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鬯達滿盈。藏英斂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舂玉撞。發其和平。遠彼蹟礨。勿使震驚。獨抱威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韶頀。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獰。稚耄熙熙。怙爲父兄。於穆邑旋。文事聿興。乃謝崩纓。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聲效所及。驅飆走霆。學徒謂方。俊良用登。貌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蠡闈。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爲幽爲明。有燁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烟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忝繇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容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溍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溍祗事云。初謹以禮見。遵彼典也。

城隍

溍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尙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吉蠲上丁。國之頭祀。四賢攸侑。厥有舊章。稽卜鑑辰。具嚴廟像。奉遷改作。伏處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廟庭清謐。伏懼驚諠。非薦陳誠。尙祈照鑒。

巍巍聖師。廟祀惟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芘俎豆。吉蠲薦告。冀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黃溍等。敢昭告於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臣。殁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營茲邱。高山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敢昭告于先考祕承府君。溍蒙賴教育。濫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郵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溍繫於職守。不得躬展霜儀。謹遣弟溥洪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溍。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氏。溍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祇薦於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弈弈。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茀祿是承。永世無斁。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懽。臣鄰胥慶。欽惟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灩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鼇禁。蓬跡竊研。觚觚丹青。莫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覩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元枵紀歲。新歷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復臨所監。抃蹈惟均。欽惟陛下。峻惠先猷。丕昭嗣服。體元建號。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天眷。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參陪班序。鴻鈞一氣。雖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黃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于宮。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臚懽。欽惟陛下。祗遹文謨。丕隆舜孝。巽行爾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斂時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儒冠。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崇尊。嵩呼三祝。

頒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樂承顏。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筴。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綸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逾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涌躋廣內。睨齊天之睿算。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繡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覩彝章。願雎正始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慶與外廷。肅稱元會。欽惟殿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蔚章擁佑之功。屬茲端辰。裒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綠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瑤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冊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壼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華於椒屋。增衆固於羅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旦表

歲臨析木。藹瑞氣於神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賀 欽惟皇帝陛下。凝命上元。宅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歲器夙成。俾橫經而就傅。離光下燭。加備物以展親。惠被羣黎。兩豐慶澤。臣某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殿調元。莫贊皇猷之盛。玉巵稱壽。願增寶歷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驗龍御之當陽。彝典載行。輿情胥慶。中賀 欽惟皇帝陛下。居宮啓之業。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膺多祉。臣某等忝居政府。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登祥神筴。願綏有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騰廣內。喜溢羣工。敬惟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興青宮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穀旦。並介蕃釐。臣等忝職文詞。獲陪班序。化行宮壼。願新彤管之書。慶衍家邦。敬上玉巵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壼。隆名載舉。孚大號於外廷。治首六宮。獻形八表。敬惟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昭彌文之盛。翬衣褕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實爲鉅典。臣等叨居黌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中書省賀皇后正旦牋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翬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壼。喜溢大廷。中賀 敬惟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釐。臣某等忝職宰司。逢班元會。載新椒頌。展就禮於三朝。永固龍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制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宏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挺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冑。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受親師而取友。用修己而治人。粵若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卓居躬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啓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覩時髦之傑出。戔戔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罇。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枯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設山長以領其生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寔有夤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開出。彰大漢之異材。乖照來今。蔚爲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置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嚚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戔戔束帛。殆幾瑩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廿畯者以自後。棘連闈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虞選之定員。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可習。謁無渠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闚之餘見。逍雅疑者。或乖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微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冀乎難哉。自非精察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滑者器賞鑑陋。術業疏蕪。舊迹英曠。猥玷譽髦之選。晞光華且謬充拆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後三獻而遴收。出諸塗泥。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帶珥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薦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諏。牘奏森羅。燦爛上方之札。盡少俾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鼓己至於再三。咸實臨於咫尺。屢終條對。際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饗國之賓。叨綴第以爲榮。省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遵揚德意。砥厲文風。假梅黃之寵靈。曲垂眞鑒。致駐旗之遇聽。獲預拚容。諧敢不勉企前修。益圖後效。驥髦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鋸。冀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亦答隆私。激烈情深。鋪叢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所跳。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時多聞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揭初啓。類嵩優渥之恩。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徽。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箕雋於鄉闈。遂嚴陳於方物。負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腐妙爽。式副旁求。日昃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於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卻。姑一登於選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時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儀者之榮。膏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愊。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濬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寄簡。庸候車音。恭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册高文。卑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封展材猷。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邛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尤賴作成。局當視篆之期。敢後

輿鐵之劇。某衰遲漫迹。惕息兼髮。忝冒羇何。久自慚於揚粃。轅承伊邇。幸毋爽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攄下忱。

書

上憲使書

某爲鄙之鄙人也。郡縣不見非薄。猥以充貢。由是昧昧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爲。重惟是身離面。昔人所恥。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謟諛。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某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與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修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國家剗除前弊。改試爲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卽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闕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瓌瑋傑特之姿。且逡巡引卻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首俯仰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狥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爲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其末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覘其實也。某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皆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尉日俟命。不爲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濊泜之狀。豈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旣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剭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脈。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卽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澂。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嘗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

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黥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榭。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豢貴驕。襲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卽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殁。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療疾。弗爲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他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勢而伏暑。奈何以斷劑爆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他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沛。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慚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賛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嘗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皆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閒。頗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恤孫絕之行。著於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閒。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氏竄處。遂爲所得。將殺之。劉懼所息。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卽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器之旣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于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乃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壻。由是名益聞諸公閒。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披攘隳。官七品。足有以復其母矣。乃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旣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乃歸。閭巷之人。皆爲欷歔歎息焉。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殁已久。劉亦死再朞。器之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悃愊惻怛。

皆可流涕也。

賛曰。予睹器之踐踐然爲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懾。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俘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懟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他日然後信耶。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未睟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旣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東陽黃溍曰。予讀詩至栢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爲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有宜要人爲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刲股肉以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啓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就灌灑。遂霅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之序云。

金華黃溍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譏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倜疏。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閒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適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掇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亡何。富以優[illegible]得。値德祐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斬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

部。知先生賢。強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皤然出山。卽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尙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顏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閒里少年。以爲厲己。而與謀中傷之。然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飈駛水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爲夢窓六卷。癡窓六卷。聽雨留窓八卷。藏於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旣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限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潛奚足以永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倘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睎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適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繄百世之眞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揭休而山立。聿新禮命。爭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緜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尙稽於封冊。肆之大典。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頒行。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竊嘉其能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爲之箴曰。天壤之閒。並者生人。刱曰同類。其有弗親。執予之從。來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邇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賢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睽焉。三陰之聚。我其含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旣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爰游司規。敢告閽隸。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李公行狀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爲潞州著姓。康惠公命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旣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宦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傾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將辟置幕下。辭不就。故辟主晉原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日皤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半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弟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凊具甘旨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適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馳乘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閤。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邊。仁宗特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犯民居。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搆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卽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閒。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邸經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潁水閒。若將終身焉。夏五月。武宗卽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武宗于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眞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爲已任。愼賜予。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衛士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俾有司庶政。一遵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愼

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議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眞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殿外藩。凡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欿然不自以爲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象。敕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依前平章政事。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濟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刪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爲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眞材以爲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於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又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屢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仁宗奄棄羣臣。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己。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嘗謂人曰。吾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疽發於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地於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公薨後。羣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他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諡於泰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元爲之記。公詩文

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溍忝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溍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

黃文獻公集卷之四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蘄當世知。勗哉保令德。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因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譽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擥卷及此。洟泗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於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其用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邱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他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宜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盤誥毋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摭纇。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是乖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懷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閒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於劍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翾飛跂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稱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盎而不肆。志伕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藹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開。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皋父。今皋父已矣。予乃能從吾游乎。予其遂爲吾忘年矣。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款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聞。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眞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顧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深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倀若以爲歎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相之。姑追敍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習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眞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

得相求而適相値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餒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屛居海外馬秦島上。蒼崖巉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閒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祕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概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熺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三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祠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祠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无。故又譌而爲無。幸眞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眞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帝系之貴。爵秩之崇。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肅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瓊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璧書冢簡。復啓其祕。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歆歔舒慘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識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傑。字中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擬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廣吾徒也。

題脫轄返櫂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允之險謀狡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術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盡脫轄返櫂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己。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溍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侍共譏之。衡乃做離騷賦思元。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皐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發父存雅先生。而離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蘇閩閫。自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干篇。清粹閒美。庶幾霜水潤而非淺見者。於是茂卿

死已久。道傳方入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遯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跫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古章句。且將小屈蹻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壻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跫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頖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爲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翦斷之密。丹黝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爲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棄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容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爲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尙奚以多言爲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獨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拜稽而退。與藏惟謹。以臣溍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灑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盡旨其成。業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特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撫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亟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嘗之恩。夐絕無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降文。示之意嚮。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兔罝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嚬一笑。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勳協上遊。抑可謂

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贅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盧。旣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著氏名而已。後學尙何言哉。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眞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眞跡尙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同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覬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爲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貴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譔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爲可尙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猺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鬱廣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偉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郡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臣

其閥。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荊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閑逸。謂度精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霜者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凶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米宣公。恐是米宣獻耳。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颶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謔者哉。卽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鎭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朝廷淸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眞卿也。始此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尙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葬曾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縚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册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省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尙書告身印者。尙書實承而行之。宜尙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

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議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恆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槪、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旣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卽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槪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羣峯。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眞能竊造化之妙者。昔人謂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貴夫人宗氏。於溍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祕閣爲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李泰發參政得罪。穎坐貽泰發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愴駭等語。降其官。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景爲溍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溍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喩良能。前銘敍女適喩傑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以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樂府。蓋嘗奏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沒迨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唯所賦樂府。猶爲人所傳誦。溍嘗訪求得他詩文。與樂府合五十餘首。第爲三卷。閒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併記其

後。庶來者有考也。

先居士樂府後記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卽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樓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葺怪石寘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嘗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爲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例貶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溍旣錄二銘。幷以公樂府及何公茂恭跋文附見其左。茂恭蓋龍川先生所謂四君子者。而龍川、茂恭兄之壻也。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尙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爲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壻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井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旣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尙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爲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尊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爲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業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己而厚物。近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敬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予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尙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旣無隻字以爲之銘。又無片辭以爲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

讓因是尙有考也。

跋景傳新店鬱詩

新店鬱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暨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景傳後所題歲月。蓋余以得運吏居鄞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爲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稿。不勝愴然。輒錄爲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寄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響答。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大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旣多乎。播之頌聲。亦淸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僕所居里。於漢爲烏傷縣。蓋秦人顏君以孝稱。負土葬其親。而羣烏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故曰烏傷。其後有宗公澤。宋元祐進士。靖康時守磁州。高宗以親王北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尋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而公爲副元帥。遂建中大之業。公以京城留守。歿於汴。諡曰忠簡。縣人至今奉公與顏君合祠於學宮。號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數萬家之邑。上下幾二千年。乃得此兩人。其子孫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絕無聞。若潼川王氏。萃忠孝之名於一門。而嗣人又能侈大之。俾彌久勿墜。雖晉卞氏不得專美於前。吾鄉先哲。固有所弗如也。因觀侍講虞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記。輒識其贊美之私於篇末焉。

跋劉聲之詩

僕年二十餘。識聲之先生於錢唐。時聲之方以經學教授。媿莫能執弟子禮。後因讀周官。將質所疑於聲之。而聲之已死。今年秋。始獲觀其門人瞿君士弘所集遺文凡如干篇。劉君師魯實序其首。於是聲之同時羣流人物。凋落殆盡。與聲之游最久。而兄事聲之者。今唯師魯而已。士弘得師魯以爲聲之不朽之託。尙何憾哉。獨惜其所纂錄。殊有未備。以僕所藏聲之遺墨校之。集所不載者。五七言古律詩猶十有二首。輒書而歸之。俾寘卷中。僕所弗及知者。固不止此也。聲之之子某。能保其父書。先王之大經大法。見於論著。必尙有可徵者。士弘其合而傳之。述作之家。或有取焉。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記外家遺事者。前有陶公淵明。後有蘇公子瞻。朱公元晦。皆旣沒而言立。故其傳至今。俞君好問。以外孫記沈君遺事。而不能必其如昔人之傳與否。是以汲汲焉有求於人。而託之以傳。四十年閒。所得前朝故老。若一時公卿顯人之文數十通。好問年今七十有六。而求之不厭。雖以某之藂陋晚出。亦將使附氏名其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凱風寒泉之思。詎有旣乎。沈君約己裕物。爲善而未始近名。傳不傳於沈君何失得。竊獨感好問之爲。足以厲薄俗而有功於名教甚大。故弗辭而爲之書。

題觳觫圖

客有持觳觫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殿中知班爲川州判官。州有屠牛者。詐爲病牛。詣州上狀。君臨視之。則牛自其家逸出。昂首屈膝。望君悲鳴。若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遁按致屠者罪。牛母子獲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前。屠者也。右顧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也。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旣爲之圖。且率士友爲賦詩。竊妄意太史氏宜爲之敍。余聞昔有以詩遺史官。願書桃花犬事者。有識之士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爲可知。固不必計夫牛之異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尙無誚焉。

書趙繼淸詩集後

延祐初。予以非才。叨綴末第。浮沈州縣。十有六年。晚通朝籍。乃與繼淸相見京師。追數慈恩舊題。升沈存歿殆相半。不能不爲之永慨。於是吾同年之在朝行。至大官者凡若干人。入則奉宴閒退。又各有事乎其職業。獨繼淸方待班。而予以卑官備員冗從。得以暇日數過繼淸。繼淸亦大出平生所爲詩文。相與誦詠

之以爲樂。余每愛其詩極淸婉。而骨氣森然。評者但美其不事雕飾。殊不知吾繼淸非復異時東塗西抹久矣。居亡何。而繼淸隨牒調補一縣。去臨分握手。於繼淸之詩。未及改評。故姑識歲月。以道其離合之取云耳。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爲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饒氏。進修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跋胡氏家藏公牘

予家藏先世以京朝外改時舉主五員照牒。皆有奏檢。而此悉無之。不知偶失之邪。例無之邪。凡自判司簿尉闕陞。須舉主三員。其舉堪充縣令者。謂之令狀。右選中乃得以校尉徑舉縣令。又不限所舉員數。觀此亦足識當時故事也。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閒。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閒者。鮮不以資其淸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擢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爲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哭去職者爲誰。當別考也。

跋晦菴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爲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於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頗陰右之。亟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塡其闕。先生以爲蹊牛奪田。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爲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旣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祕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遂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

帖，適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東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此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發明蓋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蠹，實糾殘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爲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閒。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諂，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於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閒，流風遺俗，猶可概見也。

跋蕃母潛詩

唐蕃母潛詩，見於殷璠所序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不遠，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閒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題貢文忠公小像

潛嘗從仇仁父先生，觀此卷于金陵。今二十又六年，重觀於京師寓舍。撫歲月之逾邁，慨前修之邈然，景行行止，無以多言爲也。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

頌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頌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柄者十有五年，其功烈在史氏。而公僅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殁，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概見。公之子是爲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於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斑斑相望。魯齋之待於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詩

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閒生之質，又蚤有志於學，家庭之閒，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豈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學後，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跋葉南康遺墨

學必有師。觀南康史君葉公銘俞先生墓，其本末源流可見矣。今去公僅六十年，新學小生，往往務求名位好斷，爲人望所歸，而能相引重者，稱以爲師，習俗之不古甚矣。覽此銘不少愧哉。

讀蘇御史奏藁

伯修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因將使分別忠邪，而爲之進退。今臺司計籍，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蓋以爲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以爲問，諸生咸莫知所對。茲獲觀伯修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爲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修爲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修則已略，而又不能如伯修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修，蓋伯修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爲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跋項可立序藁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爲名執政。仲舉以世族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藁。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閥閱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閒，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右，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爲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烏宜無傳乎。

跋致愨亭紀詠

棣州之先大夫祕書公，作亭祠墓之側，以爲歲時汎掃繕葺之所，名之曰致愨。按商人之詩，稱綏我思成，而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發其義，以爲致愨則著，蓋少威儀之謂愨，有合乎商之質，禮以質爲本。蓋其所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知禮之本者矣。夫主哀無文，主敬不飾，墟墓之閒，至哀也。偶人象焉，雖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閒，至敬也。一宮三室，施以采繢，不已飾乎。文飾盛而哀敬衰，是則公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而奉薦也愨，雖子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於公名亭之義者。誠不宜無述也。凡記載序錄賦詠總若干首，棣州既輯成巨編，以某嘗託年家之契，復俾題識其末如此。

跋何節婦詩

僕嘗聞曾大父戶部府君倅吳時，永康何公，以閣職尊旨樞庭，奉詔察訪江淮，招集射陽湖流民，道過吳，與戶部府君，慨然劇論時事，竟夕而別。未幾，丞相吳許公去國，言者希旨，目公爲丞相黨人。戶部府君亦坐與丞相兄厚善，奉祠而去。僕與何氏，故契家也。節婦呂氏之夫，實都承公之子。僕以契家居同郡，而莫能知之，僕誠鄙人哉。若都承公兄弟，材猷之美，業履之盛，與節婦父母家，衣冠奕葉，望于一鄉，則僕知之

久矣。節婦之能以義自守。皆家庭濡染之素。與閭巷之閑砥行立名者。固自不侔。竊意節婦方以不得終事其所天爲大戚。諸公顧以有司之所旌異。動色相慶而詠歎之。不知果出於節婦之所願欲否也。謹附氏名卷末。以志其媿而質其疑焉。

書曾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諜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贑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游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於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諜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大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於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彭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故以爲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奚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武而前。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拾級而上。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奧。必又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於盤杅几杖物器之微。苟傳藏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宜於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爲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季曰斗字宗建者。久遊京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既日以遠。敢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爲思之義云。

跋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爲存山。即其家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寓夫事亡如事存之意云。謂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又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言將祭而齊。當齊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綏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固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歿而不亡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爲。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

慊而不爲乎。人不能爲。而趙君獨爲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而表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顧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畫與之正同。可寶也。

跋誠悅堂記

濟南程侯子敬。敭歷州縣閒。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廬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爲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因末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勦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爲空言。將焉用之。觀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爲知言者矣。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元亨。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元亨閱其牘。知其冤。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顧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耳。而太守不能聽。至令抱具獄。哭而去。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元亨能爲于公之所不能爲者。非元亨之才有大過于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爲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居北門。擬史筆。倘因撰著而有所登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爲小善而略之哉。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爲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刭而不絕。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鄉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爲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爲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爲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譽。謂萬山長妄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繫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爲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書申屠公墓表後

孔子之贊易。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孟子論君子之澤。直斷以五世。嗟乎。

名之成否、慶之有餘不足、亦視夫善之積與不積何如耳、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雖百世可也、內翰臨川吳先生、旣以善人表申屠公之墓、且登載其爲善之迹甚具、人知公之無媿於其名、而不知公以考城君爲之父、御史君爲之子、諸孫又往往能以材自見、而取顯榮於時、所積之厚、非一世矣、公之名則以褒著、餘慶之未艾、詎易量哉、繼述之善、是在後人、庸志諸下方以俟、

跋蘭亭序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儒承素所臨、稿蕭散朴拙、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得矣、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淸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夐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衞、淸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溍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於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皐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爲賜、而因以字之、於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皐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爲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於前也、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朵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閒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溍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朵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以示臣、俾譔志之、臣欽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士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爲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冑爲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上恩、均慶於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旣不敢強贊一辭、而嚮望之私、有不容自已者、謹以志于下方、

跋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聞嘗以佩刀刻蘆菔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搨爲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某、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翦桐葉爲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祼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爲祕書監著作郎、寫以爲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覩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爲七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爲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爲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譌、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權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宋末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勑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褘、從予遊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爲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關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兩遷、至承直郎、是爲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他有除擢、而理爲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爲轉官、以知縣爲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八人、留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琚、憲聖猶子、曾開府覿、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爵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爲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肅之後、購卷紙有小璽印、曰臣陳瑛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祕府矣、此十八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爲寶玩也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

又曰。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翔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卽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異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璮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禮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藉鈞庇、伏丐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己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執知夫禱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獻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跋傅氏所受誥命

潛八歲入學。受業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誥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於先生爲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爲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卽迪功。亦以長子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霑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跋金縢圖

尙書正義。分金縢一篇爲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爲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册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壁秉珪啟籥納册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籩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書家以意爲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方承奉墓誌銘

承奉方公。大冶丞諱應龍之父也。廣公與大冶。俱嘉定癸未進士。故承奉之沒。廣公爲銘其墓。因及吾邑諸同年。景雲者。朱公元龍字。元齡者。樓公大年字。處善者。龔公應之字也。龔公以經義。受知穆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終於中大夫直寶謨閣。朱公由宗正丞、兼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台州。廣公由尙右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瑞州。樓公亦以吉州倅攝郡事。入爲提領戶部犒賞所正管文字。惟大冶先已有官。例應換授。僅得一階。未及陞改。而以遺人先其父卒。人莫不悼惜焉。後廣公作銘一百有四年。是爲今至正十二年。大冶曾孫道禰以歲久銘

文失其傳。來訪於某。謹錄而歸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云乞本職。右選卑官。必爲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潁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爲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修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爲無高論。而勸戒之辭。眞切懇到。出于至誠。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尺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眞知言哉。

跋乾淳四賢墨蹟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祕書郎。而擧小閑之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況已具與兄書中。腐儒之効如此。豈復敢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伍四明倉曹。在壬戌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從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郞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趙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爲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恒。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踰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邏山朱公。並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才。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箋牘之敬。自通於奉偏守倅。交代同僚。皆戶部府君爲之具藁。蓋以文爲贄。在當時固有之。其爲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切。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技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於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溍近因裒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爲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於學。而酷嗜爲古文。若無用此爲。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質文之異尚也。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當時士大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公顯人爲可傳也。

跋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道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

跋秦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爲。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覩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楷書二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其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淸秀。但恨舉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眞迹。而竊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范文正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截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幸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敍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眞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過。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溍兒時。卽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眞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邸舍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淸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淸公。而公之標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跋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覩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鄭伯遺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某既得以快覩前修之眞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蚤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値聖時。海宇爲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閒。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某以大德戊戌客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爲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爲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尙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造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功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爲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爲然否乎。

跋餘姚海隄記

書敘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於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瀕於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爲縣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恆來爲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爲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爲無用之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爲人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爲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爲空言也。

跋南豐曾公諡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諡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於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諡。特命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或不與焉。由是應得諡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諡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諡。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辭。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迄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眞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隱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異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爲刪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彘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爲公書贊敘。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議。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尙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彗出柳。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尙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叩閽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爲剴切。似道知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爲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羣臣。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爲己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尙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淵。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君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無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某。俾志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眞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祕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閒。已鑒定爲眞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子固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爲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爲恨也。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八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晦菴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澗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閒。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宮。且用以取士。湖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澗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澗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爲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爲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怨受誣。而臺府爲別白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爲哉。諸公猶嗟嘆之詠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爲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弱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皆永昌元年事。覩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爲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鐵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蛩之悲涼。邃象之荒忽。初若汎漫無瀾。至其使幽人羇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鬱。猶有資乎覽者。竊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需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邪。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蹴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喜。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藁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求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尚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輯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孑孑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嘆乎。然予聞之。荊山之韞。豐城之閟。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湮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遇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爲病也。饒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悉以其占籍爲斷焉耳。方儒服俎豆。蝟然勃興。而秀人領士。不得業乎其閒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于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甯卞莊以搏虎。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猱狖也。躍乎若丸飛而矢決也。數乎若揭飄風簸鉅海。而高驅大舶出沒後先也。儻稱繳鬱。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邪。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羨而贊嘉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戲遊出之。則非予所知也。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他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降顙者。升脣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倛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況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半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惜其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邪。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子。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爲賢于有子。不猶愈乎隆顙升脣圩頂河目面如蒙倛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奬助之意。既形于羣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敝敝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慱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疆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籯糧簦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闞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閉戶寒窗。益淬其鋒鍔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于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再往而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

觚擊牘。以歆艷乎徐生之去也。況夫奮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于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于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尙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寘諸篇端云。

送蘧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颯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復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寘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儀從之盛。往往賅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于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譏乎其用于時者。以爲釋氏之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遂遂然惟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于是而復與人異情邪。若直師之負材傑驁。庶幾不見捨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于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歉于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發語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語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乎。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覦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閬風、丹邱、桐柏。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牽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水泉花藥竹箭之美。其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攸用爲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吾僚之士登斯臺。抉剔蘚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處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叢柄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款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邪。然予聞古君子雖其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閒。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尙書最貴顯。尙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睹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册。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

大辟令.大褒貶.存于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閒.纖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謔寓言.驩虞暇豫.葵棗瓜壺苴荼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人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淸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況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尙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概見.豈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既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溍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尙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淸廟俱傳者.雒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閒.往往握手.歔欷低佪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皋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於太常.自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械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溍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尙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溍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翼公書予.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溍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他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陽蔽後進.筆墨毫纏之異.抉擿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還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假假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殆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槱.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爲淸廟.欲爲薪之槱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

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爲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卑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曾順甫序

曾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事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問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墮裂之餘.而能必得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藏錮爲其詬病也.家鉅淪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覺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所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尙揭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爲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還爲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爲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會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爲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未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己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

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雜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爲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礲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傳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時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涉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于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鏤金凝土弓車皮玉畫繢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畫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搥胸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狥於今之厚。而徹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爲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缺軼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爲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悄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爲序。庸俟覽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祀勝廣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蜩范蚳蝎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羡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進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獨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鬻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涖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嘗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慊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

然則汲郡尉之耻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無者爲諛說。而獨識其願望之私。於諸公篇什之端焉。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闕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罔不得僥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誘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于大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勿專也。鄉學之政。總于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勿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邪。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韙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於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邪。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于末簡。庶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稾序

予筮仕寧海之歲。適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

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遐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概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過。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於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詑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溍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登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徘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弟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溍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淵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士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皐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儒華山之下。退又屏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幽獨遂遯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卑。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雖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

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罔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逮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歎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藹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柔而饜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賡繼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黍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士風土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願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籯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幾紬繹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慨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擢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於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玆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裒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官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任越之莞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朞。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攜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

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戢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資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釐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爲之銘。於是南北乖隔。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邱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値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己之所欲爲。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於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曁。古望縣也。朝廷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猾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尙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曁。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曁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相安于其事。不致疑于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邪。粵自先朝。著賢舉令。廣延茂士。充於列位。其以材獻陪廟論。以節概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濟濟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媿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秘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於造次。不旨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濟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懾伏。或自媿悔。歸於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於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浸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嘗爲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擢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

所施。嘗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傅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曾孫。生乎異代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湛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道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嘗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紹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爲之序。爰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黃文獻公集卷之六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艤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請予畫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婺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率肄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跋往而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他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溍序之。溍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士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於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況其大者乎。滑則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溍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遡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於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況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慨然偕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審

莪豐芑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網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距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寄者。未爲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著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是爲足。其望克紹厚矣。玆不復云。

送吳生歸貴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觖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績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觖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於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煢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修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庶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

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於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取前人之成說而漬告之也。苟惟勸取前人之成說而漬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勸取而漬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告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置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覬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緘嘿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頗請疑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幾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益剴切。理宗悟。嵩之詭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指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殁迨今垂百年。仍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所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講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遂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爲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悃悼之辭。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既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歎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于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疏，謝宣遠之于張子房，虞子陽之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際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與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殁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朽，謂某盍爲後序，某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于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予是用志諸末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鈞，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悉，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通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寖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弘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是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騖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

不察夫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講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玉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贍而宏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贏糧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策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艱，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於上，擢教授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溍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杲，始裒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閟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元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沒既久，法言乃行，元猶不顯，學者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祕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洧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既誌於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騁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湧溢，粲粲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眞氏遺書，乃慨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屹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

於道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値文運之丕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恥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旣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遷職編摩。而某忝綴常調。供奉詞林。篋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屈躍上京。公自處淸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冂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廛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上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洎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亦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而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擢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末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謳詠太平於畎畝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明周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爲傳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與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淸

江周侯。其庶幾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卻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弁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籍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爲利。爭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釋。訟者以息。部使者郡長吏數委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旣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擬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于生爲立祠樹碑。廑廑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閫都司。歷江東劇郡宦僚。績用甚著。其來爲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於中朝。行需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慈谿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於宣閫。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置弗論。臨川陸氏。與朱氏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鵝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憲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眞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涖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於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騁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尙。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記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諳此術。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邱隴。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

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咨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證。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爲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辭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閩谿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爲之序。予方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倘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勤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慨於心乎。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瀛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豢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穎爽朗。穎出不羣。卯歲館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淩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覩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銘金鐫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塤鳴而篪應也。逮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逸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概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某爲之序。而刻寘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祲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避都思其氏、拜尤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予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名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予夢於是

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簭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觭。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於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濯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粹成卷。求予志於卷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旐旟爲人衆。釋之者謂此卽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詠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盡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氏族者。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姒蓐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於柏翳。祖皐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隸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而某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於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不及祿。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二代。顧以譾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爲大戚。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蓋愼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而下。邱隴之尙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族譜圖後序

某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在祕閣類誌其冢。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咨、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遺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冢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爲立傳。敘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於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盧岩。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於我曾祖爲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於七世之上。又遡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爲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於此。以待咨訪焉。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游處。猶爲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於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說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爲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爲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於先聖。其後復列子夏於十哲。而獨推顏子爲先師者。詎不由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於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爲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爲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他無論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爲經術。修於行則爲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予欲無言。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以學。由是一意務爲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修名矯節。視子陵可無愧。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爲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勵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爲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爲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朴鼎揮公爲資政院使。洎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徽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

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爲廢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府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吏易置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漏。猝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爲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舉其職。苟非有籍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稡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彙分臚列。細大弗遺。釐爲三卷。號曰資正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陳。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溍承乏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於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爲不如。然今資正領以專使。皇上爲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特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于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爲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於方來。爲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送徐彥禮赴兗州尹序

上即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求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於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荷簡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爲敷繹聖謨。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爲虛文。尋[illegible]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委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十有□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兗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兗領五縣。最爲名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舊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則嘗簡在宸知。擢居六察。於民生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而爲立傳。彥禮其勿爲汲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於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爲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人於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盛舉也。播於詠歌。鋪張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溍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於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於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蔚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阼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逮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於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竊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閱貫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旨。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眞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溍序於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溍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爲郎於吏部。溍生也後。猶及拜於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溍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溍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邪。姑次第其梗概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爲誌於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祕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裒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嶷岐。卯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藉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眞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學。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神爽弗御。飮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琢磨。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卽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某浮沈州縣。白首登第。忝以非才。承乏胄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玆幸獲以菲賤之士。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

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榮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年。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迄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志。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緒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蚤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東還鄕邦。遁跡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呫呫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芳軌。而與之翱翔。非餘子可得而頡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丱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藝擬藁。聽雨留藁者。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鹹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緒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先生諱光龍。十五寒署。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沈。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送鄭仲舒還朝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爲檢討。會參贊官闕。卽命攝其官。予與仲舒同里閈。而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田里。仲舒亦以外艱南歸。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爲賦詩。而徵予以序爲贈言之首。蓋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贈言者。直欲爲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旣旌其門閭。而復其徭役。士大夫莫不爲之紀詠以侈其事。仲舒染濡家庭義方之訓。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爲其增重。而仲舒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魁彥。亦無俟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攄瑰奇之素蘊。酬特達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容已於言者。矧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宦遊於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踵躡連奕業之盛。衣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重於後。在此行矣。豈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爲州里之榮哉。顧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泉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

無敢黷贊。甚然以心思凋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予屬望之私焉。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錄見於劉賓客之品題。載峴鮑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旣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概。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賡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愬聽並至節度使。而愬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元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宦政徙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趦趄囁嚅。其爲人視公澤何如。尙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徼。而儗於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寘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黃文獻公集卷之七上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摭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旣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爲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旣列其氏名於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宰玆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爲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己出。古也。騷不必如詩。元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尙書春秋。十五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

必爲本者也.其爲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閎材鋭志.肯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橫厲.譬如風雨之所潤動.雜能畢弃.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爲爲近似者.方羈羈然揣摩剽掇.譊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名數者.殫毫末.而先生之文.遏而不行矣.孰知夫緜緜僈僈.浮沈俗間.其自視吾言.蝸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遺流.無所記以示於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窺總兩留稾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爲本者乎.綿千祺.貫萬禩.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蠢腦.倘奚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概.潛既爲之述.茲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汪侯已守是邦.始請於朝.即故建所據祠地爲道院者.闢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畝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他田六十有三畝.祠事以備.國朝因之.建書院.類設山長員.而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宮者.毋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閱累歲之誣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侶.有挾教門徼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毆侯在告.譖爲可疑.上其事於宣閫.今山長葉君謙翁.白侯破其計.而閫復下於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徒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艱.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於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寄於二氏者.既直吾蟊賊而已.剔夫威肬利誘.有甚於二比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逃抵大姦.一斥終其身不偸.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指斥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凜焉不可犯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祇奉德意.率惪斯文甚厚.緊六君子之胄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其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嬋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藏.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既爲書其概.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己田百畝代其償.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己田三十畝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鎭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於縣東如千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涖縣事.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滿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人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於縣.而篤芬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念之頗遠.能不愛其所有.以

弛吾之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隱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上齊孰先焉.由其通.古其廢.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慕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日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二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懿.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蔵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耆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維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廢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子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闡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員.而藏修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蓋無辛苦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出焉.將見其燦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爲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之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修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庳仄下陋.歲久且就圮.丞耿侯某.以爲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爲其基.以爲屋之崇.倍去屋崇五尺.廣袤其修而益五尺.凡修廣視舊率加十二.而崇倍焉.爲間者五.而加其高者二焉.君之惠孚於人.故民樂與其力.智周於物.故工喜爲其使.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其.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耽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省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勸.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勸而法於禮.春秋則大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闓役之凡.

庸可略也。

松陽縣惠治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治。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爲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謁。輒後會期。莫有以爲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實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爲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於旁舍。迺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爲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陬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爲力既尉難矣。矧處爲山郡。而介於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涖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爲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爲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辦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恆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爲。武夫俗吏。不可少媿耶。爲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修。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爲當之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甓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修職於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曠日。懼舟檝不足以濟使客。則伐木以跨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鄭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於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修四百尺。而其高十分修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防。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釃溝河。而隄其兩乘。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貲殖奇贏。若他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溍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移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溍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修廢舉墜。而書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應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溍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纖龍。既合鄉之士。爲題名。而虛其左以俟。且屬溍記之。溍惟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爲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俯翔競奮。以自劘於英儁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僅計吏第泰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恆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溍與諸君子求無怍焉可也。小子有造。溍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爲最夥。而其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他司。以榷濟市易舶貨之利。有事于海者。悉涖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鰓鰓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丞也。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林之民。夙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皆相與謀。祗物力之薄厚。各捐己貲。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當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歲既偹。上于縣。周君合長佐自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爲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肆于其閒。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卑從子姪之族衍也。歲率用八畝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卑斁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爲耳矣。蓋得田凡若干畝。別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他日更闢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義之所由起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爲之井田以同其利。爲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任恤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

之謂也。服窮於緦。而同姓殺於祖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曰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聚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無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善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於碑陰。玆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爲言退也。潛之爲言藏也。是故以世爲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爲退藏者也。古之善爲退藏者。豈隤然伏其身。窅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都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驥麟騫騫。翥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遼邈乎山砠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居而屨滿於戶外矣。鴻聲駿望。猋起水涌。庸詎知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爲物者。而墨以爲守。是以夜瞠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顧獨斃斃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關其藏者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斷一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掩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知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繹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嚮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惑者。事也。授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慌之。善惑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逃而顚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暇。退而卽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恆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志也。

鄉學記

爲之。益津人宮君琪。卽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爲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爲之記。公方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溍。俾執筆而書之。溍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行源。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爲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爲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爲士者皆足稱。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旣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廣之。顧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呂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顧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爲。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爲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昂與君琪居相望。嘗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尙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餘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怪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乘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玆乎。凡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擬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濟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於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忽濤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旣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廢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貲倡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欞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溍記之。溍竊惟三聖人之法。被於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宜盛休。不宜無以告來者。用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玆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爲亭。榜其顏曰四時爲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廛氓賈豎。咸附麗之。江滸故有大石堤。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則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爲石路。外出以闌於舟次。爲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十以俟官

舸。一以達商船云。先是江水遇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衆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圮。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急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效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爲柱。而設欂櫨其上。內擠衆木。周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塡以石。次精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於三年之春二月。訖役於冬十一月。費不侈於舊而功倍焉。伻來俾記其歲月。竊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敍次梗槪。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爲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一驛。絡水遶闤闠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迺規貲食。募匠傭。擇日之吉。架石爲橋。其修六十尺。而其廣得修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爲人。素愼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願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槪。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盧館川梁。修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

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爲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他治行。尚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賓。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卽分涖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獷悍。喜鬬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籌燈閱文書無少勌。因有言其冤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因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析薪之斧。並斲殺之。旣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顧以爲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汚。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土。今宋已死。宜驅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賂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泄。遂射殺之。而散

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旣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迺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廬。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竹簍實禾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眞盜也。將貰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愎。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於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致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爲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毆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仗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鄰云曾見一尸。爲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詰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於官。事未決。而乙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鬬毆。旣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負。又與丙鬬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他。而恐官以前事來案之。故亟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印社子者。聘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周某者恥與爲姻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僦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嗾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彊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禱於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旣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況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病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蟇毒乎。擣烏桕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他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爲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實爲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覆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冤。爲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敎我云然。公旣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冤。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義。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澧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於貲。而善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詐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爲黃平府判官。追奪之命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卽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旣召還。兩入臺爲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侍縣錄其事焉。昔者予定

國晉爲御史矣。而其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僅存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冤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敍。删取大略爲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獨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泉石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焉。苟無累於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甓也。萬物之賤。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眞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燕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君之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焉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爲卦。其彖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復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遯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爲隱或爲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爲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爲之表。悉著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皆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於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庭。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甄選礱甓。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故考舊牘。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溍敍次梗概。以告來者。溍幸嘗以文字爲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宰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發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爲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陬。旁連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制於梱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鎭茲土。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羣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爲之改眎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倣昔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祕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概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記諫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專斯語。允乎是道。雖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猷庸於內。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遡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尚書丞轄之式。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致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僅僅數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相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殆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閎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爲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勳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溍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溍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諷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脘瘵。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羣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敍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參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敎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修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寘其中。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於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爲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爲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逮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寖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爲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淸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於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爲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溍之曾大父左曹公實志之。玆俾溍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溍不得辭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歷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寖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歷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奧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修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緖。而遽輟工。後來間有不爲其所怵者。率憚於役般費鉅。罔敢自任。顧假諉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勵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彊來涖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之隳決不施。欲仄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太息。亟令鳩財僝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杇墁瓴甓。必堅必良。棟宇豐碩。欂櫨顯敞。飛榱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雖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於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他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修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修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敎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溍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壞。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廟無學。何以廣敎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黽黽焉致其力而不䘏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槪。有晉陵胡公珵、鄉先達朱公知璋、陳公炳、及溍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溍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顚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實爲之記。畸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假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況假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假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于蘭谿。旣與州之士民修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溍志其歲月于下方。溍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假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鏞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謐。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謐今以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溍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宦寺得罪用事者。旣丐祠而歸。猶坐削籍。羈置鎭江。因卜居焉。經郊恩。敍復監鎭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靑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郞。爵典初行。北所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鎭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鄕邦。從祀於邑庠。非著爲有司之彝典。謐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溍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幷以公官閥之槪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於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玆不書。

重修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卽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興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剏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鄱陽陸侯子遹。始。吏王侯、趙侯汝懸。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恆產以爲己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

修明學政。偶閣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成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逢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道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溍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變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於中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藏修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尙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溍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閭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尙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略。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於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莫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眞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著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簫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修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尙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勸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獎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爵勺槃坫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僚倅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屛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廄。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畢其所重爲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於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孛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敍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溍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綦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輒以白於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於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溍忝有祿食於此。而得與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請溍冠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婺源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至。紐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櫓。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會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翕嚮之。輸財處貨狎至。宣慰使合刺斛僉存公爲移閩閫。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案石於淵者十有三。豎爲兩堤。中爲十一幢。凡幢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攏而剡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陂十一幢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紿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帑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於上。正其罪。沒入

其鍾。遂罷橋局而毀石礎。石堅礎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雲牛爲公言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頗以茲橋爲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爲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撤衣盂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工部尚書廉普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涖視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伙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修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修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賓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伻來俾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溯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概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敍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其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他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緘縢庋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傳藏。謹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謁於某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爲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鶴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名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爲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隨徵。於諸大老無能爲役。然託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閔杞宋之文獻爲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於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閫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於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邱隴屋壁之遺。而類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

以耀州爲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常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閻公所爲碑銘。此不著。耀州名鵬。以淸方自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置一堂之上。其日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爲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者爲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爲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執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爲陳無己。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爲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爲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儒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繭衣紫裘毿衣各一人。一童執鑑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牀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茂。蔚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歸老于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中年。後一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降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覩。所謂述古圖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爲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西湖書院義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吳越閩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爲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迹所存。而表顯之。以爲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剏爲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涖治於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於中書。畀書院額。立山長員。異時書庫官之所掌。悉隸焉。顧所以贍之者。田皆瘠薄。且遠在他州縣。富歲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資之而弗繼。未有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以報稱。乃捐宜興

州治陽村守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於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爲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他費。凡書板之刓缺者補治之。舛誤者刊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既白於儒臺。而轉聞於憲府。俾有司鐍其田之徭役。慮後人昧于所自。而隳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悅於耳目。適於用而不敝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於其書既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豈誠可悅而適用。不敝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嘆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紬誦其說而推明之以爲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黃文獻公集卷之七下

記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賑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敘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

養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爲之記者。俾徒以揚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遜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他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眞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遜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於允文云爾。是爲記。

閒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閒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卽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蚩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於風月漁家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道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林。山林爲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之美。步止於篳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而不孰知爲食前之方丈。歡止於穉子。而不知孰爲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閑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子英淸修好古。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繫繫焉牽於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皆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彭澤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illegible]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眞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者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猜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

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其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爲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爲受之。以爲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溍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之文。表於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開。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卽戶部公。是爲溍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於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燚。初。戶部公客於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潛。假以男爵。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擬俾蔭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貤於燚。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燮。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國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霅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卽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堣。是爲溍之祖。一女。適劉景辰長子應龕。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壎。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壎。故戶部公之子。無用蔭入官者。壎未命而戶部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麟。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垓。生一女。適劉璨。垓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垓又改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謂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溍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寖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尙有考也。會元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爲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稻。後九世是爲武翼大夫節。武翼生璆。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爲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賑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

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有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略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爲。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爲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益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朵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溍曰。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佐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愛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恆懍懍焉以隕我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子孫宜謹其承。而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罔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某歷觀漢家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迨今千百年。猶廟食於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爲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扎刺爾氏之先。啓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後。享有茅土。訏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儕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國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閒之燕。而謀遠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儆。又屬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爲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尙鑒于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謁於某曰。予幸以國子。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與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於英俊之列。爰以學

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為進修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為我記之。某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非學也。今之為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鉤摭趨辨為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閒。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衞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識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溍撰其先塋碑銘，幷以祠堂記命臣溍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使書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巙巙篆題其首，而刻焉。惟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衞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賞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遠囂粹，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為時名臣，卽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為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畀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而祠焉。其構興之初，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鏹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元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溍記之。臣溍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後世之事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貴下賤霸之術，佐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己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況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祭，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溍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

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餘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修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勑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修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修。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修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恆以上相專綜監修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修，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於萬世，其所繫之重，非他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諏告視篆於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今天子，九十年閒，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故，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人，礱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擢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為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各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修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於今，題名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孝止，安可視其闕文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國家之聲名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概見也。僚屬參佐，具於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於灤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於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

撫。必勳閣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爲。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焉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衆。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於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尙矣。覽之者閱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良楨之爲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於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溍爲之記。溍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闥爲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尙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爲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爲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尙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擧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號雄駁。而百工之事。尤爲叢劇。豈他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學爲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歆慕而奮發焉。則其爲風厲也大矣。溍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爲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埜僊護都孛羅鐵穆爾。慮其久或壞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溍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與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台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爲一司。正名擧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卑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胄。秉淸方直亮之節。夙爲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於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是爲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灤陽。八月回鑾。十月甲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生。入以比古之外塾。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庳陋。顧出他州郡下。擠登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曩時。廟學悉沿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尙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門者五。而後爲燠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者。闔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尙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宮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怨都魯沙。又卽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塗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閎敞而遷置頗。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於火。飛燎及殿櫋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擧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爲副提擧。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侑志贊畫。而經事赴功。乃徙閣於四齋之故位。凡爲屋撤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第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楹計者總若干。甃堂塗自門閾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爲鏹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溍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總之營之。寔荷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溍既序其工役之概。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尙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爲神。婺人祠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於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爲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敕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衆爲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觀公爲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

劾俾俗儆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發由一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還曹計省。膺鎭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鄉紳先生莫能言也。顧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閥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銘。論次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廟之顛末。附見於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埜仙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聞嘗謂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遇世祖于路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與鄜總管終于家。吾曾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葬於鄠。蓋視鄠爲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爲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則侍閒燕于內廷。出則奉溫凊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嘗買田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在其閒。幸爲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爲奉元路。杜陵入萬年。而萬年今爲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爲樊川。西爲韋曲。東爲杜曲。則唐人所爲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爲終始。秦樹隋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異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于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輒召賓友徃遊其地。自謂吾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菁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邈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爲鄉。視半萬里。皆吾室吾闥也。而況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苟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記。

白牛鎭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鎭。居人數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鳴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鎭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鎭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嬴。程土物。略基阯。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脩門。下至庖湢庫庾。直舍之屬。爲屋總四十有五閒。

陶甓甃墍。縝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藥果蔬。而瀦其流泉。爲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菜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恆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以昭示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門側之堂爲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爲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爲閒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爲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爲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爲畝。而以百畝爲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況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仍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他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著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修。儀刑未遠。誠有所感發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閒。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即建州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創始。靡得而詳。圖誌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爲門十有一。後塞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勿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闥。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顧以承平滋久。執事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俶擾。而旁州比縣。民竊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俾下其事於帥閫。命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既臨

磨某官汪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爰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籍其役於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趨.要束齎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擇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材而佐費.歸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湮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于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爲傭直.募間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寮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藉其佽助爲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巍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扃鑰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甃石爲路.條與城等.築甓爲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護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修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鉤橋.遏以三石壩.壕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樁.以防其窒逸.屋於壕墈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樓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百九十有八.而畢濬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爲我書而鐫諸城隅.用昭示於後人.某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莅.婺爲會府.民物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銷潛弭姦宄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婺獨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閒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宥.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魯悍.相延而起.侵軼縣境.蹂躪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巋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於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即命鉤考籍書.徵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勵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瑋.訓導傅子賓.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於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甃以瓴甓.黝堊髹彤.舉稱其度.始于秋七月.訖于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

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俯仰之頃.亦無乏絕.侯既行合樂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揭虛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修儒服俎豆.事反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惵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浹旬.而畢濟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詞.矧以眇焉末學.衰朽疲眊.猥介載筆爲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於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遂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香溪祠堂記

香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聞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稽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萃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聞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亹亹不倦.先生于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一章.屢嘆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于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于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諜.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于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燁.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永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于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千萬.先生悉散

於宗族鄉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為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為詩。閑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遣劉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者程子之遺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嶽、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止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復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于重紀至元之二年。師嶽已卒。因以侑食。堂。師嶽作也。祠室堂軒為間者三。翼以齋廬。為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嶽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為古者鄉先生歿則祠于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為文以祭。牽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有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其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為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於東陽者十一世。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於宋季。用入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獎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為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倜儻尚義。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為之師。公時自著庭歸臥蛟峯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朝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皐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為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南膺鄉薦。從弟台搢子朋龜。並登上庠。領胄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珍。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為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久在廬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論議響亮。知為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群居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歿。穀城逢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於朝。暫出為穀城尉。倦游而退休於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覩家勢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曰黃金塢。鑿峴擁其

後。鄰邑之棲巖龍門諸山拱揖其前。而東岡獨據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為楹間者三。舁石刻置其中。外為小軒。以燕來客而便觀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效其成規。舉其墜典。使賢材輩出於昭代。義聲動於遐方。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予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伯。溍之曾外祖也。徐為東陽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永。次極。次謐。次逸。族大而分。增居縣南。號南徐。謐居縣東號東徐。兩族尤盛。擢巍科。躋膴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子曰壽。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楠。免解進士。考曰圻。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授。堂差潤洲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溍之曾祖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為我祖考請婚焉。祖妣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二女。一即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溍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之側。而荷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歿已久。而溍忝有祿食。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伸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推恩於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溍既得謝而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而祖妣之再從姪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譜圖。俾溍以祖考祖妣之年壽卒葬贈封官爵系於下方。我祖考諱境。卒於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於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於義烏縣所居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祖考前承節郎。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本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追封江夏郡君。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亢其宗者。徙居義烏三世矣。

黃文獻公集卷之八上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溍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店。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於義烏。是爲溍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瓊。仲曰鎰。其季諱中輔。則溍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萬頃、昭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咨、少亮、溍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溍爲五世祖。元孫伯謙、簡、天壽、基、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縱、介子、唐英、綱、鎮、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溍爲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焱。次太學生燚。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溍志於下方。溍。朝請公之曾孫。承節郎諱墫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鏞之子。某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靡逸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積

善之餘慶。是爲敘次世系。訖於功緦。譜所弗具。莫能詳也。粗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八。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溍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爲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於茲十年。而溍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婺大姓。由金華散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徙義烏。而爲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薦於朝。將授以官。命甫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墣。方氏實生公。諱墫。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適明禋。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廕入官者。公僅以進納補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

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炘。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會故建兩淮宣閫。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爲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塋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卽我先人。諱鏞。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溫州路樂淸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卽溍。次溥。次浩。爲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龜後。更名鼎。次湛。次滋。爲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顧後。女三。適賈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樵、樸、梓、楓、柷、楨。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元孫男八。璨、璵、璋、瑞、瑄、琛、瑭、瓛。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於卜吉六十年之後。自以爲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溍衰謝之餘。備罹憂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儻復有所待乎。詔使在門。義不俟駕。寵光赫奕。有隕自天。褒大顯榮。賁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虔奉命書。展告元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概于茲石表。嗚呼。來者尙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月一日。孫男溍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　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溍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篆。於同年三鉅工。顧以靡身下列。久未克歸人石。既蒙恩外補。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鐫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薦膺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尙仍其舊。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於後人。溍嬰患

餘生。退休田里。無所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惟因循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未及書者。悉系于石陰。童氏。金華大姓。先夫人之曾大父諱。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祔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溍自國子博士。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溍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溍既得謝。而廷議妙柬元臣。付以史事。旁招疏遠。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檜、已卒。梓、國子學生。今用廕赴吏部銓。女嫁蕙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溍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溍謹記。

溍立石未幾。而被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溍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聞者溍以衰朽。乞身而退。克覲奉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召還之命。未遑有所登載。茲幸得請。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琛、璘、珹。女二。元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溍謹記。

外舅王公壙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溍誌于幽堂。溍方竊食輦下。既蒙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襄大事已久。溍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於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汴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於婺之東陽。既四世祖徽。成弗仕。曾祖諱師傚。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嗣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函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爲友婿。故以長女爲其冢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妣張氏。初。昭慶入奉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爲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常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爲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門銘。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歷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

章遵母命。俾爲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藹然有前輩典型。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爲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棘。顧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制署公處州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閉門授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稾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尙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爲外家李氏嗣。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溍妻。累封江夏郡夫人。溍之曾祖姑。歸於昭慶。王氏以女歸於溍。蓋世姻也。次適李法。尙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潮。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塤。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壻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廿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奇。俾寺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萋。族子或鬻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塘塢。遷兩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爲壽藏。旁置冢舍。名曰繼庵。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卽公所自爲鎮樸安厝焉。始公命溍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溍。惟公之暮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概見於設施。溍所書若甚簡略。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諛言以爲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勿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將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謹記。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爲常。非有爲異。及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妖壽以之。
雖休無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爲。孰勉而躬。閔勉朝夕。封客殖驕。孰爲已得。
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修。人道之極。猗君之爲。厥志允臧。式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充實輝光。
我揭振之。勤銘茲堂。

彙善齋銘

畢貴彙愛。儒者擴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爲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尙其孳孳。止也以所。勤也以時。毋惎千里。忽于毫釐。仁如夷吾。咸卷其卑。爲善有術。視我銘詩。

腴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腴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者。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致來徵銘。爲之銘曰。

惟息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乃色乃形。有出於曲。以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斂其華英。退藏于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廷。曰予塵襟。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玆銘。

息菴銘

上人允玆。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蓋扁以章所息之處。號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爲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徵銘。爲之銘曰。

爾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菴邪人邪。依正不二。剎那之頃。能所雙亡。十趨何短。一息何長。勿生勞勞。而止中路。咄玆草菴。非汝住處。

圓硯銘

翼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

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潔。

興讓堂銘

何君貞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於其祖。妻以讓於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弛恩既行。乃扁所居之堂曰興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諷詠焉。君出以示予。因系之以銘曰。

讓之爲義。推己所有。木水本源。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偕銷取帶。孰視爾民。俾歸於厚。施由親始。千乘可輕。義以起禮。善不近名。皇仁在上。孝子不匱。奕其龍光。恩榮備至。爰建稱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爲銘詩。薦此樂石。匪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爲之銘曰。

輿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于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爲德。不自毀于雖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乘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玆。無矜而名。尙允蹈之。

青石硯銘

雪齋方丈所蓄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琥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毋曰玆宋之阻行也。

恆德齋銘

易之爲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恆性。人之固有。充爲恆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恆。惟君法天。偕行偕極。惟臣承君。咸有一德。賢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旣立。其用必行。措諸事業。乃恆之亨。尤懷于玆。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永終譽。

墓誌銘

張君妻趙氏墓誌銘

滔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滔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援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軫君之名。君實其字。肄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玆。速去物改。白刃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胄出燕邸。五世祖諶。疏封安定。從伯馥光。典領宗正。劈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曰希堅。進食京秩。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墨。亦主外藏。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履。守節自誓。婺居四紀。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朏。質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顯。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旣除。靳琴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孝子。曷顯父母。緊長民者。宜存風勵。繼慟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丸丸松柏。勸辭相哀。用勵凡百。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司管勾。遷昌國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爲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吏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爲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旣傳致成獄。君直其冤。破械出之。蘭谿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嗾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殺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株連。若縶繫無得而久繫者。君悉爲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遣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天子方用言者。

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超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楫等。將奉柩歸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溍。子辱游於先人最久。宜知先人。盡有遺。溍、婺人也。幸能道君爲獄官時事。他宜傳者。詎止是耶。史稱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其獄哭而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爲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桂、汝楫、汝舟。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孰降其材。而奪其施。孰受之器。而易其宜。百畸一逢。孰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眞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爲汴人。金末。父信避地眞定。因家焉。故今爲冀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祕書監爲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爲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彙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底勵。以求報稱。闓以廉⟪?⟫因攝使事行郡邑。懲姦貪。省冤滯。接引善類。所至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婺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調饒州鑑⟪?⟫石縣尹。未上。丁內艱。服闋。改順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眞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

日。以疾卒於鄴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鬚秀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嘗屬文。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輒與談中原文獻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吏部銓。俛首循調。殊無難色。其任籌庫也。分帥閫乘廉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仕既久。而家愈落。歿之日。賴故舊致賻襚。乃克以斂。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爲普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萬戶孫毅夫。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淸涼山。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自來俾某爲之銘。始公佐憲府。某因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溍其誰爲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自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素乎其位。無喜無慍。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勵諸⟪?⟫來。

韶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爲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州都事。父瑜。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爲征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爲吏。隸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鉤摭趣辦爲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闓說。用久次陞提控案牘。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

王。以右丞相行中書省事。復署公爲掾。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荊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省提控令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眞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蒙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得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尋者以朝散大夫爲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爲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爲。公單騎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爲良民。蓋公久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讋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爲轉運也。患富商交搆吏。受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倣福之南臺。列倉於漳泉興化以貯之。持引就受鹽者無所容其弊。歲得羨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廕入仕。今爲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寧晉縣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定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溍惟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趙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斂藏不耀。出其鋒芒。貔貅百萬。長驅鉤戟。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颺厲電擊。膺⟪?⟫靡⟪?⟫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罔敢知。國有元臣。元臣之賢。天子之聖。日飭汝遣。視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節。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謁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曾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爲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爲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恟恟。凡所以布宣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尙書中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奏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治浙右。亟剡上乞署公爲屬。未報。而公去爲兩浙都轉運鹽司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極以歲賦減耗爲憂。公規措有法。自常算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車牒訴坌集。公談笑立決。吏投服如神。有以强盜坐繫者。公探其獄。以爲此齒民無知。因客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藏衆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

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論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爲水利未復。則旱潦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疏導之如其舊。爲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爲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中宮。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籍錄朱張家時。公嘗徵撤與聞其事。乃命公綰銀章爲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爲生祠。且請於前史官聊城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脩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斌原。子男四人。長曰恂。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次忱。蚤卒。次愷。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閭僧。孫女二人。俱幼。公爲詩曰蘗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范陽。號稱官族。其別於開。有任參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且以文章家知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爲之子。方興而未艾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曰予其休。逝也委蛇。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邇伊遐。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豊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迺徙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爲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丱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牽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韡憐其才。宦游所至。復引以自近。癸酉。吏以國子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爲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爲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塋。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渠。以先生致仕恩。今爲某官。次槷。次大德。蚤卒。次㮚。

孫男十一人。焵、烶、炳、熠、炌、嗣忠、嗣弘、焀、烜、燀。凡先生爲學官。教人有法。其校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內之謹。而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啓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於世。重修台州圖經。列於官書。滔以先生校文鄉闈之歲。忝備鳥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渠與滔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墓上。滔雖不敏。誼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巖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錢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昃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應刻辭。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滔往哭焉。其友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滔不敢不諾也。初。滔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濟。補京學諸生。因家於杭。故又爲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處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貴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於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唐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也。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人。與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爲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文益以氣爲主。毫端礬礐。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驤。一瞬千里。至於略岸之縈折。舷欹柂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譔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滔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滔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滔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歿於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敘官閥。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爲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於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

不以動其意。左縈右繞。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擧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爲人。內秀朗而外朴瑋。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爲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爲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爲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爲碑文。曾祖璧。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溫州樂清縣尉。父績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遙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大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爲宜人。子男一人。正臺也。當以廕得官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末矣。銘曰。

樹之既同。有種而弗充。不亂于躬。獨以裔終。後其豐。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溍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溍貌爲晚出。於文清無能爲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溍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耶。溍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擧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爲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牓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爲本。故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爲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荊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贅菴。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爲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因可概見也。彼以是瑣瑣者。爲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爲竹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爲伸。亦不以不大用爲詘也。彥實於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爲文倜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能弗畔於道。有贅菴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於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鶚。父曰朝奉

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諡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夭。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媸。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尙無有己。孰得爲失。惟浩然之。死是不沒。磊落軒昂。崢嶸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之徐。系出偃王。而代祀遼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予。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越郁氏。因徙家蕭山之漁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年。從父避兵。踰濤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難。既旋。遂西還。已而兵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護之。積善之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爲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瘁不休。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小。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存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貸。漕運官恃其品級已高。尤恣橫。凡姦私殺虐。執事者率畏憚不敢竟其獄。君一一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爲辨析。免男女爲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爲之綱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府。有忤其意者兩人。將寘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鄰女不得。殺以滅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他辭引兩人。傅致其罪。君將直其冤。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也。君盡立辜吏於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濫殺以求媚於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家婦。爲其夫所覺。而銜之。適有遭劫殺者。賊弗得。僧爲飛書誣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書墮邏卒家。七人中或以罪繫。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冤。而七人者苦卒虐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杻械。始垂泣自言。令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褻衣。佯爲賣卜。至其處。悉得七人以己物實贓狀。取其家餘絲布數疋。析縷以比。無不合。釜甑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伏罪。七人者得直。已而獲眞賊於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囚有以男辭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爲訪求其實。悉生之。鄰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於盜者。意其子也。邏官捕繫而鍛煉成獄。且取他衣物爲證。君爲蹤跡其事。或譎擿以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邏卒及行貨者。歷歲大祲。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頒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臺猶以荒政委之。陞平陽州提控案牘。以內艱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案牘。方次甲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弊。累數千言。率頒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自於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用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咸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借以九品官。仍爲本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且漕法積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運紀原七卷。後有掠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昔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

七年。今穎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田令史為提控。采列郡圖籍。撰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當世宜急行者其要六。府上其事。轉達於中書。雖不報。而識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某所嘗言者。時朝廷方選用重臣。宜撫兩浙江東。君摭時政闕失關大體者。為九策以獻。會其使還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為割地以廣學宮。章某為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歲徵民輸荒田租。為田千四百頃。人甚苦之。君寬為之限。募民墾闢。教以蓄方豬閘。而覈見田歸其實。行視他民田之阻山瀕江者。俾因地勢為蓄泄以備旱潦。歲饑。則出己俸倡衆以賑之。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準強盜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悉笞而遣之。旁郡邑事類此。有瘐死者。憲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鄰縣銅陵人爭魚池三十年。君數語而決。尤以是受知於上官。滿代而歸。留居吳之閶門。無復仕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或乘輿獨往。徜徉山水間。自號可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攖疾。諸子懼。或請禱。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時是矣。已而有瘳。久之。乃以疾命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賻不可受。須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為夭。官正七品不為小。得正而斃焉。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復。出後繼清鍾氏。曰濟。曰孚。曰艮。紹興和靖書院山長。女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溫。思義。思文。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毀至頓絕。母氏卒於官。弟晉亨以憂病惑。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於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凡所著有蝗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可抄書各一卷。歷仕集二卷。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於家。吏學大綱、折獄比事各十卷。行於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皆列於官書。予方樂聞君行事。而艮以狀來諗銘。敢不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藹焉厥績。胡不卒施。而有遺策。勒銘告哀。用表元宅。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自越而吳。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國朝。仕益顯。最號鉅族。今以占籍為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為弘農郡夫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生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不啻如己出。君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於心目。刮劘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米鹽細務皆有法。僕隸讋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年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

舟楫糗糒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議旌擢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於世故。絕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默道人。泰定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為昭信校尉常熟江陰等處海運副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陞紹溫台漕糧之直。方剗宿蠹。掊尅之弊。絕無所容。天曆二年。部運抵直沽倉。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就醫於杭之私廨。疾愈劇。不可為。俄陞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南渡名將太師鄜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贈嘉興縣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齡而夭。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為之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統二年正月某日。襄祔事于泊樓山先塋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府事清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來諗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也。君平生所賦詩。有遺稾藏於家。銘曰。

弗私于佚。維時之逢。弗攻于用。維才之通。有侃其門。堂構則崇。其播其穫。乃裔不豐。尚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以鐫。表茲幽宮。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會君壻。奉書若狀來徵銘以葬。嗚呼。溍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為饒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或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常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大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於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於縣。獄已具。君閱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稱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座。日臨其徒。泉南廣東。靡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恆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於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詿誤吾民。為大姦。亟刻上于郡。杖其首占。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委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君。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鉤校物力之薄厚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盜毀匠籍。而牽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於郡。發架閣舊籍證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之政不便於己。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暍歸。居久之。復以病

疫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專居踐跡卑.讓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爲容悅.然亦不以訐爲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他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略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爲憾.其爲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醞藉.未病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藁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鬱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璛.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祕閣修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準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爲鎮江人.迨先生以宦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爲儒.無廢先訓乎.由是其刻意於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爲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鄧公彪、爲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寘掾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爲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邪.誠推是心.寒畯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秩滿.遷上饒.以所生母蔣氏疾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於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爲先生論說.毫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靖.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租爲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爲能.數委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宦.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

州山先塋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壻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爲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鍛錬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務既竟.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上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執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有來侁侁揭其名.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諸方珉告元扃.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爲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興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常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仕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臣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衰.輒致仕而去.君少敏於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歿.負土成墳.松柏皆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爲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而暴露.爲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焉.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皆再蒙恩錫賚甚厚.以爲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爲茲謝公元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於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於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汎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若記之.興國先隴鄰於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爲興茶利.其徒創置祠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爲將仕君設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籙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張公、元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爲製其號曰可心.其爲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於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爲己任.閱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於己.仍施田百畝.以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讀.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爲登堂說法.緇白四衆咸會.君忽顧謂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遂以疾不起.聞者嘆異焉.君生於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於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埂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陰授寧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元孫鍔.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迺按狀所載.序而銘之.銘曰.

繄君之先.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於所祖.匪襲其迹.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識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卒.式示永久.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

亨貞皆嘗從予游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請銘按狀公諱進字仲□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嘗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憲宗於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衞世祖建國開平既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其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世祖選用世勞以爲金銀器盒提舉久之當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爲降璽書存護其家寵異恩也至於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一世祖之定都於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孫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人陶氏宜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曰賢佐仁宗欲使嗣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瑙提舉今以累遷爲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爲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國子釋褐爲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強者戰弱者俘爲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敢犯或自混於雜流而取容一時然特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爲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於義故君子寓屑爲之公後雖耤是有位序而恆若以爲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賚志以沒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爲務嘉議公之官於金玉行府也留鎭庸久之故所知位丞相出臨江浙諸路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異從容一語未嘗輒及其私愼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生盛時蜚菁莪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爲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遙出此入彼與時汙隆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爲氏亦旣有時有子有孫迄用一經守爲顯門兆茲幽墟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鏈踵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鏈之穉焉不肖而持重服率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某之曾祖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充踏齋生某生也後願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何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之諸暨人諱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焕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

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氏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學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爲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艱解職先生給帳扶侍絕江而東會大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徉山澤閒未始須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歠菽息偃翛然以樂隤然以委乎壽順而忘其（原闕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往就職旣歸卒隱弗仕卽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鑿水成池周於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蒔荷蒲蕙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於煙波莽蒼閒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斂卷與縱飮劇談留連竟日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風止雨收挾小舟以筆床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叩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君少敏於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於考亭皆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爲詩有靜春堂集四卷龔氏子敬爲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淸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爲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潁司徒袁公臥雪事寫爲圖以遺君且曰予爲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曰震次曰泰次曰晉皆張出次曰聰陳出泰以文學克世其家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女三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壽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諸墩先塋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爲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爲寤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爲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曾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佑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於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爲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士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於私史祖惠父驌克纘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後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書說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豳而終否泰剝復循環不窮豳是有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哦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驖風概雄偉周之爲秦噫乎悕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鬩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消揚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虐癘未戢家無圭撮積負山邱移符趣辦吏卒旁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

君捐私槖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詞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族。有施予恩。下逮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經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處於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終於布衣。壽六十六。葬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於翟。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鼎以公故。補官迪功。準遺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爲游卒得。卒欲剽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有三。壻曰王枚。程萃。黃愷。卒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於次。已次道心。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壻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已歿。豐貌整容。猶記髣髴。坐南窗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閒。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便寒。炯贈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譔。杜甫之沒。餘四十年。稹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闒茸。不自底勵。挈挈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爲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因辭。庸擬其詩。播此聲詩。爲言則俾。而近於昝。刻諸方珉。永賁幽室。

道一書院山長戚君墓誌銘

君諱象祖。字性傳。姓戚氏。世爲婺人。戚氏在楚邱者。實宋之世家。而婺之有戚氏。南渡後始著。袁州府君如琥。與其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如圭、如琥。既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閒。府君亦擢紹興庚戌進士第。由國子博士出知袁州。積階朝奉郎。追贈其父約爲奉議郎。而其子宋祥以蔭補官。爲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君袁州府君之曾孫。廣德府君之孫也。父曰紹。入國朝。隱居弗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君天性質直。無崖岸。不喜爲聰明機巧。少服家庭之訓。甘於淡泊。目不識富貴家華靡事。弱冠師事王公元章。益達於命義。杜門不妄出。環堵蕭然。有書數十百卷。隤然自放。處城郭如山林閒也。用是尊官顯人。鮮能知之。大德中。年幾五十。乃用學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吏部以例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乾辭不就。夫人義烏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初君之祖父皆娶於朱氏。鄉貢進士君之弟六合令周。謂君可妻。以夫人歸焉。江南之始附也。愚民多匈匈不自安。君以祖母素嬰心疾。慮其驚悸疾愈劇。白于父。避地龍陽山頂之。又依外氏居義烏之赤岸。君適有遠行。而大盜及境。夫人獨挈幼稚返於故廬。外氏亡奴以脅從將汙其主。賴夫人先事奪其穽計。而免於禍。姻黨咸歎異焉。其後家燬於藍。夫人力相君作室如其舊。而君厭於囂煩。遂僑居永康之太平。其子宗仁爲象州陽壽縣龍門巡檢以死。君念其去家萬里。殯於殊鄉。哀之不置。屢形於歌詩。夫人尤過乎哀。竟以成疾。至順元年十二月戊午。卒於太平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四。君自是忽忽不樂。因泛舟還省先墓。俄感痞疾。以爲祥事於夫人之日。卒於赤岸之別業。三年十二月某甲子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長即宗仁。其卒前君七年。次崇僧。學於許君益之。能知經。而有文稱其家者也。女二。長適朱璟亨。鄉貢進士君之孫。次適呂梓。孫男六。女四。崇僧遵治命。卜宅兆於義烏明義鄉竹澤之原。葬以四年閏三月某甲子。乃自其鄉

之前山遷夫人柩合葬焉。某之視君。蓋父行也。而辱爲忘年交。君平居罕與人接。而遇某特厚甚。崇僧踵門俾爲之銘。幷誌夫人事。某實知君。不敢辭。銘曰。

維養也晦。以尊其生。維居也安。以篤其承。維歸也潔。以昭其成。名之弗斷。德則孔有。維以有之。用詒爾後。

胡君墓誌銘

郡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衰絰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爲銘。予爲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瑱。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爲郡列曹掾。非好事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貲以爲俚俗華靡豪縱事。尊官顯人。慕而與之遊。不肯爲翕翕熱。然於故舊賙恤有恩。歲時閭巷相過。雖賤夫幼童。必踧踖然與爲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病革。姻黨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斂息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於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晚益聚書。搆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爲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君於管郭之學甚達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昱。曰元垚。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女十人。曾孫男二人。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昭被於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爲不朽者。獨銘也哉。銘曰。

維古宅兆。視占從違。允矣胡君。斷志不疑。我擇我藏。既卦于蓍。有封斯隆。有濟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黃文獻公集卷之八下

墓誌銘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先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應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屋事遂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爲念也。坦銜訓就道。尋躐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挈挈然贏糧笥書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爲子也請。某哀其言。亟爲之答拜而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晉。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殁。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爲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爲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祲。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倘佯

烟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躭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此所以識。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存晉、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爲樂邱。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爲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睦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貲治。以爲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跡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施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夭。次塈。次堉。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汙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某竊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菑子播逮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惟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魂。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至十又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曰。先人之葬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懼寖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矜而畀之銘。按狀。君諱華。字君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寅。宋太學生。父汝箕。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爲文。從父伯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於兵。乃即太湖上授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帥者。即日延見。問撫安之術。版授南劍州儒學教授。君私竊以歸養爲喜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君爲宜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所居室曰龜峯。示不忘故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一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某月十三日。葬清泉鄉黃川之蓮花塢。娶吳氏。子男一人。庭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四書直解若干卷。文三卷。詩五卷。樂府一卷。藏於家。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者。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震先後擢進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爲之子。庶幾能亢其宗者。敘而銘之。所以俟也。銘曰。

馮著於閩。由杜陵君。史軼其傳。綸言具存。子孫則蕃。不有世祿。散處劍邵。爲三大族。孰振以文。曰維閩宗。逮君之身。乃尚弗隆。爾公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琢石以俟。

呂君墓誌銘

君諱棟。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埜者。於君爲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孜。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十二。能佐父理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

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譚。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遂差。入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驄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修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苟。而無留藁。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任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婦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撥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喬不使年兮遏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執紼其哀兮薦此石章。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溜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傷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競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豐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恆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遺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啗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叱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或以君對。且要與俱謁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挽者。趙齊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嘆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饒。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

具衣衾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鶴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疏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己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退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撫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己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某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鄞。某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婦葬有日矣。若能為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濺執紼也。惟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墓在東姜。族子或以其地勞露諸富人。有司弗能直。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墓在桐川。又數毀於盜。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改葬縣北甘泉鄉唐塢。我叔祖湖南轉運副使煥章府君墓之東南若干步。而以吾婦祔焉。煥章府君之葬。嘗捐田若干畝有畸。畀廣陵寺。以給歲時饋薦汛掃百役之費。寺弗能有也。吾抑己嘗得錢若干緡。以復田俾歸其舊。其併為我誌之。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組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恩。補官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驕縱。有所缺虧。述德補內附外員。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麗水縣主簿。復辭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娛。無異盛時。臨終猶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壻曰黃溍、李法、何淯、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嗚呼。溍不敏。無以褒敍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婦與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奉吾不豐約不嗇。曰歸之吉復其德。適館祖姑返元宅。勒辭方珉詔罔極。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於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

釋。鄙亂時。已佗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懿。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尋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舊書萬餘卷。燬于火。躬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爲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榮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遜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頤人臥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扶其幼稚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疏屬數曰。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爲計傾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業。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爲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詿連坐者。衆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爲言之。卒直其冤。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値舒頤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爲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揚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鸞。女一人。書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叢藁。藏於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嶴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閫都司曹公愍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某。以銘爲屬。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爲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遺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讀莫徵。嗚呼後王。尙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大廷。贊其筆削。作爲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玆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庚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憲正王四世孫也。其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於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大師。追封衞王。諡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

鄆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諡莊憲。考諱壐。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磨綺紈之習。而自齒於韋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除軍器少監。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閫公復爲翰長。徐公琰爲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爲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衎。無不喜而與之游。公爲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亹亹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觴詠於水光山色間。所爲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於災。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禮。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懃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榮老。用公恩爲福州路連江縣名閩鄉巡檢。次祉。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喪。次流。爲伯父昇孫後。次汶。蚤卒。次泌。爲季父曼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棫。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榮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爲公所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祔葬焉。公與溍之先人生同歲。溍拜造公。未嘗以子弟禮。而公謙不肯當。以某爲忘年友。公次子祉。緣疇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某。謹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於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興運。其惟帝臣。有命自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爲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皇朝爲滏陽令。因家焉。祖毅。以騎馬都尉武木台分封磁。爲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爲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棄去游京師。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衞。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爲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更爲散府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爲病。公白于奉使宣慰。請復隸宣慰司。便因俾公驛聞。中書奏可之。揚爲會府。歲所需藁秸。阻於肆塊。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皐諸州縣。水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畫免焉。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能去。而責成於有司。民力以紓。號社等三十六湖堤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稼災。公先事爲

備。修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考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券。間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糴。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爲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爲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十數。有所追呼。必循舊法。遣牌爲信。民以不擾。有鬬爭悉送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委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修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道路。有廢舉。人誦其政。以爲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附。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殺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爲其逃婢者。申使督捕甚急。公不爲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爲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爲功。公不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延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躐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修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相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爲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尅民。私其鏹十萬餘緡。公發其姦。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去。羣憸因得投其隙。譖奏以所按不實。召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爲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於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葬於北膺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邱壑。自號半壑。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雖有遺力。所至咸爲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眞古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率本省照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衎所爲狀。俾某序次而爲之銘。某竊觀公在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摭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滏陽縣君。與國忠敏公之孫女。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廕入官。由永嘉縣主簿辟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

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爲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緒用乃揚。侃侃李公。蚤膺殊遇。既晦民膚。遂躋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摧奸擊邪。脫略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嘉歎。式遄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斂避。豈公之力。休休有容。聖帝之德。上方用公。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凡百。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遽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同郡宋濂之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爲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云。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闓。闓之子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貲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冠謁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歛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當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於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爲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嘗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誣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於墓者再期。兄子文嗣幼病僂。不良於行。鞠之愈於己子。且爲娶於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爲之嗚咽不已。君廣顙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謦欬。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於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瞑。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於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壽。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二十二人。女九人。元孫男三人。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纘承惟謹。逮君復考倣規摭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姓。修其業而不墜。有司爲請於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逝紹其遺迹。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詔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軫夫鮮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

排患釋難，而卒無取洗洗義聲，被于州邑，有伉其門，子孫蟄蟄，執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扈蹕南渡，始家於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書之在班行者，多擯故所受告勑，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爲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壻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爲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奧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帥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同里與先生遊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俊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勤，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櫝，槩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爲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蓋稱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猶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於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扉已齋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

平章政事趙源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南臺，方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殁之際，初無所甚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瞑子上下肅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爲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金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爲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食朽之餘，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稿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屠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眞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寓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古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實，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曰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邁，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辨，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親加賑，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

私匿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志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自營倦於應接。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贏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齒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閫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澄、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揭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於省闥。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委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姊氏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率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元、金渭。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塞澀。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議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衍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焉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

若有得。從所言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譏一代理亂之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纂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遡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衍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爲之銘。溍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甫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溍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於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鋻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
實踐之功。出乎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
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閩閩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
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淵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
天胡不憖。不許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尙啟爾後。

黃文獻公集卷之九上

墓誌銘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於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諗於某曰。葬宜有銘。敢以爲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爲。幸牽聯書之。某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夙有雅故。而玠又與某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爲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貲產。逮今雍睦。罄己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爲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尙絅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纊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郡州符。三持使節。袁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淸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爲淸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

柩東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于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勩。致養於姑。得其歡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傅。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爲二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卽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人。長卽玠。次瑋。女一。今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卿府君。以直道爲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爲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敎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廟罕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戢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爲己。善不近名。逮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闡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寘弗問。而謹祀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驗佃人令自實。稱增其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閫。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顧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虧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爲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乃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爲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有宋日在睦州。後徙家靑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靑溪者曰仁厚。於君爲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嘗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尙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尙書四世孫修職郞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墉。次曰圻。爲伯氏後。次曰堪。曰坰。女一人。適單父盖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鐵、鏞、錡、鈺。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婿皆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族。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

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嶄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澤是叢。歸乎何憾。妥茲元宮。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鎬。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傳。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龍。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兗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奨其警敏。俾受業默齋留先生。開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攜君以行。豫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爲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察舉署興國路儒學錄。逮朝廷復取士分。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爲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意不合。用特恩補潭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徭役。爲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浙行中書省辟爲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關有以行。訖無所壅。杭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總辦。旬月而集。時舉以爲能。而風紀之司。顧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從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覃恩陞承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糴不宿倉。官吏惶駭。莫知所爲。君知而不發。使自爲之。所糴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道。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搏殺盜錢乙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堤以禦水。歲修無時。病民特甚。君爲改作。使可支久。居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饑。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爲諸州最。未報。會螟螣害稼。君所檢視。常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承風指誣君私庇之。居無何。誣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於神弗答。君探獄有冤。出其無罪者三人。乃雨。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猺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寘弗問。反加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乘廉車按是州。勸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獠穴。諭以禍福。皆讋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人廕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迎吏至。乘傳行次武林。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驥。君易簀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篋。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塋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

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旋。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洙赴闕。架閣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舊襲。洙力辭。乃以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睿意。存其封爵。因自號存存齋云。君所爲詩尚淺遇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藁。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爲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籲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遂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架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猶方孱弱。君獨治葬祭。貲產皆委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賻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爲報。卻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八歲。力爲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瑀託其息女于君而沒。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爲嫁于士人。術士爾知幾來謁。遽以疾亡。君爲具衣衾以斂。而械其行橐惟謹。妻子聞訃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橐爲贐。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爲貸錢一千緡於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於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諡焉。默齋之喪。士辦尤力。溧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於省。尹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君迎致於其家而爲位以哭。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篤於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驩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最。平生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專生業。有書五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請銘。予締交於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庸備著以爲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兼備。在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安厝斯藏。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詔來裔。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遜都臺公墓誌銘

公諱脫帖穆耳。字可與。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太祖皇帝爲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溫。名在國史。公高祖也。曾祖納閭兒□□御位下必闍赤。總領衛兵。取遼破金。屢策奇功。後攻西夏而沒於王事。祖察剌從上親征西域。以功爲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太宗皇帝於潛邸。經略中原。立功尤多。太宗即位。錫金符。改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納襲前職。以隨州孤絕。徙治南陽府之昆陽。愛都堰鄉縣風土淳美。因家焉。至元十二年。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加金虎符。爲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寢不用。罷。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烏臺貴。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諡景桓。母博羅真。封汝寧郡太夫人。忽眞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以勳舊家子。丞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爲武德將軍蘄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二年。進宣武將軍。泰定二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爲湖南憲長。有德於民。其沒也。

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以歸事之如生存搢紳先生皆以詩文美之公於人有善稱歎不容口有不善則爲之不懌終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沈於府河以死郡守爲出其父且給櫬以葬嗣爲郡者立廟臥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愍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部亟以爲言使者顧謂守令曰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恧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完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爲軍士所得自誓不辱至剡之清風嶺齧指出血題詩石上投崖而死流移文有司爲立廟迄今不廢剡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謂吾死得附葬於二載無憾矣逮其既卒貧不能葬公輟俸資倡鄉人葬於書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爲人廉介質直不喜紛華講閱之暇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亹亹不倦懸車之後養高城南闢齋閣懸弓劍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遇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自隨散步閭巷間稚耋迎笑扶擁而嬉亦不拒也禮部侍郎泰不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鄉飲酒禮迎致公居儐輔公升降拜起不愆于儀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襲職東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剌未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次篤列圖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丞次完澤不花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華縣翼上千戶齊伯顏察兒次適朵兒伯觧次蚤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達爾孫男七人諸孤遵治命奉柩歸郯縣卜以至正六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溍於公父子間有一日之雅奉鄉貢進士趙俶所爲狀來徵銘溍竊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爲之股肱心膂披攘經營光啟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爲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光豈不然哉而況公以陳留府君爲之父武德及穰縣衡陽爲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其殁皆可無憾顧溍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悉取狀所述爲之序而銘之

銘曰國家之興必有世臣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馬投戈以文易武靖其爾位弗震弗黷詩義干櫓舒舒扞城賓客在前圖書左右載懸吾車長歌擊缶我弓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遺一經發濮儒林雖武相接趨而過庭珪璧糾疊生榮死哀雖殁不亡式克有譽爲前人光瞻言故邱返柩而祔念茲厥初祁連之塋

穀城縣尉蔣君碣誌銘

故將仕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爲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仕吳越爲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於婺之東陽勳三子其仲曰承鄴承鄴之子曰顯由顯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顯又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廣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爲之師後進賴其淑艾率爲佳士里人孫

祕丞德之時宰賈魏公似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賈復使人誣以禍亂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爲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謀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逮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擢寵難能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逸溪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壻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成宗皇帝有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擢君爲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事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超遷有罷秩者君爲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歷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閣未嘗識於君書一旦爲寮而君顧位其下夜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鬭其不能自業起而爲盜者尤衆衙以主簿兼尉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爲之鎮之以靜剗之以嚴俗爲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乃逮其仇屏䕺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俯仰偵伺爲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泫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僉同曰奉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淛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沿江東下同日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聞其去苦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傷爲廢寧疾竟不可爲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元曰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元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享允昇女四人先是元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蔵初里水溜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驄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其右以爲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窣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元始奉君壻李裕所爲狀以銘來屬竊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效雖斑斑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殁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爲之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恆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蔭蔭藉君，鱗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執戶繩樞，俄爲柄檢。有限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澈所鍾。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於松柏。

將仕郎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閬風山。曾大父嵩，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於杭，仕皇朝，爲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閉窗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逮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於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爲同年者，曰文宣，死於疾，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巹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孕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爲書，奉束帛爲母壽，箋言旦夕南歸。未幾而廉氏家以其喪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祖生甫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歿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啓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纂仕寧海，聞閬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爲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爲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於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賢才彙進，而君獨違止於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夭，臨終言：我死當復爲劉氏子。後十年，見夢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爲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夭而閼之。得於彼而喪於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睎兮，兒嗁嗁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有四年卒，安厝開州已久。繼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旅殯于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爲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援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明路同知滑州事。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爲恭人。及大有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諗

于某曰：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勛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啓其後者，宜有辭揭于隧之原，以示子孫，顧猶闕焉，敢以爲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磁州。有諱遠者，爲金統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軍而上，遭亂失其譜，莫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弱冠，脫身兵間，東至大名，居開之濮陽，乃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能屬文，自處其簡薄。是時國家新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洎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爲學，庶幾他日能自振拔，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遂入江東按察司爲書吏，廉訪司立，吏留以爲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即大用，次珪，次大有也，今爲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處。女一人，壻曰會稽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女五人。蓋金之將亡，大家貴族，逢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享食其報，豈偶然哉。矧今大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辰沅常澧諸死獄，人尤以爲明允，寮府屢爲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見褒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於其身措諸事業，平生之志，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之爲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爲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韞弗施，一其初終，靡間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馳恩所加，草木衣被。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隅。中爲同兆，昭穆左右，勒辭紀實，式示爾後。

贈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爲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銜哀致辭于溍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綴末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太宜人。廣大祇奉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侈上恩。詎謂吉凶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木之悲，罔極奈何。忍未即死，以終大事，願推迹吾父啓慶儲祉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爲之佽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莫詳所以徙。提學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俾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進取爲名譽，朝益暮習，皆爲己之學。其爲人純愨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於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貲產，惟其所用無靳，資祭百須及門戶事，悉心任之。諸弟咸感化，而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疾病之三月，預爲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己接物之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詎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爲掾史，用資格序遷而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官族，提學公之歿，率諸子奉烝嘗，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之必周之。諸子既蚤失怙，宜人遵遺訓，戒厲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莫歸，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

謀作提以拜之。而或者憚其勞費。先聖廟及學舍。廢徙而多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爲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爲己任。宜人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興土木之役。得無爲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識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貤恩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矣。溍竊觀其示廣大詩有曰。金馬詩家貴。吾謂非世傑。惟能師古道。乃與俗闕別。然則容官峻爵。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以慰之於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於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次小戊。方業儒。女一人。適趙崇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溍嘗序其篇端。以爲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乎俚。茲故弗論。獨序其平生大概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卒以不施。藏器於身。爰有淑德。嬪于名門。克生材彥。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祉有民。潤澤實豐。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能光下賁。耀於無垠。公侯之復。在爾子孫。龍山之原。爲將歸墳。木則已拱。合祔惟新。歸歟同穴。表爾貞珉。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世祖堯。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沖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殁葬縣南乘驄鄉木撫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於荆浦。父諱潤。以惇德尚義爲鄉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有敏大志。既壯而隱於醫。其爲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於爲人已疾。尤善以太素脈言人吉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堂。人罕用爲其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有六年。大盜竊發於鄰郡。蹂踐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壅臍逆上。結聚脹滿。廢食俯廢。公授以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消病。與藥輒效。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爲入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數喜。陛對。亟薦公于上。李叔固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謝。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漠。迴次和寧。三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爲。遣府僚孫司馬者。詣闕請醫。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上再三勉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既至。施之鍼焫。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爲之封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上及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野。太醫刻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於一邱一壑以怡

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三。前紀至元之某年十二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於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爲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至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遊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僅如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參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年尚少。求而父切脈。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脈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樸仙翁。而歙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楊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略。醫經之言人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尤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於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元。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畀以制書。歸榮故鄉。皤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違矣。公書具存。發潛明微。在爾子孫。偈文訂實。推述源委。爲諸石章。用神信史。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爲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恭。於公爲大父。進義校尉從豫。於公爲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爲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閱盧扁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於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焫。率與他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僉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咨決於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驚愕曰。南方何以有此邪。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爲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恆。蓋用術貴於通變。立志則不可無恆也。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廨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良。後多爲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爲其提舉。階自醫愈郎陞成全郎。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東南。至治二年。丁艱憂而歸。居喪過於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於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鉞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人。

公脩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至德鄉望墅塢先塋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前宋進士頃先生壺燠所爲公行狀，屬予爲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略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爲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士，獨周禮爲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爲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於學而敏於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爲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尙有子，益儒英，際聖時，伏必興，馳茂思，播泉扃，發其兆，在茲銘，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爲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鎭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凡，長益闓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節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固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於學，公所爲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於前代遺老，若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薊邱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俊之士，亦皆折行輩與

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爲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坐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尙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閑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適被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趣翼之以應令，竣事，虞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尙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於朝，而翼之素志邱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於故舊，往來尺牘，裒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衒其識人之多，特以其間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詞，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爭於人，人不以爲異也，大參金源天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孫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蓋某之先，有壟墳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邱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遠，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孫女三人，皆幼，遠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巖鄉黃山徐涇先塋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於翼之父子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囑，望予厚矣，遠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朽事，

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爲之序，以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實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爲珍玩，或有所挾而强使爲之，雖奉之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閭，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寔，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璩，以長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文昌，號容齋處士，無子，弟文本實生君，君年十五，育以爲己子，處士兄弟素嚴張，君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歡心，於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俊聲，後二十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補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教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刻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宜闢署，同時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閭以舉子業自結，君獨恬於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於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槩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於學，在天台，爲鄉愚者三人，輒宥倖斥私錢鑄禮器之，募好事者捐田

以助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縣藉，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母，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君親喪，而志俶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餽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蓄，今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求予塡諱納壙中，仍躋門請予銘，以揭於墓道，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爲同門，知君爲深，庸摭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爲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擢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邅迴而不進，甫踐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於嗣人，庶有知其委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途，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貴幽墟，善積于家，積積所儲，有謂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鵠素，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鄭府君墓誌銘

無錫鄭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爲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爲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鄭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懾。元符三疏。光於史牒。子孫蕃延。散處吳中。遂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厥大。再世不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于貲。嗇已裕人。逢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靡。人有衣服。美錦纖絲。君則弗御。終身布韋。人有室廬。穹檐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于宗姻。由近而遠。卹其鄉鄰。爾弱我扶。爾饑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穽。深憫其窮。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青青者篁。內虛外直。以名吾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孚於衆。譽望所歸。展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儼。克肖其父。女適顧瑋。暨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未婚。秦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爲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丸丸。有子承孝。謁辭圖堅。顧慚不敏。舊屬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遊。死而得一言爲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余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余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寅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窮究。郡庠延敬之爲少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于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所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以古文自誤。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于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游江湖間。遇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意合。欲偕之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牘。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書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塋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信。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爲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倘奚以區區之言爲。予

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爲。而今已矣。昭昭在上。其藏在此。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修。姓呂氏。呂氏於婺爲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其所居地望爲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於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迪功郎師愈。仇家搆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清獻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閽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白無例。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綠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爲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燾。皆承節郎。祖諱塗。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奮與計偕。試禮部。入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夢炎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爲其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爲成規。守而不廢。于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祲。爲粥食餓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僕從。唯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翛然山澤之臞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仁愛及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衆咸祗服。爲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爲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讎誣平民。蔓延所及甚衆。

爲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無失業。且爲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爲置吏。即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井。不藉是爲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復強起之以爲鄉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護重由寇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皆朱氏所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因鞠兄子。俾持門戶事。而悉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機體之重。爲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爲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宅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燧、炯、煒、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二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於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告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迪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才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爲一鄉之善士而已。顧乃斂藏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爲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曾孫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爲之銘以勗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澤施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天閼。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樹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開。天寵是承。貽恩所加。賁及竁穸。惟銘可徵。勸此貞石。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伯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乖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諡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祖諱子沐。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學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閎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巘。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歷平江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爲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鎭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爲幕僚者。窘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爲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爲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於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附循以愷悌之政。人咸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爲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祲。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慮囚。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搽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墾湖爲田。而輸糧於官。吏以賄委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爲縣。涖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於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遺藁十卷藏於家。俄感微疾。既瘥而復作。卻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其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漸。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於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爲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

無畔岸。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爲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爲兩制侍從。權臣枋國。儉黨盈庭。鋤姦衞良。殫道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某幸嘗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與百工。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逮其曾孫。以名師儒。爲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以武弁扈從。南遷於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爲湖州人。曾祖後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獨能習爲其文。既長。乃弃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於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字憐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卽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倉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竭入爲出。節縮浮蠹。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三百石。費用稍充。乃嚴飭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齋閣至官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大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肄監開之。因招致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令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卽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輒具啟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論銓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杇鏝藻繢。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軒。爲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公爲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

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大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告□□□□□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爲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委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孛朮魯公翀．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袠．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何言．須臾翛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駥．女二人．長適楊穎．孫亦已卒．次適陸元達．孫男六人．長璨．用公廕爲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璹、球、璋、瑛、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駥爲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儒政鄉鴟山先塋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璹走京師．屬某爲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善之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某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本關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皷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亢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爲之方珉．揚芬千祀．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榮．俱弗仕．父諱堙．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爲志．故祕書少監凌公時中．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爲書吏．將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場丁負水取鹵．力疲而賦不充．乃爲相其地形．鑿渠以

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尉使司辟爲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爲修作坊．募工匠．至於攻金治絲設色．具爲區處．迄今守爲成法．兩淮鹽綱．病於運河淺澀．事聞．詔遣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閘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束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縻日食．促令興工．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九操畚鍤．日所穿廣四丈．修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他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爲掾史．會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疾．不赴．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於計口食鹽．言于行省．未報．而王公爲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爲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令死徙已衆．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於是議減越鹽五千六百餘引．俄有旨改昇王公以湖南憲節．後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答剌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檄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勅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贓爲錢萬六千餘緡．擢而以贓自首者．爲錢萬三千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條短送．舟人爲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僦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並緣以虐民．及至海□．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衆莫能奪．乃言運戶自買知途之舟．運艘爲風所敗者．例當覈實．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於破家．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厲宜人憂．不赴．服闋．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詔中書新松江富民瞿氏．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方四員．踏視其地．而松江地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明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撥田蕩鈔．以媚朝廷之聽．而報宿怨．請與設牙門．爲徼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爲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他所遣官聞公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舉．轄俵資造庫岸．船商欣然出私錢爲助．不踰月而告成．先是吏胥悉爲姦利．凡舶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爲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物．庫藏爲之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妄．而有司□之喜功生事者．復勸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建司累牘詔條革□．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

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罷之。州人相率爲生祠以報。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斥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於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興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省臺薦牘。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爲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殫擧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室曰止止齋。仍自號鷃游子。以見其志云。公資貌魁梧。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爲言說爲名高。弱冠時。出游錢塘。與浦城楊君載、鄭州劉君汝友善。論作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委靡之習。間挾其所爲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爲隆山牟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涖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慣貫寡言。故言必有中。至於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瑕疵。人尤以爲難能。卒于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於州東長寧鄉之龍鵠。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廕爲揚州路如皋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尉使司都元帥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葬之明年。某以久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於是仲揚、仲廬。相與謀。來請文爲銘。而使者與仲廬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某納交于公踰四十年。知公爲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賦詩之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之偉器。抱負千里。出僅一二。竭蹶而趨。劬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於位。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於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飫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沒世不忘。仁言之利。修途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賁于封隧。有之似之。在爾來裔。

黃文獻公集卷之九下

墓誌銘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於家。秋七月甲申。葬自馬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暨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口薦譽之。今天子稽古興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爲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修三史。又以素爲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爲國子助教。用覃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某以退休之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爲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狀。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旦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師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

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鑰爲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怦始。怦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嘗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爲湖州小江等處鹽司□□。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封股和藥。仍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峯也。惟身服田畝以爲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爲粥以濟路人。不知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有醫說一卷。傳於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爲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爲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檢飭。期無愧於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鄭氏。忠義祠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願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爲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賁。次白。次丹。次赤。次會。次黠。女二人。適陸鉉。傅權。孫男二人。叔。族。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爲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敘其世系之詳。至於壻與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爲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爲之銘。俾刻以俟焉。銘曰。

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乃昌。爲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才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耆。沒不亡。發於皇朝。耀休光。負以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于其藏。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諜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衞率府胄曹參軍某。其自番陽徙家于鄞。則由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爲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復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黎受業焉。楚黎後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人。繼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仞牆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

撤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既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孝賢像。因爲作孝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帥闔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措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貴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挐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尙懋之哉。諸生爲之黯然。各奉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卻之曰。不敢服也。曰已服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塢。娶潘氏。潘爲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葬于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爲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者。慶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岊。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校文鄉闈。先生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赴。其源流本末可概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讓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爲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溍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眞儒有作。乃發其蔀。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未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思。垂於無窮。門人謁辭。論譔遺德。畀子方來。永有矜式。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巖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源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某。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其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右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堯。贊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舉。舉

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濟。濟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巖。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言。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澄州司理參軍庭崗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巖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晏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室讓其叔。有四妹。悉營嫁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於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爲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悅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辯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鄉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侁、偕、儁、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礪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近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蟲其伏。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至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顧獨恬於進取。簉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乎。審言姓葉氏。諱護翁。審言字也。世爲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邦。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森始。復以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知南康軍葉公闐。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谿州儒學教授致仕。母胡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叅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游。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儒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改鄉巡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擠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爲異同。乃貰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爲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賻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貲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誠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蔬爲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闢得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儔飲

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簀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若干卷。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擧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曆補江浙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喩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囷。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醴。其一尙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澄小。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某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爲之狀。而屬某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游宦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提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某蒙恩錫召。欲伸總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爲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爲。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爲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爲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玆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光。胡不翥飛。徐徐吾行。黽勉從事。靡愛其力。孰崇若爲。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罔閒險夷。皇仁在上。天日臨照。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穮孫。字子孝。姓吳氏。其先有爲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於君□世矣。父東。父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爲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琰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郡盧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輒曰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眞。然卒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挽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遐荒之地。縣長武久闕。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通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眞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委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繼學士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穮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嘉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爲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爲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澉浦務

祝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褻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貫八。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文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論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闈。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驥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蕭。女一人。適宜興岳枋。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汜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於金石。為尤宜。摹贄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泰不花。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閱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天乎人乎。蕭以狀來謁銘。謹撫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於富貴。賴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蘊於躬兮來者之岸。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鹿苑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資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己。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僕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怍足矣。奚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有宦遊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敦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己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闕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委質為臣。當忘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略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晝旗宵柝。號令肅然。舳艫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之。人恃以無恐。公獨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玉音獎諭。賞勞錫予。視常歲有加。人以

為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邸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為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福山塘之西原。公垂屬纊。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掃百須之費。顧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貲。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場鹽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溫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為忠翊校尉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戶。次瑩。仙由也里哈溫必闍赤。累遷從仕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府君早世。王夫人躬廢他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次良玉。承務郎。襄寧等處稻田司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聯集賢修撰承直郎。公沒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積累之自。而昭示于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具武。出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檝。若鶩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圉。天吳罔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徽聞當宁。傳宣賞勞。秩秩樽俎。儻匪之將。便蕃錫予。公不自矜。歸其遠圖。錄車召還。不留不處。為官擇人。委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於帝所。有子成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勞。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銘。垂輝千古。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踵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宦業知名於時者。璋弗嚴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應總齋舉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歿且弗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於邱隧。蓋有望於璋。而璋又潛劣不克自振。無以復於吾父。失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歿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謹畏而篤愨。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熱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輒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也。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

七十，溫凊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爲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爲務。元統元年，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於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爲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纊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於肯蒲鄉洌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瑋之父也。女一人，適章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爲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元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業，傳於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爲不久矣。爲善之報，果何如哉。繡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賢者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菑既播，而又肯穫。不以無年，斃而弗學。其種其稑，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有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稜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彥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因卑遊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辛官恩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因諸孫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鑫，表其墓。說生永年、壽年，永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皆仕于京師，而僑居于濟南。後復歸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儔，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祕閣正彙之女。其沒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壽年子壽。壽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其世序官閥見於譜牒如此。僚以貲延入官，十有五人，其通朝籍，郡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葉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齋爲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灝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卽棄官而歸，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二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疏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也。有南稜類稿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還族人，得先生以爲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爲人繼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俾均給焉。族黨以是

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亨。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三人。良玉葬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謁於溍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願以子方效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湮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撫而論撰焉。溍惟吾里衣冠望宗，莫有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亮就高位而後爲能世其家也哉。溍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恆不乏人。重珪疊組，萃於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千葉。復抱遺經，修其世業。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冰有源。教施於鄉，佩衿濟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霑，有林彬彬。趾美於前，垂休於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成，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爲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宋，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爲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祕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習，凡聖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歷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遂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修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盛暑不廢。前史官龔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爲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守以爲法。天歷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衰絰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肯堂。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日，則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爲通政院官，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來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爲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抵家之日，卽命還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其他。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於某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郡縣尹埈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卽琛，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爲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壻曰湯奎、何逵。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爲詩文，有棣閣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

甘澹泊。不事華靡。以諧世好也。策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爲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爲宜人。其明年。策用治最。受知憲府。委以職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壻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晦孫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爲夸大。可謂善敍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

士爲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曷賈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祉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戚君墓誌銘

予爲仲咸銘其父墓後若干年。而仲咸亦卒。其子莞。復奉睿友朱濂之狀。以銘爲請。予衰年多感。不忍銘人父子。而莞固請不已。敢不諾。君姓戚氏。諱崇僧。仲咸其字也。上世占籍婺之金華。爲宋官族。高祖諱如琥。朝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諱朱祥。從政郎廣德軍司戶參軍。祖諱紹。入國朝。隱居不仕。私諡貞孝先生。父諱象祖。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母朱氏。前鄉貢進士環之女。君兄弟二人。兄某以材見推擇。從事於憲府。用例補官。君獨不以榮進爲念。端居苦學。間弄翰於詩文。皆精麗縝密可喜。年二十有七。始盡棄其學。而從鄉先生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必極其根柢而已後。同門推爲高第。初。袁州府君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於考亭朱子。君以得於許公者。歸而稽諸家庭之所聞。無不脗合。自信愈篤。克己厲行。爲人所難能。衣麤食淡。待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尙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廬適毀于寇。君備殫勞勩以復其舊。山長府君漫仕而非其志。屛居闤闠間。偶訪壻呂公汲於永康太平山中。僑寓久之。因君往省。遂卜居焉。君性恬靜。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妄出。呂公旣遣諸孫來學於君。復剏義塾。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學。委君主其教事。君克謹師法。持規嚴。學者敬憚之。扁其室曰朝陽。以表鄉士之懷。人稱之朝陽先生云。君有春秋學講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叅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於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旣。弗及上。又嘗爲書言時政。欲詣闕陳之。亦弗果行。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屑苟售耳。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君以疾卒於太平。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義烏雙林鄉下嶺後祝之原。娶朱氏。從事郎揚州路崇明州判官復淳之女。母氏之姪也。有婦德。諸子惟英非己出。撫而教之均壹無間。嚮三十年卒。君之葬與之同兆域。子男五人。長卽英。次蒙。次莊。次莞。次多。早卒。女一人。適金華貢進慶。亦已卒。孫男一人訢。遷尙幼。莞懼君之遺志逸行。無以表襮於世。故求託於銘以傳。予竊以爲古之歿而不亡者。在乎承之得其人。不係乎銘之有無也。君多男子。能讀父書。他日必有出而顯其親者。姑爲

之銘。俾刻石以識焉。銘曰。

戚之家。學宗呂氏。百年遺響。君克嗣。私淑諸人。祖朱子。遡其承傳。歸一揆。君先擧從。皆進士。季由師氏。爲刺史。流芳五葉。未渠已。孰無望。君復其始。時之可行。君則止。世其學。弗世其仕。杜門著書。逾兩紀。書成未出。君不起。俾以銘章。示源委。後人毋忘。趾其美。

樓文翁墓誌銘

君諱如浚。字文翁。姓樓氏。樓之得姓。出於東樓公。子孫散處四方。皆爲官族。在婺之竹山里者。吳有侍中元。散騎常侍畯。宣威將軍陟。齊有給事中幼瑜。梁有侍郎僧名。見史傳圖志。竹山後更號智者里。降及近代。亦有擢儒科通朝籍者。君之曾大父諱幹。大父諱紹祖。父諱某。雖不世其宦業。所居猶故里也。母陳氏。君本黃山兪氏子。出嗣樓氏。江南新附之初。人心未寧。愚昧因而搆亂。本生父死焉。君方髫齓。能以智自全。鄉人適見而負之以歸。衆皆駭歎。以遠大期之。甫踰弱冠。復羅家難。母子相依。以繼前人之遺緒。君識見多出人意表。族人或忌之。君伯父謂曰。是兒骨相不凡。他日將亢吾宗。宜善遇之。君自少讀書。不習爲記誦詞章。以希世取名。而能知其大意。故其事親孝。奉先有禮。且善治生。有餘力則推而及於族姻鄉鄰。作義塾以教其子弟。窮之則周之。與氏嘗託其孤於君。始終經紀其家事。纖悉備至。大德丁未歲大饑。道殣相望。賴君以活者甚衆。間出粟貸之。踰年而來歸所貸。皆不取息。貧不能償。亦不問。公上之徵斂。必先期而集。尤謹於將迎。縣大夫有所詢。則別白是非以告而無隱。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人有患難。赴之恐後。而無德色。居常以氣概自高。而性本自寬厚。有雅量。人莫不樂與之交。四方賓客之來。留連款洽無虛日。母年九十而終。治喪葬過乎厚。會葬遠近畢至。蟊賊大俠閭里惡子。譁訐成風。人多以小不忍務力勝之。君悉不與較。順受之而已。久而各自悔服。無敢復相侵侮。故同邑貲相埒者。惟君家久而獨完。君素有幹局。精力過人。兼通當世之務。而安於素分。無慕乎其外。人勸以仕。皆不應。至正壬辰。朝用兵誅反者。出粟二千餘石。遣其子輸于官。以佐軍餉。有司剡上其子名。轉達於中書。乞授以官。君聞之殊無喜色。蓋非其始望也。中歲頗好老氏清淨虛無之說。更創道院。延羽流。與居與游。君一生少疾疢。年旣耄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少壯時。蒼髯如戟。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將終命悉焚積之逋券。細書累紙。區畫後事。纖細不遺。氣息奄奄。猶據榻危坐。左右懼其疲憊。扶之就枕乃瞑。君生於宋咸淳庚午正月二十七日。卒於今至正甲午五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王氏。先二十三年卒。次葉氏。子男六人。長國華。保義副尉湖州路德清縣主簿。次士祥。次璋。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王龍千戶管民司長官。皆王氏出。次士膺。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次士毅。次爲許氏姊後。更名煥。女二人。孫十五人。鉉、鍊、鐲、欽、鈞、鈆、鋭、鍼、鐈、鉦、鐵、銓、鏻、鐘、鍔。女七人。曾孫男一人灌。女一人。國華等卜以君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奉柩葬于所居西五里東塘山。與先室王氏合。前期以傳生爲之狀問銘於予。今年春傳生來自君所。徵予同遊金華之法華山。升高望遠。裴徊久之。明日還過君家。止予宿。張鐙置酒。促席道舊故。追計之。不至君家已二十有六年。又明日。君欲復與游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予以興盡留詩爲別而歸。孰知遂成永訣

乎。予少君七歲而丞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不朽之託乎。雖然。詎可恝然忘言乎。輒因狀撮其大要爲銘以畀之。聊以抒予哀云爾。銘曰。

嗚呼文翁。素分之安。雅量之寬。處世能順。保家能完。養生能壽。教子能宦。人一能之。斯以爲難。翁之於是。殆幾乎全。其可以無傳耶。

許君墓誌銘

君諱熊。字吉甫。姓許氏。婺之東陽人。晉孝子孜之裔。爲近代衣冠鉅族。居邑之南者曰南許。居邑之西者曰西許。而君之先居昭仁里之梅峴。則由西許而支分也。宋宣和中。睦寇猖獗。八世祖瓊。集丁壯捍州城。有功。補秉義郎。以城中食盡援絕。力戰而死。鄉人爲立廟而祭之。曾大父諱崇之。大父諱元凱。父諱文奎。値宋祉之阽危。羣盜充斥。挈家僑寓州治西南之桐蔭坊而君生焉。其復歸也。君生六年矣。即使就學。朝益暮習。孳孳不懈。父性方嚴。君左右敬承。克盡子職。特鍾愛焉。長兄熹、爲伯父後。雖異居。而有無相通。不以彼此爲間。仲兄勳、與君同貲業。凡理家務應官府之需。皆君獨任其勞。而遺之以逸。仲兄倜儻好客。終日燕待。無厭倦之容。仲兄歿。止一子。甫十歲。教育之至於成人。而授之室。君於族黨。以歲時會拜。正尊卑之分。以祭祀飲福。序親愛之情。貧窶則加周卹。推而及於鄉鄰。凶歲賴以獲全者甚衆。遇急難必扶持拯救之。事之以義起者。輒欣然爲之倡。每誦昔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故與物無忤。樂道人之善。而不欲指摘其過。人以是稱之。君鬚眉秀爽。氣貌端重。平生安於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懶隱以見其志焉。君生於至元戊子二月十一日。卒於至正辛卯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家南五里之西許山。遵治命也。娶義烏徐氏。寶謨閣待制文清公之曾孫。通判官州鑄之孫。江東總領所幹官通之女。子男五人。忻、愉、悌、復、懂。孫男七人。震亨、彙亨、大有、巽亨、大同、益亨、鼎亨。女六人。長適同邑陳惠昌。餘在室。君孝友出於天性。父無恙時。愛西山之勝。有終焉之意。欲購其地不可得。及既歿。而葬於柏墩。其人始以地來售。乃營兆域改葬。而治冢舍於其旁。以酬先志。按儒先遺法。創祠堂於所居之左。而饋薦以禮。八世祖廟。久壞弗葺。發己橐撤而新之。仍畀以祭田若干畝。俾族人之無所歸者。掌其祠事。月有廩給焉。又以外氏徐文清公之本支彫落。將爲之立後建祠。有志而弗遂也。君葬後三年。忻等以婺州路儒學正王君龍友之狀來謁銘。王、許故有連。君之父與王君之伯氏御史公同師事鄉貢進士石先生。而王君又與君二兄繼登先生之門。故知君爲最詳。狀所述其目有八。文繁不可具載。謹撮其大要以爲序而銘之。銘曰。

嗚呼許君。學足以持其身。行足以律其家。接物常存於寬厚。處世不奪於紛華。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耶。

退藏山人趙君墓誌銘

君諱若磐。字仲和。姓趙氏。其先於宋有屬籍。君所祖曰德雍。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咸寧郡公。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追封廣陵郡王。諡康簡。實魏悼王第四子。廣陵生承亮。威德軍節度

使秦國公。贈樂平郡王。諡恭靖。樂平生克愉。封魏國公。諡文思。文思生叔菑。內殿承制。承制生堅之。南渡初。自開封徙衢州。終於□□大夫。累贈正奉大夫。正奉之子。承事郎平江府常熟縣丞公傅。則君之高祖也。娶婺州蘭谿徐氏。又自衢徙蘭谿之甘棠鄉新豐里。曾祖諱彥洪。迪功郎福州長谿縣丞。祖諱玗夫。從政郎處州遂昌縣令。父諱時堯。本成忠郎嚴夫所生。於常熟爲從孫。故遂昌育以爲子。母徐氏。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介之孫女。君幼開敏。授以書。輒能通大義。年十有二而宋國顛覆。又二年而失所怙。時新附未久。君朝夕奔走。以聽科繇。惴惴焉恐不克保其家。姻黨莫爲之援。反侵虐之。母子相顧愛。憂弗堪。君不得已。俛首刀筆間。斷以禦外侮。遂僑居於郡城。既而見推擇爲主獄吏。數辯繫者之冤。所活數十人。部使者以爲能。陞本郡列曹掾。用例遷衢州。府公之賢者咸加禮遇。而權貴以不附己深銜之。君強直自信。無所回撓。竟不見容而免。君太息曰。始吾以門戶多艱。姑寓迹於是。家幸稍寧。不貽親憂。可以止矣。乃歸理舊業。因以退藏自號。君家居孝於母。友於諸弟。尤篤於教子。待姻黨有恩。未嘗以疇昔之故爲芥蔕。人有善必亟稱之。至赴人之急難。雖冥夜風雨無所憚。母年七十四而終。遷父柩合葬東陽縣懷德鄉之勝湖山。且以其自號者扁諸墓廬云。君疾既革。命內外靜默無譁。惟戒其子嗣鴻以謹祭享保邱墓。言終而卒。實紀至元之二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何氏、李氏。何氏太府寺主簿某之女。前君三十年卒。陳氏有子嗣淇。與俱後君五月卒。子男三人。長即嗣淇。次嗣鴻、嗣滋。皆何氏所出也。女二人。適金華楊森翁。義烏陳善新。孫男八人。右忠、右憲、右感、右怡、右性、右傑、右悔、右悅。女六人。其四已行。二尚幼。君歿後十年。是爲至正某年。嗣鴻乃克治地於金華縣藝女鄉芙蓉山之原。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以葬。爰狀君行。踵予門再拜而言曰。始先人遺嗣鴻受業於鄉先生許君。語嗣鴻曰。吾老朽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或者不汝絕乎。汝其勉之。嗣鴻無能奉承教命。大懼世殺之可徵者。子孫日遠日忘。而先人之承其先開其後者。無以昭示於永久。願備敍而銘諸。予既答拜。遂按狀所述爲之序。而系以銘。俾歸刻焉。銘曰。

行其權。曲以全。執其節。剛以折。晦而明。心則亨。歿不朽。惟有後。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備朋。姓王氏。世爲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元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偘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生而岐嶷。長益閎敏。才學兼茂。爲宗邦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槩蘊藉。雖當乎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爲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爲之。公名上天官。蓋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群。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文得教授京畿。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啟署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

洞書院山長鉄。郡守崔公寳之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贛人有因賦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弭。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慴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爲之銓注。數月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閒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單輿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師至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就辦。僉以爲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侵。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爲具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他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委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於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長萱。泉州德化縣主簿。次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次蘭。鎮江錄事司判官。次荃、次葵、次蒳。奉化州儒學正。女三人。長適劉文同。次適申葵。次適吳儀。孫男十二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振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爲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黜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百年之間。江左元元。得以養生送死而無憾。南渡以還。論相業者。莫於斯爲盛。魯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柏。實學於黃文肅公榦。以傳考亭朱子之道統。而數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擕堂劉先生炎。雙峯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學者。推爲朱氏之適傳矣。維公之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降。道統之南。萃于一門者。家庭之所見聞爲多。而累世文獻之傳。逮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之子孫。當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賢能。婺衣冠家。孰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葉載德。委祉于公。公纘承之。文獻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州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綿衍益延。咼觀水木。繇有本原。鑱石刻辭。瘞諸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君諱蕙。字光庭。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徙婺義烏之鳳林鄉。又自鳳林徙居郡城。凡六世。至宋政和間。有以進士起家者曰登。卒官湘潭令。贈太師魏國公。於君爲七世祖。魏公之仲子。曰吏部尚書贈少師莊敏公師心。丞相魯國文定公之伯父。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儔。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祖諱琰。將仕郎。父諱鑫。入皇朝爲婺州路廣盈庫副使。君六歲失母。攀號頓踊。幾食俱廢。哀慕沒齒不忘。里中偶不戒於火。君年甫十六。冒焰家廟。奉遺像以出。他悉置不顧。東軒書院祠堂。由始祖而下。不以世數遠邇爲間。咸合食。當屋壞弗葺。君繕完使一新。且割田爲經久計。先墓祭田。族人迭主之。春秋之事。或廢不舉。君爲修其缺墜惟謹。念上世獨莊敏公有傳在太史氏。其後累世歷官行事年壽卒葬。皆未之有述。將狀其實請於時

之聞人。有志而竟弗遂。君平居孝於父。友於兄弟。推以及其宗族。尤樂周人之急。篤于愛子。而訓誨甚嚴。臨終戒之曰。汝能以孝友繼吾志。吾死瞑目矣。君幼穎異。稍長受業儒先。尤精於音韻文字之學。有司以君善詩語薦於翰林。而君以侍養辭不就。遂榮自適。優游卒歲。未嘗以窮達動其意也。君生於至元己丑正月十七日。卒於至正甲申閏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六。娶戴氏。子男三人。浩存、元功、漢章。女一人。許嫁曾道寧。孫男一人。女三人。其明年乙酉九月十六日。浩存等遵治命。奉柩葬金華縣婺女鄉槐龍里馬鋪嶺先塋之次。其葬也。浩存既刻石誌歲月。復介予友張君樞來謁銘。吾婺故宰相家。無若魯公之族。最爲蕃衍。衣冠奕葉。後先相望。至於運去物改。出而仕今聖時者。猶彬彬焉。積累之素。固非一朝一夕。考其源委。則功烈著於當世。福澤被於後人。實自莊敏公始。德厚流光。餘慶未艾。而君謙冲退託。如弗克勝。與世浮湛。恥於衒鬻。觀其孝友行於家。持身接物。始卒無疵。可以謂之全人也已。奚必傳珪襲組。然後爲能世其家乎。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生焉。遁彼斧斤。以保其天。孰終嗇之。齒不使年。樂哉斯邱。尚歸夫全。

龍泉章府君墓碣銘

龍泉章府君。以至治辛酉八月壬申終於家。後八年。當天歷己巳十二月己酉。夫人李氏亦卒。又二年。至順辛未七月庚申。合葬縣北西寧鄉古萊山之柯林。墓上之石。未有刻文。又十有一年。其子遇孫以狀來謁銘。予雖不敏。嘗執筆從太史氏之後。以文字爲職業。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府君諱格。字元壽。姓章氏。其裔出康州刺史鵬。刺史居泉之南安。未幾徙浦城。再傳至檢校太傅仔鈞。仕於閩王朝。其子若孫。多顯融于時。章遂爲建之著姓。太傅第三子。檢校司徒仁燧。生校書郎文錫。文錫生部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處之龍泉。重生告。告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則府君之高祖也。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煥文生斯立。則君曾祖祖父也。府君自高祖以來。咸不樂仕進。壹以儒術自娛。至府君尤能外去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甚偉。見者皆指爲前代人。然不以弗仕而乖恤民之志。性篤嗜黃帝內經甲乙鑑樞之學。晝夜研劘之弗厭。多居善藥。疾病者。疕瘍者。咸走藥之而不求其償。或誚府君曰。行藥如行師。將非其人。則民生殂臨。子非世習。或謬不宜藥。藥郎殺人奈何。府君笑曰。君言固當。吾心將以已人之疾。非若粗工然。欲售醫以爲市也。彼蒼者天。君詎知不吾佑乎。閭井之間。倚府君以生者甚衆。果不違其言。府君孝友。出於天性。父齡逾八十。不良于行。雖多僕媵。府君朝夕給侍左右未離去。父既歿。奉其愛姬如母。人疑府君爲過。府君曰。父母之犬馬。亦當愛之。況人乎哉。聞者嘆服。親屬有利府君多金者。數至豪奪巧擄。府君笑弗較。居亡何。又搆禍府君。倚官勢而鉗劫之。府君曰。予何必爾。欲金當持去。又弗與競。於是大慚服。不敢復有所求。府君不嗜酒。每嘉賓至。必陳壺觴以爲燕樂。其談歷代治亂。纚纚如貫珠。聽者欣然忘倦。客或沈酣。擊節爲長歌。亦弗之厭。蓋府君局度疑郵。遇物有容類如此。夫人出於宋之宦族。克相府君以成厥家。而所以奉尊嫜。和娣姒。飭子孫。又各盡其道。人有貸錢者。久不能償。輒勸府君焚其券。府君享年六十有三。夫人之壽。視夫君而贏十有一焉。生子一人曰遇孫。

女一人。錦川李源其壻也。孫男三人。曰珪、曰璋、曰滋。惟府君生於簪纓之胄。雖不出仕。以流聲聞於時。然在家以孝友稱。其存心復以澤物爲務。揆於古者肥遯之士。亦若斯而已。如府君者。可使泯泯而無傳哉。是宜銘。銘曰。

澤則有蘭兮。山則有薇。我采我食兮。我佩我衣。銀黃雖貴兮。獲之或非。曷敦孝友兮。保家之肥。我民疾痛兮。況切我肌。完其熙醇兮。起其枯羸。人己一視兮。我道在茲。萊山鬱葱兮。有石如脂。昭幽廓潛兮。勒以貞辭。

青樋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於家。其子渙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於浦江縣東三十五里閔子塢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助狀來徵予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青樋其號也。其先出後魏建威將軍暐。暐生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兄弟。號七房鄭氏。皆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歙縣令凝道。始自滎陽遷下歙。凝道子齡中侍御史自牖。復自歙遷遂安。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濂婺之浦江。今爲浦江人。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以孝。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爨。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朝延旌之爲孝義門。綺生闢。闢生運。運生政。以孝謹稱。淳祐中大疫。有全滅門者。人恐惑四奔。父子不相顧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虞。政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周凝端恪。有鄉鄒士君子之至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箠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帥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是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篆東浙第一家以褒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罷弗祀。子孫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廛市涼薄態。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復。浹日則會。不公則留覗發之。諸子告越功。人夜則聚棣華軒中。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驕。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攬其綱。而衆目之舉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采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卽命爲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成人。俄心水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臂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爲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故卽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爇頂灼臂以哀籲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嫁而與衣。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

或竟夕目不瞑。病勢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仕者。資而勉之。至於已歸。不翅己得之者。與弟妹同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庄中。歲入其粟。以爲婚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允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督養方教之。至於卹異姓。周窮阨。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嘗自誓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肉如塗人。君至其家。開陳大義。至懇切處。潸然爲出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爲人外嚴嚴。而內多慈惠。尙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沈。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變通。如丸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樋大十圍。乃冲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樋居士自號。示隱操也。龍灣旣卽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十三。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村。子男五。溢、渙、瀛、汪、灝。溢瀛汪皆夭。孫男三。桐、樹、棫。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父子間者。凡三世矣。今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焉。嗚呼。天爽吉何其忍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羣從子姪之賢者。又濟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爲不亡矣。昔者予旣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葉之美。以垂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猗歟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罔閒疏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鄰。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於時。澤將被民。旣弗欲展。修于家門。堂筵之上。煦如春溫。百世之下。畜孰可泯。有崇斯阡。厥石維珉。紀美揭休。以勗後昆。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上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覈狀其實。來聽於溍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溍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遂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珠。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憾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勵。誓不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於燕之宛平。因爲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剌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爲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珝。通文史。尤善譯語。事憲宗爲必闍赤。而以材學受知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佽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爲眞定路奥魯總管。眞定於河北爲巨鎭。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斡里根氏。父諱承良。好儉而嗜學。歷觀古昔廢興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怜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歘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爲院。以承

事郎爲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爲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塋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參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斡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事斡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臥。病日則每旦以香祗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匳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壠。不幸屢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爲難。有餘貲。輒分恩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賙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皆爲剖白。程其材器。較其資歷。而補署焉。天歷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爲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士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爲可知。觀公行治之修。則義方之教爲可見。是用爰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蝦蛤。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於燕。蟬聯奕葉。踐歷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綸章。貤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廟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濟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濟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臥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屢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歷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塋。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蔵事。饋奠惟謹。以溍忝繇公門生之末。俾

有述以告來者。滑稽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强屛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偁吉者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禍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惡。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與執法西臺。贊右若機。壹以荒政爲己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蓋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甚衆。而公竟以焦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泰元皷稷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尙書。兩持文柄。克廣賢路。深契上衷。新進士銜剌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令闢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譔著施於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倘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生釣游處。池深水寒。猶將低徊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澄遂不敢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閥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今皇上又申勑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崇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瞻彼樂郊。齊山兩開。山之幽幽。水淸且漣。孰遄公歸。而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有命。翕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宇一宮。公像在斯。皇皇袞服。生氣凛然。過者必肅。

故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諡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上京。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卽公寓邸傳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使國政。公懇辭。適降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尙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爲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爲公起舞。辭而止。公旣還治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月。上眷禮有加。擢兵部尙書。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罷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卽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卽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參佐數人。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連絛納瑟瑟袍帽鞾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寓京師者。公旣陛辭。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耽羅。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幷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曰

本遣使郊迎其議。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有舉火譟譟島上者。公竟遇害而卒。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攜諸孤跣哭赴愬闕下。上聞訃震悼。命船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劵。乘官舸至南還。究其事。尋諡公敬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卽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畝。厥後都中累遷判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諡。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諡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夫人。旣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侈前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爲宋世族。高祖諱嶬。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爲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樺。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嘉熙二年進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贈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潁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鎭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爲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參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閫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委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訔。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爲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任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衆。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參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爲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尙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適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爲亂。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據其家。公收潛尸。爲治後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殉。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擲思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賁。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爲僧。已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曰權中。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廷中。從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寓而歸。卒於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子爲其後。

曰所婦中，從仕郎、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爲尼。孫男
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塋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刊之玆碑。潛竊惟公之忘
身徇國，亦既簡在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爲天所祐，年幾八衮，貌端神澤，福祉未艾。
正議又以材猷德望，嚮用於時，有光於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原脫闕二百三十一字）
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明詔，顧以待罪太史，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退而考
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王諱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太祖
皇帝伐奈蠻，以已馬濟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
國王，諡忠宣。六世祖妣諱闊迭，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太祖即帝位，以
爲左萬戶，從破金人，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略中原。金主南
奔，齊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爲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五世祖妣諱斡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孛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
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魯國王，諡忠定。高祖妣諱合答罕，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爲先鋒元帥，已渡
江，與世祖會鄂州，而憲宗崩，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殁於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鐵木倫，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世

祖皇帝，掌環衞之政，命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
書右丞相，贊上册皇后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
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桑葛尙書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太常寺以崇典
禮，定強竊盜贓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朝之賢相，必以爲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
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考諱兀都台，成宗時襲掌環衞，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翊衞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簡，加贈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兗王，餘如故。妣篤思
剌氏，諱吐辭怯溫，累封兗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
贈忠憲王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勑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撰爲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遠，
因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兗王夫人撫育備至，命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信
之說，以開導之，開輒領解。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上親執其手，撫藉久之，
人見王嶷然公輔之器，相與竊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環衞，歷事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
資政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三
司。七年春三月，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
以屬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逃，亦豈太子寵邪。上嘉其有識，可屬大

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是日，命王跪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
節鴻亮，聽者竦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嬖倖，怙寵干政，首相帖木
迭而，頗與之相爲表裏，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上嗣，英宗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
時善類，遭其誣衊，多陷于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
正論，不少回撓，退僚佐，闕必公選，擢而用之。舊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爲譏己，而深銜之，
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廟在西，不宜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爲誹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因盡
斥舊臣，而授鐵實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等九使，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
要途。秋某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爲中傷。已而言者愈將出，上使出之，
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田而罰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
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爲虛左揆之席，以示獨任之專，仍降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
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所長收敍，文學之
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命者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修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江
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衞，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釐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
動色胥慶。上之始蒞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亭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
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爲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因以聞，即命罷之，

仍賜美錦以旌其直。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集諸儒議，僉以爲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
毀于災，宜更作前殿，爲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爲太祖室，以備袷享，列聖神御，間爲一室，東西兩間爲祧，而
以今殿爲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集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於
太廟，始備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
衞文物之盛，或至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上親被衮冕，執圭瓚裸獻，禮成還宮。
王率羣臣稱賀於大明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
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
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淸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爲治
也。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爲知大體，嘗賜以金春
殿事，又嘗閱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娵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勑翰林侍講學士
袁桷爲之贊，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眞宰輔，黃閣三十年，淸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
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爲，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
其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爲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
士民而已，何備爲。然深忠讜言之興，因侍燕間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員宰相，方務彰善
癉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爲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而

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艴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作爾。民亦以爲病乎。自今其繇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謀豢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爲姦利事。迹鐵實。恐不自保。遂與亦因帖木而等。潛畜異謀。其年秋。乘輿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日。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大都宛平縣某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勑翰林直學士歐陽元贊王像。藏於秘書監。某年。加贈字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餘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焉。夫人諱妥妥。徽太府卿士禮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於閫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勑奎章閣學士巎巎。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王墓。由東平王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答剌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年卒。次因牙納碩理。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襲職領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宗禋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爲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遙大司農。仍儀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上起居。弗懈益虔。人以爲能世其家。臣溍歷觀帝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耀千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庸。爲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祉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曠絕倫比也已。竊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勠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勳賢貴胄。夙受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摧百壬之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爲尤難。雖遭値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寵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尙竢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朔土。手挈中原。歸奉眞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爲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太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敎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其兇。接武寅變。稽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衆正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旣專。化弦乃張。時鐘滌盪。天青日白。檮杌竄班。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抱弓。金枝翠蓋。神游寥廓。爽炙氣淸。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勸辭圖嚕。予以勸忠。侑其嗣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永永無極。

勑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躋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勳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令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之請以聞。詔臣某爲之銘。以達世貼睦邇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別勑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溍忝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箱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爲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他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領貴赤。遂屢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値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於神祠。若有稱好者。再問而知爲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世祖皇帝入正大統。嘉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鎭。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配忽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栢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王之子。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跣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戶領昔寶赤。從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籍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姦軌不作。輦下肅淸。武宗卽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詔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遣朝。適與之遇。訶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爲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職踰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覩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悃。命進酒。王曰。陛下既納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爲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爲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索羅眞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斡禿蠻。獵於燕南。降禿蠻使獻所獲。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卽命入宿衛。暨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斬一十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轡力諫。上怒揮鞭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臥直廬中。王□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旣

而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忠烈識知姦黨謀僞賀千秋節而舉事。馳白於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遐察事機。時太母以武宗遲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閱王致太母及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譽忠烈還報仁宗。卽日命駕奉迎於上都。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覲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攙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兒哈忽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新卽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閑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人傑也。卽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卽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尙書省立。以王爲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濫。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爲

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旣塞。奔競之風頓衰。中書有贓罰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貧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入不少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詳問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裝。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釁生事。辭不行。還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幾以激變。尋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逸於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於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況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疾假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旣至。顧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遣之還鎭。王至杭未幾。擢江西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爲徐國公。累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達魯花赤領崇祥司回回司天臺中衞府武衞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官如故。追封和寧王。諡忠獻。配也先氏。封徐國夫人。武宗又妻以民兀氏月魯忽圖。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實事文忠王。以大臣子。事明宗於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爲工刑兩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郎。除

禮部尙書。遂參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上旣總覽權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爲右丞。以便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得。託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卽行。雖艱險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饑。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番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爲奴。王以爲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果有其人。正可令瞻中國之盛。歸告國人。使知嚮慕。旁觀稱歎曰。眞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爲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上從之。遂著爲令。飢民集於輦下。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卽近郊寺觀爲廒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爲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大駕時巡。留鎭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

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爲利。王請別發米二千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卽得米一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內外遷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上親臨遣。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貯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并。抑使與齊民均受役於官。衲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制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上嘗問爲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爲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世祖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爲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聖念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爲。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爲昔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斡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衞太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衞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如故。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才。後難爲繼。朕嘗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顧謂知樞密院阿吉剌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

氏世譜。雲中王之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孛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燕王。諡忠武。曰不別。遙授甘肅行省右丞。曰斡禿蠻。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魯花赤。次伯嘉訥。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長翡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寧文忠王。次玉楓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邇。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大都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政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士闊博。次帖木倫。適禮部侍郎不花。次亦老。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赤阜思丹朶兒只。次乞剌沈控。適諸王豐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薊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三閭。次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提斤。玉楓虎兒吐華之男一。紐鄰。女口。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咱剌失理。女一。招畫。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口。汪家閭之男一。搏羅帖木兒。曾孫男口。女口。拔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於順寧宜平宮家莊之別墅。賜額景賢。後即其中爲

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則侑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八思提、別不花、伯撒里、爲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諡忠襄。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溍欽惟太祖皇帝肇基朔漠。世祖皇帝統壹方夏。溥天率土。其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粵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銘之。乃若今大司農之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紹休前人。珪傳組襲。方興未艾。蹟者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緜緜瓜瓞。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偉。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琚。入侍嚴宸。塤篪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九之戹。國有危疑。民心靡止。孰爲綢繆。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祓驅載馳。風驤雲躍。夾日以飛。大憝旣濟。德音布濩。九廟晉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該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被其澤。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畀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

紬書金匱。談經麟閣。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遐邇。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慭。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册。史臣奉詔。表此幽竁。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纘承鴻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近爲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溍承乏詞林。旣推述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勑臣溍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剌。訪求王世系官閥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成宗御極。避廟易今諱曰也速解兒。系出兀良罕哈解氏。其先折里麻生合赤溫。合赤溫生哈班。於王爲曾大父。有子二人。曰忽魯渾。曰速不解。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哈必赤百戶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遇盜乘㡌欲剌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剌。人馬俱踣。又嘗從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卻其渠帥。餘衆夜自相驚而潰。中原旣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某氏。王生於朔漠。資稟雄毅。沈重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議深被眷知。速不解之孫。是爲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朮。受詔伐宋。王於武定爲從弟。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爲已貳。言於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爲擣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泝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

黎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高覘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趨事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勑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壓戰揚子橋。出奇兵斷眞州餉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楊子江中流。王從武定領伉健善殺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篷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特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爲偉器。諭宰臣俾與其政。遂以參知中書省事。他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語宰臣曰。朕初意以爲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以爲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位。宜昇用之。其言適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爲誰。對曰。參政郭佑。參議禿魯花。拜降即日命爲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勑之曰。自今事皆資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

尙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顏叛。屬躁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旣平乃顏。羣臣從鑾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䚟。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餉導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煽搖。詿王爲其言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爲變。遣王引兵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於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爲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鞫之。始皆倔強不伏。旣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韙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迴遠。王因奏請從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他驛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爲便。方是時。桑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害及編氓。王旣還居政府。乃列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桑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是益爲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仍僞階榮祿大夫。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臣。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爲巨鎭。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屛之寄。王威望素著。涖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郡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敢撓其政。豪強震慴。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於大都宛平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己者莫能伺其閒隙。由是始卒無玷。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睹。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剌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探進。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曰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䚟。孫男九人。脫因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剌。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某某某。臣溍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或策勳於行陣之閒。或訏謨於廟朝之上。未始不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是宜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邱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仡仡虎臣。左之右之。濟師胥濤。投鞭勇往。訖成儁功。光膺上賞。乃居屛翰。乃登廟廊。身闔囊鞬。取彼叛王。虓闞豹尾。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蠹蝕聖聰。朝綱紊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揭于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柄。坐鎭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幾其歸。袞衣繡裳。胡不慭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旌功。褒美有詔。申勑詞臣。篆此碑號。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剌爾
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詔子資政院使臣朵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銘其神道之碑。別勅治書侍御史臣斯頤篆其額。以賜臣朵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溍謹按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事太祖皇帝。從征泰嚼蔑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叛。往討之。太祖馬斃。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闊變。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太祖旣踐天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人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略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妣晉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孛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齋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妣斡貝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察。嗣國王。從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烈。妣某氏。禿末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忽林池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嗣爲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常誨桑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冑。出入矢石之閒。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貽延後裔。恩至渥也。爾曹愼勿驕逸。以墜前人之令名。其儆戒之哉。初。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習。上每以爲可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竟未及用而卒。甚悼惜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夫人。考諱碩德。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趣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爲誰。對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卽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傳置。蓋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眞之東。斡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下不以臣年少愚騃。俾效驅策。臣請行。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女眞舊北有水達達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籲格不下。羣訴于公。一日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行冰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爲便。斡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鎭守之者。撫御乖方。因以致寇。乃徼諸萬戶。剡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爲汝等遠人。不識教化。

自作弗靖，故遣使來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爲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遇，爲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爲文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玉笠頂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屬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爲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勳閥之裔，爲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賴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愈恭，乃諭密旨，爲道太祖聖訓，又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眞天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貝孫衣以旌之。疾覺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諡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甕吉剌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既而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爲寶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必親嘗。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刲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刲肉七臠以和藥，疾愈。公天姿凝粹，而器量宏遠。嘗燕客，家僮緣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逮事仁宗皇帝，眷遇

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周文王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爲之傾聽，賜以尼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乏，在官恆以律身報國爲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於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上當宁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璽書存護其家。公先塋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某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蔑會。配阿兒剌氏伯篤都媧督，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朵爾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御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爲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爲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還中政院使，今爲榮祿大夫、資正院使、提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遜都氏寶理，由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忠武王同事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彌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二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穆爾、沖都普化。臣溍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

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扎剌爾氏，有大功於帝室，世享王封，大參始敎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上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久鬱必發，理之常也。臣溍鄙陋荒蕪，不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詔震懼，無任戰栗。銘曰：

天啟興運，篤生元臣，勳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
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乃辭膴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慍不形。
材諝則多，小試輒効，人方傒公，謀謨廊廟。嗇不使年，遽以考終，委祉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褒以綸。
剡爲密章，告于元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顯諡，用璽不朽，河山之誓，相爲永久。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答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於位，享年六十，越三日，葬於京城東社樹李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爲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爲今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岳柱爲請奏，命臣溍繼元用爲之銘，以賜其家，俾剡琢。謹按公諱答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

並中山郡夫人，妣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爲其國之近臣，素倜儻有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率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爲質子，時年尚幼，上命育於春坊，稍長，事太宗皇帝，爲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饔之職，最爲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屢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行在。尋以疾卒。公少襲父職爲寶兒赤，世祖甚愛重之，嘗侍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國病民，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功，妻以名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海之役，督餉饋於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倘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桑哥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於前。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他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爲萬全之策。上韙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爲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於臥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成宗賓天，公北迎武宗皇帝

於野馬川。歸正寢極。仁宗在儲闈。以公先朝舊人。奏爲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府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爲其院使。累階榮祿大夫。嘗侍坐備食間。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上旨。賜三帝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爲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朝。遣尙醫診視。竟不可爲。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隮其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恆以忠君報國尊祖睦族爲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構怨。得一言莫不爲之釋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卽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己出。亦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答而闍識。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某某某某。曾孫男八人。臣溍奉詔書祠。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概。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爲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惟皇肇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家西域。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之寵。傳及子孫。遼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廟闥。密勿告猷。連拄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儀。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寵光。惟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庸以新刻。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下

碑文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眞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眞。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於位。年五十有二。訃聞。天子爲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眞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眞定欒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偰人對殿中。知院事阿吉剌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爲奏請。上旣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溍爲文。學士承旨臣巎巎書丹。別勑禮部尙書臣泰不花篆其額。臣溍謹按。公諱亦輦眞。偉吾而人。上世爲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卽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爲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爲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命侍睿宗皇帝於藩邸。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爲斷事官。眞定、睿宗分地。遂以爲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祖諱八丹。叙

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剌眞。事世祖皇帝。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仁宗皇帝。爲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入爲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他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卽絕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爲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闍赤。泰定初。爲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答失里旣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愬于上曰。我父兄也。彼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至是有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明宗皇帝北狩。間關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爲比。大駕還自朔漠。公與一二大臣。奉皇帝璽綬。遠迓于傑際察罕。上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勳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卽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綏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饋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諸王。必愼擇其人。未嘗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縣答八失剌哈孫。抵兒火兒月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與欒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爲諸人所侵冒。訟久弗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爲正其經界。而綏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爲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爲。皆歎服曰。非剌眞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咸公德者。相與樹碑於欒陽驛以頌美焉。

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錢法之不通。鹽法之爲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蝗輒瘞。形於歌謠。事聞。有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于帥座之首。未幾。淮潁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卽行。不宿命于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回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聞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饑則爲之設法以勸分。薄關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于苛。寬不失于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鎭之以靜。識者以爲得大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顏。金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孛孛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眞定路總管府達魯化赤。曰揑烈禿。資善大夫宮傅。曰答剌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孛孛實、老漢、答剌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逆於通州。而葬於京城南佛舍。擗踊號泣。哀動路人。其旣葬也。夫人自眞

定使來告於知院公曰。幾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盍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詣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燿泉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羣才雲合。咸在穀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蹺躋內相。升華文苑。爲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公奮威武。以寡敵衆。莫我敢攖。餘威所加。氛祲廓清。簡在上衷。進位丞弼。殿於大藩。民用寧壹。盍過其歸。使秉事樞。奄其逝矣。當寧欷歔。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詔勒銘。垂示無止。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旣沒且葬二十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爲之銘。資政院使臣朵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溍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眞定之槀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翊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甍。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淸獻公士珍至上前。命往返行於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間曾學射

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非他漢人比。卽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旣長。入備宿衛。爲備奉御。從成宗皇帝至三不剌時。方倖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恆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爲太監。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仁宗入平內難。公奉御寶以進。爲其姓名。以父名對。仁宗大悅。俾司舊職。武宗皇帝旣正大統。賜以黃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爲院。卽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鈔千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毫不以他用。四年。出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庶事務舉大綱。不爲苛細。人服其知體。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爲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僚屬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旣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上從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勳舊之子。故茲委任。其毋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上嘉獎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苦。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淸獻公甍於開

平。特給乘傳。俾公謚虔遵乘。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爲侍御史。王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爲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使服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認其無禮。而畏其勢燄。無敢以爲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禱于九龍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爲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官途。東馳西鶩。不遑寧處。今幸獲投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於藁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郡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鏞。鏘。女二人。公貌魁奇。性度坦夷。愼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羨之。而公初不自以爲高也。臣溍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被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制爲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爲國親臣。勳德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爾部所褒柎萁能上副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勳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門。夙有令聞。從容入對。弗敢于進。陛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皆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㬥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語。優以老成。

公居外藩。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洊雅使節。公不爲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昭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

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施行。夏四月丙子。復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臣溍爲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溍頓首受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鑰。以其孤鑄祥事未卒。代爲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述行狀授溍曰。請以備采擇。臣溍謹按。董氏世居眞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密院事。贈輸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

謚正獻。考諱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嚴氏。妣梁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番直不踰晷刻。步武必中尺度。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爲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國家肇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爲卿成之。公兄方官於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謔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爲俚語以謔之。上曰。董僉院儒者。勿媟侮也。上嘗賜公以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開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上嘉納焉。英宗皇帝嗣位。禁衞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爲臣當盡忠。爲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非所好也。上悅。有旨馳良馬幣賜之。公奉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上曰。卿朕之股肱也。宜加賞賚。眷遇彌渥。再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爲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士豪或挾其黨與。恣爲姦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爲粥以食之。慮衆之所聚。易生疾癘。則處以閒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爲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邗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傭工疏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爲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迫寡嫂破冢出其柩。

歸葬於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屠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於獄。鄰有豪家。覬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深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宛邱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乘衆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爲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猺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擾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爲。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山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爲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爲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振。聞者無不震讋。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勅建龍翔集慶寺。纔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珪公別業亦隸

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中實。惡以訐爲直。以察爲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惟恐墜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素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艱飢。白于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執惟公爲漢人。盡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爲之枯槁。新進士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爲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爲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搆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眞僞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爲之。言訖而逝。訃聞。上爲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藁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沈毅。篤行淳篤。生將相家。而未始豪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稟。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或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勳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爲也。汝等當思廉愼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淸白著聞。家無留貲。儲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尊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沖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閫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用蔭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祕書監丞鄭郯。次適崇福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奉發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未爲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纘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濰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憲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尙符寶。由郎而卿。逾二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爲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

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於贊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溍鉛槧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愧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天造方新。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眞主。篤生俊賢。卒其伐功。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勳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遊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歷中外。虎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附銘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寵章。下賁元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惘焉。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詔於學士承旨臣厤柱。命直學士臣溍爲之文。仍勑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尙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溍蒙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爲。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修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元所爲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濮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檢校尙書左僕射。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鎭。始家於袁。與居盱江者曰瓊。居豫章者曰穎。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積爲□世孫。古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羣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爲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爲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爲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爲肺腑之親也。盧公方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淸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轂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爲顯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今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爲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覩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直謄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議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之。

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爲貲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已爲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爲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爲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復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豊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爲之坐閣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爲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南鎮,竣事而歸,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命集賢從公亦同,以疾固辭。六年,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授經郎　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爲例,進四等,轉九階,爲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微辭典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瀛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才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人爲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爲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憊不敢休,會盛夏霖潦,留宿館中,得寒疾,還寓舍,甫七日而遂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

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爲改燕日,使者以聞,上爲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喪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菽水具,而能得其歡心,曰有祿入,服食稍豐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苛急,後生氣習異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恆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勝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嘗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流俗,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常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由爲之掩覆。達官大人忌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輒而不悔,間寫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吾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爲文敍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國家大典册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室程氏,太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汯,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蔭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

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擬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蓄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日,坐致顯榮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翺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爲儒宗文師,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稿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時,郡獻俊傑,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閒所及,字而不名,公遊益恭,不挾不矜。逢今昌辰,峻躋顯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諷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厦細氈,公言是聽。稽古圖治,覽觀後下,公能敬承,大啟嚴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揭諸典謨,用存鑒戒。奇聞異見,參錯假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猶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憾,而以豊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

鄧公神道碑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朵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楚僊灐都、臣溍等,進講于明仁殿,臣朵爾直班、臣楚僊灐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褒上之石,宜賜

刻文。上既可其奏。命臣溍爲之銘。別勑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巙巙護都請就命臣宋闕直班書丹。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亨之狀授臣溍。臣溍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劉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龢。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嘉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參政巨濟素剛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傷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爲承旨。持見不同。賴公所具稿。互有指摘。公不與辨。第令檢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不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明殿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襲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剚刃其右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吏張福兒。

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鞫之。眞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瘐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贓敗。乃爲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爲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劫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僞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嗾以利而止之。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僞造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於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闡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

宅而欲擠害之。家傭死。回使告闡殺之。公察其冤。釋闡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因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講學士秦不花。以爲舉首。既上春官。果爲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者多。宜愼選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冤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糧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之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賑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韙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於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諡文惠。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衎。用公蔭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清獻公佀相宋理宗。門戶隆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蕩縱事。澹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己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囊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其去。

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人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爲私覿之禮。公卻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汙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窮極其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册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擢巍科。躋膴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遍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溍濫厠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溍遂忝預執筆。茲又獲載筆隷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非陋究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illegible]。負其所蘊。時而出之。學爲儒宗。政爲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講經殿庭。[illegible]告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

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爲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鐫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爲平陽趙城人。家于霍邑鄉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尙義。値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皆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尙書省掾出爲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大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弗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漸漬浸灌。日長月益。以淸方勁正。爲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掾。調同知棣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斂。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恤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生。儉歲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譭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尙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啟邊釁。變亂虓勞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饋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賓天。上封事於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啟姦覦。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韙之。成宗皇帝旣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道陛下。宜亟相之。爲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武。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儲糴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所部獄囚而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專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卽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佽助爲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爲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

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爲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罷。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懾之以威。士俗爲之丕變。入爲刑部尙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爲刑部尙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事。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閒乃爲貴。吾年周六甲。歷事四朝。愧以無能補報爲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仍命詞臣爲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衛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卽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鄘。次適敦武校尉□□□權蒙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徽。信。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推公以純實之資。克成正學。遭逢聖代。爲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昭茂濟。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假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修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觀其光儀。聆其謦欬。讀公之書。而尙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耳目。爲國蓍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躋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焉羈。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舄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齎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展盡於一時。而淑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爲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辭奧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今四方學者。旣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迥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爲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診。贈太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於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眞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

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殆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擢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除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艱去。咸淳改元。入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爲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耗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爲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應僚上殿。過爲蹙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儆之。以格習諛隨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勤晝日升、昏歸不宜爲察官。他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焉。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蓼莪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爲制。公復奏請以朞年爲期。時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迺成禮。謝堂又從官

遵旨樞廷。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之弟㞐以節鉞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闤闠。細民以物求售。輒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㞐朝請。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賞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審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疏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庾亦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公不聽。省以倖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

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有。臣甚爲國家凜凜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稍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如故。公自謂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除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身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月。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道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既歸。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於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慈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君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曰霖。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事郎直祕閣終。聖仕烏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愍康。瑾承事郎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壻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𣘦。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河南屯田萬戶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瑾。胡衡。陳允德。杜

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元孫男五人。公幼挺。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敭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傅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退求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遡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簀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咸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公奏草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於國史。而公之殁也。兩宮北上。九溪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襄陵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溍。俾譔次以俾闕軼。溍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值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修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靖康。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闢。衆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齊則不害。斂藏蓍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閫閒外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執尸其功。不自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役多壘。枚臂四方。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爲樂。大廈之傾。孰持孰扶。言宁曰嗟。其遂相予。天胡靳之。弗俾室相。迺以晉陽。爲國保障。尤矣明哲。歸潔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

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太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幸禮村，殁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爲氏。譜諜墜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州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宣武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管諱璋，今累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裕，鍾于後人。公實承之。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爲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猺獠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擕以入覲。既而丞相改蒞江浙行中書省，奏以爲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莢之利自汙，鮮問其事者，以公屬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事都七蒙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續用尤著。廷議公以踐歷滋久，將畀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役匠傭，壹出於民力。公獨論浮屠氏之隸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費，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辦。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揮省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取他沒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致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爲銘。溍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敍次高氏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奕文之昭。代祀則縣，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復乎始。蟬聯三葉，濟于膴仕。胡卒不燿，不震以矞。諸厥後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纘是仍。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下賁元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孝穆之原，歸焉豐碑。琢而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鑒無極。

周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於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奉

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貢及生存，闕之寵靈，非厚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同之狀來謁文。溍惟府君之里居世系年壽卒葬，刻於吳興趙公所爲誌，趙據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胡復撥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誌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實，父澤，並宦宋，爲水軍正將。君少隸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揭。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退引。初府君既失所怙，悉推貲產以歸二兄，撫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遂之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纊縕，病有藥餌，死有棺櫝，舟梁道路，修除惟時，嘗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疑疾也，遺命捐種戶逋租納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是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方以才顯榮於時，貤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宣崇附，聲振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其畜也厚，則其發也不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設古訓，引敬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啓處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單夫寠人，幼童弱穉，室無凍餒，俗有孝弟，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穫，乃引無替，有命自天，下飾邱隧，赫其龍光，松柏衣被，勖哉嗣人，無敢失墜，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章及來裔，尙不一書，斠酌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晉，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履泰鄉倭谿嶺北之花塢。其配胡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歷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焉。今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爲立石采漢碑式，大書其首曰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本以書來京師，證於溍曰：發幽潛以起衰懦，觀人風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爲職業，幸序而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礦，南渡時來錢唐，遂家焉。逮公六世矣。公少失所怙，依外氏習爲舉子業，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孫吳書，能通其意，述將略一篇，慨然欲以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爲人，心竊慕之，薄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庭芝，李公見其魁梧峻整，談論娓娓，而奇之，俾以進武校尉居幕下。當是時，內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解體，公知無所效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失國，李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往往持故所受告身詣京師乞換授，公獨晦匿不肯自言，峨冠大裙，逍遙城市中，日以教子接賓客爲事，閭巷細人無以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名族女，性端謹，不喜爲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既歿，撫其幼孤至於成人。有子男一人，本也。女四，適周某、錢某、周某、鄭某。孫男四，材、偉、俊、華。初楊君載未弱冠，公識其爲佳士，俾本與共學。楊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

士第。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既老。其材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曰。

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揭墓門。不爵而榮。繫此刻辭。以揚其聲。

墓碣

黃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論議亹亹。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黃氏。世爲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敝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擿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其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勤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驩然以忘其憂。人以爲難。鄞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磨勵激切。夜參半。隔牖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子爲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爲買棺。乃克以斂。袁公爲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鏹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於某鄉西圖先塋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騎不出皁櫪。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嗇。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而予不得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溧州陳氏。名申。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塋之側。其友哲理野臺嵗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恆至四鼓。蚤作殊無媿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爲文。皆情深韻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泰寗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嶇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

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溧。由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既重兮斯穋。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畀天之忍予兮。胡彼碚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俾其式穀。

蔣君墓碣

濟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嘗宋景定咸淳間。執弟子禮者恆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壽之。先生沒十有六年。而某爲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以藝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者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賜高年帛。郡檄某奉以從事。某方蹐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巢以狀來謁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明龍。字飛卿。姓蔣氏。由漢兗州刺史詡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洌。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穎。教授生國子助教袁。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鄺。祖諱允恭。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宦與徙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巢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爲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突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捏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顧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意略如嬰姜氏。其發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步其父。付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寤而謂巢曰。吾先世之開於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叩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爲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化。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實命自天。修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孰測其然。于嗟乎君兮。胡歸夫全。

墓表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買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辭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擢乙科。最後榷貨君之孫龍澤。遂爲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國朝以材學聞薦

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淸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奧義、或尙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爲其盛耶。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同儕而共蕝者、其果出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獲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於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僩乃援其奧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夫使先生之道、卒辨過而弗揭者、誰與。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壙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尙書方公、歷事三朝、爲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爲立傳。書已上、而某與公曾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郞。祖謙、贈朝散郞。父銘、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敷陳鯁直、親擢爲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公以君賜爲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爲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郞。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郞、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爲著作郞、兼權尙左郞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艱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朞、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爲司封郞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出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擧。竣事、除吏部侍郞。丁內艱。服闋、以侍左侍郞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尙書、改禮部尙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艱。此公所閱之官也。祕閣修撰、公之職也。承事郞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淸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爲廟堂壅蔽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淸之去國、公亟叩閽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伴遙、無以備之。貪臣聚斂、土木方新。顚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膽疏可聞。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子皆能言之、而閫臣以敗爲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掩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譏、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譏未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敢

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憸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覬覦之賊。甫節之譏譏、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可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絹黃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擧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根本、愛養命脈。邇年居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眞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追追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拔於應奉、帑庾亦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杖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闕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爲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爲少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若於淮淝。而談笑弈棋、莫逆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發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眞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則不依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勝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爲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爲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尙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眞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眞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擯宦官二豎、爲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殲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擠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尙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爲之斂容、而隙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

上旣慰似道。詔以下宜勵趣奏。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難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寅急而求之。一縱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由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觸前欵密之言。外廷無関知者。旣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卽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尊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卽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拒逆黨。悉寘於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寃民。而盜賊屛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饑。乞蠲和糴以蘇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鄰郡農民千百成羣。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屛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於有政者又僅僅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憲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輒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婺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夤緣宦豎而賜出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卽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暨治既完。諸生稍稍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効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覩書至老不廢。視紛華靡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於縣西之安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學教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堅。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堅病其痺陋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

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於縣北人隱阡先塋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旣爲誌于元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潛爲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卽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辨。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與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頗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潛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攜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陞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衢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他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鬬。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爲良民。蜀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八。獨王公龍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處於東峯。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峯之下。西望嚴子陵釣臺。唐方元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齡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旣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旣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唐。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婉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憒眊。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難辯。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睦人。高祖顒。曾祖賓。祖濟。貢進士。廣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

朱氏。子男二人。潞。謚。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裒聚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盧。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閑門俞公棻。登泗州府君同撥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貫。義取兩文易兩武。用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弗歲遭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梧、吳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慨慷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廬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廉部。大興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遠在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數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命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又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大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弟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附以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勳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偶爲部使爲所劾。他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嘗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禰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與民。不治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米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

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隸於官者無慮數十。皆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詰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謝。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教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護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俞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剡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秬、穎、穆。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蔭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榮數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傳。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稾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之表。揭於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宮。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儁賢。公游其間。翺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行。公乎奚憾。士林悼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既造。擬收撮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劵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避不就。使指

有嚴。不得已爲之起行。然武林歸。卒辭而歸。士夫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修。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舊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箴。譏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南宮之計。以爲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在。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顧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僂數。暇日寓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旁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歸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苟作琱琢侈靡詭譎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纖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

歲久漫滅。寖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治於婺。委其裝請子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實降覆國。壽不以爲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流輩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爲下本郡。取而上之官文閣藏焉。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仗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敍事。而扶善遏惡。卒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徵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

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揚雄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舉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婦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於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己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且求溍摭其大者表於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適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而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所稱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命最高。故其毀益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囊不自韜。以保其身。以歸夬全。松柏丸丸。清風凛然。自今千年。過者式焉。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桂隱先生小傳

桂隱先生黃府君。諱夢炎。字子賜。潛之曾祖。（按黃氏家乘云夢炎曾祖中輔王當係金華徵獻略承其譔狀世系核之中輔乃夢炎之父所謂曾祖者夢炎於潛爲曾祖知此傳爲文獻所作也今特正之）其先自浦江來徙。考諱中輔。字槐卿。尚氣節。不務爲苟合。紹興中。秦檜柄國。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平中興之美。聞言其惡者。輒捕殺之。衆咸緘默。獨奮不顧。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欲斬佞人頭之語。雖蹈不測之禍。晚歲屏居山園。號細高。名其齋曰慱拙。檜死久之。轉運使乃上其行義於朝。將授以官。未命而卒。有類稿十卷。府君博學善爲文。淳祐末。登進士第。後辟入京湖制幕。以掌典故準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鏹寃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由幹辦外改。陞主管機宜文字。建議獨放屯租四千七百餘石。於是兩司亦盡捐其屯租。爲米麥十七萬六千餘石。鏹會四十二萬二千餘貫。淮民之被兵者。得以安心復業。由武學教諭。出通判平江府。在官未及朞。持節浙淼。得鏹十七萬緡。以代民田租。白免淮西總餉累世所寃無名鏹一萬五千餘緡。民力已甦。吳丞相潛去國。言者以爲嘗受丞相見辟。遂奉祠而歸。秩滿。添差淮南東路制置司參議官。提刑使者。闕本闕檄決四郡繫囚。人稱明允。咸淳初。召除司農寺丞。尋擬內藏庫綱解。斯時內帑空乏。而支用浩繁。大徵宿負於列郡。負數多而期會道急。因輪對力言其弊。略與滴用憲司歲額銀二萬六千餘兩。照磨顧元。則當起五百兩。歲額一萬一

千餘匹。照寶祐初元。則當起一千五百匹。乞加考訂。爲之通變。且進減浮費之講。奉宴私之戒。度宗嘉納。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太常丞。歷兼右司及吏部之尙右郎官。戶部之左官曹郎官。仍兼編修。先是時宰欲授貿言路。而奉行其風指。俾客微示以意。公謝卻之。故雖久在朝行。不過庶僚。乞補一郡。亦靳弗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堂曰桂隱。室曰濟齋。有詩文雜著十卷。追紀淮南通海兩廣蜀峽荆襄沅靖思播諸蠻之形便阨塞。與凡戰守之事宜。爲筆記一卷。宋濂題桂隱遺文後云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所鈔藏寶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付寓塑遂手錄成編此蓋其本也遂之學士所果尙在恂嘛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炎字子暘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擅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新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奉之美則辭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術合忠君愛國之意惓惓不忘於論對之際輒以修君德謹遷事爲飛擢臣才之歉寘諸言辭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敢此因足以增夫名敎之頁然見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推束制暮謹議國故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瑱節浮費僭錢十七焉辯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畢之士矣非公之表才顧學以聽其成又惡能世辨其美也耶令去公之致巳二十二年公之尙諱尊組之意鄉煙終見於賦輸同實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繕遺六篇之高弟弟子翰林待制王君褘手鈔舊公命也恤并裝褫以附其後云

郝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輿門。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爲三族。居郝門孚谿之盤出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爲其鄉之望。君曾祖諱俊。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爲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旣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諷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奉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爲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爲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陷寘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之徙他郡。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貿其田土者。悉爲盡力以復其舊。外舅姑歿。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爲立後而葬焉。諸姊來寧而沒者。則爲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爲其子納婦。俾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向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聚取人粟。長吏庸弱畏懼。託故避去。君以爲稍緩。將滋蔓而爲亂。挺身前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爲池。構屋其上。乃日與賓客觴詠相娛樂。不知老之將至也。君平生最留意於大學衍義之書。蓋有志於致君澤民之事矣。慨念兄弟。惟己獨存。不忍遠去其親。悟親終服闋。遂無復仕進意。將終前一歲。語其子曰。爲人子者。孰無雨露之思。我旦夕且死。其割田二十畝。歲取所入給汝祠墓祭。自汝祖而上。歲時展省。不可廢也。越明年。春分家祭。君沐浴更衣。饋薦拜跪如禮。祭畢而飮福至三爵。即命徹去。若有不樂之色。坐至夜分。左右請少休。乃入就寢。席未溫而形神已離。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寅。卒於至正七年二月某甲子。享年五十有六。娶吳氏。有賢

行。後君五月卒。子男一人曰元。孫男三人。禮、緯、總。女四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同里石壁心田之原。君初延致趙先生、王先生。而與爲師友。旣又聞滕先生會朱陸之學而得其同。時君年已四十。率朋從往就講習焉。繼閉藏書。將增廣以爲義塾。志雖弗遂。然與君游而接聞其師友之緒論者。處則以善其身。出則能以才自見。君未始有德色也。君旣葬。宿昔朋遊之士。念之不忘。於是黃君澤以狀來請銘。予衰病之餘。久疏筆研。顧念其學也以義。請也以禮。不得卒辭。銘曰。

李氏在唐。國之近屬。散處東南。爲三大族。君生其時。不行而藏。仁興於家。善聞於鄉。詩書之澤。覃及士裔。是亦爲政。豈必在位。不居其功。以遺後人。孰爲可徵。石有刻文。

體仁守正宏道法師金君碑銘

吳之長洲。有爲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琭。大父曰璀。父曰煥。漳州路龍谿縣尹。母沈氏。顧氏。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爲之銘。君幼嶷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去母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閒。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絶世。若今人之爲也。吾黨如蓮花生汙濊。外接世緣。內無所構闘。何必去父母哉。旣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張雷師。生不識字。數能以符籙攝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爲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至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爲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爲意。先生知君信之篤。悉授以不傳之祕。他弟子不得者。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覆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爲心神至虛。無所汨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淨。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爲子弟時。無私蓄。旣壯。能使貲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爲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自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爲高。而其襟度特爲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圖書。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眞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道蛻葬武邱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入眞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爲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爲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絶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爲清淨爲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張氏。旣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爲黃門侍郎。或辟爲丞相掾。祚允相承。逮今千餘歲不絶。有能遵其規範。無廢人間事。而有以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爲廣德路道錄。

仍捉點仁壽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宏道法師，且以聞於朝，再下璽書，爲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概，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彝說踵僞，寖逓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冲虛，濯除元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斷，百世不渝，有崇斯邱，表以石章，過者式諸。（此首見宋文憲集，稱代黃侍講作。按集中鄭府君墓誌銘見宋文憲集，王列官墓誌銘見王忠文集，則此碑銘宋王二公亦嘗編入集中，殆後人以道教而刪之耳，今增入。）

題王雪霽詩下方

雪霽王公詩二章，章四句，爲鄭氏義門作。鄭氏自睦徙婺之浦江，聚族而居者九世，中書既表其所居曰義門，且復其力役，令無有所與。公以至正四年春閏二月丙寅，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問鄭氏之長其家者爲誰，吏以大和對。時大和年逾八十，公欲延見而重於招致之，乃命即家存問，而進其羣子姓，詢以家規之詳，委曲褒諭，仍戒有司拊循而勿擾。明日，又俾縣主簿諭詩往遺焉。鄉人咸爲之感動太息不已。大和圖侈公賜，昭示永久，爰刻其詩於石，屬溍志諸下方。溍伏讀先儒程子釋皇皇者華之詩，有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也。公由學閣近臣出將使指，得一善不啻若己有，形於詠歎，樹之風聲，使屬部之內聞者莫不歆慕而知勸，將見比屋之民無非可封之俗，其光華所及遠矣，豈止鄭氏一門而已哉。公之先大夫祕書少監東巖先生，以文章家知名當世，過庭聞詩，蓋有自來。溍不敢妄贊品評，獨取夫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而申其義如此。公名楚鸞，字元戴，家於泰山之麓，今以朝列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令，苕溪胡仔所編草堂詩餘評曰：東坡赤壁詞，語意高妙，眞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鄂亭壁間，不著姓名，語雖粗豪，亦氣槩可喜。溍以家集較之，不同者二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族人訪求編入，而苕溪則得於當時壁間所題，然亦間有舛說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以家集訂定焉。（百字令即念奴嬌亦稱爲酹江月草堂詩餘載和詞云袠穆中香對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意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鋩冷浸秋月者謂讒闕云近時有人和赤壁詞書於鄂州壁間雖粗豪而氣甚可寶一作矢猜中吞數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塵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豪傑天心建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曾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侵秋月較前首不同者三十三字著讓錄自壁間不應存有別本豈時閒所趙非一虞耶鄉鳳會往來耶居士名中輯字桃賴一字細高俯氣節豪槍俯國利謠低成日使士大夫厥語太平中興之美居士作樂庭芳樂府趙太平樓云禮血爲詞披肝作紙片市誰濃千私快騁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愼尊茅廬歸塞九重如在蓬洲與長嘆無奇耿吠空抱濟時憂依依眞可情才如李廣卿不封侯秦伯邪斗濟扇得家州書道湯庭與鼓誰知生老難旅悉誰聞篇湯表甚島甚丈平樽簽錦隊承復出此與疆驛涸氣勝相近文獻齋孫簡府手家來以孝孝獲親此佚詩亟維之居土之詞洗壇七百餘年一日氏名炳然紙上其非偶然草堂詩餘見於馬氏經籍考已不知還者何人今知爲胡仔所編輯有體裁給一舉而三善備耶）

鳳凰山禪宗大報國寺記（武林舊志報國寺在鳳凰山之下即衛宋垂拱殿基元至元十一年賜額作宗大報國寺妙濟禪師開山延祐六年賜額大新重建後更元十一年爲宋度宗咸淳十年元二十一年志是時大宋新亡記據中此之記大寺所也）

至元二十一年，有旨即杭州鳳凰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鎭王氣，宜大休以降厭勢也。（按胡僧楊璉眞伽即宋故內建五寺，曰興元，曰報國，曰般若，曰小仙林，曰尊勝，今止存報國寺舊址，改爲法雲寺，尋毀，其餘俱不存，見仁和志。）比邱妙齊承詔開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官與莊田若干畝，而特用日益豐。歷歲滋久，寖就衰削。延祐六年，不戒於火，寺盡燬。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訴以爲住持。聚貨食，召匠傭，斥基址，簡材器，將諏日以庀事，首分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後負立壁，前瞰奔濤，茂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山川爲之改觀。飛翠浮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雕藻繪，像飾有嚴，華鬘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有司，而故疆畢歸。泰定二年，訴遷中天竺，法明來補其處，土木之事，悉委於徧撒，程督勸相，徧獨以身親之。寮堂衆寮、兩廡既成，而牀第臥具并厨庫碓磑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正遂實來，其明年，造鑰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迄功，凡十六寒暑，其爲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衆緣以相其力之所不給。狀稱始創寺時，劚池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碑，相傳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爲行宮，而今復爲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井，在建行宮後五十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元史百官志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其用人則自爲選則軍民通攝僧俗并用至元初立總制院而領以國師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元統二年正月革罷廣教總管府一十六處置行宣政院於杭州）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某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道翊結庵茲山，有瑞光發於前澗，就視得奇木，募善工刻爲觀音大士像。會僧勳自洛陽持舍利來，寘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庵爲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即瑞光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爲院額。淳熙初，易院爲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皇元尊象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東南列剎之首。至元之三年，寺燬於災，惟聖像巍然獨存，諸珍異服器亦無損毫末，人以爲是有神靈陰護之。亡何，而上僧仲顏告寂，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蒞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揭虔妥靈者，蒞僧之意適同，各探己囊出錢有差，知事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楠六十有二，寺收亡僧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而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植以爲其材，斂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建，以其年冬十有二月，凡其制爲間二十有四，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爲修，半其修而去尋有二尺以爲廣。功未竟，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闓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陞補其處，節縮浮費，并裒衆施之羨餘，完以汚墁，飾以采彤，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視其帳座故敝，畀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爲之，鬱翔鳳翥，金碧焜煌，諏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緇白之侶有所瞻依，緇衲之流咸欣慶焉。杭

在巽時爲行都。施頭闌車之幸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衜瓠彝之賜予。照其餘輝。下賁林壑。爛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幡。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嚮。促恐不及。宜不難於以壞爲成。然猶六更歲籥。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繼於斯。俾勿墜哉。周密武林舊事。上天竺靈感觀音院。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平初賜今名。淳祐中賜廣大靈感觀音教寺。舊寺額秦檜書。後理宗易以御書。外山門乃蔡京書額。與乾道淳熙皆書臨寺有十六觀堂廳。眞閣。超諸有滄。理宗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兩峯堂。白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閣。秋芳閣。半雲廊。前後賜珠冠玉纓珍玩甚多。每水旱。朝廷必禱焉。

南天竺崇恩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峯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之學者。惟崇恩演福寺爲最盛。寺在小麥嶺積慶山之靈石塢。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未有寺。嘗斥爲牧地。後以爲祥光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葬貴妃賈氏於山之左。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爲開山。率其衆人而居之。尊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營繕之費。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於山之右。益界以吳江上腴之田五十畝。嗣領教事者初巖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鑒議。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妃同氣。故大發私帑。俾禪僧絕岸湘。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至元丁丑燬。久未克興復。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事者。得今才公以住是山。至正癸未也。泚事伊始。僧俗信嚮。而主者或爲剏大殿。造洪鐘。或爲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刻。或爲作觀自在像湧現其後。或爲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大藏教。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衆力以成之。寺之舊觀。咸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堂寮堂庫庾庖湢。既莫不畢具。而雲堂丈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檀越有嗣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闢使寬廣。凡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爲也。惟是茲山支於天目。至是適當風氣之會。淸淑所鍾。鬱而不洩。岡巒迴復。窈然穠深。泉甘土肥。林木茂遂。誠宇宙間奧壤也。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修祥符寺記

衢之祥符。舊傳吳將軍鄭公許。年九十有三。捨所居爲寺。其建元已不啻千載。中間屢幾廢興。皆無所攷。由至元丙子兵燹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摧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丑。義山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爲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瓦級甎。而塑形藻繢之。造佛菩薩神像十有一軀。翼東西廡寶塔珍臺。煥焉舉新。室堂庖湢。繕治以次。以七載之勤。成就如是。而不敢遽以爲足。謀所以崇役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幸。俾來屬溍書其所欲道者如此。

龍山淨明寺記

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額廣濟。以處佛子之爲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畝。爲祀天圜丘。而寓齋宮於其室。久之。僧和卒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卽其西南改築而居焉。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於朝。願斥祠壇仍爲田以畀之。事雖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闡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庳益狹。而或者不戒於火。師慨然以興

作爲己任。旬精月累。閱十寒暑。而寺以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庾庖湢總爲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與其私橐毫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興教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明廢興之顛末。靡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末之有述也。幸爲文以記之。寺故有江月松。舫息亭。而所謂梅巖易安齋者。又爲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武林舊事。方家峪淨明院。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巖。高孝兩朝御和詩。巖山書。樓閣。亦有江月樓舫亭子。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碑

鄂之城東有佛剎。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鵠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名號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東居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巘。交拱互揖。西接城堞。民塔萬區。前臨通逵。而市聲邈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爲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閒。寺特據其尤勝處。迺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師諱善信。以唐武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度於本州開化寺。爲衆僧執爨三年。僧力卻之。大師號淚零泣。咸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容。盍行矣乎。逢隨卽止。遇洪卽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抵隨州。覩一山巋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爲何山。答曰大洪山。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於山麓。諸水所鍾。匯爲重湖。神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雞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心感。害生自利。徒增汝罪。可戒勿殺。而爲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大作。雨既若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蛛絲羃面。附耳而號。挂體而搖。久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爲建精舍。太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輒汝血食。本捨身可享吾肉。卽引刀斷左右足。白液湧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衆哀

慕。稱之曰佛足。有司以聞於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千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烜赫。被於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旣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荊湖置制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僧衆。適於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庵輿自隨捧佛足。及累朝所賜告敕。徒寺額僧籍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寺。口輿爲之開山。此則鄂之洪山也。輿之口無諍須、則口崑、繼之。我世祖皇帝在潛邸時。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遙見茲山之頂。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爲大師化迹所寓。深爲敬異。暨班師。崑因留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祕宇而敬奉之。上旣正位宸極。有旨遣使備禮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使者歸奏。詔卽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擾攘之餘。崑又去不返。呂文德制置荊湖。請無積口主之。而寺以復新。繼之者緣菴遇。建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口崩、無邊詠、竹谿籍又繼之。寺以災毀。籍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盂之貲。躬求良材。於江上造大栰以歸。顧舊址局於地勢。隘陋褊迫。

位置不皆合於規式。乃夷崇岡。堙巨壑。累石爲基。使就爽塏。首創大佛寶殿。棟宇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廡山門之上爲萬佛閣。演法栖僧有堂。輪藏及祖師王公有殿。夫書有閣。而鐘樓經臺丈室茶堂旃檀林前資寮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備。始作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工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舊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及經用之羨財。金碧鮮彩。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先朝。嘗以爲中宮祝釐之所。頒以香鐙金幣褒禮甚厚。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溍竊以毘盧身上。周徧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口有爲。於始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庸次第本末。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悅堂誾禪師云。

虎邱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爲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覩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爲。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卽大伽藍。泯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罔未有出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爲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邱。或謂之海涌峯。有大招提曰雲巖寺。山之得名。寺之剏立。悉見於圖誌。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王轍跡之所屆。劍池及試劍石存焉。寺則晉王氏兄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臺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爲禪刹。皇祐初。又更爲十方住持。紹興閒。長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鎭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爲五山十刹者。虎邱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翻經有臺。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倡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納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行宣政院以慧鐙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羅漢金剛神。塑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爲鉅鐘。視棟宇之摧隳蠹敝者。或因或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石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仍其舊。祖塔、衆寮、倉庾、庖湢、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爲市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爲渠六千餘尺。陻於客土。水遏弗行。則疏瀹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堤。屬於城闉。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禪師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禪師材周而智圓。達事理之不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一法中妄計無爲有爲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謂於成而不惑於法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爲之志乎。記爲興造而作。山川靈異。風物之美。著於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曹氏。說法嗣晦機和尙。於大慧爲五世孫。於隆公爲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黃溍撰。

聖壽禪寺記

聖壽禪寺。在義烏縣西三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昇今額。大觀閒。更爲十方禪寺。歲久弗葺。榱棟毀墜。藩拔級夷。敗屋數楹。不蔽風日。荒基斷礎。四顧寥寂。盛衰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古今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尊官富人轍跡之所及。而其徒蓄縮不自振。日益散落。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爲意者。泰定二年秋。千巖禪師來自錢塘。愛其岡巒秀潤。泉清水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緇素之侶。嚮風坌集。座下者恆數千百人。至無以容其居給其食。僧法聰德超慨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爲買田若干畝有奇。里中一二大家聞之。爭給材甓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淩。山門則樓君一德。法堂則翁君宏道。觀音殿則張君道興。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威神外護。安奉有儀。爪華幡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旣而一德之子天輿、天澤。爲作僧堂。同郡喬女徐爲搆鐘樓。吳氏、王氏爲蓋齋庖。僧清雅尋集施者範銅以爲鐘。由丈室至左右兩廡庫庾之屬。則合衆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以創堵院者。尼壽寺。造湢室圃樓者。僧德義也。禪師之來凡十有八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視舊有加。禪師爲而不有。擇叢林中德行完潔者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久輒謝事而退。自懷空成公。無用貴公。東白昇公。絕照昶公。龍門省公。無礙了公。逮今滅宗繼公。已七傳矣。繼謂予曰。在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寧有差別。請爲我並誌之於石。庶幾來者不昧所事。而思有以報稱焉。予聞禪師以單提直指。嘗對揚機。不起於坐。而道價之重。傾動遐邇。宜其以壞爲成無難也。有能於禪師之道。一念淨信。舍諸所有而不自以爲德。豈易然哉。庸因繼之請。攟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名元長。俗姓董氏。說法嗣幻住本和尙云。至正五年秋八月庚申撰。

淨居教寺碑記

黃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鶩。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綿延而不絕。抵縣治乃已。由山之趾。緣磴而上。磬折行。淸池古木閒。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狖貍蛇虺以爲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於此。結茅自蔭。宴坐盤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疏澗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旣見而高其行。爲闢地治棟宇。如其它浮屠居。且白狀於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末。大比邱珏公。以擬公嫡嗣。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兒時避兵山旁民家。嘗往憩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黯昧。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爲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鍾閣云。此御書閣。舊藏理宗所書荊叟兩大字。荊叟珏公自號也。後予遊宦四方。不能數造其處。間者偶過之。則文拱華榱。晃耀林谷中。前嚴金相。後列玉函。花香物品。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緒。遺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次第畢新。蓋其

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之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鉢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指錢爲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繼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爲請。嗟夫。今之爲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數於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乃能達禮事之不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溢。杉櫧松檜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綱綴牖戶。上人之功。曷可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繫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於石背云。

景德寺碑記　名勝志。景德禪寺。在秀水縣西南四里。舊龍化院。宋名景德寺。亦名三塔寺。

嘉興郡治距西四里。爲景德寺。按寺籍記載。其初蓋白龍潭。深險莫測。往往風雨壞帆檣。晴則有白光三道起水上。唐季異僧雲行者。日運土石以實潭。遂建三塔以鎮之。水至是迴抱瀠瀅爲大道場。乃構棟宇祠佛菩薩。而以龍護法焉。當五季吳越錢氏有國時。賜名保安禪院。宋景德中。勅天下郡縣爲景德寺。故易今額。嘉定九年旱。邑人禱於龍得雨。爵龍爲靈澤。而祠曰順濟。符牒具在。逮元至元中。古禪性公奉璽書發護。後至元元年。雲海寬公來主是席。既涖事。睹殿宇敝壞。將圖更作。遂議於衆。給以寺租。助以衆施。乃大構焉。經始於至正五年之十月。落成於明年之九月。衆謂是役不易。非有記述。後嗣奚稽。遂書諸石以垂不朽。

重修普明寺記

從山南麓。普明教寺在焉。僧法炬爲予言。山之未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爲僧。而以家爲寺者。是爲文通法師。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以甲乙次相授。黃牒故在可考。歲寖遠而繕治勿繼。華榱文甓。或委爲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緝而月緝。迄今餘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幡。鼓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爲三門。而斷石爲礎。以棲扁牓於其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爲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爲輪藏實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燈煙炷。閱幾成壞而不與劫俱化。蓋吾祖之靈被其後嗣者深且厚也。願有述。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木寒。蠶蛹戶牖。隱顯煙際。意以爲此僧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雪。爪趾宛然。固無俟予擬諸形容也。姑敘興復之槩使刻焉。

書袁通甫詩後

先生落拓不羈。放情物表。肆筆成章。皆直寫其胸中之奇。春江靜波。秋山峻峯。不足爲喻也。吾儕碌碌。從俗浮沈。與先生相去遠甚。而欲強加評品。正如盲人說象。知其鼻者謂象如杵。知其牙者謂象如蘆菔根。一辭不契。便成聚訟。豈不發先生泉下一哂也哉。時元統二年七月。

跋鄭仲舒字辭

古者冠而字。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無所謂說也。蓋伯仲叔季長孺次公之類。非可以文義推求也。

後世有以人之字不足配其名。而爲之說以易之者。老泉之於兄渙。東萊之於戴衍是也。今人一字或至十數說。乃古所未有。浦陽鄭君名濤。字乘常。而鄉先生柳公改字之曰仲舒。且以辭發其義。則老泉東萊之遺法也。仲舒尙佩服之哉。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甲子。

題紫霞集

西巖紫霞洞。俞氏世居其左。予曩歲佐治鄞海。過其里。因得歷覽其勝。然而石室蒼藤。茂林修竹。森秀岑鬱。蒙密蔽虧。蕭蕭然有離塵遺俗之意。信乎東陽佳山水。而西巖又佳山水之尤者。後二紀忽閱此圖。知其茂林修竹仍無恙。起予遐思。俾書以紀。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吳江城東三十里。所謂笠澤福地也。煙波莽蒼。四望如一。士民安於耕桑。樸淳有古風。水木清華。禽魚上下。皇若世外。固僊聖之奧區。然而更千百年。棄委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啓其祕而專其勝者。至元二十九年。靜安陸高士始作菴其處。於是昔之祕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大德九年。復斥故宇。易菴以觀。合其徒而居焉。觀之制。中爲三清殿。旁爲北斗玄天太一三元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宮門廡庖湢。次第畢備。而爲役最鉅。泰定二年。乃告迄工。爲屋以間計者百有餘。繚以修垣。除道成梁。闢於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以資食飲百物之須。其法之所宜有者無不給。爲費一出於高士。而高士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初。菴之爲觀也。教主嗣天師爲署今額。至是所司具以觀成劾上天子。特下璽書加護焉。高士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之人毋敢有所侵。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來徵文爲記。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僊經所錄。洞天福地。僅一百二十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歟。幸以境與人遇。而又蒙被君師之力如此。游而息焉者。衍衍施施。未有已也。高士名志寧。字景雲。吳郡人。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若空之所瓶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殁葬山之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遊。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柳貫所爲銘。刻置祠下。而院之構興。顧未有所登載。滑豨及先生之門。先生之子樗來爲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陽縣北。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爲風穴。古仙人飛昇處。有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峯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聳峭離立。東一峯拆立數百丈。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嵴而上。躋石罅如戶限。北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背。有石屋可坐數十人。又東爲中峯。下睨烏傷東白。原隰聚落如碁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峯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有穴深黑。風薄雨履上。生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圖志所敘。尤險怪崛奇。誠天壤勝槩也。空受業於山北寶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廬席。屢以名刹讓。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對仙華之秀。冀將卓錫其中。乃遊北麓。披蓁荒而入。得其地於鄰黃氏。南

東峯之下。窈然深靜。遂翦荆棘。結茅以自庇。安偉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涉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爲耆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方外交。嘆其自處太偏陋。首捐田爲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爲作佛廬齋廡庖湢。龍峯主僧永鎭。撥田三畝有奇裨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山園總百畝。更其故所居曰集曰化城精舍。空自建鐘樓門廡。益置二十有八畝。爲久遠計。易精舍之額曰化城院。而國師爲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元年之夏四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刹之制。佛僧之奉。具備如式。玆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先生向所覩怪奇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蓋空之修遊而返故山。志在遺去纏絆。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卽人而人自卽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以無媿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爲不朽。豈徒區區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大略。俾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先生之祠事自有述。玆不書。至正四年冬十一月甲午記。按此記係浦江張樸幘自續稿。

譜系引

家譜之作。所以溯祖系之遠。而紀族人之繁也。而族人之繁。不無播遷散逸。輒亦闕而不載。或載而不詳。至於祖系之遠。則識邈不可追者。容或委曲附會。以爲某名賢某鄉先生之後。噫。此豈特汾陽之拜。貽人嘲笑。自問厥心。應亦有能然不安者矣。人各有族。族各有祖。祖有其所自出。而祖之所自出者。又更有其所自出。泝而上之。皆吾祖也。果其脈絡相傳。鑿鑿可據。則當詳稽備登。以示不忘。否則寧略毋詳。寧缺毋濫。蓋缺之。則譜有未登之祖。而吾祖之眞者自在。不缺而游移彷彿之間。或且冒他人之祖以爲己祖。而其眞爲吾祖者。反以家譜之作而外見。是豈爲子孫者所忍出哉。我黃氏自欒祖之後。散爲江南五大族。遞傳至洞門始祖防府君。與文節公庭堅爲一派叔姪。按諸舊圖。自文節而上。斑斑可考也。譜概不追敍。而直以防府君爲一世者。蓋謂前此雖有可追。而邱隴莫尋。祭祀久缺。沿襲舊聞。保無遺漏。不如缺之而其眞自存。初非有恕置其祖之嫌也。亦謂如此而上自祖宗。下暨子孫。其心均無弗安云爾。

陳澤雲周易爻變易蘊序

易更四聖而成書。秦火之餘。幸因卜筮而僅存。自漢分爲三家。有田何焦贛費直之易。易之說瓜裂矣。至魏王輔嗣。雜以老莊之學。易之說愈遠矣。繼是諸儒注釋。奚啻數百家。或泥於天道而不及人事。或專乎義而不及象數。角立異論。茫無統緒。天台陳澤雲。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余丞事海澤寔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椽。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家有親老。不能遠遊。竊升斗之祿以養親。貧尺寸之楮以著述。他無所覬也。挑燈夜話。出示野趣之什。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嘗序之矣。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澤雲調明幕。把酒論文。出示詠史之什。美善兼盡。一出至公。翰林學士伯長袁公爲之序矣。澤雲曰。余欲著爻變易蘊。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時居簿書叢中。無食息暇。非二三年靜坐工夫不能也。三年春。余乞老金華。澤雲以書來曰。余近調桐江實幕。時宰急於聚斂。議論落落不合。

困守幕下。幸有餘暇。時復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若有神助。今幸爻變易蘊粗成。使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於爻變之義易之蘊否乎。子其爲我訂正之。余曰。易豈易注哉。復之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唯羲文周孔數聖人能見之。澤雲生於數千年之後。直欲見數聖人之心。不其難乎。雖然。道無終窮。才有超邁。余嘗焚香靜坐。觀澤雲所注之易。乾坤二卦。已無餘蘊。至於變爻三百八十有四。旁通他卦之義。爻爻有發揮。事事有致證。造理精微。立說洞徹。餘如刪正太極八卦爻法逆順等圖。探賾索隱。自非灼然有見乎聖人之心者不能也。讀之使人聳然。齊擧不倦。倘使程朱諸子復生。未必不擊節而加嘆也。余投老田里。安得以澤雲所注之易。質諸翰苑。與同志者商之。使澤雲名垂不朽。是則不負其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也。澤雲勗之哉。至正丙戌正月。按澤雲名應潤著周易爻變易蘊四卷。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爲縣。歷漢唐訖五季。見於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於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記下及南渡以後。必非其本書。咸淳續志。出於潛之族曾祖清貢進士應新。手稿見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矧自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於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物之登用。風俗之遷移。戶口之登縮。貢賦之多寡。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爲政者追於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操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潛衰朽荒疎。無能爲役。乃俾王生褘朱生濂。合二書而參之郡乘。删其繁冗。訂其舛謬。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之辨證。釐爲七卷。初以圖冠於篇首。潛旣辱覩其成。自爲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使傅生藻相與校正。歸於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眞長兀兒人。尹承直郎陶思泰。許州襄城人。至正十三年秋八月二十日。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二

附錄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濂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長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毅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特選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墀。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鏞。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娠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

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輒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瑋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儲祿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朵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交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洊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廩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病力辭。閏九月五日。卒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瑾、琛、璐、璵。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稾三卷。續稾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憚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歐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以聞。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讞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農民以婚田鬭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

不敢頂有辭。歲大旱。禱於雲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善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弊。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遵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尾境。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歲一新。費出於官。而實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蒞適是役。撙節浮蠹。以餘鏹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擾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眞僞鈔鈑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者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之鄉導。遂捕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鏹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就學者益衆。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諸文之述。率關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備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

江浙則三往而一正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請謁。逢卑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不汙。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覬得片言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想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眞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遽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塵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眞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

必藏弆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宏。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幄。雖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爍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既蒙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眞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歿在法當錫謚立傳。濂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illegible]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採擇也。謹狀。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謁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溍。

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防。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婺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己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磔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再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于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埸。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鏞。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舅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游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惟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巘。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吏。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虐民爲甚。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謀殺其夫者。

反涇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逐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爲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聞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恢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爲讞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怨婚田鬬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壹稽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訴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於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舊俯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補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洎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讙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僞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塘評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屢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艱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達世帖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歿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寧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瓊琛璐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亹亹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纖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册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他求文者日登于門力應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殁奉冢墓於三峯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

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逮事官者一減資五考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閒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嚴震一旋踵閒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譏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眞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或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宋中世故翁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士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輕軒載筆石渠皇眷其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翱翔梓鄉維昔文節學行尤懿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情考終是爲歸全遂銘者德東埜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請謚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啟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一代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旣有功於名教宜加贈以褒崇竊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翰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事郎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祕書少監居閑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廣寒召見殿庭賜以樽酒金織紋段寵遇優渥蹟公之宦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闈主文旣公得士爲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文諸作垂萬世之弘規四方學者視之若星鳳仰之若山斗年旣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浙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於家享以匪材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受道德之腴每蒙齎襲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搢紳所推許爲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於部今此依翰林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謚仍行翰林國史院爲之立傳甚稱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特呈施行

謚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當世之儒宗者殆無人焉迺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

膺叢眷遇，掌絲綸而宏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崇邃，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國家典册詔令及勳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殆無虛日，每出一篇，家傳人誦，書善贖草，或得之者，不啻隨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蘊蓄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爲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閒言，諸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青之史册，銘之彝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諡，爲有彝章，謹按諡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諡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附至道者，人之文，雖若有不同，咸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神，所以能軋轢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爽，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娠，母夫人夢大星熠熠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雖歿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濂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膺謁公之墓下，涼飈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採，復損公之遺文，剞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於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寢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煥麗，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章，康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沖漠，君蒿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爲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夫凡民，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爲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桱，從弟棋，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爲終始，濂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熠熠流光晶，川后斂澤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驅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交龍降升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爲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元功斂迹閟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烱烱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安幽靈，陽烏高騫發㸌棱，庭宇洌穆森巨楹，歲時奠祭愉精誠，牲牷肥腯酒潔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元驎紫纛軿，降爾百福鬱然興，魯禮樂當浡興，春秋報事垂千齡，門人同郡宋濂謹撰，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任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之曰鄉先生，歿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教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黃文獻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公諱溍，字晉卿，世爲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爲名人，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即納祿歸養，遂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大詔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爲海內所宗師矣，未幾，控辭而歸聖居，又數年，至正丁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諡文獻，儒臣之榮，斯爲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義烏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爲宜，下其事有司，先是縣令胡侯，既裒公文集，鋟梓以傳，復因門人里生之請，方掄材度址，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既慨然以爲己任，擇吉壤繡湖之東，爲祠宇三楹間，而肖像其內，肅賓之軒，守祠之舍，列於左右，其外繚以崇墉，樹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卯正月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鎮撫東土，德威並著，列城奠安，然敬故尊賢，尤爲先務，是祠之建，允合古誼，而縣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爲政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爲有補，是宜勒辭麗牲之石，以紀其端原，若公之學術志行，校讎鑒實而無媿者，其詳所在，有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銘，太常有諡議，國史有列傳，茲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闡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國有老成，是曰典型，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廣廈細旃，控辭歸休，優游林邱，德義彌脩，卹典孔崇，于飾其終，光賁重泉，乃作祠宇，碩碩其祜，繡湖之壖，公像在堂，歲時烝嘗，牽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教思，有弗揭虔，勒辭煒德，垂示無數，牲石是鐫，門人王禕謹撰，

祭黃侍講先生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門人金涓、屠性、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實若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觀，及其既歿，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其驗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興，際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或與之夷，然當屯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既久，遠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於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褎然舉首，文名藉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識，典內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既老，用公

於未衰掌制於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爲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蓍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
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留控辭而歸出處進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歿矣一代之人物文章于是盡
矣非天其孰使之竊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宏而造則微統會理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
蛇故其形於文章嘗如周廷重器圭璧鼎彝分置離列奮光彩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議引經
傳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禆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
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之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
陽子之孩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
朽誠亦何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骨日
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哉尚饗門人王禕撰

送黃先生歸烏傷序

至正元年國子先生黃公提舉江浙儒學迎侍母夫人來錢塘時夫人年八十有六雨書屆致板輿游閒
元後圃先生白髮儒衣冠從子鶴髮舞蹈於前婆娑花竹蔭映間人皆望而羨之未幾夫人還歸烏里第
先生居官甫踰二載不俟引年納祿而去人又義以爲不可及於是上方用中書奏妙柬文臣付以史事
先生名在史官中使者及門而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此服闋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初先生官七
品先府君無恙親受樂清縣尹之封後五歲而沒卜葬於秦孝子顏君墓北五里蓋傍要離冢之遺意也
夫人既合葬先生遂廬於墓左而爲壽藏於其旁有乳虎往來馴伏墓側與人相狎而不敢傷數月乃去
蓋孝感所致云五年冬先生來錢塘買石作先府君墓道之碑碑之文若書篆出於歐陽許張三公皆先
生同年也碑事竟載以東歸學士大夫與凡從遊以先生往日解印綬徑去人不得而知希獲餞別今咸
欲爲詩送焉以附方外之遊頗詳出處俾鋪序於前庶作者有以知其概詩不徒爲也承命而書誼不得
辭同盟諸君勿以敘詩爲僭雖然千秋故事祕書監實於黃冠不外爾故序而不疑者以此是歲十月既
望句曲外史張雨序

送金華黃先生歸里序

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則年未及耆禮所未許乎況七十而去者不得謝而後有几杖安車之賜今法大
夫之去不限七袠則以有故如養痾侍親者是矣然又必優加以爵秩俾後之人諧之以世其進爲廷之
侍臣始終何其恩數之至哉金華黃先生提舉江浙儒學年考未周竟以致仕之義去時於古之引年猶
未及也蓋太夫人在里第春秋且八十有六矣此其去有義官不得而留也明年朝廷以三史之事遣使
聘文墨老臣先生實在聘中而太夫人逝矣以爲太夫人借無恙先生其起乎非也夫先生以忠孝徇已
而又持以教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本非二道也至聞先生廬親之墓於顏孝子塚傍五里所與
乳虎狎於廬南此非至孝之感天而能動物之不仁者不能如是也故觀先生之孝而知先生之去爲可
詠不以其輕祿於未及之年也服既闋中書以致仕故事升高秩祕書少監嗣某得以八品入官先生綜

老於家既文獻之相禪穀祿之相仍與一二同志仕而休者不在山南即在水北胥來胥會以樂其餘齡
於太平之世非事之至盛者乎惜余尚以升斗之食去其故鄉而未遑追先生後也爲之慨然時至正五
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會稽楊維楨書

送黃先生歸烏傷後序

科舉初行金華黃先生爲鄉里所強薦試於有司既領鄉薦上春官對策於大廷在濟南張君夢臣榜賜
同進士出身宦遊三十有三年始以祕書少監致仕當時同年與後進者出入侍從赫然居臺閣富且貴
而先生方食貧索居與未仕時無少異或者謂先生亦漫爲遊者歟蓋先生性廉靜寡嗜慾薄名宦故所
處恬然亦無不自足者而凡所至止四方賢士大夫與方外之友踵門而來求所謂公堂廳壁園池亭軒
寺觀塔廟祠宇阡壠以至於前人法書名畫謂得先生之文凡官有善政士有隱德泯滅而無聞者遂得
託聲光於不朽而有所取信於世其見欣慕於人者如此先生既去官之明年居母憂且終制今年秋八
月攜子來錢塘買石刻先君子太常府君并母夫人墓誌銘因得訪故舊親戚而門生故吏來謁見賀先
生之懸車致事又賀當廕子可得官八品顧且留湖山間窮輿林巖阿洞曲可以盤桓而四方之人不
以賢否又不擇其可不可聞風而來雜然請爲文章者殆無虛日先生峻辭拒之勿去幾之以怒亦弗退
因輒治行將歸金華未戒行而吳興之高士逸人已造舟久待於西泠之滸將邀先生遊計籌何山之間
矣業已治行其去與留而先生初無固必又豈所謂漫遊者歟郡之士人既賦歌詩爲餞而先生之門人
俾走爲後序不得辭遂以序於後以補張君伯雨前書之所未悉者云東里陳元英書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先生方　虞

大火日西逝赫曦詎能爲叢竹覆孤館綠陰相蔽虧人散衆喧寂獨鳥嚶鳴隨想見探討餘層層發新知
儼不鄙朽拙勉哉勤相遺
太樸散已久鴻甄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搜剝得其純勿以珪璋質頑石實匆陳君攬國香蕊每與荊棘隣
剃鋤豈不勤反以揚素塵
益畜貢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株瓜引蔓纏纏出于今想新花于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撫概向期密
毋令根荄傷委棄等蓁莪
新秋涼氣發松籟調予嗚山房良靜閱文史淡足娛吾心太虛廓儼然萬象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
遐哉金蘭契聊用備區區

帥棠琳藏主得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遊八詩裝潢成卷要予繼作因追敘舊遊爲次
其韻增諸卷軸　柳貫

靈源

嵋棠生莫寒客至不成宿巖雲忽飛墮深燈出他屋仰見星斗高闌干轉空曲

草堂

半陂純浸山。山空時見井。老衲行道處。水木餘淒冷。文字豈其機。無言坐移晷。

三洞

高高三洞門。中天開積翠。陰火發晶熒。坤珍抉奇閟。仙靈倘下來。歸吾此居邃。

鹿田

塵飛天宇空。石破巖泉古。委花吹微香。林端夜來雨。諸客莫題詩。山靈忌多取。

寶峯

封寺取徑危。穿林眼沮洳。井氣升為雲。簒作高於樹。清風翼我輿。納履下山去。

潛塔

德人久歸泉。何異舟藏壑。僧廬出樵蹊。壘構亦頹落。回望芙蓉城。雜花香漠漠。

山椒

言尋磊磊亭。躡雲隨下上。磵回泫微流。山空答遙響。我已後斯人。寧哉得其賞。

寶石

餘春不可挽。風花吹滿路。向來一宿覺。寤語知其處。卻望北山南。城深重多霧。

與晉卿夜坐道舊因書贈別

去歲離京秋葉黃。客間看客又新霜。澄江不礙游雲影。寒月空驚過雁行。文苑郎今誰藉藉。宦途何許是康莊。紅顏尚爾非前日。卻愧人稱兩鬢蒼。

得晉卿博士自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參議韓公存省顧問之意

病寄乾時一雁征。遙傳書札到柴荊。自投廢士從耕牧。猥辱平津問姓名。白月寥寥虛近映。青山寂寂斷餘榮。果然不負丹砂諾。兩校吾將謝墨卿。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予偕敬叔輕行訪之。假榻湖邊滿心僧院。明日病作。敬叔先還。予留就醫藥數日乃歸。予少時嘗聽琴此院。今四十年矣。　柳貫

湖濱僧齋聽琴處。閱四十年來不速。秀眉一衲今雪顛。迎門坐榻煮茶熟。自敲竹樞喚童歸。更拂藜床延客宿。客方病起氣如絲。夜枕欹眠壓驚觸。晨興體惡頭岑岑。三日忘飡不思粥。歸者先歸留者留。賴是吾生耐幽獨。被茶猶賓衆餌扶。過存厚謝親朋辱。陰陽致寇孰乘之。小待神完理當復。行藏一迹太累人。畏影偏教影相逐。莫逢久質折腰其。高誼能忘軟腳局。湖山款款情重違。兩色雲容看未足。寧能將此不貲身。坐耗齋廚兩僧粟。鶴背西風去意輕。命僕肩輿催結束。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　吳師道

三洞全華北。蒼蒼夾徑松。竅空噴白潤。拔地立千峯。林石欲還斂。巖梯絕復通。向田瑤草碧。隱樹晚花紅。嵌竇推舟入。傲庭戒酒從。洗敧憐羽士。捧研喜山童。陟嶺緣逾峽。沿流竟莫窮。千年杏仙鹿。兩寺互僧鐘。擘裂森開峽。傳聞舊化龍。恃遲齊雪浪。聳早御玲瓏。水際朱藤蔭。巖阿青桂叢。亭荒餘磊磊。雲出正濛濛。

蘭若知何許。芙蓉復在東。五盤隨屈曲。一路聽琤琮。山斷俄為野。溪平不見空。暮房深榻靜。朝磬小樓重。傳玩遺雲鉢。興嗟對殞宮。拂衣登嶺去。穿棘少人逢。飛殿仍遙峙。重關故不封。歸尋草堂客。坐憩木軒風。兩紀三人合。相看一笑中。孤蹤忻影逐。薄技愧才雄。別袂分殘雨。衡門翳野蓬。後游事未卜。思劇禮憧憧。

和黃晉卿　吳師道

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曾遊。短衣射虎真堪樂。莫憾將軍老不侯。

送黃晉卿先生東歸　錄、增補本

江空歲晚水天低。婺女芒寒映壁奎。遙想白雲飛丙舍。又隨明月過雙溪。龜趺制古螭蟠首。黃絹辭工臼受齏。祇恐蒲輪徵召起。未容夫子在關西。

天台　王景順

先生忠孝信無雙。況復文章萬丈光。繡水幾灣繞翠竹。暨陽三載頌甘棠。姓名曾著黃金榜。翰墨宜書白玉堂。綵服養親情莫奪。老年廬墓近烏傷。

處城　王忠

當年一舉占鰲頭。平步青雲志已酬。解印似嫌官職顯。歸田欲慰母心憂。湖山鶴去官梅老。霜月烏啼宰木秋。幽我愚蒙生太晚。抱經何日從公遊。

湖州　唐瀚

車蓋歸來雙鬢皤。野雲泉石焮婆娑。碧山學士秋蘭佩。錦里先生白玉珂。鶴舞階前峰竹近。虎眠林下落花多。相思不少東都客。應有新題還潤阿。

東嘉　葉森

詔使催徵赴石渠。翩然拜疏乞閒居。東陽山水人才盛。西漢文章筆力餘。一代聲華凌白日。百年心事徹清虛。門生袞袞傳衣鉢。吾從蒲輪過里閭。

蘇衣高拱謝儒紳。石室徒勞遣使臣。前史任歸他學士。後賢禮盡太夫人。義均塚上巢烏止。孝感山中乳虎馴。未許鴻名終閉老。行看黃髮賜蒲輪。

四明　姚安道

先生歸老芸香閣。昔日曾抽金匱書。宣室何時還賈誼。上林有賦傳相如。一聲春雨同誰酌。三徑秋風或自鋤。欲繼襄陽傳耆舊。道傍多少故人車。

武林　錢惟善

解綬東歸庭樹秋。大夫人在木蘭舟。清晨文字五千卷。明月溪山十二樓。使者方傳金馬召。先生已伴赤松遊。賀家湖上花如錦。幾欲移居過越州。

吳郡　楊彝

祕監承恩及掛冠。金華歸老得盤桓。賀公湖上千秋觀。白傅山中八節灘。久望門牆成間闊。幸陪杖履歸

瓶嶸。入生會面異能幾。獨覺臨江送別驂。

醫漢池書聘使臣。鄉閭歸老得閑身。倚時供奉班中客。今日耆英會裏人。梁里黃花三徑晚。錦坊紅杏午禪春。聲華一代遺塤篪。欲就延康託近鄰。　彭城　劉儼

雄才超卓異羣公。一代風流道可宗。戀闕自膺丹鳳渥。還山誰間石羊蹤。辭精韓柳傳當世。歲老松椿別峯。聖主懷賢閑未許。天書又出紫泥封。　錢塘　何慶餘

祕書少監黃夫子。早沐清光表縉紳。丹闕受恩朝聖主。白頭辭祿奉慈親。歸來松菊開三徑。老去文章挽萬鈞。珍重先生爲我記。華門高蔭藹餘春。　虎林　張世華

騷壇文章老更奇。君門射策數當時。官聯因獨存儒行。祿養猶能及母慈。往事不操陳壽筆。舊遊還過伍員祠。歸舟又逐寒潮發。祇載前人塚上碑。　浦城　章迪

先生提學南州日。白髮衣冠從板輿。田里已終慈母養。穹碑遠乞故人書。維舟江浦烟光曉。送酒河梁樹影疎。聞道金華歸隱處。還同賀老鑑湖居。　會稽　韓文碩

先生有道賦歸來。弈弈金華紫翠開。太極賦成遊月窟。天門詔下擁蓬臺。山中親舊文鷄起。江上看碑綵鷁催。祇恐故園高隱後。安車東帛降蓬萊。　桐江　俞和

東觀承恩譽已隆。拂衣歸臥北山阿。騷壇漸覺文星遠。史館曾勞使者過。回首遙瞻丹鳳闕。行舟擢泛白鷗波。巋然先壠豐碑樹。應是門人廢蓼莪。

送黃晉卿先生東歸　宗弟翀

惟我宗人兄。早登南京試。當時太極賦。可使紙價貴。文章有餘勇。一皷作士氣。旋收成均譽。遂登蘭臺祕。迎親來遠遊。祿仕兒初志。懸車不及挽。重是愛日意。桓碑對阡表。森鼎銘祭器。哀榮兩無歉。子道茲益備。告往幾莫追。今歸復何冀。江皋冠蓋集。湖水舟楫駛。能無英瓊瑤。持用答嘉惠。回首望金華。草木亦增貴。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宋　濂

憶昔遊虎林。年壯已非冠。旅食嘗酸辛。敢望諸侯傳。捉衿肘已露。納履踵成穿。甘從原思貧。恥學毛遂薦。蘇若丹邱生。文采超衆彥。精魄更蔚幽。羅展垂天翰。每逢羅浮春。含笑解貂換。列飲杏花陰。吹笛衛藥獻。徵酬雙耳熱。縱議層疊見。宏深劇王霸。險詭雜神幻。踏月或起舞。留連過夜半。夜思酒星臨。手不離盞散。忽騎東海鯨。歸餐赤城飯。于時海大魚。鼓鬣正猖悍。厲風挾洪濤。漂沒無畔岸。手操丈二矛。欲刺忘身賤。

指麾集華漁。蔚食待東旦。更陳淸海策。衒袖書一卷。大言驚衆聽。聽者治背汗。九關不可通。志士徒扼腕。因作山水遊。所幸脚力健。酒經七家鑒。詩囊五采爛。走馬過粵郊。看花入荊甸。醉餘兩齒豁。雙鬢傷一箭。湘流去洗耳。杳不聞治亂。自予湖隄別。久矣蹤跡判。秦淮詎再聚。何異鍼得線。示我諸遺篇。令人憶東觀。襄陽耆舊亡。文園白日晏。襲之如般縣。夙夜宜綣綣。

性初余同門友。至正初定交錢唐。及茲兩紀。頃以先師黃文獻公所贈詩見示。感今念昔。撫卷泫然。

因次韻追和。王　褘

憶昔與子游。我齒始踰冠。子年頗少我。已復擅經傳。白璧信少雙。明珠合同穿。吾師文獻公。淸愼尊推薦。而獨敬愛子。揄揚儕衆彥。庶將託斯文。豈特誇詞翰。緬思韓公門。至者凡骨換。其時籍湜輩。抱璞爭自獻。何言百世下。徽猷乃重見。寥寥古道遠。忽忽陳迹幻。我時事遠游。歷攬天下半。三年客幽燕。坐使黃金散。卻歸嚴穴底。還覓青精飯。惟子負奇才。年長氣逾悍。不受世羈絆。歸釣東海岸。暫終究遺經。世累忘貴賤。殷鑑者何爲。攏兜起淸旦。誰云展手龍。祇解挾書卷。揮劍剗其鬐。腥雨灑流汗。終然雖裂眥。竟爾成解腕。遠害圖全身。有足奔走健。自茲十年來。宇內皆糜爛。我猶踐故園。子乃處遐甸。蹤跡無由闕。頗類弦離箭。及是重盍簪。各詫經喪亂。故業共討論。殊覺賢否判。子才雲錦機。織織五色線。待詔金鑾坡。講經白虎觀。此事誠所優。吾將迫衰晏。迴風一泫然。徒有情綣綣。

次侍講先生游方巖韻王　褘

靈迹初開不記年。危峯如削路如懸。曾聞匹馬臨池飲。恐有羣羊化石眠。風引珮聲來上界。雨迷香氣落中天。昌黎亦有衡山謁。今古淸游豈浪然。

陪黃先生至東陽謁胡先生有詩次韻王　褘

壯游回首各成翁。猶憶當年共際逢。二老往來君鶴髮。十年先後對鼇峯。由來元白名相並。歸去疏楊跡更重。莫道山林足忘世。只今海內仰儒宗。

今代文名鬬兩翁。況兼出處每相逢。秋風官馬襟陽道。春日肩輿峴首峯。酒壽未空渾覺醉。羅衣初試已嫌重。多應杖屨從容地。前輩風流得共宗。

壬辰春陪侍講黃公太傅胡公及諸友飲於趙園分韻得林字李　唐

逶迤翠峴麓。曲密雲園深。煙蘿拂危石。野樹鳴幽禽。侍飲文章伯。燕坐松竹林。高風振虛籟。末席分淸陰。雅詠亦間發。嘉言心所欽。豈無多聞友。及此欣盍簪。拾韻託餘響。浩歌豁煩襟。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宋　濂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徐道先生胡公汲仲。嚴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滸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嚴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鼎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嚴南

奄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甫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論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諱溍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遊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序後　宋濂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爲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執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稾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餞焉。仲舒既爲藉書者入卷。乃收序稾。祕藏惟謹。及公薨。裝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濫躡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題黃文獻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予與晉卿爲太史屬行。上寬山川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輒低徊顧戀。若有沈思者。余因知其賦矣。既而果得其紀行詩若干篇。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家。朝野清晏。士多材智深美。非宜著於文辭。曷以表其所蘊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知名海內。困於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跋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詩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緒密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詞耶。趙郡蘇天爵書。

文獻黃公別錄跋

別錄。文獻黃公集者何。憲副張夏山也。其意則黃門李潛厓侍御虞東昆耳。所錄者何。潛溪宋學士之所校。圭山張僉憲之所刪也。中若制詞等篇。嘗列諸首簡。其他雖多釋氏語。適時之所崇。間有受君命作者。或曰。富哉初稿。餘無錄者何。夫文也者。文也。傳其所可傳。則人必尚。矧潛溪之校嚴矣。餘奚庸。圭山之編正矣。制詞之外。雖無錄可。然而讀圭山之編集者。知黃公之正。讀夏山之別錄。知黃公之大。故無別錄則不見全書。無全書則不見全人。夏山其潛溪之用心乎。賜進士第任福建興化府知府邑人葉觀書。

書黃文獻集別刻後

黃文獻集之初刻也。虞巡按惟明、爲張僉憲存禮校之。凡涉異教者削去。謂公知道者宜不爲此。惟明既不滿志。李司諫九皋見之。寓書惟明。併屬大輪曰。必刻之。安知公之作。非不得已。則意有在邪。大輪讀曰。

信哉。公生不逢時。當元入主中國。天下且臣之矣。公之作。其不得已乎。乃其志則可觀耳。抑曾子固有言。君子之辨邪說。固將明其道於天下。使當世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公之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手次爲二卷。付興化葉守國光刻之。國光公邑人也。

福建按察司副使東陽張大輪撰。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跋

黃文獻公。爲有元一代巨儒。史稱有文集三十三卷。而日損齋稿。刻於公薨後五年。門人宋文憲公爲之序。只二十五卷。迨乾隆年間。浙江採集遺書。得元刊本。只稱二十三卷。蓋當時崇尚佛教。不無奉勅諸作。或編訂時有所刪減耳。其板在前明時已經散佚。嘉靖九年。侍御虞公守愚。重刊於閩。副憲張公儉訂定。將老釋碑版盡行刊去。分爲十卷。維時同邑司諫李公鶴鳴。移書虞張。謂其不應去取。勸爲增刻。今惟見張公大輪、葉公國光、別刻跋語。而所增刻之二卷。久無傳焉。邑中惟虞張所定十卷藕本。尚有存者。然編次叅錯。讞如嘉定錢竹汀養新錄所云。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別爲一卷。雜入文集。次第紊亂。尤爲可惜者也。且其板久殘。後雖經胥採字貴韓者補修。至今又缺蝕過半。不數年。將此僅存殘本亦不可得而見。當時所稱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後人將何從而沾溉乎。心竊用是懷懷。而浮沈遠宦。耄及始歸。見其族姪吉建盛。因與其俊者商言之。欣然斂資命匠。卽以校訂事相屬。遂爲釐正篇次。補對訛譌。刻將成。適陳君西橋自蠡陂守卸事回。知其於前人著作。向能悉心搜錄。就訪之。遂出其所藏佚篇。及他名人題跋。裒爲附錄一卷。又曾於筆記細爲致證。茲別作一卷。附刊集後。雖不能完文獻公自訂全稿之舊。而根本六藝羽翼聖教之大凡。略具於此。謂非文獻公之靈有以呵護而撮合之耶。刻成。爰誌數語於簡末。

咸豐元年孟夏望後。　同里後學陳　坡敬跋。

舊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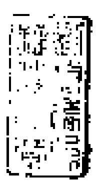
古人著書立說。必本天所賦之正理。發爲文章。故歷久而彌新。永存而不敝者。以世有任修明之責者也。若我祖文獻公。著述等身。雖一家之言。而生平道德事功。悉本於太極一賦。以故自元迄今。四方諸君子。甚以爲文康酒券來假讀者。蓋相接也。顧屢經兵燹之餘。苦乏善本。向以殘刻。漫付剞劂。一時亟於告竣。以致亥豕相仍。魯魚莫辨。雖識者貴審。自有得於言意之表。而環顧獨存。終累全璧。昔先君子嘗有志較正而未遂。既而病革。觸手授是集。丁寧囑曰。正訛訂謬。此兒曹責也。汝其善成吾志。可告無罪於先人矣。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惟弗克光昭遺業是懼。茲幸家難既平。爰偕方叢。躬親較讎。其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不敢全憑臆見。妄爲竄改。其說謬間有存什一於千百者。所謂小疵糊突。大醇不糊突也。至餘稱尚書。以既經鄉先賢暨賢邑侯選輯。勒爲成書。未敢遽著梨棗。非謂令人因國門而思名山也。夫時不能有發而無藏。事不能有得而無失。安知歷世既久。不有視爲斷簡殘編。任其剝落湮漫而莫之惜者。興言及此。能無撫卷太息。重以修明之責。大有望於吾宗繼起之賢嗣也哉。是爲跋。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第十世孫之琦謹識於愛吾廬。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遼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致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寘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諷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躐。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辭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傳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尙矣。自漢以下。各統萃彙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龐誕虛駢。而閭巷猥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廁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盧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剞梓流布於士林閒。而筆記獨未鋟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

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瀟漢劉瑚再拜謹書。



純白齋類稿

附錄

胡助撰

純白齋類稿序

純白齋者。吾宗古愚先生著書之所也。先生名助、字古愚。自號純白老人。元至正間。授承信郎。官太常博士。歸田時宦囊如洗。好讀書。以文名。尤耽吟咏。自編其藁三十卷。明正德間。先生六世孫淮搜尋遺集。重梓于家。其存者詩賦雜文共二十卷。附錄二卷。皆當時名士大夫投贈之作。仍以純白齋類稿名之。非復先生手編之舊矣。嗟乎。吾郡當有元時。其講明理學而兼工詞翰者有許白雲。原本經術而共推詞宗者有吳立夫。他如黃文獻、柳文肅、無不篤守聖經。以文章著聲。先生皆引為文字交。其同以詩賦雄一時者。惟胡與陳。陳則鹿皮子。胡即先生也。鹿皮子集祇四卷。不及先生十之二。先生詩文之美。蜀郡虞集、廬陽貫奎、序中已詳言之。余何敢復贅一辭。所幸者先生世居東陽之東湖。離余家僅四十五里。又與余始祖同出安定。是書其裔孫於康熙朝已重鋟之。閱今二百餘年。猶不為劫灰所化。此殆先生呵護之靈也。抑亦子孫之能善守也。客秋宗康回里。郵寄來鄂。余因亟付梓人。以廣厥傳。我胡氏子孫。爾先人之清芬。其尚知所法哉。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純白齋類稿序

純白齋者。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類稿者。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以便傳誦。總三十卷。歲久罹兵燹。殘缺失次。且第二卷及後一連十三卷俱無存。今六世孫淮深痛惜之。廿餘年間備扣文獻大家。求其遺稿。分入各類以補之。仍曰類稿。又以當時名公所贈詩文類于卷末。以為附錄。湊二十二卷。將以刊梓于家。以昌後裔。錄成。其從昆季子姪見之皆喜。各出工費以助其成。間嘗示余校正。且祈文以序篇端。余嘗聞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勤學修行。長則宦遊京國三十餘年。盡友天下士以資麗澤者。馬公祖常、危公素、虞公集、歐陽公玄、蘇公天爵以及吾鄉之柳公貫、黃公溍。皆與之締文字交。以故作為詩文。渾而文。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自成雍容典雅之音。其長篇則充暢而條達。其詩律多精緻而華潤。觀其履歷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賦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宮禦物儀之盛。目之所屬。肆口成章。讀之亹亹使人忘倦。誠吾鄉之一代儒宗也。於乎。前人之有善不幸弗傳。天下後世無自而知者衆矣。先生之文。有子若瑜者纂修於前。尤復世有賢孫子紹述於後。今去百四十餘年。即其書。想其人。尚猶一日也。何其幸哉。為之後者。尤當珍藏以傳永久。以繼承先志可也。先生姓胡、名助、字古愚。別號純白老人。為東陽東湖之故家云。正德庚午春二月。同邑後學杜儲公遜書。

重鐫純白齋類稿序

余觀詩歌一道。上足以徵治。下足以平情。是以古先哲王。奏二南於房中。俾里巷謳呢。嘗得歌吟而佩服之。今聖天子建極中和。治化洋溢。萬幾之暇。御製詩章。媲美南風之曲。學士大夫競工韻學。以成一代之盛。而於臣工。亦時賜詩。以加獎勵。且命詞臣彙輯唐詩。發帑金繡梓。風示天下。故凡受官莅土。莫不體此爲競競。予令東陽。往往搜採遺文。期副上意。辛巳夏。公事過東湖之地。見其靑峯環秀。碧澗涵澄。知其中必產名儒偉士。詢之則元時編修公助胡先生之故居也。叩其遺書。謂代凡數易。兵燹頻經。卷册散軼。無有存者。歎惜久之。今年冬。余以丁內憂出居寓樓。將行。先生之裔持重鐫純白齋類稿乞序於余。余發視之。迺知爲先生集也。循諷再三。歎其詩力雄厚。上追古人。其理密而詞醇。如白璧之無瑕也。學博而氣古。如寶鼎之有耀也。曠懷高寄。如流雲之過空。愛世傷時。如暮猿之啼啾。視談雕琢綺繪家奚啻霄壤之別。是誠有元一代之遺音。可以徵上治平下情。不潛徙於風氣。傑然成一家言者。余因有發潛表隱之責。而搜採遺文。又予素志。雖匆匆行色。不辭數言以序其略云。

康熙丙戌仲冬。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東陽縣事。張愈奇書于吳寧寓樓。

跋

元季時。吾邑之隱居著書者。類多聞人。精工詩賦。則陳公樵、胡公助、其最著也。胡公號古愚。晚號純白先生。性恬退不事聲利。苦節自甘。平時爲詩。雅好陶淵明、黃山谷二家。其行藏亦復相似。故一代名公鉅儒。樂與爲友。自居鄉里以至應徵史館。凡所過名山大川風景之不齊。皆賦詩以誌其事。及告歸。孤吟聯唱。胸次洒然。宜其詩之迥絕一時也。余去先生數百年於茲矣。慕其志節。久欲得其詩而讀之。世遠代遷。編殘簡缺。明時六世孫淮集其散亡。今鮮有存者。族之裔遍叩藏書舊家。復獲殘本。文多剝蝕。不無魯魚之謬。可正者正之。疑者闕之。重授諸梓。雖非初時全豹。固自蔚焉有光。余因得讀其詩以想見其人。春容高朗。則月明波清也。老蒼華潤。則松古雲輕也。幽香自異。則如新菊之在籬。孤節獨標。則如脩篁之倚谷。先生慕淵明之爲人。因慕其詩。先生之爲人似淵明。而詩之雅逸亦似之。雖然。觀其憤時嫉俗。寄託遙深。不又隱然杜少陵之風乎。夫詩心聲也。惟先生之心。高乎流俗之上。故先生之詩。起乎世運之衰。人不敝而詩存。詩不亡而人如睹矣。時之稱善詩者。胡與陳相爲頡頏。陳之鹿皮子集。前年彙編於叢廣文。胡之純白類稿。今年重梓於其孫。惟爾先生之精光。足以不朽。宜其遺文復出。並垂有元一代之逸響歟。康熙歲在丙戌一陽月。南岑後學吳霖謹跋。

題胡古愚詩集序

昔故宋渡江。大臣世家從焉。者韓、呂、晁、等氏。皆居東陽。而論學之槪。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會合。學者見聞。於斯爲盛。文獻之徵。庶或在此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在者。集又不得身至其處。常因郡人士以聆緒餘。是以如胡君古愚之氣韻清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前。嘗以所著示集。又爲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四明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乃獨見古愚之文。譬如崑山之玉。質旣美矣。雖琢而彌文。鄧林之木。材旣良矣。赫摶而益固。方將以其蒼古之器。舂容之音。以合奏乎咸韺雲濩之閒。不亦盛乎。噫。孰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也。致和元年五月十日。蜀郡虞集書。

送胡古愚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序

余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爲浙東之金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於人者。非偶然也。稍長因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時文物之盛。家公戶卿。雖以權謀聲利。相望若背項然。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鐘鼓之區。今皆散而爲郊墟田疇。莽然莫知所在矣。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於今而淑於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焉。於古愚爲友。其人履道力學。恥於于時取名。居環堵之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於人者。則未嘗間斷也。故其人之於道。猶川之於水。泝其源出於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麗于海。其斷潢絕澗。暴殺鋒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於一時也。余所謂屬於今者。其不在二三子乎。古愚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暫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惟夫山川之勝。亦足以遂安致樂。而損其遠遁之志。不然。處者固以其道自任。而仕者將以行於時。此古聖賢之所以不遑寧轄也。試持予言。質之鄉之老人長者。其然乎。不其然乎。致和元年夏六月。陵陽、貢奎、仲彰序。

胡古愚詩集序

余讀古人書。常思其人不得見。將求之今人之行有能如其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義。莫詩若也。吾於金華胡君有得焉。君之詩也溫柔婉粹。不麗於俗。有志於古雅者也。故其號曰古愚。性迂直。不屑屑於世。尙客京師。峩冠博帶。遊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及他。獨好論詩文。常瞠目力爭。於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多好古博雅之士。余嘗悲世之人於荒墓野塚。得殺泉、斷碑、蝕鏡、破鼎、以爲古物。至疲精力以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猶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於上。擢爲國史官。余竊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可以作爲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古莫有加於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乎正。及其終也。猶出於公卿大夫之爲。君官於國史矣。而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宜。形於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逮古詩人之旨矣。後將有攷焉。旹致和改元夏六月。陵陽、貢奎仲彰敍。

純白齋類稿跋

勝國之文。何其盛也。虞、揭、黃、柳。號四大家。而以詩名家。又稱虞、揭、范、楊。初豈但是。嘗閱元文類、及續文章正宗二書。珠玉燦然。蘇天爵、鄭栢、皆自以爲空冀北之羣矣。孰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述。實其滄海之遺珠哉。杜雲洞一日示予以純白齋類稿。覺日誦之。繼之以燭。爲詩若文。誠無忝於大家。噫石鼓之文。非昌黎詠之。卽荒烟野草中物。昌黎一集。有歐陽公識之。而後爲千古文宗。雲洞先生去純白百三十有餘年。能求其稿於胡公之孫曰淮者。詮次成帙。俾壽梓以傳。此鄉後進之尙友先哲。與胡氏子孫之能世守祖遺。可謂兩得之矣。正德庚午夏五月旣望。鄉貢進士天台後學龐龍書。

純白齋類稿目錄

卷之一

賦

西峴山賦　秀野園賦

小赤壁賦　秋堂賦

圍棋賦

卷之二

五言古體

京華雜興詩二十首

上京紀行詩七首

同呂仲實宿城外早行　昌平　居庸關　懷來道中　李老谷　赤城　[illegible]

春日書懷　落葉吟

灤上燕集　發婺州

和桂坡李宅仁甫山園八詠

[illegible]春意　竹塢秋聲　冰壺避暑　[illegible]　石壇夜月　花塢夕陽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之三

五言古體

黃樓懷古三首　分義田詩

寄柳道傳十首　送永康縣尹范成父

題熊仲岳鍊師雲巢　孝思堂

喜雨　饑嘆

送復上人歸越　賦爽道送蕭存道元帥

嚴氏高遠堂　題危太樸雲林隱居圖

皆山樓　柏友亭

中秋月下小酌　宿定與有感

春閨對讀夜坐諸公

題曾彥卿隱逸四詠軒

紅藥香風　青松皓月　怪石停雲　綠筠凝雪

賦青門送李侍御惟中　溪橋行客圖

天師墨竹木石　池亭春色

塊老園為汪叔志作

卷之四

五言古體

古意四首　除夕

苦寒　和繼學送王儀伯參政遼東韻

題巡圖　送康里子淵右丞赴浙省三首

送胡允文楊廉夫趙彥直登第歸越　雨中謝王治書作松石見贈

苦雨呈治書　東坡遊赤壁圖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湫　草堂　三洞　鹿田　寶峯　潛嶽　山橋　寶石

過馮公嶺　愛松軒

遠碧樓　題黃晉卿西園雅集圖

李成江山風雨圖　史顯甫左丞小車行春圖

水木清華亭二首　王公儼少監雲松巢

九日何待卿　客居冬懷十首

蒼雲軒　留雲軒

卷之五

古詩

松柏歲寒圖歌
清涼寺
續太古雪歌
周權府懸竹
塞外亭
青青柏一首壽王治書
和歐陽承旨韻題金坡圖
灤河曲
秋夜長
空閨詞

卷之六

古詩

弔騰閣井闌歌二首
梅花吟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黃河行
苦熱行
題治書所贈松柏石
上京獨石歌
再賦李陵臺
龍門行
三倉宮

牛馬行
雲松巢歌
溪月歌
壽吳宗師七十
遼西孝友行
瞻綠堂
題敬叔所藏漢天馬蒲萄鏡
郭熙雪林曉霽
瑞柳歌
哀太師
月食遇雨詩
七十吟
春草曲
遊赤松
孫滄如墨梅

卷之七

夜雨思歸
遊道場何山追和東坡韻
贈韓明善先生
孔明草廬圖
高彥敬亂石奔流
還家示親友
泰元之所藏墨梅
葛稚川移居圖
題張鍊師枯木竹石圖
苦寒行
東坡載酒堂
贈寫真汪鏡湖
孝養歌示大兒
上都回

五言律詩

春遊三首
病中述懷
再用韻答季仁伯二首
送師古姪孫之杭
和古學兄秋日山行
挽凌吉叟教授
宿元符宮呈王牧齋宗師
次韻聞鵑
和道心姪山居
長至
哀李清臣侍御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二首
挽胡石塘先生二首
過雁安
秋夜旅懷
雨中臥病二首
李息齋墨竹
和許振古溪上晚晴
對梅
挽方存雅先生二首
冷泉亭得炎字
次韻朱仲山過錢塘
挽王雪溪二首
春日言歸
寒食
李海務和御史韻
東昌道上
姑蘇會所見

挽劉師魯二首
挽揭曼碩學士二首
遂心堂婺源汪氏
春日即事
營中述懷二首
送崔遜齋兵部奉祠還高麗
挽宋正獻公誠甫二首
松巢
挽許益之二首
徐衛教
聚星圖
雨竹山房
和治書題驪山宮圖韻
智者寺二老亭
潭心齋
道館夜雨
春風軒爲蘇士安作二首
寓樂樓
和王治書題道士幽居韻
挽袁伯長學士二首
和王繼學廉使樓上獨坐二首
送方縣尹
端午漫題
題濟白泉亭
挽馬伯庸中丞二首
中秋寓僧舍
和治書題九成宮圖韻
笑陶亭
贈六處士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黃晉卿同遊靈隱天竺
木尚書者壽市居
雲州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元會口號
上巳從康里子淵拜魯國文貞公墓
送余德祺南歸燎黃
杜清碧思學齋
開府大宗師張公遊仙詞五首
送王繼學江東廉使
送徐中孚祠武當歸桃源
次韻治書題驪山宮圖
送史正翁嘉興經歷
送鄭彥禮同知
萬安寺觀習儀
大駕還內
和仲實韻
李陵臺
天壽節和韻
王氏德符堂
和馬伯庸同知貢舉試院紀事
送王治書分臺上都二首
和治書寄吳眞人韻
蘇伯修滋溪書堂
次韻治書題九成宮圖
送周本心修撰祠南嶽
送王安道處州知事
送甯梅宇眞人歸江陵
聽琴

王氏自得山居用陳秉仲韻
和虞學士讀廷對策玉堂有賦
題蘇郎中墓碑
試院和宋文舉子晏僉院韻二首
上京紀行再賦居庸關
灤陽七夕分韻得字
再用韻答虞學士
四用韻贊虞公爲宗師書看雲記
題鄭義門
卷之九
七言律詩
送簡秋碧管句還孔林
和趙東谷夜坐見寄
敬事寺雨後同繼學廉使賦
春闈對讀同趙子期貢子肅夜坐
奉祠三朝御容
南城試院和王子肅韻二首
試院和程厚甫韻
龍門
灤陽述懷
三用韻答吳宗師見和
龍虎臺
告老南歸述懷
和馬伯庸道宮夜坐
次韻遠齋常遊江心寺
坐遠山色軒

陪廉使遊昭山亭
送李仲甫應奉祠西蜀
送王君實西臺御史
秋月寒潭
王氏壽慶堂二首
送袁慶遠潮州經歷
又詠
賦喜白髮
追和宋誠甫題蓬萊閣韻
又詠
送王溫夫寶城教授
括蒼道中
范文正公忠烈廟
送上官來復祠嶽瀆名山
寄陳玉林鍊師
送謝堯章
送蘇伯修分院上都
送蘇伯修南臺御史
冬日書懷
送周伯溫廣東僉事二首
太白樓
茶屋
賀天師膺寵靈廬
歸來漫題
壽吳宗師
宿智者草堂呈煇公
濟州阻水
送于壽道知婺源州
嘉樹軒
李氏遺經閣
和王君實員外巡山韻
濠州先主廟

送蘇伯修淮東廉使
高氏四景亭
東平段千戶挽詩
送太里蔣良軒赴闕
卷之十
七言律詩
中秋月
送祁伯溫御史
再調編修
過京口有懷先兄淮海山長
壽吳宗師
題丁元善陽明樓
中秋宿中山値雨
春闈簾外紀事
霽天
雨竹山房
寄題留槎閣
上京太廟禮成
梅所
沙河舟中
挽王繼學中丞二首
南郊大禮慶成
送高承之赴崇政巡檢
和趙子期侍郎延春晚直韻
和葉敬常危太樸同遊四明東湖

除夕偶成
寄題雪堂重建
赤松宮
智者寺
虎邱寺
送瞿子山平章赴杭省二首
姑皇
長城公
明皇
子房
蓮花
七夕
寒食西湖上分韻得聲字
和方昭卿遊涵碧韻
和葛介軒對雨
禪悅庵
寒食雪寄葛介軒
和師古姪孫遊曠智寺
同李此竹遊西明巖
贈悶雲屋長老
寄潘圭杜隱士
禹廟
水北山房
寄泰里蔣良軒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蔣山
寄古學兄

金山寺
送張鵬飛僉事祠建
次韻楊友直遊茅山
送趙伯升江東照磨
送鳳山講主歸天竺
古學兄自京口至
春雪
玉晨觀
虎邱寺
畫山水
和袁伯長韻送繼學伯庸赴上都四首
次韻楊友直偶作
和閒閒眞人悼鶴
和道心姪遣興
赴美化書院別親友
送黃仲禮赴察院
遊小赤壁
新試院
西山晚歸
訪孫幹卿州判
敎侯艮齋諸晉一律體贈幹卿
多景樓
三月廿八日喜雨
讀文山集
和李惠齋留別南歸二首
和張希孟學士拜命不赴四首
灌安忠武王祠
松竹軒
賀歐陽圭齋除翰林承旨
試院和察士安韻

送王公儀代祠南鎮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卷之十二
五言排律
壽柳道傳博士
壽吳閒宗師
壽馬伯庸學士
和王治書題商學士山水
和治書春日臺中獨坐
送史秉文助教祠西嶽還家
胡安常侍郎父壽八十
元夕王參政席上賦對燈
壽虞伯生學士
劉仲毅御史孝廉
送趙宗吉西祠隴蜀
胡母李孺人挽詩
新成八詠樓呈張毅甫廉使
和趙可學御史試院紀事
送袁雪樵河間治中
王致道母壽七十
遊赤松宮
酬和古律詩
卷之十三
五言絕句
白雲
石鼓嶺

黃秋江耕釣山房十詠
清江釣月　杏谷耕雲　芳溪卓筆　碧嶂開屏　楓林巢鶴　雲澗浮龜　峻嶺扶車　圓岡擁斗　雙溪合璧　古寺垂虹
希夷像
山水小景五首
劉伶像
子昂枯木竹石
秋晚小景
蘆雁四詠
新涼二首
勸兄弟十首
越上寶林寺八詠
飛來峯　應天塔　靈鰻井　大布硏　羅漢泉　古鐵鉢　深竹堂　盤翠軒
除夕
大能仁寺五詠
支遁室　玄度檜　天鏡閣　微雪軒　見月亭
孔子泣麟圖
布袋和尚
雨水竹
畫虎二首
尖帽山
彈琴峽
仙人枕
白海
隱趣園八詠

青字池　待月臺　蜀錦屏　天香瀛　晉劉壁　晚香徑　竹間亭　灑芳亭
附六言絕句
稽鍊師秋山小景二首
畢魚蟹圖二首
虎溪三笑圖二首
北山不老泉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安山見毛繼學侍御
商學士山水
蘇李河別圖
羅稚川山水
戲詠鵝
桐江舟中
柯敬仲枯木竹石
登舟口號
用柳道傳韻題天王講主墨梅
贈懷空上人
草堂歸來圖
錢氏孝感紫芝圖
東坡書三馬贊眞蹟
錢塘道中
李息齋墨竹
戲作東門竹枝詞五首
僧元卿御史送米
得家書
送道士楊一可歸儒養母
墨蘭
畫猿
鑄橘種
郭天錫山水
子昂秋岸牧牛圖
懷遠五首
謝饒士悅惠橘灸二首
朝賀退赴南城試院三首
題七寶過寨林
値初度
蘆溝南道上三首
上京紀行見玉泉山下荷花
榆林
槍竿嶺二首
再賦李老谷
過桓州
題望都館
灤陽雜詠十首
偶題
宿牛羣頭
御花園
齊雲步虛詞壽與宗師十首
柯敬中竹石枯木
訪王用亨丹房又題墨梅二首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題宋理宗御札賜王霆後二首
九日同晉卿攜酒訪士悅二首
題秋厓銀鼠卷
題蔡君謨家書二首
懷李亭
祠山張祠
春雨
和張毅夫右司燕集
折枝來禽
聽松樓
江鄉捕魚圖
又詠
遊李氏園
湖山堂
六一泉
過瓜洲
羅稚川雪景
赤壁圖
又題
湖學感興四首
戲呈黃晉卿博士
望仙都二首
過偶公嶺
又題偶公嶺
追和洞賓留題玄妙觀蕉池二首
車上
九日書寓居壁
又詠
鐵木迭兒丞相斷碑石二首
眉菴爲伯生賦三首
班姬題扇
徐孝子
鷺鷥野景
寒齋漫成二首
漫興二首
瓊花
題滁州驛
題崔闌龍圖家傳二首
南歸舟中雜興七首
初度口號
用王玉成韻題鮮于伯我五郡紀行詩二首
瓊花
題汴東徐原明甫山水圖
卷之十六
七言絕句
墨雨竹
元旦卽事二首
宿貫泰市書齋二首
寓舍偶題二首
正月三日王仲能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初度遊西山
過隴州
寨多感懷
溪山過雨圖
又題
初度偶題

良鄉道中　過涿州
水仙花　沃青僴
追和荊公留題龍泉二首
東湖十詠 東湖秋月 玉虛朝暉 寶山蒼翠 南浦春濤 願悅白雲 陳莊水亭 萬園花竹 秋堂湖石 蒔野沙洲 西郊夕照
子猷訪戴　雪窗墨蘭
古松　余景山枯木
庚寅歲旦　鸂鶒闊步二首

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月下曲　山行
過釣臺　山中寒食
聽雨　和靖墓
冷泉亭　泊桐江
願悅庵　玉樞秘二首
尋僧　鳳凰臺
畫馬　渡水羅漢

王陵母伏劍圖　瓦缶浸梅戲成二首
桂花　枯木
盆菊　畫馬
次韻書懷　春雨書懷二首
贈相士周可山　送周良臣補廣東書史
題良道人房　贈譚康二首
寓居夏日二首　題黃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都下春日即事十首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二首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初度寓普照院　商風圖二首
花下口號　湖上
舊內白塔寺　九日感興二首
壽星寺　偶題

送祝丹陽鍊師祠武當山三首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過常州　子昂畫馬
聞進士唱名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示兒
告老

卷之十八

銘類

誠銘　忍銘
看雲道院銘　義門銘
尚志齋銘　純一齋銘
聽竹軒銘　太乙舟硯銘
筆銘　芳遠堂銘
省心齋銘　敬止齋銘
惟善銘　時思銘
盧齋銘

頌類

慶雲頌 并序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附傳
純白先生自傳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廉侯遺愛傳

卷之十九

贊類

皇朝元會板位圖贊　眞西山小像贊
張夢臣眞贊　仇公哲眞贊
古佛像贊　南極老人贊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蕭鶴野眞贊
純白道人贊　達磨贊
如愚贊　別峯法師眞贊
古賢贊

[illegible]　馮道夫　申公　魏相　黄霸　卓茂　竇融　馬援　袁安　羊祜　杜如晦　姚崇
[illegible]　李光弼　李晟　李勉　段秀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呂蒙正　李沆　王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宗道　胡[illegible]之　范[illegible]　包拯
東李李盍愚期頤先生贊
題跋類
題黄清夫耕雲釣月圖　跋羅進士墓誌銘
跋王宗甫臥雲集　跋陳氏義莊記
題竹隱老人　跋余廉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碑銘類
重修雙林禪寺碑銘　達魯花赤亦璘真儒林公去思碑銘
卷之二十
序類
玉海序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上京紀行詩序
胡氏族譜序
記類
古愚齋記　隱趣閣記
李氏木香亭記　宋琢世譜記
附錄卷一
詩類
奉題雜興
王士熙　馬祖常　虞集　歐陽玄　貢奎　曹元用　謝端　段輔　李端
趙由辰　張起巖　周仁榮　湯彌昌　王肯翁　狀璿　劉汶　楊剛中　黃庸老
蘇天爵
送胡古愚赴古城衛教授　胡滅　寄題胡氏隱趣圖　吳澄
次胡古愚韻二首　柳貫　次古愚剪燈詩韻　吳師道
次胡古愚陞翰林編修
王士熙　歐陽玄　馬祖常　王士點　王士然　宋沂　趙由辰　湯彌昌　聞璿
王肯翁　劉汶　金壽祖
題上京紀行
王思誠　王士點

題大拙小拙傳後
王士點　吳全節　劉閒　楊維楨　歐陽玄
奉賀送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張起巖
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許有壬　馮思温
奉酬見寄清製韻元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述律杰　蘇天爵
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汪澤民　馮福可
依韻奉酬
于文傳　仇濬　劉尚質　呂世元　吳當　張翥　方道壑　班惟志　王士點
陸宗亮　林奇
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高韻　林奇
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宋濂
附錄卷二
文類
送胡古愚序　許謙　胡太常觀山存稿序　張以寧
題古愚詩集　吳澄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柳貫
題上京紀行詩後　王守誠　題上京紀行詩後　王士熙
題上京紀行詩後　蘇天爵　題上京紀行詩後　王理
題上京紀行詩後　黄晉卿　題大拙先生傳後　王士點
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旅　題大拙先生傳後　揭傒斯
題大拙先生傳後　李好文　題大拙先生傳後　蘇伯修
題大拙先生詩後　周伯琦　題大拙先生傳後　吳師道
題大拙先生傳後　王守誠　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園八詠　蘇天爵
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李祁　跋上京紀行詩　呂思誠
跋上京紀行詩　陳旅　跋上京紀行詩　曹鑑
跋上京紀行詩　吳師道　跋上京紀行詩　王沂
跋上京紀行詩　揭傒斯　跋大拙先生傳　趙亨
跋大拙先生傳　錢良右　跋大拙先生傳　張雨

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李源道　跋升學祭器文　鄧文原
跋古愚璺坡小錄　吳澄
記類
胡氏贍族莊記　孫德之　送胡主簿詩序　馬國章
附書
拜覆博士相公　宋濂　再拜狀上太常相公　宋濂
拜覆太常先生　宋濂

純白齋類稿卷之一

元胡助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古賦

西峴山賦 幷序

西峴者。東陽望山也。稽縣誌。前修詩雅之什頗多。顧未有爲之賦者。豈其不登載歟。助操觚有年。伏居里下。輒采其事。以寓微意焉。其詞曰。

二儀之氣。凝而爲山。陽鍾秀麗。陰結巄嵸。君翰者五嶽。而天下之山皆臣屬。雖小邦與下國。亦必有望居其間。是故天台、雁蕩、匡廬、禹穴、專美一方。千古詩說。世蓋有實同而名異。或形容之未至。得不貽林澗愧者乎。粤稽東陽之壤。實肇建於孫吳。西峴雄峙其南兮。邈重鎮於邑都。東峯嵬然而對拱兮。儼大賓之欲趨。蒸嵐鴻洞。巉巇崎嶇。崇岡衆皺。修澗縈紆。鱗然若積。吁然若慮。蜿然若動。駭然若逋。飛瀑澎湃。鳴籟喧呼。深林灌莽。蓊鬱蔽虧。坡陀相屬。連綿委蛇。朝以畫溪。表以石筍。傍聯插碧。下瞰市井。巍山峩峩。雲洞隱隱。前揖摘星之峯。後控風門之嶺。數百千仞。莫測其高。數十百里。盤踞周遭。攀緣登陟。躋蹬疲勞。踐莓苔之蒼石。爭線路於猿猱。避松風於絕壑。驚飄天之海濤。白雲生於步履。丹霞拂於巾袍。至若懸崖峭壁。萬

木詣從。凌雲翳曜。駭綠紛紅。太空倏變。幻施神功。斷虹殘照。烟靄朦朧。或青或紫。若淡若濃。詭態異狀。模寫難窮。爾乃秀於物。則有藍輿芳茗。珍蔬果木。橡栗鷄蹲。黃精杞菊。瓜勝東陵。酒妙天下。烏黙連山。魚鱉盈招。可釣可羅。可茹可飽。秀鍾於人。則有名公巨卿。忠臣孝子。文學英俊。不可勝數。元與詞藻。爲唐儒紳。二馮競爽。高踞韓門。昭諫舊隱。墨沼猶存。孝哉斯許。正節忠魂。又若南渡以後。喬葛馬李。官顯于朝。望尊閭里。振拓名園。崢嶸甲第。曾幾何時。荊榛滿地。嗟夫。終南之居。佳則佳矣。莫逃捷徑之譏。鍾阜之隱。美則美矣。不免山靈之移。矧茲山之擬峴。始立名以何微。稽故老之流傳。木仲文之遺榮。彼昏氏之賊子。豈羊公之擬稱。惟戴令之遺愛。儼泮宮之碑銘。俾易之曰戴峴。斯鄙惡之昭明。慨茂陵之傑作。破千載之昏冥。有若空山石壁。泉流琮琤。非絲非竹。節奏自成。揭名水樂。一洗淫哇。坡公寄詠。高視古今。又有龍湫碧澗。曰不老泉。飲之不竭。莫窮其源。昔人之登臨者何限。其遺跡蕪沒於荒烟。若唐宋名流之鴻翮。亦皆燒促士蝕而莫完矣。孰與我居泉上而老焉。乃爲招隱之歌曰。振衣高岡兮。水樂潺湲。騫裳入海兮。遁昔空山。秋風媚媚兮。桂可攀。驂鸞翳鳳兮。扣雲關。招赤壁之謫仙兮。弄明月以俱還。又歌曰。微荒兮芝老。[illegible]海淸兮起商皓。蕙帳空兮曉寒。樹蓊蓊兮雲漫漫。疇能侶猿鶴兮。佩明月於空山。

秀野園賦 幷序

僕督小圃久矣。顧以奔走南北。遂就荒蕪。丁巳秋。來歸日涉。始一構茅亭。今春草木。生意蔚然。而僕以病廢背理。嗟人事之易遠。慨園池之難就。故爲賦以紀其實云。

余觀夫古人之遊息兮。擅山水之淸佳。築亭館以臨水兮。騁觴詠之逸懷。或窮達之不齊兮。固性情之匪異。澄心源之鏡淨兮。乃有得於眞意。矧愚戇之所趨兮。與流俗而背馳。旣膏肓於簡牘兮。復寄興於園池。膏引流而種樹兮。始茅亭之云構。慨江湖之放浪兮。至今十年其未就。賦彭澤之歸兮。尙松菊之如舊。竹蕭蕭而夏玉兮。栢凜凜其歲寒。鑿太湖之蒼石兮。幸故人之破慳。餐野梅之浮香兮。植小山之叢桂。樸忘憂之萱草兮。藝晉畹之蘭蕙。方桃李之成蹊兮。開步障之紅雲。美葵榴之當晝兮。水華淨而含醺。伊四時之花木兮。聊封植其一二。客與我而同遊兮。唯飲酒而琢句。嗟數畝之閑壤兮。在夫人之經營。步石徑之幽曲兮。與魚鳥以忘情。後有臺之孤峙兮。環溪山之秀麗。可登覽以自娛兮。吐胸中之奇氣。揭秀野以爲名兮。取獨樂之詩篇。豈專專於學博兮。庶幾景仰夫昔賢。若有人而淸嘯兮。實同得於斯時。杖屨之往還兮。慰索居之牢落。彼貴盛之名園兮。在昔其焉窮。極勢力之營造兮。曾不一瞬而已空。惟種德以爲根兮。獵文藝而培植。敷芳陰之茂密兮。綴纍纍之佳實。灑淸風於田里兮。寫光景之留連。詠出處之難必兮。樂吾生之餘年。擷畦蔬以侑尊兮。蓋惟日而超然。

小赤壁賦 幷序

延祐六年夏四月望後一夕。宋氏子具舟邀余同二三客遊于小赤壁之下。明日既歸。乃爲之賦。其辭曰。

小赤壁者。蓋美化溪山之勝處也。其上則蒼崖巨石。其下寒泓澄碧。雲出兩空。變化莫測。烟霞窅冥。風月

無極。藪異草之葺葺。蔭長松之落落。蟠老蛟之蜿蜿。鳴幽禽之磔磔。蹲釣磯於中流。隱丹竈於深穴。遺笙鶴之淸音。留屐䋝之巨跡。故老相傳以爲劉晨修煉之室。是蓋異人之窟宅者矣。緊後來之好事。慕周郎之赤壁。膺風流之可追。故小字之名錫。矧縉雲之古邑。實山水之奧區。屬觀遊之淸麗。多仙佛之所都。直蒼山之崒嵂。遷左扉之膏腴。繼昔流風之末泯。至今冠帶兮于于。爾乃孟夏旣望。林樹蔚如。爰有儒生。具舟載壺。邀胡子與客遨遊于其下。浮雲脫壙。明月東升。風行水上。殳然而淸。淨影涵虛。魚鳥不驚。坡潤萬頃。流光熒熒。於是舉酒相命。客接商聲而歌之。歌曰。周郎兮功成。山川鬱兮炳精英。遷客兮興懷。橫大江兮擊空明。雨賦出兮洗千古。水與月兮含餘情。胡子乃扣舷而和之曰。劉郎兮登仙。溪壑峭兮神淸寒。英雄兮安在。邈高風兮山水閒。同赤壁兮誰小大。化白鶴兮遲來還。歌罷酒酣。移舟碧潭。我欲然犀。下照幽潛。戒取樂之或過。懼鬼物之弗堪。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吾聞峴首非高。因羊公而始著。山陰匪奇。託右軍而永譽。嗟惟此山。峻美實異。何聲聞之弗馳。殆名世之難遇。彼何澹之俗書。非老坡之妙語。故山川之顯晦不同與。胡子忻然而笑曰。客何知之晚也。豈惟山川人事固然。世有乘時徼利而成名。亦有刻志勵行而終湮沒者矣。倘是山之居通邑。曾何患聲聞之不大出耶。今我與子。遺乘髮廬。終夕酣嘯。徜徉于此。惟其眞樂之是適。豈虛名之是取。況夫太平盛際。文治方興。窮書林之騁鶩。肆藝苑之馮陵。漱芳潤而養浩。將待賓而揚廷。期接武於先達。庶無愧於山靈。

秋堂賦

有美君子。築室字秋。左右書史。於焉藏修。輪奐之美兮。不侈不陋。軒窗之晴兮。旣闃旣周。實尙友於千載。匪專美於一邱。方其殘暑未退。火雲在霄。忽中夜之蹇漫。開六合之新寥。爽氣浮於几榻。商聲振乎枝條。感搴裳而桂芳。發孤詠於風騷。爾乃金井寒兮碎桐。畫蘭香兮桂樹。室幽幽兮蟲鳴。窗冏冏兮蟾吐。水鏡淨兮涼收。百草衰兮璧露。於是主人命童奴卻桃笙。延毛穎。邀陶泓。修臨池之故事。覺逸興之橫生。覿猗猗之玄象。肖磊磊之瑰形。琴七絃兮古操。酒一瓢兮閑情。客或過而笑曰。異哉。主人之字夫堂也。其將照昌黎公之短檠乎。其將賦歐陽子之秋聲乎。吾嘗北走燕趙。東過齊魯。而南遊吳越矣。知秋之爲狀者。宜莫余若也。嘗試爲主人言之。主人亦嘗試聽之。其氣至淸。其容至明。人裏之而神秀。物受之而形成。是蓋收兩儀之妙運。而擅一元之利貞者也。若夫洞庭兮波生。吳江兮楓落。夜雨兮孤舟。殘陽兮高閣。天空兮凌厲。鴻飛兮寥廓。悵久別之音稀。顧山川之非昨。歎客子之無衣。感騷人之有作。又鳳梭出兮宮樹暝。角弓鳴兮沙場陰。泣藏箭之執扇。悲出塞之胡琴。屬刑官之進用。雖貴盛而驚心。復有辭家千里。去國十年。杯殘炙冷。衣弊羅穿。慨功名之未就。傷歲月其脫弦。恨遷謫之已久。望君門兮九天。其或隨時見幾。守道知足。思千里之蓴鱸。懷三徑之松菊。觸西風而言歸。蓋超乎榮辱者也。是可以知江湖之秋矣。若斯堂之秋。則又有說焉。今夫人生千載之下。而知千載之上者。莫備於書。一身稊米之微。而參天地之大者。莫貴於儒。方庭戶之淸肅。宜簡編之卷舒。覽萬物之成遂。添滿懷之瀟灑。觀聖人之筆削。示嚴威於亙古。窮則秋歸於一堂。達則秋行於天下。方今郡國賓興。斯文增重。凡含毫持牘之士。孰不自陳而願用。矧卓犖之

奇才兮。切獨悲此蕭索。吾恐將有事於四方兮。又烏能專秋堂之獨樂也。主人燮然謝曰。子姑置四方之事。吾將與子逍遙於斯堂之上。以遊乎顥氣之始。勿敗佳致。客曰唯唯。

圍棋賦

閑居適意。惟棋甚美。子圓局方。法乎天地。分白黑之兩奩。妙動靜而爲智。斯乃神仙之用心。蓋亦聖賢之游藝。若夫剝剝琢琢。琮琮丁丁。寂無人語。惟聞子聲。潛幹化機於經國。默運方略於制兵。初磊落以布勢。漸縱橫而見形。察形勢之向背。識去就之重輕。顧雁行之斷續。審象眼之虛實。守邊角之無虞。發腹心之有疾。將欲取而與之。勿貪得而固必。至於一著爭先。詎宜妄下。觀勝負之善籌。係取數之多寡。始自固以迫人。貴知權而御詐。投閒隙之造次。據要害而整暇。若臨敵以見幾。實千變而萬化。稽前古之戰爭。殊可明於鑑戒。嘗試評其一二。良以小而喻大。或持強而致敗。或徼倖而有成。喪符堅之百萬。天陰相夫衛青。或用奇而不濟。或得志而橫行。師獨道之再出。火赤壁而飛英。或詭計以設險。或乘危而制勝。縮樹下之龐涓。嚴背水之號令。或百勝而一敗。或屢危而僅存。聞楚歌之四面。成劉備之三分。或輕齎而深入。或重圍之無援。傷覆軍之李陵。慨忠烈之巡遠。或孤城之堅守。或長驅而席卷。猶郎墨之不下。平六國而制郡縣。諒深謀之莫盡。矧雅度之難能。喜成功而折屐。臨死生而不驚。復有勢均力敵。無間彼此。何虧何成。不生不死。兩忘所爭。揖讓是似。至若花陰兮深院。竹色兮虛庭。宵燈兮夜雨。愛日兮晚明。敵手相逢。時對一杯。高懷逸韻。實倍常情。輒隨機而應變。非苦心而勞思。驚脫兔於處女。笑虎穴之得子。爾乃固深根於商嶺。寄白日於柯邊。勝忻然而敗亦喜。庶足以頤神而保年。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

五言古體

京華雜興詩二十首 有引

余待選吏部.貧不能歸.塵衣垢面.憧憧往來.蓋亦莫自知也.於是以日所聞所見.感觸於中者.輒形爲詩.五言五韻凡二十章.題之曰京華雜興詩.率然而作.曾無呂律之次.譬如候蟲之鳴.不能自已.姑亦偶寫其一二微意焉.他日南歸.將以誇示田夫野老.俾略知京華之風云爾.

其一

朔方古燕國.今爲帝王都.建元大一統.萬世恢鴻謨.聲教日以遠.亘麗昔所無.梯航極山海.寶玉殫貢輸.冠裳集詭異.親見王會圖.

其二

通門十有二.萬雉雄都城.崇天壯宮闕.朝賀臨大明.禮樂參今古.郊廟薦韺韺.中書總庶務.比屋皆公卿.時有能賦者.揚揚頌休聲.

其三

南院最文館.優游玉堂仙.扶杖會朝議.秉筆光史筵.辟雍訓胄子.濟濟登才賢.人時正曆象.星舍儀渾天.東觀圖書府.圭璧何爛然.

其四

聖心資啓沃.曠典開經筵.大臣領其職.諸儒進翩翩.講陳堯舜道.庶使皇風宣.宸悰希王學.纖毫垂萬年.方將耀稽古.寵遇光璽聯.

其五

漕渠越千古.海運連萬艘.百靈咸受職.長風駕洪流.都人仰陳腐.日籍太倉籌.本根貴儲蓄.經費無泛浮.巍巍廟堂上.必先天下憂.

其六

嗟彼西方教.崇飾何煒煌.去尊猶弟子.奴隸視侯王.禪衣爛雲錦.走馬趨明光.民賦耗太半.永言奉祈禳.寂寂東家老.絃歌守其常.

其七

京師聚人物.因是廣見聞.經術宗濂洛.詞章軼卿雲.致理三代上.漢唐何足云.銓衡有定法.刑憲無深文.端能守官戒.豈羞獻曝芹.

其八

峩峩十石鼓.列當太學陲.戀戀韓公志.厥今乃見之.文明日以盛.好古如渴飢.千載一俯仰.陳迹何容窺.荒城長春草.寂寂金臺基.

其九

翠華慰民望.時省將北巡.牛羊及騾馬.日過千百羣.盧嚴周宿衛.萬騎若屯雲.氈房貯窈窕.玉食雜膻葷.珍纓飾驍象.鈴韻遙相聞.

其十

水深土良厚.物產宜碩豐.瓜棗饒夏實.蘋梨絢秋紅.槐陰蔽門巷.喬木多古風.廣收壓運醡.皮羽邛山崇.一葦可萬里.河流誠會通.

其十一

君子貴名爵.藏器將俟時.難進每由道.晚成寧覺遲.豈無英俊士.流落日以卑.亦有庸瑣才.附驥千里馳.何用多感慨.古人亦如斯.

其十二

天衢肆寬廣.九軌可並馳.晴雷轟并軸.輕蓋常披披.長風一飄蕩.塵沙漲天飛.憧憧有玄相.貿貿無素衣.亦擬紀功德.何如歌式微.

其十三

修綆汲深井，劬勞出甘泉。皮服禦寒冽，土床煖冬眠。寓客延歲月，區區計陞遷。都城百萬戶，塵市日喧闐。
洪鐘發晨省，達者斯歸全。

其十四

久安誠富庶，豪華恣奢淫。優坊飾文繡，酒館書塡金。市中商賈集，萬貨列名琛。馳騁貴遊子，車塵如海深。
翩翩江南士，駭目還驚心。

其十五

富饌有臭肉，貧衣無完襟。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負戴日呼叫，百種聞異音。馬流爭決拾，曝藏比乾薪。
苦樂諒習慣，貧富何由均。

其十六

北風吹海子，徹底成堅冰。沖沖誕收鑿，往來堪騎乘。春陽一以轉，凍解聞裂聲。依然拂堤柳，綠波照人明。
彷彿江南岸，遊冶多歡情。

其十七

一自書雲後，家家成蟄居。塞向紙爲戶，啓閉猶卷舒。風塵不能入，盎然春意如。石火永終日，飲食與之俱。
標圖計陽盛，九九寒消除。

其十八

我來寓京邑，與儔舊遊遨。春風有遺恨，不見玄都桃。世事若雲變，矧茲居市朝。物理忌滿盛，榮華易蕭條。
布衣抱玉璞，寧羨宮錦袍。

其十九

好名與好利，清濁無異宜。儒如徇經術，以及工文辭。同此喜光顯，胡爲分等夷。捷哉終南徑，邈矣西山薇。
車馬紅塵際，滔滔良可嗟。

其二十

世治化由北，風氣今咸通。生長太平日，千載能幾逢。又幸冠章甫，文思發泉蒙。微吟識百一，浩大能何窮。
他年老田野，俯慰京華風。

上京紀行詩 七首

同呂仲實宿城外早行

我行得良友，夜宿建德門。晨征帶殘雨，華星雜雲陰。局促乘羸馬，沿途共笑言。兩京隔千里，氣候殊寒暄。
飛利泊清思，山川發雄文。平生所未到，履躡敢辭煩。愧予羈驚姿，亦復陪鸞鵷。歷歷紀瑰偉，一見勝百聞。
茲遊償夙願，庸用歸田園。

昌平

經過昌平縣，實惟劉子鄉。當時直言策，至今有耿光。功名直瑣瑣，氣節橫八荒。斯人寧復見，閱世徒慨慷。

李洞表諫議，化俗崇賢良。賊臣偶同里，遺臭亦難忘。嚴程擺羈絏，古迹嗟莫詳。揮鞭事前邁，居庸翠蒼蒼。

居庸關

居庸古關塞，老我今見之。天險限南北，亂石如城陴。朝光映蒼翠，征袖涼颸颸。澗谷四十里，崖壁爭獻奇。
禽鳥鳴相和，草木蔚華滋。佛廬架巖上，疏泉灑清池。民居亦棋布，機碓臨山陴。清幽入行李，羈策遂忘疲。
黃屋年年度，深仁育黔黎。從官多名儒，山石徧題詩。伊余備史屬，斐然愧文辭。矧茲中興運，歌誦職所宜。
皇靈符厚德，豈曰恃險巇。

懷來道中

百千僦一馬，日行百餘里。未明即戒塗，將至輒中止。人困馬思睡，馬疲徒用箠。驅馳失情性，老病侵髮齒。
可憐翁軼掌，豈知困如是。徑行古關塞，形勝那盡紀。荒落久寧靜，富庶或成市。清晨過懷來，沙草風烟美。
想當用武時，滿野控弓矢。白塔遠招人，揮鞭渡流水。

李老谷

人言桑乾北，六月少炎熱。我行李老谷，流汗還病暍。疲馬鞭不進，況復礙車轍。翠巖石幽幽，久晴澗泉竭。
牛羊放山椒，穹廬補林缺。投宿山店小，子規夜啼血。南歸空有懷，聞之愧剛決。願方上灤陽，玉堂看秋月。
更闌不成寐，聲聲山竹裂。期是明年春，相聞在吳越。

赤城

山石似丹堊，赤城因得名。土異產靈瑞，永宜奉天明。市廛集商賈，有驛通上京。觸熱此經過，忽看風雨生。
平原走潢潦，河流浩新聲。斯須即開霽，燦爛雲霞橫。

鷲峯

乾坤氣磅礴，山石鍾奇形。鷲峯纔數尺，擢秀何亭亭。勢欲負厚地，岌若撐滄溟。一峯更旁聳，玲瓏穴虛明。
清廟榮自陸，微扣宜金聲。中涵太湖潤，瑰偉專上京。想當初鑿時，山鬼泣以驚。置之玉堂前，恍問瀛洲登。
年來對閑老，嵯峨眼中青。雨滑生古色，月寒見霜稜。摩挲助文思，一揮九制成。諒匆愛豪奪，長茲託佳名。

春日言懷

春寒不見花，陰陰生晝暝。隱几畢書問，神清一甌茗。時光忽已逝，撫卷發深省。夷齊與盜跖，俱得千載永。
借問超榮名，何如事幽屏。偶起看歸雲，鳥啼山自靜。

落葉吟

一葉飛秋空，萬物無妍容。千葉萬葉脫，游子淚如傾。涼風倘容吹，蹤跡無定時。高枝漸稀少，何處庇棲鳥。

湖上燕集

風吹翠篠長，雨過黃梅熟。茲時屬清和，湖上佳草木。水寬納空明，山疊呈新綠。張筵俯潛魚，盡日醉醽醁。
劇談幽鳥驚，妙語高僧伏。酒酣舉楚狂，起舞歌潮濁。山水趣不同，所得皆自足。困眠掇落花，洗醉汲寒玉。
澹然雜紛華，一笑謝塵束。明朝還獨來，白雲滿空谷。

發婺州州

扁舟發雙溪．春流浩如寫．轉岸失孤城．欹枕蘭江下．江雲日千變．花雨一時灑．翩然午夢回．篷低斜老瓦．不暇惜淸景．風檣疾於馬．快哉千里心．誰是同懷者．

和桂坡李宅仁甫山園八詠　幷小引

僕歸自京師．偃臥空山．人事殆絶．李宅仁甫寄示山園八詠．句淸景勝．樂意超然．高蹈之風．益可仰也．輒次嚴韻以謝．殊愧不工．胡助再拜．

草堂春意

簾雨從東來．積潤淸苔石．池塘夢初覺．春草逮竹色．豪上書帶長．亭陰土花碧．乾坤總生意．幽人同當識．

竹逕秋聲

一逕入修竹．淸風在其間．主人時得句．擊節書琅玕．翩翩淸鳳尾．肅肅翠仙環．商聲忽吹散．日暮碧雲寒．

冰壺避暑

淸景似冰壺．蕙衣風露入．六月不知暑．翠筠森玉立．展席俯長流．歌呼羽觴急．探韻及冥搜．醉墨題偏溼．

雪巘尋春

昨夜飛大花．南山白巍巍．樵徑迷行跡．歷折澗底梅．乾坤有春意．先向南枝迴．從此霽消息．日日穿屐來．

石壇夜月

明月懸中天．萬古秋骨冷．石壇一片雲．桂魄流淸炯．良夜寂無聲．露坐不知永．想見謫仙人．金樽長對影．

花幛夕陽

名花植無數．綽有西蜀風．一笑卻嫣然．祟光泛千重．日永春睡足．斜暉映深叢．絶勝華堂上．夜燒銀燭紅．

翠屏薇露

羣芳以爲屏．柔蔓敷翠色．薇露綴明珠．香風豈自滴．朝來溼錦袍．持杯聚靈液．止渴慰文園．怡神濟壽域．

土銼茶烟

東白採薪茗．最宜櫻箏廚．土銼烹石泉．詩腸沃雲腴．輕烟逝孤鶴．花暝脩竹疎．依稀魏處士．寫作山居圖．

純白齋類稿卷之三

五言古體

黃樓懷古三首

我懷蘇子瞻．昔年守彭城．河決勢方橫．四面如海平．晝夜具畚鍤．靈韓防艷傾．斯民免爲魚．安帖無震驚．水退安敢逸．相方益經營．曰土能勝水．築樓以黃名．至今受其賜．燕樂淸風生．君看子由賦．千載有餘情．

我懷蘇子由．書宿逍遙堂．中夜聽風雨．對牀如故鄉．平生友于樂．江海眞難忘．臨分出苦語．愛篤情傷傷．長公不忍讀．悽然攪中腸．人豈無兄弟．誰共千載光．當時此盤薄．德星聚煌煌．坐中老文學．里人陳履常．

我懷陳履常．向來有斯人．分然修苦節．事畏丞相嗔．文章提一筆．閑筆黃樓賓．送遠曠官守．不負知己恩．正字未溫飽．忍凍甘死貧．彭城古形勝．英雄昔成塵．勳業亦何有．靑史不滿嚬．俯仰三歎息．浩浩黃河奔．

分義田詩

昔我先君子．好義希范公．置田踰千畝．闔族若萬鍾．老幼無凍餒．衣冠樂時雍．聲名鄉黨振．碑碣文辭豐．庶幾合同姓．風俗由茲隆．立規具照刑．繼志期無窮．海波忽淸淺．世運迴不同．貪汙成一律．敎化焉能崇．利私紛擾擾．賦役迫匆匆．遂令吾族子．操觚常齊容．嗟我生已晚．艱難適相逢．甚欲圖永久．獨立夫誰從．

欽私出千幾。屈曲心如蓬。勢孤事愈謬。力弱任匪充。復此遇盲宰。貪酷肆彼凶。資貸不遑給。債負日以窮。譬如河決橫。莫障狂流東。又似將頹木。朽蠹內交攻。後生靡從學。子弟多頑童。勤勞復誰恤。搖蕩方忡忡。婦能辨名分。格暴惟卑恭。骨肉若羈旅。愧恥塡心胸。勸我萬里足。假寢棲雲松。安得除戶籍。惠好思其終。探丸議分畝。肥瘦均止中。計丁謝庸逐。悉力歸耕傭。無已出下策。有泚虧前功。受田念厥始。起廢疇爲雄。業散稅仍在。尙覺遺憂濃。束貲不滿欲。駕說欺盲聾。訴延五紀遏。倏爾一朝空。禍福塞翁馬。亡得楚人弓。寧不念爾祖。壞者非吾宗。作詩志惻憤。庶獻觀民風。

寄柳道傳十首

柳子吾畏友。夙昔據遠志。稽古超俗流。潛心養浩氣。翔集得時中。師資致身貴。碌碌嗟不才。釣竿老淸渭。

太學得名師。光談騰薊北。壇入誨諸生。諒非謀飽食。聲華映朝紳。文字垂金石。永懷勞夢寐。安得生羽翼。

憶昨都門別。斗柄六移春。還家如坐井。俯首混俗塵。溝壑憂不免。無乃甘賤貧。時時登隴畝。悵望玉堂人。

雲礽魯柳下。大雅君獨賢。溫粹懷美璞。聖道知有傳。曳裾冠東閣。歲當官九遷。寧念寒郊否。相望隔遙天。

殘暑忽已退。秋風入庭樹。有客北首轅。因之寓尺素。廣廈談道餘。靄聽灑新句。幾度雁南來。如何無一字。

京師聚時彥。才美君聯雙。文章持憲律。夙昔受我降。毫端挾風雨。快意瀉驚江。固宜煥王度。衣錦榮鄉邦。

博士職訓詁。歌頌宣王風。周南方願學。老我浙水東。切磋無益友。頑鈍命之窮。用儒臻至治。耕釣萬山中。

耿耿抱空懷。蒼顏非昔日。雲泥異升沈。歲月驚飄忽。學省始登進。斯文何炳蔚。要當配韓公。經濟由此出。

曾遊憶京國。故人多要路。金石心不移。推轂事幾遇。讀書當戶涼。朱墨研秋露。何期共言笑。復恐逼衰暮。

文明近日月。淸夢時見君。豈無萬士術。願我耳不聞。野性在邱壑。麋鹿眞同羣。道遠何所寄。不堪持白雲。

送永康縣尹范成父

縣宰登庸式。化行若郵傳。近民在平易。尙德退古先。花溪范令尹。善政居八年。庭空長秋草。野闊搖春烟。點首自安業。窮山何晏然。鄰封亦欣慕。願借無由緣。能名闕久任。活民早租蠲。代間會幾見。昔人美難專。吾宗老文學。秉筆不苟賢。候去方顯達。遺愛青瑤鐫。

題熊仲岳鍊師雲巢

仙人好樓居。故以雲爲巢。雲行無定止。其巢亦飄颻。山中不肯住。天上參翔翺。從龍氣縕縕。潤澤青林皋。終然載笙鶴。歸去嘗蟠桃。

孝思堂

純孝不永慕。作堂以思親。來衣存篋笥。手澤時自陳。良戌慕長縭。一誦一沾巾。寥寥庭前棗。沈沈泉下鱗。長號對松栢。瞻彼原草春。

喜雨

熱極勢將往。陽森近秋期。火雲一以洗。風雨來如馳。人心豈不慰。萬物皆熙熙。連朝成灌霪。淸坐賞花垂。窺我園中蔬。青青秀如芝。盛衰有常理。貧病何足悲。閉門處窮巷。事憂天下饑。新涼入牖戶。聊復吟吾詩。

飢嘆

歸節飢來時。扣門或求食。顏公拙生事。乞米形翰墨。古人貴寡率。所向無惴色。叔世尙矯僞。孰謂微生直。我今坐旅貧。官冷不煖席。多去燕之南。春還薊之北。及此米如珠。囊空無可糴。併日營一炊。微倖久未得。詎敢求諸人。愧乏古之德。僮僕生怨尤。忍飢長太息。思昔同僚友。飛騰多赫奕。寧顧涸轍鱗。西江水慵激。間有知心者。虛談諒何益。

送復上人歸越

上人越中彥。夙昔參黃梅。諸方證有道。一念躡五臺。幾回到京國。說法金闕開。邂逅聽談辯。從容笑追陪。雲山曉飛錫。月波夜浮杯。去來本無迹。俗子徒驚猜。物我俱幻化。乾坤聚飛埃。摩尼照濁水。眞性何遼哉。卻懷舊所棲。千峯翠崔嵬。歸見韓處士。無言坐莓苔。

賦棧道送蕭存道元帥

漢武開棧道。雲南此初程。遙遙蜀山碧。漭漭瀘水淸。緬懷諸葛公。深入揚威靈。曉彼古戎俗。秉彝均性情。世皇闢土宇。六詔通上京。邇來或梗化。戡獻旋復平。有美述律侯。將業文武幷。論功擢元帥。增秩萬里榮。威德夙所著。棘人道邊迎。益務懷遠略。永言垂令名。

殷氏高遠堂

釣臺嚴先生。濯足桐江流。客星動光采。一竿老羊裘。高節世所仰。以氏名其州。賢者必有後。不在公與侯。雲礽歷千載。隱居擅林丘。築堂志高遠。祖風益以修。登覽物色佳。白雲爲我留。羣岫列青蒼。逝波去悠悠。借問雲霄裔。幾家能在不。客來勿笑語。恐驚沙上鷗。

題危太樸雲林隱居圖

窈窕雲林麓。青峯三十六。飛鳥度南澗。流泉出空谷。柴扉守猿鶴。苔徑入花竹。草堂讀書處。中有人如玉。神閑自蕭散。山靜更幽獨。盤礴意不盡。長歌招隱曲。

晉山樓

高居結重屋。四面皆青山。秀色滿虛檻。爽氣浮危闌。讀書靜相對。不厭終日觀。大峯似君子。小峯如侍鬟。羣岫見頭角。起伏猶龍鸞。朝暮呈百態。空翠濕襟寒。夜猿叫寂寂。春鳥鳴關關。迥岡紫芝老。幾樹松花殘。撫卷或休息。曲肱聽潺湲。明月來席上。白雲宿簷端。勝處惟自得。世塵那得干。長歌招隱曲。窮年以盤桓。

柏友亭

新樹亭前柏。中含千歲姿。蒼蒼春不榮。落落冬乃奇。吾聞蜀相廟。上有青銅枝。君應得其種。故能植於斯。敬之若畏友。諸葛眞吾師。

中秋月下小酌

中秋好明月。萬里天無雲。爭看白玉盤。淸光滿乾坤。京華有獨客。對之酒一樽。今月即古月。今人非古人。百年幾回見。但悲華髮新。我雖不解飲。小酌意自眞。舉杯吸風露。肝膽成冰輪。出語驚流俗。一洗萬古塵。

宿定興有感

淸晨發保定.風雨何淒淒.亭午到白塔.晴曦曬秋泥.一飯更馬去.擇地穿荒蹊.攬鞍時傲兀.坡坂高復低.
前宿定興館.解裝日云西.昔過踰一紀.悵然尋舊題.世途諒多險.人事那能齊.老我此行畢.歸與北山棲.

春闈對雪夜坐諸公

南宮試多士.作噩歲在酉.積雪勝冬寒.時維仲春首.京甸供給繁.儀曹文物阜.燈火夜堂深.至公鑑妍醜.
朱衣頭屢點.天門榜懸久.主司有歐陽.頗識二蘇不.莪莪健豸冠.執法揮星斗.簾外多英俊.顧余獨衰朽.
斯文安敢興.所思在官守.事知當此職.再見十年後.風簾官燭短.朗誦不停口.吻燥沃雲腴.眼花鋤醇酎.
疲倦聞少休.連牀對佳友.得賢致平治.化俗歸仁厚.上林春色濃.驊騮見郊藪.明朝開鎖院.騎馬看花柳.

跋竇彥卿鹽崖四詠軒

紅藥香風

霞影翻堦砌.紅芳表餘春.向來直蘭省.持贈思美人.綵筆發孤詠.和風散濃熏.宛然調鼎姿.歲晏承華勛.

蒼松皓月

明月出東城.先照蒼松頂.冰雪入懷抱.軒牕散淸影.老龍吟瑟瑟.驪珠光炯炯.奈此良夜何.徘徊衣袂冷.

怪石博雲

巖巖太古色.岌岌神撒狀.雲鶴觸其膚.勢凌霄漢上.千年軋鏬文.篆籀若可訪.注曰敬拜之.實維丈人行.

綠篁擎雪

瓊英壓翠袖.珠瓔綴琅玕.飄飄落飛屑.鏘佩鳴珊珊.此君有高節.正爾逢歲寒.玉音淸入耳.朝朝報平安.

賦青門送李侍御惟中

繡衣謫仙人.再見西入秦.春日長安道.驄車過青門.觀風省民俗.慨然一咨詢.東陵久零落.瓜地起寒雲.
故侯尙安在.唯有令名存.

溪橋行客圖

招提屛塵迹.窈窕蒼山根.樛木覆寒澗.小橋通遠村.泉石多古意.幽期誰與論.野老抱琴去.知不造王門.

天師畫竹木石

淸心無塵雜.仙意獨已妙.娟娟歲寒姿.兀兀貞靜貌.不負山中期.永諧世外好.靈禽何處來.日有佳音報.

池臺春色

春到人間世.靑紅紛可喜.誰知化工妙.乃寓毫素裏.花柳始妍媚.池臺更淸美.膝上綠綺琴.洗心彈流水.

堪老園爲汪叔志作

先生江左望.實維龍溪後.壯歲擢高科.大名聞宇宙.從容佐州府.善政在人口.屢空吳郡獄.一毫出竟守.
衣冠化魯儒.文獻徵曲阜.前史允宜修.汗靑昔大手.平生春秋學.止色斑馬右.淸白揚遐風.策勛垂不朽.
仕宦三十載.榮華亦何有.歸來負郭居.種樹樊吾囿.但令粗有養.事計生理厚.世事老不堪.園亭堪老叟.

鳩杖一幅巾.隨意看花柳.谿流或舒嘯.孫子導前走.秋風摘晚菘.春雨剪新韭.宛宛雙溪水.釀之可爲酒.
翩翩敬亭雲.招之可爲友.飲酒對雲山.先生壽同久.

純白齋類稿卷之四

五言古體

古意四首

聖世白鱗見.明庭丹鳳遊.仁風被草木.春陽煦巖幽.氣應自足致.光輝非所求.如何變哀泣.一息三千秋.
山梁貴翔集.百鳥方啾啾.
伯樂固知馬.子期固知琴.價重留一盼.所貴在賞音.逸足老伏櫪.雅操同人心.驪黃匪求外.寧作爨下沈.
抱才感知遇.一軌同古今.
蒼蒼松與栢.淸陰庇夏涼.烟凝兔絲碧.露滋伏苓香.高枝巢老鶴.密葉棲鳳凰.囘知抱貞節.不競桃李陽.
大哉棟梁具.歲晚凌風霜.
翩翩山中雲.溜溜澗下泉.無心出幽谷.明鑑澄深淵.一朝炎風來.人世苦憂煎.雲去成甘澤.泉流潤槁田.
豈曰事閒適.端能致豐年.

除夕

翩翩江南客.復此遇除夕.九街正紛華.節物饒春色.爆竹聲轟轟.窮鬼驚辟易.千官習元會.金紫光奕奕.

而我獨何爲寒齋守岑寂．有家去如遣．豈不懷內息．孤燈耿殘夜．危坐拂塵席．萬事窮則通．明朝看新歷．

苦寒

南方有大暑．北方有大寒．南北不同俗．寒暑各所安．竭來寓京邑．服食良獨難．重裘若歸裕．風射肌骨酸．
年凶方蔡饑．何以解愁顏．陰凝至斯極．陽動需濟還．士室四向塞．地爐雙膝盤．日高怕出戶．貴人那可干．

和繼學送王儀伯參政遼東韻

英英金閨彥．奕奕青雲朋．都門張祖筵．齊車思夙興．遨川渺何許．肅羽秋空澄．眷茲藩屏重．妙選實俊登．
嘗彼萬里途．騑驂方躋騰．遐音徹鳴鶴．老氣摩揚鷹．參府退自公．得句清如冰．中和應律呂．正直宜準繩．
華國挨高文．學富充才能．西風吹別袖．揮毫念同升．迢迢遠行邁．孤驛曉曙燈．疲氓慰瞻佇．寵光當益承．
平生歷臺閣．所至不負丞．威名振荒徼．勳業方川增．愧余未識韓．渴想情可勝．衰睫少歡愉．富貴常持兢．
道遙寧有異．一視鷃與鵬．

題遯偏

粤從揖讓後．禮法日以茲．水或汚牛腹．劇食西山薇．斤斤洙泗間．頗覺此道衰．至德去已遠．澆風邈難追．
紛然立名字．外飾爰相欺．一滅謝百僞．溫恭出天資．庶幾爲己學．勗哉以自持．

送康里子淵右丞赴浙省三首

恭惟行中書．江浙實云盛．天子惠東南．遴賢持政柄．公眞廊廟具．立朝色愈正．丞轄兩優游．百司嚴法令．
小試作霖手．大慰蘇民病．行行諒勿遲．私爲鄉邦慶．
錢塘古都會．山水清且妍．出膺藩屏寄．光華映貂蟬．西湖了官事．冠蓋傾華賢．登臨望吳越．酌彼六一泉．
秋風怒潮生．忠烈猶奮然．懸知發雄抱．勳業無窮年．
笛鑾適南邁．威行江海秋．平生周孔學．偉哉少其儔．方書騰依舊．忽茲成別愁．落落門下士．終歲將淹留．
何如理歸檝．尙及從公遊．復恐非久外．起作商聲謳．

送胡允文楊廉夫趙彥直登第歸趙

秋鶚橫江來．越上得三士．吾宗及楊趙．聯翩鴻雁似．勗志俱妙年．英華振頹靡．淵源春秋學．同究尊王旨．
明年試南宮．勢若鼎足峙．桃花春浪高．禹門同上矣．文驚大宗伯．榮對聖天子．乃知穿楊手．賈勇更奇偉．
天門貢金榜．觀者質塡委．四方已傳說．他郡固無是．而我客京師．目擊此盛美．敝盧隣越山．殊重鄉邦喜．
三子時見過．連璧照書几．瑤林燕酣罷．官拜君恩侈．朝紳多贈言．南歸戒行李．袍笏光參差．娛親耀閭里．
一綰會稽章．參軍錄城市．一宰天台縣．弦歌好山水．一佐海上州．實陀攬瑰詭．國家重設科．羅才資治理．
嗣報在忠貞．豈曰榮一己．矧所民社寄．責效從此始．行行愼勿遲．郊迎喧老稚．郡侯宴高閣．蓬萊翠如洗．

雨中謝王治書作松石見贈

秋雨入毫素．總足無聲詩．崇嶋小崢嶸．鬱鬱蒼髯委．下有伏龜苓．上有巢鶴枝．清風古君子．寫此胸中奇．
咫尺千仞勢．歲晚相娛嬉．愧貽知己贈．永與白雲期．

苦雨呈治書

風雨苦如晦．凄凄撼高林．天街似銀河．旋發秋水深．人馬良病涉．舟楫同可尋．屋漏鶯穎蠹．蛙生竈已沈．
城東念歸客．獨作飢鳶吟．

東坡遊赤壁圖

赤壁忽在眼．畫史非常流．彷彿武昌岸．山川鬱相繆．英雄擠三國．讀說曹與周．何如東坡老．獨駕一葉舟．
良宵天宇淨．乘興同客遊．風清水無波．月出東山頭．空明凌萬頃．白露沐新秋．飄然若遺世．從是登瀛洲．
舉杯笑相屬．此樂未易酬．洞簫嫋餘韻．江蛟舞潛幽．風月亦何限．適意惟所求．逝者固如斯．妙理無停留．
借問坐中客．頗識此理不．酒醒作新賦．一洗萬古愁．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山中念昔遊．曾借禪房宿．靈瀨洗幽耳．孤燈懸佛屋．晨興訪隱者．杖屨沿澗曲．

草堂

上方極清邃．人世有此景．水木闃燕坐．翛然吟骨冷．澗谷雲窈深．何止三萬頃．

三洞

洞府縣珠泉．山木舞蛟翠．遊屐印蒼苔．來往窺神祕．凡骨諒難仙．山中空久遲．

鹿田

雲深山寺幽．樹石蟲蒼古．行行穿雲窗．衣濕松上雨．俗駕寧少留．清景忌多取．

寶峯

春陰雨時作．山險多沮洳．魚遊一泓泉．藤絡千年樹．偶此會禪心．坐久不能去．

潛嶽

蕙帳生春寒．幽棲擅雲壑．巖阿有長松．時見晴雪落．懷古心鬱紆．清風散寥漠．

山橋

靑堂驅荒榛．石磴攀蘿上．陸崖少行蹤．空谷聞樵響．勿謂古人遠．千載有同賞．

寶石

北山夜來雨．春泉流滿路．招提水石會．憶我曾遊處．老衲不出山．長年臥雲霧．

過馮公嶺

嵯峨馮公嶺．一上數十里．時秋宿雨餘．林壑風日美．屢曲屢登危．平夷少休止．山田如蟻垤．縱橫翠微裏．
層岡半天上．絕澗深井底．驛道通甌粵．郵亭雲表峙．斷崖懸丹實．老樹結靑樧．安知無隱淪．白首招不起．
過客戀清勝．居人厭還詭．逐逐利名心．憧憧來未已．

愛松軒

禪宮在空谷，而有高僧居。平生最所愛，長松三四株。一樹更古怪，屹立當前除。蒼髯似宿沐，朝旭霽露餘。
滿地布雲影，微風奏笙竽。喚醒丘壑夢，好尚隱者如。陰移石橋畔，流水淸可娛。袈裟坐其下，自讀貝葉書。
夜久明月出，老龍吐驪珠。尙想陶宏景，與之較元虛。

遠碧樓

峴山入樓碧，衆皺爛成堆。南牕不受暑，長晝薰風來。坐臥有佳趣，心淸寡塵埃。飛翔萬翠鳳，欲下吳寧臺。
爽氣方拄笏，白雲度崔嵬。結廬傍城市，愧此山林材。日汲龍井泉，烹茶當銜杯。閉門讀書史，他年可徘徊。

題黃脊卿西園雅集圖

汴京文物盛，想見元祐時。迅橋開西園，勝事春遲遲。如何貴公子，雅有書畫癡。休暇足蕭散，羣賢會於斯。
曲逕穿深竹，幽花俯淸池。濟若忘世念，稍覺山林姿。堂堂眉山公，翰墨何淋漓。詞源倒三峽，旁覷但嗟咨。
從容顯賓老，綴帶相追隨。或據案凝望，或曳杖委蛇。松陰羅古器，時復斟酌之。敝并坐晩涼，得句輒以奇。
道人方摘阮，淮海音獨知。石屏峭崖立，揮毫者爲誰。像章學空寂，危參方外師。茶烟落花畔，禪榻鬢成絲。
徜徉各有適，造物非吾私。諒能燭玆理，浩然無所疑。龍眠精繪事，展卷有餘思。我已後諸公，三歎題此詩。

李成江山風雨圖

李成善山水，神妙詣其極。想當盤礴時，天地俱動色。急揮不停手，工與造化敵。九天風雨來，千峯雲霧黑。
老樹吹欲倒，前村巳相失。勢若萬馬奔，淋漓元氣溼。草堂茅盡捲，詩老四壁立。但聞溪上聲，那見林間翼。
片帆欲何往，搖蕩正危亟。誰臥百尺樓，奇觀不下席。豈無隱居者，惟憂沒釣石。亦有山寺僧，沾濕出禪寂。
無窮觀幽險，千里歸咫尺。吁嗟畫中見，長年愧行役。

史顯甫左丞小車行春圖

遠山秀如黛，朝來雨初晴。平原旣膏沐，桃李亦已榮。春風足行樂，禽鳥方和鳴。有懷杜陵輿，里社尋舊盟。
殺蔬雜山野，提攜雙玉瓶。盤釋廊廟具，幅巾一身輕。小車過花間，隱隱疑有聲。兒童攜杖屨，老父相邀迎。
班荊坐林麓，香醪時一傾。勝處即小留，望遠增雙明。廓然天地大，適見萬物情。

水木淸華亭二首

高人種松桂，結屋居其間。蒼苔無轍迹，流水自潺湲。高樹棲靑鳥，幽池照白鷳。有時撫絲桐，有時持釣竿。
暮看林月上，朝與野雲閑。豈無經世心，白首不出山。
微風行水面，初旭散林影。魚潛水益深，鳥弄林逾靜。魚鳥況淸華，山人心悟領。嗟彼高臺夏，何如事幽屛。
採藥春雲煖，歸樵烟逕暝。庭草日日積，柴門無造請。

壬公儼少監雲松巢

飄飄謫仙氣，神交契杳冥。厭彼承明直，絕言卜林坰。廬山曉看瀑，洞庭暮揚舲。雲來長松白，雲去長松靑。
結巢雲松間，服食千歲苓。眼高空四海，澹泊遺世情。月出漱寒瀨，哦詩走山精。

九日會曾鄒同鄉友小飮旣而往飮脊卿所

佳節莫虛擲，黃花開滿枝。約我鄉中友，薄言飮一巵。亦有西江客，邂逅同襟期。小牕媚秋色，獻酬聲可持。
醉來興未已，借馬俱北馳。從容博士席，盤饌羅珍奇。采石風味高，笑談益淋漓。西望播白髮，靑山沒斜暉。
出門日云夕，微月光在衣。酩酊復酩酊，相攜徒步歸。

客居冬懷十首

冬日莫嫌短，南牕無限明。兀坐觀古書，脩然遺世情。好句有時得，興來自天成。
好官貴盛年，好人貴晩節。六十白頭翁，歸懷胡不切。世道苦迂迴，我心良直截。
食性苦巳極，寧覺微甘回。養生宜飮醇，竟日恥空罍。潛蟄需陽動，地爐晝寒灰。
大風連日夕，萬樹吹盡禿。前塵似揚波，後塵如轉軸。吁嗟形勢途，正是勞馬足。
淸晨門未啓，野衲來諷經。須臾童子集，曉與背書聲。何當返吾廬，逸老靜無營。
良友居我隣，或在巷南北。日靜風不起，縱步時相覓。把酒細論文，一笑百憂息。
詩豈解窮人，人窮詩自工。今我以身試，苦吟髮如蓬。老來益固守，窮達付天公。
日光上牕紙，愛眠常起晏。近午不出門，舂米始朝飯。安閒息妄想，貧苦今巳慣。
旅困依僮僕，痛痒切吾身。交情少金石，病患時相親。珍重遠方客，起居愼風塵。
我臞眞鶴形，詎非食肉相。寓京又三冬，未悟平生妄。白髮還故山，筍蕨春可餉。

蒼雪軒

蕭然蒼雪軒，牕外萬竿竹。夏陰禪榻冷，翠霧沾衣綠。淸風晝說法，白雲夜同宿。何以充朝飢，呼童饌寒玉。
食飽漱石泉，林間自捫腹。

留雲軒

白雲從何來，就此石牀宿。有意棲長松，無心出空谷。挽之不容去，庶用娟幽獨。爽氣潤絲桐，寒光凝竹屋。
盡日山中留，成堆封古木。長作老僧閑，野田春雨足。

·36·

24 B

純白齋類稿卷之五

古詩

松柏歲寒圖歌

畫師不畫洛花妖艷萬枝紅.卻畫峨眉嶺上一長松.又不畫孤山橫斜千點白.卻畫孔明廟前一古柏.長松古柏成大材.萬牛之力挽不回.縣知勁節飽霜雪.石根尤帶晉梅苔.直幹亭亭矗蒼翠.雙頂團團狀車蓋.世誇桃李春風顏.不識虬龍後凋態.分明西山兩餓夫.化作松柏千年體.章侯老筆絶代無.我得此畫勝得驪龍珠.摩挲病眼看入妙.似聞簫瑟清風餘.掛之書齋興不孤.歲寒人對歲寒圖.

弔臙脂井關歌二首

二南本風化.鄭衛多淫辭.聖人刪詩亦見錄.乃知監戒良在玆.江南日夕窮歡宴.玉樹花新月長滿.龍艘飛渡天塹平.屋茅不直秋風卷.門前狎客散如煙.井底嫦娥共攀緣.當時香顏灑闌石.千秋化作臙脂色.幾人摩挲長嘆息.娟娟猶藏土花碧.劉郎曾入桃源中.嗔花不似臙脂紅.桃花流水今安在.霜風淒其石可碎.石可碎.無奈何.靦汗青史不可磨.

綺窗美人酣未醒.催汲清泉飛兩綆.水晶簾空秋月明.井梧露滴銀床冷.後庭花謝知幾秋.淚痕尤帶當

年愁.天長地久何嗟及.殷紅點點攔不收.夜雨鳴蛩更凄楚.古堞雲荒宮樹死.覆車長使後人哀.臙脂零落歸黃土.剛腸疾惡寧在斯.石應有語無人知.雀臺亦是貯歌舞.古瓦何傷成硯池.

清涼寺

城中車馬塵及腹.城外山林春翳木.二三佳士同我遊.到處登臨訪遺躅.石頭最雄蹲老虎.古寺清涼滿修竹.六朝形勝幾人爭.忽忽興亡互歌哭.寒潮無復打空城.八百年來變陵谷.南唐避暑翠微亭.荊棘叢生走麋鹿.許爕絶頂何所見.江北青山來不速.晉宋諸賢安在哉.唯有年年春草綠.富貴何如一杯酒.斷碑零落無人讀.須臾客去僧掩關.颯颯山風動寒玉.

梅花吟

乾坤清氣鍾梅花.品題不盡騷人家.剛道橫枝有南北.風姿香韻無等差.南枝向陽開獨早.北枝向陰尙枯槁.陽和走上北枝來.北枝開勝南枝好.一樹自分南北枝.年來冷暖無人知.珠簾翠幌要調護.紫闕玉笛休輕吹.君不見春深千樹花如雪.南北枝頭孰分別.

積太古雪歌 爲楊友直作

君不見金華山中牧羊子.叱石爲羊石皆起.又不見神山開時石髓流.剛風吹合如琳球.君家古雪亦其匹.晴虹貫腹練光溢.傍人驚嗟見尤物.俗眼那知是仙質.子雲齋中有岷峨.彷彿太白蓮蓬婆.雪耶石耶竟莫辨.但訝芒寒銀海眩.陵陽老人歌楚章.吳興趙書鸞鳳翔.要與此石相頡頏.人間三絶誰其當.看來自是洪濛太素光.仇池雪浪安敢鴈行.不知閱世幾萬古.蓬萊淸淺凋扶桑.拂拭三扣春風香.請君貢之白玉堂.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翰墨皆託文章傳.文章徒重節義全.使無節義照今古.文章翰墨空嬋娟.屹立獨行不顧衆.萬世標準權亦用.吏部雄文破鬼膽.爲渠喚醒西山夢.范公相望餘千齡.人物自與皐夔幷.黃素細書伯夷頌.白頭不草太玄經.一字千金價無讓.虹光夜徹星斗上.夷淸韓頌高平書.再拜莫作文翰想.奸臣要藏尤畏仰.面無生色泚流顙.珠還難復子孫賢.我信斯文天未喪.佳辭善書常有餘.嗚呼節義不可一日無.

周權府墨竹

將軍綠侯之子孫.千年世冑仍雲屯.朅來出戍東陽郡.時平盜弭兼工文.雙溪清氣青冥翅.回首人間如夢寐.青年在泮非吾志.斯文有績曾未墜.幅巾野服逍遙地.百年稱德當平治.明經射策復古制.一郎高攀廣寒桂.累代科名父兄繼.光動邦家日永世.寵錫馳恩泉壤賁.天之報善以子貴.君當悽愴孝思至.春秋備物大夫祭.遺像儼然後人對.曉山峨峨千古翠.

黃河行

黃河之水貫九州.發源西自崑崙丘.渾渾深大江海勢.浩浩迅駛東南流.厥初疏鑿導末派.想見浮泛窮竄幽.猖獗滔空成鯨鰐.先民幾度爲魚鼈.萬古不平呂梁險.老天永畀行旅愁.人生固非金石壽.一清可

待踰千秋。泝沿北上聊濯足。欲照白髮知無由。維舟彭城古岸下。慨然興感登黃樓。千載英雄春夢破。一朝富貴秋雲浮。眼明遺文尙可讀。斂衽前瞻淸風脩。向來河淸美金頌。豈知乃徵今日休。冠帶充朝文物盛。桑麻蔽野人煙稠。太平一統古未有。觀光萬里今重遊。快哉風帆日行遠。不將機事驚沙鷗。丈夫出處自有志。安得局束山中留。

菴外亭

結亭幽處車馬寂。流水冷冷山更碧。白雲滿地紫芝老。修木繁陰滑暑夕。巖阿桂枝風露濃。澗底梅花冰雪積。山間四時膾不好。世上纖塵那得入。誰將圖本到京邑。中朝名士見之空歎息。

苦熱行

去年六月苦淫雨。日夕蕭蕭不知暑。今年亢旱連六月。烈燄飛埃人病暍。誰道朔方冰雪多。年來無奈炎蒸何。火雲停午驕閃閃。燕馬亦作吳牛喘。安得甘霖萬物蘇。扁舟南歸浮五湖。

靑靑柏一首壽王治書

靑靑柏。挺孤直。秀映中華參北極。儀表高亮蔭四垂。商聲瑟瑟凝秋碧。香葉交柯鸞鳳巢。蒼烏朝集求其鞭。勁氣森嚴魑怪伏。百鳥不敢妄鳴號。淸風時來似流水。九霄雨露翠如洗。上有光芒老人星。持書一卷長生經。後千齡。柏靑靑。

題治書所贈松柏石

高人自昔例能書。不比俗流空索價。偶然盤礴得新意。落筆豈在宏假下。拂拭絹素生秋色。爲誰作此好松石。一株翠柏飽風霜。我愛敬之古遺直。獨行犖确山徑中。衣冠似是商山翁。心期綿邈贈歸客。中有歲寒千古風。

和歐陽丞旨韻題金坡圖

臨江山水冠江右。洞府仙人日淸暇。金坡玉笥更逍遙。道德黃庭縱回寫。昔聞修煉多眞逸。避秦人隱雲林下。四時瑤草長是春。百丈飛泉不知夏。尙方眞人試寶墨。圖成秀色照山野。是間有路通桃源。流水紅芳自容冶。臥雲耳孫襄道士。袖拂煙霞絕瀟灑。琳宮別館隔塵世。白石靑松最幽雅。勝地胡爲不歸去。征途誰是長年者。棲居高詠翰林詩。金坡回首懷金馬。

上京獨石歌

出自居庸北口關。千山萬山皆石巖。龍門瑰詭莫敢拔。他山瑣碎不足觀。此石胡爲名以獨。魁然特起達林谷。堅頑未必中雕玉。夜疑伏虎空飛鏃。安得煉之補天漏。徒使千秋礱佛屋。

灤河曲

行人驅車上灤河。灤河水淺人易過。北入太液流恩波。潤澤九州民物和。天子淸暑宮峩峩。兩都日騎如飛梭。穹廬畜牧草連坡。靑鬂白雁秋風多。勸君馬酒朱顏酡。試聽一曲敕勒歌。

再賦李陵臺

李陵臺畔秋雲黃。沙平草軟肥牛羊。當時不是漢家地。全軀孥戮寧思鄉。寒垣西北逾萬里。此去中原良遲止。安得有臺灤水側。好事千古空相傳。可憐歸對典屬國。雪埋幽窖無人識。

秋夜長

秋夜長。月微茫。七月已似十月涼。風傳禁柝車馬靜。沙際氈廬燈火光。夢回酒醒衾絮薄。不知此身在灤陽。翠雁飛鳴向南去。問君何時還故鄉。

龍門行

龍門山險馬難越。龍門水深馬難涉。矧當六月雷雨盛。洪流浩蕩漂車轍。我行不敢過其下。引睇雄奇心悸慴。歸途卻喜秋泥乾。蜿蜒山風吹帽寒。溪流曲折淸可鑑。萬丈蒼崖立馬看。

空閨詞

綺窗鎖春朱戶扃。雲和廢久塵冥冥。空有翠被淒餘馨。向來行跡莓苔靑。返魂香銷夜寥闃。乘鸞一去無消息。無消息。淚沾臆。楚水吳山愁裏碧。悵然起望彎月斜。曉風吹盡櫻桃花。

三禽言

泥滑滑。泥滑滑。江南路長煙水闊。雲黑山昏雨又來。行人深穿嫌爾聒。休云蜀道昔時難。只今平地亦行難。

脫袴脫袴。勸我聲聲淚如雨。宮人脫故還着新。號寒孰憐貧人苦。輸官未了償私逋。舊袴欲脫新袴無。

不如歸去。落花滿地。催得春歸不自歸。啼血年年訴何事。蜀山萬木好棲身。何必江南愁殺人。

純白齋類稿卷之六

古詩

九月四夜夢與客賦詩覺而記其首一句甚異之因續成牛馬行

天子養馬農養牛。馬牛異養功同優。金鞍玉勒日千里。雨笠烟蓑春一疇。四夷入貢飽立仗。寸土不荒田有秋。主恩能稱爾德。人愧無良忍爾食。曾聞朽骨埋弊帷。亦見道傍徽喘息。吾書載筆扈宸游。谷量馬牛青海頭。

夜雨思歸別趙敬叔章拱之

我昔郭西初到夕。橫雨狂風滿船濕。高岸泥淖不可登。蓬底僵眠愁悒鬱。明日新晴見故人。握手一笑百憂失。草池春夢久荒涼。康樂遺風猶彷彿。華蓋山頭屢遐覽。容城壇頂時獨立。西鸞南塘盡醉遊。良辰好友爲余集。人間美味柑橘黃。江上秋光黃岡出。向來不作三年淹。兩月留連非所及。自嘆瘦削殊清健。胸中頗亦負奇崛。擬和楊公百詠詩。收拾萬象揮吟筆。龍湫雁蕩遠莫到。路幽怕見鬼神泣。中宵風雨從何來。歸心無寐聽蕭瑟。山水增波回棹審。翰墨紀功能事畢。他年夜雨宿雙溪。卻話鹿城相會日。

雲松巢歌

雲飄飄。松落落。巢居其巔古之樂。右手招李白。左手揖劉伶。二子平生但恨飲不足。今我亦復昏昏醉不醒。乃呼雲而語之曰爾愼勿爲淫雨害我秫與黍。又撫松而語之曰爾愼勿爲棟梁徒遭斤斧傷。豪門廣廈千萬間。何曾庇士開懽顏。不如釀酒雲松表。酣歌白首棲空山。

遊道場何山追和東坡韻

碧瀾萬頃雲林麓。伏虎道場在空谷。兩山窈窕一山門。勢若奔馬來駐足。野田春水白瀰漫。古松時見蒼虬蟠。吟飄拔詩訪塵迹。客行永見聆風湍。昔人隱居不輕出。雲水漁樵屢爭席。秪今危構須大材。斧斤伐盡千年植。峯巒青擁小姬鬟。霧雨冥濛杳靄間。樓閣新成刼灰後。鍾魚撾擊鬧他山。晦明變化忘昏旦。白雲橫截青山半。安定古墓隔隣僧。我來再拜徒興嘆。

溪月歌

開元眞人泳雪輝。明月照徹餘不溪。溪光月色兩奇絕。白玉盤墮青玻瓈。夜夜流光發清烟。孤鸞飛去千峯靜。眞人嘯詠玉塵頭。結廬正對金鼇頂。蒼虬翠鳳翔其中。上有縹緲之仙宮。瓊林琪樹散清影。此心此境將無同。溪山勝概獨盡得。黍珠長懸太虛碧。

贈韓明善先生

宋之答夔韓魏公。子孫百世文獻風。建炎南渡雲從龍。清門一派浙水東。先生古貌古心胸。千巖萬壑神秀鍾。平生學術無不通。盛名遠震羲擎聲。東南縉紳知所從。會稽禹穴聲澒洞。湖陽家法醇而雄。詞源浩汗江漢宗。追還正始何其工。鏡湖清波瀲芙蓉。大篇磊落垂長虹。短章簡嚴秀孤松。薦道功德嘯蟠穹。天球和鳴聞笙鏞。胡不進之明光宮。隱居高臥蓬萊峯。少微耿耿光燭空。我來林下拜從容。大雅豈弟祛愚蒙。先生豈是商山翁。先生豈與沮溺同。向來閔雨致年豐。存誠濟物不言功。清泉白石佳趣濃。事甘曳尾泥塗中。著書脫稿非終窮。世網安得羅冥鴻。

壽吳宗師七十

香君之胄遊方外。錦江壽櫟環仙佩。帝遣承慶非常道。玄教大宗師二代。赤松仙子手扶持。玉皇香案前相對。一品清虛衆妙門。萬靈炳耀天人際。蒼雲天上閒閒老。笑閱人間希有歲。蓬萊異境一陽生。四海羽流成大會。紫氣丹光守龍虎。御書新像照天地。君不見崆峒廣成別有長生方。永贊萬年天子垂衣裳。

孔明草廬圖

黃星脫耀炎風息。中原板蕩歸奸賊。三顧幡然起臥龍。指揮草草收荊益。王業偏安天一隅。出師震動民宗動。人物自是伊呂徒。甘服巾幗遮長驅。偉哉廣漢春秋筆。千載之下懸漢日。草廬入畫想英風。何人不愛諸葛公。

遊西孝友行

征東有士遷遊西。孝友之行如白圭。北堂萱草春霏霏。堂下荊花書暉暉。伯兮撫季心獨苦。教以詩書勿工賈。季也成人感伯氏。至今言之淚如雨。空中鴻雁原上鴒。嗟我安得無此情。尺布之謠古或病。相煎正

爾同根生．藝文先生新作傳．民俗可淯風不變．有弟有弟掾中書．天報孝友興門閭．

高彥敬氣石奔流

白雲微茫横劍閣．興到時將白盤礴．高侯寫出胸中奇．亂石奔流美林壑．西風老樹三峽秋．雪花濺沫巖之幽．雷轉空山駭猿狖．豪端直與元化侔．倦客思歸結茅舍．丹青一幅千金價．誰知正之買山錢．安得長年看此畫．

瞻綠堂

我讀淇澳青琅竿．君子之節耐久看．森森綠玉鎖秋骨．蕭蕭青飆生夏寒．濟陽美人心不兢．作堂種竹風騷檻．鸞鳳飛翔松雪書．誰其銘者賢子敬．

還家示親友

去家一千五百日．兩膺朝命躋清秩．我生孤苦抱一誠．遠行不計多逢吉．舍舟邁陸鄉山近．紅葉黃花秋露遲．歸來相見親舊喜．夜聽燈火談京邑．玉堂南土幾人登．無陋方慚職纂述．拜罷松楸又趨出．上恩未報安敢逸．

趙敬叔所藏漢天馬蒲萄鏡

武皇求仙仍黷武．不顧赤子顛崖苦．金莖露滴秋風起．天馬西來渥洼水．魑魅百怪無逃容．神工獻技鍊青銅．鑄成明月飛當空．千年精魄淪土中．識者望氣如埋劍．取之持入閬王殿．兩鬮衣冠光閃電．茂陵尤物人間見．蛟龍盤拏吐雲雨．照君肝膽萬萬古．

秦元之所藏墨梅

我家江南萬山底．屋角梅花雪相似．暗香疏影黃昏月．小園風致極清美．邇來追逐玉堂仙．梅花不見今三年．羅浮翠羽空入夢．窮冬雪片飛娟娟．秦君好詩仍好畫．展卷坐我孤山下．素衣緇使京塵化．標格天然自瀟灑．華光妙與梅寫真．簡齋句法尤驚人．我今解官歸舊隱．長歌玉樹無邊春．

郭熙雪林曉霽

雪壓梅花無處覓．曉起乾坤同一色．漁父蓑寒理釣綸．老樵擔重折山屐．怪來爽氣軒眉宇．有懷往事填胸臆．千年勁節還漢使．半夜奇功縛吳賊．剡溪棹回清興盡．秦嶺雲横愁思極．梁園授簡賦先成．灞橋策驢詩獨得．擁衣侍立契窨竇．閉門高臥甘岑寂．想當盤礴心良苦．中藏此意無人識．郭熙能事亾異卒．萬里之勢歸咫尺．要知詩畫本一源．筆端須有千鈞力．

葛稚川移居圖

仙人夫婦清如冰．牛背穩坐兒女并．兩壺牽挽涉岡陵．兀然不廢看丹經．小童提攜擁前後．與囊劍佩收神鑪．狸奴雞犬盡同載．家具纖悉煩經營．人生飄飄無定止．稚川亦復勞其形．借問移居向何處．白雲流水萬山青．

瑞柳歌

兄弟初散柳彫零．兄弟復合柳亦榮．柳條弄色兄弟喜．青青上有枝連理．和氣致祥臻厥美．田家荊樹依稀似．陰陰濯秀春風饒．有耳勿聽淮南謠．詩人賦詠感物情．吳氏孝友聞上京．我願家家躬孝友．無惜行人攀瑞柳．

題張鍊師枯木竹石圖

洞府仙居森竹木．山陰之陽剡溪曲．千年老樹不知春．霹靂夜半龍起腹．冷風吹雨入叢篠．道人正把黃庭讀．黃庭讀罷風雨定．石根流水清如玉．平明騎鶴上青天．但見白雲滿空谷．

哀太師

自從天曆干戈起．四海一家如鼎沸．權奸竊弄貪天功．攀龍附鳳皆倒僭．海內蒼生望太平．鼎湖仙馭俄上昇．老虎未死人莫測．執扶日轂遲遲行．大夫當時秉大義．手挈神器親天位．爰立作相濟委寄．太師秦王勢盛熾．朝廷大權既已歸．斥賢用邪圖已私．變亂法度施橫政．賣官鬻獄誰敢非．王侯將相望塵拜．歌功頌德多豐碑．九重深拱方無爲．天下萬事由太師．起居玉食勝天上．生殺貴賤操主威．千兵萬馬常自衛．爪牙武士爭光輝．龍虎大符擅天寵．振古權臣無若斯．天變兵災何足恤．神人怨怒宗社危．綱常萬古不可絕．君臣之分不可越．近郊出獵果何謀．飛揚跋扈當車裂．一朝天子奮乾剛．下詔薄責流遠方．太陽杲杲冰山摧．凶徒惡黨潛逃藏．家財籍錄不勝計．石崇元載猶豪芒．德音誕聞天下喜．治道復還舊典章．嗚呼太師權勢如火滅．鼎覆餗兮車覆轍．作詩哀之戒後來．遺臭百世何爲哉．

苦寒行

至元四年冬仲月．朝朝水冰夜飛雪．山川萬物盡堅凝．羲御杳冥厚地裂．偃臥馬牛縮如蝟．士居寒向人處穴．江南文士官更寒．竈突無烟薪炭絕．髮梳脫落鬚髯折．口吻悲鳴心鬱結．賴有元戎時慰勞．新酒巨觥話吳越．安得凍解回春陽．萬物熙熙生煖熱．

月食遇雨詩

昔在唐元和中冬月遭食．玉川子盧仝再拜作詩賤．大吐胸臆怪怪奇奇不成句．屈曲聱牙口生棘．昌黎韓公豈効之．意欲潤色删厥辭．玉川卒與甘露禍．書生章甫何必效此奇．世人好怪厭平正．風雅寥寥失其所．凡遇月食輒吟咏．無不以盧仝爲祖．方今世平治．改紀仍至元．黎庶安康今五年．誠是至元之曾孫．是年己卯歲．六月十五夜．月當食．有常數．星官太史食厚祿．推測盡占步．布告中外滿京城．百司庶府咸設香火具．小兒敲月敲銅盆．街市鬧喧喧．仰頭但見滿天雲．不見月魄虧幾分．東南西北有神物．無路施功上青冥．安能用刑法．磔死蝦蟆精．夜深昏黑雨如注．溽蒸炎暑生涼氣．嘗聞日月食．陰翳不爲災．國家有道固如此．妖異衰．市人聞此言．開口笑哈哈．或疑上天公．諱疾忌醫深閟埋．日月出淤泂．化爲霖雨來．嗟乎天人之際誰能了．一場怪事無分曉．我作詩．殊近理．不効盧仝効韓子．

東坡載酒堂

儋州禿鬢東坡翁．平生自是人中龍．才高見忌時不容．暮年再斲鯨波風．南荒萬里懸孤忠．堂堂氣節世

所宗。中原消息誰其通。夢魂猶遶蓬萊宮。雷州別駕老更窮。瘴海相望雲重重。桄榔林麓荔子紅。眞一仙釀香浮濃。黎生父老欣奇逢。載酒登堂時一中。先生微醉春融融。人傳海外文益工。似與張蔡方登庸。萬事變滅如飛鴻。玉局歸老吾誰從。百年廢址深蒿蓬。彭侯佐州化時雍。作堂肖像追古蹤。春秋祀事報德豐。樂府新歌被蠻童。從此華夷風俗同。偉人世世祠蘇公。

七十吟

我生愚拙少孤苦。疾病仍多煩保乳。年壯志立超俗侶。獨好詩書力稽古。采芹泮水事遠遊。遂令二子持門戶。史館編摩凡幾載。歸老叨恩霈父母。豈知舊宅化桑麻。寓臥空山無伴侶。人生七十世稀有。今我已閱此寒暑。爲仁不富鄉黨忽。清節康強天所與。但得娛老堂三間。孫子綵衣華戲舞。純白道人七十吟。再作東湖風月主。

贈寫眞汪鏡湖

鏡湖流水涵秋清。照見萬物無逃形。懸知悟取金粟法。況乃家傳獨擅名。虎頭燕頷應不似。紫髯鐵面何莫英。善貌高僧說法相。巧模處士哦詩情。我本山林麋鹿姿。少時偶爲世網嬰。今歸田事閑暇。邂逅逢君眼輒青。欣然點綴寫我朽病骨。昂藏太瘦生。朱衣象簡差少貴。雪鬢霜髭老可憎。旁觀側目良咄咤。婦女失笑兒童驚。往年芝田被此藝。黃金堆屋官蓬瀛。君胡不往遊上京。上京此屋皆公卿。

春草曲

春風如水流。春草生芳洲。遊子有遠志。孝子無別愁。吁嗟孝子之儒美。不出庭闈牽甘旨。可憐遊子飛蓬似。春愁草綠千萬里。兒衣母線春風吹。春暉滿堂草菲菲。遊子歸來慈母喜。堦前鬪草看兒戲。

孝養歌示大兒

夫養父。婦養母。夫婦孝養今稀有。園池花竹娛老境。甘旨杯觴開笑口。夫夫婦婦一家範。子子孫孫百世守。木有根兮水有源。水流無盡木陰繁。白鹿峯頭飛白雲。隱居讀書思古人。

遊赤松

赤松樹下流丹泉。白石纖纖如羊眠。萬古山川獨神秀。二黃兄弟皆成仙。我來又値玄冬候。澗寒水落梅花瘦。野人應笑白頭新。羽士相逢青眼舊。焚香閉閣飯胡麻。留宿雲牕夜煮茶。約我春風二三月。小桃源裏看紅霞。

上都回

去時兩馬行遲遲。回時四騎如風馳。良友勗我廣險阻。不知漸老筋力衰。赤松風度鑾坡客。襄陽浩然愛哦詩。何仙笑談時絕倒。路人逢我呼長髯。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見今得窺。一朝風雨天莫測。泥塗爛熳衣淋漓。黃昏下馬投土室。蕭然煖榻舒四肢。五更睡熟又催起。此身安樂知何時。居庸山水新霽色。左右清景軒鬚眉。健德門前一杯酒。崎嶇已復還京師。長歌紀述上都回。聚散行心非人爲。

孫濟如懸梅

寫梅老手稱花光。誰其並者楊與湯。孫郎晚出亞三子。筆端造化分毫芒。澄心古紙生秀色。枝柯瘦硬骨老蒼。疏花冷蘂隨手出。直恐勾引蜂蝶狂。眼明見此橫斜影。鼻觀已作春風香。何妨尙玄不尙白。妙意有在終難忘。小牕棐几風日靜。坐令孤山歸草堂。是眞是畫莫生別。爲歌一曲傾一觴。

純白齋類稿卷之七

律詩

春遊三首

門掩青山靜。鶯啼白日長。滿壺攜醁蟻。在處賞春芳。樹擬行新影。花多散異香。余心有眞樂。豈學少年[狂]。

空谷窮幽討。深春少定期。澗花和露折。寺石帶雲欹。山煖獨聞麝。水清時見魚。吟成歸較晚。長嘯月明[初]。

古洞春香遠。尋芳步不停。崇桃薰眼醉。急瀑洗心醒。鷄睡石雲煖。馬嘶沙草青。誰家修竹好。幽戶隔花扃。

秋夜旅懷

棲棲何所慕。林暝鳥飛還。秋意水邊樹。鄉心雲外山。月寒知暑退。夜靜覺人閑。索索葉成語。西風滿竹關。

病中述懷

樂裏經營久。吟懷尙慨然。園池荒病日。草木厄饑年。梅逕落香雪。柳堤生煖烟。西湖春事好。那得理征船。

雨中臥病二首

雨腳何曾斷。簷花滴到明。水流床下出。雲自屋頭生。野港潮迷岸。村船直入城。民方病艱食。撫字可無情。

簷滴穿愁耳。蕭齋獨臥時。貧方奇善賈。病始憶良醫。市遠囊無藥。人癯鬢有絲。平生丈夫志。猿鶴豈能知。

再用韻答李仁伯二首

嵐雲山木暗。然雨石榴明。沙觜吹魚落。舟人看水生。烹茶驚困魅。呼酒破愁城。泥滑無來屐。翛然絕世情。

風雨無虛日。黃梅熟藪時。塵纓泉可濯。俗病竹難醫。蝸篆行科斗。蛛簷設網絲。小窗吟苦處。唯有故人知。

李息齋墨竹

今代湖州筆。渾無半點塵。霜竿餘老瘦。雨葉極清新。變化孫吳法。風流晉宋人。可能醫俗骨。莊氏此疑神。

送師古姪孫之杭

三酌陽關酒。臨分思黯然。寒燈欹客枕。瘦馬聳吟肩。木落江風外。潮生海月邊。孤山梅鶴在。爲我醉逋仙。

和許振古溪上晚晴

春寒花事晚。何處暢幽情。石雨苔紋積。沙風鳥篆平。山明雲有影。溪漫水無聲。夕照烟光紫。歸牛一笛橫。

和古學兄秋日山行

扶竹歷寒墟。幽尋靜者居。秋深山漸瘦。病減友仍疎。世網夢中鹿。天游濠上魚。黃花忽到眼。彭澤興何如。

對梅

坐聽觀復妙。搖落見孤芳。數點雪爭白。一枝春破荒。冰池沉瘦影。月屋老清香。與爾同枯槁。凝然到坐忘。

挽淩吉叟教授

惜甚雲霄志。傷哉露電身。青衫沾一命。黃壤閟千春。俸篤收書盡。家緣好客貧。茂才充貢者。寧復似斯人。

挽方存雅先生二首

平生山水屐。眉壽益詩昌。古意回風雅。清言越晉唐。仙華秋月冷。江浦夕雲荒。博士當銘筆。門人著狀〔光〕。

黍熟南朝夢。勳書但苦吟。一編風雨集。千載友朋心。猿鶴辭長往。湖山憶共臨。鄉閭遺老盡。清淚滿衣襟。

宿元符宮呈王牧齋宗師

草木皆仙氣。丹房閉寂寥。山高星斗近。洞閟水雲遙。夜醮鳴金磬。秋吟和玉簫。明朝騎鶴出。別館謁王喬。

冷泉亭得炎字

靜定燭豪纖。山僧看不厭。一泓澄碧冷。千古避朱炎。流出仙源遠。飛來佛國兼。香塵那有污。潤物本無嫌。

次韻閒鶴

歸到天津上。繁華一夢空。東西猶異產。南北豈同風。月冷依秦樹。雲晴遶漢宮。錦城歸去好。誰解駐春紅。

次韻先仲山過錢塘

禾黍遺千載。東南第一邦。望雲生海蜃。帶雨絕濤江。忘世浮鷗聚。留人語燕雙。君詩傳萬石。寸莛曷能撞。

和道心姪山居

高樹何能構。空濛漫白茅。水邊梅白處。霜後橘黃時。掃葉穿林遠。看雲坐石遲。清吟與微醉。此道卽軒羲。

挽王雪溪二首

臥病纔半日。遽作玉樓仙。對服成親疇。松棺製舉錢。謀生真泫露。取友獨忘年。遺稿如山積。兒孫豈解傳。

擾擾百年內。翩翩一夢中。有形均是幻。無色不歸空。老憶添詩債。逍遙策酒功。斯人今已矣。誰復與吾同。

長至

雲物有佳色。梅花何處香。乾坤回始泰。律呂動初陽。歸夢襟宵永。清愁又日長。遠遊成底事。兩鬢欲蒼蒼。

春日言歸

春色明宮柳。京華獨縕袍。雲霄崇世祿。蓴鬧聚時髦。有道貧方樂。無官歸亦高。光風滿天地。隨處可遊遨。

哀李清臣侍御

慷慨由中定。顛危見處眞。全生多失守。一死獨成仁。正氣扶皇極。忠風動紫宸。易名褒典在。千古勸爲臣。

寒食

花柳平原盛。提攜滿路傍。時思當火令。野祭哭春陽。裂紙標封冢。傾壺醉白楊。油然追遠意。吾亦念吾鄉。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二首

南下逢初暑。兼行帶曉星。雨雲垂野黑。水樹入船青。愁絕吟難就。涼生夢易醒。暫回風半度。灑酒乞江靈。

李海務和御史韻

魚貫帆檣集。郎君氣勢雄。河源晴易泄。水脈暮皆通。復此留終日。何煩得便風。所思歸越上。高臥白雲中。

挽胡石塘先生二首

久矣錢塘客。儒林志獨勤。力行修古道。邃學琢雄文。紘誦三年佐。聲名兩浙聞。凜然生氣在。尚想睡齊〔雲〕。

吾宗文學老。義氣晚彌剛。寄迹青氈宇。無心白玉堂。飲瓢甘菽水。易簀正冠裳。一葦靈輀遠。西江恨渺茫。

東昌道上

長河春欲暮。高柳綠成陰。野迥雞聲遠。沙虛馬迹深。南來雲潑墨。月出水浮金。此景憑誰繪。停橈付短吟。

過淮安

舊過淮安郡。風帆掛落暉。席偏坐不穩。岸轉去如飛。宿麥連雲秀。春花入夏稀。渡江知有日。浙水竟東歸。

姑蘇書所見

闔閭城最古。臺榭俯長川。水國船如屋。人家屋似船。扳罾黃鳥外。倚棹白鷗前。日暮與歌發。滄浪濯足眠。

挽劉師魯二首

學古成清隱。義冠似舊時。中興名將裔。盛世老儒師。騷雅詩千首。風流酒一巵。平生求益友。後死愧相知。

名滿江湖上。身居陋巷中。典刑存冠帶。冰雪貯心胸。高論驚流俗。雄文復古風。武林遺老盡。清淚滴秋空。

道館夜雨

道院吳山下。梅花歲事闌。人皆忙裏過。我獨靜中看。丹竈松雲暖。青燈竹雨寒。胎禽鳴夜半。有客夢長安。

挽揭曼碩學士二首

白首陪經幄。丹心侍玉除。兩朝儀夢奠。三史未成書。誠一宗君實。浮誇厭子虛。東南遺老盡。吾道竟何如。

清苦平生節。聲名夙有聞。朝廷方用老。翰苑久摛文。衰遇身難退。裁成志獨勤。坐隅聞鵩入。萬里哭秋雲。

春風軒爲蔡士安作二首

氣象脩虞在，徽和拂面吹。杏壇開講日，沂水詠歸時。簷靜草光合，簾虛花影移。乾坤生物意，能有幾人知。

近午看花柳，春風入草廬。坼他方長物，吹我讀殘書。富貴三生夢，中和一月居。微吟飲醇酒，半醉興何如。

逕心堂婺源汪氏

堂構佳山水，優游日醉吟。臨居增別業，逸老遂初心。亭館鶯花盛，園池竹樹深。平生樂志論，何必羨朝簪。

寓樂庵

花木饒重屋，雲烟含令委。鳥飛瞻廣宇，魚泳俯深池。秋月清吟夜，春風微醉時。此中千古意，寧許俗人知。

春日即事

京華寒食近，客思轉淒迷。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宮花紅影溼，野草綠痕齊。寂寞抄書坐，扃門到日西。

和王治書題道士幽居韻

幽居塵事遠，燕坐古松邊。劍氣衝丹室，琴聲落澗泉。春雲生白石，秋露洗青天。獨得山中樂，長年此學仙。

營中述懷

開國先鋒騎，屯耕古戰場。老儒甘寂寞，此地極淒涼。曉露凝沙白，秋雲覆草黃。更無人問字，終日面頹牆。

野甸寒威極，燒茅擁敗繒。慨能拔白髮，愁祇對青燈。雪夜一輪月，霜天萬木冰。越南歸路杳，清興不堪乘。

挽袁伯長學士二首

鯨吸朱提釀，龍吟綠綺琴。著書稽古學，掌制擅詞林。氣宇青天杳，淵源碧海深。斯人寧復見，淒斷越山陰。

孤舟歸鏡水，無復夢金鑾。古器雲雷富，高懷星斗寒。東南喪文獻，朝野哭衣冠。十載坐中客，驚呼涕淚酸。

送崔遜齋兵部奉祠還高麗

恩重君親報，唯知孝與忠。溫恭塵事外，出處貴時中。萬國衣冠會，三韓禮樂同。鴨江春水綠，朝日正生東。

和王繼學廉使樓上獨坐二首

千障烟雲溼，雙溪草樹長。平生耽水石，是處卜林塘。日靜清冰暑，春深白玉堂。當年門下客，復此獲徜徉。

退食看山坐，凭闌覓句時。晴天鴻去遠，春雨燕歸遲。山與和雲煮，江花帶石移。所欣公病減，物物詠新詩。

送方縣尹

百里子男國，松陽近古淳。飛鳧花縣曉，佩犢野田春。家富招名士，官清恤小民。京華歸夢遠，棠樹綠芳新。

挽宋正獻公誠甫二首

至治龍頭選，端爲天下奇。東曹持正議，西掖擅雄詞。吾道誠無間，同年匪獨私。新遷封馬鬣，揮淚讀銘碑。

苦學修清節，逢時道亦行。朝端儀典禮，海內仰聲名。宗伯方推轂，成均遽奠楹。易名虞祭畢，稽古極哀榮。

松巢

太古遺民在，巢居適所安。白雲封戶牖，青露滴衣冠。鶴夢三更寂，龍吟六月寒。幽棲無外慕，肯作大夫官。

端午饋題

老罷離騷讀，青銅雪鬢雙。久貧交易絕，多病酒難降。節物薰風館，歸心夜雨窗。當時蕭艾盛，吾欲觀瀟江。

挽許益之二首

講道宗濂洛，窮居樂孔顏。平生黃卷上，多病白雲間。嗣派歸東浙，傳衣自北山。丘園終不起，天爵貴聯班。

易簀驚鄉黨，東南喪碩師。化人唯篤敬，稽古獨精思。雲谷生徒散，河汾弟子悲。遺書應有託，千載耿光垂。

題清白泉亭

一酌泉清白，三年政善良。鑑明全體靜，物潤活流長。吳令今無忝，梅公古有光。作亭貽風烈，歌詠比甘棠。

除衛教

屯田營細柳，易水覓漁竿。白髮新文學，青衫舊史官。饑方謀飯足，老未脫氈寒。人道軍中樂，弦歌處處安。

挽馬伯庸中丞二首

稽古陳三策，窮源貫六經。文章宗館閣，禮樂著朝廷。執法頭先白，掄才眼更青。堂堂寧復見，老淚灑秋冥。

魁然成傑出，霄漢久翺翔。獨秉代言筆，頻修薦士章。苦心詩草在，雅志石田荒。夢冷淮南月，令人益慘傷。

聚星圖

矯矯陳荀氏，龍鸞子弟偕。軒居閑有適，尊俎靜無譁。天意分三國，星輝聚兩家。流傳好圖本，彷彿古烟霞。

中秋寓僧舍

西風吹客袂，堪笑此盤桓。萬古月長好，中秋人共看。明生虛室白，清入定僧寒。來歲知何處，禪房憶倚闌。

竹雨山房

古宅千竿竹，蕭蕭雨滿林。寒聲驚曙鶴，亂點溼歸禽。人語聲聽暗，泉流墨沼深。兒童游釣處，白首重追尋。

和治書題九成宮圖韻

九成清暑殿，華麗卽隋家。遺曲轉春鳥，殘碑塗暮鴉。天池涵日月，宮樹鎖雲霞。千古看圖畫，浮生豈有涯。

和治書題驪山宮圖韻

致理開元後，繁華孰與京。山頭會駐蹕，谷口未聞鶯。浴殿泉流煖，霓裳國勢傾。西歸眞幸日，揮淚獨淒清。

笑閑亭

結亭山水曲，此樂幾人知。一笑忘機久，長閑覺老遲。虎溪相送處，栗里獨吟時。會得其中意，春風滿酒巵。

智者寺二老亭

當年方外友，長此共登臨。二老遺風在，雙親古意深。澹忘經世念，靜見住山心。一段川雲樂，宗門有嗣音。

藏六處士

太極本無極，化生陰與陽。一從何處起，六向此中藏。白日龜齡永，青天鶴髮長。人心元有易，領會卽羲皇。

澹心齋

純玉寒潭碧，心源向此逢。千秋涵日月，一鏡照蛟龍。靜極天同體，澄虛物自容。邈哉川上老，末派永朝宗。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峯嶽趨東魯。騷壇事聚人。蠹堂金石奏。新廟豆籩陳。雲氣泰山曉。杏花沂水春。優哉游藝圃。復此訴通津。

黃脩卿同遊靈隱天竺

靈鷲飛來古。清遊興頗濃。泉音穿積石。雲影翳長松。好友常難約。高僧豈易逢。更尋天竺去。山水翠重重。

大駕還內

清暑還宮闕。靈源秋氣分。袞龍飛白日。天馬躡紅雲。鹵仗儀爭覩。簫韶奏總聞。都人增喜色。萬壽祝吾君。

木尚書普濟市居

黃鬚尚書老。厭居雜笑言。市朝忘隱顯。鐘鼓自晨昏。聽履多賓客。縣車盛子孫。西山時引睡。北海日盈尊。

和仲實韻

兩崖夾脩澗。亂石列千峯。形勝可強國。笑談能折衝。貴人常此過。隱士不曾逢。六月忽風雨。凄涼如早冬。

雲州

暑雨不時作。山流處處狂。牧羊沙草軟。秣馬地椒香。夜宿營氈暖。晨炊頓土房。雲州今又過。明日到灤陽。

李陵臺

西照荒臺遠。猶慚太史公。君恩如水覆。臣罪與天通。汗簡家聲墜。降旛士氣空。河梁他日別。淒斷牧羊風。

過青州呈丁幼度御史

一葦江湖上。誰占執法星。柔桑探遠綠。短髮雀機青。月照歸心折。風吹醉面醒。清時盡忠孝。不愧北山靈。

純白齋類稿卷之八

七言律詩

元會口號

大明元會肅朝儀。萬舞充庭翠袖低。千羽龍驚翔下上。衣冠鴛鷺列東西。星環黼座韶音振。日轉瑤階仗影齊。咫尺天顏知有喜。九重春色煥文奎。

天壽節和韻

曉開閶闔九重宵。仙仗繽紛擁旆旄。萬歲齊呼中嶽近。衆星環拱北辰高。日臨析木儀丹鳳。雲遶蓬萊醉碧桃。白髮詞臣同率舞。彤墀班末是青袍。

上巳從康里子淵拜魯國文貞公墓

宰木森森馬鬣封。肅然生敬若從公。漢廷儀表羣賢右。魯國衣冠百世崇。想見英靈環北極。永思時序鬱東風。我來陪拜增瞻仰。厚德清芳繼不窮。

王氏德符堂

高堂華扁記雄辭。善慶成功有所思。俛仰先人樹種處。徘徊使節過家時。綿綿瓜瓞深根蒂。鬱鬱槐陰茂

本枝。更喜校書天祿閣。青箱遠業付佳兒。

送余德撝南歸燎黃

聖恩深重勸臣休。喜拜春冰解去舟。隆碣穀登三品貴。鑾書光燭九原幽。外臺府肅觀風使。宗伯追榮列郡侯。此日更知公有子。燎黃纔了上瀛洲。

和馬伯庸同知貢舉試院記事

宗工碩彥列如鱗。半是先朝白髮郎。柱史獨遙評月旦。諫書猶上蕊天香。鶯儀夜靜奎明室。雁塔春深芳聚林。待士無慚龍虎榜。盛時一變古文章。

南宮樹棘闃瀟繙。周衛仍煩執戟郎。初聚五星紅燭影。纔分一夕繡衣香。義冠儼侍趨宸極。射策詳看近御牀。盛事流傳文治洽。銀臺通進少封章。

杜清碧思學齋

先生高尚芰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泉石洗心無別事。皇王經世有遺思。據梧朗詠秋清夜。隱几冥觀晝永時。求志獨脩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送王治書分臺上都二首

翠華巡幸度桑乾。萬騎如雲衛後先。北嶺高寒天氣別。南屏爽塏地形偏。熏風帳殿青冥上。微雪氈車白海邊。獻可從容惟覓句。繡衣元是玉堂仙。

臺端咫尺近天威。清漢星懸執法輝。夜靜周廬傳禁柝。暑清甲帳進宮衣。龍門曉日乘驄過。灤水秋風看鴈飛。想見從官多賦詠。時巡無逸諫書稀。

開府大宗師張公遊仙詞五首

羽服初歸虎豹關。貞姿秀骨動天顏。式昭聖眷風雲會。早著神功日月山。歷事五朝聞國論。載升一品冠仙班。詞臣像贊承恩詔。玄教宗風滿世間。

寶冠文物倍龍光。麈尾爐薰衆妙香。道贊有元宗教始。功扶詞漢正源長。至誠齋肅通宸極。重賜便蕃出尚方。濁世枇糠供掃盡。翩然驂鳳白雲鄉。

始終異數獨能全。玉印親承黼扆前。一代宗師百代祖。三分宰相七分仙。玄功有赫惟誠爾。大道無爲本自然。弟子得人光入室。顯揚嗣教永流傳。

開府榮名久且瞻。化爲清靜慰黎黔。持身約素損中損。照世煇煌謙外謙。芝圃春恬延瑞集。桂宮風肅致祠嚴。山中龍虎神仙宅。虹貫丹房冷玉蟾。

恣祀忠勤歲屢從。聖神誕育重遭逢。一編輔治傳黃石。千載真游繼赤松。但見仙人身化鶴。寧知老子道猶龍。江東會葬衣冠處。五鳳棲深草木濃。

和治書宋巽人韻

江西方士候都亭。迎笑天香滿袖雲。石室異書松下讀。竹齋清磬月中聞。青牛駕出飄仙氣。白鶴歸來語

夜分滄海蒼生均錫福，處魚飛泳總欣欣。

送王繼學江東廉使

宣城草木起清風，謝眺青山在眼中，赤壁仙人來海上，繡衣使者過江東。鷙鶚勁氣凌蒼栢，鳴鳳祥輝映碧桐。一道澄江如練靜，還朝仍作黑頭公。

蘇伯修滋溪書堂

曾過灤城有所思，溪光野色靜朝曦。三椽老屋藏緗帙，四世儒冠到繡衣。君子流風開遠業，史官直筆著清輝。試看燕趙多豪貴，金璧如山轉眼非。

送徐中孚祠武當歸桃源

白日飛光急景催，秦人避世古巖隈。霓旌絳節穿雲去，春水桃花出洞來。朝罷玉晨吹鳳管，讀殘黃老坐莓苔。長松樹下逢眞逸，笑說求仙海上回。

次韻治書題九成宮圖

冠山臺殿壓雲平，貞觀初降四海清。晝靜侍臣窺染翰，暑微宮女學吹笙。醴泉新爲祭華出，御榻長依紫氣横。可是丹青誇妙絕，至今殘刻價連城。

次韻治書題驪山宮圖

晚妝慵困内人催，幾度華清賜浴來。萬室笙歌連谷響，千門錦繡倚天開。傷心蜀道傳鈴曲，回首漁陽送鐵埃。莫說向來亡國恨，水光山色冷如灰。

送周本心修撰祠南嶽

紫烟縹緲御爐馨，萬里光華候使星。榕暗修途雙隻堠，花飛古驛短長亭。海濤日湧鯨波赤，衡嶽雲開石廩青。奇觀盡收還玉署，大顛有喜問生靈。

送史正翁嘉興經歷

萬里扁舟幾賦騷，蓬山不戀故人袍。賓筵但得蓴鱸美，幙府寧知案牘勞。澤國春波鴻去遠，華亭秋露鶴飛高。都門送別花如雪，使我歸心折大刀。

送王安道處州知事

馬行嶺嶠鬱嵯峨，倖舍民淳奈樂何。孔廟韓碑天下少，黄祠李篆洞中多。郡齋書靜依蒼栝，幕府風清泛碧荷。地近雁山堪吏隱，謝公屐齒在烟蘿。

送鄭彦禮同知

聲華先已播南雍，暫輒朝班赴治功。掌制昔居詞苑右，分符今與使君同。馬行石磴秋雲上，人在榕陰古木中。廉政歡謡民俗阜，絲綸還侍大明宮。

送唐梅宇眞人歸江陵

眞館承恩久服勞，翛然歸賦遠遊騷。九天星斗蒼龍佩，萬里烟霞紫鳳簫。苦竹泉傍祠老子，梅花宇下列

仙曹。明年我亦江湖去，何處相逢酒一瓢。

萬安寺觀習儀

衛士金吾衆梵宮，旌麾妍麗映寒空。儼陳元會千官肅，恭習朝儀萬國同。禮樂雍容全盛日，衣冠文雅太平風。小儒拭目還心醉，歸對書燈守歲窮。

聽琴

勇士軒昂馬赴敵，絲桐古意妙如何。高山流水知音少，飛絮浮雲變態多。三疊秋風巫峽雨，數聲落木洞庭波。請君試鼓陽春曲，坐使乾坤萬物和。

王氏自得山居用陳衆仲韻

高人情性愛吟詩，卜築山間樂四時。明月清風眞自得，白雲流水足深知。鳥鳴春意巖中樹，魚泳天光石上池。容膝隱居無限好，素衣化盡負幽期。

春闈對讀同趙子期黄子肅夜坐

卷束如山寒坐隅，通宵無寐亦良劬。雅文往往驚投璧，清論琅琅美貫珠。花眩眼明親蠟炬，聲乾舌本沃雲腴。朝來喜色逢春雨，襆被連牀二妙俱。

和虞學士讀廷對策玉堂有賦

直廬講卷有元臣，善沐恩波物候新。楊柳微風金闕曉，杏花初日玉堂春。檢書慶衍雍公澤，發策文明祏氏醇。燿燿天門龍虎榜，周家有世育深仁。

奉祠三朝御容

三祖皇靈儼若存，孝思時薦像臨軒。山河降準天威近，日月重瞳玉色溫。赫赫聖神開朔甸，明明英武拓中原。貽謀功德咸歌頌，獨有微臣愧討論。

題蘇郎中墓碑

蘇公敬嶽慶源長，偉績流傳在發揚。綵府平反疏枉濫，塞垣委積化饑荒。前朝事業今無及，班馬文章右有光。教子義方書滿屋，鯉庭史筆最稱良。

南城試院和王子肅韻二首

閱卷匆匆永夜過，風簾官燭淚流波。冥心學術蟠千古，快意詞源導九河。仙伯金華司梓籍，文儒玉潤粲鑾坡。春闈卻是龍飛榜，依舊燕臺得士多。

風簾光景莫慮過，變化鯤鵬北海波。但覺銜枚如赴敵，敢談辯口似懸河。點頭卷好逢宗匠，執法星明近諫坡。簾外官閑深院鎖，詩筒來往不嫌多。

試院和主文曾子翬僉院韻二首

輿賢求治萬方懷，千羽敷文舞兩階。宗伯牽先司主試，史官例得預掌差。天香縹緲來深院，燭影朦朧坐小齋。卻憶少年勤夜讀，山窗月下落松釵。

京尹輿賢禮素懷。崇階僚從人賓階。但聞計吏趨科選。無復行人說斷差。霜氣稜稜御史府。禮容穆穆太常齋。臨池筆法知何用。書榜縱橫折股釵。

試院和程厚甫韻

白袍吹送上青雲。幸會龍飛萬象新。君子揚庭鳴彩鳳。聖人在位見祥麟。諸公舊夢攀仙桂。獨我淸時起釣綸。遺逸更求科舉外。故應林下不逢人。

上京記行再賦居庸關

澗谷縈容兩軌行。全燕阨塞自天成。折衝險道四十里。制勝中原百萬兵。過者但知今北口。居人不識古長城。淸泉白石幽深處。暑氣絕無寒氣生。

龍門

龍門兩岸倚嶙巑。禹鑿神功壯九圍。日月東西自吞吐。乾坤南北總樞機。片雲作雨千峯暝。頃刻流泉百道飛。老病詞臣逢偉觀。吟鞭緩策不須揮。

灤陽七夕分韻靑字

家家綺席設中庭。兒女諠譁擁碧軿。天上機絲當七夕。河邊槎影會雙星。橫橫鵲背秋凝恨。窠結蛛絲夜乞靈。曉別西風洗車雨。龍沙漠漠遠山靑。

灤陽述懷

翰苑何曾紀聖謨。灤陽萬里一身孤。秋風起處黃榆落。夜雨壺時靑草枯。雪壓黑山屯戍幔。雲飛白海獵圍闕。廚車來往常親見。神武開基自古無。

再用韻答虞學士

稽古雄文自典謨。先生忠義立朝孤。秋生灤水情偏逸。爽入鼇峯思不枯。經世大書光制作。奎章諸老盛儔圖。峨峨山色靑長好。一任浮雲自有無。

三用韻答吳宗師見和

直筆從容告進謨。玉烟劍氣鶴飛孤。千年骨換丹砂熟。幾局殘棋白石枯。天上仙人承露掌。山中老子看雲圖。碧牕隱几淸秋日。萬籟蕭蕭聽到無。

四用韻贊虞公爲宗師書看雲記

八分古隸軼右謨。思入風雲態不孤。墨潤長驚雙鳳翥。筆乾時見一槎枯。諸儒灤水淸秋會。老子函關紫氣圖。自昔通家成故事。暇玄講易世間無。

龍虎臺

縹緲神京五彩邊。丕基開拓肇全燕。地形龍虎臺千尺。國勢山河卜萬年。畿甸周遭明日月。居庸險阨古風烟。都人長此迎宸蹕。滿路光中白雁前。

題鄭義門 幷序

鄭氏義門。旌表久矣。邇者余僉憲行部經過。大書東浙第一家五篆文以褒之。此觀風職也。助督造義門。獲拜期頤之老於林下。見其長幼有序。衣冠濟濟一家。三代之風也。嗚呼盛哉。輒賦近律一章以紀云。

相國鴻書護碧紗。鳳麟淵藪闕烟霞。南方禮義無多族。東浙衣冠第一家。天上經筵資檢討。里中文學被光華。觀風善俗加褒表。厚德淸芬豈有涯。

助告老南歸述懷一首因留別館閣諸公既承和章以爛其行而書鄙句於其端云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志。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太常博士古官職。贏得虛名遺子孫。

純白齋類稿卷之九

七言律詩

送簡秋碧管句還孔林

孔廟摧頹久不修。下僚銜命走神州。浮雲疊武斯文晦。殘照林亭古木秋。天縱聖人祠闕里。太平元士贊皇猷。聲飛改觀光鄒魯。金石鏘鏘頌德優。

和馬伯庸道宮夜坐

退食儀曹日影西。玄都下榻似仙棲。羽衣仙樂傾新曲。石鼎詩聯補舊題。火軟丹房溫柴蠹。酒消冰盌凍爽黎。道人靜聽尙書履。萬丈寒芒聚璧奎。

和趙秉彝夜坐見寄

北風朝暮撼松欞。詞客相過始醉醒。汲井屑冰敲碎玉。煮茶宿火撥殘星。愁吟寒凍書難好。倦臥氈寒夢易醒。無補明時嗟欲老。此身如鶴瘦伶俜。

次韻遂彥常遊江心寺

東甌山水勝他邦。突兀胸奇向此降。不使一塵生絕壑。長留一塔峙中江。月移松影橫虛室。潮漬苔花上

石幢。安得相逢共遊覽。浩歌醉倒玉瓶雙。

敬亭春雨樓爲楊學廉使賦

嵐氣山光接太空。詩樓新製擅江東。官居憲府雲霄上。人在敬亭春雨中。花木護寒陰漠漠。琴書生潤晚濛濛。千年謝李風流遠。一代聲名屬我公。

坐邀山色軒

高人拄笏澹忘形。賓接千峯主敬亭。排闥相看仙服碧。款門長對佛頭青。雨來送爽鳴瑤瑟。雲度飛陰臥玉瓶。獨攬光華成百詠。能令李白醉魂醒。

陪廉使遊昭山亭

宛陵春色有餘芳。出郭攜陰逸興長。雲樹深藏金刹古。山花時拂繡衣香。唐僧卓錫湧泉水。裴相讀書留草堂。休日從容陪勝賞。微吟淺陋不成章。

送蘇伯修分院上都

詞臣風踝更遷蓬。共沐恩波喜氣濃。下直錦袍淋馬酒。大酺氈帳割駝峯。白河秋早旌旗合。黑谷雲深劍佩重。想見翰林蘇應奉。樂章遙擬動天容。

送李仲甫應奉祠西蜀

詔選詞臣太白家。西馳代祀豈云勞。仙盤映日華峯峻。棧道緣雲劍閣高。中肅祠庭陳玉幣。前驅使節擁旌旄。還朝應爲扶衰老。卬竹過肩贈我操。

送蘇伯修南臺御史

九重明選英髦。豸角峨峨展素操。才學久居文館盛。聲名更入憲臺高。風霜總避新驄馬。冰雪相看古錦袍。建業青山真似洛。吾詢歷覽遍江皐。

送王君實西臺御史

經世書成煥璧奎。風清臺閣映金閨。佇期丹鳳鳴岐下。又見青驄到隴西。漢苑故基春樹遠。秦川平隔暮雲低。封章稍暇尋詩去。好在唐人向上題。

冬日書懷

天北雲容雪意稠。東風何日上歸舟。小兒鄉里嘗差發。老子京華尚滯留。道義事非一身貴。功名總是百年愁。平生有志成狂簡。堪笑還家已白頭。

秋月寒潭

一輪桂魄挂長川。百頃寒潭古岸邊。水影淨涵天上月。月光清徹水中天。洗空河漢秋無際。冷射蛟龍夜不眠。收取釣絲歸去好。三更冰雪滿漁船。

送周伯溫廣東僉事二首

詞林藝苑擅豪雄。異數升遷出帝衷。三載侍經環北極。一朝僉憲振南風。身居栢府冰霜上。恩入梅坡玉

雪中。未必羊城能久駐。青春有詔趁歸鴻。

過家綵服映朝紳。忠孝純全益顯親。祕殿結知聖天子。高堂喜動太夫人。威行風采搖山嶽。膽落奸貪泣鬼神。從此鵬摶知遠到。他年勳業畫麒麟。

王氏壽慶堂二首

舊隱蒼苔滿石田。使君家世本濂川。槐庭陰古多培德。荊樹花榮半學仙。錦水天風黃鶴外。綵衣春晝白雲邊。縣知慶壽堂中老。細酌流霞不計年。

風流江左故侯家。逸興超塵豈有涯。兩袖天香朝北極。一杯秋水醉南華。舊藏竹簡參黃石。新製萊衣翳碧霞。自古丹成由孝行。銀潢八月試乘槎。

太白樓

齊魯平原綠樹頭。登臨選覽慣風流。鑑湖一曲知章宅。濟水千年太白樓。宮錦酒酣飄逸氣。金鑾月落照清愁。自從采石騎鯨去。此地何人更唱酬。

送袁慶遠潮州經歷

嶺海崎嶇到揭陽。民風吏治獨稱良。學師趙子遊芹泮。廟祀韓公奠桂觴。幕府移文皷鍔靜。郡齋下榻茘蕉香。縣知晝諾今尤盛。千仞岡頭見鳳凰。

茶屋

武夷新採綠茸茸。滿院春香日正融。活乳自烹幽谷水。輕烟時颺落花風。醉欹紗帽扃雙戶。靜聽松濤起半空。喚醒玉川招陸羽。共排閶闔訴詩窮。

又詠

竹屋山房雅致幽。惠泉建茗灩春愁。柴門閉後俗客少。石鼎烹時道士留。苦入肝腸疑骨鯁。香回齒頰儘風流。北窗饜足供三碗。不羨人間萬戶侯。

賀天師禱雪靈應

綠章夜奏曉雲同。黃閣精誠已上通。龍虎千年傳祕授。乾坤一雪顯玄功。天花密散人心悅。陽氣潛回物象豐。爲報新春好消息。也知喜色動三宮。

賦喜白髮

舉世疑愁君獨喜。白紛固與歲寒期。陽春不化垂頭雪。清曉惟梳滿面絲。朝士鬢邊多爲爾。山人頭上半緣詩。今年我亦周花甲。正好銜杯介壽眉。

歸來漫題

燭燭冥鴻避網羅。征途歲月易消磨。故園安在黃花少。老友相看白髮多。司馬壯心事止是。淵明歸興欲如何。兒孫繞膝豐年喜。時醉新醪一浩歌。

追和宋鹹甫題蓬萊閣韻

長吟得句勝封侯．況是蓬萊閣上遊．萬壑飛流春雨足．千峯列笋曉雲收．山藏史册抽金匱．帝俗詞臣記玉樓．惟有留題在高處．緇衣無復繼風流．

壽吳宗師二首

孔李通家輔世長．兩都來往幾星霜．龍川曉屆迎天仗．鳳闕春朝侍玉皇．圖寫風雲千載會．鋪張道德九霄光．玄門殊絕無今古．壽祝山中一瓣香．

又詠

瑤池碩果蟠桃懸．南極光中親老仙．屈詘七旬又一歲．至元再紀方五年．鍊成丹火飛霜雪．看盡白雲上青天．縹緲仙家日月永．靈椿樹下錦溪邊．

宿智者草堂呈輝公

京國歸來訪舊朋．祇園樹下試閒行．青松夾道石雲冷．紅葉滿山秋雨晴．重到上方驚半世．清談良夜欲三更．新碑琬琰傳江左．師表禪規集大成．

送王溫夫宣城教授

東晉樓被過江東．師範宣城道最隆．禮樂絃歌千里化．衣冠文物六朝風．褒休綠野開禪苑．謝朓青山繞預宮．會見聲華騰憲府．相思回首暮雲中．

濟州阻水

梧葉初飄暑氣殘．任城留滯過中元．風雷又送他山雨．川瀆方增會水源．天井千艘交攬繫．斗門三峽怒濤翻．常時灑涸今彌漫．危坐船牕看浪痕．

括蒼道中

層巒霧氣午纔收．蒼壁飛雲古木秋．馮嶺危盤九天上．劉山將絕萬峯頭．結茅成屋依巖穴．壘石爲田繞澗流．未必居人識幽趣．長令行旅似清遊．

送于壽道知婺源州

分符出守向星源．竹馬郊迎二月春．共仰高科推國士．獨持廉節化州民．香凝燕寢黃堂靜．伎引熊軒阜蓋新．朱子故鄉山水窟．豈無遺逸白頭人．

范文正公忠烈廟

萬石叢生泉一源．太平香火獨長存．西邊事業歸青史．先世英靈臥白雲．義廩久肥吳下族．孝祠遙省洛中壝．我來景仰懷忠烈．幾度徘徊到夕曛．

嘉樹軒

昔人種德百年期．嘉樹深根鬱盛時．蘼蘼當軒觸秀色．森森遶舍沐華滋．閒階鶴下鳴陰逕．空谷鶯來語晝遲．曠賦角弓勤頌美．無忘封植有遐思．

送上官來復祠嶽瀆名山

翩翩蘐佩兩瞻青．袖有天香筆有靈．上應星辰馳使節．遠窮海嶽禮祠庭．四方樂歲祈民福．萬壽長春錫帝齡．開暇題詩尋勝侶．山陰重寫換鵝經．

李氏遺經閣

乾淳殘刻護神靈．華構崢嶸接鯉庭．易代文明三建閣．承家業廣一遺經．鄴侯齋讀垂籤白．宅相新休照汗青．學自五峯傳統緒．湖南章甫盛儀刑．

寄陳玉林鍊師

羽衣道士識重瞳．冠劍芒寒星斗胸．赤壁月華驚夢鶴．蓬萊雲氣護飛龍．新宮突兀三清殿．故國蒼茫六代松．忽憶舊遊今白髮．何期再聽蔣山鐘．

和王君實員外巡山韻

元臣執政肅留都．小隊巡山近旬初．曉月旌旗穿水國．秋風劍佩入林居．社公酒熟田間醉．朝士詩成石上書．白髮史官遲外補．此生猶負氣凌虛．

送謝堯章

青冥無路志多違．金谷冰山亦易非．萬里天風雙鬢老．五湖秋水一帆歸．東籬菊花古來好．澤國鱸魚今正肥．羨子東書尋故隱．長松巢上看雲飛．

州先主廟

先主故鄉今涿郡．我行其野慨英雄．猶存古廟龍顏異．無復高桑葆羽同．西蜀偏安村諸葛．東吳遺恨失關公．漢家正統終然在．千載神遊師沛豐．

送蘇伯修淮東廉使

觀風使者輟朝紳．張祖都門柳色新．玉節光寒淮海月．瓊花香老繡衣春．帳餞文獻傳家學．山嶽威名重吏虔．有美皐華臨遣意．澄清一道悅吾民．

壺天 爲謝堯章作

古壺空中納九州．誰能從我事遨遊．好謀莫作商人喜．知命長懷杞國憂．百萬髑髏同旦暮．大千野馬自春秋．何當造次發吾覆．莊列驚猜讓一頭．

高氏四景亭

冉冉年光鬢易星．太行山色滿虛欞．野花流水春雲白．佳木繁陰曉日青．神菊閑官吟竹屋．愛梅處士倚松亭．人生適興須行樂．萬事無過酒一瓶．

雨竹山房

山房舊隱種琅玕．豐雨鏘鳴古佩珊．入戶清音閑自聽．映牕秀色靜相看．翠搖煙潑琴栽慢．玉立娟娟鶴羽寒．三世對牀書滿屋．幾回吟罷獨凭欄．

東平段千戶挽詩

太尉名家魯國英。賓兼文武識高明。雲飛紫塞朝橫槊。水落黃河夜渡兵。四十九年如大夢。百千萬劫悟無生。郎君惟肯能傳業。何止遺芳在柳營。

寄題留樓閣

龍泉爽氣干牛斗。處士幽居意自閑。高閣臥雲超物表。古樓流水寄人間。罔疑星石千年在。曾泛天河萬里還。不用城都重訪卜。此生眞遯好溪山。

送太里蔣良軒赴闕

遼遼故人上帝臺。臨歧握手摠堪哀。長亭細雨沾行旆。鄉道飛花換酒杯。萬里蒼生待霖雨。九重明主惜賢才。誰知此去承恩後。故國成瞻衣錦回。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

七言律詩

中秋月

冰鏡團團掛碧空。山河大地影朦朧。中秋明月年年好。萬里淸光處處同。泰華蓮花凋玉露。廣寒桂樹起金風。明朝塵世那堪說。但見童顏變老翁。

上享太廟禮成

太乙鉤陳盛羽儀。躬祠淸廟早冬時。親將册謚崇徽號。龔定工歌儼孝思。穆穆降升三后假。洋洋左右百靈熙。明朝法駕還宮後。民望恩波四海垂。

送鄒伯溫御史

國學師模舊浩然。臺綱扶植賴忠賢。一封直氣横霄漢。百世高名天下傳。剛介獨鳴能決去。奸諛內愧豈安眠。要令宗社斯文重。砥柱中流障百川。

梅所

竹外橫斜野水濱。歲寒何處識吾眞。疊烟藏雨面如玉。雪谷冰崖身是春。東閣巡簷嗜眼舊。西湖傾蓋白

頭新。光風霽月梅花所。盡屬當年上國賓。

再調編修

山野逢時久治安。曾經執筆遠遊觀。一生淸苦惟文學。十載迂迴復史官。白髮方新銀海眩。靑衫依舊玉堂寒。老來未遂歸田計。換骨猶遲九轉丹。

沙河舟中

夜來好雨潤桑麻。綠暗園林去路賒。天上雲衣變蒼狗。水中日影動金蛇。老吟苦處愁爲客。春睡濃時夢到家。漸近淮鄕風物美。楊州准擬看瓊花。

過京口有懷先兄淮海山長

淮海向時曾對榻。江流浩浩莫窮源。金山骨立成焦土。瓜步潮平沒舊痕。萬里孤飛鴻雁落。百年有感鶺鴒原。禪宮劫火生悽愴。憶共登臨更斷魂。

挽王繼學中丞

玉堂揮翰瀉珠璣。家學光華世所稀。但覺高才無滯事。安知平地有危機。妙年臺閣祥麟出。晚節江淮退鷁飛。惆悵百年曾莫贖。生芻一束淚沾衣。

又

平生忠耿豈消磨。報國當時薦士多。烏府風淸中執法。鳳池日永載賡歌。人間富貴如春夢。海外文章似老坡。慚愧白頭門下客。傷心無復聽鳴珂。

壽吳宗師

蓬萊深處老仙卿。閒看飛雲眼更明。此日廣成千歲壽。明朝太極一陽生。玄功無迹非常道。造物同遊不世情。晚築瑤池靑鳥下。天風吹徹紫鸞笙。

南郊大禮慶成

齋宮至敬格穹玄。輿璧鳴韶達燎烟。萬世配郊尊聖祖。一人端冕對昊天。旂常婀娜三光會。雲漢昭回五色連。海內歡心成大禮。恩波同沐慶堯年。

題丁元善陽明樓

陽明福地神仙宅。縹緲樓居鎖翠微。瑤草長松凝古雪。桃花流水駐春暉。黃庭已換籠鵝去。華表方看獨鶴歸。人世千年一彈指。蓬萊淸淺是耶非。

送高承之赴崇政巡檢

初試朝衫剪綠羅。蘭亭回首舊絃歌。且騎擒賊將軍馬。休換書經道士鵝。雁蕩雲飛山有澤。龍湫日靜海無波。太平時世官偏好。崇政安居樂意多。

中秋宿中山値雨

擇吉相期出國都。事知遇雨昧良圖。馬行不穩人頻險。泥陷方深路轉迂。易水蓋寒雲氣重。中山秋半月

光無明飄局甞燕南道。更苦淋漓到日晡。

和趙子期侍郎延春晚直韻

曉開閶闔日華東。入直承恩傍袞龍。水淺御溝生薄凍。霜嚴宮樹脫初冬。立朝正色陪前栢。報國丹心石
上松。衆在濟時方向用。願言卽取富民封。

春闈簾外紀事

南宮會試集羣英。簾外官曹職掌輕。對讀文場四君子。監臨筆吏二先生。迎朝廬食惟慚色。長晝高談起
笑聲。鎖院若開星散後。他年莫忘此時情。

和葉敬常危大樸同遊四明東湖

連璧聯頭尉有光。東湖勝概甲吾鄉。靑山帶雨秋偏早。積水生陰夏自涼。太史方紬蘭閣祕。老儒深炷古
爾香。承宣安得如前輩。澤及斯民百世長。

除夕偶成

節物紛華除夕至。嗟余幾見客京城。身輕謝事無官責。年老還家有子迎。叢陌稽丘連夜飲。朱門爆竹半
空鳴。歲寒固守淸貧樂。窮鬼年年逐不行。

寄題雪堂重建

東坡遺迹久荒蕪。遷僻名高寂寞濱。竹院再營新繪畫。海棠重發舊時春。一樽風月超前古。兩賦文章絕
後塵。安得登臨拜公像。江波浩蕩白鷗馴。

赤松宮

萬樹烟霞一水迂。叱羊福地卽蓬壺。林泉松石到今別。兄弟神仙自古無。山骨苔蒼長是潤。巖腰芝草不
骨枯。桃源小有更奇絕。鐵笛數聲秋月孤。

智者寺

古木寒流物外心。赤松智者獨登臨。草堂訪舊隔存沒。禪院鐘空無古今。石徑嵌巖黃葉積。林亭窈窕白
雲深。嗟予老矣無他念。洗耳靈源聽法音。

虎丘寺

海湧峯巔萬壑冰。虎丘奇觀列仙靈。劍光蕩漾沉寒水。塔影層層上小屏。蘇子題詩山亦喜。生公說法石
曾聽。小吳軒上一長嘯。極目平原禾黍靑。

送嚴子山平章赴杭省

公卿祖席上東門。花柳芳菲氣始溫。綴侍經筵辭禁署。分持鈞軸鎭雄藩。湖山日靜居民樂。江海春深品
物繁。丕振儒風資治道。芟除蕭艾長蘭蓀。

又

德厚才弘簡上知。冰淸玉潔映黃扉。詞林載筆眞無忝。相業傳家更有輝。野渡潮平舟楫濟。新堤沙軟旆

旌飛。東南父老勤瞻佇。爾爲疲氓斡化機。

始皇

雄雖才略亦雄哉。六合爲家席卷來。函谷出師從約散。驪山築苑後人哀。可憐萬世帝王業。祗換一坑儒
士灰。稱杜中車幾不免。沙丘同載鮑魚回。

長城公

三閣飄香樂意濃。賦詩酣飲謝春風。金陵王氣六朝盡。玉樹庭花一曲終。門外干戈南北混。井間嬪御死
生同。他年親上東封表。卻在開皇宇宙中。

明皇

一曲霓裳四海危。禍胎寫洗錦繃兒。豈知勸政開元日。翻作荒游天寶時。九廟崇虛慚父老。六軍駐馬怨
蛾眉。間關蜀道歸來後。南內淒涼更可悲。

子房

一擊豪揮博浪中。韓讎未報氣如虹。運籌坡下烏騅逝。留謝鴻門玉斗空。取履早師黃石老。定儲晚致紫
芝翁。功成卻棄人間事。長使英雄仰素風。

蓮花

隔岸新妝笑淺紗。香風淸遠屬詩家。留侯雅稱婦人貌。茂叔深知君子花。羣淨秋波千柄玉。紅酣落日一
川霞。蘭舟桂楫紛紛去。儘聽吳歌宿若耶。

七夕

靈鵲成橋夜未央。佳期萬古最難忘。人間漫道經年別。天上祗如一日長。玉果蛛絲傳巧意。銀河鳳駕碾
秋光。歸時不似來時好。淚溼鮫綃雲霧裳。

寒食西湖上分韻得聲字

湖光瀲灩雨初晴。喜對良辰更合并。柳絮暖風吹釣影。梨花寒食起簫聲。吟成見竹敲門看。酒渴思茶入
寺行。薄暮歸來忘息火。客懷猶理讀書檠。

和方詔卿遊涵碧韻

拂袖高吟夢得詩。綠探陳迹扣林扉。古亭禪刹自興廢。野水閑雲無是非。一沼淨沉秋樹影。數峯長帶夕
陽暉。風流縣令今何在。惟有蒼苔滿釣磯。

和葛介軒對雨

積雨終風八表昏。簷牙衝溼燕飛回。滿池芳草夢初覺。一徑落花門不開。春事從教隨雨盡。老容暗髮添
愁來。我今祗作歸田計。門外鷗鷺莫浪猜。

歸悅庵

雨後尋僧到上方。松風吹聲道衣涼。四簷蒼樹綠陰合。一榻閑雲淸晝長。竹屋鳴琴連谷響。山泉洗鼎入

池香。微驚猿狖攀蘿出。隔水紛紛盧橘黃。

寒食雪寄葛介軒

僧儀東風禁火天。春寒積雨興蕭然。安貧羞乞墦間祭。追養力耕綿上田。滿地飛花猶見雪。千門插柳已
籠烟。鴈公上塚歸來後。應採新茶試石泉。

和師古姪孫遊禪智寺

竹院松門風自開。聲殘幽鳥下生臺。懸崖瀑近喧淸晝。壞壁詩昏長綠苔。花柳盛時春易老。山林好處客
稀來。攜觴野飲疎狂甚。秪恐巖棲隱者猜。

同李此竹遊西明巖

𨶹𨶹鞍騎入林幽。落照西明轉眼愁。同社已非一日約。仙巖方作片時遊。靑枝露下雲堆暝。黃葉風高石
室秋。安得春天御來此。臥看飛瀑瀉山頭。

贈閑雲屋長老

古衲龐眉棲北山。山中來往盡名賓。蘇仙解帶施元老。韓子留衣別太顚。鐵媛蓉峯春覓句。雲寒竹屋夜
安禪。何時卻入東林社。小結茅茨傍鹿田。

寄澹圭杜隱士

先生高尙製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泉石洗心無別事。皇王經世有遺思。據梧朗詠秋淸景。隱几冥觀晝
詠時。立志獨修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禹廟

陵廟丹靑樹篆文。梅梁窆石背人言。千年濬瀆神功在。三代衣冠古塚存。日落鏡湖春水遠。雨來秦望野
雲昏。憑高一覽桑田闊。空翠山霏滿寺門。

水北山房

水北山房處士廬。松篁蕭爽興何如。汲泉自試烹茶鼎。眠石常攜種樹書。碧色映窗新草長。紅芳被徑落
花初。幽深不減東西瀼。澗底瓜畦手自鋤。

寄桑里蔣良軒

故家喬本寓鶯遷。危坐談經思湧泉。竹徑乘靑春有主。草庭交翠意無邊。夜來風雨思重念。處世參商各
一天。小子學詩興感慨。蓼莪讀罷欲潸然。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蔣山

鍾阜龍蟠自古今。寶公塔畔足幽尋。穿雲碧溜寒聲細。夾道蒼髯古意深。千載有懷窮澗壑。幾人無愧老
山林。齊梁遺跡多蕪沒。聊把閑愁入醉吟。

寄古學兄

東望南徐即故鄕。寒氈困坐晝初長。池塘有夢生春草。風雨何時對夜牀。空巷燕歸迎客靜。層宮花發惱
人香。登臨曾有書來約。綠淨秦淮正可航。

金山寺

浄棹乘輿到金山。樓閣耽耽榜偉觀。呑海江光明法界。過灘帆影落僧闌。靑銅磨月秋偏早。白雪翻空夏
亦寒。長嘯天風來萬里。登臨無復泣南冠。

送張鵬飛僉事福建

冰壺玉節氣英英。正快扶搖九萬程。攬轡慨然新臬事。埋輪籍甚舊家聲。搴雲暮捲三山碧。閩海秋澄一

道積。風采從茲殊俗震。老榕陰裏遍巡行。

次韻楊友直遊茅山

雨過三茅翠滴衣。冰壺高士入山時。翻思塵世千年事。未了仙家一局棋。寶劍飛空丹化久。秋雲滿地鶴歸遲。洞門不鎖天壇靜。鳳管時將月下吹。

送趙伯升江東照磨

風憲用儒吾道盛。蕭然琴鶴是行裝。昔聞洛水羅滇石。今見鍾山起趙楊。十載黃塵烏帽影。一朝冰鏡玉壺光。公閒笑傲宣城上。疊嶂雙溪入錦囊。

送鳳山講主歸天竺

道人說法寶花零。照夜摩尼濁水澄。衲惹天香辭玉陛。錫飛空影過金陵。譯經三藏見真性。衣錦萬迴真異能。我亦從來世緣淺。願參巾履躡崚嶒。

古學兄自京口至蔣甥教授自廬州至不期而會是夕大雪

家山何在久飄蓬。兀坐寒齋歲又窮。兄弟舅甥千里隔。江湖風雪一宵同。舉觴痛飲消愁外。秉燭相看似夢中。明日不堪回首處。孤雲依舊在江東。

春雪

青雨纖纖長麥苗。翻成六出舞春霄。模糊柳眼輕難積。點綴花房暖易消。雲暝長途隨馬去。風迴畫幌逐人飄。臘前賦瑞連牀樂。此夕寒齋始寂寥。

玉晨觀

三茅山下玉晨觀。陶許玄風古道場。仙檜千年閱晉宋。丹泉二井分陰陽。烟浮石鼎塵紗碧。雲鎖靈壇秋藥黃。過客徘徊不能去。殘碑斷碣滿長廊。

虎丘寺

闔閭荒塚鹿麋遊。化作蓮宮跨碧湫。海氣潛通龍躍劍。金精祕雅虎蹲丘。陰風颯颯雙崖古。白日寥寥萬木秋。說法道人無復見。空餘華石臥山頭。

看山水

浮空積翠弄烟霞。能事丹青屬意賒。野水碧澄涵釣艇。秋林黃落見人家。豈無佛客思尋菜。亦有閑官採菊花。真似坐餘嚴壑裏。不知漂泊在京華。

和袁伯長韻送繼學伯庸赴上都四首

紫薇朝雨浮胭脂。玉署深深弱柳垂。書法謹嚴當載筆。家聲烜弈在論思。瀛州易縱青冥轡。人世難酬白雪詞。感蹕年年九天上。微涼殿閣載賡時。

江海洄源正瀰漫。南屏老翠走回看。花驄蹴踏霜消蕊。宮錦淋漓酒吸乾。鑾披承恩揮寶札。駝峯沾賜出冰盤。英才得展當年治。誰說冷官魚上竿。

清署宮衣疊雪脂。上京雨露故多垂。人間炎赫無因到。天上高寒有所思。內府舊傳廷對策。教坊新被雅歌詞。由來勳業須青鬢。二妙風流擅一時。

居庸關外陰漫漫。異境蕭條拄笏看。沙草低風泉韻咽。嶺雲開日露華乾。天閑鳳臆三千匹。世路羊腸百八盤。想見玉堂多盛集。宿酲晞起日三竿。

次韻楊友直偶作

萬事紛紛歸去休。採山釣水卽良謀。青衫不直田園樂。白屋那關時世憂。壯志奈何成濩落。殘年如此愧淹留。會當共解牛車去。卻泛春江樹杪舟。

和閒閒真人悼鶴

胎禽住世不知年。真逸成功獨爾憐。華表留聲終解化。浮丘相法豈虛傳。舊乘羽服空軒蓋。新葬銘章有藁田。惆悵碧聰觀易罷。祇騎一隻上寥天。

和道心姪遣興

高人自得丘園趣。何用腰金束九環。宿雨乾時耕白水。春雲香處斷青山。東林淨社形骸外。西洛耆英伯仲間。記取清明時節好。相逢莫放酒杯閑。

赴美化書院別親友

遍參名勝走黃埃。俛仰京華一夢回。此日東書遊美化。當時薦稿上清臺。飢寒但得無迎送。地近何妨數往來。自笑半生成濩落。猶期教育見英才。

送黨仲禮赴察院

三策淵源濟世才。簡書嚴肅震風雷。分司歷遍東西浙。直劍遷升內外臺。八詠溪雲愁易別。半山松月候重來。交遊袞袞登清要。誰念寒儒困草萊。

遊小赤壁

釣磯彷彿壘西邊。羞想英雄一慨然。崖谷空鐫小赤壁。文章誰續老坡仙。落星久化山頭石。孤月長懸水底天。此夕舟遊殊勝絕。惜無佳句與人傳。

新試院

宰臣屬意搆鄉闈。輪奐翬飛土木奇。欲為清朝羅俊士。豈於華屋計崇貲。豐碑外樹陳王道。高閣中嚴奉聖師。會見秋風燈火夕。朱衣暗點校文時。

西山晚歸

金剎紛紛壓翠微。瘦藤扶我試蹤躋。清時更覺湖山好。樂意極知魚鳥閑。西浦新鴻秋水外。南朝古木夕陽間。逢人為問歸何晚。笑答幽尋上筵還。

訪孫幹卿州判

元夕持螯酒興濃。喜君夙昔志豪雄。相思京國十年外。再會江陰一夢中。輿誦安恬循吏化。家傳清白古

人風.功名事業從玆始.不與齊梁競仕同.

效侯艮齋諸晉一律體贈幹卿

荆州儉德似羔羊.廉幹聲名日播揚.偃臥獨憐吟夜永.勝遊同約踏春陽.賞心貪覩臨江淸.快意風濤樓海洋.今古無窮詩酒興.此生隨地得徜徉.

多景樓

來往南徐又十秋.人逢好景易生愁.驚心鴻雁飛孤影.滿眼江山儘舊遊.雲淨金焦浮碧玉.雪消吳蜀漲春流.文章未了相如再.志獨長風萬里舟.

三月廿八日喜雨

久旱山川徧禱祠.翠華徐動北巡時.俄瞻萬里風雲合.沛作一天甘雨垂.爽澈飛埃泥沒馬.潤流枯壑水浮龜.輿情鼓舞均霑被.想見行宮進壽卮.

讀文山集

學問淵源見性眞.志扶傾廈不逢辰.少時大策魁多士.晚節忠風愧幾人.亟上封章誅嬖倖.肯回直筆竄權臣.遺文字字英靈氣.玉潔珠光萬古新.

和李息齋留別南歸

瀛廷耆俊愛桐鄉.聽唱驪駒抑更揚.祖帳都門華蓋遼.歸驂江路白雲長.平山楊柳□□□.□□蓮花入酒香.一代幾人如此老.淮南草木□□□.

壯日勤勞獨篤鄉.于今歸夢有荆揚.名高藝圃承恩重.貴極傳神拂世長.靜几蒲團依白傳.薰風竹簟趁賓香.玉堂回首如天上.離菊江梅共耿光.

和張希孟學士拜命不赴四首

人生適意早歸來.日日杯觴笑口開.雲谷長歌招隱曲.玉堂空避謫仙才.子房素志惟松石.仲蔚高居正草萊.馬上朝雞骨慣聽.故應無夢到鸞臺.

孤雲野鶴本情親.詩酒生涯樂更眞.已屬諸公行治道.獨容老子作閑人.琴樽夜醉華峯月.杖屨朝吟濟水春.心與海翁同一靜.烟波浩蕩白鷗馴.

脫卻朝衣事再來.竹窻松戶傍巖開.但從林下得幽趣.不管人間論逸才.夜雪釣絲西澗玉.春風履齒北山萊.相逢採藥老仙侶.淸嘯時聞月滿臺.

勇退孤風孰可親.笑談吾自愛吾眞.百年勝事無多日.一代高名有幾人.茶竈棋枰消永夏.酒瓢詩卷樂餘春.門前客散張羅地.花落閑庭鳥雀馴.

淮安忠武王祠

丞相祠堂又一新.翠飛金碧耀麒麟.故郊尙想屯師日.遺老猶談誤國人.泥路迎降歸孺子.江潮失候避元臣.豐功偉烈英靈在.廟食千秋福我民.

松竹軒

松竹軒開絕世氛.鈞天九奏靜中聞.山林獨立蒼髯叟.冰雪相看直節君.夭矯拏空龍作雨.參差鳴玉鳳棲雲.千年化石須臾事.刻遍琅玕古篆文.

賀歐陽圭齋除翰林承旨

廬陵居士後來身.衡嶽湘潭萬古春.江表名流知幾輩.翰林極品見三人.綸言播告金鑾舊.史事裁成玉帶新.一代宗工方倚注.未容蘇棹五湖濱.

試院和寮士安韻

科場得失有神司.爲國求才孰敢私.三日文鋒雷動處.五星熠燿夜深時.公心明鏡持衡直.老眼昏花讀卷遲.桂籍廣寒先已定.不由天命卻由誰.

送王公儼代祠南鎭

天香玉帛禮祠庭.原隰皇華候使星.弭節雲門探禹穴.榜舟鏡水訪蘭亭.梅梁廟古苔衣綠.石室書殘草帶靑.應向山陰尋故宅.興懷重寫換鵝經.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志.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晚香存.太常博士古官職.贏得虛名遺子孫.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二

五言排律

壽柳道傳博士廿韻

昌運通神嶽.長庚應吉占.仙華巍峯峙.江浦潤漸漸.間氣鍾名世.奎光燭書簷.宅心推廣大.成德本沉潛.啓下傳宗遠.河東問學兼.修辭精以密.稽古博而嚴.脫穎非常調.彈冠距久淹.笑談春入坐.吟諷月窺簾.考試文丕變.分庠教不厭.容臺儀有據.淸廟器無嫌.積累培良厚.操持取甚廉.銘章垂竹帛.論筆卻金鎌.朝帖收佳譽.恩波喜沛沾.仲秋當吉月.湛露沐威炎.桂馥冰盤爽.松聲壽斝添.鶯坡方直上.鳩杖未須拈.海衆香堪剝.蟠桃味正甜.水蒼新玉佩.緗綵舊牙籤.旋逈躋華要.寧容卽退恬.太平資潤色.里閈極榮瞻.

壽吳閒宗師

瀛海仙源遠.崆峒道運長.眞人膺代出.大道翼時康.教雨師門潤.宗風祖德光.讓流吳子國.慶衍蓋公堂.崇祀精禋遠.迎年樂未央.太玄由我老.永命贊吾皇.忠孝承殊渥.勳庸表異章.蓮山遊縹緲.弱水濟汪洋.華旦開千祀.崇朝轉一陽.羽儀眞肅肅.霞服偉煌煌.淸奏聞天上.黃封酌帝傍.龜麟呈瑞節.龍虎衛靈場.瑤圃羣仙集.冰壺百怪藏.大椿齡益茂.古櫟壽彌昌.期棗仍多實.蟠桃又再嘗.朋聞歸衆妙.一一見眞常.

驂刼處無烝.長生道德香.支都蕭爽地.笙鶴永翺翔.

壽高伯庸學士廿韻

嶽瀆神光降.乾坤爽氣浮.偉人驚間出.昭代獲旁求.應詔高科始.揚庭大寶優.華登文翰閣.頭擢法冠儔.
天下無多士.朝端第一流.抗章彈老鳳.乘興狎輕鷗.耕釣嬀三楚.聲名播九州.高吟淮海月.清嘯石田秋.
宣室趨前席.承明厭舊遊.四人寧避漢.二老已歸周.載筆銘鐘鼎.談經侍冕旒.青宮資善翊.黄屋訪洪疇.
捐馬淋袍錦.闌龍沃賜甌.發風洄大雅.稽古耀前修.華旦初逢臘.遐齡曷計籌.俗憐青眼顧.恩重赤心投.
龜忌春長好.虹光夜不收.玉堂眞學士.碧海古瀛州.仙叢香拱劍.蟠桃味欲偸.壽祺齊廣老.文統接韓歐.

和王治書題商學士山水十韻

盛時宗翰墨.學士擅丹青.逸興開山水.高名仰日星.樵斤空谷應.漁網暮潭腥.晴塢雲無迹.寒崖樹有靈.
幽篁奇石瘦.野蔓怪花馨.猿鳥林間見.舟車水際停.齊梁圖作障.吳蜀寫爲屏.萬壑歸深院.千峯列廣庭.
滄波鷗泛泛.空宇雁冥冥.遐想巢由輩.中藏隱者扃.

和治書春日臺中獨坐十韻

攬轡獨遲遲.猶朝百度宜.憲綱爰自肅.危坐若無思.封事通丹扆.吟鞭詠素絲.烏棲多好樹.鳥亦幾新枝.
沙軟連春草.波澄解凍澌.興懷金馬夕.言餞碧雞時.深院花陰合.閒階栢影移.芹香來燕子.水暖出魚兒.
白日寧虛擲.青雲不負期.甘泉崇報祀.聽待續周詩.

送史秉文助教祠西嶽還家

蜀郡文章古.雕虫聞望嘉.放懷吞七澤.歸夢繞三巴.秘祝祈民命.分祠遣使華.孝思寧奪席.恩意許還家.
海嶽皐威暢.乾坤聖曆遐.衛香辭紫禁.負弩迓青緺.令伯人方敬.相如俗漫誇.錦江浮竹葉.玉壘綻桃花.
壽舉千年會.慈顏八袠加.暑風清劍閣.秋月上褒斜.飛雁河源遠.看雲棧道賒.高堂榮祿養.晚節著天涯.

胡安常侍郎父慶壽八十

盛世躋三壽.清心養一元.肖形傳洛會.種德邁于門.安定新封貴.中庸舊望尊.菊潭澄夜月.紫砌弄朝暾.
大纛齊申呂.高風蹈綺園.枌榆崇素節.橋梓沐皇恩.寵慶金章絢.庭趨彩袖翻.珍羞嚴日愛.旨酒樂春溫.
水曲扶筇杖.花陰羃小軒.何當床下拜.同姓古彌敦.

元夕王參政席上賦翦燈

元夕同清賞.華燈此是魁.玲瓏蛾鳳閣.縹緲疊鰲臺.楮葉羞雕刻.并刀快翦裁.水紋多曲折.絲縷細縈迴.
一巧由心起.千奇應手來.紅搖嬌舞袖.彩散入銜杯.雲母長疑畫.冰綃不染埃.瑞光明百寶.春色映三台.
玉燭和風轉.金花午夜開.追陪東閣履.吟咏愧無才.

壽虞伯生學士廿韻

雍國光來裔.岷江產世賢.朝廷聲夙著.館閣望推先.學問諸儒服.文章四海傳.楷書誠美甚.古篆更蕭然.
王李眞齊駕.韓歐可比肩.持衡歸鎖院.進講侍經筵.壁水聞精義.蓬山玩秘篇.題詩紅藥畔.草制紫薇邊.

竹汗成新史.芸香入舊編.立班金帶重.下直綵旄懸.歷巳三春後.時方二月天.長庚開壽域.南極祝遐年.
花院藏烟後.蘭亭禊事前.高明瞻斗漢.雅志躍林泉.顏渥黄封酒.心清白社蓮.松筠宜晚節.龜鶴映華顚.
眞率甘枯淡.逍遙屏麗妍.丹爐同永久.鐵杖闘清堅.前輩風流在.斯文統緒延.佇看升一品.冠絕玉堂仙.

劉仲綦御史孝廉

觀喪吾自慕.榮葬族人兼.樹栢哀何極.居廬制獨嚴.夜泉臺寂寂.春露草纖纖.行義還淵古.科名舉孝廉.
青宮趨簿領.白簡肅干憸.汝穎先賢傳.遺風尙有瞻.

送趙宗吉西祠隴蜀

山川崇代祀.有詔遣郎枚.駿極臍西嶽.華文煥上台.靈光通漢畤.嘉氣候秦臺.望秩精誠達.迎年淑景迴.
函香天上至.使旆日邊來.馬度邛徠坂.舟行灧澦堆.劍門垂薜荔.棧閣長莓苔.鳩杖扶商皓.斑衣舞老萊.
過家多會集.駐節少徘徊.賦詠詩詞筆.登臨騁逸才.錦江春雨足.玉壘暮雲開.宣室俄時對.皇風暢九垓.

胡母李孺人挽詩

孝奉爺章久.仁施德厚培.治家皆懿範.教子總英才.敬對一樁老.芳聯五桂開.萱春方有喜.薤露遽生哀.
采服幾年別.衰麻萬里回.開喪悽六館.致賻動三台.無復跳魚出.唯應弔鶴來.朝紳歌楚些.亦足慰泉臺.

新成八詠樓呈張敏甫廉使

八詠登臨地.荒涼昔久堙.溪山千古勝.棟宇一朝新.起廢眞奇事.觀風得偉人.赤松光世爵.繡斧映朝紳.
露井休文迹.星墳婺女隣.前檐蜂矗矗.西浦水粼粼.天遠冥鴻羽.波澄泳錦鱗.闌干危倚徙.螮蝀蛇橫陳.
秋落高梧影.雲埋老樹身.參差烏鳥集.浩蕩白鷗馴.三洞飛仙宅.雙流合劍津.鶴歸華表上.羊臥石泉濱.
芹泮恢儒業.冰壺肅吏塵.勳庸銘琬琰.壯麗闢荊榛.要路多名士.清時少隱淪.川原良可愛.林壑美無垠.
境勝才難盡.詩工筆有神.舉杯邀皓月.鼓瑟椅陽春.縱目連南極.馳心共北辰.遊觀資治理.同樂太平民.

和趙可學御史試院紀事十四韻

春闈多士集.五日試三場.懇懇言爲治.拳拳策救荒.朝曦穿席舍.殘雪擁炊牆.華落風飄忽.簾垂燭煒煌.
詞源寧有竭.露索豈須防.胸次精忠白.眉間喜色黄.溫溫明玉質.耿耿燿珠光.對卷翻朱墨.凝眸老雪霜.
縱橫周禮樂.馳騁漢文章.側席求賢俊.安民化善良.仁恩推廣大.景運極延長.宗伯持金鑑.歐公擅玉堂.
考文流電彩.執法染天香.我后今堯舜.垂衣冠百王.

送袁聲樵河間治中

漢世三公裔.鴻名四海聞.衣冠傳典則.閥閱聚氤氳.秀挺當年少.才弘史學勤.槐花驗秋試.金榜炫朝昕.
正議回鈞軸.清風動香芸.致身紫薇署.拂袖青瑣熏.南邁遭炎瘴.北征苦塞皸.去思勤民社.樂育歌泮芹.
馬邑古邊障.雁門今榆枌.寄樵清峻極.風俗美華勛.佐理煩耆彥.承恩報聖君.古瀛近晉漢.別駕翔烟雲.
綠野桑麻合.黄堂風月分.天官資妙賞.桂子播清芬.趣召金臺上.還歸潞水濆.成均念同舍.翰長敍斯文.

王致道母壽七十

嶽神騰瑞靄。婺女燿寒芒。生子非凡近。榮親是顯揚。斷機齊孟母。躍鯉繼王祥。史館明褒貶。成均化善良。
閟宮歌實實。泮水頌洋洋。燕喜開東魯。忘憂樹北堂。高科儒業遠。介福壽源長。鸞誥天花燦。魚軒象服光。
七旬初度日。三月正春陽。翠釜珍羞味。黃封旨酒香。聰明如少壯。步履更輕強。姻友歡同會。門生迭舉觴。
遐齡岡崒崒。盛節稻蒼蒼。五福斯全具。兒孫笏滿牀。

遊赤松宮

眞境玄多際。空山靜窈然。舊遊如隔世。徛坐欲通仙。蓬島虛無地。桃源小有天。寒雲依竹屋。晴雪漲丹泉。
林影日光薄。梅花春意先。盤桓松鶴外。舒嘯石羊邊。未暇窺龍洞。何由訪鹿田。山人朝覓句。羽士夜談玄。

酬和古律詩廿四韻并序

僕歸自京師。承子晦翰製惠書見貽。學識超然。追古人而從之。殊增降歎。日者伏謁。辱款留筵。眷意綢繆。益悅情話。且又贈遺古律詩廿四韻。大音希聲。寵光行李。異時中朝諸公見之。亦當爲之擊節也。輒亦賡奉答。甚愧紵貂。幸裁正焉。胡昉頓首再拜。

乾坤森萬象。一氣管綱維。闡此文風盛。方當世運熙。青山攻瑰琭。白水照摩尼。士業吳尊美。年荒魯酒醨。
達才稱昔日。藏器諒需時。瑚璉周宗廟。衣冠漢羽儀。寓因趨燕寢。暫得脫塵羈。文翰功深著。鄉閭德厚施。
遠懷維略布。妙語數相遺。燕客華觴集。娛親彩服奇。乘軒憐野質。招隱慕幽姿。孰謂淹槃禰。行看貢禮闈。
感君崇道義。愧我拙言辭。砥琢資良友。溫恭本聖師。克勤遙濟泊。加禮益操持。雲軌長虞蹇。天閑每斥嘶。
萱堂春意永。竹徑歲寒期。西峴霜空聳。南溪雨漲堤。古心稽典籍。逸興寄園池。習俗行誇疾。隨時論稍卑。
椒盤春獻頌。蓮炬夜催詞。博學端成務。愚齋敢傲危。行藏俱有合。用舍孰非宜。年妙才華富。飛騰豈厭遲。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三

五言絕句

白雲

片片白於雪。山人共隱居。豈無作霖意。太空時一舒。

石鼓嶺

絕過石鼓嶺。不見石鼓文。兩澗流寒玉。半山生白雲。

黃秋江耕釣山房十詠

清江釣月

江月澄秋色。垂釣沙岸邊。得魚固可喜。無魚亦欣然。

空谷耕雲

農事不可緩。躬耕以養親。隱居雲谷裏。老作太平民。

蒼峯卓筆

孤峯卓毛錐。何啻萬鈞力。誰能賦秋江。顛草書空碧。

碧巉開屛

神工琢方玉. 爲障紅塵路. 翠屛生晚寒. 白鳥忽飛度.

楓林巢鶴

蕭蕭楓樹林. 上有仙鶴巢. 獨宿白雲遠. 數聲秋月高.

霽淵浮龜

激湍浮石龜. 頑若不知事. 潮低得高年. 殊勝江湖使.

峻嶺扶車

行險虞傾覆. 居高慮易非. 上車挽不進. 下車去如飛.

圓岡揭斗

山脈應天象. 璧星布圓岡. 肅容靜相對. 拱北心不忘.

雙溪合璧

寶劍千年合. 山輝神氣通. 深淸環釣石. 餘潤作年豊.

古寺垂虹

空山出淸磬. 蘭寺隱林端. 掃葉僧歸後. 夕陽橋影寒.

希夷像

肚皮包太極. 鼻息應黃鍾. 天下事已定. 先生睡得濃.

山水小畫五首

小山如虎踞. 大山似龍蟠. 草堂人已出. 蕙帳生春寒.

春香花泛泛. 水渺山重重. 漁艇時來往. 桃源有路通.

結廬水石會. 高居把釣人. 前峯春雨足. 一派垂天紳.

古寺雲峯頂. 微茫一徑開. 時逢林下客. 興盡抱琴回.

茅棟臨松壑. 飛流不厭看. 何勞揮白羽. 長夏自生寒.

劉伶像

一歸埋身計. 相隨入醉鄕. 形骸雖放浪. 生死未能忘.

子昂枯木竹石

幽篁徹有韻. 枯木寒無枝. 石生方傲兀. 歲晏以爲期.

秋晚小景

茅宇淸溪曲. 秋風老樹疎. 空中羣雁過. 知有北來書.

蘆雁四詠 飛鳴宿食

蘆荻避寒渚. 渡江蘆葉黃. 誰云南去遠. 不敢過衡陽.

萬里西風急. 送書時一聲. 從教驚客夢. 可待主人寧.

沙汀棲處穩. 夜漏有奴看. 月暗蘆花白. 一身秋夢寒.

飮啄殊自得. 水田粱稻秋. 寧因謀一飽. 失卻網羅憂.

新涼二首

夜來虛戶涼. 一枕聽秋雨. 曉起絕飛埃. 門前有流水.

雨將殘暑去. 風送新涼至. 安得歸夢成. 夜長愁不寐.

勸兄弟十首

田氏好兄弟. 初焉念少差. 一朝仍會合. 荊樹再開花.

鄴下然萁句. 淮南布粟歌. 相煎容不得. 奈爾二人何.

勿苦毫釐較. 當思手足親. 丁鴻與劉愷. 讓國是何人.

鴻雁天邊濶. 鶺鴒原上飛. 尋聲還顧影. 次序不相違.

父慈子必孝. 兄友弟須恭. 倘使誠心在. 如何不感通.

連床聽夜雨. 長枕共姜衾. 棣萼相輝映. 何由外侮侵.

金昆與玉季. 和樂奏塤篪. 氣象自然別. 淳風復古詩.

生來同一氣. 兄弟是天倫. 祇要長和睦. 休論富與貧.

友愛言無間. 從教耳屬垣. 恬愉崇遜讓. 寬厚福之源.

古有難兄弟. 今無好弟兄. 何由風俗厚. 凡百近人情.

越上寶林寺八詠

飛來峯

寶林從何來. 飛空錫同住. 天風吹海濤. 長恐復飛去.

應天塔

浮圖成再世. 嵯峨高入雲. 妙應人天果. 鈴音上界聞.

靈鰻井

巖穴如流井. 潛潤通海脈. 靈鰻久蜿蜒. 歲事時有獲.

大布衲

淸涼大布衲. 七帝師道德. 流傳五百年. 未減緘繡迹.

羅漢泉

應眞曾卓錫. 百尺井泉深. 汲取天人供. 泓澄印佛心.

古鐵鉢

鐵鉢生古色. 曾經飯胡麻. 黃龍此降服. 更長碧蓮花.

深竹堂

禪宮庭宇靜。深翠萬竿竹。忽悟瓦礫聲。香嚴道機熟。

盤翠軒

獨擅月中秀。軒臨四面山。紅塵飛不到。長共白雲閑。

除夕

今年盡今日。明日是明年。客況蕭條處。春寒雪後天。

大能仁寺五詠

支遁室

支遁開山祖。千年古道場。坐看秦望碧。門對鏡湖光。

玄度檜

許公手親植。上有督苔封。應悟無生話。蒼然化老龍。

天鏡閣

凌虛高閣迥。一鑑懸秋空。山河與大地。盡在光明中。

傲雪軒

松竹持高節。清香獨讓梅。歲寒同傲雪。風月更悠哉。

見月亭

夜夜見明月。殘經可了看。牛臨橫塔影。玉露三更寒。

孔子泣麟圖

麟爲聖人出。聖人爲麟泣。見獲何不祥。春秋成絕筆。

布袋和尙

一筇挑布袋。萬物此俱收。開口嬉嬉笑。人生枉自愁。

雨水竹

楚雲飛不起。翠羽溼低垂。南望九嶷遠。湘妃泣舜時。

畫虎二首

踞坐視眈眈。空山將落日。一嘯風滿林。獸驚不敢出。

橫行負嵎坐。風林欲暮天。威猛服羣獸。孰敢攖其前。

尖帽山

山似高簪帽。青尖插晚空。何人堪戴取。付與筆頭翁。

彈琴峽

白石似琴身。流水似琴紋。阿誰彈此曲。遺音千萬年。

仙人枕

石作仙人枕。枕邊流水聲。借君眠一覺。神爽到蓬瀛。

白海

雲淡青巒遠。風高白海寒。君王圍獵處。人道近長安。

隱趣園八詠

君子池

池上藕花開。香從太極來。亭亭清淨觀。君子日徘徊。

待月壇

天遠雲歸早。山高月上遲。夜坐發孤詠。秋風生桂枝。

蜀錦屏

濯錦爲屛障。紅妝擁萬妃。試看春睡足。何羨買臣歸。

天香臺

三月韶華盛。名花傾國人。何期眞宰會。同賞洛陽春。

香雪壁

酴醾春意好。百尺走條枚。壁立堆香雪。風流入酒盃。

晚香徑

彭澤歸來後。東籬菊正黃。秋光無限與。晚節有餘香。

竹澗亭

竹邊茅亭外。泉流石澗中。一天秋月夜。千載隱君風。

歲寒亭

松竹如佳士。梅花更與荊。歲寒千古意。笑指鹿峯青。

附六言絕句

精鍊師秋山小景二首

猴嶺鳳笙明月。茂陵仙掌秋風。雲臥楚山叢桂。練靜吳江落楓。

林下手招歸鶴。水邊目送飛鴻。莫道秋山是畫。分明身在其中。

羣魚龜蟹圖二首

羨爾水鄉三物。濠梁之樂誰同。憐勿橫戈沙上。正須曳尾泥中。

風味獨傾郭索。吉凶莫問波臣。便當拍浮湖海。長作龜魚主人。

虎溪三笑圖二首

東林一段公案．送客不過虎溪．今日爲誰破戒．欣然拍手分攜．
陸道士靜兀兀．陶淵明醉如泥．笑殺遠公相送．何曾踏着虎溪．

北山不老泉

千載有懷慈母．一泓不老寒泉．欲窮源而莫盡．聊坐石以安禪．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四

七言絶句

安山見王鑑學侍御

綠暗園林杏子熟．安山泊船端午時．南歸喜見王侍御．薰風入座談新詩．

商學士山水

兩斷雲林遲翠幢．漁舟一葉釣滄江．好山秀水商公筆．付與幽人臥北牕．

蘇李祖別圖

持節生還海上身．酒闌泣盡別愁新．河梁分手天南北．千古長憐異域人．

題稚川山水

稚川山水足幽奇．點綴分明□□□．何事舟人歸意速．風吹溪雨欲來時．

戲詠鶴

白鶴翩躚日日來．道人庭宇鎖莓苔．祇愁煉得丹成後．騎上青天去不還．

桐江舟中

[illegible][illegible]歸舟過浙東．嚴陵灘下一帆風．桐江秋色眞堪畫．回首釣臺烟雨中．

柯敬仲枯木竹石

蕭灑幽篁不受塵．千年枯木□□文．揮毫觀落淸新意．不減湖州古墨君．

題扇口號

擧家疑我上扁舟．一路溪山憶舊遊．小艇如飛人漸遠．無窮離恨惱回頭．

用柳道傳韻題天王寺圭墨梅

妙入毫端老更妍．河東向落舊齋邊．天王祠下春風面．時見飛花雨法筵．

贈懷玄上人

卓錫爲庵了上乘．高風孤絶讓山靈．我來試叩祖師意．直指芙蓉一朶靑．

草堂歸來圖

草堂雲水靜含暉．荊樹花梢掛衲衣．卓錫有靈慈母喜．萬回方向北山歸．

錢氏孝感紫芝圖

孝子當年泣血時．蓼莪一詠一回悲．冰魚冬笋何嗟及．瑞應猶多見紫芝．

東坡書三馬贊眞蹟

肅成天馬歸何處．墨妙辭雄耐久看．當日儀曹五花判．他年遷客一忠肝．

錢淸道中

斜風細雨過西興．越上山光見未曾．夜宿錢淸愁不寐．可憐春盡冷如冰．

李息齋墨竹

薊邱老息竹傳神．密葉寒梢不受塵．相對碧窗風日靜．嗒然疑是古仙人．

戲作東門竹枝詞五首

東門歲晚竹枝歌．白髮無情奈老何．古意猶存風俗厚．南人不似北人多．
病卒攜筐拾墮薪．東門稍僻少車塵．久從叫佛樓邊住．慣見深睛高鼻人．
酒力微微夢易回．地爐宿火已成灰．飛霜帶月寒駝吼．知有氈車直北來．
寒林不動靜無風．小酌瓜薰面暈紅．晚向東門回首處．西山正在夕陽中．
馬通火軟穴居溫．不管狩獵縞帶翻．舊歲闌珊新歲近．短轅何用出東門．

借元卿御史送米

曝背晴軒柳影疎．履穿衣弊且安居．朝來御史分淸俸．飽飯紅陳讀古書．

得家書

老子飄飄出岫雲．從教二息自持門．忽逢驛使平安報．更喜秋來得一孫．

送道士楊一可歸儒養母

劍門春老費啼鵑．負米還家草太玄．若識孔融無異趣．人間孝子卽神仙．

墨蘭

翠袖飛華浥露香．所思渺渺在三湘．九嶷日暮碧雲合．空谷無人亦自芳．

畫猿

長臂霜猿棲鷲嶺．攀藤接果捷於風．冷泉亭上僧歸後．長嘯一聲明月中．

鐵橋

商嶺老人何處處．結構實日攬秋先．金烏飛出東海水．鑄作洞庭千樹黃．

郭天錫山水

危峯千仞翠蒼蒼．彷彿匡廬有草堂．聞道山人徵不起．紫芝春暖白雲香．

子昂秋岸牧牛圖

野岸秋風木葉稀．兩三觳觫度荒陂．玉堂學士歸田興．寫出山溪放牧時．

懷遠五首

朝投諫書夕達宣．詩史謳歌亦南遷．玉人自昔宜烟瘴．文采風流今謫仙．
中書落筆萬人驚．海外爲文更老成．若使齊眉還舊物．也知造化忌聲名．
停車綠蕪晴桄榔．荔子蕉花取意嘗．何日賜環詩北客．西窗剪燭話南荒．

醉飛留潤發興新．遐方景勝必因人．零陵山水開天下．亦是當年遇逐臣．
起居服食異中原．撫海茫茫何處村．愧我與成羅公客．不能一往候寒溫．

謝饒士悅惠楮衾二首

深楮爲衾雪色鮮．軟於冬絹煖於綿．詩人持贈師清儉．穩向寒齋夜獨眠．
麥光如練煖無瑕．蜀錦吳綾未足誇．煖入詩脾長熟睡．夢成踏雪看梅花．

朝賀退赴南城試院三首

天子龍飛朝會罷．卽開貢院到南城．燕臺桂樹秋風老．奎壁光芒五夜明．
簾外良勞小試官．棘闈列卒謹防閑．夜深危坐看藏卷．蠟炬燒殘筆吏寒．
文場戰藝似銜枚．學術源源筆下來．不負皇家圖治意．蟠從鄉薦得人才．

題七賢渦寒林

踏雪崎嶇有底忙．促夫寒窘度林塘．他時滿蓋紅塵陌．卻憶青旗舊酒香．

値初度

塵滿衣巾好自憐．玉堂開暇得虛名．侍祠太室宵宵短．不記今朝是我生．

盧溝南道上三首

彰儀門前楊柳陰．過街塔畔井泉深．行人飲馬向南去．歷歷穹碑好墓林．

桂頭獅子巧雕鎪．橋下湯湯走濁流．五月燕山日如火．寫碑兩度過盧溝．
翁仲新阡又一時．忠奸百世託雄辭．史官清暇知何補．奉勅來書賀傳碑．

上京紀行見玉泉山下荷花

西山咫尺玉泉清．無數荷花香氣生．立馬岸邊看不足．卻疑五月過臨平．

榆林

倦客出關仍畏暑．居庸回首暮雲深．青山環合勢雄抱．不見當時榆樹林．

槍竿嶺二首

九折盤紆過客愁．適當秋笋扈宸遊．長年見說槍竿嶺．今日身親到上頭．
下馬徐徐陟澗岡．山風微動十分涼．乘乾嶺上一回首．何處雲飛是故鄉．

再賦李老谷

李老谷中聞杜鵑．江南遊子不歸田．利名引得滔滔去．竟渡灤河朝日邊．

過桓州

陰雲慘淡滿天秋．馬上龍鍾擁毳裘．漸近灤京涼又別．斜風細雨過桓州．

過望都鋪

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烏桓古塞風．仰止神京三十里．樓臺縹緲碧雲中．

灤陽雜詠十首

帝業龍興復古初．穹廬帳幄倚空虛．年年清暑大安閣．巡幸山川太史書．
綠閣青甍玉花驄．馴鹿遊眠殿閣東．西梵祝釐環地坐．曨曨初日曉旗風．
西清學士草黃麻．閣老承恩屬翠華．昨夜司天臺上望．文章光燄照龍沙．
小西門外草漫漫．白露垂珠午未乾．沙漠崢嶸車馬道．半空秋影轆轤竿．
板屋松烟染素衣．天街暑雨沒膏泥．夜來沙磧秋風起．嘶鐵雲開白雁低．
御天門前開詔書．驛馬如飛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調諧．萬年天子固皇圖．
斗北高寒拱點胥．舉頭正見七星文．玉堂近與琳宮接．清夜步虛聲最聞．
朝來雨過黑山雲．百眼泉生水草新．長夏蚊蠅俱掃迹．葡萄馬湩醉南人．
萬騎樓纓列旆旌．周廬嚴肅衛將與．帳前月色如霜白．曉渡灤河寫暮冰．
玉堂視草屋三間．盡日蓬峯相對閒．身過太平鈴索靜．題名纂學又南還．

偶題

嶺上陰雲如潑墨．墻前白雨似跳珠．秋來日日風雷作．併入灤陽八景圖．

宿牛羣頭

霧齋花開草木枯．沙頭雨過菌蘑菇．牧童拾得滿筐子．賣與行人供晚厨．

御花園

朱扉金鎖綠如雲。雨露恩光草木新。若識九重臨幸意。花時人世一般春。

看雲步虛詞壽與宗師十首

南極光華世壽昌。羽衣滿袖是天香。蓬萊殿上神仙客。長見紅雲擁玉皇。

青霄萬里出璚英。神運無方孰可名。曾覩朝來書瑞應。一陽生處即長生。

冥冥雲濃鶴飛高。密勿真藏豈用勞。燕坐宗同千百歲。丹霞萬樹熟蟠桃。

真人羽化有還丹。寓意看雲閑更閑。舒卷從時皆道妙。事分天上與人間。

萬象陰陽一氣分。要從靜處見天君。太虛同體無凝滯。始識吾身是白雲。

動靜無端長又消。妙觀元化共逍遙。文章準易傳千古。唯有青城一老樵。

手招歸鶴同棲處。目送飛鴻見起時。幾度塵寰作霖雨。閑心祇有老天知。

山林歸夢是耶非。海棗如瓜別有期。看盡浮雲千萬態。不知倚杖立多時。

一片閑雲孰與儔。長空蒼碧自周遊。星移物換人間世。倒影寒潭萬古秋。

舊佛溪山紫翠間。仙宮縹緲鎖玄關。林梢片片飛來煙。知是從龍行雨歸。

柯敬中竹石枯木

山石蒼蒼老竹修。樸材一派落丹邱。虛窗晝靜無人到。風動天壇碧玉秋。

訪王用亨丹房又題墨梅二首

道人危坐碧牕紗。客至呼童旋煑茶。深院日長無一事。薰風開遍石榴花。

京洛相逢塵滿面。孤山老樹日蕭疎。何時歸去茅簷底。瘦影橫牕夜讀書。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題宋理宗御札賜王霆後

邊關防河事可知。錢塘緩息強支持。權臣借師無膚責。天命方開混一基。

又

毘陵訓敕耿逍珠。盛世足徵文獻餘。王守宜登良將傳。孫曾上送史官書。

九日同管卿擕酒訪士悅二首

菊花時節蟹螯肥。風起天街木葉飛。長記九重重九日。都人瞻望翠華歸。

秋風紗帽客京華。幾度重陽不在家。清俸尚堪供一醉。與君隨意看黃花。

題秋粟銀鼠卷

銀鼠何如永某氏。皮毛如雪秋正肥。黃粟原頭慣偷食。不知捕作貴人衣。

題蔡君謨家書

家問勤勤一紙書。榻前奏疏此權輿。直將忠孝貽千古。不獨聲名耀里閭。

又
一節功名耐久看.奉親報國寸心丹.當時閩產如公輩.尙得輸忠作諫官.
懷李亭
何人懷李弔仙靈.千載春風醉不醒.吐出驪珠二十顆.敬亭山色更靑靑.
祠山張廟
祠山古木庇宮庭.傳說埋藏別有靈.不見題詩羅處士.將軍對立鐵衣靑.
春雨
京城春雨似江南.客況蕭條苦不堪.又報中書除白下.諸公袞袞赴朝參.
和張毅夫右司燕集
階藥老紅春意靜.聽鸎新綠夏陰閑.西垣燕集刑期措.天下安寧似泰山.
相府羣英佐治安.獻酬肴俎樂餘閑.留詞整暇時延佇.太液波涵萬歲山.
折枝來禽
寫生沙果似妖姝.映日紅腮霧露餘.想見江南此時景.畫風池館正臨書.
聽松樓
小樓月白奏笙簫.數樹長松倚碧霄.夜半忽驚風雨至.不須更聽浙江潮.
江鄉捕魚圖
蒼崖老樹日蕭蕭.一片秋光水動搖.漁父滿簪頭似雪.兒孫歡喜白魚跳.
又詠
中原文物說金人.二百年間景尙新.何限江湖漁者樂.至今展卷動朝紳.
遊李氏園
小舫淸遊一日閑.林亭高處倚闌干.西湖南面孤山後.水態雲容不厭看.
湖山堂
綠樹殘紅夏氣淸.湖山樓觀雨初晴.水雲陰裏笙歌起.多少遊人醉太平.
六一泉
湖上興情二百年.文章太守玉堂仙.我來醉倚長松下.三酌孤山六一泉.
過瓜洲
去年六月過瓜洲.今夏還來此繫舟.堪笑在家能幾日.一來一往白人頭.
羅稚川雪景
獨釣寒江似凍蠅.五株千尺挂枯藤.山陰道上無行迹.林外人家雪滿簷.
赤壁圖

扁舟赤壁興飄然.白露横江水接天.三國英雄渺何許.千秋風月屬坡仙.
又
山高月小水聲閧.二客從遊酒易醺.孤鶴横江夜將半.羽衣入夢揖予言.
湖學感興四首
斯文行世古猶今.安定先生教育深.湖學四齋天下式.先將經義淑人心.
經殘教弛尙虛文.風俗何由使再淳.進德明明貴天爵.豈圖温飽似庸人.
漢唐殘剟有餘妍.文定雄辭百世傳.明善固非求墨妙.蔡奸蘇節自昭然.
芹香藻水碧於藍.六籍醇醲味正甜.格物工夫精治事.莫教俗吏笑淸談.
戲呈黃晉卿博士
璧水西廳國子師.天街遇雨獨歸遲.豈知不與朝參者.正是微吟睡足時.
望仙都
淸溪白石樹扶疎.山骨蒼蒼潤不枯.無數花流春水出.行人指點近仙都.
嶺上巋然一拄筇.千巖萬壑縈雲東.洞天可望不可到.石笋巉巉春雨中.
過馮公嶺
披雲橋上馮公嶺.借問何由嶺姓馮.人道馮公有遺愛.故將危嶺號馮公.
又題馮公嶺
肩輿咿軋畫圖間.峭壁攢峯碧玉環.上到嶺頭一回首.不知身歷萬重山.
追和洞賓留題玄妙觀蕉池二首
山房不見道人回.池上蕉花幾度開.午夜雲歸秋月白.題詩好待我重來.
一氣元爲萬物胎.誰將混沌鑿分開.斷崖水石幽深處.時有仙人自去來.
車上
山川奇氣子長文.今日輿圖古未聞.行盡河流上車去.北來喜見橐駝羣.
九日書寓居壁
隨寓書齋也自奇.主家種菊似東籬.黃花爛熳西風冷.時向聽間得一窺.
又詠
破帽飄飄老孟嘉.驚逢重九客京華.故園今日知誰賞.卻傍人門看菊花.
鐵木迭兒丞相斷碑石二首
昔見忠賢遭黨錮.邇聞奸相立勳碑.雷霆震響分邪正.唯有蒼天不可欺.
立馬東風感慨生.桑田無定幾枯榮.權門回首如冰冷.春草離離斷石橫.
眉菴爲伯生賦三首

正色麟麟結喜緣。庵中老子即蓬仙。長豪垂乎如羅漢。小住人間五百年。
驕踏貧來應不皺。眼生花後卻成攢。乾坤清趣無人賞。山月半輪江影寒。
取名康是道閑二。居上無功未敢慚。千古文章宗蜀郡。眉山今日屬眉菴。

班姬題扇

漢苑秋風太液波。承恩多處怨還多。欲將心事書紈扇。時有炎涼可奈何。

徐孝子

封股須臾疾瘥。徐生孝行與神謀。聖人垂訓雖殊此。叔世聞風實少儔。

鷺鷥野景

溪鷺心情白雪衣。聯拳靜立柳陰微。魚蝦啄盡江南岸。卻上青天自在飛。

寒齋漫成二首

曠野蕭條河水邊。小齋獨坐對殘編。去年憐我山居索。今比山居更可憐。
月影橫窗寒雁鳴。孤眠客子若爲情。夜寒酒醒夢顚倒。或在家山或在京。

漫興二首

冷官蕭散獨徘徊。歲宴無錢買酒杯。弄索萬章須廢業。半年銅印不曾開。
大風纔定掃塵埃。鏟米長鬚久未回。怪得敲門聲頗亟。不知恰有貴人來。

瓊花

碧樹瓊英護赤闌。仙姿綽約怯春寒。揚州風物猶堪畫。后土祠前幾度看。

題涿州驛

秋閑再闢喜文明。猶記河南舊驛程。慚愧白頭留滯客。又從東魯試諸生。

題崔鶚龍圖家傳二首

是非顚倒指忠邪。章蔡登庸理國家。向使公言真見用。兩宮未必狩龍沙。
龍圖直氣邁朱雲。回首東都陷虜塵。南渡百年文物盛。似茲章疏幾何人。

南歸舟中雜興七首

青青河畔野花開。獨飮香醪一兩杯。枕上有時春夢覺。遙聞天際櫓聲來。
十年不改舊官名。幾度南歸又北征。史館重來頭更白。翰林風月有餘清。
紅杏園林草漸青。牛羊駝馬亂沙汀。舟行飽飯魚羹美。落日風吹野水腥。
快意風帆去路遙。水聲浩浩似江濤。五更歸夢錢塘上。睡起不知春日高。
連日南風送北船。南船牽挽不能前。一朝也解北風轉。說與南船莫怨天。
臨水消愁看落花。蹉跎一月到金華。故山歸日應初夏。綠樹濃陰有幾家。
雙飛白鷺過沙頭。隔岸人家草樹幽。歸向江南花落盡。一蓑烟雨載春愁。

初度口號

今年初度喜還家。滿眼兒孫語笑譁。白髮雖酬恩罔極。明年依舊在京華。

用王玉成韻題鮮于伯我五郡紀行詩二首

古錦奚囊曉出關。春歸綠野有餘閑。老農不識皇華使。按轡來看海上山。
幾迴下馬拍柴關。坐石題詩意自閑。明越天台溫處道。白雲流水萬重山。

瓊花

素質冰綃映碧空。天香夜染蕊珠宮。此花不比凡花謝。春盡仍歸閬苑中。

題泮東徐原明甫山水圖

秋老石根松籟鳴。溪橋林漸少人行。水寒不見垂綸老。惟有歸舟載月明。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六

七言絶句

元旦即事二首

再入詞林兩度春。衣冠元會物華新。青衫皓首江南客。亦是彤庭班末人。
新年佳氣滿皇州。南雁回時春水流。白髮史官齡七十。上章告老覓歸舟。

聽雨竹

江浦娟娟雨葉垂。兩竿倚玉鳳棲枝。天寒翠袖春風遠。恰似湘妃泣舜時。

寓舍偶題二首

華軒清署思從容。朝市山林幾夢同。深巷絶無車馬到。午牕一枕綠槐風。
僦得幽居慰客情。槐陰滿地暑風清。見人抱甕治蔬圃。卻恨歸田賦未成。

宿貢泰甫書齋二首

歲晚天寒共一牕。書齋留宿話文章。懸知二妙連床樂。翰苑瀛州日月長。
京華幾載托交深。白髮蕭蕭已滿簪。永夜書牕談未了。擁衾彷彿夢雲林。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鶴髮豈必愛乘軒，觸機事容老漢閑。聞道朝端求治切，江南民瘼可能言。

涼生塔院竹風吹，老翠摩空峴色奇。午睡覺來成獨坐，時看一卷柳州詩。

然竹煮茶消永日，解衣坐石受清風。一塵不動天機寂，萬法何歸覺性空。

正月三日王仲能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鳳沼新春休沐日，春郎邀我作遨頭。也知北客三年仕，不及西湖半日遊。

小舫清尊早過湖，湖山堂上興何如。洞簫吹徹歌聲緩，春雪微微點翠裾。

過陵州

御河漾漾本幽舟，春盡飛花送客愁。何事驅馳南又北，三年三度過陵州。

初度遊西山

水樹涼生五月秋，河邊駐馬看龍舟。幾年初度京華客，今日西山特地遊。

溪山過雨圖

從意元暉伯仲間，諸峯過雨白雲閑。江南林谷眞如此，中有高人不出山。

暮冬感懷

京城風雪歲將徂，廩粟朝朝換酒壺。附火鴟聳身慵動，豈堪弄筆畫葫蘆。

又題

朝家會議幾回頒，尸素長慚費俸錢。莫把文章修舊史，恐妨歸老臥林泉。

初度偶題

加我三年七十人，劬勞恩報志空勤。行抽手板歸田里，遠碧山中有白雲。

良鄉道中

秋雨泥途有底忙，考文三度過良鄉。燕南自古多奇士，拔取弘才作棟梁。

過涿州

歸騎翩翩似水流，泥乾路穩更無憂。愧予忝薦中原士，幾度西風過涿州。

水仙花

南浦飛雲見洛神，凌波微步不生塵。梅兄礬弟雖同趣，一種風流別是春。

沃青閣

南塔前頭高閣上，山光渾似沃瀾青。夜來飛雨穿簷入，翠溼華嚴一卷經。

追和荊公留題龍泉二首

千年神物疑常在，一勺寒泉永不乾。海內青苗自枯槁，蒼生空望起龍蟠。

山石寒源潤不枯，清甘爲我滌疏蕪。近來莫訝留題少，曾有金陵一句無。

東湖十詠

東湖秋月

東湖者，純白老人世家之所居也。

明月高懸萬古愁，東湖碧水一天秋。儋遊老子歸來後，夜夜清光照白頭。

巖山蒼翠

巖山者，逸老堂南望諸峯是也。地連永康，俗名十二巖山，多異跡。

十二巖巒列翠屏，人傳洞壑有仙靈。朝雲暮雨尋常事，萬古巫山一樣青。

南浦春流

南浦者，純白老人家前之水也。其源出大盆山。春漲瀰漫，極可觀也。

沙邊遙見木蘭舟，淺渚清波漾白鷗。三月盆山春水發，留天雪浪大江流。

禪悅白雲

禪悅者，白衣大士道場也。昔延名僧居之，今廢。

昔時老衲滿禪關，幾度殘經帶月看。今日荒涼僧去盡，水腥空鎖白雲寒。

陳莊水亭

陳莊者，東陽宅仁氏倉廩也。因起小亭，臨于池上，一境可觀。

黃雲萬頃覆西疇，高臥元龍百尺樓。未必催租眞敗興，白綠人物少風流。

葛圃花竹

葛圃者，界軒先生故居也。其孫夢賢善葺理，花竹可愛。

仙翁舊慣樂吉肥，竹徑幽深白板扉。春酒釀成因醉客，海棠花下倩扶歸。

秋堂湖石

秋堂者，純白老人從諸孫壽朋之廬也。昔買喬氏太湖石，運至西園，眞奇觀也。

太湖奇石削崔嵬，壯觀秋堂儘偉哉。米老見之當下拜，百夫輿自孔山來。

秀野沙洲

秀野者，純白老人舊園池也。盡壞于狂瀾，近年水還故道，沙漲復洲，今開爲田矣。

清泉白石化園池，沙漲泥淤復舊基。滄海桑田知幾變，故宮禾黍正離離。

西邱夕照

西邱者，東湖之西小邱塢也。自昔鄉人邱氏世居，竹籬茅舍，雞鳴犬吠相聞，有古風焉。

禾黍豬豚不厭貧，耕桑世業古風存。夕陽掛樹秋光老，樵擔參差下白雲。

五度晴嵐

五度者，逸老堂東北望見大山是也。不知五度之名何說，其下居民多富者。

大小鬼峨五度蓁。朝隱暮鶴幾攀躋。山紅澗碧人家好。簫鼓叢祠歲賽豐。

子猷訪戴

玉峰冰溪雪後天。扁舟孤詠興飄然。當時若見戴安道。那得風流千古傳。

雪膽嚴蘭

空山窈窕泣湘靈。回首芳洲杜若青。譚老揮毫眞善幻。光風吹得楚魂醒。

古松

虛前挺立歲寒心。千尺蒼髯半畝陰。下有茯苓成琥珀。臥聽風雨老龍吟。

余景山枯木

千年枯木不知春。鐵鎖瑠璃古篆文。前夜太陰雷雨黑。老龍蛻骨趁江濆。

庚寅歲旦

元日春回巳一旬。老夫猶養客吳門。新年七十又三歲。後飲屠蘇殿白鬢。

題趙開步二首

野人生計在桑麻。松竹清陰處士家。山北山南雪消盡。後園日日看春花。

萬物生生造化功。園池佳趣幾人同。風輕日煖唐虞世。柳色花香杖屨中。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月下曲

玉地瑤階桂樹秋。綵鸞何處發清謳。當時庾亮樓前月。不照風流只照愁。

山行

空山寂寂人聲絕。寒日遲遲樹影移。竹裏禪房僧不見。偶看落葉坐多時。

過釣臺

建武故人樓白雲。蒼巖崒崒水粼粼。征帆來往桐江者。不爲虛名有幾人。

山中寒食

去年寒食西湖上。聽徹鶯聲見賣餳。可是今年春寂寞。萬山深處過清明。

聽雨

風雨對牀殊不寐。暖老燒香閉閣閑。寒聲一夜在芭蕉。明日滿山黃葉落。

和靖墓

絕筆曾無封禪草。孤山祇有一坏墳。我來參透橫斜句。何處梅花不是君。

冷泉亭

飛來峯下一泓澄。倒影虬龍蔭古藤。若使人心無熱惱。此泉安得冷如冰。

泊桐江

萬頃烟波萬疊山。幾人來往換朱顏。孤舟夜泊釣臺下。月在桐江深處寒。

禪悅庵

松下清齋共老禪。一聲幽磬出茶烟。山深春色無人見。自折巖花弄石泉。

玉繡毬二首

剗玉爲花似月圓。晴空一樹雪團圞。飛來蛺蝶無尋處。絕稱豪家碧玉欄。

碎璧妝成月斧修。日光瑩潔最風流。縞裙練帨誇穠李。不見東皐萬玉毬。

尋僧

獨尋僧舍穿雲窈。冷翠重重巾屨濕。水繞柴門敲不開。鷺鷥飛上青松立。

鳳凰臺

江邊空臺山四圍。大書深刻謫仙詩。海隅均被文明化。祇恐鳳來人不知。

畫馬

伯樂千良不再來。空留韓筆貌龍媒。國人飲啖殊知性。尚想開元立仗回。

渡水羅漢

錫杖浮沉浪拍天。神通萬變轉堪憐。不如歸去石橋畔。獨與白雲相對眠。

王陵母伏劍圖

寬仁必起暴終傾。多少英雄見不明。一死翻成男子事。千年生氣尚崢嶸。

瓦缶浸梅戲成二首

誰向寒齋伴瘦身。清泉瓦缶一枝春。金屏華屋豈不好。恐對此花無此人。

細開香雪案頭花。風味獨宜煎井茶。明月自教臨外過。只將燈影照橫斜。

桂花

金華仙子碧霓裳。夜半乘鸞上帝鄉。消受廣寒風露老。人間無地著清香。

枯木

落盡皮毛玉骨寒。無窮古怪出毫間。幸逃斤斧千年永。乞與幽人作假山。

盤菊

風霜短世制頹齡。不赴重陽晚自榮。三嗅馨香顏色好。令人長憶故園情。

畫馬

驚馬紛紛一洗空。何人親此玉花驄。誰知萬里騰驤意。却在奚官轡御中。

次韻書懷

黑貂敝盡屐雙穿。幾度逢人強粲然。江上春風吹水綠。歸心已墮白鷗前。

春雨書懷二首

野興飄然在秋裘。江頭水長白魚多。閉門三日聽春雨。南浦青青恨若何。

綵筆無心賦落霞。臉閒瞑坐只思家。暮春風雨寒於臘。何處園林更有花。

贈相士周可山

摩挲病眼近前看。愛我神清骨不寒。莫趁世情輕許可。野人無夢到金鑾。

送周良臣補廣東書史

重酌貪泉弔鑒之。瘴烟窮裏要驅馳。乾坤一樣梅花月。不問南枝與北枝。

題良道人房

雨罷南華寶篆微。山中涼氣逼秋衣。風吹小雨妨遊屐。澀逼松雲鶴不飛。

發建康二首

青天杳杳長江北。歲暮冀州又揚州。少壯幾何悲老大。京華聊欲及春遊。

頗怪清寒似鶴身。不樓林澗走風塵。明朝又過鍾山去。山下梅花冷笑人。

寓居夏日二首

風物蕭然引興長。不知蟻穴夢侯王。屋頭千尺高槐樹。付與詩人一夏涼。

戰勝紛華樂孔顏。索居深巷獨能閑。午牕睡覺無人見。唯有清風到竹闌。

題黃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嫋嫋秋風鱸鱠肥。幾迴南望白雲飛。釣竿自倚珊瑚樹。月滿江樓人未歸。

故人天子徵不起。相國新知即賦歸。今古高風事有異。秋江明月滿簑衣。

都下春日即事十首

上林草長日紛紛。千樹紅香露尊新。亦擬看花沽一醉。未應虛過帝城春。

用不能行食不慮。京華幾度見春光。烟消蘭凍宮牆綠。日映祥雲御柳黃。

綠鬢蕭蕭盡日慵。流鶯乳燕送春蹤。醉來笑踞梨花下。更聽琵琶到月明。

凄迷老草無情緒。窈窕園花隨意紅。但得尊前開口笑。不將心事怨春風。

叢茗燒香破愁顏。隔牆春鳥鳴百般。中臺花木正陽艷。惜與江南客子看。

乾坤生物不停機。三月正當桃李時。借問走塵投漫刺。何如對酒賦春詩。

五雲宮闕繞邐迤。上苑芹香入燕泥。想見江南烟水闊。河豚欲上荻芽齊。

五更殘月杏花枝。歸夢驚回百舌啼。曲水泛觴寒食近。傾城士女踏春泥。

愁多歡意強追隨。傾倒綸巾塵滿衣。一笛春風牛背上。兒童無麥亦芳菲。

心清絕俗濟無言。惟有逢春憶故園。滿地梅花人萬里。柴門應鎖月黃昏。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午困拋書自責茶。東風僻巷岸烏紗。幽禽也似知春意。飛下蒼苔啄落花。

清明時節曉猶寒。雙路無塵小雨殘。愁絕春光人不見。梨花如雪在東闌。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首

水際丹楓早晚霜。秋花無復舊時黃。北來一覺南柯夢。歸去燈前說帝鄉。

廬阜雙坡冰玉清。三長筆削眼增明。賢愚公論終難泯。留取千秋萬古名。

誰與淵明敢雁行。衣玄髮白理歸航。太平時節乘槎媛。一任幽人釣野塘。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宗風重振廣微君。叱咤雲雷走百神。精爽在天功在世。前身觀妙即今身。

靜處淵居答聖仁。明成遵宇奉元君。飄飄仙馭今何許。龍虎山高空白雲。

雨風雷電起青霄。妖分殲夷海沴消。自有神功侔禹鑿。底須強弩射胥潮。

灑熱誰翔馬上瓶。稿苗千里變青青。淮南黔首何多幸。迎送霓軺屢乞靈。

清淨無爲默贊堯。京畿亢旱不能驕。瑤壇瑞應天顏喜。金盌還頒下九霄。

西沙投夯翦鼉翔。水際輝輝夜夜光。填海曾聞鬼神泣。潮流深處復耕桑。

三朝異數人無並。一品留封祖有光。昨昔山林吹綺帶。翩然翳鳳廣寒鄉。

華林玄圃擅高閒。何許人來問大還。竹石雲龍俱道妙。幾多遺落在人間。

纂懸閬苑垂萬籤。玄玄功行滿三千。玉棺飛出身光蛻。寶籙延生世永傳。

道館仙宮山水秋。雲車飈馭候清游。神靈炳炳彰忠孝。合是人天第一流。

初度寓普照院

五月正當十五日。揆余初度寄僧家。廓然無物翻天地。一炷清香誦法華。

薰風閣二首

播穀執筐同永日。授衣剝棗及涼風。便無家學陳王業。應笑一生田舍翁。

農事開基八百齡。聖人制作自天成。萬方今日如豳俗。何幸猶經見太平。

花下口號

自從池上海棠發。終日危然坐釣臺。時事一杯非好飲。當春不飲奈花何。

湖上

散步蘇堤消永日。綠陰古木漸成稀。西林橋上遇微雨。卻喚扁舟湖裏歸。

舊內白塔寺

江山滿眼畫圖開。歷苑秋風自草萊。輸與殘僧無一事。倚闌日日看潮來。

九日感興二首

三徑荒涼落木秋。登高時節若爲酬。自從彭澤歸來後。不了黃花一段愁。
佳節追歡老更狂。紫萸黃菊滿清觴。莫嫌醉後烏紗落。正要人看白髮長。

靈巖寺

鱸屏寒碧靜娟娟。野衲何知此勝緣。獨立移時清思極。直疑修竹是坡仙。

偶題

倦書投筆酒鐏開舊笑春風落野梅。但怪廳前渠水滿。不知江上晚潮來。

送祝丹陽鍊師祠武當山三首

仙官通籍奉天香。萬壽貞符應武當。鋒節玄旌春媚嫵。木精山鬼夜潛藏。
按行福地兩鳧輕。瑤草瓊枝入眼明。欲覓還丹延短景。道人指掌授長生。
斷巖蒼樹水洄洄。鶴迹年年印古苔。玉磬風微清醮罷。天花日靜碧桃開。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一片湖光靜如練。白衣大士坐中閒。玉盤夜向波心墮。水冷魚沉萬象閑。
春歸落絮浮湖面。雨過新泉響竹間。滿地苔痕青不掃。結廬僧去石床閑。
老仙日日在湖山。得句蒼烟古木間。野路不隨黃鵠舉。水軒長伴白鷗閑。

過常州

方觀魚鳥春成若。不記人民昔盡劉。可是太平時世久。卽今風物勝它州。

子昂畫馬

松雪高人手自摸。百金市骨吏收驅。祇愁伯樂不常有。天下何時良馬無。

聞進士唱名

禮樂百年全盛日。太平人物在中原。願予衰老多歸興。卻喜門生作狀元。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西湖十里藕花風。江上湖生過浙東。路入閩中天氣別。火雲六月荔枝紅。
騄騎雨馳亦快哉。閩山疊翠瘴烟開。旌麾郊迓皐華使。人道刑官天上來。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宰官寬押宴瓊林。拜賜恩光雨露深。何幸蹉跎今再與。宮花休笑白頭簪。

示兒

衰老情懷祇自知。爾來迎我正離時。到家須及身強健。今日歸田已覺遲。

告老

秩滿詞林歲又殘。備員無補愧朝班。挂冠告老成歸計。好趁青春作伴還。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八

銘類

誠銘

古昔聖賢。一誠而已。與天同運。萬世如是。後之學者。亦允在茲。欺偽闢屏。純實吾資。吁嗟予誠。有德爲美。
先儒有訓。不妄語始。修己治人。篤信力行。感通造化。對越神明。內觀密察。不誠無物。積實之久。表裏如一。
滴水涓涓。可使石穿。惟日不已。遊予其天。

忍銘

昔張公藝。忍之一字。九世不分。書獻天子。製字之義。以刃加心。譬如疾痛。尤也持任。凡百憤怒。最難裁制。
少忍須臾。復何元氣。惟小不忍。乃亂大謀。一日之忍。千日之休。語言觸階。爭鬪興訟。力能忍之。化鴆爲鳳。
凡厥不平。維忍是容。忍之忍之。福祿無窮。

看雲道院銘并序

特進上卿大宗師吳公。命其徒作道院于江左山中。表之曰看雲。志將歸也。會章閣侍講學士虞先生爲文以記之。明理學之原。而發老易之奧。可謂至矣。金華山人胡助。輒因其緒餘。而爲之銘。銘曰。

雜寘在天，萬變孰識，絪緼元化，數爲五色，或弛或張，覃及九垓，風雨雷電，發虛消息，從龍下上，神運無迹，
揮手招之，歸于太極，維雲在山，翳林觸石，孤飛漻漻，千峯橫碧，若有所思，時高時低，逍遙自在，無適非適，
卷而懷之，退藏于密，同我浮遊，閑閑寂寂，維大宗師，客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躡蹻，蓬萊雲氣，輪囷後先，
至陽之精，在易純乾，觀之有要，默契眞筌，渦空虛蹈，衆妙玄玄，左顧右盼，容與回旋，有無生滅，來往推遷，
淸都絳闕，一瞬千年，噫眞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烏知其所以然耶、

義門銘

余聞浦江鄭氏舊矣，間嘗見其子弟純謹篤實，善守家法，信乎其能行是義也，能由是門也，則其八世同居，輝光旌表，不亦宜乎，翰林揭先生旣爲之記，余郡人也，故述義門銘以美之，其詞曰，

雍睦義門，浦江鄭氏，本源弘遠，光我閭里，闔門百口，同居八世，子子孫孫，詩書孝悌，積善之華，一團和氣，
帛無私衣，食無私味，室無私財，閨閫奴婢，推其有餘，鄉鄰以濟，何以臻斯，曰誠無僞，婦言不聽，弼古之義，
末俗輕浮，尊卑唯利，秋毫必爭，父子情異，而況兄弟，烏得無二，分房析戶，紫荊憔悴，義門崇崇，有國之制，
旌之復之，以勸以愧，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之保之，是在不墜，出入具瞻，安居良貴，旌復非難，敬保非易，
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詒來裔，

尚志齋銘

士之所尚，曰惟其志，其志伊何，稽古六藝，先立者大，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適，始於跬步，
精踐力行，罔失厥度，車服華靡，宮室巍巍，犬馬聲色，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寬博，
富貴威武，譬之若無，毅然莫奪，誠大丈夫，

純一齋銘

純兮不雜，一兮不分，懿矣純一，道之本原，如彼白璧，絕無纖翳，有粹其容，蓄蓄其氣，如彼流泉，滴石以穿，
勿二勿三，內也靜專，聖學工夫，主于無適，霧散雲開，青天白日，有美君子，揭以顏齋，我銘章之，貴我允諧，

聽竹軒銘 并序

著作王竹之居京師，銘其軒曰聽竹，而未始有竹也，或者疑焉，翰林應奉黃子肅爲記以釋之，晉復徵余銘，銘曰，

有斐君子，軒名聽竹，我思古人，瞻彼淇澳，敬愼威儀，其聲書意，心之聽矣，匪任耳目，是故聽于耳不于心，
吾知吹爲之非眞，聽于心不于耳，吾知抱一之在是，虛中以濟直，外以勁勁，而爲聲靜而能聽，崇爾令德，
消爾俗病，君子有之，性情尤正，霽光風霽月，金玉其音，当遇此道，萬古一心，

太一舟硯銘 并序

戶部員外郎楊君友直善隸八分，嘗爲石氏書先碑，得蓮葉硯一枚，其製精奇，蓋古物也，字之曰太乙舟，俾予銘焉，銘曰，

斲山骨，製蓮葉，成硯池，貯風月，玉井潤，華峯秋，千古意，太乙舟，蓬萊近，雲氣浮，助揮灑，騰蛟虬，畀之誰，玉

堂仙，照青藜，草太玄，

筆銘 并序

筆於文房，厥功最鉅，韓子傳毛穎，述其世系封爵勳烈特詳，故不復云，余謂臨池之學，非佳筆不可也，
紙與墨誠次之，何則，今有李氏烏丸，羅潤玉板，而中書君不中書，安能造鍾王之妙，追顏柳之奇哉，昔
人謂筆之壽以日計，固然，亦孰知有類大人之道者，方其始用也，尖圓穎銳，未易屈伏，一揮千言，不挫入手
一毫，如人少年，志氣方盛，馳騁英武，勇於敢爲，此孫伯符下江東時也，迨其剛銳少歛，鋒穎不露，
純熟，宛轉適意，如人壯年，更變旣多，慮患益深，學無遺策，此子房遇圯上老人後佐漢謀楚時也，及其
旣退，鋒穎禿，背一成二，欲左而右，不稱任使，如人暮年，精力已衰，百病呈露，此廉將軍三遺矢時也，
嗚呼，余好工書，故能知筆之利鈍如此，且感其進退始終之道與人合，乃爲之銘，銘曰，

內剛外圓，其用不息，始銳終鈍，敗于雙毫，運諸掌握，惟意所適，天祿石渠，爲乃不積，顏筋柳骨，心維正直，
毋雕徒博，尤紀厥德，

芳遠堂銘

伊古君子，學以修身，馨香令聞，百世攸珍，譬諸草木，惟其所好，物由人顯，妙契斯道，楚澤之蘭，佩于靈均，
豈以幽寂，而泯厥芬，濂溪獨愛，亭亭淨植，香遠益淸，懿哉無極，東籬之下，采菊悠然，令名芳節，垂于萬年，
亦有梅花，處士是似，冰玉其芬，歲寒擢美，觀是四者，永懷其人，邁往千古，其何能臻，仁熟善積，樹德不私，
流芳之遠，允符斯德，

省心齋銘

維人之心，通貫古今，無遠弗到，無近弗臨，大包宇宙，細入微塵，虛靈不昧，是曰天君，賢愚善惡，悉由此分，
放而不收，爲厥心病，省之有要，操持一敬，垢去鑑明，滓澄水瑩，潛思密察，僅守中正，其用無方，物來能應，

敬止齋銘

君子之心，止乎一敬，純粹無雜，清明有定，大學至善，中庸至誠，始焉致力，終也安行，君子之學，敬其所止，
居之不遷，儼思若是，揭以顏齋，修息允藏，如臨上帝，觀此銘章，

惟善銘

惟善爲寶，賢人是好，虛靈不昧，知止深造，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萬物備我，一視同仁，內主乎善，外邪莫入，
奉之如師，服膺勿失，嗟惟此寶，人孰無之，不有其寶，溺於己私，所寶惟賢，明德至善，誠身謹獨，罔間隱顯，
所寶惟善，樂莫大焉，一動一靜，希聖希天，

時思銘

仇氏得姓，爰始春秋，宋大夫裔，世居陳留，厥後遷徙，自西徂北，維高維曾，顯于金國，曰祖曰考，仕我皇元，
衣冠積善，慶綿子孫，追榮三品，祭祀備物，霜露怵惕，孝敬誠一，神靈如在，昭格時思，永久勿替，刻此銘詞，

虛齋銘

君子齋居。心兮孔庶。存誠默太極之初。靜而動妙化之樞。鑑明空同。善應容物。八牎玲瓏。一榻瀟灑。光風霽月。悠然在室。庶幾坐忘。匪事外馳。研硃默易。觀象玩辭。無中生有。親見庖羲。

頌類

慶雲頌并序

皇朝將作匠秀織御容。其工妙非繪畫所及。前古未之聞也。泰定二年冬十一月。英宗皇帝御容旣成。有旨奉安于萬安寺。越辛酉。丞相率百僚備儀仗導引。鼓輿之次。教坊樂作。而慶雲見。中書參議臣王士熙作頌以紀盛美。而草野臣胡助竊獲觀焉。其頌之序有曰。昔至治元年。百官迎仁宗御容至萬安寺。慶雲見。英宗命翰林學士元明善贊之。小臣嘗載筆太史。今預中書謀議。目擊心悚。盛美不可以不志也。嗚呼休哉。昔助嘗館於元氏。而參議故所交遊。知其家學淵源。嘗擅太史公瑰偉者也。助雖種學有年。而不獲備太史氏之灑掃。將老矣。覩儀典。技癢于中。若夫肆鴻藻之歌詠。以待上之采擇。是亦時人之義也。遂作頌云。詞曰。

穆穆帝容。於赫在上。昭回爲章。時降時享。奉安卜吉。爰奏鈞韶。普天同慶。有雲停霄。五色流麗。非烟非霧。炳煥郁紛。輿衛是覆。惟昔仁廟。徵祥若茲。前聖後聖。一揆同歸。丕纘皇元。河清海晏。式符昌運。歷年億萬。兩朝載見。太史屬書。野人作頌。播之康衢。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太拙先生者。湖海士也。姓陳氏。名信逸。其字自號大拙。人稱爲大拙先生。不詳其鄉里世系所出。或云湖人也。嘗往來蘇湖間。窮山水之勝。先生貌清古。瘠而長。鬚髯炯然。若方外士。性恬澹無機心。溫和樂易。不作崖岸。見人有善亟稱之。恆以孝悌忠信語人。獨好儒學。能文章。喜爲詩。且善書。有晉人風致。人或求其書。輒揮灑不倦。求詩亦不辭。江湖間迢遞傳其所作。頗好飲酒。量不弘。醉後喜誦陶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赤壁賦。慨然慕其人。間與釋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也。年踰六十。髮不白。齒不衰。若四十許人。行步如飛。嘗遊京師。若有爲者。然未始交權貴人。每於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鑑。扣之卽拂然矣。吟大拙詩曰。我有大拙。知巧滅絕。不貴王侯。不愛田宅。衣冠不飾。飲食不擇。五湖四海到處爲客。一片襟懷。風清月白。世莫測其何如人也。先生與蘇人錢翼之好。錢予友也。爲余言先生大略如此。蓋有道之士也。又曰。先生昔在維揚。見予殊喜。且謂予外秀內純。庶幾可學道者。惜乎其汩沒塵埃而不知返也。予聞悚然異之。顧以不獲執鞭下風而請教焉。於是追錄錢語。爲作小傳云。

胡子曰。余觀先生之爲人。是亦不夷不惠之間焉爾。大拙自吟。蓋有見也。至於數遊京師。夫何爲哉。得非濟世之心未能忘諸。嗚呼若先生者。古之隱君子之徒歟。　助旣傳大拙先生之事。或者疑焉。今特進上

卿大宗師看雲老人吳公見之甚喜。爰命裝演一卷。俾其徒之善書者書焉。且賦律詩題于後。館閣羣公亦爲著語。於是大拙之名傳播京師。助也倦遊老矣。將歸故山。他日或因錢君幸獲一見先生於廣莫之野。出此卷誦之。寧不爲之捧腹絕倒。其亦拙者之遺耶。

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容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秩三百石。官小史氏。舉相似與先生處。淡然天遊。遂去。晨夕夢想。未嘗不神交也。嘉發遲爲人。頗憂人間事。願謝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長八尺。量差小。時人稱爲小拙先生云。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睿川。有諱神者。爲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諱翔。爲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爲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廸功郎。辟史館實錄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樸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爲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爲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焉。監察御史日會泮宮。勉勵諸生。先生之爲學官也。嘗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溫、遼省參政康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郭公克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徐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帥之時爲尚書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關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艷之。曾司業與草廬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爲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謝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參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遊。旣授溫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廣學士分院諸署上京。虞公爲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兮都威衛儒學教授。衞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滸。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蓁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脩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爲之。中書總史

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李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故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爲史。況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覺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五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中書選。爲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烏希說、張約中。爲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觀濟古。氣稟羸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絕嗜慾。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北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文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孟。旣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唯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邪。先生既歸數年。兩蒙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爲之興懷傷感。獨侍講黃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

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遂陽儒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璩、廉。賀州通判。女一。適溫州陸陽學正陳燧。孫男六。長廉文、習進士業。次朋壽、衢州路學正。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葵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夭。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蓋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塋營墓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爲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爲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叙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耋。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耋。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渾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帝事佛。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疾速死。以爲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密室之避風、籠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延壽之道。

無論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予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鬢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開爲政。輒直言其非。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貫賦詩爲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爲期頤坊。會乏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于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泳、次埜。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貞、桂、元、蘭、蕙。於戲。三代盛時。養老之禮備具。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耇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冢。天爵之貴。岷山發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廉侯遺愛傳

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求其撫政愛民與古之循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廉侯一人而已。侯名阿年八哈、一名浦、字景淵。北庭人也。從祖希憲。爲至元名臣。有大勳勞於國。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封恆陽王。通孟子學。人呼爲廉孟子。祖希恕。中書右丞。封齊國公。父忽都八哈。廣卿。世以清白相傳。侯幼穎異。絕無貴介華靡之習。年二十餘。即入宿衛禁中。旋以世賞授官。來爲浦江縣達魯花赤。下車視事。即訪民利害。而興除之。浦江爲邑。在山谷間。稅糧舊輸之本郡。近年撥輸建德。建德雖與縣

境連。而崇岡峻嶺。不可通。負荷之費。數倍於前。民甚患苦之。侯力稟憲司。獲仍其舊。民皆鼓舞相慶。賦役不均。吏並緣爲奸。是故貧益貧而富益富。侯察知之。日夜思惟。以救其弊。會憲司行隨產當差之法。他州縣皆別遴官。獨浦江就委侯行之。蓋素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於庭。徧詢其詳。令民自實其業。用宋咸淳冊爲之根柢。命里長履畝而推正之。及命鄉都覆覈。侯躬校簿書。正其是非。斥其隱蔽。吏造冊籍。粲然明白。積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盡除之。然後依糧定役。咸服平允。小民德之。不啻如病而得瘳。如旱而獲雨。侯明敏絕人。加以仁愛。凡民有訟。洞知其情。委曲戒諭。使之自新。不得施刑法。吏不敢欺。民不敢僞。縣舊用胥徒追逮。叫囂隳突。雞犬不寧。侯悉革去。第令里長呼之。事無不集。侯初至。見學校不治。大懼無以成人興化。即覈學田。葺齋舍。禮致儒士。俾弟子員肄業其中。公退輒詣倫堂。諄諄勉勵。又俾各社延師。以訓童稺。絃誦之聲。遍乎四境。侯每歲親行郊。勸其農人播樹藝。于今三年。皆底厥績。譙樓及戍營將壞。侯爲修理而一新之。鄉先生柳內翰有遺文廿卷。藏於家。未能刊布。縣之圖經。久且未繕。侯命文士撰述成篇。復皆捐俸爲倡。刻置學宮。其表厲斯文。意有非區區俗吏所能及也。武川民素譁爭。譁爭起禍。在不測。部使者賢侯之行。俾專治之。侯發其隱伏。民皆服罪。無冤。一縣稱爲神明。及其歸也。歌謠載路。江東有警。鄰縣惡少年欲乘勢剽掠。人皆震恐。至有挈妻子逃山谷者。侯爲保甲之法。使得互相救援。復揭高竿於四門。設有亂者。暴其屍以狥。侯親部士卒。持弓巡行鄉落。遍告以用法之

意。民習帖帖。此侯之治績尤著者。侯其愛民。切切在念。無斯須忘去。鬚髮為白。故民得安其生。輸賦稅外。毫髮無他役。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嘉以為前此未之聞也。侯治縣三年。廉介自守。始終如一。雖饔飧不給而處之晏然。善談論。援引明切。動合古義。聽者悚然起敬。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侯之謂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人心。遺愛在田里者。及吾之身罔思之不忘也。將如後人何。曷屬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垂來世。皆曰然。於是介戚良民具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竊聞之。樂道人之善。而可以為世勸者。春秋之義。君之事也。矧侯之善政。彰彰若此哉。是何敢辭。故為之述遺愛傳云。贊曰。今之邑古子男國也。禮樂刑政教化之具咸在焉。顧施用何如耳。廉侯年不先人。德不後人。春生秋肅。冰清玉潔。綽有古循吏之風焉。非獨浦江之民。懷遺而不能忘。若隣封之甿。亦感其聽斷之公。歌謠載道。非其家世之懿。材識之周。決不能致於是也。嗚呼。廉氏世有其人哉。太常博士東陽胡助述。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九

贊類

皇朝元會板位圖贊

侍儀舍人王士點。精思為是圖。屬永嘉郡文學東陽胡助為之贊云。

皇朝元會。禮樂盛美。越古冠今。錫福受祉。崇天閶闔。大明臨御。億兆臣工。旗甲拱衛。虎豹獅彪。列置其外。儀仗紛紛。精密妍麗。繖扇麾幢。旌節斧鉞。穆穆四門。前後對啓。日精月華。鳳儀麟瑞。東西兩廡。禮物攸止。內外將軍。左右護尉。雲和合奏。絲竹鼓吹。糾肅班聯。起居臚展。文武千官。咸有定位。宣贊承傳。音吐弘偉。拜舞周旋。山呼萬歲。職司侍儀。恭事殿陛。導引升降。日勞心瘁。敬列為圖。昭示永世。廣文作贊。敢效狂斐。

真西山小像贊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沒。西山思繼。惟西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仁風滂沛。金馬玉堂。淋漓草制。將登政府。參贊補綴。夫何聳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伊公平生。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溫粹。門人寶之。一瞻三喟。

俄步臣真贊

光嶽氣全。金玉輝潤。六魁天下。開先文運。偉人物之山立。蓋羽儀乎天朝。卽之溫而德厚。使人之意也消。若夫為時宗工。士論翕異。文衡既執。經筵亦侍。置之玉堂。則代言潤色。鼓動風雷。旌麾誅回。海立山嵬。擢之臺憲。則威嚴不迫。奸邪褫魄。冰潔霜飛。乾坤清夷。委之廊廟。則斷斷乎操宰相之方。孳孳乎用人才之良。至於垂紳正笏。不動聲容。安九鼎磐石之勢。收千載翼儷之功。是安得不使海內之士。倚之若中流之砥柱。而障百川之東也耶。

仇公哲真贊

陽剛之蘊。溫粹之容。峨冠佩玉。臺閣清風。有為有守。才宏氣充。如水行地。如雲在空。無適不可。惟其所達。措諸事業。式昭顯融。

古佛像贊

伊維古佛。從何而出。相本心生。故作是形。偏袒赤脚。真體如如。吁豈非西方聖人之徒歟。

南極老人贊

維南有極。奕奕明星。昭回雲漢。老人之精。氣化絪縕。胚胎萬古。允昌斯世。實曰壽祖。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山臞臞兮園寄。崇英英兮飛瓊。水蒼蒼兮古色。泉冷冷兮懸石。若有人兮其中。曰工部兮仇公。襄冠巾兮野服。携杖屨兮林麓。澹容與兮逍遙。何風度兮孤高。脫紛華兮遠俗。一琴一鶴兮自足。

簫鶴埜真贊

東州之裔。西蜀之曼。武功積世。偉偉堂堂。劍佩珪璋。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上。雲臺凌烟。丹青是然。久載彌傳。

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履信父之別號也。其平居好讀老莊書。因取莊子漢陰丈人論。抱甕灌園語。以為號焉。且自贊之曰。

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冰清兮滌體髓。養其內兮忘外趣。吟風月兮薄萬古。視天地兮同蘧廬。知我者以為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為詩人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烏得而議諸。

透庵贊

對者不識。識者不對。若不渡江。幾乎猖狽。

如愚贊

余少年識青山中。宮翁所居之齋曰古愚。因自為之記。及來京師。與今平陽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公是時亦號古愚。其後歷縣中外。官業益著。涉世益深。若以古之愚為不足於世用。而更號如愚焉。前中書左丞許公可用。又從為之贊。而敍其故。且屬以古愚之號。獨歸於其友胡助。而許公特善發明其說。

僕竊愧甚.於是拾其緒餘.亦爲之贊云.

伊古之愚.直哉惟汪.伊今之愚.詐則有餘.不古不今.終日如愚.希我先師.庶幾世儒.有不愚者.實兮若虛.學貫乎內外.名曷拘曰古曰如.嗟敢齊驅.嗚呼如愚.其顏氏子之徒歟.

別峯法師眞贊

微笑之容.說法之相.披金襴衣.啓華嚴藏.洞徹三觀.指空諸妄.矗飛來千仞.別峯靑.明月淸風鏡湖上.

古賢贊并序

始余作古賢贊八十一首.小子璩輒就吳興刊板.而以書來言曰.古賢尙多顯者.大人筆力有餘.請更作幾首.以遺子孫何如.余從其言.復作廿九首.通一百一十首.然亦豈能盡哉.初非有去取之意於其間也.不過乘興自適.卽其事實之大略而爲之耳.雖然知我罪我.恐不濟大方一笑也.

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周亞夫

細柳屯營.將軍號令.介冑不拜.乘輿加敬.可屬大任.由是帝知.平吳楚亂.用兵出奇.

申公

蒲輪安車.迎聘老儒.大開明堂.會議石渠.帝方尙文.首問爲治.不至多言.力行何事.

魏相

厲精核實.漢宣中興.同心輔政.丙魏齊名.丙尙寬大.魏尙嚴肅.寬嚴相濟.致治多福.

黃霸

潁川之治.首漢循吏.教化旣行.鳳凰斯至.宜擧是心.充養加諸.胡爲相業.治郡不如.

卓茂

盛德寬仁.善教化民.居攝病免.冥翔潛鱗.建武中興.表賢拔俗.首拜三公.四方悅服.

竇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美.帝賜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益事謙恭.

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勳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蔞豆粥.滹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袁安

大雪天寒.高眠閉戶.蟄居俟時.憂民疾苦.外戚擅權.天子幼沖.漢廷恃賴.司徒袁公.

羊祜

輕裘緩帶.晉朝元戎.滅吳之志.身後成功.山因人重.湛亦不朽.遺愛墮淚.碑存峴首.

杜如晦

貞觀初政.良由房杜.善斷嘉謀.亦莫予侮.勳勞無迹.不顯功名.帝念同佐.獨見玄齡.

姚崇

鸞臺鳳閣.雅志從容.應變成務.立事枉中.明皇賢輔.史稱姚宋.允矣救時.世方管仲.

張巡

飮血登陴.裹瘡力戰.士卒同心.外無救援.孤城死守.雙廟生輝.彼全軀者.猶議其非.

李光弼

臨淮嚴重.武略英雄.中興唐室.郭李同功.吐蕃入寇.遷延有憾.擁兵不朝.陛下疏慢.

李晟

將兵擊泚.天生西平.肅淸宮禁.收復京城.功在社稷.信讒猜忌.吐蕃劫盟.馬渾羞愧.

李泌

白衣山人.萬乘賓友.弘濟艱難.無屈其守.陳五不可.固請歸山.晚爲良相.薦賢好仙.

段秀實

吾戴頭來.就死見義.奮笏擊泚.忠烈名世.賣馬市穀.代農輸租.公論詰責.恨死武夫.

楊綰

議貢擧法.三代遺風.典選平允.分直不容.登庸制下.悉從淸儉.天遽奪之.相業未遂.

曹彬

飛龍見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寵厚愛鉅.平吳降蜀.勳業最隆.出將入相.善始令終.

錢若水

華山隱者.擁爐畫灰.熟視良久.不語如雷.雖有道骨.功名方遍.急流勇退.仙做不得.

呂蒙正

淸修苦學.風雪貧居.大魁天下.三入中書.朝士失言.置之度外.薦姪爲相.儲才夾袋.

李沆

識重雅望.識高厭榮.日奏水旱.防欲未萌.手焚御書.冊妃寢議.雖居人上.夙知丁謂.

王旦

三槐德符.天定必取.善決大議.愧服夷虜.太平賢相.委任獨專.福祿榮名.十有八年.

張詠

剛毅鐵石.自號乖崖.善臨方面.安反側懷.庶幾孔明.法嚴治蜀.二公遺愛.千古尸祝.

林逋

咸平處士.獨愛梅花.一童一鶴.雲水仙家.千古高風.淸言知道.孤山有墳.封禪無藁.

魯宗道

太后臨朝.屢有獻替.諫立七廟.三從尊帝.氣節參政.骨鯁可知.市飲微過.事君不欺.

胡翼之

承繼洙泗.開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學.議樂侍講.海內尊師.先生道德.歐公表之.

范鎭

開端建儲.濮議不屈.力詆金陵.勇服君實.平生同傳.後死者銘.論樂終異.乃見眞情.

包拯

龍圖京尹.政號神明.小夫賤隸.皆知姓名.彈劾權貴.澄清豐轂.遺風凜然.證爲孝肅.

東李孝至愚期頤先生贊

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峴山晝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題跋類

題黃淸夫耕雲釣月圖

秋谷耕雲者.相國李韓公也.秋江釣月者.處士黃淸夫也.韓公爲天子之宰.有大勳勞忠於君者也.淸夫山林之士.以耕釣養母.爲悅孝於親者也.昔者見知於相國.長揖而去.不以功名富貴介心.相國既贈以詩.且欲友之而不可得.其志節之高可見矣.然則相國之於處士.其貴賤雖不同.而忠孝之道一也.子昂以翰墨之美.爲之屢書.而在朝之大夫士詩之序之詠讚之者至矣.處士果何求哉.雖然當是時.韓公身任天下之重.厥後危機岌岌.固有不得遂其耕雲之志者.而今又何如也.曷若處士老而不衰.脫羅榮名之慮.而天罔益予之壽考.使得優游釣明月於秋江之上.獨擅淸樂於無窮.宜其不以此而易彼也.故爲題其末.

題羅進士墓誌銘

余友羅以誠之先大夫進士君.得銘於翰林侍講揭先生.而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大書焉.進士君道學之脩.孝友之行.貞遯之風.揭文實善形容發明.而子山公之書擅名一世.追跡鍾王.龍蛇飛動.未嘗輕與人寫.是足爲進士君不朽之傳矣.然非以誠篤於顯親揚名.知孝之自.亦何能得二公之文之書若此哉.況以誠由教官歷仕佐縣治有年.今將告老.越在六品.而貤恩之典.進士君當得贈官.又松楸泉壤之光也.嗚呼休哉.

跋王宗甫臥雲集

昔大宋渡江後.東陽人物文章最盛.英偉卓犖之士.僕出.若臥雲先生王氏.亦其一也.然國朝混一逾七十年矣.故家大族.往往彫零殆盡.能有不墜先業者幾希.一日.希白甫攜其先世臥雲遺稿一編示余.予敍玩讀之.慨其學問淵深.才華浩汗.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語間.觀覽者尚可想見其風烈.雖其篇章頗多殘缺.然詩之傳世.初不貴乎全也.矧一時名公鉅卿.悉與之交游唱和.裕齋馬公爲之序引.稱賞

至矣.嗚呼.君子傳業.尚論其世.讀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玩味之餘.輒識其後而歸之.

跋陳氏義庄記

右放翁與東陽呂子益書一紙.後二紙則翁二子之書也.於此知子益交翁父子間爲甚厚.而翁父子之待子益亦不薄也.前輩典刑.尚可想見.子益名友德.東陽故家.宋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進士.宦未甚顯而歿.翁書所謂義庄記.乃爲吾里路西陳氏作也.記後一節.甚有發明感慨.意此公所自得也.嗚呼.今義庄已廢久矣.余甥孫呂子明.於子益爲六世孫.獨能寶藏此帖.出以示予.求識其後.故爲書云.

題竹隱老人

右竹隱老人潘公七進辭圖一卷.李伯時龍眠筆也.辭語簡古.意精妙.誠二絕也.老人之七世孫壎.出示助.敘粧以覬.肅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諸名士議論發明略盡.殆無餘蘊.蓋老人以默成先生爲之子故也.或疑作圖時.龍眠已病.恐非親筆.豈其子弟耶.或謂老人隱遯時事.寓意於辭.庶幾得之.或以爲漢末陳太丘、荀朗陵兩家似之.然陳荀氏子孫貴顯失節.不滿先儒之論.而默成先生正色立朝.淸修苦節.一世師表.卓乎其不可及.此文公朱子之所深敬無間然者.非陳荀氏子孫比也.若夫廉頑立懦之風.不徒學士大夫之所景仰.而小夫賤隸亦莫不知淸潘之爲貴矣.嗚呼休哉.爲子孫者.第謹守家法.斯足爲前人光.又何暇區區上文辭者之表章哉.助不佞.輙書所見如此.

跋余廉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爲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五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達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縣尹奉符郭侯復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稷.相與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字廷心.余闕其名也.正統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爲世所稱云.

碑銘類

重修雙林禪寺碑銘

雙林寺者.善慧傅大士開山道場.浙水東大刹也.按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茅雲黃山.燕坐雙檮樹下.說法度人.靈異神通.不可殫述.嘗梁武帝盛時.數法顯揚.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刹.是名雙林.事具徐陵所製碑.由梁至今且九百餘載.無怪摩培廡之屢廢而屢興也.宋宣和中.睦寇縱火.寺宇煨燼.皆爲丘墟.紹興初.删定賈公廷佐.始範洪鐘.建三藏殿.住山樸禪師募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潘公良貴記大士殿.著其蹟可考也.由是厯年百有五十.而入國朝.又已七十餘載.世異事殊.法席虛曠.去來聚散.如更傳舍.故殿堂門廡.諸屋宇以次摧毀傾倒.化爲榛莽.見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殿.旃檀林.雲黃閣而已.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公選前住西峯友雲龍禪師住持入院.慨然不怡.於是以說法化緣興修爲己任.其年冬.作厨垣千有五百丈.立外山門.自是歲興工役.復羅漢堂.知客寮.修旃檀林.復前資寮.□

堂。增大士殿層樓。鑄獻臺爲祝釐之所。創東廡。治東淨庖湢從僧堂以屬西廡。延山門入若干步。塑護法二天神坐像。開田瀦水。爲放生池。甃石治道。引流種樹。金碧暈飛。相爲映帶。前後七年。積工鉅萬。起廢爲新。實雙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狀。請金華胡助文諸碑。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藏師予方外友也。師向在西峯。造雙溪大橋。利濟萬民。行旅往來贊嘆。故茲坐大士道場。燦然作佛事。修建偉績於久廢之後。猶不可以不書也。蓋嘗謂之大士。彌勒尊佛下生也。立教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去貪嗔癡。背惡向善。等成正覺。觀其著心王銘。卽堯舜禹相授受之道也。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歸。昭揭日月。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與王化相違遠。若使人人向善。發菩提心。爲善而不爲惡。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詎非輔治之基耶。予既書其事于石。仍系之以銘。詩曰。善慧大士。化度閻浮。雲黃之山。燕坐雙檮。世方障蔽。小示靈異。法推一擊。千門洞啓。人天歸仰。建刹寶林。聽我三教。明爾一心。音達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宮受記。一彈指頃。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滅彫零。去來攘奪。如更傳舍。東顏西偶。屋廬盡壞。有爲有漏。或廢或興。刼數恆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鞠爲茂草。豈無其人。緣法未到。猗歟龍公。應眞化身。持戒定慧。說法度人。檀那信向。肇乘財施。指揮匠石。興工起廢。掃除瓦礫。開闢荊蓁。翬飛金碧。內外一新。廊廡翼翼。山門岌岌。佛殿鐘樓。像設莊飭。百堵皆作。塗墍垣墉。易治門徑。水月猶空。功崇再造。山林增耀。大庇寰流。開堂敷教。祝延聖壽。超度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

達魯花赤亦璘眞儒林公去思碑銘

義烏於婺爲上縣。昔之論風土者。謂其民尙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入職方一十有四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璘眞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善於撫民者。公蓋其人也。公敏而諒。明而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故見於爲政。務在抑豪縱。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莫若於傭。惟夫之費。上府吏卒。道出縣境。輒覓夫乃行。或徙索傭錢而去。縣設關隸司其出納。乞有斂斂。亦循是名求之。廉鍰口至數百緡。公至俾所出減前十九。不費而濡覓者。皆痛絕弗興。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田連阡陌者。乃儘三歲而一役。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則循田之所在。驗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數。而單夫小戶。差役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艱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逞事處。公夙夜慰諭。令民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閒。以察姦宄。四境扼塞。復集民丁守之。咸恃以爲安。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叩哀禱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衆謂其精神所感。故及有是。歲大祲。官民租皆無所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徵其半。公力言之。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惟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不踰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坐庠序。與博士弟子考德問業。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

春。邵農。必躬歷境。告戒其父老。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人。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它若縣治頹敝。則因舊而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川龍祈二驛。又皆大新其舊。縣據孔道。觀瞻所係。爰卽西廡。築崇墉。建重門。而創閣其上。以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故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旣終更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惟爲人所能爲。而且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盍采其足以繫夫人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爲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咈其欲焉。則衆怨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所悅。旣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百千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以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興作之績。亦牽聯書之。公偉兀爾人。字仲弘。用蔭入官。由徑縣達魯花赤。翻同知新喻州事。乃以儒林郎來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七月。而去以十四年正月云。銘曰。維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尙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馴其衷。孰善撫之。粵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敝。惠愛所推。罔不蒙被。謳言百里。率團于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瘳之。民饑吾饑。凡民之蓄。公實脉之。閭里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旣安旣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敬公神明。今公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春秋。遺愛之存。曷其能泯。繡湖之波。其淸渥永。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謠。勒此貞刻。俾我譽公。示後爲則。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十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成采摭焉。其爲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曆、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實故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王公尊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祕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爲此書。篇帙浩繁。日修月創。閱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舛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鉅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莫不知此書之奇。願見其全不可得。顧非一家之力所能刊行。浙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首建議繕寫校讎。將鋟諸梓。未就而牟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公。實來開閫承宣。嘉惠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于浙東郡縣學及書院。議入之羨有差。郡守張公榮祖。臨蒞提督。命教授王君亞。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君子皆得以

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寶。無不滿意。隨其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敍之詳矣。茲不復書。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澤之所作也。始公澤將卜隱居于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殆遲李氏家法者耶。於是因其山水之名而題爲六觀焉。曰甑山晴雪。曰雙溪春水。曰石門夕照。曰溪亭秋月。曰獅巖晴嵐。曰龍湫飛瀑。公澤首倡各賦律詩一章。而白雲許先生首和焉。其他和者數人。清辭雅韻。金石相宣。使諷之者如目覩焉。異日公澤治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詠石門六觀。侍講黃先生見而甚喜。許爲首序。而未至。予其爲後序乎。詩三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于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之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所不廢也。遂識之。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貴富有異。勢使然也。後世宗法既壞。縉紳家自爲譜。故學士大夫貴於譜諜時修。所以敦合宗族疏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若蘇子之言。尤有感於人心。可不繹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燹之餘。譜諜悉多散逸。而又子孫卑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傷。至四世分爲四派。遷居青口。後卜築於稠巖。而事力甫大。翱翔宦路。朱紫盈庭。中經睦寇金虜之變。更造室廬。派別爲五。或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望者。曰書記君。梅尚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聞。作難老堂。無垢張公越玉吏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焉。曰通直君。字伯椿。周益公薦充金使。未行以疾卒。孔山喬公誌其墓有曰。向使一至虜廷。覘其事宜。必能有所論說。以息群議。未必啓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而歿。吾非獨伯椿惜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之好。西山眞先生爲道學之友。曰南舶君。肇集賢崔君交契之厚。誕日以詞美之。有炯炯靈襟淡無欲之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汨以利。心平如衡。不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祚宋盛時。因以著聞。南渡之後。稍衰而復振。所與游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十餘年。昔之盛者今則衰。今之旍者昔無聞。盛衰倚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甥吳達孟明。粹然醇古。獨能安分守貧。授徒爲業。慨念宗族之漸衰。收拾譜諜於將墜。補緝續書。燦有條理。可爲知所本矣。間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爲稽於譜而書焉。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曰。強爲善而已矣。噫。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散漫于世也。嗚呼遠矣。

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峯。皆聳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鍾秀。毓

蟠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愛先生與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涌。二先生深所長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衛、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岳也。如千兵萬馬。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慘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蓋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售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必遺文之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析僚佐扈從。而助亦在行中。會徵疾差後。至六月下澣。始與檢閱官呂仲實偕行。仲實攜從游于昇學者也。今又同在史館。故樂與之偕。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勝也。日以吟詩爲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覲草堂之西偏。文翰閒暇。吟哦亦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召。先生至於堂上。留數十日。日侍誨言。先生屬以目疾憚書。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輒從旁執筆書焉。助或一詩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爲之折然。其所以啓迪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歷張秦山、灤李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視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略見焉。至京師輒錄爲一卷。凡得詩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刪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寶祐間。從伯父古招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

而工部尚書李公爲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湖南湖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慮族人。欲創義庄。未就而歿。先君克承其志焉。入國朝至大初。先兄古舉再修是譜。萃爲一圖。支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主義庄。尚無恙。會因縣道理畝造册。別立贍族庄一戶。由是歲當差役之費。而租入不能以贍矣。末幾先兄即世。予留京師。子姓莫適爲主。洎予歸權領之。而時異事殊。理民者不以教化爲意。而惟務貪剗。族人之懷私利己者。亦乘時爲奸。於是質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壞不支。無爲善後計。乃集長幼而謀之。僉曰。歲有役。未有戶也。無戶斯無役矣。窮則變。變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計口分田以與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通之道乎。予是其言而行之。遂作分義田詩以志焉。雖然。予觀近代富家巨室。往往置義庄以贍族。遭世變鮮不廢者。若吾里路西陳氏義庄。陸放翁所記者。內附後輒先壞。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初始祖以來。綿綿延延。至于今日。幾四百年。支派日益繁衍。祖宗之澤

尚未艾也。可不念哉。助不肖。自幼獨好學。見謂迂闊。而吾族之讀書者絕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學登朝。備員史官者再。今茲告老而歸。爲合族之長。閒居無事。追予往來京師凡三十載。而族之後生不能偏識。因閱族譜。再加修緝而續書之。舊譜第一楮具四世。次楮則識其上。而續其下。殊覺煩贅難見。今輒做歐陽公族譜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次。遠近親疏爲別。而書有詳略焉。嗚呼。繼自今凡我族人子孫覽其譜者。宜敬念祖宗之澤。以有此身。相與和睦。力行孝悌忠信。貧者安而無諂。富者遜而無驕。仰事俯育之餘。勸學讀書。出而應舉從仕。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於下流也。詩曰。無忝爾祖。可不懋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秋九月九日。十一世孫。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助序。

記類

古愚齋記

世之日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鼂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爲愚。而顛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竄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抑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超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因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鼂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戇者。倘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隱趣園記

隱趣園何爲而築也。吾兒璋所以承外舅之志也。始東白蔡隱君曰竹澗翁。愛女擇婿。而璋也選在東牀。於是創館甥之室于別墅。使居之。翁可杖履往來也。甥舍之東偏。壤地十數畝。坡阜聯綿。松竹秀蔚。近可睇。遠可憩。幽可規。以爲園。中有方池半畝許。植蓮其內。名之曰君子池。池上間植青李、棠棣、天桃、紅杏、芙蓉、楊柳。粲然成行。表曰春色。池左右植安石榴爲洞。曰夏意。中植丹桂。作待月壇。壇之後。列海棠如步障。曰蜀錦屏。壇之前植山梔子。曰蒼蔔林。兩傍夾以荼蘼棚。曰香雪壁。又植牡丹數本。甃石爲臺。曰天香臺。結柏屏于後。回環砌石子爲逕。編竹爲籬。種菊百數本。曰晚香徑。東有松竹梅。結亭其間。曰歲寒。西有修竹澗泉。曰竹澗。餘壤之沃者。雜樹桑麻棗栗李瓜蔬韭。亦成行列。緯有隱居之趣。是皆竹澗翁平日之所規畫。而俾璋營之。惜翁之不及見其成也。會余自西掖請老歸田。吾兒迎養。日遊其間。於是總名之曰隱

趣。而爲之記。曰。信乎園日涉以成趣。千葩萬卉。生意無窮。積歲月而後若此。夫豈一朝一夕之工哉。翊不出戶庭。不勞登涉。而望以見華山之相環。雲烟之呑吐。朝暉夕陰。變態萬狀。娛人心目。其東南一峯。與歲寒相向。尤峭拔者。白鹿峯也。晉孝子許公墓在焉。吾兒雅不欲仕。獨慕古人之遺風餘烈於山林間。故得園池之勝。與隱者之趣。固未必同也。誠能得夫隱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遙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濱。功名富貴。何曾足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子。與得隱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昔有陶淵明。唐有李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陰濃。池邃香遠。水淸石瘦。黃菊滿籬。雪積冰堅。挺秀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攸存。慨然飛雲之想。而不忘太山之瞻。斯爲無忝乎隱趣云爾。

李氏木香亭記

木香亭。李公光善之所築也。公幼好讀書。有文武才。嘗勅受都使。領鎭兵。撰括寇成功。勒石麗水。至政中。歸隱邑治之東。築亭自老。植木香一本。蔓延其上。因扁爲木香亭。亭之前引水爲池。曰濯纓池。池之側積石爲臺。曰望北臺。環列松竹。恍若深林邃谷。日與幽人逸士。吟咏遊宴其間。而不知戶外之有塵囂也。其子鳴遠請予爲之記。予竊觀古人如晉陶潛愛菊之隱逸。宋王祐植槐于庭。二公之潛見雖不同。其托花木以寓焉則同也。今李公之木香亭。其亦思兼二公之意者乎。噫。陶爲晉處士。而公爲國朝隱君子。其出處大略相似。未有能辨之者。況後有德行文章爲英偉卓犖之士者。必然木香亭之所貽也。又何愧于王之槐乎。雖然。嗣公後者。不忘積德之意。而常懷桑梓之瞻。益敦先澤以培養此木香。益章先烈以光榮此木香。斯則無忝于作亭之意云爾。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爲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綉釜山。榮字體仁。（行十二）。有經濟才。通尙書春秋。謂者私諡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十八）。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爲甲村）。甫娶謝。生訓。（行二十）。訓娶阮。生幌。（行八）。幌娶何。生祥。（行廿）。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爲後。海（行廿四）。字善宗。娶胡。葬石績原。阜（行五）。娶陳。宗生偘。自偘以上。皆儒。偘（行十八）。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數、（一作富。行百四）。稻。（行百五）。永數娶李回。嘉定初。又同稻遷金華之潛溪。（縣定步側）。稻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數子溥德嗣。溥德（行十八）。辭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武。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選。（行三）。字德明。娶沈。守有（行萬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其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爲女中師。日勤甚。御紡績。每夜致雞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鞾。行福四）。字文選。溫恭似不能言者。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拱之。生平不識僞言僞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一以鄉善士稱之。號文圃。（行福五）。以名爲字。文瑩（行福七）。文降（行福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嘗不敢先食。善於教子。謂粹毋使從間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洞坡塢。生淵（行後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

諭。濂（行後二）。字景濂。能古文。文圃娶阮章二氏。阮生澄。（行後三）。字景淸。渭（行後五）。字景亭。早卒。章生沁、涫。文瑩娶姜。生濂（行後四）、源、汶、瀛。文降娶趙。一子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後一）。字伯章。濂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行後二）。字仲珪。璲。未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側）。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然多以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子孫。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爲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起也。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一

詩類

春題雜興　琅琊　王士熙　繼學

織錦機邊鬥女歸。彩鸞啣露護梭飛。春來京國生鷄思。更爲司花製舞衣。

黃金臺榭帝王州。碧海東風有白鷗。當日上林誰獻賦。一樓明月到牽牛。

又　馬祖常　伯庸

幺鳳啣香蟻度珠。新機織翠綾雙紆。江南徐庾多才思。更問天孫乞巧無。

又　蜀郡　虞集　伯生

兩都賦就人爭寫。問答猶嫌彼此辭。歌詠太平皆雅頌。國風誰繼二南詩。

金管水碧世那知。翡翠鱸魚各自奇。誰作文章留石鼓。千年如見中興時。

又　湘中　歐陽玄　元功

鳳閣蔡烏聲。起聽東鐘鳴。東華塵千丈。何物紛吾纓。生世無定姿。客懷多感情。蹇驢陟便面。設護如有營。

呼童具紙筆。遊次三都成。南風來隙地。洛下有七衛。新秋動砧杵。楚草珠露盈。奉槃謝羊酪。戲蘸思蓴羹。

又　寶坻　賈奎　仲章

心縈熱落蛛絲巧。手鑄黃金象冶精。白日者須生羽翼。丹砂九轉始功成。金莖露落蟬初蛻。銀漢風清鶴自鳴。一點神機千古意。坐看微月向東生。

又　汝上　曹元用

東南才子利如刀。瑞錦文成五鳳毛。歌詠正風三十首。京城紙價定應高。

又　蜀郡　謝端

十一門前朝雨晴。第三橋下暮湖平。誰家駿耳遺簪去。有客牆東信馬行。鳳樓明月玉簫聲。虎帳秋霜金僕姑。誰共風流敵小海。更看才思賦三都。南國佳人寫素翬。雞林賈客費黃金。他年一舸江湖上。想見平生魏闕心。

又　河東　段輔

文采爭傳五鳳樓。帝城風雨幾經秋。好賢不有驚臺客。江漢秋風生白頭。

又　李鎬

文采縱橫爛錦機。觀光獻賦入京邇。至元中統唐虞治。第恨當時未見知。江南才子擅文章。風雅宜追杜草堂。旅食京華顏易老。一心憂國未能忘。

又　吳興　趙由辰　弼卿

數載京塵染素衣。盡書聞見紀當時。正淸一洗淫哇耳。彷彿豳風七月詩。

又　濟南　張起巖

上國觀光歲月深。鋪張繁縟入新吟。朱絃不羨陽春曲。知有鴻儒是賞音。

又　天台　周仁榮

渾金仙藥堪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莫將斜嶺照。華陰井底有寒泉。

又　長沙　張彌邑

有才盡獻長陽賦。有手不操光範書。詩史千年意微婉。編摩東觀此權輿。

又　古井　王肯翁

東華塵土鳳城春。夢覺西山曉雪晴。九奏鈞天聽不足。江南才子正詩成。

又　谷陽　龔璛　子敬

翠翼四方極。洋洋騰頌聲。令人思鉅麗。及此看昇平。步武青雲士。才華子墨卿。胸中萬言策。取次忽紛更。

又　鄜　劉汶　師魯

自是江南萬斛斛。千人帳頂著冰天。詩成說盡京華事。應笑三都費十年。

又　江寧　楊剛中

鳳城旖旎紫烟浮。翠鞭秋澄素欲流。誰向客棧橫玉管。雲端飛雁總回頭。

御溝流水玉盤留。澈月鏽雲遮禁。我爲都人先洗耳。教坊新譜夢華聲。

又　邵武　黃清老

吾聞金華之山東南峯。石壁巉絕蟠飛龍。滄溟盤礴幾萬里。但見扶桑日影倒掛金芙蓉。山中仙人古愚老。青霞落落雲間松。翩然獨去遊無窮。謁帝西上崑崙宮。春苔染水綠於酒。釐路人家插楊柳。金盤露滴明月珠。散落人間作星斗。公不見西山月下紫氣橫。花下有人吹玉笙。太平擬獻九成樂。五雲樓閣生秋聲。

又　趙郡　蘇天爵

有客江南來。賦詩長安陌。長安城百里。半是公侯宅。飛甍高切雲。軒戶耀金碧。宮貴世莫傳。日日承恩澤。明星朝未稀。車馬競辟歷。九衢多行人。見者盡辟易。僕御極一時。歲月鳥飛翮。緬思建國初。作邑龍沙磧。狐裘皆大人。至今聲烜赫。洋洋雅頌音。孰知恭儔昔。

送胡古愚赴古威衛教授　胡誠

送君萬里又承恩。二月春風花正繁。史筆幾年歸翰苑。孝經今日訓其門。龍韜細閱軍威肅。虎旅相摧敎道尊。顧我同年復同姓。白頭營校更何言。

寄題胡氏隱趣園　吳澄

地偏東馮少行蹤。天闕雲烟萬里通。本本芥菘壓宿雨。年年桃李娟春風。就賓孰主園如昨。人去人來趣不同。我亦謀歸理荒徑。寄詩先到蔦臺東。

次胡古愚韻　柳貫　道傳

東府鈴衡外。西雝雅頌邊。青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固欲翔千仞。寧能聞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篇。勞歌非異曲。贏服有同袍。客路添重研。童年憶兩髦。曉星壺漏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魭蹋市遨。

次古愚題燈詩韻　吳師道

刳落推冰紙。幷州翦水刀。輕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不讓琉璃貴。渾疑錦繡韜。皺紋縈細縠。疊翠漾長綠。花草形相錯。鴛鸞勢欲翔。勝光宜秉炬。透色睫塗膏。愛著詩聯綴。嫌逢騎驛騷。春風翻寶帶。華月湧雲濤。良夕娛佳慣。元臣念小勞。都人應共樂。歌舞送春醪。

送胡古愚陞翰林編修　王士熙

八詠臺高値早秋。蘭溪雲淺去夷猶。山中牧客能驅石。海上仙風不引舟。金匱編年須筆削。錦衣行晝足優游。春天定逐南來雁。惆悵離懷厭倚樓。

古愚以成字韻詩求見用韻餞行　歐陽玄

庭前膏帚謙虛成。稽古親承雨露榮。黃閣變龍新治具。玉堂班馬舊才名。暫煩匠手拱搞藻。行見詞頭擬集英。歸舸輕裝非遠別。藕花時節過臨平。

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爲贈。　使都　馬祖常

沈約才清不奈秋。歸艎南去漫夷猶。還家拂拂雙鷄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江榮錦里。詩聲傳紙快書郵。蘭溪壽栢非遼邈。春早來從十二游。

又　王士熙

樹拂仙雲一葉秋。雙溪歸興更夷猶。金蓮炬底瑯鈴索。宮錦袍前放彩舟。居近赤松巢鶴下。時尋白石叱羊遊。明年花發催官瑣。獻賦天家十二樓。

又　王士然

幾年京國擅詩名。歸棹西風一葉輕。北闕承恩丹詔重。東陽遂志錦衣榮。汲泉釀酒燒塵土。築圃栽花翦棘荊。藝苑新班誰得似。仙雲春早到蓬瀛。

又　宋沂

胡公骨清塵不煩。引珮鳴珂白玉溫。春空碧雲才思闊。翡翠映日藻芸暄。鏘鳴韶濩振金石。緋細騷雅仍孤騫。枏君高揖共推激。青雲入手風雷奔、紫芹沐香新雨露。待引青藜金馬門。京華傾蓋已三載。如何暫別開離樽。春歸金華疊錦妍。芳草生涯足故園。明年早看鵷鷺入。儻解相逢更細論。

又　吳興趙由辰明仲

承塵前溪淺面新。烟花三月鳳城春。近瞻北闕承恩澤。同上南舟問去津。史館得人專筆削。玉堂指日拿絲綸。卻慚州縣徒勞耳。況復遠投東海濱。

又　湯彌昌師信

文場特立無雙士。人表先推第一流。金匱政須良史筆。玉京不負東書遊。演綸館閣瓜期蚤。行錦家山桂子秋。小待水生春凍解。布帆日日望來舟。

又　龔璛子敬

鑾坡用儒士。握手舊相知。十五年前別。尋常夢復思。俱沾退之薦。莫詠浩然詩。意氣風雲際。滿斟金屈卮。

又　王肖翁

歸旆翩翩及早秋。故鄉還後望并州。文高宣室方前席。興發山陰忽棹舟。玉署晝長添日曆。金臺雲暖待春遊。男兒鋭裏看勳業。莫爲溪山卻滯留。

又　劉汶師雲

東南諸老盡凋零。夫子聲華簪漢廷。世有雄文追太史。家傳直筆似遺經。玉堂標格儀宮錦。金匱勳勞屬汗青。暫許雙溪尋舊隱。春帆咫尺上星溟。

萬里春光壯客程。行行指日近京城。桃花浪暖魚龍躍。雲路風高冠蓋輕。蓮炬分輝待前席。麟經秉筆擅能名。他時殿閣如相遇。車笠毋忘此日盟。

又　金壽融

桑梓情應密。宦途跡每賒。飛龍歸帝里。落拍困天涯。不謂鷄羣鶴。能憐井底蛙。直辭修袞闕。當代更誰加。

題上京紀行　王思誠

煌煌兩京城。關城阻千里。扈蹕從鄒枚。紀行富詩史。歷歷光景佳。洋洋賦雄麗。三都費十稔。洛下紙空貴。何如風雅編。歌詠太平世。

又　王士點

灤水亭亭帶玉京。風淸朔暮寫宮城。深秋遠幸山川麗。侍史登高暑氣清。

題大拙小拙傳後　吳全節

大拙先生拙於宦。小拙先生拙於言。拙宦太常新致仕。拙言文典工討論。陳信信可名爲大。不能自比魯仲連。陳季可名爲小者。老死不得歸田園。

又

戕筆弄巧覓指軀。大拙安然履坦途。振羽鳴機憐蟋蟀。吐絲結網笑蜘蛛。寧爲五石礧瓠瓠。肯把千金辦酒壺。喚醒鄒郡開夢眼。扁舟烟雨泛江湖。

又　劉閔

君知大拙先生否。落魄襟懷有古風。自許逃名江海上。時來寄跡市朝中。看山把酒身長健。寫字題詩道不窮。誰是平生知己者。掀髯一笑問愚公。

又　楊維楨廉夫

大拙先生陳信氏。常騎款段客京師。空同鄒忻重作傳。軒轅彌明能賦詩。自信一愚遊太古。須知五技有窮時。白羊山中叢石室。黃鶴仙人書製碑。

又　廬陵歐陽玄

大拙先生何許陳。鏡中人是面前人。晚癡名字非逃世。閑作文章自寫眞。派系雖宗廢關父。性情渾似葛天民。食饑盜器攻詩瘦。家本千金受祿貧。拒怨謀疏多誤事。每誇任達漸通神。耽書不辨饑和飽。中聖那分醨與醇。元介爲歌偏合調。叔孫楚製輒生嗔。憐鳩少智容巢近。愛鹿無魂托友馴。不識春陵周茂叔。盛渠一賦便相親。

奉賀從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張起巖

蘭史編修壽七旬。歸軒輝耀出都門。到家上冢榮新寵。致仕遷官拜異恩。名遂自知身必退。齒剛還羨舌長存。高人心逸無他事。遠碧樓頭弄幼孫。

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許有壬

天上故人羅祖道。夢中稚子候衡門。君王深閔七旬苦。忠義難忘一飯恩。白髮朱衣相照映。青山茅屋鎮生存。便尋起石爲羊處。卻笑牛車困孝孫。

又　馮思溫

擢毫儋直玉堂署。投紱喜辭金馬門。車蓋祖行堪入畫。朝廷佚老每加恩。水涵明月雙溪滿。樓敞清風八

詠存。拔是到家怡致爽。稻炊雲子竹烹孫。

奉酬見寄清製元韶。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逃律杰

三十餘年留館閣。每隨春仗造宮門。懷歸常想枌榆社。告老新沾雨露恩。闕下文星旋覺少。床頭書卷儘教存。還家著就歸田錄。遺訓應傳到耳孫。

又　蘇天爵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載筆立宮門。欲明得失裨時政。獨歷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書存。鄉閭故老風流在。爲教衣冠後世孫。

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汪澤民

三月京城花正繁。共誇歸老餞東門。金華行作烟霞侶。丹闕寧忘雨露恩。館閣文章耆舊少。衣冠儒雅典刑存。樓前遠碧山當座。綠酒朱顏且弄孫。

又　偶福可

金華仙伯歸來好。酒熟詩成客滿門。洗耳松風甘佚老。終身芹曝敢忘恩。奉常禮樂班重進。太史文章槀具存。尚事向來須伯始。更將官譜付諸孫。

依韻奉酬　于文傳

幾年夜直玉堂署。一日朝辭神武門。幸有煸爛娛老景。祇將純白報君恩。此時此意誰能解。某水某丘今尚存。我亦東書歸舊隱。日長容與課兒孫。

又　仇濤

先生名遂幾人似。不忍分襟出國門。屢典文衡承大惠。常揮史筆被皇恩。乾坤淸氣詞章燦。館閣香風姓字存。今日榮歸居遠碧。好傳遺業付兒孫。

又　劉尙賓

春江盡釀東陽酒。幾日初辭西掖門。綵筆哦詩揮麗藻。黃麻承詔湛洪恩。天祂鳳去奇毛在。仙洞羊來古石存。遠碧樓前新雨足。燕生佳境竹生孫。

金華山裏人歸去。薜蘿籬水遶門。手把鸞箋吹古調。身披鶴氅繼新恩。丹霞映壁晨粧了。明月當牕夜氣存。滿屋詩書爲素業。風流傳子子傳孫。

又　呂世元

范蠡扁舟初去國。陶潛五柳正當門。青春把酒辭交契。華髮還鄉戴聖恩。兒子門生華拜起。園翁溪友聲溫存。澳廷他日徵遺老。禮樂終當問叔孫。

塤箎先生似玉溫。世人才藝護多門。名揚昭代全高節。身受皇天報大恩。李杜文章光燄餘。孔顏理性道存存。歸來獨占雙溪月。發寫傳經有子孫。

又　吳當

太史多年稱閒老。奉常新命拜修門。青春到處猶能賦。白髮歸休更是恩。天上玉堂留槀在。山中華屋貯書存。東陽酒美花如錦。庭有諸兒膝有孫。

又　張翥

純白先生有精舍。近在金華之洞門。歸山已容此身老。戀闕莫報吾君恩。一時盛事衣冠餞。千載流芳翰墨存。更喜年來足生事。白羊添口鶴添孫。

又　方道叡

太史京華三十春。綠袍歸老別都門。焚黃久重松楸念。髮白新榮雨露恩。疏傅喜多隣曲在。子瞻自笑語音存。東陽舊族人能數。誰復衣冠到遠孫。

又　班惟志

翰林官轉太常賓。父子文名萃一門。譴議正曾誇直筆。史編公不樹私恩。九重醉許烟霞侶。三徑歸憐松菊存。養老舊條閑局在。當今東閣有公孫。

又　王士點

致政縣車爲博士。門生就職更專門。豈期方爲尊師喜。亦復叨承聖主恩。禱禮容臺傳業在。言歸錦里故書存。京華樂石文章刻。留與詩人說外孫。

又　陸宗亮

回首居庸晴翠出。衣冠祖帳集都門。一官已及榮親典。纖子仍沾任子恩。去日關河多賦詠。歸時籩豆有司存。相逢南陌東阡路。共賞車中膝上孫。

次韻不揆蕪蔓。率意效嚬。惟冀古愚先生發咍裂之。　林奇

太常博士引年去。閒進隱居如鹿門。紛署忽空傷客別。錦衣寵著荷君恩。漸因人乞新文滿。爭待翁歸舊酒存。坐處定知山色合。半醒半醉認諸孫。

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高韻

先生名德高千古。奕葉書香萃慶門。淸廟冠裳新錫命。玉宸簪紱舊承恩。故家樓觀兵前燬。先世遺書亂後存。共說亭臺還舊觀。肯堂繼述有聞孫。

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宋濂

花藍峯前水滿溪。溪南嘉樹可雲齊。青腴期鑄萬年魄。青光時遊九曲堤。晴影落庭生遠思。秋丹入葉悵新題。似茲聳拔高千仞。憶昔封培始寸荑。雨露華滋無上下。書詩佳偶到東西。春酣花萼猿來下。夜半琴鳴鳥失棲。細字題詩登玉軸。當時操管盡金閨。未論氣魄成曹謝。但見光芒射斗奎。大業芳顏難久駐。西風迅景倍酸嘶。有金莫鑄文園象。無客能然照水犀。所幸緗章存舊冊。便藏寶篋比懸藜。顧予何意裁文錦。久客無言類木雞。錦蔭未曾樽作樾。吐辭安得氣如霓。角弓既有前人詠。聊拾殘膏付小奚。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二

文類

送胡古愚序

東陽 許謙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爲玉山。數十百里峙爲雙峴。瓶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積之郡乘。浙江之淩。實肇林麓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疊甘美。瀾漪瀠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亘。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竇。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緜緜滿耳。而余之广見。多侈辭宏論。淩絕卓超。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踔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止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過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實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預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祕

天地垓等世故。如茲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積昏聾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躐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登於己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說而競後患。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採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許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胡太常飯山存稿序

晉安 張以寧

文章莫盛於前代之宋氏。大要倚道藝而下詞章。而始以學古修業。則已崇理致黜綺奇。而主平易。忌艱深而貴敷鬯。斬以復古之作者。又惡沿襲而少變焉。是以其辭衍餘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說。專務明乎理。是以其辭詳盡而周密。其於詩也亦然。蓋不爲秦漢以來之傑然者。隱然爲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爲群儒先。東萊呂成公之里。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黃公之傳於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待制柳公。諸賢輩出。又以詞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公。實同一時。先後倡和。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璞。來京師。以寧曩獲交於太常而見焉。因得其文與詩而盡觀之。其於太常。君何其克肖也。既而以序請。蓋嘗竊聞之。六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於詩。善論者俱以聖稱之。而猶於杜之文。韓之詩。猶說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爲書甚簡奧醇古。其與起歆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誠非虛車也。而輪轅之飾。亦豈以辭章名世者所能至哉。噫。學於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楊氏學程氏者也。亦曰。爲文貴有溫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而有同焉。噫。溫柔可學也。敦厚難能也。以寧不敏。願與君子共學焉。璞字季城。以任子仕而登學。薦浙江亞榜。擢照磨杭州。恥屈瞀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于大都。待試于南宮。蓋志于忠孝者。故爲述理學源流之自發者期之。飯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

題古愚詩集

吳 澄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濯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數。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柳 貫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盡得。孰不歎其淹滯而

悼其屈。雖予亦不能不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號爲盛。東萊呂子其最也。古愚言論性情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嘗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之右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行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太原　王守城

大駕北巡。與扈從之臣同發者。自黑峪道達開平爲東道。朝官分曹之後行者。由桑乾嶺龍門山以往爲西道。皆出居庸關。日北始分。至牛羣頭驛乃合。各經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險不相上下。而東道水草茂美。爲牧畜尤便。故大駕多行。執書戴筆之士。咸未及歷覽也。胡君久在侍從。必嘗一經。則紀行之詩。又繼作矣。登高能賦者。昔人稱之。胡君有焉。

題上京紀行詩後

東平　王士熙

上都乃世祖皇帝所建。修自是以來。未有宮闕城池如此之壯麗。羣山雨時。其地則廣漠萬里。蓋雄占一方。俾海內宇縣於是而取。則至於文章之士。惟有勒石燕然之碑。其詩詠則未嘗聞也。亡金時。間得其一二焉。今則兩都巡幸。百司陪侍。色色俱備。而文章之士。猶爲勝傑。於戲。蓋盛矣哉。至順元年。國史編修金華胡先生古愚陪侍。自夏歷秋。凡得詩若干首。古愚平日爲文章。細密婉麗。字畫楷正。及至是覺發其蘊蓄之所得。既以成章。今之所見。沙漠龍磧。風雲雪嶺。變爲平淡冲和之音。裨益盛世。可刻可傳。大章雍容。小章深雅。其傳於世也必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趙郡　蘇天爵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爲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之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得以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閑暇。作爲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爲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爲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上京行詩後

南鄭　王理

言詩者。莫盛於唐。嘗歷觀天寶以前。北方紀行諸詩。皆在靈武、五原、河西、岸雒之地。蓋唐都長安。彼皆重鎮。騷人才子。多仕於其間。今國家建畫兩都。皆在東北。鑾路時巡。從臣寡頌。具述山川之盛。都邑之麗。左太冲嘗稱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胡君之作。皆出於履歷之真。觀覽之切。如有好事。綜而緝之。與羣公之作。都爲一集。以與唐代西北行者比盛不愧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黃晉卿

始予觀古愚上京紀行詩。固愛其工。而未得其所以工也。今年夏。忝以下僚。備數冗從。山川之雄麗。草木之榮瘁消落。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與夫人情物態之可喜可愕。苟有所動於中。而及形於言者。古愚皆

已如予意之所欲出。然後知古愚之於詩。蓋不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者也。昔人爾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乃悟爲佳句。豈虛言哉。至順二年九月十日。

題大拙先生傳後

王士點

有拙生者。大拙先生之徒也。蚤生公府。幼從先生學。戲弄權勝剞劂之器。以組織空虛鋼鍍消息。每聽受施設。輒得其形似。而要妙未能竟也。先生病之。生曰。方今治化休明。職教之官。越于四海。先生敷文宣教。受業滿室。遷者蛩銀黃宦中外。拜于几前者。皆先生之徒也。育材贊化。則先生既爲之矣。聖天子宵衣旰食。將相左右。都俞輔翼。則有記言記事之官。紬金匱石室之藏。粉飾登平。播示悠久。顧先生素所職也。今先生乃以拙自號。又冠之以大。曰大拙。而生從先生學。未覺要妙。固所事也。先生何病焉。宜教于外。綴史于朝。則先生未可爲拙。又何大之有。吁。大拙固先生之自名。而拙之實生爲不孤矣。先生曰。余業爲若師。適據余號。當仁不讓。生其有焉。生與先生同姓。先生氏胡。爲陳。生氏王。爲田。實同源媯姓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旅

君子非惡夫巧也。惡夫無用巧之道也。徒巧而用之。則爲技易窮。爲物易敗。是以君子弗巧也。陳信先生在京師。拓落二三十年。仕不大得。亦未嘗有毛髮之失。而世之巧於進取以至於窮且敗者亦衆矣。用巧之道。無過於拙。此大巧之所以號大拙也。余嘗聞田生之言曰。先生所爲詞章淸俊而妥美。其思甚巧。獨其名不入於巧宦之門。故君子尙之。陳氏系出陳胡公。後世有遷江南者。故先生爲淛人。或云是東陽人。余聞諸田生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揭傒斯

陳信先生者。泰定中。余嘗識於王參政家。言若不能出口。而心極聰明。外若不諧於俗。而中實夷曠。讀書好禮。自言與胡氏姚氏同出虞舜。未嘗通婚姻。而胡先生作傳。最善形容。至若雙目炯然如方外士。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鑒。非極相親。不能道此。而不與姚胡通婚姻事獨闕之。豈未嘗及之耶。抑亦人之常道。不必書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東明　李好文

胡子古愚爲大拙先生傳。饑耕叟聞而喜爲之頌曰。有大拙先生。以有形爲機械。無欲爲室宅。自然爲垣塗。恬澹爲事業。衆人施施。誇刻楮之工。眩沐猴之刺。我獨瑑兮。贊屈轂之瓠。畦澮陰之圃。悾悾以卒歲。壞彼三穴。以自居五技。而見窮者。其爲計也。竟何如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趙郡　蘇天爵

太史胡君江左繁富之地。而蕭然淸古。不知慕夫華靡之樂。館京師執政之家。而安焉靜退。乃獨昧於進取之機。謂之大拙。不亦宜哉。昔人有傲倖萬方。以圖富貴利達者。或卒不克如其所欲。是蓋有命焉爾。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愚願與胡君共學焉。

題大拙先生詩後

鄱陽　周伯琦

予讀大拙先生傳。而知其爲有德之士歟。以先生爲異拙者耶。則能牢籠萬象。發揮今古。以先生爲非拙者耶。則棲遲旅館。跡弛江湖。然吾觀巧於世者。雖寓於人。其技有窮。而心長戚戚。拙於時者。獨得於天。其應無窮。而心常泰然。是故先賢之言曰。天下拙。刑政撤。上下安順。風淸弊絕。噫。吾願爲斯琱爲樸之徒歟。

題大拙先生傳後　同郡　吳師道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未以爲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僖作傳。大概言其澹泊。汪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於古之愚者。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賛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眞拙者歟。

題大拙先生傳後　太原　王守誠

昔有國工善寫眞者。下筆輒得人之骨氣形似。纖微弗忒。或難之曰。君之藝絕矣。奈何不能寫君之眞。國工乃移明鏡於几。端坐諦視而圖之。耳鼻眉口。無一不似。獨目睛不能點。或謂之國工。曰。人之神在於目。故得其神。則能全似。古所謂在阿堵中者是也。今吾寫吾之眞。吾一人爲吾視鏡中之人。始吾之眞。其不動者。吾皆肖之。惟吾目睛所向。鏡中之人亦向之。故所圖者形也。非神也。此吾所以不能得吾眞也。胡君古愚。作大拙先生傳。軒轅彌明之類耶。空同鄒忻之比耶。其寫吾之眞者耶。抑鏡中所向而不得其神者耶。皆不能知之。因書卷後。以隐同契云。

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圖八詠　趙郡　蘇天爵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諷詠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値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養高年。蓋亦碩德之君子哉。余嘗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淸節可尙已。昔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爲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南陽　孛朮魯翀

言心聲也。形而爲詩。聲之妙也。得聲之妙者。幾何人哉。古愚來自京師。職館閣。不但工於詩也。今見其上京紀行。凡若干篇。紆餘妥帖。縝緻淸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飄之儔之士雅氏風。古意猶在是也。雖未始從風雨上下。聞此妙聲。如目親視。良一快也。

跋上京紀行詩　上黨　呂思誠

詠天作之頌。有以見后稷肇基之艱。讀鎬京之雅。有以見文武立國之隆。歌黍離之風。又有以見平王都洛之業衰。日月星辰之紀。風霜雨露之時。山川城域之限。鳥獸草木之產。原之以道德。輔之以禮樂。道之以政。而禁之以刑。前日之山川。猶今日之山川也。前日更之。則有安樂和平之音。今日過之。則有悲愁嗟怨之作。境與物同。情隨時異。君子於是乎觀詩而審政焉。國家肇造龍居河而都和林。我世皇迨今。蓋將

百年矣。扈從文臣。不知其幾何人也。余欲合中統至元及古愚後諸作。余雖不能詩。適與古愚前年同行。又嘗有賡和焉。裒刪定以上。少爲觀風者之一助云。若騈儷之工。纂組之巧。則有不暇論者。

跋上京紀行詩　莆田　陳旅　衆仲

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製。況車駕之經行。都邑之壯大。宮闕之雄麗。長谷廣野。幽泉怪石之衆勝。而從臣又多司馬長卿、揚子雲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平風物之盛乎。東陽胡氏古愚。上京紀行詩五十首。淸妥秀潤。興寄閒適。無急調。無褻詞。眞盛世良作也。旅齒弱於古愚。而多病早衰。才又最下。往年扈蹕還。遇李老谷同行。嘗和詩。率意題壁間。不見醜惡。今得此中所作讀之。不覺自笑曰。吾詩眞所謂豁達李老谷者爾。安得如是之娓娓乎。因識吾愧。

跋上京紀行詩　宛平　曹鑑

至大間。愚處建業。古愚以郡文學來自京華。日相從事於文字間。驩如也。別逾一紀。凡再過錢塘。一會京師。每以世故牽迫。不得有如曩昔。至順壬申。河南大比。行省馳使荊南。延余二人主較秋闈。舉硯餘間。古愚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詠物攄懷。字淸句健。使人終日不能釋手。因憶延祐初。兩至上京。與故參政復初、侍講伯長、偕行。雖時有唱酬。不如是之富也。況今年以暮。思日以衰。雖欲追襲延祐時。且不可得。其視之在建業。愈遠矣。感嘆之餘。書以歸之。

跋上京紀行詩　同郡　吳師道

昔予再遊灤陽之後。嘗隨景感詠。不能如古愚多且奇也。攙譁已輒志吾媿。柳貫記五季已來。自燕雲而北。限隔不通。其山川風物。間有識之者。輒戴以詫創見。亦終莫得而詳也。國家混同八荒。遠際窮髮。灤陽去燕千里。上京在焉。每歲時巡。侍從之臣。能言之士。覽遺跡而興思。撫奇觀以自壯。鋪陳頌述。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夫其所以致此。豈偶然哉。吾東陽柳博士道傳、黃應奉晉卿、今胡編修古愚。皆有紀行之作。藻麗精工。前後輝映。一鄉而得三人焉。他郡可知。吁亦盛矣。愚才不足以齒三人。何敢望其足跡之所至。就使至焉。亦不能復措一辭矣。既裒其卷。又將廣求一時諸公篇帙而繼續之。不啻身履其間。以爲承平之大幸。而無異時之恨云。

跋上京紀行詩　弘州　王沂

至順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試上京鄉貢士。出居庸關。過龍門。歷赤城。涉灤水。覽山川之雄深。宮闕之壯麗。遺臺故蹟之莽蒼空闊。可喜可愕。爲之目駭心動。欲寫其狀一二以歸。冰雪之交寒。裂膚墮指。竟莫能就筆硯。然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時往來余心。比還欲追憶所見而紀之未暇也。一日。閱同館胡君古愚諸詩。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皆歷歷在吾目中。昔人有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豈欺我哉。

跋上京紀行詩　揭傒斯

右翰林編修胡君古愚扈從上都紀行詩五十首。學士虞公以下。跋語十五篇。自天曆至順以來。嘗天下

文明之運．春秋屬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莫不摛情抒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諸公又皆能揚英振藻．摛形容之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之下．觀者當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舊讀胡君京華雜興刻本．欲擬作數首．輒羅不能．今復觀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於前者．豈能復可彷彿哉．惟增感嘆而已．至順四年二月四日．

跋大拙先生傳　趙亨

瀏人陳信甫者．空同鄒忻之徒也．病世大巧．故自號曰大拙．然烏知夫大拙．必有大巧存焉．嘗試觀之．金注者非不欲巧．而不能致於巧．瓦注非必欲巧．而卒能致於巧．何哉．蓋以金爲注．是重於外．而悸於中．雖欲必巧．烏得乎巧．以瓦爲注．是輕於外．而安於中．雖欲不巧．烏得乎不巧．由是而觀．欲巧者反拙．欲拙者反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吾因讀大拙先生傳．而益信老子．

跋大拙先生傳　江村　錢良右

癸未初春．古愚父再遊京師．道經吳下．江村民既往見．即忻然示所作大拙先生傳．讀數行．未省其人．而曰．先生出處大略．皆子所曾道者．至終篇．乃相示大笑．因語之曰．此古愚自信之可從吾言．而爲先生傳耶．使古愚拙於文詞．則先生之拙．將不能信於世矣．又烏能致館閣羣公信其可信．各盡其拙之論哉．余生江南石林之下．以先生得附姓名於傳．已幸矣．復幸得一接耳目於天朝縉紳之間．亦何不可．於是相與觴酒．酒盡書以識別．江村民錢良右時爲至正三年正月十九日也．

跋大拙先生傳　張雨

大拙先生傳．識其陳氏而信其名．是傳也遇鄒忻可使之跋語．而俾黃仙鶴書而刻諸．庶相與不朽．檇人張雨．再拜書于卷尾．

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華郡　李源道

曰．予嘗記蜀學禮器．考古制度名物．累千百言不少休．古愚升學祭器文．首尾才三百言．視予舊作．所謂陵藁而潘靜也．安得不避三舍．

跋升學祭器文　巴西　鄧文源

韓文公畫記．本儀禮顧命考工記諸書．不立論議．而書法備見．此亦文之至者．胡君古愚記昇學祭器．其亦有得於此與．夫文可以學而工．名不可求而得．求名以爲文．則非古愚之志．

跋古愚豐坡小錄　吳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覿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度．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吾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附記

胡氏贍族莊記　孫德之

吾與胡君居同邑．南北迴遠．會晤闊稀．一日．介予媍黨呂東萊言曰．先人辛勤起家．平居絲粟．不妄費．惟於族屬不懈．視其居約無盤娃者．每加周給．歲以爲常．晚更欲增壩畝．興贍義莊．未就卽世．不肖孤．罔敢死吾父而不圖乎．厥既置田千畝．乃增損范文正公規約．件爲條目．欲垂永久．願予詞而列之也．予曰．君爲是舉也．不惟可以收合宗族．其深得繼志述事之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素明．人心有所系屬．不至於渙散而不可收拾．後世有親未盡而不相追求．冠婚不告．死不訃者．由立宗之法壞也．夫繼禰者昆弟也．其服非由是而繼曾祖高祖．則有功緦之等．至祖免則無服矣．先王本之天理．酌之人情．其節文不得不若是也．原其初意．欲其相與輯睦如一．豈以疎遠遂待之如路人也哉．嘗觀周孝侯碑陰載宗簿宗尉宗與吏民譜．每院亦簿尉之職．是宗法歷隋唐猶未盡壞也．予胡氏自祖七世而下．不問豐約．例皆廩給．生有養．死有歸．婚嫁遣其資．娶後得以遂．而又招延師友．以助其肺修．收效名場者有貲．稍失繼尺者有劉．此雖未正古人簿尉之名．而維持宗法之意．在其中矣．昔孟軻氏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先後次第之常然耳．觀錢君倚記范文正義田．第言及郡侯而不及親隣．豈其力有未逮乎．君視親戚隣里如其族．幸而在茂異之選．則魄遺施焉．不幸而在窮急無告之數．則賑恤先焉．自是充之義不可勝用也．君又謂年運而往．後之人不能遵承其美意．則是莊且壞矣．而不知悔．心危慮．條疏臚陳之于州縣于都漕于版漕．申明訓飭．俾子孫世守而不渝．慮益遠矣．雖然此特其具焉耳．義理根於人心．未嘗間斷．胡氏子孫．自講明學問中來．獨無此心乎．將見粹然．一出乎正．雖百世不墜爾也．君名祐之．字天錫．雅潔好修．嘗上春官而未第．其先君子蓋諱中行．字德興云．宋淳祐二年夏五月端午．中奉大夫．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德之著．

送胡主簿詩序　馬國章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爲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默成潘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毅齋徐氏．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說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內．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騏驥之冀北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耆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復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胡氏伯仲．亦以雄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侍御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翰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然者也．余生雖後．幸及執弟子禮於許氏之門．故自柳氏而下．又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所考問．顧先師已夢奠．而故老遺耆．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余以兵亂寓吳門．回覩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珹．自京師至焉．季珹乃太常之子．尤余之所敬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蹙然而喜．況於兵戈阻革之際．而見其如季珹者．其爲喜慰．宜何如耶．季珹以太常遺蔭．爲管庫官．繼持省檄于京師．遂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鄉試．季珹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

公。無能以館閣爲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方多故步荊棘之時乎。使季珹繼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官也。然乃徹遝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世戚之故。嘗率大夫士力留季珹。而季珹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遂不敢留也。嗟乎。老成人雖無尙有典刑。余於藝學微絕之餘。得季珹逆旅中流風遺韻。庶將即是而有見。而季珹棄我如是。是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季珹且行。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予於季珹爲耆舊。俾書一以爲序。余念無以爲季珹言者。獨以昔者吾婺文獻之懿。而具道之如此。他若季珹爲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於羣公所賦詩。此不贅。時乙巳春三月既望。龍泉縣西尉致仕邑人馬國章書。

覆博士相公書　　宋濂

濂拜覆博士相公純白先生尊前。濂伏自去春上問。迨今又一年矣。瞻戀之誠。未嘗斯須忘也。即辰孟夏。伏計尊候納福。深用欣懌。濂山中多暇。恐鄉先達言行不傳。因忘固陋。撰爲人物紀一書。第以學淺識陋。中間疵類甚多。苟不竭大匠以指劘其謬誤。以取信於人。謹用納上一帙。儻先生不賜譴訶而辱教焉。不勝感幸。鄉間諸老。巋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先生及侍講公耳。關繫斯文甚不小也。伏望愈加葆嗇。以康壽體。以慰後學惓惓之望。謹勒狀不備。

覆太常相公書　　宋濂

濂頓首再拜。狀上太常相公尊先生侍前。濂近於麟溪之上。獲聆偉誨。使頹惰之志。奮然振起。慶幸何如。拜別以來。伏審尊候納福。深用慰懌。浦江吳立夫先生負絕倫之才。不能少見于世以死。濂嘗受業其門。悲得不深傷之。斯等遺藁具在。雖死猶不死也。然非大人先生冠以序文。又烏能傳之於遠哉。是以忘其愚陋。專望再拜以請。幸先生垂念焉。儻蒙揮灑。則感戴盛德。終身不忘。臨書不勝瞻戀之至。不備。

覆太常先生書　　宋濂

濂拜覆太常先生函丈尊座前。濂向者不自揣度。僭以先師文集敍。上干鴻筆。殊竊悚懼。特蒙矜憫。慨然留諾。自非念鄉學之彫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無限。近來想已脫藁。若得示教。實拜先生之終賜也。未由趨拜牀下。伏紙重增依戀。不備。三月二十六日。

趙待制遺稿

附詞

趙雍撰

趙待制遺稿

玉耳墜金環（舊即紅燭影）

乳燕交飛，曉鶯輕囀花深處。畫堂簾幕捲東風，晴穿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梨花暮雨。繡衾同夢，鴛枕雙欹綠窗低語。　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鍼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奈年華暗度。黛眉顰，柔腸斷。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煙，萋萋南浦。

浣溪沙

楊柳樓臺鎖翠煙。楊花簾幕撲香綿。佳人何處隔江山。　芳草已生千里恨，玉笙吹徹五更寒。夜深和淚倚闌干。

落盡楊花滿地春。綠陰如淬淨無塵。日長庭院掩重門。　斜墜金釵雲半嚲，淡妝香臉粉輕勻。相思偏是少年人。

憶秦娥

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月。梨花月。芳心如醉，暗思當日。　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

踏莎行

畫角聲殘，金爐煙裊。長空漫漫連芳草。朱簾半捲晚霞明，垂楊無情音信杳。　雨散雲收，離多會少。相思負个令人老。不須惆悵且開懷，一尊滿引愁如掃。

春夜曲

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花。桃花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想，捲卻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胡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居揚子江，妾居黃金臺。雖高望無極，人萬里兮天只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鴈去鴈無消息。日飄暮兮月色寒，相思如夢彫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

早春

高卷朱簾日漸長，梅花庭院雪飄香。閑倚闌干看新柳，不知誰爲染鵝黃。

暮春

綠陰庭院碧窗紗，半卷朱簾映晚霞。芳草萋萋春寂寂，東風吹盡落殘花。

短歌行

君不見潁川水，首陽薇，民到於今慕夷齊，巢由之民誰不知。又不見千門萬戶宮，神明通天臺，及今千五百餘載，空遺荒土飛黃埃。西風蕭蕭秋草萋，野花灼灼啼烏悲。落日欲留不可得，夜深明月依然來。玉樓朱閣春如夢，自古興亡何足哀。

結羊腸（都下風俗，歲正月十六日，家家兒女以綫九條用皮者結以爲卜，謂之結羊腸。其名甚古，因以賦之。）

孟春之月春始和，陌頭柳色黃如鵝。落梅紛紛積雪多，白日烟烟曬綺羅。曬綺羅，日漸長，春風庭院花草香。十六初過上元節，家家女兒結羊腸。含情暗卜心自語，何時得似雙鴛鴦。結成羊腸腸反斷，惆悵春閨坐長歎。強持薄怒嬌且羞，折花倒插金釵頭。

美人曲

美人如花花不如，翠滑難勝碧玉梳。道情且阻無音書，蛾眉長顰未曾舒。春風吹衣雲，黯然淚沾襟。鶯啼本無心，轉添愁海深。聽斷紅梅花，落盡不可歸。玉臺明鏡如秋水，疑有人間兩西子。美人未可彫朱顏，朱顏但願長如此。

千里思

顏如花，膚如雪，秋水雙眸面如月。千里相思不相見，當時卻恨輕離別。美人美人顰蛾眉，綠窗寂寂春風微。巫山夢斷君何處，化作朝雲襟袖飛。

攤破浣溪沙

春草萋萋綠漸濃。梨花落盡晚來風。試問相逢何處好，小樓東。　朱箔影移無限恨，玉簫聲轉曲將終。獨倚闌干誰是伴，月明中。

蝶戀花

顏色如花膚似雪。嬌眼傳波。密意曾低說。羅帶同心愁未結。情多不忍成輕別。　別後相思心更切。異日重逢。鏡裏花難折。寶篆香銷煙漸歇。玉簫吹徹黃昏月。

浣溪沙

翠鎖蛾眉別恨濃。羅衣初試怯春風。相思只爲兩西東。　簾捲玉鉤雲澹澹。香銷金鴨雨濛濛。此情都在不言中。

蝶戀花

枝上流鶯千囀巧。好夢方成。又把人驚覺。臨鏡慵妝眉澹掃。羅衣寬盡腰支小。　別久啼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簾捲東風深院悄。落紅滿地和芳草。

有所思

紛紛落花飄。美人在何許。相思杳如夢。寂寞春已暮。一別久不見。一往久不還。相望雖只尺。如隔千萬山。

南鄉子

別久漸生愁。知有音書苦未收。此際多情應盼我。凝眸。帶得啼痕上小樓。　聚止武風流。只在城南淥水頭。只尺藍橋兩欲見。無由。兩地相思甚日休。

人月圓

人生能幾渾如夢。夢裏奈愁何。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　綠楊臺榭。梨花院宇。重想經過。水遙山遠。魚沉鴈杳。分外情多。

又

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鳳弦雖斷。鸞膠難接。愁滿離腸。　最傷情處。鮫綃遺恨。翠髻留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斜月幽窗。

江城子

仙肌香潤玉生寒。悄無言。思綿綿。無限柔情分付與春山。青鳥能傳雲外信。濃說與。帶圍寬。　花梢新月幾時圓。再團欒。是何年。可是當初。真个兩無緣。極目故人天際遠。多少恨。凭闌干。

又

五陵衣馬恣輕肥。競新奇。亦何爲。混處賢愚。誰與辨雄雌。任爾謂天何足道。終不肯。羨鞏飛。　燕山花落暮春時。杜鵑啼。勸誰歸。耿耿孤忠。唯有此心知。天賦我才還有用。應不至。負心期。

燭影搖紅

新綠成陰。落紅如雨春光晚。當年誰與種相思。空羨雙飛燕。寂寞幽窗孤館。念同遊芳郊秀苑。香塵隨馬。細草承輪。都成腸斷。　別久情深。幾時重約閑庭院。高樓終日卷朱簾。極目愁無限。莫恨畫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休教長怨。鏡裏孤鸞。篋中團扇。

水調歌頭

春色去何急。春去尚徵寒。滿地落花芳草。漸覺綠陰圍馬。足惹塵情味。暑往寒來歲月。遷遷十餘年。贏得朱顏老。孤負好林泉。　曾裝敲金作鐙。玉爲鞭。須臾得志。紛華滿眼。縱相瞞。功名自來無意。富貴浮雲何濟。於我亦徒然。萬事付一笑。莫放酒杯乾。

七夕

初月纖纖照露臺。枉將瓜果鬧嬰孩。今宵自有經年約。何暇閑情送巧來。

牽牛河東織女西。相望千古幾時期。夜深只恐天輪轉。地底相逢未可知。

古詩

西風蕭蕭。愁來如夢寐。鄉關萬里遙。兄弟何時會。週此相見期。真以日爲歲。別來經八霜。朱顏恐顦顇。人生宇宙閒。名利何足計。何如雲中鶴。翱翔隨所至。

又

我居水精宮。遠遊來朔方。離家近十載。兄弟爲相望。始見世情薄。紛紛名利場。富貴不可期。人生難付量。乾坤本無私。江山欸興亡。蟬聲噪落日。露草啼寒螿。明月如有情。照我肝與腸。西風動林末。蕭然秋意涼。回首歲云暮。信美非吾鄉。展轉復展轉。愁多知夜長。

思歸

嫋嫋秋風動客懷。啾啾猿鶴苦相催。曾侯不遇關天意。臧氏焉能沮我才。萬里羈離鄉國。十年奔走在塵埃。吳興山水何清遠。一棹扁舟歸去來。

初秋夜坐

夜深庭院寂無聲。明月流空萬影橫。坐對荷花兩三朵。紅衣落盡秋風生。

月明如水浸衣涼。臺樹沉沉秋夜長。坐久高僧禪語罷。蕭然相對玉爐香。

秋聲

邕邕鳴鴈復南征。十載栖遲在帝京。黃葉未彫寒未應。秋聲偏動故鄉情。

即事

萬籟同一寂。月明天地清。淒淒白露下。滿襟秋意生。

獨坐對明月。遙遙千古情。西風兩三日。庭樹已秋聲。

木蘭花慢

恨匆匆賦別。回首望。一長嗟。記執手臨流。遲遲去馬。浩浩平沙。此際黯然腸斷。奈一痕明月兩天涯。南去孤舟漸遠。今宵猶向誰家。　別來旬日未曾過。如隔幾年華。縱極目層崖。故人何處。淚落蒹葭。聚散古今難必。且乘風高詠木蘭花。但願朱顏長好。不愁會少離多。

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璋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書於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

趙待制風流習尚。不減魏公。而詩文不傳。閒見於卷軸閒。不過單辭數言而止。未有若此帑之富者。楷

行間作轉舍妍美後云書寄德璉姊丈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國器長於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因其所好耶余從烏程王天雨借觀遂題其後是歲正德己卯五月旣望徵明題

趙仲穆書克紹松雪家學時能亂眞此卷尾非署名及與姊丈德璉云云殆以乃翁目之矣所書凡卅五首而謔詞特多或偶興爾閒如少恨凭闌干水調歌頭二闋幷古詩二篇思歸一律頗以孤忠自許紛華是薄而興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時亦容有不得已者良可悲已吳興太峯茅君攜示此卷實出爲鎭王少白氏太峯之於少白亦猶仲穆之於德璉者是宜與共何嫌也仲穆書法之善衡山公論之已詳予復何贅辛酉春吳郡許初題于茅君舟次

趙待制詩詞流傳希少前年偶得此墨跡橫卷以校顧氏秀野堂元百家詩則正從此卷采獲但其詩尙有遺者而詞更有所不暇及也余因幷付剞劂以志區區嗜古之癖其前後夾辭皆仍舊云乾隆七年八月援鶉居士書

附錄王國器詞

菩薩蠻 題黃大癡畫卷

青山不趁江流去數點翠收林際雨漁屋遠模糊煙村半有無　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淨洗綺羅塵一巢栖亂雲

踏沙行 題破窗風雨爲性初徵君

潤逼疎欞寒侵芳袂梨花寂寞重門閉檢書翦燭話巴山秋袍回首人千里　記得彭城逍遙堂裏對牀夢破簫聲碎林鳩呼我出華胥恍然枕石聽流水

右二闋見于鐵網珊瑚吳興王國器之作自題筠菴其別號也詞致風流蕭洒不媿玉潤之對冰清焉乃今氏名淪沒志吳興者寂寥無聞良可慨已因校仲穆遺稟書此附于卷末己亥穀日焯跋

此稟得之書船上惡札爛鈔未堪迴讀有友言于余仲穆手蹟在吳下舊家扁舟往觀字畫鈎勒微疑是摹仿然別風淮雨之訛藉以校正爲功多矣因手書一通藏之祕笈幷松雪集中誌狀之誤附記于後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小年朝雪中繡谷亭主吳焯手錄

雍字仲穆魏公仲子以蔭守昌國海寧二州歷官翰林院待制其詩詞娟麗可誦卷中僅三十五篇特一斑耳繪事絕佳韓有父風龍子虎兒殆不是過方魏公以文章受知兩朝出入承明垂數十年然爲奸人側目者屢矣幸仁宗之明而剖之卷中有魯侯不遇之語斯殆有所慨而發歟春王五日繡谷亭書

案卷尾仲穆自署延祐元年是歲甲寅元仁宗在位之第三年也方仁宗在東朝雅知魏公賢即位拜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是爲皇慶元年壬子明年癸丑改翰林侍講學士尋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又明年改元延祐是歲十二月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則仲穆書軸之時公方爲集賢侍讀學士時方寵脩國史最被上知上諭有趙子昂雅懽之臣置之館閣使之討論古義典詞述作傳之後世是以增重國家此正居京師咸宜里第之日也楊載撰魏公行狀云公延祐丙辰拜翰林學士承旨用一品例推恩三代寔得加贈妻管氏贈魏國夫人考丙辰乃延祐三年夫人方從公于京師時封吳興郡夫人至延祐四年公始進承旨于是有三代之錫管因加封魏國夫人見公自撰管夫人墓志則公拜承旨與管拜魏國皆在第二年抑且不應書贈也又楊狀稱夫人先公四年卒考墓志管之卒在延

祐六年己未。是春公請旨歸里。四月發上都。五月十日。夫人卒于臨清舟中。公以後三年。英宗至治二年。歲在壬戌六月。卒于故里。則夫人之卒。先公僅三年耳。楊爲公之門人。其作狀距公歿才兩月。不應舛誤至此。且仲穆名聞於時。而于家系不爲之釐正。何也。因校是編。既爲手錄。并考其作書之歲月。而附記于後。人日。焯再書。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戴良撰

重刻九靈山房集序

是集爲吾鄉戴叔能先生撰。先生生値元季。時眞人起濠泗間。天下英俊魁奇之士。皆從響應。思自奮於功名者。亦雖更僕數。獨先生抗首陽之高節。義不餐周粟。而又鄙張士誠之不足與謀也。遂乃竄伏海嶠。彷徨山澤。隱姓名以自晦。洪武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嗚呼。以明祖之威。而有所不能屈。可不謂忠義之士歟。余雅慕先生之爲人。適從乾坤正氣集中鈔出九靈山房集十九卷。乃精校授梓。以廣厥傳。謹按本朝四庫書目。載先生集三十卷。補編二卷。又遺稿五卷。茲刻卷數與書目不符。而遺稿五卷。搜訪弗獲。倘海內藏書家出以見惠。當續鋟焉。先生文得力於柳貫、黃溍、吳萊者爲多。具有古法。尤長於詩。當其感黍離麥秀而行歌。弔賸水殘山而得句。蒼蒼涼涼。聲情激越。每多變徵之音。非素懷忠義。發於至性至情之所不容遏者。而能臻此詣乎。後之讀是集者。可以勃然興矣。同治九年二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戴九靈傳

公諱良。字叔能。浦江人。少通經、史、百家、醫、卜、釋、老之學。明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旋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公忽棄官逸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公江北儒學提舉。公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投擴廓軍。道梗不得達。居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明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年六十有七。公世居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按公生當元季。得柳文肅、黃文獻、吳貞文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而清明剛大之氣。發爲文章。縱崎嶇阨塞。卒不稍挫其忠。成仁取義。公之謂也。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於袁江節署之求是齋。

-6

九靈山房集目錄

卷一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趙氏詒序堂碑
浦陽五賢贊并序
孝子陳公太初　忠襄王公萬　助教孫公潛　待制柳公貫　愍節樓公軌(?)
廉齋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甫像贊
題樗菴像贊
諫官箴并序
喜聞過齋箴并序
具慶堂銘
鄭以冠字祝辭有序
論長孫無忌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容齋說
辨佩
答徐進明書
上蘇伯修參政書

卷二

浦江縣修學記
黃氏歸田記

自得其樂齋記
樂善堂記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修禊集後記
經筵錄後序
送葉贊玉序
喜雨詩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卝業集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卷三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浦陽人物記序
送樂官使還省詩序
贈句無山樵宋生序
禱雨詩序
韋氏家乘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治平類要總序
君道篇第一　任相篇第二　敢諫篇第三　刑兵篇第七　慎刑篇第八　用人篇第四　愛民篇第五　足食篇第六　遵俊篇第九　納諫篇第十
春秋三傳纂元序
黃氏南叢樓會飲詩序

卷四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質安壽詞後
三先生手帖後題
題樓彥珍詩卷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跋倪夫人遺事
書柳待制詩後
劉鏞字說後題
題葉丞相遺墨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吳原伯哀辭并序
陳彥正哀辭
蔣季高哀辭并序
朱茂清哀辭并序
祭先師柳待制文
大人祭柳待制文
祭方詩父先生文
志樓楨殯記
陳府教城記
元故先府君賾記

卷五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蔡履存甫像贊
道衡禪師平公弗像贊
汪一誠字箴并序
退思齋銘
山泉說
投知己書
丹溪翁傳

卷六

重修南里書院記　上海橫溪義塾記
守愚齋記　三樂軒記
劍源記　六柳莊記
小丹邱記　蓮溪金氏義門記
日月聯記　上海鶴砂義塾記

卷七

春秋案斷補遺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胡主簿詩序
送王都事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送路理問序　玉笥集序
黃白齋藁序　送傅子異序
送能上人詩序　送王理問序
寧川志序

卷八

送冀郎中序　送眞郎中序

送揚都事序　送溥員外序
送劉以順詩序　送錢參政詩序
送陳嘉興序　送丁山長序
還院判哀詩序　贈葉生詩序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贈釋師朱碧山序
贈蒲察鎮撫詩序　釋海集序
瀅深詩序

卷九

王處士墓誌銘　殷府君墓誌銘
北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并序
方大年墓誌銘并序　亡妾李氏墓誌銘
衛節婦墳記　陳康防墻記
祭陳夫人文

卷十鄞游藁

滑伯仁像贊　任縣尹像贊

項彥章像贊　章處士像贊
夏祥甫像贊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趙太初像贊　趙母戴氏眞贊
羅氏五老贊　塾居生贊
劉貞逸像贊　李仲賓像贊
陳文昭監丞像贊　九靈自贊
趙太素像贊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錢春軒像贊　眞逸處士像贊
葯村先生袁君像贊　袁廷玉像贊
南宗禪師定公像贊　風光軒贊并序
竹所銘　槐軒銘
種德堂銘并序　拙守齋銘并序
端硯銘　心耕齋銘
耘業齋銘　人心皆善齋箴
求諸己齋箴　靈仁廟碑

愛菊說　唐林字說
唐氏四子字說　樸太素字說
太素說　瑄福中字說

卷十一鄞游藁

高士傳　周貞傳
唐二子傳　許氵傳
抱一翁傳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卷十二

一經齋記　春暉樓記
四景樓記　安節堂記
蓬萊山房記　愛日堂記
百猿閣記　九山山房外記
春風堂記　戴氏祠堂記
二靈山房記

卷十三

鶴年吟藁序　四明袁氏譜圖序
遯齋小藁序　禮學幼範序
深衣圖考序　東山賞梅詩序
書滸舫讌集詩序　脾胃後論序
孫氏瑞萱堂詩序　求我齋文集序
錢氏三樓詩序　夏孝子詩序
贈謝士周原啓序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卷十四
余闕公手帖後題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題貢尚書二詩
題貢尚書手帖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題唐道劉公浮海百韻　跋孫審所藏絳帖
跋修禊帖　跋黃庭經
跋東溯齋贊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倪仲權篆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題米元暉煙雨圖　題文與可盤谷圖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題竹窗詩卷
卷十五
王先生墓誌銘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元故沖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鄞沈明大墓誌銘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元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　祭揭秘監文
祭汪遯齋文　祭外舅趙處士文
祭趙立道文　祭先姊趙安人文
卷十六

夏正辨　葬居解
蒼雲圖贊　生意垣贊并序
黃元輔小像贊　王竹梅像贊
郁文海像贊　源道淵像贊
惟微齋銘　仁齋銘
泉聲齋銘并序　清漪硯銘并序
存省齋箴　樗菴箴并序
李氏子字說
卷十七越游藁
石孝子傳　張婦傳
汪節婦傳　竹梅翁傳
滄州翁傳　袁廷玉傳
卷十八越游藁
全有堂記　怡顏堂記
谷口莊記　安貞堂記
重建東皐福昌寺記　思愛菴記
大慈寺上槃堂記　歸菴記
樓峰殿精舍記　四華世界記
卷十九越游藁　餘姚海隄集序
皇元風雅序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衛藩文集序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跋定武帖　跋藪上人所書遺經後
龍山存蹟記後題　跋東坡手帖後
跋袁學士詩後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項止堂墓誌銘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汪彥貞墓表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卷二十
平饒信詩并序　邁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贈趙謙齋　春暉堂詩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詠懷三首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寄宋景濂三首
築新居　還舊居
居田　飲酒
送尾彥德七首　懷胡仲申
歲暮遲宋景濂　寄許存仁
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　答李本之
鄭僉憲授官南歸
卷二十一
山中度歲　丁酉除夕效陶體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過客　飲酒古墓下作
吳趙隱君　題蘭溪東峯亭
有感　送河南生
東明山賞紅葉　陪錢伯紀遊溪南山
節婦樓篤實賽作　病起承諸公攜餉見過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立秋日書懷
中秋無酒　郡齋夜飲分韻得書字
送別胡仲子二首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別宋景濂　寄王子充
送胡仲子之三衢　送人赴廣信軍幕
謁趙桐洲墓　九日宴迎春觀
題赤松山清風樓　送人從戎
友人棲遲　送人歸姑孰
送人赴許　贈賈思誠
題李侯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卷二十二
題廣濟齋　九日登荊分韻得菊字
據東會飲送王天錫　送人遊嶽
題雲樹軒　送劉仲修

送劉彥英東還　詠省堂後竹
豐樵子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舟次蘭陰懷寄君善敬德浩仲諸友
識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悲亡友朱茂清
送別王天錫　題柯碧山人卷
送胡練師還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贈別呂用明　贈戴冠子倪仲德
使客還自建昌　送人遊鑑湖
苦齋　看松菴
同子充濟仲遊北山夜宿覺慧院　抵智者
從智者遊九龍謁劉孝標祠　往三洞
登鹿田　贈別祝彥明
雙劍篇　秦鏡臺
白紵歌　空城雀
書齒織　涼州行
短歌行　除夜客中二首
郡齋度歲二首　寄華之鵬南兄弟二首

示金貫張子愚　贈友
投王郡守二首　投同僉公
郡齋守歲二首　避地二首
卷二十三
山有杞并序　翰林詩
別鶴操　賤生
歎年　孤女別主辭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長洲苑送人
劍池送人　遊湖上諸山
登堯峯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遊西山諸寺　同楊文舉提學遊虎邱
寄陳伯將學士　寄陳太守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謝蔣金達可送酒至

徐叔度遺紈扇
偶書
秋菊園贈別
送陳同知
祭脫脫丞相祠
題陳敬初小丹邱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治圃四首
泛石湖
宿龍山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題貞壽堂二首
雨夜泊秀州城下懷僚友作
登飛來峯
遊吳山承天觀
入湖源
至古城飲何氏家
蔡郎中使還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次韻宿西山
周侍御家賞梅
題李道士鶴瓢
題梅花莊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次韻夜直
登靈巖
上天竺
寓與張德機橋避兵吳門
送族僧還中竺
始發吳門
至杭宿錢塘驛
泛西湖舟中作
發富陽宿縣治作
次壩口
望九靈山

卷二十四
贈婦
傷李氏妻二首
渡黑水洋
抵膠州
過膠邱
次登郡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次韻春鋤雜體
采圃行
次韻白頭母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婦答
泛海
望大牢山
宿高密
至昌樂
題劉凝之騎牛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湖州行送人作郡
賦盧范五椅送馬太守
題蕭際士卷
送歸安丞

送趙司分
歲暮留別二首
渡黑水洋
至膠州
過膠邱
次登郡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哀逝
次韻懷張崇門
次韻遊靈巖
次韻遊湖山
黑水洋
至東膠
膠邱
北海郡
由范莊過天平次奭白學士韻
山東九日二首
送陳仲實東還
除夜客中二首
自定川入海
次大牢山下
宿高密
寓昌樂
送班景道
次韻遊寶華寺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遊上□□
次韻謁范文正公祠
渡海
登大牢山
宿高密
次昌樂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秋思二首
懷汪遜齋二首

卷二十五
短歌行五解
巫山高
戰城南
三婦豔辭二首
雉子班
有所思
朱鷺
西門行
日重光行
感懷十九首
遊東湖
門有車馬客
鴻雁生塞北行
雜怨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城上烏
艾如張
白頭吟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月重輪行
遊香山
遊大慈山

遊天童山　遊育王山
贈別汪定海三首　題盤隱軒
贈星士　遊慈湖
遊定水　蘭菴
天香室　中秋玩月
次韻答毛森仲提學　客中寄懷六首
醉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己志云三首

卷二十六

賀何齋新祠六詠
唐道提學訪予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亦來會次日唐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其韻五首
九月八日閑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盈園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莊提學攜酒見過遂歡然共醉
芳楨宴集分韻得雨字　題蘭芳齋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遊龍山
遊清泉寺
永樂寺與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自定水回舟[illegible]　春晝訪宴集分韻得濃字
以大先生遺冬菊　題葉守常愛竹軒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伯庚求予題　題清暉樓
題厚湖柄竹居
訪烏鎮譜不値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之三首
雨東韓會訪安仲善書記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賦此以別
龜毛廬　草心亭
題靜勝軒　題戚氏蒼雪軒
題魏氏碧源精舍　對春雪寄楷竹篇二首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雪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高氏藁廬頹垣敗屋而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雞鳴乃寢亦佳甚獨惜孔昭叢君既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雪溜不絕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舟次高鎮邀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湖上對雨有懷天淵老禪
留別白沙諸友三首　寄秋崖講師二首
承天淵天敍二禪師下顧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拜月樓歌　節婦謠
丹邱先生歌　遊山至龔仲容家飲散因為醉歌
胡仲厚為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海隄行
蓬山新樓歌　題何監丞青山水歌
題顧氏長江圖　題出射圖
題打毬圖　賽馬圖
袁君廷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為賦長句

卷二十七

經金繩府寺　鄞城遇故人
客中守歲　挽章處士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自述二首
歲暮感懷四首　客居三首
辛亥除夕三首　哭楊大章先生二首
訪止公於文溪　秋興五首
偶書　憶鶴年有賦
寄沈譽君　唐道既別云白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晚至永樂寺　題永樂寺水竹居
同淬用剛登甘露寺　李帥家烹鵝見餉
晨菊　瑞蓮
題瀟湘八景　贈鄭二君子見訪賦絕句八首
旅懷五首　題赤壁圖
題張蕙仲竹木　題四皓圖
題畫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哭汪遜齋二十四韻
歲除示姪十六韻　哭揭祕監三十四韻
對菊聯句　出遊聯句

卷二十八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題巽上人遊息軒　次韻答張靜廬
觀雨樓竹梅篇
卷二十九
秋日書懷　七夕有感
九日感懷　寄鶴年
寄天淵老禪　梅叢爲天敍師賦
有懷澤用剛賦此以寄　寄郁文海長老
遲九思不至　寄駱以大
寄紀宗正　寄胡仲舉
寄宋廷臣　寄方盛齋
寄錢仲仁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承君衡叔靜遠歸賦此以別
寄羅本直　寄孫伯敬兄弟
寄揭平仲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爲賦四韻
寄胡舜咨　寄黃炳文
寄張天民　寄茅元禮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寄鄭彥博
秦湖隱居　懷宋庸菴
伏承靜廬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爲賦四韻　懷滑攖寧
懷宋忠實　懷項彥昌
王國臣以翡翠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宗道師會許尊師元素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璧間舊題因借韻同賦
承徐輝漢章二高士遠顧賦此以寄　秦孔昭爲轉公刊海提集喜而有作
哭趙太初　哭張賓仲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懷陳中復

廝彥齊來訪別後懷之　示唐生林
題高節書院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詠懷古迹　哭陳夷白二首
春謝密菴至二首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顧喜而有述
聞耕隱庸菴諸公遊山累日用探韻賦之　九思發背踰月已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秦湖漁隱爲袁桂芳賦
卷三十
九靈先生畫像贊十九首　祭鄧林先生文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補編卷上
寄宋景濂六首　轅門詩
永樂寺
補編卷下
吳先生哀頌辭序　書天機流動軒卷後
鶴年先生詩集序　夷白齋藁序

九靈山房集卷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幽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所病膏肓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隅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瀕廢殆盡達魯花赤蕭君阿年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隘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畢其賦以從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遂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親己倡為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墉階陛以石磨礱以甓肖象繪塑各效乃能揚威惠慈悲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篆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幽光敢率父老之曹以請良謹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

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里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域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具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末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貺祉以大芘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納交二公頗知作事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幽光之請因不辭而記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兮神蹕鑾之來光景淪雲爲輧霓爲旌僾若有兮象形體已交誠既感享惟德非可薦（迎神樂歌一章）瞰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兮芬藹鳴鸞佾舉兮黍稷馨靈是娛散精祀鑒民衷錫繁祉（享神樂歌一章）樂度閑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宜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歆我詩其千載（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翮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逡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族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纘其宗祀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納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濡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黨則虛而弗居遂卽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烜赫百年矣卽一旦寖微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樹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爲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嚴陵是處保義筮仕于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牆亳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溯其源仙巖之南江浦之北儲哉斯堂孝孫是圖孝孫來享來拜斯堂肩膺修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祜延畀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爾先琢辭貞石百世斯傳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主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洄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雷霆而光華燦爛其所著見于後世者固將繫穹壤亙古今而不窮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恆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

曰孝子陳公、勛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哭毀瘠。以哀廬終其身。每卽墓。有巢鳥爲之不啄。勛教當宋宣和初。爲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康南諸郡縣。咸望風潰。公獨舉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爲戶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旣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熱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遡朱子之學。亦旣身造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淵乎其深者哉。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鼓厲之功。其所書見可勝旣哉。雖其不克大用。豈與穹壤亘古今而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爲人。則未嘗不嘉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嘉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百里之遠。猶將低佪企想。以稱述其爲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若梁、唐、李、韓、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缺二十五字）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習。而頑鄙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韶之美。以伸後學嘗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本縣）

偉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殷痛鉅。乃號穹蒼。口無停聲。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甘不爲親。終身戚戚。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尊惟我公。天相乃志。有果每陳。烏鳥鵲去。昔舜顏牛。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爲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勛教梅公（溶）

猗爾梅公。溫溫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遭世中危。遭彼寇鋒。牧遭令遭。以公折衝。公謀旣決。遂往世逸。乃以柔和。化爲猛烈。亦旣敝旆。亦旣建節。如火之熱。如冰之裂。力有不支。猶罵義師。裂目張腕。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斷。帝曰而溶。右之烈士。肆命之機。併祿其子。以愧凱凱而惜一死。人雖不死。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狂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于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氛一翳。天地爲昏。有颶獰然。勢齧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繼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狄忽突。大邦爲敵。血戰未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願出機先。手除穢獄。捧轂南轅。旣秉我鉞。旣脂我牽。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颶風。其勢發發。疇播妖氛。陽光有赫。事泄羣庸。力屈強兇。牛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illegible]）

舉華士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爲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嶷嶷頷頷。諸史之罪。上通於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滄季。老奸擅世。遂各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以爲嚴恭。任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待制柳公（貫）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繇繇。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于帝廷。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鵠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編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關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臥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錄車存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侯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爲窺。蜀山巍巍。

廉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奕然者。固已彼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身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袞袞而偉。視古今如一時。羈天地爲一體。以孔孟爲師友。以王謝爲兄弟。彼區區之斗筲。什不足以浼己。凡是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發。故其爲文也。直欲凌韓而躐柳。其爲詩也。亦且超杜而過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誇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咸君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羅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乎無媿。此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僅得其一二矣。

題樗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孰謂斯人。祇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邀冥。誠無媿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爲人。

諫官箴（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之爲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爲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拂於耳。繆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顏色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

耳以病吾言之不幸用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詞曰 於惟我國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爲難諫不欲逆亦不欲肆逆則悶從肆則勝究所貴婉巽不大聲色匪攻彼晰惟導彼明以聾聞怒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責不蒸開乃陳我言乃過其蔽乃迎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通諂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誅或以爲訐勿謂鯁骨可曾吾直斷缺之誅或以爲邀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能大事乃依而歌魏有闞沒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饋而歎過既無迹諫亦無形隱然千載餘譽愈榮嗟爾後人畫視前式苟寵前式惟要闕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墮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特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 昔與道背行與道背維背維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由小積過小亦爲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爲美罪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警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言苟持我行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肯拂心以實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我曾不寤我過曷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赫然千載令名愈播嗟嗟後人晝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儆亦忝所生

具慶堂銘

范陽衛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爲之銘我之生矣孰授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懷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綵服不頗大冠峨峨偕老一堂載欣載娛粲粲門子白華絳趺譽爾晨敬潔爾夕蔬其敬維何有饌有魚其蔬維何伊笋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瞿瞿忘劬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碩大且訏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扶摘錙銖苟虧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衛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其旃哉永世弗渝

鄭梃冠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梃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貞和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本商頌松桷有梃之義製其字曰叔高而祝之以辭曰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羣材畢征惟梃者桷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坰一朝效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汙闕闕是丁卑而甚力日爲旅楹開閎戶牖闌楯檻楹冗微瑣屑他悅薪蒸彼哉梁棟固其與京苟任之重亦惟弗勝豈若斯桷實出杳冥乘月仰視隱或不承矮跡登茲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梃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于庭曰

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材孔長會處高明翔爾孝義九世繩繩分卑用賤之有耀門庭既嘗承宗奉此嘗蒸猶桷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獲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爲能人克履之皆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登孝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程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已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爲已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搆害元德屏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奸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誤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羣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朗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予寧無所施乎倘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發爲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遂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豈未足深恨太宗爲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瑗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

拜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于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盡矣。語其才猶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无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宦浦江之始年。嘗即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既鐫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偃而若是。疑而若墜。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樸。藏蘊戢瘻。不堅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屛斥。又有鴟鴞鷹隼之禽。猵犴虎豹之獸。號鳴飛□。□□□闘。喧嘷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汙有瀦。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雖任我舟。難灌我纓。亦有蛇虺蛟螭。噴浪乘濤。含沙咗石。射影衝波。騁鶩馳躍。水兕雷咆。揚鰭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嘘喔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崇嶐巍峩。嵯峨磅礴。超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涸滀。渺渺泫泫。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顚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邱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推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持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侔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尙有待於余言哉。而尙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說佩 送黃門郎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斷。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衡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衡牙與璜言其承也。衡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琚。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瑀。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塞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

有觿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持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濟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羈遷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逆乎左右。蓋凡治己治人之道。悉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懿。承乎其君。若璜與衡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衡牙之有斷。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衡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尙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爲贄。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爲。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壅閤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償之合也。則稱較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囊垂橐。擬脊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爲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偏工韓。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騏驎之櫪。皆可以日良馬矣。夫隰蓀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荊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也。師者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誤。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誤。輒受其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謾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

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鬭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證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知數州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稾。悲喜感怍。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援筆爲文章。澂襟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轗於壽劍。既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儻儻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某等奔號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冗叢聚。神傷氣悸。衆念皆忘。故其遺稾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帙。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恆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發其觀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閣下以厚德縟文。爲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與諸門牆之下。修容屛息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于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嘗近蒞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蘊。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如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銜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倘當課其子姓。世誦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閔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二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爲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備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瞿然興嘆。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康侯阿年八哈。既嘗歸其侵弱矣。顧茲屋廬之圮陋。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即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質。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屬而趨爲之。自殿廷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敝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聘學之耆碩方先生樗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修舉。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嘗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加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一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尙於縣大夫而寘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彬。姓蕭氏。以儒林郞來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爲孝義鄕。爲其鄕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官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常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鬻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爲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繼揚觀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麗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聚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爰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幷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鬻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曖中。搆辭累歲。而元姦宿猾。因緣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尙書達不花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綿。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溫。珊瑚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寶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所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遇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

之。□□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羈嚴綺幄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焉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蘧戌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尉承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謂善必薦。陸修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子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旣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害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害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賀。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警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書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巖障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從宦而宦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旣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櫽括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何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遊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蚤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貞。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荊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

修禊集後記

右修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修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感夫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予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淸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讌。耽嗜華藻。亦難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溫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與。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鄒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爲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溜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皦遠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斅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近。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修。然後所造爲益深。所稽爲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爲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于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爲一代之治。至於爲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君。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遠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豈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謹節儉。食非而衣綈。囊卑而圍小。不溺情於便佞。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邈之迹。肆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畢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爲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議論詳明。情辭懇切。

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講勸聞。必爲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筵。屢進以正心之說。爲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爲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黜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愧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宁之聰。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歆歔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則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諧。居浦江。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淸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淸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尊經叢史。下而廋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中申閒書以詩記薦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判官未幾。新祭器之朽敝者。復士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饕者。於是會集儒流。招徠學子。爲予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情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所向所稱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皇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勉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蘇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即齋沐率僚佐徧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既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亦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亥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盈。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爲最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書

十二公之行事。獨信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也。然觀信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巳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册。使與信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適實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嚮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信公尚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翼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僉安陽門尉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嘗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巳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觀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爲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重爲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巳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貧。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巳哉。良於是以古驗今。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巳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巳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途。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乎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

是儒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嚮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措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免乎□異日之必廢。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乎。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甘棠□□□□而刻之。良盍不得而辭也。集凡二□。他□□□□□□。其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眞氏命諸子姪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能巳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碩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直體。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穎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成舊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人也。衣冠文物□□□□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麟之□囿與。既而故國淪亡。文獻幾缺。而士友之□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質言遜行。巳皆無所考□。□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豪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一人而巳。彥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餘韻□□見者乎。至正初嘗以遊府之薦。調官吾學。嚮至是十年。始克領其□□□□□□□□□□閑冑冷局爲嫌。每日深衣幅巾。巍然高座。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中。手披口誦。自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學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士田之侵奪。新屋廬之頹圮。先達之□□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興之。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所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邇鄉學之淵源。泉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譬猶有原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澆。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其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哉、彥明於此尙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僻處窮鄉、遠焉寡侶、晝耕夜讀、實間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慊然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三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因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願將順性而勤、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爛慢成癖、爛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竟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暇、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儀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導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遁

乘人間、而苟焉以偷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粲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晉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著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屑見疊出、彬彬乎具備、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友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奚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執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送樂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樂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極、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諗郡庠諸友、俾之賡和以贈、余方明居郡庠、曰、視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中郎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常相因、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

乎。棣子庸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棠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棠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欣羨棠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驍將。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遐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且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篤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假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實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徒務以葩藻儷偶擒裂相詩。尚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覯也。世之人不實者恆多。而實者恆少。幸而爲實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嗚呼流涕而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銳。他日必不得□□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游。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觀東南之故墟。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憮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無憂也。古有桑林之禱。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卽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而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聽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還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良第其言爲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既穖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

發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蹈舞踊躍。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嘉澤。我有貴鳥。摩腹歡如。亦有黨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糇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韋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譜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韋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疏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期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譜。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韋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維之補城。自補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於不可攷。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燹棄之餘。跋涉於道路間關之際。傚諸史友。遂爲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省者。又別爲篇以見。既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選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塗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敍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做史表爲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遊。卽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衛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擁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上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者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遊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谷峯。從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別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爲荊榛。斷甃頹垣。使人心目。盡陳氏之流

壽哉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明真侶游於方之外。同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其道之如此。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也。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聽郡守爲降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姿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戎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那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人□羅致之。與之議官□□□隱圖利害。相癥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槩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徑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垂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爰以自朝至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萃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是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諸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以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厲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繫。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拂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靜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卿。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族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擊。耆定四方。載之史册。有足徵焉。纘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恤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鍛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恤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

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辟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慮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己過雖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元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敍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乎坐、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辨。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齒遁。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卽嘗有病於斯。竊釋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削。以綴其元要於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列其語。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削句。句有刪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竊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黄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黄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黄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生彥方、亦相繼而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已與子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又方何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覩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卽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獻酬餘。陶懷爲之洗。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四

跋鮮于伯機所製劉道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道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恪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尙寶藏撫惜。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間出以示良。良思三先生學擅一時。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拱圭璧。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顧以存沒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謝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値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鄰境。勢甚猖獗。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偸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屛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宦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値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宦之前。而不施於旣宦之後耶。人之論君。顧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識禮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在東湖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蓋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旣爲上其事於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恨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令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書。蓋以爲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以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爲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婺宣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爲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壙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齧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因已裝藏成帙。請于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爲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俗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辭。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獻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遊。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昬傾術從而無違哉。視彼區區希榮微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歿。冀士不得掩。雖其黯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與工賈之家。遂至兼幷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私嚢者有之。操瓢爲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迨其後也。天旣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室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券也已。鄱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旣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爲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爲常。一有不遵其教。卽欷歔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袒謝罪。改之乃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爲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爲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怪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熏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屋予姻也。因出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旣詞伯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之愴然有感。先生歿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纔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歿。其墓草之淒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塚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恝哉。良旣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好事。則□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叔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案。薄厚不均則失之雜。小大不均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簴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叔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讀。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爲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鳧氏者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檃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檃其放也。檢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是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叔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叔聲之名。觀叔聲之爲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爲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爲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爲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知叔聲者矣。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姦之政。所以致邑人敬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覩前修之眞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爲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丱中。即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峩冠褒衣。搬階彀日張拱而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以知其爲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夫君之居爲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顧已憊甚。坐起不自遂。所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遺跡。歷歷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積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尋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傍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許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依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絕子。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嬙臣請予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韋。分甘處悴。家四空。日闕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菽。人不我堪。我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舉徒驂犇。聆厥風旨。觀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釋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孰神之苛。一朝奪使。翳蒿蓬。耆舊盡矣。狐號猌舞。羆若風。顧瞻我里。復讞泱漭吾曷從。奈之何哉。有崇斯士。元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翦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謁、譔。葬先生于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受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檀車既驟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嗟嗟夫子兮。學實賴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子子其嶷嶷。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遠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翺翔。奈學業之已修兮。尚名譽之未彰。豈不登名以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娛燹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顛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微言之在耳。尙炯乎其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隕兮。胡獨瘁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亡。今夫子之猶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得其年兮。君子有遘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并序

原伯世爲婺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嗚呼。吾尙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滸。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爲友。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羣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册。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沈私相講辨。故其父子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爲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湧之在韓門。讀書倍□功力兼人。年十九而卒。□□□□□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學又不下於湧。□□□□□。□□□□□□□□如其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抑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志其悲哀。以舒其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羣

6

澳兮刮虞唐驕雄辯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祕兮揭正陽敎予飾兮儻迴翔暢厥實兮肆煌煌履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觀樂康羽既就兮勢乃揚留白雲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飄車兮騁康莊豐陰湍兮斬不將忽殺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𢫬超騰命固屈兮春則彰顧父母兮勿永傷彼羣黎兮直粃糠名隨身沒兮孰灌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雖夭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磯磯兮水瀏瀏下士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推擇里以處仁兮乃齚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藉兮專遺舉以遐遊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修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顯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刓劘以爲柔哀白日之不與兮冀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楢亦旣登名於仕籍兮會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書驚浪之漂舟淩大江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旣相我者之不慭兮又何爲乎舊邱行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投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輈已矣哉死者不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幷序

亡友將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夭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化樞徼厲所著參差報施聚不常豐嗇不常覈貞焉而夭猥焉而耆禍天瘴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慕惟予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垂聲異異爰暨乃考蓄德益腴篤生吾子誕茂淑懿如鹿之資如鸞之雛亦旣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日勤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縈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旣克明動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蓋亦庶幾苟遂遐年曷克似之庭梧擢秀方茂其枝荊玉蘊瑛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蕤嗚呼哀哉元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隳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俄舊宇兮故觀乃遽棄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呱呱魚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遷固歎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奈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魄黝黝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旣顧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旟嗚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幷序

茂清朱諱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甚竟死年四十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卽驩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予亦挈妻子登舟遡流至烏傷境因自歎去家遠行橐枵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旣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姪已卽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卽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濂之旨也予既復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聳哽塞不勝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卽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俟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族之顚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深以爲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止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旣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作辭曰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庸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趨自成童履已得師蚤叩巖衛繼謁仁翁窮理之淵至道之朕遂燭而融乃充新得斂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厥會通艤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歷文臺王公戚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爲以攄厥蘊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聞雅而附鼓篋而從司鐸奉常領教儒臺聲甚洩洩包茅有貢從駕江湖冉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軺傳以活疲癃從寬兼德禮官偉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又洩洪都會未期月教雨其懷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弼我理先生正之漸屈官聲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庠士告豐報政而歸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蒸薪照字歲且十終四海環聰英聲如山炳煥猶龍飛翔交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智轍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癰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賢繼而必洪寔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慮膺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瀾厥窮一朝棄我山攜谷崩事者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執紼遲蹤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輀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鑒我哀悃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喻公之洸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劇意遺言攄毫行□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儔匹而況律己溫恭接人忠實行非禮而動有典常言不乖忤而心存欽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廣譽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蓺林之獻納究蘭臺之譔述何鳳鸞而鵬飛忽飄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爲衡石。人喪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循而闕恤。矧公之棺者。有以賻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悲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嘗靈車之遠還。情悅悅以何極。瞻荊山之故城。日徜徉乎履舃。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元室。痛幽明之永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尙僾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尙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槪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根本。則出其精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爲有志。是以雖當巢傾卵覆之餘。蘂倒萎垂之際。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爲節。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帝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討足跡之所經。匪山巔則水澨。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覽。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豈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迫黌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感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沈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臥甕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儒華之故墟。歎衆芳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翩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裊君之精邃。亦皆可揖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攜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落若晨星之飄墜。幸遺光之獨立。尙嗟異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增媚。竟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淬厲。將見黃鐘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從。或以友朋而密邇。咸資晉鄙之蕭。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尙惻焉而鑒視。尙饗。

志樓楨殯記

嗚呼。莫慘於楨之殯。楨於予爲姻家子。予往時嘗寄邑下。居相邇也。每見楨在羣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敏。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常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寖衰。橫逆蠭起。楨煢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歿。不令子寶遘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爲人。一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興楨其家。久之其橫逆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栗。爲兒啼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爲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爲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不爲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爲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乃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爲文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 代作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實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于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淩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爲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裊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之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院。乃以滿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七十。沈痾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然。人皆以爲孝。在童冠時嘗從鷙鳥以搏執自娛。大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遷善人亦以爲難。先君端重諳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册不置。故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術、神仙、道家之言。靡不畢究。爲詩文深沈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儆若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始序次梗槪。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謹記。

元故先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愨。恂恂寡言。遇物恆多恩。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滅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歲九月辛酉卒于家。逾月丁酉。葬興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喪同穴。子男三。長堯。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柰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求銘以登載懿美。謹鑱誌石。納于壙中。嗚呼蒼天。父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66

27 B

九靈山房集卷五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闕。則百里為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為吳大縣。按其圖。乃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美頎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秬秠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于今幾百年。而為之丞。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于人。豈可以一二數哉。顧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不得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于遺忘。得非紀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子元。以為泰州楊君之為丞是縣也。政治廉明。他縣吏所不及。今以年老致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思立為藍田丞。僅以破崖岸而為之。陳南仲為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韓子、河東柳子。猶為之作文誇美。以傳示後來。今君之政。固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于是有不得而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于戎行。方佐治崑山。施于有政。決羣疑于片語。而細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于移劉。而長守之倚之也重。其來而處斯職也。剗奸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禦。下不難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

事靡輸事般。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乎吳郡。吳郡所需。乃多出乎長洲。長洲為縣。名之曰都者。計每歲出田賦上送于官者。約有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貧民。配之衆井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安。而民病甚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適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為之茇舍資糧屝屨酒胾醫藥以勞徠之。而居者無艱辣之虞。行者無寒餓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為治之大略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任。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衆人同。其所著見獨章章如是。亦難矣哉。于是吳之士大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數之流。咸以君之去為可惜。願得伐石琢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元之請。特為次第其實。采其歌謠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既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我民倀倀。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辛不追呼。吏不騷突。民有征徭。豈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民有力役。我是用瘁。丞來寄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奸宄遁形。丞之守己。如水之潔。出無文車。居不華梲。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籩必祀。靳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賜。老者日亡。壯者日衰。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紀此成績。

蔡履菴畫像贊

有偉蔡君。賓職實懿。侁侁而貞。婉婉而智。以聖賢為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為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時。有霸王之器。既高步於省垣。復秉忠于師紀。借籌乎帷幄之密。贊化于經綸之始。乃遲仁而策勇。乃翼忠而翊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老成。儀士林之穀燧。罔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衛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于衛。其道羅羅。謂衛即道。其道斯邇。士之有身。猶物之衛。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為道寫身。豈如來教。羅道衛公。身短而豐。道衛視之。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衛。丹青可畫。

汪一誠字箴并序

嚴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請余製詞以箴之。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厥攸初。孰匪是誠。誠斯無妄。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窒。欲仍外訌。是誠日消。為愚為庸。嗜彼愚庸。亦克由聖。卒罔嚮淵。安為之病。惟實善學。必復其初。其初既復。斯聖之徒。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勗。善是汪生。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既加巾。製詞訂義。可以冠裳。媿厥名字。欲求免愧。宜擇是思。思而克誠。聖豈遠而。

退思齋銘

天有闕。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裨之爲以。我退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為。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是齋兮。泰此銘詩。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曠觀于海乎。磅礴而洶湧。汪洋而震蕩。放乎太空。埠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即其源而觀之。則濫觴于崑崙。縱始于岷山。然後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滿滿。未知其所出也。苟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涯。渤海之尾。不可得矣。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者之欲至乎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遏之。則泛濫氾洋。無所底止。其不爲衆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所以爲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于辨事接物之際。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純一無僞之本然矣。苟不矜其所得。而優于學。則其至于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弗有得于養者不能也。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其心。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之心。以爲不如是。則其不至于聖賢者。不可以卑吾之德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自是知自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此德也。聖人至而衆人勿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然亦養之于蒙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君性睿而質美。則所得于天者厚矣。又能俛俛乎以講學爲職業。其于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爲贈。

投知己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來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詩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邈然相背負有矣。或擯背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稍稍皆是也。于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就。不以利而厚薄。考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見其畦畛者。惟閣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絶。僕乃幸遭逢于閣下。寧不爲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僕自念方當窮深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款曲以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于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苦而僅得者。不過用以資于文與詩。而于古聖賢人之大道。則固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不能履。見險不能避。踉蹌顛蹶。爲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顧是非。同于狂惑喪心者之所爲。則誠有不敢。知我信我。乃不爲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乎。世之如閣下者既少。則彼之造事以誣我擯背以擠我。尚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躬自省。擇夷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于正。使之無隙之可乘。無迹之可議。如斯而已耳。顧以力微才少。莫知所從。其道云遠。有若望洋。兼之病妻

羈孑異乎中。衣服飲食。迫乎外。僕之事。其使閣下悲也。嗟乎。閣下之知我深矣。其信我至矣。乃今不特知我信我。而重以悲我。則僕于閣下。當何如報哉。報不報在閣下。未有所損益。所以如此云云者。蓋將明吾之心耳。然僕於閣下。亦豈待於有言而後明耶。山中風氣多寒。入夏暑熱更甚。將息之道爲難。閣下春秋既高。宜益安居靜處。使內有所養。而外邪無從入。庶幾身可康強。而永保壽年。此固鄙心之所惓惓者。然不能自悅。而特以獻諸人。閣下得無閔笑之乎。雖然。閣下亦加慎矣哉。相望正遠。何時一見。以謦此懷。不宜。

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修。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于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于醫乎。翁以母病脾。于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于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于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欲程度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中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于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於晉接。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于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于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得療者十年餘。翁以其法治之。良驗。于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于溼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溼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滿于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于降。東南之人陰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就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天火也。相火者人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虛無。守位

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恆于動.人有此生亦恆于動.然其所以恆于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于天者出于龍雷.則木之氣.出于海.則水之氣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于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者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于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于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于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瞀瘛.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胕腫疼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于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痿屬于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于脾.火之勝也.諸痛癢瘡瘍屬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于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敏.猶以暖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于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于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于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于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于成.而古人之善于保養也.錢仲陽于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乎.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于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

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賊.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制.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亦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于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于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于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方.飲何藥而得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之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之.脈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製成.三飲之蘇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竟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翁診其脈.告曰.翁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脈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已.今六脈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脈.告曰.此病痰也.然脈虛弦而沉數.蓋得之嘗醫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脈數而澀.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自如.翁診其脈.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脈微甚.為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將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辟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脈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于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脈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于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

不再耕。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喩。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卽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病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也。卽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翁之爲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于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拘拘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敎之亹亹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于諸生之中。未嘗論至于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語人曰。翁之醫。其殆囊籥于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爲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于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略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愼乎。翁春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資。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泣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宜以忠養之。寧歉于己。而必致豐于兄弟。寧薄于己子。而必施厚于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爲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己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爲翁墓誌。玆故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爲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于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神開其心。至于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于倫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邱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六

重修甫里書院記

吳郡甫里書院者。祠唐甫里先生陸公。而列于學官者也。先生諱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之甫里。史稱其學通六經。而尤粹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卽斂退海隅。與其學徒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高風遠識。何可及也。然性頗高放。雅不喜與流俗交。乘一小舟設蓬席。齎書册筆牀茶竈釣具。往來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又謂之天隨子。其曰甫里先生者。則又尊之以其地也。唐末嘗以高士聘不起。後又詔拜右拾遺。詔下而先生卒。甫里故有先生祠。書院之在吳郡。則始于國朝之元統二年。蓋其裔孫德厚請于郡。而以己貲創之。亦既事聞于朝。建學立師。如書院之制。而書院之所宜爲者。已皆次第舉之矣。獨以前遏民居。門庭弗稱。雖嘗入錢請佃其南官地。以闢改作。而豪民怙勢。覬攫其利爲己有。擣訟數歲不決。由是路僅右旋。而靈基之門。遂缺而弗治。德厚歿。子孫散居他處。弗遑于玆者垂三十載。有司校官亦且視爲非急。無能一舉而問焉。平章朱公之守吳也。其居第去書院甚邇。一日過而歎曰。歲時有事于夫子。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于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激吾邦人乎。爰命治其南門。而歸其舊道。仍易旁近民間地廣之。民居之當徹。則貲之力以遷。而凡書院之未具。與夫既具而中壞者。悉新之。山長嚴儒賓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印省知朱居敬及千夫長王允中、秦庸也。屋以間計者凡三十有奇。□門者。

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明道、正誼、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曰外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墉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楫。藻繪髹彤。照映輝煌。階□唐甃。廡繚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庀事于至正乙巳之七月辛未。而訖功于某月某日。于是郡守王侯椿年來言曰。書院之始創也。翰林待制柳公貫既爲文記之。子爲柳公弟子。則所以紀茲興修之役者。尙得而辭哉。余聞宋之季年。郡縣學校之教其士子者。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尙。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卽先儒之進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爲精舍以講學焉。敎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建。遂徧滿于天下。十數年來。中原數難。遠近繹騷。江、淮、閩、浙之間。所在兵起。侵軼官宇。蹂踐民廬。則所謂書院者。當十廢其八九。求其修儒服、俎豆弟子于干戈之際。世固未見其人焉。惟公以藩翰重臣。而當禦侮制勝之暇。孜孜焉以興修書院爲己任。脫民生于鋒鏑之餘。正人心以弦歌之事。不亦君子之用心乎。昔僖公之修泮宮。魯人頌之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公之文武並用。所以克成是役者。旣視僖公爲無愧。庶見獻馘獻功之盛典。復見于今。而魯人之頌。且將繼是而有作。余何人也。猥令載筆而爲之記。其能鋪張盛美。敷陳偉績。以昭垂于永久也哉。今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以復郡侯之所請。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凡。見于柳公之所論述者。則不敢贅及也。

上海橫溪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敎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處之民。去學每遼遠。爲其上者。或病其游歌之無所。又別爲義塾以分敎之。其亦布宣德化淸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丞蒲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隱荊棘中。遣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于兵火。又北行若干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緇黃祈禬必于是乎在。君曰。噫。吾其可以繼何君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遷聖人像于向所建學處。徙其廟爲禮□以居事。而並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捿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敎養之費。亦旣畢事矣。乃言于其尹揭之爲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于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爲之請記。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敎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司專斯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追而仕于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愼保守爲職業。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于敎乎。惟其敎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爲異端之歸。凡浮屠、老氏之宮。旣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于其說。數百年醫于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敝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新學廬以明正敎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戶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橫溪去縣治旣遠。風氣淸淑。習俗渾厚。其民固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事之。識察乎問學之博。考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彬

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旣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于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守愚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治小齋于居第之右。名之曰守愚。而命余記之。余曰。公以高才雅望。致位通顯。則凡所以用夫精神智慮者。可謂勞矣。于是卽淸閒高曠之室以休息之。此其涵養本原。沈潛理趣之至功。而余也何足以知之。又何足以言之。雖然。公之命不可以虛辱也。適爲其文曰。夫天之于日月。所以燿其光明于下土者。蓋以中之而能徧滿之。而能虧也。其于雷霆風雨霜雪所以寄號令而行惠澤者。蓋以春之發者冬卽藏。晨之施者晚卽收也。何爲其然也。彼之不數用其光明號令惠澤者。正所以成其爲用也。其于人也亦然。人之有聰明睿智。猶日月之有光明。雷霆風雨霜雪之有號令惠澤也。光明號令惠澤之在天者。且不可以數用。而況于人乎。故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夫愚者偏之蔽之藏之收之之事也。以是而自守。豈有數用之失哉。而其爲用也。又豈有旣哉。故有人于此。其聰也如聾。其銳也如鈍。勿妻暴。勿浮躁。勿淺露。涵春乎閟室屋漏之中。沈潛乎不覩不聞之地。而聰明聖知。不可勝用矣。老子有云。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殆謂是與。雖然。余誠不足以知不足以言也。姑誦所聞以復于公。請以是記之。

三樂軒記

吳郡從事中山韓惟敬先生。名其所寓之室曰三樂軒。旣求浙省左丞鄱陽周公。隸古書之。復請余記其所以名者。余久而未有以爲言也。然其請至于三四而不倦。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所謂三樂者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三樂也。繹之者曰。此三樂者。一係于天。一係于人。而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生蚤嘗起家憲史。後以年勞贊郡于吳。曾未及期。而南北兵起。遂杜不出。無仕進意。及今年旣耄老矣。然環堵之中。四壁蕭然。而處之晏如。是其自致者。固仰不愧而俯不怍矣。然上無父兄可以盡其孝養之心。下無佳子弟可以廣其敎育之澤。則係之天與人者。猶有所未得焉。而于三者之樂何居。先生之意若曰。吾之係于天者雖有所未得。然以先人之遺訓。食士之祿。稽之國典。可得推恩于泉壤。生不逮于養。而死猶或及于榮。豈非爲人子者之所願乎。係之于人者。雖亦有所未得。然年逾七十。未嘗或陷于非義。則古所謂以身敎者。庶乎其有在。不能淑諸人。而猶可以及諸子孫。又豈非人生之所欲乎。二者皆人之所願欲。而吾乃今有之。于是充充乎其自足也。洩洩乎其無求也。休休乎其不知富貴之爲富貴貧賤之爲貧賤也。而天下之樂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是則先生三者之所樂。夫豈盡戾于孟子哉。然余觀先生之樂。而竊有慨于余衷者矣。始余之壯也。父母俱已物故。而兄弟之存焉者亦寡。及今叨塵仕版。濫處師職。而一時之英才。又不能敎育其一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敢有一時之閒。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雖不敢有一事之失。然退而自省焉。所可愧可怍者多矣。是三者皆余之所慽。而先生乃得而樂之。相去豈不霄壤哉。昔莊子與

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余于先生。亦既相去胥壤矣。則凡先生之所樂。豈得而知哉。先生之所樂。余既不得而知矣。則于所以名軒者。又豈能執筆而言其萬一哉。顧以居金華閭。嘗識先生于浙東憲幕。及今幾二十載。而幾登先生之軒。先生命爲之記。而不敢以不知辭也。先生倘有以教余也哉。

剡源記

奉化、陳君子經。闢其剡源之境。邀余而敘以書曰。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夾溪而出。翁然而深茂者。剡源山也。謂之剡源者。以其近越之剡縣名之也。剡源之中有水。蜿蜒若白虹西來。縈折而東流者。嵩溪也。嵩溪蓋剡源之支流也。剡源之溪以曲數者凡九。其第二曲兩爲蹕駐者。吾七世祖朱殿中監公當五代時以文學行義潛焉。吳越忠懿王。親往顧之。俗故以是名也。自蹕駐東遙北。匯爲南湖。湖有大石離立。不可名狀。去石數百步。有潭甚清冽。魚百許頭可數。所謂小盤谷也。又北東而爲蓬萊、三石溪。皆幽麗可觀。至第五曲。則其境尤勝。大抵巖石最多。巘然洼然。若峙若穴。而穹然若室者。其大可坐十人。上有丹霞二字。隱隱如朱書。有洞窈然。人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丹山赤水之天。而赤水不常有也。此蓋吾六世祖隆國文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六曲。而爲茅渚。則吾始祖奉化公居之。公于唐末。自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返。錢氏留爲奉化尉。故居之也。又北東而與斑溪水會。又北流爲高窰。又東流爲公棠。而入爲鄞。于是九曲之溪始盡也。然九曲之溪。與羣山交絡且百里。其間土地入吾族之籍者。什佰八九也。吾之世居于此者。亦既有山可樵。有水可漁。而又有宅可以棲廬。有田可以稼穡。有儲可以箱笥。此吾之所以樂于處而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之艱難。則未嘗不思退于此以自休也。子幸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以知吾之志也。余惟陳氏自奉化公始居剡源。迨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出而以廉讓名者。殆不可以數計。處而以節義禮讓自守者。亦纍纍焉。此固山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遺澤。要不可誣也。蓋其先世之居此也。凡居處之樂。衣食之奉。一無待于外而自足。使其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家無不給之患。行義求志。無施而不可。故其出者皆有廉讓之名。處者皆有節義揖讓之行。至于今不絕也。然則子經之未出也。則樂于處以自遂。其既出也。則志乎退以自休。而于出處之際。從容如此者。豈非先世之澤乎。夫稱人之善而不推本其所從來。非知言者也。庸因作記。而具道之如此。

六柳莊記

六柳者何。主人所以名莊也。曷爲以六柳名。因莊之所有也。莊有柳而遂名之。主人知取夫柳也。卉木之品類夥矣。何獨于柳焉取之。蓋是柳也。先春而萌。未秋而凋。參剛柔以定體。應中和以屈伸者也。柳烏乎生。五沃之土宜柳。山西、鳳伯、直陵、平邱。柳最多。而柴桑之柳。則以陶潛著五柳先生傳。故其名獨顯。六柳云者。所以竊擬夫潛也。然則不謂之五柳者。嫌其自同于潛也。潛以時之將亂。解縣綬而去之。門適有柳者五。故取以自號也。潛知取乎柳。主人知取夫潛也。或曰。潛棄祿仕歸故里。主人即故里爲祿仕。其出處

不同。吾不知主人之取乎潛者何也。人有曠百世而相同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惟其心之同也。則主人不必不爲潛也。人不同乎迹而同乎心。物不同乎人而同乎天也。是故主人即潛。潛即柳也。或曰。劉悛之柳。子厚非潛之心矣。曷爲亦取乎是柳。二人于柳。雖欲忘己取之。而柳不爲其取也。不爲其取而強取之。猶不知取夫柳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主人有焉。主人孰謂。謂沈君也。沈其姓。達卿其字也。記之者誰。九靈山人戴良也。

小丹邱記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鶩而出于天台。或曰。山之土多赤。故名爲丹邱。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與志異。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接也。然乃繫官吳門。未嘗一攬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丹邱之所爲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贊佐顧而樂之。或有病君之取義者。以爲昔人作天台賦。有曰。仍羽人于丹邱。則丹邱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仙家之所棲息焉者也。今君以國之文儒。職太史。居乎玉堂之署。則世所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顧託是以爲戀乎。余聞而笑曰。是蓋獨乎其外。而闇乎其內者。乃君自繫官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而居府寺之美。人固疑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貌不加豐。髮之黑者日以白。于是浩然有歸老于家。而有所未能。姑以治吾之園圃。潔吾之庭宇。修補敝壞。爲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于其間。悠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物游。方是時。固不知是山之在吳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與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爲儒耶。爲仙耶。于是乎丹邱者。常足爲君之樂。而不足爲君病。常足爲君之樂者樂乎其內。而不以其外也。或人忻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間。以爲君小丹邱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吳之金氏。聚族而居者六世。有司爲請于朝。而旌表之。迨今幾二十年。一時名公卿往往爲詩歌美之。然未有紀之金石。以垂永久者。謂余方待罪翰苑。且知金氏爲最深。因復使執筆焉。金氏不詳其初所由徙。宋將仕郎諱鑄者。居吳之東門。天性孝友。與其弟鈞同居共爨。斗粟尺布。弗敢私。至今鄉郡兄弟之不協者。其長老必稱之曰。汝等得爲金將仕乎。鑄之子曰顒。曰順。鈞之子曰益。曰晟。俱以善稱。顒順尤倜儻好義。能濟人之急。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伯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其族寖盛。合食皆至千餘指。後遭値宋季兵疫荐臻。東西逃徙。家遂不能以久完。及江南內附。流亡四歸。昇挈諸子姪伯榮等來歸故里。即所謂金將仕院者而葺播焉。昇卒。伯榮痛自刻勵。蚤積絲累。殆四十年。乃始復其舊業。伯榮孝慈盡至。事叔父母如事父母。待兄弟之子若己子。然性儉約。雅不喜華采。子孫服御則熟視而變容。後易以樸素乃喜。妻吳得婦道甚。每恨無姑可養。而于養叔母也。惟謹。但衣裳垢必親爲滌濯進之以爲常。伯榮曰。是可爲我家婦矣。伯榮之子六人。從禮公大早亡。其仲宏道與弟復善、止善、元善、益思繼承先志。務以禮法齊其家。宏道天資夙異。伯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力任家政。上下秩然。事母吳尤盡孝。家居無事。未嘗斯須去左右。吳好遊。宏道每率諸弟輿之。延廡間。冀得其

歎心。一日吳病雍。宏道口吮以潰。且使香籲天。乞以身代之。已而病隨愈。人以爲孝感所致。其遇諸弟。克盡和儒之情。其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宦者。則給使出仕。妻早世。宏道撫弟之子以爲嗣。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中。無長物。茶爐香鼎數千卷而已。宏道儀狀淸潔。美鬚髯。衣冠非三代之制不御。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無侮無傲。無譏詞。無窘步。平居正身率下。內外不少譁。自鑄至宏道。聚族凡六世。縣若府爲列狀以聞。乃至正七年十一月丁未。中書以禮部之議。移行中書。下有司。命旌其門曰義門云。余惟義門之名。不見于三代盛時。而每稱之乎後世者。蓋以三代之時。凡所以扶導吾民之具。無乎其不備。民生斯世。雖有剛柔緩急之不同。然皆可納于中道。以成智仁聖義忠和之德。以全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至比屋而可封。義門之名。若之何而見之。及乎既衰。上之所以扶導吾民者。一切廢去。而風俗之壞久矣。于是老師宿儒。有不能知當時童子之所知。豪傑名士有不能行當時鄙人之所行者。以迄于今。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善其身。而及其家。豈非難得也哉。有國家者。安可不褒之美名。以爲之勸哉。朝廷之于金氏。旌名其門曰義。溯者。正以斯世之如金氏者鮮。而欲藉之以爲厚倫移風計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彰以勸之。癉以懲之。吾知金氏之接迹當世矣。遂列石以記之。

日月廬記

世之人有竭匠氏之巧。盡木石之麗。以爲廬者。將至而非之曰。胡乃以是爲哉。自昔豪傑之士。惟恐畜志于事功。而不恥居乎貧陋。故有以窶爲廬而名著當時者。穴土刳木。曾何足慊乎。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似矣。然其役心乎有爲。孰若肆志于無爲。故道家之書有曰。耳者廬之廬。然聽衆則廬閉而決。廬之備無爲而已耳。則夫以窶而爲廬。豈若以耳爲廬哉。于是在座之士又非之曰。是固道家之所謂廬。而非大人先生之廬也。大人先生以萬期爲須臾。以八荒爲庭衢。故其于廬也。非土非木。非窶非耳。獨以日月而爲之。日謂之晝明。月謂之夜光。日夜相繼。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則幾於天道矣。廬乎廬乎。是豈世人之所能知乎。于是參政陳公。治廬方成。適聞座客之言。即矍然曰。余四明人也。明以日月爲義。而余廬以日月名。顧不可乎。遂命爲說以釋之。余曰。日月之照臨。初無限量也。人心之光明。亦豈有限量之可言哉。此吾儒之心學。所以貴夫擴充也。彼大人先生者。雖所趨有不同。然其負才放曠。達乎事物之表。亦于其心而已矣。凡其光明如日月。無有限量之可言者。豈不廓然於胸中也乎。今公以吾儒致位通顯。亦既贊戎機參大政矣。于是功成名遂。乃思退居田里。以自放于山巔水涯。而彼大人先生之心學。固亦竊見其一二。故遂斂其致君澤民之恩。淡然自足於戶牖之間。則其謂之日月廬也。不亦宜乎。公曰。善哉。其爲言也。雖然。吾儒之心學。衆所共聞。大人先生之心學。或未之聞焉。請畢其說。以告夫世之未聞者。遂書以爲記。

上海鶴砂義塾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之所建。前爲廟。後爲塾。而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塾

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師弟子之廩膳。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觀縣學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遲。田既易主。而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搆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頃有奇。以供祭祀廩膳之役。及蘇君宗瑞之來爲縣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請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于教養之暇。益以興修廢墜爲己責。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稅之不實者正之。其[illegible]廬之多寡。田畝之盛衰。亦既立簿正以籍其數。嚴契劵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議伐石載始末。請一言以表之。嗚呼。上海爲吳之近邑。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蒙能興善教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禮義廉恥。而不斁其上。則所以資信于籍正契劵者且不必。又何取于咫尺之石哉。雖然。繼蒙之後者。來讀余文。其亦有所徵矣。

九靈山房集卷七

春秋纂斷補遺序

春秋纂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溺于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莫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或昧焉。今故采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是。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傳爲案經爲斷語也。余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詳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筆之旨折衷三家之是非。而傳已亡逸。繼是而後爲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附會三家之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揮。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念乎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爲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何如也。然自董將指爲復仇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爲根本。則以三綱九法。粲然具見於是書。而學宮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摘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閔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篡奪相

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子之刑書而天門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于夫子之自叙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于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爲多是可以見其折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爲耳竊覩所謂經之義聖人之蘊哉及識先生於蒲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爲我序之嗟夫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羣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有不待于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志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爲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余友陳子經所述子經名桱四明人祖父俱以史學名家至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內承家訓而外私淑慈溪黄氏之教故學問早成流輩莫敢與並者中年以來遂斐然以著述爲己任則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

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其年代始陶唐氏而陶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所論次乃以盤古氏、高辛氏、契丹、阿保機、至周亡宋有國至我元合之爲二十四卷名之曰通鑑續編庶幾上補金氏之所遺下接司馬氏之所缺而開闢以來至于今上下數千年間其致治之本與夫爲治之道歷歷可見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子經是編固所以續司馬氏金氏之未備然司馬氏通鑑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註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爲多尚書左氏學士大夫孰不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略其注之繁因以舊名而刪正之使與續編並傳于世不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所編刪之爲前紀是尚區區之望也則是書之述豈非金氏之遺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者亦孰能與於此也於是子經早夜一心授其指意所出詳略之際以論著于篇先是馬君居省幕時嘗以子經續編鋟諸梓矣及是書之成復將刊而廣之不鄙謂余生乎金氏之鄉且嘗託交子經粗知述作之大致俾序其說以冠諸篇首焉余竊聞之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爲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揚子雲所謂知言之要者是已然而此二書也蓋皆經乎聖人之手所以由聖人之後歷千百年未有能幾乎此者也至漢太史公乃始倣書爲史記宋文正公又倣春秋爲通鑑蓋史記則每事別紀以具其事之始末通鑑則編年通紀以見其事之先後皆可謂傑

出之材矣然其義例或繆於聖人而且編次太詳學者不能閱之而終篇於是紫陽朱子復取而刪之爲綱目若干卷其立言嚴而正簡而要蓋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失古史之體者惟綱目一書近之今觀子經所述豈非得乎綱目之指歸者乎近時賢士大夫多有取乎其書豈徒然哉然而觀是書者非深得夫朱子之意則亦不足以知子經之功也馬君於治政之暇而能崇獎正學彰明善道上以裨國家稽古之治下以惠生民無窮之福則其爲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苟辭也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上以四方失寧嘗更用方面大臣鎮撫天下事適至正二十年冬有旨除平章朵列不花公往鎮江西行省而丁君季周則爲其省郎中君既受命即從平章公乘驛騎出閩門南去是時大江之西已爲寇巢而武昌、湖南、諸處亦皆淪沒寇黨道里不通遂遠涉海洋幾萬餘里而至于潮已而廣東憲臣亦且狂悖負固以叛其勢張甚君贊平章公揆兵進討前後破寨百有餘處其所殺獲甚衆明年冬復移屯石橋鎮益責諸將致死命未幾擒其叛臣父子以歸蓋至是而平章公之遇害已久及凡省臣無在者君隻身軍旅中志在蹙厥寇孽復江西之故地而後已今雖未能然嶺海以南日就廓清而兩廣郡縣亦賴之以少安者皆君之力也君猶不自爲功方以諸將之勤勞乃事宜特表異因遣奏朝廷乞降恩賞以作興其士氣於其行也道過西浙西浙名士之辱游于君者咸作歌詩送之而俾余爲之序余惟士大夫之出處貴乎知所重輕而已我國家混一以來分布爪牙之士干城於內外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其爲長顧卻慮可謂至矣邇者一旦寇兵竊發往往望風而遁竄其陷沒甚者舉城以降緩急無一可賴者何哉由其不知輕重故耳今君徒以文墨之職出贊省垣若不素諳軍旅之事也然當受命之日兵事方殷往者多憚行而君乃獨奮不顧私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及抵寇境又能披堅執銳爲士卒先卒至轉戰千里誅夷叛逆而志猶未怠也嗚呼若君者可謂知所輕重者矣向使天下之吏皆知輕重如此豈至如今日耶余是以於君之事重有所感也然君之事天下既壯之士大夫又偉之而朝廷有弗能知也知之有弗能言也言之有弗能達也則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雖然君至朝廷有日當其請命於上也才足以致其知事足以發其言勢足以達其聽又能不身其謀而國焉是圖朝議必有以處此者矣處之而得其宜將見諸將用命而羣兇斂迹出則宣布德意于遐壤入則奏成功于天朝而所以序君之行者固將再書不一書矣今姑識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胡主簿詩序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爲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獻成潘氏、毅齋徐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悅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內相去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騏驎之冀北與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若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稍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胡氏伯仲亦以雄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

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爲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卓者也。余生也後、雖不及執弟子禮於許氏、胡氏之門、然自柳氏而下、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所考問、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余旣避兵吳門、回覩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瓛自京師至焉。蓋季瓛乃太常之子、尤予之所歡喜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跫然而喜。況于兵戈阻隔之際、而見如季瓛其人者、其爲喜慰宜何如耶。季瓛以太常遺蔭爲管庫官、繼持省檄于京師、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鄉試、季瓛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公無能以館閣爲薦者、僅取廣西一籌司以去。廣西乃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方多故、舉步荊棘之時乎。使季瓛計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官也。然乃敝衣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之故、嘗率士大夫力留季瓛、而季瓛乃曰、家貧雖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遂不敢以終留也。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于婺學微絕之時、得季瓛逆旅中、遺風流韻、庶幾卽是而有見、而季瓛棄我如是、是終無以廣其孤陋也乎。季瓛且行、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余於季瓛爲最舊、俾書一言以爲序。余念無以爲季瓛言者、獨以昔者吾婺文獻之懿、而其道之如此、他若季瓛爲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于羣公所賦詩、此不贅著。

送王都事序 代人

異時東南文獻之懿、惟婺爲最盛。宋亡垂八十載、故家舊俗、日就湮微、而流風遺韻之或存者寡矣。鳳林王氏、自其先世文定公以相業顯、文憲公以道學鳴、百年禮樂之緒、獨久而不墜。故於婺學凋謝之餘、而祖孝之先大夫御史公、猶以文章家著見於世。天曆初、嘗游京師、用薦者入經筵爲檢討、清聲美譽、一旦隱隱動縉紳間。余時亦漫浪北遊、間或與御史公接、暇日過從、意氣歡甚。方將度德論世、以叩其家庭之異聞、而顧以忌者之不容、遂歸養吳門、回視舊交、邈焉如在天上。居無何、御史公出宣詔命、建行臺越江上、越與吳顧密邇、或者有會合之期、然又持節閩廣、相望萬里外、亦不獲償所願也。御史公不可復作、而祖孝乃自越來吳。去年冬、余有公府之命、祖孝亦被選爲長史、每見祖孝之清懷雅厚、綽有父風、未嘗不私竊自喜、以爲昔之不得于御史公者、乃今獲與祖孝同事焉。抑何幸歟。已而改調樞府都事、又復悤悤而別、於是府之僚友、咸惜祖孝之去、推余爲文以贈。嗚呼、余於祖孝尙可愛一言乎。乃合僚友而告之曰、公相開府以來、方將考求古典制、以修舉方面之治道、然遺老緒言、不少槩見於時、而耳濡目染如祖孝者、今又出參戎政、弗能相左右上之。君子苟有事於制作、且從而訪之、則其所取徵將何以哉。雖然、余於祖孝之行、嘗占之易、得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祖孝尙不踰時而復來哉。

淮南紀行詩後序

淮南紀行詩者、臨海陳先生之所賦也。淮安告變、浙省平章帥師討之、從行僚佐、非工儒學妙於言語能討論古今潤色軍旅之事者、不能稱其位。先生於是時由左司郎中在選、亦旣參樞要贊戎機、以克成厥勳。其紀行諸詩、蓋其軍中所賦者、攜至吳門、旣請宜君伯駿繕寫成卷、且俾余序諸首簡。余惟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鼓吹鐃歌、亦皆軍中之樂也。後世晉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於軍旅者爲多。然爲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是已。粲仕魏爲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魯降、遂作詩紀其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爲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縱橫開合、動盪變化、而洒然之音、慨然之思、可喜可愕、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噫、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與季子者而與言先生之詩哉。

送路理問序

匠人之制器也、必隨其材之大小短長而用之。可圓者則用以爲規、可方者則用以爲矩、可以爲梁爲柱者、則用之爲屋室、可以爲輗爲軏者、則用之爲舟車、可揉者則用之爲弧矢、可屈者則用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然後制之爲器以利民用焉。否則方者不能以中規、圓者不能以中矩、爲輗爲軏者不足以爲屋室之梁柱、爲梁爲柱者不足以爲舟車之輗軏、弧矢之揉不可以爲桮棬之屈、而器非其器矣。宰相之用人也亦然。人之爲材有大小短長之不同、則其用也亦有大小短長之不一。故自一材一藝以至成德之君子、莫不兼收而並蓄之、使用於職者、各盡其所長、而責其所成、蓋書乎其用人者也。雖然、有人于此、果能圓其智若規、方其行若矩、肩其任若梁若柱、能以定乎志若輗若軏、可曲可直若弧矢、可放可卷若桮棬、則庶乎集衆器之所長而不局乎一器之用矣。不局乎一器之用、則凡所以施諸其職者、初不可以一器擬也。孔子曰、君子不器。管仲以伯佐之才、不能致其主於王道、則曰、其器小哉。殆謂是歟。路君季遠年富而學贍、上之人賢之、辟爲淮省從事、久之遷爲其省管勾、調平江錄事、又擢行軍司馬、用於其職、皆恢恢乎其有餘也。今復自司馬改浙省理問、將之官、余嘉其多才而足於用、有非一器之所可擬者、故本衆器之說以爲贈。嗟乎、使天下之才舉能如君之無施而不可、則在上者無用人之難矣。

玉笥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爲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旣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賚、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高賦詩、所以觀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詩之與事判爲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于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而有飢寒迫之、憔悴摧抑、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道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于治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于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然余求之于時、而未之見焉。及來吳中、張君思廉出其所爲詩一編以示、觀其詠史諸作、上下千百年間、理亂之故、得失之由、皆粲然可見、而陳義之大、論事之遠、抑揚開闔、反覆齗機、無非爲名教計。至於樂府歌行等篇、則又逸於思而豪于才者。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于此、而此數體者、尤足以肆其馳騁云耳。嗚呼、若思廉者、蓋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也哉。余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自三百篇而下、則杜子美其人也。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其可以觀時

政而論治道也。今思廉之詩。語其音節步驟。固以兼取二李諸人之所長。而不盡出于李與。若夫時政之有繫治道之有裨。則其得之子美者深矣。思廉之齒少于余。而余學詩乃在其後。當其始學時。嘗聞諸故老曰。詩之道行事其根也。政治其幹也。學其培也。余以是求之二十年。而未得其要領。及觀思廉之作。然後信向者之所聞為足徵。而思廉之惠我至矣。余與思廉又安敢以年齒之已長而自棄乎。因書此于卷首。使觀思廉之詩者。或取于斯言。而有所感發也。夫思廉名憲。其字思廉。玉笥乃所居山也。故以題其集云。

夷白齋藁序

夷白齋藁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余既訪之。先生盡出其藁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四卷。而徵序其篇首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于古。追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麗。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于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揚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炫。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于漢、唐之盛。未幾微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繼。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氣頹靡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爾雅蘊藉。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于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于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家之指授者耶。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秘。自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欬。邈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幸得先生以紹其聲光也。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皆負其所有。涉江濤遊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値兵興。藩翰不次用賢。卽以樞府都事起于家。後又用之省掾。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皆隨而應之。蓋粲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要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世其可不為之貴重歟。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會萃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乎一字畫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初敬。夷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藁云。

送傅子異序

烏傷余之鄉縣也。縣之老儒曰傅叔文先生者。以詩鳴宋末。入國朝。遁挾其所有。西遊于杭。往來錢江之上。每過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必為之握手徘徊。悲歌而不忍去、久之。行囊蕭然。自貽無以存于時。遂斂其才為浙省幕掾。故一時達筆無敢與並者。先生二子。長南仲、次和仲、俱浮沈州縣間。往往以儒術飾吏事。有聲聞于當時。大抵皆先生之遺也。先生雖家烏傷。然與二子寄杭之日多。視杭猶故里。至吾子異遂卽以杭為家焉。子異蓋先生之孫。南仲之冢嗣也。其居杭之日。嘗入省幕。職先生之職。後因年勞歷擢閫為令史。從補浙東帥府掾。出入諸幕府凡二十載。曾不以職卑祿薄為嫌。意氣灑如也。莫如也。且其嘗學。既克承祖父之遺。而復旁通百家之說。以歲日月時定人之禍福良驗。由是一時名公卿。無不喜子異者。子異既得代。稍乘間游吳門。無何。浙省右丞答蘭公遣過于吳。聞子異名。卽物色之。與之語。大悅。且欲有所辟薦。而子異乃引辭甚堅。僅取一樞掾以去。曰。吾其所宜居也。子異既受命。將偕右丞公回杭。而吳門之識子異者。咸賦詩餞之。且請余為之序。嗚呼。余於子異。非一朝之好也。其在桑梓時。雖以先世之晚。不及拜先生於牀下。然嘗從南仲先生父子間。十數年來。離亂相尋。無從會合。癸卯秋。余游吳門。乃卽子異而敘其世契焉。於是子異父叔俱已物故。獨子異綿綿延延。以聯乎一脈之緒。咨諸異鄉。而其齒髮亦已向衰。讀此相親。寧能不惕然也乎。然余聞之。物之盛衰。迭為消息。子異祖父之著見於世者。未及於著矣。則積諸躬而發諸後。豈不在子異乎。子異往赴乃辟。迴視世德之不易。識傳緒之在茲。尚勗以職卑俸薄而易其初心可也。子異且行。余念無以為子異言者。姑以昔者祖父出處之大致。與夫交好之始末。序諸贈言之首。庶幾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云耳。子異尚有以亮余也哉。

送能上人詩序

四明、陳子經告余曰。余之方外交曰能上人者。雖學于佛。然通儒。喜為詩歌。至正甲辰夏。挾所有自嘉禾游吳。吳之上善知識聚公留上人且三閱月。今將東還。率公暨大夫士及禪者教者。賦詩贈之。而首簡之文。則以累吾子。以吾子之余愛也。因授簡焉。余聞其言而歎曰。人之於其交。惟視其賢則與之。苟賢矣。不以其學異己而嫌之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石曼卿之與惟儼是也。然曼卿兼愛于人。無所擇。惟儼所守者介。非賢士不交。人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絕不少顧。是二人者。不惟其學之異。而其為志亦且有不同。卒乃交合而無間者。豈非以其賢哉。曼卿固世所謂賢者矣。惟儼之賢。不少槩見於時而歐陽文忠公稱其通儒術而善辭章。則曼卿之取之也。豈苟也哉。子經今世之曼卿也。其于上人志之有同與否。余雖不得而知。然其為學則異矣。學異而交同。則上人者豈非惟儼其人哉。余不識上人。而知子經為甚深。故以子經之賢而知其所交之必賢也。雖然。上人之師有龍安悅公者。嘗以己道為未至。將行而求之。後遇萊公。卒能于立譚之間。遂其終身之所欲。上人繼今以往。苟復即其學之闡者而求至焉。則人謂上人賢也。亦謂上人之交衆賢也。上人可不敦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者哉。上人得度于背恩禪寺。而掌書記於東塔教寺。名善能、字仲良。嘉禾人。

送王理問序

舉一國之吏。其勢爲執尊。曰宰相是也。其貴爲執重。曰理官是也。凡庶府百司事有不平者。則平之於宰相。宰相不欲以自平。則下之於理官。於是理官得以考其情而生死之。使死者不怨。生者衔德。是宰相者代其君以用刑者也。理官者代宰相以掌刑者也。宰相勢雖尊。而其責不若理官之爲重。蓋宰相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得以法令而死生之也。故理官者。國家生民之司命也。其責可不謂重乎。然理官能重其責矣。而不能尊其勢。操五刑之柄。以立乎三事之廷。爲之用者。頤指而意喻之。欲生其人。則寬縱以附經典。欲死其人。則鍛鍊以從重刑。使鞫者不得舉其慮。冤者不得吐其辭。理官之職。豈果重于宰相矣乎。雖然。此非其職之罪也。亦由爲是職者之不能以自重也。使能者而爲之。每一事之下。一獄之成。宰相曰死。理官曰生。宰相曰生。理官曰死。惟知己職之爲重。而不知彼勢之爲尊。理官之責。豈輕也哉。維揚王君篤學力行。練于理法。由行軍司馬拜淮省理問。余與王君嘗居浙省爲同僚。且相好也。故於其行。既爲道其責之所以重。而又惜其處乎勢之末尊也。因具書以授之。讀余言者。其亦有所感奮也矣。

琴川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以爲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之紀載。今之志書是也。常熟舊志。自宋兵南渡。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始編次爲書。其後縣升爲州。歷年浸遠。而是書之存蓋寡。且丙辰以後。紀其所未備者。復未有其人。非缺典歟。乃亟訪求令所編而釐正之。復與一二士子輯爲續志。附之各卷之末。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而題之曰琴川志。余得而讀之。然後知君之善爲政也。夫士之善于爲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爲之衣食以厚民之生。爲之教化以淑民之德。獄訟以威其不率。賦斂以正其不均。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于考其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產之同異。山川之險夷。凡此之類。蓋若可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事於一州一縣。得通敏有爲之士。則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謬其序。區別乎先後之際。而不失其宜矣。嗚呼。若君之在常熟。其殆庶幾於此者乎。常熟爲吳之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弟之馳驟。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激烈也。以言其生產。則湖海魚鹽之富。饒甲于東南也。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也。若此數事。皆爲政者之不可廢焉者也。於是君之下車。蓋數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歷考前數事。以成乎是書。眞所謂通敏有爲之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則志書者。蓋三代爲政之具。而後世每議書之爲故實。今君之爲。乃能先民之所急。而後及乎是。余故曰善爲政也。書將鋟梓以行。君來謁曰。幸爲我序諸首。遂書所聞授之。俾刻焉。

九靈山房集卷八

送盧郎中序

十數年前。海內兵起。生民塗炭。樞密院判官邁里古思公首率士民。分鎮越江。守要害以禦寇。立保障以生聚東南之民。賴以休息者久之。方是時。士大夫咸聳隨樂附。爭游其門。以自效若夫才識之優。文藝之贍。則未有過於盧君正仲者矣。君當院判公遇害之餘。即率士大夫之在越者。來歸我相國。我相國以武濟世。以文經邦。不愛玉帛車馬。招納四方賢俊。而才識文藝之士。彬彬然爲生民出者。大抵多游院判公之門。籍院判公之門。得祿仕至於今不絕。然特超擢爲柄用者。常因其才而不盡以院判公之故。而其人猶曰。吾嘗游於院判公云耳。則院判公之所與游。豈易得哉。況游於其門。而復以才特見柄用如盧君者哉。君由樞府都事爲□□員外郎□公府長史。擢樞府都事。宦轍經歷。所至甚宜於職。綽有譽聞。今平章公開省臨安。更新庶務。思得宿學重望諳練治道之人。以長其幕府。乃以便宜處君爲左右司郎中。將之官。樞府諸僚友請爲文以餞之。夫千里之駒。信美矣。然必育於范廄者。爲足貴。千尋之木。信材矣。然必產於鄧林者。爲足珍。夫君以才識之優。文藝之贍。早游院判公之門。是故不失爲范廄之駒。鄧林之木矣。今復當王事靡盬之秋。而受我相之知遇。將見鳴和鸞於衢路。適繩墨於廟堂。而范廄之所育。鄧林之所產。不虛辱也。然吾聞臨安爲東南一都會。平章公以重兵臨方面。當號令廣布之初。政治更新之日。其任爲

至大其責爲至重贊之之方宜制其變於帷幄之際先其謀於籌策之時推其原以探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君其勉之幕府者庶政之喉舌也而軍旅之事亦有與責矣況君居幕府之長而爲其所柄用者乎

送冀郎中序

客省大使冀保君拜江浙行中書左右司郎中君以名將相家仕於方面其居理官也則鞫獄平允民不稱寃其居客省也則宣道有儀等威有度甚爲公相所器重至正甲辰秋今丞相開省臨安思得通習國典諳練治道之士以長其幕府顧視羣僚中惟君宜預是選遂以便宜薦居今職吾鄕獲交於君既久且相好也故於其行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先平章公以名臣貴胄宿德碩才遭逢盛名廣大之日歷踐省臺秉麾授鉞者有年矣而嘿嘿卬卬如圭之粹如璋之美不以至正而加厲不以至明而加察通乎事物之變而不膠於心達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眞古所謂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者也君結髮侍左右薰蒸乎直溫剛簡之德漸漬乎三德三行之訓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皆君親上字民馭吏之道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居理官而獄訟平居客省而儀度舉有以致其公相之所采用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臺省也先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況臨安蓋嘗遙牽其約束旁沾其德化而民若吏至今思慕之不已君誠能以先公之治省臺者贊其在上之人而推廣之吾民其庶幾乎詩曰王命仲山甫纘戎祖考我國有矣又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君其勉乎哉

送楊都事序

楊君百川世爲吳陵望族由諸生起家公府掾有能聲衆論賢之薦爲江浙分省都事今以前職參贊右丞公軍府將行吳中大夫士與百川善者咸歌詩餞之而請余序之余曰方今海內多故兵戈四起方面大臣往往藉土地竭貨財招徠傑勇士務擊刺格鬭以爲強軍中之氣凜然儼在人上士之圓冠大裾坐而竊言起而辯議者雖風從霧集列處幕府下然皆噤口結舌惴惴莫敢出一語開陳古先王之道而爲之裨贊當是時非明憲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搖動之百川固世之圓冠而大裾者然起家公府掾則憲度明矣進擢都司則文法習矣以諸生走南北則事情周矣而又本之以職守將之以敎令是行也吾見其出入鳳池從容帷幄彼之處尊位都重權者咸磨去圭角劃平畦岸不敢傲然自較其尊卑而右先王之治道庶可裨贊其一二矣況右丞公之守錢塘往往虛心多士屈己下僚與向之處尊位都重權者異也嗚呼以百川之才之美而往贊右丞公如決大川而注之海余尙何所容喙於其間哉

送馮員外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其贊助所以協道揆德補政爲治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然其爲職亦甚難矣大知之而必言已所可爲也言之而必從豈已之所能者上無必從之道則下有必失之患非謂之難而何雖然今之居是職者吾亦未見其爲難也上之所行是耶則每徇之于外曰是已皆與指除之云耳上之所云非耶則每怨之於內曰吾居人之下言不吾從行不吾專而力不吾

敵與其立異而速悔曷若附和而取容苟焉以全吾位保吾祿而去是其爲職也豈不易易哉余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當勉其所難而戒其所易能勉其難而戒其易斯無負國家置官之意矣馮君初以才辟淮省掾從仕照磨及檢校官後改浙省都事皆以善贊助稱今復以員外郎從平章公於臨安平章公以傑出之資負有爲之志方將賓禮僚屬訪問適道以一新其擊政君之往也吾見其無言不從無行不得雖不欲以易於其職者自處而亦無向之所謂難者矣君其勉之乎

送劉以順詩序

諮議番陽葉君有兄曰德齋者嘗以江西省員外郎分治廣海閩後竟沒身王事而諮議君莫之知也至正癸卯廣東船商劉以順至三吳始持員外公故人書遺諮議君而告以員外死事諮議君捧書哭仆地絕而復蘇者數四已而進以順詢及其家人以順曰余不識員外公然聞員外死時彭夫人已卒惟孤子纔處在今亦莫知其所向矣諮議君收涕言曰我兄已矣使是子而在則我兄雖死猶不死也雖然當壇擾晦冥之際干戈紛擾之時而以眇焉獨齡之孺寄諸萬里外誰爲我致之者終當乘官往訪以存我兄之胤嗣言已復哭之慟以順因亦泫然出涕爲感動者久之既而曰余嘗以商事走湖湘間見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往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感於其心而諮議君獨眷戀如是可謂義人矣余雖不敏獨不能感君之義以承君之諾乎諮議君拜且泣曰果能是吾將有以報子矣於是以順航海而南抵惠州訪員外公門人故吏無在者已而聞諸道路之言始知葉氏孤流落州民朱氏家後以百計得之以順奮不顧身卽手攜是子出入鯨波之中間關虎狼之境越萬里以歸之諮議君德之甚力挽以順

留吳且將圖報於以順而以順亟擇日戒行李去之不顧也諮議君方以高才雅識佐今太尉丞相治吳適退人才直易易爾人咸謂以順少留諮議君必有以處以順者以順曰吾以感人之義不食人之諾而來事既已吾當歸爾不知其他也烏乎君子之所爲惟其義而已矣當慷慨値人之孤不顧一己之利害但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毫髮邀報之心哉不然非有職司之責簡書之畏也而斷以六尺之軀自試於萬里不測之危地哉今世之士大夫食人之祿者亦多矣然或以事適數百里外則戚焉而思引避者有矣或於事而無避然不免食人之諾者有矣能勿食人之諾或不無望報之心者有矣其聞以順之風亦可少愧哉以順行有日諮議君爲裒詩餞之而屬余序其事于首簡若此

送錢參政詩序

昔者藩翰守臣多以武人爲之安危大柄盡出於其手然後左右前後皆一時儇勇士惟知馳馬試劍擊刺以爲強一有被儒服之人開口說仁義禮樂法令事則往往拒絕勿使近故其流弊卒至驕蹇自恣甚者蔑去約束盜有其衆以白私我相國痛懲前弊凡守疆場綰兵柄者始參用儒服之人使以仁義爲干戈禮樂爲甲冑法令爲矢石是則安危大柄其遂倚重於儒臣矣乎淮安守者嘗踵故弊妄啓事釁相國撫之以威惠鎭之以親兵而命淮省參政桐川錢公總治焉公以甲寅科南士一名中選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後出使方面留掾行臺除浙省都事會淮安之守遂以其省員外郎往繼由員外陞郎中由郎中

擢太尉參軍。後居太夫人憂于吳興。僉謂士之身繫安危者。古有起復之典。又可聽其終喪。而不強起之乎。遂超授今職。仍俾總治淮安以守其故地。公引義固辭。使者促上道。至五六弗止。公不得已。乃墨衰絰而就職。於是戒塗有日。中吳大夫士以韓昌黎送李尚書詩分韻賦古律餞之。且謂余宜爲文序諸首。竊觀淮安統有兩淮之地。凡十六郡。其他名州壯縣蓋數十焉。相國以重兵分鎮之。帶甲之士動十萬計。其土地之廣。兵戎之衆。誠非他郡府所及。然嘗百戰之餘。人民流散。田業多荒。而生意蕭然矣。其所仰給者。不過東南之糗糧。轉輸之事。雖日月相繼。而從軍吏士猶燕豆疏惡。有辛苦無聊之心。爲今之計。莫若寓兵於農。興屯田之政。爲富國之本。使吾之將士得以坐享其成利。於是椎牛釃酒。豐犒部曲。而休養之。以固其軍心。以增其士氣。庶可用之於戰守。則屯田豈非今日之急務乎。烏乎。若公者。其亦有見於此乎。公之守淮也。亦既本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輔之以法令。有以致其軍士之帖服。而比年以來。又廣屯洪澤芍陂之田。以佐其兵費。蓋洪澤既耕。則淮之東可守。芍陂既種。則淮之西無憂。公於此可謂得守淮之急務矣。昔者羊祜之守襄陽也。嘗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則公豈非羊祜其人乎。烏乎。此固吾儒之能事。而謂彼武人者能之乎。然則安危大柄。其可不倚重於公也乎。公事二親盡孝。其在朝廷。嘗以孝行動皇上之知。及歸省桐川。僅奉其親以居越。而桐川之兵禍。曾不旋踵而見焉。識者以爲皆公孝感之所致。公之孝于其親者如此。則其所以忠於事上也。宜其如前之所爲矣。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

送陳嘉興序

惟我相君之治吳也。思有以懾服衆志。而安定之。乃起文學通練之士。以慰其民望。而上大夫之在吳者。蓋彬彬然而出。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則未有過於陳君子方者矣。君汴人也。乙亥間以春秋薦于鄉。及禮部類科。爲觀風使者所推擇。捧檄云邁。假道于吳。先平章公見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經書之靈密。而文物之雍容也。遂以行省都事薦起之。於是章程之施於庶府。故實之講於幕中。文移之行乎軍旅。其赫然震耀於西浙者。大抵皆君啓之也。居久之。乃以年勞歷理問。由理問爲郎中。會嘉興郡守乏人。咸謂非借重於君不可。蓋以多事之秋。列郡人民。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病呻吟未甚休息也。而東征西討。賦斂繁重。撫摩惠愛之恩。未盡浹洽也。深文俗吏。接踵有司。寬裕忠厚之教。未足以勞遠幽遠也。二千石苟非其人則何以哉。於斯時也。專輟君于省府之親密。而使專城於千里者。其意亦深矣乎。於是省府諸公。惜僚友之遠別。念舟車之莫留。請余爲文以爲贈。余既知君最深。又方承乏儒學。以文墨爲職業。其可以固陋辭。乃序之曰。我朝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實效之不著。然於河南乃獨得其二人焉。其一曰君之兄參政公。當科舉復行。嘗以廷對魁天下士。自後敭歷華要。卓然有爲。在中書時。屢以直言忤意。奮不顧私。其清節勁行。朝議偉之。天下壯之。其一則君也。君所居位。視參政公雖稍後。然觀其設施如此。所望豈易量哉。追蹤參政公豈少也哉。君行矣。姑待君於臺省之上。三年而歸。有以幸我焉。

送丁山長序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辭賦爲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於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爲浙中文獻之邦。游儒奇士。冠屨而轂擊。居學官者爲尤難。子儀倚席於此。以其學於己者淑諸人。不爲新奇以取名。不爲詭譎以徇俗。使賢而才者有所據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子儀則其餘事耳。以故縉紳韋布之士。識與不識。皆不謀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也。此固稱其職而無愧者也。亦既在官五載。受代而歸。訓導張某金某以余嘗提舉儒學。知子儀爲特深。又且舍子儀之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以贈。余不得辭。抑余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爲湖之秀彥。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嘗設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爲教也。似不止經義辭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稍遠。然流風餘澤。被於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毋以今之稱其職者爲已足。而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邁院判哀詩序

僉審院判邁里古思公哀詩若干卷。公之門生故吏及其士友之所作也。公武威人。初家濤江之上。後居吳最久。有才名浙水間。然每困頓不偶。久之用進士起家。爲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能以直道抗上官。得士庶心。其後遭時多故。遠近騷動。遂練民爲兵。數擊叛亂有功。浙省左丞楊完者。方虎視錢塘。方國珍亦擅威四明。公往往以法誅其部曲。無所顧望。其所行有人所不能行者。名既上聞。乃遷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未幾丞相答失帖木公。復以便宜改今職。公又大出師以討不庭。而章端貴人有忌公者。召至私第。使健者候之於門擊殺之。先是餘姚同知禿堅君。慈溪縣尹陳君麟。亦皆慕公之爲以自奮。而公蓋其傑然者也。然三人常鼎立爲犄角勢。故東南之氣稍振。及禿堅以無罪誅。陳以失勢陷。至公之死。而上下之望絕矣。此諸作之所以深恨於斯時也。恨之深而哀之至。故爲按抑蒿里薤露之遺音。作爲敍哀之詩。多至千餘首。其塔淮省都事千順、僉審院管勾陳遊。既相與編輯成卷。而浙省理問劉宣。公之客也。來屬余序其首。余惟秦有奄息、仲行、鍼虎者。皆國之良也。一旦以無罪而見殺。國人爲賦黃鳥之詩以哀之。而紫陽朱子以爲世之誦是詩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念秦之衰。至於王綱不振。諸侯擅命。而殺人不忌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然則公等之死。較諸三良之見殺固不能以盡同。而諸君之所以哀之者。則視黃鳥之詩爲無間矣。使朱子而在。得諸君之詩而讀之。余又不知其歎世之何如也。嗚呼悕矣。公漢姓吳氏。字善卿。居家甚孝。爲人慷慨。不拘小禮。遇人豁然推腹心。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州里世次年壽卒葬。已著於識公之墓者。故此不贅焉。

贈葉生詩序

國朝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士，可謂盛典矣。而十數年來四方多故，時方尚武，中外選舉之制，遂格不行。而世之爲父兄者，因不復以科舉之業教其子弟，而爲子弟者，亦不以此而爲學。今相國開藩中吳，文武並用，雖當干戈俶擾之際，不廢治朝崇儒之典。而諮議葉君又能擇良師傅，敎其子以學，而其仲子蕙遂精其業。於舉世不爲之時，乙巳之秋，浙闈角藝，而蕙竟以妙年中選，居諸前列。於是纓冠結佩之士莫不爲葉氏榮。而齊郡張生首爲詩一章以示意，繼此而賦者凡若干篇。以余於諮議公爲僚友，旣請爲之詩，而復虛其首簡以相屬。烏乎，若蕙者，豈不爲世之佳子弟哉。蓋我朝之設科也，嘗合異時明經、詞賦及博學宏詞、制策諸科而爲一，習之爲甚難，而精之爲尤難。世人有白首而不能與其選者，有歷數舉而後得者。而蕙也年未弱冠，卽習而精之，一試於鄉，輒登名第六，以與多士相頡頏。若蕙者，豈不爲世之佳子弟哉。雖然，苟非我相作養於其上，諮議君教之於其下，蕙亦安能以有是也。繼今以往，尙無志滿意得，而益求其至，以副爲相爲父者之所望。他日上計禮部，出備官使，因捧檄娛親之榮，與尊君報國之念，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則蕙之賢又不止爲向之佳子弟而已。不然，昔人謂少年登高科爲不幸者，適足爲蕙之累，而亦何榮於是哉。余於蕙有契家子之誼焉，故因序詩而併致其箴規之意如此，諮議君見之，其必有以亮余也哉。

沈僉院赴行詩後序

嘉禾、沈君之佐官宣政也，吳之大夫士賦詩若干篇以餞之，臨海、陳先生旣爲之序矣。先生復俾余書一言于下方。余與君同仕方面也，有三年之久；同居郡城也，有數十家之近，顧不得同仕於職司，以觀其行事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雖然，竊嘗有聞於先生之餘論，而可以知君之大致矣。余之始游吳也，君時爲浙省理問官，先生以惜其才之可用，而不試於劇。及其爲吳郡守，爲浙省郎中，爲兩淮鹽運使，因試於劇矣，先生復惜其任之小，責之近，而不得盡展其所長。及今僉書宣政之命下，先生益惜其投閒而置散矣。余聞而異之，以爲君之居理官，而獄無冤人；居郡而郡事理；官省幕鹽司而政事以明，財賦以足。今之官宣政也，雖若優游于事外，然向之居是職也，皆以省遴妙選充之，則其所責任亦非輕也矣，而先生何惜之深耶。先生曰：君之才，人固多知之，而知之之深者，則莫余若也。蓋君之才如神駿之駒，可以一日而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况欲縶之繮之，以拘拘於銜橛之間哉。方今在上之人，厲精圖治，思賢如飢渴，執政者苟以君轉而上聞，作而任之以大臣之事，使破崖岸而爲之，則其所著見，豈止如前所稱而已哉。古者以泛駕之馬，待非常之士，而卒責其力，今豈不若古哉。奚以常法而限君也。嗚呼，此非深于知君者之言乎。知君如先生，則凡所以論君者，宜無不當矣。庸敢綴輯其大槩，以爲後序云。

贈醫師朱碧山序 代人

予素讀古書，而於醫家自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外，得讀張長沙傷寒論，愛其文與意古，讀之窮日夕不能休。寥寥千載之下，繼長沙而作者，其惟劉河間乎。河間之書亦與古，非深于文字者，不能以盡通

其說而得其傳者，往往灼知病情之所在，爲之一攻伐以除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用是竊私喜焉，而怪東南之醫者，鮮克以知此。一日，與吳醫朱碧山論及之，碧山乃愀然曰：子誠北士也，知北方之醫而已矣。醫固無南北之異，而習其學者，宜有以消息之。北方風氣渾厚，稟賦雄壯，兼之飮食嗜好，朴厚而儉素，非有戕賊斲喪之患也。一有疾焉，輒以苦寒疏利之劑投之，固快意而通神矣。若夫東南之民，體質柔脆，腠理疏淺，而飮食之縱，嗜好之過，舉與北方之人異，顧欲以前法施之，不幾於操刃而殺人乎。是故北方之治疾，宜以攻伐外邪爲先；南方之治疾，宜以保養內氣爲本。斯意也，河間亦嘗及之矣，但引之而不發，學者苟能精思而善用，勿一滯於攻伐，勿苟求于快意，斯爲得之。余時矍然辯善，然猶未知其何如也。及余官江浙分省，而碧山以省之太醫相周旋，閒有疾，必求於碧山，而碧山則每用保養之劑以取驗。以余雖北產，而居南日久，故亦不宜從事於攻伐，蓋愼之也。余太夫人春秋高，而遘疾甚憊，吳之醫者畢至，獨碧山之用藥爲宜。及余得亡血病，服藥者經年，碧山視之曰：此陰虛證也，徐補之則愈，急止則大害。從之，用其法不二月而愈。嗚呼，若碧山者，豈非優於其學者乎。余於是益有以徵其前言之不誣矣。余之德於碧山者甚厚，而愧無以報，故爲歷敍其所嘗論及夫治法之奇驗如此，使世之習河間之學者，不敢以易心求之，而且知所戒焉，是尙碧山之志也夫。

贈蒲察鎭撫詩序

近十數年來，海內多故，兵戈四起，而東南爲尤甚。余南鄙之陋儒，蓋久而厭亂，遂挈家泛海，渡黑水，登蓬萊，行萬里，以歸我王相總兵公。及抵山東，入昌樂界，愛其境之寧謐，民物阜繁，駐車而少憩焉。忽父老四三人者壺醴饋犒勞，而甲冑士數輩，亦欣然而前曰：官南來道里遼遠，甚苦飢，將於余具膳，晚將於余止宿，幸無我鄙也。余訝而問焉，則今鎭撫君屯田之所。君治昌樂數載，而能寓兵于農，奠安部落，仁以綏之，德以懷之，使居者樂而行者寧，故其途路之間，更相勞倈，有三代之遺風。此可見君之善於從官，而王相之明于用人也。於是醵犒樂士，解橐與糧，卽西郭而問舍焉。君乃爲之假館以居之，分俸以食之，朝夕過從，甚相款洽。旣而邑之人士，亦咸感君之惠，作爲雅詩以歌詠之，以余嘗從事于文學，請一言以爲序。余惟至元甲戌間，中書左丞相伯顏公帥師南下以伐宋，大敗宋師于江、夏。于時將吏兵佐之在軍者，咸詣麾下賀，而丞相則以爲此皆三君子之力，非我之能也。夫所謂三君子者，乃河南陳公、覃懷許公，其一則我蒲察公也。自後朝廷錄蒲察之勳，以懷遠大將軍、荆湖廣東道、水陸管軍正萬戶，俾其子孫世襲焉。君蓋蒲察公之諸孫，生長世家，爲時貴冑，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軍之事。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有爲於其職，而王相之有取於君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貴冑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軍旅也。君誠能以先公之在軍旅者，贊輔王相，以平定其土宇，朝廷亦安得不以待先公者待君焉。詩曰：王命仲山甫，纘戎祖考。君其勉之矣。君名文歡，字景儀，蒲察其氏也。今爲行軍鎭撫云。

鄮海集序

永嘉有沙門曰道衡平公冥心禪悅深通內典乃以去古既遠舊風日澆末法屬提喪失其本遂廣輯羣書發明斯事綿歷十載始克成編所謂禪門宗派爾人天殿目亦既模印以行後復以諸尊宿語去華存實補綴類聚曰提綱曰上堂曰小參曰訓示語曰拈古曰頌古曰贊曰偈曰書問曰雜語曰小佛事泊六祖、俱、經、馬祖四家語合若干卷名之曰禪海集蓋取馬祖禪歸海語也於是道衡居吳日久余以菲才竊祿于吳朝夕與道衡遊獲知述作之大槩道衡將鋟諸梓遂俾序其篇端余嘗聞諸學佛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初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爲六祖弟子日盛至馬祖大興禪教嘗其道者益衍迤益大他宗莫及也然皆有機緣訓示之語弟子編而集之分爲五宗宋景德間吳僧道原採摭成書曰傳燈錄禪宗之書蓋昉諸此自是以後又有續燈、廣燈、五燈會元、宗鏡錄、僧寶傳、宗門統要諸書者出富哉其爲言矣然自南渡以迄我元諸尊宿之道行法言散漫諸方未有輯而爲書者而況比年以來兵火四起所至蕩焚妙旨元規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折衷哉此道衡之書所以不可不作也然必名之以禪海者禪言其靜而海言其性也佛氏以見性爲學而性之不能見者動累之也是故驅動之謂靜能靜則明明則性可見矣性可見則通乎佛矣故禪海者誠學佛之要書也其編輯之富述作之精雖與禪燈諸書並傳可也然非上根大器之人其亦孰得而知哉於此而不知則合禪海而入苦海豈道衡意哉余非知佛學者姑誦所聞以爲序使後之人觀之其亦有所感悟也矣道衡俗姓葉氏祝髮鎮江之金山禪教二書靡不畢通間亦旁習儒言其於諸子百家多所涉獵然最喜作詩有所謂平間集傳諸學者云

雲深詩序

吳僧朝宗家郁水之南生而穎異幼不好弄甫十歲得法華七卷讀之即通大義父母以爲夙成因命祝髮爲僧習內典之學後入天岸法師室復得止觀之旨焉旣而與賓鑑於兩華主藏席於大德首衆於南翔皆以禪業優贍著稱然恬靜自守雅不泥衆名嘗題其所居曰雲深而自號曰雲深道人噫夫昔人賦詩有以僧託興于雲者蓋雲與僧皆游於世之外而以雲出僧不出爲高故唐顯萬在萬松嶺與雲爭半間分之而以己之不出休休寫自矜於雲則雲者固僧之所宜以託興者也朝宗以雲深題其居豈非詩人之遺意而萬之徒歟故爲序其事而繫其詩曰　老僧客雲間雲深不知處禪房玉葉迷法座天花護無形觀其消彌空觀其聚動靜兩變幻昔且相依附雲以無心出僧以無心住雖云同卷舒終亦異留去顯萬今何在雲深猶舊駐對之而自勝事不以此故僧蓋萬之徒是用寓情素

九靈山房集卷九

王處士墓誌銘

吳門王袞喪其父之三月以凶服謁余之故人而醻之曰吾稱先人之殯若子于城之西蓋竊有請也吾先人之生有德積於躬而施於家然不獲顯於世今其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之莫能深則吾先人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然聞子之友曰九靈先生者方居儒學掌教職其言爲可徵子幸爲我求爲銘藏之墓中庶可顯於今而傳於後余故人以告余歎曰誠若是余其可辭耶則取王袞所自爲狀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字仲和嘗署其號曰中和處士其先會稽人後徙居吳之長洲縣永昌溪上父曰某妣某氏君循循雅飭毅然不好戲弄而孝友蓋出於天性早失母惟致養於其父凡志之所在不以己二於父而已至于服食之需苟力能贍之悉舉以進雖歲甚儉而致豐於父者終不廢也其遇親戚宗黨一本於禮讓人有患難必急拯之如水火家居益延良師友課子姓以學而袞以文行知名縉紳間君娶周氏有子一人即袞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生於至大己酉五月某甲子卒於至正甲辰十二月某甲子得年五十有六卒後三月卜葬於縣之鳳凰山先塋之次禮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之有德者常不勝於詞章華藻之才故君之生不獲顯於世而死也世之知其行者復少焉以君爲己之心勝雖無傳於此可也然自吾黨而觀之使爲善者不得榮於前而又無以聲於後亦何所恃而勸耶此

余所以不辭而銘之也。銘曰。生不得於彼。死何有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嗚呼已矣夫。

殷府君墓誌銘

君諱德輅、字乘之。其先丁氏。蓋濟陽大族。若六世祖麟飛。徙湖之德淸。今爲華亭人者。則君大父益之所還也。益之祖儀。於君爲高祖。娶華亭之殷氏。至益仕宋爲武　都鈐。時與阿朮戰敗。逃匿殷氏家。故以殷爲籍焉。益生吉甫。無子。君由從子爲之後。於是君生　矣。君未弱冠。而吉甫卒。乃奉母王如其父在時。後以貧故。爲上海縣吏。民有病飢染盜者。縣大夫憫而欲貸其死罪。然持於遼吏不果行。君爲辨其情輕之人。力爲洗釋。歷鹽師、橫浦、調嘉興僧師僧告其族賊殺事。吏讞四月餘不白。移君讞。君微得其賊。而被寃者二十人悉平反出之。又甲民訴乙民。縛其子屍於水。連十餘人。縣讞又不白。君鞫之。乃他姓疾子爲盜。私捶殺而誣乙也。良民有與盜首疑名者。吏脫正犯而收之。君白諸長令。卽日釋去。旣而調平江錄事。司掌承天尚書僧獄事。皆能雪其寃。由是以舉陞平江路史。郡守道童公雅器重之。事難決者必屬君決處。調杭郡。盜入廣濟庫。株連者百餘人。斗準庫守兵首鈔俾僞株逮者八十餘人。君獨疑非他盜。謂鞫法當以典守者爲始。旣而果然。東南隅獲亡姓女屍。鄰仇婦指某氏婦挺死。官以爲實。某氏婦且誣服。君獨曰。聽仇婦一言。以斷大獄可乎。後果獲眞犯。乃他婦捶死義女也。由是郡長廉公守任公。俱以能績舉。陞江浙財賦恭連司吏。已而以省檄對調湖州。湖守高公舉廣東憲史。檄且至。君以疾辭。乃以行中書選出長紹興縣幕。縣豪號兩虎者。閉戶蹤跡。終居三年不敢肆。居無何。富民坐令門卒捶殺平民。連七人。司牘吏欲出甲繫乙。且以脫富民。君問故。曰甲多子女。繫之必有餉。乙獨且鰥不慮也。君罵曰。人苟以勢利殺無子者。尙謂有天道乎。遂用正其法。君之爲吏蓋如此。君晩年強健如少壯時。忽一日謂子弼曰。吾吏游四方者四十年矣。而先人之墓廬。圮廢弗葺非孝也。卽日謝事歸。治田築室于先墓之側。日狎田夫野老爲耕牧樂。嘗屬弼曰。汝當從大儒先生學。以紹隆其先業。勿復爲刀筆吏。弼遂出游浙東西。歷聘諸老生而師事之。著書以自見。君之敎也。君娶葉氏。生子一人。卽弼。今辟樞密分院參諸官。女二人。長適盛某。次適會稽朱濟毛彥穎。再娶蔣氏。無子。弼之弟蘆。蓋庶出也。君生于至元癸巳十月廿三日申時。及卒。同其年月日時。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上海高昌鄉之陽涇原。與葉氏同穴。監察御史張公士堅。以君守正不阿。題其墓曰正齋殷君之墓。而金華戴良爲之銘。銘曰。　丁爲顯宗。濟陽其始。居湖四世。趙宋始徙。君之大考。逃亂華亭。遂匿厥先。以殷嗣丁。猗君之生。實配前懿。頎而陽陽。而心翼翼。亦旣嶷仕。歸忠于君。施約則已。播惠在民。嗟嗟我君。宜貴而顯。何施之深。而力之淺。維其有子。克大厥家。天祉正人。非在茲耶。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嗚呼。自三王不作。所以教養天下之士者有不至。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此有人焉。能以孝友行于身化于家。使其子孫世守而不失。如唐之張氏。五季之陳氏。宋之孫氏、陸氏。其風聲氣槩。豈不足爲世勸哉。此吳門金氏。其事有可敍述焉。而居士蓋其卓卓者也。居士大梁官族。王世祖諱鑄。始自大梁來徙因家焉。鑄

業儒。與其弟鈞甚和協。不分財異居。交愛之聲聞于吳。吳人無遠近親疏。皆習知其爲人。至今言者稱之爲慨然也。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立。晟之子曰伯榮。曰孟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家寢盛。然未始以富而廢禮。伯榮生子六人。而居士其仲也。居士諱宏道、字遂可。晩乃自號止軒居士。白幼天資粹美。恂恂蹈規矩惟謹。伯榮嘗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刻苦自修。復以孝友帥其家。居士事母吳夫人甚謹。吳好遊。居士每與諸弟輿之。庭廡間。冀得其歡心。一日吳病疽。居士晨夕抱持不少懈。迨革。居士口吮其疽以潰。且焚香籲天。願以己年益母壽。吳于夢寐中。忽聞震聲如鼗雷者三。病以尋愈。及吳卒。居士持喪盡禮。居于倚廬。言必戚。哭必哀。比葬。陰雨浹旬。居士每夜泣禱上下神祇。辭極悽楚。至期乃霽。旣窆。雨復如初。人以爲皆孝感所致。居士於兄弟。克盡和揺之情。諸弟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至于夀育之資。一以身任之。旣而伯季皆早死。獨其仲復善在。兩人友愛尤篤。彼服飮食同之。憂悲愉樂共之。居士早失配偶。而終身不再娶。屛處一室。旁絕姬侍。惟左右圖書焚香獨坐。遇夜則課諸子以學。且喩之曰。吾世儒家。汝等當紹承先志。毋墮其業。及復善之子起。以諸生起家。爲常熟同知。仲兄公大之子璿。中浙省鄉試。未嘗不喜動顏間。先是有士人與名鄉薦者。當會試禮部。貧不克行。居士旣資其行囊。復給其家。使無後顧憂。其士遂登名上第。爲時名臣。人有以白金寄居士者。未幾兵起。居士倉皇出避。盡遺委其家無一物遺。居士乃別具金歸之。且曰。卽前所寄物也。人嘖嘖稱異。曰。吾聞古有義士者。于今始見之矣。居士衣食有餘。輒以賙其鄉里之不足。親戚宗黨。待居士而婚葬者若干人。居士性甚嚴。家庭之間。曾不少假以色辭。及至接官長交朋友。則言溫氣和。如在春風中。然雅愛名山川。暇日則扁舟出遊。翛然忘返。平居讀書。手不釋卷。尤喜吟詠。以白陶寫有止軒隨筆若干卷。賁樂吟藁若干卷。藏于家。居士年老而康強。一日病忽作。謂復庵曰。死生之道。猶晝夜然。人之所必至無足憾者。汝第益修其家政。以迓續前人。我死亦瞑目矣。言已而逝。居士生于大德乙酉六月六日丁酉。卒于至正己巳閏十月十七日辛未。踰月一日甲申。葬于棲材王村先塋之次。享年六十有九。娶曹氏。無子。以季弟止善之子權爲後。孫一。曰詩。同居士不樂仕進。集賢院官錫其號曰貞逸先生。而有司則以居士兄弟同居至六世。爲請于朝。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享有隆名膴位。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居士一門。乃以孝友相傳。至永久而勿墜。何其賢哉。銘以彰其德。亦以勗其嗣人云。銘曰。　有斐君子。在吳之中。本支六世。婚嫁同門。爆旌書。雙表崇。四國賴以敦澆風。敦澆風。德何厚。白石可鐫名不朽。

巾屠先生墓誌銘并序

嗚呼。是惟巾屠先生之墓。先生家于暨之陽。距余居不二舍近。而辱與爲忘年交者。餘二十載。後余從祿四方。歸而復求先生于暨上。而先生死矣。嗚呼悲夫。先生諱某字某。巾屠其氏也。大父某。父某。皆隱居而終。先生夙有異姿。自成童時。嶷嶷不與凡子齒。然家故貧。稍習吏事以自給。未幾金華黃文獻公爲其州之判官。一見卽大奇之。謂曰。子何以吏爲哉。遂教之治經。爲舉子業。習之數年。自謂功名可覆手取不煩。

久苦一室中．乃治裝出游．踰浙江而西．留宿吳門．客丹邱柯公九思所．世之名人魁士．鮮不與善．而京兆杜公本、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永嘉李公孝先．尤號爲知己．至是諸公交相引重．一時聲譽藹然．騰在人上．及就試鄉闈．其砦斂祇畏服．皆曰．茲先申屠生．然屢舉不利．僅中辛巳甲申副榜．以新例授徽州路歙縣儒學教諭．改信之貴溪．序遷婺州路月泉書院山長．所至扶善遏過．得師道甚．先生學負經濟．慨然有志於當時．顧厄于下位．嘫不得一施．遂稍光斂耀．與世相浮沈．然人咸知其可用．至正間．師旅饑饉並臻．遠近騷動．方面大臣以不稱職能去相望．浙東肅政廉訪副使百家訥公．方獨署一道事．思得高才之士爲己助．或慮先生之才．不在諸葛亮下．卽走幣以聘．以參謀留幕府．先生辭不就．乃以五經師起之．舍諸郡庠．事無大小．公悉諮之而後行．乃增築城郭．遏盜賊．黜蠹吏．賑貧民．浙東之政．爲天下第一者．先生之助居多．先生年且老．行將堅臥空山．爲終老計．而東南兵起．鄉邑失事．鼙鼓所止．于是有闕闔歸鹵之心焉．已而．驕士內附．爲徙遠地．諸生爲危言危行．不少貶損．而卒以徙死．嗚呼悲夫．先生學通春秋．而深于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于門．而所著春秋大義．熟在人口．然最喜爲詩．勾章棘句．灑然有杜甫之遺音．至于作字．則清妍宛密．雖褚遂良、薛稷、復生．殆不是過．平居議論風發．品藻古今人物．亹亹不能休．興客閒之．舉爲之奪氣．而諧謔調笑．卓詭不羈．又一處于和．且善飲酒．賓客朋游．必劇醉．雅歌投壺．窮日夜不厭．行義雖屢空．無所問也．治家嚴而有禮．伉儷相敬如賓．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間．而自爲師友．其遇童僕有恩惠．故臨禍患無一離叛者．娶東平呂氏．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庸臣之孫女．曲阜縣尹貞之女．有賢行．以憂致疾亡．子男二人．長濬、次徽．皆能世其業．女二人．長適文獻公之孫某．次適某．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六十．卒之日．惟濬在左右．卽收焚之．將函骨以歸．然竟坐貶不克．後三歲．以例放還．始覆其骨．葬于其鄉先塋之次．原曰某原．某年月日也．于是濬等踵門泣拜曰．先人所爲遊而有文者誰乎．幸哀而賜之銘．使死者有知．將不抑鬱于土中矣．先生被遣時．嘗託余經紀其家事．已而家屬在遣中．未能少承其所託．豈意今者遽銘其所葬耶．嗚呼悲夫．銘曰．　才可大施而位不稱．何志之忠．卒興禍并．惟其久國以啓厥聲．吁嗟先生．

方大年墓誌銘并序

某年月日．豐陽方君大年卒于金華之寓館．既卒．館人輿而致之家．閱五日．姑克大小斂．成喪．明年十二日乙卯．葬于其鄉之高湖．前事之月．其子文燧舍杖哭拜．使者以書來告曰．先人不幸以死．累夫子．今將以月日葬．敢以銘墓之辭．重爲夫子累．不肖方居苦次．不得跣以請．余受書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耶．又數日．大年之弟楨來速銘．且曰．不得銘無以葬．迺序其族世名字及事始終而銘之．大年諱續、字大年．其先睦人也．後遷越之豐陽．大父鐵贈奉訓大夫同知紹興路事．父洵沅州路儒學正．大年之宗．素懼且好禮．自其曾從祖嘗大開義塾．聘明師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徒．于是吾邑淵穎先生吳公實爲義塾師．大年時未弱冠．已能執經考古．嶄然出諸生右．諸生業應制書規利祿．大年獨鄙而不習．曰．大丈夫不能爲相于朝堂．佐天子致太平．則當將三軍之士．立功業于邊陲．苟皆不得．寧退而隱處．抱

吾才以沒世．誰能伸首促促．習此俳優語．以僥倖于萬一耶．故其爲人慷慨有大志．善謀議．負膽略．儻然戰國諸君子之餘風．時東南稱兵．連數歲不解．大年每假臥一室．計其勝負成敗．百不失一二．然所守以正．不欲爲苟出．聘幣繼于門．弗顧也．大年遇姻黨以恩．接賓客以禮．九族之親．或憫待之不以恩．而慢士大夫之賢．雖失勢．待之不以失勢疎．一時人士聞大年之風者．無不與之游．大年輒封羊豊酒．詼調醉呼以爲樂．雖經時歷歲．未嘗有所厚薄勤怠也．于是近遠諸郡邑．日入于亂．大年心懷憂鬱．得唾血病．者久之．一日出遊金華．舍余之近館．余方與之登八詠樓．誦沈約之詩．俯仰溪山．追逐風月．以舒其志．解其愁．然未幾病作．唾血數升．翌日又大作．唾出數斗許．遂卒．大年兄弟四人．長大年．季曰[illegible]．曰楨．曰某．皆以和協稱．其妹適幅建行中書平章闞僧．配曰石氏．生子男二．長文炳早死．次卽請銘者．有父風．孫男一．曰陞．孫女一．俱幼．生于延祐四年丁巳歲七月十七日．距卒時．得年四十六．嗚呼．余與大年．俱淵穎門人．有同門之好．辱交既密且久．有同志之樂．術業同而出處同．至于生之年又同．則交友如大年者．指不再屈矣．禍患餘生．方資大年以爲助．而大年乃託我以死．銘以誄之．固有所不忍者焉．銘曰．　儻不可以持犀韝．不可以服車．橘不可以履川．守正之士．不可使從邪．此大年之墓．後百千載．人將過之而咨嗟．

亡妾李氏墓誌銘

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篤弥迷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慧敏且早孤．抱之爲己女．未幾公薨．其義母復抱以適維揚董氏．董亦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尉丞相答失帖木兒公．皆姻姬．二公既官江南．而其姪子又皆從仕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攜家卽錢塘居焉．于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冬自錢塘歸余爲妾．余時以淮南儒學提舉留吳門．與妻金華縣君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虔恭謹慎．時率諸婦女進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素習然也．李氣貌頗莊重．兩顴豐下．耳長而垂．或以爲稟之天者宜厚．然竟以事余之次年．感暴疾以亡．距入門時僅六閱月．丙午六月三日也．亡後三日．用浮屠法火厝于吳東門外．函其骨葬滅渡橋水東．吳之士友．自學士陳公而下．咸來歸賻．而大夫公之子參政安安公亦躬門弔哭．後一月．金華縣君往錢塘．命子禮擇道士之有功行者．爲醮以度之．集慶路同知宜君昭實涖其醮事．且成焉．又一月．余始追刻其事于石．納諸水爲銘．

衛節婦墳記

丞相掾姚素書其外祖夫人衛節婦之行事世次．而使圖所以傳後者．按節婦諱覺善、姓王氏．家臨江之新喩．父諱惟遠．生十八年而歸維揚衛桓．歸十一年而桓卒．節婦惡衣惡食．御之無惰色．井臼中饋之事．親之惟謹．紉緝之勞．職之不廢．以上有吾姑也．故致其養．愈勞而不懈．以其失所天也．故奉其先．愈久而猶悲．平居訓諸子以恭儉．待淵傳以慈愛．化女婦以柔順．而內外親無戚疎．族無遠近．咸嘖嘖嘉曰．可矜法也．當桓之亡．節婦年尚少．父母之家欲奪而嫁之．節婦泣曰．吾夫既亡．吾不忍卽死者．期有以養吾之姑．奉吾之祭祀．撫吾之諸子．如斯而已．他非所敢知也．其賢如此．至正戊子．聞郡守程公鐸以事聞．淮東都使者姚公紱加察詳焉．表其門曰節婦王氏之門．久之淮南兵起．里有挑世孚者．節婦壻也．謀避地江

甫因與節婦行。且挈其一孫以從。行至姑蘇。遂僦居焉。至正戊戌九月一日。節婦卒于世亨之寓舍。得年
八十。以某年月日葬吳縣之吳山湯家原。子男二人。長曰國祥。次曰國珍。女二人。長妙淑。適陳某。先卒。次
曰妙清。世亨妻。孫男一人。曰庸。世亨生。三子。長曰習。次曰素。即請文者。季曰翀。皆節婦撫養以成。蓋妙清
出也。嗚呼。古者婦人不踰閾。屛笑言。不聞于鄰里。名不出其境。而書行止於門以內。今節婦生則著行以
表異。歿則紀其事以傳焉。不亦戾古之道乎。雖然世不古若。自公卿大夫無完節。而彼婦人者能之。則表
而傳焉宜也。是亦道之變也。嗚呼悲哉。爲逐其槪刻而記諸壙。

陳廉訪壙記代孤子

嗚呼。我先公諱允文、字昭祖。姓陳氏。其先柘城人。於通議大夫簽河南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文肅
公諱思濟追封潁川郡夫人王氏之室爲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諱某。贈潁川郡夫人李氏之室爲子。
朝列大夫簽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諱誠。贈潁川郡夫人某氏之室爲從子。
先公乃知府公所出。尚書公無嗣。故以文肅公命爲之後焉。先公由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
授承直郎禮部主事。尋奉特命改太禧院斷事官經歷。轉奉議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遷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改西臺都事。擢奉政大夫。復拜監察御史。除朝請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副使。繼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陞太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
先公晚値中原兵起。徙居毗陵。尋又避地于吳。竟卽吳門寓舍薨焉。生于至元壬午歲十一月十八日丑
時。薨于至正乙巳歲。而同其生之月日時。壽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十二月戊午葬于吳縣十三都之沙渥
村。制字塲。娶徐氏。早世。繼高氏。南臺中丞高公文甫之女。俱贈潁川郡夫人。子男二人。長介、次今矢。女二
人。長適福建道肅政廉訪副使贈翰林學士李文肅公之孫燈。次適中順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王
某。嗚呼。維文肅公以恢宏之才。勤敏之學。事我世祖皇帝。纘位並著。爲時名臣。維先公被服祖訓。早有榮
名。歷踐華要。躋秩三品。而寬厚樂易之政。忠勤廉讓之聲。布于中外。論者以爲有文肅公遺風。然乃遭時
不淑。莫寧家居。艱苦羈窮十有餘載。卒至屬纊之日。貧無以斂。豈非命也夫。不肖孤方俯伏草土。未能乞
銘當代君子。以登載徽美。姑序爵里、甍葬歲月。納之壙中。

祭陳夫人文

百乘之家。顧大且昌。坐役羣醜。竊堅驅良。不有德人。孰提其綱。天 之生。和裕敦龐。實夷實訏。實厚實方。
實聰實懿。實靖實莊。遂配君子。于先有光。君子發身。爰自文場。借籌幕府。秉律戎行。曾不幾時。薦賓于王。
迺充宗族。乃蓋鄉邦。亦由夫人。以佐以相。旣相君子。尤孝姑嫜。生具甘旨。死謹烝嘗。有男鵠峙。有女鸞翔。
雕閭擁尊。一以檗量。人有妻賤。忌嫉是常。彼方穽深。升不機張。人處豐稔。鮮克自防。彼爲驕侈。我則匪揚。
禍善禍淫。道由彼蒼。蔵觀夫人。宜壽而康。如何一疾。竟卻水漿。綿延三月。卒至淪亡。吾儕小子。久闢門牆。
遂及諸婦。亦至于堂。或笑或言。或飲以觴。昔爲敍歡。今則增傷。輀車旣駕。丹旐央央。里閈州閭。躑躅周章。
刻于我屬。俾也可忘。

九靈山房集卷十

滑伯仁像贊

貌不加豐。精不加長。英英奕奕。其學也昌。蚤咏詩禮之精華。晚探素難之窈茫。推其有足以防世而範俗。
出其餘可以濟羸而溺賜。是故知之者識其隱身俟命之老儒。不知者以爲醫師一代之良而已矣。若人
者其亦遊神二者之間。以玩於世而卒返於其鄉者耶。

汪縣尹像贊

於維汪侯。民之父母。有猷有爲。有學有守。濟世中危。高謝以歸。子職克修。臣節靡虧。時行時止。名教之美。
我瞻侯像。其類有泚。

項彥章像贊

偉彼項君。倜倜恂恂。智聰而警。寶藝而文。方蹈履霜臺。以忠仁著。復飲水上池。以神異聞。風濁爲清。化秋
作春。是扶是掖。人如身。旣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瑞麟祥鸞之隱見。其衒身也。任尺蠖之
屈伸。偉彼項君。爲世介人。

章處士像贊

有鳩者杖。有鶴者衲。雲谷風溪。以游以居。葛天氏之民歟。抑荷篠接輿之徒歟。

夏辟甫像贊

猗歟夏君。克儉克勤。克昌于家。克厚于倫。謂我弟兄。一氣之分。如彼手與足。豈伊異人。我房既同。我財亦均。一家之內。孝友如春。帝曰爾民。爲我國麒麟。乃降旌書于海之濱。既表爾門。乃復爾身。履張蹈陳。永世有聞。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裒冠褒衣。鮐背龎眉。飭以躬也。春陽其煦。秋霜其厲。正以容也。行修於身。譽著乎人。道之充也。不榮以祿。惟裕以福。德之鍾也。視是丹青。猶有典刑。爲士者之權也。

趙太初像贊

有粹其容。有迪其道。志慕羲農。學原黃老。斂衣糲食。四十星霜。氣清色澤。神爽體康。游心太初。鍊形大化。混沌鴻濛。作我廬舍。悲世之濁。去而上翀。俾爾孫子。晤瞻冲風。

趙母戴氏眞贊

翼翼戴宗。積慶自躬。誕生淑女。于趙之從。髮髢義襄。副笄僮僮。居爾族閭。有德有容。其德伊何。孝敬是持。父母舅姑。悉由此推。乃揚婦則。乃慎母儀。曰子曰孫。咸抑惠慈。恩隆義篤。燕及姻族。有嫠者孩。曾不異鞠。爰暨下人。悉資愛育。寒不泣襦。飢不號粟。行既孔仁。復粹而淑。處不越閫。聲不聞鄰。內安恭順。外絕忿嗔。黨里是賢。況其嗣人。賢而克壽。蓋自天祐。爰肖容儀。以貽厥後。弟述贊辭。庶幾不朽。于千百年。維彼軻母。

羅氏五老贊

於維羅君。天錫壽耇。有年有德。五老之首。化行同氣。被澤後昆。龍光下燭。燗其盈門。

於維羅君。世之列仙。龎眉鶴髮。弟後兄先。堂靄春風。門霑恩雨。凡爾後人。永蹈遺矩。

於維羅君。貌則孔臞。實肥于義。德與齒俱。既和同生。亦鍾令子。洛社之榮。庶其在此。

於維羅君。既富而壽。亦篤友恭。其德克懋。廣顙長身。幅巾深衣。望之儼然。成抑令儀。

於維羅君。實惟季氏。昔也孤蟄。今焉耆齒。施政孝友。式續聖謨。茫茫海隅。用敦薄夫。

蟄居生贊

郁乎其文。美乎其容。粹如白璧。穆若清風。四明文學。不足以啓其武。三山儒台。曷足以大其蹤。噫此蓋治世之元龜。亂世之臥龍。豈宜長居於九野。久蟄於三冬也耶。

劉貞逸像贊

有倬劉公。克孝而敬。縱覽羣書。以充其行。聞當盛際。歸忠于君。願斂猷爲。作世彌綸。載烈垂休。實昌厥後。象笏朱衣。曰兒宜受。亦既有子。而又有孫。我瞻遺像。永娩德門。

李仲賓像贊

肅肅霜臺。正百司也。其綱一舉。萬目隨也。誰其履之。天子毗也。亦有賓贊。輔德威也。彼美李君。何頎頎也。貌則孔莊。心其夷也。鋤強扶弱。名四馳也。羣奸所嫉。善類歸也。食元之祿。既有爲也。服必時制。矢靡移也。

式觀斯像。俾我祇也。起爲之贊。匪溢辭也。

陳文昭監丞像贊

侯以文儒。施政府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爲母爲父。侯實兼之。蓋於治民。去其敗蠹。餘悉子之。彼或其訛。我戈是荷。四閾倚之。一忤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嘉乃績。好爵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題之。後有筆□。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九靈自贊

識字不如揚子雲。摛辭不似沈休文。胡爲而有沈之瘦。何爲而有揚之貧。觀汝之生。直視汝之死。以不死不活之眼。而欲覽八詠之風致。以半飢半飽之腹。而欲吐四賦之清新。此所以觀叔敖於優孟。辱中郎於虎賁也乎。若乃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蓋庶幾乎無愧。

趙太素像贊

鬖兩聱而不言。誰知其元。幻凡質以爲隱。孰知其然。惟天者全。是以能永年。是蓋得夫一氣之先。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君名復。字元膺。松風其別號也。胡仲厚氏爲寫像。九靈山人贊之曰。　以兩眼而窺六藝之奧。以一心而究六伎之精。汲汲乎其成已之志。孳孳乎其濟物之誠。得一善有以澡身而浴德。拔一毫可以起死而回生。是故知之者識其爲吾儒之老成。不知者徒以爲擅夫一代之醫名而已矣。雖然此皆得其粗而語其精者也。彼其怡神浩劫之餘。游心太古之初。忌者之所不能毀。附者之所不能諛。惟嘗讀其書者。於此復觀其閫閾。然後知其老不枯。賤不汙。身之臞而道之腴乎。

錢春軒像贊

赫赫業業。如圭如璋。矯迹詩書之府。策勳翰墨之場。豈所謂朝鴻公車。暮綰朝章。以飛聲於金闕。而致身於玉堂者乎。然乃仙補天之妙手。祕醫國之奇方。卽湖山以嘯傲。弄雲泉以相羊。是殆弁髦功利。螻蟻侯王。如黃叔度之在漢。賀知章之在唐也。

眞逸處士像贊

我觀若人。當秉柔剛。秋氣颯乎毛髮。春風入其肺腸。化行閭里而至。等公侯於螻蟻。政推家國而直。隨功名於秕糠。是蓋築和義以爲基。居孝友而爲鄉者也。當其弄雲泉以游戲。卽邱壑以相羊。但見清卻松林之風。悲奪雲錦之裳。而不知澤被民物。光煥朝章者。殆各夢而同牀也耶。

菊村先生袁君像贊

睟貌之厖然。氣宇之昂然。泛學海之汪然。倒詞源之滂然。以爾爲儒林之隱豹耶。則嘗獻猷於省垣。以爾爲仕途之逸驥耶。固已放志乎雲泉矣。嗚呼。若斯人者。是殆不忮不求。以從容出處進退之間乎。

袁廷玉像贊

以一心而涵今古之秘。以兩目而啓天地之閟。知人之所不能知。言人之所不能言。奪造化之秘惜。定出處於機先。旣轉禍以爲福。亦化愚而爲賢。求其爲人。殆孟子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歟。

南宗禪師定公像贊

雲閑水止。不足以語其道。山包海容。不足以喩其量。若乃求泡影於幻身。寫圓光於頂相。又豈足以擬其人而盡狀哉。噫。此所以名飛搢紳之間。行出緇流之上。不爲物外之津梁。則爲法中之龍象矣。然師之所至。亦豈止是而已乎。

風光軒贊井序

天淵禪師居二靈之風光軒。方外友戴良。謹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聽聲以耳。觀色以目。何有風光。揭名于此。風出乎谷。光或在湖。各各異相。如盤走珠。有大比邱。一笑而會。缺三字離觀聽。擢凝于時。此老晏坐軒中。是心廓然。同太虛空。同太虛空。非愚非慧。軒居已忘。風光亦棄。

竹所銘

慈溪、羅耆直以家多美竹。顏其堂曰竹所。徵予銘之。嗟乎。竹於植物中。無芬香豔色之可悅。而耆直之取之也何居。然芬香所以悅吾鼻。豔色所以悅吾目。而香不芬色不豔者。乃所以悅吾之心也。則夫植物之可取。其有過於是竹者乎。雖然世之人。以芬香豔色久乎其心者亦多矣。予懼耆直所取之不固也。銘斯作焉。

孰花匪香。孰草匪色。君豈惡此。而竹斯植。問竹之香。香則孔淸。孤竹伯夷。其名藹藹。問竹之色。色亦甚美。綠竹武公。其文斐斐。士稱此君。自謂似賢。其色其香。莫或比焉。伊羅氏子。處而且貞。曰芬曰豔。豈爲心役。旣顏其居。復勗以銘。庶懲竹友。以振德聲。

槐軒銘

沈剛、用柔。揭其宴私之室曰槐軒。屬予爲銘曰。

惟沈所廬。于山之南。有軒翼翼。有槐覃覃。沈曰其嗟。來爾子孫。洗心滌慮。繹我話言。我築我軒。爾居爾息。曷視我槐。以符我德。德以爲根。學以爲枝。根固枝蕃。德茂學熾。伊仁伊義。爾踐爾操。曰詩曰書。乃勉乃勵。譬之植槐。土厚壤肥。泉流雨霽。以溉以滋。有不肯茂。時乎未至。月益歲增。吐黃含翠。毋折爾枝。毋撥爾根。庶幾百年。其陰滿軒。三槐王生。厥德孔競。至於魏公。與槐俱盛。爾遵我志。用謹封植。姓德于王。必世乃食。噲噲斯軒。槐以爲徵。匪三公是慕。惟德之承。

積德堂銘井序

餘姚、張與權家有積德之堂。蓋其祖父俱以善醫。惠及其鄉人。至與權十三世矣。與權復挾是術游明越間。明越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越人某爲製銘詩二百四言。使揭諸堂上。朝夕覽觀。以勗其德云。

有堂渠渠。張氏所闢。維彼張氏。世積以德。其德伊何。啓自古昔。法以陰陽。和以數術。是鍼是砭。是湯是劑。濟我夭札。起我疵疾。施不責報。奮不遺力。祖父浚源。子孫流澤。有此室廬。綺窗畫闥。門多車馬。庭有鳳鳥。

豈堂之華。惟德之飾。噫古聖人。繼天立極。其養生也。教之稼穡。其救死也。詔以藥石。旣曰對時。亦云育物。是德實深。實厚實碩。匪前曷作。匪後曷述。人亦有言。種而後獲。毋謂松柏。必培必植。毋謂黍稌。必艾必銍。累世之匱。一夫之積。我銘是徵。永矢無斁。

拙守齋銘井序

會稽、王漢章。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之裔孫也。見世之巧於宦者。或至喪身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業。而題其齋以示警。九靈山人繹其意而銘之。銘曰。

物盈兩閒。則萬斯有。孰巧於爲。誰拙其守。我目之明。實本於矇。我耳之聵。乃成厥聰。矇聵匪拙。明聰匪巧。維拙其巧。善守之道。伊禮部公。古人與偕。爰有諸孫。拙守名齋。曰守先業。寧愚與魯。彼巧而出。我拙而處。嗟爾王生。遵此大戒。勿以其拙。行厥狙詐。昔漢長沙。已國于東。猶拙其舞。巧以求封。生其鑒之。去巧取拙。日坐齋居。念念弗越。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缺則不敝。冲則勝窮。祖德遠矣。斯學孰受。小子述銘。用儆座右。

端硯銘

質孕碧溪。脂割紫雲。外形堅重。中含粹溫。書城之寶。士林之珍。人不能銘。於硯則云。

心耕齋銘

四明、施宏道。名其所居之齋曰心耕。金華九靈山人爲銘以勗之。銘曰。

心爲我田。今我其耕。我如不耕。吾何以生。生之曷以。乃耒乃耜。隴畝旣治。畔岸亦理。孰爲稼穡。曰種以仁。孝弟忠信。以耨以耘。惟食與色。爲厥稂莠。我其除之。我苗克秀。惟師與友。爲厥雨暘。我其時之。我苗[illegible]暢。仁旣成矣。稼穡熟矣。饗之祀之。神其福矣。心貴乎廣。耕貴乎勤。我銘齋居。用警學人。

耘業齋銘

章生蟬。扁其講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也。九靈山人爲之銘。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耕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稱。何稱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旣六其藝。亦三其綱。此所致力。是曰種樹。始之不耘。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耨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息是奚收。不植不收。謨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爾章生。是則是傚。匪以銘齋。亦克允蹈。

人性皆善齋箴爲東平李元善作

粲允蒸民。乾父坤母。誕降之衷。天命則有。是名爲性。與生俱生。一本於善。惡何以萌。惟血與氣。誘以物欲。日削月朘。喪其雜復。動靜云爲。擾擾紛紛。賢愚之差。聖狂所分。堯舜塗路。其初靡二。敬怠一殊。天淵遂異。匪性使之。人心則然。惟心其性。以善乃全。持性之方。有若防城。仁義禮智。我壘我營。自作旌旗。身作金鼓。孰帥孰兵。氣爲之主。我備旣至。我守旣堅。寇攘之來。乃殄乃殲。寇其殲矣。明而誠矣。性誠一開。聖功成矣。繄昔尼父。垂訓萬年。習遠性近。已啓其端。繼孟軻氏。稱憫斯世。指實本原。以祛其蔽。有一儒生。李姓善名。寔坐齋居。戰戰兢兢。嗟爾君子。勉乎敬止。小子作箴。以詒同志。

求諸己齋箴爲四明方士敬作

懿玆君子。求學以求己也。彼小人求人而已。求己之學。在正厥初。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返而求之。實主於我。成己成物。推之則可。求人之學。營營外馳。不黯其德。獨華以辭。金臺玉堂。是居是游。小人之榮。君子之羞。惟己惟人。其端甚邇。毫釐弗察。謬則千里。有倬方生。克迓前猷。不務人知。惟己之求。爰闢斯齋。左圖右史。日新之功。庶其在此。咨爾方生。念之敬之。弗怠弗荒。其惟自知。古人已遠。此學罔傳。我作銘詩。式祇是觀。

靈仁廟碑

海寧縣南行六十里曰桑洲。靈仁廟在焉。廟始居洲之上流。唐貞觀中壞於水。居民見所漂神像止洲許。遂即其地重構之。而廟制未完也。五代時有陳氏盧氏者。嘗以事禱之驗。因已捐貲爲寢殿門廡。規制稍備。而廟額未錫也。至宋端平初。神假夢所司。以賜今額。而爵號未頒也。入國朝。盜起婺之玉山。蔓延是縣。至則陰兵四起。若有所見。盜遂驚潰。不入境。事聞禮部。遂降敕書。賜以嘉惠王封。而廷曲之碑。無文以刻也。予方避地東海。目覩斯事。屬不請記。遂不獲辭。竊聞名山大川。往往儲精孕靈。出雲興雨。以興祥錫祉於吾民。而嘉惠王之廟食玆土。由唐至今。靈異迭見。然姓諱里第未之前聞。豈非山川之氣有所憑依而致耶。國家祭饗受職。懷柔百神。凡天下郡縣能禦菑捍患載在祀典者。靡不崇秩異數。以昭答洪惠。寧海僻居東南。去天萬里。而綸綍渙汗。所以寵錫於爾神者。何其盛哉。不宜以無述。乃因其請。爲作迎送神樂二章。俾歌以祀。其辭曰。

台嶽青。台水明。靈之來。杳冥冥。唱歌發。牲酒馨。天章煥。神意寧。右迎神樂歌

台嶽峯。台水沛。靈之歸。祥曖曖。雨暘若。歲時泰。民欣欣。禾旆旆。右送神樂歌

愛菊說

鄒有高世之士曰駱先生。以夫貌嚴而氣剛。行峻而言直。學廣而聞多。落落不與世俗相俯仰。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則望望而去。終其身不齒。以故世之士。鮮有當乎其意。予辱與爲忘形交者。然獨視菊爲賢友朋。每歲即小齋之外。雜植數百本。春而鋤。夏而灌。秋編其榦而屏列之。當天氣始肅。寒英盛開。披鶴氅衣。戴折角巾。攜九節杖。巡行圃中。見夫幽姿勁質。凌轢風霜。則思淬厲節操。處艱瘁而不屈。見夫貴而不雜。得土之中。則思正色獨立。使君子有所敬。而小人有所畏。見夫早培晚發。不爭不競。則思居謙處讓。退可以無咎。而進爲有悔。見夫味甘而氣馨。品高而性介。則思蓄用以待時。潔身以處俗。不與黃茅白葦俱出於斯世。凡是數者。一或不類於是菊。又爲之徘徊花下。仰而視。俯而思。且愧而且責。必也物我兩忘。彼此無間。然後與之曹處乎軒窗寂寞之濱。並臨乎草木搖落之際。若相磋以道。相錯以德。不自知其情之孚而身之化也。夫如是則菊也先生也。眞所謂賢友朋也。菊有賢友朋之象。而先生猶愛之如此。況世之賢士子乎。是故無賢士子則已。有則必爲先生之所愛。如愛斯菊矣。先生愛賢之心。豈果有異於愛菊之心乎。嗚呼。菊不能以自賢。惟先生能賢之。士子不能自知其不賢。惟先生能知之。賢也吾其愛。不賢也吾其棄。嗚呼。安得賢如是菊。陶姓潛名者。與之論先生之交際哉。

唐林字說

句章、唐起賢之冢子林。從予游久。今年十有五矣。起賢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乃行三加之禮。而請字於予。予取班固學林之語而字之以孟學。爲說以告之曰。生亦即夫高山大澤之林乎。望之蔚然而愈茂。入之窈然而愈深。陟之嶄然而愈峻。是何果以致此哉。蓋其得地之力也完。而去人境也遠。得地力也完故其積也厚。去人境也遠故其戕之者少。於是乎茂也深也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今以近郊之林。而爲國人之所窺伺。晝夜所息之氣薄。雨露所潤之日淺。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相尋於無窮。此豈復有向之蔚然窈然嶄然者乎。生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爲茂爲深爲峻也。又有甚於此者焉。吾懼生之積於內者有未然。而戕於外者日以至。則所謂蔚然窈然嶄然者。且化爲濯濯矣。嗚呼。是豈林之性也哉。生乎其繼此而務學也乎。然學有二焉。有義理之學。有文詞之學。義理之學。猶斯林之有根柢。所以修夫天爵之貴者也。文詞之學。猶斯林之有芬葩。所以崇夫人之爵者也。生能舍文詞之學。以求義理之學。而從事焉。始無愧乎斯林之所養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予之告生。止於此矣。生再拜。敢不敬蚤夜求從祇辭。

唐氏四子字說

句章、唐景先氏。有子四人焉。曰轅曰輪曰轂曰輻。轅則字之以伯度。輪則字之以仲規。轂則字之以叔直。輻則字之以季齊。一日景先請所以字四子者。其說云何。予曰。吾子亦知車之任重而致遠乎。其轅以句衡。欲其有度焉。適淺深而謀進退也。其輪以載地。欲其中規焉。杼於澤而伴於山也。其轂居於輪之中。欲其直焉而不動也。其輻湊乎轂。欲其齊焉而相任也。夫如是則車之爲用庶幾哉。今四子之車。其材良。其質堅。吾因望其任重而致遠也。雖然猶懼其法之於外者有所未至也。四子於此。苟能守之以度。而無折無絕也。如轅通之以規。而不膠不附也。如輪容乎其直。揉乎其齊也。如輻如轂。則其取法是車也。不既至矣乎。由是而觀。則轅也輪也轂也輻也。必合爲一氣而後可以成乎車。則汝四子之爲兄爲弟也。亦必合爲一心而後可以成乎家。然欲使之有合也。亦在乎度以守之。規以通之。容乎直而揉乎齊耳。是故引而行乎上者轅也。運而行乎下者輪也。轂之與輻。又所以同乎輪者也。轅不度則無以制其下而使之行。輪不規轂不直輻不齊。則無以藕乎上而奉之行。輪也轂也輻也。固弟焉而役於轅者也。轅乎吾見爲兄之難矣。轅率諸弟學於予。予嘉景先之有子也。作字說以貽之。

樸太素字說

聖如孔子。賢如老莊。其言不過曰。繪事後素。曰。見素抱樸。曰。明白入素。無爲復樸。蓋樸也素也。皆質之所始也。質之所始。其道之根榦乎。是故中虛外無。不可爲像。是謂溟涬。道之根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謂鴈鴻。道之榦也。斯道也不特儒道二教爲然。雖釋氏之教亦然。嘗讀止觀書。悟即假即空之理。六度萬行。自一眞出。眞即道也。即質之所始。而樸與素之說也。周氏慈溪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邱出焉。東皋宜樸字太素者是已。太素幼薙染具戒。後習內外學。奉師祖圓智翁居寂閒。大方之士。多招以清職。而祖老

辭不就其卓識高行固已振於叢林如玉之就琱木之就斲毀乎其向用矣予惜其離樸而散素也故爲之字說以祝之曰充耳琇瑩玉之就琱以成瑱者也而實弗樸則離乎其爲瑱矣楩柟豫樟木之就斲以爲梁爲棟者也而實弗素則離乎其爲梁爲棟矣學者貫之弗樸弗素也其亦能受道乎所以字樸曰太素者蓋以受道之質許之矣雖然太素譚子也知所謂環竹實花之說則於是道可一笑而領

太素說

易卦有復所以復乎其本始也本始也者樸而未散之謂也樸而未散是名太素老子之抱樸見素莊子之復樸入素又皆求復乎太素之說也然則曷爲而復之復之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惟其一也故不雜惟不雜也故能純傳曰能體純素爲之眞人斯言豈欺我哉濮陽趙君儒家子也好老莊之學從伯氏太初先生游啟衣糲食絕去華靡是蓋有志乎純素者矣以其字思復而別號太素子一日求其說於疊翳生曰越席疏布物之素也質先禮後人之素也而道家之素易於老莊之說一也曷言其復而老莊言其素也然所以復乎其素會儒道而爲一者又君之所自得非予之所能知而亦非可以言告也太素子拊手稱善遂書之以爲說

瑄蘊中字說

瑄蓋用之以禮神而爲貴之貴者也然則人也亦有見用於世而爲其所貴乎公卿大夫士是也其於僧也則不然僧蓋出世間者也是以無用而爲用世固莫得而貴賤之矣然則師之能瑄也亦在蘊諸中而已蘊中之說云何師讀止觀書知六度萬行自一眞出則知所蘊之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師名瑄而字以蘊中因爲之說云

九靈山房集卷十一

高士傳　鄒游處

嗚呼甚哉高節之士爲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夫潔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焉觀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高士以必中而不過則天下爲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蹈義乘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商當世祖皇帝徇地西土非餉不繼遂仗策軍門盡以其資歸焉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烏馬兒擢某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番有大功遂自宣慰拜甘肅行中書左丞祖苦思丁由北晉王從官起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職馬祿丁重義輕財盡取祖父遺資賑諸親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尚豪邁雅不喜榮名年四十始應野憐眞丞相辟未臨川縣尹以治行高等陞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爲築補轉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其士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

短爽。所禁止者弱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貲。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遣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己。甚鍾愛。畀蔭從父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厲志爲學。清貧自苦。與寒畯賤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爲官。八顯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獨身爲儒生。豈祿祿與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楚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外。無他兄弟備養。辭不行。母聞而遣之。鶴年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學爲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遠游。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菽水不給。雖傭販賤業騎射卑職。皆趨爲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羸瘠。勺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日入于亂。鶴年間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越郡。大夫拜住公。鶴年父友也。雅知鶴年。卽辟爲從事。御史迭烈圖禿滿迭兒亦舉校官。余觀胡普顏帖木兒安慶舉孝廉。鶴年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列薦入館閣。薦章未出而普逝。南臺大夫沙藍答兒公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道廉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悃以辭。毅然不一就。鶴年又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接南臺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極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趨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爲童子師。或寄食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瘁。泊如也。通政院判伍實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爲禮。而獨賓鶴年。盧左遷至郎。鶴年當隆冬。敝衣不掩脛。伍欲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然行囊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逃匿海島。絕其跡。已而海上多盜。鶴年輒徙無常。大抵皆明之境內。明當方氏之盛。幕府頗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鶴年獨逡巡遠避。門無一迹。慈谿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居邑數年。未嘗覩其面。鶴年天姿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于唐律。爲文章有氣。至于算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專以躬行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人或有失。雖尊嚴必盡言以告。己有過。雖少賤者規之。必斂衽虛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卽不善未嘗言。然性頗褊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爲濟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衞。三者備。庶可免于今之世矣。由是德益修而行益勵。有東溟高士之遺風。員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爲知言。　贊曰。昔中唐播居父憂。哀毀過禮。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梁碭。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爲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無弗及。而間關亂世。利祿不行。至其爲學。博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宋渡江。徙儀眞家焉。大父順。父允堅。皆不仕。貞童齔時。性敏而好學。過書卽善誦。知義理。既長。益負奇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爲汗漫遊。欲以其學自拔。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北行。至揚子江。嘆曰。仕所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返棹吳松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何。隱名動兩浙。疾病艱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輒速已。畢運使得熱病。雖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爲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衞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煮大黃芒硝飲之。瘳。王君海子病瀨。衆醫莫能療。貞授七藥漱之。牙齦出穢血數斗。既而形瘦骨立。第以美味補之。數月瘥。王總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人。皆以爲風虛。與熱劑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卽以寒涼之劑。瞑眩之隨愈。趙鶴皋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盡愕。貞卽以平生所最嗜獨灑藥。卽命烹飪進之。投以七筯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因產子。舌出不能收。貞以硃砂傅其舌。仍命佐產子狀。以兩女子掖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日食河中汙泥三椀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古方今病之不合。往往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成樂。貞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黃文獻公爲作記。有吹其律而鑰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無事。必引琴以自娛。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驕騎詣門。進者酒。請爲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晌時耶。且君獨不聞戴逵破琴之事乎。客愧謝而去。貞爲義若嗜欲。至于視利。輕之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成之者。負官錢數千緡。自度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號救之。爲竭行橐代償。及韓滿去。空一家走謝。凡白金行賓貞時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王問藥直幾何。魏鑑富幾何。貞怒曰。吾愈人疾。未嘗說其利。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餌我。不過移汝膏腴一朝之費耳。豈可而計直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幣交于前。悉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局淸古。外謙和而內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卑禮夠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元。亹亹不能休。然無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得趣時。或焚香淸坐。或雅度投壺。或吹鐵笛弄玉簫。怡然自得。賓至。則刲羊釃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卽有饋遺。輒取以賙人之急。雖廉爲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而孤。貞忍貧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女欲度爲尼。貞曰。以女爲尼。獨奈進婦耳。乃育爲己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爲贅婿。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級爲之後。嗣宗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苟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與言。嗣宗偕其妻盛服立左右。惴惴莫敢仰視。貞頷之。去乃肉袒謝罪而退。貞嘗采藥中吳。與人館之。遂儵然忘返。將終老焉。至正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堅臥。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年八十三。將屬纊。嗣宗悉収生平所著書焚之。　論者曰。予嘗游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來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爲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之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遺民之列者。惟其潔身

以亂倫耳。今貞雖際處江湖，然能以善爵，拯人之危，起人之死，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顧有無。可不謂仁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喪，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執殳效騁馳，以冀須臾毋死者，何限。今貞覺於逆旅中，視死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與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之爲，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愼愨不妄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爲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轅，次轂。復禮以擅匿官鹺事被陷，且執拘以歸于京。轅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遂脫父梏而梏之，使行。行至越，轂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旣挽轅衣扶頓足哭曰：兄爲家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紿之曰：兄訥于言說，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梏加己手。吏亦憫而從之。轂抵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興，學校廢，禮樂喪，風俗隳，中人以下，咸漸潰于失教。被服於戎習，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修于身行于家，至于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於轅之代父，轂之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梏時，其心已明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逆知也，則其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于人也，聞其美而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所難乎。轅嘗讀書，轂納矯然可喜，使嘗學道進德，終之以禮樂，庶幾哉，流聲後世，可與國風所稱衛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爲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樸而頗贍于書，多所觀覽，爲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竊北入職方，有司張起赴鄉選，召對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事易之。及觀君所爲，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然上之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爲也。時有所責，君不爲勸。雖窶辱橫加，未嘗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是西北用兵，未已，徵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榮之營費，調發無虛日，且地瀕大海，歲修治海舟，蓋難以數計，而官直不時降，或以降而爲胥吏所欺隱，每事第違民之中交者一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追促，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斂民產，恆數十家。君惻然曰：是豈爲民父母意哉。卽諸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授之，俾備其物，次第歸之庫，爲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皆不得有所與，備令持筆治文書，似防稽勸耳，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復爲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爲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藝，郡縣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于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差之家，悉准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擅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比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雖豪劇吏苟得萌孽，一切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曰：君卒不得已，濟以他計出君，俾不久于位。會慈溪闕令，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私鹺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

徽行得實，卒更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雨，君禱之白龍公，不應。後以覆餉致吏之鼻痰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爲之也。旣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見義輒矯矯不可撓，慷慨辯且強也。爲政去觚角紺離琢，以平易質實爲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俾必負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己出，民以飲食進，悉卻之不聽。有私致一肉于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嘗躡徒步，不問道里遠邇，以爲常。雖祁寒，未嘗御靴襪，衣服僅取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獻不入口。親民如子女，與之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司已者，卽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君在其位，則色喜，得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辜檄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七道，號泣而送者殆千人，且慮乏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制俸金，馳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顯沛，見人之所守，縱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卒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還，遠近士大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月，當得代，然以父愛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輟其餘以歸，爲具甘旨，居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予得于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循吏，詳者人數事，略者三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所記多矣。然猶以爲聞之者少也。今所謂者多，則其事可勝書耶。姑卽是次爲君傳，庶使世吏知勸焉。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歟。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命而爲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磨礲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繼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未成童，已皆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稷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謬投藥死，痛之，乃益勵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咳，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頃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同父、同父亦吳郡儒者，爲闡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撟引按摩，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伎。于是爲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以爲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脈，告曰：此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卽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所以知男子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澀，弦者痛也，澀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于脇，不能下，且腎方惡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蠱爲瘵也。翁診脈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輩積歲月，非血藥

乎。翁曰。失于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脈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脈滑爲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翁曰。眞藏脈見。法當踰月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爲瘵。費愕束手。一日對客獨泣。客以翁薦。診之曰。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爲作白虎湯飲之。卽愈。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滿甚篤。皆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芪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瘥。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脈浮滑。陰脈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脈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姪康禹夫長康君病。醫投丹附瓊桂逾月。翁診其脈告曰。此得之酒病。胃噦作聲。食入卽出。而後溲不利。康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進葛花解酲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卽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康之病者。切其脈細數而且滑。細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溲祕爲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脈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脈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涌劑。且置李中坐。使人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湯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脈告曰。六脈皆沈緩。沈爲裏有溼。緩爲厥爲風。此病風溼毒。俗名溼腳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佑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胳胛如嬰兒。諸醫皆作沈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脈告曰。此脾伏火邪。溼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遂其溼熱。乃責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脈浮滯而弱且微數。滯者溼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溼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遂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卽蒙首之氈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鄞黨允謙妻患嘔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劑益困。翁診之六脈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脈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補蓄心之劑愈。浙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脈。陰陽俱沈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脈沈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卽驗。南臺掾蔡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腳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脈偏微數而他無所病。卽

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臼。緊耳。施以按摩。卽愈。南臺治書透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緩。乃引其掌以蹂之。嘵嘵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附骨斷碎卽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痛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斷施之以法。卽面赤如赭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癰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脈愕曰。平日兩尺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卽驚曰。人無尺脈。猶樹之無根。豈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脈。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倖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于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乃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于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內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沈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噤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與。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于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氣復出。陽與陰復併于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于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于內外之診。戰者身爲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下守。故邪中于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

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相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貴取化源。逆之迎之闕之而爲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痛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爲諸逆上衝。諸痙腫滿。諸氣鬱冒。皆溼火爲病。法當瀉火。在上則湧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爲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疏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證有虛實。脈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溼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證皆爲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脈必弦澀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要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脈必洪實沈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爲寒是也。其脈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畫之若是與。經曰。病當問其起居。閒嘗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爲治。安可限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畫異哉。又問原病式以壓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爲諸痛乃熱鬱于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爲急

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沍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蒸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溼之邪。得以乘伏錯亂于其間。風爲百病之始。而春爲溫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卽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溼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亂。此則溼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搐搦。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卽不以寒言。至于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淫于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證。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證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概如此。其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爲掾行中書掾行省。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非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歿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于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藁。及脾胃後論。別識醫原若干卷。識論宏辯。未及成。子一曰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

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然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卻而不受。與之藥。卽富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貸。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于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于經。旨微遠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宜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于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不近酒胾。讀書伊吾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縱觀子史百家。及去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人咸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爲白父母聽其出家。度生死。乃往依東皐福昌寺沙門東溪牧公。尊事大用謙公。受具習毗尼。已而游方至徑山。謁元叟端公。端有時名。一見稱賞。以爲有遺之器也。辭去。乃謁淨慈東嶼海公。亦見器許。異流輩。然俱無解悟。遂杖策東還。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怪石奇公。奇與語契合。欲倚之以大其家。卽令入室侍香。其後平石砥公主是寺。又掌藏鑰。于砥所諸山法侶。遂藉藉聞師譽。咸願禮迎。講出世法。會鳳凰山與慈法席虛。行宣政院此師主之。俄遷主大梅山之護聖。二刹皆資隨處。叢林儀範多廢缺。師至申以約束。人人自律。至其陞乘說法。則脫略窠臼。擺去枝葉。使聽者渙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矣。師之名益聞。帝師有旨。錫以覺智圓明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歸受業之福昌。福昌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當國勢之後。叔耨帙拓。師之願力居多。寺既崇壑。益遵開山法慧故事。接納叢方。道俗之至如歸。其徒相語曰。此法慧再來也。嘗闢一軒於寺左。扁曰舒嘯。湖海名流。若斷江恩公、月江印公、南隱予公、夢堂噩公。乃皆迦

居是軒。師事之。而搢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爲方外友。翰林待制柳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中書左丞危公太樸。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號知己。年近七旬。益畏煩鬧。樂靜退。休居花嶼湖之家閭。獨與法孫樸俱。然猶誨樸以精進爲佛事。天黎明必躬起禮拜誦持。雖祁寒暑雨不懈。樸見模之以爲常。平居侍諸子孫甚嚴。及至交賓客接朋友。則津津然喜見眉目。抵掌笑語。亹亹不能休。有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可不嚴。若乃滑稽善謔。我性實然也。師屬廣顙。面有儒子色。而髮白不亂。神觀超詣。望之令人意消。嘗自遣蹤開。月色娟好。趺坐一小艇。浮湖水中。如世所謂須菩提可畫也。三山文海鄒公。以一鉢行四方。人每祝其去留。爲叢席重輕。然獨從師游湖上。款曲愛戀。蓋久而忘去。于是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上游歌之士。未嘗不投筯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樸請陳君中復爲寫照。卽怒罵曰。身非我有。奈何畫此聚沫。以貽後人指示哉。及請藏子爲之贊。則又罵曰。我法俱空。若等猶以文字爲禪耶。其痛自韜晦類如此。癸丑之春。龍山仲獻闕公自大梅迎居甬遷福昌。是歲九月示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諭以宗門大事。至夜分索湯頮面盥漱。更衣端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請說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停龕五晝夜。顏貌如生。闍維之日。遠近觀者如堵。燼餘輪珠不壞。板齒之不壞者四。收靈骨瘞于冢閣祖塔之側。所度子孫。曰一源。曰克丕。曰師徹。皆嘗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光傳淛翁□□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高傳怪石奇奇而師嗣奇爲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業事究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于不泥榮名甘于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游戲三昧卒能蟬蛻生死著厥明驗雖當法道中微者年物故之餘臨濟宗風豈遽寂寥哉

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一經齋記 鄞游稿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宅也起賢不以予爲無似嘗館致是齋俾與予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僻居東海交際不及于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而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濱民居職職有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阡陌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孫不能以久守問其資則庫藏墟矣問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之爲子孫計者不亦淺淺哉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上而宗祀之所寄下而嗣允之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效世人稍營產業以爲無窮之遺哉顧以獲韞之譏痛入吾心因取漢韋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言名所居齋以勗之子幸爲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乃作而言曰經者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來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非託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爲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爲師者不知所教爲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記

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蓋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能棄其俗學之繁勞以求聖賢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于方寸所謂由書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追蹤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之教詎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爲心知夫天理民彝無待于外求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爲受學之地然後講之以條約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真積力久日就月將異日彬彬而起爲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致宰相師丹以一經位三公公孫宏以一經處台鼎可驅至矣韋公之言夫豈欺我也哉敢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爲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爲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輔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予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爲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辟自效爲鳴鶴場司分每公退率昆弟子姓晨昏定省寒暑溫凊恭和愉悅之容甘旨滑瀡之味適其意不違其體既又作樓于寢室之左以奉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之詩語也景良將以久歲月而傳子孫俾來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自形自色以纏綿林林于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哉天不能以自生而春代之生則陽和之暉翕乎而在天者其發育萬物固不止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微者也東野乃獨取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亦猶草之不能報其春之暉也東野親愛之至誠篤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爲喻也景良之心寔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草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爲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爲記既爲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春日兮載陽寸草兮芬芳顧瞻斯草兮使我心傷心傷兮何極念吾母兮曷報之德春陽兮煥煥寸草兮馥馥匪春何生兮匪母何育兮奉吾母兮歸吾居揭春暉兮邁孟模豈人有心兮曾是草之不如

四景樓記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橫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蹈海而東適海舟漂溺至茲所逢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去海纔二三里近竟塗斥鹵土不毛食雖有山川邱壑末見其爲勝也自方氏以來居者附行者止地闢人稠閭閻櫛比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亙其右而旁近諸湖瀲逶迤南折北匯而入于海如虹飲江而馬奔巖也主人憑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蕩漾倏兮昂青忽兮浮白勃乎鬱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于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于橫塘矣辛亥之春予來自定川方氏之彥德原邀予至橫塘俾侗樓上與之望五壘之山睇雙闕之水挹杜湖之波瀾覽鳴鶴諸峰之秀愛其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愉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語予曰斯樓

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以名者。吾子幸爲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生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凋謝。無復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久其田宅之利。德原又以純雅之質。誠篤之行。爲邦人所貴重。豈非山川風氣所鍾而致然耶。山川風氣之鍾于方氏。旣云厚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止于一身。雖謂久有乎斯樓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僂與德原極幽遐之目。究得喪之懷。亦且不知樓之高身之寄矣。紀世德于茲樓。使來者之有考。尙得而苟辭也哉。遂書是以爲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正之在節。蓋由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爲吉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從剛。有安行承上之象。無勉強矯爲之意。中也正也。于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況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然上在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覩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偸。而安節之名立焉。則安節者。固聖人之所取。而非其所願也。慈溪翁氏女。自幼恪愼孝祇。父母以爲賢。而選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聞婦人不事二夫。夫天也。今死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政。夜嘗燈紡績。晝課童奴樹藝。歲時奉祀。一如琬在時。有司上之朝。旣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爲安節之堂。日夕奉翁坐堂上。食鮮甘美。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爲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爲人婦也。亦不過盡其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蓋因與其所天而後著也。故人莫不幸其節之不守。而尤莫不幸其節之特著。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故曰節亨。又曰安節亨。翁嘗踰七望八之年。康強無恙。而原以高才懿行。爲鄉之善士。原之二子。亦皆循循雅飭。福祿方來而未艾。則其爲亨也。人又何其厚幸于翁若是哉。然則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作堂者名原。字景淵。唐詩人元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其扁者。鄱陽周太史伯溫。引易之辭而記之者。九靈山人戴良也。

蓬萊山房記

東海之上。蓬萊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裔炳文。即所居之西偏。闢爲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觀波瀾。左撫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升。夕月西出。窅乎而列缺倒景。洽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于雲開。白鹿走于烟際。窅崖遠邇。幽意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間世也。炳文曰。自吾之歸是室。日與良朋勝友昆弟子姪。游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游目而望遠。恍兮惚兮。若從赤松子于朱宮。黃石君于紫府。而羨門、安期、爲之後先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間以語署貫生。願請記之。生聞而嘆曰。炳文亦世之高士

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僊居之。然人莫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至焉。雖其不可以幸至也。故世之慕清閒而樂虛遠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于吾儒。方丈、蓬萊之榜于道家異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孰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爲己任。然乃棄此不務。顧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高風逸韻。迴邁等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于一室。遠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化游。于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覿乎八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幸至者。且在乎室中矣。況其所居一背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爲甚近。昔人求仙。欲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蓬蓬。炳文豈遇其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眷戀之不已。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之人。或有所謫。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豈仙之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爲鼓蓬萊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峩峩。築室兮山阿。山可游兮室可歌。宜于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羣仙兮不遠伊邇。朝御氣兮莫脫屣。習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返吾室兮聊逍遙以容與。遂併書以爲之記。囂囂生別號九靈山房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徐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乃一其孝于母。菽水甘旨之養。不違乎朝夕。每歲時爲酒食。以召鄉鄰族親。坐堂上。率婦子弟姪列拜堂下。捧觴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不盡其歡。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走書東海之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游越。過其鄉而辱與在交。在蓋世家衣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君又以文學行誼聞于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斯堂之命名。又足以化邇而恉遠。予也獲與執筆。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哉。然由于天者。有不可以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繫于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由于天者不可以必得。于是乎喜懼之心起焉。繫于人者不可以強能。于是乎思愛忘勞之念生焉。喜壽懼衰之心起。則無跬步之或忘矣。思愛忘勞之念生。則無須臾之或暇矣。此孝子愛日之誠。自有所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禮所謂日究日畜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觀日之升。而憶母年之寖高。覩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禹之惜寸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名堂。豈不有所示警于在哉。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予故爲之記。而併脩之辭。使在兄弟聯臂踏歌。以爲其親壽。以助其歡云。　姚之江。越之水。儼高堂。翼邃宇。誰其作之王氏子。前軒後廡形制媺且美。升堂奉母母心喜。母年老矣時不與。堂標愛日陶孝理。陶孝理兮兄與弟。吐須臾罔暇兮跬步靡。忘時之豫兮歲之穰。春黍稌兮釀酒漿。賓客上坐兮子孫在旁。母欣欣兮樂康。披綵衣兮進霞觴。壽吾母兮愛日之堂。從朝至暮兮其樂無央。

百猿圖記

右顏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爲狀凡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樹者一。戲而攀折

樹上棄。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拘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跳躑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爲子蝨者一。困臥樹者一。或嘯或噬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肴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羣游巖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衎衎大樹上呼號食息者四。隱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掛枝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柟者五。蔽虧榛莽者四。怒相擊暴相戲者十。舉手曉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搔背者。舒臂羣呼者。坐母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捫蝨者。跳躑巖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蒼鼠者。背曲盎其態。可喜可愕。凡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黃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辛巳。予附海舟南遊。至四明。館人夏叔宣兄弟出此圖以示予。于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爲性恆反是。反是則幾於暴矣。猿多產之於西川。而猴莫盛于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嘗抗巨海。抵溜水。登泰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圖而觀之。能不有感乎。遂從叔宣假之留月餘。叔宣請予題其上。故爲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併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豐。嘗爲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世不振。至吾父而家益落。吾母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攻苦。餘三十年。而有田有廬。家日以裕。凡吾兄弟稍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躓之患者。實吾母罔極之恩也。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忍死營葬地于慈溪之九曲山。且于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其神而祠焉。亦既發引有日而豐也實以金陵之役。慟哭而上道。自遷柩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以歸。而吾母之入土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退即其祠而泣祭焉。未嘗不彷徨顧慕。以抱恨於無窮。先生幸賜一言疏于壁。既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約之中。故自命士以上。家必有廟。庶人無廟。惟祭之寢。後世定爲祠堂之制。上下同之。而先王禮意行乎其中。意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禮者歟。雖然是禮之文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己之身也。豐以其父會逮于金陵。生死未可知。卽釋母殯代之行。是代父以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斯盡事死之道。豐蓋務本以致茲文乎。今世富貴家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莽焉而邱墟者有之。無他。子孫失禮之本而失之也。今豐蓋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世世而愈固矣。人服孝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繼豐之志者。尙有徵於斯言哉。豐之兄曰鑑。弟曰貞曰賓曰貫。俱有孝行可稱。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卒葬及是祠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爲祠記。茲故不錄。錄豐請文之語。以爲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處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處士之子康。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成已久。何以記爲。康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庶其在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爲其文曰。羅氏唐末望族。世家虎林。居四明者。自處士之七世祖始。七世祖以鎭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今遂留家焉。蓋當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獨能修其孝義于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處士兄弟五人。復以高年耆德。薦爲太和。浙東部使者上其事于朝。而旌異之。朝野諸鉅公。咸爲詩文題詠。傳觀遠邇。亦盛矣哉。夫處田野揚聲譽。翕然爲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爲四時之首。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育萬物之生者。亦此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爲也。人能順天以成化。因地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太和在身。無斷無間。雖富貴煊赫。如驕陽之在夏。而春風之融于吾身者。不得而奪也。雖威武肅殺。如嚴霜之在秋。而春風之暢于吾懷者。不得而屈也。雖貧賤震陵。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煦于吾體者。不得而移也。風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世以來。即以孝義維其家。而處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協和於骨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何。仁焉而已爾。仁者人心也。親親爲大。此處士之名堂。所以垂休委祉于後人也歟。康之兄弟與其子姪。日登是堂。涵濡乎孝義之中。鼓舞乎太和之內。有以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爲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處士之後人。其毋忘爾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爲甚邇。其情爲甚密。退觀其子姪。則已有間矣。況再從以降。愈遠而愈疎者乎。處愈遠愈疎之勢。而能親遠爲邇。親疎爲密。使有以一其尊其敬于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兄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爲宗子。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致爲繼祖之宗。已爲繼禰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享。略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寢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皿、粢盛、酒醴、脩羞之具。稱家有無。必豐必潔。且懼貲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升議。買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命子弟輪掌之。因扁其祠曰永思。介同郡顧君彝來請記。彝嘗客授其家。以相成乎是舉。故具以顚末請予俾悉書之。以訓其後人。嗚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哉。昔先王建國命氏。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爲之大宗一。以奠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所以世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去古既遠。子孫降爲黎庶。而繼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亦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茂能行之。新其祠宇。備其禮物。以主蘋蘩。從之子姪。何其有合于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親先世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家之所宜也。推而放諸一鄉。而準放諸一邑。而準放諸四海。而準茂之後人。苟能守之而弗墜。將見遠近之

人。皆不取法。則宗法之行。必自戴氏始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于斯乎。故予旣勉其後人。又以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鄞之名山水不可一二數。而東湖爲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爲最奇。二靈山房。則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卽寺有廡爲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爲名。而寺乃宋和禪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大沙門天淵濬公之所居也。天淵自禹壽退歸。已遂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山水未見其爲奇也。一日命僕人翦篠蕩。鬻薪蕘。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爲牖以通明。予是由房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踊躍奮迅。北走而達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游龍之赴壑。其旁鬈峰。羽翼乎茲山者。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翅。而衆鳥爲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練帶。繩然灣然。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擁圖書几硏。供張諸物于其中。客至則相與倚檻而立。縱目以娛。不知日之將入。但見澤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掩靄。欻兮攢靑。倏兮浮白。乍合乍斂。翕忽變態。已而皓月微吐。橫射隱隙。流波下徹。影動簾櫳。悄骨悽神。恍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房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焉而發奇。向非天淵之居此也。是山屋宇。不過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出。然後里邑之人。暨天淵之學者。皆往游矣。四方之人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游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增傳之以不朽。斯其爲奇也。顧不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之記所爲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淵知人間情緣之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空門負荷之爲累。又棄之而閑放。今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于山房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噫。爲此說者非惟不足以知佛之爲道。而亦不足以知天淵矣。天淵悟心乎空色。而超神乎幻有。其于山房之奇境。猶夫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姸媸。而未嘗有意于容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爲能見。物爲所見。苟物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不可爲天淵累也久矣。于是或人頷予而笑曰。願因吾子從之游。遂併書之以爲記。

九靈山房集卷十三

鶴年吟稿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于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番、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旣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淸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絕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

遺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爲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樹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疑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列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爲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鑑橋袁氏。鑑橋袁氏有蒙齋、潔齋二先生者，俱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諡文清者，以輿學雄文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爲之歎息不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爲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爲漢司徒，曰粲仕宋爲僕射，曰昂仕梁爲司空，曰恕己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爲執政、爲侍從、爲制帥、爲郡、爲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扈蹕爲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俗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子寧老，以爲弟繼兄後，于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而己爲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剡村先生。珙蓋其家嗣也，讀父之書，蚤以才名爲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牒，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隆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救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

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後子孫但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沈于時，不究于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姪，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遯齋小藁序

遯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昇教鄉郡，辟浙東帥閫，攝令鄞縣，皆有美聲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俗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興，虎以暴而伏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咏諸詩，至其爲文，則以理爲之幹，以氣爲之充，以事爲之輔，其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鏘，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赴海，若蠶之與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摧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猝成秩，其子明復持以詣予，請爲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歧科，而世之學者多偏于一長，能文辭者或嗇于爲政，善

政治者，又或于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績，不盛于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豈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于此時獲擢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于爲政之大略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爲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遯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後學者頗艱于致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于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擇木以爲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擇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爲子弟爲婦女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圓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爲三才，而卑之爲三極也。然則曷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于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于擯相，可以用之于軍旅，而又可以用之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于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析衷于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爲連屬旁縫，鉤邊爲左右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爲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爲衽，司馬氏以裾爲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爲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襟映所交領，別爲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爲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爲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爲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說，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疑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觀，觀之經也，觀之經，則諸氏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

有爲圖考執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卽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爲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爲一編。而畫其首。簡徵予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爲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義。一或有戾于是梅。縱從而賞之。而是梅不爲其賞矣。今夫諸君子。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能。無爭榮之愿。其于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己歟。梅若有知。當亦爲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樽俎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斝。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屬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爲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爲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于是知古人之于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尙。而詩人之意。則以爲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或始于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于今日。惟知具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耳。予過之微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爲拳拳者也。彥直之爲是飮。其殆伐木詩人之微意乎。先生既已歌之于其前。復率在座諸公賦之于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羨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于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爲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爲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爲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臟。則分居于上下。而爲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賓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爲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爲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爲脾胃論一書。蓋傑然于當世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地諸症。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丱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于越上。同父戴先生于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爲最久。遂以所聞于諸君子。與平日之

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爲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于脾胃而爲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予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爲敍引。竊謂醫之爲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斬斬焉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爲高。而又不能博極群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于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爲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旣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爲醫家之大成矣。其爲此論。以三墳古書爲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爲羽翼。以古今名方爲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症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歟。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閫奧。爲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繩曰綸。事之能盡孝。于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楣間曰瑞萱堂。秘書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皆作爲銘贊歌詩。以諷味之。繩與綸復虛右簡。授予俾爲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恆在乎初夏。今乃獨開于窮冬嚴雪之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嫠母孤子之抱節處畸。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聯芳合秀。時繩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于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于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勞。白華羨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毋若世人之翦其枝葉以戕其本根。則庶乎作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恆發于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瀕于大海。而四明驃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歷清華。出入禁近。所以毘宣皇仁。黼黻休光于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跡邱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于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數、兵、刑、食貨、醫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爲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議論。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于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旣歿。其子駒。攜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于名郡。負鴻厖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沈于時。窮烟霧以履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爲衢州路龍

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略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婺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于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顧獨于程公爲有合焉。此予所爲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于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于彼而嗇于此。未見其爲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嶷。曰巘。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其昌先生之後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嘗搆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禮復旁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又樓于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棲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歲游居之彥。咸爲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爲之序。夫所謂棲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于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爲是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接于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尚哉。然借碧山以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即太白之山。吾之心即太白之心。于是乎目登三樓。翩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乎有神游八極之意。曾乎若挾羣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爲蓬萊。言自是可達于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于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爲序之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爲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于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鎭。文德溺焉。時孝子在側。即倉皇號救。躍入洪波。藏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已力竭沈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啼噓驚歎。稱之曰夏孝子。厥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釜。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于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霆將鋟梓以傳。請予爲之序。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于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溫凊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爲能孝也。不幸而有鷁

惠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生死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爲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于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關于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于夏氏之事。孝子之啓于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予序。姑志歲月于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曰劉守眞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眞、子和。俱嘗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愼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寶大瀉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于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爲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于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修、許昌滑伯仁。而彥修、伯仁之于醫。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溫平之味以補之。蓋調停三人之意。而不滯于一偏者也。由是彥修、伯仁之名日重于當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于補瀉之法。如彥修、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爲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于此。未嘗不爲斯世有疾者憂。久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及補瀉之法。蓋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彥修之鄉。嘗私淑其所事。其于居越也。又密邇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于一時。又將與彥修、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爲之師。則不能僅盡六微。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術。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醫也如是之精到。故因見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爲贈。他日艤舟一見。又將于原啓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公秋崖。疎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爲懺首。延慶乃　郡望刹之冠。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而接踵。秋崖佐主僧從容酬應。勤率趨迎。當世故難雜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于是行業日益著。聲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津舟。又可滯滯然於一刹哉。且資教爲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爲荒邱。秋崖于世有勝緣。他日幻頹址爲化城。易朽敗爲丹碧。而耆年宿衲之徒。息達官貴人之游從。嘗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白鶴乳泉之濟淑磅礴而鬱積。馬祖謂紫玉曰。山水

之秀所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于此乎。秋崖行矣。予亦欲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崖倘不以予爲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蒼石以望白雲。濯淸流而聽淸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之趣。厭飫于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于是道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書予言于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于爲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于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祖胄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爲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旣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存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剎。慨念末學晩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書爲尙書。事爲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旣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藉言以觀事。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者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于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于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爲佛氏之學者。固非卽言語文字以爲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彙通三藏。力宏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峯是也。學者苟不致力于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冥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懼。而譔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于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十四

余闕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道閱篋中所藏書。得余闕公所遺貢尙書帖三。讀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便造拜雙溪之上。而師焉竭問。于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發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亹亹若珠比鱗列。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若篆、隸、眞、行、諸字書。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偉矣。爰自浙東謝事。居太夫人憂于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絕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攄誠守正淸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豳國公。諡忠宣。立廟以祀。此帖作于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瘁。心甚安之。則公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刊之。時公二子已溺死。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晩。意謂卽此書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爲亂世遺老之託。則公于此書殺身而已矣。公與尙書公有同朝之好。時持節閩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尙書公亦下世。帖留其徒庸

道處。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左方。昔尙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蘆。實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文章可以躋班、馬而繼歐、韓。壽育公者。無以易此矣。良復何云哉。公唐兀氏。諱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其歷官次第官行政事具見國史。此不著。九月朔日。門生良臨書。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嘗摹閻中令西域圖。中令畫絕古今。張彥遠記歷代畫。第爲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國圖。而于西域則畢詔其眞。　李伯時題識者。嘗藏盧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盧陵令張遂搞竊取摹之。于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愼亦善一摹搨。而海外高麗、靺鞨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眞蹟中來邪。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芽元鵠攜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覩洒宸翰。書唐十八學士。幷書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叔夜。靖康初。張以內道總管領兵勤王。其子懿甫從行。懿甫之妻攜是卷南來。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爲製題序。乃以爲閻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卽其本也。張綁所藏眞蹟。後爲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爲天台倅時。刻之公廨中。則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眞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眞如此。況丹靑之見于絹素者乎。此本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護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題貢尙書二詩

尙書貢先生嘗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尙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留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卽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爲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于李翺、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事也。江右諸公多得其所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卽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于後。非有得于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稱知德二公。取其言與字。

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庸道劉公浮海百韻

昔予觀木元虛海賦。每疑其言瀰漫瀇瀁。不可端倪。及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元虛之言爲可徵。非善于詠海者。不足以及此。今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于是又知有庸道者也。元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大其深。皆海之爲體然也。南人之所作。相與爲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元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尙戒之哉。

跋孫伯寧所藏絳帖

宋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板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留之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疑。且其紙筆俱佳。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來。觸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于分崩離析之餘。神物于此。固有默相之者矣。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不泯矣。子子孫孫。尙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修禊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皆以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眞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邪。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尙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

跋黃庭經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辨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秘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設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跋東方朔畫贊

黃山谷謂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運筆結體。絕與通微黃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論此帖。猶持疑而不敢質。後學尙何言哉。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遺少筆迹。善書者嘗補之。臨者宜乎之。既觀之石而又臨之者。其蹈猶近。雖此意遠矣。文敏所臨本。豈闕之近者非耶。然傳之于世。與眞蹟當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

畢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于士申、而士申得之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眞蹟無疑、原道與弟原理皆務書、其必知所珍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爲其弟鶴年所藏、鶴年聯之爲卷、且追書和答之作、併題四韻于後、予得而觀之、于是知二君之詩爲足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掾南台宰定海、守畢化、呂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武昌失守、畢母夫人避地錢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居越、晨省交盡其卓行、俱以祿不逮養、堅辭弗起、元德之政事、鶴年之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之在世、雖一詩律之微、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君之詩、蓋亦以是論之。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予幼時好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痿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雖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者、曰倪君仲權、一笑相顧、年既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予客處既久、舊藁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數篇以寄、且戲之曰、昔逸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能詩善答稱之、師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其瑕邪、抑閔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胸中開烟雨、胸次有邱壑、故含毫和墨、即澄心堂紙寫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畜者也、後爲郡人夏叔宜家所得、叔宜兄弟爭相寶祕、每袖以相誇、秦斬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爲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游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筒所有而收畜之宜矣、叔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戶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于是圖、亦收畜而寶祕之如此、何乃異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罔未之覩、甲寅之秋、夏叔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爲之把玩不釋手、蓋湖州胸次之高、足以冠絕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四百餘年、覽此一圖、倘足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益定眞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能信而敬持之、庶幾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

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衆生類貪戀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錄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因、俗之慈憫、即是所嘗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皆得以無礙法、罔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蓋自象先啓之矣。

題樓道人書華嚴經贊

宋初有樓道人、皆閔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于方冊、覺範禪師爲作此文贊之、其發揚樓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玉庭老師憫世之心、有不在樓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爲之稱贊、予故錄其所以贊栖公者、留鎮育王山中、蓋欲世之君子觀乎是文、則知玉庭之盡心于四種無礙、而所謂願力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異于覺範之所陳矣、何覺範而在、亦必以予爲知言。

題竹牕詩卷

香嚴閑禪師參道于潙山、久而不契、歸菴南陽、遂擊竹而有悟、朽石師之有取于是竹、得非嚴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歟、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牕詩爲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冰霜面目、澟澟牕牖間、而高標拔俗、亮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爲朽石後身也。

九靈山房集卷十五

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篤行、爲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寶、皆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業行于時、先生天資秀敏、自幼出游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猷自見、稍試廬化場典史、既而不樂、爲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隱、于是縱學無不覩、爲詞章務出于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韓莊貴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從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縉貴人有欲強起爲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潸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然異其爲人、以之革心易觀者至衆、鄉有耕寒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爲之提手歔欷、行游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鹿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皐之句、而自署其衆曰東皐處士云、娶姜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垙、在有學、女一、嫁爲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鄉石人嶴先塋之次、予東游海上、在來徵葬誌、爲閱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材輩出、可謂野

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爲銘曰辭必己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淘淘獨予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軾也

元中順大夫祕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來言于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圖以議之不易未及徵銘于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當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爲閩士參軍記寓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瑜泉州市舶司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溫州路瑞安州事母毛氏贈宜人君天資警敏自幼躬孝隱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逮革復刲股和糜以進乃稍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貲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爲司縣小吏數以直言抗上官咸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一日從南溪父相問己所宜柄者稱曰公當以經術進爲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于學時年巳三十積數歲而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與教授吳中子弟而戶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賓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有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以善禪詢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缿筩處中而穴其上匱諸

鄉校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挹于豪右莫克均齊君乃急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閑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毫釐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爲奸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俊遂以爲法縣之鳴鶴鄉有界塘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潰塘堰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塘五尺許樹木龍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海亭竈鹽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釱足以徒甚苦君言于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譽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爲里人夷其封樹蕪廢其上君爲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徽寇陷湖州所在驛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爲約定耳目手足之人以公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懔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綱灘聚少年嘯聚徒黨爲盜則督士卒奮擊殪屍江上鄞縣之夾塘有劇賊傅舍者亦時出爲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潛竄者平遠近愿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處

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偸皆自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愛責改行長老以爲自開闢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聞君治化日行自遠來依君待之皆得其歡心浙東廉僉事按治四明適副帥者橫民至劫之兵且欲執以還廉弱懼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爲殯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于是譽望日聞省亦倚君爲重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爲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爲農方以君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聞朝廷不可以兩虎鬭故雙身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羈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遺去不可皆泣曰柰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著道士衣冠而舍其宮治田畦圃種牧以爲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給以足疾倚杖蹣跚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爲興岱山書院戢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爲臺陳簠簋尊斝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爲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佐尙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溫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祕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于是南游閩中未幾竟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唐原先塋之次君生于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于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氏封

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剛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恕次在室孫男三慶童鄧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彊記于書多所考論而尤粹于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啖糲食如粱肉不求備于妻孥不致嚴于臧獲不忍勞其下室無媵侍庭無留爭父有愛子爲君兄既歿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德洽于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爲不阿上官不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于故舊然公性直澹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之守令于是爲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禿堅皆練民爲兵守要害以禦寇立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區區不量輕重拂怒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奸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哉古循吏之遺風矣銘曰元季世兵四攖有令如君民乃蘇曳儒裾提將符奸宄屏跡伏以遁彼桀驁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之馳忘之歸海會禮命增弋機才不及究而老吁其悲

眞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瑞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踵予所館匄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上單宗弱裔幾不能家吾父早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爲人乃度定川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貲遺因是挾其仲及季俱往心經意緯勾檢贏縮不數年閒遂甲諸室于

昇卽所寓爲廬舍。以迎吾祖徙家學。于時兄弟八人方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將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居。同爨而食。藹藹雍雍如也。吾父善處倫紀。而孝友本乎天性。苟父母之所愛。雖己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己甚愛必遠之。起處云爲不以己一于父母而已。事其兄如事父。閫以外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閫以內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己之心愛諸弟。以字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穉。則悉取之來。撫之終其世。其于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櫬死。卒有常度。由是譽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款門問勞。雖不可強之仕。卽薦集賢院。闢而嘉之。爲錫其號曰眞逸處士云。生于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家。葬鄞縣十都徐彝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璜。卽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尙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恆喜譽貧而詆富。嗚呼。富豈可詆也哉。昔曰。旣富方穀。又曰。貧富能訓。則富者固所以爲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哉。今處士旣能貲富以爲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德。匄文以圖長任。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旣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盈歉日分。不處乎泰。曷濟夫屯。故處士厚利。而骨肉蒙其義。則里厄貧。而處士施其仁。嗚呼。後之人尙勿毀其穴與塡。

元故沖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沖元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旣葬。其子廉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廉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爲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爲旌門紀。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祕書少監揭公汯、所爲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檄爲沖元處士。其姓羅氏。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晉、宋、出仕者不絕。唐之季年。有爲鎭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隱。以文章節行。爲世名士。隱蓋虎林人。其子穎東節度推官曰器翁。識四明之慈溪令。始徙家焉。器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熙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於處士爲高曾祖。有曰綱者。家饒于財。樂善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爲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卿者。恭儉積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節法。處士父也。善卿有子五人。長卽處士。次曰世英、曰宏惠、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仙。浙東部使者以五人之壽。上其事於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旣報下如章。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爲圖。從子溫州路照磨聞擴室髣髴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凡其志之所欲爲。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強。卽不欲者不使纖芥貽之心。然內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虛日。先府君年考終高。而能以禮自處。爲時善士。長者之助爲多。其後卒且葬。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從葬焉。因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兄弟尤極和睦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知。母夫人死時。季弟方穉。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及接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爲

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遇姻族鄉黨。亦皆盡其恩意。飢餓之粟。寒還之衣。歲以爲常。鄉有獄訟。有司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卽刃迎縷解。悅服而去。里多凶丁。醵戶或窮乏不支。處士輒質田以力。公私賴焉。平居謙恭信厚。寬而有容。臨大事遇急務。亦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適世所罕得人。士大夫每稱擧以勵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哭泣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黃氏。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銓、曰復、曰蘇。其一則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爲和。次適鳴鶴場司令同里方叔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蘇庶出。餘皆黃氏出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恂雅飭。非譏有禮。而仲子銓尤紹德踐行。綽有文風。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于家以道終始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後人。高冠峩峩。偘以身。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爛其盈門。厥聲孔播行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湮。我作銘詩。永示闕。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閒舟於四明。始入國士。有吳瑛者。執雉謁見。出當世名公卿所爲文一編。志其家之五世。閒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因以知其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南還。復會瑛旁近地。而瑛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有臚稔知其敎忠之報。不可重辭也。吳氏世爲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諱升者。登宋大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吏部侍郎。遂事徽廟。歷高孝二廟。自是子孫世其祿。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爲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澄生大堯。是爲府君父。大堯無子。以方氏子入爲後。是名來朋。卽府君也。吳入國朝無仕者。後以府君仲子璟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溫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幼稟性恭謹。而孝友之行。不愆而成。事溫州府君無違志。遇親族鄉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非。一鄉之內。不懼于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踰五十。遂韜光晦。不復有志于當時。卜鄞縣桃源之鳳棲山以居。日從邁人逸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密。若將終身于是。有子三人。俱有仕質。一日命之曰。吾其老矣。爾三子者。宜及時自屆。出爲國家致分寸力。而父不足效也。璟乃奉命北游帝都。起家巡防百戶。皆運中原。陷紅巾中。抗節弗屆。四載。朝議嘉之。擢海道漕運糧千戶。其後海運有功。制陞海道都漕運萬戶。紫衣金符。隋秩三品。而邮典荐被。光昭二代。嗚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生于元貞元年二月七日。卒于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棲山下。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珏。平江路吳縣主簿。次卽璟。幼卽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皆從搢紳諸老遊。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明。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嗇乎其始。而于其終也豐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賓元謁予錢塘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賓元方在襁幼，孩甚騃，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讀，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異羣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進冑，而濟其德美，爵幽而不揚，異日允吾宗者，不無望于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靳許可，每見即奇之，曰：唐氏世緒在此而已。既長，益耽于學，有進取長才。父乃命之游京師，挾奇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遘病，有忍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即登岸馳視之，而母果病革，遂泣禱上下神祇，得疴愈。天相孝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教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修其政家庭間，其事父母，嚴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顏，微言以悟之，冀得其歡心乃已。其待兄弟，溫恭友悌，雍睦惠諧，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戶以居，而必親必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媟慢之氣不形，忿懥之色不兆，為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泣謂曰：汝父行不負于神明，德不愧于士類，而竟止于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邪？吾自汝父死，每獨鬻簪珥質裝衣，延師以教汝，使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奴隸之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如吾之教汝者，知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賓元泣而識之，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不肖孤不能以盡知，幸而有聞于諸父與母氏者，又不得令辭以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唐氏也哉。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嗇其遐，天道之難明也，噫乎甚邪。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居士復自汴南徙，即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諱霆之，父茂宏，娶袁氏，有賢行，孀居幾三十載，大節皎如。歸于姻族。生子男二人，長即賓元，次曰燈。賓元、燈之未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為子，命之曰珍，三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輿，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于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于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墓在家西一里許，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蒙其慶，此獨厄乎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鄞沈明大墓誌銘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壻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人生無聞于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鮮。先生愛轅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主定海尹汪君以敬。時轅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于家，俾其子若壻以卒業于館，因汪以謁明大。明大為之刲羊釃酒，縱飲盤陔軒，或擊節而歌，或摛衣而舞，有戀戀相歡洽之情。後二年，汪君既歿，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坤卿，姓沈氏，先吳興人。有諱駿者，與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清遯居士文彪，以與學敏行，與楊文元公從容論交，嘗別

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遺韻萃于一門。曾大父邑鎮江府教，大父樌，孫父如翁，皆隱而不仕。沈氏累世富饒，至明大家益落。明大羽衣疏食，以度雖虛，儉汰游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自足，無捨己為人意。人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尊德，則諾。一日，源將從遊諸閩，明大斥之曰：吾家詩禮相傳，業儒即吏，非吾素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者，皆躬操井臼，而不為勞，汝忽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薄，然遇人多恩，有餘財，間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樂，其有過從者，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躍躍起舞，連日夜不厭。平居質直不阿，人有過，輒面折之，苟得一善，亦嘖嘖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者。于是憂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泫然流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于至大庚戌九月十九日，卒于洪武己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即源，次渟。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曾熾而昌，至于清遯，事文元以彰。其子其壻，理學則紹。伊清遯之教，文元之道，則大之生，遭家孔棘，為瘁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末暮，綿序清遯，乃延碩師，以淑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允蹈，觀明大所立，于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卒處以藏，善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其在此。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之杞縣。六世祖輿，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為杭人。大父汝良，宣議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凝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葬父，喪及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于母，飲食供奉，惟母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于家，沒而禮葬之，凡所以安母心者無不至。一日，君失配偶，內雖甚悲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及母卒，君持喪盡禮，比葬，有雙鶴巢墓上，久而不去，蓋孝感所致云。君早從吾衍先生學，縱觀經史，涉獵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朋友，一本于誠敬，而遇鄉曲尤有恩，人有貸鏹者，久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君蚤食廩于時，後以母老辭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得年六十九，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穴。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沈佑、滎陽鄭友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水。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蒙古學錄。時君未化，君既葬，申以都事君命，持狀南來，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銘曰：

行孝而敬，學搏而正，邦之紀兮。胡不掉車，終不持憲，願于千兮。惟德之令，惟忠之教，啓後烈兮。國慶既施，命服有輝，賢昭昭兮。我作銘章，以旌其藏，為善者之勸兮。

元處士夏君墓誌銘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轉覊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

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爲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爲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絕海之商。通番之賈。往往貿遷于此。君爲之斂年。泉餘于廛。粟餘于廩。而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君于是益大治廬舍。中爲奉親之堂。而虛其左右諸室。以俟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細。其有發處分者。亦毅然竟往。不見有難色。曰葛藟猶庇其本根。況人乎。父嘗被縣私讎事。吏讞久不白。君泣愬有司。卽平反以出。父又嘗爲郡司稅曹氏所搆。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冤不克。曹蓋西州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苦。吾第愬之肅政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納其僞指。君以次兄亦在株逮中。爲白之上官。卽日釋去。里楊姓爲鄰仇中傷。當坐。君盡力直之。李氏孤貧而願學。君育而教之。林姊病亟。當服參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貲以致。君出所藏濟之。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夫。而聽其話言。子若孫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藏獲賤隸。亦委曲嫗煦得其心。平居易和悲讙。愉愉如儒夫。至其爲義。則踔厲風發。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聞而嘉之。爲錫其號曰元逸處士。祖諱䶮貴。父諱文華。皆有隱德。娶蔡氏。孝順祗修。克爲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牧。次適陳關。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嘗刲股已母病。昆弟八人。君於次爲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之功居多。生于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後十年亦卒。與君葬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不能一引手救。反噬噬子子以相咎者有矣。此其齷齪無爲。視父兄如路人。聞君之風。亦可少愧哉。君前時遭家之困。執于自爲。故所就僅如此。使其出而爲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于當時者。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爲世用。志不行于時也。君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遂銘之。其辭曰。　貧不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踣強折奸。卒直其冤。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䏚䏚。何行之恭。我作銘詩。以裁厥美。垂之無窮。

故翰林待制致仕任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滈安任君。旣卒之明年。其子僭。屬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爲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游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嘖嘖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爲政于定海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于予也。乃爲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滈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戶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嘗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峰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好戲弄。而警敏絕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闕靑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兒公統大軍

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攝鄞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願擇祿耶。君翻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郞、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郞、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五年。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卽挈舟胥造朝。廷嘉之。以前職致仕。附文林郞。已而版圖內附。君攜闔歸故里。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于書無所不觀。爲文章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持己約而廉。與人交盡其誠。或有所不合。過之無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爲務。而按奸發伏。世吏莫能抗。御吏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于刑寧失有罪。不肯法外傷人。于賦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己。所至必以教養爲職業。始任丹陽。復俸田一百八十畝。修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恕簡靜聲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鄞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爲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在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義者。君皆造門奬勵。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鄙。同邑子斮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劫民財。民疑其鄰。愬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鞫之。使當罪。君察其冤。爲䥫其獄。辭係患出諧訊君。君不爲動。既而鄞縣獲眞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酒盡傾。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卽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夜失去。嫗愬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鞫其婿。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以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翰林承旨張公翥爲作贊。歲比旱。君行赤日。禱雨禪。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禪所。雨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之爲政類如此。娶方氏。附恭人。子男三。長曰僭。出爲伯父後。次卽請銘者。季曰徽。女二人。長適方劭。次適胡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爲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爲文囑君。俾復爲兄弟。君泣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擴壙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顯利冒恥之俗興。士多矜智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己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其能。畧外修內。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莫能知之也。故于君之事。予喜爲之見于文。使後之如君者得附焉。其銘曰。　神祖聖伏道久隱。士俗靡靡日以卑。外閑藩飾內則非。謂名可盜世可欺。乘方嘉效君獨違。細取弦歌化海陲。乘捐斤斧引纆徽。敝舊㢹訂識者誰。有儒一生心獨知。爲鐫墜行述銘詩。

擘名自可百代垂。嗚君雖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太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孤致書鄞江之上。而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姻婭也。知之爲最深。其銘我爲最宜。予受書而長慟。蓋久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召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肖孤隕命于先人。無以甚茲寃夢之事矣。敢固以請。予復受命而長慟。乃于道途倉卒之際。收淚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褑。父必俊。世稱梅石先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倜儻。左右事之難得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滌瀡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暑。以故父母愛之。偃異于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季。君成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滿家無爲之說。黃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爲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既嫁而稍疎。而于仲姊爲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異得手足之誼者也。于是二兄俱卽世。其一兄猶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乃愴然有感于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戒。號泣爲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私。每旦雞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有緣惜哉。君娶同邑黃氏。有淑行。生子男二人。長曰友鏞。次曰友鍠。俱善守先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燮、季爗、季昂。君生于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于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黃氏合塋焉。君性剛而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懿。質本乎天資。與人交。慨然推腹心。而于恩誼爲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屑章句之末。晚嗜黃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得。一日病癰。卽索湯沐浴。囑以後事。命置棺于後堂。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乎。予與君幼同學。壯同里閈。老同志。顧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于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來歸。則拳拳焉以葆情練神之要相勉勵。則久住乎斯世。曾不幾時。君俄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尙忍執筆而銘之耶。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虛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概。與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躬正學。敦孝友。盎異教。期壽考。志不伸。數實囿。述銘辭。播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儒人戴氏墓碣銘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願異爲伉配者。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于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列處華膴。怡然無慍容。或謂之。曰。我自樂此也。觀其意蓋不忍毫髮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事父母。待伯叔娣姒如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于家。嚴饋祀。和閨人。慈幼字微。無不合于義。歸數年無子。卽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娟娟。撫之長而

教育之。曰吾待之甚于己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踰及必泣下沾襟。譜不得爲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其身之憊。殁則哀毀成疾。終喪而瘠然不能勝人事。蓋久而益殆。一日集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死待弟。而弟至。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絕。內外大小聞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月日葬。以書墌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世也。請於歐陽文忠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卽世之早亦如之。獨爲之夫者。無聖俞之學。不能致文忠之銘揭諸墓。誠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魂于地下。予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過吾之悲哀。以寫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父曰誼。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卽機。生于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二十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舅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悉享壽耉。胡獨汝齒。覺天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忍使老親。啼號搓枑。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庶幾永久。

祭揭祕監文

維公之先。玉韞珠藏。逮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版。命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公紹厥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洞徹汪洋。旣泝濂洛。復派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公之詞階。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高蹈康莊。公之持己。仁肝義腸。公之接物。春日秋霜。籍甚聲華。蛾踐朝行。初居胄監。發硎創鋩。繼典南宮。教繹膠庠。乃入詞垣。乃遷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帝念遠民。俾蒞遐荒。曰省曰憲。以翱以翔。揚歷激湍。走仆起僵。我黨聞之。喜猶失牀。長途方騁。時忽擾攘。垂翼海島。失勢江鄉。褐來四明。假榻僧房。朝冰暮蘖。酸苦自將。回視故里。一何渺茫。公其處之。渾似鄉邦。耆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爲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垣牆。如何今者。天降不祥。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彰。壽踰七旬。孰曰天殤。況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構。吐語成章。公雖已矣。夫豈眞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彙文。咸被教綱。公有疾疢。我藥我嘗。爲幸罔害。已遂平康。餉我與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訃在旁。公初病亟。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沾裳。一奠告情。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尙饗。

祭汪遜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于時爲凡民。死而無聞于後非偉人。有聞有見。維我汪君。君之方幼。警敏倜儻。習詩禮于家庭。親俎豆于鄉黨。及其既壯。學施而正。紹聞先達之格言。密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內無理之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儼麟筆之炳煥。庶鵬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黨偕。危言入讒。鳴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黃鐘於箏笛之耳。寧一意以孤行。亦羣情之所忌。始教丹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亦辟于掾。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睦。迨至末年。僅拜朝除。作令五載。於海之隅。旣刑政之克遂。亦教化之流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爲禮義之居。方礪石以紀功。忽掛冠而歸休。何遭世之孔艱。復專命之不淑。

摒提轄而凾子乘驚。單闕逢而賈生賦鵩。蓋運會之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雛孌之竊翬。固已傑出于儕時。而以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以自附于偉人之列。而不爲凡民之歸矣。顧念長途漫漫。言笑晏晏。扁舟餞別。歘焉聚散。謂崇山之可期。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哭死。奈何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所以神飛而魂褫也。吾儕小人。悉俾深知。敢姻親之早結。或交友之晚依。或以編戚而承事。或以門第而得師。常訃音之遠播。聊設位以致祀。嗚呼哀哉。哭野則疏。哭寢則疑。爰卽僧舍。以壓我悲。蓋上爲吾道惜。而下以悼其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尙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壻戴良。謹以牲旅具香幣之奠。併錄墓銘一通。遣從子溫展告于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顧抱負之何如。豈窮通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汎舟車而遠逝。或西江與南粵。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寰縣神州之雄麗。然不過資筆底之詩材。攄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緌之可貴。迨春秋之孔高。益舒愉而肆志。高予冠之岌岌。長予佩之纚纚。或訪柳于東鄰。或彈棊于南里。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關乎世道之隆替。緣有子而有孫。庶優游以卒歲。裘葛已適乎溫涼。食飲肯辭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于衰齒。何耄年之已屆。竟期頤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壻。爰自龍烏。卽承教示。當磨礲之浸久。稍知名乎士類。及方面之懋賢。遂牽聯于班綴。曾榮遇之幾何。歎風塵之交起。覩我得與我失。毎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淪肌而浹髓。謂忘義于暫疎。乃承凶于永棄。想丹旐之翩翩。尙遲疑乎別袂。胡事生之旣失。仍送死之莫遂。幸臨沒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須臾之遺墜。豈蒼天而致辭。託迴風以揮淚。鑒其有知。鑒此誠衷。尙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告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壻伯姊。遂緣姻好。同蹤並躋。旣親且昵。人莫與比。子返於邑。我來白山。授館授餐。顧之眷然。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誨化。罔匪德言。逮及成人。髮我無配。不嗇不棄。室以賢妹。繼茲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來。何有內外。蛩響之夕。鳥鳴之朝。林游野處。子歌我謠。或喜以笑。或悲以咷。凡我之逢。亦子之遭。曾不幾時。兵戈四起。爰究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倏踰一紀。生闊死休。後會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鄉。我尙爲羈。我有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淑。嗟我之衰。我昔西征。子實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予從。卒權轗軻。以至于今。殃慶罔保。興言及之。隕涕傷神。豈不欲往。道阻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此志莫諧。長負幽冥。嗚呼。居不恤思。疾不視藥。歛不憑棺。瘞不臨槨。莫補我愆。何承子託。天倘使之。亦必之怍。嘻其已矣。永隔死生。我誠執懿。我衷執明。祭以敍哀。文以告情。有淚如何。與酒俱傾。嗚呼哀哉。尙饗。

祭先姊趙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以遊旅。遣姪溫遠致香幣之奠。併墳記與贊各一通。展告于先姊安人柩前。而侑以

文曰。嗚呼。衰門䨓祚。降集艱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兼瘵。朝斯夕斯。呱呱涕洟。姊實念我。負任提攜。旣嬰水火。亦免癘疵。越在碁齔。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及寡齒。遭逢百罹。倉皇播遷。保此孱嫠。千里故鄉。相望歔欷。毎申訓語。俾遠禍機。饗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人民已非。乃淪草莽。曰海之湄。顧地號天。惟姊之思。飢不知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視藥。歛不憑屍。葬不臨墳。生死恩虧。臨歿有命。俾記容儀。寧敢遺墜。天實臨之。乃撰贊辭。以揚孝惟。併輯懿行。紀之墓碑。顯觸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裨。先王制禮。情義並施。衰服大功。今必以期。遙望松楸。歸趣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辭。尙饗。

九靈山房集卷十六

夏正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聖人易冬以爲春歟。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爲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爲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于正月。周家所頒之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春秋者。曷爲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事有非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瀆祀也。以正月爲春。五月爲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而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譏也。以八月爲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之月乎。如以爲建卯之月。則郊爲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爲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木當殺。納或有之。何爲遽書爲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

皆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冰。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亦同。春秋書無冰。俱在春。豈非冰政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又書螽。皆紀異也。將冬而寒閉蟄巳久。而螟蝗生焉。其爲異也大矣。左氏乃託夫子答季孫之辭。歸過於司歷之失閏。然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蝝。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隱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苗麥。秋之苗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爲譏。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者。以此十月爲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爲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値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爲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爲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于卒歲。則猶十二月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爲歲首。亦未嘗改十一月爲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亦夏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正月。註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月、一歲而有兩正月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則十二月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婦始蠶。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爲周正。乃今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論、孟。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按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之間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本言修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

一月可成。渭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十一月爲夏九月。十二月爲夏十月也。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九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因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公作通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於孝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琅琊王澤爲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觀實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卽未嘗以冬爲春。以十月爲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傍。値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指寅。故以爲名也。屈原以寅月爲孟月。則孟子所謂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鄒魯與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禮、孟、史、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爲夏正耶。爲周正耶。曰。然則春秋雖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卽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卽唐、虞、殷、商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何爲其然也。以冬而爲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爲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爲冬。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卽虞夏聖人之心。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統。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迭爲之說。于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註。穀梁孔穎達之疏。正義往往舍經信傳。踵謬承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眞足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于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爲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于左氏。每委曲遷就。無一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爲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謂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救其失。正所以爲忠也。若預者。乃左氏之佞臣。其於忠也何有。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卽嗜游。放浪江湖。渺乎無涯。隨所止宿。輒復爲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誇。客有嘗嘗生者。

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能人也稽經訴史蹈義行仁吐言爲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足以彌中而彪外出其餘可以脅主而芘民而又旁通卜祝下兼瞽史審音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祿以華其祖宗顧乃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戶不當籍賦無定庸內忘憤激之志外絕傴僂之容萍乎萍乎果足以擬其蹤乎萍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著或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深避必其涸遂免繫而上下結葭蒲以隱約類飛蓬之跌宕背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託焉者也醫閭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材木所鍾爲杞爲梓爲椅爲桐勁者其柏喬者其松大而梁柱之具小而榱桷之充子何不搆此以爲室營此以爲宮去卑陋而即顯榮乎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而闇內徒知材木爲宮室之需不知宮室乃斯人之害蓋德薄而祿厚者志必虧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與其冒甲第而蹶辱孰若戀其房而荷其尾與其侈朱樓而禍殃孰若茅其廬而草其堂吾非不知宮居之爲貴室處之爲福也顧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舍萍居何以哉叢叢生乃仰而呼俯而吁曰知才德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思去之者自守之篤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篤仁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哉言既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以謝曰僕誠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聞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蒼雲圖贊

姚江嚴宗道濟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曰蒼雲蓋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爲請柴君養吾作圖以遺之且爲之贊曰

翠陰既屏萬象聿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儀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觀象思德默我後昆芳時罔遠清風尙存動靜作息蒼山白雲

生意垣贊幷序

餘姚張與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參政危公書之祕書少監揭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惟生生施及乎物而日以亨昔在神農體天法地教之醫學生厥衆類於情曰愛於德曰仁化貞作元變冬爲春齊乎末流昧厥術數祇持成法中肝亦誤惟越張氏顱顖則傳嘗觀其家生意翁然相彼嬰孤如萌斯甫調護以時輒天而閼曷其保之是溺是熨是戒不愼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與塡揭名生意敢告心君

黃元輔小像贊

其才之逸駿踏而驥驤也其德之畜玉韞而珠藏也其行之高規正而矩方也噫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逍遙鑑水之旁而使右軍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竹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蓋一世之豪碌碌乎其好賢之篤孜孜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綬不足以爲其貴退而黃冠野服不足以爲其高懿哉斯人其殆已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也歟

郁文海像贊

闡悟正宗派別支分歷世而十乃得其人道有弛張迹無縛隙如清在琴如甜在蜜族推大覺受業三平冰釋鵬化誰使誰令爰自臨漳遠浮東海作法中龍游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手見者魔奔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即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閑出世名利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非具正眼曷覩釋天宗風久墜妖瘴日繁庶幾百世觀者敬虔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爲異理氣是分其理伊何道之所出曁雜以人氣爲之汩人也異識是乎其危道也無形是謂之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禮曰用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人十己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于心充實光輝其積日深戰兢以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紛紛小子方寸罔治率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實始乎人回視此道一何其湮卓爾方生心學是勉乃以惟微扁厥齋扁朝斯夕斯目擊道存敢贅一辭以告天君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乃形之役耳蔽於聲目昧於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惟誘夫欲遂亂於爲擾擾營營其曷予已我觀厥仁噫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示之有要禮以爲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己克禮復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繇此伊何實先致知知既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至非知曷有以恕而求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爲仁之功於斯爲極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涵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曰顏是希以仁名齋冀其所蹈大哉仁乎羲訾所在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泉聲齋銘幷序

歸菴譯師以寘上人之嗜學也爲餙西偏一小齋舍之寘徵余銘乃爲其辭曰

孰謂無生惟歸菴師孰爲聽從寘也於茲師欲無言借泉作舌靈源活意一何潑潑惟寘善學以目爲聽聲固不離耳則如聾晏坐一齋泉流在左了無所礙乃如來教

淸瀧硯銘幷序

僧闓寧使日本得淸瀧石硯求爲銘銘曰

懿茲硯产東夷爲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存省齋箴

惟民之生。驟哲驟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曰養乎靜。慮既未萌。卓爾存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萌。天理卽晦。或愼未然。或謹將殆。雖其尸之。莫匪是心。兢兢業業。履薄臨深。心之所主。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內外俱正。道兼體用。心統性情。致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或失。間隙亦多。理欲二途。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孟氏繼之。命曰思誠。申以操舍。其指益明。迨今濂洛。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發於斯。相彼陋儒。表裏罔一。公不勝私。機變横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發已發。存之省之。我作斯齋。篆以名扁。目擊道存。夫豈云遠。志非不篤。守懼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樗菴箴并序

吾甥趙彥嘉。段愼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寢私之室曰樗菴。其舅九靈山人乃作箴曰。

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漸匪拙。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可以作梁柱。匠氏過之。卒斧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然則予乎其將爲巧者之梓乎。抑其爲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有以全其軀矣。支固拳曲。形亦擁腫。彼鈇彼鉞。庶不汝恐。

李氏子字說

鄞江李時勉。予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曰璠。次曰璨。請余爲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仁寶。不斲自成。蓋玉生之土中。混于沙石。良工斲焉。始成其器。惟仁寶也。故不待斲。待斲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斲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于聖。乃爲大成。請字瑛曰孟成。璠璵。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璵。質之不美。不可以爲器。器成而美。則其爲美也大矣。學至于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叔美。璨。璀璨也。說文曰。玉光璀璨。夫和順積于中。然後光輝發于外。玉之璀璨。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璨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蘊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美。美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璨也。非有資于瑛。則不能成其爲璠爲璨也。雖然。傳有之。五常修則玉瑛見。瑛于骨肉之間。亦其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成玉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講學而何哉。旣以告三子。因書以爲說。

九靈山房集卷十七

石孝子傳 甚游叢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隈巖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俱。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待飱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卽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卽心疑。倉皇詣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穢處爲穴。孝子知母已爲其所害。卽備且盡殺虎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須之。母虎猶竇入。卽斫其首碎之。取所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仇未足以報也。乃更迹牡虎所行路。持斧扼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卽斃。虎旣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猙不可奪。鄉鄰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仇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魯莊仇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仇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强弱。蓄情抑志以苟其生哉。竊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虜。稱兵以復仇。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于蠢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爲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强爲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于一夫。金雖强。詎勝于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

之事見之于彼日。主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子者。皜皜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並比賢可也。

張婦傳

張婦者。吳越間隱人張貞妻也。父故進士。番陽、徐勉之以文學名于世。婦受其學。讀書取通大意。自劉向、范曄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觀。且雅善鼓琴。喜爲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爲賢。恆爲擇對。不肯嫁凡子。後見貞落落有奇節。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遂女之。貞家素以豐衍雄其鄉。至貞輕財好施。人有以窮歸己者。輒傾所有濟之。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數匱。至不能自給。婦入門。即屏嫁時服飾。更爲布裳麻履。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之中饋之事。任之緝績紉縫之勞。專之。窮門陋屋。敝衣糲食。未嘗勤其情。每遇貧食飲不繼。終日淸坐相看。甚無聊賴。則爲援琴而彈。一唱三嘆。有遺世之心焉。貞既縱偃蹇。合一家出居慈水上。無寸土可桌。雖無尺宅可蔽風雨。無上下之交可以通有無。而貞剛介自若。似不知有寒餓者。豈獨貞之能以理自遣哉。亦其妻之安於義命。不孜孜于溫飽。不戚戚于乏絕。有以助之也。姑年老事之尤孝。或値疾作。扶持保抱。盥櫛沐浴。動浹旬。即無惹時。漱盥不少怠。而菽水之薄。未嘗不得其歡心。姑每語人曰。偽哉吾貧久矣。然返與鄉鄰女婦游而樂。見吾子之熙熙而忘其憂。抑吾子婦之力歟。婦稟性靜柔而非諱。雖日食不充口。寒暑之服御之不以時。而婦姑之禮。伉儷之情。肅如也。藹如也。

余與貞交最晚。比至慈水。謁貞于所寓。見貞環堵蕭然。而舉室無慍見之容。心竊異之。及退而詢其所爲。則貞之行事。已見鄭公之論述。獨婦之賢無能紀載之者。乃以所見聞次第之。爲之傳。

九靈生曰。不流于時俗。而推樂行古之道。貧賤憂戚之接乎己。而能無失其常心。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張婦以一女子能之。可不謂之尤難矣乎。雖學力之所成。蓋亦得之天性者然也。余嘗求之于古。如漢史所書鮑少君之提甕出汲。孟德曜之舉案齊眉。與夫陳孝婦之養姑盡義。皆使人歎息之不已。欲得其人記之。而怪今世如古所書者何少也。及得張婦事。乃知今世固有其人。但不遇大手筆顯揚之。故不盡知也。張婦信賢矣。然區區之紀載。亦安能使之必傳如前三人者。姑錄其大凡。以俟太史氏采擇焉。

汪節婦傳

婦節陳氏。鄞汪君彌亨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明年有子曰常久。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道而喪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絕如綫。以是而有二心。犬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旌其實。上聞于朝。而旌其門云。

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爲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于中正之道者能之乎。中正之道。爲士者猶難之。而況于婦人乎。若汪節婦。固世所爲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朝廷著令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隨情義而不忘。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者。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爲。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爲之愧死哉。

竹梅翁傳

翁姓王氏。名嘉閭。字景善。晚乃別號竹梅翁。越之餘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太君。翁自爲兒童。強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強仕。遂北走齊、魯、燕、趙。以遊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智勇雋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聲聞日著。會紀至元六年。中政院薦翁才行卓卓。授敎武校尉、松江等處財賦提舉。先是官若吏以負欠官課不得美解者。項背相望。翁至鉏治姦蠹。正其稅賦之無歸者。而二十年闕之積弊。一旦盡除。居位五年。無一人不滿去。向之不得美解者。亦皆賴以徙官。滿去者喜曰。微王君吾不能去。徙官者曰。微王君吾劌其拘死矣。其有長子孫之吏。累世爲奸欺官。知其然而莫之誰何也。翁鉤得其尤無良者二人。補置諸法。餘皆帖帖願自新。府若省無不多翁之才。夫人以權勢聲名驟士者。亦每遊爲翁白紬。家食者十有五載。至正二十年。擢武略將軍、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以親老不赴。二十三年。改武德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于時鄉縣已隸方國珍。方聞翁將之官。即議改調。翁聞而笑曰。吾爲天子命吏。非奉天子詔。吾職不改也。然度時不可爲。年未六十。即敝冠野服。逍遙物外。植竹與梅。日哦其間。曰。吾與二友俱老歲寒矣。翁事親孝。太君年老。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壽至期頤。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高年耆德。樹桓之日。會客數百人。翁母子髮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掩映几席。至今越人之爲子者。必以太君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翁期其子也。姪婦某氏。孀居無依。既請有司表其閭。復割田贍之。俾得終其節。治家頗嚴憚。入其庭。內外無譁。督子以學。每捐重幣迎良先生教之。而二子言學日知名。與人交。疏達自信。不問厚薄親疏。一與之傾蓋。未嘗疑人。人或欺而負之。亦不爲變。彼罔莫測其意也。歲凶。自鄉以內居者販之粟。行者爲粥食之。至匱盡乃已。寓公過使以亂來依者。莫不竭力營濟。于財無所顧計。江西省參政哈剌不花公素昧平生。一日攜家至其地。翁館之別室。月致薪米者三載。及薨。自斂至葬。咸賴以成禮。復爲植碣隧間。命守者護其域。福建省問理大都君傳管識其交。一日抱病至。翁爲迎醫療治。後三日死。其治後事一如參政公。翁游京師時。嘗與御史孟君德讓交。後三十年。其子流離遠道。翁遣人盡迎其家以來。計口給食養之。鄞故人從翁稱貸。有多至五千緡或三千緡者。其人後度無以償。見翁輒自愧。益疏。翁知其故。皆攜酒食詣門慰勞。出其券焚之。由是歡會復如初。里有侵其耕地。而更以言相負者。翁怡然不與校。後覺。登門謝過。且反所侵地。蓋其過人者類如此。翁長身偉貌。語音如鐘。不甚學問。而談道理若素習。酒酣操筆爲戲。輒屈其座人。爲人意氣豪博。不爲小廉曲謹以眩俗于衆。而于出處去就。必合于矩度。然好智謀事。爲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順時遷。半世又所居位非要途。故其才不得肆。迨至有可設施。而藩鎮用事。竟碌碌以老。年及八十。猶康強善飲啖。精明于事如壯歲云。

贊曰。竹梅翁少時。嘗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閭里之俠無不長雄之。及壯而出游。芥拾金紫以歸。車馬服飾益壯麗。第宅益華侈。蓋自謂一世豪士。去今幾載。英邁之氣。猶見之眉宇間。而豈黃冠野服之人哉。二十年來禍亂相仍。故官遺老。存在凋敝。翁獨享有妻子田園之樂。以優游于暮齒。此固天之所厚。要亦有人

事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翁蓋近之矣。

滄洲翁傳

滄洲翁者，諱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專攻鼓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遊旅中，即知爲醫中毛遂也，每護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傾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否，治甚精。我年老，欲其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考方藥驗否，悉爲參訂，不使毫髮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爲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鄞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荅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瞑，瞑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遂且目眵眵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治劑，累月弗愈。後召翁診。翁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驚懾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爲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芪歸芎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飢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翁爲制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董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三四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董曰：女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空罌㒼下。翌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董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頰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斬不許，抱子獨泣。董馳告翁，造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筯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劑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于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愈。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爲病厥，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于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復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臟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

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請名醫弗喻。翁曰：視一物爲二，視曲爲直，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頗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泉寺僧逃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舁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遠，爲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遣患者于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遲，上盛而下虛，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墮，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散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蟲青黑物，并進斷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嗽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嗽，即古之咳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嗽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附之斷而去。福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脈，兩寸俱浮弦。脈法浮爲風，弦爲痛，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無他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彌劇。翁切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于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臟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娠，求其色脈，即怪，因詢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媼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脈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瘖。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我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歸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在庵即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尚諱疾自誤耶。翁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腦中疥，忽自出血，汩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荊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瘥。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于陽明，俚醫以津液外

出爲脈虛自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脈。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
郎告其季曰。此榮血致斑而脈伏。非陽病見陰脈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拒爾。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
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血痛。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
斑消脈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蹤
而下痢。躁擾不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愈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
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蹤。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
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譔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蟄子。余嘗戮人肆俎之間以恐之。遂驚氣
入心。疾作如心風。比衘使命來鄞。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
其脈。上部皆弦滑。左皆勁于右。蓋痰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涌劑。湧痰涎一顆器。徐
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踰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肉消骨立。翁診其脈。則兩手
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于小腸。不癃則淋。七日而
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內。溲及舉其溺器以視。則如飪釜遭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
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卻。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雜以榑柿。飲方匕。沸輒止。餘姚余愼言
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
左右按之。切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
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殆
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
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
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
吾兒闢關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
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季文妻母。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藥之浹月弗愈。繼
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
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腫迫于玉泉。
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向導。挾麒麟竭虎魄之
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召翁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戴陽氣。
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慍。爲熱所搏。吐血一升許。且脇痛
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
夕。家人皆惶懼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
之。得痢愈。鄮檝張思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矢所
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于睾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還醫

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切其脈。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時。則生瘡疽。關內逢芤。
則內癰作。季脇之腫。蓋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
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圊。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召翁診。翁切其脈。左
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
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傷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
公乃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即無痛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鉤取古法。動中肯綮。多類
此。其于醫門羣經。及古今方論。無不致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亦皆品量區別。無
一義之或遺。所致羣經及古方論。踳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
一時之言。其所譔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于戰國之末。而究其大略。正如禮
記之萃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
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于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刺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
太素。亦皆本之于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
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冰乃以九
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爲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爲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
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于迂疎。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
義。頗于冰爲有功。今于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取義。而釋以己意。冀將與同志商摧。非敢妄
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
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于鍼。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
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纂。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
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
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
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靡。
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
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
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
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
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爲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蕭炳、徐大山、秦承
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斯疇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
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撮要之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或一物而根苗異名。
或同名異實。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迺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

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李子埜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釋其說曰曰重元。亦未足發人之藴。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譔次。宋成無巳復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因亦互有闡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汗吐下溫四法而巳。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南陽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泪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奥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鑑。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畂者不同。脈藏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讎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叔、王宗鼎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竊其冗複。聞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耳。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删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奇、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及十餘家。亦祖躡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其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眞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大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號。醫門做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啓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元子。蓋啓問于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譔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啓元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

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眞要等五篇。泊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辭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元別譔。果見于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巳。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値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舊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佗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致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禔爲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致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弈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莫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刃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祕。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于時。蓋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煩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絲弦新緪。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爲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辭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爲浮藻以炫世。至於爲詩。尤雄健者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邱園。薦爲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著書有內經成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絡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稾。各若干卷。傳學者。爲人恭勤詳縠。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言語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爲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爲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爲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致載籍。參取化原。考之於方。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袁廷玉傳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尊老。元翰林檢閱。博學善文。廷玉幼襲其學。於書多所觀覽。迨壯益爽秀。嘗游東海補怛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俾辨之。又夜懸五綵絨線窗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愼勿妄泄也。其法俟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第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節契。然在西浙與憲使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游。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氣。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點點如梅花。三月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辟必南地。泰於其日午漏上。都堅不花僉事糾逐之。昕次日所居尾災。博以父憂去。果三閱月。文祖爲福建帥府史。亦如期。憲副李志、憲僉都堅不花、李尤、魯育、普顏達失、史銓、有所問。廷玉答曰。李公顙晝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九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背黑乘之。三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則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絮行。兼之法令有白氣。三七日解凶官。李以次年正月卒。堅除福建憲僉、湖南路監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魯至期以喪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貫不行去。在鄞。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公由閩海道鄞。見廷玉。廷玉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背署事于越。果爲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薨。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吟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款爲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文寶、邱楠、請占。廷玉視仁本清中之濁。視啓源濁中之清。視文寶、楠。九州光澤。情神澄徹。曰。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故物後。啓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亦貶。啓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日。啓源家燬。宵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啓源獵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邪。俄而莊所亦告焚。南臺中丞月魯不花公、治書胡公均、兵部郎中揭公法、將赴北。會于上虞。廷玉曰。月公脣似凝脂。目如點膝。聽箸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公問爲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氣。如玉印紋。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巉巖。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泛海而北。果爲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侍

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玉過鄞。見方國珙曰。公神氣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嬴。嘗以武處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鞏、明敏、曰。明鞏眼長而居太重。額廣而日角不豐。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珙官江浙分省。後至平章政事。明鞏父死於兵。對品襲爵。主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授分省參政。張彥琺、曾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骨更清。早年名位達天庭。況準頭櫂印。黃紫氣如聯珠。百五日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魚尾紋朝耳。無輪郭。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觀地。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不欺。權衡職也。然氣色青浮。主七七日內恐罹疢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兼台州路總管兵。出覲而遇。卒追殺之。曾爲理官。死兵發其尸以戮。葉爲左司郎中。得驚而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之。廷玉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現。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子。官二品。顯名其在荊揚閩邪。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慘。禍去禍來。非壽兆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爲禮部尚書湖廣參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北。爲省都事。趙宜訥、陳麟、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濁而黃。氣色和而悅。當膺臺憲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蒞事。陳君正面外青內黃。發中有喜。況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職。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秘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莊、胡熊、黃有猷、請於廷玉。答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空黃光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貶。胡熊氣固清瑩。然貴而未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黃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理問。次年五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員外兼理問。一妻死。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於後五月。實授省都事。黃後有田七十頃。爲省理問。許方、蔣杰、黃益謙、皆廷玉密友。廷玉嘗語方神氣澄徹。學堂氣全。後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年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宜急成婚。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剛毅狂洋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發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爲南昌知府。三年再任。遷鄞。迎其母。廷玉曰。公兩臉桃花氣見。兼之魚尾赤氣貫入太陽。法曰。游魂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且亡。涉秋必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于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自身死金陵獄。杰爲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爲司稅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廷玉嘗言。吾每占人吉凶。卽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以故占得其吉則喜。苟凶則怒。輒念之爲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爲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至衆。廷玉豪放曠達。重義輕利。與人言相未嘗及於私。家徒四壁。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占者。某忠某詐。輒憑占辭以斷。不少迴護。或以是

咎之。

論曰。占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蓋自古記之矣。荀卿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心哉。廷玉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於其心。心有善惡。則見於外者。亦從而異焉。於是吉凶之徵應著矣。嗚呼。若廷玉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卿之後。善相者衆矣。然必以袁天綱爲稱首。廷玉豈其苗裔也耶。

九靈山房集卷十八

全有堂記 越游藁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爲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于氣。動于欲。亂于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爲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獎剌之。于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爲之節文。于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于春秋。則人之固有者畢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爲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祿。靡然從事乎其外。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內求者。又往往收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爲事。其弊卒墮異說而不知。噫。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于古也。不及于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寧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

知蓋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擬于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爲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于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余友黃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于朱子之書者。誠萬世學者之豫驗。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于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爲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于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于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將以自警焉爾。

怡顏堂記

鄞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容、伯恭、其次也。三人嘗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桑、柘、杞、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顏。凡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鬱茂。使目諸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發於顏閒。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爲之名。蓋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于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友下恭。藹爲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値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其柯也。衆柯同出于一本。猶吾兄弟同生于一父也。則所以盼其柯。而知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顧不在于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此則三人之所樂也。一卉木之微。豈三人之樂哉。乃三人所以寄興于斯也。昔者詩人嘗以棠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于兄弟。而不在于棠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固其樂之見于兄弟者也。是則三人之有取于怡顏者。其言雖出于淵明。而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況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于是堂者。其不內愧于心哉。而予也又以非德之言。綴名是堂。聞其又不內愧于心哉。

谷口莊記

鄞、鄮君彥博。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爲隸古題之。余至鄞。數與君游。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爲而去。後一年。復會君于鄞。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而辭也。谷口爲漢、鄭子眞隱處。君乃子眞苗裔。因其故地以爲名。蓋寓懷思前人之微意。且示後人。使知所本爾。按子眞居谷口時。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高節。足以激貪而勵俗。揚子稱其爲近古之逸民。信知言哉。君博學善文。自其壯歲。即稍出爲世用。一旦倦游而歸。遂遨乎山礀海涯。佳聲美譽。方猋起而水涌。然懼有力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口莊者而居之。雖谷口與鄮相去幾半萬里。庶幾植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間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歎于斯時也。士負有爲之志。而不欲輕試于不可爲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爲者而爲之。得爲者何。耕焉而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變顯。每與之相爲終始。嘗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于黃泉。我恐君

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發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爲之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巨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其家。而夏氏之賢子弟璿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有此屋。于是先子下世。而吾母于閫爲尊行。故專居中堂。而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爲之記。使子若孫得以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游越上。舟且行。璿復追送十里遠。執別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爲言。且曰。吾先子在時。吾母敬之如賢賓。諧言容止。必婉以順。脫有甚怒。亦怡然處之。其于內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皆有禮。下至婢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強頑鄙者。猶知敬慕其爲賢。以故一家之內。男女數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于先子。閫以外不敢有所與。閫以內必咨而後行。迨至先子棄諸孤。而始終一節。凜凜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者也。嗚呼。吾母所恃以佚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從軍萬里外。不得內顧其私親。而璿也又不能有所樹立。以稍慰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倘得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平生。此璿所以請文于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璿兄弟游。而嘗得拜其母于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而恭。退而聞其爲婦順爲母慈。與璿所言無不合。知其享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之。曰安貞之云。見于大易之坤者。可考而徵也。其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堂則安。安于常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爲剛固。在坤爲柔順。蓋乾爲陽夫道也。坤爲陰婦道也。婦先唱則遂失其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爲婦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于安貞。貞者正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于家人。又曰。利女貞于極。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既能體貞以順命。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使一家之內數十人之衆。一歸于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得于大易之教爲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于夏門。且將化邇而暨遠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予以是復于璿。璿能刻之于堂壁間。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詞考德于斯文者乎。

重建東皐福昌寺記

東皐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廨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腋市區南下。起者如鶩。伏者如踞。羅迤而西出者。如附如趨。南爲大江。江流循支港前匯。則又線焉而縈泓焉而畜。縣之近壤。最爲勝處。然久蔽翳于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爲象教之行。莫盛于我郡。靈宮祕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化迹之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嚮風。道出是縣者。尙乏依止。乃相我土。創精廬爲接待。垂三十年。始有殿堂庫院。如他浮屠居。且白狀于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田園陂池。俾儲峙愈充。矩度悉備。而秸槅之安。瓶鉢之飽。往來者賴之。大師嘗曰。吾爲接待。而度徒弟。不爲徒弟而建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託鉢不限鐃鼓。其守心平廣蓋如此。大師告寂。其徒甲乙授受。百有餘年。逮國朝至正丁酉閏

月。寺以災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紘。方主是席。念前人創當不易。振衰擧墜。智殫厥心。諜諸徒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耆舊如標、行成。相與掇拾遺燼。廣拓故基。首建庫堂。爲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爲行者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覩是勝緣。爭輸財薦貨。以佐功役。于是斂田之入以爲食。度錢之多寡以供費。諏日之吉而庀卑焉。程督勸相。則悉諉之源與丕。不數年間。佛殿三門兩廡。既潰于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庾廩、泡湢之屬。一無所缺。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瓴甓杇墁。俱極緻壯。遂爲縣之大招提。始作于某年冬十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爲屋凡如干間。其比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干。米以石計者如干。既而紘公以老病退席。迦公嗣領其事。乃益竭慮悉力。節縮浮蠹。圖建法堂、僧堂、鐘樓、丈室。凡紘公欲爲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會南北構兵。征役薦至。未及成而止。顧謂大師創始之精。紘公起廢之勳。久未有述。恐來者不知所自。無以述之于永久。爰伐貞石。奉清漳比邱郁公所爲事狀。屬余記之。予惟教典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稱量。而阿含經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善隨心。利益人人。爲衆依怙。紘公迦公。又皆以壞爲成。示現有爲。作如幻事。其爲福也。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規後隨。蓋在來者。其可無言以告。俾無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欲爲之志。以資佛福于無窮哉。是用備記其顚末。授之使刻焉。

思愛菴記

王君景善。預爲樂邱于燭湖之梁山。而築菴其旁曰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我之墓。與記吾之菴。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爲之傳矣。雖無誌焉可也。而菴壁之石。未有刻辭。幸重爲我執筆焉。景善越之餘姚人。世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祿位于時。中歲以還。時屬多故。卽退處故山。益買田宅爲子孫計。及今壽年逾八十。因自念曰。我以艱苦起家。早夜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內以給私親。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產業付諸子。置家事不問。放浪湖山。卽所謂思愛菴者。以往來游息焉。且劃田百畝入之是菴。以供營修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掌之。于是景善可謂善教子孫矣。思愛之云。見于禮祭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蓋古者不爲祿仕。則退而躬耕。躬耕以養。而忘其勞。非篤于思愛者能之乎。雖然。此猶庶人之孝耳。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于仁。安行于義。而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已矣。能思其愛。則一出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以成我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將充愛親之心。則名菴之訓。何日忘之哉。

大慈寺上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災。住持沙門南宗定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旣逼塵

6

32B

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來游是山者。上兩旁風。無所障蔽。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爲屋前後各四楹。閩中爲堂。而旁列四室。室置二榻焉。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旣成。馳書海上。俾余爲之記。昔宋大覺璉禪師主四明育王寺。郎寺建蒙堂。以延九峯韶、佛國白、參寥、潛同居以講道。自後諸方禪席。咸慕效而爲之。蒙堂之建。蓋有自來矣。至于蒙之爲義。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稺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稺然。蒙之所以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辭流而得源。覩物而悟意。其于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假蒙以示訓哉。余釋之曰。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乎蒙。而莫明乎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于其所自有養之而不爽也。于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胎于是堂。處則養之以不爽。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勳之有功于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回祿之餘。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歟。南宗于此。亦既無愧于大覺矣。第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愧于九峯韶、佛國白、參寥、潛三人者否乎。余于是堂之成。固未始不爲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爲諸公憂也。憂之如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言喻。而可以象明。諸公出入是堂。觀蒙之示訓。而求山下之出泉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竭。始乎養正。終乎聖功。亦本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于三人。而亦有負南宗作堂之意矣。于是或人豁然而解。請疏其說以爲記。

歸菴記

鄞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客造焉。客有言于其座者曰。至哉其名菴也。靡不懷歸。投此簡書。願歸而不可得者皆也。師既得歸。名之所以志其願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學佛者之所謂歸也。夫學佛者。以靈知爲心。何往非歸。以虛空爲體。何寓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來萬里。而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不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言。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妙藥。速除苦惱。今師所度子孫。亦有處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將除苦惱爾。然則顧歸是山。豈徒然哉。于是在座之人。又相與非之曰。假饑以歸。自是一理。必若客言。則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惡覩所謂眞歸哉。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既生矣。強認爲有。苟認爲有。則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有所歸耳。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旨。又曰。萬法歸一。原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刹那頃。能所俱壞。能所俱壞。而空不壞。道固然耳。歸之于道。是謂眞歸。師之名菴。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啞然笑曰。我菴于此。而歸于此。因以爲名。諸君何以有是譊譊也。余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眞歸乎。師復啞然而笑。遂書以爲記。

懷特巖精舍記

懷特巖在漳之龍溪。由郡城北。遡大江。舟行五十餘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

參半。神珠煜煜光動。循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折而西爲細柳營、虎渡橋。皆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峻絕。風物清曠。幽篁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有類棲特仙聖之所居。故以爲名。精舍之建。則自鏡中禪師始。鏡中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日著。鄉邦翕之。遂施其巖爲構茲宇。已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嗣壽泉、光郁、法迪、法翠。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壽泉之嗣明徹、歷職杭之淨慈以歸。視其上漏旁穿。不可枝梧。乃罄衣盂之資。以供土木之費。闕者補之。仆者起之。殿堂、門廡、庫庾、庖湢之屬。靡不畢具。且于巖址增築二壙。以備本宗派下之埋瘞。其規制悉倣禪刹。而差次之。于是光郁遊方日久。將圖歸老故山。盡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末。尚闕紀載。明徹營修之功。亦未及篆諸樂石。大懼日就湮沒。無以昭垂永久。用勸來者。乃手書梗槩。屬余書之。夫佛刹之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其所以爲勝者。則未始不由于人。漳爲東南奧區。而茲巖又漳之勝處。其風氣之會。清淑所鍾。閟藏于空荒寂寥之中。亦已久矣。而造物者一旦啓之。實擇法幢。煥然建立。凝形金碧。絢爛林邱。見者改觀。而聞者讚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勝亙古今而無窮。人之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苟能繼繼承承。不徒使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而所以恢宏祖道。扶植教基者。亦且蟬聯而起。他日易精舍爲鉅刹。宏模偉觀。固當屢書不一書矣。今以光郁之請。義不容辭。姑爲之記。俾刻以俟焉。

四華世界記

距鐵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曇瑞師居之。其居之室。名之曰四華世界。而命余爲記。余聞四華世界之說。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佛曰阿彌陀。其人無有三惡、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度者。苟念力具足。至壽命時。精誠不亂。則佛爲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嚴淨。琉璃爲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池有華曰優鉢曇、曰拘佛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四華也。又言佛之難値。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師名瑞字竺曇。而以四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氏憫人之溺于染著。是以讚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有實之也。故曰。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四華世界。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焉。則似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難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語所能辨。子方議我以泥夫有。而我又懼子之溺于無也。苟一切時不著于佛。不著于法。而淨穢兩忘。能所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啓處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或不能爾。我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則溺于無。則雖日坐四華之中。而淨土之遠。有不啻十萬億佛土之外而已。夫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無論之哉。余聞而異之。且愛其言理而明。因筆受爲之記。使世之求乎無生之生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是焉。

九靈山房集卷十九

皇元風雅序 越游藁

昔者孔子刪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于民俗之歌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爲教于天下者，謂之風。作于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爲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爲于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凡樂府詩詞，見之于漢武之采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之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黃之徒，亦皆視唐爲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于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宏，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于巖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于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其理趣固資諸宋氏，至于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

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顧其爲言，或散見乎諸集，或爲世之徵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于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于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爲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于凡學士大夫之詠歌帝載，黼黻王度者，固已煇耀衆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羈客，珠捐璧棄于當年者，亦皆兼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得政爲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槩見者，庶展卷而盡得。其有關于世教，有功于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心法，播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哉。書凡若干卷，東海擇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從祖左丞公，以豐功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既獲濡染家庭之異聞，而且日從鴻生碩士游，粲然之文，固厭飫于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密，與世不相關者幾廿載。于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乃取向所積篇章之富，句抉字擿，編集類次之，而題以今名。良竊邈其有合于聖人刪詩之大端者，爲之序，庶幾同志之士，其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俯瞰大海，面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挾怒濤，相輔爲害，率常破廬舍，壞土田，且將魚其人而沼其地。當宋爲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築隄二萬八千尺，施宿又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所以與海爲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善崩，而舊涯日墊，爲斥鹵凡西北田之受灌陂湖者，亦且浴人鹹流。歲用不稔。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國子葉先生來爲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鄉之父老圖所以彊之。迺涚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甃石爲隄，以尺計者，總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其視前人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于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已，既致詞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王公師魯爲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以及寓公過客，作爲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以詠歌先生之功于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裒集爲若干卷，將鋟梓以傳，而屬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嘗造鉗盧陂于穰縣，累石爲隄，以節水勢，田獲美溉，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人爲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令爲海隄，視杜之繼召作陂隄則同。州人士歌思之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于民俗之誦美，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錄也。雖然杜之功，僅齊于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隄之築，不有待于先生而後大顯于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筆者，固當以先生之紀錄，追見乎前事，而召、杜不得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隄之歲月，與夫爲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于氣，而氣之所充，非本于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

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且華衍采粉澤以爲工雕瑑以爲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于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爲有志之士矣原功自幼強記捷識敏于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招擷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淵泓涌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于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摩淬礪訖爲聞人後稍從軍淮右應聘中吳浮沈常調者數載則驅土內附例徙南京遂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強起而致之遠郡于是踰江渡河北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文氣益壯奈何不二三年復以疾告不愈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文肖其爲人其立論閎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瀌然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攟其所著密菴藁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與惟是文藁宜有序敢以請子余不得辭謹爲論次其學之有得于孟韓者書之于首俾後世知原功之文非徒粉澤雕瑑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肅其字原功密菴乃別號也故以題其藁云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蘊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問如何是佛馬祖曰即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麼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聞之爲之歎許大哉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故自是而學師之道行日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臨殁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延戶無少留情信其爲一代之偉人矣鄞大梅山之護聖寺蓋師講道之處寺舊有語錄舊鋟梓以傳後燬于火不存者久之復言禮公主是寺之日爲請文海郁公朝勘夕校裒集成帙而併採摭唐宋以來諸碩德拈提頌古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爲碑碣題詠之類附之語錄之左復言于方重入于梓未及成而退席矣本宗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抗而道實不離乎言粤自達摩西來有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說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絕口而不及曰吾師達摩嘗云爾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斷際諸師皆前後達摩而興者也或纂契經以造論或借龍宮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該練乎諸宗語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爲馬祖的嗣而是錄也一皆開關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示非世之膠機酬詰以枝詞蔓說爲辨博鈎章棘句爲迅機鼓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于此苟能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大法全體雖語言相用以證夫達摩氏之說而于教外之傳亦何間而何別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爲徒是復言本宗之汲汲于刊布者不爲虛行矣雖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具見傳燈茲不贅述也

跋定武帖

右定武禊飲帖今爲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藏竊考此帖眞迹及石刻俱以殉葬昭陵唐末溫韜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悉棄墓隧中宋初耕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搗帛定州一游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倪守長安取留公庫庫焚而石燬定武乃其別刻歷代藏石於御府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比至眞定德光死漢兵殺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歷中爲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置郡齋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別刻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龕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知所在矣其所摹搨古定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伯主肥者尤延之則以瘦者爲眞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是本乃類瘦者其爲薛氏本無疑蓋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曹南吳志淳家禪師爲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貿而有之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之後嘗觀張彥遠法書要錄謂右軍平生所書以禊飲帖最得意故留付子孫傳七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辯才唐太宗遣蕭翼詭辯才以得帖既傳之于僧而第五行有僧字者蓋是時搨本已多惟僧永所藏爲眞故于行間以僧字押縫耳嗟乎僧永不可作矣去之六七百年而此帖復爲僧家所藏則禪師者豈永之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古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爲僧定所藏本邪夙有緣契于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所寶愛如辯才者猶不保其不失況下此者乎禪師後人尙加愼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藏眞以善草書擅名大歷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爲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厚耶與潛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蓋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匡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鄞之龍山婺與鄞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于此時于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殁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聞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鼠齧中爲之徬徨瞻覩念前修之寖遠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之左方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游故其遺墨流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畜之而每見之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爭學是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借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爲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爲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歟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尙足以增茲山之勝氣也

跋戴上人所書蓮經後

四明甘露寺沙門龍淵戴公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以報佛恩乙卯之春余游龍山訪龍淵于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之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爲諸經之主至其引蓮爲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于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爲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而所謂開示悟入即其旨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爲爛瓜香舌爲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龍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爲人純素質直無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匀整意態簡遠其爲知愿精進蓋可知矣宗風凋弊之餘或至飽食終日增上慢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嘗首衆杭之靈隱後由永樂移主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袁學士詩後

此六詩袁文清公爲商隱師作去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詞章名震天下而片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願一覩之而不可得然獨于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叅橫川和尚橫川時在玉几山之育王寺書項源師、虎邱永師亦與之同叅詩中所言玉几、雲頂、虎邱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令爲商隱法孫本歸所藏間出以相示余視之使藏諸名山庶千百年後知商隱之結交文清猶如佛印之于東坡靈源之于山谷其趣味相同眞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諱予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明壽考文清諱桷字伯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閈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蘇文忠公與方逢達帖墨迹刻本通七紙聯爲一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廢者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舊藏逢達家後爲他姓所得今復歸之于方氏政如寶玉大弓之在魯自我失之自我得之方氏子孫亦可慨然于此矣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餘姚樂工倪昌年事母能盡孝一日母病甚昌年禱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答神貺其燈備極諸巧綿時歷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嘖嘖歎賞不已于是縣之老儒攖寧滑公、庸菴宋公俱爲詩文以寵之而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淫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攖寧、庸菴士君子之標的也而于昌年顧乃樂道之如此豈非有取于孝而然乎夫孝百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微且陋亦有足稱者焉唐史所載孝弟率如萬年王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蓋思慈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伎賤矣其視閭巷之民庸有間乎一燈之功固淫矣比之忘勞之孝又豈甚戾乎攖寧、庸菴所爲樂道而不置者蓋亦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矣余不知昌年然以二公之言爲足信故申其意題諸後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鄞人有蔡敬者喪其母踰再期而哀慕猶不已登求世之大夫士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閱之爲之喟然嘆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及于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師傅之教是以化成于內外而其俗易美王道廢熄之餘閨門之行既非世教所奬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揭于爲士者之手亦何所恃而勸耶此蔡節婦之死余固不宜無一言廁諸公之後也又況其孤之有請耶是用大讓而受其詞按節婦諱某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未及晬而志善死時海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治事自斂至葬無違禮追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又蔡氏方衰無所養間使諷之欲奪而改適節婦即怒且泣曰人不以大節勉我顧欲使我爲常婦人且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牽之而字之者乎因誓之曰所不與蔡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莫回也卒不強之鄰有嫠婦嘗相與誓死守義後竟易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絶之終其身弗與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志善非己出且蚤亡也益慮無所依但語輒泫然流涕節婦事之無厭斁一日遘病甚革節婦焚香爇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旋愈教子必納于矩度嘗戒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我實汝如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虧闕吾寧從父于地下不願與汝俱生矣其子化服惴惴不敢肆節婦兄弟以財雄于鄉姻族蕃衍而節婦撫循應接親疏大小得其宜然未嘗以貧故一舉口及于利惡衣惡食御之不慍絲粟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宗瀕絶而復續婦德之修母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高其行爲撫其實上之部使者轉聞于朝以旌異之事未報下而節婦不待矣節婦年五十有二卒于某年某月某甲子而葬于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縣之某原子一即敬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弟游而節婦之章章如是者蓋皆得諸見聞可以考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于後世矣銘曰　惟古有治蓋由內始世敝俗偷女教乃亡不跡而踐惟夏之嬡暨嬪于蔡卒守大戒夫夭子孩志苦心哀一節白誓嫠居二紀既答于夫亦迪于孤母儀婦則徇姚古昔瞻彼南山松柏丸丸琢詞墓石爲後世式

項止堂墓誌銘

永嘉有篤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歸葬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寶山後若干年爲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瘞于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昕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狀踵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葬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屬吾子不以昕之無所肖似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恐後或墜闕以重不肖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昕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諾按狀君之曾大父某大父某俱豐于財積而能散父某益以仁及物以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愛歲時吉凶之會食指蓋千餘焉然比三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至君始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肅政廉訪司奏差辟處州路總管府史遷紹興秩滿借授杭州路橫塘務副史改山陰縣典史終焉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毅介直無所阿避人不畏守與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在瑞安時有尹壽者其妻爲勢家子所奪怨之州州

66

32 B

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抱牘而諍。勢家子恐。賫白金夜謁。君怒曰。理與法。我忍以金屈耶。卒直其冤。而尹以棲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決大獄。命君總理諸囚。君悉爲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八。使者以案上中書。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橫塘時。務循舊弊。以月解餘金私之。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輕商稅什之一。在山陰時。郡飢民之流亡者過半。守選君賑恤。所至多全活。百姓爲之歌曰。噓吁嚱。頻月之飢今飽而君前後被郡檄推鞫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老。惜哉。君豐頤巨目。丰神秀偉。而孝友蓋本乎天性。事兄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己之子女。嫁其從妹之孤貧者四人。御下以嚴。尊從弟姪有不遵教者。輒加箠辱。始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議分有其先業。君沮之不可。則曰。餘從所請。但某所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人目爲義虞云。君自蚤歲卽慕道家虛無之說。後遇一異人。授以不傳之祕。而其學日粹。晚益研覈妙旨。演爲金碧大丹之圖。其于陰陽造化之理。有難遽曉者。則假帝江問答。別爲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至其屬纊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所曰。汝能聽我言。死且無憾。遂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卽所。福建行中書掾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魁。能世其父學。銘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材則大兮。其職則卑。百圍之木兮。斧柯是爲。民有疾痛兮。悶切吾肌。惟澤之淺兮。卒止于斯。乃惇孝友兮。紹家之肥。乃啓元祕兮。葆其枯羸。一朝乘化兮。蟬蛻而歸。巋然斯邱兮。錫祉在茲。越山鬱葱兮。其石如脂。擷芬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之閨。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詠。去三代遠矣。內外之教寖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能知所自守。而況于女婦乎。于斯之時。有如四明唐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專屋而嫠居。青燈靜夜。影煢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卒至長諸孤于方稚。續遺宗于將絕。于夫爲令妻。于子爲賢母。于世爲節婦。嗚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孤子賓原之請。爲序而銘之。序曰。節婦姜氏。鄞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榮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節婦持喪盡哀。理家盡瘁。課耕農以爲食。躬紡績以爲衣。男迪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于禮。及春秋既高。于內外屬爲尊行。而慈幼字微。親疏咸附。悍強頑鄙。亦無惡聲。先是唐君嘗命幼弟珍爲子。節婦愛珍甚于己出。曰。我愛之勝我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乎我子也乎。居奉養未嘗有所擇。晚益絕去葷茹。修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曰遂。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輿、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于元至元甲午十月十二日。卒于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壽至于八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于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湫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游。嘗得拜之于堂上。而又獲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誠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請也。銘曰。

女之于夫。猶士于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敝俗偸。或替常度。士遜頹波。女犯行露。淑惟姜氏。有卓斯時。大節潔然。匪闕匪虧。婦德既修。母道亦行。執輔而告。惟性之成。士勵于爲。其迹易顯。女處于

私。幽而莫聞。我作銘詞。鐫厥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彥貞墓表

四明、汪君彥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惡衣糲食。居數年。乃克葬君鄞縣陶奧之原。其將葬也。泣謂于其孤子曰。汝父不得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孤子長號以告于宗人定海令汝懋。求攻其事而銘之。以納諸壙。葬之數年。又泣謂于其孤子曰。汝父獲銘于壙中。曷若表之于墓上乎。是孤子常久謁余乞文刻諸墓。余以不識君讓。常久銜哀跣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代也。不肖孤穉四歲。幼孩甚騃。罔有知識。我母守節自誓。力于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詔之曰。汝父生十四年而孤。又十年而死。我爲汝家婦僅數年。汝父死時。我年僅二十餘。然何所恃而能自守也。蓋知汝父之有子。庶幾有恃于汝也。汝父旣蚤孤。每春秋祭先人。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事母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怠。睦親戚。和上下。恂恂惟恐有弗及。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而已。然尤喜學易。爲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街衢以爲名。其操履如此。是眞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行未充。而短命死矣。我聞譽于其前者。則必裕于後。此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之成立。從可待矣。我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藏諸心。瞿惟先君遺事。既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于我母者。又不得令詞以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我汪氏也哉。固敢以請。嗟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彥中實有贅壻于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爨。相親之意。不以生死而或殊。固世所謂賢者也。以彥中之賢。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孤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以請。遂悲而輯其詞。使刻于君之墓。君諱彌亨。彥貞字也。其先歙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謚莊靖者。于君爲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蓋其姪女。子一。卽常久。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材與行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有不暇修爲以少見于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行如是。使幸而至于中壽。則其有見于世者當何如哉。然竟止于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浚儀趙君之夫人譙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葬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囘自東海。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葬也又不得舉其紼。歷歲踰月。痛毒無及。擗偪踊頓。幾不能生。已而哀子友亨。乃以銘墓之詞來屬且曰。我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爲恨。他日又嘗謂舅恭而有文。倘辱爲之銘。我母之神。庶幾安焉。嗚呼。夫人有弟。不聞于訓教。猖狂播徙。卒阻嚮背。以致斯極也。猶欲強飾不令之言。號慟而爲之書。悲苦抑塞。尙攜措一詞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也。蓋良既乳。卽以先夫人之命。育于夫人。其後受室趙君之妹。取友卜鄰。又皆夫人是依。自幼至老。未始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爲女爲婦爲母之道。咸目覩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孩而性婉。長而志懋。工足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禮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

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卒之也。生而侍側。備敬養之禮。歿而嘗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義。在夫家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接姻族。舅蚤故。諸王孫居家庭間。無可當其意者。獨于夫人無違言。年九十而終。屬以後事。夫人泣而涖之。憂勞踰月。逮纏大辟。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以敬。威怒之教。始終不形。相夫具盥饋。時禮作廣垣屋。凡供養教育婚姻喪祭之費。一資于經畫。夫好儒靜。晚益耽慕老莊之無爲。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譏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以導之。訓之誨之。迄至于成。夫弟之子蚤失怙。撫樓氏甥有家難。夫人皆子畜之。雖己子中無異恩。夫人諱如玉。其考曰我先君諱愃。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諱良本。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俊。妣曰朱氏。夫人生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卽友亨。孫男二人。季昇、季昱。曾孫男三人。嗚呼。良不敏。無以褒敍令淑。貽厥後來。據實書辭。聊以舒哀思云爾。銘曰。　猗歟夫人秉懿柔。女婦盡職母道修。兩族英英昭令猷。曰惟之恆行之周。天啓其辭地掩休。佳城鬱鬱茂松楸。母弟勒銘告諸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戴良誌。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我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二族之好。異于他門。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以我從師問友之便。遂卽女氏家焉。補苴罅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後。我乃不常家居。或旅食于人門。或逐微祿于鄉校。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二女。畢喪葬婚嫁十餘。旣艱且勤。一不以我之不己助爲念。我獲免營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之力也。我年幾半百。始提舉儒學于淮南。夫人同在官者僅三載。卽往武林覲其擧。明年兵起倉卒。復挈其孥。冒濤江之險以東還。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爲孟浪之遊。益不以家爲意。夫人扶喪救饑。食淡攻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戶稍靜。方攜二子以農耕。率子婦以蠶織。期成家以待吾。嗚呼。孰謂遽棄我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我鄞江之上。二子謂夫人精力尙強。飲啖尙善。而兩鬢蒼然。我長夫人二歲。時屬病脾。氣息奄奄。日食不數合。而鬢髮之禿禿者且皓白矣。我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遠不得就哭泣之位。爲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我反存乎。夫人始病時。得兒子涅書于會稽云。夫人近病痰氣甚憊。我意痰氣。夫人之故病也。雖憊無害。繼見倪氏壻其書與涅同。且加劇焉。我始魂驚心壞。是夜參半。卽星馳而東。越三日抵家。見夫人神氣尙完。語言尙爽朗。日者又謂及秋必愈。我益意夫人之病雖憊。終可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奪其軀乎。豈我之疑不專專。貽艱投悴于夫人。實有以戕其壽乎。自今已往。孰與撫我之子。率我之子婦以成我之家乎。我之所望于後來者孤矣。其于斯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天倘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椽于墓上。待盡其餘齒。以與夫人共處于窀土。如斯而已矣。嗚呼哀哉。我于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守。病不得以相扶。名爲夫婦。實無異于過客之相遇。我上悖于天倫。下乖于人道。致使夫人生而銜恤以恩殘。而書恨以別。天之爲乎。抑人之爲乎。我懷之恐曷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孝。菽水湯藥。不虧于生前。衣衾棺槨。不儉于死後。又得

吉壤。迫近女家之左側。而且葬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禮之意。庶幾神心悅矣。體魄安矣。嘗丁孤苦之懷。亦于是乎其少慰矣。嗚呼。我嘗有盡。我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誠。老淚如瀉。尙饗。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

四言詩

平饒信詩幷序

迺者中原俶擾。列郡蠭騷。王師下征。負隅不服。及至精兵四集。遂復突出東南。轉攻武昌。延及饒信。時老老公爲江浙行省左丞。實被命分討。以當饒信之衝。公乃帥師上道。而衢之開化、常山、江山。亦相繼陷。勢甚張橫。乃兼行至衢。分諸將分守三縣之險。間出挑戰。以挫其鋒。已而所向俱捷。因急擣玉山。以奪信城。信城旣下。寇猶三面固守。扼江爲陣。諸將領兵四道。且戰且前。寇乃幷衆江曲以備。公責戰益急。諸將合戰益用命。後竟破其陣。斬首萬餘級。復以鉛山諸處。猶往往從寇未下。乃設法購賞。遣數騎往諭使自新。於是其黨縛寇將致麾下。降人卒以萬計。遂進駐上饒。分道撫慰。而樂平等縣。亦望風納款。願擧寇自效。公得寇黨。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數有功。由是饒信悉平。而二郡居民之散亡者。亦皆招集安定。以撫有其舊業。久之事聞於上。上爲嘉歎。命出黃金繫帶。卽軍中賜之。仍俾鎭其地。於時江西、湖廣。久爲寇巢。閩關以南。相挻繼變。而浙水之西。亦淪沒不常。惟我饒信克清境土。截然中居。此其爲功。不旣大矣乎。昔唐憲宗命裴度、李愬平淮右之亂。河東柳宗元嘗作雅詩二篇。以形容其功業。愚雖不敏。庸敢竊取斯義。隱爲詩一篇。凡三百六十言。雖不及柳氏之鋪張飄詠。庶幾指事實錄。有以載我

公之豐功大業於無窮。其詩曰。

皇奮厥武。于婺于徐。彼兇卒迷。敢抗天誅。壬旅嘽嘽。怒者虓虎。是迅是殲。以夷醜虜。寇乃敗逃。自鄂而繞。而信而衢。淹騰叫譟。惟時我公。出亦于東。既禡既禡。驂馬龐龐。羣師請命。于皇之訓。踣彼頑嚚。宥此惠順。載籽衍節。載礪雕戈。龍旂虎旗。皇威是荷。進亦于衢。寇兇莫遏。既克三邑。彼卒大竄。遂逼信城。信城猖狙。有不能守。復據以江。公曰爾帥。勿徐勿亟。四軍並作。誰其汝克。或敗其腹。或披其枝。大翦而前。不見刀鋸。寇竄輒走。潰其羣醜。刀不鞭腰。紅不帕首。公曰其追。殄滅是期。辛刑乃肉。血手淋漓。凡變之始。衆或附起。翦厥渠魁。下人罔治。皇有恩言。我是用宣。單車朝出。降幡暮懸。螟螣已除。稂莠亦斥。式廣德心。以奠鄉國。孰飢孰寒。孰呻而歎。孰病不治。我惟汝安。乃留乃處。乃徹我士。匪逸其居。王師之所。皇謂我公。爾其克艱。寵爾寶帶。用旌爾賢。公拜稽首。天子明聖。公拜稽首。皇錫寵命。信饒既清。婺徐亦寧。惕威怛德。我武用成。太平之期。誰實致之。天祚我皇。命公是毗。公其歸相。爲時碩輔。億萬斯年。無敢余侮。

遺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至正丁酉春。行軍鎮撫遺里古思公。以處寇四出。大侵我婺。乃請命憲臺。總率諸軍而東。已而婺之永康、武義、等縣咸獲清厥境土。轉危爲安。而處之積年老寇。卒至繫頸麾下。俯伏請命。遠近聞之。莫不怖駭失措。罔敢違越。且其師行之日。市無廢貿。野不輟耕。誠近代將帥之所罕及。是雖悉懦疲弱。不得備我行致死命。以親覩其號令之嚴明。軍容之炳耀。然居婺之西鄙。其去平寇之地不數舍。近得諸傳聞。可考不誣。又且嘗讀書執筆爲文章。是宜首出歌詩。以稱述其萬一。輒依古作四言詩一首。凡五百一

十有四字。庶貽諸後世。有以見公之忠勇。其詩曰。

於皇乃元。奄有萬方。孰爲小醜。敢撓而狂。維括有民。厥細如蟻。克怙其姦。吽嗷以起。根既蟠矣。苞枿虜逢。其出穰穰。彌顯蔽粵。遂忽西奔。以蹂我士。拔其都邑。扼其喚阻。維是戎土。狃於安平。莫振而伍。獨戍以兵。桓桓我公。虎奮孱孱。請師往征。其徒三千。亦既禡蕃。于門于社。獸旂熊旗。魚魚雅雅。我出我車。自彼征途。庶士饑之。清酒百壺。乃命其佐。較我卒旅。是惠是馴。以綏士女。匀撫之野。婺女之墟。男歌于道。婦笑于廬。進亦于峴。其衆蟲蟲。士飽而騰。將勇而奮。公曰勿亟。我山我川。我其詢之。周道宛宛。遂申部曲。選爾精銳。爰拔爰克。指日遄逝。兵貴奇勝。以退爲進。彼兇罔知。遂乃大慶。起召而黨。炙牛行酒。謂今汝勞。婺其可有。既諜厥謀。羣師倍驍。乃薈其背。乃遏其遙。彼曾不虞。卒見窘迫。廣野茫茫。無地可穴。莫挾汝弓。莫椎汝鼓。我汝戈矛。歸我砧斧。其黨復集。卒抗我師。窮困極頑。洋洋而來。我公曰嗟。是不可宥。進截其衢。潰其萃醜。諸將四合。以鷙以前。槭手繫頸。俘獲連連。我公曰嘻。寇情靡測。毋蹈彼彊。胡陳是壁。寇乃日蹙。莫究所圖。辛火其廬。白殲厥家。捷上梟臺。有命召公。勿久煩苦。歸奏爾庸。公乃返旆。盤兵頓馬。曰安其驅。毋恐觀者。其亂既平。我土悉清。克清我土。維我公之武。武其戢矣。婺民謳矣。謳我婺民。惟我公之仁。惟公布仁。惟天降報。皓髮龐眉。錫公壽考。既錫以壽。復介以福。金節煌煌。享有百祿。公曰無庸。匪我之功。天子仁聖。以讋萬邦。爾婺既定。四方亦安。乾清坤夷。皇家萬年。

贈趙謙齋

昔宋之季。勝國不兢。崇守益失。遷彼四陲。乃淪洪濤。在江之湄。(其一) 迨茲聖世。皇極已建。四海歸疆。三邊改獻。商之孫子。亦集其彥。(其二) 孫子云誰。時謂我公。蘭桂移植。歲久而逢。閱彼朝夕。茂此晚叢。(其三) 致此伊何。克履以正。聆善若歸。容惡如病。神之福之。天保爾定。(其四) 相彼鳴鶴。猶栽厥聲。執是拔人。而掩斯名。斯名一播。揚于帝庭。(其五) 帝念羣黎。實惟勤止。爰求明德。肆于百里。莫冀朱黟。翹飛而起。(其六) 南粵東甌。我政我布。視明聽聽。察微知著。民之戴公。如飢斯哺。(其七) 瞻彼西水。其流濺濺。乃紆紫綬。乃秉朱轓。借曰未衰。亦既有年。(其八) 此日而邁。彼月而征。功成者去。大道可徵。乃作東顧。乘閑遺榮。(其九) 囊有故衣。廩有餘粟。撫茲逝景。載欣載矚。先民有言。人亦易足。(其十) 既享爾躬。復艾爾後。季也青襟。孟兮皓首。天錫宏祉。如岡如阜。(其十一) 耐其宏矣。受年孔高。龐眉鑠鑠。鶴髮皤皤。天錫難老。如江如河。(其十二) 嗟我人斯。夙遭嘉惠。分遠義親。年殊志比。嘗彼喬松。蔓葛是施。(其十三) 綿綿蔓葛。得托喬松。其根雖異。其條則同。每懲宵鍒。庶託高風。(其十四) 大鈞載運。耄年聿屆。從公華堂。式宴高會。有來雍雍。亦振纓帶。(其十五) 我饌既肅。我情斯和。豈無他人。惟公實多。登堂奉觴。眷戀如何。(其十六)

春暉堂詩

春日執遲。有燿其暉。彼居之子。永念庭闈。賢士之孝。泰山之慈。欲報之德。中心悱而。何以寫心。聿構斯堂。有酒有酒。載崇于觴。爾有其潔。爾饎其香。不有慈親。云胡以康。嗷嗷林鳥。鳴我堂陰。我豈不如。懷此好音。好音克懷。賢勞我心。爰有萱草。言樹之標。

吳巢賢新堂詩并序

吳溪吳公考堂也。

遊彼吳溪。溪水出焉。水繞山迴。篤生俊賢。(其一) 俊賢之生。時維吳公。自北自南。有聲渢渢。(其二) 其聲謂何。爰以爵位。誰其嬈之。超然遯矣。(其三) 我公曰歸。有赫其光。曾是故廬。闇然弗章。(其四) 公曰吁哉。我胡止居。來我工師。我材于溪。(其五) 爰作新堂。□□孔僉。其楹庭庭。其檻殖殖。(其六) 乃闢我疑。我寢我安。乃立我門。我門有閑。(其七) 我軒我廡。亦是且碩。光何敝詒。付不留役。(其八) 公作斯堂。左山右池。山有集鳥。池有跳魚。(其九) 公登斯堂。以燕父老。有鞏晔晔。有鼓考考。(其十) 公居斯堂。黃髮其鬒。有子有孫。從之如雲。(其十一) 公曰其徠。爾我孫子。其聽我言。以久此宇。(其十二) 昔觀我廬。椎鑿棟撓。今其輪奐。豈不在我。(其十三) 捄之度之。啓之辟之。何幽不明。何廢不治。(其十四) 尚承我志。曰象此堂。小可爲杙。大可爲梁。(其十五) 毋拔爾本。毋拜爾枝。苟成爾材。小大具宜。(其十六) 衆領公詩。莫不改容。孰是後人。而弗率從。(其十七) 噲噲斯堂。德以爲基。構之以功。百世可知。(其十八) 匪功靡成。匪德曷致。小子作歌。以詔來裔。(其十九)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結廬在西市。藜藿仍種葵。閒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鄉室無一遺。所見但空巷。垣牆亦蕪墮。

久行得荒徑，披拂認門基。我屋雖僅存，舊悴萎亦衰。本自住山澤，此悔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可易。大道久已喪，末路多涼德。狐裘已適體，誰念塞途客。
古有延陵子，使還過徐國。徐君骨已朽，信義逾感激。解劍挂高樹，至寶非所惜。此士難再逢，四顧吾何適。
少小乘微尚，游心在六經。苒苒歲年邁，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
命室釀美酒，一登□復傾。兒女在我側，親戚還合并。終焉無雜言，但說歲功成。至樂固如此，是外徒營營。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登臺望秋月，秋月光陸離。晻映西南樓，徘徊東北照。凝華奪班扇，流輝婺院帷。三五暈銜圓，二八形已虧。
爰有蓬萊人，長懷桂殿思。遂城配吟詠，西園憶追隨。願以薄暮景，承君清夜暉。
會圃臨春風，春風弄新陽。膈烟入閒戶，捲霧出虛堂。響谷鳥將韻，穿林花度香。逶迤動中閨，駘蕩經洞房。
逐舞輕飄袖，傳歌低繞梁。所悲金玉質，遂毀佳麗場。時拂孤鸞鏡，星鬢亂飄揚。
秋至愍衰草，衰草遍平陸。方晨露染黃，入夜風銷綠。別葉有歸聲，故莖無留馥。勁霜坐自摧，寒叢蟲如束。
彼物既如斯，我年寧不促。已失早生榮，敢冀晚凋福。何當即去茲，縱浪從所欲。
寒來悲落桐，桐生在長林。積葉既阿那，攢條復蕭森。排雲正孤立，乘風忽哀吟。朽壞方有託，急殺非所任。
輪囷龍門側，憔悴嶧山岑。不求削成圭，何待裁作琴。非薄既非材，固無斤斧侵。
夕行聞夜鶴，鶴鳴向天池。奇聲傳月迴，清思逐風悲。寥寥度霄漢，嗷嗷傷別離。華亭侶既失，衛軒寵亦衰。
衛軒非我適，華亭尚余思。蟋蟀悟寒候，商羊識陰期。不有甚類心，此情那得知。
晨征聽曉鴻，鴻飛何處所。隨陽弱水岸，遠塞長沙渚。冥冥憚羅罻，嘒嘒叫儔侶。固將聯匹儔，豈惟念羈旅。
視夜已照斷，度聲尚悽楚。以之類感觸，將何慰艱阻。帛書留不來，誰知我心苦。
解珮去朝市，朝市路已迷。敢冀恩私被，但嫌朋好睽。彼讒起青蠅，我行玷白圭。寸心幸能亮，微命不終乖。
及今去青瑣，何日瞻泰階。荒服固云忝，是道諒亦迷。安得同志士，三歎寫余懷。
被褐守山東，山東古於越。州城冒陘峴，嵐氣晝興沒。剖竹日有行，思君不能發。指途期闌暑，下車已涼月。
汲黯薄淮陽，子牟戀魏闕。豈伊念川途，固亦悲朝列。日月尚垂照，猶堪慰寂蔑。

寄宋景濂三首

海潮還歸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歸。遊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翰飛。寄聲翰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邈難依。
雲落多鷹隼，烟波有虞機。
昔與君別日，妻織初弄絲。何意時運傾，寒衣今已治。衣成向誰寄，冬雪旦夕飛。雪飛猶自可，時去端足悲。
韶顏忌凋落，華志懼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築新居

絜杖去中林，卜宅江之邊。江邊多故廬，改築架斯椽。左右皆廢墟，南北盡頹垣。昔人固不留，遺迹尚依然。

因之悟物理，盛衰倏遷遷。世既異市朝，海亦變桑田。古來皆有是，念此一長歎。何以慰我懷，斗酒傾前軒。
百世非所知，聊且樂當年。

還舊居

自我遠行遊，故廬今始歸。如何廿載間，舊事都已非。曳杖過比鄰，相呼尋故知。不見垂白翁，但見初長兒。
我園既稍葺，我田亦就治。種秫釀美酒，拾薪煮豆糜。一笑集親朋，相從說睽離。以之感疇昔，俛仰多所悲。
人生一世中，所憂渴與飢。力耕給其用，此外更何思。便當息吾駕，皓首以為期。

居田

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甘，戮力歸稼穡。當春土脈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
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禮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飲酒

在昔童丱時，得年輒自喜。謂當羽翮成，青冥將立致。去去曾幾何，已覺非初意。每思前日事，翻恨莫重遇。
盛衰迭相尋，壯極老會至。嘉也歎時邁，今焉惜年逝。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須醉。

送屠彥德七首

鸞鵠知智苦，塞雁知避寒。人不處睽乖，詎知為別難。我馬滿東北，風塵闇河關。咫尺尚莫期，況乃兩州間。
送君危途上，如何弗長歎。其一
長歎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涘。固已接聲光，終然異彼此。末路遭多幸，來為遊宦子。
惻惻久念息，款款新歡起。其二
一從新歡起，幾度造門基。解巾日何早，褰袵陽已微。寒光曝頹曜，炎德驟來颸。豈辭夏暑永，但恨冬馭馳。
皎皎淪迹心，非君當告誰。其三
淪迹未云遂，且共陶情邁。新詩促座賦，美酒當壚傾。曉我達生語，教我解壞情。願已反維絷，心迹猶未并。
家貧仰薄祿，庶以代躬耕。其四
自君羈薄祿，宛轉日月除。僂指強節初，三涉歲華莫。世道有遷轍，天運無淹度。為歡未及終，已復遵征路。
戒途越嚴風，驅車犯寒露。其五
寒露淫我裳，嚴風吹我衣。美人去不返，後會寧可知。我居方塞剝，君行已遠邁。徒堅皓首約，豈遂窒舊期。
倉卒心已苦，別久應更悲。其六
欲忘別後悲，獨有惠來篇。委曲風波事，殷勤嚴整言。蹈海計已乖，入蜀願亦愆。惟思遵遺訓，偃息在故山。
君其慎所適，攝養終百年。其七

憶胡仲申

點點階上苔，鮮鮮為誰碧。已別舊年人，空餘舊年色。我行東齋外，對之還歎惜。所思雖久違，猶有往來迹。

歲暮遲宋景濂

6

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出門尙誰思.悲歌遲來客.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迕.月滿且復魄.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託.近亦辭松柏.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前途詎難知.元髮早已白.若不數相過.蹉跎深足惜.

寄許存仁

一鳥方北來.一鳥御東飛.夫豈巧爲避.羽短風迫之.方春遊郡城.子有越上期.及今會吾里.而我復差池.常時隔遠道.睽乖固其宜.豈意兩相接.反更事多違.畏塵念彈冠.懼垢願浣衣.士有交臂失.如何弗予思.

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

有客越中來.衣帶越溪雨.旣來還遽辭.耿耿不得語.譬如東軒月.偶此成賓主.浮雲一與期.淸光無定所.出門復入門.悵留夜將午.遙向雨來時.念子溪之滸.事違人已衰.別多心更苦.朝來數聲絲.近復添幾縷.

答李寧之

洞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如何遠遊客.歲久不知還.世途方擾擾.豺虎尙爲患.久嫌軍務勞.翻羨爲客閒.夜雨滴愁夢.晨風颯頹年.丈夫雖耿介.亦或多苦顏.而我承結鄰.獨喜相追攀.未堅金石交.已枉瑤華篇.時時感嘉貺.相視兩悽酸.豈不欲爲答.情深諒難宣.

鄭僉憲授官南歸

相國昔愛才.有才必陶鈞.至今海內士.多出幕下賓.鄭君入京華.兄弟盡能文.銓閣遽引見.器重異常倫.亦旣覲明主.遂爲希代珍.綠衣不肯著.紫綬忽在身.榮名竟籍籍.一旦動搢紳.等輩盡嗟異.鄉邦無此人.南宮旣奮迹.烏府復埋輪.羣公滿天閣.獨出宦海濱.除書已久至.君命敢因循.蕭蕭風雪時.日暮下東津.過家十二月.臘盡將及春.閭里爲改觀.草木亦光新.上堂拜慈母.下堂辭衆親.王事剩相拘.可能逃苦辛.爾玆家範嚴.四海無不聞.昔爲純孝子.今作忠藎臣.西州況久擊.戰骨成埃塵.自非霄漢客.曷拯溝壑民.行矣在勤事.毋徒悲索羣.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一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帶新居.親朋爲之集.天運不可常.周辰今已及.投迹此山中.酒杯與誰執.故歡隨歲去.新愁帶春入.唯獨聞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輕塵冬春易.悠悠時運傾.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我觀宇宙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頹齡.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芳華豈復青.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尊酒亦旣盈.今我不爲樂.後此欲何成.笑歌東軒下.且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開歲已五日.良辰誠蹉跎.悟彼時鳥鳴.往遊山之阿.平明發陰壑.亭午憩陽坡.崖障獻奇峭.水木呈淸華.幽谷旣深入.茂林仍遠過.迢迢躋絕蹬.隱隱泉瀉沙.涉澗因洄沿.陟峴復巍峩.舍輿掐飛流.停策引芳柯.石畬忽崟攄.巖广亦星羅.土瘠念唐風.民勤憶豳歌.羽檄起淮甸.烽火連浙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良儔遠我素.往詡當如何.長嘯臨逝川.汩汩感人多.

飲酒古墓下作

我哀溪南山。上有雙高墳。白楊夾徑路。過者爲悲辛。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
惟此墳下人。生處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安知奄忽間。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眠。賢才亦長湮。
吾今且行遊。追恤賤與貧。

哭趙隱君

泉臺一以閉。長夜幾時曉。傷心九原上。但見青青草。因懷我疇昔。從君溆水邊。寧遊南浦履。月泛西溪船。
萍蓬無定蹤。忽復異彼此。因嫌久隔闊。豈料到生死。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
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思。采衣正媚舞。丹旐忽莽飛。我來哭吞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淚。盡灑墳上樹。
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黃鳥悲。

題蘭溪東峯亭

昔余駐蘭陰。頗得溪山趣。日上東峯亭。遙望水東注。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暮。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
亦或臥空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安知遊目時。翻是傷心處。嗟茲露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縱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粲粲有餘姿。觀者日以至。朝暮被恩私。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焉眷顧情。一旦成棄遺。
時物今尙□。人事那可期。故妻泣空房。嬋娟敬衡帷。彼情無厚薄。我貌有盛衰。願君屏荒翳。馳光到幽微。
不照妾容老。但照妾心悲。

送河南生

累歲事行役。諸家逃世患。已謂計頗周。如何尙間關。道路滿飛塵。湖海盡驚湍。去此亦何之。對我多苦顏。
將軍急籌策。英傑方未閒。苟能愼所擇。何憂行路難。夙昔翰墨場。高步已莫攀。及今白羽箭。復看插腰間。
征人懷遠道。壯士戀故山。離隔在須臾。尊酒且同歡。

東明山賞紅葉

苒苒秋尙夕。淒淒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芳顏。于今得美酒。如何不爲歡。
況此秋林下。惟多古邱墦。時來弗自樂。時去良足歎。茫茫大化中。陰陽方遞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鎦旧紀遊溪南山

一春苦昏墊。今晨收宿霖。因憶謝公語。出遊娛清輝。溪流深可厲。草露泫未晞。林木相映蔚。時禽遞鳴悲。
佛廬已高據。鳥道方伸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堦基。窈窕趨南征。徘徊款東扉。倚闌眺縣邑。金檻引松枝。
地僻塵自淡。身閒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爲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雙鴛綺。雙鴛既同生。亦復與同死。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妾夫今在遠。妾身偶獨止。

恐爲行露侵。莫與雙鴛齒。飲恨赴長川。川竭恨乃已。

病起承諸公攜觴見過

弱齡已孤煢。中歲轉多難。正玆憤苦心。矧復嬰病患。綿綿諸患作。擾擾五情亂。入夜願曦升。及晨思景晏。
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祧。亦用別親串。逝將委運往。知命尙奚憾。造化雖預謀。禍福昧前算。
憔悴幾何間。觿觥復神觀。幸生差足喜。激勞傾里閈。攜肴兼命酒。雖知稍盈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
未知從此去。幾回同笑粲。民生鮮常在。百年況已半。客養衰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尙銷毀。人物終變換。
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動余懷。終觴染斯翰。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負痾南軒下。展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來江濱。
慰我仍戒我。眷戀已良勤。繼以習靜言。益復知爲親。我病既稍降。君遂輕別分。雲山百里外。有話難爲陳。
向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願得稍相因。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變感人心。倏然已秋時。池荷挺素質。園葵奕芳蕤。豈無一日好。不久還當衰。
覽物惜年邁。撫故傷志違。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易。吾年信難留。含情及亢夜。逝將秉燭遊。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常時猶足賞。矧乃當素秋。
東鄰有美酒。飲之祛百憂。客途無由得。虛使時運流。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典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分韻得書字

郡齋無所爲。兀坐度清晝。如何趨府客。亦此共臻湊。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飈觸簷檻。皓月窺窗牖。
美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旣秉燭投。詩亦援毫就。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遲留。茲歡恐難又。
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爲樂。知有後會不。爲勸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鏡裏看。吾顏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徘徊在中林。捫翼玩文羽。長鳴懷好音。何意會飄風。吹汝起高岑。朝向同枝條。暮飛還異尋。
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驂。把酒欲爲歡。離發已沉沉。豈不懷耿介。迢遞難爲心。
行遊遂可極。餞送恨何長。臨分將列筵。屢歎復停觴。我如雀巢棲。子若鴈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常。
耳逆已發懷。形異而周章。歸臥一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旦發東郭門。晚想北山趾。乍離城市喧。旋覺邱壑美。舍車陟崦嵫。停策玩清泚。遊目眷崖巔。放情白雲裏。
攀林感落英。陟澗悲逝水。寂寥棲遁踪。往遇冥寂士。忽見山阿人。髣髴乎與起。何當乘紫烟。相與咽丹蕊。
牧羊事已乖。鍊石惜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觸兄弟。

別宋景濂

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掩泣別故交。強顏送前儔。未審去鄉邑。詎能千里遊。
金陵古帝鄉。雄踞東南州。至今開甲第。奕奕居公侯。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
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燕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內。意在巢君帷。君帷豈不好。傷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遲疑。
噭噭徒曉風。翩翩空暮闈。

送胡仲子之三衢

悔爾忌登陸。疲驂出浦。不處孤塞間。誰知別離苦。伊昔忝嘉招。經年縿同侶。前徵未云畢。後感已尋緒。
去春客江介。今秋發溪滸。久傳飛轄出。及此高帆舉。縿然衢士心。枯苦望來雨。我意冏遲回。君行勿躊躇。

送人赴廣信軍幕

懽懽促夜絃。翩翩戒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羈思無定端。官程有成速。含思登迴陌。抱疚更斋陸。
前峯日銜岫。後蹊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烟綠。冰溪渺森沉。玉山鬱騈矗。方遠悲路長。逾前歎期促。
邊障固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匪難。布德在所勗。古來固甄闡。豈皆藉顱收。

謁趙朝列墓

含辛度連闉。掩泣赴孤阡。而我爲誰悲。懷人在九泉。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遘患。一朝烈焰起。鄉壤頃燒燔。
長風穴夏急。亦知嫌燎原。不謂事之及。乃在奄忽間。天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晨家盡燬。夕暮身復捐。
平生欽若人。銳氣盛當年。鋤頑務刑辟。決壅思化宣。矧茲大節在。可使非義干。日月曷爲久。墓草已芊芊。
圜林滅游跡。祠宇有餘閒。旣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迴善觀

授服當素節。登臺矚清穹。野明樓菊林。□動振條風。良辰感情慮。嘉會洽音容。劍佩止肅肅。冠帶來雍雍。
四座錯觴豆。中堂藹絲桐。託蔭柏臺下。寄身雲漢中。爲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願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
爲臣慕姬旦。爲子追魯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仮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茲山。翔簷出林表。飛陛躡雲端。紫館高與齊。金淵遙相連。
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來恣登覽。幾爲增慨歎。陰陽無停晷。江漢有奔瀾。節往遽飛翥。時俾邈激絃。
巳雖駐衰歷。何用羨華年。容鬢坐自凋。齒骨徒空堅。澡眞能脫屣。煉液解騰天。凡心倘可除。神道尙堪傳。
便將棄囂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樓上。千齡猶未遷。

送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東郊已春陽。北陌尙寒風。千里適鄣城。幾日到邊封。

漢臧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青油幕。猶帶騂角弓。願言帷幄士。勉贊戎馬功。但期膺厚賞。不忌捐薄躬。
庶幾邊上人。咸識爾爲雄。

友人使還

分壤著帝室。摛煤負公家。羣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一朝銜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吵滄海。微功矚尺波。
遂將懸壯心。醻人望鄉歌。嚴軍發婺城。去棹指齊河。復命喜事畢。間程憂路多。憂喜君不論。脊脊將謂何。

送人歸姑孰

一官冒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懷祿情。亦以娛親故。長途忽榛棘。四海盆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
閩海非我鄉。浙河辛余渡。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魂懼。桑梓半不存。骨肉定何處。掩骼古則然。脫驂今豈遇。
言歸雖有期。悲情將焉訴。𧊲蟲昧葵藿。晨雞識晦雨。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胙

江路西南邃。江波東北流。客行惜奔景。日暮赴輕舟。輶軒急才彥。巖穴盡羅搜。名旣上公車。身可安蒿邱。
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遐陬。武夫效命力。君子輸智謀。入夜無輟棹。僕星有飛輈。不見百川水。汩汩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願本有涯。長憂自無端。道心日迴絕。衰病坐連綿。瑤琴廢不彈。金鏡掩莫看。誰能鋼茲疾。併用駐吾顏。
澡眞稽靈草。潛化奇神丹。神丹法已闕。靈草名尙傳。或求向蓬島。或采自鍾山。何彼巫咸諸。竟豐伎術間。
艶辭稱九折。周禮稽十全。問名未爲悅。染味方自歎。賈生妙斯理。轄使旋其賢。莫言相□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愷傳

有元值陽九。羣兇方構患。大將擁旄節。受命徒空專。李生在下位。世顧稱其賢。一朝嘉詐歷。敗軍惟片言。
康嘉已罹摽。古括猶禍連。旣登壯士籍。身名寧兩全。負戈馳人境。轉戰溪谷間。智勇自無匹。英雄偶迍邅。
事業不可竟。忠節乃所安。凭軒檢遺事。三讀使我歎。功名罔自薄。竹帛向堪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猶有崖。此木猶有枝。而我懷所思。憂來獨無時。我有澤上蘭。春至皆猗猗。折柔欲有贈。延竚及秋期。
秋期日已逝。蘭葉日已衰。人生非草木。勿爲寒暑移。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二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疏傳固知退。貢公未遺榮。如何郡齋上。榜此林棲名。伊昔宅姑孰。迢遞瞰雉堞。羣山既羅戶。過澗亦當庭。
山行睇松茂。澗涉玩清泉。此猶謂可隸。外事始難并。翔禽集湖水。剖竹婺女城。昔也樂肥遁。今茲倦將迎。
幸當官事治。復值民俗寧。盧館絕靜謐。空堦長苔青。寵辱就閒散。臥痾謝纓榮。會是懷舊想。眷焉起深情。
猶名道不足。適意物可輕。寄謝浮邱翁。長揖子晉形。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霜林醉秋英。雨徑臥時菊。折以贈將歸。寧遠慰別促。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陰崖斂暝霧。霜陸耀晴暉。蕭蕭喬木多。綿綿衰草遍。開冬感徂物。列飲會羣彥。美酒泛流霞。妍辭粲餘絢。
時髦非我匹。清尊豈余戀。行矣送將歸。悵焉能歡宴。引領阻雲從。搔首歎蓬轉。

送人還鄉

根碩多繁條。源濬有清流。曾公啓洪冑。英子紹前猷。肇允龍淵升。翻飛鳳池遊。光分發硎鍔。氣壓嘘蜃樓。

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西州實吾鎮。東路安足由。帶甲蹤萬人。連舫動千艘。桓桓順時發。行將紓國憂。

題愛栢軒

瑟瑟涼野風。竦竦寒城木。風勁木亦然。受命一何獨。識物已淪傷。高標讓貞錄。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
老枝扶戶吟。密葉倚窗綠。遂忘孤生悲。行享後凋福。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願為栢上枝。託蔭歸君屋。

送劉仲修

名都鬱佳麗。公室赫宏敞。穰穰集時彥。袞袞歸世網。若人固忠勤。受命遠蒞蔣。藩國備車徒。邊亭巡境壤。
遑途邈以夐。山川悄且廣。月宵抱影息。霜晨流念往。仰看警露鳴。俯聽悲風響。景物勞夢思。驅馳能心賞。
去水無回波。長途有徂軌。臨分恨莫留。搔首獨長想。

送劉彥英東遊

轉蓬無定在。飄飄將何之。未遠離本根。頗有回飆吹。在昔從一官。驅駕來南陲。何意十載留。已負三年期。
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況復當亂離。及茲神武師。拓地如拾遺。遂令客行士。秋晏胥言歸。
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郡。志願幸無違。鴻鵠遊四海。鷦鷯守一枝。寧與鷦鷯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鳴鳳難寒律。豈待伶倫吹。

送樵子

抗志薛冥慨結茅向雲林。猿鶴起層寸。庭樹圍十尋。不見從龍勢。惟聞伐木音。買臣抱才智。遺烈著來今。
當其樵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逮壯年。伉儷易常心。丈夫有遇遭。達士甘滯淫。永言慕崇哲。聊且投吾簪。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祇役旋故郡。艤舟析良知。臨歧屢飲餞。舉觴念暌離。躑躅東城闉。徘徊江水湄。頹陽無停照。別晷有成期。
屏迹謀養痾。樂道可忘飢。持此將久息。豈伊聊暫違。願各崇令德。徽聲慰棲遲。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迴驚急。憶舊復淹薄。離情尚難抑。歸思亦隨作。鼓棹就限隩。指途阻參錯。
嶮當嚴公瀨。勢奪呂梁壑。側耳聽波濤。縱目窺巘崿。永懷滄洲趣。久負泉石諾。及此協幽期。逝將賀止託。
安得同心客。共恣一時樂。

舟次蘭陰懷寄君善敬德濟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蘭陰。悲歌泛還渚。引領睇長林。眷言遡舊蹤。欲往訪所欽。水行厭棲河。宦遊阻窺臨。
川靜集潛虬。林茂來鳴禽。獨無羣居志。感歎難為心。

謁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楊公泣路歧。阮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存髮度靈阜。衡恨眺連峰。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醑。盡灑墳上松。埋玉悼遺迹。解劍慟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眷彌重。

悲亡友朱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爲爾零。在昔避兵亂。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動靜旣殊勢。去住遂分形。東皐把袂時。豈意竟先傾。雙親已垂白。諸孤纔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流幻一世中。逝往誰得停。形神旣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戀長途。循爲知己故。欲行復躊躇。戀戀交情結。漫漫歸思紆。決去旣不忍。淹留欲何如。眷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但恐禮羅密。不似蛛網疎。且遂一朝賞。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還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絕人。杖屨託幽棲。抗志辭垢氛。陰谷掇丹黃。陽岡盥白雲。對榻不敢宿。臨府寧肯分。晚節嬰世務。簿官走風塵。投耒襲珪組。解褐紆搢紳。始願竟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練師還山

有客挾丹簡。出遊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世途屬多阻。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難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逝若飛。忽忽授寒服。曉徑菊乳黃。暝林葉辭綠。居人驚節至。行子感時速。步出東城闉。寄傲雙溪澳。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筑。夕陰斂空陂。頹陽照平陸。願得重留連。從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旅雁薄霄遊。輕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湄。翩翩形影亂。嗷嗷鳴聲悲。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娟娟發中流。又復夜驚離。回翔空有志。棲宿定何時。颯颯天衢上。往憶子毛衣。

贈鐵冠子倪仲德

武士貴神敵。文儒義進賢。獬豸勵憲臣。鵔鸃寵郎官。鄭書飛鶡毛。宋亦表華山。爲容豈非美。弗稱斯厚顏。有客猶疲薾。秉志實剛堅。旣用石爲腸。復使鐵作冠。逢萌不許挂。貫高那敢彈。巍巍登庠上。遙遙階陛間。古制世則知。古心人不傳。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使客還自建昌

晨雞初戒曙。關吏已開晨。飭徒臨遐陌。振轡發長津。四郊凝陰氣。千里帶驚塵。嚴轡將使命。敢屑作行人。時値秋冬交。道經吳楚分。昔出方觸師。今還已歸軍。戚邁良馬勞。懷側僕御勤。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行辛。

送人還巢湖

連汀幕平渚。平原帶遙岑。鳳翳浮邱室。行尋謝朓詩。偶隨樵風便。來泛湖水湄。登樓憶吟守。遊山懷牧兒。昔至雪載途。今別露沾衣。驅車子流盼。輟棹我馳思。風塵有衢路。蕭郎無羈棲。翹首徒歸翼。冥冥已高飛。

苦齋

薄遊倦簪履。斂性偃林阿。羣峰旣旁繞。衆卉亦前羅。暄風改故栢。微陽變陳蘿。荼生緣階上。櫟長郎軒多。察性寧柔嘉。辨味擬芳柯。苦節旣可貞。佳名矢弗訛。享歆龍王使。集鍪奠皐家。骨臞猶若茲。此賤將奈何。願賜卜身訣。庶免後賢嗟。

看松菴

結構在中林。林木何離離。殊偶雙喬幹。庭際俯樛枝。蜿蜒鹿尾揚。矯矯龍形垂。偶陰暗軒戶。積籟滑階基。美人遊未還。素心適在茲。豈不念封植。無由敦佳期。俗耽稍夏書。徂徠謳周詩。屈身古則然。遂志今豈非。急雪交橫至。嚴飆左右吹。所貴貞白質。不爲寒歲欺。

同子充濟仲遊北山夜宿覺慈院

窮年厭喧囂。今晨恆遊衍。豈伊濟曠懷。直爲朋知展。指途陟巳升。入谷光未顯。涉流旣百折。尋山亦千轉。停策樹蔚猗。攀林芳靡霽。路夷始出幽。山暝復凌緬。佛廬旣棲泊。僧榻聊息偃。地僻心自怡。俗遠塵乃遣。明發有佳趣。勝處將躡踐。

抵智者

巳宿降霧山。復踐靈源境。蜿蜒苦遙長。犖确石路險。行覺祇樹密。坐悅禪枝靜。幽甚澹不恆。遊足聊復騁。睇瀑歧崇基。追雲躡曾頂。行行路已窮。皇皇日將暝。泠泠風出谷。皎皎月窺嶺。翳翳羣動息。寂寂紛務屏。以之觀化機。稍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如何乖賞心。驅馳昧風景。緣業倘可除。庶茲慰延頸。

從智者遊九龍謁劉孝標祠

上人敬愛客。追從不知疲。昔聞蠟屐遊。今見飛錫隨。朝暾烜將出。曉露泫未晞。捫葛緣側逕。披榛款幽扉。水聲激礪滑。鐘韻出林遲。佛廬從中起。祠宇亦旁依。行歌懷昔賢。趨拜想前徽。躑躅久不去。此情誰得知。

往三洞

旣停九龍策。灑酹禮前賢。復尋三洞蹊。乘玉朝羣仙。羣仙去綿邈。遺跡費采甄。懷峰絢霞外。裂竇綵雲間。旁蹊流活活。俯瞰深淵淵。猗曲駭初入。滕阻難屢遷。躡迴方蟻伸。緣潤乃猴牽。冥行路易失。前導火頻然。傾壁見斜倚。危室視孤圓。穴杳石如透。潭空海疑連。涉深怯能躍。出險忧途傑。紆徐虔盡隙。恍惚脫重泉。僕御矜乍往。朋徒慶生還。夙志愛遊役。芳時屬徂遷。流光忽我邁。踐勝及茲年。棲息固有期。邇真復何言。二皇倘可値。頹齡庶能延。

登鹿田

山北倦遊覽。山南縱攀援。苔滑豈可步。蘿弱猶足捫。力竭轉脩蹊。險盡得平原。排峰作雉郭。列岫代墉垣。披拂蕭蘭社。崦迤入松門。奇石旣羅遝。初篁亦當軒。鹿耕事固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舊場。孤塚秘精魂。感往情已劇。懷來念彌敦。學道値時阻。攝生逢景奔。何能棄緣業。即此窮朝昏。

贈別祝彥明

悵望臨荒蹊。驅馳騁遐步。江紆練月初。山標綵霞莫。天長路易迷。水深舟難渡。征人去不息。佇僕立相顧。

此時翡翠君。安能髮不素。

七言古詩

寶劍篇

君不見干將冶鐵鐵不流。鏌耶淬之翳指投。精誠感激成寶劍。遂匿其陽以陰獻。雌雄離隔幾千年。一朝飛躍君侯前。乃知神物不虛授。必待英豪始聯偶。從今永近君侯身。玉頂珠口相鮮新。鞘裏東來白鷳尾。匣中藏卻綠絲鱗。還將宋息干戈事。且爲君侯光武備。黑岩中斷未爲奇。白蛇夜斬方稱利。五山精。六金英。也曾埋沒豫章城。時時紫氣斗間明。占者已知吾國興。君侯佩之可千齡。

秦鏡辭

玉之築。石之英。光瑩瑩若秋金精。秋金之精鑄鏡成。良工鑄以象華名。銀華顏色如霜雪。攜向秦宮歎奇絕。珊瑚臺上吐菱花。玳瑁匣中生明月。夜籌已竭幾籌終。宮女對之難爲容。叢叢被首黛淹色。我窺如心不搖飾。早知鑑心如鑑貌。漢兵敢犯咸陽道。咸陽漢殿空中立。秦鏡團團盡飛入。至今鬼母夜深泣。

白紵歌

闔閭宮中夜撾鼓。宮樹烏啼月未午。玉缸提來酒如乳。白紵衣成向君舞。美人醉起行步難。腰間珂珮聲珊珊。肯緣娛愛減君歡。寶釵墮地不敢言。宮中門戶多無數。君恩反覆日幾度。明朝置箸舞時衣。心中已道不相宜。

空城雀

汝雀汝雀亦何爲。有身不向他處飛。卻入空城長苦飢。空城四面盡焦土。滿地青蒿辛無主。飛來飛去啄蒿實。既無蹐兮復無畀。豈不見官倉有鼠食官米。所食縱多寧損幾。一朝倉吏來捕爾。爾雖莫逃終磔死。

當窗織

當窗織。貧家女兒堪歎息。隔牆惟聽伊軋聲。墮珥欲收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盡輸上官猶減緩。夫壻復來備上機。豈念身穿藍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紅綠著繡裳。

涼州行

涼州城頭聞打鼓。涼州城北盡胡虜。羽書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涼州城。涼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已沒。漢軍西出笛聲哀。胡騎聞之去復來。年年此地成邊土。豈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解調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壻從軍半生死。美人踏筵尚歌舞。君不見古來邊頭多戰場。生男豈如生女強。

短歌行

青天上有無根日。馳光暫明還復黑。晝夜相催老卻人。忽忽吾年四十七。偶看舊鏡鏡爲羞。昔能未生今白頭。朱顏丹鬢已難覓。青史功名行且休。歲歲年年待富貴。富貴不來老遽至。老既至今百事非。病妻對之慼且嘗妻年比我雖稍卑。近亦摧頹如我衰。一生仳離殆居半。此世歡娛能幾時。縱多子女知何益。北

邙冢纍無人識。古往今來共如此。我亦胡爲空歎息。人生滿百世豈多。尊中有酒且高歌。有酒不歌奈老何。

五言律詩

除夜客中二首

歲月遽如許。蹉跎老卻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燈火獨相親。

擾擾百年內。悠悠萬事虛。青雲時不至。白首歲將除。買燕空隨俗。占雞懶發書。未知從此去。身世復何如。

鄞齋度歲二首

失腳雙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世事方如夢。生涯笑此身。惟應兩瓷去。不負歲華新。

條風機應律。柏酒又浮盃。舊臘隨聲盡。新年逐曉來。浮生蒼狗變。莫景白駒催。自歎羈時客。初心寸寸灰。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攜家非得計。世亂相求安。有季俱行役。誰人救急難。月從愁裏沒。雪向望中寒。昨夜鄉書到。知君不忍看。

一自干戈後。先廬幾處存。遂成豺虎峽。愁殺鶺鴒原。歲酒空今夕。春風非故園。愛來無避處。只是倚衡門。

示全眞張子愚

無從歸故國。客思滿窮秋。兩地隔千里。一身翻百憂。夢回高士榻。情繞羽人邱。我亦棲棲者。時同說舊遊。

贈友

擾擾干戈際。天涯人未歸。一身爲逆旅。十月未寒衣。江漢風波阻。鄉關書信稀。危途恐相失。歲晏重依依。

投王郡守二首

已落時人後。誰能說姓名。惟應馬南郡。偏重鄭康成。賓館翳林待。公庭罷吏迎。爲居門下久。會僕亦多情。

卒歲囊無褐。爲儒坐有氈。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

投同僉公

授鉞從卑征。分藩復此行。身爲漢飛將。家若魯諸生。馳略三邊服。妖氛一劍橫。已多門下客。持筆待功成。

郡齋守歲二首

守歲寒齋裏。開盤試莫辛。盃行猶是臘。酒醒卽逢春。天地長爲客。風塵歎此身。歲時追往事。獨有老隨人。

節序清尊外。光陰列炬前。屠蘇初入酒。犬馬又催年。筋力都非舊。容顏豈更鮮。餘生有如此。盃至且頻傳。

避地二首

轉粟百里道。窮身千仞巔。入行危棧外。家在長途邊。門巷盡營壘。僕夫皆鎧綴。亂離今若此。何日是歸年。

邊隅兵又動。咫尺路難通。妻子艱虞裏。鄉關戰爭中。半生憂世變。此日值途窮。幽極惟思醉。清尊幸未空。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

四言詩

山有杞并序

山有杞。爲董生喜翁作也。生侍其父正齋公宦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遊息也。爲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壽喜。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至止。可以宴胥。于山于水。有軒膴膴。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違斯。莫或遑安。安其可懷。耄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願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趙毋詩

汎彼若水。可漱可濯。閨門有閑。樂爾貞淑。汎彼若水。可泳可游。閨門有肅。樂爾貞幽。于彼若矣。其流瀰瀰。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翼孝烏。息我庭柯。反哺無從。傷如之何。翼翼孝烏。晨集于林。願言相鳴。實感我心。

五言古詩

別鶴操

仙禽胎化初。翫迅東海闊。員質清以曠。明心迥而閑。徘徊騁天步。遐仄陸人寰。夕飲萬瑤池。朝翔想芝田。

翩遷華亭侶。來乘衛國軒。丹羅既擒羈。青纜亦羈攣。俛首時獨思。對影輒自憐。飛翠徒在望。驚孤那得還。王鳴知候晦。旅鳴識天寒。人不處睽離。何能喻吾言。

睡生

中經闊異秋。內策昧遐討。受命歎蒲萎。養生疑桂腦。衰歷已從華。愁容亦收藻。空慚懸鶉褐。敢擬彭年老。僚友款觴集。杯盤娛欹倒。酣醉及中觴。感悅亂雙抱。坐嘗畫景移。起悶時物好。籬前花受風。階際露停草。無情固難恃。有生亦誰保。得酒且獻酌。萬事付元造。

歎年

薄行歸有窮。餘生會當幾。恍忽度華年。蕭條隨暮齒。翼翮慚英妙。遊談愧名理。偶明末路塵。復覩東都禮。藩國揖文雅。鳳池接冠履。願媿恩私被。莫稱緋服美。忝膺旅孤蹤。叨獻朔二祀。浮榮空此時。芳辰竟何許。齊景悲牛山。宣尼歎逝水。此身雖不實。長意自無已。屑玉昧瑤淵。斷藥乏松髓。吾其剪衆念。且酌稱生醴。

孤女別宅辭 沈仲悅以百金得與妾。旣而知其有父喪也。卽歸諸其家。蜻爲其實與錄之。比擬時翁爲女也。

賤妾奉君日。父死方未期。妾心自爲鄙。安知高士懷。高士秉明義。豈昧居室時。深閨朝暮入。不肯一回窺。君德海之大。妾身水之微。大德固不虧。微身將何依。水岸已無定。兔絲穢有施。遠仲岐日當永絕。行路疑。百金諒非重。獨行誠所稀。在君適其常。于妾良不貲。綿綿感嘉惠。遲遲出門基。願爲雙飛燕。猶及傍君幃。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淅淅晨颸凄。淡淡散瑣霏。翳翳繁陰結。濛濛陽卉腓。開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徽。嘉肴獻文鯉。芳醑獻蘭巵。列坐侍星弁。駢筵藹緋帷。綺席全當牖。朱簾半壓扉。已醉亭上酌。復玩軒中奇。美話旣愉心。麗句更流思。清塵古難偶。歡合情所希。及今不爲樂。後茲將待誰。但乏瓊玖報。慚荷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爲期。

長洲苑送人

聖澤竭周京。伯功移吳句。館娃旣有宮。長洲復名苑。奇觀由化造。異材自神選。娛樂窮寤思。盤遊注英眄。誑乘色斯升。觸輪實已遁。治亂良未尋。興亡竟誰辨。蹉跎世運移。悽惻海田變。君子勵于役。舉觴此追餞。行矣臨長途。愼焉罷歡宴。何當卽旋復。名邦重遊衍。

劍池送人

神龍南狩年。拔劍當風立。慷慨逞雄心。斫石石爲入。耿耿秋水光。稜稜鐵花澁。殺氣驪蛟螭。腥痕濺原隰。委逶世祀移。寂寞威風戢。要離去不顧。漢盧見之泣。英圖慨若茲。餘波渺誰挹。茂宰蔵簪纓。軍容何翕習。杖劍戍三邊。斬首當殲級。惟國養甲兵。有復須討襲。相期獻凱歸。此地共棲集。

遊湖上諸山

澄湖繡地德。運山旌寓繹。嵐氣川上浮。林影波中見。東臨帶吳會。北拒據楚甸。上崢輪如旋。下亘水成練。參差窺紛堞。出沒見丹殿。宏閣邁前聞。遊觀躔昔踐。君侯挺奇興。軒蓋此追衍。雲隨朱旆揚。路繞頳霞轉。五藥芳可采。三芝秀堪搴。升高望已騁。卽卑趣仍展。願言謝羈纏。久茲事攀援。結網致未能。臨淵亦徒羨。

登堯峯

巳從餳泉遊。復向堯峯去。堯峯陟何所。眇俗不知處。披拂強追尋。疲苶窘凌遽。息喘倚茂松。濟勝犯羣翥。
積石擁近蹊。飛嵐護遙岍。仰觀天宇垂。俯睨河流注。石湖向波瀾。洞庭但烟霧。遊子多悲懷。觸景增遠慕。
微跡旣漂泊。流年復遲暮。半生僅一來。百齡能幾度。囘傲悵難淹。又復首前路。

同楊文舉提學遊虎邱

疲榮厭府寺。思閒愛林邱。今晨偶從告。薄言爲玆遊。輿馬出城郭。冠蓋集朋儔。尋幽共陟峴。吟風同倚樓。
池浸劍光冷。石拱講臺幽。邱虎餘昔勢。憨泉猶前流。迷聽已成蹊。新賞復旁搜。樹杪吳岫出。天末楚雲浮。
睇迥矩圩甸。疏卑撫平疇。萬象固如昨。六龍無暫留。且玆酌芳醴。相從濟繁憂。豈不念行役。天道良悠悠。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遊西山諸寺

孝理昭令典。哀敬著前經。方冬謁封樹。肅命省邱塋。侵晨發西郭。平旦越脩坰。飛蓋上坡陀。懋軾仰先靈。
白楊何蕭蕭。悲松復冷冷。以玆霜露降。益起懷愴情。本深末斯茂。源濬流愈清。叔氏旣尊顯。伯氏亦光榮。
祿厚養不逮。寵極坐自驚。威深去復留。心傷久逾寧。尋徑稍出陸。移舟更穿汀。林寒霜害白。寺古苺苔青。
循廊阻昏黑。失路屢傾側。怯風坐深閣。戀月開疏櫺。含思及明發。鼓勇復前行。彌泉裂地湧。堯峯矗天橫。
拍欄睨寒井。尋山窮絕陘。躑躅東林莫。徘徊西月升。將命晚戒道。急時唱催舲。船居類坐獄。逢宿苦拘囹。
防洸暫宵閉。戒暴城夜扃。更闌占漏密。家近驗舟停。芳晨巳翠邈。良會亦難幷。況玆同遊侶。一皆世間英。
或爲風霧宵。或作鴻入冥。或分庭竹潤。或奪春蘭馨。獨余事漂泊。顧影久伶俜。豈期當末路。亦此託簪旌。
忝竊難濄任。感荷實所嚚。願言日追從。放浪終百齡。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平旦起趨府。日晏未遑食。羣言方究萬。紛務諒非一。進豈無云補。退猶持夕惕。仰窺令闈廣。俯察道冒密。
得喪事既知。治亂情亦識。濵時匪過任。撫己恆自失。玩辭戒負乘。觀器忌傾側。孜孜竭勞勤。役役忘寘息。
在玆尙懷憂。從告詎思佚。琴言澁未和。吏案浩巳積。逕騎應久候。來客復如織。晨出愧蓬心。晚沐感霜色。
乃雜干祿情。欲強荷擔力。執戟固巳疲。草諫亦多疾。萬事莫並歡。重負寧遽釋。不見戾天羽。林木巳難擇。

寄陳伯將學士

構廈必衆材。成裘必羣腋。自非合才彥。何能定家國。若人蘊嘉猷。生世値明德。鳳池因託身。龍淵尋矯迹。
載翅家王禮。復覩鴻朝則。潸芬播方來。惠心邁疇昔。夜直躡天階。晨趨端闈案。密牒巳究覈。妍論倩非一。
吾徒方倚賴。徽躬荷蘇息。無旨腹背羽。永愧排突翼。

寄陳太守

迅足羨奔影。羈羽忘離聲。明牘旣異姿。判止亦殊形。若人東州彥。生世昌運并。軍幙早著入。省幘晚所經。
一朝剖符竹。千里治專城。飛蓋出南郭。肅鶩脩坰。側聽江風響。俯睨湖光明。去意不可淹。行旆安得停。
贍巳正維縶。臨衢徙屛營。賓朋徒滿眼。何以慰吾情。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少小媚桑梓。晚遠狎枌楡。因念平生友。長慟千里途。伊人富才彥。詩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閒。文超秦漢初。
叢筆照社典。孔鐸振今衢。上國羽儀盛。□尋恩禮殊。朋儕日夜密。徽音歲時疎。以玆隔幽明。況酒遠里閭。
竊祿逐雲旅。載筆預人徒。摛辭空有屬。搦管若爲書。

對雨金遂可送酒至

星漸離夜月。桂渚發朝雷。族雲起泉室。零雨下陽臺。飄檐方似霧。集地復如埃。空濛迷野霽。濇滑阻階苔。
旅人乏愉悅。孤館獨徘徊。久缺清酤至。忽値白衣來。豈不欲爲酌。因君停玉杯。

徐叔度遺紈扇

團團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璧卻煩暍。入手訝如珠。暎容疑擧月。玩之炎氣消。握之微風發。
卻願寄長在。無使君輕歇。

蔡郎中使還

嚴車辭楚壤。飛檣涉淮河。畢使遂還心。延佇起悲歌。蕭瑟涼□風。洶湧大江波。登艫過來雨。舊蘋及歸霞。
相公征不庭。威命被四遐。萬騎若雲集。千旌亦星羅。士馬閑膘肥。境士猶犬牙。□嵲有深謀。君子在所荷。
罇前可折衝。堂上有干戈。中營方倚注。正遠將如何。

偶書

皇元遘迍邅。海宇成震蕩。兵戈綿歲月。骸骨積草莽。魍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上宰奉王靈。仗劍赴楚壤。
水涉艟萬艘。陸出車千兩。一舉淸大憝。載舉走姦黨。芍陂既昭潔。合淝亦澄朗。肅肅發歸途。翩翩蕩迴槳。
昔邁數濟艱。今來樂河廣。惟玆盛勛業。一由進忠讜。鞠躬軍帳中。指顧荊襄上。制勝獲先鳴。收功膺上賞。
吉甫六月征。公旦東山往。愧無風雅音。長歌繼絕響。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木質本堅勁。雕刻乃有施。屈體奉時好。鞠躬承宴疲。戀月載三坐。怯風四五移。但願丹心在。不使素塵緇。

秋菊閣贈別

有美當階菊。秋尊何離離。逢君被垣宴。摘以奉金卮。玉指遺故香。朱唇含昔姿。無言勸酬餘。根株長別離。

次韻宿西山

且櫂東湖遶。暝策西山麓。林光滿月清。水影漾天綠。初風革故和。窮律轉新肅。悲□□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晉君。巳肯榮厚祿。身兼羈犀象。鼎食飫粱肉。荀范作姻婭。趙魏與追逐。且分馳道出。夜傍天居宿。
故悲絕宗黨。新敬起賓僕。東洲有儒生。宦路獨迷躅。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爲千里行。猶未分符竹。

周侍御家賞梅

託根向南苑。發萼當北枝。逢君後園宴。折以慰佳期。遠近非一香。參差多異姿。餘榮未果巳。晚實方見奇。

要知鼎鼐日，復此寒金巵。

祭殷殷丞相祠

濃匕薦椒醑，充庭潔蘋蘩。禮爲則祀用，功由報事昭。升朝後公叔，遠專愧王寮。祠使偶陪廁，觴飲謾招邀。
憩水既斟酌，黃山亦停橈。徘徊媚良集，放浪愛清朝。英英雲度林，泫泫露棲條。暄風蕩嶼羽，淑景麗江皋。
神祐潛臻篤，民思播謳謠。冠蓋紛聚散，圜阜轉岧嶤。登城聘回望，遺業相與高。感歎遂成章，聊用布同袍。

題李道士鶴瓢

羽人解鷹翼，託物示靈奇。遂使團瓢樣，亦幻仙禽姿。長喙已忘啄，輕軀時欲飛。投贈有深意，世人那得知。

與陳敬初小丹邱

遙途念鄉縣，晚志重仙靈。結構避公館，臥遊賞赤城。瀰漫泉溝集，合沓雲霞縈。崢嶸天末起，飛流戶外清。
山川儲舊賞，庭院暢新情。靜有幽事悅，動無塵慮縈。何必踐台嶽，茲道可長生。

題梅花莊

離離莊上梅，粲粲獨言奇。橫斜低可折，雜遝遠難窺。光翻鄒月觀，影亂合冰池。長遙一枝使，覺歸三實詩。
芳歲同云暮，高標寧遽移。但恐草木心，區區君不知。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潤襟會儒雅，嘉讌盛名流。鳳池早賡集，虎衛晚仍留。禮誠及時暇，昌會因淨周。顧余陪鼎□，復此薦民甌。
世慶共汪濊，身願兩綢繆。所愧凡濁質，謬從仙佩遊。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我家白紈扇，巧製出孫枝。殷勤奉玉手，與君卻煩痗。提攜微風起，出入明月隨。所恨秋節至，君恩不可追。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長與觀我畦。嘉蔬有餘滋，草盛相與齊。戮力治荒穢，指景光已西。好月因時來，歸路杳然迷。
眾鳥薄喬林，晚歟遵故蹊。我亦息微勞，去去安吾棲。
長夏罕人事，齋居有餘閒。北窗多悴物，且遂灌吾園。潤根既舒遂，積葉亦葱芊。瓜瓠緣畦長，新葵應節鮮。
抱甕一回視，生意疊化先。在我豈不勞，即饋多所歡。悠悠千載間，樊生信爲賢。
苒苒業秋節，淒淒天宇清。曳杖視西園，俛仰傷我情。萎萎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霜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勛苟不建，末若託林坰。所以荷蕢翁，長歌悲擊聲。吾其尋吾圃，聊以隱自名。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淒其。以今四運周，感茲百卉腓。披榛歸北園，墟里故依依。桑竹餘朽株，叢樹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嘲謔談昔時。飲罷輒引觴，陶然無所思。紛紜世中事，寒暑相盛衰。此理苟不勝，役役徒爾爲。
既以適吾願，何能忽去茲。

次韻夜直

公署近膏澤，時夏暑不侵。金鑾殊隱隱，玉漏正沉沉。宜燭明綺坐，夕香散瑤林。猥已知爲忝，慚然愧華簪。

泛石湖

東吳企名都，遊宦及茲年。遂陪登瀛侶，來上汎湖船。水光曜殘日，林影落中天。巖穴停橈見，樓臺鼓櫂看。
蒼蒼斂暝色，靄靄曳寒烟。孤蒲有餘淒，鷗鷺相與閑。紛宛趨迴浦，蕩漾歸遙川。水宿怯宵濟，雞臥愛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睇銜曉鳶。窮身愧浮宵，斂志慚躍淵。何當謝冠履，歲寓此盤旋。

登靈巖

茲山信奇峭，屹立與雲齊。高閣枕危峯，古寺俯回溪。太湖襟左右，洞庭亘東西。□□□□□，披拂凌丹梯。
鳴琴忘故臺，採香感新蹊。眇眇鷲嶺寶，啣啣飢鳥啼。昔也宮娃駐，今茲山鬼棲。弔往嗣傷惻，念來亦悲悽。
盤遊古垂戒，此道願無暌。

宿龍山

旦發石湖曲，晚過龍山陲。遙峯銜暝日，寒谷斂晴霏。綠源殊未極，即陰迷忘歸。既投孤館息，遂慨君侯知。
談諧獲心醉，觴詠使情依。平生仰高風，此夜拋清徽。因之念所思，如何獨愆期。泉石余方玩，疾疢君自靡。
安得同攜手，晉言此棲遲。

上天池

良遊思已愜，勝地喜仍踐。筍輿穿竹行，雲路盤空轉。遙峯見崒嵂，天池覩清淺。石奇斜匝林，徑古曲縈蘚。
躊躇日已晏，沾灑露猶泫。回翔鯨難淹，逸趣歎莫展。理亂良未形，得喪依誰辨。寄言同懷客，且茲息疲蹇。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閃閃練月宵，稜稜素秋節。舍棹上孤亭，臨江候歸客。佳人殊未來，幽意爲誰適。徘徊當夜半，參斗去天尺。
仰接銀河橫，俯照星緯逼。直疑穹壤迥，豈有人世隔。飄飄形若蛻，眇眇思何極。居然怯風露，聊復就衾席。
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心人，連牀話疇昔。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避亂去鄉族，十載未旋歸。亦知事必是，何意易見之。風雨交橫來，波濤無已時。人各念棲息，胡爲□在茲。
目厭長途阻，心懷故里思。義興不可望，一望使人悲。治亂良未形，聚散焉可期。請君割舊念，一任合與離。
不見門衞外，歲歲轉蓬飛。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離亭漾水寒，別幌耀霜白。是時息行旅，念子赴長陌。郡政能刑書，關譏典商舶。逸翮已難追，況勉康衢力。

送誠師還中竺

世方疲戰爭，師獨樂閒靜。稍臨鷄市途，復傍虎林境。緣源睇雲壑，憩樹悅烟嶺。身名已俱遺，況乃塵事屏。

題貞壽堂二首

青青澗畔松，歲晏發華滋。衆芳日已悴，風霜何獨宜。祇緣一氣貞，何處有榮衰。人於萬物中，事復不如斯。
惟堅歲寒節，乃異春花飛。所以楊令母，高堂壽期頤。

吳門盡西華．中有楊舟堂．詭炫鋪作牓．嘉名偉煌煌．亦既榮祿養．婆娑壽而康．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賡眉壽詩．卻詠棘心章．

始發吳門

冠裳坐自束．窘此文墨職．終朝事馳翰．日晏不遑食．及茲將使命．翩然就行役．忽見江中水．鷗鳥弄翠翼．
款款身既閑．悠悠意何適．便欲尋舊盟．同遊復同息．

雨夜泊秀州城下懷僚友作

晨風變淑景．春靄啓陰期．雲根結翳翳．雨足散垂垂．鄙人獨言邁．去棹不得維．路無行輪聲．岸有荒楚滋．
暮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湄．遊魚返深渚．鳴鵲起重基．客途玩物理．寧不戀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旦入錢塘．明岑淨朝氣．迴浦漾晨光．隱隱吳岫出．遙遙越岸長．稜稜見堞堞．戢戢覩擧檣．
嫌歎遊歌地．都非佳麗場．樓臺已闃寂．閭閻亦荒涼．平生昧陳力．末忝忝爲郎．徒然感恩義．誰復聽忠良．
晚投公館宿．官燭何煒煌．自憐無補報．飲愧繞中腸．

登飛來峯

人言西山好．茲峯更奇絕．飛來自西竺．悠悠彌年月．使行偶經從．息徒此沿越．結欣涉迴磵．湲麗探奇穴．
嵌崟去崖斷．詭仄歸蹊缺．梯磴睎廡原．捫蘿瞰深樾．可憐瑤圖境．盡入兵火刼．蕪擁燉已墟．忍草亦衰歇．
吾聞西方教．空色俱寂滅．莊嚴適增累．幻化匪虛說．伊人信往矣．對此空囁屑．

泛西湖舟中作

夙負海嶽志．緬懷西湖名．蹉跎去元髮．邂逅徵素情．翩轅依岸息．畫舫漾波輕．前睇蘇堤橋．旁窺葛嶺橫．
戀結處士祠．悲纏忠將塋．興繁實屢失．境變魂愈驚．雉堞見蘄蘄．疊壁失營營．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
顧余文墨吏．遑知治亂情．人際雖未弭．客懷聊暫清．一動群生念．咄咄何時平．

遊吳山承天觀

石徑趨巖宮．雲甍倚層壁．昔聞帝子遊．今見羽人宅．鱗居庭際擁．層閣窗外闢．複嶺曲且盤．喬林隱復直．
路縈實心侶．谷館咀芝客．卽近已欣覯．撫遑亦驚覿．離離越樹青．渺渺海門白．乘風迴來潮．倚月候歸汐．
徘徊憶天險．俯仰詩地德．于時將指使．暫此遺塵聽．豈無犬馬情．終負烟霞癖．何當解朝組．相從隱仙籍．

抵富陽宿縣治作

戾戾風蕩波．鱗鱗雲出嶂．乘舸臨安道．指景富春郭．是節春□□．遙途寒尙薄．升陽對人掩．傾澗灑衣落．
解鞍覽危嶺．倚劍窺幽壑．飢鶻聲固慘．哮虎勢尤惡．旣偵入公署．息念坐塵閣．俯思還捕魚．仰憶迴風鶴．
以之念鄉縣．羈態不能酌．

入湖源

榜舟渡長浦．搔首望遙山．西界出吳道．東臨入越關．到家諒匪遠．殷馬勢不前．懷祿吾豈敢．行路古所難．

獨有山上望．□出復知還．

次場口

久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驅車向鄰壤．頭白不知路．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顧．方遠歎途阻．途近覆心懼．
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鷁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跋馬向斯里．誇觴見鄉閭．徒知故山近．終嫌歸路斷．移疾駐近郊．薄言息短翰．新知固雲集．舊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視我篤親串．慷慨談昔遊．留連與累歎．荒墓記歌榭．藥磴憺吟館．不覩物與春．詎知時治亂．
鄙人穫良晤．是節牽薄宦．清巵阻久陪．別袂恨長判．作詩寫情慮．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眇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閒鳥聲．冢墓遺獸跡．
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514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

贈婦

單居易爲久．仳別難處心．而況我佳儷．有若比翼禽．暮棲必並枝．朝啄常共林．中道一分散．曠世絕形音．
跂彼雙睢鳩．翻飛河之潯．徘徊逐儔侶．每與同浮沉．今我反不如．迢迢江與岑．可能施兩翩．乘風起相尋．

婦答

妾昔舍閭里．從君此西征．爲君是妾夫．終違父與兄．豈知末路來．與君亦分形．茫茫長途上．惟攜一豎嬰．
妾固知戀君．君亦有妾情．遊宦偶無終．聊各趣所營．願勿以妾故．沉憂損君生．君軀泰山重．詎比妾身輕．

傷李氏妾二首李乃萬畬逐失治書之女．有女德．年十九歸吾爲妾．未幾卽死．因賦此傷之．

皎皎彼姝子．粲粲美容華．鮮肌暎朝日．惠質賦晴葩．借問何從來．生自公侯家．一爲箕帚妾．斂己絕矜誇．
居處雖羸貴．食飲避前奢．奈何九秋霜．覺殞三春花．時時想爾形．撫膺歎以嗟．
涼風撼房闥．朗月照簾櫳．佳人已冥冥．髣髴覩爾容．入室撫遺跡．茵在牀覺空．海闊無回波．葉落豈留蓬．
茫茫百年內．私懷誰克從．

泛海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句章。擬杭黑水海，首渡青龍洋。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爲國，周圍天作疆。川后偶安恬，天吳亦屏藏。薄蝕乘月疾，挂席逐風揚。零露拂蟠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東海蹈仲連，西濱遁伯陽。輕名冀道勝，重己企時康。執贈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黑水洋

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驚氛蒸作雲，元浪蹙爲霧。柁底卽龍躍，檣前復鯨怒。掀然大波起，斂剪危纜遇。入水訪凋爽，去此特跬步。舟子盡號泣，老篙亦悲訴。呼天天不聞，委命命何據。川后幸戢威，風伯幷收馭。偶濟固云喜，旣往益增懼。居常樂夷曠，蹈險憂墜覆。出處愧宿心，禍福昧前慮。較皎乘桴訓，持用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膠界，卽見大牢山。崇巒倚劍戟，嶂疊類鬟烟。稜稜插巨海，渺渺漾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僑居接島嶼，觀宇連祠阡。旣館茹芝士，亦巢遁世賢。客行積昏旦，水宿倦舟船。茲山思獨往，結茅徵願言。柁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原。

抵膠州

舟行無休期，晝夜涉風水。蹈越歷吳鄉，乘楚適齊鄙。遐浦波尙險，卽陸路纔砥。依稀見州郭，倉皇問官邸。土墻莳半頹，草屋裁全圮。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北來旣旬月，西去尙幾里。嚴程謂已盡，危途方始此。

徨渤海茫茫，曾茅複靡靡。幽蠡去魂斷，伊洛望心死。日暮坐空林，浩然念枌梓。

宿高密

長途皷且涉，征車亂復息。纔且發東膠，暮夜次高密。城居不幾戶，驛舍僅容膝。僕馬立空曠，徒侶語暝黑。客情旣牢落，世議復紛謐。前險雖幸過，後艱方未測。骨肉在遠道，親朋皆異域。縱云嘗羇家，胡乃輕去國。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過營邱

營邱古齊國，綿歷幾千春。軌路偶經從，延矚一悲辛。邪郭蕪阡陌，遺墟半煙雲。且播禾黍實，暮走孤兔羣。陵遲世屢忽，變換民屢新。廟寢想餘甚，文物憶前人。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聞。聖賢相濟會，文武兵經綸。太公扶大業，伯夷守其仁。首陽遺節義，東海爵功勳。功勳謝獨久，節義兩同湮。物理有感觸，長歎返吾輪。

至昌樂

秣馬安邱邑，弭節昌樂縣。道路正據首，郡邑忽離竄。邯河已虎據，穆陵復豺戰。西拒擁戈矛，南出張組練。倉茫走黎庶，鋒鏑勞耕弁。我行日已遠，我力日已倦。亭衢驚栖息，鼻嚮駭聞見。如何命不淑，所至時輒亂。旣同喪家狗，亦類焚巢燕。僕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我道苟如此，安得髮不變。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北海乃其地。去家萬里餘，爲客九秋際。白楊夾軌路，黃茅斜官第。陰雨泥沾沾，水勢河瀰瀰。

逐寇騎胄馳，防敵城晝閉。疲甿已星散，驚塵仍霧起。長嘯指牛山，揮泣望淄水。適遇兩雙闕，徘佪尙踟特。易戒觸藩羝，詩刺離羣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寢。

七言古詩

題劉凝之騎牛圖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肩，山花插帽帽爲偏。左手拊牛右提鞭，牛行不動獨若船。一童銜冷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冪冪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公初挂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熙德化宣。世上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留遺跡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車騎翩羅氣灼天。一朝變滅如雲煙，姓氏寥寥若箇傳。我觀劉公差獨賢。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劉玉爲鞍韉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君騎，卻憶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騶道行嘶聲耳耳，路旁見者誰不喜。乘中輦出朝未央，揮霍旋沫滿道香。毛帶恩波眩日光，龍眠寫之驪馬畫，行過天閑頻回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購之灤水濱，百金市畫寘得眞。奔霄追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行千里。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闔閭城中猶歲時，千家萬家新歲酬。炮羔烹豕設廚供，華鐙照鼎寶貴舜。高風獨羨蔡諸議，五陵豪士不

肯顧。鐵餘也復倫比鄰，席上盡皆瑚璉器。主人揖客氣如虹，手擷天巧天無功。卽同魏子歌蜡節，復與薛生吟歲窮。就中更羨徐季海，越州之英有凛在。忽然示我除夕行，一唱驚看毛髮改。主人愛詩兼愛酒，老我對之顏獨厚。交遊樹樹滿樽前，姓字寥寥落人後。一年三百六十朝，欲盡未盡只今宵。無功可徵青史錄，何法能駐朱顏凋。行年四十幾欠二，縱到百齡能有幾。何須富貴勢熏天，何須辛苦暮長年。但願主翁酒常好，時來取醉酒中老。

次韻春雪禁體

孫生讀書光映窗，楊公獵華色滿氈。豈知今日物象新，龍向三春堆積滿。蒼地都將委瑣藏，拂池盡把瑕疵滌。直愁芝蘭埋沒平，詎惜松篁摧挫短。雞梅旣無北使折，穿楊那有東風管。千逬曉滑乍羞明，萬瓦夜寒仍待伴。村村掩土塾迷戶，處處壓林巢覆卵。鵝涎借爲入坎深，帶早豈緣侵屋暖。世事已如鴻印爪，我生方類鹿行畽。盧正蒸魚凝安得徑，卻嫌轟路斷。何人懶尊杖擕霜，雞冢有酒門可款。鯖肴奮生目東，鬢髮蓁蓁寬形疏散。方晨致命許降臨，未午催詩被遲緩。徐君可是常勝家，白戰先陳淝陽祖。睢陽春一曲古雅和凍猝開來取辭嫺。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脩城堡，敵騎時燒城外草。城外居民如野麋，昔日豐腴今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

在獄。猶留新婦婀姑前。也執吳綃供稅錢。吳綃已盡歸未得。得到官家候消息。我相聞之憂爾湖。命選賢侯此剖符。賢侯若爲湖作主。便須罷卻徵求苦。留得湖民俾在土。

豕圖行

胡風吹沙黃入天。胡馬奔騰西出關。邊頭人民格鬭死。路旁突出惟孤豕。群胡挾馬逐豕逃。彎弓審敵意氣豪。一人自足當豕力。乘騎盤旋追不得。當時豈爲一豕謀。只恐功成恩寵休。豈知此豕命既脫。荐食郊原竟難遏。秋來草黃馬正肥。將軍處處事馳驅。何時射豕得豕歸。嗚呼何時射豕得豕歸。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長夜不得乘機杼。就有小姊最堪憐。箔蠶已老雪團團。欲繅新繭爲匹帛。有燭當窗不敢燃。廉生字民識民意。來把成都火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晝爲宵亦不眠。廉生廉生來何暮。里巷至今傳五袴。五袴傳來休重歌。馬公爲政勝廉多。馬公爲政勝廉多。一朝去兮奈若何。

次韻白頭母

錢王城中白頭母。自言身是征人婦。征人十五二十時。有力能挽折蠡股。一朝鼙鼓動地聞。卻憶戰場勳可樹。彎弓拔劍走山東。鐵騎奔騰遇強虜。壯士單前不顧生。賤妾城頭空獨語。亦知力盡當解圍。山海悠悠沒歸路。自從棄背今幾時。門巷蕭條霜滿膝。破衣露肘斂半折。忍對故居成馬埒。婦人老似鳩盤荼。此日翻愁夫到家。夫到家。我顏那得新如花。當初本自同苦樂。只嫌身貴情亦奢。白頭母。涕如雨。我亦悽然倚庭柱。幾時祈得征馬歸。不使居人出門去。

題蕭隱士卷

有鳥結巢東海湄。正值海風初發時。飄飄起向天漢飛。引以群雛挾以雌。豈知天漢風亦悲。迫逐更有鵰鶚窺。禍機未動已心知。中夜相失群遁離。既離復合誰實爲。鄉關迢迢千里歸。卻羨舊林多好枝。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吳門九月秋氣滿。析析西風吹葉斷。忽傳一夜春信來。千花萬花燈上開。花開向君報君喜。賢書曉到吳門裏。羨君身著五采衣。袍向文場戰勝歸。君年今纔十有九。能使香名滿人口。祇緣育得毛骨奇。長頭廣額豐兩頤。雙眸奕奕復如電。世人見之驚且歎。人說驊騮產駿駒。叱[illegible]不生凡馬軀。有士如君事非偶。畢竟而翁積來厚。而翁當代稱才賢。身懸紫綬色赭然。居官不習紈袴習。教子惟磨鐵硯穿。莫怪君今致身早。庭栽五桂應亦老。須識朱衣暗點時。好是而翁濟時了。家學如斯世所無。生子只作蒼頭奴。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之子官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蘋影外。城郭水光中。夜泛苕溪月。春吟箬下風。若逢陳太守。爲報各衰翁。

送趙司令

自入嫖姚幕。從軍凡幾年。卻緣鹽筴利。去讀海王篇。蜃氣侵官舍。鮫人迎渡船。看君未年邁。暫出莫悽然。

除夜客中二首

忽忽歲欲暮。飄飄歎此生。孤舟遊子恨。兩地老妻情。數盡頻思卜。途窮懶問程。遙知小兒女。猶自說昇平。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離家。戀闕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二首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分別處。草木爲誰春。

從宦不得意。歲闌聊復歸。親朋隨地有。情誼似君稀。舟小容分榻。裝單許借衣。平生歲寒意。臨別重依依。

自定川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魂斷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鯨迷川后國。龍觸估胡船。強起推篷看。惟應髮欠元。

次大牢山下

草樹叢祠古。波濤仙掌清。鐘聲千里闊。帆影一舟橫。茅屋邊山戍。泥墻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至膠州

自入東膠路。鄉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亂北溟霞。民俗農爲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棲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燈影明官驛。鐘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營邱

山川無變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爲鹿臥場。故基穿井邑。衰草半壕隍。尚有歸歟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郡水方馳箭。峰烟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來遙甸。估車馳近堧。茅廬城外市。楊樹驛邊亭。淄水穿原綠。牛山入郡青。西遊應未遂。又復渡滄溟。

送班景道

鄉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轉未期。路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轅門新拜師。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酣戰時。天遣儲闈淹歲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去遲。復命東齋還幾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遊寶華寺

失脚江湖費歲華。尋僧姑學趙州茶。卑泉不復聞飛錫。說法空傳見雨花。水與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戶亂袈裟。同遊賴有蘭臺客。時出新詩闘彩霞。

次韻哀逝

豈期偕老到如今。卻掩深情此水潯。傷逝已枯潘岳淚。齊眉眞負孟光心。魂迷東海何時返。跡閟西湖與恨深。老我每多墳墓感。一聞楚些淚難禁。

次韻寄陳大希

仙風久仰羽人邱。功業今歸戶牖侯。萬事紛紛難辟穀。一秋寂寂獨登樓。思閒已慢遊山屐。願治方賓濟海舟。聞說中營頻倚注。文園肺病幾時瘳。

次韻懷張雲門

年來已卓絕交書。豈爲靑山不負吾。自分迂疎非世用。愧公才力應時須。文多每償相如病。道勝寧疑子夏癯。有客維舟同感念。詩简還復寄來無。

次韻遊上□□

故人邀我破愁顏。風磴雲巖尙可攀。五色蓬萊常近郭。一湖波浪欲浮山。江皐極目寒楓落。澗道傷心細菊斑。作客異鄕俱老大。乘時相賞不知還。

次韻遊靈巖

白浪連天日下春。杖藜此地躡層巒。山從水上搖光碧。樹向雲間結影重。香徑晚風歸野衲。琴臺暮色度疎鐘。懷人懷事空惆悵。登眺何曾得暫從。

次韻謁范文正公祠

長憶當時將相門。范公壯氣獨軒軒。百年義膽聞強虜。一片忠心奉至尊。祠宇何年遺結搆。子孫易代自便蕃。白頭悵望空歸去。垂裕誰人及後昆。

次韻遊湖山

偶向西山傍鶴飛。絕愁嵐氣襲人微。道旁野樹飄花盡。湖上陰雲作雨歸。齊瑣追趨恩獨厚。赤松導引事多非。求仙何似瀛洲好。淸切依然近紫微。

渡海

結屋雲林度半生。老來翻向海中行。驚看水色連天色。厭聽風聲雜浪聲。舟子夜喧疑島近。估人曉卜驗湖平。時危歸國渾無路。敢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纔經五日期。深洋一望黑淋漓。波搖月夜人先見。船過雨天龍未知。險勝呂梁漂沒處。悲同巫峽泣猿時。平生一段乘桴意。莫爲微軀到此疑。

登大牢山

海上名山誰作鄰。數峯高起自爲羣。林明夜見水底日。浪動暮疑巖下雲。渺渺乾坤何處辨。迢迢齊楚此中分。邦畿回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

至東萊

海上新聞報曉雞。人家只在水雲西。小舟橫浦潮初落。茅屋厭簷鵲亂啼。縣市僅誇南貨聚。州城獨許北軍棲。平生自是多離恨。一到中原便慘悽。

宿高密

杳杳山城倚暮天。依依墟里見寒烟。海邦出息空今日。齊地徵求異昔年。俗鄙誰歌招隱曲。道窮虛聽卜居篇。故鄕回望在天末。一片歸心對月懸。

營邱

空墟廢堞繞營邱。一望悽然使我愁。賜履侯封千古在。委瑞覇業此時休。鷄啼古木西郊暮。鴈落平蕪北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鄕如此爲誰留。

次昌樂

世亂何從託此身。荒城牢落偶相親。民情固洽初來日。兵氣終悲乍見人。鉅鹿郡連來羽檄。穆陵關近起烽塵。攜家避地頭俱白。寇至更堪消息眞。

北海郡

齊國西行幾日程。平原望望怯初經。雨途車過泥蘇鞁。晴巷馬來塵滿城。野色北連三晉迥。河流東注兩淮淸。中原士俗古云樂。老我今多萬里情。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三冬不作雪。元日乃飛花。殆似呈豐兆。寒 還如獻歲華。曉梅同璀璨。載 凍蝶闘交加。疊遝如拖縞。徐 旋空若撥車。隨風疎復密。寒 雜霰轉還斜。藉借雲爲葉。載 光凝月在沙。迷汀難辨鷺。徐 著柳易分鴉。詠絮應輸謚。寒 吟車欲過叉。寒將椒酒敵。載 瑩比塞酥嘉。刻畫天呈巧。徐 鋪張地掩瑕。早朝光映笏。寒 暝獵勢漫罝。後臘嘗非瑞。載 先春益自誇。拂林微見蘂。徐 綴草淺窺芽。暖促庭猊化。寒 陽催瓦雀呀。土融偏潤麥。載 水活最便茶。不雨簷常□。□ 當陰砌或遮。時成燈屢剪。寒 坐久鼓頻撾。路滑妨□□。載 城嚴畏奏笳。歲寒同在旅。徐 春至倍思家。此日堪乘興。寒 歸舟向若耶。載

七言絕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夷白學士韻

范家里巷子孫稠。幾度經過回白頭。自是平生重風義。豈緣花柳數來遊。

秋思二首

我家遠在浙東西。萬里悲秋思轉迷。欲向長途寄安信。歸鴻飛盡暮鴉啼。

往事分明似夢中。弊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爲愁人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山東九日二首

去年南地過重陽。種得籬花一丈長。及到山東詢節物。傷心惟見菜花黃。

年年此日倍思親。況在天涯作寶臣。昌樂城中風雨急。幾回和淚濕衣巾。

懷汪遜齋二首

四明羈客近如何。別去今纔一月過。記得小齋多野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折得柳條無寄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宜東還

長途漠漠思淒淒。人盡東還我獨西。家在江南消息斷。須君問訊重啼鷄。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五

樂府

短歌行五解

悠悠逝波。歲月幾何。君子有酒。式宴且歌。解一 人無百年。五十已過。來途漸少。去途苦多。解二 日不重旦。春不再和。今我不樂。顏能再酡。解三 寒蟬在柳。蟋蟀鳴莎。情以秋悲。髮以憂皤。解四 旨酒既傾。短歌是哦。聊樂一時。孰知其他。解五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駕言故鄉至。問訊辭未終。相顧輒揮涕。歎我久不歸。流落江海裔。空懷錦繡腸。何有王霸器。童僕失舊歡。妻子生新嗔。昔如鷹脫韝。今作鵠垂翅。仍聞邦族間。近亦多凋弊。市朝既遷易。衣冠僅殄瘁。松柏匪廣阡。蒿萊翳故第。天運無終窮。人事有榮替。彼道術如斯。此生安足恃。已矣勿復道。興衰自古然。

巫山高

巫山望欲極。神女出何遲。朝暮自雲雨。君王徒夢思。魂乘林樹合。心嚮峽猿悲。癡斷腸臺夜。不知今是非。

鴻雁生塞北行

鴻雁何從來。千里度江湘。當春既北飛。涉秋復南翔。南翔逃霜雪。北飛逃長暑。豈不念鄉塞。所至有炎涼。

客子別家久。遙遙征路長。朝遊齊魯國。暮行吳越鄉。何思拔泰茅。惟憂齧苦桑。壯心移歲華。羈旅委年霜。蓬落根本茲。蓬飄轉爲房。此邦雖樂土。故鄉焉可忘。

戰城南

將軍西出塞。冒頓北臨關。欲戰憑河道。先奪桑乾源。鐵騎已雲集。革車仍電奔。殺身吾豈敢。聊報一餐恩。

雜怨二首

並翼猶有義。比肩猶有情。誰知歌扇妾。虛負合歡名。

君淚如朝露。妾淚如春潮。朝露曬時晞。春潮何日乾。

三婦豔辭二首

大婦蕩湖船。中婦歌采蓮。小婦獨嬌態。含羞辭未宣。傘箑掩花面。何處不堪憐。

大婦擫羅衣。中婦縫珠帷。小婦獨無事。月下理蛾眉。花落滿庭曲。河從覓履綦。

飲馬長城窟行

將軍西擊胡。道過長城窟。飲馬馬不前。爲有征人骨。征人之骨朽且寒。沈冤浸恨知幾年。當時亦爲擊胡死。流落孤魂此水邊。秦皇秦皇好征討。誰識窮兵是無道。爲君無道天實亡。不備中朝備北方。一朝禍至蕭牆起。回首長城空萬里。

雉子斑

天地茫茫物情。雉子斑兮在林坰。心懷耿介飛且鳴。扇綺翼。振錦膺。文章燦爛。意氣自多驚。當判帶節死。寧葬不肯爲褻奉聖明。韓信烹漢鼎。仲由醢衛庭。智勇雖並立。賢愚每相傾。宜哉避世士。往同雉子逃其形。

城上烏

城上烏。偪偪尾。畢畢逋。體寒難得暖。短強相呼。爲憶結巢巖穴日。一歲還生八九雛。羽成翮備各飛去。仍留阿母向城隅。向城隅。何所止。居烏將北遊。誰與俱。我欲遠銜汝。力弱而口瘏。方欲含之行。又恐秦家桂樹枯。誰兮誰兮憫所如。毋毀汝巢毋圖汝軀。

518

有所思

我思美人乃在瀛海之東隅。去路何迢迢。青荷綠蒲相縈紆。常時起向高樓望。美人不見空愁予。空愁予。路雖越。夢裏縱窺巫峽雲。覺來詎覩洞房月。記得洞房年少時。繡戶文窗羅綺帷。鸚鵡盃中酌芳醑。鴛鴦褥上聽歌辭。荏苒歲云暮。佳期不得願。鏡臺朝撩掌月眉。花堦夜踏如雲步。美人兮美人。年年此地瞻思君。願君莫作秋來草。一過見之一過老。

艾如張

翠爲衿。錦爲衣。朝朝暮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莫聽囮媒登韝韝。蘬雉西接桃李場。蓮蓬艾蕭有羅張。羅雖可避機莫測。爾誤觸之恐身傷。請看當日張羅處。群鳳冥鴻不肯顧。

朱鷺

朱鷺何從止。去啄金堤飲玉水。朝隨赤鳳暮翡翠。蕩漾驚波不得棲。有時挾子上林去。網絲紛紛復難避。不如歛翅江海湄。邊卻幽并遊俠兒。

白頭吟

莫把白頭吟。來調綠綺琴。蜀客當年竊私室。兩情纔向琴中得。謾倩黃金買賦時。已是青蛾辭寵日。兔絲春來託女蘿。蔓絡未至尚纏柯。若箇人心如草木。不到白頭妻遣逐。妻有嫁時綠玉簪。時時插鬢悅君心。一朝墮地變股折。恰似君心中道絕。我簪縱折碧共纏。君心一絕去他鄉。

西門行

出西門。望崦嵫。莫停乾軸駐坤維。歎人生。感盛衰。壽命百年焉可期。燕東逝。雁南歸。今日不樂待何時。鑒徂貌。撫頹機。起招親識飲華巵。歌唱曲。揮舞衣。放情舒意解憂悲。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五石隈東海。鍾秀五老人。五石隈東海。鍾秀五老人。厖眉鶴髮。槁項癯身。韜光養晦。保精毓神。年既孔高。福亦隨臻。歌以言之。鍾秀五老人。

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伯也居前。叔兮在後。上孤楚老。下鄙燕竇。如星之列。如嶽之秀。歌以言之。人與山俱壽。

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昔聯鄉梓。今則同根。昔在朋僚。今作弟昆。匪壽曷致。匪義奚敦。歌以言之。乃萃羅氏門。

日重光行

日重光。天命良悠悠。日重光。陰迴陽薄春復秋。日重光。人生百年苦易滿。日重光。黑髮幾時還白頭。日重光。花謝必再開。日重光。人不再少老即休。日重光。堪歎富貴利達。日重光。一時變滅如浮漚。日重光。何不學彼神仙。日重光。逍遙物外身長留。

月重輪行

天運茫茫。月重輪。盛時難久長。月重輪。窮通榮辱。一來一去無常。月重輪。人生在世。忽焉遷變如流光。月重輪。壽哉古昔人。功立名揚。身沒之後。千載何煌煌。愍覩一時。聖覩無疆。我觀我生。嗟歎傷。嗟歎傷。

五言古詩

感懷十九首

黃虞去我遠。大道邈難追。悠悠觀世運。終古歎興衰。王風哀以思。周室日陵遲。二伯方迭起。七雄更相持。彙并逮狂秦。干戈益紛披。復聞晉虜亂。五胡乘禍機。殺伐代相尋。昏虐無休期。羣生困塗炭。萬象翳氛霏。豈無憂世者。喟嗟吾道非。楚狂隱歌鳳。商山詠采芝。去去君勿疑。古今同一時。

杪歲周搖落。清商忽青青。斯逢未幾日。大火已南明。天運一如是。廢興安得停。商郊遷夏鼎。殷士祼周京。

寶方既已沒。毫社亦已平。務光異達道。敝屣薄時榮。

大運淪三代。高人尚誰窺。昭昭羊裘子。乃悟白雲期。身託富春耕。心育桐江絲。高視萬乘主。清風振四垂。世間羈豢豐。騷逼正嚱嚱。何當攀逸駕。山顛與水湄。

寵極辱會至。勢利與禍羅。君看道旁木。幾曾成斧柯。世中繁華子。追恨每苦多。芬芳有徂謝。平地生波風。陸機去華亭。蘇子挾三河。平生已酣畢。末路其如何。

高居觀華動。役役將何爲。巧智遞傾奪。利欲爭刀錐。古昔有遺言。財多怨之歸。夭桃沐春雨。灼灼能幾時。累愚不知戒。永爲達士嗤。

吾觀陰陽化。浩浩靡有停。圓光甫東照。靈曜已西傾。以之歎斯世。誰能獨久生。金仙談寂滅。老聃示窈冥。亦有羨門子。道與元化并。不死復不老。翩然凌太清。顧儕蚩蚩輩。誑誦謨丹經。

秋風何蕭瑟。一夜下庭綠。登高望宇宙。悄悄傷心曲。人生百年內。四序相迫促。衰顏與頹運。去去不再復。今晨與君會。明旦成往躅。夸父走虞淵。前途乃爾速。世人不自悟。朝暮營所欲。冰炭滿懷抱。殊無一朝足。奄忽乘物化。身名同草木。

時秋救邊急。喧呼閱點兵。荒城接沙漠。畢馬盡嘶鳴。荷戟者誰子。贏糧將遠征。借問何所之。天驕窺漢城。西奔丁零塞。北走單于亭。窮冬冰雪交。殊方不可行。骨肉兩決絕。悲極哭無聲。怯卒當勁虜。投魚餧長鯨。已分沙場死。暴骨無完形。驅車舍之去。不忍聽此聲。聖人御寓內。早使太階平。

伐木晉久廢。交友竟吾欺。利害紛啖食。迫逐方交馳。晨起踐霜露。四顧將安之。東路阻山海。北走到臨淄。臨淄古齊國。淳風亦早衰。惟聞管敬仲。嘗受鮑叔知。其人今已歿。鄉里失其依。知音苟不存。仗劍起旋歸。

蛩蛩分饜食。有難負以逃。一飽不忘報。況復成久要。子大啄母腦。亦有東山鴞。同氣且相殘。將復敦外交。

蓬萊與方丈。乃在東海湄。中有一老翁。人說是安期。曉沐暘谷水。夜燔若木枝。手中碧玉笙。時把鸞鸞吹。我欲訪仙術。長跪前致辭。飈車欻高舉。騰空掩徂暉。躋攀莫能及。望望成呆癡。何時駕飛鶴。撣手與世辭。

元圃有丹木。八幹何亭亭。光同白玉潤。夜比碧瑤清。不知何年代。產此至陽精。仙經所嘗言。服之可千齡。吾將具舟檝。涉海掇其英。

良辰豈長遇。陰晦在須臾。今日弗爲樂。明旦恐不如。都門多佳麗。清嘯當座隅。促席道平素。況有高士俱。列鼎過三鼎。傾酒盡百發。揮金娛心意。慷慨不留儲。達人每滔蕩。俗士恆自拘。白頭懷轗軻。撫已一長吁。

在世忽如寄。胡乃勞其生。濁酒報初熟。頹然醉前榮。日莫彩雲斂。天宇湛虛明。羣動各已息。一鳥忽嚶鳴。感之欲長歎。酒至還復傾。陶公殁已久。誰能喩吾情。

索居將永矣。浩然懷故都。故都何處所。限此江湖隅。時時起望之。風波暗前途。獨見雙飛燕。連翩還我廬。我廬有叢菊。近亦開幾株。恐從分別來。靈根日就蕪。請爲語比鄰。蚤把惡草除。惡草除已盡。歎息復何如。

落葉響空山。羈鳥號莫林。此時單居婦。哀怨起瑤琴。清商逐風轉。三歎有餘音。分明曲中意。感此離恨深。空牀亦易守。時寒難獨禁。涼飈一夕起。達曙懷重衾。君固執高節。詎知傷妾心。

家藏兩寶劍。巳合雌與雄。潛鋒在金匣。謂當長相從。何言風雨夕。化作雙蛟龍。一遊吳水西。一落豊城東。
相去邈千里。時時氣上衝。神物終不隔。歲晏會當逢。
遊魚返重淵。飛鳥歸莫山。行子別鄉國。既久何當還。日落長風起。稜稜氣迻寒。居人息深帷。浮客未追餐。
憂虞銷素質。風霜凋夙顏。惟餘一寸心。歲莫保貞堅。
涉波采芳馨。見此綠荷好。攀莖折其絲。芳情共纏繞。良人久離居。欲寄隔遠道。遠道不可即。睾物坐空老。

遊香山

薄遊東海日。巳羨香山名。艤泊遇知己。招邀諧夙情。漾舟孤浦發。抱策古原行。迤邐道淨域。紆徐款禪扃。
披雲禮梵像。漱玉事魯經。洞尋佛迹古。井瞰錫泉清。前峰象蹲勢。後崖獅化形。忍草林際碧。曇花川上明。
塵中罕可絕。物外理宜冥。願言持有漏。即此悶無生。

遊東湖

漾舟疑港斷。進帆喜湖廣。攬麗趣非一。路迷心已往。害峰亙稠沓。烟波紛滉瀁。梵宇浮鏡入。琳宮躡屏上。
浪起孤嶼沉。水落衆山長。隰隰草畔堤。悠悠蘆際榜。幽懷自此多。客情復誰獎。身固脫塵穽。心猶寄塵網。
安得超世姿。來縱山泉賞。

遊大慈山

水行殲躡盡。陸出路旋通。乃即蒼松逕。步入青蓮宮。連巘既嶜崒。密林亦葱蘢。地涉清淨界。身遊紫翠重。
隨流玩廣沼。企石眺奇峰。寒鏡滿秋夕。碧玉劃晴空。識君與年峻。象筵緣教崇。謁祠慨鄉相。尋僧叩禪宗。
契理巳無像。觀念豈有窮。願綰區中緣。永依塵外蹤。嗒然遺身世。年齊天地終。

遊天童山

遊躡去城市。清閟在川岑。遼申獨往意。行此無盡林。松篁繁映鬱。蒼翠邃深沉。九隴山巳見。三生石可尋。
列障圍招提。傑閣俯嶇嶔。池光亂塔影。澗流傳磬音。龍化井已竭。虎去泉徒深。周覽借靈迹。遲留多賞心。
念未委塵妄。事可息煩襟。即理苟已協。何用纓華簪。

遊育王山

栩栩招提遊。冥冥山海觀。玉几峰影橫。金沙水流漫。鷲嶺蒼嶽日。鴈塔峙清漢。遠睇朱甍起。近覩丹宮煥。
金輪事巳往。舍利光猶爛。亦有巨人迹。不隨塵劫換。陟降境愈繁。瞻接日旋晏。耆闍固追衍。泉石事盡翫。
浮生諒多途。又動歸與歎。

贈別汪定海三首

兄弟本同氣。恒如行路人。誰知風塵交。翻勝骨肉親。異鄉方綢繆。中路遽乖分。素琴彈別鵠。有耳不忍聞。
前舟巳云發。後舟更難待。春事動江皐。客愁滿山海。別易只須臾。會期知何在。亦既逵素心。安得顏不改。
故人忽巳別。兀兀吾何適。暮投甬東路。不見往來迹。古寺靜悄悄。空齋冷虛壁。獨有階上苔。猶如舊時碧。

題盤隱軒

曲蹊繚深碧。迴澗澄逾清。誰知慈水上。亦有盤谷名。蕣巢屏世喧。等李薄時榮。仿像中原路。逌遰太行行。
軒居儼映蔚。甍棟款崷嶸。晷檻停綠樹。夕堦飄素英。一翁臨暮齒。三九當弱齡。秫醪報初熟。瓢尊自同傾。
厭厭檢素展。寂寂塵事冥。窺鳥感歸翼。觀魚悟潛形。既已愜時物。亦復諧友生。琴書許交錯。辭翰俾縱橫。
老我記舒遊。遙途阻重征。溪山寄幽夢。林堂留恨情。可隨東浦月。流光到君庭。

贈星士

少小事游說。南越仍北燕。謀身難委數。作事詎由天。偶遇青囊術。從究白衣年。窮通三算裏。出處九宮前。
乃知蟣蝨臣。亦應箕斗纏。諄諄造命訓。粲粲非相篇。其言固多辨。乃不識子賢。

遊慈湖

青年尚奇偉。末暮竟迍邅。出遊訪陳迹。歷覽愧前賢。湖光紛蕩漾。山色互澄鮮。人以淑氣鍾。境由名德傳。
我來值初夏。物意發化先。清蒲苹蘘淬。雨荷娟新妍。披榛度南極。躡苔趨北原。川岳無壓形。祠宇有餘聞。
俛瞰淵底魚。仰觀天上鳶。撫化心已愜。即物理自全。舞雩記曾詠。濠梁憶莊言。不見祠下人。感激爲誰歎。

遊定水

常公開化地。源師講經處。人物有古今。山川無新故。婁驄既西峙。鳴鶴亦東翥。清泉冽廣沼。蒼松夾永路。
入寺結青蓮。愛方薰玉樹。三足想後因。四禪感前悟。此生眞幻化。學道奈遲暮。感歎顧昔心。悵焉起遐慕。

蒲菴

睠彼水中蒲。采之將何以。母老不下堂。兒行在萬里。空門隆孝思。除是睦州師

天香室

咄此月中桂。移根向金沙。清香滿幽室。天都亦未加。憶在梵王家。曾看優鉢華。

中秋翫月

前時避世亂。逌逌齊魯間。豈無中秋月。掩淚不忍看。兩來如昨日。秋空月又圓。時運尚瑕周。客子未歸旋。
身羈逆旅舍。迹隱滄海壖。不惜歲年晚。所悲窮路寒。知心有好友。置酒當前軒。邀月與之俱。怡我戚戚顏。
我顏固可怡。我心亦可歎。獨奈秋月輝。鮮明非往年。

次韻答毛彝仲提學

毛君於爲詩。思抱語復古。氣吞雲夢入。力蹴崑崙倒。杜壇時踔躍。韓籬極探討。晉宋失風騷。齊梁誰能灑。
詡當擇珉玉。乃忽忘醜好。繽紛將瑰詞。錯落見龜寶。冷冷伐木音。璺璺太玄草。光怪瞻陋室。巧麗怛愚島。
朝諷巳推襟。暮讀仍遠抱。戒亡擬刻琖。懼泄思藏稾。才高每遭忌。命險異再造。昔也赴湘流。今茲蹈海漾。
入固有屈伸。世豈無白皂。羽翼低易摧。聲名積難掃。指注者流俗。鑒觀則穹昊。誰其枚我歌。爲君薦神保。

客中寫懷六首

寄婦

結髮爲夫婦。所願在偕老。誰知頭白來。喪亂不相保。我昔從一官。攜汝登遠道。芙蓉蕩風波。寧有幾時好。

猶記東門日，別歸方草草。再拜前致辭，幽咽不能道。手提小兒女，慟哭向秋昊。詎識是生離，積骨白浩浩。
汝歸終可安，我去事轉艱。家既異疇昔，去住亦俱難。況乃畢婚嫁，百費萃茲年。內方燕羣小，外復給上官。
日夜聲嗷嗷，孰與分憂煎。夫妻不同苦，不如寡與鰥。汝辛毋我尤，我行偶迍邅。人道無終乖，天運久亦還。
豈復長流寓，庶往共飢寒。

憶子

綿綿我瓜瓞，引蔓穹宵長。有子將得力，棄之往他鄉。他鄉與故里，兩地永相望。獨有中天月，遙照雙松堂。
雙松我所植，念之猶不忘。況復兒與女，不見今六霜。大兒蹤弱冠，有姊同己長。相當望我時，齊行松樹傍。
見樹不見父，嗚咽淚成行。小女年尚稚，與弟走蹊蹻。相呼戲樹下，何處覓父裳。反哺有慈烏，跪乳有羔羊。
人事獨睽乖，俛仰我心傷。

念姊

淮陰古壯士，猶感漂母情。而況我同氣，由來恩愛并。一朝遭世患，舍之以徂征。惟當欲去時，涕泗下交傾。
荏苒歲年莫，兩鬢各星星。每念焚鬚事，恒焉心內驚。老去成飄蕩，所志在偷生。顧枉申申詈，詈我久遠行。
我欲喻中懷，獨有哀歌聲。哀歌清且悲，一鼓淚已零。再鼓三歎息，四座不忍聽。可隨晨風去，長跪陳素情。

思弟

將老計轉拙，故里不得安。兄弟各東西，何用保餘年。前時吳山上，與汝酌東軒。已知是久別，盃行淚如泉。
征夫懷往路，居士戀故山。昔容從此隔，望望兩心酸。去冬得汝書，知汝病未痊。道遠不能顧，掩書一長歎。
邇來頻夢汝，喜汝無病顏。生死方未知，誰能詰其端。自嗟農家子，止合老田園。才疏學更謬，遂爲塵網纏。
晚節益零落，何日得歸旋。仰觀雲邊雁，羣飛必相連。徘徊失所從，惝然摧心肝。

示姪

老來逃世難，心力豈能及。賴有平生親，得免諸患入。時當萬里行，所向輒險澀。山多虎豹虞，水有風浪急。
自非吾骨肉，誰能去鄉邑。已途伯陽遁，尚灑楊朱泣。何邦爲樂土，仍期共棲集。囊中黃金盡，費用將何給。
豈惜終憔悴，在困難獨立。憮然念猶子，詠言著斯什。

懷友

貴盛多士趨，衰賤親交棄。投老涉險艱，雖人敦氣義。往歲客吳越，保身無善計。風雨變橫來，倉皇不知避。
陰雲覺日起，龍蛇沸相噬。咫尺且莫期，千里詎能致。徘徊畏途上，所向色憔悴。不有高世士，緩急吾何恃。
時時想舊情，涕淚滿衣袂。恨無縮地法，一見陳往事。絕塞悲鴻鵠，秋原老騏驥。同心不在跟，蹉跎愧前志。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illegible]五月中，忽忽值初度。載觀此身世，安得不悲慕。我自弱冠來，早已失怙怙。莫縈墳上柏，幾歷歲華莫。
一宦實榮親，乃與禍機遇。不得顧妻孥，誰能問邱墓。三歲客東海，月夜鵲飛樹。餘年尚幾何，未知止息處。
幸有同心人，相期此漂寓。投身豈無所，擬意難即去。今日定何日，兩鬢已垂素。猶子請揮觴，邀賓強笑語。

詎謂忘憂物，翻是傷心具。我親長已矣，我兒今孰據。一女年亦笄，誰與畢婚娶。固賴慈母在，艱難營近務。
終愧爲人父，有子不能顧。盛衰豈人爲，賢愚亦天數。苟不替宗祧，何憂復何懼。我躬且不閱，尚暇身後慮。

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幷述己志云三首

韡韡凌霜葉，歲暮觀顏色。宜哉固窮士，秉心如鐵石。志乖尚欣豫，道勝豈愁寂。冠服自今茲，操行異古昔。
挾册時散蹇，照螢光已夕。孫生護苦心，袁安同至轍。長風掃殘虛，荒蒿翳行迹。知音諒已稀，守雌何所惜。
棲棲東鄰子，亦脫卞公幘。內懷松桂性，外抱霜雪色。心已委窮通，家豈問儋石。義廩餉飢劬，僧榻借禪寂。晤歌度芳晝，清嘯終遙昔。
避世多歲年，臥病幾晨夕。使者求顏闔，邦伯候龐德。塵中既息交，物外姑屏迹。但期高士賓，豈顧癡人惜。
縕袍苟不恥，撝言受衣幘。
傷禽有驚顏，達士無怨色。彼道豉多歧，我心非轉石。爲途寄孤蹇，衡茅守虛寂。新喜絕方來，故歡漸宿昔。
蕭蕭念平生，厭厭閱朝夕。青黃儻爲災，支離乃其德。老時尚蓬累，宜屈猶削迹。蹈道苟勿愆，沒身亦何惜。
且共醉中人，一笑穿吾幘。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六

五言古詩

賀尙書新祠六詠

高風臺

重城控閩徼，維西有崇臺。江韡望中滅，峰巒行處開。海引穎波去，山約高風來。境在人已亡，目極令心哀。

鳴鳳亭

昔登三山道，遙望鳴鳳亭。勢高翔北極，境勝壓南溟。已協吹笙趣，空多銜詔情。嘗聞故老語，賀公此遺榮。

西泠泉

茲泉誰所發，地脈一朝通。肯彰恩治意，今寓澤物功。停車已酌廉，橫經仍養蒙。伊人竟何在，流恨有遺蹤。

思玩軒

粵部莅星使，海邦分地宜。清聲播遐壤，遺愛託茲山。履綦滅遊迹，[illegible]歸渭。椒漿阻醲奠，延首一長歎。

樂善齋

若人抱深識，有善必見知。貢士慕公旦，好賢比緇衣。四儒慕尋[illegible]隘門基。高齋今寂寞，歲晏吾何依。

白雲窩

行窩僅容膝。胡乃以雲名。呂覘既云披。陶君亦嘗停。仰看歌郁郁。觀室詠英英。豈爲其人沒。悠然見光靈。

唐道提學訪予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亦來會次日唐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其韻五首

趙人薄交義。執手雞壇盟。遺佩憶澧浦。合劍慕延平。懷故非任運。獻新眞達生。振衣者誰氏。理棹此趨程。

亭午造東館。薄晚饌前榮。相求配伐木。吐氣感分荊。但聞悲促柱。不覩笑絕纓。萬事良已矣。且共咀芝英。

青春豈長遇。白日不再中。得失笑魯寶。存亡悲楚弓。宦遊能幾日。干戈已一終。嗟茲年歲邁。何人心志同。

終然蒲葦岸。偶映金碧叢。設筵畫堂北。歸雲天漢東。舉杯問明月。脫巾御冷風。倡酬歡徹夜。歌嘯聲摩空。

身世付蠛蠓。榮願等窮通。放浪至天旭。庭燭尚搖紅。

句章古名郡。遊子號轔轔。惟今有兩士。絕世而竝立。儒宮鼓篋遊。軍門排闥入。開囊俱瓌翰。持贄盡詩什。

避時車已捨。登途屨仍緝。丹心豈徒秉。苦節諒難及。亦有鸞東客。時同話憂悒。

居人懷未巢。行客舟已理。晤對豈無人。眷戀在之子。颯颯清風生。英英白雲起。客消飛珮初。愁纏分袂始。

君情江上波。我心井中水。去住不獲偕。感傷何時已。

負痾乖飲餞。神往形獨留。已悲陰潰潰。復感風飂飂。遊魚樂同遊。鳴鳥悅相酬。心交忽已遠。志合更誰求。

酒甕瀍初熟。蔬畦摘新柔。座有古毛義。寺逢今貫休。以之宴河曲。相從賦刀頭。佳會願偕斯。愁鬢已先秋。

誰能久寂寞。指景逐行舟。

九月八日閒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盈園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莊提學攜酒見過遂歡然共醉

運行儵飄忽。逝水縱虛舟。朱夏始徂暑。素節已深秋。天高涼風冽。露凝寒氣浮。歸燕別春巢。來鴻鳴曉樓。

菊可壽衰顏。酒能消壓憂。顧茲孤塞迹。孰慰年歲流。知心有好友。攜酒訪窮愁。摘芳相映媚。引滿同獻酬。

一酌情已遠。重觴興彌幽。插花我放曠。持爵子夷猶。寥寥汝陽飲。邈邈龍山遊。吾今思已高。何用登崇丘。

芳橋宴集分韻得雨字

昔思驚去裝。今願憩徂雨。顧茲世路艱。愈歎日車往。達人豁繁髮。美景恣歡賞。座有朋簪合。庭多賓珮響。

摘英新貯囊。采菊細盈掌。時物已內酬。客心仍外獎。信美終異鄉。雖樂非故黨。何時息風波。一葦泛河廣。

題蘭芳齋

藹藹高齋暮。浮遊此空林。不遺蘭爲友。孰可與同心。綠藍媚秋色。紫莖搖夕陰。芳意徒自負。幽期竟誰尋。

以之念身世。三歎援孤琴。猗猗不成操。豈爲無知音。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良儔會遙途。芳醑宴華月。繁思觴元夜。浩歌振清樾。暫合樂易窮。念離憂難歇。綿綿道路艱。冉冉歲月忽。

棧荏何會時。知添幾霜髮。

遊龍山

昔聞龍石名。今覓龍山路。泛江循近洲。卽陸入遙樹。離離列綵巖。泫泫溜甘露。斂見雨微峰。高出雲飛處。

好山殊未歷。遊子已多趣。尋幽雖欲行。愛境不能去。庶遐物外蹤。稍息塵中慮。佛廬既崇曠。雲閣復高據。

登臨當雨餘。眺望屬秋暮。意同疏木寒。興逐歸鳥翥。蒼蒼暝色起。杳杳晚鐘度。耽翫樂地幽。趨事嫌迹遽。

爲謝林下人。行當重遊寓。

遊清泉寺

路繞蒼松迴。寺倚清泉幽。況復得佳友。來遊當杪秋。情隨水聲遠。興挾山光浮。兩屐涉遊足。雙峰聊吟眸。

陸尋虞監宅。林訪袁家邱。徘徊念疇昔。感歎罷冥搜。古今如大夢。身世一浮漚。不悟無生樂。終纏有漏憂。

悟言賓道侶。冥理釋緇流。咄嗟已成累。竟動故園愁。

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含舟遵微行。振衣遊淨域。誰知登眺初。已動存歿憶。大篆揭飛堂。古句刻貞石。鮮翰固留今。身世忽成昔。

鴨綠雨新霽。山寒窗易夕。方懷露電悲。何有林泉適。出觀堦上苔。一是舊行跡。我心如磵水。欲流翻復激。

自定水回舟遇潮

清遊夙所嗜。投老與未已。一朝得良儔。投袂爲之起。龍山履既遍。盧水舟亦艤。復訪清泉境。三宿石林趾。

葉氏好弟兄。堅留酣酒醴。屢辭不聽去。維繫久乃弛。遂乘一敗艇。夜遡潮江水。中流遭駭激。指顧有生死。

既類投湘屈。復近捉月李。雲莊得神助。躍出洪波裏。長呼施援手。臂與老猿似。唐生脫靴韈。投棄如敝屣。

亂江上崩岸。赤腳不顧禮。空津稍騁築。蹴地僅盈咫。前江後吠滄。擬步輒傾圮。既爲屈蠖躋。復作攀鷺峙。

須臾雲盆黑。四顧無託止。復賴雲莊仙。指揮命舟子。竟將補天術。塞卻漏船底。仍逆衝波急。直榜慈溪涘。

已瞻舊館近。舍舟同步屨。叩門訴館人。慰藉雜悲喜。咄茲六尺軀。忽忽當暮齒。危途冒險艱。到今知有幾。

君子處斯世。眞與此舟比。傾覆乃其宜。得濟誠幸爾。因歌戒溺篇。持用謝知己。

書畫舫宴集分韻得澹字

平生學已譏。末葉道逾貶。久酣世味醲。益羨朋交澹。座既接簪纓。享復與呂歐。偶會情卽親。未識氣已感。

驚鱗樂連藻。倦翮媚叢菼。既忝末席歡。不飲吾何敢。

以大先生遺冬菊

時冬卉木變。高齋凄以清。不有籬下菊。芳意竟何成。夕餐金爛爛。曉擷星熒熒。已足娛晚歲。況可制頹齡。

君子篤惠愛。分贈到空庭。盈盈一水隔。託此結幽盟。色以喻中道。香以表孤貞。一花知微賤。所貴故人情。

題葉守常愛竹軒

詩嘗詠淇澳。律亦鳴嶰谷。逖聽豈不懷。希聲竟誰續。有美幽隱人。早厭喧囂俗。作室臨地偏。開軒愛筠綠。

雨葉媚晨觀。烟梢延晚矚。欒枝想龍化。摘實遲鸞宿。實思晉士七。逸慕唐人六。清遊茂林下。沈飲迴溪曲。

喧飈蕩昏旦。增輝麗川陸。至樂非外求。深情自爲足。謬循遊士蹤。偶覩高人躅。可隨竹畔風。蕭灑歸君屋。

汪明府以叢竹遺唐伯度求予題

擢幹纔數尺。幽姿已猗猗。僕在縣齋日。偏栽此竹多。寫直方有託。持贈意如何。

題清暉樓

摘懷石壁遊。載歌康樂詩。築室抗華嶠。臨流對清暉。坐中鳳湖見。窗際龍岫微。近矚層波渙。遠睇連岡馳。巉巉層雲冥。濛濛夕陽時。氣候非一狀。遊觀具在斯。之子謝維縶。息景偃郊圻。峰影墮書帙。波光搖硯池。陋彼金門步。效此玉山期。而我去鄉縣。空林閉衡闈。式覲登樓作。益動歸田思。

題鳳湖梧竹居

鳳去專久空。世已非姬周。誰知東海地。尚想西康州。爲重王者興。康希靈羽留。種竹實下垂。植梧枝相樛。風雲感期會。牛斗懷匹儔。於德苟無取。此計豈良謀。鳳瑞固難獲。人瑞當易求。若士產飛雛。結巢居上頭。朝琢玉山禾。夕飲醴泉流。坐看綵翮就。起作赤霄遊。小將啓家慶。大可昭皇猷。碧梧與翠竹。致此詎有由。

訪烏繼善不值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之三首

達士不羈世。投身向寬閒。出處一虛閣。翠樾帶澄瀾。高懷抗塵表。逸思窮元間。亦念泣岐客。悠悠歎會難。

青雲志已乖。白頭元栖草。家貧無宿儲。逐食在遠道。風霜減容鬢。憂虞損襟抱。不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

佳期詎可失。況乃桑榆時。居人忽不見。行子終何之。暮色已凝暝。晴光始泛漪。默默就歸路。益歎瓊樹枝。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繚繞西城曲。逶迤一徑通。院深不知處。日暮但聞鐘。蘚草泛光迴。澗篁結影重。臨公舊弟子。亦住此林中。朝夕孰與晤。二難且笑同。弟兄世多有。誰共得禪宗。稍約遊山侶。來尋設澗蹤。境幽塵自淡。詎能承道風。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賦此以別

貴賤異今迹。貧交易前心。況乃干戈際。從此歲年侵。門巷久已寂。劍佩非所臨。洞識棄衰盛。高誼繼浮沉。願枉丹梯步。見就碧川潯。羈足繫歸影。遂羽怯離音。明發忽言邁。幽懷浩難禁。神交不在舊。歡會當自今。倘遂卜鄰願。遨子湖山岑。

龜毛廬

倦遊去朝市。委懷在田園。既悟執戟疲。益知荷蓧賢。夙晨飯牛出。夕曛負耒還。靜作固云力。秋斂未盈廛。求龜豈其願。拙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氈亦良難。

草心菴

息念謝囂俗。滅迹偃中林。川岑寓耳目。邱壑曠形音。虛堂帷幔撤。幽途狐兎侵。幾堆既成昔。刻釜空遺今。探囊悲論遠。閑坎怡情深。雖後三春暉。寧忘寸草心。

題靜勝軒

端居觀羣動。貴賤各有營。刀錐競微利。風塵逐浮榮。朝暮走闤市。夢想戀神京。冰炭俱在懷。是非亦交嬰。不爲物外觀。獨有靜者情。松門盡日掩。山鳥繞舍鳴。捲幔風花落。步庭春草生。地遠塵自澹。身閒心乃清。逍遙足爲樂。一笑萬事輕。

題嚴氏蒼雲軒（嚴乃子陵之後。故取雲山蒼蒼語名軒。）

茂植有鬱條。澄源無濁流。若人嗣芳允。撫境懷令猷。蒼蒼亂山出。翳翳族雲浮。何書姚江住。不似嚴灘遊。雨耕循近墅。烟釣濟遙洲。晨出庭戶靜。夕息軒窗幽。第嫌古今迹。永間東西州。悽悽百世心。眷眷千里睇。存家子悵惘。浪迹我夷猶。忽觀述祖作。祇重越鄉憂。

題魏氏福源精舍（在上虞夏蓋湖）

虞耕表鄉縣。夏載紀山川。前聖事多往。後哲慶方延。偉茲鄭國裔。彌嗣李唐年。運移澤猶竭。家久禮益傳。直道遡前訓。孝思光往篇。令宗懋民德。通急拯時遷。幼壯尚沉淬。末暮豈纏牽。山遊玩松月。湖泛弄苔泉。地隔人烟迥。天浮雲景鮮。生應寄別業。死竟託幽阡。名無汗簡錄。行有金石鐫。每觀穹碑煥。兼懷嗣子賢。欲知百世後。常求千載前。本固榮斯盛。源深福乃綿。羨魚須結網。不稼詎盈廛。爲誠勵朋好。世美非徒然。

對春雪寄梧竹翁二首

當時寒已收。今茲陰尚結。惜此麗陽天。盡付蕭騷雪。穿花適自亂。雜雨詎成潔。獨有滿橫人。詩思益清絕。

積雨已兩月。飛雪亦二旬。但驚谷中寒。詎覩原上春。庭無鳥聲樂。門有虎迹新。君子篤惠愛。應念臥飢人。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忽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高氏崑盧。頹垣敗屋。而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微醉就睡亦佳甚。獨惜孔昭葉君。既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爲溜不絕。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遠覩芳年謝。坐斷清景遊。幸茲舟楫具。肯爲晦冥留。空江已遊濟。凝雲猶未收。浦寒雨隨作。蓬漏霰仍投。澄湖限遙境。溶漾翻近疇。急時暗促榜。失路夜迷洲。老篙泊洄曲。童子棲浪頭。備觀空館息。彌動羈客愁。鳥聲入簷急。虎迹當門稠。人咤久失主。鼠欣新得儔。障牖挂衣袂。燭龕爇薪槱。肴核稍羅列。醪醴聊獻酬。僕御競歡譟。賓朋恣吟謳。外患悠悠逝。中情壘壘瘳。已諧安集意。浛爲棲宿謀。播地藉棄秸。解包出衾裯。諫瀏訝潛滴。礎潤驚崩流。偃坐類屈蠖。駢臥劇拘囚。閉懷仍抑噎。苦語重咿嚘。默瞻屏遊履。嘉願赴歸舟。陰晴分預卜。行樂且復休。鮮恨同袍友。近在東家邱。竆年訂期約。此夜闕綢繆。鬱鬱荷良思。依依仰清猷。茲會已云失。何時復相求。

舟次高登遲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屢約湖曲遊。良辰輒蹉跎。及今風雨夕。一蓬凌寒波。遙遙度墟里。靡靡轉坡陀。暫息泉上樓。倚欄頻嘯歌。此時知心友。欲期在山阿。儔侶後之久。不至復何如。

湖上對雨有懷天淵老禪

空濛晴遙甸。淅瀝響高樹。乍蔡林表來。復灑重湖去。瀟瀟孤興發。望望寒川莫。念與道人期。雲深不知處。

留別白沙諸友二首

頻年接歌笑。誰忍隔音形。一爲塞餞追。頓忘別離情。春帆已綰浦。晨鼓亦催程。可得重相過。同聽夜潮聲。

別筵春寂寂。分渚草離離。徘徊折芳杜。悵望失佳期。潮水有虧日。客情無減時。已交心中事。終道與誰知。

雨暗長江夕。鐘動寒城暮。居人息深閣。遊子行多露。冥冥見烟花。曖曖想雲樹。不道絕遊從。晨昏自難度。

寄秋崖講師二首

四窗齋弟子。胡乃住茲山。緣思竹一龕。遂分雲半間。宗門資荷負。衲子賴陶甄。毋徒效簡懶。飢餐而困眠。

涼風振乳泉。落日照白鶴。清境曠蕭條。高僧愛棲泊。談經瓜爲香。說法花亦落。何當乘塵勞。來問無生樂。

承天淵天敍二禪師下顧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相聞非一日。相會在何年。行道偶來過。齋興復言旋。豈伊塵外迹。合屛區中緣。去就既殊路。動靜詎皆讙。身名端可遺。物累諒終纏。悠悠仰高韻。默默阻中悁。

七言古詩

揖月樓歌爲陳節判賦

故人昔官東海陲。舉杯邀月月不知。故人今住北江滸。開樓揖月月乃至。彼月於人無愛憎。幾而鑒兮忽而昇。一昇一墜儵人老。人非靈仙安得與之久相好。君不見潯家有樓號干雲。又不見晉代有樓名伺星。兩樓只今誰作主。惟有明月曾照當時人。當時人已矣。明月獨如故。古往今來共如此。仰看月光能幾度。念此長歌雙淚流。人生似寄君識不。欲遺身世放情意。除是登君揖月之飛樓。月兮月兮於我亦何有。昨日黑頭今白首。黑頭白首可奈何。且盡今宵一杯酒。酒酣爲問誰可揖。世間只有此月心莫逆。鄭生空揖陳華公。汲老徒揖田相國。遭固無足取。窮亦不足惡。但願仙人降靈訣。使我長與是月爲賓主。吾聞月中仙桂芳。下有白兔所擣長生不死之藥。方因君儀乞得。千載不相忘。

節婦謠爲蔡姬賦

四明古郡控海隅。黑雲壓城風振廬。中有一嫠貌甚姝。年未三十卽寡居。時時泣血眼欲枯。鳥啾獸躑助號呼。旦夕鬻蔬絕復蘇。春秋饋祀悲有餘。烏不攫殘猿以拏。白頭爲有堂上姑。姑年既老孰與娛。孰具晨餐與夕蔬。晝理蠶桑夜辟纑。經營甘旨美且腴。奉老仍當撫我雛。我雛未解膝下趨。雙身鞠育竭瘁劬。年來能作反哺烏。空堂夜靜孃影疏。燈燭熒熒一寒孤。照容已絕翠與珠。敝禮只穿麻枲襦。人生在世不斯須。茹苦衛辛何太拘。天地立極聖有謨。重茲首教自古初。或始乾坤或關雎。民彝所係理豈誣。濮上桑間俗易汙。柏舟所詠絕代無。紅顏皓腕滿路衢。容不姝德徒區區。卓哉此節誰得如。里巷遺輝日以敷。褒題況復有文儒。芳名好與金石俱。我固頑然一丈夫。貞節傳中書不書。貞節傳中書不書。

丹邱先生歌

丹邱先生好仙靈。自言手把天地扃。雷公電母聽使令。乘翼羿恰通丁事。時秋屢旱氣不清。海頭八月神濤傾。天河咫尺連滄瀛。風號雨蝕不暫停。雲林老臣卻猶醒。欲召羣仙來降精。奈此淋淫時所丁。海嶠蠻姥濕輜軿。丹邱先生遣上征。坐驅羽駕逆雲行。赤龍騰御青鳥迎。手執芙蓉朝玉京。告道祠官竭精誠。冀陳情狙靈爽。昊天胡奪是兩眼睛。有光不照孤斷惰。頃之颶風翩以輕。旗旄氋氃擁飛旌。口含天語悄無聲。爲臣特借三日晴。扶桑暘谷曉曨頳。百神雜沓天路平。丹邱先生下太清。首峨瓊弁被玉纓。留中恍惚

儀若驚。翻然向我振威獰。曷不從之學長生。

遊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爲醉歌

石林古村鬱深窈。幾處樓居插晴昊。主人喜我攜客來。隔屋頻呼酒家保。老來厭受樊籠束。十日山行恣幽討。世間萬事良可知。一盃且此開懷抱。座中高士毛與莊。滿腹詩才關苑藻。自從借我林壑遊。得句幾回驚絕倒。況逢地主亦善詩。時出新篇慰枯槁。安得思如劉沈輩。席上同吟醉歌好。留鶯月棲愛宵遊。樓度日車嫌晤早。衆賓同盡新知樂。賤子獨懷心悄悄。有家遠在越水東。數日漂流千里道。身心已同風撼木。壽命何殊露垂草。柴桑未返彭澤翁。同谷空悲杜陵老。好憑醑水添酒盃。盡把閒愁醉中掃。

胡仲厚爲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世間誰是丹青手。神妙如君不多有。一朝來訪逆旅中。戲捉霜毫寫予醜。人生落地無常身。紅顏幾日白頭新。況當萬死干戈際。豈有丰神堪寫眞。胡君胡君眼如電。席上乍窺如慣見。二毛既已發天機。五采亦復開生面。試拂鸞臺青鏡銅。時時鑒我憂世容。雙眉交攢兩肩聳。較與此圖標格同。聞說朝家畫麒麟閣。褒公鄂公無處著。不從當代寫英雄。卻向窮途繪老翁。老翁醜狀固無比。一種孤高差足喜。里巷從今詑許仙。愼勿取錢酬二千。

海隄行爲葉敬常州判賦

海潮淼淼海雲黑。幾處居民遭墊溺。豈無精衛填石心。海水無情誰敢敵。餘姚州佐一文儒。射策到來膺氣霸。手挽大鼓召丁壯。誓作長隄備不虞。敢行令弃喧百里。畚鍤紛紛集如蟻。闔符府檄適復至。以賦來從無遠邇。伐山鑿石鏦有聲。叢道轟雷動地鳴。靈胥聞之夠膽懾。天吳值此定心驚。頃之地脈異疇昔。海口分明見山骨。新隄萬丈與城延。怒浪狂波爭不得。從茲疆場永奠安。黍稷桑麻應鬱然。當知擊壤行歌日。絕勝乘濤悔過年。牧童每指村中路。卽是前人沈溺處。念功既許書鼎識。追恨惟容髑髏語。姚江渡頭夜泊舟。夜聞南岸雞儀鼉。鼉蜒鼇鮫洲盡耕作。葉公爲政孰與儔。古有白公及鄭國。引渠溉田足民食。二渠已廢名尙傳。況乃葉公今更賢。葉公事業海同久。海隄可與葉公之名不可朽。

蓬山新樓歌爲方德盛賦

達蓬名山控海壖。東望咫尺蓬萊巔。是中樓居高插天。雲龍霧鶴巢神仙。左蟠龍蛇角鬣全。右挾鳳翅羽翼翩。澄湖前浸類鑑圓。層崖後擁屛障然。一峯來朝屹不遷。珽押海國淵爲淵。昂隄伏岸深扃鍵。驚濤駭浪翔敢前。彼樓突起正弗偏。中窺倒景窟宅專。危甍上矗拂斗躔。雕闌下俯臨幅員。綺窗彤楹燦相鮮。曲房邃閣極邃延。簷閭古樹森戈鋋。簷外老石塞飛泉。朝嵐夕靄挂復懸。剛颸浩氣噓欲穿。芙蓉城闕特渺綿。瀛洲殿閣同精甄。老仙兩鬢白以元。時時陟降踞背肩。驚鞭鶴馭來蹁躚。東公西母恍後先。下觀塵世直蠛蠓。乃居寵食羅屋椽。亦有囷食列町疃。□腥飫腐吁誰賢。況復年來逢世艱。滄海盡涸成桑田。白骨被野血被川。弱者死飢勇死權。老仙處此私自憐。含精養神心益虔。仍悲凡賞貴陶甄。蜿蜿甘爲帝所捐。伊予沈痾久未痊。丹梯百尺愁攀緣。願從老仙乞數椽。鳴其一字齊中邊。老仙帰我坐臭旃。弱水幾迴風

引船。僅容斗室渥民編。私胃何由孫辭瀾。幸哉道眼雙炬燃。常時照我不我慈。我麥我叩志倘堅。靈科祕訣終使傳。食瓜咲棗度年年。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至正以來畫山水。祕監何侯擅其美。帝御宣文數召見。抽毫幾動天顏喜。有時詔許閣內儲。名筆斑斑世所無。王吳李范已心識。餘者山堆皆手摹。海內畫工亦無數。才似何侯豈多遇。權門貴戚虛左迎。往往高堂起烟霧。人間一筆不可得。門外車徒誰如織。葉君使還親集送。乘輿始肯留眞跡。於時在座總儒冠。王鄭歌辭曉更妍。豈無片語道離恨。見侯之畫筆盡捐。此畫攜歸在鄉縣。萬壑千巖眼中見。卻憶都門送別時。回頭皆觀西山面。莫言短幅僅盈咫。遠勢固當論萬里。既似山河月裏明。復同衡霍雁中起。葉君眼力老愈光。愛之不減雲錦章。年來行囊盡拋棄。惟將此紙什襲藏。何侯遷官定何處。有客披圖正傾慕。北騎南轅倘相值。煩君為我致毫素。諸侯一寫滄州趣。

此畫乃葉君孔昭為南臺宣使時。以公事走京師。祕書監丞何侯思敬為寫以贈。而畫上所題鄭仲舒。蓋孔昭同門友。時為國子博士。其王周叔則孔昭居胄監時同舍生也。時為翰林檢閱。章甫亦宦遊京都。與孔昭深友愛。一時交舊皆文學之士。而思敬翰墨尤號知名。孔昭既重思敬之所作。而又以諸君子之會合不可驟得。攜歸故里。請予時之。而幷識其始末於後。覩圖畫之如新。[illegible]遊從之日遠。孔昭安得不慨然於斯。

題顧氏長江圖

天下幾人畫山水。虎頭子孫世莫比。何年寫此長江圖。多少江山歸筆底。巴陵三峽天所開。遠勢似向岷峨來。洞庭瀟湘僅毫末。楚客湘君安在哉。江上一朝風雨急。老我曾來踏舟立。鼓枻既聞潭畔吟。抱琴復聽竹間泣。別來幾日世已非。忽此披圖憶昔時。早知避地多歲所。肯逐紅塵千里歸。林下一夫巾膝似。亦有舟人與漁子。能添野老烟波裏。便與同生復同死。

題出射圖

玉門關南百草肥。玉門關北關兵稀。邊頭無事秋馬肥。將軍出射沙塵飛。一胡據鞍執大旗。翩然前導疾如飛。一胡引猾如附枝。一胡放箭箭不知。後有兩胡壓騎追。側身拔鏃恐鏃遺。玉門關城迥且巍。一時士馬何神奇。我來塞外披邊隴。曾揮此馬看君騎。為君取酒盡千卮。醉裏爭誇戰勝歸。到今已是十年期。畫家所寫是耶非。卻憶當初親見時。

題打毬圖

鞾胡擊毬世未見。人馬盤盤若風旋。場中一點走如飛。三人躍馬爭先馳。兩人翻身驚且歎。前視後視週迴轉。平沙蹙踏黃入天。肯使蒼鷹飛向前。身忘激射但狂走。未知毬落誰人手。君不見秦失其鹿人共逐。劉項雌雄幾翻覆。

畫馬圖

吾聞唐家有馬名胡騮。寫入尺楮百千秋。是何筆力妍且勁。眼底飄飄盡龍性。此馬曾經百戰來。豐姿逸態何雄哉。功成未受伏櫪惠。愁對宵驟若相語。阿公愛馬兼愛畫。市以千金豈高價。流傳幾手到南荒。夏竇兄弟今襲藏。年深物化使我傷。驊騮無日徒過伯樂與王良。

袁君廷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為賦長句

有客訪我城東廬。手持何侯山水圖。乍向高堂一披覩。已知筆力天下無。老我愛山兼愛畫。對此心神忽俱化。得非鼓柁過瀟湘。乃支藤上嵩華。野亭倒影浸江清。耳邊髣髴波濤聲。漁子蒼茫泛舟入。林翁傴僂渡橋行。因憶良工經思處。元氣淋漓滿毫素。豈但胸藏萬邱壑。西極南溟隨指顧。嵩山走海何雄哉。滿堂空翠揮不開。丹邱亦城宣綿邈。萊窮水情沿洄。何侯天機深。丹青世無敵。自從揮灑近天顏。林下何曾見眞跡。年來喪亂走風塵。始為買來下筆親。王吳未可誇神逸。圖公數畫安足珍。與客傳觀懷未止。卻歎何侯今已矣。卷圖還客休重看。世間夢境亦如此。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七

五言律詩

經金櫃廢寺

寂寞唐朝寺。頻年客到稀。空山孤殿在。荒逕一僧歸。苔色纏秋雨。松聲振夕暉。驚烏初有託。近亦出林飛。

鄮城逢故人

一別無消息。誰知住此城。忽逢難面認。驟話各心驚。身世丹衷折。干戈白髮生。憑君陳往事。相看重含情。

客中守歲

旅館生寒夜。條風已轉晨。絕憐天畔客。虛負歲朝春。綵勝承恩舊。金錢問卜新。妻兒千里外。應亦念行人。

挽韋處士

處士家何在。樓迴傍海壖。園林行迹滅。風物畫圖傳。甚入探擔徑。山餘洗藥泉。聲名身後著。猶賴子孫賢。

客中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道路離居久。鄉關入望賒。此生渾是客。行處即為家。關徑金栽菊。分園半種瓜。終知多失意。身世一長嗟。

攜家東海上。三載滯還期。鬢為多憂白。身緣久病羸。物華誰復對。藥不爽曾離。幽事關心極。惟歌二妙詩。

自述二首

事業此生休。邈邈今白頭。一年不又盡。數口轉多愁。醉憶山公騎。寒悲季子裘。妻兒重相見。說著也堪羞。

家無十日程。歸計苦難成。為客憂飢餓。頻年仗友生。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

歲暮感懷四首

驅馳三十載。身世竟何如。人老憂虞裏。交疏病廢餘。鄉邦書未返。湖海歲將除。後夜燒燈坐。依然歎索居。

移家東海上。汩沒度危時。草市腥江鮑。民居雜島夷。衣冠隨俗變。姓字畏人知。保己無深計。翻言命可疑。

已被盧名誤。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仕事溪雲外。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

自我離鄉井。棲棲又十秋。一身渾是累。此世可無憂。道路雙青眼。風塵自白頭。但求歸葬地。餘事總休休。

客居三首

謀作全身計。遠投東海行。地偏惟養拙。歲久未知名。苦徑荒湖闊。柴門逐水成。牧童時聚笑。窮老一先生。

漂流何所往。寂寞住湖陰。道路無知己。飢寒亂此心。草枯春牧遠。浪闊夜漁深。敢懼艱虞事。衰年自不禁。

寥落空山裏。松門晝亦關。江鄉千里隔。天地一身閒。聽雨多臨水。看雲長傍山。自今幽思熟。無復歎時艱。

辛亥除夕三首

眇眇家何在。悠悠歲又闌。十年東海上。千里北風寒。衰鬢隨年改。愁懷借酒寬。何鄉為樂土。身世各艱難。

湖海風霾暗。道途霜雪清。如何一年盡。翻使百愁生。俗薄乖留計。時危緩去程。家人團坐夜。應遜旅中情。

移居湖水上。已是一年期。客路頻辭歲。家山忘別時。庭寒無鵲噪。春近有梅知。此夜傷情極。椒觴假獨持。

哭楊大章先生二首

家紹文元學。身安原憲貧。世方推獨行。天忽奪斯人。客路誰傾蓋。湖堤幾詠春。回看攜手處。不語自傷神。

近到揚雄宅。徘徊至夕暉。那知三宿別。竟作九原歸。許劍嗟何及。懸牀事已非。祇應重過日。獨泣向空屏。

三日前嘗訪先生慈湖之上。款留飲至日暮不聽去。酒□索予數樂方。且言必親至而密受之。故有許劍懸牀之語。

訪止公於文溪

杖錫遊茲地。過從動隔年。已無離別想。那有去來緣。心事青山外。禪機白石前。偶來非道意。敢借懸燈燃。

七言律詩

秋興五首

野色蒼涼日自斜。海城故故聽悲笳。人間已過三庚暑。天上誰乘八月槎。俛首風塵秋有淚。側身天地老無家。杖藜獨立清溪上。愁對歸鴻沒暮霞。

咸陽城下動秋風。落木蕭蕭漢苑空。太液曾聞駐遊輦。上林誰見弋飛鴻。王侯第宅蒼茫外。錦繡山河感慨中。關塞只今無夢到。白頭吟望思何窮。

唐朝宮殿面南山。韋杜曾傳尺五天。渭朔郡連通雨露。崤函地隔接風烟。隴雲秦樹空今日。衰草斜陽異昔年。世事紛更共如此。豈須見後始悽然。

鳳凰飛舞下層巒。珠樹瑤花一夜殘。周室舊聞遷寶鼎。漢宮今見泣銅盤。荒祠猶記蟠龍柱。壞埒付傳乙鳥壇。為歎興亡腸易斷。不須登眺傍高寒。

露下碧梧秋氣深。天時人事共蕭森。海流不盡衰年恨。節序祇添故國心。千里還家知幾日。十年逃世至於今。芳樽美酒無人共。安得愁中滿意斟。

偶書

自從北渡浣紗溪。十載家山入望低。失學已慚元亮子。長齋應愧太常妻。百年世事醯雞甕。一夜鄉心謝豹啼。卻向歸途尋遼鶴。白頭和淚寫淒迷。

憶鶴年有賦

投老江湖生事微。隱身草澤接交稀。情同栗里陶彭澤。形似遼東丁令威。紅日曉迷滄海樹。白雲秋老故山薇。鶴東野客心同苦。幾度相從話夕暉。

寄沈隱君

故人家住白雲隈。占此崖盤與澗通。風挾水聲歸遠竹。日將山影上階苔。律書在篋身同乘。瑤檢堆牀手自開。聞說蓬瀛從此達。好騎白鹿訪君來。

唐道既別云自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何事扁舟此問津。似君標格邈難親。閑聲舊識尚書履。屏迹今義學士巾。鳳口水深湖沒路。龍頭山暝雨隨人。遙知兩地登臨處。念別各傷無限神。

晚至永樂寺

江干細路走羊腸。遠逐鐘聲到上方。水竹暝時雲淡淡。遲松深處月蒼蒼。佛龕夜續傳燈火。僧榻寒薰小篆香。何用別尋天竺去。人言此地即慈航。

題永樂寺水竹居為郎翁賦。翁昔號匡是老黃為。

一上高樓俱有餘。登臨事往竟成虛。已無閑老履綦迹。徒認匡公水竹居。佩玉聲流池畫處。琅玕影動月來初。從今便結東林社。曉鉢高禪老衲如。

同泮用剛登甘露寺

丹梯百尺翠苔紋。境有仙凡此處分。殿影恍從天畔落。磬聲揮向竹間聞。山縈龍出繞青靄。峰值雨微多白雲。杖錫又登高閣去。無端詩思忽紛紛。

李師家烹鶴見餉

千年端有化胎禽。一旦烹來野鳥如。身死獨遺沙苑衛。魂歸應記鎮樓書。茅君入帳名空在。衛國乘軒事已虛。慚愧主人情意厚。搜羅異味及巢居。

星菊李盤石家。菊有翠本異花。一枝九蕚者。

白榆歷歷掩穹蒼。誰種靈芽近畫堂。太乙好隨孤豔紫。天機錯認九苞黃。根株擢秀元同品。顏色參差忽

異芳。自是君家多瑞物。作歌從此詑芝房。

瑞連李翌石家，並有雙花並實者，故以是名其堂，求予爲記。

是歲秋風滿戶庭。誰家猶有瑞連生。雙開自昔聞連蒂。並實於今喜共莖。不學兩妃爭寵態。惟含二女留君情。李侯忠義天偏諒。好榜新堂爲勒銘。

五言絕句

題瀟湘八景

洞庭秋月

皓氣澄素波。況當湖正秋。舟人夜半起。倚遍岳陽樓。

瀟湘夜雨

瀟江思已悲。入夜聲轉急。還憶在荊南。臥聽湘妃泣。

山市晴嵐

巖上光已合。林端晴未分。暫出猶衣濕。況乃幾處人。

漁村夕照

日落川光暝。一舟橫渡頭。心期逐漁網。蕭然俱未收。

平沙落雁

羣傳孤渚迴。影帶夕陽微。爲有驚弦意。欲下復遲疑。

遠浦歸帆

楚客去鄉久。還家未有期。杳杳長江上。誰遣一帆歸。

烟寺晚鐘

冥冥景向昏。隱隱發徐度。山僧方遠起。忽聽錯朝暮。

江天暮雪

遠近忽同色。安知江與山。一棹在中流。不敢過前灘。

七言絕句

酬鄭二君子見訪賦絕句八首

賓王遺韻至今存。自是儒流不易門。詩卷若遺題二妙。齊名獨有廣文孫。

客路誰爲骨肉親。兩君邂逅結比鄰。相交自可到頭白。世亂還家有幾人。

前時過我菊初栽。此日望君花正開。聞說欲來相問訊。隔籬幾次候新醅。

獨住江村客到稀。忽聞山犬吠荊扉。將書童無人掃。買藥兒郎竟未歸。

欲具盤飧餉故知。村荒市遠只隨宜。家人不解艱虞事。猶想客來如舊時。

南袖闌雙淚垂。故園幾度入愁眉。相過莫說未歸事。一段傷情只自知。

白首相逢能幾迴。羨君仍作等閒來。明年此日知何處。且向蒼庭嗅落梅。

憔悴江湖一病身。心交盡日話情文。只愁又向溪橋別。後度行來重憶君。

旅懷五首

自昔操觚逐搢紳。也曾白眼看時人。年來點檢平生事。海角天涯一老身。

春半家書預作期。長見十月送寒衣。江空野曠無消息。賸遣舊吉又獨歸。

家多子債幾時還。世路悠悠歲又闌。前月山妻書片紙。爲言淚不曾乾。

數口迢迢寄海邊。鄉心客計兩茫然。老妻豈悉未歸意。將謂飄蓬似往年。

獨向荒村歌竹枝。寒烟暮雨不勝悲。平生一種凄涼意。豈料偏歸老大時。

題赤壁圖

千載英雄事已休。獨餘明月照江流。坡翁不盡當年恨。卻寫蘇家赤壁遊。

題張嘉仲竹木

不見張生已六春。筆頭何事轉清新。風梢染得龍池雨。寫寄寒林獨立人。

題四皓圖

欲向商山歌采芝。白雲望斷不勝悲。高人只在丹青裏。滿鬢秋風共弈棋。

題鷺

慵向江湖歎暮秋。冷兔晴賜共汀洲。數株古木寒依水。亦有啼鵶在上頭。

五言長律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削迹邊山邑。投身傍海城。臨觴悲世事。出處愧家聲。事術元求志。文章豈爲名。前途迷軌轍。末路玷簪纓。潘闕羈疏久。衣冠備老成。乾剛遭久紊。坤軸值旋傾。朋舊千家淚。妻孥兩地情。風塵齊國往。雨雪海邦行。杞晉衛陶令。依劉誤爾衡。世偏欺逆旅。天亦薄遺氓。陋巷棲顏闔。窮途哭步兵。桐君方避姓。越客豈通盟。壯節嬰寒餐。生涯一短檠。道事隨世屈。身自向人輕。孤矢平前志。干戈送此生。何心歸故里。浪迹寄遙程。嫦怨憐蘇子。男婚慚子平。攜家期浩蕩。逐食歲崢嶸。雲海望中白。霜山愁畔清。寒天催日短。窮臘過年更。感激芳時謝。淒涼老思驚。客窗歌一曲。涕泗下縱橫。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暮雲凝黯黯。曉雪墮縱橫。轉巧穿簷隙。乘危集棟甍。挾風潛作黨。雜霰暗分聲。綴柳如欺弱。縈梅似妬清。銀盤浮不出。縞帶逐車成。增勢初堆岳。含光復瀰瀛。卻卑猶避污。飄急未忘爭。細度歌帷遠。斜侵舞袖輕。試深錦屢鄉。驗密手頻擎。褒樹形披介。擁篁韻嚦笙。堞遙迷睥睨。岸斷接坳泓。韓隙仍仍掩。高低故故平。陵鋪看象鬭。庭積羨猊獰。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林寒僧省聚。鴦白鵝羅鳴。照曜連金闕。嵌空混玉京。烏輪埋欲沒。鼇極壓將傾。獻歲先期見。豐年此日呈。及時銷癘疫。潤物達萌生。列貨喧朝貴。賡歡沸野甿。

第嫌災困約。仍訝助驕盈。冷豔凌迴騎。寒光媚飲觥。風流梁苑宴。悽惻灞橋行。亦有雕鞍客。遠居邊海城。底穿嗟履綻。路斷歎門閉。孰勸乘舟興。誰憐臥雪情。映書空舊習。授簡豈前榮。倚望勞晨策。吟哦費夜檠。枉煩歌玉樹。寧許賦瑤英。刻畫移羣象。搜羅傲五兵。身孤慚待伴。思沮諾羞明。聊示輕微體。殷勤比瑋瓊。

哭汪遜齋二十四韻

詩禮趨庭日。風塵筮仕辰。獻猶思報國。捧檄冀榮親。肇典丹陽校。旋爲海邑民。淹留千古舊。蕭索一朝新。浩蕩王綱解。艱虞國步屯。遂令娛樂士。幾作負羈臣。天地神忠孝。雲山獲隱淪。陶潛猶紀晉。黃綺肯歸秦。體病相如渴。家傷原憲貧。將何具甘旨。併審奉昏晨。善事行驚俗。高居德照鄰。儒言存道脈。野趣任天眞。里巷稱耆艾。鄉邦禮縉紳。時方瞻故老。世忽哭斯人。莫駐桑榆景。翻全寵辱身。聲名應不泯。傳播必殊倫。循吏光前史。文場殿後塵。遺言悲賈鵩。絕筆歎姬麟。有客含情切。長途灑淚頻。知心遺鮑叔。交誼失陳遵。零落今如是。襟懷孰可陳。未懸徐墓劍。空憶漢江綸。獨立西風裏。老吟東海濱。此生何所託。歌罷復霑巾。

歲除示姪十六韻時將遊西浙

客裏光陰速。天涯道路長。環流知幾處。奔走已三霜。似汝年猶壯。如余老是傷。應慚謝氏父。徒憶阮家郎。識曠惟遊衍。時艱可激揚。第須依竹徑。未用羨羅囊。卜賈尊公術。醫參陸姓方。暇仍研史冊。閒亦受詩章。運至終超達。道窮姑退藏。晴窗開藥籠。雨館倚書牀。苕水支支綠。淞雲片片黃。客行隨處是。旅食在身強。白首摧頹甚。青春奔迅將。頻年同患難。此去莫淒涼。木德迎新節。條風換歲陽。萍蹤如可合。鄉國更何鄉。

哭揭祕監三十四韻

試續儒林傳。之人迹已陳。歸魂鍾阜夜。復魄蕙溪春。憶昔初觀國。乘時蚤致身。家學遵司馬。育教古成均。學術諸生識。才華六館親。南宮煞燭夕。北省聽鑾晨。祕閣詩書舊。容臺禮樂新。討論抽蠹典。制作邁常倫。借是閩中彥。端爲席上珍。春官方載筆。東郭已埋輪。鵬鶚期高奮。驊騮且遠巡。薇垣遷幕客。烏府繡衣人。豈獨司喉舌。猶應領縉紳。青冥來健翮。滄海起修鱗。王氣幽州歇。妖氛國步屯。依劉西適洛。繫闕北過秦。賈傅俄悲鵩。宣尼竟泣麟。風塵辭組日。江漢負羈臣。殷士書登用。黃公獨隱淪。黍離興歎切。麥秀入歌頻。牢落征途上。飄零甬水濱。時艱憐子孝。歲儉感妻仁。我羨陶元亮。人誇賀季眞。如何遽凋謝。況乃久邅迍。已矣成長往。哀哉付劫塵。黔婁衾不足。原憲數方貧。筆冢名空在。文場事已泯。行囊遺簡牘。旅冢但荊榛。聽雨嗟遊禍。吟風更接茵。玉山涵遠潤。金井澈餘津。白首論交地。黃泉訣別辰。分財慙鮑叔。投轄失陳遵。北海誰求隱。東都能薦賓。向來知己淚。齊灑滿衣巾。

聯句

對菊聯句

翡翠翦秋葉。金環鑄寒英。良 翻枝競戢戢。攢蕊紛亭亭。翰 過芳囿的皪。斸掘金晶熒。貴 幽姿匯人遊。逸韻諒天啟。貴 傍茸萌廡孽。乳蕚孕懷翷。道 盤虎稍逗翳。瘴蝸粘揭螫。良 過倩鷗陣颭。疾役雷輜輪。翰 擊橙互雜香。跂檻遞紛爭。貴 秋榮恣妮嫋。春粲失熒娸。良 壘奪鵜肪膩。飛攘鶴毳輕。道 翻列峭疏冗。跗駢屬儷。

良 魏宮寧延輔。酈水滋甘馨。翰 締芳笑蘭友。論雅傲梅兄。貴 滅械盛餘鏹。采采恰孤撐。貴 譜之已百品。詠之復千名。道 或繁若朝弁。或潔若齋瑛。良 或寄若飄霰。或燦若羅星。翰 或赴若奔幅。或乾若裁屏。貴 或散若甑豆。或聚若轖耕。貴 或凋英璜佩。或麗若金籯。道 或鮮如鸞振。或悴如舫賴。良 或斥如僕隸。或積如嬰仍。翰 或闕如春蝶。或熠如宵螢。貴 或偃如臂佩。或昂如氣盈。貴 或揚如抉眾。或側如歪傾。道 或盛喜若笑。或衰愛若醒。良 或卽階陛立。或俱盆盎升。翰 或儔處士逸。或儷節婦貞。貴 或翔疑孔翥。或峙訝鸞停。貴 或詫天姥巧。或覘地媼盛。道 朝采有元亮。夕餐有屈平。良 用酬我嘉節。來暨爾佳盟。翰 飯容交錯飣。卮許迭巡行。貴 摘鮮盛梨栗。傾濁饒醯醽。貴 起翩足蹈躅。坐嚼腹膨脝。道 陸咏華南品。海臞極東烹。良 已暢一朝樂。復哦千古情。道 句奇姚華鸛。韻古鐵韶韺。良 馳騁闖接武。格鬭掀鏖兵。翰 咏辛嵩桂怯。讀險魑魅驚。道 懼敵迹屢屏。僨敗眼頻瞠。貴 罪過走且顚。郊島摯復獰。翰 脅卑異川岳。淸濁分渭涇。貴 遐思時瞭冒。疑睇靡瞯瞷。貴 頸慚駑駘力。莫抗騏驥衡。道 四美已云具。二難亦旣幷。翰 愁去蹴激矢。歡來劇抽絣。貴 卽此成放曠。何用困拘儜。良 永維嫋娜佩。庶濯塵垢纓。翰

出遊聯句

杪秋澂霽。遊思藹然動。良 林颸迅而淸。川氣漾不溶。翰 宿期浚汎溢。晨集侵曙曨。貴 趨程指愁邈。屏務遺悰傯。道 興挾康樂高。志激孟賁勇。良 筆麻黃帽讚。茶竈蒼頭捧。翰 放擢闖錯飛。揚帆接鷁聳。貴 始循並縣山麓。驟橫江隴。道 午分魚石蹤。暮合龍阜巃。良 谷烟披霧紗。階月露流汞。翰 投院詩舊知。開筵樂新奉。貴 青嫌壁蘚繁。階覺堆嵐重。道 洛訪渴師銘。從謁先公塚。良 探嚴何嶪崨。甫徵何龍嵸。翰 崖寺蹊蜿蜒。江檻榮蟠螮蝀。貴 藍水碧可通。蜀山青忽擁。良 門謨登龍榮。席矜烹鵠寵。翰 話嗟憶沉淪。語迹愧荒茸。貴 纓經已駢集。刀佩亦釋㦃。道 旣觀朱扉盛。復瞰淸泉涌。良 兩耳邊來雙。峰眉際聳。翰 廣宅址空存。袁墓木已拱。貴 委蛇訝客揖。叢脞笑僧冗。道 金繩賸宿偈。石林動新竦。良 大著孕璵玉。賢孫耀珪珙。翰 德邁東家邱。義壓吾邦勇。貴 堅留馬就縶。強別囚脫拲。道 竟忘漏艇危。直遡夜瀾洶。良 滿覆侔群歆。頻厭同窮嬰。翰 二賢盾齒踵。小子纔跳踴。貴 江闊水翻飜。雲黑天朦朧。道 甫濟豁固惱。決去心益慫。良 孰畫拯溺勤。誰息扶傾嗢。翰 迹離螭魅驚。身出蛟鼉恐。貴 叩門氣始振。卽館語猶悔。道 儒服漸林立。賓筵竟川壅。良 爭看騎一角。共愛龜五總。翰 吐辭超鮑謝。刮智窺晁董。貴 舫齋襄贔。欄室睇今栱。道 困憶屏房觸。醉侶酒頻嗊。良 屈伸付蚨螻。聚散等蠛蠓。翰 離情湧躍鱗。別思紗抽蛹。貴 筆耕期已駛。詩債事尤冗。道 雪莊充書廳。雲林跋初䵵。良 唐生竟忡駭。沈子亦驚悚。翰 畫軸卷入櫝。書冊收貯籠。道 聲折向蒼茫。矢躍超蓊澒。良 仰瞻雲畔蔦。去逐烟中鷁。翰 到家跳夜厖。入室響寒蛬。貴 後會知何時。余髮已種種。良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八

辭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余客海上。追和淵明歸去來詞。蓋淵明以旣歸爲高。余以未歸爲遠。雖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嘗不同也。

歸去來兮。時不我偶將安歸。念此生之如寄。忽感悟而增悲。老冉冉其將及。體力款乎莫追。旁人見余以驚愕。白影是而形非。望東南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顧迷途之已遠。愧前賢之知微。緬懷故山。若蹲若奔。鬱乎松楸。擁我衡門。田園故在。圖書尙存。散襟頹簷。亦有一尊。無囂聲之入耳。無憂色之在顏。比鵠鷃與蝘蜓。固無適而不安。胡出疆以載質。脂余衆之閒關。奉先師之遺訓。覲國光之一觀。豈禍福之無門。乃一出而一還。因傷今以懷昔。心欲絶而桓桓。歸去來兮。姑放浪以遐遊。旣反觀而內足。復於世以何求。使有榮而有辱。寧無樂以無憂。匪斯世之可忘。憚夫人之難疇。我之所歷。如水行舟。始欹傾於灘瀨。終倚泊乎林邱。觀末路之狂瀾。覩薄俗之橫流。知此來之幸濟。賦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富貴與有命。利達亦有時。時命未至誰爲留。歲云莫矣今何之。古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遂猿鶴以長往。俯隴畝而耘耔。歌接輿之古調。和淵明之新詩。爲一世之逸民。委運待盡盡無疑。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爲物在世中。倏焉成我身。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親。生同屋室處。死與邱山鄰。

彼蒼無私力。寄壹已復晨。雞有路旁蝬。長與往來人。

憶昔客吳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行遊。況値長春景。揭來臥窮海。時秋枕席冷。還同泣露蛩。唧唧弔宵永。

豈無棲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以之懷往年。一念詎能靜。

義馭不肯遲。榮悴詎可量。舉頭望穹昊。日月已窮房。隴霜凋衆類。慘慘未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値窮陽。

物化苟如此。祇亂我中腸。

遯獸度危時。無如莊與老。胥火終受焚。樽櫟庶自保。我昔獻三策。論辨胸常燥。一聞倚伏言。頗恨歸不早。

此理端足信。明月耿中抱。懋絶舊同袍。學廣未聞道。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鳧鷖翥。向焉固非就。今者孰爲去。去就本一途。何用獨多慮。

但慮末代下。卒卒古不如。從今便束裝。移人醉鄉住。醉鄉固云樂。醉是生滅處。何當乘物化。無喜亦無懼。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喜。覓得交友心。知音乃餘事。伯牙絶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値。

涉江採芳馨。頹波正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嘆復棄置。

唐堯忽以遠。遺風漸褊迫。子陵識其機。竟別洛陽陌。自非大聖人。誰能試堅白。長嘯睨前途。宇宙乃爾窄。

徘徊東海上。庶遇孀羈客。此事已荒唐。且向環中宅。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晚望有收。嗟哉成秕糠。白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鴈隨陽。

昨宵得奇夢。可喜復可傷。爲書東海上。卻數有其方。早晚西王母。酌以瑤池觴。

天地有常運。陰陽無定端。夏蟲時不永。安覩歲月遷。嗟我在世中。倏忽已華顚。何能得仙訣。拾取朝霞餐。

蓬萊去此近。欲往無由緣。從今棄諸事。盡付悟眞篇。

秦灰未遽冷。於古何所稽。前行有衞路。往往變巖崖。我來一問津。感歎傷人懷。是道在天地。大可六合彌。

諸儒拾燼爐。破裂日愈膠。遂令高世才。放蕩莫控羈。時無落中叟。此事詎終虧。

文武久不作。周德日以涼。老聃隱柱史。莊叟避濠梁。正聲淪鄭衞。禮俗變遐鄉。是來蔽治道。夏蟲以鳴霜。

悠悠邈黃唐。古意一何長。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我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

嘗其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爲薄厚。平居且尙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羈役。歲月已一終。借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中遭世運否。言依蓋世雄。塵埃纔滿目。肯污西來風。

舉世嘲我拙。我自安長窮。孤客難爲辭。寄意一書中。

白日忽已晚。流光薄西隅。老人閉關坐。慘慘意不舒。日月我戶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審元化。此中寧久居。

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我昔年少時。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戒垂堂。南轅與北軌。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壹化爭戰場。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邙。撫此重長歎。壯志失軒昂。斂退就衡宇。壁壘守一方。往事且棄置。身在亦奚傷。

圭玷猶足磨。甑墮不可完。索行有一失。誠負頭上冠。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關。我嘗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指空彈。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苦。中有千歲寒。

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玆。王孫泣路旁。事似開元時。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髦視軒冕。草澤去不疑。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辭。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豈不辭且艱。道勝心靡欺。恨無史氏筆。爲君振耀之。誰是知音者。請試絃吾詩。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飮且歌。我觀此身世。變幻一何多。無相亦無壞。信者空中花。戚戚以終老。君今其奈何。

故國日已久。朝暮但神遊。誰謂相去遠。夙昔隘九州。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足惜。恐遂忘首邱。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衰周。不遐窖中叟。履跡將安求。

籬頭有叢菊。粲粲誰復採。蹉跎歲年晩。香色日以改。我欲一往問。渺渺阻煙海。遙知霜露緊。萎棄一余待。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飮酒二十首幷序

余性不解飮。然喜與客同倡酬。十友過從。輒呼酒對酌。頹然竟醉。醉則坐睡終日。此與陶然。壬子之秋。乍遷鳳湖。酒旣艱得。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歡也。或命之飮。或饋之酒。行遊之暇。輒一畢觴。飮雖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飮酒二十詩。愛其辭淡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爲商榷云耳。

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此身已如寄。無爲待來玆。況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山顚與水畔。一觴歡共持。

好鳥不鳴旦。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坎。古亦有遺言。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酒中趣。高風竟誰傳。

淵明曠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爲酒中名。過飮多患害。曷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沉醉同無益。不醉亦何成。

一鳥乘風起。逍遙天畔飛。一鳥墮泥塗。噭噭鳴聲悲。升沉亦何常。時去兩無依。我昔道力淺。磬折久忘歸。邇來解其會。百念坐自衰。惟尋醉鄕樂。一任壯心違。

昔出非好榮。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墮一偏。商於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遂白雲還。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紛紜世中事。夢幻無乃是。方夢還謂眞。旣覺還隨毁。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爾。請看竺乾書。此語諒非詭。

幽蘭在深谷。衆卉沒其英。淸風一吹拂。卓然見高情。萬物皆有時。春至否自傾。蟄雷擊久閟。來必先春鳴。有酒且歡酌。何用歎此生。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凌霄直微賴。近亦附喬枝。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奇。煌煌九霄中。榮夸遽爾爲。我道似不爾。一笑懸吾羈。

我卜山中居。柴門林際開。湖光幷野色。一一入吾懷。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當北翔。夜夜思南棲。蛟龍去窟宅。常懷墊其泥。此士固云樂。我事寡所諧。惟於酣醉中。歸路了不迷。時時沃以酒。吾駕亦忘回。

悠悠從繇役。故里限東隅。風波豈不惡。遊子念歸途。朝隨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在世俱是客。且此寄吾居。

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老。苒苒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旣無變化術。此身豈長好。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躡雲生。縱浪遊八表。

靡靡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深居執肅志。逝將與世辭。破屋交悲風。得處正在玆。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道喪士失己。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世間有眞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羣穎。和陶三四詩。粲粲夜光炳。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飮。而獨容我醉。我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尙懽數見疏。淡中自多味。

老我愛窮居。蒿蓬荒繞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絶來迹。寓形天壤內。幾人年滿百。願獨守區區。保此堅[illegible]白。者復不醉飮。此生爲足惜。

大男逾弱冠。相嘗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亦有兩女子。家事幼所更。女解事舅姑。男可了門庭。悉如責口難。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野蓬生麻中。年來更世患。頗悟窮與通。所失豈曾實。所亡非楚弓。

棲棲徒旅中。美酒不常得。偶得弗爲飮。人將嗤我惑。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瀍澗。幾度弔亡國。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己。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懷此頗有年。玆行始堪紀。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須止。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眞。劉生荷一鍤。似亦遂其淳。步兵哭途窮。詩思日以新。子雲草太玄。亦復賦劇秦。四士今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飮。爲事亦徒勤。嗟我百代下。願與四士親。遙遙涉其涯。歘然一問津。但懼翻醉墨。汙此衣與巾。君其恕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幷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溪之華嶼。迨今適一年。僻處寡儔。頗懷鳳湖俗士之盛。意欲居之。後遊其地。得館仲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分半宅。窮年無俗侶。看山園朝夕。如何舍之去。遙遙從玆役。朋遊方餞送。賦詩仍設席。

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縱逸舟。持用慰離析。
我來覽斯境。已賦考槃詩。懷此多年歲。一廛今得之。陶翁徙南村。言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
投身旣得所。何能復去茲。鷦鷯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長蛇驚赴壑。逸騎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容鬢久已衰。刻茲憂患繁。俯仰念今昔。其能免厭煩。
馬老猶伏櫪。鳥倦尚歸山。一來東海上。十載不知還。覺如庭下栢。受此霜雪摧。莖葉日已凋。何有挺出年。
人生無定在。形迹隨化遷。請棄悠悠談。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鬱鬱。方鎭諸地主。時饋名酒。慰此寂寥。因至輒引滿獨酌。坐睡覺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末飲輒頹然。近賴好事人。餽我稀阮間。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僊。似同曾點輩。舞此風雩天。
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淫酺動連月。此日復何年。屢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余居海上之明年。適遭歲儉。生計日落。飢乏之動念。況味蕭然。乃和此七詩。以寄鶴年。且邀同志諸公賦。

鳥鵲失其羣。棲棲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兩翮已云倦。何力求奮飛。遙見青松樹。決起一來歸。
孤危正自念。復處歲晚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濡褐悲。

大運邈難及。我已後羲軒。代耕非所願。十年躬灌園。晝興當抱甕。破突寒無烟。寥寥千古心。豈暇相磨研。
鳳兮有遺歌。三歎孤微言。餘生倘可全。託知此前賢。
永夜寒不寐。起坐彈鳴琴。清哉白雪操。世已無知音。廛上何所有。五窮迭相尋。呼酒欲與酌。塵甑屢謠斟。
肇顯世所棄。鼎食衆爭欽。固窮有高節。誰見昔賢心。
長吟望穹昊。熠熠明降暉。時秋聽收斂。此願竟莫酬。自余逢家之。歲月幾環周。姬公忽以遠。白屋終懷憂。
我豈忘世者。嗟哉誰與儔。伯夷本不隘。此說君當求。
陶翁固貧士。異患猶不干。公田足種秫。亦且居一官。我無半畝宅。三旬纔九餐。況多身外憂。有甚飢與寒。
委懷窮巷下。何以辭此顏。清風颯然至。高歌吾掩關。
僦居當陋巷。舉目但蒿蓬。豈忘蘇刈心。家靈罕人工。且茲當苦節。竊附楚兩龔。其人不並世。茲懷難與同。
有籍方覺辱。無屈豈求通。適値偶耕者。欣然將往從。
疇昔解塵鞅。攜劍遊東州。飢劬十年久。遂與樵牧儔。世人見不識。翳然成俗流。子康感妻仁。婦節爲子羞。
因念南歸日。此言復難酬。吾事可奈何。終以愧前脩。

題巽上人遊息軒

名山鬱岧嶢。飛軒起宏敞。覺花墮檻明。忍草緣堦長。日暮萬壑冷。風振百泉響。掃庭驅虎出。倚欄延月上。
雲影共棲息。山光同俯仰。晚磬度爲淸。夕梵含調爽。偶造幽人境。獲陪芳景賞。談元悟道言。觀妙滅塵想。

良遊雖暫適。多累詎長往。所以俗中人。昏昏在天壤。

次韻答張靜虛

天運無停晷。星紀奄已中。悠悠悲逝景。廉廉惻化工。貞操失蒼蒨。弱植護惡龍。盆壽乏丹木。養生疑絳宮。
仙遊時旣晚。歲行歲屢終。驚塵歎斐斐。駭浪聽洸洸。魯連事蹈海。殷浩第書空。庶思拖微尙。豈謂衰孤忠。
於焉遇鄉蓋。久亦際檣東。形類啄苔鶴。心同避弋鴻。觀器驗覆昃。察人識沖。當時被芳飢。及茲貽緒風。
聆袖彰愛昵。列飲慰羈窮。蘭卮遵近約。綺席示前豐。篤厭荷吟伯。陪亦辱文雄。談諧重珠玉。榮藉薄苔通。
撫情悄已愜。卽道道已隆。孤葩耀霜逕。獨鶚奮秋嵩。昔聚勤春作。今離觀歲功。繁翰承存故。希聲任聆聽。
誠言非外奬。德意自中充。鳴嚶固睦耳。躧步當嘗窮。寡和雖爲稱。淑睨豈所蒙。屬美謝巴曲。撫志愧南翁。

觀雨懷竹梅翁

陽景蔽秋節。愁霖久未收。旣隱舜江水。亦漲秦湖流。朝旦振衣起。言登川上樓。兩目固云曠。撫事多離憂。
爲懷我儔侶。年大雪盈頭。近緣促官課。滯彼海東州。渧液入庭闈。鹽烟當座浮。行潦作蹊逕。泥泥塞道周。
跬步不能出。兀若坐虛舟。得似寄遊日。長途騁驊騮。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

七言律詩

秋日書懷

獨對爐香首着蓬。入秋兩鬢轉斑斑。長途自覺衰難任。故國誰令老未還。避暑病妻安久困。只憐弱子歷多艱。有書若報征衡事。又遣新愁損舊顏。

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年年此日是佳期。九華燈下來王母。百子池邊宴戚姬。靑鳥只今無信至。綵樓何處賞心虧。不須更向天河望。涼月偸人雙淚垂。

九日感傷先人下世

常年九日惜離秋。況在長途獨倚樓。手種白楊何處是。頭簪黃菊此生休。悠悠歲月咸添老。靡靡湖山已倦遊。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寄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傳。西方仍爾美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

寄天淵老禪時住二靈

路入鏡湖是二靈。玻瓈影裏樹冥冥。木杯幾渡源頭水。貝葉長翻窟內經。禪室夜開容虎臥。法筵朝講使龍聽。何時去結東林社。待看曇花瑞世青。

梅簷爲天叙師賦

上人昔住大梅山。坐看簷梅眼欲穿。白足亂迷行道日。寶花輕墮講經天。肯將業服親塵夢。只許清香入梵筵。看到常師成熟後。始知此道有眞傳。

有懷淬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擅地靈。雨微峯下樹青青。九天石落疑星化。一夜龍歸挾霧腥。禪窟已鐫新賜額。法函惟啓舊藏經。遺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都文海長老

每追杖錫向東鼎。渾似天台訪石橋。結社自慚非栗里。能詩誰說避參寥。金華洞古行歸躡。檀特巖深久見招。只恐燕鴻相背後。高情□□□□。

遲九思不至

老我飄零此海湄。故人別去竟愆期。道途正遠誰相慰。歲序幾何成久離。白月屋梁頻夢想。清風毀者重懷思。長卿多病尋常事。莫爲當鑪出每遲。

寄駱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歎濟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鶴。西風淚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遊少。地僻應忘歡悰。偏有風塵老羈客。時時杖屨許相從。

寄紀宗正

一別故人費水嶠。相思徒使寸心勞。長卿病肺偏能賦。楚客憂時屢作騷。龍臥山深風氣聚。虎蹲巖近海氛消。但令兩地宜耕釣。白首何嫌不見招。

寄胡仲孚

客裏遊從近十年。一時朋舊羨君賢。學通上古長桑術。道悟南華散樸篇。交久直看書似筍。愛深時借筆如椽。白頭歸倚西風立。一度相思一悵然。

寄朱廷臣

憶昔遨遊多士間。江城幾度共盤桓。眼穿東海蓬萊殿。人老西風苜蓿盤。郢國善歌稱宋玉。唐朝能賦愧方干。如今寂寞空山裏。脈脈無言心自酸。

寄方盛齋

蕭灑高人若箇邊。竹籬長艤泛湖船。畫圖樓閣蒼波外。錦繡園林白髮前。每向桃源尋舊隱。渾如蓬島見眞仙。只今遠道成惆悵。何日重來說往年。

寄錢仲仁

龍山西畔鳳湖東。渺渺三椽沆瀣中。人似謫仙唐李白。世推高士漢梁鴻。爲憐桃浪迷歸路。曾結茅廬近逵蓬。自是勝緣難強致。敢臨弱水怨回風。

寄方梧竹

鮫門北去更誰賢。兩鬢蕭蕭入暮年。手種碧梧堪引鳳。庭移翠竹已參天。孟嘗襟抱知誰識。杜老詩章只謾傳。多愧君情無以報。海鄉何許思綿綿。

寄胡宗器

溪上先生鬢足悲。胸中蒸落有誰知。講經合據皐比坐。還食翻疑皇社師。年少賈生空抱志。數奇李廣實關時。漂流固重衰年憶。當路吹噓豈有之。

承君衛叔幹遺還賦此以別

長風吹度海東邊。慣聽潮聲已十年。往事兒成塵撲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留眼迷遼鶴。一夜歸心到蜀鵑。遠賦驪駒慚二妙。縱歌安得酒如川。

寄羅彥直

畫舫高齋起澗阿。米家書畫貯來多。清風時至自舒卷。俗客不來誰嘯歌。千里故人嗟我老。一時交友奈君何。祇應別後增惆悵。頻寫新詩待雁過。

寄孫伯敬兄弟

讓似君家好弟兄。生平友愛早知名。事同王勃三珠樹。義比田眞一紫荊。杖屨幾回尋隱德。塤箎每荷慰羈情。顏堂近製怡顏號。愧乏長才爲勒銘。

寄揭平仲

祖父箕裘絕代無。玉堂金馬漢諸儒。演綸自昔多龍種。丹穴于今見鳳雛。學術要須供世用。文章豈但飾皇圖。從來大器成當晚。莫歎揚雄臥一區。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爲賦四韻

廿年不到文安里。早夜能忘返故居。獨奈暮親愁遠道。更堪旅櫬冷荒墟。治行況復無餘橐。恤患誰能濡車。吾道艱虞今若此。白頭相視淚潸如。

寄胡舜咨

曾著宮袍賦上林。一朝歸臥白雲深。昂昂老鶴鳴皐聽。耿耿新鴻避弋心。病起尙餘彌證藥。客過時共賦來金。鄉邦珍重斯文寄。莫爲愁多鬢雪侵。

寄賁炳文

四明朱學有誰傳。爾祖淵源已百年。世澤豈徒遺簡在。家風親覩遠孫賢。山中風雨龍歸後。海上蓬萊鳥去斷。可是地靈鍾秀美。兩雛又復起鵾鵬。

寄張天民

於越山中張左響。平生出處絕堪悲。爲慚柳下廿三黜。竟逐梁鴻賦五噫。萊陌縱栽心似鐵。黃金久盡鬢成絲。更憐一種清奇病。翻髓驚膠不可醫。

寄茅元禮

此老胸藏萬卷書。論才只合上公車。長途何事妨騏驥。美草頻年飽鹿麌。斗室深居來客少。一牀兀坐老僧如。邇來却爲栖栖者。尊酒風流樂有餘。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部。解飲渾如晉步兵。海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晚聞聲。比鄰喜有知心客。一夜彈棊直到明。

寄鄭彥博

禮帙初攜入奉常。濯纓又復向滄浪。匡時未必輸長策。撫事無如歸故鄉。雨釣海頭機已息。雲耕谷口鬢俱蒼。客來若也詢餘計。題得新詩滿草堂。

秦湖隱居

西浙風光不及前。攜家避地到秦川。雪山每憶嚴公釣。月夜時還賀老船。門巷邊橋塵似海。樓臺近水影浮天。旁人莫問心中事。洗濯除非是酒泉。

懷宋庸菴

麥秀歌殘已白顛。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澒洞遺黎老。草木凋傷故國秋。祖逖念時空擊楫。仲宣多難但登樓。何當去逐騎鯨客。被髮同爲汗漫遊。

伏承靜盧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爲賦四韻

先生閱世近期頤。鶴骨稜稜鶴髮垂。法律舊窺唐制作。衣冠今覩漢威儀。桓榮賜杖空前志。掌故傳經已後時。獨有陶潛千載恨。品題都屬寄來詩。

懷滑攖寧

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爲散木居官道。故托長桑隱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宋思賢

世間風雅久陵遲。此事惟君蚤得之。遺響直追東漢續。流波羞用晚唐爲。後先作者皆務列。得失中心只獨知。白首低垂方抱愧。敢要佳句賦睽離。

懷項彥昌

洞樹江雲每憶君。別來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者。千里同爲歎世人。內景琴心貞谷夜。外丹火候杏園晨。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王國臣以與翠巖先生所畫梨樹禽鳥圖見贈賦此

爲念閑情愛此圖。錦囊攜送結交初。槎枒玉樹君應似。宛轉珍禽我不如。人物既爲時膾炙。才名眞作世璠璵。客途獨愧情難報。感謝當傳百代餘。

宗道師曾許寫鄭元乘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平生不識鄭山輝。寫草成圖偶見之。恍惚驚翠翻水日。依稀鴻爪印沙時。康成已矣空書帶。靈運悽其但夢池。寸楮尺縑能寄否。敢煩去爲致深期。

近聞嚴宗道蒼雪軒見宋庸菴壁間舊題因借韻賦

先生去隱富春山。贏得聲名滿世間。往事只今成夢滅。荒祠終古倚孱顏。九霄共載冥鴻遠。千載誰聞海鶴還。自是賢孫知述德。故題軒字傍餘閑。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遠頒賦此以寄

客裏神交近十春。江雲梁月幾懷人。何言此日襟期合。轉憶當年製作新。朋好忝居三益友。別情能忘兩吟身。及秋倘失乘槎路。定向滄江一問津。

葉孔昭爲魯公刊海堤集賦而有作

翁昔爲州建士功。石堤萬丈海爭雄。歌謠德美南陽似。紀載文成吏部同。要見流傳千載遠。肯教零落百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新編喜未窮。

哭趙太初

蒲團兀坐幾經春。獨把南華味道眞。已薄丹砂勾漏令。定憐白髮杜陵人。山中舊別期猶在。世上遊從跡豈陳。楚些吟成無處寄。暮雲回首涕沾巾。

哭張宣仲

一別逡巡十五年。可堪回首隔重泉。高齋謾起延徐榻。遠道誰來訪戴船。邁德無聞嗟我老。承家有道羨孤賢。自從凶訃傳天末。獨立楓林幾泫然。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前朝白髮舊臺郎。十載攜家住海鄉。每爲不才迂顧佩。致令多處識冠裳。冥鴻已逐天衢闊。退鷁方愁征路長。地迥秋高形影獨。祇應別後轉淒涼。

懷陳中復

天漢迢迢幾問津。乘槎路斷海東濱。諮詢不見皇華使。喪亂甘爲皓首人。閻相丹青方致譽。杜陵詩句最傳神。芙蓉峰下芝堪食。已約他年共結鄰。

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

會稽山下正黃昏。布襪芒鞋何處村。無復霜臺觀獬豸。每從南甸放豬豚。功名久已成蕭散。節操由來與世存。久說首陽薇可采。爲歌遺事却消魂。

示唐生林

別來想不廢書檠。簾幙秋風入夜清。箋註肯同緗帙蠹。飛騰能負練囊螢。終軍英妙方年少。庾信擅頹[illegible]老成。拭目早令觀豹變。襯頭白久含情。

題高節書院

萬丈層巒翟屋牢。子陵塚墓壓靈鼇。繞庭爽氣皆山雨。滿壑風聲是海濤。隱德昔煩天使下。高光今並客星高。回頭却憶當年事。幾度春陵鬼夜號。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爲憶幽人八十餘。片帆來訪水南居。已知揚子門多酒。誰信馮驩食有魚。一代定歸名士傳。百篇直授伏生書。前朝人物今無幾。驂驪猶堪載後車。

詠懷古迹

客來慎勿說姑蘇。弔古令人百感俱。已訝當年曾越騎。更堪此日過吳趨。荒臺鹿下江聲咽。古木烏啼月影孤。欲問闔閭埋葬地。五湖東畔已荒蕪。

哭陳夷白二首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雲。生芻不到黃鸝墓。目斷五湖西日曛。

老我歸來託遠林。仙槎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亂。生死俄聞變古今。懸榻空餘徐稺恨。絕絃真亂伯牙心。無緣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喜謝希菴至二首

自昔王門久曳裾。河間禮樂屬真儒。宮袍已織雲爲錦。旅食真成鋏有魚。轉首俄驚蒼狗變。傷心忍對翅灰餘。白頭野客欣重見。爲問風流似舊無。

世外逍遙已十春。更無魂夢到黃塵。也知一別成陳迹。忽漫相逢恐後身。英邁尙餘標格在。驊騮祇益髮毛新。古來名士多癡器。臨臥東山代有人。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顧喜而有述

前輩凋殘半九原。一時文釆尙誰賢。楚推宋玉偏能賦。蜀有揚雄正草元。鳧舃忽飛雙羽翰。鷁舟真載兩神仙。同遊況得壽源客。定覓秦人到石川。

聞耕隱庸菴諸公遊山累日用深歎羨

拋却江湖舊釣竿。客窗聊復理遺編。心疲朱墨頭如雪。志困生徒日似年。川泳禊誇秦故迹。山遊能似晉諸賢。西風久勸歸與歎。此日因君重悵然。

九思發背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書及衰年已二毛。入秋一病轉蕭騷。自緣宗澤憂時切。真是文園作賦勞。餌液若爲和鼎餗。錦囊誰解致

鸞膠。曉來忽覩平安字。老筆縱橫氣尙豪。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爲袁桂芳賦

廬遯已成昔。名湖尙說秦。避時寧有意。把釣可無人。若士居姚水。遺風似舜民。地雖占越上。境實甚河濱。已忝歸漁業。何言託隱淪。月浮孤艇夜。雨著短蓑春。泊渚多依藻。窺汀或傍蘋。羽沉疑中餌。絲動訝拖鱗。竭澤知難脫。殃池數已屯。鯢多舉失厲。得雋語忘嗔。網怨誅求盡。龍嫌蕩漾頻。腥風連巷陌。磯浪接沙塵。水際呼兒急。牆頭換酒新。謳歌便野習。嗜好任天真。行姚清狂客。名傳放逐臣。家臨烟浦近。門對雪鷗馴。釣消心徒苦。舉周跡已陳。子陵辭漢日。賀老別唐辰。事業今如是。棲遲固足珍。青雲人既遠。白首我還親。賓謝無知己。飄零偶問津。但期連郡邑。豈料結比鄰。東主方懸榻。西風且釣緡。扁舟如可託。同老此湖濱。

九靈山房集卷三十

外集

九靈先生畫像贊　金華宋濂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瑾也。其文之昭。猛金紛如。而古彝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毅而集衆長。葆醇熙而孚羣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通乎物。行飭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

前題　宋濂

皆乎其凝者。以道爲家。爍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寵辱於夢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況可得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贊叔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叔能年旣高而德愈進也。因命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前題　浦江鄭濤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局嚴整。峭壁危巖。峻不可踰。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爲衆之瞻。

前題　鄱陽周伯琦

都蔡靈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恬靜立誠。持樂之和。秉衡之平。出處翛然。風月同清。

前題　金陵楊翮

溫溫乎容貌之可仰。抑抑乎威儀之有數。蹟雖晉乎朝著。而與充諧者殊科。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猶嬾者異執。長松之陰。消搖曳履。人殆疑其爲遯世之逸民。而不知其爲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踐篤實。據言而論著宏修。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前題　臨海陳基

仁義爲飭身之本。忠信爲華國之基。發爲文章。其餘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輝而下之。若人也。其視時爲去就。而以道爲權衡也耶。

前題　金華胡翰

安履其素。不傲以異。志廓通其變。不苟以阿世。貴乎丢蕞之繁華。薦乎齒恂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之間。吾將求叔度於言論之外也。

前題　義烏王褘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蔚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於茲。而進脩之功。惟日不足。庶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得爲之執鞭。參翱翔而追逐。

前題　蘭溪吳沈

鵲華之峰。鬱乎蒼蒼。儲英孕靈。粲然文光。偉才賢之迭興。接踵武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圭璋。昔者不出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貌若不勝衣。而其志則有百鍊不折之剛。玩天機之流動。集藝苑之芬芳。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必進。跡之晦者。名必揚。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絕出之長。則必使之鳴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蹌蹌。豈肯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前題　浦江鄭淵

綽綽溫溫。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炳彪彪。如泰山芝。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美。而不知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爲師。是以操七寸之觚、以闢蓁蕪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獵精華於道樞。鑒不屑於詞人藝士之爲。而直欲由伊洛而遡洄沂也。

前題　永嘉張士謙

神清氣溫。乃道之充。學富行卓。爲士之雄。惡彼和氏之璧。勁哉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與時卑隆。紀甲子見趨舍之正。考春秋竊筆削之正。世之人皆以窮達爲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契古人之高風。

前題　金華蘇伯衡

九靈先生捐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其遺像。追爲之贊曰。

精接二戴之後。道探兩漢之上。卓爾爲人中之英。蹶然負海內之望。威儀文采。尚其能髣髴。精神心術。曷

可以名狀。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世今若山斗之共仰。公遽觀風霆而長往。後死者之瞻遺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也與。

前題　臨安劉中

溫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斯世之珍。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前題　四明烏斯道

其容粹然。其心儼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天者乎。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爲儒林之先。胡爲而遯世顚晦。傲乎風塵。然身遁而名隨。聞之者亦興起而慕焉。

前題　[illegible]徐元

直而溫。寬而栗。處事雖飭。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充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爲一世之矜式。行當發揮所蘊。以見於世。豈容深處高遯於泉石也耶。

前題　浦江趙友同

才可以濟民。而位弗稱。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物之嗇於公耳。然宏辭偉論。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垂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擅其豐也。

前題　豫章黃賓

毀山野之裳衣。懷琬琰之文辭。其充然者。豈從人而贏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邱壑。標韻之爽曠。視幼輿將何用於當世。出乎埃𡏖。神情之散朗。歎叔夜不可得而同時。

前題　姑蘇姚廣孝

沖然而中虛。恂然而外願。將用於世也。其才良。其行矜。或困於時也。其神完。其體紓。若人者。寶廊廟之具、厲山澤之臞。蓋其於學也。保得虞道之妙。拒世俗之可疑。雖擒文弄藻。嘲風詠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秦太虛、黃庭堅並駕而齊驅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而知也哉。

前題　富溪趙良恭

萃乾坤清淑之姿。無山林枯瘠之氣。其出也。石渠天祿。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茅屋石田。未必減金馬玉堂之高致。湛虛之罏匣藏。則風雨時鳴。琬琰之碧玉蘊。而山川增麗。嗚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道吾蜀山居士之咸韶帝制。至於金春玉應。交振而錯陳。則長薌山長後先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遊乎上元。鞭霆馭風。以歷覽乎無際。然則狂瀾砥柱之障。雖復任之。而九鼎一絲之懸。誰其可畏。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祭霽林先生文　蘇伯衡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犂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丕紹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與先生。揭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峙峙。惟九靈公。遠跡自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譬諸寶器。致用先毀。廟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

死有可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實可不朽。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閱大化。如冰在川。成壞斯須。烏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俟後來者。嗚呼哀哉。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趙友同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友子樂述其平生行述。來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於世。子於先君爲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爲。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不遑自寧者。竊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尙敢以愚陋辭哉。遂敍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浙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尙書令。仲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劍。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善業儒。爲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燾。父諱暄。皆隱德弗耀。先生天資警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袍持寢興。衣不解帶者逾年。居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喪父。教之踰己子。早從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於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祁寒盛暑。恆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爲古文。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奧。與文肅公尤親密。公之死。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遊講習頗難。卽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爲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攜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於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爲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爲有黍離麥秀之遺音焉。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京師。卽日召見。試文辭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既而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卽爲書謝諸親舊。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爲辭。迨疾亟。召樂訓曰。吾罪戾本深。賴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蓋前人之愆。乃爲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於寓舍。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克扶櫬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次卽樂。今爲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終日危坐

無情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嗚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迫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鏘炳燿。所以光前修啓後武。繼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彊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韜英斂華。大昌厥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九靈山房集補編卷上

集中遺詩。與載於他書而小異者。並就所見補之。後有所得。當續增焉。以俟通識。

詩

寄柴景源六首 見宋文憲集○山居雜詠懷三首。與此小異。

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鄰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既遷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遊。歷覽多所悲。本不居市廛。悔之將何追。山居雜詠懷之一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晏誰堪托。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吳國。不見新相知。唯聞古時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非所惜。此事雖再逢。吾行復何適。山居雜詠懷之二

辭家獨行邁。捐軀遠從戎。已謂勳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羣雄。苟秉先登羽。即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樽俎中。猷尙憚爲讒。人豈昧藏弓。況復已多寶。何能甘薄粥。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倫。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蘚苔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我獨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繁心神。願言攜壺約長與爾爲鄰。

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寂絶輪鞅。病夫亦何爲，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眞賞。事知雨露深，但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陷時網。

少小秉微尚，遊心在六經。冉冉年華遲，乃與慮學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閒蔬青可摘，新穀亦旣升。命室釀美酒，一登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內，忽如流電熒。

山居雜詠之三

義門詩 見麟溪集

唐虞去我遠，偉此薄俗敎。坐讀宋子語，起拜鄭公門。鄭公多孝義，宋子所書言。我讀嫁其精，爲爾一二論。爾先家睦州，中徙此山樊。有類植園木，根多枝乃蕃。曰惟九世祖，秉志何軒軒。高探百聖窟，深斷六籍根。修身以及家，秩秩嚴卑尊。遂令婁仍胥，承顏盡寒溫。方其歷四葉，尤篤手足恩。世遂屬多虞，孽兒仍構患。當時急難意，鶺鴒而在原。又如融襲驚，爭赴張儉冤。而兄竟沈命，慷慨死不難。弟也實歸窆，三截廬邱墦。悲動鳥鳥集，濺血蒼崖丹。人亦孰不死，媿此季與昆。精誠旣上格，遺澤能我懽。門鑰茂棠棣，堦庭盛芝蘭。豈無兄與弟，我其弄塤壎。豈無會與元，我其同蠡燔。宿集謂已殷，內外無或喧。同心與安貞，大字標堂顏。翩翩誠樓樓，規範何闊閎。宛將仁者矛，翊卻不義肝。閭胡能致之，詩書惟磨劘。平生菽粟味，肯用飾輪轅。遂復古禮淵，徹彼異教藩。先將謹喪祭，次可嚴冠婚。我後固已恤，奈此寡與鰥。賙飢及賙寒，米糴朝暮頒。居族暨掩骴，廬冢東西存。末俗凜生風，勤爲人所歎。淮浙尙無有，鄉邦眞獨觀。爾其敎爾行，特用厲敏頑。所以明聖朝，天澤常滂沄。請看烏頭表，光輝照門闌。詎曰一家私，藉爾回狂瀾。我嘗觀我人，厥初皆一源。叔兮翮所子，姪也父所孫。只緣混異姓，彼詬來嚬顰。婦姑且誶語，遑恤同氣殘。綿然孝與弟，百行玆其元。豈不悅爾道，困彼否崿反。惟玆鄭氏子，同具衣與冠。是心何獨殊，此理昭無昏。諒哉剛耿士，不受柔弱呑。矧實一我備，居室亦我安。棲棲何爲者，感此淚河翻。便將書爾行，付以金石刊。金可鑠而渝，石可碎非完。不若歌我詩，傳之閭巷間。庶令偸薄夫，聞此心爲酸。化一以爲十，百萬此其端。澆風或可湑，古俗亦可還。但恨才力薄，發聲俱且繁。宋子實知我，我辭爾其刪。

永樂寺 見寧波府志

犨江東下艤官船，幾點湖聲任往還。老去未知重到日，夢中惟識舊遊山。秋風飛□來天外，滄海遺珠出世間。爲問爾翁強健否，龍山高絶許躋攀。

九靈山房集補編卷下

文

吳先生哀頌辭序 見□□□□刊本○按吳先生卒葬，此序爲撰，故附錄於此，辭頌不重出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長子也。重紀至元六年夏四月九日，以疾卒於家，得年四十有四。嘗一試於禮部，不中。二子歸葬，至正元年十有一月二十四日，葬先生於盃塢之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受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云云

書天爛流勤軒卷後 見天爛閣家乘

良壯年時，識故國余忠宣公於浦江官舍，公方持使者節行縣，欲執弟子禮莫可也。後遊郡城，遂因論數獲質所疑於公，公爲書此四篆以遺，蓋良所居軒匾也。攜歸山中，鄉友宋君景濂首爲贊一通，且貽書東陽陳君君采記之，而金華胡君仲伸、烏傷王君子充、麟溪鄭君仲舒皆先後爲文以寄，卽嘗命工刻置軒壁矣。亡何，天下大亂，在在兵起，乃一切委棄，避地海隅，及以垂暮之年，歸視故居，軒雖苟完，而壁間舊刻無復存者。急探行橐，僅得公所書親蹟及四君記文揭本而已。景濂之贊亦覓不可追踪，卷中跋語，則後所追爲者也。於是公以淮南行省右丞死節安慶，君采以處士死於鄉，入國朝，景濂以翰林學士貴死西土，子充以翰林待制斥死北地，仲伸亦以儒學敎□寄死野人家，同時流輩凋落殆盡，獨仲舒以前朝故

宦家食無恙。然亦頽然老矣。由前至今。俯仰未三十載。而變幻不常如此。所恃以持久者。惟字畫與文章。又未知去此三十載。其字與文與所書之人。遺能相守如今日否。學佛之人。指幻境爲空華。豈不信然歟。良既以四家四記聯之爲卷。而復詳著其始末於後。暇日一取閱之。安得不爲之三歎乎。元默閹茂之歲。夏五月既望。九靈山人戴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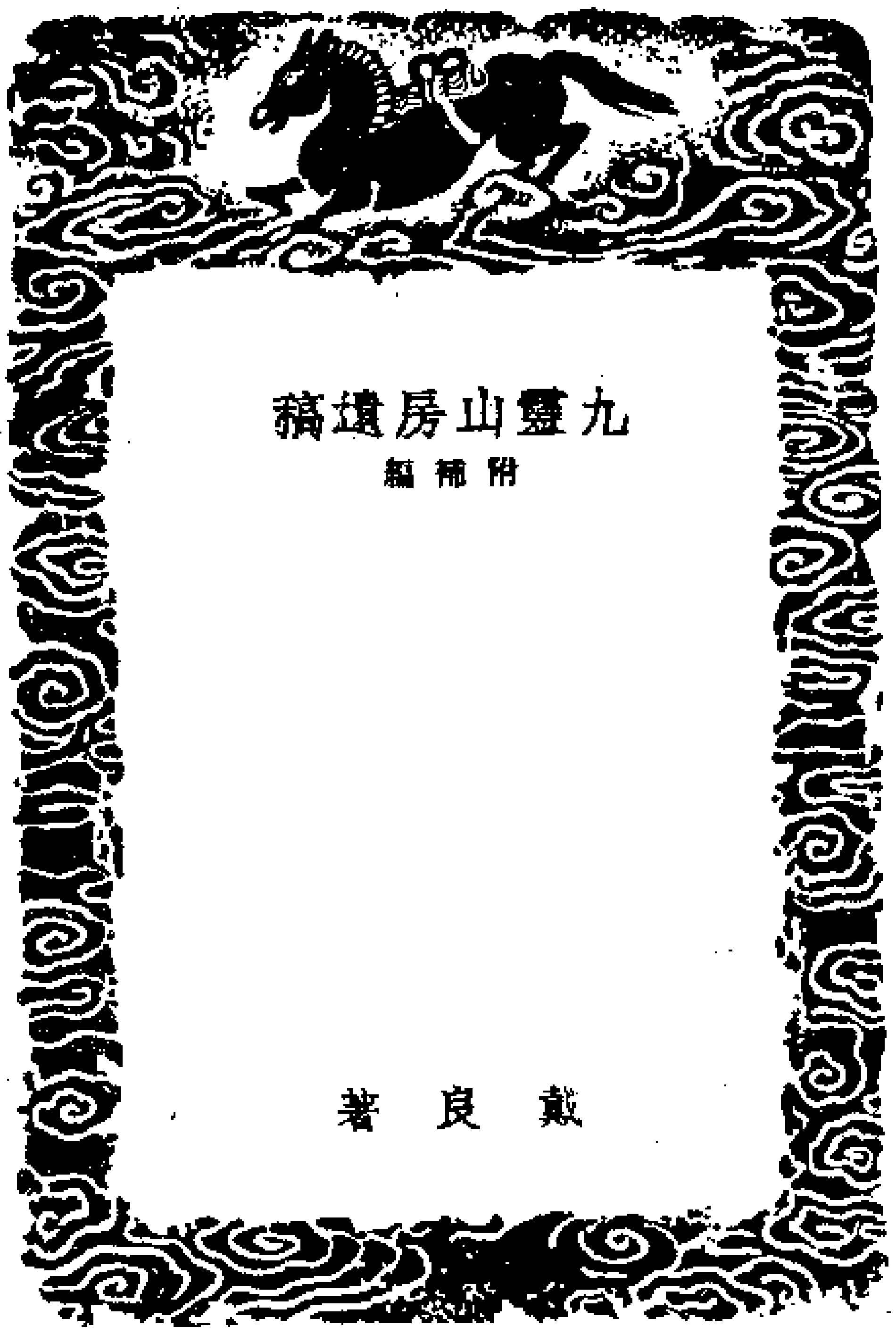
鶴年先生詩集序（見丁鶴年集○與鄞遊原藁小異）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巎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斡公克莊、魯公至道、三公廷珪、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悲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淸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與。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瞻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齒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稾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淸節峻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爽白齋稾序（見爽白齋稾○與鄞遊原藁小異）

爽白齋稾。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稾而編次之。以爲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首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旣熄。諸子繼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雕鐫。王、楊、盧、駱之纖豔。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盛。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獨務抽靑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

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槪可見矣。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黃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晏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濡茹和。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謦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遊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於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蛇鳥。按行於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聞其學問。卽以樞府都事起於家。不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掾。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升內史。跡愈顯而文愈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盎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十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於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爲之貴重之與。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爲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臧獲。初未嘗疾言厲色。平居盎盎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爽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書。



九靈山房遺藁序

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於庚午春已重鋟之。而四庫存目稱先生有遺藁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爲憾。壬申冬辛購是編。如得異寶。卽以授梓。首序者揭少監鉉、王待制禕。蓋康熙季年其邑人張竹坡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其編次先序。曾廣文已肆言之。茲仍其舊。計文五十八篇。詩二百六十八首。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裒然成集如是之繁富者乎。雖然、先生固不藉區區文字爲不朽之業。余獨於先生遺文。必搜羅而盡刻之者。竊念先生之襟期偉抱。因爲名教綱常所維繫。又不徒以瓣香先賢桑梓敬恭之誼而已也。先生出處本末。已具正集序中。故不贅。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闕。故其文敍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舂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沖。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遊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法序。

九靈山房遺稿原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鳳、烏蜀先生柳公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皆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聆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九靈之詩，質而敷，循而密，優游而不迫，沖澹而不攜，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褘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九靈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生烏傷王褘序。

九靈山房遺稿原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嘗可爲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顧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遜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非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譽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跡，盤桓乎山巔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肆力於文，且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立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勳業則未之有聞，聞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屬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是以有發也。四明桂彥良序。

校九靈山房遺藁題詞

元、孤臣戴叔能先生九靈山房遺藁。詩二百六十六篇。文五十八篇。明經張竹城以培所撰輯。而乃為明釋愚谷旹序之以傳者也。先生生梅節愍、方韶父之鄉。少從里中大儒柳文肅、吳貞文。學。長從實大夫余忠宣遊。以得卓然自成其為一家言。今其遺文雖不盡流布。而殘篇賸什。耿耿不可磨滅者。照耀簡編。而膾炙人口。又得愚谷父子懷羅表章之。不可謂不幸矣。惟是元綱解紐。豪傑並起。無論一時依附。獵取富貴之人。即二三鴻儒負重望。或有官位於元者。亦且不有其躬。踴躍以赴功名。固先生夙昔僉闕契也。而先生獨以一儒學提舉。肩名教而心元室。航海從王。閒關避地。瀕九死不悔。以卒自裁。夫寧不知立功名者之富貴顯榮乎。抑豈憚顯榮之不終。懼危機之易觸。而甘心行遯乎。要其不必有文山、疊山之任。而常矢乎文山、疊山之心者。其所沐浴乎宋遺民之澤者深。而觀感乎忠宣殺身成仁之烈者至也。夫乃蹶乎二十餘年。顛沛窮悴流離奔竄之苦。而終不易其初志歟。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為漢子。而卒不能容先生之潔身。豈當天下大定。猜虞先生才有可為。而不以容鐵崖者容先生耶。抑本無死先生之心。特不欲令有一人懷悉臣之化。愛以官之者強之。而先生自誓其不為威屈不為利回之節。干城名教。而靖獻以紹師承耶。安以仰爾時名義之重。風俗之良。而讀書識道之功。亦偏著矣。惜乎當年無能傳之者。徒令人咨嗟悲弔於數十百年之後。若明若滅。若隱若見於楮墨間。此安得論浦陽先賢。而於先生尤

敬之事之低回歎悼而不能已。論其世務以傳其心也。余類與愚谷、竹城、談。而得見此編。乃在其既歿後。竹城盲廢十年。不知果其原編否。抑或所供錯也。姑辨正其訛失。而舉所散見於他書者。補刻附於編餘。則俟諸將來焉。康熙後壬寅冬大雪日。秀水後學曾安世題於浦江學舍之敬一亭。

吾所致疑於非竹城原編者。詩文序次。非編年則從類。乃殊不解乎其雜亂而無章也。題曰浦陽五賢贊并序矣。何以存序而删贊。反留他人之書後也。浦江修學記何以去泮水之詩以下五十七字也。任繕者刊者之誤。置容齋說二行於題樓壺英詩卷後。錯易詠雪章林塞催爐聚簷白訝雞鳴於浪走兒應喜狂號大自驚之上。漫不一檢。而令讀者目瞥舌橋而不能下矣。愚谷竹城好學讀書。不應有此。而況乎錯謬疊出。標古為律之紛紛也。豈刊成而愚谷父子未一寓目耶。他若吳先生哀貞嗣之見淵穎集。浦陽人物記後序之見縣志。良辰豈長過錯之選於元詩。永唐撰去我遠篇之載璩溪丁卷亦不當舍而不收矣。是日聽闕敬書。

明史擬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於貫。并從黃溍、吳萊、游。又學詩於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而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於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為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章。咏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翰林檢討史館纂修官秀水、朱彝尊撰。

題九靈山房集 舊抄本補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眞知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為言論。毀譽生於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於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其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徵。余嘗友於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眞。然非眞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為信哉。洪武十二年十月既望。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原跋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叔祖提舉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

藁癈於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偉鎮洎二弟綖、禑師事鄱陽劉友公翥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藁或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繕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衛。先人繇是頗莫之遂。竟齎志以歿。不肖孤統尊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歲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尊季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事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姑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懿緒。下詒後裔之徽譏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為之序。惜未暇刊者。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統拜手謹識。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詩分四卷。觀其古律絕雜。編舉乖謬。正未知所著山居、越、吳、鄞遊。果不誣否。姑就刊者校其訛字六十有八。約畫之。而志所補於後。是日紹淵戴書。

古今體詩

卷一

山居藁

卷二

山居藁

卷三

山居藁

卷四

吳遊藁　鄞遊藁　越遊藁

今補刻

義門詩　感懷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劉顯失序。亦未有目。今姑依其先後排次。校正訛字百餘。破句三十。或云尚有已錄百餘頁。為雕工攜去。或云有舊本留傅氏。俱不可考矣。第補所及見。以俟孤光耿耿有血性能文章者。當共圖之。康熙後壬寅大暑前一日。紹淵安世書。

繡雨詩序

喜雨詩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容齋說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送戴實使還省詩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春秋三傳纂玄序

浦江縣修學記 缺龍蹤少五十七字

廿棠集序

送戴彥明詩後序

送葉山長歸廣信詩序

題彥英劉君詩卷後 末二行係序齋跋內文誤刊在後

章氏家乘序

贈句無山樵宋生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序

修禊集後記

治平類要總序 并十引

滸陽五賢贊序 附汪澤善傳贊失刻

趙氏脩序堂碑　新建登文星君行祠碑
自得其樂齋記　樂善堂記
論長孫無忌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題葉丞相遺墨
劉舒字說後題　諫官箴
喜聞過齋箴　具慶堂銘
康齋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像贊
樗庵像贊　答徐德明書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作　跋鮮于伯幾詞後
跋倪夫人遺事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內誤易一句
題貢刻沖素處士墓銘後　經筵錄後序
說佩送鄭仲舒　鄭槐冠字祝詞
祭先師柳待制文　又代祭柳待制文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書柳待制詩後
祭方壽父先生文　志樸相箴
陳府教墳記代作　陳彥正哀詞
張如心先生哀詞　吳原伯哀詞
朱茂清哀詞　蔣季高誄詞
今補詞
浦陽五賢贊　吳先生哀頌詞
浦陽人物記後序　貢氏歸田記
戴府君壙記　南靈樓會飲序

九靈山房遺藁卷一

元戴良著　鄞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山居藁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於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憮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禱。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翼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即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於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於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於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聽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大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

是兵愈寧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爲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旣穫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穡俾耘俾耔苗則旣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遺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旣優旣渥厥施斯普今之土脈昔也焦土今之發榮昔也稿莽農人相慶蹈舞蹁躚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非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非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黨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餱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號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回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戒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旣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旣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不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卽齋沐率僚佐徧禱諸神越翼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旣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儕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爲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僖未之聞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知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而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偸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册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醇其民庸而闡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官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於篇端以俟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人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姪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得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清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蘊奧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續毛公則以守死善道咸焉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鳳麟之藪囿與旣而故國淪亡文獻幾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類皆失所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舊邈乎遼矣比歲以來一二俊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一人而已彥明生富諸老告謝之餘獨能蒐其遺緖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蹤幾夫流風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胥由憲府之薦調官吾學諸次涉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論趣恬退不以閑曹冷局爲嫌每日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隨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士田之侵奪完屋廬之朽敗先賢之未祠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猶有所自來哉迴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遂其漸漬詰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溉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者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其言之果似與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策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甘未及從容政治之揚以行其所志他日位愈顯年愈高道愈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焉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哉彥明於此尙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黯然有動顧惟鵬息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愫以爲別懷特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申一二云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鷹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嘗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旣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觀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旣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旣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旣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旣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

已哉。良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之去也，凡頌美之詞、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獨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卽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旣鍥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鵠之飛，如羊之躑，傾而若㬥，凝、[illegible]若寞，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櫟，巀櫨巀嶇，不蜒不蟺，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鵰、鶚、鷹、隼之禽，貙、豻、虎、豹之獸，號鳴飛走，怒爭很鬭，咆騰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汙有滎，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雖任我舟，難濟我櫻。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含沙蛣石，射影衝波，鱷鮫竄躍，水兕雷吼，揚鰭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嘔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崒嵂嵯峩，巀嶭崇巋，超出萬彙，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轟豗，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渟，瀰漫沄沄，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顚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與。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

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合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尙有待於余言哉。而尙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題彥英樓君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値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鄉境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浹洽之深，雖鼠竊狗偸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譏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値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旣官之後耶。人之論君，願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隨諸君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槪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送揚州同知趙官序

和陽、王亷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旣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有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事，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阿衞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隆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館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戎甲之供、儲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淸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淸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原刻缺上五行，乃妄易下文公大雅爲陳，傅公季魯爲謝，今照抄本補入改正。）俞公大雅則以絜陽高足．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廋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於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斥學徒之貪饕者．於是會集傳流．招徠學子．爲之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諸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於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尙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右序見原本山房稿五卷第九頁，因逸第八頁，失其首段，今據抄本，並不題葉山長之名，故妄添數字附此，以備參覈。）

章氏家乘序

書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護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期而至於三月．而至於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於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議．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尙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於不可考．君乃致心粹志．掇拾於兵火焚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關之際．倣諸史表．遂爲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官有當質者．又別爲篇以見．旣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貽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間學非不富也．其詞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稱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敍者．爲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爲是書．旣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樂宣使返省詩序

維揚、樂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鄞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於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荊之分植．遂附近體詩一首．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視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移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與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架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旣歆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嘉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朱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安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能．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隸．咸被文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乃智謀雄偉如朱生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假一室．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尙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實者恆多．而實者恆少．幸而爲實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與．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與．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材．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嗟吁流涕而爲當世惜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晝行．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有志慷慨．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卽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概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游．則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旣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於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

在軍旅中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遊。嵗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覲鬼公峯。從入龍虎山遊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處。子孫世其業。至於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爲荊榛。斷甎頹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莊士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大道朋眞侶遊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其道之如此。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才。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跡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桎梏。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適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狹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晝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能自縱。二不能也。疑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三四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頓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逝。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閔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曆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爲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爍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諸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跡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損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間出以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望之。

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拱璧斷璜。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顧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旣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喪。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慨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徐偷也。旣以斥晉之詠鬲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嗟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明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所序。能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耳。

春秋三傳纂玄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藏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尙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叙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游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澄。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早歲受詩。卽嘗有病於斯。詩釋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攝其玄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旣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閱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不旣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由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類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與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說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經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致。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萃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illegible]。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夫亂可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輔禮，明慎爲要，述慎刑篇第八。佞臣柢邦，貴在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疏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習修，聞多解，然開悟之主，緝禮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昧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是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澆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繼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繼之以恩，則過於嚴威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官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拂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誼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淨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爲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始謂是與。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欲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誰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人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技擊著，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徵焉。纘戎功，舒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議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淫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畏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觀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觀昭侯所悅，以謀

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箴。

納諫箴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養之，愚賤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已過雖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箴。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爲望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歎曰：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既常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祖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升宜其勞。應升既受命，即爲請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寶，飭材鳩工，率先凡役，而他有辭於學者，因皆相觀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倫堂、齋舍、墻垣、庫庾、庖湢之屬，悉皆易弊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相與屬濂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辭，弗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與？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崔嵬、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嘗思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龐氏，以儒林郎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惠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剛而無屈者，道也。人能心存而身踐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并江海而潤，并雨露而澤，并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於後世者，固將亘古今而不窮，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恢曠數十世而一見，減數百年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哭弗輟，以負土營墳終其身，每朝暮泣奠，有果，鳥鳥啄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南諸郡縣咸望風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爲戶部尚書，詔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鑾二帝，事泄身殉。忠惠克明正學，歷政諸曹，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熟在人口。待制問道金文安公，以溯朱子之學，亦既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使其大施諸用，以輝天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豈弊亘古今而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爲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百里之遠，猶將低徊企慕，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昔梁蕭、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爲贊辭，以致欽羨之意，識者尚或稱之。良雖不敏，既樂親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鄙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欽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書五賢贊後　　鄭濤

右五賢贊一通，鄉先生待制柳公高弟子戴君良之所述也。初，縣學有祠，祠節愍梅公、忠惠王公，及凡宦勞於學者，皆雜位其中。逮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尹龐侯文質以其混淆也，屬教諭祝君應升闢所以易之。應昇乃於廟西南偏別闢一祠，以奉二公，而益以孝友陳公、文學梅公、待制柳公，通號曰五賢祠。內列三龕，龕設神主，俾善書者作隸名題之。且懼後生小子不知五賢之詳，復命諸賢戴君爲之贊，刻石祠中。嗟乎，長民者不復知有教化久矣，往往事簿書期會之末以取能名，孰肯表揚鄉先以樹之風聲哉？書曰：不減厥祗，民罔攸勸。若今令賢長之爲，非善其善而欲使民知勸者乎？贊文雖簡，高古敘事詳明，使五賢之行事粲然若青天白日，苟求讀之者，孰不鼓舞而奮勵，則大夫戴君之功，又豈在賢令長之後乎？是皆可書也，因爲執筆而識之於序末云。

趙氏肯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翻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忮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迪，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趨，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俗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紹其宗亂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殆將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儀，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肯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一旦衰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推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爲宋宗親，曰襲官封，有邑有民。起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南徙，爲睦是處。保義筮仕，於浦之湯，遂奠其居，侍特屋廬。崇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餒，聞者興唏。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溯其源。

仙岩之南。浦江之北。歸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來拜斯堂。有腆修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祜。延及後人。永嗣厥序。弗替厥序。曰報爾先。琢辭貞石。百世斯傳。

浦江縣新遷婺女星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初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鄭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於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廉佇阿年八哈、尹、簿君文質。將復加芼緝。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貲費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畢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簿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稽已俾爲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墻。階陛以石。唐泉以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輝威惠慈。悉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篆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稽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以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亦今之限。蓋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驗。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獨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錫祉。以大芘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簿公天樂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內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峻神躍。靈之來。光景溢。雲爲軿。霓爲旌。儼若有。髣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非可虞。

右迎神樂歌一章

嗷將出。夜既艾。甑之溢。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皆聚。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祐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肅。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不花公旣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昆崙之玉。南海之珠。麗水之金。蜀之文錦。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珊瑚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碑碣、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之人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人之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早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遊。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蹴鞠。以盡其歡娛。其所與遊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當世碩儒。嘗爲文以頌君之善。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則自昔聖人於善無所間。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韓茂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韓、兩虞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舉。陳蕃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夫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壽。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警觀焉。

傳刻至亦多矣而止。今依抄本補刊。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爲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擣害元德，蔑棄宗親數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擧，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識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擧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羣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戡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事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擧，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尙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滑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裴寂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孰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臣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擧未足深恨，太宗爲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非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有所明，不無所蔽。在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雖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姬，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瑗得姬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遣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則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

其賢乎。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殿部尙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槪。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觀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翁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者，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旣得以快覩前脩之眞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爲人，抑何幸與。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莆君存仁，嘗以叔馨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馨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齊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其爲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合，則失之鄙。輕重不齊，則失之柔。薄厚不均，則失之雜。小大不分，則失之泥。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鑄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虡而懸之，投機而叩之，則喤喤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叔馨年甫及冠，溫溫而易，毅毅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旣良矣非六經之書不讀，非聖賢之志不存，創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刊裁之日，思不猶考古制而參之者耶。[illegible]因不[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有文章公之子，[illegible]家學之正，[illegible]求者[illegible]之傳，是不猶[illegible]者耶。早[illegible]仁義[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之，[illegible]偏也。扶[illegible]也，[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者耶，[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射，[illegible]冊[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遠而四[illegible]，[illegible]之蓋[illegible]趙者耶。[illegible]叔[illegible]之名，[illegible]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其[illegible]也。[illegible]然，金之[illegible]模範則師之自爲也。[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能鑄之乎。許君顧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叔馨哉。

諫官箴 幷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爲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斥言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爲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閒，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耳而拂於心，而反於情，是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而乃[illegible]犯顏色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幸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國。稽古建官。凡是職司。其諫爲難。諫不欲逆。亦不欲驟。逆則罔從。驟則難究。所貴婉巽。不大色變。非攻彼暗。惟迪彼明。以善閑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盍不燕閒。乃陳我言。乃遏其萌。乃遏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聽。昭而不避。我其賈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爲過訐。勿謂觸骨。可也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爲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歆而歌。魏有圉牧。亦云善諫。欲辭槐陽。乃犢而歎。過既無迹。諫亦無形。赫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觀前式。苟視前式。惟晏圉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益。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虧。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言與道違。行與道背。惟背惟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由小積過。小而爲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爲美。非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鳴乃可聞。苟揆我行。苟持我言。悖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肯盡心。以質我愆。宜喜而懲。宜愛而惜。我肯不爲。我過爲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赫然千載。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物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懲。亦忝所生。

具慶堂銘爲范陽齋文本作

我之生矣。孰撫孰鞠。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必孰無。有懷二親。或其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象服不願。大冠巍峩。偕老一堂。載歡載娛。榮榮門子。白華絳跗。馨爾旨甘。潔爾夕謝。其發維何。有鮮有魚。其疏維何。伊笋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愈盡忘劬。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須臾且訐。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誅。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抉摘蟫蠹。苟勵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聘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衛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廡隅。尚慎旃哉。永世弗渝。

康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煒燁者。固已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仁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今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一時。關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爲師友。以王謝爲兄弟。彼區區斗筲。曾不足以澆己。凡是胸次之浩蕩。一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爲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爲詩也。亦且超杜而邁李。然而蕃遇之窮。固已見詩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召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獨尤而曆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幾乎無愧。此其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知

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僅得其一二矣。

題柯尨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費。孰謂斯人。祗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誠無愧韓伯休之行。己宋清之爲人。

答徐進明書

比辱惠書。爲貽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無恐無似。又且目弱而身賤。其素所爲。未有足稱。[illegible]取信於人。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責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盡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是間也。鄉之人持錢而求貨者。若涉方之人持貨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貨。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翩然而去之。其不合也。則[illegible]求寶之出。[illegible]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畀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必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信其鄉。信則吾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虞鄭之鄉。皆可以爲隱士。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爲工瞽。伊尹之鄉人。皆可以相於朝廷。孫吳之邑。皆可以摧敵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巢。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國。皆可以言珍禽。驊騮之廄。皆可以曰良馬矣。夫蘭茝之叢。亦有蒿艾。良苗之林。亦有荊棘。蓬生於麻。莠錯於楚。物之不齊。於其類也久矣。又何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求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爲師之事。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遽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使僕誣謏妄加是名。以相聚耳。縱僕樂足下之使。學昧足下之謾謏。獨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使僕誣謏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煩耳。僕之所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試一取僕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詳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詣。幸察。

上蘇伯脩參政書代柳叔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喩。俾及先子遺藁。悲喜感怍。交動於中。循思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從筆爲文章。識者謂其不沾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籍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畔於遁剡。既壯而獨窮。未老而閒退。氣習而家愈貧。名愈晦而身愈困。造至暮年。方復僅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某等齊哀感泣。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蕩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冗叢聚。神傷氣悴。衆念俱忘。故其遺藁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秩。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

雖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恆存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發其覩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閣下以耳德耆文，爲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况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墻之下，脩容屏匽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於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在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隳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儻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同法言史記之常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嗍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尙當課其子姓，世爾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聞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尙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厭飫粱肉者有之，操瓢爲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迨其後也，天恆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腴，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計也已。暨陽之西鄉，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爲心，歲有羨餘，必使糴其時値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爲常，一有不遵其教，卽欷歔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

袒謝罪，赦之乃已。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爲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殘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爲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怪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浙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沖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

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旣爲上其事於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於庭廡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貲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爲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綰天下之爵，不足以爲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媿於鄭氏者也。不惟有媿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獨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後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怠其門望之高，而不忘其累世之勤也。否恐其負辱二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科進士，歷官翰林待制，出爲浙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題沖素處士墓銘後

義門鄭子敬氏，嘗出其先曾祖所作沖素處士墓銘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爲七世祖，墓在家南百步，而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齧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因已裝潢成帙，請於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爲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學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敢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滋，至於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

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此嗣人，宜其豐碩衍裕而無涯哉。嗟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在，向微宮明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衆擁埋沒，糞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護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爲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

道。其資亦既美矣。而傳說告之。乃更勸勤講學之勉。裁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於古訓。則曰惟斅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於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篤。然後所造爲益深。所積爲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帝王之道。以成其德。爲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資。發爲一代之治。至於爲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非而衣綈。毫卑而附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道。爰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畢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爲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勸講間。必爲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之在元祐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爲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紹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爲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能令仲舒是錄既無媿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宁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吾黨之士。其以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之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欷歔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垂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世居浦江之白麟溪上。兄弟二人。俱通籍禁中。爲時所稱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望日同門友戴良謹序。

說佩 贈門人鄭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貫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組。貫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塞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韘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附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

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濟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諸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遊乎左右。蓋凡治己治人之道。極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韘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匡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承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鄭極冠字祝辭 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極。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良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良和曰。顧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焉。酌醴且木而頌松柟有極之義。制其字曰叔高。而祝之以辭曰。猗與那與。喑喑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處。彩其成矣。羣材臬征。惟極者柟。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物是木。產彼修岡。一朝效用。上細必登。居下而訐。闢闢是丁。中而有力。曰爲旅楹。間關百尋。闌楣檽欂。允徽琪桷。催脫葆蒸。彼哉梁棟。同處與京。苟任之匪。亦懼非勝。豈若斯桷。度出香宴。衆木爾視。倚以不承。總濟登旅。伊誰之令。推材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其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發。或斷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氏。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是之營。以茲吉日。具弁於庭。日加爾首。俾棄後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材孔長。何處高明。絅爾孝義。九世繩繩。皇用褒之。有奕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烝。納桷慎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蕩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爲能。人克履之。寶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皇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誓非爾。惟聖道之程。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稚厚英邁。超自成童。展也得師。早叩君鋒。纖諧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顒。遂鎔而融。乃充新得。歛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風會通。顧材碩德。一一偏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織幣走門。惟曰鐘鏞。二十年間。穹鑴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何驗於爲。以攄厥衷。寶類初試。邑校州庠。爛登辟雍。青衿冑子。開翰而附。鼓篋而從。司隸奉常。領教儒宗。聲甚颯颯。荷斾有賁。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轄傳。且活疲癃。從祀旌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咸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波洪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聽我得。先生正之。斷屈宜豐。已則有衆。先生均之。庶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洲之東。飲水著書。熱薪照字。歲且十終。四海環胸。英辭如山。炳煥猶龍。飛刻交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聽。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躬。天胡不仁。賀輸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於茲。雖自童蒙。月夕風晨。嫛婗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廟之蓬。臨別謂我。君子之行。纖而必洪。窮達賤寠。乃我之責。可不厲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車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蹤。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輀車既從。悲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覽我哀恫。

祭柳待制文 代戴瑄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喻公之閎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屬意遣言。搖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淩轢乎儔匹。而況律己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不乖忤而心存愍傷。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從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聲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竟未得歷禁林之納獻。究蘭臺之撰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飆散而星沒。嗚呼哀哉。國殄其良。孰爲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搢紳之在位。因銜詞而興愴。綿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悲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悒悒以何極。嗟荊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負隔。莫以酬夫恆德。列觴豆以告哀。尚俯焉而來格。嗚呼哀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稱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蒞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敘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故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向。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荊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求

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門人戴良謹記。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於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凄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纔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沒。其墓草之凄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恝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若空。將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韓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勢之迭更。謂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卵覆之餘。處倒囊垂之際。借鷦鷯之一枝。曾風雨之不蔽。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簞竹以爲節。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帝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非山顛則水澨。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備攬。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豈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迨黌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遂慊其心意。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臥鮑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仙華之故墟。藏眾芳之所萃。當先公際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翩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啻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其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蟠學之徒。惟蜀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裊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可摘。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嚴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渺若晨星之飄墜。幸巋光之獨立。尚峨峨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輝媚。竟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德。士子何從而淬厲。將見黃鐘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亡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明契。或以弟子而游從。或以友明而密邇。咸齊昔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鄒鐸之譽。不照泣麟之涙。當靈車之既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歆焉而鑒視。尚饗。

志樓楨積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殯。楨於予爲姻家子。予往時僑寄邑下。居相邇也。每見楨在羣兒中。眉目淸揚。進趨閑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擗踊。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寖衰。橫逆蜂起。楨煢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輒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殁。不肖孑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爲人。一日楨果以獄聞於縣。慨然欲昌植其家。久之。其橫逆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栗爲兒極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其陳所訴。大府方欲爲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爲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不爲樓氏喜。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竊有感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爲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於某原。且使請文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爲文以志其殯。

陳府教授記 代作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人官。會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履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婁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爲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信。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於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則經決科。從鄉先生深裊吳公遊。習春秋以繼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諸朝。命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淸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幾月。丁內艱。再授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卽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綜旋。扶持保抱若嬰孺。然人皆以爲孝。在童冠時。常從鷙鳥以搏執自娛。大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爲荒以貽父憂。不可。卽盡收扶死之。其遷於還善。人亦以爲難。先君端重寡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閒則披册不輟。故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釋之言。靡不畢究。爲詩文深沉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

姑本失尾

陳彥正哀辭

山礦礦兮水溜溜。下土濆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兮其是精兮。寧遠舉以遐遊。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修。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顯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冠剛以爲柔。哀白石之不與兮。寃甯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櫨。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譬洪浪之漂舟。凌大江之漫漫兮。儵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慭兮。又何爲乎舊丘。衍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投。假大龜以示兆兮。將鴐馬以行轎。已矣哉。死者不可作兮。吾誰居此其誰儔。

張如心先生哀辭 并序

予自童丱中。卽聞張君如心之名甚著。迨已之歲。始獲見君於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興樓閣。義冠褒衣。擬髯□曰。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在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有以知其爲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於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爲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癰已壞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時變。前賢蹤跡。歷歷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積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於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尋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儷。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依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絕乎。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濟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尤。無脂無韋。分甘處悴。家書窣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藜。人不我堪。我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駿奔。聆厥風旨。覩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同。顧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孰神之苛。一朝奪使。醫茁蓬。哲存盡矣。狐號鼯舞。靡若風。觸踏我里。澒濛泱漭。吾焉從。奈之何哉。有崇斯土。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原伯哀辭 并序

原伯世爲婺之蘭谿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嗚呼。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滸。逢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牽以爲友。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羣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簷燈披册。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講辨。故其父子

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爲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孝友最篤也。去年秋。先生始被召入京師。未幾上疏伯名於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將杖數千里就學於京。而病已作。曾歲月遂卒。嗚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修文。功力兼人。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賢與氏子。固有韓氏之家教。學文不下於滂。而亦以早死。豈殀壽之不以其道有如是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於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抑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其悲哀。以舒予情云。其辭曰。

曉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漢兮到虞唐。騁詞辨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祕兮揭正陽。紋予飾兮儷璵璠。爵厥實兮曄煌煌。羅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旣就兮勢乃揚。望白髮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駕東兮騎康莊。豈隨遇兮斬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厥超驤。命固屈兮參則彰。顧父師兮勿永傷。彼畢聚兮直粃糠。名隨身沒兮孰躡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瞻天且固兮猶蕃而昌。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懽而疾作。竟死。年四十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殺其帥據城門。盡閉城外居民。即薙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予亦聚妻子登舟。過流至烏傷。因自嘆去家遠行。無稼穡無以給。予才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旣而過茂清於道途。茂清乃邀入其家。見其子姪。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逃還者。畢至予亦買舟從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遊山。或仍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旣復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於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哽塞不勝。莫請茂清死狀。然不敢即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俟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嘗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以爲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旣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可相也。如之何弗傷。

蔣季高誄辭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夭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乘化樞。否泪斡旋。參差報施。窮不常。壽不常。縱貞厲而天很焉。而者謂天嬙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摯。惟子之先。奕葉紛敷。潤烈晉冑。垂聲與奭。爰暨乃考。蕃德益懋。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如鹿之茸。如鸞之雛。亦旣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日勸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

何綿不窮。何央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績。五采爛如。淳龍中取。朝玩夕披。人睹其著。莫究其微。道旣克明。勤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推子知。子之在世。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剸玉蘊瑛。將獻於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荂。嗚呼哀哉。玄首兮未華。壯志兮竟孱。退日兮何長。生平兮須臾。俄頃字兮改觀。乃遊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嘶。幼子兮呱呱。魚縣羅兮同感。烏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遺。因歎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奈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魄黯黯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旣顧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旟。嗚呼哀哉。

九靈山房遺藁卷二

山居藁五言古

山中度歲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攜新居。親朋爲之集。天運不可常。周辰久已及。投迹此山中。酒杯與誰執。故歎隨歲去。新愁帶春入。唯獨閑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塵爾冬春易。悠悠時運傾。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我觀寰宇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和齡。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衆草豈復青。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酒餚亦既盈。今我不爲樂。後此欲何成。笑歌東軒下。且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開歲已五日。良辰誠蹉跎。悟彼時鳥鳴。往游山之阿。平明發陰壑。亭午翔陽坡。崖嶂戲奇峭。水木呈清華。幽谷旣深入。茂林仍遠過。迢迢躡絕蹤。嚶嚶泉鳴沙。沙澗尉洄洑。陟峴復巑峨。舍輿捲飛流。停雲引芳柯。石衛忽罣掾。岩广亦屧羅。土宵念唐風。民動懷豳歌。烮徼起灌甸。烽火連浙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良儔懲我素。荏苒將如何。長嘯臨逝川。汨汨感人多。

飲酒古墓下作

峨峨溪南山。上有雙高墳。白楊夾荒路。過者爲悲辛。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
惟此墳下人。生盧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安知奄忽間。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泯。賢才亦長湮。
吾今且行遊。追憶賤與貧。

哭趙隱君

泉臺一以閉。長夜幾時曉。傷心九原上。但見青青草。因懷我疇昔。從君激水邊。雪遊南浦蕨。月泛西溪船。
萍蓬無定蹤。忽復異彼此。所嫌久隔闊。豈料到生死。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
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思。采衣正朝舞。丹旐忽暮飛。我來哭吞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淚。盡灑墳上樹。
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遺角悲。

題蘭溪東峯亭

昔余駐蘭溪。頗得溪山趣。日上東峯亭。遙望水西注。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暮。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
亦或臥空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安知遊日時。翻是傷心處。嗟哉露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縱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粲然有餘姿。過者日以至。朝暮被恩施。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爲眷顧情。一旦成棄遺。
時物今尙然。人事那可期。故妻泣空房。纖婉厭重帷。彼情無厚薄。我貌有盛衰。願君屏荒翳。馳光到幽微。
不照妾容老。但照妾心悲。

東明山賞紅葉

荏苒秋向夕。淒淒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芳顏。於今得美酒。如何不爲歡。
況此秋林下。惟多古丘墦。時來弗自樂。時去良足歎。茫茫大化中。陰陽方遞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一春苦昏墊。今晨收宿霏。因憶謝公語。出游娛清暉。溪流深可厲。草露泫未晞。林木相映帶。時禽遞鳴悲。
佛廬已高據。鳥道方仰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堦基。窈窕窮南征。徘徊款東扉。倚闌眺懸瀑。登檻引松枝。
地僻塵自淡。身閑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爲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以篋綺。雙鸞既同生。亦復與同死。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妾夫今在遠。妾身偶獨止。
恐爲行露侵。莫與雙鸞齒。飲恨赴長川。川竭恨乃已。

病起示諸公攜觴見過

弱齡已孤煢。中歲轉多難。正茲懷苦心。矧復嬰病患。綿綿諸祟作。擾擾五情亂。入夜煩燠昇。及晨思景晏。
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祊。俯用別親串。逝將委運往。知命尙奚憾。造化雖預謀。禍福昧前算。

憔悴幾何間。瘥覺復神觀。幸生存足喜。樹勞傾里閈。攜看兼命酒。羅列稍當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
未知從此去。幾何同笑粲。民生鮮常在。百年況已半。客養疲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尙銷爍。人物終變換。
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動余懷。終觴染斯翰。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負病南軒下。展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來江濱。
慰我仍戒我。眷戀已良勤。繼以習靜言。益復知爲親。我病既消除。君途經別分。雲山百里外。有語難爲陳。
會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願得稍相因。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變感人心。愴然已秋時。池荷挺素質。園葵曄芳蕤。豈無一日好。不久還萎衰。
覽物惜年邁。撫景傷志違。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易。吾年信難留。含情及玄夜。逝將秉燭遊。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常時爾居賞。矧乃當素秋。
東鄰有美酒。飲之祛白髮。客途無由得。虛使時光流。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典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分韻得晝字

郡齋無所爲。兀坐度淸晝。如何趨府客。亦此共輻湊。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鵲觸簷楹。皓月窺窗牖。
美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既秉燭投詩亦援毫就。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延留。茲歡恐難又。
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爲樂。知有後會不。爲歡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索鏡看。吾首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徘徊在中林。拊翼玩文翰。長鳴懷好音。何意會飄風。吹女起高岑。朝尙同枝條。暮飛遠異尋。
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驂。舉酒欲爲歡。離憂已沉沉。豈不懷耿介。送遠難爲心。

行遊途可極。餞送恨何長。臨分將列筵。屢歎復停觴。我如雀卑棲。子若雁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常。
事違已變懷。形單重周章。歸臥空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日務東郭門。晚憩北山趾。乍離城市喧。益羨邱壑美。舍車陟崎嶔。停策玩清泚。游目蒼崖巔。放情白雲裏。
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實覽棲遁蹤。往遇冥寂士。忽見山阿人。彷彿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咽丹蕊。
牧羊事已非。鍊石情徒止。長揖謝叢祠。永愧爾兄弟。

別宋潛溪

昨宵郡齋宿。今日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掩泣別故交。驅顏逐前儔。未容去鄉邑。詎能千里遊。
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煒煒居公侯。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
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燕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內。意在巢君帷。君帷豈不好。偽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遲疑。
嗷嗷徒晚風。翔翔空暮闉。

送胡仲子之三衢

倦翮忌登陸。疲舲驚出浦。不處孤蓬間。誰知別離苦。伊昔忝嘉招。經年繆同侶。前歡未云畢。後感已尋緒。
去春客江介。今秋發溪滸。久傳飛軺出。及此高帆舉。終然衢士心。枯葉望來雨。我意固遲回。君行勿踟躕。

送人赴廣信軍幕

懷懷促夜裝。翩翩戒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瀰思無定端。宦程有成速。含悽登遐陌。抱疾度遙陸。
前峰日銜岫。後嶺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煙綠。冰溪渺森沉。玉山鬱聯屬。方遠悲路長。逾前歎期促。
邊障困徵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非難。布籌在所勗。古來固鋤闌。豈皆藉頗牧。

謁趙朝列墓

含辛度連岡。掩泣赴孤阡。而我爲誰悲。懷人在九泉。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遘患。一朝烈焰起。鄰壞頓燒燔。
長風轡夏急。亦知將燎原。不謂北之及。乃在奄忽間。天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晨家盡燬。夕暮身復捐。
平生欽若人。毅氣蓋當年。剛顏務刑蔵。決壅思化宣。顧茲大節在。可使非義干。日月易爲久。墓草已芊芊。
圓林誠游跡。祠宇有餘閑。既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迎華觀

授服當素節。登眺清穹。野明棲菊霜。林動振條風。良辰感情遽。嘉會合音容。劍佩止肅肅。冠帶來雍雍。
四座錯觴豆。中堂藹絲桐。托蔭柏臺下。寄身霄漢中。爲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願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
爲臣慕姬旦。爲子追魯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恒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茲山。翔鶴出林表。飛鵠躡雲端。紫館高與齊。金洞遙相連。
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來恣登覽。幾爲增慨歎。陰陽無停晷。江漢有奔瀾。節往迷飛翰。時旋邈微鼓。
已難駐衰顏。何用渙華年。容鬢坐自凋。齒骨徒空堅。澡眞能脫屣。煉液解騰天。凡心倘可除。神道尚堪傳。
便將棄羈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樓上。千齡猶未遲。

送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東郊已春陽。北陌尚寒風。千里遠鄴城。幾日到邊封。
濩轍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脊油旆。藉鞲騂角弓。願言惟壯士。勉贊戎馬功。但期膺厚賞。不忘捐薄躬。
應隨邊上人。咸識爾爲雄。

友人使還

分壚蕃帝室。擁環眞公家。華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一朝銜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眇滄海。微功塵尺波。

處將懸主心。淵入領鄉歌。驕軍發鄴城。去棹指齊河。復命喜事畢。問程憂路多。憂喜君不渝。聲吾將謂何。

送人歸姑孰

一官謝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懷祿情。亦以娛親故。長途忽棲棘。四海鎮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
闕海非我鄉。浙河寧余度。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魂懼。桑梓半不存。骨肉定何處。掩骼古則然。脫骸今豈遇。
晝歸雖有期。悲情將焉訴。蓼蟲昧葵藿。薜蘿晦雨。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辟

江路西南遠。江波東北流。客行情弃景。日暮赴輕舟。備軒需才彥。巖穴虛羅搜。名既上公車。身可安舊丘。
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隱陬。武夫效命力。君子輸智謀。入夜無韜棹。侵晨有飛輈。不見百川水。汩汩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顧本有涯。憂自無端。道心日週絕。衰病坐連綿。瑤琴廢不理。金鏡掩莫看。誰能拊茲疾。併用駐吾顏。
漢武耕藝草。淵化奇神丹。神丹法已閟。靈草名尚傳。或求向蓬島。或采白鍾山。何彼巫咸輩。竟隳技術間。
楚辭稱九折。周禮精十全。問名未爲悅。嚐味方自歎。賈生妙斯理。稍使旌其賢。莫言相遇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愷傳

有元值陽九。羣兇方構患。大將擁旌節。受命徒空專。李生在下位。世頗稱其賢。一朝慕許歷。敗軍惟片言。
東嘉已電掃。古括嚮幽連。既登壯士籍。身名寧兩全。負戈馳入境。轉戰溪谷間。知勇自無匹。英雄偶迍邅。
事業不可覺。忠節乃所安。凭軒撿遺事。三讀使我歎。功名固自壽。竹帛向誰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誰有崖。此木誰有枝。而我懷所思。愛來獨無時。我有羣上謝。華至貴猗猗。折柔欲有贈。延佇及秋期。
秋期日已逝。齒髮日以衰。人生非草木。勿爲寒暑移。

遊茂清齋

疏傅周知退。貢公未遂榮。如何郡齋上。榜此林栖名。伊昔宅姑孰。迢遞瞰脩垌。華山既羅戶。迴澗亦當庭。
山行睇松茂。澗涉玩泉清。此歎謂可終。外事始難并。理棹叢湖水。剖竹婺女城。昔也樂肥遯。今茲倦將迎。
李當官事治。復值民俗寧。虛館絕靜訟。空堦長苔莓。罷吏就閒散。臥病謝纓紱。曾是懷舊想。寄焉起深情。
狗名道不足。適意物可輕。寄語浮丘翁。長憶予昔形。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霜林靜秋萼。雨徑卧時菊。折以贈將歸。意遠悲別促。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此篇載明詩選甲集前編）

陰崖斂暝霏。霜陸燿晴晛。蕭蕭落木光。綿綿衰草碧。闕多感徂物。列飲會華彥。美醑溢流霞。妍謳粲餘韻。
時髦非我匹。詩律豈余戀。行矣送將歸。悵焉罷歡宴。引領阻雲從。搔首歎蓬轉。

送人還鎮

根頭多籜枝。源濬有清流。昔公隮洪胄。英子紹前修。肇允龍淵升。翩飛鳳池游。光分豐城劍。氣壓嘘巖檣。
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司州胥吾鎮。東路安足由。帶中逾萬人。迪勵勵千艘。柂楫順時發。行將紓國憂。

題愛柏軒

翠盤涼野風。凍凍寒城木。風勁木亦然。受命一何獨。羲物已淪傷。高標誰賞錄。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
孤枝扶戶吟。密葉停窗綠。遂忘孤生悲。行享後凋福。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願爲柏上枝。託陰歸君屋。

送劉仲修

名郡鬱佳麗。公室兼弘敞。繽紛集時彥。袞袞歸世網。若人因忠勤。受命通遐□。□國簡車徒。邊亭巡境壤。
道途邈以遐。山川修且廣。月背孤影息。猜是流念往。仰看寥廓翔。俯聽悲風響。懷物勞夢思。驅馳能不省。
去水無回波。長途有徂軌。臨分恨莫留。搔首獨長想。

送劉彥章東遊

轉蓬無定在。飄颻將何之。未遽離本根。頗有回飈吹。在昔從一官。整翮來南陲。何意十載留。竟負三年期。
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況復當亂離。及茲神武師。拓地如拾遺。出令客行士。秋晏薄言歸。
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都。志願幸無違。鴻雁遊四海。鶺鴒守一枝。寧與鸞鵠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鳴鳳集寒律。豈待伶倫吹。

雲樵子

抗志薄躍世。結茅向雲林。蒼蘚起膚寸。庭樹圍十尋。不見從龍勢。誰聞伐木音。買臣抱才智。遺烈著來今。
當其漁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逢壯年。伉儷易常心。丈夫有遠遭。達士甘滯淫。永言盧崇替。聊且投吾簪。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行役旋故都。艤舟別所知。臨歧辱飲餞。舉觴念睽離。躋眺東城闉。徘徊江水湄。頹陽無停照。別易有成期。
將迹堪養痾。樂道可忘飢。持此將久息。豈伊聊暫違。願各崇令德。嘉聲樹棲遲。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溯驚湍。懷歸復淹薄。離情固難抑。思歸亦隨作。鼓棹就陝隘。指途阻參錯。
嶮當嚴公瀨。勢齊呂梁壑。側耳聽波濤。縱目窺巖崿。永懷滄洲趣。久負泉石諾。及此協幽期。遊將資止託。
安得同心客。共茲一時樂。

舟次桐陰懷寄君善叔德潛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桐陰。悲歌泛遡渚。引領睇長林。眷言遵舊躇。欲往訪所欽。水行厭棲薄。室近阻窺臨。
川靜集潛虬。林茂萃鳴禽。獨無華居志。感歎難爲心。

謁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偶公泣路歧。阮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吞聲度重阜。銜恨跳連峰。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醑。壺觴墳上松。埋玉悼遺迹。解劍懷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哀彌重。

悲亡友張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爲爾零。在昔避兵亂。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
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阜把袂時。豈意竟先傾。雙親已垂白。諸胤幾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
流幻一世中。逝往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辭長途。直爲知己故。欲行復躊躇。斷斷交情結。漫漫歸思紆。決去既不忍。淹留復何如。
眷言命徒御。遊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但恐離羣久。不似禁綱疎。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郡邑集豪右。山林遵隱淪。隱淪竭可慕。豪右何足陳。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絕人。杖策託幽棲。抗志辭垢氛。
陰谷掇丹黃。陽岡盤白雲。對綬不敢綰。臨符事肯分。晚節契世務。薄言走風塵。投末襲珪組。解褐紆搢紳。
始願既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鍊師還山

有客挾丹籙。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著縣。亦欲歸函關。世途屬多虞。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難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逝若飛。忽忽授寒服。曉徑荊亂黃。暝林葉辭綠。居人驚節至。行子感時速。步出東城闉。寄傲雙溪澳。
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谷。夕陰斂空陂。頹陽照平陸。願得重留連。從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旋雁薄霄游。輕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湄。翩翩形影亂。嗷嗷鳴聲悲。
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揚翰發中流。又復夜驚離。回翔空有志。栖宿定何時。飄飄天衢上。佳愼子毛衣。

贈錢冠子倪仲錚

武士貴卻敵。文儒喜進賢。毅焉勵憲臣。鵷鷺羅郎官。鄭管聚毿毛。宋亦表華山。爲容豈非美。弗稱斯厚顏。
有客頗疲萊。秉志實剛堅。既用石爲腸。復使鐵作冠。逢萌不許掛。貢禹那敢彈。錢義堂序上。逍遙堦陛間。
古制世則知。古心人不傳。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使客還自淮呂

崎嶇初戒曙。關吏已開扉。飭徒歷迴陌。振楫發長津。四郊盛陰氣。千里窮驚塵。艱難將使命。驅屑作行人。
時值秋冬交。道經吳楚分。昔出方禰師。今還已歸軍。威遲良馬勞。悽惻僕御勤。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苦辛。

送人還蕉湖

還江暮牛渚。平原帶鳩茲。夙矚浮丘室。行尋謝朓詩。偶隨機風便。來慰漸水湄。登樓憶吟守。遊山懷牧兒。
昔至霜載塗。今別露霑衣。驅車子流感。鼓棹我馳思。風雲有衢路。寥廓無善機。矯首倦歸翼。冥冥已高飛。

九靈山房遺藁卷三

山居藁五言古

苦齋

薄游倦行役。斂性偃林阿。林峰旣旁繞。衆卉亦前羅。晴風改故柏。澂陽變重蘿。苔生緣堵上。櫟長倒軒多。
察性奉柔葉。排味擬芳柯。苦節旣可貞。佳名矢弗訛。亨歡寵王使。集麥奠土家。曾盛猶若茲。況賤將奈何。
願使卜身块。庶免後賢嗟。

看松菴

結構在中林。林木何離離。貓偶發喬幹。庭際俯樛枝。蜿蜒虎尾揚。矯矯龍形垂。稠陰曙軒戶。積滴滑堦基。
美人游未還。素心適在茲。豈不念封植。無由致佳期。俗吠稱夏書。徂徠詠周詩。屈身古則然。遂志今豈非。
歛塁交横至。嚴飇左右吹。所貴貞白質。不爲歲寒欺。

同子充游仲遊北山夜宿疊慈院

窮年厭喧囂。今晨愜游衍。豈伊濟曠懷。直爲朋知展。指途陽已昇。入谷光未顯。涉流旣百折。尋山亦千轉。
停策樹頻倚。攀林芳屢蒨。路夷始出幽。山暝復凌緬。佛廬旣栖遲。僧榻聊息偃。地僻心自怡。俗遠慮乃遣。
明發有佳趣。勝處將歷踐。

抵智者

已宿隣寺山。復陟靈源境。蜿蜒苔逕長。礫确石路梗。行愛祇樹密。坐悅禪枝靜。幽意澹不極。遊足忽復騁。
晞禄敗崇基。追尋躡竹頂。行行路已窮。望望日將暝。泠泠風出谷。皎皎月窺嶺。翳翳翠靄息。寂寂紛務屏。
以之觀化機。緬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如何乘貧心。驅馳昧風景。緣業倘可除。庶茲思延頸。

從智者遊九龍謁劉孝標祠

上人敬愛客。追從不知疲。昔聞蠟屐游。今見飛錫隨。朝暾炬將出。曉露泫未晞。捫葛緣澗徑。披榛款幽扉。
水聲激礀滑。鋪韻出林遲。佛廬從中起。祠宇亦傍依。行歌懷昔賢。趨拜想前徽。躑躅久不去。此情誰得知。

往山洞

旣停九龍策。遡隮禮前賢。復尋三洞蹊。乘玉朝華仙。華仙去綿邈。遺迹杳采甄。標峰絢霞外。裂竇綵雲間。
旁聽流活活。俯瞰深淵淵。脊曲駭初入。膝跼艱屢還。躚迴方蠖伸。緣隘乃猴猱。冥行路易失。前導火頻然。
傾欹見斜倚。危室覩孤闢。穴杳石如透。潭空海疑連。涉深怯龍躍。出險怯途懸。紆徐度虛隙。悅惚脫山泉。
儻御矜乍往。期徂慶生遂。夙志愛游役。芳時屢徂遷。流光忽我邁。踐勝及茲年。栖息固有期。遐莫復何言。
二皇倘可值。頹齡庶能延。

登鹿田

山北倦遊覽。山南縱攀躋。苔滑登可步。蘿弱猶足捫。力竭轉脩蹊。險盡得平原。排峰作郛郭。列岫代墉垣。
披拂趨幽社。靡迤入松門。奇石旣羅匽。初寶亦當軒。鹿耕事罔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藥場。孤冢祕精魂。
感往情已劇。懷來念彌敦。學道値時阻。攜牛逢世奔。何能棄緣業。即此窮朝昏。

贈別祝彥明

悵望臨荒蹊。驅馳碍遐步。江紆練月初。山標彩霞莫。天長路易迷。水深舟難渡。征人去不息。倦僕立相顧。
此時悲送君。安能髮不素。

七言古詩

雙劍篇

君不見、干將冶鐵鐵不流。鏌邪遇之剪指投。赫然鍊成雙寶劍。送匿其陽以陰獻。雌雄離隔幾年。一朝
飛墮君侯前。乃知神物不虛授。必待英豪始聯偶。從今永近君侯身。玉頭珠口相鮮新。韜裹束來白鸊尾。
匣中藏鉀綠龜鱗。遭時未息干戈事。且爲君侯充武備。黑犀中斷未爲奇。白蛇夜斬方稱利。五山精。六金
英。也曾埋沒豫章城。時時紫氣斗閒明。古者巳知吾國與。君侯佩之可千齡。

秦鏡歌

玉之榮。石之英。光瑩豈若秋金精。秋金之精鑄鏡成。良工錫以銀華名。銀華顏色如霜雪。擕向秦宮歎奇
絕。珊瑚臺上吐菱花。玳瑁匣中生明月。夜簪巳竭曉籌終。宮女對之難爲容。雲鬟被首變論色。我覩如心
不堪飾。早知鑑心知鑑貌。漢兵敢犯咸陽道。咸陽漢殿空中立。秦鏡團團畫飛入。至今鬼母夜深泣。

白紵歌

閶闔宮中夜撾鼓。宮樹烏啼月未午。玉缸提來酒如乳。白紵衣成向君舞。美人醉起行步難。腰間珂珮聲
珊珊。青蛾嬌黛減君歡。寶釵墮地不敢言。宮中門戶多無數。君恩反覆日幾度。明朝重着舞時衣。心中已
道不相宜。

空城雀

汝雀汝雀亦何爲。有身不向他處飛。卻入空城長苦飢。空城四面盡焦土。滿地青蒿春無主。飛來飛去啄
蒿實。旣無塒兮復無罟。豈不見官倉有鼠食官米。所食縱多寧損幾。一朝倉吏來捕鼠。鼠罪莫逃終磔死。

當窗織

當窗織。貧家女兒猶歎息。隔墻惟聽伊軋聲。纔耶欲收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遣輸上官猶謂緩。夫婿
復來催上機。豈念身穿藍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蠶繅蒿補裳。

涼州行

涼州城南聞打鼓。涼州城北盡胡府。羽書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涼州城。涼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
已沒。漢軍西出笛聲哀。胡騎閑之去復來。年年此地成邊土。竟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
解調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婿從軍半生死。美人踏筵尙歌舞。君不見。古來邊頭多戰場。生男豈如生女
強。

短歌行

青天上有無根日。馳光将明還復黑。晝夜相催老卻人。忽忽吾年四十七。偶看舊鏡鏡爲羞。昔我未生今
白頭。朱顏丹藥已難覓。靑史功名行且休。歲歲年年待富貴。富貴不來老還至。老旣至兮百事非。病妻對
之愁且啼。妻年比我雖稍卑。近亦攬頰如我衰。一生仳離殆居半。此世歡娛能幾時。縱多子女知何益。北
邙冢纍無人識。古往今來共如此。我亦胡爲空歎息。人生滿百世豈多。尊中有酒且高歌。有酒不歌奈老
何。

五言律

除夜客中二首

歲月遽如許。蹉跎老卻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燈火獨相親。
擾擾百年內。悠悠萬事虛。青雲時不至。白首歲將除。畫燕空隨俗。占雞懶發書。未知從此去。身世復何如。

鄖齋度歲二首

失侶雙溪路。今經幾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世事方如夢。生涯笑此身。惟應兩蓬鬢。不負歲華新。
條風纔應律。柏酒又浮盃。舊臘隨宵盡。新年逐曉來。浮生蒼狗變。良景白駒催。自歎逢時客。初心寸寸灰。

寄寧之鴝南兄弟二首

擧家非得計。世亂粗求安。有季俱行役。誰人救急難。月從愁裏沒。雪向望中寒。昨夜鄉書到。知君不忍看。

一自干戈後。先廬幾處存。遶城豺虎峽。愁殺鶺鴒原。歲酒空今夕。春風非故園。憂來無避處。只是倚衡門。

示全眞張子愚

無從歸故國。客思滿窮秋。兩地隔千里。一身翻百憂。夢向高士榻。情繞羽人丘。我亦栖栖者。時同說幽遊。

贈友

擾擾干戈際。天涯人未歸。一身爲逆旅。十月未寒衣。江漢風波阻。鄉關音信稀。危途恐相失。歲晏重依依。

投王郡守二首

已落時人後。誰能說姓名。惟應馬南郡。偏重鄭康成。賓館懸床待。公庭能吏迎。爲居門下久。童僕亦多情。
卒歲豈無褐。爲儒坐有氈。每因官俸薄。時勸故人憐。惆悵空前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

投同僉公

授鉞幾專征。分藩復此行。身爲漢飛將。家若魯諸生。黥略三邊服。妖氛一劍橫。已多門下客。持筆待功成。

鄖齋守歲二首

守歲寒齋裏。開盤試莫辛。盃行猶是臘。酒醒卽逢春。天地長爲客。風塵歎此身。歲時追往事。獨有老隨人。
節序淸尊外。光陰列炬前。屠蘇初入酒。犬馬又催年。筋力都非昔。容顏豈更鮮。餘生有如此。寤寐且婣傳。

送河南生

累歲事行役。擕家逃世患。已謂計頗周。如何尙間關。道路滿飛塵。湖海盡驚湍。去此亦何之。對我多苦顏。
將軍急籌策。英傑方未閒。苟能愼所擇。何憂行路難。夙昔翰墨場。高步已莫攀。及今白羽箭。復君插腰間。
征人懷遠道。拘士戀故山。離隔在須臾。竹酒且同歡。

避地二首

轉粟百里道。寘身千仞巔。人行危棧外。家在畏途邊。門巷盡戎壘。僕夫皆鐵鋋。亂離今若此。何日是歸年。
邊隅兵又動。咫尺路難通。妻子艱虞裏。鄉關振蕩中。半生憂世變。此日値途窮。悶極惟思醉。淸尊幸未空。

右三首。皆抄本山居藁中詩。其避地二首。傳誤刻越游藁中。特爲補改。若前補良辰豈長遇。則鄞游藁
懷十九首之十三也。義門詩話藁所不載。甲辰七夕。稍關并記。

九靈山房遺藁卷四

吳遊藁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星躔離夜月。柱礎發朝雷。族雲起泉宅。零雨下陽臺。飄簷方似霧。集地復如埃。空濛迷野霧。沾灑滑階苔。
旅人之愉悅。孤館獨徘徊。久缺清酤至。忽值白衣來。豈不欲爲酌。因君停玉杯。

徐叔度遺紈扇

闔閭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藏卻煩暍。入手鮮如雪。暎容疑擧月。玩之炎氣消。握之微風發。
卻願壽長在。無使君暫歇。

次韻宿西山

且棹東湖濱。旗策西山麓。林光漏月清。水影漾天綠。初風革故和。窮律轉新肅。悲來攪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賢君。巳皆榮厚祿。身章黼扆象。鼎食飫粱肉。荀范作姻婭。趙魏與追逐。旦分馳道出。夜旁天居宿。
故悲絶宗黨。新欸起賓僕。東洲有儒生。宦路獨迷闇。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爲千里行。猶未分符竹。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旋與溉我畦。嘉蔬有餘滋。草莽相與齊。戮力治荒穢。指景光已西。好月因時來。歸路杳然迷。
莫爲辭故林。晚歎違故蹊。我亦息微勞。去去安吾棲。
長夏罷人事。齋居有餘閑。北窗多悴物。且遂灌吾園。攢根既舒達。積葉亦蔥芊。瓜瓞繞畦長。新英應節鮮。
拘攣一囘視。生意益化先。在我豈不勞。即境多所歡。悠悠千載間。樊生信爲賢。
苒苒素秋節。淒淒天宇清。挈杖觀西園。俛仰傷我情。蔞萑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繁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勛苟不建。永若託林坰。所以荷蕢翁。長歎悲磬聲。吾其理吾圃。聊以隱自名。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淒其。以今四運周。感茲百卉腓。披榛歸北牖。墟里故依依。桑竹餘朽株。喬樹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嘲謔談昔時。談罷輒引觴。陶然無所思。紛紜世中事。寒暑相嬗衰。此理苟不勝。役役徒爾爲。
既已適吾願。何能忽去茲。

泛石湖

東堤余名都。游宦及茲年。逢陪從遊侶。來上泛湖船。水光耀晴日。林影涵中天。巖穴停塊見。樓臺鼓櫂看。
杳杳斂暝色。纍纍曳寒煙。孤浦有餘栖。鷗鷺相與閑。窈窕越迴浦。淼漾媚遙川。水宿怯宵清。逢風愛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睇銜曉鳥。寄身愧浮鶩。斂志慚躍淵。何當謝塵羈。歲晏此盤旋。

題貞壽堂

吳門壽西垂。中有揚母堂。龍煤鋪作版。嘉賓倬煌煌。亦既榮祿養。婆娑壽而康。問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廢眉壽詩。卻咏棘心章。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僚友作

晨風變淑景。布霞啓陰期。雲根結翳翳。雨足散垂垂。鄙人獨言邁。去棹不得維。路無行輪轍。岸有荒楚遊。
莽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湄。游魚返深渚。嗁鵠起重基。客途玩物理。寧不戀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日入錢塘。明岑淨朝氣。迥浦漾晨光。隱隱吳岫出。遙遙越岸長。稜稜見擲堞。峨峨觀攢墻。
堪嘆遊歌地。都非佳麗場。樓臺已闃寂。閭閻亦荒涼。平生昧陳力。末事忝爲郎。徒然感恩義。誰復竭忠良。
晚投公館宿。官燭何煒煌。自憐無補報。飲愧繞中腸。

泛西湖舟中作

夙負海嶽志。緬懷西湖名。蹉跎去立髮。邂逅徹素情。驛軺依岸息。畫舫漾波輕。葑翳蘇堤繞。旁窺葛嶺橫。
懸結處士祠。悲纏忠將塋。興繁賞屢失。境變魂愈驚。雉堞見新築。畫甍失舊營。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
竊余文墨吏。遑知治亂情。人隱雖未躡。客懷聊暫清。一動舉生念。咄咄何時平。

抵富陽宿縣治作

戾戾風濤波。鱗鱗雲出嶂。乘船臨安道。指景富春郭。是節春已暮。遙途寒尚薄。升陽對人掩。傾酌洒衣落。
解鞍憩危嶺。倚劍窮幽壑。飢禽聲悶慘。哮虎勢尤惡。既踐入公署。息念坐塵閣。俯思返沛魚。仰憶遁風鶴。

以之念鄉縣。臨觴不能酌。

次場口

久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驅車向鄉壤。頭白不知路。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顧。方遠嘆途阻。適近覆心懼。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驂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跋馬向斯里。彷彿見鄉閭。徒知故山近。終嫌鄉路斷。移疾駐近郊。猜言息知翰。新知固雲集。舊交多雨散。惟君好兄弟。視我實親串。慨慨談昔遊。留連興累嘆。荒基記歌榭。棄礎憶吟館。不睹物興衰。詎知時治亂。鄙人獲良晤。是節承薄宦。清尊阻久陪。別袂恨長判。作詩寫情感。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眇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彷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閑鳥聲。冢墓遺獸跡。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泛海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句章。擬航黑水海。首渡青龍洋。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為國。周圍天作疆。川后偶安恬。天吳亦屏藏。蕩槳乘月疾。掛席逐風揚。舂霞拂蟠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東海蹈仲連。西嶺遁伯陽。輕名冀道勝。重己企時康。孰謂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黑水洋

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紫氛蒸作雲。玄浪疊為霧。柁底即龍蹤。艢前復鯨怒。掀然大波起。獄與危檣遇。入水訪馮夷。去此特跬步。舟子盡號泣。浮客亦悲訴。呼天天不聞。委命命何據。川后幸戢威。風伯幷收馭。偶濟固云喜。既往益增懼。居常樂夷曠。蹈險畏覆墜。出處愧宿心。禍福昧前慮。皎皎乘桴謝。拊膺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膠界。即見大牢山。峯攢侔劍戟。峙疊類雲烟。稜稜插巨海。渺渺遶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俄居接島嶼。觀字連術阡。既館茹芝士。亦巢遁世賢。客行積昏旦。水宿倦舟船。茲山思獨往。結茅微願言。柁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原。

抵膠州

舟行無休期。晨夜涉風水。蹈越歷吳鄉。乘楚造齊鄙。涓浦波尚險。即陸路幾砥。依稀見州郭。倉皇問官邸。土壙許半類。草屋籠全圮。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北來旣旬月。西去尚幾里。歲程詎已近。危途方始此。沮洳沃茫茫。黃茅復靡靡。幽燕去魂斷。伊洛歸心死。日暮坐空牀。浩然念枌梓。

宿高密

長途跋且涉。征車馳復息。曉旦發東膠。暮景次高密。城居不幾戶。驛舍僅容膝。僕馬立空曠。徒侶話悽黑。

客情旣牢落。世議復紛恐。涉險方幸過。後艱方未測。骨肉在遠道。親朋皆異域。縱云當別家。胡乃輕去國。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過營丘

營丘古齊國。餘壤變千春。軌路偶經從。延睇一悲辛。郛郭盡阡陌。荒湮半烟雲。且搖禾黍咨。葬走狐兎羣。陵遲世祀忽。變換民居新。廟疑想餘基。文物憶前人。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開。聖賢相濟會。文武共經綸。太公扶大業。伯夷守其仁。首陽遺節義。東海留功勛。功勛誰獨久。節義兩同淪。物理有感觸。長嘆遏吾輪。

次昌樂

秣馬安丘邑。艤節昌樂縣。道路正搔首。郡邑忽驚竄。邳河已虎據。稷陵復豹戰。西拒擁戈矛。南出張組練。倉忙走黎庶。錯愕勸纓弁。我行日已遠。我力日已倦。亭衢冀棲息。異事駭聞見。如何命不淑。所至時輒亂。飢饲喪家狗。亦類焚巢燕。僕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我道苟如此。安得髮不變。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北海乃其地。去家萬餘里。為客九秋際。白楊夾軌路。黃茅結官第。陸嫌泥活活。水愁河瀰瀰。逐寇騎胥馳。防敵城壘附。疲氓已星散。驚塵仍霧起。長嘯指牛山。俛泣望淄水。進退兩難圖。徘徊尙誰恃。易戒觸藩羝。詩刺離罦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寐。

題劉凝之騎牛圖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肩。山花插帽帽為偏。左手拊牛右捉鞭。牛行不動穩若船。一蓑衝冷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磊磊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公初挂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熙犢化宣。世上浮榮値幾錢。白髮東歸畊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留遺跡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東騎耕耀氣灼天。一朝變滅如雲烟。姓氏寥寥若個傳。我觀劉公差獨賢。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質縞身朱兩翼。瀏玉為鞍鞿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行騎。御厩佛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半且啓。馳道行驕聳耳耳。路旁見者誰不喜。衆中牽出朝未央。揮霧流沫滿道香。毛骨恩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廻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購之櫟水濱。百金市骨寶得眞。奔霄逐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能一日行千里。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修城堞。敵騎時燒城外莖。城外居民如野鹿。目瞬瞬兮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在獄。獨留新婦餉姑前。也執輿箱供稅錢。輿箱已盡歸未得。復到官家候消息。我相聞之憂爾湖。命遷賢侯此剖符。賢侯若為湖作主。使須罷卻征求苦。留得湖民障玆土。

送歸安丞

之子宦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蘋影外。城郭水光中。夜汎苕溪月。春吟若下風。若逢陳太守。爲報各衰翁。

除夜客中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影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戀國心空赤。發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分別去。草木爲誰春。

自定州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魂斷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鯨迷川后幽。龍觸估胡船。強起推篷看。惟應髮欠玄。

次大牢山下

草樹叢祠古。波濤仙掌清。鐘聲千里闊。帆影一舟橫。茅屋邊山戍。泥牆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至膠州

自入東膠路。鄉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亂北溟霞。民俗農爲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栖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燈影明官驛。鐘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營丘

山川無幾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爲鹿臥場。故基穿井邑。衰草半牆隍。屢有歸與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邯水方馳箭。崤函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來遊甸。估車馳近坰。茅簷城外市。楊樹驛邊亭。澠水穿原綠。牛山入郡青。西游應未遂。又復渡滄溟。

送班景道

鄭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續未期。攜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轅門新拜師。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罷戰時。天遠鶺鴒淹歲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去遲。復命東藩還幾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遊寶華寺

失腳江湖鬢欲華。詩僧姑駐趙州茶。卓泉不復聞飛錫。說法空傳見雨花。水樂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戶亂袈裟。同游賴有關囊客。時出新詩鬭彩霞。

渡海

桔屋雲林度半生。老來翻向海中行。驚看水色連天色。厭聽顧聲雜浪聲。舟子夜喧疑島近。估人曉卜驗潮平。時危歸國都無路。敢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纔經五日期。深洋一望黑淋漓。波搖夜月人先見。船過雨天龍未知。險勝呂梁漂鷁處。悲同巫峽泣猿時。平生一段乘桴意。莫爲微軀到此疑。

登大牢山

海上名山誰作隣。數峰高起自爲羣。林明夜見水底日。浪動暮疑巖下雲。渺渺乾坤何處辨。迢迢齊楚此中分。那堪回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

秋思

往事分明似夢中。弊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爲愁人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憶汪遯齋二首

四明羈客近如何。別去今纔一月過。記得小齋多野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折得柳條無寄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宣東還

長途慣役思悽悽。人盡東還我獨西。家在江南消息斷。須君問訊重悲啼。

鄞游藁

感懷六首

黃虞去我遠。大道邈難追。悠悠觀世運。終古歎興衰。王風哀以思。周室日陵遲。二伯方迭起。七雄更相持。

兼并逮狂秦。干戈益紛披。復聞晉塗亂。五胡乘禍機。殺伐代相尋。昏虐無休期。羣生困塗炭。萬象翳氛霏。

豈無憂世者。咄嗟吾道非。楚狂隱歌鳳。商山論採芝。去去君勿疑。古今同一時。

杪歲陽搖落。青蒲忽青青。萌達未幾日。大火已南明。天運一如是。廢興安得停。商郊遷夏鼎。殷士祼周京。

甄方既已沒。亳社亦已平。務光與達道。微嶷海時榮。

龍極交會至。勢利與禍難。君看道旁木。幾曾戒斧柯。世中繁華子。追悔每苦多。芬芳有徂謝。平地生風波。

陵機去華亭。蘇子狹三河。平生已謂畢。末路其如何。

秋風何蕭瑟。一夜下庭綠。登高望宇宙。悄悄傷心曲。人生百年內。四序相追促。衰顏與頹運。去去不再復。

今晨與君會。明旦成往躅。夸父走虞淵。前途乃爾速。世人不自悟。朝暮營所欲。冰炭滿襟抱。殊無一朝足。

奄忽乘物化。身名同草木。

伐木音久廢。交友竟吾欺。利害分啖食。追逐方交馳。晨起踐零露。四顧將安之。東路阻山海。北走到臨淄。

臨淄古齊國。遺風亦早衰。惟聞管敬仲。猶受鮑叔知。其人今已殁。鄉里失其依。知音苟不存。仗劍起旋歸。

家居將永矣。浩然懷故都。故都何處所。限此江與湖。時時起望之。風波緬前途。獨見雙飛燕。迎翩還我廬。

我廬有叢菊。近亦開幾株。恐從分別來。舊根日就蕪。誰爲語比鄰。早把惡草除。惡草除已盡。歎息復何如。

游東湖

漾舟疑港斷。進帆喜湖廣。境麗趣非一。路迷心已往。雲峯互稠沓。煙波紛滉瀁。梵宇浮鏡入。琳宮擁屏上。浪起孤嶼沉。水落衆山長。隱隱草畔堤。悠悠蘆際榜。幽懷自此多。客情復誰獎。身因脫羈穽。心猶寄塵網。安得超世姿。來縱山泉賞。

贈別汪定海二首

前舟已云發。後舟更誰待。春事動江皐。客愁滿山海。別辭只須臾。會期知何在。亦既遺素心。安得顏不改。

故人忽已別。兀兀吾何適。獨投甬東路。不見往來跡。古寺靜修廊。空齋冷虛壁。獨有堦上苔。猶如舊時碧。

客中寫懷四首

寄婦

結髮爲夫婦。所願在偕老。誰知頭白來。喪亂不相保。我昔從一官。攜汝登遠道。芙蓉萬風波。寧有幾時好。猶記東門日。別歸方草草。再拜前致辭。幽咽不能道。手提小兒女。痛哭向秋昊。詎謂是生離。積骨白浩浩。汝歸終可安。我去事轉艱。家既異疇昔。去住亦俱難。況乃畢婚嫁。百發萃茲年。內方撫羣小。外復給上官。日夜聲嗷嗷。孰與分憂煎。夫婦不同苦。不如寡與鰥。汝幸毋我尤。我行偶迍邅。人道無終窮。天運久亦還。豈復長流離。庶往共飢寒。

憶子

緜緜我瓜瓞。引蔓空爾長。有子將得力。棄之往他鄉。他鄉與故里。兩地永相望。獨有中天月。遠照雙松堂。雙松我所植。念之猶不忘。況復兒與女。不見今六霜。大兒纔弱冠。有姊同已長。想當望我時。齊行松樹旁。見樹不見父。嗚咽淚成行。小女年尚稚。與弟走踉蹡。相呼戲樹下。何處牽父裳。反哺有慈烏。跪乳有羔羊。人事獨暌乖。俛仰我心傷。

念姊

淮陰古壯士。猶感漂母情。而況我同氣。由來恩愛幷。一朝遭世患。舍之以徂征。惟當欲去時。涕泗下交傾。荏苒歲年暮。兩鬢各星星。每念焚鬚事。怛焉心內驚。老去成飄蕩。所志在偸生。願往申申詈。詈我久遠行。我欲喻中懷。獨有短歌聲。短歌清且悲。一鼓淚已零。再鼓三歎息。四座不忍聽。可隨晨風去。長跪陳素情。

思弟

將老計轉拙。故里不得安。兄弟各東西。何用保餘年。前時吳山上。與汝醉東軒。已知是久別。杯行淚如泉。征夫懷往路。居士戀故山。音容從此隔。望望兩心酸。去冬得汝書。知汝病未痊。道遠不能顧。掩書一長歎。爾來頻夢汝。喜汝無病顏。生死方未知。誰能詰其端。自嗟農家子。止合老田園。才疎學更誤。遂爲塵網纏。晚節益蒼茫。何日得歸旋。仰視雲邊雁。羣飛必相連。徘徊失所從。愴然摧心肝。

芳橋宴集分韻得兩字

昔思鶩去裝。今願憩徂兩。顧茲世路艱。愈嘆日車往。達人豁紫襟。美景恣歡賞。座有朋簪合。庭多賓珮響。摘英新好賞。採菊細擘掌。時物已內酬。客心仍外獎。信美終異鄉。雖樂非故壤。何時息風波。一棹汎河廣。

游龍山

昔聞龍石名。今覓龍山路。汎江循近洲。卽陸入喬樹。纚纚列綵巖。泫泫灑甘露。歘見雨微峯。高出雲飛處。好山殊未厭。遊子已多趣。尋幽雖欲行。愛境不能去。庶懲物外蹤。稍息塵中慮。佛廬既崇曠。雲閣復高踞。登臨當雨餘。眺望屬秋暮。意同疎木寒。興逐驚鳥翥。蒼蒼暝色起。杳杳晚鐘度。耽玩樂地幽。趨事嫌迹遽。爲謝林下人。行當重游寓。

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人冢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舍舟遵微行。振衣遊淨域。誰知登眺初。已動存歿憶。大冢揭巍堂。古句刻貞石。辭翰罔留今。身世悉成昔。爲緣雨新霽。山寒苦易夕。方懷羈旅悲。何有林泉適。出覩堦上苔。一是舊形迹。我心如瀾水。欲流翻震激。

自定水回舟瀟漩灘

淸游夙所嗜。投老興未已。一朝得良儔。投袂爲之起。龍山殷旣躋。盧水舟亦艤。復訪蒔泉堰。三宿石林趾。葉氏好弟兄。堅留酣酒醴。累辭不聽去。維絷久乃弛。遂乘一敗艇。夜溯潮江水。中流遭漩灘。指顧有生死。旣賴投江篙。復近捉月李。雲莊得神助。躍出洪波裏。長呼施援手。臂與老猿似。崩牛脫雉鏃。投槳如戲嬉。亂江上崩岸。赤腳不顧禮。空津稍駢集。旅地僅容屣。前江後耽湾。擬步輒傾圮。旣高屆嶕嶢。復作攀躋跂。頃之雲徑黑。四顧無託止。復賴雲莊仙。指揮命舟子。竟將補天術。卻漏船底。仍逆衝波急。直傍慈溪涘。已濟齊前近。舍舟同步履。叩門詣館人。驚懼雜悲喜。睢茲六尺軀。忽忽當莫齒。危途涉險艱。到今知有幾。君子處斯世。寧與此舟比。傾覆乃其宜。得濟誠幸爾。因歌成消篇。持用謝知己。

訪鳥鶴齋不値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之三首

達士不闕世。投身向寬閑。出處一鼎閑。翠嶮渤澄瀾。高懷抗塵表。逸思窮玄關。亦念滄波客。悠悠獻會難。

靑雲志已乖。白頭玄幗草。家貧無宿儲。逐食在遠道。風霜減容鬢。髮廣指襟抱。不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

佳期詎可失。況乃桑榆時。居人忽不見。行子終何之。暮色已凝峻。晴光始汎漪。默默就歸路。益歎瓊樹枝。

龜毛廬

倦游去朝市。委懷在田園。既悟執戟疲。益知荷蓧賢。夙晨飯牛出。夕暮負耒還。春作困芸力。秋斂未盈廛。求贏豈其願。撫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氈亦良難。

題何體承畫山水歌

至正以來畫山水。稱說何侯擅其美。帝御寶文數召見。抽毫幾動天顏喜。有時詔許閣內儲。名筆班班世所無。王吳李范已心識。諸者山堆見手摹。海內畫工亦無數。才似何侯豈多遇。權門貴戚虛左迎。往往高堂起煙霧。人間一筆不可得。門外車生漫如織。集者使還視集淡。乘興始肯留其跡。於時在座總儒冠。士鄰歌詩晚更妍。豈無片語道離恨。見侯之畫筆盡捐。此畫攜歸在鄉縣。萬壑千巖眼中見。卻憶都門送別

時。回頭瞥見西山面。莫言短幅僅盈咫。遠勢固當論萬里。既似山河月裏明。復同衡霍胸中起。裝君眼力老愈光。愛之不減雲錦張。年來行橐盡拋棄。惟將此紙什襲藏。何侯遷官定何處。有客披圖正傾慕。北騎南轅倘相值。煩君爲我致毫素。請侯一寫滄洲趣。

題顧氏長江圖

天下幾人畫山水。虎頭子孫世莫比。何年寫此長江圖。多少江山歸筆底。巴陵三峽天所開。遠勢似向岷峨來。洞庭瀟湘僅毫末。楚客湘君安在哉。江上一朝風雨急。老我曾來踏舟立。鼓枻既聞滄畔吟。抱琴復聽竹間泣。別來幾日世已非。忽此披圖憶曩時。早知避地多處所。肯遂紅塵千里歸。林下一夫巾履似。亦有舟人與漁子。能添野老烟波裏。使我同生復同死。

題出射圖

玉門關南百草腓。玉門關北鬭兵稀。邊頭無事馬秋肥。將軍出射沙塵飛。一胡據鞍執大旂。翻然前導疾若飛。一胡引弰如附枝。一胡放箭箭不知。後有兩胡壓騎追。側身拔鏃恐鏃遺。玉門關城迴且巍。一時士馬何神奇。我來塞外按邊陲。曾揮此馬看君騎。爲君取酒盡千巵。醉裏爭誇戰勝歸。到今已是十年期。畫家所寫是耶非。卻憶當初親見時。

題打毬圖

羣胡擊毬世未見。人馬盤盤若風旋。場中一點走如飛。三人躍馬爭先馳。兩人翻身驚且歎。前視後視迴迴轉。平沙蹙踏黃入天。肯使蒼鷹飛向前。身忘激射但狂走。未知毬落誰人手。君不見秦失其鹿人共逐。劉項雌雄幾翻覆。

袁君庭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爲賦長句

有客訪我城東廬。手持何侯山水圖。乍向高堂一披觀。已知筆力天下無。老我愛山兼愛畫。對此心神忽俱化。得非鼓枻過瀟湘。無乃支藤上嵩華。野亭倒影浸江清。斗邊勢聳波濤聲。漁子蒼茫汎舟入。林翁偃僂度橋行。因憶良工騁思處。元氣淋漓滿毫素。豈但胸藏萬丘壑。西極南溟隨指顧。嘔山走海何雄哉。滿堂空翠揮不開。丹丘赤城意蘇邈。蓬萊弱水情沿洄。何侯天機深。丹青世無敵。自從揮灑近天顏。林下何曾見眞跡。年來喪亂走風塵。始爲賢豪下筆親。王吳未可誇神逸。閻公致譽安足異。與客傳觀歡未止。卻歎何侯今已矣。卷圖還客休重看。世間夢境亦如此。

經金繩廢寺

寂寞唐朝寺。頻年客到稀。空山孤殿在。荒徑一僧歸。苔色驕秋雨。松聲振夕暉。驚烏初有託。近亦出林飛。

歸城逢故人

一別無消息。誰知住此城。忽逢雖面識。驟語各心驚。身世丹夷折。干戈白髮生。憑君陳往事。相看重含情。

自遣二首

事業此生休。迍邅今白頭。一年看又盡。數口轉多憂。路僻山公騎。寒悲季子裘。妻兒重相見。說著也堪羞。

家無十日程。歸計若難成。旅客愁飢餒。頻年仗友生。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

歲暮感懷四首

驅馳三十載。身世竟何如。人老發遼東。交疏病廢餘。鄉邦書未返。湖海歲將除。後夜燒燈坐。依然歎索居。

移家東海上。汨沒度危時。草市脤江鮑。民居雜島夷。衣冠隨俗易。姓氏畏人知。保己無深計。斟言命可疑。

已被虛名誤。餘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往事溪雲外。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

自我離鄉井。栖栖二十秋。一身渾是累。此世可無憂。道路誰青眼。風塵自白頭。但求歸葬地。餘事總休休。

客居三首

豫作全身計。遠投東海行。地偏維蒼翳。歲久未知名。昔徑當湖闊。柴門逐水成。牧童時聚笑。窮老一先生。

漂流何所往。寂寞住湖陰。道路無知己。飢寒亂此心。草枯春牧遠。浪闊夜漁深。寂歷艱虞事。衰年自不禁。

寥落空山裏。松門晝亦關。江鄉千里隔。天地一身閑。聽雨多臨水。看雲長傍山。自今幽思熟。無復歎時艱。

辛亥除夕二首

飄泊家何在。悠悠歲又闌。十年東海上。千里北風寒。衰鬢隨年改。愁懷借酒寬。何鄉爲樂土。身世各艱難。

湖海風雲暗。前途霜雪清。如何一年盡。翻使有愁生。俗薄乖留計。時危緩去程。家人團坐夜。應悉旅中情。

移居湖水上。已是一年期。客路頻辭歲。家山忘別時。庭寒無鵲噪。春近有梅知。此夜傷情極。杯觴惘獨持。

題永樂寺水竹居 [illegible]

一上高樓恨有餘。登臨事往竟成虛。已無闍老履綱迹。徒認匡公水竹居。環玉聲流池盡處。琅玕影動月來初。從今使結東林社。隨鉢高攀老衲如。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倒迹逃山邑。投身傍海城。驅馳悲世事。出處愧家聲。學術元求志。文章豈爲名。前途迷軌轍。末路玷簪纓。落魄疏冗。衣冠備老成。乾剛潛久蟄。坤軸值前傾。朋儔千家泯。孝琴雨地情。風塵齊國往。雨雪海鄉行。紀曾[illegible]陶令。依門謾羈衡。世偏歎逆旅。人亦薄遺民。陋巷棲顏閔。窮途哭步兵。桐君方避姓。越客豈過盟。壯節悽寒鬢。生涯一短檠。道窮隨世屈。身自向人輕。孤矢乖前志。干戈違此生。何心歸故里。浪迹寄遙程。婦怨懷蘇子。男婚憶子平。牆家期浩蕩。逐食歲崢嶸。東海望中白。雪山愁畔青。寒天催日短。窮臘逼年更。感激芳時謝。淒涼老思驚。客窗歌一曲。涕泗下縱橫。

詠雪三十二韻附友

暮雲凝黯驟。曉雪墮縱橫。觸巧穿應隔。乘危集棟甍。挾風潛作陣。雜霰暗分聲。綴柳如欺弱。黏梅似妬清。銀盤浮石出。縞帶逐車成。增勢初堆岳。含光復洒瀛。即卑猶避污。飄急未忘爭。細度歌帷遠。斜侵舞袖輕。試深猶狀歲。驗密手頻擎。裝樹形披介。摧篁韻嘯笙。堞遙迷睥睨。岸斷接坳泓。隙際仍仍掩。高低故故平。陵鋪看象闘。庭積羨猊獰。林塞催雀聚。籠白厭雞鳴。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照曜連金闕。微茫泯玉京。鳥輪埋欲沒。鯨極壓將傾。獻歲先期見。豐年此日呈。及時消癘疫。潤物遂萌生。列賀喧朝貴。騰歡沸野氓。

鮹孃異困約，仍爲助驕矜。冷豔凌遲騎，寒光偏飲觥。風流粲苑宴，儇側覇橋行。亦有離鄉客，遠居瀕海墟。
底穿嗟屨縫，路斷嘆門閭。孰勤乘舟輿，誰憐臥寢情。映書空舊習，授簡豈前榮。倚望勞晨策，吟哦費夜檠。
枉煩歌玉樹，寧許姥璇英。訶責移羣象，搜羅遺五兵。身孤甘待作，思沮詫垂明。聊示輕微體，殷勤比贈瓊。

越游藁

和陶淵明雜詩六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爲物在世中，倏焉成我身。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親。身同尾室處，死與丘山鄰。
彼蒼無私力，宵盡已復晨。獨有路旁墩，長閱往來人。

憶昔客吳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游行，況值長春景。蝎來臥窮海，時秋枕席冷。遠同泣露螢，唧唧弔宵永。
豈無棲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以之懷往年，一念詎能靜。

義馭不肯遲，榮悴詎可詰。舉頭望蒼旻，日月已宿房。隕霜凋衆類，慘慘未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值窮陽。
物化苟如此，秖亂我中腸。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梟鸞翥。向焉固非就，今者孰爲去。去就本一途，何用獨多慮。
但歲末代下，事事古不如。從今便束裝，移入醉鄉住。醉鄉固云樂，猶是生滅處。何當乘物化，無喜亦無懼。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言。愛得交友心，知音乃餘事。伯牙絕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値。
涉江採芳馨，額波正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嘆復棄置。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晚望有收，嗟哉成秕糠。白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雁隨陽。
昨宵得奇夢，可喜亦可傷。爲言東海上，卻粒有其方。早晚西王母，酌以瑤池觴。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灌灌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我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
當其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爲薄厚。平居且尙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羈役，歲月已一終。借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中遭世運否，言依蓋世雄。塵埃縱滿目，肯污西來風。
舉世嘲我拙，我自安長窮。孤客難爲辭，寄意一言中。

白日忽已晚，流光薄西隅。老人閉關坐，慘慘意不舒。日月我戶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奪元化，此中寧久居。
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我昔年少時，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戒垂堂。南轅與北軌，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盡化爭戰場。
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邙。撫此重長嘆，壯志失軒昂。斂退就衡宇，煢煢守一方。往事且棄置，身在亦奚傷。

圭玷猶足磨，甑墮不可完。素行有一失，減負頭上冠。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關。
我嘗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指空彈。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苦，中有千歲寒。

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茲。王孫泣路旁，事似開元時。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髦視軒冕，草澤去不疑。
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辭。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豈不痒且飢，道勝心靡欺。恨無史氏筆，爲君振輝之。

誰是知音者，誰試裁吾詩。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飲且歌。我觀此身世，變幻一何多。無相亦無壞，恬若空中花。
戚戚以終老，君今我奈何。

故國日已久，領略但神遊。誰謂相去遠，宿昔隘九州。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足惜，恐遂忘首丘。
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衰周。不過彝中叟，履跡將安求。

牆頭有叢菊，粲粲誰復採。蹉跎歲年晚，香色日已改。我欲一往問，渺渺阻烟海。遙知霜露繁，佇葉不余待。
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性不解飲，然喜與客同唱酬。士友過從，輒呼酒對酌，頹然竟醉。醉則坐睡終日，此與陶然。壬子之秋，乍違鳳湖，旅既艱將，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懷也，或命之飲，或餉之酒。行游之暇，輒一舉觴。飲雖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二十詩，愛其語淡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爲商搉云耳。

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此身已如寄，無爲待來茲。況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
山巔與水裔，一觴猷共持。

好鳥不鳴且，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坎，古亦有遺言。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酣中趣，高風竟誰傳。

淵明賦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爲酒中名。過飲多患害，曷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
沉醉固無益，不醉亦何成。

一鳥乘風起，直溯天畔飛。一鳥墜泥淖，嗷嗷鳴聲悲。升沉亦何常，時去兩無依。我昔道力淺，屢折久忘歸。
爾來解其衿，肯余坐白衰。惟有醉鄉樂，一任壯心違。

昔出非好榮，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墜一偏。商于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逐白雲還。
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紛紜世中事，夢幻毋乃是。方步境謂眞，既覺境隨毀。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爾。請君勿乾嗇，此語諒非綺。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凌霄直微類，近亦附喬枝。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奇。煌煌九霄中，榮夸竟爾爲。
我道似不闊，一笑懸吾羈。

我卜山中居，柴門林際開。湖光并野色，一一入吾懷。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常北翔，夜夜思南栖。
蛟龍去窟宅，常懷蟄其泥。此土固云樂，我事寡所諧。惟於酣醉中，歸路了不迷。時時沃以酒，吾駕亦忘回。

悠悠從羈役，故里限東隅。風波豈不惡，游子念歸途。朝隨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
在在俱是客，且此息吾居。

我如北來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老。苒苒陰陽易，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
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攜鶴生，縱浪遊八表。

漂泊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浮居執壽志，逝將與世辭．破屋交悲風，得處正在茲．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
道喪士失己，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羣穎．
和陶三四時，燦燦夜光炳．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飲，而獨容我醉．我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
向懽數見疏，淡中自多味．
老我愛窮居，蕭蓬荒廢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絕來迹．寓形天壤內，成人年滿百．顧獨守區區，保此堅與白．
若復不醉飲，此生端足惜．
大男逾弱冠，粗曾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亦有兩女子，家事幼所更．女解事舅姑，男可了門庭．
悉如黃口雛，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對蓬生麻中．年來更世患，頗悟窮與通．所失豈吾寶，所亡非我躬．
棲棲從旅中，美酒不常得．偶得弗為飲，人將嘲我惑．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瀍澗，幾度弔亡國．
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己．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
懷此願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弟兄，可止亦須止．醋歌盡百載，古道寧足恃．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真．劉生荷一鍤，似亦返其淳．步兵哭途窮，詩思日以新．子雲草太玄，亦復賦劇秦．
四士今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飲，爲事亦徒勤．嗟我百代下，顛與四士親．遙遙涉其涯，頹然一問津．
但懼翻醉墨，汙此衣與巾．君其恕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谿之華嶼．迨今逾一年，僻處窮谷，頗懷鳳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後游其地，得鍾仲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分半宅．窮居無俗調，看山閱朝夕．如何舍之去，遙遙從此役．朋游方饒疑，賦詩仍設席．
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縱逸舟，特用慰離析．
我來鼓斯境，已賦考槃詩．懷此多年歲，一遷今得之．陶翁徙南村，實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
投身既得所，何能復去茲．鷦鷯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

長蛇驚赴壑，逸驥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容鬢久已衰，矧茲憂患繁．俯仰念今昔，共能免厭煩．
馬老猶伏櫪，鳥倦會歸山．一來東海上，十載不知還．覺如庭下柏，受此霜雪艱．鬱鬱蒙日已固，何有挺出年．
人生無定在，形迹遷化遷．歸來意悠悠，且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鬱鬱，方伎諸地主，時饋名酒，藉此寂寥，閉戶輒引滿獨酌，坐睡覺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來飲輒頹然．近頗好事人，澆我磊魂閒．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遷．恍似同會點，舞此風雩天．
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淫雨動連月，此日復何年．履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題郢上人游息軒

名山鬱岧嶢，飛軒起弘敞．曉花壓檻明，忍草緣堦長．日落萬壑冷，風振百泉響．掃庭馴虎出，倚闌延月上．
雲影共棲息，山光同俛仰．晚磬度篔清，夕薌含澗爽．偶造幽人境，獲陪芳杖賞．談玄悟道言，觀妙滅塵想．
良游雖暫息，多累還長往．所以俗中人，昏昏在天壤．

九日感傷先人下世日

常年九日倍悲秋，況在長途獨倚樓．手種白梅何處是，頭簪黃菊此生休．悠悠歲月孤涵老，鬱鬱湖山已倦游．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偶書

自從北渡淀紗溪，十載家山入望低．失學已慚元亮子，長齋應愧太常妻．百年世事嗟難變，一夜鄉心謝豹啼．卻向歸途望遼鶴，白頭和淚寫淒迷．

寄丁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譜異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

有懷泮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擅地靈，雨微春下樹青青．九天石髓疑風化，一夜龍鱗挾霧腥．禪窟已饒新賜翰，法函惟啓舊藏經．道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昭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嘆濟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鶴，西風淚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游少，地僻應忘禮數慵．獨有風塵老羈客，時時杖屨許相從．

承君衡叔幹遠送賦此以別

長風吹度海東邊，惜聽湖聲已十年．往事免成塵擾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眼望迷遼鶴，一夜歸心到蜀鵑．遠賦驪駒勞二妙，縱歌安得酒如川．

寄俞伯能兼簡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部，解飲渾如晉步兵．塞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晴聞聲．比鄰要有知心客，一夜彈碁直到明．

懷宋仲雅

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澒洞遺黎老，草木陶傷故國秋．祖逖念時空擊楫，仲宣多難且

登樓。何當去逐騎麟客。被髮同爲汗漫遊。

懷滑樓寧

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漂泊已多時。欲爲散木居官道。故托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邢彥昌

渭樹江雲每憶君。別來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者。千里同爲獻世人。內景翠心貧谷夜。外丹火候杏園晨。極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詠懷古蹟

客來慎勿說姑蘇。弔古令人百感俱。已訝當年營越館。更堪此日聽吳趨。荒臺鹿下江聲咽。古木烏啼月影孤。欲問闔閭埋葬地。五湖東畔已荒蕪。

哭陳夷白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萃斯文。師門偉器今餘幾。當國奇才獨數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機雲。生芻不到黃壚幕。目極五湖西日曛。

雉子斑

天地茫茫逐物情。雉子斑兮在林坰。心懷耿介飛且鳴。局綺翼。振錦膺。文章盛稱賜。意氣自多矜。我寧奮翮死榛莽。不肯爲褻奉聖明。韓信烹漢鼎。仲由醢衛庭。智勇雖並立。賢愚自相傾。宜哉避世士。往從雉子逃其形。

艾如張

翠爲衿。錦爲衣。朝朝暮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莫聽囮媒登壟雉。壟頭西接桃李場。蓬蒿艾蒿有羅張。羅雖可避機莫測。倘誤觸之忽身傷。請看當日張羅處。祥鳳冥鴻不肯顧。

九靈山房遺藁卷一

山房藁四言詩

平饒信詩并序

適者中原俶擾。列郡繹騷。王師下征。負嵎不服。及至精兵四集。遂復突出東南。轉攻武昌。延及饒僞。時老公爲江浙行省左丞。實被命分討。以當饒信之衝。公方帥師上道。而衢之開化、常山、江山、亦相繼陷。勢甚張。橫乃兼行至衢。令諸將分守三縣之險。間出挑戰。以挫其鋒。已而所向俱捷。因急擣玉山。以奪信城。信城既下。寇猶三面固守。扼江爲陣。諸將領兵四進。且戰且前。寇乃幷衆江曲以備。公責戰益急。諸將合戰益用命。後竟破其陣。斬首萬餘級。復以鉛山諸處。納往往從寇未下。乃設法購賞。遣數騎往諭。使自新。於是其黨縛寇將致麾下。降人卒以萬計。遂進駐上饒。分道撫慰。而樂平等縣。亦望風納款。願擊寇自效。公得寇黨。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數有功。由是饒信悉平。而二郡居民之散亡者。亦皆招集安定。以撫有其舊業。久之事聞於上。上爲嘉歎。命出黃金纍帶。即軍中賜之。仍俾鎮其地。於時江西、湖廣。久爲寇巢。閩關以南。相挺繼變。而浙水之西亦淪沒不常。惟我饒信克清境土。截然中居。此其爲功不旣大矣乎。昔唐憲宗命裴度、李愬平淮右之亂。河東柳宗元嘗作雅詩二篇。以形容其功業。愚雖不敏。庸敢竊取斯義。謹爲詩一篇。凡三百六十言。雖不及柳氏之鋪張飆詠。庶幾指事實錄。有以載我公之豐功大業於無窮。其詩

曰。

皇齎厥武。于蔡于徐。彼兕卒逃。敢抗天誅。王旅嘽嘽。怒若虓虎。是迅是躍。以夷醜虜。寇乃敗逃。自鄂而饑。而信而衢。奔騰叫讙。惟時我公。出次於東。既糧既䭾。驂馬龐龐。羣帥請命。於王之訓。踣彼頑嚚。有此惠順。載紆金節。載礪雕戈。龍盾虎旗。皇威是蕆。進次於衢。寇兕莫遏。既克三邑。彼卒大奔。遂逼信城。信城猖獗。有不能守。復據以江。公曰爾師。勿徐勿亟。四軍並作。雜其汝克。或敗其腹。或披其枝。大柤而前。不見刀鋸。寇窮輒走。潰其羣醜。刃不蝕鏖。紅不帕首。公曰其追。殄滅是期。卒剪乃肉。血手淋漓。凡變之始。衆或附起。剪厥渠魁。下人罔治。皇有恩言。我是用宣。單車朝出。降幡暮懸。螟螣已除。稂莠亦斥。式廣德心。以奠鄉國。孰飢孰寒。孰沖而歎。孰病不治。我惟汝安。乃留乃處。乃徹我土。非逸其居。王師之所。皇謂我公。爾其克艱。篤爾寶帶。用旌爾賢。公拜稽首。天子明聖。公拜稽首。皇襃寵命。饒信既清。婺徐亦寧。惕威忱德。我武用成。太平之期。誰實致之。天祚我皇。命公是毗。公其歸相。爲時碩輔。億萬斯年。無敢余侮。

邁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至正丁酉春。行軍鎭撫邁里古思公。以處寇四出。大侵我婺。乃請命憲臺總率諸軍而東。已而婺之永康、武義等縣。咸獲靖厥境土。轉危爲安。而處之積年老寇。卒至繫頸麾下。俯伏請命。遠近聞之。莫不怖駭。失措罔敢違越。且其師行之日。市無擾賈。野不廢耕。誠近代將帥之所罕及。良雖愚懦疾弱。不得備戎行。致死命。以親覩其號令之嚴明。軍容之炳燿。然居婺之西鄙。其去平寇之地不數舍。近得諸傳聞。可考不誣。又相旹讀書執筆爲文章。是宜首出歌詩。以稱述其萬一。輒依古作四言詩一首。凡五百一十有四字。庶貽諸後世。有以見公之忠勇。其詩曰。

於皇乃元。徂有萬方。孰爲小醜。敢攙而狂。維括有民。厥細如蟻。竟恬其姦。叫嘯以起。根既蟠矣。苞櫱荐遠。其出穰穰。彌甌踰粵。遂忽西奔。以蹂我土。披其都邑。扼其嶮阻。維是戎士。狃於安平。莫振而伍。獨戍以兵。桓桓我公。虎奮霆驚。請師往征。其師三千。亦既禡禱。於門於社。獸盾熊旗。魚魚雅雅。我出我車。自彼征途。庶士餞之。清酒百壺。乃命其佐。勞我卒旅。是惠是馴。以殺士女。勾吳之野。婺女之墟。男歡於道。婦笑於廬。進次於睨。其衆蠡蠡。士飽而騰。將勇而奮。公曰勿與。我山我川。我其詢之。周遭宛然。遂申部曲。選爾精銳。爰彼爰克。指日過逝。兵貴奇勝。以退爲進。彼兕罔知。遂乃大慶。起召而黨。宰牛行酒。謂今汝勞。婺其可有。既謀厥謀。舉師倍蹤。乃奮其臂。乃遷其巢。彼曾不虞。卒見害迫。曠野茫茫。無地可穴。莫挾汝弓。莫椎汝鼓。投汝戈矛。歸我砧斧。其黨復集。卒抗我師。窮凶極惡。洋洋而來。我公曰嘻。是不可宥。進截其衝。潰其羣醜。諸將四合。以翼以前。械手繫脰。俘獲連連。我公曰噫。寇情靡測。盍蹈彼壘。胡陳是壁。寇乃日蹙。莫究一圖。卒火其廬。自滅厥家。捷上臬臺。有命召公。勿久煩苦。歸奏爾庸。公乃退旆。悉兵頓馬。曰安其居。毋恐觀者。其亂既平。我土悉清。克清我土。維我公之武。武其戢矣。婺民讙矣。讙我婺民。惟我公之仁。惟公布仁。惟天降報。皓髮龐眉。錫公壽考。既錫以壽。復介以福。命節煌煌。享有百祿。公曰無庸。非我之功。天子神聖。以豐萬邦。爾婺既定。四方亦安。乾清坤夷。皇家萬年。

贈趙謙齋

昔宋之季。離國不爽。宗守遺失。遵彼四陲。乃寓洪甯。任江之湄。其一 迨茲聖世。皇極已建。四海歸疆。三邊攸獻。商之孫子。亦集其彥。其二 孫子云誰。時謂我公。蘭桂移植。歲久而逢。闢彼初條。茂此晚叢。其三 致此伊何。克履以正。聆善若歸。容惡如病。神之祐之。天保爾定。其四 相彼鳴鶴。猶戢厥聲。孰是我人。而掩斯名。斯名一播。揚於帝廷。其五 帝念羣黎。實惟勤止。爰求明德。肆於百里。英英朱紱。翩飛而起。其六 南粵東甌。我政我布。視民聰聽。察微知著。民之戴公。如飢斯哺。其七 瞻彼西水。其流濺濺。乃紆紫綬。乃載朱幡。借曰未覲。亦既有年。其八 載此日而還。彼月而征。功成者去。天道可徵。乃眷東甌。桑梓遺榮。其九 囊有故衣。廩有餘粟。撫茲逝景。載欣載矚。先民有言。人亦易足。其十 既享爾躬。復艾爾後。季也青衿。孟兮皓首。天錫寵祉。如岡如阜。其十一 祉其宏矣。受年孔高。龐眉[illegible]。鶴髮皤皤。天錫難老。如江如河。其十二 嗟我人斯。夙遘嘉惠。分遠義親。年殊志比。嚮彼喬松。蔦蔦是施。其十三 綿綿葛藟。得托喬松。其根雖異。其條則同。每瀦穹蒼。庇託高風。其十四 大鈞載運。耄年聿届。從公華堂。式宴且會。有來雍雍。亦振纓帶。其十五 我儀既肅。我情斯和。豈無他人。慕公實多。登堂奉觴。眷戀如何。其十六

春輝堂詩

春日載遲。有耀其輝。彼居之子。永念庭闈。貴士之孝。泰山之慈。欲報之德。中心愧而。何以寫心。聿構斯堂。有酒有酒。載崇於觴。爾肴其旨。爾觴其香。不有慈親。云何以康。嗷嗷林鳥。鳴我堂陰。我豈不如。懷此好音。好音克懷。實勞我心。爰有萱草。言樹之襟。

吳溪吳公考堂詩

瞻彼吳溪。浦水出焉。水繞山迴。篤生俊賢。其一 俊賢之生。時維吳公。自北自南。有聲渢渢。其二 其聲謂何。隆以爵位。雖其婉之。超羣拔萃。其三 我公曰歸。有赫其光。曾是故廬。闃然弗章。其四 公曰吁哉。我胡止居。來我工師。我材於溪。其五 爰作新堂。新堂孔偪。其角庭庭。其楹殖殖。其六 乃開我寢。我寢我安。乃立吾門。我門有閑。其七 我軒我廡。亦曼且碩。羌何敏哉。曾不留役。其八 公作斯堂。左山右池。山有集鳥。池有跳魚。其九 公登斯堂。以燕父老。有笙喤喤。有鼓考考。其十 公居斯堂。青髮其鬒。有子有孫。從之如雲。其十一 公曰其徠。爾我孫子。其聽我言。以久此字。其十二 昔視我廬。榱椽橑梍。今其輪奐。豈不在我。其十三 肆之度之。啓之辟之。何幽不明。何廢不治。其十四 爾承我志。曰象此堂。小可爲杙。大可爲梁。其十五 毋擢爾本。毋拜爾枝。苟成爾材。小大具宜。其十六 衆儒公壽。莫不改容。孰是後人。而弗率從。其十七 噲噲斯堂。德以爲基。構之以功。百世可知。其十八 非功靡成。非德曷致。小子作歌。以詔公壽。其十九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結廬在西市。憖善仍械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遭亂離。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所見但空巷。垣牆亦盡隳。久行得荒徑。披拂認門基。我屋雖僅存。蕭悴葵亦衰。本自任山澤。此悔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凋霜雪。誰謂寒可易。大道久已喪。末路多涼德。孤妻已遺體。誰念寒途客。
古有延陵子。使還過徐國。徐君骨已朽。信義逾感激。解劍掛高樹。至寶非可惜。此士難再逢。四顧吾何適。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經。萬萬歲年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
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在我側。親戚還合并。終歲無雜言。但說歲功成。至樂固如此。豈是徒營營。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登臺望秋月。秋月光陸離。掩映西南樓。徘徊東北墀。凝華奪班扇。流輝鑒阮帷。三五景尙圓。二八形已虧。
愛有蓬鬢人。長懷桂殿思。遂城記吟詠。西園儔追隨。願以薄暮景。承君清夜暉。
會圃臨春風。春風弄新陽。嘶烟入閉戶。捲霧出虛堂。響谷鳥將韻。穿林花度香。遙遙動中閨。駘蕩經洞房。
遂舞轉廣袖。伴歌低繞梁。所悲金玉軀。遂爍佳麗場。時拂孤鸞鏡。星鬢視飄揚。
秋至愍衰草。衰草獨不陸。方晨露染黃。入夜風銷綠。別葉有歸聲。故莖無留穀。勁莖坐自擢。寒叢竦如束。
彼物既如斯。我年寧不促。已失早生榮。敢冀晚凋福。何當即去森。縱浪從所欲。
寒來悲落桐。桐生在長林。積葉既阿那。攢條復蕭森。排雲正孤立。乘風忽哀吟。朽壤方有託。急徽非所任。
輪囷龍門側。憔悴嶧山岑。不求剞劂成。圭何待裁作琴。菲薄既非材。因無斤斧侵。
夕行聞夜鶴。鶴鳴向天池。奇聲傳月迥。清思逐風悲。寥寥度霄漢。嗷嗷傷別離。華亭侶既失。衛軒寵亦衰。
衛軒非我願。華亭尙余思。蟋蟀悟寒候。商羊識陰期。不有靈類心。此情那得知。
晨征聽曉鴻。鴻飛何處所。隨陽弱水岸。遠塞長沙渚。冥冥憶霜殘。嘎嘎呼雲侶。偶將聯匹儔。豈惟念羈旅。
視夜已昭晰。度聲尙悽楚。以之顧感觸。將何慰艱阻。帛書竟不來。誰知我心苦。
解珮去朝市。朝市路已迷。收賢恩私被。但嫌朋好暌。彼讒起青蠅。我行玷白圭。寸心幸能亮。微命不終乖。
及今去青瑣。何日瞻泰階。荒服固云忝。是道諒亦迷。安得同志士。三歎寫余懷。
被褐守山東。山東古於越。州城冒陘峴。嵐氣度輿沒。剖竹自有行。思君不能發。指途期闕暑。下車已涼月。
沒蹟薄淮陽。子牟戀魏闕。豈伊念川途。固亦悲朝列。日月倘垂照。糟壤敢蔑蔑。

寄宋景濂三首

海潮還故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歸。遊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飛鴻失儔侶。迎翩洲渚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群飛。寄聲群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邈難依。
雲路多露隼。烟波有虞機。
昔與君別日。妾顏初春榮。何意時運傾。寒衣今已治。衣成向誰寄。多雪且夕飛。雪飛猶自可。時去嗟足悲。
韶顏忌凋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築新居

挈杖去中林。卜宅江之邊。江邊多故廬。改築架新椽。左右皆廢墟。南北蕪頹垣。昔人固不留。遺迹尙依然。
因之悟物理。盛衰恆遞遷。世既異朝市。海亦變桑田。古來皆有是。念此亦長歎。何以慰我懷。斗酒傾前軒。

百世非所知。聊且樂當年。

還舊居

自我遠行游。故廬今始歸。如何廿載間。舊事都已非。曳杖過比鄰。相呼誰故知。不見垂白翁。但見初長兒。
我園既稍葺。我田亦就治。種秫釀美酒。拾薪煮豆糜。一笑集親朋。相從說暌離。以之感疇昔。俛仰多所悲。
人生一世中。所憂渴與飢。力耕給其用。此外更何思。便當息吾駕。皓首以爲期。

居田

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甚。戮力勤稼穡。當春土脈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還舍息。
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禮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飲酒

在昔童丱時。得年輒自害。謂當羽翮成。青冥將立致。去去曾幾何。已覺非初意。每思前日事。翻恨眞虛過。
盛衰迭相尋。壯極老會至。昔也歎時遷。今焉惜年逝。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須醉。

送陳彥德七首

麥蟲知習苦。寒雁知避寒。人不處暌乖。詎知爲別難。我居清東北。風塵隔河關。咫尺尙莫期。況乃南州間。
送君危途上。如何弗長歎。
長歎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涘。華巳接聲光。終然異彼此。末路遭多幸。來爲游宦子。
潤潤久念息。款款新歡起。
一從新歡起。幾度造門墓。解巾日尙早。褰袵陽已徙。寒光曝顏曜。炎德彌來懿。豈辭夏晷永。但恨冬馭馳。
皎皎論迹心。非君當告誰。
論迹未云遂。且共陶性靈。新詩促座賦。美酒當壚傾。憐我達生諦。救我擊壤情。顧已返維縶。心迹猶未并。
家貧仰薄祿。庶以代躬耕。
自君糊薄祿。宛轉日月除。僕指弱齡初。三涉歲華暮。世道有遷變。天運無淹度。爲歡未及終。已復遵往路。
戒途趣嚴風。驅車犯寒露。寒露濕我裳。嚴風吹我衣。美人去不返。後會寧可知。我居方塞劇。君行已遠邇。徒堅皓首約。豈違空谷期。
倉卒心已苦。別久應更悲。欲忘別後悲。獨有惠來篇。委曲風波事。殷勤嚴壑言。滄海計已乖。入蜀願亦違。惟思遵舊訓。偃息在故園。
君其慎所惡。晦養終百年。

憶胡仲申

點點階上苔。鮮鮮爲誰碧。已別舊年人。空餘舊年色。我行東齋外。對之還歎惜。所思雖久違。猶有往來迹。

歲暮寄宋濟溪

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出門尙誰思。念歡遊來客。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違。月滿且復魄。

56

35 B

商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託。近亦辭松柏。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
前途詎難知。玄髮早已白。若不數相過。蹉跎深足惜。

寄許存仁

一鳥方北來。一鳥卻東飛。夫豈巧爲避。羽短風迫之。方春遊郡城。子有越上期。及今會吾里。而我復差池。
常時隔遠道。暌乖固其宜。豈意兩相接。反更事多違。長塵念彈冠。懦垢願浣衣。士有交臂失。如何弗予思。

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

有客越中來。衣帶越溪雨。既來還遽辭。耿耿不得語。譬如東軒月。偶此成賓主。浮雲一與期。清光無定所。
出門復入門。悵望夜將午。幾向雨來時。念子溪之滸。車遠人已賒。別多心更苦。朝來數鬢絲。近復添幾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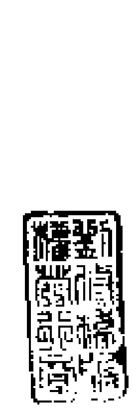
答李寓之

潛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如何遠遊客。歲久不知還。世途方擾攘。豺虎尙爲患。久嫌軍務勞。翻羨禽客閑。
夜雨滴愁夢。晨風颯頽年。丈夫雖耿介。亦或多苦顏。而我承結驩。獨喜相追攀。未墜金石交。已枉瑤華篇。
時時感嘉貺。相覩兩慘酸。豈不欲爲答。情深辭難宣。

鄭僉憲浚常授官南歸

相國昔愛材。有才必陶鈞。至今海內士。多出幕下賓。鄭君入京華。兄弟盡能文。鈴閣遂引見。器重異常倫。
亦既薦明主。遂爲希代珍。綠衣不肯著。紫綬忽在身。榮名竟籍籍。一旦動搢紳。等輩盡嗟異。鄉邦無此人。
專官爲畫蹟。烏府復埋輪。草公滿天闕。獨出官海濱。除書已久至。君命敢因循。蕭蕭風雪時。日暮下東津。
過家十二月。臘盡將及春。閭里爲改觀。草木亦光新。上堂拜慈母。下堂辭密親。十步剩相拘。可能逃吾辛。
願哉家範嚴。四海無不聞。昔爲純孝子。今作忠藎臣。西州況久弊。戰骨成埃塵。自非賢漢客。曷拯溝壑民。
行矣在勤事。毋徒悲索羣。

九靈山房遺藁補編



浦陽五賢贊

陳公太暘

倬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殷痛鉅。乃號穹旻。口無停聲。
月徐歲增。有悴其形。寢斬三年。古訓是程。什不爲就。終身煢煢。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
粤惟我公。天相乃志。有果每陳。烏爲攫去。昔秦顏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爲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
令聞令望。爲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溶

濟爾梅公。溫溫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遭世中危。適彼寇鋒。牧遣令還。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式
遏。乃以柔和。化爲猛烈。亦既載旆。亦既建節。如火之烈。如冰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帥。怒曰張膽。以死自
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常曰爾豬。古之烈士。肆命之糜。併殲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
義。惟我梅公。以死柱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於彼出日。其光燉燉。妖氣一襲。天地爲昏。有颶焯然。勢翰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維五季而

屬。不識不知。成順帝則。彼來忽兮。大邦爲敵。血戰未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願出機先。手除攀纛。捧殺南轅。旣乘吾鉞。旣脂我轝。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飈風。其勢發發。將掃氛昏。陽光有赫。事洩羣庸。力屈強兒。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贊

犖犖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爲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嶷嶷頷頷。諸史之羣。上通於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譊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爲聳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乃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羣。舉世未聞。

待制柳公贊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廷。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頒襄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關教弛。武子之澤。一墜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臥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返。鑾車荐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皦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吳先生哀頌辭幷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長子也。重紀至元六年夏四月九日以疾卒於家。得年四十有四。嘗一試於禮部不中。二子請諡。至正元年十有一月二十四日。葬先生於孟塡之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受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權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辭乎康莊。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孑孑其羸尫。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久違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夫大方。入書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翱翔。奈學業之已修兮。尙名書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崩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殁兮。卒無以自副其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微言之在耳尙炳乎其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觀天之茫茫。彼最壽之夏暨兮。胡獨舜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亡。今夫子之淘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得其年兮。君子有壽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門人戴良撰。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是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簡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

敢忘言耶。嗚呼。浦陽于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屑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七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至正元年戴良譔。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爲孝義鄉。爲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皆盡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騃。蕩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爲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縱揚、樂

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曆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覆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者贖其質。田之應則者。計不滿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舉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爰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朱君時濂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幷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捧辭累歲。而元姦稍猾。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爭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於今傳之。侯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元故戴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壽。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懋。恂恂寡言。遇物恆多恩。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

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歲九月辛酉卒家。逾月丁酉。葬與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葬同穴。子男三。長蠡。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奈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求銘。以登載盛美。謹鑱茲石納於壙中。嗚呼蒼天。父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黃氏南叢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於黃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黃氏之老賓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生彥方、亦相繼至。而吳傒子宇則因客授其家。賓深悉宴之宅左之南叢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府城。彥方至自邑。已與子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詔余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觀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賓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爲序。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爲之洗。茲諸皆衰邁。倡和幾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右二記一序。抄本俱編山居藁中。今爲補刊。〇按此序首署庚申之秋。則洪武十三年矣。豈以暫歸故編入山居耶。甲辰七夕。紹闕并記。

東巳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東海。渡黑水。趨登萊。求間行歸旂鄒軍。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豪傑。嘗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遣使物色求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文詞若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饍。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特罪。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有九靈山人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蘇伯衡贊其遺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乎。三百年而下。猶可以想見其人也。虞山、錢謙益撰。

原跋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叔祖提學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齋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藁藏於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偕統伯仁弟綱、縉、歸師事陸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藁蝕散。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由是頓萌之遂。竟齎志以殁。不肖孤統等追懷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載冬獲會諸親舊。謀鋤先人墓誌銘。將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編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梓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遺緒。下詒後允之徽讀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爲之序。惜未暇刊耳。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統拜手謹識。

附錄

列朝詩集小傳　錢謙益

九靈山人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貫。黃侍講溍。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東海。渡黑水。抵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豪傑。蓋欲有為。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遣使物色求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文詞若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餼。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有九靈山人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蘇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乎。三百年而下。猶可以想見其人也。

鹿皮子集序

鹿皮子集者。元隱君子陳居采先生所著也。先生生當季世。遭亂不仕。遁居東陽之圁谷。水石花竹。妙絕塵寰。尋志撰述。雅不欲以詞人自見。而歷載數百。其他諸書悉就湮滅。惟其詩僅存而已。先生詩幽豔雕削。大率出入於溫八叉、陸天隨兩家。而古體用韻。多以真諄臻侵同用。近體用韻。多以支脂微齊通押。蓋躡吳才老之謬說。而不免於復古之僻。董穀稱其獨取古韻。不就休文三尺。非篤論也。詩前冠以古賦十餘首。縟旨綺詞中。彙饒奇氣。雖屬先生少作。然以儷揚馬。無愧色矣。余慕先生久。搜求遺書。蓋有年所。適先生邑人以是編見餉。亟為校勘。壽諸梓氏。槧既竣。謹揭大旨。綴諸簡末。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

凡例

一是集為盧君子友所編。子友諱聯。都憲公睿之曾孫。解元公楷之子也。好詩古文辭。憫先生遺文散失。購得是編刻之。要為有功於先生者。故不欲逸其名。

一舊板刻於明正德戊寅。歷一百七十八年。間多漫滅不可辨識。茲細加尋繹。共得二百七十字。其餘槩從闕文。

一舊板既燬於火。藏書之家。罕有存者。二卷脫去樂府一簡。殊為可惜。

一原序係慈谿周公旋所撰。因中多忌諱語。不及登載。

一先生宜傳儒林。明洪武二年詔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褘為纂修元史總裁官。二公皆先生同鄉。是時先生尚存。格於定例。報罷。殁而文憲公為作墓誌。今以冠篇首。使讀是集者。知先生之學為儒學。詩賦小道。不足以盡先生也。

一先生諸體。七言律詩獨多。舊本分三四二卷。列於絕句之後。今仍之。

一先生詩賦。曠絕千古。但命意選詞。讀者多苦其難曉。俟有餘閒。再加箋註。便成善本。

會稽後學董燮勳書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明史官同郡宋　濂撰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園谷澗中嘗春陽正般瓻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大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迎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蓏親執斝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華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悵悵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概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對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積十焉枳有積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積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爽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

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積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故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讀矣濂受其說以歸閱賞罰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醜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擇謬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言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搦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言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近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有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居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仁龍嘉迪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謨圜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惟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議辨見於文辭愜懸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

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華蓋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潰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浮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書年壽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壽年在女三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四人適某某曾孫男五人某某曾孫女三人在幼某年某月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蒞乃爲撰

列狀一通。而請年同壬爲詩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姿。曠覩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己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儒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同。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於先後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値。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要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强。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倘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

銘曰。洙泗傳聖緖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闔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自日中天行。如彼黍稷兮。䆉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嚁。哆達幽隱兮。務使譽遙揚。豈欲異鑿鑿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發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峩冠曳垂纓。臨流既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淸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曷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鹿皮子集目錄

卷第一

賦

東陽縣學躍映樓賦　太極賦

八詠樓賦　迎華樓賦

龍菴賦　閒補賦

胡氏鑑心亭賦　月庭賦

李夫人賦　迎華觀瑞蓮賦

垂絲海棠賦　臥褥香爐賦

瓊珥賦　放螢賦

節婦賦

卷第二

樂府

中秋月　寒食詞

行路難　虞美人草詞

七夕宮詞　雁來紅

五言古詩

淸隱亭　雨香亭

悅心亭　答李齊賢言別

題松澗圖　送李仲積北上

把酒　題鄭仲潛東明山墅（[illegible]）

送吉夫北上　雙柏

觀竹　瓊林臺

樵隱圖二首　送兄遊姑蘇二首

送蘇吉甫館於程千戶家歸　胡伯玉隱趣園四首

同陳子俊暮秋遊香闍山時九日後

七言古詩長短句

宜和滕奉使茂實　蘇李泣別圖

送厲生之天台　贈拆字蔡生

寒江漁樂圖　和楊廉夫買妾歌

代嘲舊人　代答新人

代玉山子答　題竹隱軒

待月壇　天香臺

蜀錦屛　題海棠

石溪硏爲石溪和尚作　香雪壁

題騎牛讀書圖　胡伯玉隱趣園君子池

五言絕句

勸兄弟十首　新涼二首

蘆雁四詠　越上寶林寺八首

除夕　題畫叢竹幽禽

送李仲積北上　雪景

七言絕句

雙峴　送孫仲明尉再到東陽省親歸太原二首

桂　贈潘東巨

送人之樂平
含暉亭
石
山水
江山萬里圖
篔簹衡塞圖
五言近體
投外憲列職三首
投憲幕上下六首
投李息齋父子三首
送里人都下省覲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徐文蔚挽歌
劉山南挽歌二首
白鸜鵒
銀谷澗山房
送沈教諭
題鄭氏義門
次周剛善僧房牡丹韻二首
春日二首
雨四首
送朱明德休寧典史二首
送張仲舉歸晉陽舉進士六首
黃晉卿見過卻歸烏傷六首
春日題水軒

送黃晉卿之任
五言排律
送烏經歷歸三十韻
呂氏樵隱圖
卷第三
七言近體
題建炎遺詔
太霞洞
蛺蝶圖
碧落洞
飛雨洞
五雲洞
蘿衣洞
梅暾石
巴雨洞
陳氏山林春日雜興
超觀
醒酒石
溪亭
東白草堂
翻經臺
銀谷澗空碧亭
弄月臺
圓谷澗
少霞洞山居
圓谷澗
少霞室
黍素壇
少霞洞

招隱巖
紫薇岩
札峯
石廩峯
飛花亭
水亭
清涼臺
忘憂閣
南軒
雲山不礙樓
野芳園
蘭池
空翠堂
山齋
山園
壺天
鹿皮子墓
遊絲
臨花亭九首
遠目樓
蠟屐亭
西峴峯二
涵碧亭三首
上虞魏氏湖上精舍圖二首
霜巖石室六首
石樓草廬二首
哀江南効李義山
蘇力寺斷崖
卷第四
落花圖
空碧亭五首
空碧亭老梅
石礎
菊菴
山房
秋色觀
飛觀
絕唱軒
飛雨亭
散菴
靈谷
響谷澗
伏蟾山
仙掌泉
尋春園
雨粱臺
山館
山莊
翠嶂
飛花亭三首
鳳香亭
春日閑思
席家洞
石筍
霹靂石
跳眼溪
書房
圍
春日題水軒

樓氏雲樓
占星臺
鬱陽湖
翠光亭
玉雪亭九首
送余澄之歸瀏陽
送盧經歷歸北
永日觀
心遠菴
雪觀
瀑布
少微巖
山堂
次韻黃晉卿見寄之什二首
蘿衣亭
牟湯湖
釣臺
詩林亭
送蔡竹澗江山教諭
次王吉夫寨秋旅懷韻二首
金華通天洞
拙齋
石廬
三泉
石礎樓
西巖紫霞洞
贈蕭洗平疑

鹿皮子集卷之一

元陳樵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賦

東陽縣學譙映樓賦

於穆玄聖.參天貳地.啓迪人文.軌物垂世.粵自漢魏以降.神明繼位.乘符握鏡.向明求治.莫不購吾古訓.含仁茹義.用能光集聖猷.四王六帝.於是立辟雍於上京.疏泮水於侯邦.東膠西序.右學下庠.敬以禮合.德以樂章.上規勛華.下準夏商.承先王之鉅典.揭聖哲之耿光.於是萬方景附.聲教風翔.或石室講肄.或廣業崇宇.麗曆以來.制詳化普.應韶作宮.周于率土.藹學士之雲從.偉縉紳之鱗聚.爰方展兮秩秩.冠切雲兮鷁鷁.夏弦秋吹.春干冬羽.惟吳寧之下邑.實金華之東鄙.惟文儒之至盛.況弦歌之盈耳.煌煌學黌.歲時肆祀.矯華榜之高張.煥彤扉之洞啓.黃閣攡旋.軨軒列榮.庖廩具脩.講堂羅峙.飛閣中起.虹采相宜.則有畫齋漆版.飦簡華緘.積縹囊與緗帙.蘊瑤軸與瑤編.敵六籍之芳風.回百氏之旂瀾.下臨萬井.夾巷迴阡.鬱層樓之夭矯兮.獨孤峙於西偏.顧東隅之蓄蔚兮.翳豐草之芊芊.偉邦人之經始兮.結斯樓之耽耽.椽欒對竦.飛楝交聯.若黃鵠舉翮兮.矯將飛而未安.歎興廢之屢遷兮.乃旁闢於齋宮.登茲樓以相羊兮.愛結構之晉隆.掛華欂之參差兮.儼疊宇之彤融.浮桷離離其相距.飛甍嶫嶫以凌空.散綠霧於綺牖.

攄形雲於綺欞.俯市列之闤闠兮.見陵壑之蔥蘢.復盱衡而四顧兮.想前哲之清風.睇涵碧之蘭林兮.覩三丘之雲松.飛岑連嶂.翠碧成叢.慨仲文之才藻兮.顧沈身於懸德.耀棲棲於末路兮.臨青冥而鍛翼.仰興宗之道烈兮.嘉幼公之殊績.相昭諫之隱居兮.思玄英之逸迹.發詞圃之春華.播風流於金石.哀相國之東歸兮.忽山林之改色.嘉張生之絕學兮.採瑤芝於山側.俯寮仰觀.或今懷昔.故凡胸耕掌錄之徒.負素挾書之侶.或奔走在廟.進旅退旅.芹茅在邇.體薦在俎.捧匜奠斝.灌樽薦黼.或張侯棲鵠.觀德是務.躋陞登歌.射夫獻舞.揖遜周旋.升降有度.或禮行鄉飲.爭賓有主.詩歌合樂.獻酬明序.觥斝既稅.笙匏既去.志煩思亂.於焉遊處.或登高之能賦.託歌詩以陳志.攬翰墨之餘波兮.發高藻之遒麗.樂文學之穎秀兮.來衆士之番番.吸吳越之清風.激燕趙(趙文人學)之悲歌.洗心飾視.光英朗練.遹顧坐客.起而爲亂.亂曰.華譙中天.觀以清兮.琢桂爲戶.文錦楹兮.名曰引翼.翠蠲騰兮.下顧萬瓦.玄玉琰兮.抽琴命操.朱絲鳴兮.劍光落枕.香蘭纓兮.婆娑藝圃.夫何營兮.張義爲幕.理爲緒兮.

太極賦

何太始之無始兮.块圠希希(希一作夷).後不知其有終兮.前不見其肇基.胐昧無朕.何象何儀.九乾何端.八極何倪.五方何限.四維何施.非圓何覆.非方何祇.五辰何攝.六宗何司.爲天道之大原兮.有物混淪.大不知其外.有兮細又入於無倫.長上古以爲生兮.閱萬世而長存.懷道體之大全兮.命元氣以爲憑.天人於是乎處.性兮發積氣而標形.方其函三.義以爲一兮.氣磅礴而未伸.清與汚其雜糅兮.曾玄黃之未分.遂沆漭而漫衍.闐隱而幽紛.溟涬兮寥寥.沖漠兮絪縕.馮馮翼翼.杳杳冥冥.育白日於瑤池.孕明月於蘂淵.列象兮儲光.孰辨兮昭昏.於是沉輿頹垂.清陽高抗.下蓬勃而翁蓊.上扶輿而森爽.女媧揭石以傍視.儵忽廢鑿而自喪.天經地緯.成文成象.積氣舒光.昭晰清朗.川疏瀆融.海涵岳壯.四游上下.輿時升降.大寓左旋.行無停輪.玉衡斡流.七政率循.其出入之息.互爲吐吞.乘氣之機.呼寒吹溫.六月一息.開陽闔陰.動爲靜基.靜爲動源.溫兮寒所伏.寒兮溫所存.極不期復.時往時來.二氣所布.是行四時.彙四爲五.五氣相滋.方青歲之開先兮.又提赤精而翩之.襲黃靈以白藏兮.又申之以玄煒.沖氣蜿蜒.陰化陽施.彙列條分.萬類睢睢.蟫動行植.跂鱗泳羽.飛人道配天.有仁有義.天去人其幾何.雖殊分而一理.無始之眞吾其性.五氣之精吾其體.故消至寂於蕊魚.氣可寓於天地也.吾嘗窺元氣之輪囷兮.思邃古之開元.瞻大運之不息兮.慨萬物之芸芸.物更謝而迭瘁兮.皆太始之來昆.曾昆侖之不老兮.世彌久而彌新.夫天亦不能以自已兮.吾又烏知其門哉.系曰.無始之眞.肇混元兮.爲物祖始.萬象先兮.思逃圉德.窮化原兮.名則無有.辭何宜兮.昔有人兮.攀桂蘭.問天不對兮.餘千年.四時錯行兮品物繁.天對枝侈兮非無言.

八詠樓賦

融火謝.稽紫飛.碧雲暮.靈雨晞.鳥有客卿.日迎歸鴻.相羊依違.悼夕陰.望巉巇.送日車.招月妃.于時天宇熒熒.明河澄徹.烏夜啼.璿燭滅.流澌生.丹露洩.颸風來.飛音絕.偃蹇蘼.動巾篷.微雲解.金波發.露井飛霜.陰渠沃雪.諫樹連花.封條鬬葉.瓊弁盈床.玉塵生襪.於是解羽衣.被須捷.發妍咍.歌皓月.傷令德之未崇.

66
37B

怨急晷之淒奪.胥靡先生過而詑之曰.風月無際.而客得之所謂庸人之風月也.極目之樓.迎華之觀.在城東偏.玄鶴之樓出其西南.背梁涉宋.不知紀年.南樓黃鶴.聯鑣方輦.黃樓白雲.竝驅爭先.登斯樓以馳明.長風浩其吹衣.鎮巉霜寒.丹殿霞披.重棟攢羅.欄楯巖巘.栱怒棋走.杜浮榱飛.椽鑾蜒蜒.桀梲熠熠.西榮隥乎琳房.東榮昭其梁.麗罘罳在其北際.鑾會出於西垂.戶朱殷兮初日升.瓦積翠兮朝露晞.飛雲繫乎檐牙.芳扉闢乎樓題.清樾以為簾.薄遠林以為罘罳.輿觀同榮.非濃而麗.顯風物之清新.瞰市列之闤闠.雖有庸人之風月.將無以容之也.客卿曰.室則盛矣美矣.彼何以為容室之地耶.曰城樓所翳.山澤劾奇.其南莽平.綿地百里.蒸脈兩端.大川交至.遇不夷漫.進不迫阨.畦畹歸其紛續.金沙及於河麋.迴而翫之.則倒影在庭.水紋浮栱.若泉之縈.若波之龍.釣車離合.行艓棲遲.亦有屠釣隱淪.仙舟暫駐.張志和之艇.東來.李供奉之帆.西去.錦袍之影未寒.欸乃之聲在樹.水鳥沙禽.無今無古.其北則金石春室.洞玄之天.珍林建木.蔚薦漫漫.若張羽蓋.若立曲旃.紛青繚碧.蓊鬱芊眠.延目視之.則水光山色.融液繆轕乎其前.非烟非雲.非埃非霧.醞玢菁熒.麩縈扶輿.若霧染空.若景消嵐.入闌闠.溢餘宵.冒上棟.周步廡.排飛闥.冒綺疏.度懸霤.依硐戶.搏之不得.攬之非無.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得之者不綺錯而雕麗.值之者不塗澤而改度.此人間之爽塏.山澤之清暉.所以娛人者也.子能從我而閱之乎.曰高明之具.恍時惕日.志士所長.請言其餘.先生曰.東陽之收.江左英偉.霸子雲之翰墨.白金一字.離鴻脫手.驚蛇落紙.監動行間.金生字裏.吳興玉睡.見之失色.漁陽鹽曲.為之襟氣.而沈謝之在越中也.翳白雲.訪芝巖.廟明月以為裁.縷光風以為餌.製栽楚豔.鋪張漢侈.拾趙滯之餘妍.出燕岷之華詭.錦宮取其光榮.雜花得其富麗.若璀璨鳳於寶鼎.屠飛龍於牛几.種光璧以成煙.解佩璫而取淚.大曆之子.獻蠟建安.避其精銳者也.今都司集賢之墨未乾.會圖登蘂之詩在耳.客惠顧焉而審定之.其視開元為何似也.客卿曰.蕩子之春華.雲章之清甄.非所以崇德也.請言其餘.曰石室洞井.謝君之域.亦爾之宮.蓋金華玉竇處乎北際.鼎湖太鶴出於南中.董方成.趙廣信之窟宅.又參錯其西東.華仙羽會.曄如芙蓉.虛步霞起.振衣為風.目留鸞鳳.氣使飛龍.肯骨綠髓.碧瞳方瞳.四體集為琅玕.虛白生其心胸.開陽斂秋.與元氣均.六天為羽.八極為門.馭鸞車.馳羽輪.游汗漫.從列真.棲神不死之庭.煉形三巳之樊.丹砂鼎竈.荊榛蕪沒.砂礫走狗.莫知其垠.而光餘竊發.金華朱殷.碧蘿酒晨.嚼昔之夜.吾嘗登斯樓以北顧.赫焉如熒.蹻焉如金.大如車輪.焜爛輪囷.得其毫髮.則無以壁襄陽之漢.齊侯之襟.羅門亦無慮乎池臺之陘者也.子能從我而求之乎.客卿曰.金石之壽.萬不得一.叠多君子.學無不殖.業之不修.其何能國耶.胥靡先生色喜而言曰.昔者晉在中葉.謝公在位.袁宏朱輔.藹然仁風.與風俱南.歷宋爭梁.沈侯保之.以俾後賢.至於我朝.與廟廊之風.混乎為一.浩乎如川.雖有智者.亦莫能辨.蕭東海之先民.慕李子之風績.故曾堯暉庫之忠烈.潘卿賈耳宋之潘卿遺直.司諫貳陳佑得之.而其遺風餘烈.憲臺則之.今謝公之風.不潤而登.不落而殖.抑外臺之力耶.客亦聞之乎.否也.客卿乃赧然而作.周旋里巷.臨顧山溪.聞故老之緒言.昭前修之風軌.蓋沈侯方蠡瘁於東陽.而梁王已擅帶而傷已.今歷年八百.金銷石盡.城市皆非.而謝公扇上之風.至今不墜.自沈侯以下.有賢大夫繼之也.

不然.則庶人憔悴.雖有風月.烏得而食之.今天下之言曰.江山不惡.胡不勝衣.彼徒知東陽以風月而消瘦.又烏知其庶民以風月而瓠肥也哉.遂稱歌曰.明月為燭兮.吳越千里.夫何解帶槃礴兮.言不及帝.抑君臣憔悴.未嘗相謂耶.宮中故帶.不以示約.欲誰示耶.吁嗟乎.黎庶之肥.東陽之瘦.梁王消瘦.天下之肥也.舍東陽而相國.則侯之肥瘠.未若是而已耶.於是胥靡先生起而為亂.亂曰.飛觀肆兀.城東隅兮.蘭堂豐屋.交綺疏兮.繡衣金節.玉唾壺兮.裸黃紫燕.油壁車兮.飛蓋搖裔.風清塗兮.瓊纓華綬.照碧梧兮.鏤花彫玉.炊雕胡兮.手揮五絃.羅吳趨兮.長吏著白兮疲民甦.譟訴蕭寡兮圖空虛.水雲在柳兮日在榆.風乎大澤兮歌唐虞.

迎華樓賦

昔在黃帝.世有玄德.敷佑下民.芳歆允迪.越厥帝姬.躔脩曠迹.誕受瑤圖.冥期罔匿.比質鸞儀.方標鳳翥.吉.甄既蘇.甘泉罷御.纖龍轡之遺蹤.振清蹕於雲路.媧仙華之明秀兮.大亦鑒修之所寓也.伊仙華之壤峙兮.實作鎮於海隅.蟠元氣之淋漓.泛浩翠之鬱紆.候神之館.既相望於東南兮.又下通於鼎湖.祠廟千秋.歲時奠瘞.祥慶是徵.民無札瘥.嘉薦明粢.芬芳式備.登茲樓以清眺兮.抗仙掌之千尺.烟分霧繞.霞舒雲積.二華藏英.莫之能敵.九華斂秀.擅之失色.上有人兮永懷.慨先人之敝廬.華梁婉其承栱兮.重欒舵以綴楯.朱華被井.麗藻垂疏.巡瓊檐以躐步兮.思帝子以愁予.想神君之游行.建霓旌以前驅.登寶衢與雲衢.命含雷使清塗.霞為車兮虹蜺從.軒轅兮山之下.靈奉轡兮驂車.朝與雲兮暮為楚雨.若方平兮虯倩.挾麻姑與王母.鑾風颯其揚塵兮.獵玄陰而夜丹.鸞鶴雜華飛而夜驚兮.疑神君其竝來.俯回軒而四顧兮.有平莽之萋萋.曾光塵之莫覩兮.悵獨寐乎空帷.夢仙家之鉅麗兮.瑤臺矗其峻嶒.赫祥雲之燭日.披赤霧之冥冥.覆明霞之遊館.蔭光碧之殊庭.翳紫桂之神宮.列積金之層城.翠水曾波.碧林被宇.拂珠樹於犀階.植文玉於闌楯.瓊柯鬱以離立.金根儼其相柱.神獸散曜於陽林.朱雀流光而來下.亦有五色游龍.青霄玉女.女以守瑤林之桂實.龍以耕芝田之宿莽.飛轡凌焯.羽輪輕舉.或掇碧藕之靈葩.或拾翠鸞之墜羽.擢芙蓉以為冠.攬霧綃以為衣.緝九靈其如雲.聯霜袍以成帷.挾龍符之蓓蕾.韜鳳綬之委蕤.勒黃金之條脫兮.楯以水碧之藍綠.赤玉之飛舄兮.藉金液之龍芝.揮精之寶劍兮.映碧柰之華滋.忽若鑒之在旁兮.雖信似而懷疑.起俯懷而興慨兮.知夢幻之不可期.將交疏以周覽兮.瞻瓊宙之攀攀.怨翔陽之短景兮.忽委照於西墉.乾玄珉之雲譎兮.繡闥儼以雙啟.山有二石門棘柏木於玄林.耤芳蘂於叢莽.彼草木之無知兮.有橋梓之俯仰.紅翠嚶其載鳴兮.聽璇房之遺音.游鷄兮杉鷄.翬斐尾與作與兮一紛文.豐狐晝嘷於林薄兮.騰猿援木以清吟.羨楚烏之返哺兮.感鳴鶴於江陰.攬萬物以自悲兮.苦愁思之不可任.臨長風以孤嘯兮.明月出於東方.繁星粲其麗天兮.若蘭甸之流霜.情於邑而不寐兮.悵神爽之不可望.慕帝子之承顏兮.從君王以翱翔.曾來歸之未期兮.涙沾襟以浪浪.陳悲歎以下招兮.夜漫漫兮使予心傷.歌曰.爛銀玉巢.璧環光些.雲裯霓褶.不死牀些.瑤壇金闕.光碧堂些.居室之麗.無以方些.碧芝琅菜.扶桑實些.玉清醴漿.五英液些.羽林鳴騶.中華蹕些.綺饌之腴.莫之能及些.雲裝煒獵.龍迴車些.飛輿八景.

麟脊脊些。上下風雨。搠縈虛些。車服之盛。不知其餘些。綠雲飛觀。中天樹些。四桼寶張。若蹇螽些。清房晴列罘罳布些。雕欄朱絲。有竹紫些。雖信美兮。非其故些。魂兮歸來。返吾居些。

涌陽朱仲山。名其樓曰迎華。以思親也。其先人好神仙云。

蕉菴賦

蕉菴主人。挾冊兔園。自稱傖父。英詞玉潤。高標鳳翥。恐白雲之塞絕。望宵冥而徵步。泥金日遠。青陽色故。出虞交其懷。窮途于其慮。夕見周公。旦延曾父。夢與時移。迹隨心著。屬荷屋於雕欄。製宮錦於龍具。畫輪未減。雞棲在御。忽稅駕乎靈山。值瑤臺之異侶。登金堂而蔭玉室兮。翳瓊林與珠樹。恍而若失。求之達曙。於是封植成陰。蠶篤宮府。銀榜高懸。綠字當戶。犎樹命客。華槊交午。主人指華榜而謂客曰。此所謂魯之楚宮。而蜀舍之在劉氏也。而豈蕉菴之謂哉。彼蕉菴者。銀臺赤室之流亞。儵然於天地之間。而古今莫之知者也。以為無有。則吾涉其地矣。曰吾舊遊。則子於我乎求之。蓋其在方外也。北倚瓊樓。南屬長離。西接白華。中臨翠水。東望碧霞。下連金地。秦人鞭石而望洋。謝娥入海而增嘈。含飆車與羽輪。三萬里而渡弱水者。自我始也。若然者。果非夢也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吾將約飛瓊以復來。期芳卿之狎至。夕吾遊乎殊庭。旦歸休乎宇內。優哉游哉。期以卒歲。而人則曰。庶幾佳境之可致也。吾何以榮利為哉。吁嗟乎。君仙之居兮。瓊璧連楹。浮陰張日。與子之室。為二為一乎。綺疏闌術。金堂瀛室。列仙之窟也。子能曳裾彈鋏以終其身乎。華房曲密。竹書瑤琴。子之家也。亦知安其身。非所以宅其心乎。嗚呼。求諸外。未若求諸己也。安其身求者。偓諸身也。奈何蕉叢石蜜。忘擣蠹攻。苦而受辛耶。天下之佳境。不若是也。蓋出入生死。八極神遊者。方外之佳境。而鄙脅則異。升由之堂。入孔之室者。知之非尊。彝大之謂也。嗚呼。及肩之牆兮。吾窺數仞之門兮。吾倚。負牆而立者。霧涌雲移。訖不知其中之何似。愛出二物。白犬丹雞。指河以誓。期子境上。有進無已。先入其境者。必相為言之。

關嬌賦 池上小閣

融火向中。余方慎夏。接葉飛亭。依山忘樹。麗草長林。未卜夙夜。臨池館水。不怡陰廈。伊清池之淺淺兮。覺水氣之已老。蔭薩草而翳蘭兮。結斯構之巍巍。疏堂屬其南垂。清陰生其四阿。杜余門而却掃兮。日長往乎滄波。招招綠風。拂雲沐露。窮夜為日。迄于闌暑。余凌波而雅步兮。魚鱗鱗其在下。若停橈之萬斛。當步仞之秋浦。朱塵倒景。若開而飛。疏箔懸繒。五兩褭褭。燕循楯而失據。兔就蘋而無依。不纏而維。不楫而安。承纖絕後。接觸無前。四載不服。萬夫莫前。亡余檝之蘭桂。靡余棹之芳蓋。又若委陋舟而弗御。猗誕寘之河隈也。陰斯亭以宴處兮。盼浮榮之翔翥。文謝杏梁。珍慙桂戶。藻雕楝而成姸。題去棱而加眄。銀榜照其碧鏤。皓璧檸以振素。波廉屬跋。雲松薦礎。澤葵生階。蘋花照欒。浮萍附躅。雖胡承栝。愛芙蓉之婉婉兮。待初日之明輝。色潋灩於顏閒。蘚藻繪之備施。傾蓋成陰。聯袂成帷。含芳揚烈。茄華吐奇。當筵薦綺。在檻成梯。映朱鷺之芳翰。增翠羽之綠尊。鷫鷞在柳。娟蝶時來。爾乃御纖絺。擢蕉萃。肆莞蒻。緝芳蘭。緝靈草以為蹤。緯楚竹以為冠。白執徽舉。芳風可挹。或進壺投矢。投瓊擊博。或從橫竹素。俯漁六學。或左股臨夷。右操

鈞具。羲莞長拋。箬簹不御。屑桂飛芳。粱粒為茹。投八絲之翠綸。沉百蟲之纓罟。於是丹鯉含興。遷葯豐廿。葵葉初肥。絲杞闌干。山脩陸草。華藥具繁。張飲命客。觴政在前。蕉葉無奇。金船猶窄。折葉薦芳。引筒分碧。挹蘭英之春醪。醮玉蕤之芳液。洗盧延歡。祇以永日。雅歌清吹。興舟俱浮。合樽促席。數祇綢繆。今夕何夕。與子同舟。抱月坐花。藉以蘋藥。視夜參牛。衡潢迴薄。情縱景遷。賓客益落。乃起而為扣舷之歌。歌曰。世冥冥兮塵汚。人慕前烈兮凌青雲。食有魚兮萩有蒿。願投老兮守仁林。座客聞之。又稱歌曰。卉服兮舟居。荷為屋兮口為袪。宿沙子之徒歟。江上丈人之徒歟。

胡氏鐵心亭賦 梅亭

太白主人。居東海之上。玄虛先生過而問之曰。丈人目視雲漢。志傾金石。淳潔無華。溫慎約敕。獨標樹於當年。守貞度而不易。矯矯兮強懷。夕引冰兮旦而食檗。鼎人倫之師表。謂黃金百而非貴。託雲霞之石交。空萬流於海內。思欲起伯夷於九原。與卞隨乎並世。夫伯夷之徒。固常有於天下矣。子亦有覬於彼者乎。子欲往而從之。敢攘袂而橫議也。主人愴然曰。先生言之。其人為何。先生不答。操琴而歌曰。若有人兮山之乘。安明節兮久而不墮。願飾巾兮改覲其寰寰。而求之芳獻兮雅道。非夫人兮誰歸。主人未達。從巫陽而筮之。巫陽散策而言曰。曳雪兮牽雲。縞衣兮練裙。傍木兮非溫。草上兮非仲溫伯雪子之朋徒。列姑射山之神君。託雅故於君子。何顛白兮如新。稜稜兮爾懷。昧昧兮爾言。林中之析兮。實慰我心。於是朝與客乎問車。夕假道乎陽林。睇既息而當休。見遠梅之臨春。于時水介連枝。蘭階玉折。火齊寒凝。燭銀焰滅。濯乎其華。燁乎其澤。跨雪懸冰。訖不變色。青女之靈不能威。折丹之猛不能屈。蓋其英風雅操。則楚大夫之

遺烈。枯株斷影。則漢燕鋼之餘骨。又若顏握拳而透爪。樊飾怒而背裂。雖吳人之木腸。鳳閣之鐵心。猶不足以喻其伉厲清刻也。主人好之。見梅必式。顧謂先生曰。客亦知夫江南之佳植乎。觀其勝氣高標。豈規茂德。等契青松。同方紫柏。足於性而無所待兮。曾天損之莫人增。人間之勁氣。殆天縱之遺直。既亘地而垂芳。亦終天而建極。表萬物以雄峙兮。為奉身之程式。羌信美而非吾徒兮。託年芳而混迹。待伯夷乎未期。獨耿耿於中夕也。先生喟然曰。聖人不作。前言戲之爾。向所稱引。良謂是矣。丈人亦聞其風而悟其識[illegible]歟。願白首而同所歸也。爾乃步玉址乎山陽。撫瓊樹以承顏。抽瑜辭兮予誓。左佩華之翩翩。思解交兮春榮。畢殷勤之餘懽。枉光塵兮來下。願無乖於歲寒。於是結遊亭於園廡。薄長松之浮陰。文搖翼張。蘭棟流雲。礎花承柱。井藻垂枋。燕篷改樹。當檻移春。聯芳比秀。陰洞逍尋。方積雪之時晴。映紅旭之燁燁。蘭芬玉潔。桂郁芝馨。婉三王之珠樹。配二謝之玉人。躋瓊花於賓末。蹴琪樹於下陳。羈獨懷此。王度兮遂永謝於芳鄰。於是易衣改席。賓客狎至。花落金荷。月隨珠履。解襟下之楚芳。撤爐中之綠蕙。攜日信宿。載掲載味。若孟公在座。為之震起。柱史在周。莫不嚴事。樂君子之得師。羨高世之風軌。樂觴賢酒。為主人壽。乃稱歌曰。世俯仰兮取容。非前哲之所期。君委懷兮崇德。毋表合兮內違。斂春華於茂實。負玉鼎於丹墀。臨和鼎於百度。安明節於當時。主人聞之。又稱歌曰。濟有花兮江有蓮。閱桃李兮有合顏。懷明德之未崇。日東馳兮莫予翔。爾撫攄予衿。夜光生予冠。潔情條兮行葉。終與花兮周旋。

月庭賦 爲宋仲寧賦

月庭主人.玩世遺榮.放情遠蹈.衣薜荔兮精蘭.抱明月以長嘯.有遠游子.悼容華之易遷.總名遊之飛轡.歎芳塵之暮起兮.獨伸旦而不寐.秉蘭燭以命客.慕西園之夜遊.按翹袖之豔舞.徵河激之名謳.陳葆階.開翠樓.銀花火合.綠桂光流.楚鬱華之絕軌.疑靈曜之能馭.未旦忘昏.當宵啓曙.故雖清曜之麗天兮.寧塵謝而弗顧也.於是月庭主人過詑遠遊子曰.吾聞承雲在御.則靡靡無聲.扶光當晝.則丹良斂跡.伊皓月之明迥兮.託玄夜而顯質.斂羣陰之宗光.攬餘暉於日窟.細柳分榮.瑤池增色.爾朔則著象於懸車.薄晦則垂明於中夕.影已缺而玉兔蘇光.質將盈而素蟾散魄.扶天闕以西流.碟地垠而東適.方今若木收華.金樞朗曜.美清夜之虛明.泛寒光於遐眺.煒燭燭其精熒.娟紛紛其縞皓.朗璞藏英.明璣埋照.陷掌增翥.郢掇自弔.耀林失簾箔之珍.玄圃隱燭銀之媛.攬海蛤以非奇.豈明菁之足較.又況乎蘭燼之爭華.螢炬之窮妙也.今吾子謝寒彩於溫爓.蔽明暉於兌幬.是猶忘白日之正中.執隅燭於窔奧也.不識子願從我而遊之乎.遠遊子曰.僕少好紛華.願抱清風.博以殊觀.敢謝發矇.於是歷級尋檐.散步從容.攬子袂之英英兮.若流霙之翻空.飾桂戶以銀鋪兮.易蘭房於雪宮.連門裂帛.在網成珠.紫絲幃兮丹露.寒翡翠帷兮碧羅重.照頷顏兮.愛玉階之艷粲.顧璟堵兮.憐瑤碧之青葱.邀我乎璇臺.期我乎鶴疑之中.睥金虎之曜質兮.綴瑤光之耿耿.繁星播其華藻兮.亘碧霞之萬頃.若鹿苑之揚輝兮.繞清揚而玉暎.俯孤域而遙睇兮.飛樓觀之離離.若盛姬之璧臺兮.極椒風之麗美.又若鋪白銀以爲闕兮.望蓬萊於海淵.影標槃鑒.光隨甸服.寒生貝帶.色動纓蕤.游目郊原.百卉萋萋.被輕容於平楚.鋪白綺於蘭池.水藍兮青藻.銀泥兮翠蘊.佳木偃旌.陰竹揚徽.家藏玉樹.戶列玗琪.悵徘徊以延佇兮.忽椒露之霑衣.愛靈籟之夜生兮.若笙鶴之參差.洒泠然而嘯.浩然而歌.歌曰.明月燭燭皎以鮮.弱雲無委照碧藍.玉衡銀漢共闌干.良辰急景促彫年.蕙纕華玉夜珊珊.歌長衣袂風露繁.遠游子聞之.又稱歌曰.珠璧雖明光一室兮.鳳台蘭燭非至質兮.虧盈消長.清光不滅兮.飛龍銜燭.未若茲月兮.清夜漫漫.長歌既絕.螢焰收.銀龍揭.揮瑤琴.操白雪.河傾月落.餘歡未歇.

李夫人賦

李夫人既沒.乙帳成塵.蘭銷曼宇.脂澤無華.帛情弗豫.怨反生之不靈.邈所思兮遲莫.匯羅綺兮成堆.擁瑤席而不御.熊蹯謝美.露鶴非腴.玉冷柘漿.整睇丹霞.臨扇徵歌.卷衣思舞.綠玉笛兮聲轉悲.瑤碧樽兮無與佐.傷寶唾之餘花.恨黃金之莫鑄.於是承明受詔.百靈授職.招錦車.下軒掖.鷹冶壺.籍蘭席.羽仗皆陳.侍臣在側.月照金缸.流蘇五色.靈風繞帷.光儀可覿.皇帝撫今懷故.悲喜交集.顧謂枚乘曰.陳大夫之麗藻.輸予心之悃抑.緣情率禮.爲予賦之.乘曰.唯唯.若有人兮寤寐惺.行姍姍兮縵若若.顧帳殿之未移.感芳華之榮落.涉步弄委.映華遲立.形迭成光.綺態臨逸.遠之若綵雲之方興.近之若珠樹之在室.曄曄乎若晴華之依草.娟娟乎若華雪之映日.丹瓊媚秀.瑤枝共新.顧李增穠.儗芝比潤.鬢環百合.香傳五蘊.玉色成丹.長眉入鬢.睇光髮九回之青.承露華百英之粉.希蛾染桂.傳瑚楄犀.鬢隨衡巧.腰將楚細.黛與

華兮爭春.目橫波兮剪水.昔宴壁以爲廣兮.今□□夫乘媚.方驚鍛翮.當蕙摧霜.且溫室之背秋.夕露寒之迎涼.飈市無羽.漢津無波.苔痕階上.黃金印.綠塵飛寶合敝床.顧今夕爲何夕兮.共珠璧之夜光.翹分翠羽.衣縷鴛鴦.條遠如鶯.雜佩截肪.綴石榴之華鈿兮.垂傅珥之明璫.曳翠裴之華袿兮.襞鬱金之羅裳.委芙蓉之裙衩兮.絹繁綃之裾諸.衣金錯之襦褶兮.曜緗綺之襜褕.揚衡微笑.婉轉躊躇.懷華蓴之連枝兮.非直以悅己之故也.奚趣死而不一見兮.有不死之具也.容采如新.穠華如故.乍見乍泯.出有入無.望椒塗而不進.旋卻立而引去.覽芳訊之一謝兮.蕭瑜辭而不吐.朝爲終南之雲.暮爲渭川之雨.瑜珥在几.蔭焉在東.芬若木寒.薇帳在華.翰有點蛾之綠.奩餘滴粉之瓜.悄脈脈而不一言兮.紛瓊瑰之孤懷.昔爲琴上之琅玕.今爲奩中之玉釵.君心無所終薄兮.使春帶之轉餘.乘鸞有侶.拾翠有儔.招漢女於旋淵.命洛妃於春洲.攜玉姜以致衆.挾綠華以共游.上可以擄君王之邑邑.下可以致芳意之綢繆.何忽來而獨往兮.使驚望以增愁.色似是而情非兮.曾不肯乎少休.同車之子.臨非世有.趙姬在左.台台在右.協律悲歌而撫節兮.悅慶雲之光發.美人一去而長存兮.何必孿孿以爲己愛也.美人笑夫春華兮.春華謂非吾偶.彩雲一散而無留兮.華一去而莫予留.美人死而不死兮.華見之而懷羞.歌曰.陳寶衣兮散瑤燭.君不來兮論兩角.間何關兮去何速.誰與來兮兩鴛鴦.雌髮春春綠轉銷.秋塵且晴黃金屋.君王愛玉體.無使洗心曲.帝又歌曰.綠幞銷兮百子池.蛾影散兮兩鏡飛.日昧昧兮損容輝.來如雨兮青蛾眉.光塵莫予縮.異香出予衣.心悅子兮非命委.懷故心兮勞望思.何姍姍兮其來遲.折蘅蕪兮復來歸.於是司馬大夫.起而爲亂.亂曰.龍回波兮停白雪.朝華霞兮玉枝折.玉既折兮汗未晞.望美人兮青雲霓.斷夢殘香翡翠帷.若華玉上餘芳字.海外殊庭未可期.更待承華青鳥至.

迎華觀瑞蓮賦

銀谷山人.秋食甚英.夏居荷屋.瞰玄林.蔭珍木.攬風枝.佽露竹.解佩蘭.分流亙.綠綫.蝶闌蜂.是花以谷.愛萬物之光輝.邏丹榮之綺褥.於是鬱金在柳.丹入春蘘.冶葉倡條.淩亂紛披.繚蔕丹層.霄背霜甚.染金稜以爲碧.添膩紫之紅滋.亦有蟠桃湘梅.碧奈楞梨.購玉蕖於三秦.來王戎於月氏.分朝家之藥樹.進百越之扶荔.出中泉之鮮藻.致玉李於琳國.靈瓜兮崆峒.紫杏兮三玄.又有冥海如瓜之棗.崑崙百子之蓮.銀桃碧藕.朱梅玉蘭.英甚繁蕤.豔實酣酣.春透餘香.落靈闌干.歎彝英之歸華.氣朝花之小儔.於是如微子過而咏之.出瑞應之圖而謂之曰.子能致名花美石.而不能植朱草與金芝.人能致嘉蓮瑞木.而不能使生於林池.子獨不見昔者淮陽金帶之闈.今海右芙蓉之嘉瑞乎.觀其庭闈清峻.泳水涵虛.公侯至止.靈苗日敷.自公銷夏.翠綠丹朱.飛鳧爲之拂舞.朱鳥爲之翔.素藻綿相輝.風翔雨儛.外之則素質流丹.垂葩接蔕.內之則紅銷白越.鬢聯齊棲.金粟在餚.脂澤迎露.玉琢相思之心.包約流黃之素.聯珠微濕.金齊如丐.花房且闔.天香微度.蟾鳧銀箭之管.陰聯翠羽之帷.綵雲墮.則宓妃游女之淩波.雨勢酣.則優人案塞之浣水.乍其魚浮植翠.日在蘭芷.又若秦王懸鏡而色動.樊劉唾盤而成鯉.披叢疑睇.連芳具美.弱齡雙縮.金枝對起.若婵與娟兮方駕.英與臯兮倚竹.又若女同居兮蘭心.禽宛頸兮河曲.朱紱將飛而日成.

濕蝶接影而相逐。麗單鵠寡鳧之奏。辭別鶴孤鸞之曲。連雙禽於一縱。配繁弦之雙鵠。實勝擬之而翻飛。鐵鄰繼之而來復。相逢之樂成聲。聯臂之歌相續。豈比夫東百勞而西燕。背面傷春而獨宿者哉。觀乎氣韻生動。一花二妙。嚼金蕊以飄丹。出公侯之池沼。此非地產。是稱天遊。造不自天。自帝有詔。蓋盛德大業之在。公物莫掩其光。爆而英華外發。從公所到。故峯韶朔方。則見之朔方。命之十道。則見之十道。間之花神而莫余知。索之主林而莫之効。香穠洞玄之天。而赤松攬其餘照。是豈人間之香豔。與兒之花草也耶。山人曰。吾聞德之厚者無薄發。占其源者視其委。蕃盤作合於三神。觀祓何有於東齋。蓋彙而兩者。簪曹之將相。實連綴者王謝之子弟。藹蕭背以爲群。無但以花木視之也。於是諮冒未既。民有歌于途者曰。水花兮蓋蓋。群風兮佳氣。非動非植兮。從公而至。藕方舟兮不足爲其廣。遠花百尺兮不足盡其巨。麗抑南枝出于東海之上。而北枝出乎鳳凰之池者耶。山人悅之。使反之而和之曰。桑麻靡曼兮禾黍蓁蓁。吏清察兮年屢豐。民食其實兮春華在躬。抑袁宏謝安石之仁風歟。沈饗侯之春風歟。

雲林海棠賦

幼余愛此春華兮。閱草木之文章。左光車而右服馬兮。飲余菲而食余芳。于時青氣流輝。榮生佳植。天集眾巧。雨標五色。抽神織與鬼秘。宛葩冠而幕刻。沃紫淳紅。抽黃逶白。比秀推榮。莫之省識。惟春皇之盡藝兮。有海上之名委。方梅蘼之萌別。屬杏豔之雲垂。被春澤以成光兮。表獨立而大奇。於是群芳沮散。不知所營。桃傷李仆。讓爲先登。雖體裁幺麼。而態有餘榮。麗不廢清。纖不傷厲。芙蓉袤丈。洛花盈斗。桂華明密。山礬孤瘦。清不掩纖。穠傷豔茂。穠纖失度。(一作中)茲花則否。花必待族。其氣分榮。取葉紅梨。借樹山櫻。儷冀聯芳。爲花之選。未若他花。解手背面。窈綿染色。魏花薦紫。來禽木瓜。擬之非是。伊瀏河之佳植。信奉離而類絕。丹徒芳裔。名均種別。宜華麗質。風馬不接。蓋其爲狀也。蘭秀同柔。蕭華竝弱。委藍絲而綴醲。垂彩紛而點萼。若四體之無骨。雖匍匐於秦臺。頭搶地而不舉。遲對吏以增愕。始而望之。則輝鄰珠樹。色比紫烟。非雲等翻。丹露爲繁。若處子之顯秀兮。方春睡之慵嬾。挾春嬌而無力兮。色韡韡其可餐。其少進也。春遷縱披。芳苞微解。秀外朱融。黃中金緒。繡藻林袖。金玉芳樹。爾乃酒灑杯殽。徘徊清夜。紅粧翠袂。效奇樽下。香口入座。桂燭流華。播明安於蜜焰。同夜笑於缸花。時乃操觚成詠。醉墨垂葩。才華比秀。縟冒同姱。及夫紅芳滿闌。香雨轉繁。扶玉闌而欲墜。傷桃李之量年。方玉啼之承臉。又爛然而破涕。酒色未消。玉色微起。故月新白。朝改夕異。歎解攜之無幾兮。恐雲散而風流。忽頹環而遺帶兮。遡風靡而竝遊。曾青陽之未艾兮。怨花時之末葬。吾方尚友於名芳兮。又遽先於朝露。萃花紛其啼笑兮。歲後□其儐人。雖不言之桃李兮。猶瞻瞻於春心。緊明豔之藻麗兮。將感勾吳而痛楚。君何茲花之絕俗兮。甘與蝴蝶而同夢。起拂衣而高謝兮。着與悅己以爲容。朝吾遊於平林兮。見丹鉛之滿地。蝶壯夫其猶抵腕兮。鑄黃金以爲淚。忽百端之交集兮。折遺榮以搔首。歎光塵之阻奉兮。踵春風而舉酒。指朱鳥以爲期兮。致芳情之拑拑。於是徘徊起舞。以爲迎繁送謝之歌。歌曰。歸華落兮丹秀分。轉穠豔兮清路塵。委春事於蔓草。將奈何兮愁傷人。座客聞之。又續而爲迎繁送謝之歌曰。景已晚兮迹已徂。問花事兮無有餘。雖舞袖之翩翩。幸歲期之未渝。

思投分兮寄非仙。無涯子兮長愁予。嗟周親與狎友。髮易華兮歲易除。朝榮暮已悴兮保金石軀。

臥褥香爐賦

廣宵宴於上春兮。蛾眉紛其狎坐。錦隨舞散。引連吹麗。欹殘綠玉之盃。笙燼紫炭之火。月轉華房。缸花踏殘。芳襟微解。男饑半妥。衾聯罨畫。褥飲紫霓。綠縷動爆。英藥紛披。連溫孵之屈膝。卷華幔之參差。空翠芻其滿堂兮。變衆芳之菲菲。若衡薇膺芬。沈榆勃賀。又若龍腦在爐。丹螺獻甲。漢壁椒椒。楚芳委蕤。穆馞稠靄之蒸蒸。醒醉花之病葉。博山倚席。菊舊生寒。薔薇百濯。豆蔻湯乾。香從何來。來無定源。藹穠叢中。不火而然。香生弱縷。五色非煙。體衾拂席。銀黃可鑑。動如丸走。止與輪停。觸鈿菌而不轉。環綬筒以如縈。拂綺襜而綴引。當白罨以留行。左右周旋。芳塵不驚。金燼無迹。芝印長存。花將銀縷。縈隨金校。幺鳳低回。繆龍天矯。鈿花爭麗。雀翹分飄。映紅玉之春嬌。其瓊枝之晨照。畫隔卻寒之簾。夜近綠衣之烏。塞依熊席。溫隨犀壁。和鮮霽竹之几。旋通五明之扇。共君合歡之精。被藉君象床之羅。薦外惡方以玩世兮。中石心之不轉。均茵帶而莫吾知兮。韜芳心其如面。內仁外義。千載金言。彌動彌靜。聖哲所效。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瑇瑁賦

粟鴻濛之散英兮。滋百昌於南紀。邈靈海之於鄰兮。涵衆珍之靡靡。其廣無垠。其遐無涘。日月之所亘。四極之所被。裸壤藉其涯。冰天薄其涯。若夫靈羲光營。烏荒象莽。莫不遐舉而彙攬也。於是沸脣椎髻之徒。猥戾戎蛋之裔。挾捋環以戲流。捺霜綸與桂餌。結精鍵以爲網。控三翼之雲駛。檝篙爲舟兮舟爲車。隨玄洲與渠子。披淵剔森。窮珍盡奇。迴輪輾轂。傾于南乘。磔明月於珠蟆。擿貞球於文魮。刊珠樹之靈柯。搴火齊之夕暉。剸冰紈於潛魚。脫奇觡於明犀。適有鴻商富賈。鉅千之資。載榛昇穆。據險乘危。徽榜人。命水師。披瘴雺。樵炎颸。涉瓊林。走麻離。厭西櫥。瞰吉慈。陵屑三韓。出沒流眉。絕訶陵與林邑。歷麻阑與勿斯。投鬼闕而徑度。迫海棠而滇蹊。則有嚚師奏美。虞人効奇。蓋琛航貝。輸于京畿。不躍而踊。不翮而飛。紛綸奪觀。翠桑墳膨。天琛水異。霧委星離。雖仲宣之博雅。張華之析微。知崇文鼠。辯治碧雞。罔莫能悉察而周知也。客有遄歸艎於番禺。得文龜以遺余。驗神物於幽徑。實瑤光之所攄。上規圓覆。下準方輿。龍瘦宛宛。山覆巨籽。中斛絕甲。或閣或舒。鬱承弁兮旣綷。嬌反倪兮金鋪。綠純被藻。繞脊垂綃。冒彤紋而綴蚪。披皓璞以含黃。故其絕翼凌亂。隆麗清靚。則異文豹。誠侍殿防也。繁縟紛紜。彤融文璘。則湘靈凝涕。被叢筿也。遠而覷之。若赤瑕雜襲。照璧環。迫而察之。若紫貝駮焚。被龍堂。儼氳氤而方華。混餘眠而比瑜。瓊蟀蠲螺。碧鮒丹魚。方斯蔑如也。或遊穀於珊瑚之叢。或命棄於雲精之澥。若夫紫鱆鰭鱗。鯈鯫鰗鯓。鮮鯫鰡鯓。鯱鰻鱧鱅。莫不投吻委骨。接鬣流腴。辛若赤水。安流丹淮。罷潮沈駭。森於窮髮。晞扶光於沃焦。斂璇彙於蜃氣。結戎鹽於翠旌。接余含桀。廣蠻垂蘚。彤蓬鬱過。遊龍森篸。石蘊肉而吐華。鮭隨甲而生齒。魁禄含蠙。委其濊贏。蟜蟜蓬墳。其坳爾乃登珠澤。涉無星。躡水英。獵神龜。喋海藻之彫葩。陰濤夾之綠苞。出碧津之方羊。涉瓊用而逍遙。咳血飛涎。卷敦含牙。於是豫且構網。蔵亭進尉。獠市榆材。海人薦骨。解甲剝腸。割膚瀝血。哲夫

准嵐.良工辨質.或擬通犀而鏤梳.希學象以爲櫛.綴翡翠之鱗亂.糅蠹鈿之豔逸.陋唐妃之義髻.鑑宣姬之光髮.虎魄斂姿.宛珠罷潔.精逾玉燕.價傾寶葉.願三珠而未奇.豈九鶴之能奪.委質而模母含榮.潛輝則揚文豔減.恥借暎於金莖.謝浮光於海蛤.或青殿授妃.桂宮御服.媔華攜之陸離.拂寶髻之采縟.尊別魚須.飾陸荊玉.制備翟褕.禮均展鞠.乍金爛之辭奩.方紫珍之在御.翠氣菱湊.紫華月鶩.影麗雲承.葩垂蘼蔚.被玉水之餘滋.藉金背之微污.或擒華神屋.効質翠仙.綰寶帳於靈臺.雜明璣以押簾.錯以金機.照以玉蘭芳苡.內朗.丹髓外煥.火齊琳明.鬱相薄.珊瑚竄近青連錢.彼僂句與大蜚.雖殊用而同體.爲王國之大寶兮.顧何辭於三稚.光殺身而無補兮.合璟貝以爲旟.翳市笥於廟庭兮.豈神龜之可比.幸寄身於齋房兮.脫微生於泥滓.微朱鱗以療飢.委丹粟以爲餌.或潛跡於金沙.或揭波於翠水.渺瀛海之東被兮.吞百川之輸委.且吾投於清流兮.夕振蕩於海尾.苟未忘於反身兮.豈沉光於沼沚.

庭下有龜.白質而黑章.疊上而折斷.或曰.是瑇瑁之屬也.作瑇瑁賦.

放螢賦

蕙草暮.溽暑除.皇歡洽.清夜徂.命合宮.侍燕胥.出紫房.背椒除.金吾鞭聲.鳳燭成行.瀉兔洒席.飛蓋飄揚.萍薇神移.椒蘭夕香.千衛百騎.乘堅驅良.左驂驌.右步光.幸帳殿.臨鞠場.離宮榮觀.息宴無方.易牙割烹.饑狄挹漿.蘭殺如陵.桂酒如江.觴漏向丙.宸賞未央.皇帝悲丹燭之易銷.惜照車之未遠.願碧珪之鮮曜.恨金苔之焰短.明月能懸.夜光不展.怨白鳳之不來.嘉燭龍之遠擢.乃有黃門持橐.園吏荷囊.挾丹鳥.馳乘黃.於是綠水龍歌.豔舞離床.循桂道.出蘭堂.步神皇.歷重閣.比竹無聲.晝韜山陽.門燎轉遙.闈燭收光.發囊解橐.從風直上.亘地彌天.光焰百丈.聯輝接豔.丘滅齊明.飄璣分華.漢井疏熒.玫瑰奪襲.火玉辭榮.白虹貫月.列火爲城.齊連枝之鐙樹.配照夜之金精.韡韡晳晳.前後千乘.熏夕幽玄.萬象具彰.所覿維何.人間天仗.華旗孔蓋.金環珠琅.犀翳龍勒.綉鞅玉纓.瑤鸞搖裔.飛屑焜煌.文茵叠幪.風動帷幄.立馬如龍.執戟如霜.女騎聯鑣.金碧相錯.巾幘輕明.微見花房.羅列四枝.釵分三子.華袿瓊帶.光連翠帨.紺袖分明碧唾花.裙衩猗殘叢海水.於是乍離乍合.將留復去.繞雉扇而如螢.綴流蘇而欲舞.映橫帶之萬釘.耀登履之三絢.拂瓊弁而懸瓔.投羽衣而及纓.思拔貂而邀脫.已入懷而徑度.搖騄振迅.皇駭驚疑.金盤施兮照衣.青腰霞兮頻嘶.翡鶴忘明.雞人報暑.顧鵝鵲之失枝.誤宮鴉之亂起.於是離宮傳燭.乘輿言旋.鵠籥夜闌.入宮下輦.餘燼未息.影蛾零亂.戶挾露螢.人操紈扇.金屋遙明.銀床拾焰.帝乃乘宮車.臨昆殿.工登歌.御三飯.傳盃受觴.以命絳仙.吳姬再拜而言曰.丘園弱息.草萊餘燼.周旋禁掖.出入椒闈.待詔後車.簉名清禁.沐浴春陽.天慈光被.榮添楚豔.恭逢漢侈.近君王之簉坐.思捐褶兮爝翳.同明璫之在掌.方契刀之處囊.非孤遠之有耀.被天子之清光.恐爝宵之失路.委蔓草之荒涼.願同霜而收露.幸長近於太陽.乃作歌曰.赫赫皇暮赤精子.瀉洞化成光萬世.銀釭未治戒鳴雞.幾度金苔委丹地.綺鏤青鎖進疏囊.堯禹世人同寸晷.長秋宮中誕延尾.熏以火炎鳥用水.於是皇帝作歌.綢繆宛轉.謂侯夫人起而爲亂.亂曰.天威燀爛.景化行.英姿四照皆皇明.紫脫華秀泰階平.百王仰鏡萬世榮.螢髮增輝若木英.光啓玉度垂休

螢.帝乃歌曰.舞玉梢兮歌發梁.歌倚瑟兮行羽觴.酌腦烟寒五成幄.玉華零落珊瑚床.愛丹鳥兮往來.照瑜組兮繁縟.光華夜繞瓊樹枝.莫向瑇宮妒銀燭.長門懸月照阿嬌.共聽天子無愁曲.六宮聞之皆稱萬歲.

節婦賦（錄事央家）

世忽不踐兮.倚靡薄於魯縞.狹節性而擬名檢兮.誰與守志而厲操.儇欲崇侈兮.毀信棄忠.衒玉賈石兮.智力以爲雄.傲明德以掩義兮.當官以放濁爲通.乘竊步而騁行兮.爲名教之所容.玩細娛於一旦兮.亂前修之風度.雖黃落而將亡兮.曾冰鑑之不可睹.鬢髮蔚其如戟兮.有遺憾於古之烈女.彼釋生而取義兮.彤管刻於竹書.榮曜赫其相宜兮.爲百世之楷模.夫何末流之不競兮.閑蕙化而爲芻.謂人各有偶兮.傷未亡而獨居.思來日之苦長.惜華年之未淹.獨踡跼以待旦.願長處乎脂膩.語刺刺其猶在兮.遂捐棄如脫遺.雲泥忽其異迹兮.連環解而玦離.槿花以爲心兮.曾何足以乎高臺與曲池.孰不悅其春華兮.于秋實之不可期.世靡靡而不反兮.時所廢其莫支.士無以美七尺之軀兮.夫烏言乎房帷.揚五教以經邦兮.慨淳風之永息.傷露竹之無筠.點丹青之改色.嗣潛德之孤光.夫烏覩乎人倫之幅尺.于閫越之深阻兮.有當代之女英.懷鐵石之深衷兮.配玉甄之清冰.殆天授之以勁節兮.左貞姬而右陶嬰.宜受祐于天朝.崇里巷之休聲.主君邈然而深思兮.曰予何德以辱邦君之嘉命.予辭家而來歸兮.遭夫子之不幸.顧蒂離之幾笑兮.于附翼之未成.思奉身而遠引兮.託孤離於飄颻.予敢辱先人之教兮.以一身而事二姓.願洒掃於地下兮.知待終以爲榮.斯女子之檢押兮.非進脩之行也.衆好名以矜賢兮.固昔人之深恥.既相呴以簠簋兮.又相覩以徽懿.飾浮華以爲己羽兮.每發背以露衣.黃流蕩而稽天兮.引一丸以障之.取燐火以待明兮.謂朝露之藹可以爲衣.振一羽之毛兮.舉黃鵠乎千里.張兔罝于芳林兮.夫烏取乎虎兕與熊羆.無妾等百數兮.夫何關於今之世.顧皇極之不立兮.是烏足爲經遠之計也.夫婦人之行不表于當世兮.況處常而待終.以榮名爲不祥兮.猶足以繼古烈女之芳風.系曰.金蘿繁兮白露未晞.鵲聲絕兮庭有綠滋.幽夢徘徊兮.碧瑤樹.黛光零落兮.青蛾眉.努力兮自愛.淳風兮可期.

鹿皮子集卷之二

樂府

中秋月

銀漢西流烏接翼，回首人間化爲碧，瑤臺月裏可避胡，三郎錯路歸魚鳧，霓裳月裏親偷得，御笛李謩偷聲笛。

寒食詞

綿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谷，重湖煙柳高插天，猶是咸淳賜火烟。

行路難

囊帷取流蘇，流蘇不解連環解，離情別思出君懷，教人枉結流蘇帶，作書報天孫，河翻浪動七香車，折伊蘭兮捐艾蕭，伊蘭化作棱中草，美盼何須比目魚，六翮安用頻伽鳥，文鴛宛頸奈枝連，不如見月生羽輪。

虞美人草詞

美人不願顏如花，願爲霜草逢春華，漢壁楚歌連夜起，騅不逝兮奈爾何，鴻門劍戟帳下舞，美人忍淚聽楚歌，楚歌入漢美人死，不見宮中有人彘。

七夕宮詞

內人拜月金鋪戶，鳳宿梧枝秋葉下，露華入秩玉階寒，織署錦工催祭杼，月下金鈿照骨明，同心絲綸紅生縷，素瓜碧寶上華樓，夜闌飄殿下銀州。

雁來紅

東朝一書成百戰，上林一書旌節返，誰傳驕子一函書，人不如禽知處遠，自從燕滅秦皆亡，是非直到空中雁，蘇郎塞絕雁來紅，臉下胡姬殘綵線，願燕在北秦在西，雁去雁來無是非。

五言古詩

清隱亭

白日照陽春，九陌揚遠塵，往來酣蟻戰，誰是投閒人，人生苟知足，政復貴隱淪，萬事等大夢，汨沒徒艱辛，所以賢達士，不肯勞其神，結亭林泉間，歸來養清真，聽鳩野鳥狎，樹密山猿馴，草色上階秀，花枝倚檻新，俛仰有佳趣，樽酒時相親，終然遠塵俗，不愧無懷民。

雨香亭

花香不因雨，雨過花更香，氤氳入几席，馥郁侵衣裳，恍疑蘇沉水，輕煙逐風揚，此時鼻觀通，百慮都已忘，願攜白玉盌，擷英挹天漿，灑沐紫金丹，卯酉滋芬芳，服食養精魄，一息三千霜，絕勝仙掌露，灝氣凝秋涼。

悅心亭

清晨攬衣起，感物暢我情，春風從何來，草木忽已榮，深池躍游鱗，喬木遷鳴鶯，俯仰極萬類，氣機足生生，哲人貴冥會，悠然竟何營，此□□具逝，酒至且復傾。

答李齊賢言別

古來青雲士，論德不論年，及時揚意氣，車服耀且鮮，譬彼桃李花，逢春各爭妍，胡能學蘭菊，遲暮秋風前，淺予富年華，文思如湧泉，詞場旦騰譽，海內推英賢，而我竟何爲，著轅苦不先，賦命有遲速，行止任自然，吾觀鴻鵠飛，低迴未須憐，會當振六翮，高舉摩青天。

題松磵圖

欝欝磵上松，磊磊磵中石，石泉有餘韻，松枝有餘色，高人事幽討，結廬此棲息，欹枕聽潺湲，開軒盼空碧，俯仰欣有契，是以揭昕夕，我亦厭塵囂，久焉慕岑寂，他年倘相過，勿謂予生客。

送李仲積北上

闠名當入朝，闠利當入市，丘壑多賤貧，胡爲久留此，入市不闠利，入朝不闠名，不如丘壑間，逍遙抗高情，白日從東來，忽焉向西沒，爲歡易蹉跎，紅顏坐消歇，鼎鼎百年內，已過四十春，借問百年老，能有幾何人，縱使餌還丹，可以長不老，志士惜分陰，立身亦不早，回首望堂上，慈親雙髩皤，得祿奉榮養，其如遲暮何，絕裾固無取，負米良足羡，遂離膝下去，豈比蕩游子，巍巍黃金臺，鳳詔求賢材，君行會有遇，名成早歸來。

把酒

把酒勸白日，日車邈難攀，朝來出東海，薄暮沉西山，東西若循環，來去無時閒，何如延光景，使人駐朱顏。

題鄭仲潛東明山鑿池曰靈淵

鑿池得清泉，泉清乃見天，寧知天可見，有自未鑿前，池泉一何靜，天體一何玄，仰視天廣覆，俯察天在淵，
俯仰條上下，孰得知其然，至人有真見，不滯方若圓，百慮本一致，萬殊同一原，淵淵與浩浩，信哉言可宣，
天運妙不息，君子貴乾乾，孔聖有明訓，請子觀逝川，

送吉夫北上

之子冰雪姿，冥心學仙真，官卑且勿念，況復憂其貧，還來太白山，山勢凌秋旻，雲盡月照夜，花開鳥鳴晨，
閒居少公事，猿鶴爲比鄰，採芝過林麓，釣魚遊水濱，七年不得調，幽興如逸民，通塞任物理，聊用安此身，
懂昔始相識，交情日相親，問君鍊藥說，祕之不肯陳，金液且莫採，何以製水銀，豈伊蓬萊中，無分追後塵，
君今別我去，九關朝帝宸，功名信可就，慎勿煩精神，閬風青峩峩，海波白粼粼，他年重會面，笑盼桃華春，

雙柏題畫

亭亭山上柏，柯榦如青銅，蒼古拔俗姿，肯作兒女容，風霜日搖落，萬木爲之空，爾獨不見摧，屹立如老翁，
乃知歸根妙，生意恆內融，願乘雷雨興，化作雙飛龍，

蘭竹

幽蘭生石間，隨風播芳馨，埋沒荊棘叢，獨自全吾貞，南坡有新竹，其葉何青青，居然得所托，樂爾君子名，

瓊林臺

上清瓊林臺，似有千仞崇，琪樹交柯生，瑤草亦成叢，幻境類玄圃，凝輝接琳宮，天花或時墮，繽紛飄迴風，
仙人薛玄卿，手持玉芙蓉，傲睨八極表，洞見萬象空，飛書約王子，弭節延赤松，步虛朗歌詠，流響入雲中，

樵隱圖二首

清晨執柯出，負薪薄暮歸，豈無登頓勞，獨與憂患違，山深雲冉冉，樹密芳菲菲，猿鳥久相狎，世事俱忘機，
買臣昔採薪，頗似遠名利，何事五十年，卻復懷富貴，古來樵牧間，多非隱淪地，寄言謝君子，無使心迹異，

送兄遊姑蘇

浮雲渺天末，隨風恣悠揚，遊子四方志，去去道路長，手中三尺琴，朱絲汎宮商，但恐和者寡，使我心增傷，
寒風變衰草，原野正蕭條，馬嘶人影亂，落日在樹梢，姑蘇四百里，未憚跋涉勞，遙知黃鵠舉，六翮凌雲霄，

送蘇吉甫館於穆千戶家歸

先生來東陽，已是一載餘，深居謝賓客，閉戶只讀書，青燈夜檠短，黃卷秋堂虛，伊吾不知倦，經傳爲菑畬，
玉階未投足，侯門姑曳裾，枚乘終顯達，馬周豈迂疏，願言崇令德，努力無躊躇，他年二三策，待詔嘗公車，

胡伯玉躍趣園四首

朝看花中仙，顏色媚且鮮，暮看花中仙，顏色忽已蔫，紅芳不足恃，青春詎堪憐，人生宇宙中，壽無金石堅，
百歲等瞬息，業火徒熬煎，何如鍊金液，返本得長年，
秋菊有佳色，幽香知爲誰，蔚爲霜中傑，肯向籬下衰，獨貴心悠然，酒至觴淋漓，永懷陶靖節，高風邈難追，

夕顏悲蕣華，秋零悼蒲柳，急景不可留，高風邈難久，風霜十二月，松竹凋獨後，還與嶺上梅，結爲歲寒友，
草木本無情，猶能同歲寒，奈何市井交，輕薄不足觀，
脩竹蔭幽澗，築亭留隱君，隱君去已久，何人蹈清芬，撫弦變新聲，感慨萬古情，不識塤玉潤，不識翁冰清，
嬋林暮蕭蕭，風木秋冷冷，故交難再得，兀然空舊亭，

同陳子俊暮秋遊菁闔山時九日後

節季日月遷，山川凋落繁，志士惜遲暮，□事念歲端，同遊得佳士，散懷遂躋攀，擁揔萬夫內，酒有吾子賢，
英特奇偉姿，筆精語亦溫，覽遊欣已遇，當憂亦爲歡，步屧得古寺，入室清心源，草枯石色出，屏構陰崖緣，
猛虎昔夜吼，發石存幽泉，至今連筒飲，頗厭井汲艱，佳節去我久，黃花有餘妍，惜惜夕鐘罷，草草尊酒殘，
客子已山際，落日猶樹巔，舉世塵漠漠，朗詠山中篇，

七言古詩 長短句

宣和滕本使茂實 縣人

鴨綠少年驕不舞，大梁花石春無主，天與遼人十四州，四海九州非漢土，漢使相看墮節旄，烏烏黑頭羝
不乳，舊時別贈楊柳枝，插向雲中今十圍，

蘇李泣別圖

鄣連山下空拳折，啼鳥入夢頭如雪，胡越相看十九年，今日輸心爲君說，窮兵未必來遠人，居□謀□□
可馴，天驕萬里來稱臣，他年陛下知臣心，

送厲生之天台

劉郎洞前藥草肥，年年送春春不歸，劉郎採藥路不迷，路迷卻是還家時，人間藥盡採者稀，留師採藥歸
未遲，終南捷徑莫西去，正在劉郎路迷處，

贈拆字蔡生

至順三年苦寒月，梅花不拆梅樹拆，今日蔡家簾□前，字字拆作風花裂，書生貧病字撐腸，識字不識賣
字方，字字拆來方可賣，賣作吳中菰飯香，我今林居交木石，妖祥禍福無留跡，六書吐盡一囊無，豈復有
字從君拆，古人作字留世間，因君破碎斷復聯，此術若在造字年，未成已拆何能傳，

寒江漁樂圖

菰蘆滿眼沙際天，寒林古樹凝蒼煙，長河不是天上來，懸河袞袞生筆端，魚蒲半篷風雨去，舟人漁子空
茫然，畫師胸中吞萬有，吐出雲夢當八九，

和楊廉夫買妾歌

劉郎持玉笛，再入天台山，天台兒女不相見，採藥直入桃花源，劉郎吹笛花能言，雲離雨別三千年，青蛾
橫波鬢鮮碧，蔫紅染作夭桃色，劉郎今姓楊，相逢便相識，金條脫，龍綃衣，飄東木鳳凰，飛下績山西，蒲桃
拂面丹如雨，紅蝶黃鶯解歌舞，桃源無路入人間，一身金翠來何許，玉山子，莫將迎，方平會麻姑，莫語無

騷經.飛仙不入風沙地.無端夜過昆山市.三縈腸.三洗髓.釋雪玄霜玉池水.

代嘲舊人

吳王臺前天地老.羊家吹笛煙花繞.羊郎到老不識羞.昨日西施契更好.妾行自縮赤風髻.姊送出門車在道.邊金兩袖石麒麟.姊喚乾時碧如草.唾花一夜滿妾身.云是背後淖夫人.

代答新人

妾來詠柳三月初.美人未字楊柳枯.美人脈脈金芙蕖.不泣前魚傷後魚.阿嬌黃金不復餘.白頭曲成銀筆書.曲成未用銀筆書.相如明日刺相如.

代玉山子答

建昌老父吹光管.背花吹盡風花片.雪中花老花未知.我起開簾納江燕.夏姬出境春爭妍.房老不出金谷園.花奴鼓急人人願.砑光帽滑花難住.

題竹隱軒 已下四題爲胡伯玉賦

邊軒脩竹幾百竿.瀟灑迥若仙石壇.黃金璵碎夜月冷.碧玉蕭瑟秋風寒.道人幽居坐其間.滔然塵紛不可干.勁節攜爲手中杖.散籜裁作頭上冠.市朝富貴多憂患.山林瀟灑聊盤桓.七賢清脩誠足慕.六逸可學夫何難.有時夢見瀛洲仙.鞭笞鸞鳳遊無端.叩頭再拜乞靈藥.使我容貌無凋殘.仙翁贈以九轉丹.服之兩腋生羽翰.逍遙物外有餘樂.何因報我青琅玕.

待月壇

憶昔待月錢唐秋.眼寒桂樹枝相樛.桂枝半臺花不實.折之不得令人愁.帝鄉幽燕邈吳越.還向山中弄明月.聞道君家待月壇.壇空風露何漫漫.便欲因之遡寥廓.倒騎玉蟾飛廣寒.廣寒宮殿殊清絕.素娥嬋娟皎如雪.笑指桂樹對我言.留取高枝待君折.待君折.須幾時.明年八月會相見.付與天香第一枝.

天香臺

牡丹百本新栽培.紫石爲築天香臺.春風三月花信足.深紅鬭紫參差開.五色霏雲色紛郁.九苞舞鳳毛毿毿.也知東皇愛嫵媚.何須羯鼓聲相催.蘸嬈初凍瑪瑙盌.酒痕微污玻瓈杯.雙成未逐阿母去.弄玉卻伴蕭仙回.還憶唐家天寶時.沉香亭北君王來.霓旌翠節導雕輦.繡幄綺幔圍香埃.倚欄只許妃子並.徽歌或詔詞臣陪.陳迹如今安在哉.風雨滿地唯蒼苔.相傳尚有清平業.翰林供奉眞仙才.

蜀錦屏

先生新辟白玉堂.晴晝衣錦還故鄉.鄉山草木被光耀.化作錦繡呈文章.花神驚視不敢當.此花非我山中芳.初疑龍濕出祕閣.復道榮恩來奉常.雲蒸雨潤春氣重.至今猶自餘天香.願將歸院金蓮炬.移近圍屏照臨粧.

題海棠

東風吹墮綃雲影.別院春遲宮漏永.繡幃寶帶綃流蘇.夢入瑤臺呼不醒.熒熒銀燭花蕊多.城頭烏啼奈

曉何.

石溪歌爲石溪和尙作

石溪一滴水.本自明河來.明河倒瀉箕尾溼.千里萬里喧風雷.小龍挾向雲間過.水滑瓢欹誤傾墮.蒼崖一息裂清泉.似是巨靈新擘破.南州衲子天下奇.夜携鐵船欲渡之.珠船照耀明月冷.赤手拾得珊瑚枝.又復揚船向東去.直到衆流歸一處.東方火發海影紅.金烏飛上扶桑曙.

香雪壁

我欲借君香雪之素壁.障予山中玉雪之空亭.亭空壁素了無物.惟見虛白一色洞杳冥.宴坐契元始.忘世兼忘形.嗤彼塵俗人.兩眼那能青.蓬萊之山仙子窟.玉作樓臺銀作闕.豈無瑤草弄朝烟.亦有瓊花迷夜月.羽衣道士乘素鸞.引手招我青雲端.飄然高舉遊八極.下視五嶽烟霧何漫漫.

題騎牛讀書圖

朝看書.騎牛出去日上初.暮看書.騎牛歸來日欲晡.朝朝暮暮看青卷.還慮牛飢無牧芻.家貧本分辛勤過.平時敢望閒工夫.人生衣食皆有餘.棄之不學將何如.

胡伯玉隱趣園君子池

五月菡萏發.紅粧明綠波.君君池上水.何似若耶多.若耶女兒歌豔歌.輕舟短棹相經過.傾城顏色有人妒.日暮涼風知奈何.

五言絕句

詠兄弟十首

田氏好兄弟.初爲念少差.一朝仍命合.荊樹再開花.

鄴下然其句.淮南有粟歌.相煎容不得.奈爾二人何.

何苦寃稽較.當思手足親.丁鴻與劉愷.讓國是何人.

鴻雁天邊過.脊令原上飛.尋聲還顧影.次序不相違.

父慈子必孝.兄友弟須恭.倘使誠心在.如何不感通.

連牀聽夜雨.長枕共姜衾.棣萼相輝映.何憂外侮侵.

金昆與玉季.和樂奏塤箎.氣象自然別.淳風復古時.

生來同一氣.兄弟是天倫.祇要長和睦.休論富與貧.

友愛音無間.從教耳屬垣.怡愉崇遜讓.寬厚福之源.

古有難兄弟.今無好弟兄.何由風俗厚.凡百近人情.

新涼二首

夜來窗戶涼.一枕聽秋雨.曉起絕飛埃.門前有流水.

雨將殘暑去.風送新涼至.安得歸夢成.長夜愁不寐.

盧雁四詠飛鳴宿食

蕭羽遊寒塔，渺江蘆葉黃。誰云南去遠，不敢過衡陽。
萬里西風急，送書時一聲。從敎驚客夢，可待主人烹。
沙汀棲處穩，夜靜有奴看。月暗蘆花白，一身秋夢寒。
飲啄殊自得，水田稻粱秋。寧因謀一飽，失卻網羅憂。

越上寶林寺八首

寶林從何來，飛空錫同住。天風吹海濤，常恐復飛去。
浮圖成再世，影岌高入雲。妙應人天果，鈴音上界聞。
巖穴如深井，滋潤通海脈。靈鰻久蜿蜒，歲事時有禱。
飛錫曾卓錫，百尺井泉深。汲取天人供，湛澄印佛心。
河源大布衲，七帝師道德。流傳五百年，未滅針線跡。
鐵鉢生古色，曾經飯胡麻。黃龍此降伏，更長碧蓮花。
佛宮庭宇靜，深翠萬竿竹。忽悟瓦礫聲，香嚴道機熟。
□檻越中秀，軒窗四面山。紅塵飛不到，長共白雲閑。

除夕

今年盡今日，明日是明年。客況蕭條處，春寒雪後天。

題畫叢竹幽禽

露節老愈蒼，煙叢寒更碧。野鳥何處來，點破九秋色。

送李仲積北上

北上京華去，名成幾日歸。春風折楊柳，離思兩依依。

雪晨

小舟乘興來，興盡使回棹。夜深雪更深，何須見安道。

七言絕句

雙峴

兩峯削玉倚青天，一水分流碧漢邊。好境直須親見得，莫將圖畫看山川。

送孫仲明尉再到東陽省墓歸太原

游子思親日九回，首丘無計轉堪哀。故人相見休相問，不爲東陽酒好來。
西風老淚斷人腸，屬死墳前草樹荒。明日還家重回首，白雲何處是首陽。

桂

黃金蕊密蔟華門，碧玉枝交煙影涼。今日蟾宮親折取，人間無物比天香。

贈馮東臯

一曲焦琴一局棋，一甌新酒一編詩。六窗風月清無限，莫問流年有盛衰。

送人之樂平

鄱湖千里趣行裝，野水閑雲路渺茫。解旆旗亭春色薄，不堪回首憶東陽。

介睡亭

山色空濛翠不如，平湖長邊野人居。湖堤好種垂楊柳，取次持竿索貫魚。

石

拳石當軒玉色寒，雨苔蝕盡鷓鴣斑。也知好事無眞見，不看眞山看假山。

山水

靑山如髻樹如麻，茅屋靑帘認酒家。侵曉一番飛雨過，滿川流出碧桃花。

江山萬里圖

生憎李郭畫山川，鑿破鴻濛混沌圓。尺地寸天都剪碎，女媧鍊石是何年。

發塞行寒圖

水際行人絕往來，石泉幽樹太淸奇。揮毫對客無情意，不似踏驢背上詩。

五言近體

投外憲烈驥

浙右饒名宦，天潢異衆流。星華婺女分，印綬越城秋。長吏多佳政，流人反故邱。諸郎復爲郡，外憲此登游。

爲政歌謠起，論文鬼魅愁。風霜臨外憲，星宿繞東州。身健都忘老，詩淸不爲秋。邦人好吟咏，異代見風流。
山縣繡衣新，前騶此望塵。霜威重風憲，秋漢帳星辰。帷幄多賢士，舩籌託下陳。空懷望旌棨，惆悵浙江春。

投憲幕上下

星躔東州盡，霜威憲府新。古今從上下，經傳獨紛紜。子弟諸王選，丹靑寶□親。已知收俊彥，也復惜餘人。
廣平新職業，和熟舊文章。憲府芙蓉幕，諸曹雁鶩行。寅僚嚴分限，官事舉維綱。千里無靑草，飢民正可傷。
顏巷端居日，將門屬望初。芙蓉池不遠，桃李地無餘。霜雪歸行幙，星辰近輔車。不才汚幕府，吾子意何如。
法曹新政績，憲府舊才賢。下客初傾蓋，東州共拂冠。無才供几案，有術事虛玄。柱下非明智，吾知濟世難。
聲名沈書記，雅有杜參軍。千里風期合，三才月日尊。辭章須爾雅，帷幄厭深文。秋興知多少，黃花酒滿樽。
求學鄉人久，爲鄰歲序更。三秋收橡栗，千里起蓴羹。作吏眞難絕，吟詩得復生。諸公能指畫，纔調倘縱橫。

投李息齋父子

盛府聲名獨，龍門地望雄。懷文思選□，擇術適爲容。韓愈千年事，風流一世宗。只今天下士，猶幸識元公。
將門桃李陰，闕砌近淸芬。不惜階前地，祇慙俗下文。筆慙難協律，才喜沈參軍。鴻雁東南急，飢鳴屬府君。
耕讀佳公子，風流絕代無。山中書屬帖，江左折枝圖。名世元歸畫，傳家大合符。登壇如肯授，端欲曳長裾。

送里人都下省覲

鄭君向行在.海偕莫雲深.玉樹金貂系.斑揚翰墨林.鵬騫洛下詠.莫作越人吟.父子知名後.層山直至今.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疋馬金華道.西風過雁初.蕁蕘千里地.菰米九秋餘.齊語傳聲謚.巴黃問字疎.湯湯清洛水.舊學復何如.

徐文蔚挽歌

梅花橋上別.見說猗臨池.筆法承中絕.名家比盛時.猶傳徐浩體.自寫鄭虔詩.已兆漁陽帖.休看陌上碑.

劉山南挽歌

時情通貴後.六館竟如何.不有東南事.終期甲乙科.泮芹吳子邑.篤薩漢人歌.白社雙林裏.西流淚作河.

漢開文章舊.天台草木深.笑談無復日.比興有餘音.歷歷傳新作.時時見古人.有懷祗短氣.何處識長身.

白鸚鵡

開元白鸚鵡（一作衣女）.長在玉墀邊.宮樹棲應熟.胡書韻未全.音餘西域語.夢入廣南天.莫把宮中事.像歸外國傳.

銀谷潤山房

樓臺依水石.石樹澹疎籬.洞口有甕藥.水西無夕陽.天花空處沒.春草定中長.芳桂已飛盡.有時聞妙香.

送沈教諭

師友淵源正.公卿聲譽揚.鄉闈仍未達.世事故堪傷.汗竹秋螢短.翦芹午飯香.祗愁雙鬢髮.容易染清霜.

學舍山雲暗.城樓海氣深.文章初近古.風俗遂如今.冷署三年客.亨衢萬里心.須君明教法.那得料青衿.

題鄭氏義門

二老連枝樹.諸郎百子蓮.同心無爾汝.合族到曾玄.化洽文明日.淳還太古年.名門人共羨.家範世麾傳.

次周剛善僧房牡丹韻

不擬維摩室.春風步障開.欲分清露濕.故近白雲栽.色奪人間艷.香從天上來.韶華正繁富.啼鴂莫相催.

憶昔仙春館.春時每獨開.公家今猶有.僧舍亦分栽.暖吹扶靈上.卿雲次日來.可人看國艷.卯酒不須催.

春日二首

處處春風滿.東皇信不偏.蘼蕪窮遠目.梅柳共新年.白水暖浮日.碧山晴吐煙.清時多樂事.敢擬卜居篇.

細雨花陰重.青煙草色勻.驚禽長避客.媚燕卻依人.紋管紅樓酒.輪蹄紫陌塵.東風競遊賞.因想杏園春.

雨四首

山雨紛如織.齋居晝掩門.陸行憂馬滑.船濟怯濤奔.汀草今猶病.園桃故不言.游鱗忘浦溆.直到檻欄根.

雲氣朝彌積.濤聲晚更雄.雷生沉竈下.入入漏天中.稍覺傷生意.深愁誤化工.義和司叱馭.為擁日車紅.

風雨今猶惡.崔嵬行路難.繁華三月景.牢落一分殘.稚麥應傷澇.嬌花不耐寒.江流方浩浩.雲氣稍漫漫.

楚澤連空闊.與天極杳冥.水添今日白.山沒向來青.鷗鷺乘原隰.蛙黿闢戶庭.出門知未可.試學衛生經.

送朱明德休寧典史

今日休寧縣.猶駈吏執塵.猶存吾道在.清任此生貧.燈火千家夜.桑麻百里春.因君重參贊.民俗竟還淳.

吾子仍淹驥.諸公護薦賢.長材操吏牘.清興寄詩篇.慷慨悲前事.蹉跎惜暮年.于公陰德在.千載尚能傳.

送張仲舉歸晉陽舉進士

籍甚張公子.詞華衆所推.門闌千里駿.天地一編詩.花落山公宅.雲寒杵臼祠.看君歸晉日.翻作別家時.

世業今誰繼.瑤編自討論.長材歸下吏.吾子好斯文.千里風期合.三才月旦尊.眼中今落落.俗下正紛紛.

牽牛在南紀.游子上河梁.闕開終前席.江湖且下方.州閭無別業.文字有他腸.萬里關西路.秋槐日夜黃.

長歌望吳越.不遣出無車.明節因所尚.清門難可居.春帆移莫雨.晚飯半江蔬.何地非鄉社.終期返故廬.

掛帆謝公浦.把酒闔閭城.江柳不忍折.春風當別行.關雲連楚暗.隴月向吳生.葉落長安道.思君北問程.

嬌嬌凌雲賦.纍纍白雪歌.世人祗饑鬼.吾子視如何.誰預文章觀.君宜甲乙科.秋闈今獨立.春興未須多.

黃晉卿見過卻歸烏傷

日下新傳詔.江南共濯纓.歲中升進士.海內右諸生.經術謀王體.詞章作世程.不才巖石下.迴首望光榮.

古調時咨日.文明闡化時.君為萬家縣.誰定一王儀.名下看佳士.人間見蔚詩.豈無清切地.州縣有程期.

月邃丹蘸遠.人聞杏豔張.天官行故事.風雅藹餘芳.左掖親承詔.端門出繡行.眼明茅屋下.猶見賜衣黃.

江雨閑行人.江干雨又新.今朝下垂榻.幾日望行塵.冰雪驚邅樹.江湖雁得春.非君被軒冕.懷抱欲何伸.

壽業推門地.聲名出禮闈.平生著風則.長世有光輝.官序須清積.台衡起白衣.談經無復日.為別更依依.

花竹窮清玩.山池罷素情.荷衣隨楚製.芹子入南烹.已作歸居約.終期變姓名.惟應一邱壑.垂白向升平.

春日題水軒

菰蒲生戶外.翠羽落堦前.日出雨無影.春濃花有煙.汗青書在簡.血碧淚經年.邱墓祠東北.看雲日日眠.

送黃晉卿之任

闡蜀衣冠盛.中都魯一儒.明時用文學.榮秩映江湖.為治須三尺.起家祗五車.天台山水地.倘可曳長裾.

五言排律

送烏經歷歸二十韻

大府羅賓客.淸門得俊賢.明時優外任.密畫制中權.曉日卿雲麗.高秋白月懸.千尋看壁立.百鍊識金堅.

般浩名無忝.崔蕃美可尊.緋袍臨僻壤.華髮憶流年.山指金華秀.城當婺女躔.民風仍鶉鶉.王道故平平.

玄鴨麋鼯外.芙蓉爽氣邊.憲臺依翠柏.幙府擁紅蓮.法鑑持三尺.書應受一編.公言歸可否.德意輯承宣.

歙郡推夷直.河陽贊百川.可能羞噲伍.豈復愧虞前.濶娟珠含彩.林輝玉吐煙.璪簪纔婉婉.歸思忽翩翩.

趨拜麒麟殿.遠離玳瑁筵.幾時瞻鳧履.後日看鸞遷.空道參軍紙.曾辭太守錢.雙溪清君許.明日送歸船.

鹿皮子集卷之三

七言近體

題建炎遺詔

解下塗金縢上衣，（一作蛾眉金縷衣）怱怱命將墨淋漓。圖中吳楚無蟠拆，月裏山河一半虧。銀漢經天都是淚，杜鵑入洛不如歸。黃衣傳詔三軍泣，不是班師詔岳飛。

呂氏樵隱圖

山蕊佩風濯綠蓑，無人空谷伴狂歌。千年甲子婁邊老，兩字功名世外多。乳鹿穿雲覓芝草，驚猿抱子度煙蘿。心閑便是神仙侶，莫對癡兒說爛柯。

蛺蝶圖

禁御名園信所之，深紅膩紫共春暉。人疑落葉有生色，我道飛花上故枝。掌上豔姬垂袖舞，屋頭故吏竊香歸。花中只許秦宮活，未必莊生入夢思。

太霞洞

石林深處什胡麻，幾度登臨送日車。雪到峯頭猶是雨，雲生石上半成霞。相看露下朝華草，不放春歸冷豔花。（地冷花遲○一作樹陰鬱元無影日傍晴煙不度花）魏紫姚黃風捲盡，人閒蜂蝶到山家。（一作春夜相過玩清月，山前鄰舍兩三家）

飛雨洞（滴沫成雨，中有小湫）

蜀天萬里入東州，（一作天梯石棧落東州）冷翠侵扉絮欲流。朱鯉有靈時出穴，白狐生火幾經秋。山中十暑寒猶在，潭上千年雨未收。昨日西林睹白髮，浮雲依舊滿貂裘。

碧落洞

瀨氣翻衣露滿襟，人言天上我驚猜。近從月裏種花去，遙見鼎湖飛葉來。使我加餐有黃獨，為人題榜是青苔。杖頭化作光明燭，願逐東皇下九垓。（又一首云：靄靈東林夏雨聲，自攜几下嶼爲白雲，持得人間寄明月，華來桂未生，雨後引著濱磯邊撥葉寫山銘，如何地絕塵囂錢鵲，階披雲碧玉京）

羅衣洞

羅衣草帶護烟蓑，（一作手攜綠玉下山阿）楚國狂夫尚楚歌。石影到溪千丈勁，藤痕入木八分多。泉分少白山中雨，衣取雲門寺頂荷。（一作香中麗跡臨紅葉，身上生衣捲碧書；又作偷披新葉敢芝蘭，客厭藏衣種萱荷）洞口樵人誰語汝，碁邊相遇懶相過。

五雲洞

飛梁（一作激流）瀨水石苔蒼，洞口飛泉瀉下（一作）石梁。屋上春霞常易散，雪中樹影不曾長。陰雲滿地晴飛白，雨鎖依林暗貼黃。（一作松花入酒傳香碧，又作飯收蕊滿蹤邊米，風葉分題萬硬黃；露槽樹葉上蜀）手裏芙蓉渾忘卻，蓑衣日日釣滄浪。

巴雨洞

煙雲侵袂（一作衣襴）細戔戔，白曬蓑衣石上楓。海月來飛長雨下，仙家半入漏天中。石稜近水依崖長，山柿著霜連葉紅。卻笑當年補天手，煉成五色竟無功。

梅嶮石

翠竹蕭蕭暗雨（一作）水鳴，朝暾奕奕耿殘星。繁花無處分南北，明月何時厭死生。石樹裏雲長自遲，日華映雨半邊晴。霜晨露夕長來往，幾度攜琴鼓再行。

越觀（在縣東）

吳根越角兩茫茫，石傘峯頭俯大荒。鳥道北來通禹會，雁程南去盡衡陽。雲移暫覺天河沒，月暗不知松影長。天姥若耶他日事，明朝采藥下山梁。

陳氏山林春日雜興

瀉水殘山擁海濱，一丘一壑可全真。月華（一作夜光）雖死猶隨我，春色為塵亦污人。石髓生香成石乳，花連別樹作花身。他年終擬忘名氏，碣石桐江理釣綸。（新接桃梅○一作人間桐葉非昔顧，思親晉知可憐時）

溪亭

百尺層崖接翠微，潭空石影曉離離。雲隨白鶴翔千仞，月與青猿共一枝。不信水深騎赤鯉，曾因夢裏賞黃鸝。（一作床下昔花大如席，巴字細成灘）芳洲翠羽無人拾，自補山中白接䍦。

醒酒石（在少微峯下有樓）

夢渴醒來賦楚騷，（一作屢搔首）紛紅駭綠未全銷。樽空鸚鵡杯猶在，歌罷琅玕樹尚搖。夜久月方臨石上，雲低

南不到山椒平。泉泄館吾無分。果里徵君或可招。

翻經臺

石函朱几曙雲中。雲散臺高萬象空。枝重有時來白鳥。雨殘無處看晴虹。血書貝葉三年碧。秋入蘿衣半缺紅。幾度山人同聽法。翠微深處石池龍。

東白草堂

畫後茅簷與水平。屋頭怪石列爲屏。捲簾帳下雲先去。步月庭前樹欲行。(一作[illegible]雨近花簾月色生) 白雨便階渾是綠。黃(一作山)。薰食柏久應青。如何庭下朝陽影。盡在少微巖上明。

碧月臺(在巖下)

玉簫吹斷暮雲平。散髮臨風露(一作在)氣清。尾見欲當南紀出。月銷半入楚天青。松高琥珀無苗出。蟾老丹書滿腹生。桂子何年生(一作來)。石上丹英零落樹冥冥。

銀谷澗空碧亭

水光山綠滿闌干。上有琉璃萬頃田。水鳥臨池青入羽。仙人唾地碧如天。雨添銀谷空中翠。雲是蒼桃花上烟。只有垂猿(一作猶在)。無倒景。有時弄月到亭前。(一作有塘多海[illegible]。[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少霞洞山居

少霞洞口(一作寺)採金芝。千歲山南(一作前)聽碧雞。煮石鼎中饒綠蓬。封書口外有丹泥。度關僧寄婆羅樹。入市人傳木客詩。又(一作御)抱瑤琴向陰洞。青禽啄碎碧梧枝。

固谷澗(一作齋)

雲在闌干葉在庭。瓢(一作[illegible])中無藥事(一作自)飛騰。丹霄有路星辰近。(又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如帶東南[illegible]) 明月無根日夜生。滿袖天香和夢冷。半村雨色傍林青。仙人約我瓊樓上。(一作丹[illegible]玉樓[illegible]) 只恐月中秋更清。

少霞洞(一作室)

煙霞羅羅溼麝煤。(一作綠書長[illegible]) 文生綠硯硯生苔。(一作徑不須[illegible]) 天風拂地鳳笙下。楚雨入吳龍女回。石壁水花(一作驟上水紋)。泉湧出。海棠(一作花前)。春色鳥銜來。洞天只在風塵外。門外遊塵拂不開。

固谷澗

水樂聲中共夕涼。雪花片片濕衣裳。山中古樹如魚大。(一作如瓜大。[illegible]果) 水上遊絲似線長。(一作耐) 卯絮散爲萍梗紫。花根染作牡丹黃。(一作[illegible]) 自從西域神僧死。(一作去僧) 洞上(一作南地)。無人識水香。

少霞洞

柏葉山前綠石屏。溼雲墮地不能飛。青蓋臥護千年鹿。木客相傳一派詩。龍帶雨花臨硯滴。(一作泻) 僧添樹葉上秋衣。山人晏坐青霞外。飲露凌風度歲時。

秦素壇

竹死烟寒樹不凋。石壇千仞與雲平。春來天上元無色。雨到人間方有聲。夢入松風吹不斷。詩如芳草剪

還生。陶山北畔飛霞散。夜半有時孤鶴鳴。(一作[illegible])

招隱巖(一作山)

何年積蓋與山齊。樹轉峯回草徑微。野火裂爲方解石。秋風不到寄生枝。誰來樹下看雲坐。半入人間作燕飛。碧笠巖(一作柏葉山)。前今淨社。不須更草北移山。

紫薇巖(在[illegible]塢上)

手種巖花對札峯。花開無葉紫茸茸。人行鳥履不到處。家在紫花第幾重。綠水值陰還又碧。青春著樹卻成紅。紫霞莫入絲綸閣。且伴山中白髮翁。

札峯

皂閣山前小水明。札峯無影樹亭亭。人從煙雨上頭立。詩到紫花過後清。雲傍樓臺低地碧。天將草樹染春青。名山何事窮幽僻。隨水登山已稱情。

石甑峯

柏葉山前鶯亂啼。小樓西畔石離離。北峯雲出何曾斷。(一作[illegible]) 東郡(一作門外)山凡不解飛。蘿蔦相扶根著樹。蟾蜍不死肉成芝。黃粱夢短風塵暗。不是山人好食薇。

飛花亭

昨日朝華照夕曛。又看夕秀比朝菌。松高猿見古時月。花晚雲添幾日春。盤礴囊中封膩藥。無塵袖裏寫吳雲。人間何用春長在。只愛飛紅日日新。

水亭(有流羽泉)

少風飛花照水明。(一作門外飛[illegible]) 水禽銜浪動軒楹。(一作[illegible]) 雲從薜荔衣中起。雨向琅玕樹上生。曲水傍人翻(一作有[illegible])流白羽。嬌花無語答黃鸝。澗中日與山中日。(一作天[illegible]) 同上晴窗各自行。

清涼臺

水邊石影覆松亭。洞口飛雲細細輕。花重只因雲下溼。草寒疑向影中生。好風入夏傳芳信。片雨銜龍度月明。不用破瓜沉綠李。自從雪後有餘清。

忘憂閣

宜男葉上幾飛螢。(一作冷生) 夢醒來笑倚欄。(一作[illegible]) 天外曙如雲樣碧。(一作天共杯[illegible]) 江南春與草俱青。鐺塞已喜松丹熟。燭盡只消華髮明。無事亦無愁可解。山人投老覺忘形。

南軒

澗底菖蒲綠滿盆。石根水竹傍梧桐。人來遠地見山碧。月未冷時如日紅。春水有聲通北澗。晚花無信誤東風。人閒不是高寒地。那得春紅入夏中。

雲山不礙樓

飛花墮地拂依綠。假石便攜運草香。人道峽中無落月。我疑肘後有垂楊。庭虛只放溪雲度。水淺不妨松

影長.卻憶壺中天地闊.十洲煙雨正茫茫.

野芳園

桂子紛紛入我懷.海棠芳桂雪生葩.目移深潤松陰上.風引前朝樹勢斜.芳草無名多是藥.雲蘇著紫不須花.牡丹未入曹劉室.元白歐蘇不用誇.

蘭池

空翠亭前露草繁.自栽蘭芷雜芳蓀.猿窺淵底風林動.鶯踏花開水影翻.蓀就山林成獨往.晚從桃李學無言.國香只合依泉石.穩向人間恐擬門.

空翠堂

蘿葉殘英照檻明.山光入室雨初晴.平分天上無邊色.逆盡江南未了青.息石長年依砌活.茯苓無種入庭生.亭西昨日林霏重.採藥歸來露滿纓.

山齋 一名草易齋

幾載一作 夜山中作月荒.曉朝披冊傍初出.一作陽 懸崖種菊紅多葉.開戶見山青一方.一作瓊臺築室近丘陵遙聞戶草並枝葉異 石上草編新汗竹.研中白露半成霜.義皇未畫非無易.石室遺成一作 書不用藏.

山園

洛陽池館半桑田.斷竹操瓢日灌園.春日花連小東白.暮年草創大還丹.蕨薇自古猶長採.桃李于今意不言.松桂桑榆隨地發.雨餘苜蓿又闌干.

壺天 在灘上一作壺天閣

宮殿隨身信所如.寓形一室似樓居.神遊八極皆吾土.天入三山三山一作神不滿壺.雨夜無人共清月.水扉幾度種丹魚.山翁長怕漁舟至.不放桃花下五湖.一作劉海中間闢一區香香穢是遲衢花逮叢羅籬路天入煙山不滿壺茅實箱獨空盧有階韻地賸月中無

鹿皮子龕

土蝕苔上一作石蝕 便古瓦棺.化臺深鎖萬松開.坐看天上樓成日.吟到人間詩盡年.句滿有靈丹竈冷.孟郊未死白雲閑.江南春草年年綠.又向他生說鄭玄.

遊絲

兜率宮中拂不開.支機石上亂成堆.超凌塵域高千仞.束縛虛空斷幾回.又逐飛雲縈草樹.暫隨片雨挂樓臺.詩成猶憶宜和腳.透過澄心紙背來.

臨花亭

主人病癖愛年芳.春日花荒夜月荒.調水分符到西澗.惜花封淚寄東皇.天生圖畫春無價.日繞遊絲風有光.物色是空非是色.枉教蜂蝶一生忙.

惡雨愁風晝晏陰.夜遊秉燭晝傳殘.香添荔子能消日.粥煮桃花怕減春.綠暗有人來折柳.紅飛剪紙爲

招魂.竹閒午夢時驚覺.滿眼穠雲覆錦茵.

芳草生烟柳在房.程紅左紫共芬芳.丘園風雨三家市.草木文章萬丈光.花正欲言還寂嘿.春無自性不堅良.晚來只有鵑紅在.莫放香絲取次黃.

滿樹琉璃開碧瑤.當歸葉長啖芭蕉.樹頭生雨時時溼.春色如花日日銷.杜宇有言終不踐.綠魚新種已生苗.今朝百舌閒鶯語.飛上梧桐特地嬌.

右挾長鑱左帶經.蔬畦藥圃照衣明.客來青鳳穿花去.草盡蒼苔上樹生.靈藥易荒長檢校.繁花無賴枉丁寧.來禽青李成陰後.更覓楞梨日給膳.

花在人間春自歸.去來何用杜鵑知.鶴銜瓊蕊來仙苑.雨引山靈過別枝.天出異香熏寶樹.日將五色染遊絲.主人莫賦傷春句.但使百花無盡時.

雨後金沙入柳陰.紫薇紅藥正紛紜.客來只道天開畫.春去盡將花囑人.越鳥啄殘松下子.吳僧寄到水中甖.蓮紅直到梅花發.何處人間不是春.

松邊柳下日徘徊.鳥散飛紅墮酒杯.芍藥成叢當戶出.茯苓分種傍松栽.雲高巷雨從風去.花晚將春入夏來.亭下日紅如斗大.耐看不似玉玫瑰.

遠山過雨綠崔嵬.竹外青松竹下梅.滿樹丹青隨物換.平生富貴逐春來.歌珠一串鶯流出.花影數重風揭開.闌右牛酥賤如土.莫教紅紫落成堆.

遠目樓

天垂平野樹團團.雨過平蕪綠更鮮.何事高梧遠如薺.只消寸草已凌煙.山遮春欲歸時路.雁入兔飛不盡天.塵含似蝸人似豆.天開粉本夕陽邊.

蠟屐亭 晉阮孚遊亂數州

七寶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爲新土宇.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西峴 峯寺僧昔官山

聽盡照暮水樂聲.斷碑無字倚荒庭.雲歸僧舍樹皆溼.犬吠獵聞山誤驚.覆屋松陰遮日黑.隔林春色爲官青.故侯蹤迹無尋處.丞相題詩擬峴亭.

雨後青山對酒歌.飛紅駭綠滿巖阿.一作紅錦綠草成窩 萬重山外碧方寸.五色雨中青最多.亭下日生霞暎草.松根苓長葉成窩.一作涓路遠不斷奈春何 江源分付西流去.莫作門前東逝波.

涵碧亭 劉禹錫題涵碧亭驪龍三伏生秋

涵碧池頭夏氣清.我從三昧起經行.移樽近樹傳杯綠.向日看山入戶青.人似亭前花不語.詩如江上草無名.山中水濶知何限.不入羅寧水樂聲.

入谷沿流曳杖行.亭亡白谷半爲陵.蟬驚雨腋風初定.樹少多年秋不生.水急溜穿南澗石.雲深黍冷

湯僧。龜蟲板上元和脚。猶有劉郎舊姓名。丙戌

池曲奔流下石渠。池頭空翠溼煙蕪。夏禽反舌餘聲盡。薜荔連牆寸影無。僧爨屋頭猿掛樹。鳥銜窗外雨生魚。長安才子看圖畫。云是仇池隱士居。丁亥

上虞魏氏湖上精舍圖

湖上蘭舟水上亭。有時水漲與階平。亭前古柳經春弱。門外孤洲昨夜生。海氣遙連一作育王塔。蜃樓半入會稽城。山陰道士攜琴至。寫盡風聲到水聲。

停舟日日望東溟。鑿岸蘆洲露未凝。沙戶得花聯作□。吳姬雪藕織爲繒。獨夷送月臨軒落。海若分潮入井生。朝暮屯蒙丹自熟。披沙莫學趙臺卿。

雪巖石室

懸流脈脈又涓涓。浣水爲花到席前。我爲天穿來煉石。僧從雨下度流年。月中溜灑黃金淚。壁上雲生火玉烟。山下四鄰皆雨外。天甌枯槁蟄龍眠。

洞天無暑亦無寒。淑氣孝風不出山。攜葉僧歸雲未溼。賣花人去蝶先還。滿庭修竹落黃葉。千歲古松生綠煙。盡道雪中依裸壤。我疑夏室是冰天。

樓閣天然石削成。山爲棟宇石爲楹。丹砂伏火有光景。石屋依空無死生。葉落世間多月色。驪亡林下欠秋聲。山中水石皆吾黨。竹冤松雖不用驚。

滿林翠霧溼麻衣。山影遙侵白板扉。竹石無心吾所畏。煙霞有疾不須醫。夢騎鶴處天遙闊。歌過雲時花不飛。燕子飛來背人去。吾廬無地可棲遲。

巖穴冬溫夏氣清。有時采藥度嶙嶒。閒雲起作飛雲去。今雨還隨舊雨生。樹上兎絲低罩地。階前鳥壞階通靈。人間甲子何須問。只憶山花幾度榮。

丹黃滿地藥生茸。著屐登山春正濃。委羽山人來相鶴。天台道士去投龍。風傳花信歸何處。日卷松陰展向東。不見霜巖松下竹。空王未作已心空。

石樓草庵

一室寬於一畝宮。滿林竹樹影重重。青春著地十分綠。白日經天兩度紅。小草自憐無遠志。茯苓終不近孤松。未須西憶金華洞。只在週回百里中。

哀江南效李義山

楚氣千里海連淮。思子叢祠望母臺。春在地中長不死。月行天盡又飛來。林亭清瀹松爲塵。荷屋寄生花作胎。七十九年殘喘息。欲從李白上天台。

幾年王謝望升平。戎馬臨淮月繞營。萬里□塵暗京洛。五朝王氣在金陵。臨春閣上華林近。玉樹歌中璧月生。獨有紹興經亂後。聖賢相遇頌中興。

慧力寺斷崖

僧綠鳥道上穹蒼。下視斷崖千丈強。百里週回玄鶴洞。羣仙出沒白雲鄉。山藏宿雨禾生稼。日轉垂籐影過牆。未若鼎湖天地絕。無人折得碧蓮房。

鹿皮子集卷之四

落花圖

紅如肌血薄如鱗。李下桃根五色痕。拂地暫隨風絮轉。繞亭不似雪花深。人亡碧玉名猶在。煙盡黃金鎮尚存。滿地丹鉛污草棘。何時凝綠遍丘林。

空碧亭

晴光潭影共澄鮮。雨外林陰色更妍。碧海如杯誰縮地。青冥著水誤憂天。河垂澗底遙相屬。斗入人間卻右旋。病叟年來倦登陟。朝朝飯水夜聽泉。

長林衣被蔚藍光。水樹重重鏡曲防。碧落不隨河顯晦。白榆卻種澗中央。石泉飛落萬瀉霧。松影淡時千丈強。我向札峯高處下。如何倒卓柳陰傍。

河漢縱橫北斗翻。縣泉激石起層瀾。水流石上舒還卷。月繞樓頭碎又圓。龍火溼光生澗底。仙人倒影落人間。無邊空處無邊地。盡入鷗邊一尺天。

星河水鏡自徘徊。白石清泉是鏡臺。人道月從亭下出。我疑空入土中來。崖陰水色濃如染。風裏波紋皺不開。一碧是天還是水。池頭涼夜碧如苔。

樓臺倒影照虛明。細浪鱗鱗去不停。風舞翠綃浮綽約。月移黃麋上軒楹。蔚藍天近池深碧。烏桕葉消泥

轉靑.牀下一渡添一月.靑銅鏡裏一時生.

空碧亭老梅

雲蒸雨蝕半枯槎.空碧亭前雪一車.曲謾撼翻簾外朶.月移不動水中花.十年春信隨風度.半畝崖陰遍
樹斜.暮景無何水仙至.萬花頭上欲饒他.

石磴

磴平如席草茸香.疊夏宜人石氣涼.杜宇血餘添碧嶙.山雞食罷化餘糧.赤松有約吾將老.白髮無愁不
解長.醉則枕流眠枕石.看雲不復據胡牀.

菊菴

秋深紅紫滿秋籬.蕙帶蘭英綠照扉.緩飮澗中甘菊水.雲粘石上舊蓑衣.月知人境來相覓.花有心情死
不飛.桃李自開還自落.卻疑蘭菊未忘機.

山房

冷雲堆裏散人家.鹿犢羊裘不衣麻.門外樹身無歲月.山中人語帶烟霞.雲侵壞柄長生菌.風斷遊絲半
度花.采藥林深人不見.連筒引水自煎茶.

秋色觀

庭前丹葉映檐黃.水傍芙蓉晩桂芳.樹入畫來新著色.山無錦裏只濃霜.水中烟帶秋雲冷.花上月如春
日長.不是風沙千萬里.不知何處覓秋光.

飛觀

日高空翠拂簾旌.茅閣飛飛照日明.銀色榜題章草字.爲緣聞寫越花名.何須舉翮乘風去.曾入浮宮看
月生.卻笑華仙餘習在.隨身宮殿逐人行.

絕唱軒

同羅投擲早來遲.春日華陽春睡多.懷裏錦客鯨已得.松根苓長葉成窩.詩無顆顆痕猶在.夢有驚魔斷
若何.落下書生無苦思.我今餌藥臥山阿.

飛雨亭

飛泉五色瞑花梢.秋色觀前看玉毫.花落空中和月冷.樹當澤處見雲消.依依雨氣侵螢火.一一水紋生
鶴毛.幾度下簾山影動.臥看紅日到芭蕉.

散菴

漱流枕石傍寒林.散髮酣歌稱散人.蝴蝶枝頭無昨夢.初蟬葉下見前身.衣沾寶掌泉中雨.肉有盤陀石
上紋.不見屋頭樗櫟樹.無材入用老猶存.

靈谷

幾回木落聽秋聲.又被春風染樹青.疎竹陰中山影重.冷雲葉上雨花生.寒沙引水來遊鹿.別樹開棲栖

伏苓.石龕峯南小.許潭詩裏舊知名.

靈谷澗

淸流拂石下巖隈.澗底菖蒲曳綠苔.野鹿避人懸樹宿.溪魚乘水上山來.翠連春草誰能拾.風觸石崖彊
半迴.自入夏來涼意足.更移脩竹澗邊栽.

伏蟾山

山上飛雲去不留.山中蟾兔又經秋.斗臨河曲侵鶉尾.露上莎根到背頭.綠桂花中歌白苧.碧梧影裏飯
靑牛.有時竹上蟾蜍下.滿腹丹書墮欲流.

寶掌泉

屋上無端雨亂飄.雨留石罅碧寥寥.浮光出穴藏丹逕.浣水爲花到地消.石髮年深長滿洞.玉魚春冷未
生萌.泉山自是蛟龍窟.頃刻陰雲滿樹腰.

尋春園

覓春無路得寒林.萬里淸和此晏溫.載酒詩芳常恨早.無金入塢只藏春.柳殘不似生時色.花斂仍依舊
處痕.獨有悠然觀前月.石林空絕也隨人.
月樓花落水侵岑.紫石峯前綠又新.承露盤中凝鵬藥.無塵袖裏有晴雲.松高猿見古時月.花晚鶯添幾
日春.籬□□□尋不見.櫻梨綠李下紛紛.

雨望亭

爲傷叢道有無間.輿濟橋東飛綠繁.林外日斜虹有影.堦前雲去石留根.葉隨風轉時過樹.雨傍山來不
入村.更著蓑衣看瀑布.天施日暮正飄飄.

山館

石龕峯前綠草肥.菟絲挾雨上梧枝.天台道士投龍去.少白山人相鶴歸.首蓿帶茸初暎日.雕胡落蕊半
成塵.石楠花落無人掃.誰臥水陰歌采薇.

山莊

澗中蕭艾綠如藍.枸杞黃精滿屋山.掃葉僧將猨共[illegible].賣花人與蝶俱還.雲生石筍埋雙樹.雨引饑涎過
八塼林下四時春不去.澆花采藥送飛年.

琴臺

臺下湧泉如鼓鐘.亭無燕語有風松.石根漸見蘭成畝.影裏不知花幾重.月夜聽泉翻羽調.水聲和譜寄
山翁.自從獨往窮山後.不見繁聲入亂中.

飛花亭

緗桃濃李墮餘香.水麝銜雲度石梁.芳樹斂華貪結子.蠶花無骨不禁霜.鳥銜墮蕊春無色.日轉游絲風
有光.杜曲詩人愁欲絕.山人不解惜年芳.

游子拈花怨落暉，山人猶恨落花遲。絮拋簾下鶯無力，果在叢中人不知。紅日正酣那是雨，青皇臨別更留衣。年來杜宇惜人事，卻向陽春去後啼。

梅殘直至落花飛，紅暎飛花綠暎葵。風信入林添淨食，春光一線上游絲。絮輕便欲排雲去，花好多應換骨來。二十四番都播盡，水花剪下作寒梅。

風香亭

池頭爽氣日徘徊，竹院何曾有麝媒。月殿桂枝飄子落，鼎湖蓮葉轉空來。風隨太乙凌波起，花爲胎仙傍水開。香積界中天地闊，景差何用上蘭臺。

春日閨思

白玉堂前雙燕飛，堂中思婦怨殘暉。臂環寄遠青蕪合，璣字題乾白雁歸。醉倚合昏嫌葉暗，愁尋豆蔻妒花肥。窗間昨日同心錦，染髓香絲不上機。

席家洞　洞在席家谷口前後相通

天梯石棧落霞邊，月地雲階且醉眠。束縕才通山北戶，扇扉盡展洞中天。雨餘秋蘚化爲碧，石上霜風不解丹。聞道仙人曾控鶴，羽衣環珮玉珊珊。

石筍

金粟半折倚亭亭，鋼柱稀微見刻銘。花日漸移進影動，石根不死有香生。山前留眼通靈海，天上無人記摘星。何處人間覓此竹，昔年曾出夜郎城。

辟塵石

雲根斷裂翠崚嶒，七節都忘世已驚。玉女今爲擣衣石，晉人猶覺少微星。松高琥珀無苗出，蟾老丹青滿腹生。卻憶天台狂道士，石中衣補覺通靈。

跳銀溪

枕石聽泉伏草萊，跳銀溪上日徘徊。山間遠樹迎人出，日轉晴虹渡水來。雲氣長連西澗石，春寒猶在北枝梅。谷中幾載秋無黍，沙上菰蒲驟更栽。

書房

休名不立死如麻，挾册空山望碧霞。書在終難招李杜，灰寒無處覓陰何。一作門外幽生靈汲松根苔長葉成窠春歸一尺人間淚，雲暖萬重煙際花。一作天鷄鳴下唐時鳥銜來鸞鷺花風景尚堪留硏席，浮生憂樂向來多。

園

樂圃卻欲留方士，一室圖中度歲年。有客持雲坐盤石，無人伴月出蘿煙。晴晞白髮三千丈，寒折朱絲五十絃。支圃方壺君莫問，人間回首即神仙。

春日題水軒

黃金綠水細鱗鱗，荇合平池綠似雲。鸚鵡無言初病瘴，丁香不結又經春。行稀蟻巘留前齒，坐久玉琴生

斷紋。燮度凭欄愁舉袂，春花半作庾公塵。

樓氏雲樓

試上雲梯興不窮，虛窗瀟灑絕塵蹤。雲含爾氣三千里，樓插天心第九重。碧瓦朱甍侵病鳳，白衣蒼狗不從龍。眼前景物清如許，詩思還開錦繡胸。

繡衣亭　分題送李齊賢三首

彩鸞銜誥傍花飛，知有恩榮出帝闈。八角鏤文金作册，三天使者繡爲衣。華陽洞古亭猶在，句曲山深鶴未歸。寄語仙人張伯羽，何時邂逅說玄微。

古星臺

椎碎臺前六合儀，登臺猶自說璿璣。靈槎有客侵河鼓，別墅何人覓少微。銀漢經天還北拱，玉蟾入月卻西飛。太平共喜興文數，奎壁熒熒夜吐輝。

半湯湖

湖上殘煙弄薄晴，湖堤楊柳午風輕。白波只尺分寒熱，赤鯉東西異死生。天向月中藏日髓，人疑陽裏有陰精。廣文暇日頻相過，幾度沉思甄物情。

暨陽湖　分題送李仲常江陰知事三首

白浪浮天雪作堆，羞將俗客洗塵埃。月從水底沉鉤去，船似鷗邊泛葉來。對屋有籬編白荻，漁磯無處藉蒼苔。功曹吟苦多詩渴，擬借平湖作酒杯。

釣臺

憶昔玄纁上釣鉤，鷹揚曾起佐姬周。事高人在空中立，雲靜從天水面浮。石裂猶疑千古雪，風吹不斷一絲秋。政成遂續多清暇，他日停驂此地遊。

聚光亭

亭前練水細如縈，亭上君山玉作屏。林斷幾通吳月白，雁飛不盡楚天青。莓苔著雨長黏石，翡翠迎風欲墮溺。恠得步兵迷望眼，詩成正值酒初醒。

詩林亭

少月論文氣似霓，看花覓句到花飛。吟成恩入月中去，語冷心從雨外歸。林下樹寒和石瘦，雲邊螢溼度花遲。眼中有句無人道，投老拋書衣鹿皮。

玉雪亭

蓬萊山頂玉爲峯，夜夜晴光吐白虹。石髓多年化韶粉，冰華無意鬪東風。一天素月連雲冷，萬斛明璣墮地空。只恐高寒禁不得，乘鸞飛度碧瑤宮。

梨雲柳絮共微茫，春入園林一色芳。枸杞通靈空吠月，芙蕖到死不禁霜。夢遊蓬島瑤臺畔，歌落吳雲玉樹長。亦擬廣寒親舉鮮，朝來新製白霓裳。

冰夷遊遍列仙家．片片臨風散六花．陰壑有光迷白月．亂山無處覓青霞．臺高漸見石稜長．枝重不禁梅影斜．聞說銀河都剪碎．津頭幾欲問星槎．

六丁鑿碎玉稜嶒．刻玉爲花笑裂繒．石蜜和漿調露蕊．茶鐺無水斷崖冰．城頭看樹低三尺．雲裏有山知幾層．欲寄江南問春信．珠璣落紙筆花凝．

凍雲巖壑曉曨曨．目極齊州望欲空．落月回光窺上界．爆花無信誤東風．曲吹鐵笛驚雲散．槎向銀河與海通．野客燒丹深洞裏．自調火候似春融．

花邊亭臺水邊門．壺中別是一乾坤．銀蟾飛去秋無色．白石長來雲有根．樹印蚪枝翻畫譜．僧調猢猻補詩痕．相如發筆誰堪嬲．好騁詞華賦兔園．

銀漢傾翻貫月槎．驚濤無處認江沙．水晶簾密秋光冷．華蓋峯高天影斜．飛瀑半凝蒼玉珮．薰風不度碧桃花．山前山後多鄉曲．盡作江南富貴家．

俗塵無路到巖扃．瓊作池臺玉作亭．海月寒通千頃白．楚山瘦減八分青．囘屏紋細裁龜甲．對褐年深補鶴翎．應有才華奪天巧．天葩飛墮滿中庭．

羽仙飛步駕青鸞．仙袂臨風響佩環．琪樹多根來月裏．瓊花無夢落人間．春囘蠟首梅先覺．舟入山陰客未還．我亦玉堂揮翰手．他年鵷鷺猶朝班．

送蔡竹澗江山教諭

仙霞嶺與落霞齊．乘興吟遊日未西．簾影到油元是水．縠紋浮雨卻成溪．煙清院竹驚窺客．日暖宮芹燕拾泥．莫道廣文官況冷．留詒生意草萋萋．

送余菩之歸瀏陽

瀏水沉沉上有山．駱駝洲渚鬬旋灣．浦楓不向霜中赤．湘竹猶餘淚下斑．書屋昔年驚遠別．錦衣晴晝喜初還．睢松未盡平生志．莫戀亭皐放白鷴．

次王吉夫幕秋旅懷韻

風吹白日下遙天．客易人閒換歲年．菊老不隨霜共落．雲飛卻與雁爭先．探奇野草皆爲藥．入市山梨便直錢．遠道故人成久別．每因景物思綿綿．

客路風霜厭遠行．芰荷猶暎舊袍青．東山雲杳家千里．南國秋深雁一聲．玉筍班頭紅日近．金華洞口白雲扃．求仙何似求名切．幾誤還丹煉未成．

送盧經歷歸北

汝南不識有宗資．幕府惟聞贊畫奇．化筆幾驚霜共肅．歸舟祇許月相隨．松花風老金華洞．桐樹烟青婺女祠．曾是舊時遊適地．那人終古結遺思．

金華通天洞

石屏高暎碧芙蕖．二室連翩逼翠虛．字裏蒼苔猶自活．茶邊寒水易成枯．吳中太白爭華一作地．林下青

6

蘿化石餘．三洞周回五百里．金堂石室盡仙都．

永日觀

幾番落葉樹陰殘．說與山人更不看．春日花連小東白．暮年草創大還丹．月車長遶吳天角．石影生從太極前．只把蟠桃分歲月．一花一實一流年．

挑齋

無心奔競已才疎．投筆拋書學佃漁．石鼎有時然綠楚．水扉幾度種丹魚．夏禽反舌餘聲盡．薜荔連牆片影無．我亦年來聲跡斷．莫煩書札問潛夫．

心遠菴

著屐登山拨葛盧．聽猿待月夜眠遲．書成袖裏燕銜去．月死枝頭猿不知．寄遠豈無萱草帶．勒銘自寫茯苓芝．何須更覓桃源路．朝市山林處處宜．

石廬

風穉盤空冷逼人．村居穴處古遺民．沙飛滿地猶如燕．草綠知天不愛春．河漢帶星臨石上．廣寒無月閉花身．只愁急雨隨風度．結屋半開留白雲．

雪觀

綠楚丹黃處處迷．東風吹下萬玗琪．月無寸影夜如曙．地有六花春不知．玉樹曾聞後庭曲．天葩別有寄生枝．瓊樓銀闕知何恨．約客瑤池未可期．

三泉

泉服離離傍石稜．奔流脈脈到軒楹．詩成石面花無數．夢冷池頭草不生．江夏茶經有遺譜．南碉水樂變新聲．林居漸覺機心斷．渴鹿逢人自不驚．

瀑布

怪雨蠻烟入座寒．居然烟雨隔晴天．化爲河海冰三丈．剪下松江水半邊．蜀客槎星向天上．翰林詩句落風前．自從擊碎濃心月．直至于今不肯圓．

石礙樓

冷雲堆裏散人家．疊嶂周遭往往遮．觸石幾通西澗水．借春只有北枝花．月臨古徑松陰闊．風引前朝樹勢斜．誰信湖中天地闊．庭除惟綠浩無涯．

少微巖

石飄松寒蝌葉一作乾．振衣又在碧霞邊．南州處士星猶近．今歲中秋月未圓．十五日十六日過雲葉長黏巖上石兩花不滿溜中天．麝香眠處休驚起．綠桂初紅果欲然．

西巖紫霞洞

萬壑煙霞隱隱居．西巖洞下是華胥．殘紅墮地五銖重．飛綠濕樓一丈餘．瑤草碧花牛氏石．鉛書玉軸米

家書．東州歲賦三千粟．亦我依巖學佃漁．

山臺

石顚寒來雪易凝．札峯良夜月岧登．人離塵外只方丈．月比城頭低一程．息石有藤依砌活．茯苓無種入庭生．白雲寒處人蹤絕．不是山光說性情．

贈蕭浣平寇

人物江南第一流．將才儒術兩無儔．英雄門列三千士．勳業家傳萬戶侯．金虎佩章光奪月．玉龍出匣氣橫秋．好回向化煙塵息．坐擁笙歌醉玉樓．

次韻黃晉卿見寄之什

幾載丘林草木黃．故人驚漢獨難忘．宮衣雨露猶沾溼．文律江湖共短長．筆讀書時傾藉薛．才名此日數龍張．他年明月中山寺．重與詩人話夜涼．

殿前對策士如牆．我對山人說坐忘．歲晚單衣紅自短．鬢來白髮有時長．山中曦屐濤猶薔．石上朱弦兩更張．有客江邊期不到．只今秋日轉淒涼．

青村遺稿

金涓撰

序

詩以言志者也。志趣不高。其詩必墮凡近。詩又本性情者也。性情不沖澹蕭散。其詩必多矜氣少坦懷。故觀其志之所存。與其性情之所發。而其詩可知。卽其人之品亦因以定。吾郡金德原先生生值元季。師友皆極一時之選。甚有時譽矣。而少無宦情。遁跡邱園。雖見知於廣學士、柳待制。交相推薦。皆辭不就。逮入明初。復堅拒州郡辟命。教授鄉里以終。余高先生之爲人。求其遺集。頻年不獲。今年七月。得孫琴西方伯遜學齋所藏抄本。忻喜無量。伏而讀之。其詩模範山水。陶冶性靈。亭亭物表。矯矯霞外。非夫志趣超曠。性情閒適。有得於中無營於外者。烏能詣此。四庫書目稱其品格在江湖詩以上。亮哉。爰亟繡梓。以永其傳。遜學齋本。從其初姓題曰劉涓撰。今仍依書目著錄。易劉爲金云。光緒二年丙子冬十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識於鄂垣之退補齋。

青村遺稿序

青村翁生勝國之末。當高皇帝龍飛江左。其同學宋文憲、王忠文輩。皆以才望。聯翩並進。爲開國羽儀。翁獨翛然不屑。屢逃徵辟。高臥烟霞。絕無貢禹彈冠之喜。蓋所謂確乎不拔者非耶。惜其著述散佚。僅得遺詩什一於千百之餘。氣清深而格醇正。使讀之者挹其流芬。猶足廉貪夫立懦志。信眞儒之作。不徒矜聲律於風雲月露閒也。嗟乎。士君子立身。貴特立耳。意有所不可。則雖加以邦有道貧且賤焉之恥而不顧。彼奔走富貴。借口於聖人之一說。以自便其私者。寧不顙有餘泚哉。是集行。則天下咸識先民矩度。于今日營競場中。下一帖清涼散子。不獨有功於翁。抑可謂有功於名教矣。堡幸託族屬。仰止高風。奉以周旋。庶幾不敢爲苟且功名之事。所稗補益良多。而吾宗羣從。學有淵源。無貽失墜。以光大先人德業者。尤願交相勗焉。若徒借以資筆墨供吟嘯而已。則失之遠矣。崇禎癸未九秋。賜進士出身。前知臨清州事。武陵族子堡頓首謹敍。

青村先生小傳

浦江鄭 栢

金渭、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淹貫經傳。卓識過人。隱居青村。學者稱爲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謝汀。犧尊青黃。豈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簪組之間哉。日游詠乎山水。以終其身。

贊曰。栢觀宋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渭爲安貞肥遯之士。考其德而求其行。信足有徵焉。

右見金華賢達傳。

祭青村先生文

嗚呼先生。生於皇明盛世。家道昌隆。既富且庶。當其伯仲。一宰於金穀。惟先生向學。乃專心而致志。歲寒亭上。立雪已深。白雲軒外。春風和氣。斯時同門者百數十人。獨先生稱爲入室高弟。先生自少有志於濟貧恤孤。遠邇饑寒。賴先生而活者。不可數計。先生之配。雙失其明。衆勸再聘。而先生辭以前定。而心不少二。此皆先生大異於世人。而世人莫能窺先生之涯際。先生自爲童子時。出語、長老悉已驚愕。既長、學乎六經。其文章簡古而純粹。毅然不仕。隱於青村。以避名、勢。借使用之於朝廷。必作爲雅頌歌詠皇明之功義。處之詩賦。必上追商周魯頌之隆治。奈何終不出。而立後學之標幟。先生之子若孫。亦嘗爲顯官。而先生弗克享其祿而傾逝。可宗蚤歲。亦執經而造講席。賴先生口授聖賢之遺意。今者宦轍四方。職乃充於卑位。先生沒廿有餘載。未嘗不感時懷思而汪然殞涕。尚饗。門人王可宗。

靑村遺稿後序

金別駕儒元先生。忘其年而交於予。於茲餘二十年矣。嘗謂予曰。吾與子通家之好也。吾先世靑村先生。從予先世文獻公遊最久。惜乎其所爲詩文多散落。吾於先世舊隱處及舊交遊家搜訪。僅得一二。言之者戚然有遺憾焉者。因出示予。予讀之見其俊拔而淸和。淵深而嚴愼。宛然先世家法也。相與慨嘆久之。後數年。爲正德辛巳。予應貢上京。恭遇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萬幾暇。廷賜試事竣。分南北人入監。予轉而別駕公之子孔般已在監半載矣。出入與之俱。及擢歷冬官部事。又同焉。相與甚洽。予亦不知吾年之長於孔般也。一旦謂予曰。吾先世所遺詩文若干篇。首恨不多。將梓之以壽其傳可乎。予曰可。奚有於是。嘗之玉焉。所積嘗累櫝矣。歲久淪逸。存者不一二。得之亦足爲寶。況可因此以知其他玉之皆良。奚有於是。孔般於是繕寫成帙。請予文以序。予先世曩時。曩後事裒集遺文。爲之請於官以建祠宇而紀之。靑村先生慨與焉。則其生事吾先世可知矣。此予所願欲酬焉而未能有也。今其後世以文來請。予惡忍辭。予惟斯稿之散之藏之晦。百數十年後。卒有賴於別駕父子而聚而傳而顯。是固有時。而別駕父子之賢。亦不可掩矣。使別駕父子之後。代有別駕父子者出。則斯稿之傳。寧有窮乎。抑予於斯有感焉。予與別駕父子之先世爲師生。而予又與別駕父子爲今日之交。予之後亦有能於斯帙之後綴一辭。以不忘其所謂通家之好者耶。旹嘉靖三年七月。同里黃端寓留都序。

靑村遺稿

序

送楊仲章歸東陽詩卷序

元金　涓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楊君仲章以淸峻修敏之質。好學不倦。窮討六籍。雖晚登先師黃文獻公之門。而強記卓識。邁倫逸等。一時學者。咸推先登。宋君景濂每稱之曰能。而先師亦自謂。不意晚年復得此友。如涓者愚弗能砭頑弗能訂。安敢望其末光也哉。顧自念四方士人。登先師之門者。無有不立名成業。涓自幼年侍側時。則有陳君時甫、吳君立夫、李君仲倫、朱君元達。朝夕講論文字。辨析義理。涓未始或能識知也。旣而時甫居東陽。以明經授徒。常數十百人。弟子不遠百里而至。其高第弟子。則有張君良佐。爲江浙鄉擧易魁。凡爲擧子之業者。無不宗焉。立夫以庚申歲中鄉試榜。仲倫以茂才異等。用大臣薦爲校官。惟元達豪俠不羈。邈視進取。以學問文章同遊浙西者三十餘年。虞、柳諸公薦書交上。亦睥睨弗顧也。後數年。先師提擧江浙儒學時。則有劉君子寶、哲君子正、應君之邵、陳君子中。肄業西湖書院。劉、哲二君皆登上第。應則兩中鄉擧榜。陳回河南授試。主司見其文。反疑其爲南人代筆之作。由是失利而返。則抑鬱不得志。卒於錢塘。先師銘其墓焉。迨夫先師告老。致事而歸。則有宋君景濂、許君存仁、王君子充。以英敏絕人之學。一時咸集。文名德業。超出前輩。今則皆居要路。密邇淸光。所謂立名成業。眞足以承前引後。嗚呼盛哉。夫何朱君伯淸、

傳君國章與吾仲章氏。皆以妙年傑學。才器局幹。以出入乎諸公之間。遷遷焉不以印組爲務。式式焉不以文章自高。晦光隱德。逸志抗雲。逈出人表。比辟書及門。伯淸以居制不出。國章以母老懇辭。仲章則先事適機以自潛。時知縣胡公子實。方興學校以導民。牽幣致請仲章爲弟子師。迎焉以備其敬。館焉以具其禮。無幾何致辭而歸。咸贈之以詩。去則隱于東陽南溪之濱。閉門絕客。東書問農。文不圖稿。詩不贈人。與涓不相聞問者。寥寥四五載矣。今其季仲睿授徒法輿精舍。涓適見此卷。慨後生之可畏。嗟良覿之難逢。痛念先師之不可復作矣。因撫卷興思。先師以晚年得此友爲喜。而涓亦以晚年得友斯人爲奇。則先師道業之傳。宗而主之者有其人。予復何憂。遂并敍此意于卷端。以寓夫久要不忘之意云。仲章見之。其必有以知我屬望之深意也。

詩

七言古風

和吳正傳五臺懷古韻

姑蘇臺

闔閭城畔姑蘇臺。百花洲上千花開。笙歌半空曉未絕。一聲落月啼烏來。蛾眉翠翠愁如羨。空撐春嬌在心曲。滄江羅綢縱鯨鯢。碧瓦坵墟走麋鹿。悽烟慘日潮生處。怨滿鴟夷猶不悟。甬東東海不可棲。劍光夜冷吳山路。

章華臺

楚臺雲棟連天宇。伯氣潛騰權九土。方會諸侯求鼎時。天下無周而有楚。一朝吳蠡兵合謀。孤舟江路誰從遊。宮花曉露細腰泣。空山落日餓鬼愁。春風過眼秋蕭瑟。霸人一飯那能得。道傍塊土棲草烟。夜寒夢落空臺前。

朝陽臺

楚王昔日遊臺上。前望巫峰近相向。青楓錦石鎖古祠。暮雨朝雲依疊嶂。墓花古木多春寒。翠幃仙佩非人間。神功治水佐禹跡。至今石刻巍如山。詞臣鋪寫高唐賦。剛道朝雲夢中遇。千尺黃灘洗不消。水聲猶望臺前怒。

黃金臺

昭王有志興宗社。厚幣卑辭禮賢者。郭君一語捐千金。國士爭趨斷馳馬。燕臺計襍皆英豪。齊人戰踏猶兒曹。三軍旗幟白日動。半空劍氣青雲高。樂生旣去士亦少。回首春風長芳草。火牛遂復七十城。恨滿臺荒天地老。

戲馬臺

將軍躍馬關中來。神威掠地風雲摧。鴻門舞劍成敵國。彭城衣錦空登臺。馳下漢軍何披靡。垓下楚歌相應起。山河百二幾諸侯。子弟八千無一騎。古來天下誰英雄。荒臺老樹悲秋風。符命合歸赤帝子。項伯不

忠范增死。

五言律詩

和楊仲齊韻

光明淸絕地。物色藉詩摛。野鼠拱蟲穴。山蜂歸早朝。閑庭羅芍藥。枯木引陵苔。鼻觀香風入。移時獨未消。

其二

雲巖無榮辱。林泉得浸淫。瀑飛晴雨散。風奏曉龍吟。大葉長靈蒜。枯枝老樹林。吾行忽過此。殊喜得幽尋。

其三

渴飲空中露。饑餐石上霞。夜茶烹玉液。春酒釀松花。自謂得仙術。不知老歲華。請看梳櫛處。斑白照窗紗。

其四

溪行欲假屨。雲坐不須冠。樹密一天小。樓高六月寒。袈裟情客至。鹿麵喜人看。惟有松無意。風來卽奏彈。

自述

疆場正多故。山林成久圖。據鞍嘗戰馬。扣角且歌牛。淸德交遊冷。光明時思浮。從今脫塵濁。自可鄙公侯。

春興

桒甲時描摘。柴荊晝不開。鑿渠通水活。度地覓花栽。旅食憑儒術。春愁仗酒盃。卻憐塵世薄。徒爾暫徘徊。

其二

落落相知志。悠悠王粲悲。乾坤猶甲胄。耕鑿且年時。伐木開新逕。引泉添小池。箇中非所適。排悶且裁詩。

其三

草閣成還亥。春來景物新。杖藜時野外。把釣卽溪濱。夜雨桑麻足。東風草木勻。關河阻南北。何處問通津。

秋夜

四望秋無際。凭闌夜未央。星檢晴舞葉。月桂冷飛香。人瀋琴心苦。林幽鶴夢長。此情當此夕。誰肯賞淒涼。

山莊

青村溪盡處。林密隱孤莊。石老苺苔路。門荒薜荔牆。人行秋葉滑。鶴立晚松涼。治畝農歸後。蓑衣挂夕陽。

江村

寂寂江村路。輕烟晚自生。遠峰晴見色。獨樹煖無聲。渚鷺行看水。溪魚賣入城。孤舟人不渡。兩岸夕陽明。

錢塘行在

鳳舞龍飛處。寒烟半野蒿。地卑東海近。天遠北辰高。來往春秋燕。盈虛日夜潮。老僧年八十。對客話前朝。

伍員廟

東出昭關日。倉皇去路遙。漁人憐贈劍。市吏識吹簫。楚郢鞭荒冢。吳江起怒潮。因思臣子節。千古一魂消。

舟次漁浦

雙溪東入浙。終日坐危舟。流水遠明目。小篷低壓頭。烟村鴉入暮。江閣屬黃秋。一片淒涼景。安排獨客愁。

浙ゝ曉渡

片帆風力飽.涼氣碧飃飃.江闊欲沉鴈.天空惟見秋.漁歌聞西起.人影在中流.隔望秦峯出.東南第一州.

舟次嚴灘

八月桐江曲.靑蘋未著花.亂雲低壓樹.細水淺流沙.到郭無多路.依山有幾家.故人成遠別.相望各天涯.

雨後書懷

投俗久不出.其如此意何.鬢毛詩白盡.山色雨靑多.曲偃行蛇草.圓生浴鳥波.與誰專一壑.同和採芝歌.

康湖山居

康湖環十里.半世樂吟身.白屋居寒士.靑山是故人.松多天不暑.湯近地無塵.頗得漁樵趣.生涯日又新.

送人回剡

華川遊未遍.又作剡中遊.詩海珊瑚月.書田苜蓿秋.行山時借屐.訪雪夜乘舟.別後懷人處.淸風獨倚樓.

別徐處士歸嚴州

浙水連天白.輕帆帶雨飛.桐懸高士去.釣在故人歸.秋盡鴈初過.江空魚正肥.君如招伴隱.我正欲相依.

別友人歸衢

爛柯山下路.猿鳥待多時.今伴少微隱.何愁太史知.葛陂龍化早.遼海鶴歸遲.爲問山中叟.如今幾局棋.

送友曉發赴北

荒雞三唱後.河漢正西流.太白孤星曉.中華大野秋.樹低江郭遠.風急草烟收.此去金臺上.觀光樂勝遊.

客中與里人言別

同是鄕中人.情親若弟兄.客邊今識面.詩上已聞名.驛柳分春遠.山花照曉明.相逢卽相別.流水幾多情.

旅懷

江湖爲客久.歸計與誰論.春色草無路.雨聲人閉門.薄衣知酒暖.病眼覺燈昏.蜀水家邊景.連宵役夢魂

江樓有見

睡起無忙事.寒多不下樓.櫓聲和鴈去.江影照人愁.山碧人初曉.林紅葉正秋.琴書無恙否.我欲問歸舟.

山園卽事

暇日麗亭臺.山屛四面開.與誰行樂去.有客伴吟來.風舞摩娑竹.龍蟠蛇蠣梅.春風似相識.終日共徘徊.

自述

家居三十載.一硯鐵穿磨.學淺非時用.人生奈老何.竹房來鳥早.花塢聚春多.靜坐無餘事.門前水自波.

次楊仲齊韻

端坐無時事.春秋讀聖經.遙風驚退鷁.隕石看飛星.自爾心將慣.何期眼倍靑.獲麟應絕筆.三歎動虛靈.

其二

空谷開雲叢.淸池曳水衣.堦苔掃不盡.山果摘還稀.長嘯妨僧定.徐行看月輝.攔猴庭下過.擾亂靜中機.

其三

書巢何所有.香燼散紛紜.明月將梅到.虛樓看夜分.僧歸驚臥犬.鶴落破層雲.語及外間事.令人不敢聞.

村居

荒草無行路.人家隔小溪.雨多嵐氣重.石少水聲低.病鶴依松立.寒雞傍砌啼.近來渾慵動.靜處欲幽栖.

對客

對客談淸話.相忘酒一壺.吟腸傾太白.醉韻岸輕烏.午飣新蔬韭.秋厨活鱠鱸.明朝重有約.一笑過康湖.

亂中自述

汩汩兵猶競.凄凄興莫蹤.嬌兒將學語.稚子慣烹茶.亂後添新鬼.春歸發舊花.十年湖海志.羈思滿天涯.

其二

幽居隣水竹.避地獨柴門.白日琴書淨.春風燕雀喧.看山憑矮屐.適興任芳樽.天地軍塵滿.詩成自朗吟.

其三

園林春已半.茅屋日初長.水動魚兒出.花飛燕子忙.看雲閑坐石.把酒澤征裳.落落當年恨.高歌竟欲狂.

其四

春夢猶爲客.題詩發興淸.風簾茅店酒.晴日柳橋鶯.親老頻歸覲.時危未息兵.況來招隱計.擬問鹿門行.

蜀拏頭

溪頭自舒散.天濟夕陽微.拂石松邊坐.看雲水上飛.舊磯雙鷺下.小棹一漁歸.不覺吟成久.苔痕溼上衣.

雲門道中

三月山南路.村村叫杜鵑.白雲千嶂曉.斜月一溪烟.水冷長松井.春香小麥田.何時移別業.來往繡湖邊.

秋夜有感

苦吟人不寐.中夜起幽扉.明月霜初下.西風葉正稀.家貧豚有子.天冷客無衣.感事忽如夢.孤螢入我幃.

暮秋懷歸

西風三徑菊.秋晚正花開.家遠書難寄.天寒鴈未來.靑山如舊識.白眼妬奇才.遙憶浯溪路.年年長綠苔.

七言律詩

用仲敬先生折桂韻

金印懸腰不用黃.丹溪垂釣亦何傷.舟移翠點靑山破.笛弄梅飄白雪香.月裏版圖窺窅窕.望中鴻鵠去茫茫.蕭曹不是逢隆準.未必姓名千載芳.

夜宿靑陂

爲愛靑陂甚爾洒.二三杖屨樂徘徊.道人栖雪今何在.野老牽衣不放回.別塢犬聲風送至.誰家梅影月偸來.卜隣若許成茅屋.日種芝蘭千百栽.

用前韻復春谷道人

66
37B

春谷無塵宜笑傲.蜀山有路可徘徊.蛟龍得雨猶翻臥.鵬鶚橫秋又早回.放艇幾同漁父去.看花時許野儂來.調前更約東風轉.仙李碧桃隨意栽.

用楊仲章兵字塵字韻

林森劍戟立天兵.不礙琴書寓避情.李愿釣鮮情自逸.謝安補屐興何清.岩房龍響銷香篆.石壁題詩紀姓名.我欲相從無羽翼.秋風雞黍約佳盟.

其二

不向人間結草廬.任他城市務贏餘.飽飡薇巖泉中水.過眼牙籤架上書.嵐氣著簷雲影過.鐘聲入夢曙光初.高居自與禪機會.何害門稀長者車.

山行

望望峯巒紫翠凝.杖藜補屐謾登登.樵歌谷靜聲相答.雨霽林香氣欲蒸.行樂可無詩似錦.從容那用酒如澠.何當擺脫塵中慮.許我移家共作朋.

寄許存仁存禮

金華有客負材豐.搜抉神奇奪化工.愛酒何殊陶栗里.隱居眞似陸龜蒙.欲知晴日鶯花處.盡入新詩品藻中.江漢夕烽然未息.莫將心事較窮通.

其二

年來無事學休糧.獨豎溪頭有草堂.幾度蹋雲思棣萼.淸宵看月坐藤牀.倦晨處士烟霞疾.慙愧才人錦繡腸.楞散聲名甘寂寞.從敎詩句只尋常.

寄友人宋邦彥

故人別後見尤難.彼此詩盟倘未寒.寧暇對牀論契闊.謾勞折簡報平安.春山裂竹愁如海.流水落花紅滿灘.九十春光都過了.諸君何以慰交懽.

寄胡希顏

伐木有詩誰善賦.嚶嚶喚起遠相求.白沙翠竹一村曉.錦樹黃花滿野秋.雪夜艱難呼榜楫.晴風容易下書樓.獨憐浩浩多眞樂.不似棲棲蘊積憂.

重遊光明寺

梵王宮闕倚崔嵬.積翠繽紛圖畫開.啼鳥避人穿樹去.老僧迎客下山來.蘚封石逕書靑竹.散髮雲林臥綠苔.自識箇中幽興熟.杖藜何惜重徘徊.

送李子威之金陵

金陵自古帝王州.策馬飄然作勝遊.一代衣冠新禮樂.六朝文物昔風流.此時送別詩盈軸.何處相思月滿樓.若見潛溪宋夫子.勿云江漢有扁舟.

秋興

搖落頻驚節序催.亂離懷抱向誰開.江山滾滾紅塵暗.霜露凄凄白雁來.雄劍醉提時慷慨.綵衣[illegible]舞起徘徊.近聞幕府徵豪傑.當代誰爲濟世才.

題楊伯容竹居

最愛君家竹居好.秋花錦石相新鮮.窗前讀易無俗子.林下置酒多才賢.寶鴨晝焚香滿室.鐵笛夜吹聲在天.安得卜隣近左右.與君日日鬪詩篇.

送楊仲齊之武川覲親

聞道挈書行有日.臨歧送別意何如.蒲萄酒美盃初泛.楊柳條新葉未舒.春入杏壇朝鼓瑟.雨餘芹泮水生魚.定知別後遙相憶.毋惜頻頻遠寄書.

春暮客中遣懷

幽窗寂寂問音疎.牢落干戈且讀書.芳草王孫歸未得.靑春客子意何如.花殘樹底園收果.水落溪頭人買魚.爲問紛紛當路者.飛騰還肯顧蟫蛉.

會胡原道馮原輔溪飲

溪流一曲石爲城.中有迴瀾分外清.金壽縈紆天上泛.玉盤宛轉鏡中行.日高松影侵衣碎.風綻楊花落帽輕.我輩固知文字飲.鳳笙龍管向誰鳴.

野步有感寄城中黃上舍

新晴野步踏靑暉.萬綠枝頭可染衣.流水小橋通野澗.斜風飛絮點苔磯.春歸別鶴憑誰管.儒負虛名與願違.惆悵年華更迭易.逢人何事不知機.

喜雨寄楊伯容

江城曉夜雨浪浪.倂作芳齋六月涼.倚杖出門田父樂.題詩乎酒野人狂.不愁戰地多兵甲.遂喜豐年足稻粱.問訊草玄亭上客.竹林疎簟夢秋光.

秋暮會楊仲章

短褐淒涼淹別館.故人一見話綢繆.溪頭水落魚龍夜.塞北雲深鼓角秋.爛醉豈知猶是酒.相逢誰爲不封侯.江湖明日重分手.滿眼西風獨倚樓.

贈術士呂公

短褐垂綸已十載.柴扉寥寶卽湖邊.年來出處常存道.身外功名懶問天.造次可無詩入聖.相逢還有酒爲賢.虎頭燕頷君休論.好向山陰買釣船.

自嘆

雀聲儘我過湖西.日暮歸來看藥畦.耄老不思安樂土.問人何處託幽棲.白雲出岫心何在.仙鶴離巢樹欠低.擲取琴書便歸去.奚須更待杜鵑啼.

贈陳仲玉本學教諭致仕

聽雨岸池二十年。如何一旦捲青氈。陵令猿鶴生秋怨。高枕琴書且晝眠。詩爲懶題閑木筆。飯因不足羨
苔錢。石田茄屋華川曲。從此挑燈繡佛前。

積德晩歸

酒留詩戀意遲遲。回到中途已落暉。小蹇引秋行落葉。老漁隈冷坐危磯。山間明月隨人出。松外閑雲伴
鶴歸。試問夜深何處宿。欲從山下扣禪扉。

方學士招飲不赴

我在林間鹿與羣。君爲天上玉麒麟。莫將綵樹燈前酒。來醉梅花月下人。白屋不生三閣夢。青山那識五
陵春。行吟每到看松處。自有漁樵作主賓。

小齋

世道非時懶屈人。小齋容膝且安貧。河圖不出空歌鳳。魯史將終遇獲麟。雲掩松窗低結暝。水行花徑曲
流春。近來頗得幽閑趣。幾夜青山入夢頻。

秋江話別

別酒相傾別淚流。江流亦不爲君留。片帆今夜人何處。明月滿天誰共樓。一鴈叫霜紅入葉。十年爲客白
侵頭。莫嫌歸計多蕭索。三徑西風菊正秋。

送楊學諭還浦江

萍迹相逢又一年。小樓情味共凄然。半窗燈影看書坐。四壁秋聲聽雨眠。浦溆暮雲迷去鴈。櫧溪春水憶
歸船。重遊莫負華川約。須趁梅花早著鞭。

贈王隱君叔誠

投老江湖作隱君。鳳來龍去絕無聞。孤山梅近閒吟月。九里松深穩臥雲。書屋幾番圖鶴守。釣磯一半與
鷗分。摛文染藻風流處。可似蘭亭王右軍。

送張學諭歸三衢

穩泛靈槎訪斗牛。未容歸伴赤松遊。暮雲此去無千里。離索相期在幾秋。畫水月寒梅入夢。繡湖烟濕柳
分愁。春風莫問田園計。須趁功名在黑頭。

金華史學錄回永嘉屬講

青衫泛蘊泮宮塵。三載琴書又問津。海闊正憐鴻去遠。山深須遣鴈來頻。沈郎風月詩俱瘦。謝老池塘草
自春。莫笑廣文官獨冷。長安一日看花人。

寄王照磨季昇

底事鄉心憶鏡湖。一朝歸去伴樵漁。傳家尚喜貧存硯。教子尤勤老著書。靜裏有時觀水坐。閑來何處買
山居。門牆桃李應如舊。添得春風柳五株。

贈星命周雲峯

元是瀛洲別一峯。蒼寒高卓五雲中。中霄月窟無人到。試躡天根有路通。絕頂陰晴分上下。半空星斗繞
西東。我來欲問玄玄理。吹起扶搖九萬風。

送金華應學錄回天台

華髮青衫寂寞官。泮芹香暖客氈寒。仙源久憶胡麻飯。書館羞餐苜蓿盤。洞裏碧桃春自醉。樓前明月夜
誰看。好風若有西來便。顧寫相思寄彩鸞。

送東陽杜僉憲之河南 韋尺五韻

玉堂學士草堂仙。濟世共才間世賢。愛國正操晉輩筆。移宣又賀載書船。風搏溟澥三千水。雲擁蓬萊尺
五天。更到鳳池春好處。紫薇香煖御爐烟。

悼開元洞天沈羽士

隔世仙蹤不可招。柳烟愁鎖赤闌橋。蒼蛟有血遺金劍。丹鳳無音臥玉簫。洞冷石壇雲氣溼。樹枯雷劍火
文焦。舊時風月今何在。空見芳園長藥苗。

三訪僧濬谷不遇有詩謝予就韻以答

橋木心形大雅姿。我求相見語襟期。三生石上尋盟久。一片雲間識面遲。梅下有禽空放鶴。屋邊無竹可
留詩。因知雪夜人回棹。豈是無心覷少微。

送僧歸天竺

錫影孤飛下十峯。定知分住翠芙蓉。巖雲曉伏參禪虎。溪雨晴收入鉢龍。香洗供花吟對月。清浮談麈坐
依松。我來欲選林泉約。金碧樓臺第幾重。

送楊志仁之浙西僉憲

玉骨秋神鐵石心。風流如此世無羣。乾坤千古有清氣。河嶽一時生白雲。蚌腹月明珠迸彩。鳳毛春煖錦
成文。此行別有觀儀信。湖上梅花爲報君。

雪霽偶作

無事身閑睡起遲。開門天霽已多時。村醪待熱未紅火。野客忍寒先白詩。冰照梅花微有影。雪摧松樹半
無枝。笑呼稚子歸家問。昨夜魚歸未賣誰。

自述

獨倚層樓眼界寬。天風吹醒到闌干。驚人好句愁中得。濟世方書病後看。庭樹雪崩時一響。瓶花凍合夜
多寒。江南景物今淵夢。誰想書生寫治安。

分韻得春字

分得新題賦未成。暖風香散玉爐塵。樓臺無月不宜夜。天地有梅先得春。世路近年難獨客。好山隨處著
閑人。何如寄傲南窗下。學載淵明漉酒巾。

夜泊蘭江

江山歷歷雪初融。坐見青分落碧空。世景固知光霽少。人生多在別離中。影隨月下成三友。春到梅邊第一風。此夕此情聊復醉。馬歸明日又西東。

秋日山中

不記秋風幾日晴。偶來林下見雲生。野梧半脫無多影。山雉驚飛忽一聲。短錫引船僧渡水。小輿聯擔客歸城。溪頭聽得漁翁說。近日前村酒價平。

秋日客中

久客歸來靜閉門。秋風落葉自紛紛。夜來一熳作成雨。早起滿溪流出雲。山色祇宜閑裏看。鴈聲那可客邊聞。黃花開遍歸無計。吟老秋光又幾分。

富陽舟中

終日推篷對酒盃。漁郎隔浦棹歌回。路傍古屋無人住。山下疎梅獨自開。幾處汀洲分鴈下。滿江風雨送潮來。白頭篙叟休相促。明日天晴上釣臺。

城中歸志喜

城郭多時得一歸。小園幽館雅相宜。種荷池僻便鷗睡。儲粟瓶空慮鶴饑。雨屐苔痕人立處。一軒秋影月來時。靜中自得其中理。此意無人會得知。

曉發金華

一帶寒林古木齊。濛濛山色亂雲迷。沿村問酒難尋店。隔岸呼舟欲渡溪。夜雨草深蛙鼓鬧。曉風花落子規啼。可憐客路多岑寂。何處垂楊駐馬蹄。

村舍

幾村桑柘遠相連。村北村南小渡船。茅屋有緣臨水住。閑身無事看山眠。孤林欲暮鴉爭樹。一雨及時人種田。昨夜隣翁喜相報。今年依舊是豐年。

山莊値歲暮

坐久那能笑口開。篆煙燒盡石爐灰。山廚度臘貧無肉。茅屋逢春富有梅。凍鳥縮身依雪立。饑鼯直耳望人來。聰前更展離騷讀。消得茶甌當酒盃。

客中寄丁景行

半生書劍惜分陰。誰想飄零未髮侵。明社有盟鷗聚散。客鄉無信鴈浮沈。潮回斷岸沙痕淺。月落幽池樹影深。歸計未成愁入夢。一燈空伴壁間琴。

春日過繡湖

湖上晴光麗物華。行行幽興浩無涯。林頭新店去沽酒。門外小盆來賣花。天氣可非三令節。春風多在五侯家。茅菴兀坐無餘事。靜看蜂衙報午衙。

喜林逢民至

相交十載不相疎。只歎能詩一老遺。曲徑不緣花落掃。清尊端爲客來沽。剪將春韭霜華溼。吟到寒梅月影孤。對飲不妨拚爛熳。務求鄉誼重如初。

林下答王仲賓韻

林下黃茅屋數椽。門前流水一漁船。酒債近日頻中聖。詩骨何時可換仙。生計喜添供鶴料。閑身幸結住山緣。客來不話功名事。且講莊生第一篇。

西湖偶作

見說西湖多勝事。六橋景物似當年。風前楊柳株株活。雪後梅花樹樹鮮。隔岸飛留人賣酒。臨堤撾鼓客遊船。幾時遂我窮行樂。載道煙塵祇自憐。

泊釣臺

釣臺聳插大江頭。臺下悠悠水自流。交友端居尊黼服。先生高尙只羊裘。空山落日哀猿嘯。斷岸西風古木稠。極目登樓頻悵望。白雲飛盡碧天秋。

客中風雨遣懷

溪南連日雨昏昏。客況難禁不出門。山岳陰風驕氣伏。江湖秋水怒濤奔。乘槎久待無邊使。憂國徒懷寧至尊。自起高歌看寶劍。大哉吾道許誰論。

其二

謀生自嘆一何愚。彈鋏高歌志強舒。江海故人楊得意。風塵多病馬相如。買山何處堪歸隱。爲客經年厭讀書。溪上新晴新雨後。且須沽酒醉醍醐。

登天台

日光紅處是天台。萬壑千峯紫翠開。滄海波濤時洶湧。瓊樓石室自崔嵬。丹邱霞湮憑誰遣。綠水胡麻安再來。東望長歌搔短髮。秋風滿抱一登臺。

病後自吟

地僻柴門少客過。寂寥生計奈愁何。秋來得雨涼偏早。病起緣詩瘦更多。鶴立露枝黃墮葉。鷗飛煙渚翠翻荷。幾回夢入江湖棹。笑看雲山臥綠蓑。

秋興

柴扉草閣小溪頭。生理蕭然只釣舟。鼉吼江湖千里浪。雞鳴風雨五更秋。漢家事業蕭何盛。衛幕才名葛亮優。極目天涯心緒亂。裴裵窗下看漁鉤。

其二

栖栖矮褐閉柴扃。颯颯西風起洞庭。曉樹著霜千葉赤。秋蟲懸戶一絲青。雲昏塞北鴻音斷。水落湖頭戰血腥。回首可憐文物異。誰能提劍發新硎。

遊佛堂

石田級級燊離離．野外招提對趣宜．山色萬重青有待．梅花一樹白無私．得時豪傑誇身健．老去飄零仰佛慈．課罷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苦吟詩．

春日

今年春日殊無賴．不逐黃衫作伴遊．學道十年心似醉．懷人一別歲如流．殘山剩水塵凡隔．瘦雨蠻烟日夜浮．戰伐卽今憐壯士．功成誰擬覓封侯．

繡湖重遊

繡湖八月景堪題．士女扁舟尾尾齊．白水靑山圖畫裏．淡煙疎雨夕陽西．芙蓉濯濯偏臨岸．楊柳依依密護堤．滿眼浪濤終古事．華川望斷意都迷．

幽居自述

小橋流水護柴荊．門外靑山適性情．太瘦卻嫌詩思惱．多愁莫放酒盃傾．蕙蘭旣植堪爲佩．松菊猶存不用名．誰識箇中眞樂趣．偶來林下看雲生．

七言絶句

山齋雪夜寄王叔野

月滿中天雪滿村．一琴窗下自溫存．溪頭應有人相訪．只恐扁舟不到門．

舟中

短篷搖下兩長川．山重寒雲樹重煙．篷底筆床相對坐．有人看作米家船．

秋夜

獨自歸來秋夜靜．雨淫寒雲小窗暝．竹爐無火渴思茶．隔樹人家有燈影．

冬夜

獨坐夜深人讀易．屋外雪明如月色．松寒老鶴睡不成．飛下窗前伴人立．

春晴

曉風吹髮破陰雲．草色湖光轉綠痕．試看海棠枝上月．定將花影到重門．

寄王可宗

石鼎烹茶風繞林．小亭面水足淸吟．只今酒禁嚴如許．誰借香醪更可斟．

寄彥敬

高人歸隱久投簪．日轉花陰睡正酣．階下斑衣森玉立．時來猶說愛宜男．

遊赤松祠

枕石聽流夢未安．碧雲蘿薜古祠寒．夜深驚鶴羣仙過．人在靑松月下看．

其二

桃花流水出紅塵．洞口仙凡隔幾隣．劉阮若知人世換．春風那肯問歸津．

其三

金華三洞洞中天．今日來遊信有緣．丹井水寒瑤草碧．白雲猶作石羊眠．

其四

琳宮玉宇鎖崔嵬．絶頂松窗對月開．昨夜仙翁騎鶴去．五雲深處採芝回．

村園

半畝村園接水涯．誅茅新構小書齋．窗前不用栽花柳．只對靑山景自佳．

春曉偶成

淸晨睡起覺衣單．亭館東風怕倚闌．一夜好風吹作恨．梨花寂寞雨鳩寒．

題可宗壁間墨梅

深擁山燈月明中．筆底精神奪化工．老幹疎花生意在．紛紛開謝任東風．

春愁

一春多爲惜春愁．無奈鵑聲叫不休．最是惡懷難著處．落花風雨五更頭．

幽興

回首紅塵已息機．雲山應不負心期．晚來散步淸溪上．策杖長歌覓紫芝．

其二

幽居無事總忘形．草綠柴扉晝不扃．栢子香消淸晝永．閒憑棐几寫黃庭．

其三

芳草池塘夢惠連．臨風得句忽淸圓．年來每愧天才短．袖裏應無筆似椽．

其四

閉門不出動十日．雨後憑闌眼倍明．萬樹飛花將欲盡．一池春水漲浮萍．

其五

東書屛迹住山中．白髮蒼顏見老翁．門外黃塵深似海．一家桃李自春風．

讀易

至理從來無古今．後人刪註轉迷沈．遺經獨抱加潛玩．始識羲文廣大心．

南窗

南窗不受北風寒．筆硯供吟對景安．最喜手披簾外竹．雪中尤勝作花看．

題睡漁圖

拍岸驚濤喚不醒．輕鷗分夢下遙汀．綠蓑自擁蘆花月．應怪羊裘動客星．

題耕雲圖

亂石吹雲出曉溪．又隨流水到春畦．無心夢作商霖去．自在山中足一犁．

子猷乘興圖

月照梅花雪點春。小舟危坐醉中身。一時爲愛溪山去。本是無心見故人。

和靖索句圖

聳兩肩寒瘦不禁。東風獨立久沈吟。山童莫放催歸鶴。正與梅花論苦心。

美人圖

綵雲宮殿月闌干。翠袖春風倚暮寒。馬上琵琶愁未已。不須重展畵圖看。

內人燒香圖

小院鉤簾拜月明。暗將心語達微誠。妾身不顧承恩寵。願保君王樂太平。

趙昌海棠圖

銀燭燒殘夢未回。舊家庭院已荒苔。玉簫聲杳人何處。惟有東風燕子來。

徐熙牡丹圖

翠幰龍鬟護曉寒。無人凝笑倚闌干。玉環去後千年恨。留與東風作夢看。

夏圭江天霽雪圖

小舟和雪載梅花。水氣吹寒拂鬢華。妙處人來忘已久。不知乘興到誰家。

眞妃出浴圖

玉殿春深錦隔屛。海棠凝睡雨初晴。可憐卻被胡腥染。千古香魂洗不淸。

眞妃吹玉簫圖

此聲只許鳳凰知。誰遣豬龍耳畔吹。吹到綵雲驚散處。斷腸聲在舊花枝。

團扇詞

莫恨秋風入女墻。恩情中道易淒涼。人間縱有春風樂。歌罷桃花亦斷腸。

探梅

乘興扶藜過石橋。地平不覺萬山高。庭前一樹梅花白。疑是春陰雪未消。

溪頭晚歸

野店春寒酒力微。溪雲吹溼上人衣。山童不顧肩書重。更折梅花帶雪歸。

幽興

燕子飛來近畫簷。暮春時節雨纖纖。杏花落盡無情緖。何處人家有酒帘。

范增

舞劍鴻門計不成。咸陽歸路楚愁生。子房玉斗空撞碎。奈有陳平四萬金。

蘇武

北海寒深雪滿天。胡雲漠漠漢雲連。將軍不是麒麟種。爭伴羝羊十九年。

題蒲萄

漢使當年得種回。至今中國受栽培。秋風馬乳纍纍熟。正可盈缸釀綠醅。

青村遺稿附錄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黃溍

床頭書畫正縱橫。忽値今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青山原是舊儀刑。

次韻答德原金友　　王褘

納納乾坤內。紛紛寓宇牽。文星猶似漆。兵氣正如煙。轉覺心違世。其如命在天。同君暢懷抱。一醉杏花邊。

其二

愛聽箏聲曲。貪看錦上花。青年去如矢。白髮坐來加。政復臨身世。無徒戀物華。勸君堅晚節。湖畔臥煙霞。

春日繡湖上與德原同行

十里華川上。年來足勝遊。雨花林下寺。風柳驛邊樓。漠漠芙蓉浦。依依杜若洲。平生身外事。未許付浮鷗。

其二

相攜偶出郭。縱目路忘賒。山色初晴好。湖波積雨加。春濃浮酒興。人壯惜年華。世事猶多故。芳辰重嘆嗟。

次韻答金德原見寄

蹉跎三十未成名。況復時危事足驚。歲月逼人深似夢。江湖浪跡若爲情。已知干祿無他術。可信爲儒誤此生。多謝知心能念我。歸歟獻歲對持觥。

興德原僻居光明溪上

眼見兵連婺女城。吾邦騷亂若爲情。已應卿緯無他策。要復窮經了此生。少室山人空索價。杜陵野老欲吞聲。荒村避地相來往。日莽班荆蓋其傾。

金德原西園宴集得第字

旭日散微暄。喬林動淸吹。雖忻氣候佳。頗覺衆芳悴。朋簪得稍盍。客屐隨所憩。華年嗟易徂。嘉會況難値。開尊引淸觴。有酒須盡醉。情眞略儀儲。理會忘物議。維予二三子。夙宿諧深契。豈無西掖才。未擢南宮第。淹時姑陸沈。誰云果忘世。獨憐飄泊蹤。萍蓬渺根蒂。未知今日懽。明年復何地。

二月望在率昌客館夜夢歸里中與金十二丈傅九文學同遊高五處士別業旣覺有感而賦

東風解凍春二月。東還隴西駐吾轍。中宵好月入窗明。孤館殊花應時發。慷慨旣能倚醉眠。夢裏迢迢返東浙。我家住在縣爲傷。奕世衣冠紹先烈。青巖之下華川湄。古木修篁蔭門閭。里中朋友不數人。總角交游到華髮。金丈雖老文益昌。傅子方強氣難遏。縣南高叟故所居。別墅新營最幽絶。大田多稼廪不虛。華屋有軒席常設。自余便道過家時。三載于今成闊別。今日何日乃盍簪。固應宿好三生結。竹林藤蔓半崢嶸。橘逕梅蹊行鬱䕺。篇章雜遝詩句哦。盤饌紛紜酒盃豎。既詼笑客語仍狂。頗憐哭子言猶噎。儼然相對如平生。抵掌論心盡懽悅。寒鐘驚覺頓無聊。一點靑燈自陰滅。倍思故隱只山中。卻嘆浮蹤向天末。嗟我文章非古人。虛名在世眞切竊。一從蟠陸到鑾坡。久侍淸光入金闕。毎多杜甫能自期。許身欲比稷與卨。政圖事主盡愚疎。豈意謀身轉迂拙。肅將使指往西垂。迢遞河山重跋涉。嚴風裂面沙眯眸。冰搨霜鬢莖莖折。瘦馬衝寒不自禁。狐帽貂裘仍狗纈。得非定遠泛星槎。無乃中郎持漢節。道塗哽塞竟莫通。使事還須途中輟。歸報吾君扣九重。天顏咫尺容趨謁。儻矜弱質賜恩光。便向明時乞骸骨。慈母手線猶滿衣。先人遺書故盈篋。鑑湖一曲非所望。家山自可采薇蕨。

國賓黃先生之宦義烏主簿因賦詩奉贈

德原負才氣。少也不可羈。綬經復據史。歷歷識是非。酒酣卽狂歌。襟度無瑕疵。左足久躄躠。想吏容顏貧。惜哉承平世。遺此磊落姿。近聞處村僻。轉與世情違。

跋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宋濂

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黃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舊遊深致意焉。詩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濂嘗力疾起讀。非惟波瀾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政之治。皆有得古人風勵之義。視彼摭辭摘句。取合於一時者。不翅天淵之縣隔矣。昔者柳州同劉賓客逃竄言懷。寄澧陽張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尚存。要不過流連光景。嗟悼無聊者之辭耳。雖其觸類滋蔓。不厭其多。與先生略同。至於有關世教。足以增大彝倫之重。則識者當謂先生之詩爲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爲己之功深。不自表襮。唯濂知之爲獨至。故題諸詩以志慕艷之私云。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節文　　黃溍

既老而益艱窘。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樑、蔣玄、金涓、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

黃文獻公神道碑銘 節文　　危素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褘、宋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

青村遺稿跋

青村先生遺稿一卷。序一首。詩若干首。宗明獲讀於南豐胡子秀夫家。見其寄興高遠。衛道眞切。言若不經意。而實有關於彝倫風化。心竊愛之。惜夫世旣遠。後人傳閱者。又皆手相謄錄。多所訛謬。況又有不存而傳者哉。雖然。先生所立之大。則固不以文辭存不存爲加損也。先生生於國家代元之際。隱居終身。不受州府徵辟。太史宋公。與之同學。嘗稱其爲己功深。不事表襮。惟濂知之之語。則先生所以自得而不願乎外者。又非後學所易窺也。先生學於許文懿公。文懿得於文安金公。文安得於文憲王公。文憲得於文定何公。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黃文肅公之傳。而爲金華朱學世嫡云。聲欬僅存。慨仰之餘。因與胡子正其訛謬凡若干字。歸諸先生幾代孫太學生江以梓傳焉。嘉靖三年仲秋中澣。後學四明黃宗明書。

青村遺稿書後

昔李翺云。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江竊爲此懼。江惟先世青村府君。從白雲許先生游。稱入室高弟。議者以爲承王、何、金、許四子之傳。上續勉齋黃氏。爲朱學世嫡。延而及文獻黃公門。見而奇之。嘗曰。予徒友也。若吳立夫、宋景濂、王子充、朱伯清、傅國章輩爲之友。恆雅敬之。當胡元時。虞公集、柳公貫、交章薦之。迨及我朝。州郡屢辟。輒懇辭。隱居青村。教授著述自娛。以終其身。所著有文集四十卷。有湖西集、有青村集、總凡若干卷。惜歷經兵燹之餘。散逸莫存。家君於青村舊隱處。搜獲詩數十首。及楊氏陳氏譜所錄。克全叔祖口授者。共得詩五十五首。撿舊笈中得文一首。類編成帙。字甚訛謬。南曹秋官正郎王誠甫、副郎胡秀夫。相與正其訛謬凡若干字。彼惠文以備紀其顚末。噫。百餘年來。人徒知重府君之名。而不及其所作。幸而遺稿僅存。俾不壽諸梓。以永其傳。則後世無聞。將幷其文而泯矣。不明不仁之罪。其將焉逃。遂書刻於南雍號舍。及歸。又承儒僚叔孔安兄來詩九十七首。以續於後。篇帙數小不成卷帙。或曰。奚有於是。如璞玉既毀。拾其屑者。猶可以爲世寶。而況所以集先生如是。幸得考見緒餘。固亦足以槩知先生所得之深矣。江不敏。非知詩文者也。知寶先祖之遺而已矣。先正宋潛谿有曰。先生爲己功深。不自表襮。唯濂知之爲獨至。又曰。先生氣雄而言厖。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夫觀宋公所與。則所以昭先府君者。予之不敢溢美也可知矣。旹

嘉靖四年夏六月十六日。累孫江謹誌於後。

牧
庵
集
附錄
姚燧撰

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牧庵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勦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即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醼酣後。岸然瞑坐。詞致研隱。會者或不能供筆。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觚乎其輝煜。一時名勝。靡不斂衽焉。自閥閱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齎金匯帑。託銘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饍寡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冀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君神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蔽若市。或酬金物。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尚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奇佹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嘗奏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家。凡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濟南張養浩撰。

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乘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秉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爲樂。公獨嗜學積文。早負奇氣。非所謂乘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錄公文數十篇。玩繹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暨得窗圖所刊本讀之。既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贍學餘鏹。命工鋟木。大惠後學。予時承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葉景修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册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案牧菴集今無全本即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 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雄深雅贍。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元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求元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

累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鄱陽吳善序。

牧庵集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爲柳城人，元無柳城，蓋是撰墓狀之文者其舊貫耳。）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迹具元史本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册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篇識，雄偉光潔，家傳人頌，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奬之詞，然宋濂撰元史，亦稱其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國初黃宗羲選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庵集二十册，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

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於後。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紀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庵集目錄

卷一
祝册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卷三
序十四首
卷四
序十一首
卷五
記四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卷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碣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阡表四首
阡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牧庵集卷一

元 姚燧 撰

祝册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祼將.非獨予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請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謚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歉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贊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歆我祖宗.歆此嘉薦.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册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旣平炎趙.賀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當.聲教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遡道阻脩.方命正朔.擄殺之而不懾.威畫之而不聾.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稽顧天靈.昭明.於諸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彊是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閫塞洲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偷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乾乾.士氣日作.審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蹈戎行.違馳電擊.大北其聚.虜巳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挫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還鋒.伺閒出奇.盡聾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蠢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救當.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觀天光者.容容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治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斿九斿.賚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閒歲不登.旣賑旣恤.虞廉未博.民羅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攜一漸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册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嗣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順啟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辦.而隆名徽典.靜未見僉.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明.居常處變.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與其行.追輾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倚遲陰隲.早遂振旅.嚴闕是崇.甄旣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册儲皇.曾不再日.歸滑宮掖.侍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鑾輅再幸五臺.淨供大修.以樂夙願.極心爲臣.天壽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喩.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昧仁恩慈.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彊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蹐莫上之尊.爾衍無疆之歷.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肖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册寶.加謚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戕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臺懲前人。尋數部衆。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數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 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懷。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勤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繼。旣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循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翼翼乎其敬。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爾夜思而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者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亂擊。青臺治歷。本乎窺日月而送迎。縣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識斯舉。今旣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諡。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于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諡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惟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許謀廟堂。爲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榮。具官某。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處。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轄六軍。善辯讓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舉之可懷。視倖利以不貪。同縉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慚於周魯。方歌功於淸廟。遽委魄於元閭。豈意少者殘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嘗爾後均胙乎淇陽。於體。何但上下咻。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杳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諡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愍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昌。固知非心膂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之選。爰其春秋之方富。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執戈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鉞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叛戚。旣嘗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者。杯盂璨以陳玉。賓處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金。人避駢駢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全爾於上公。即家爲國。廣敎予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殊渥。

楊恭懿贈宏農郡文康公制

舉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自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篤有績而蠻有匡化。三輔爽親之自致。無鵠牛羝而粹生奐。觀篤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山之僻不起。而宜室之席始虛。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李郃。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鑠。惟餘不朽之聲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尙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屢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嘗追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數五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敘。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頒戒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洽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閣省而總政。屬王旅肇壹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保爲傅。大德之諡。以正易眞。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若未盡。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示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乎方。昉爾孫弗偏於神道。章追刻寵。恩重奮棺。

王思廉之考贈恆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齊之。由太山出雲于膚寸。滄浪淸者。乃睹冢導漾之濫觴。即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某之考炳。秉孝溫粹。治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學。方晁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盍仕

其時立勞于國爲令雖國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敵朴之威以求得情乎獄拒榷筦之策以壓興利之源得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遠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濇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丞疑於二品於戲推子以及其父不于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敏

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爲崇卑夫貴而子卑宜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宜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然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覩姚德振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曰延可謂姚德追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燠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白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月旦評者推傳相爲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振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

敕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褒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尚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囉倍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勤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乘旄鉞釐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麾而宋人去平土城郭豐山柵水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續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之祖求他臣家由子孫貴以褒命者詎豈同日哉於戲可嘉也已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君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貲嘗倒囷以周窮寧裂券而免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元勳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澤于目前遺釬隨潤爾獨揚名于身後雖賁何加尚其光靈服此茂渥

妣牛氏贈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恆產工利器用商遷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宦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向義多爲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嘗令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勳爲顯諸侯而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贊御之臣何物寒暑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之違豫卧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遺揚俄纘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卑孫曾如臨父母歲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稟氣通正爲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護司聞

振下民之饑羸者損布爲端之三百與米爲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五金品之亞者初匪于民之擾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稱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覩于生前袞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欽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尤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榮責某官某之妣賈氏賦質柔嘉爲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南澗之蘋冀其宗祧匪異善閫門之主饋又佐劉帑廪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媚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爲親臣於戲由雖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士信盤匡而讓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章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綿遠自漢協贊及元成父子繼爲丞相傳爵淪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爲后而男尚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袞衣赤芾者匹最爲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茀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爲降恩綸

中書左丞和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閒國以念功恩以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愛寵幽褒用昭異數具官某方齊轍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閫外賈勇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粤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决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璧星馴之捷如震如怒摧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淮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稾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爲推忠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姚德不及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振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一元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爲晉武君祜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爲

臣利用。行師有頟水建高尾之功。則其婦大疏。封爵無女羅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嬪我元勳。貞順範乎閨門。恭儉化其姻里。間安輿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貴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皎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矣。高風物表。人則爭仰其生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

張宏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爲箕裘。出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淬鋒鏑。儒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公張宏範。純明而敏學。沈毅而善謀。爲二千石。則有聲于魏郡。嗣萬夫長。克有光于葵國。城濟南。夾襄。卒圍齊盜以鳥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荊蠻之豕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臣守其揚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驍騎。居顏行纔十三人。躍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使節於江東。方遣俘趣三宮之入朝。其丞相挾兩王以出國。建僞號以于正朔。孝亡命而姦甌閩。率趨利之孤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讎。執敵是求。遂令衆叛以親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僞生于溟海。竟滅迹于崖山。萬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膝之紀績曰。絕吳語之勞苦甚溫。方恃爲斬父之爪牙。而遽啓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土之末。錫故卽發身之自愛。疏賜履之封。尚其明靈。服此茂渥。

妣贈齊國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輿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方。憫爾劬勞。寵之贈卹。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母館氏。秉彝持正。含宏有容。心靜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稟者秀。能爲國以簪賢。信有開之必先。肅厚報其所自。令譽永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章具在。逝者如斯。未嘗往。神爽如生。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彝倫所繫。典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妻某氏。厚積慶源。恪遵禮範。純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乎家人。可教勸于風化。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耆艾。於戲。寵章所賁。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尚勵堅貞之節。

痛呼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既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鶺鴒而傳鸞。弁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嗟嗟鳴齊痛呼。自夫幼學。以及壯行。翩翩佳公子之稱。矯矯大丈夫之操。嗣爲元帥。代其考親虎節相承。可謂父菑而子播。龍光不爽。式昭臣敬而君仁。纔纘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旦。嘻。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衞。於中何憾。巳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魄。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夭桃兼灼。既及聞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秉詩書乎將上。

靜肉從消。對勳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爲不淑。俾稱未亡。求斯世之賢哉。亦爲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身既分始而分終。高爲谷而深爲陵。名必傳今以傳古。

烏雅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肇命。龍邃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屬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既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擴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踣其跋扈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戰。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聞巳昭乎白日。分國於蠡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離飛。及見九斿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賢。莫不令儀。蕃桃李之穠華。藹蘭蕙之芳佩。季女齊而莫隔吉蠲。克謹其輪祠。之子狩而韜弓。險阻備嘗于軍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及于生歸。以新觀美。而象服可由乎死很。不大疏封。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日月出而爝火息。理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臻山東而北歸。辨貞赫棄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衆乘帥麾。知歷數之將窮。束干戈而胥附。登孔山壘壁之實。挑抗其定反虜之武仙。徙治保州。斬荊棘以立府寺。從我汴闕。乘寶玉而收圖書。事審太寧之三宗。封易淶遂以萬戶。至世息移全軍以戍亳。偃抱鼓不鳴郊壘者十年。徙齊虜削諸侯。俾城燕平板幹。可壯邦畿於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啻無十一於千百。故今朕贈以太傅。賁加異尊常而再三。又增賁於九原。兼追揚及二代。而父而子。皆使向大帝之巳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臣而無負。肅請絕等。以慰明靈。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影附。克戡多難。以底耆定之功。是用賁以追錫之榮。而配亦與焉。於戲。非吾將相勳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某之妻毛氏。淑愼柔嘉。涉獵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國同其艱危。及後爲顯諸侯。値世婦人妒悍爲俗。實矜其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遇其下。爲有恩及小星之衆。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己出。故教勸閨壼者。莫不舉是爲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崇者。其可異諸乎。

牧庵集卷二

詔制

楊留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顯。其木之本。培植既深。會之蘇。枝幹之柯。散分斯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灌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艱。役擬匪懈。雖迹沈浮于里社。而名表稱于鄉閭。德邁乃身。盡力菑畬。其地澤流裔後。聯芳侍從之臣。劍佩前良。有聞今日。苟不上推其所自。曷進丞疑。何以下詔夫將來。用光泉漢。

妻寇氏贈壽國夫人制

婦名門於遼右。歸華望之室。曩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生弈弈之令子。實爲洸洸之武夫。觀其臨陣以捐軀。于時超難。可知卜鄰之提耳。乎昔教忠。朔會孫以宮臣。爲儲貳之傳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睠之贈右揆而勳護軍。殊恩已極。爾于穀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從嵒贈壽國康懿公制

禍于人而合于天。徵齊權信。非其身而任其子。從古已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弓必勁而矢方剛。取譬若近。爲理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帝廟。遂歸致爲郎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勝祠主客郎官所職之般。紫窮吉軍實。閣老相資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戶。死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展矣三司之

列。爵加公袞。歸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尚膺茂渥。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明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勤吝闕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臺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自。秩上公以九命。既疏大國之封。開壽域于八荒。宜正小君之號。用賁告第。貞魄是承。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遺鐘。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釋其先世。肆卽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顯之父守道。生値時艱。出膺人傑。屬金源之南播。乾恆鎮而中居。彼鎗萬死灰之然。而潛出代交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歸都師不遺稚弱。佐太尉之孤軍。齊聲雖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常。鴻集之保。遂其奠居。梟悍之卒。戰不爲暴。用輕典以刑新國。克遠省以任斯人。損戶薄征。折券恤匱。故飲惠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略。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靈宥偏雲漢之章。民曰異諸。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戲。功豈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矧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尚永無斁。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慎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止。蓋既所天之加恤。宜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妻。姆某謚懿。婦主貞順。令聞門之不出。奠宗祧之必親。齊國賈妃。織警雞鳴于昧旦。晉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養以辨章之顯祿。何報春暉。服其裕聖之寵衣。是寧歲晏。居勤簪組而無逸。勤稱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貴髮之良異者。而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子壽域于八荒。疏封先汝。進夫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

耶律祭酒考贈涿水郡莊懷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德。子焉能任。皆由父教之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遺芳。紺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某官某。中書儲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禮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執禮爾家。而又壽嗣續箸時禮之教。于以見平生冕紱將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馳肆乎五棄。振衣揭於千仞。事先惟孝。雖奮董于輪祀也。規其傍下以恭。其威獲之久。故耆民耳。睨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于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袞寵卽封。用昭章于疑穀。寵誄以副。殊還罔適。

王思廉之祖沂贈恆山郡莊憲侯制

商容般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歠而尙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晉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爲亡金之用。立人由己。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籌。假令而爲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免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文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罰。翻

焉.高門.報願在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客夫青宮.時竟逢朔農於綠野.遺榮若此.垂裕尙多.於戲.父爲士而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彝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爲數隆殺之等威.尙其光寵.歆此明命.

祖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譜.其次傳則汝爲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繽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爲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喩.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溯厥芳猷.宜玆象服.於戲.教爾孫導其先路.旣竭其力以事君.忍王母愧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啓宇.降斯寵命.賁彼幽扃.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晉字啓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武之日.負其先秉之才.旣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爲善良.振饑羸使遂生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爲.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爲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旣一門各盡其職.可于九原不顯其光.

焦德裕贈恆國忠肅公制

專審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東甌.亦旣牧甯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錄之可遺.爰啓大封.用昭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皆得自天.且資以學.嘗王略經綸之際.適金源遁播之秋.獲巢太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後從譯輦.濟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名益延.及大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闢.自家而起.乘傳以從.旣同輻裂之軌文.又翦鷇輿之貨殖.爲勤之夥.校舉豈罹.方分省政之叅.俄乜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淸風.黃閣留一萬古.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于禮經.用厚加乎懋册.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如鷹揚.號爲萬人之敵.據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反鄒.乏總戎之制閫.來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卽下令于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戲行.三蜀之星河動影.勇類敖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貼危則屬衆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士之最下.勤騎所蹙.堅城毀摧.如斯宜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不嘗忘者.昔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晉卽封.或魂魄猶思翼蒙之國.

伊蘇德物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薇.命于大子.者爲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名曰世臣者.卽我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沒則斯朕所甚懇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鉞于成童之年.交殺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

得於生長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爲將之體.其何以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纏五稔.願牧甯平宋之後.數已百羅.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或秉政鈞.自陝右而雲南.蹤辨卓而丞相.勳亦懋矣.年則未焉.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旣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寵章.爲對光寵.如在明命用歆.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勳.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其推師道之有傳.旣不墜其治弓.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鬱佳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張弘略.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洊致之龍光.會盜發于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綏.宵奔已潰.歸守衛士.兼長儀司.賜金釦之卮.被錦繡之服.以中奉秉宣慰於淮浦.仍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旣殲.餘孽何賴.超叅南省之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襚衣.猶及贈其褒衮.於戲.乃公旣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歆.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緊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菀而己集枯.羨烏鳥之暇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策之卜居.道理之安.死生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妻室.義定君王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思輕妻子之私.諾雖牽而首不肯.當其歸以萬里.始克覲于九重.帝曰嘉哉.世所難者.故其賚賜之物.儼然充牣其庭.或爲廷士于中.或將邊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高其一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潛德.於戲.恩如箇家之弈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兄國于拂林.爵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

楊福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貴乎死.丈夫橫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隧.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予遼行役.第知爭先而賈勇.何有反顧而苦疑.將工破之萬夫.壯軍威于千里.志復王略.假衣帶不甘南紀之存.魄毅國殤.殉枹鼓以示北方之矯.輿馬革包棺以奚異.距寵章納壤之未聞.展也輿哀.爲之賜諡.爰加美號.思期昭白于廣庭.式慰門靈.制許樊黃于神道.

馬寶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爲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始可稽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其官某.棲身巖穴.屏迹市朝.旣力稽其讀書.復繼楊偵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溫室省樹之觀.間惟對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聰.賚衣在笥.進秩顯興萬里之塗.牽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願.爲高.竟自遂以終身.敢維憎茲多口.傳家有子.歷宿爲郎.治膳祠主客之般.繁酌嘉吉軍賓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對旣着.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

囊克特穆爾祖考伊蘇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譴遇臣下。將責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人曰予知。不力書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旣貴乃推以哀與大夫尙書左丞麥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默。我高后。予爾先人聞爲世之所賢。奉遺俾而將致。由渠旣耄。辭不能仕。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父譽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東朝。夙夜惟勤。戴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爲傳父居書室之館。以翰帝姬。靡一話而一晉可三薦而三沐。卽其時皆書之册。視他日取用爲模。至今天府所藏尙存。擇古地官。爰加以贈。於戲。千兆民以敷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命而動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爲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

祖妣克吟氏呼實尼沙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勤循禮度。旣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仁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秦國惠康公之妻。大夫尙書左丞麥克特穆爾之祖妣克吟氏呼實尼沙。貞靜而幽閒。柔明而茂淑。德實在己。貴不以夫。由嬪椒房袞。妻必食于河鯉。爰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爲傳母。盛哉車服之出入。蔚爲門戶之光華。生子則賢。旣聞關功成于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乎三公。何爾身不及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高后之明鑒日月。生及依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沒可忘其幽賁。大秦啓宇。貞魄用歆。

考崇福使阿實克岱追封秦國忠翊公制

贈以寵忠。凡善無微而不錄。名取實。夫書有大而非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下泉。某考昔在憲宗未登寶位。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卽在軍。鈞錫以其名。嘉與帝姬共其傳母。臣求愛。遇于當世。人罕過諸。女采擇輸于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蜀。乘世傳而超燕。世祖異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爲獻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海。責從間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遙。奉情重寶而歸。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勤無與比倫。報宜其身。顯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褘。豈尊乎袞闕。用方賴其幾流設爾無是之簡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傳。何及鍾繇虎賁之共异。宇脊大秦。足表遺父爲迹之不至。英靈不爽。茂遷其承。

李道復曾祖考執贈韓國公制

于傳有習。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脩。如當會而穫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尙論其世。執蹤其家。自後唐僖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闌戰藝書從退鷁以俱飛。晚節考槃。遂卷居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士。矧其資上黨之索侯。源濬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基厚。宜爾來孫爲我藎臣。一乃心之是期。自其身以奚愧。與同休戚。嘗夔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故于三代之相承。皆以上公而爲贈。於戲。汝爲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大夫。尙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

曾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內言不出于梱。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而必報。此古聖人勸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

某官某之曾祖母。乘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內。利家人在饋之貞。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蘩之設。爰衍曾孫之慶。用疏列士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永。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例爲山。蹙簣其址。百川學海。濫觴是源。因於已然而卽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靜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殳之役。以從王事。爲殫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奪明成敗者。算無遺策。後移濟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人。自足爲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皇妙擇乎師友。俾予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知。必耄年而不倦。與疾河內道卒。冀方其盡瘁以事爲如何。于無德不報之有待。遭成嗣逢秉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艱。嘉猷是賴。爾扶奇天之紅日。一新黃閣之消風。能蹈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生負爲明堂之八柱。沒宜享淸廟之六瑚。爰啓茅封。式光塋穎。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旣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異開。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溫恭而懿徽。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蠢充伺鼎湖之格天。濬圖內難。賴忠良辨虞淵之取日。尋復重光。如斯借箸之籌。皆出斷機之教。匪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尙期冥漠。少慰靈明。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蓋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之性。凝婉靜之姿。婦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嫟居儲傳之嚴。所斯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陰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稱象服之是宜。尙足表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寵命。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內助臣忠。賞爵惟公。尙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德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靜。遴選蚤由于名閥。篤恭宿侍于慈闈。嘉若令妻。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己。富貴尤盡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飾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熾。豈惟偕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對越會全之美。克膺寵渥。茂介禎祥。

牧庵集卷三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辭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書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官之致堂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靡讀是書。大德辛丑，摯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俾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庾，而錢羨于帑，足以傭工，俾翻刊焉。因使蠡遊江西，閩縣修宏方掾此省，出管見叢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故物也。嘗貽其子堉責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生，遂受寶之，踰十年矣。併摹寄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于韋誕，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于用筆精末必逮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篆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彙，叢蓁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褒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之人，寵受華袞，恥象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何邕所敢及。復哀其時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溝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非是棄世。烏乎知其寶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加密，垂後之不苟哉。是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尚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為序。既喜是板為興文之始，彙其得書之由，與今所歸，以詮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識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離刊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劉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禮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于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弈，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諱者，虞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繼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具器惟鉦鼓長鳴中鳴警簫，管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案於宮縣間，雜而奏之，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纂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登詠歌之，其聲亦可齒是賦，皆疑遺山論詩于西蜀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河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為寓意于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為

郝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旣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樓鞘而導樣輪者。似已飫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蓋有元戎。壞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奧。走願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于筆陣間。必能斸壘得僞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振凱也。公由陝西憲長。以宣撫使巡行郡國。淮河之南。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勳名流于天下後世。父基而子構。涵塗而孫輸。存乎當時。爵紳榮之。垂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楊震袁安四五世迭爲三公。桓氏世爲帝者師。與後漢祚相終始。下乃唐之韋杜八葉崔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尙多。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修。詩禮之日損。徙業下逮百工衆技之利。自混於齊民。能不觸刑辟以及其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絕俗之識者也。嗚呼。世德之易墮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于始。而無開于終。有先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焉。必人也耶。簞食豆羹。爲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揆之于義。以裁其當否。況如天者。將界人以世德。甯不靳吝愛嗇。誘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由中議擢金天眷己未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爲搢風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休復邁學方力。諸孫蓁蓁。紅蓮碧蕙。穎發庭下。又如是來者之未艾也。求今喬木故家。可甲乙者。輪指不滿四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爲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止。不盡享有之。留爲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議松庵集。右部常山集。奉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俾燧爲序曰。夫人之言爲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誥布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劉夏陳言。一以經史爲歸。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以爲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人多不敢官公。稱曰松庵。猶曾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奉議名駘。僉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師獨長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追少師乘長尙書幕。隱居蘇門。肇致予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急。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養成。長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梳山嵩山。

皆中下殤。旣俾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嗣以王數起爲京兆宣撫司參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僥者。相失兵間。次王亨。嘗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謂夫人與曰。他日無離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壻其家。得觀還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護先生遺集。實有甚至。不以付三壻。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次姨自櫝之。燧後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恚而與其姊絕。尋卒。剌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經管上者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荊門長林簿。求公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來長林省其姑。以四帙歸。後事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由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于王氏敗篋故書間。得其七帙。負囊以遺燧。思四帙在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劍錄事。將內入秦。求七帙板之。繼寶書坊。遇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悔始受學先生。嘗面命之。曙從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其祖書。行今與從。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鄴國世家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所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嘗故燧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齋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爲之。今爲士者。事會之來。縮項喘聲。不敢一出。而用其學。自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困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自其未冠而爲士子時。喜騎弓馳馬。讀韜鈐書。其先公禁切之。每不爲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審焉。迨筮仕也。連三佐戎幕。用其書軍旅。率輒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日果驗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卯。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本。一時材武智計之士。莫不羈聯轎後。今試其能長圍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銳。浮馬籃渡江。乃得專一旅之衆。蹴蛇茹蟲。蜷蠖之徼。以釁鼓之釋岸詐殺。曾不敢少儀其鋒。旣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知有易代之權。又擢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民者子孫或不必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徹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始弗審之者。自妄其言之迂狂。衆瞪瞠目。若不可少貸其遺慮。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寇公理賦兩浙。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曾成是求序其遺集。予客讓爲。因得讀之盡卷。爲詩六百餘首。曰。嗚呼。予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可致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大小。要亦繫于吟咏性情。有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爲形容所遇。如南夏蠻裔之山川習尙謳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嘐吾耳。感吾心。而出吾口者。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爲誅姦之膏鏤也。今也同時披譜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爽。與或過之者。將千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致觀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擢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俄陞爲直。改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宣慰使。仍虎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

顯其遺文板之播騰一世。曰。吾先人非獨功如是。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樗菴集序

余讀陳杞世家。敍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臯陶封英六。曰無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之間。將二千年。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采其世。視與滕薛騶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諸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有其譜。不隕世德者。豈不難其人焉。搢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專搢紳者。知尚乎此。其或徒業不儒稚四三傳。于所宗祀。猶不能舉名曾高。況族從之遠而審乎千歲之緒。一朝而微絕。其發太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也。近世惟吳氏從五代。曾少帝降遼。爲遼名臣。三世三相國陳秦燕。箕燕皆中令。中令而不官。少吳矣。然繼體搢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得見先德之緒于今日。嗚呼。其善爲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敍君樗菴集。因伏讀終帙。得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表啓五十四、序引記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青詞祝文九十二、榜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閎肆該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聞臣譽士之知。書屨其門。必曰內翰。蓋已興其不踣是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亡。願求君故人子。及識之垂髫中若嬰者耶。亦足爲斯集之悲也。竊嘗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及見其繫。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之所悲。豈非適爲嬰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賢者狗窘。狡者游誇。近者膚卑。臺者峻岩。剛者麤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今者陳茶。戾古者無法。葩豔者遠實。詭異者艱嶠。失志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狹數者詖傾。其失非盡乎此也。惟所性中正寬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醇。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致意于朋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爲後學篤倫理之師。嘗見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爲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墓碑。又聞平生于遼金右族。字名官勳世數子孫。及其外氏何人。皆能歎疏而備言。我外舅紫陽翁。嘗觀其爲書。豈將賁筆近纖耶。惜不果成也。京今歸爲州教。偏偏自持操。置門算甚高。其姻與友。必求其類。異不限世德者。其甚潰遼金世族。蓋習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趙樊川集序

樊川。甯君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有聲乎此。世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爲樊國者。同其時耶。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中舍杜牧名其集爲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爲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魁奇繁薈。凡可娛心而駭目者。悉甲其鄰。人亦目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肆其圖者。惟大參楊公西庵爲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生精鍊世故。每自負其沈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偉德、管通議君訓。始撫遺藁百數十

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剌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乙萬里。席不遑煖。絹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剌蘇州。又剌郡。治散月。畝方暇。因發閱篋中裴。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僭僩久之。悅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惟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賈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堵下。作序。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心哉。順天道也。一小人生。而君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弘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寶憚王嘉。寬憚陳蕃。冀憚李固。操憚孔融。懿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劉蕡。异鑄憚韓愈。憚之者人也。所以使之憚者。非天乎。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竄積而蟹匡范冠而蟬緌奪者。知位之不可特。恃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發號。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淪淨田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不詘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侔。氣有明昏懦之殊致。故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瀋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姑即已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永興。竟宋文之元嘉。偏方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犍、涼張寔、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段業、李嵩、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西秦乞伏歸國、仁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沖。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沖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膚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遙遙。繼序之昭昭。況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與。將善于事大。不失其貢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澤。百世而不斬也。

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之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升盧邑。何也。朱當祖別子于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其府雖得置臨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絲爲斤纔一。納不聽下令擅徵發。其地皆隸之天府。歲終頒之。其網亦密矣。遇高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歟。最二祖之所併包。何翅萬國。其苗裔有世其土而王者乎。雖奉迻人之祿以間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祖又爲乃先王降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于屬爲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室。當儲皇之救寧內訌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瀋陽王、駙馬都尉、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字。遂與同之。又原降詞惟曰瀋王進尚書右丞相。加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蓋露恩光。可謂無以尚者。其相與參軍趣門謂燧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爲序之。翰長乃帥其屬。六爲賦頌。褒揚抬拂。歸美聖德。歌功台階。其聲諧鏘。若金鐘大鏞之聞乎虛業焉。其文煥煒。若山龍藻火之摛乎繪繡焉。既不道于一善。燧序先之。則爲驚吾之粃糠。有識其醜者矣。

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丞。前南陽府教。梅谿錫壽彥亨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鶚所作。用筆高古。神閑韻遠。眞天下之奇書哉。彥亨自賦之外。詩若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寶王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摔玩披吟。名篇俊發。諸五鑑鏗鏘鏘。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喩其正而麗也。摛藻煥輝。絢爛奪睞。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質而章也。二十五年。余能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唐。浸淫卷軸。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䂮騏驥千里。䌫馬程以十日。或猶及之。是以竭力蹶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詑彼十三人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弈之與拙弈乎。拙弈獲偶善弈。則其智日增。善弈之遇拙弈。則懼其術之日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子之是從也。

壽臘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好於平日。有不得一擠堂陛而跂其几杖。非由子以觀其知。有無從者。蓋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不干一揆以義。方鼎詠之蹌。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蒙犯炎瘴蒸如嵩厲。而至于海舶涉洋矣。蕩以春雲之瀲。引以排山之風。至其既岸。始礪兵負甲以闢末服之獠。出萬有一生之途。滿歲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實亦以節早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安能辭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之不可反汗。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嘗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貴家姻里顯

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人墳墓。以安享有家於淶水之濱。視榮耀若無與己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求之。其情與義有避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而別。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驩浹而閒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廡宮于庭。無所爲而至于淶。故于躋堂陛而跂几杖。且不得而迻焉。矧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書爲文。凡庭臣之文者。率作歌詩爲壽。燧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迫南歸。今閒退于鄴。無擧乎中。故書所由爲序。示詠以致三千里之賀。

于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嘗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恆在于有官君子也。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顧其勢有不可必得。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革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欲以其澤及斯民也。厭之以好爵。酬之以厚祿。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望其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況君子于親。詎其還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也。雖徙祝之。又以其祿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而爲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遺意也。允中方爲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母氏夫人。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者益昌延而無期矣。允中以黃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其孝者爲如何。然未嘗觀木之稚也。氣銳皆上聳而挺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疏皆下垂而婆娑。有求覆于下。亦理之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人以白髮之親。無黃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爲吾身吳天不弔者之深悲矣。余識允中十年。于今未嘗言及其親。己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爲夫人序詩八十者二十八。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編爲兩軸。最之爲四十二人。五十八篇。蓋有同是一人。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他人。宜別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疎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有不得升堂以介壽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頌歌若是。于以見凡允中交者。皆母之訓也。然反披而覆誦之。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稱夫人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壼內而出于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投蠱委質。取必夫人之一言。是壟闥外而入重幃帷也。兩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賢。兩不爲是。審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況蒼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非誣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媢一世。而世之人以爲知言者多矣。時中或有賢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爲是書將報德在今歟。其徼福未來乎。以爲在今。外事物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既享有于昭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觀孰甚焉。彼爲浮屠法者。必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樓之西堂韓公。亦僧之巨擘焉。年百十一。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白姓同齒者。日夕誦浮屠言。韓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

已不能充乎五內。而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爲之止。彼爲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爲浮屠法者。顧爾之不置。尤中其以是幸諫之曰。某之友姚燧者嘗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後中而無失。今也名鄉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之。劈繇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變。或以御恤。或以名而著。或以年而抑。或以政而恩。或以文而揚。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顴頤顏角理髮須。各自爲處。終未嘗集而爲面。使人眞見夫姸醜善惡壽夭貴賤爲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淸玩。可與古李鄭侯王副車者敵。蓋然承平故家習也。後爲國學生。始與其孫有師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卽世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關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寵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壓國。汴都尙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怫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知公淺淺者。惟曰尙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佗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存。盡鍼艾藥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能。不能公之所能。不惟四子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薨。謝凡在庭將相。善言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詩以誄之。集將白篇。煥乎其黼黻。繡乎其璜琚。所以勞繇平生者。將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概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敘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傾其嚮焉。

謁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僉河南憲馮君皓。亦以疾得告來襄。間便醫。予雅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力。曲極爲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適其長而德有術。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諧于時之爲遇。未若不乖于義。爲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爲何時哉。譬如病阽瘵絕息困之人。爲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簣焉耳。使大君子者。顧豈不審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死生已爲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位。浮沈于常官。于時不可爲。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寒窗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全名之先識高致。豈可謂大遇。倘冀不遇之云爲哉。當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跂而師之。下焉者。悵望塵躅。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略不及之也。嗚呼。孫晉爲宴。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隘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興慨于九

原也。又先嬸翁紫陽之詩。賢雷姚宋是門生。而元碑止載雷李王冀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峯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爲獨見黜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嘗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況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目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謦欬。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也。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蓋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是歲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忌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吾先人。維昔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內貴名之士。蓋棺同以是歲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牧庵集卷四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新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燭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巳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簡。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暇此。今以憲屬來鄂。始及之。且謂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擢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執親予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聞。人持兀銜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謀膏血以禦魑魅。

極林莽以觀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遊之魂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控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汝卿月歸序所與書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荊憲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遠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歷于君命勢不容己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歎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略然也自歷荊憲至今其間疊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履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鼎之前編修憲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闢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瀏見于淮而不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敍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徵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失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觀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尙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廣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習相懸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人以公善慎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宴人矣或有憲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乎公者已辭徹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己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材師聖而祝釐以成己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牧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荊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舊或蒼蒼者再索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既成升堂以揖莪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覩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費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響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惟執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書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盍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藉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爾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喪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

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繼于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鋒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恆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倘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資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願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惟爲最愈而不加進自幾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愈者爲忘不加進者陋而爲遇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盡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爾徒以從遊之久故願因郡書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情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迹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皇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覦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謗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慰之不然殆戲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贍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畫歐陽子則爲幸矣聖賢也有殺而不遺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量余爲哉則爲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篇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悄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與韻一致乎.將特夫泣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其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言.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予其別也.敍以聞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漢公跋于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書則弁冕端委之人.將執事于郊廟.于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家人視以爲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縵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鈹.進踴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爲是者.雖云出乎手.而一心爲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觀今爲篆者無枚舉.其雖求一畫而可臻古人之闕.陀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爲是拘藝.則心存而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墅.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料郡于岳.序以聞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垂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贓暴.幸不罹非罟者.君以清愼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于民.與秉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藉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己而出.嘗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嘗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予

豈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旣多乎.今之老于刀筆官儀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遠掖.以爲官闒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旣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暨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故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閟.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與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達矣.達而至於達也.奚惡.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于法制之塞.先得之多.兩公換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榿安意而往.旣赧.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其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實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處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憚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徵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熏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拂拭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榿木.雖寓荊與.不忘其鄉.號南榿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禺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舊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尊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嗣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于泌有

悉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聞。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巽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喩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廣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願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著稱年及。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澗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瑜玉。佩爲私章。故人澗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余兒麒冠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其閒。嘗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伐。自爲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驀翔若麟鳳。柳子厚謂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況瑞刻所圖。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驤。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卽其人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躅于古乎。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彊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絡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嘗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若鄧花而校。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閒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

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叢市酒。纔下馬。行觀擇翦數萼。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荊憲。借居其廬。客懷牢殺。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無負可嘗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曰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躔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則在其玉板白及千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之悟德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常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緣思六年之閒。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牧庵集卷五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旣弗深攷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皋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舜禹之爲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舜禹。又況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摯帝嚳。後乎禹者。帝啓帝仲康。中獨堯舜爲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爲禹名。則敷四海爲何事。而皋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殂落。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邑齋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奚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枘者多。虞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爲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劉考

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畫底績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爲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纘之，積百年。鄭元則徵庸二十，爲旬攝位，至崩共五十年。纘之亦百年。與紀書不足十年，如紀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爲天子四十年。元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爲天子二十年。宜唐孔穎達皆排而釐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野，家語則以爲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巡狩，不知虞禹十七年之中，舜至巡狩，帝皆親之耶？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巡狩岱宗之先，南岳何啻踰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湍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元紀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哉。感原九歌，而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奉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實之，曰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證云葬衡山，雖不同，均可徵于帝葬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耐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堯子丹水之猜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悔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何爲哉？又二女者，在舜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艾也，至是崩年，皆耄然而冊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妃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乎？由遷則祀，由逸則衰耄祀焉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匽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倡，郡人復宇之。宋德夫爲

郡，聞其尊祠二妃而遺帝，始大其宮而合食焉。皇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侯熙，謁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率曹牧諸君日夜行水，戒民具畚築登陴以捍之。發義倉積下其估以糶，饑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郡岸沅之東，古人廣水留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墻，延袤里所，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過東濆，彌此暴溢，蠢根株去，大浸稽天，四縣懸及，其實七爲防者，宜遺而無有遺餘也。可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備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不踰時，柔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榱棟庭墀傾落蕪穢，詰牧守曰：朗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禮祀之旨，宜帝不顧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麗，研礱其撤而賚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三楹，兩序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士諸鎰鎗、且望祝董別爲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歲德真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率詔

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度也。求記所由。嗚呼，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借華在地，未儕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帝夏，黃帝帝土，少昊帝秋，顓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其爲明神，左右上帝，斡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兩書癯聚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爲乎知哉？故燧帷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歲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寘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齋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敍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蔵，侗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衞蘧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是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己，寄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嘗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魄柢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敍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己之切致哉？故雖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

元宗諡睿文宣王。宋眞宗加元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不足萬分一繪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河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臧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雖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遇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璧。瀹汴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飄屋。困于撑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孟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費畫十二富。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始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闢曰六經。因諮教官張公授曰。易書詩春秋。其繁定刪作實

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嘗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壞江之北南。故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緡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教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榱桷。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焉焉。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閒。無閒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汚隆。國家必聚菁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慈利縣。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其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均。然洙泗也。澧將有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龍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燧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庫。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倘書用非人。大網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鉤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闕不而聚箠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懷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嶺。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視崇聖崇植斯文之盛。作作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諗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職爲尹。

一既完之。于今七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攲。已害風雨。承祖傷之。乃割己俸。爲邑士先。李其附而應者。俾巽應旂爲公亮敎匠再完之。積役傭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顧鑱之石。爲佐財葉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翀國人習雅不識脊。忽不知爲也。囿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籌在一邑。惟筆朱墨鉤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搴士。越而出爲。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戛戛其難有倍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書而悉焉。始爲陳尹敎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籌敎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爲有苟于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壞。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旣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墮于後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賊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墮也。亦必有其漸焉。雨罅而入。徵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墮。乃咎夫敎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勸其自捐。凡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局若靳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峻、敎聽必勝、漢陽尉龔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敎諭趙秦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彰、黃寔、熊率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櫝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己產。一閱有司將加覈正。反肆爲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敎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亙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己取其九。又有以己磽确易所上腴。曰故薄惟是。至與學吏爲訟誣譸罵。租入庚矣。猶掊諸生之堂餼。留耆儒之廩俸。而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繫爲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致識。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人之言曰。髮有疾。櫛則胥之。手有疾。抉則蔽之。子而記學。不諱諱乎敎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慝。非長者也。曰。上之齊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敎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而廷策之。魏晉尙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質舉之法熄。楊綰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師公旋資、太子太傳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闞之。懼其掩劉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倰也。是亦救失之一道也。

牧庵集卷六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道之治建康者于甯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燿思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饒瘠。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南折而至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土木工麗者。皆將相侍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門廡。淺庳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旣一改爲憲司且然。則府于倅廳者。其牧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爲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涖事之初。因慨歎曰。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爲誤恩。乃倡府僚捐俸爲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遹會同場。以廣隘陋。圖其議樓儀門廳以爲政堂。以燕處。翼兩室。右居府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閣交鈔。軍資諸庫。與夫庖廏。各自爲所。集郡豪傑。授其成。俾分爲之。民用歡趨。經始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蔚然一新。大饗落之。閭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闢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

暴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載板其上。朔望謁廟。繇此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墜溺。抱柱而免。北橋壘石爲之。水後翻去。侯皆造舟爲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吏注杓元盛天佑三千里走鄴。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學田貢莊步泊。歲入錢穀。資廩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皆使佐力。夫誰敢違。府則不然。雖教督畢有焉。其運籌則監郡焉。同知治中焉。判與推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必衆詢。烏可一遺。一或有言。府無公帑。山虞澤衡。皆有例禁。財無所于取也。民不可擅徵而役也。是非叢前。利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己出。娼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干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官。必先以不可安居。閫府諸官。圖以改爲者。口陳于堂。足及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惻款。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曰。將審計而徐思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纔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子邦。經徵斂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驁不時入者。矧出話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意忽前卻。又不可束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於中。知義爲。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兌彖傳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非狀蔑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固然也。繼侯至者。無徒樂其成。盍亦知所自哉。侯雖昧其平生。而嘗正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仕。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云。不可曉者。官在勝國。升州爲府。反下取屬縣甯、陶爲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焉。不知何時取稱于此。故併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

衛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克晦蘇卜晉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假卯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浸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倩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考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鄴。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恆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濟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戡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

隨從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其皆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觀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縱附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獲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于質華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聞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作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嘗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裕廟之舊。惟詹事。肇置宮師府。首以六傳。兼中允洗馬庶子文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廄將百人。由無廨舍。借會佛宇。後以不足發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爲繕二十餘萬有奇。市人私第爲府居。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夥也。罷黜之。六傳之開府者。聽于其家。徒家令寮隸爲事者治是府。令丞文者。將侈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爲記。燧曰。大哉爲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盡其心。勤以致其力爲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則不能本以爲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

臣虞。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爲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不聖焉希。烏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乘軺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爲獻主。今則增劇。領凡隸官之民。與征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西河南。遠及成都。秩登三品。總管者五府。典樂一司。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典膳典設典幄三署。與供用一庫。七品者。兩部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恆時。是司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于晝。而夜更直。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規切。酒食歲上旬遠郡。昧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爲今令丞。夫既若是。將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爲無負于居斯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且速戾于官箴矣。且爲記。令六人。庫克怡、穆爾圖者、哈特穆爾、張君讓、二閭、薛處敬。惟庫克怡官通奉。君讓三品正奉。三人皆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列。經歷完者都。從仕。都事法哈魯克都、閭士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上章閹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儁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衞士萬人爲突騎。以備軍容而擒敵。敕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平。卽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纔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宿衞。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衞士。而毛君巨源實爲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宿衞。大德乙巳。制以兩君易地。爲之巨源旣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要津。而甘爲人制。聽命于外。會發歸自西江。相遭于鄂。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邇。爲堂吾鄉。將時溫凊。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陽簿。有田東渚。顧慕忘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便養。願名斯堂。成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愍公祔葬。與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傑。以言斥死。忠愍其追襃。末具三子官。西京馬軍都虞候、銀靑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衞大將軍、開國男俾。洺州刺史、銀靑榮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隴西縣開國男。徽。朝散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俾。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何諱。其文有曰。自保甯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蓄德益部。時爲桂州管內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靑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爲溢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之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之血流漂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爲者。匪細益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慶。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甯、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甯己巳。實百三十有六年。可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師者。非金石爲賴耶。則保甯而下。奕葉垂芳。琫璲輝媚。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慨也。其曰桂曰洺曰廬。皆中夏之州。遂非其有。必是取名。因見其不忘南伐者。儒近幽州。唐末所置。然名之不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邇木蘭。則縉山豈故治耶。可重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不若本其家之功也。扁顏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爲憲山南按部歸也。余敍其行矣。作孔子廟于澧。新虞帝廟于鼎也。余碣其成。旣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讞獄之嚴。恤民之隱。禮神之虔。亦旣言之不遠矣。今又記玆。人無謂獨私君諛善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廣得無從。甯受健訟之名。每于其判狀。僕其公書。區區潰求。豈不亦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通貫。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尉張公之別業。規圃其中。築事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楹。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峯絕巘。爲三輔之鎭。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

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陁然之迹。可尋于今。今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陁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乎。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宗稱者。卽名曰遐觀。盍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換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壽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換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雖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假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旂。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感。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皷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飮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觀遐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猝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官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爲寓舍。鄂其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庳。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不極臣。而爲斯則妄。功不蓋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爲賦尹吉甫頌仲山甫烝民之卒章。穆如淸風者。書曰淸風。世皆曰。今之人或不如於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如所譏。誠如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慊而多爲辭讓。今枚觀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心翼翼者。仲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仲山甫也。是其所伺。若夫補袞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爲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公無也。援枹鼓以前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蹀于庸蜀。而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鏑所創。發作無節。與今制地。廣隣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隅蒼生。無愁苦于饑寒。悉遵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而孰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公獨居。其推是淸風。蓬蓬然戶至于南荒。吹滌瘴癘。使民下猺萬獠。視從穆如。爲賜如何也。或曰。予賦尹吉甫頌仲山甫者頌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走何跂及。然以後妻撥蜂之譏。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顚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其觀植戈乎.下墩則立.下刃則顚.墩大而刃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顚其末.而小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繇孝子之終節.爲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許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衞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緘千載之嘯.遇浮遊江湖.求觀南紀禹迹疆理之蹟.相遭東吳.見其圖書之籤.揹泩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轂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俾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記諸燧.思董公鄉室.此以告甾胄.固宜.今是東吳.忠獻以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旣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閒.三相而四開府矣.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出鎭.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於此也.

仁知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閬闠之南.淑焉得閑壤.距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圃可花竹.且宅于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阜筆峯者.有曰傷山者.嶒崚崒奇踴秀擢.嗣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發者.有自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逶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匯於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水.壽池面溪.春則翠色蘢蔥.綠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知名.雖取選詩卜此仁知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知之達于事理.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知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知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知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知言矣.雖然.仁者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苟局于一.不得謂之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知.其詩曰.雖無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知.其情之發爲是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讞議獄.緩刑.或以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眞

乎.充乎此言.則知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知.可希矣.紫陽之仁知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知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七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參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成一撲.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于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于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遣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賊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祜于死.及薨.有今贈

鐙。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爆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覲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盡訪而夕悟。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管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舍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爲吾堂。比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鬱鬱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其歲嘉平庚寅。朏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寘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諭所及者。猶無所掌。況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舉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爲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常。卑于名而尊其實。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于學校。爲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爲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提舉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聚時。相與謀曰。至矣聖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旣富之。還正學田。以廩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漆之。錦韜而金鑰之。藏數之官。日夕香甯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爲體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訓播多方。鈞乎誥。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者。册在刀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涅。旣冀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刀。孰曰非典也耶。表曰奎章。敬以侈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世。秦函谷。齊歷下。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爲固。敵有之。疆不旋。國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況楚之襄漢。爲南北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領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衍之資以襄齊。無不由此者也。其甚惜者。當爾成廟襄陽下矣。守臣北人。歌謳思歸。棄而弗戍。使宋竊築。關荊制鬪。因唐節度牙城南門。爲雄樓。扁曰山南東道。特爲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嘗置屯田萬戶府于鄧。後易爲都督府。又易爲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犄角。凡十五年。適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團襄諸軍。而濟以新師南伐。比其啓行。實下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振槁葉。領水之建高屋。有未易以喻其速者。宋社旣墟。循本以求。高觀而思。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府之。治事其上。歲久檐傾棟撓。人之過之。必仰視竦馬疾馳。惴惴然恐瓦木之擊軋。嗣侯萬戶顯祖。謀新之。之賦竹木瓦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攝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省之白。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萬完計。贏將安施。有之乎。吾不能爲。就省非其擅興。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偕。亦以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巍煥之吾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戶侯踴受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粲南土之幅裂兮。實三甲子焉于茲。世祖自其龍潛兮。肇屯田于漢之湄。夜火鼓之千里兮。耆萬耦其耘耔。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衆勢可遲志兮。亦猶鎡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節襄陽其纛旗。將師景從紛如雲兮。響龍虎之陸離。曰受誓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艤櫓兮。江永之不可方。思彼孱主度不能國兮。粗面縛而頸縻。思就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同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神明兮。混庭臣偉論其曷知。顧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曰授神興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益持。來萬方而臻百瑞兮。如舜恭已而衣垂。辭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天闕之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書南平揭之翬檻兮。頌實歷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蹻跂曰。鼓鞞之臣。知捐身圖報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卽唐之洪。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故隸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邊而北。盡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璽。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倅。所觀察地。已于八州。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耆者支傾補敝。故易辦。非若今出鏹隆礎宮。一瓦一木。不隳其舊。悉毀而新之。如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麗矣。當如何哉。當如何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不可知。由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兩先王風馬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廟。已乃謂曰。是州學宮。堂而不陛。簡陋至矣。薦盟春秋。何以稱百事之奔走。籩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爲。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庳適宜。豐儉居中。

旣嚴以實人之敢觀可什百于疇昔矣又畢我先世父太子太師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曰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雍容含休實在乎此白叟及兒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得告會從葬先公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爲墓相望同廟而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知盧未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違也加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爲聲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語友也先公生以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魯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內于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已師是方後將以事趙燕盡葡其從假先公以所函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逮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郎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嘗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釋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璮亂微自海濱挈妻妾逃遁濟南世祖忠之始召入對自請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二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禁林亦後先公而同爲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濟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裨巍巍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人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瘏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詭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嘗則治田不難于耰播而勞于鋤根耕于荒世有以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叙兩公逸其去位先公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大平必時魂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盡時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爲明神配食廟庭子以左右先王陰騭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後是祀一年而三公同受昭睿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祀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備則一中平大德辛丑孟平月戊辰顧齋識

牧庵集卷八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每歎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蹇傑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特其有土與民相師非度傳續一再罪已國除其善失者坐酎金色惡而免耳幸後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已復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哉今兼有者維汪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隴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光謙氏凉之閒將其衆首殘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殺忠惠斬叛將燉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者特爲西陲長城自外將相使牧猶廿有餘人名以世臣通侯而豈慚焉中統之末詔奪强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施鉞相後先圭袞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彝守其土而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爲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國謂之何哉枚今名臣無匹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爲喬木且語其故曰國固不賴乎喬木以爲故然無是亦無以知爲故國何則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坼而棄培而栽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極者可表以百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爲匠石

所材。實短矮矣。蘖有條枚。萌蘖之生。穫蘖利之。牛羊牧藝。譌何不[illegible]。滋殖又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燠。葉施施然。凌冬不解。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蘀。其委也易。故厥木惟喬。書載惟揚。南有喬木。漢廣詩歌。北方氣寒。木榮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纔半年。雕西得金氣之先。而蹇遽蚤。其遲于喬也。遂倍他方。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十年。纔拱把耳。雖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壽。其百壽者。非實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難。亦通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礽。期百壽于千載之後。則爲國益故。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爲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客舍。

遺安堂記

故上饒恩盡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雄之牛倩先兄命之。其不甚時。嘗請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啓手足。屬言其子師皋曰。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忍死以待。而吾遲忽于操牘。其負君哉。追記之。曰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託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離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己。徒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賊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銖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頫。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閒。而不安有是焉。況大此者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晉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裔夷。呼嚧毒癘。不難爲往。既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爲其成材。與自許而鄂。安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于先民歟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皋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記。

壽萱堂記

至元十一年。旣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衞之臣。將突騎萬人出荊州。爲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陵沙市。是軍已翔翔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吾所下也。封之萬家。傾以一府。俾羨傳致其賦京師。待以分賚衞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擢貳憲山南。分剌其府。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溫公其事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長于鄉。因惟曰。弟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

篤此。遂友之。亦十五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萱堂。爲賦伯兮之卒章。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編怪濃備鄭元許愼。同其釋而異其文。箋者曰。諼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爲蕙。曰。諼蕙同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楞然徒對之耶。佩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諼爲忘。蓋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始與諸說判不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可施忘。儻未嘗及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耆其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頫而撫其上。白髮之子。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閒之中。得是幾家。雖啜菽飲水。猶胥與樂。況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候晨夕也。溫凊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走水浮、背車與舟、衛嬰繼節之戒焉。爲之塞者。人歲談之。至以罪去。而獨無絲毫汙。蓋善愼身。羞親之所不蹈。關親之事。必立憂情以忘。用是道也。豈何爲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爲可憂。讞于有司。詬于鄉鄰。無俚之聲。日益親聞。而富樹萱。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故萱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之。蓋亦若愚推類而不得其說者也。雖然。耆年之人。方歡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懷心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爲壽而前。萬室之人。其感且故。從而毋之。得其一莞而忘之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煖塞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政孔子語子夏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幾動于中。千百不同。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恚而色厲。壯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得以識之。況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爲。末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承顏者。亦有墮四肢。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于瀡滫之具。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牽于祿仕。遐遊遠適。委親而不遑將。反曰。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皆五典之罪人也。仁卿嘗仕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袠。猶康彊。咸棄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寧燕休心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卉、奇石、名樹、叢篠。綺張繡錯。廣芬雲蔚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爲壽。其閒。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登斯亭者。內觀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其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感之爲者矣。亭舊有名。余病其不關于子職也。故易之。仁卿名恕。遼氏遺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爲字有父嫌。黜爲移剌。後逃亂奔宋。再黜爲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爲勢。孰主而孰賓之。己主而人賓。則人從己。己賓而人主。則己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爲書。本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爲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豫之爲卦。五陰一陽。

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懼之嫌是以若是易爲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擧爻位之貴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專言富者不于他爻而亦極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亦曰富家大吉苟無位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爲衆善之資而有朋從之樂耶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爲而言及義必也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焉而得其要如乾文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歟其踐行有素乎豐歟史君生洛從積奇士也名儀字仲威其豐殖若可比封君素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如以器挹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盡其往而遂所願欲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新堂爲書朋簪俾揭之楣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儕先書兄之禮意甚至言其可缺況潛齋先生之弟子猶熾其盍簪于燕遊好也故又擧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實沈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今令贍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三十六年爲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爲同業交不爲淺年不爲少故凡見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爲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年位止一令所至與去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爲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壓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自躍其能自用其情則搖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爲貧耶諸子孝且克家有腴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周其墅植楡楊雜果數十小者園栝梡大則合抱充棟梁歲入絹多于江陵李衡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蠹闇之甚未眞嘗宦味之甘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慍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遽不可吾必以閒歲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禮難進易退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爲躁而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鑿池其中中池爲堂外爲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屈原

之辭曰紉蘭南亭此軒闢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子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菊北亭樹梅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疏影順四時草木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齒獨中池之堂與園未名子爲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達林逋之隆狷能法四賢足矣又何他求爲取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名堂曰景山雖然周子爲人鄙孟氏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而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旣仕矣則其心爲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爲引以去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元酒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遺其堂奧三子之中古所謂吾無閒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辭將不待人之勸激自躬日力而歸矣以是爲記是歲十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所指名晉謝傅之東山唐白傅之香山宋王舒公之半山雖枚擧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概而名楚山者因嘗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宗火維衡嶽其高大與細而邱垤皆曰山是則楚之爲地亡慮周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爲名雖布斗粟爲算有不能以殫之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猶曰隨吾歷覽之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以與人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其極不過乎是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椽今將擧是名是盡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楚與火維衡嶽巍其高大細而邱垤雖布斗粟爲算有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澤者爲尤誕也良不信之嬉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眞能納辯天壤之閒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之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爲嘗在山意不在山是入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余所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梁其澤者車來其原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蒐其藪者爲嘗不與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所同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迹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山由理言之德麟生孕堅靈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飮酒之醒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然嵬然巖然炭然纍而離離峭蠹而坡陀千變萬殊不易狀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乎眉睫余見納之一枕之上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椽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或者舌撟不下惝譬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郊郢以分是風烟泉石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將名楚山君能觀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蒐者來卽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都纔千里未免以遠近爲訟上勞山靈鷄實直之誰在也德麟名之紋在勝國爲少保佳公子明時嘗令潭之湘鄉今辭仕而休居焉

牧庵集卷九

記

騣翠亭記

九江爲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一射上.故有亭.邇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十步.軌.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𡻕然獨荒邱.辛君持使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著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浙四者之地廣周且萬里之賦爲緡幾九百萬.半歲而集.人誦以爲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作亭三楹.八月而成.中楹東西爲門.相直.北其墉而南其牖.可洞闢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扁未名.求以命之.爲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稱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峯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鑱諸石.已一異也.其甚異者.在續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且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音節爾.山谷親爲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媢夫繼爲乎.自後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因踵南山後塵.至敍巖岫出縮.泉石窈深.雲烟變滅之得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之遂爲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爲室屋.以侈靡相

帆.由人力致夫奇秀者.非巨筆如杠.孰彷彿其全體能觸之盡.玆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矚觴乎此.爲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襄日曀融.爲明妍.浮嵐佳氣.綿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奮戶之外.豈玆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爲病客而然也.平昔之遊.熟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目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之晝.秋露暑雨晞霽之朝.其倍蓰什伯不啻焉者.可意知也.其以騣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實.字仲和.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爲業.有相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己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形旁求天下.或見于卜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得弗已.彼數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彼爲相者.見時君任己.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醫之爲彼疾家不專主己.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爲治也.必嘗天下阽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圯焉由汝.而後爲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輻員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謂之曰.彼相之才能易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爲危.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爲醫者.惟疾家知之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攝髓擢胃劚蛇豢犬之技.如扁鵲華佗之爲.而易危爲安.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願爲賢宰相.不得志願爲良醫.其眞知言哉.醫師趙君濟和.鄭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況其讀書多學.以濟其術乎.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變去爲入聲讀.則義意自異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危爲安者.故以是識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危將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鄰王工部景韓園.邇于城西墉.因鑿窟室.樹桐其東.映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爲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閔鳳鳥見濁世之險徵.無德輝之可覽.翙翔千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漸德于吾元.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余與子沐浴太平所洞之中.則所際爲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爲盛治.其時猶致五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重華臣禹.嶧陽孤桐.張而絲之.爲琴瑟.及八音倫諧.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翳桐爲樂.猶足以致鳳.其封溉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翳桐爲樂.以待來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于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余雖老.尚能

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舞。以沒餘齒。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遂奐矣奐。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爲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彝器。則喜而忘寢。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爲益之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昆弟焉。其重也。得以文錦。櫝以髹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爲褻也。嘗建一亭。名曰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父丁卣父辛爵禾目爵。周則屈生敦台。天鼎麟鳳彝。惟彝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屢辨其世。不知爲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鐎斗鐙錠。方之六物。猶王公之阜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所謂斡棄周鼎寶康瓠者。譏賢否易處。賤尙貴也。君之商彝光輝出周鼎上。實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佛鬱軒冕。而淸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爲道之賢乎。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詬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之。子必以陶器爲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爾。古者製銘。如卣曰孜作父丁寶尊彝。首字未詳。蓋父丁子之名也。孜曰屈生始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有年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覆宗之子。所能爲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輿廟。諸侯卿士之賢哲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輿廟。爲世家鉅室者。何啻乎萬人。求其豐祀而饗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乾濤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備。而悉陳之。有其副焉。則世雖有二三鉅萬爲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之道。其禍豈專于燔書。銷兵爲金人鐘鐻者。未必無此。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儲鐘。則世之發諸荒祠敗塚之閒。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鼓于冶工者。又可旣也耶。今名賞鑒若余篤者。世無百人。惟嘗柄政一二家。積多至數十。餘皆一二有。亦有一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世無數百。其遺而無迹者。曾不如康瓠之有礫焉。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矧是六物。卣梁斷而爵折戈。鬲項穿而彝腐臀。鼎蓋亦缺。康瓠之兆形矣。惟敦完然而猶重哀夫屈生而子而孫。用享何人。如在安在。自夏至今三千餘年。而九鼎淪泗者千六百年。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悉爲九鼎。能獨倖夫萬有年耶。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何誣于人。而何詬于器。其曰職此而佛鬱軒冕。淸寂山林以玩物貴爲道者。眞若高識所燭焉。

赫羲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絕于暫。或不能必終身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旣嘗痛自克絕。自謂已忘之可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驗學道之進。周子甚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始以周子爲知言。予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目。聲之于耳。旣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況金玉珠璣爲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其利者大。爾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亡。其壽也久。人旣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嗜而積。積而至于鉅有。鉅有而人嫉者衆。以及于禍。法書名畫亦物也。藏久則爲敗縑壞楮。不得。不足以爲貧。得之。不足以爲富。嗜金

玉珠璣者弗願也。雖賞鑒之家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人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爲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痛自懲去此習。故于己之甚愛者。人或欲之。路不留吝。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覬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宣和中祕。嘗以姊告安和者昇偶憲副壽卿。今又以遺書者昇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畫而已。嗚呼。是書也。姑孰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爲九百三十六年。如曰非眞。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爲兩公家法書第一。夢卿儒將也。其用世才有聞于時。年甚盛。其事業方水湧而山出。非宦成退居。託物以怡老。玩心敗縑壞楮之閒者也。去年。自湖湘行營得告歸展先墓。卽其第省齋。爲亭東偏求名。余思晦菴書湘西嶽麓之頂曰赫羲臺。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之雲谷。然赫羲之文。實原屈子騷經。余愛其雄偉嘗名余長安賜第之樓。又思彼嶽麓猶不足當。易爲祇芳。今輟以名斯亭。而義意異焉。爲疏之曰。義之。右軍名也。赫者。章明較著之也。將章明較著右軍之書于斯亭。倘可名赫羲。由右軍之書。而斯亭之名益章明較著。亦可名赫羲。是亦蘭齋寶晉之例。

斯得齋記

南陽醫師劉君大亨。有齋如舟。來求扁顏。書斯得歸之。懼未達其旨也。又記之曰。舊疑叔向譏子產之鑄刑書。爲非夫作士。如皐陶。可謂曰能。而虞書不曰象以典刑。典卽刑書也。不有所垂示。何以使人知避其犯。後聞先師談寢。謂昔子師可嘗疾診證。宜餌鍼劑。而心猶豫。怫鬱抑之。遇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飲是而愈。歎曰。嗚呼。世亦有悲士師以疾爲罪人。方爲刑書。用獄如醫者乎。醫乃生民司命。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夭者恃以爲耆也。惟施治神巧。使疾不測所嚮。故能如罪人斯得。而昧者爲之。顚使疾先得其爲術之淺疏。肆而侮之。遁刑爲罪于攻所不及之地。以不可必得。故先師之詩曰。醫能宛轉深求病。病亦閒關巧避醫。夫爲疾求愈。而卒不愈。職誰之由。此古人所以有藥石入喉。甚于莫耶之歎也。且莫耶爲物。非能日躍而前以殺人。必有手之者。後世以春秋爲仲尼刑書。誡律以是爲斷。則爲法受惡。而手莫耶者誰耶。嗚呼。可畏哉。然又聞斯語辭也。風雅頌咸多作思。則思者亦可同斯乎。蓋天下之事。其理則具于吾心。弗思則弗得。矧醫于疾。尤欲致思。則思得者。斯得之基。而斯得者。又思得之據也。今醫之居樂市。推知招徠求己者之衆。貪得而泛應以幸爲利。率未暇深致夫思。安求能斯得乎。大亨非其術可服輩流。孰能推而先之以師是州人之服而推而先是州。必其爲術之密。而善爲思者。古語有曰。宦息于宦成。弗思然也。醫至于業進而名著。亦宦成矣。其息而弗思。人情同然。大亨以余年先而求有言。余可爲倖。惟稱其所長。不進其未至乎。故是以警之。大亨于醫言。將藥石之歎。莫耶之歎。又在夫思之斯得也。

學稼亭記

孔子之言。不可執一求。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樊遲請學稼。出。則曰。小人哉。樊須也。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出則曰。君子哉若人。夫君子小人。所以概終身沒世善惡義利極致爲言。或曰。小人。細人也。其

不相及.亦不曾什百而千萬.而乃進适退須如此.進而君子.亦可已矣.猶以爲未然.繼又曰.尙德哉.若人.豈于祿也.學于今者爲非.而躬于古者爲是乎.豈須之斷也.以己小而私.适之問也.以聖人大而公乎.嗚呼.聖人之生德.天也.知不知之.人也.蓋當其時.雖不尤桓魋匡人之莫我知.亦未嘗不與儀封人太宰之知我.況須适日親而月炙.宜時化而歲遷者.其知我.㦳非儀封人太宰之可與.其莫我知.乂㦳非桓魋匡人之漠然不足尤也.使須聞吾不如老農之拒.有禹稷躬稼之對.意在于知聖人.亦可得君子尙德之稱.願請學圃.爲問愈下.殆于适什百千萬而不啻矣.雖然.須事聖人.猶子之事父母.無隱.苟其心所未安.必將辨而求義理之眞.是不憚見拒于聲音顏色而止.故能自拔于三千之徒.終廁七十二子之列.與适也並.其困知勉行.而後有至者歟.吾故曰.言不可執一求.其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者.官使然也.且官以農爲名.而曰吾學稼之是羞.教督之不先也.藝樹之不勤也.經穫之失有秋也.使千耦之夫.環視其授法如此.曠怠而竄.豈惟大農他日贖以不恪之殿.就曰無之.亦非臣職可一朝安也.蓋君仲修.爲丞屯田南陽之東穰.明年.市牛課墾.葉鄧盈數百畝.視日晨所.以爲作止.候時寒暑.以趣發斂.以一身爲千耦之倡.故歲入增多諸屯.即墅爲亭.余榜以學稼.所以著夫善其職也.雖然.觀有若可易.而事實關世道之大.蓋天下之民.去南畝而遊食.擇金玉之易持.逐逐於販夫販婦之末.罔利相攘于市路.而較錐刀者.爲日已久.是以錢益輕.物益重.廊廟恆低估改幣以救之.其勢莫之能止也.今守令之近民者.孰不兼官.訓農.使聞其風者.人人如斯人之善其職.亦不可以少復本富.而衰澆風乎.仲修由嘗受學今太子贊善劉君夢吉.是以始政.知所先務.

天寶壇記

壇之名.肇于書.而詳見于周官.書止曰.爲三壇同墠.周官則曰.爲壇三成.疏者曰.一成敦邱.再成陶邱.三成崑崙邱.至太史公封禪書曰三垓.釋者曰.三垓.豈三成自趾而升.三垓者自顚降耶.後世爲壇.必皆三成.其取法此.又病夫蕆祠之時.或風雨害其行事也.爲屋覆之.天寶之壇.惠慈利物至德眞人作于金亡.其時汴南倍百里與宋錯壤.小大城皆戍守.諸將爭撤汴宮實材爲檣柵.故惠慈得攟其所遺.而汴之守臣捍者.不彼之禁.專視是宮委積在目睫間利.將奪而有之.適道流族居者且數百人.彼憚與鬭而止.爲道流者.猶心且覬之未止也.益急其程.夜則燃火構之.與通明閣作于一時.故閣上下四周末門.壇甃石爲之.上淸宮故物.徙置乎此.門楹皆未丹.蓋牽于他營.而勢有不至者.餘六十年矣.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朱公淸.行省于汴.謁而太息.謂崇元誠德洞陽眞人曰.大哉役乎.不因于前也.不取材于國也.不藉力于民也.皆方外之士.親寒暑于其肌膚.撙衣食于其口體.月積歲進.而自爲之.良不易哉.凡今壇閣之未竟役者.吾思佐之.乃戒其家梓沐之工.市隸朱卽儀其門.將百閫盡丹.壇楹閣門.惟丹其陽.他方皆墨.最其直.可萬五千緡.提點孫履道由微朝元宮銘于鄧.爲燧言此.且曰.公之旨曰.吾故貧賤.宋平而始官.賴先聖今聖之德.致位將相.吾亦不知吾嘗所由以來.義不可爲.不可得吾銖兩.于所宜爲.邱山之失.不愛焉.自我得者.自我乖之.不猶愈于鄙出而力守.甚愛而厚藏.一日子孫不能有.皆歸之官耶.燧曰.嗚呼.是

皆熟于世故明理之言.可謂積而能散者也.然自惠慈之逝.經文醇德懿知常.與虛元應物通和甫眞人.而至乎崇元.凡四人.終一甲子.以待公.豈斷手有數耶.使公初無是志.而有求之言出于崇元之先.公亦未必滿其應.崇元無有是言.出公之誠.非崇元之德足以動人.亦不可得其所捐若是之多.日馨心傳.其相知與爲何如也.又聞周廡尙有缺.所公面促其基之.豈佐費之志不已是耶.可筆也.

太平宮新莊記

眞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見而作.及以疾歸.留宮踰月.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旣入石矣.猶有一遺.其始田屢畝積及三千.金萬有奇.曰.若合其舊爲一而書.今則不然.由沖靜眞常凝妙法師湯君提點之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爲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入之主之名.自多寡之.以及其寡.今最皆取三千六百五十.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爲多.其不足是者.啓石二百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龍溪千一百三十.惟啓石居興國大冶.餘皆江之德化.最施入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爲多.高岸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二千一十.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蘄之黃梅.其故主則厲堅.孫與許大.餘皆江之屬縣.翠麓湖口.萬安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福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二盤.于德化.莊曰義興.又墾田二千.肇爲五庵.宮之前三.曰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曰湧翠.穀峯.其始皆茅攢撤.衆所薪牧之圖.皆募人鑱鑄鋌斧而出.高壽松杉柏者.皆擿實搓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皆芋薯藷.與水可廢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閒.而生意菌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本.其畦而未分.猶盈畝焉.篁篠則斬梢而不傷其櫱.春故土.取諸他山.爲窗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待未林耳.君登高邱.指宮林以相顧曰.聞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是.吾所材而用者.皆蓋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里.天假吾年.而爲之不倦.可使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後人以資治宮.亦吾于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非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爲心.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勸遐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者也.將以尺帛斗米遺之.猶懸爆移時.呴呴然收恩而後以授.況是連阡亘陌.非有動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衆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鑱取薪炭山者.皆給之券.信而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禾者有刑.遇殺出大井井有稽.舂磨之細.不遺糠粃.公宮大庖.日炊米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來必道服以示不褻.職宮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飮食.待賓若瀹水之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庵遠在數里者.爲飮食皆日賦之.子院不得設塑像.且夕惟卽瞻禮于宮.余問其然.則曰.子院強.則公宮弱.強日益富.則公宮日益不足.不足.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遂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宮所廩養之.爲可恆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許之.白巖峭壁

有熊豹之姿。已見其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數百人黃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爲老子法。用世而爲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勳萬里。今顧爲九江黃冠師。枯槁山林。已是也耶。因敍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香澗。其左右君。勝朝以夕。盡其勞勤。忠于其宮。同成功者。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夫嗣有所書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儲宮賜龍興寺永業田記

史稱後漢孝明永平中。由夢金人。遣博士。還自乾竺。求迎其法。至函夏。或又曰。在先漢孝武世。驃騎將軍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後世範金像佛者。實其遺法。至唐潘鎭趙王鎔爲大悲像于龍興寺。具千手目。高七丈三尺。以蹈其大。九圍之閎。無有與京。爲閣三重。五簷覆之。歷宋而金。補壞爲完。易舊而新者。四百年。元貞始元端月八日午時。儲皇猶未出閣。金剛上師丹巴。開長生講。修番漢二疏。領講主明公住公。僧判迭凡巴求主等之功德。身上立極。既正元良。明年。至大之元。辰在戊申四月卜有五日。乃爲下令。劃眞定屬縣獲鹿隸震宮石同北魏劉三郎。以官院營之田五千畝。賜爲永業。資開講席。又舉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聖成訓。凡僧道伊囉勒瑪以名。與國祈天永命。門衙田稅。旣蠲。復申飭兵民之官。驛傳之使。諸郡之臣。自今水輪廐馬。在野之墅。在城之肆。是所業。無敢干騷。祝髮之徒。或恃有此肆爲不度。罔知所畏者。則入畏矣。明年三月。俾翰林學士承旨姚燧爲文。刻之石。燧亦嘗思。惟昔儒臣于佛氏書。雖甚之。凡爲寺碑。必能概舉備言其法。燧性顓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覽其涯。豈敢妄謂曰知。然以壓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卽夫賜田以言。蓋民恃粒食以生。彼學佛者。苟無田自業。勢必見求之人。積日而月。月而歲。民自有仰事俯畜其家。且歲或豐凶。亦安能莫其所有。久應其無已之求。此諸山無田之衆。所由以聚散不恆也。今有賜田畝五千。畝率以夏秋入止一石。當爲穀五千。姑大其耗糠秕。四之猶得精鑿三千。日人賦升。可食八百人。以一宮居而八百人者。交無身口之累。夫誰力哉。其不聞講席演法。言與國禱天永命者。又將何爲。雖然。猶有弊民者存。不可不預言之。蓋由溝塗畎澮之制廢。天下無有畔之田。必與民犬牙相錯。末世寖風。讓畔其誰。古之人防其訟也。旣明劵契。且書所由質劑于官。以待異日可恃爲徵。如是又私于界表石以識。又虞可轉。或十百步。椓杙地中。穴實石粉。計亦周矣。而猶不能弭人之爭。矧是賜也。東西南北。必畔民田。祝髮之徒。將奔走服勞。餕餔耒耨。務盡地力。以供歲事。或如弃人布施于局稍寶食之利。其寸尺之畔。而盜侵以耕。挑釁交惡。怙勢力取。則民將奮起而致死以訟矣。今文之終戒者。豈在是歟。其年夏五記。

牧庵集卷十

廟碑

重修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有中十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歷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爲名。中後火于崇寧。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季亡。恐資斂用爲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令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蘊已然。或惜而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覩黔迹。故曉中太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以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感神仙。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祠之東南郊。後遣祠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牢。祝宰祠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東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歷元豐作于西中。至以道流易郊爲醮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陽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爲三式。有司設科試之。以驗其學之精疏。卽書以求壬最先出吳壬。因越王石室。將叔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爲十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四日也。寅陰後之辰合

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開喜，不以其彈翻日也，時加卯而賊戌，功曹爲螣蛇而臨戌，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魁寅，是時魁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則王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具將發，然後合戰，漫不知其如何，因問歷翁孫氏子，渠云，韜鈐之家，惟觀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通甲之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盛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爲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臣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爲之小遊，實出誤。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顛居太一于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太史，與議爲二殿，前祠五福，後祠太一，各全其尊，惟謂三基爲棊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云，嘗考其制，爲殿三重，前榜眞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眞室爲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尊之，如應沈議，共以前祠三清事，孝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眞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如文昌飛符始擊計神主客參爲十六神，蓋變通之小者爲參耳，又壬用天一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爲用者，皆出人爲，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奇中，皇元祝釐歷于甲午之歲，宮由凋于兵被，

棟傾落，牆圮崩弛，風雨震淩，牛羊降陟，知開封府宮察君哀之，謂非藉名德之師，疇能以興，乃皆遣鞏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惠慈利物主德眞人于河朔，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甯征撤以造舟，眞人求得重陽開化眞君爲道所，靈作新朝元宮，他不暇爲，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淳實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淳與知宮王志實、吳志超、提點劉道贇、朱道輝爲之，積七十餘年，而三清殿、眞室、歲君殿、周廡庖廩，既美既完，泰定處白文逸眞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作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已壞之後，度力校財，不能萬一，其艱勤于時，細碎盡而智殫，久其年而勤不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安神祈天永命，惓惓爲心，其如何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群祀禮秩時與寅，太一名肇見楚辭，武帝耽惑信佞思，爲壇三垓太一祠，太牲一以郊爲儀，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爲，兵惟中存東西隳，存者罅漏風雨闕，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肯搆治，匹夫位微爲功遲，甲子一周一紀奇，六子迭守成其虧，于焉安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颺于皇輿歲周馳，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績熙，中爲百辟登稷夔，揮共殲暌絕衆欺，下與萬方澤華黎，耆張百穀不康饑，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崴禳祈，峙焉嶽靈流川祇，與夫無文亦秩之，非于大神獨見遺，由彼無廟禮安施，門爾豈報嘗有時，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弦，王相塔斧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于帝，求即六盤興隆祖國爲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

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毅顓俾有司，綴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告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㪺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寔蒸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安，營于素滻之西，壘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閑容車，幄閑容幄，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怳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雖蕃，無有若是吾君之子盛儀儲者，其時雖河之外，秦隴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藩酋，星羅棊錯，於是關者靡不輿金篚帛，郊馬獻琛，輻輳庭下，勒獲竭蹶，如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予吉王來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吏長而不令，後魏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謂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謂，然以其抵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于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滿潰，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恆

遠之宮，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河，于此之地，心焉懷懷，求祈年今聖于昭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焉，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視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惟之爲嶽，賢王封內，嶽祠之門，竊爲宜禁，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斎敬，發資之奮，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鏤繪墉，朱塵綺疏，四帝之宮，金碧一氣，頌頌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蹕，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嗣，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遐，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乘而祇迎，出與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詩寺，頤指其相，庸若易然，娟錫金粟，帝開其先，而勢踞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敕建選則，帝師帝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簫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壽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尙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禪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還之爲子，違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于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輔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艱難，躬擐甲胄，北冦底平，實難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剎，馮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己。鄉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離闤闠得是吉卜，勅行工曹，號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翻譯其書，已悠然生生者矣。至其樓題棁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衡縱，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剎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宇，屬之後殿，庫廐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廪月餼，坤維爲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念其成，爲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賚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憂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襄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隳，飭敎匠臣，僉慶乃職，能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修營木石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器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嘗以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汝鑾，

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剎，位置行列，綦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鑑，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翬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雖靈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于開闢初，何千萬年，還爲民廬。何于其時，曾不崇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繫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伐石于山，雷出風行，草靡厲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饑僕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衒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嵩嶽，簪纓之存，梵唄攸託。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濟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綱瑞嗣涉，敘南泉山大慈化寺爲臨濟十三世孫普庵印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既興證矣。至皇元大德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爲之請謚于朝，成廟制可，即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眞覺昭貺之上，其褒其德，無以侔大，視昔八字，猶爝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又敘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具僚，合諸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覺禪師紹中經理其廢。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郁攸之歲，再火再繕，泊之餘紀乃成，且錄劉必大爲國博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賜大德禪師萬佛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黃士趙璧之橋，敷吉士宋處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昱自爲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爲遊銘之寺碑，爲讀盡卷澀不知位置何地，乃謝瑞輩，俾圖示之，而統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遂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蒔花堂、蓮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爲漢關羽者，世則知之，忠靖爲五季漢周張翼佐南漢者，則世莫聞，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爲大圓堂、諸小殿、僧寮賓館、倉庫庖湢，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四百楹。南泉之山，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昭烈，皆在寺北黃園市壽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吉瑞鄂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屈己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昱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薪爨者，猶不與存，何修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舉，至昱爲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道也。且人

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怠也。昱不加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蹤海國，若今者乎。星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爲佛宮者，何啻萬區，爲其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爲制，不雜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宮物不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雜于中，其崇禮而保祐之，已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爲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處日繭絲，使就困削，爲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百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髮之徒，散幣饒食，果茗膏燭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爲徒百有餘萬，沾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昱所以能就事功，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昱其有見乎此，遠以求余，自非聲類意而習之，白首不知其原，矧余平生未踐其域，不嗜其味者，苟剽而強爲之知，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爲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詆。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

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傳洽.爲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祝釐.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爲世所崇.遇有潦暵.爲民所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嚮其化.爲新攸居.日月幾何.甍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極.去世悠遠.傳之昆孫.猶以哀榮.上數帝閽.於皇成廟.閔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厲紀年.不僭誄之.其仁立天.爵由是名.在塞普率.雖昱于壹.未取曰出.作室墻餘.無田菑畬.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蓊山.鑱礎窮石.百工鼎鼎.執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斨斨.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柄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暈斯赫.嘗觀有司.並室責爲.有奪以徵.有罰以隨.人將趨事.憚貽己勩.巧爲避逃.猶幸不至.于何浮圖.無罰與責.視所欲爲.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曰宜.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子萬年.期昱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牧庵集卷十一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時齊泰.輔元履道元逸眞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劉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速其來.繼仵以逆之.抽兵以衞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勳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承筆.故得競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救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儗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圖夫祝燬宮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

其芳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爲敵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將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己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于戰場.避寇乎叛域.絕糧于莽闐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冱慄.裹皴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績.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于羲軒者.歷古外臣.嘗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訴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非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際于後世.祖書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撫衞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祇.上山川社稷.林麓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亦章以禮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繼九閏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又亦極矣.又廣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合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閟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猥法臣所不察.竟梲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猶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棲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藹是歡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崇開教者所無.嗚呼.仙之求以報聖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礽.其來無極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躍其武.俾肅將之.劃平下土.既奠南邦.西踰未疆.洒鼓洒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飄未曰.六飛之騁.彌彌其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夕以朝.黃昊尙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塗.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爭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劉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謖告.凡爲爾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留號.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執世其守.

有愚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紹我世祖.封植叁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曾諡四言.換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劉寶.臣拜稽首.二祖之功.登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闢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興蓼.上以慰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嚮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蠹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儉如是.而善韜神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藥闔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照之.摩手撫之.食言而羹.息言而廬.又何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達納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籍臧獲數千.撫牛羊馬駝.騾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撫是獻屋爲殿三楹.導佛安龕.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遊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憝.濟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今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親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價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壘甓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橅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餅礎之安.陛戺之崇.題楶之嚮.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祓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感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薦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勵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剸剸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覺皇氏訓.其卽以闡.禱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畀據.其神而明.執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陪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

以天下爲.誰尊裕聖.嘉興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爲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眞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爲其事者乎.安居不爲其事.古曰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人哉.奇安居不爲其事.人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教哉.制授沖靜異常凝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贏于儉.蓄緇爲大者十年.始因羅畝纔及三千.今萬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眞君明神也.殿實勝國所爲.既冥且卑.安靈弗稱.其撤改爲.江西行省左丞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玉局總管師寬.淮西江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諒.與諸子姪.發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爲鄉鄰先.故富室佐財.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爲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眞君.夾爲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爲拜殿.合之衡廣爲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六之四.若其攻金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道其弟子熊應松周祖濟馳書龍興.請銘曰.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于斯時.迨今海寓既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貞改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餘皆以賜德潤.其于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揉瀆侮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游至.廬阜載躬.重未云喩.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所永睿算.維億萬年.庶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畢于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圖經臣廬得名.與眞君事實.惟擇筆焉.燧諾而思.眞君盤踞數百年.爲有國欽崇.章章傳紀者.無庸重述.未問而當告.與疑而未瑩者.敢用陳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傅陽山.爲敷淺原.其山卑小.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爲高大.宜所當紀.然考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大抵起書載導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澧涇漆沮之入渭.澗瀍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荊.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略也.故朱子論曰.以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時龍門九河.事急民困.勢重役繁.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況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負險阻頑弗卽功.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謬者或多也.因思余昔舉舟武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至江陵.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追遍.然蜀荊之山.條脈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峩眉.嘉之離堆.涪之瀼山.涪之鬼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巘.剌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靈門者.皆所不書.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續學仙所廬.故名匡廬.圖經已辨.晉人紀者之譌.所未聞而當告者.自周而上.無爲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時天子諸侯.自求多福.皆有禋祀.禋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鬼神非直上帝者.日月列星.風雨雷電.凡本天而親上者.皆神也.示非直

后士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凡本地而親下者.皆示也.人鬼則宗廟社稷.凡有功生民.死而廟食者也.天子旣祀天地.圜邱方澤.至于時巡.則又燔柴四岳.隨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遺無文.諸侯四時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旣驟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恆.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遊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士之示.雖未有醮章薦沈牲幣之備.而齋齋以致供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嶄拔奇峭.幽深鬱鬱.當地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宮額名.置官領之.時大醮祠.庸以褒假.亦章上帝后士.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示.可介祉導和斯世者.莫不致之.爲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矣.實于時巡不舉之典.修之其宮.臨爲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也.由雜夫荒怪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蒼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與帝同出.而異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后.春秋王與后之盤鑑.書伯夷禹稷爲三后.則后者又君臣同稱.味者不知上帝后士.祇之巍乎其無朕朕.藐之漠然其無聞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乃以形求.肖人爲之.上帝則冕珪袞舃.以爲失耶.詩刺衛夫人玉瑱象揥.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若眞有是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尙矣哉.甚于后士.加笄珈褕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士.山林川澤之爲干爲大人.亦若斯者.莫足殫紀.夫誰與袪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羣昏之鬼.婺源祠山梓潼之類.皆帝之.是則甚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畢實所謂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眞君者.九天之屬.見

於天闕.作以九爲陽數之極.固無大室于理.唐李玘碑.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廟爲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眞君.徽宗易觀爲宮.刊鑄玉册.臣而進之.于時洪爲提點.是宮.奉安玉册.實爲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日.又降于庭.命吳道元圖其眞.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縱篆殿額以賜.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橫興有唐.東晉之前.方士輯五岳眞形圖.爲書曰.嵩岱華恆.皆有佐命之山.而衡岳孤峙.無有夾輔.黃帝爵命上帝.建潛霍二山爲儲君.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開元中.天台司馬承貞.請立五岳眞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而正.據而不鑿.謂可袪齊諧志怪之惑者.眞知言哉.理宗又加妙化.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銜君命以出者.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惡之實.彰之癉之.故採以資人之見.訪以勵人之聞.神而何假人爵.以爲貴賤等威.佐上帝行四時.以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布大澤.雲雨不終朝而施.德博大.出百物而潤澤于下.神變功能如是.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待乎聽.宜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如必採以資見.訪以勵聞.而始福善禍淫.斯人則不採不及知.不訪不能通.失將衆矣.烏在夫爲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舉隅焉耳.非獨使讀者以讚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知之.可以覺鬅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亦懌豫于冥冥.是雖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誑也.銘曰.

維大旼晧.下土是冒.羣望降穀.衡岳如卑.南服之山.匡廬莫夷.有巍其岑.有育其麓.衡廣材之.烏用不足.氣聚金寶.旗蟬中岳.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儵噏而風.隨以雲雨.千里崇朝.霑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氣.良能之爲.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修廢舊章.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齋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宮.負聖治峯.其師湯君.言出衆從.設格普天.三千六百.爲位勃窣.神示安宅.撤搆斯宇.高廣巽先.鐵甍金鋪.尙副揭虔.爰奏赤章.媚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賚我元后.山積川增.維千億年.萬方其承.走爲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步虛是續.

牧庵集卷十二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適晉陽王氏.王氏佩金符爲工匠.生三子.而夫卒.久之.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持之聶營.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旣而聞有語其考方國初用兵際.搜討所俘于山.因燼諸佛廬事.德愴然深念父武臣.爲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蕩之慘.蠢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旣植王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邱尼.即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廚庫.前翼三門.後敞丈室.而贍衆有田如干頃.及山林園圃水磑等利.號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即工匠之弟.而身別院.以與尼居.德翊運勳臣之後.趣向孤貞.名達于懷仁裕聖皇后.召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靈書.及皇太后教兩下.以麻衛其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睿睞儼渥.及還駐華巖嶺.命今衞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尊以寺爲衞王集禧所.今德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蓋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爲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爲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爲姻戚.而元帥公奮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殘.風誼

藹然。其後當著。𨻶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立。乃割愛劇榮。棲棲枯寂。閱其父冢中替。求資福于浮圖。而𠃨弱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況其寺復爲國家集禧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援諸義。不得終辭。雖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闡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冀收善果。延洪聖壽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覃及其幽明。濟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嘉已。遂次第其顚末。而系之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稱于周武。弈弈梁山。變雅用取。于後裔孫。國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絕不後。漠乎無聞。安所爲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驛。移大藩門。諸子翹翹。三十而䔥。介操勤志。悼其考澤。遐斬一世。祝髮而佾曰。韓吾承。卽其考川。佛宇鞏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是爲孝。異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賴傳。俾爾歸離。奉嘗宅相。是其爲言。聞者惻愴。我則譬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彼桂如。自根而幹。而柯而葉。爲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無。一蘖先䔥。夫亦何害。貫古靑靑。在人視之。侯之家衆。自天者視。猶一阻隊。西銘有言。民吾同胞。矧衍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絕。

希眞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秉。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秉君。與君凡再世爲男官。始李冲虛居丹陽菴。後以奉金主元辰京官朝。謁望祀蘸陰陋。縣官易殿廡爲雄麗。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虛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卽汴藁葬。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菴居三年。還汴。再居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無有虛月。雖其徒厭譏。不卹也。視其尤窶窘者。或貿衣爲具歸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卽詐爽服。若發埋骨者。光緒將見。譏謂役夫可市取祭物。僅探得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焉。于孺子問以前朝勳戚大家事。其言纚纚。能傾究其除耕衰摧之由。聽者忘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爲詩。精于賞識裝褫書畫。與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聞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二年。爲塋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非其師之友。嘗名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其鄉里世次年壽爲誌以別瘞。至是其同門友王道新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治言也。後七年。族姪埭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埭所善也。且其爲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竊曰。王君賢也。王君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姪以故舊而不忘之。爲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淸。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號希眞純素大師。銘曰。

謂爲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爲壽也耶。享止其身。而後者嗟誰由。𤱶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載筆于斯。尙俾來者。可考而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靑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竊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關侯得

以致隆殺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廟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異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册三百年間。纔一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繼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靑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于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嘗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通他族。唐季王西夏。甚盛彊。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某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尙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士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尙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布延南征宋。兵次鄂。十萬城西。鄂鎭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乘鄂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枝。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鎭常德。左丞獨地湖南。丞相兵及瀏西。以地遠授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盤軍。下隆興撫饒。飛建昌撫瑞吉贛興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濚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覬利鉅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鎭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敵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衞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淸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遇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汝壞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衞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寶。其將佐之有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觼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僚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鎭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

祥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瀕滌冒熱.遮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樂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敵闢出.竟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爲戶二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王齊仁閔.恩重賞格.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原耶.公諱恆、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南王閔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縱斂南海平.始克銜哀.摧踊屢絕.且甍.謂所從曰.爲我語爲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予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讓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士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爵.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尙書省.江西尙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乖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旣長.極崇而顚.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曜.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盛一州.有蠢吾民.有夥吾士.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乃心.寵向用公.適涉濟沈.泱泱漢水.南紀所恃.乃地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襍.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斠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般.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崖山窮克.血其鯨鯢.南海無波.廢馬筍衣.其賽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翁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僚.歸佐泉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二.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蓋擊日大.嶽嶽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衆.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雖弓縣縣.犀甲敗甫.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弁先鑣.左廣亦傾.執作士氣.公殿舊武.斬幅短兵.援枹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亂.裹轉馬革.蹤跡文淵.維告厲時.阜蠹有覯.適今旋歸.粉蒙丹旐.兆凝悠悠.魂魄遐遠.致身移忠.惟孝其本.黼扆思之.錄其庸勞.寵䘏上公.可謂曰遺.公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遵籩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館牲.樂石巉巉.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類以終.如升也有階.而揖也有基.闢也有門.而來也有途.無有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況造物者.儲靈奇之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修仁潔行.善爲壽後之謀.沒身百年.窮顯不變.未享其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

袁氏由高王父而下.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于其家.化及于其鄉.不更祿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受之.始克大施于今.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王父諱亨.曾王父諱迪.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子孫之賢.燒已放而敘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之曰.方大之訖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師.來歸吾元.拔之鋒鏑之下.而臥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狥地鄜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爲糧者.莫不投甲相率而至.去民溢死.治延之初.假之犢牛.而授以耒耜.免民飢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即城爲樓居之.致醫司掌.爲劑其閭.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民疫死.至今州民戴白者.道舊相語.猶泫然指城樓謂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爲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笞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也.奉嘗者民.而非歆其子也.然魂魄猶徘徊戀嫪.不忘其土.無惑乎公遂爲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妥靈.享黍稷之馨.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膚施縣之東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別墅.取延民之助祭之來之易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卒章人物者.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于子貢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他求.其孝以是爲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巉峭兮.其實如赭.延水湍駛兮.不可以溉田.天早霜兮.又不宜于麥稼.城巖邑兮無衍夷.公何爲兮安留斯.蓋吾義兮懷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其存今者兮.匪孫伊子.生者逃亂兮.奔公爲依.死者白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薦衣兮粹縹.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觀拜.歌鐘兮舞鼓.蘭烝兮桂糈.肴兮數兮備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爲兮睨饗.曰哀齒蘇兮.日饗吾民.饗者五袴之家兮.或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登羣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閔有無兮于余一室.公明神兮若茲.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毋公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飢.子趣兮父令.婦鬭踏兮夫命.俗斁兮素帶.公不刃誅兮猶殺之以病.稼我田兮蠶吾桑.褸我腹兮完我衣.室驗賦孔時兮無後.倉箱無重.俾公兮一日增傷.

牧庵集卷十三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燧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敍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以宦爲家,死不以返葬,故於太常葬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艱哉。會膺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驗之,果得范公鎭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緘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同州司士參軍棣,司士生金儒林郞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腆,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愾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敍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顓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

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嬀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皋羊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卒,子爽公說立。爽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恆,及楚滅陳,而恆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

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姑同爲虞,中同爲嬀,卒同爲田之末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濟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乃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故姓嬀。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愷,愷生願,願生四子,清、察、齊、尙。齊生源,游三子,寔、則、遼。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諶、休、光。諶字季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生伯眕,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郞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郞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閤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諡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諡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諡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代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蒙,右補闕、翰林學士,某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夷、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璧宦令褒繼,璧宦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郞,生旺,旺生機,伯黨生九史、元史

生徽。溫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檝。三十九世。曩弟列者。正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伯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譜牒以來。不附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小覷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掩之不忍及其匶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覺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元石。而得其資。大封樹之。碑表貞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塋。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是北牘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崚南峙兮嵩岡西騖兮函嶠。趾北邙兮坡陀。堦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已焉。有不夷兮轉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愼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嗣可究。余亦度兮遺茁。匪妄冒兮華遙。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册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絕。而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譽。與嬀水兮齊悠長。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并序

上畋柳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蘭、肯徽使臣拜達寶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侍行殿臣託克託、丞相臣圖沁特穆爾奏。僉紫光祿大夫、嵩經右丞相、官政使、徽丞相政使臣阿拉克巴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考往事列聖。背著徽勞。妄干威顏。請發幽隧。聖景命弘。由賜允俞。爲降誥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哈推誠贊治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昌國莊懿公。考銀靑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實密。推忠翼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顏氏金源貴族。從封昌國夫人、高昌王夫人。臣雖縻驅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章天休。庶幾先烈託乘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託爾齊延、承相託克託又言。昔燕毅大臣。嘗求王文忠公裒揚其功。文忠不可。辛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輦致。仍勅翰林學士承旨臣燧、集賢學士臣慿、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臣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埒庫、哷嘗奇爾氏。初以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爲大號。自唐以然。今惟曰罕。王今所加。故兼稱之。曾祖妣夫人庶偷伙。呢生圖巴哈齊喇克薩理年罕合臘幹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漠。王罕與之有間。圖卜巴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從雍古。爲其王所止。居之蒙古督地。遣其子約達穆爾僞爲商。至帝所。探其然。帝遣託倫薩理必塔台二人使雍古王阿勒呼木實克奇呼爾所。召其弟與二百戶者偕來。帝問圖卜巴哈。在王汗所何官。曰爲賓也。俾仍爲賓。宴享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旌戰勞。賜回鶻戶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

世。又從帝親穆宗平金。明年。乙未之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再征西域。又率其屬。去有在行中。明年。率察騎吉斯。與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幹羅斯。至阿蘇齊默斯城。皆先登。薩理幹罕夫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卜特達巴。大宗分封功臣。割順天關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奉記。睿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戶。歲辛亥。憲宗立。極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爲丞相。昌國位其亞。天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囉勒琨大食蠻朝覲貢獻。數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勸掌簪藏與祠祀醫卜諸臣。於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領中書省。総憲廟世。權寵不移。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相也先不。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章巴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今太師淇陽王伊徽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衞奏記。兼監幹脫總管府。持爲國假貸權歲出入。恆數十萬。定緡月取子八釐。實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船市諸番者。兼戶部尚書、內八府宰相。如馬湩醇酘糯肉告神。皆大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爽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爲白。詔凡祝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府爲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請復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矛而後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旣底平。明年。其黨一王哈丹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衞士千人從討之。大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算。哈丹挺身走。引分海隅。歸奏衞士死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爲兩五十。制可。及改制置爲宣政院。以王爲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爲。從所調奏。祝釐之徒。入罪罟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專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將往征。至杭海。王累戰皆捷。叛王遠遁。撫安邊兵。與叢腎傳而還。明年。拜榮祿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贄壤奠至庭者。王悉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琳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雖能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靑平章軍國重事。十月。遣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帝甚其賢。賜珠衣寶帶、海東靑鶻白鷹及豹。出中稌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八年七月二十有五日薨。享年五十七。葬猿山水峪。二子。丞相其長。今宿衞皇太后。寶佃王官。掌傳譢都王副車凡贄壤奠。初尙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尙諸侯王阿濟格之孫公主都倫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衞乘輿、內八府宰相、銀靑榮祿大夫、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使太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哷齊。女二人。長特濟格。爲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次女姞姞。爲諸侯王瑪納斯妃。

孫女古濟格。爲諸侯王哈齊妃。因嘗點王自至元甲子。以及薨年。迨事兩朝。惟近淸光。一日未嘗居外。嘗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守。與從禪討叛數事而止。自餘朝夕訏謨。左右彌縫。入宿出衞。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將多。中禁深祕。外不得聞。惟帝知之。故雖沒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於百揆上。王之高昌。使臣燧無以復尙。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入歲台袞。翺其羣弟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衆有之。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絕數異。進爵及王。爲世極致。嗟王生臣。祖宗兩朝。禁近身居。蜚聲遠遙。帝崇象教。王使宣政。九有祝釐。竭蹷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番。匪利貨還。來遠志存。驪塌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蹂。帝躬是保。

斯害其外。人所易知。毗贊於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其沒世。大賁玄壤。豈妣而[illegible]前之高昌。濟德由斯。爛其詔章。猶若爲未。輝貴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女。女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閥巍巍。龜負螭拏。碑是墳道。墳金載銘。天子之詔。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臣曰。布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常深憂。或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發全荊。江浙開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嚕嚕哈西地所生阿爾哈雅。爲大將有功。信賞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寵榦。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祿德。匪專一時。可暨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帥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徵時。侍燕帷席地坐。後特罝榻。班諸侯王。賞愛拉下。賜之金銀。曰蛟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難以冀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由親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都魯化胞生割而出。公考額森和卓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登護鞠。公幼聰穎而辯。長躬墾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賦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賀喇岱遜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從事大將布拉吉達。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嚕巴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濳藩。己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懾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績。至元改元。加覲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嘗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洺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徵輸官。尊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闕遺。又明年。遣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爲彊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覲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簽。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尊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傀儡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尚書。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罷尚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

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廬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爝。貴果結戰艋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城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懼。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烏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徒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與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荊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布延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布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幷國武宣公阿珍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鐵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繫戰艦江中。巢礮擴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劉趙勝唐。攜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遂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闕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桑秉者。民爭傳吾元仁政義聲。懷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杏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省驛。以使行濟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荊闕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燒鄂。公

分兵禦之。大敗之荊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督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居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荊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惸獨。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沒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柱江中白蒿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棋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卻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布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陳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鷙悍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殺。戮其坑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賓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梅爲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膳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衞兩王改元海中。嗜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喩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傅欲

聾鑒慶雷詔公討之．且路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南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閱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昭海去．得文牧昭國南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勅尙醫四人診視．求見．墜馬而劇．歸．卽與夫人訣．嘗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特哩．帝既才公．敕陳皇顯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幗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格齊格繼郝生．輔國上將、省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富華善．如夫人者．肅生巴圖爾哈雅阿實克哈雅．滕生圖嚕默色哈雅．女五人、一適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錫里薩巴．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埒爾錦．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布延．一適傳詔巴爾雅．男孫三人．碩彼實哈雅圖圖哈雅和塔拉哈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齊蘇子博囉．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集賽．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敢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書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榮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揵閫．一矢聲而死．豈先禍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方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踵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擬所下州．荊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苟既披靡．大主小會．莫詰轠裂．運數千里．受廢黜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出省府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理罕．平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元顏諸海闊出柔落也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特．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尚達．馬應龍．崔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是微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推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猶以輕平．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當公安與安皆一．而殿闕與金獨二．銘曰．

睹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幀．可恃爲捍．天混區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與平於晉．陳兼於隋．錫趙選胤．暉匯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徵．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寧思．效若龜筮．由大潞漲白．將六師．艤舸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扆．策簡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

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予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從果公．公乃拔鄂．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荊．長沙桂林．皆懾以兵．徐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聲言綏．心亦孔棘．又勸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攄．酬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鶴集．皆有遺賚．不事故常．緬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尊．合樂而飲．揖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闕是宅．壽止名垂．嘶嘶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諾．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廣．實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牧庵集卷十四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萃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糺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陽盛疆．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宜力．帝武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喬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敕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瑪埒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鈐習處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臨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雙濟勤錦爲敵將質．賜希禪．其以濟勤錦民百戶．賜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

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嗣秦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蠻烏嚕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徵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于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嚕布格功，賜其軍鞍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衞，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譏誰何。李璮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紗嶽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丹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顧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書，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鑿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辭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覆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黛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蒙古以時[illegible]于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衞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衞，上都則三衞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衞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和哩戮色，朕不貲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擒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乘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遂清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琭爾嘯岱于應昌，賜玉繫帶幣帛。與傅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士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跋扈上，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妻其婦女，槖其貨財，民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疾入，帝親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湖，唐古特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狥，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盜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蒞，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衞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

嚴，皆士還之。以疾歸。仍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梏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從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遂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榆翟。後與伊囉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雍瑪岱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于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敕一妃賜雍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鞶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鄢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曉散，縣簿陳勳置巡尾器械于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局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摯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廄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之，仍著爲令。河徙，提壖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請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善，敕遞車從運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論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喇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從。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園背銀僑。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合來歸，公遣使馳聞，始是諸王叛由其兄，是甚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讓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醨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凌轢府縣，肆爲姦利，白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踞海之石牆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懷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衞都指揮使、

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閒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覘軼關乎萬里之遠。曆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飮食饑渴不時其口體。暫不避愉。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眞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櫜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犛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漁師所緐。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且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于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哈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賚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屢一其中。矢矢遙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輪。帝惻其心。百伻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造分茅土。帝曰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勃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閥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聳其材。聽于禁闥。無出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閒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鷹天閑。豪集御韝。櫜鞬介胄。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印。

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曾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執是浙右。寵鬼歆祼。大興師征。截鑱百城。固不篤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屏王衛壁。叢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戡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標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台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劉平宋。彭義斌叛。援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奇嚕。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毋夫人富察君。介介白持。勗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資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極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擧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閒。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遇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窘剝廬。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塞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驅民擧田。官有其直。

令既行矣。公則止遏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遣鍵衆。併歸中書。舉諉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懲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逮繫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闔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愧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斜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時、實都、王濟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瘇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風有怨于臺。乘其溫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臧綠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誣人。餘半烏在。其人喜塞。帝顧罵而起。臺議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振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偵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皆由不瑞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

被汝反名。而加諸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戩南奔。大兵隨之。僉生隝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誠。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壹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成宗闕廷。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部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嘗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徹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輸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瀕淀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浸濫。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壘石堤之壅。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畫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繼一昇遐。責異己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轉車。始克歸葬于徐邳、岠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晉魄。結爲光燿。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然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嗚呼。今聖不忘。襃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假其麗。何獨于公。光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假所同。加教詩書。聞見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蹌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官易直。襃閫可彌。慕恩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附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其兵戕。耕墾謳吟。成宗繼序。曰棄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尊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窒。中書平章。曾不歲餘。責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敉時望失。將瘞徐方。岠山之陽。賁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王。冀自神禹。俗宗嚴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令其疆理。蹙乎古始。河磐彭城。其水瀰瀰。初公曾祖。以佐運功。疏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襃崇隕祚。上公是命。既士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陲患三百年。太祖祖征。猶儀天戈。以故多取。職貢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戕死、惟戲下鈐部官穆蘇和勒。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懿公。侄之考。隸分土淄州諸侯王。王多其氣貌異倫。精藝騎射。能譯說他國言爲華言。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奎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萬戶府謀議。李璮反。盜據濟南。詔徽諸道兵誅之。公在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遁塗。七月而罪人授首。以軍諸勞。賜廐馬鞍勒衣服甲冑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園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既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戍鄂。大軍次浙西。右丞相徇地湖南。詔廣南軍相距懸遠。無以應急緩。俾武懿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國中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盡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宋餘孽南王改元海中。遣閒四出。官諜故臣在在起應。蜂屯蟻附。左翦右撲。數年未平。獨公奔處響而信柔之。一擾肅譜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開制留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儘百需。一介之下。急躁星火。勸戢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鄰路。省害利臣復大加鉤覈。既徹于省。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卑于民。而冒出于官者。皆賁償之。自以爲功而牒賁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究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擢陞中議大夫。徽陞少中大夫。袁徽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徽而歸。曰。吾既得從戎。天蔽宋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逌汴慨息曰。吾祖世宦西河之壖。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將而遞。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

氏。歿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燿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懿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胳截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曾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墳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既壙。請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閩。又惟乃考先正武懿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閭。公有所嗇翰學。嘗詩武懿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以揭今而訊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烈夯火之。又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人縣是。宜者不可拒者。癡曰。嗚呼。世有兄夷林未塞。已利奪其財于嫂姪手。遑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況彙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即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賚之。雕鞍以乘。雕弓貝冑。華衣畫映。繼兵襄陽。荷殳于中。既下明年。大伐是從。分戍鄂省。星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席定。移武懿軍。往徇于洪。從收閩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覲。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言悃而忠。沃心宸楓。曰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既戾止。嚴威信令。柄柔鋤強。敦皇齊聖。滿考再爲。鄰盜如蜂。獨其境敉。郊農市工。移撫十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艫糈造。陸水仰供。彼婪婪徒。私先後公。選入縕出。官刑忘鏡。紛紛觸禁。如獸投穽。嘻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袁移徽。一其初終。六秩言歸。時寵絕競。如東書棍。羶節月許。平馬夷山。突如防封。于仟表之。有碑穹崇。載銘其陽。其烈是寫。其來後昆。其穎其慶。

牧庵集卷十五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塞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推子燧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驗、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憲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勍。勍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叅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衛之。衛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閤門使、吾州團練使玢、玢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鑄。鑄生安

遠大將軍、襄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聽不使見燭。就枕必三鼓。聞將選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徙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辭。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摧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覺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劉夜直四鼓、開廳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掠吾家。乃相與歸。衛陌橫鉛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盆飾、裹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邸冀人教、汝軍中惟教人無殺。吾掠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拔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嘉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俘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竹林闊、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饗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髮、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擧書、歐曰、西城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殲殘、不欲北、與公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昱、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斡齊行

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辭、卻。乃出畫髭羅閒、遣人追及翼之、遂攜家來輝、墾荒蘇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閒、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歷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遇廬除、出語人曰、幾攝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實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託克託、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託克託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斡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慮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

宣力。盡其平生學。數心歷腹。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羅織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擴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勸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畢。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圖戰力。報可。公策太禰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者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簡右汪義武公戍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劃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糴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達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從。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事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薄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閒。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囊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

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襆。穀數升、時擣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施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爾達爾大爲句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觀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鈎考。罷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踞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道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訃。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皐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諸謀于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即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首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圖們格爾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封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發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勸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禍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甲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請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賓

子彥簡驕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竇寅以九事中時害忌譖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為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託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詗擧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審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能世侯罷收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稍實倉廩稍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

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為守成于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遺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肅為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象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皆固存之今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審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荊閫斷陽邏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盧曠土無民謳將安

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磨刀必借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權背文面或盛竹梢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始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從之人必離散制曰糵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罷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糵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瘖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瞀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煒獨擧其柩橐葬京城東南分野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于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驊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面色魏國公毎書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歷輟祿雖奉朝請假留勞剩登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

筆中書或咨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用其瑣尾者烏敢稽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載惠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潛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己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樞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諸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南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羊祜首策平吳平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嘗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晉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娣嫠皆嫁為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煒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實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其非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尊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藏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遐劃。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旣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纂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千之是。一出爲獻。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厲。帝逆其歸。大就入覲。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耆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厲先。改爲大農。尊拜左丞。申以實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諸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貴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眞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衞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眞定。其倅武定仙。殺元帥家百口。據眞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衞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蟻舟滹沱。卽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蹤河。太宗以太尉爲眞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跋。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金縱兵襲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諸兄鞠友之。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自藁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人乘艨艟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畀數也。而公不爲容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蒞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與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舉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奉餉常歲他名之征。後飛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營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埸。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

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鄂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繫田器之稅。聽民自鬻。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囚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屬。僭贖莫甚。恐干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敕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嘗遽寘重典。宜付有司錄實聞。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覈毆傷。公覈盜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盜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借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謂宮臣曰。方懸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縶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圖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擢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朔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局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尊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士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衆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歡。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贊御居中宜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議大夫。假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辭留居大都。凡宮籍城門直舍徼道環衞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潔材。有司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抨然中空。爲抽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入直。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覬其息。敕勿速歛。五日乃還。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鈔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囊。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

意蔚口絕歡語.屢屢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遊久香龍獨標.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聽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聽.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雖一鳴而聽.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雖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儷然寐.不應.命妃蹴興之.妃不敢蹴.上嘗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蹴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威.子聖心得是見.與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實質信友.濶數而周.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率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稱幸不敢議.危之.及是皆出涕.凡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感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儈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踏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丞李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在嫺.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蹤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鑄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蹤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尤.天府其觀.曰鄉典實.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悖悖.不柔容容.挨義爲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爲利達資.何關倫常.是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嘉猷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矛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端揆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爲極.刻子廊廟.清勁執德.無右維年.竹帛豈爽.韜匪休辭.其以是詩.

牧庵集卷十六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尙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闢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闢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衛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勳.以爲萬戶.俾將眞定河閒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由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璮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事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八.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遲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塞.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

56

42A

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伐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起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昔里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激激柵木。傷肩。流矢貫穿。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通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輕輻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破砦所集。輕輻不可嚮。伺有息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冑。威名非他將可及。留治靜江。初城既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府地募民。又賦郷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勢之。斷手則屋取傭。霑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藉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從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止不徙。以男女爲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說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雷陸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稍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珙趙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

爲天驥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發武鄭珙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潯賓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使宜撫以軍民總管事。剛。如皆爲真。嘗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寰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寰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絕徼夷地不至之寰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寰南來者五十州。後寰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籍公節度。陸昭勇大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昭其爵賞。爭起爲應。裂姿(?)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群。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逐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饟。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饟爲賞。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途寰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乘肇慶德慶封州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縣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侯寰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踰爲劫。而植稼其內。歲畢畢聞。將加誅則爲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殿擊斥。官軍行前。縱火盧楓。隨以民夫具檣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寶之。橫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

辰李福潭州。由靜江北至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朋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以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駐海中崖山。其爵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逐之。淵子奔瓊州。獲其兩都統。歸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卒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公抽兵濟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內突。會衛王昺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浸及。戶誠酒酣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驁。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嗣之至今。廣西趨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鄂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發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二十二年。約蘇積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嘗計巨萬。大爲鉤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惡習而刻。辯詐驚剝。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數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千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今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貧求罪耳。錢不可貫。公以爲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鑿怨。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數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

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舉從容豪。不愛焉。甥侄男女孤者。育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懷懷嘆逢。疎疏且賤。不峻陛級。不留門廳。游遨綠竹。尚友東山。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祟(?)緣(?)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睎德(?)其鄉。生行六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燁。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先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燁也。爲其愛。曰是他日可繼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還廣東宣慰副使。換湖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將。請將燁。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燁虎符。郢州府軍萬戶。即與公柩以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眞定之眞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燁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入故公省。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燠(?)燦蓋相遝。至爲隕泣。鳴呼。可稱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舉公之葬。文弁走京師。督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雖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適今覩之。匪古專然。天子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剸金河北。而宋壹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侍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偏訓其庭。無後事衡。故橫江流。揭桿先濟。鼓其夙衷。育敵全殺。及從移兵。灑桂兩州。

登障兩先兩後成留。均之爲斷。而桂尤瘁。甚屋火餘。以完府市。走徼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鯨勝海。狐豺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庚儲。復而田藝。方戶廣東。十饑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涴而黝。一日寶首。公屈宜伸。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離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耶。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願孫相望。肇未成章。亦督龍虎。歸假斧邸。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淮河流。相永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史公神道碑

公諱燿。字奐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焦悟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尚書。祖天倪。以從踐魏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闔眞定。武仙爲倅。尚書策仙其志叵測。盍蚤爲備。都帥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尚書恚。導其二孫。故眞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爲質太師國王。將親漢北。在燕市貲物。聞變而南。收都帥遺軍。復眞定。遂仙出保西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眞定河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潛龍。以憲宗母弟總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略司于河之南。以太尉爲使。都督爲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鄧。當荊闔衝。歲丙辰。是地生公。幼爲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牧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府泰朝。請制始以元子格爲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鄂。無不與偕。由是知兵。甫及冠。行省版授千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宣機。餘寇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爲墜。遂潰。崔善其能。曰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剌哈雅平章拔靜江。獨留戍亳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士或叛。戍將必誅。史宣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宣慰閱之甚感。調其孤軍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雷瓊德慶封廣東之州二。公後殿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黎德。獲戰船千艘。繼饒陂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東宣慰副使。從浙省臣破賊柳分司衆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堡。豪才衆十萬。斬其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屬制置督于東陽玉山。擢僉尚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鶴林雄劉甲一、潘正。皆有衆萬餘。自平于溫處間者。後元帥張宏範平南海還。求將亳軍還鄧爲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欲相罷將。時公

父已爲右丞。宥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闢其子格可讓授者。右丞遣倅入聞。臣子燿可。且召公來覲。公不至。辭以俟弟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平章。俄薨。顧言以眞定諸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公號督柩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也。可傳子孫無窮。然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貲財爲親長覬取者。多至萬緡。皆籍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五弟。而自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儲、兩張氏之喪。葬眞定之眞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叔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帝曰。太尉以官授二兒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眞

太尉苗冑。可之。方議征闍波。大將不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寵太峻。請回臣所受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漢人耶。其孫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偕行。亦可之。別錫虎符鞍勒弓矢甲。既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師。帝曰。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爲。損其軍四之三。且不欲太尉諸孫蹈海。還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以行。成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臨安自入版圖。民居宜屋。入備直處邸者。四萬餘家。火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備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謂地及丈可鬻楮緡爲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逋。銳欲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貲以取。取率富室。得不自居。亦備直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備居。與直富室。何若仍歸廢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既不行。乃以東南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緩之。謂宜俟畢農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鐵。損江東金額。高麗王遣周侍郎浮海來附。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于屬爲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三十稅一。會入謁平章。迎詔賜衣上香。引公爲徵。制遣御史郎問。公言未見其賜。但不帶耳。

當國者阿其人。願委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廣左丞。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瘴癘。與廣東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爲大司農。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既至。發其公帑稽逋爲緡數千萬。率勢位家假出爲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之。人怨與謗。不恤也。未幾。抗章以太夫人楊年八十餘。求辭歸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子今瑞州總管壎。時爲樞密院斷事官。奉柩歸葬眞定姜固祖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閱武事者。則其家學。故志功名。至所有舉。性剛狷。不携于人。雖國人貴臣。有不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由是徑翻齬。而不少變其節。始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中間爲宣副平章盜海濱浙左。歷紀有半。使瀆于貨。子女玉帛。將物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備屋以居。稽債在人。亦閒國。苗嗣貴而能貧者。雖五十不稱夭。亦不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乎哉。夫人劉氏。公祖姑之孫。以賢淑閒姻婭。壎慨其立政淸愼明敏。世有史氏。佳公子克世其家之目。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自餘男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昔都督。于鄧兼鉞。鼓其孫徒。與襄掎角。策宋之平。必基是邦。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襄始。未成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移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斷。卒底寧謐。而父平章。謝長萬夫。授公而薨。既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今成童。宜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闍波。南洋是航。而復中巳。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爲。麗蠻不施。奚鹽不除。且繩上巳。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忽告凶。人盡傷心。即世之亟。胡畀其才。而奪壽考。司是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禰江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

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淸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紘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鄭、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實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衛翼而出。壬寅。以被上番從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賚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債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和州。付將軍南詔。厲才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造舟樓塗。水陸兼行。是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徙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貲。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婦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賞。忠烈孩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霽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璧橋隕。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絶。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壘銳環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轍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轍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使爲鄕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强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瀘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細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廣以廩病者。時蓬州璧運山。閬州璧大獲。順慶璧淸居。廣安璧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檣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躍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率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淸居。去順慶平七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闊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璧。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于兵法爲交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遠候斥。關强鄰入。必摧壞

其軍。不令東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扑夔府。發其團練使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出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色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閒。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衆。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御。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臨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繼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鎭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遂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淸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嘗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四帥府。淸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淸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擊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令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闢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遐茇川源。力贍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則。必斧手呵。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宜不降附。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閼。歸以何戾。彼蒼者穹。鑒下而公。惟我皇上。心膺不同。嗜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膰。尊祖之思。胥是家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卓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侍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古。俻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如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籍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馬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號嘉。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衞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隆古。俻贈榮祿大夫。封河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河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

州.若洋城因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奉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愼氏之國.譌爲女眞.避遼興宗廟諱.眞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郡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有擾御民.殺之.徇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鎭威寧四年.以歲丙子辛.沔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大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用威寧.時天下荒飢.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奔聚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撫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荊襄.南商諸城.偏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而弗完.田野荒而弗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甦生活.寓栖太白.窮谷之閒.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嬴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存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未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于廩.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應.皆糗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爲元帥.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閒.三制並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延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蔽廣袤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棟巨棟.重簷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士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康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潛水薛聞.皆剽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聞.張文貴自巴.李雖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寇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于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蹙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兕鑿夜燒.塽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餉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畫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援.無從得達.僅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貰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實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敍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令茲玠至.汝共半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壁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

喇南征.蹤馬湖江戰皆捷.盡先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倍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家有恃者.率頑蠹負而不輸.廟臣力冀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灑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于興元英節正寢.春秋七十.塟于南鄭味溪之白雲里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八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發熱羊革而書之.授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闢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閫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于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于開國之際.其相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閒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擬其蹟.删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昌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文熙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纓戎旅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煜熠.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時.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殳斯.與老戎行.右翦左頑.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亡墟矣.盾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鎭雄藩.益暫粱久.金穀積穫.斧鑕在手.施陽載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嘗.大府如城.甍屋邃邃.朱盧綺疏.欹鐘清吹.聯目脫顏.頤使趣風.良庖致饈.胎豹臙熊.酒醴介歡.登舞雪滑.熱衣四序.爲壑粹縣.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蠢盧甄車.勝地卽舍.維嶓之麓.與沔之水.往往會魚.識其杖凡.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邸.評者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愼終全.由晢其身.踐履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嗣子維魏.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牧庵集卷十七

神道碑

潁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唐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濟潁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荒棄，郢荆以茇。隍甃樓櫓，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勍將夏貴夜悉銳東南壘，公將射士嘗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可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蹙，不利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抃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獨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邊舟黃灣，進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殺裹創復戰。城拔，

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傑傷首，岑岑蹇絕，已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居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劉平生致三渠，裭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壘火餘，外各復廬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邊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鄰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衛焉，攀金帛，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適逃，無所適歸，勢爽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趣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舉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畜絕種。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僥倖，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斷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還其羸。又請罷陶坑銀鑛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嘗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估惡，乃夷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勦萬人于績溪，績溪尤劇勦，壁何稜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衆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開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尊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慳，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八部曲捐金委帛，致般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讓，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懇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濆，今將畢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勸勞不足以信來世。致泣血請，故銘敍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翠重山軍燕。厥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閒濟南東不大名五路萬戶于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陛然。所可儔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踰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嬰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殳。顧以是身于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

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按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鄭氏。嚴于持家。前卒二十一年。繼配南王氏。姊婦也。前卒十年。姊繼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讓以侄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平時。嘗欄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乂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卒之。次元泰。元哲。四女。適鄭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禮。幼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若鄭公。初由羈覊。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偵跡。城潁而南。地交壤鄰。勍將未嘗。時已能軍。籌謀輕襲。大北其幕。會帝考賞。曰是南紀。于何蕭茅。曠入包匭。乃畀丞相。百萬森徒。江漢滔滔。鼓櫂以浮。分猗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俘。大幡小悖。翦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據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毒心瘝恫。及身而將。三軍奬率。鼓鼓以前。顯首奚恤。惟公懋功。其實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施槃。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嚮大斯。以詒豫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愼保垂憲。爰發潁隱。歸從先邱。刻勒于碑。貽久是謀。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嬀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嬀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謚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傳極事書。尙氣節。不食然諾。生企京。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潤夫。金之壘國。王公佐持節鎮葭盧。嘗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惝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擇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通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蕃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即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爲日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寧忍哉。遂乘夜載鵠夷濟河。款我大將孛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者。有如此劍。將孛義之。相與飲酒羞獻。以便宜升臨爲州。以公爲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悉下之。移鎮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朝廷定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甲兵。民方去危即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遂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需生之資而交貸。鑒人瞻聲。嚮人聽者。如侯邱殿明焦犖犖張王明舉美邸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華吏。不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街應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入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客去而主亦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

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爲土著。版册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即是民推擇置吏。盡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逃亡不遠。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僑。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譖公。徵使就辯。公贊貴幸弊殊涼薄。庭臣以譖者之言方騰。能不以所免。願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剄勵。四方行李至者相踵。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贍勞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之。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劃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還戍久役。津餽不如于前。老穉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還閱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鄰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庳。符節之輕重。便己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湘者乎。聞者愧讋。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于今日。如吾母子孱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歸葬臨州某鄉某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木司。女二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煥以陝西憲副僉因延安。昭勇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以心推爲鉅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此出紈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謁銘墓碑。因得究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取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戛戛乎其難哉。是可以載行事于右。而見白于後世也。銘曰。

緊袁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雌從雄鳴。有距跳踉。有翼奮翔。臨泉葭盧。襟帶河山。公居其閒。擯其悖頑。智資我謀。勇恃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來改。効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逋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爾矛戟。斂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痏。執爾膚刻。執鞭執呻。煦手摩撫。醻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覬進可得。丹扆胄顧。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抵時。黃髮齠子。枚爾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讓。所親之孝。奉己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其兼。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

貞獻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賜白金爲兩五百、楮緡二萬五千、錦衣玉帶、旣遂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內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咨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卽行。而道疾。皇帝嗣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遣諸樊櫓、以勝參知政事、上都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爲崖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迭爲惋悼。遣勝馳十乘傳奔赴。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貞。至大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勑翰林學士承旨臣燧撰述之。仍俾勝馳十五乘傳入秦。身視鑱立。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爲何如。公諱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居京兆。則由祖還徙。考惠貞。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數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靑榮祿大夫、司徒、雍國公。謚貞獻。初歲壬子。憲宗同母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踰牙路畔之山。明年。將戒塗。貞獻作室得風藏。以白金爲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二十年矣。力能荷戟。請從顏行。主將憐其不已。白而專爲也。世貞獻長安。帝聞之。怒縛主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釋。公由是入備宿衞。經吐蕃曼陀。涉大渡水。入不毛。攀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狹蹊。馬相縻以顚死。萬里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蹉跌踏冰爲梯。衞士多徒行。有遠隊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霜雪。暴衣露處。飢渴瘴疫。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更。獨公與董文忠爲長上。侍疾。歲一月不至家。燕閒習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擧遭州降。制卽以爲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又明年。制使張珏遣王立潛師襲瀘。取之。醢應春。殺戍將乎后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嗹哩濟蘇。二人先朝勝方平此。欲將甘心。故合登負險不下。宗說立遣張鄧鑾蠟書開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能置其吏而去。東院械立奏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漠北。未知合旣下也。自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撫使而誅立。勑使先至其日將臨之。而教亦至。東院以勑敎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各使再請。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密臣曰。卿輩以殺人爲嬉耶。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致立爲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遐而立見謝曰。教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宮室。調發秦民。召至而不敢見。公爲譬釋于中。俾仍相家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卿父路畔佐軍興者。卿母在此。其以是供具爲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

錄其勞。悉大資之。予公加恩數爲年。旣及。又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必咨託。俾調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黷于貨。克兢提清恪自持。故有言必信。晨夕彌縫滋多。事祕。外不聞。其顚知者。如擇畜女實掖庭。命旣下矣。公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者當之。豈可縣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瘴蠱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偶。非昭代崇德擧也。又古貢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蓰。無所于取。吏責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永盈司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劵。取直其外。懼事覺。願先陳他吏之爲。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令也。彼罪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言事者。亦將創矣。又袁海爲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諸州僣司。必逮饒與民而徵其利。今瀕上都池泊。皆鹽實天惠。養斯人者。無有課入。猶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沒產。終不能止。而冒犯滋衆。是爲穽畿內也。帝皆然之。止畫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免文通死。重杖以懲。鹽弛其禁。風爭德公爲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二十有五年。進階榮祿大夫、中書右丞。以子勝爲中書參知政事。及僧格爲尙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爲鉤考。奏公爲留司上都。鑲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辨。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戢吏爲姦。罪則在臣。爲之長者。則曰。臣爾留印事。未有不白臣能出者。惟當罪臣。四十日中。彼尋七十餘奏。而兩公爭自罪。終不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己者。惟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常留鑰者居半。倉廩府庫。一俟啓閉。衞士衣食。亦仰均賦乘輿歲至。比其南也。少乃數月。頓舍宴享。諸王百司。送往勞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徵呼。一日數至。其所受委。不怠不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于秦。旣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牽衣流涕而別。前夫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從聖武西征留使鄭公師眞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壻不謹宵直。至撻之。與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二十有一日。葬鄠縣太平鄕貞獻公兆。夫人鄭兆。次前夫人劉祔。公二男四女。勝監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考。再世國雍。其爲孝也大孰加玆。與適上都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爲鄭出。男孫三。慶壽興。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斌。同知京兆數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令同之朝邑。禮貴不仕。智明。管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人。女半之。男孫九。銘曰。

大帝淵龍。華臣之逢。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爲世所知。同公流輩。百十維人。宦出皆外。凋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帷幄。與公友從。珥侍中貂。廿有六載。盡先朝歲。乃眷公在。生人于死。引匿其窮。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蹈。追歸老秦。制曰祿之。俾其省臣。事諏咨者。曾不再稔。方衡國恤。

震邸見招.竭蹶力疾.大不慭遺.道爇樊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嘻.奉常汝諡.圭爵玉署.汝封行制.凡厥哀死.無後邦經.乃陟保衛.忠貞易名.乃與乃考.于雍再國.若稽夏書.九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禁林臣燧次述公于佳城.奚感不足.胥是有居.左豐右甘.名與不磨.紛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昉于五品.由庫崇等而上之.列爲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臺.既通以顯.贈其考坤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森特尼太君.妣周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侈天寵于碑.請燧銘之.故撫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敍.在太宗世.欽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曾.諸孫隸河南王戲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爲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殄潞軍.鈞之三峯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戍河北.公始家曹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巴哈及大將察罕伐宋.塞出暑歸.歲以爲常.殘濮上之襄陽.郢.復德安.授淮右諸州.轉鬭千里.登陣陷陣.斬刈不可鹹計.幕府幟功.居諸將先.金實于櫝.衣蔭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喜施.時節鑿鮮.與閭里故舊爲樂.其後戊光歲戊午.宋兵犯鄂.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流矢.輿疾至家.卒.年五十一.葬新興東原.夫人則周.亞.尹.女也.皆柔淑靖恭.婦德母儀.稱于姻族.子二人.長爲克贊.尹出.副長百夫.從攻襄陽.斬項老白.都統濟江.下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戍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解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鈞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爲衛士.出監武邑冀定兩縣.眞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宣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爲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爲廬.摧毀白致.鄉里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爲郎.銓曹.從平寧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千.男孫七.忠顯校尉某.爲長千夫.買兒.河西.福興.丑妮子.巴哈.錫都.皆幼.女孫八人.五錯名門.嘗反覆究觀.自上騎至吏侍.積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其極斧鉞.誅止有罪.猶爲小罰.大刑維何.無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伐鼓.陣于原野.入死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即戎.進退金革.奮不有躬.于河于漢.于淮之亂.金滅戕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信不識人.不殪儒夫.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轡.庶于事君.身曰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延.甲子垂周.卹章自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即墓而舍.教起院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耽耽.入爲郎官.銓曹是職.日月爲斷.當其陟黜.刻文兄子.方長千夫.將久其傳.黃金世符.門閥之崇.有耀閭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留郡侯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空.生司徒巴爾圖.司徒生太尉和賽.連姻帝室.生世宗母宣獻皇后.與金紫光祿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鎭國上將軍布展.鎭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二十一.願驅偉觀.精巧騎射.以歷宣宗播南京功.宣安遺大將軍.遙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明年.會西面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城沈邱.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犯京陳橋門.又殄之.收盜積菽麥以拯飢民.後從諸侯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郢.復德安淮南黃蘄及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拔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太康三縣.入爲南京警巡使.再爲兵馬使.至元九年.饗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元.子荊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魏荊棘.茇舍以招徠于戈餘民.安集三縣.警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年.與翰文自學仕.路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爲中書省左司郎中.是職也.凡陶冶四海之官.與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乎手.非其人有時書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管.與今宣慰荊湖.父子相繼七朝.請如故事.褒其元斌.制可.贈其考長德官正議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陳留郡侯.妣張.陳留郡夫人.祖考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伯.祖妣完顏.陳留郡太君.翰文故妻暢.陳留郡夫人.臣焉明此.昭融極矣.今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不孝之譏.求可筆是事國定家之槧者.匪公其誰.故即汴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不同.勑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不言可喻.銘曰.

猗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構.不于庶姓.于帝之室.大定晉君.猶所自出.金曆既祝.一氣之橫.無成不淪.無顯不微.存者遺胄.伯千什一.今由子貴.推恩爵秩.祖伯考侯.輕車其勳.郡于陳留.單及妣嬪.勒詩豐碑.光華孔熠.名與河流.彌彌無竭.

牧庵集卷十八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素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彙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贈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勤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毅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衝綸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誦強敏。日數千言。時隸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閉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咸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縞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關。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搢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廣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凡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

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特以戢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敎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躍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爲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過講實。勤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訓于爲言。與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其不足稱貸益之。相櫬皆責腸。衣衾必稱。疏衰奠粥。悲哀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擧修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東歸。與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其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臣爲誰。從何師學。于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閒。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策之。時以日者侍詔公車。百十爲羣。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寶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擧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擧之法遂息。雖有明經。止于記誦。

宋仁宗始試經義。亦合典矣。哲宗復賦詩。遂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敦有司。擧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助。會其北征。公遂請歸男婚而歸。十二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讓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爲儀六合三辰四遊而與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望。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于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

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常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閏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讀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大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諸銘召。後中書謂相承旨李謙儲皇不可以公爲議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愼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人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微士嘉甫。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宜。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者。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嗣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選。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鎡。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尙膳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人見坐語。閒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禮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遼遠。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豬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匹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萬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藍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王京兆長安簿居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樾遇、樞密院掾傅昆。男孫信。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係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牖。命開之延。已徹寇黈。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扆曰來。何恭汝叟。大師之南。俾斷已久。其宜進退。汝善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頌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衆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避廬悉剖。丹扆曰嘻。惟慈儲后。端本萬邦。汝資以友。儲后曰今。議治黃者。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賽安躁紀。俾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樹。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騄耳之駟。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里。傳次繼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襄之衛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亂。夜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藝。偕義兵數千爲帥。開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踰宋藏粟。負擔疾戰。冒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閫制闢。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閫後叛降將多恐聚此叵測。遂爲受牒。欲致盡院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圖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是啓猜長亂。汝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成。姦道是栄。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鈐哈雅實克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願不容。將以計謀。又一軍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壽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抵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譁以他罪。犇無吾嚍類。稷穿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師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就領徐海獨辯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拜受命。馳造寶鬱。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校使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瞳。舌播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于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闕若之將。思完之。非闕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旣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取妻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己。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逼襄陽。度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盤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洛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斤若千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遷者無所于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寠及窆。祭哭塞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驥。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乘符。常布衣韋帶。蠡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

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僭.下自同庶服耶.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儀目節.眞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贇.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遯不仕.饒貲樂施.夫人翟.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佩金符、衞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温.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遇之臣.入無素勳可藉于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奔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于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己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戒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深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茈後之功.既頌既豐.而始大輿.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濉.諸孫繼繼偉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耶.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有五年.戊子.侃自衞遣叔利.五千里持衞學宮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遂蕭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洛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東南.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東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倘方興時.如闞糯子.貴簽是攴.金鼎沈淪.提是羈旅.曰奔與圖.涉濮南鶩.來戍是州.始脫危阽.乃乘衆星.日月再矊.甫少康蘇.熯鑫蔫沴.徒北就豐.于洛之汭.洛因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遐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穉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窆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耿烈光.虎節斯皇.執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逸.我筆載茲.後來者頤.

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于燧.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嘗其爲河東山西提刑.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于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爲先人于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書可肇以示.累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興.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鄧.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宮閒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尉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審.及長.又資使學.士.俾歲借計吏.椰龍庭.君爲參尙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己未.遭迎世祖于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斥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寢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濟可.行智

久矣.至于淅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邏.不使犍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遂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遊.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尙俠.其事如李瓊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折之.監州恩巴蟾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尙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撤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遣之.今戍四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民甚駭懼.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塔思之迫.君詣宥密.受其成法.得于三戶抽一.遂懷檄歸.屬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變夷.估惡.或賊殺臣.顧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胥殺之.懸尸于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釁口數十子州.侯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三家在亡.釁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願受其人.儒.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于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

損吾曰.府是其言.行巳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侖.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用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便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義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遣之.當不恚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獄.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投.毅濟.投宿衞戍廟.毅掾河東憲司.殺大都永濟倉使.與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樽酒以金.矢死不渝.小疵見告.閧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讎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簉予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剏及區.教訟于庭.萬里遠之.俾克再家.虞乘將戲.民有不幸.爲勢脅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奮砥名.謂之爲俠.不斷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菲.伊誰撫予.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遣毅齒胄.從許文正.耳其嘉言.曰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贊畋.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遙信百年.稱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義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實．皆不仕．今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貲而義．沈而信．倚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款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降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王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破荊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公來襲．戰塔橋古鄀黔陂．屢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磵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北之．其後山西遺民由雕汝可去父母邦而南耶．與故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中書平章游公．槃楚鐵狗無慮若千萬．沽鐵嬴爲口亦無慮若千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父戈．請憲宗朝求歸己．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鑑德鄉蒼龍灃壖．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守祖鑾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佛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詡爲盛門．非天章公濟德昌熾．後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君犄角陷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洞渡岩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闖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戰小偃堡．南漳鵝及八疊陵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蚪鵝池劉都管胖山間探司王總管豬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阬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邏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荊南沙市．先登阬之．徇地峽州．下之．

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歸縣宜都富民言能勸衆聽者．驟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澧州．戰西門鐵壩三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戶．戍襄陽．裁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獲拔破阬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焉．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陣而顚．血嘗出口．積是勞勳．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並行者．會

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踵．孰速戰陳．苟于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爲將身以死者．是成不孝．而執殺攖槍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闘將之登陣陷陳．折馘搴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敍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是．讀人物志．論篇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皆健獸．逸羣振迅．天於恆人．此與彼齊．或異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晉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于前．造大今弱．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我．轉闘淮漢．戍鄧控邪．招逋立閧．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公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元宅長臥．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荊．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肅．鈇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靈傷．切害之碑．蛟奴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牧庵集卷十九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府．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餘．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輒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愼．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潛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覺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圖．言小大庶政．不貲否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濱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闘戰家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宜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姓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益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

同爾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仆卽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閫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卻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嚴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廩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糧歸之．創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瘦．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居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于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于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衞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姦．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蘄寇起司空山．黟黃及壽昌蘄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

以梟首至者．官之．啻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擷．竄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涯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罪．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鄂人大怨．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益于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離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擣衞賀和、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還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牧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籌後．用誅論巨室．蹤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來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赦．復徙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資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隨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託胥楚勤胥也．顧謂公曰．南方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和公鑾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于後．言是則宜．俊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于公．謝其失言．休士于籍．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費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度他將往．則爲暴墮其不下．請身往平．總從兵千．營于

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虜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娟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隔彭蠡．此寇不誠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遣麦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戶富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譏．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月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則江東使曰．賀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賊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人．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與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半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追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佑氏．雍睦無閒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虔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于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嘗以十月朔日大享．其日毋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鏞鼓振發．不敢安臥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變

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德化未純．安而集之．蹙而溺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嚮而賞勸．德綏而威擾．徐革其面．而決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嚎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嗚呼．後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聖言念蓋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楷．公而歆茲．可作于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耆者．參知政事．鈹．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鍔．知隴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遜．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策仕．于顯啟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犢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諟顧．不惟于賊．不愉于豫．乖十五年．政治隆平．繼帝之明．公識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爲烈爲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綏之．數澤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屬民．靡不與黜．大盜動勤．動爲曹．以言爲兵．訓持其羣．民親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闔邇省洪．出溺齋咨．洪開其來．以抃以嬉．既釋岸獄．載糗與粥．卅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勤旌．不缺斧斨．僭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爲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諡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恣歸山．嬿石劇寫．

神保馬依期古典終。

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魏國公諡忠節李公神道碑。

皇上嗣歷之元年，制特進中書平章政事敎化、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魏國公。中勤有司，夫旣子孫膺是顯庸，其政中書，時咨寓內，而所光昭世德，上及其遠者，舊章未備。非移孝以勸忠也。其訂以上翰林奉常禮曹之臣，請贈諡其曾祖考，追爾沙貝結，爲効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曰康懿。祖色爾勒結，爲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貞獻。考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阿嚕，爲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忠節。自曾而下三世，皆同封魏國公。曾祖妣梁，祖妣田，妣王，皆從封魏國夫人。制曰可。敎化以爲四世死生胙以大國。爵之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爲極。雖百其身，報塞未能。啓求儲皇，匪刻金石，將無以侈今而垂後。敢以是請。乃爲下令太子賓客姚燧、太子諭德蕭𣂏、太子太保潘陽王王璋，其爲撰書篆額。燧據翰林學士程鉅夫事狀，與其家乘，次曰：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稱。及貞獻生，配姓與官名以色爾勒結。太祖裁定天下，夏氏旣臣，會其西征，復貳。帝開旋師入討，勢如瓶山之壓卵。貞獻總兵游徼，遇之，遂來歸。俾同呼圖克特穆爾招沙州。州將僞出牛酒犒師，設伏以覆首帥，馬躓，以己所乘易使先奔，自乘所躓爲殿。遁擊敗之。他日，帝問瀕臨死地，易馬與人，果何爲心。對曰：臣新至者，隕死奚恤，不可失帝器使宿將。由是忠之。遣兵圍肅州，守者其伯氏鈐部，謀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帝憤，拔城，皆殲之。不遺齠稚，惟聽求其親族，滅獲，就所得爲百戶，有六。又詔自今親族滅獲未盡收完，及田業爲諸人有者，亦悉歸之，其永爲制。歲乙未，太宗詔定宗、憲宗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征西域。明年，帥師戒塗，貞獻在行中。又明年，至袞騰吉斯海，尋與諸侯王巴圖征俄羅斯，至葉爾羌城。從憲宗先期至，搏戰七日，拔之。歲己亥冬十一月，至阿蘇穆爾齊蘇城，憑壁攻不卽下。明年春正月，凡三閱月，貞獻從死士十人，躡梯登陴，生拉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衆蟻附而上，遂拔。賜西馬西錦爲匹皆九，名以巴圖，表其戰烈。又明年，詔班師，是役也，六年而歸。功長千夫，禮秩與國人爲千戶侯者等。加宴服四序異宜，凡若干襲，與大會者皆同。其邑又俾同伊瑪齊爲斷事官于朝。歲丙午，定宗卽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爲監，至燕，則同斷事官哈達署行臺。後憲宗以布扎爾來涖行臺，錄其舊勞，又俾同署，別錫虎符，以監大名。至歲己未，凡爲監十四年。嘗繼錯世祖南伐，未踰淮，輿疾歸，薨其家，七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九。傳遽輦車返葬肅州，祔其先塋。別封虛墓大名，求便歲祠。中統建元，天下庶務悉歸中書，故忠節公襲虎符，惟監大名。至元五年，詔諸侯王和克齊淵國雲南，俾將衛士以從。至則責治軍旅，金齒弗率，總將射士五伯人，殄其衆數千，獲馴象七，致貢京師，勅用以駕輿。自是蒐田征伐，無不乘之。實前古未有者。始帝加兵雲南，取道吐蕃，甚迴以曲。十四年，思播旣降，改由蜀入。命公開二塗，陸由烏蠻，水由馬湖。烏蠻合都掌、羅家、鵝夷諸種，拒而不受。累戰始服。自時水陸郵傳皆達。敍州。又俾除左右𣃔江道，達邕管平溪洞夷獠五十餘州。十七年，詔將雲南萬衆，合湖廣四川兵，討羅氏

鬼國之叛。十九年，再征，獲其會，送京師。寔有北死。二十有三年，詔征緬。緬瀕南溟大國，戰始克之。不及郡縣而還。獲大象二十有七，送達尙乘。明年，詔鎭南王再征交趾。命將萬衆佇之，平三十八柵。前大軍一月至王宮，王及世子與道皆船逃南溟，俘一他王以歸。明年，師還，衛鎭南至左右江界，辭還。歲戊子夏六月十有八日，冒瘴癘道，薨軍中，年六十三。最其履歷，始爲金齒等國安撫使，入覲，改爲闡安撫使，陞雲南等處宣慰都元帥，虎符，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再遷左丞，未拜，資德大夫、右丞。加宴服四，賜御方穀勸弓矢介胄、寶使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地周萬里，小大之戰無慮百數，軍士有勞，其出而家大而櫪馬，細如橐衣，金銀幣具，不吝賞予，故能得其死力。每撫無卹荷旗夷蠻，讋其威名。已臣之國，撫而綏之。爲定金賦，以戶高下爲衰，追其薨年，籍是一省輸金之家，近二百萬。訃聞，帝悼之，給五十乘，傳還其柩，葬大名。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毅敏。公後三十有一年，加今封諡，蹝胥合是三世以觀，貞獻忠節父子，逮事二祖三宗，六十年間，宣力樹勳西夏、雲南，勤亦至矣。受是褒䘏，固其宜然。而康懿則相夏氏，嘗勝國臣，由子孫貴，亦與哀榮，是昭皇元淵乎忠厚，惓乎其仁，盛德之至也。間又求國魏所由，貞獻卒，監大名，公嗣爲之，去之雲南，公弟又爲死而公家嗣，軍國與其姪鄂諾，皆爲虎符，今其爲者則公季子呼圖克岱爾，若小大宗。父子祖孫昆弟六人迭出爲者，其與世侯奚以異。諸亦今代臣鄰之鮮儷者。公三子，二不再見。中子則今江西行省平章。三女，長適同知台州路事巴約特，次適浙東右丞宣慰都元帥阿爾丹，幼姆。男孫六人，庶孽監中書簿，餘未仕。女孫二人。銘曰：

卽戎有勛，官及而世，不絕其傳，列聖之制。由子旣貴，推恩其先。前聖靳之，一二有焉。於皇今聖，德參載靈。立愛自親，敎民以孝。致位光顯，必崇其親。亦曷執珪，列廟畀陳。昔李七世，下及康懿，左右夏王，貞獻則異。聖武是忠，八殿出鋒，後服加殲，必全乃宗。嘗顧成廟，詔從西代，城凡悖頑，賈勇以拔。其下天誅，曾莫稽逋。六稔言還，功長千夫。定宗御極，曰惟魏土，分封在予，而往其撫。忠節世之，九年于茲，從諸侯王，南詔往籌。跳梁小夷，尺箠以笞，大如緬交，南溟極浦，悉將致討，而竟死鼓。自其去魏，其來其謀，則季父姪，家季子爲。職民世侯，前聖已廢，獨于之家，疑若猶在。皆今國魏，四世龐他，其與虛邑，不地如何。有繩維孫，有煜其祖。匪師伊公，一是開府，死者已矣，生則立朝，爲民具瞻，席絕百僚。維明天子，啓宇于此，杏爾後人，思服其始。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公神道碑

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史公中子，今中書左丞，鬩臨江陵，行荊湖北道宣慰使紅，禰今江陵總管李琝，則故夫人之季也，以其季今東昌總管杞，兩嘗塔我先世父中書左丞，贈少師，文獻公與李氏昔太尉姻。又琝友燧而齊年，來言曰：先太尉所由以致是勳名者，先外舅氏指揮，實始終左右之，而琝亦曰先公出處，使相旣狀，願銘之碑，遂參伍故翰林學士李治、敬齋之三韓李氏先德之碑，而序曰：系之遠者不究已，考諱爾力，禰致饒而施，讀書能通其槩，親親長長，下儕輩無忤，仁蟲窩不踐，性由天出，匪學也。生公，諱伯祐，隸太尉兄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都元帥，麾下十年。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眞定叛，而事金。完州中山皆應之。先是，元帥之考尙書嘗戒備仙，元帥則曰：大人奈何

教兒設椎遇人尚書恚曰若必死之人手吾不忍二孫同禍乃攜故眞定總管楫故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時太尉在燕市入覲禮幣公馳告宣歸復讎太尉從而南潰軍已須滿城之徐河公偕今集賢大學士王禹之考參謀某今參知政事王好禮之老大使續推太尉嗣兄元帥凡失地皆復之仙走壁雙門公北見太師國王王馳使閒詔太尉眞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虎符公爲都提控仙復夜襲眞定取之太尉惟從公潰城走東北公告太尉吾先自投汝隨而下幸我藉汝使汝不傷吾死無害也已果兩全涉塹公又爲前水及其頸太尉惟及胸泥奪轉機旣岸跳走藁藁帥故中書左丞贈平章政事忠獻公董文炳之考某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收兵諸將有異謀者公手斬之再復眞定仙走壁抱犢旋走遡河轉鎭撫軍民都彈壓豪戰弱立從太尉破衛新諸州又從圍汴金主自將遡河破之黃龍岡走歸德濁河爲池主帥薩奇蘇巴哈薄北門而陳左右背水公以爲絕地兵家所忌宜退保寬閒不從會中書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諡封并國武宣公阿珠之祖蘇卜特召太尉入汴計事公與之偕旣走平大蟻藁帥董公完帥鄭公韓公十千戶皆在死列金亡移兵伐宋下徐州與其縣豐沛功授金符攝本路兵馬都總管從征襄陽敵柵峭灘石舟師衝之帥下教太尉其必拔而歸乃將公等死士二十八人公曰可計致之出十艘爲挑鼓搶而前佯敗逆戰輒退止已復鼓前敵拒又退止三鼓敵以爲怯而懈也不拒遂疾趨敵柵太尉先登公繼之覆舟師平其柵從戍鄢陵又從拔壽春功拜千夫長後太尉使經略于汴屯田河南立平宋基以公年先一紀無從留後眞定攝萬戶府給軍之須約相婚姻憲宗自將征蜀太尉旣從世祖以太弟之重分撫荊湖復召公從濟江徇地多貲其鄙中統建元之明年太尉當國多勞公于上上亦念從濟江以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又明年李璮反盜據濟南徵兵諸道誅之衞士亦在遣中大軍斜老鶴口公與董忠獻公合請太尉浚軍報可太尉至築夾寨遏奔突以待三月璮窮而縛梟磔以徇公旣訖賞遂致事陳蒲梁一堂教童妾爲歌舞行觴娛留親賓而不自飲罌罍恐不足日爲事以至元某年月卒年八十三葬某地爲人諒直而不剛愛爲言太尉家事亦斥不避在軍不乘喜怒殺人不事老佛再復眞定屋之列肆者半城闕有以無居室來丐者人賦一間數年而盡惟其弟存奴婢三千人歲晚皆民之平金殘宋爲元顯侯卒日貧不能葬三夫人赫氏游氏趙氏男十五人珣瑜珍琮琉璉公懋珏璡瑜璪珪琳瑀琦其官者珣眞定等路管軍千戶總管則寶慶路琦奧珏也公懋沐陽令琳提舉越州人匠女十二人皆適名族官者則今參政好禮與今使相故秘書郎張行儉男孫四十一人未名女孫二十四人歸史氏者六人一使相中子官者眞定路總管王某濟寧鉅野尉哈斯託里男曾孫十七人女曾孫十三人公旣致事時禁網猶闊諸將多以僮奴代兵而歲取富人更直多者十人少亦四二會用兵襄陽摽實軍籍有此者罪死珣長千夫爲其下訐曰指揮所亦庇三人珣引罪不力事將及公珏時爲質代封吾以吾爲質不足賚用爲之吾父未之知下吏覆鞫御史爰讞終不易辭柄臣三人奏置于理三書可矣而柄臣三人亦終哀其志爲親臨刑不悔三奏前赦旣原不可者三行省臣奏軍官未受俸前罪宜無誅可之珏宜出矣省院臣終以事宜特聞合而請之姑可比出凡幽四年從大軍南征功宜別長萬夫聞兄珣卒子幼不可世恐人

襲有之乃棄己功求代兄子將曰長千夫吾父兄世官也吾宜世兄須其子壯而授之戰鄱陽湖眞定灣頭爆焦山皆捷攻常州先登拔其屬縣宜興從殄宋奄衞兩王海中功授吉州總管滿換湖州而江陵斯其爲子弟臣桀之大者故表之公碑之末銘曰

古豳遺臣以其所主賓于而家曹平與去以友實者猶取鼎鼐烈烈忠武爲元元功求令將相人莫尊崇公也主之同其始終其始則自推繼兄帥闕不反兵逐仇再纘戰野無前登障奮先滅金于殘殲宋于完于河之干于淮于漢靡往不皆鄰死奚算忠武報之爲好其家相世婚媾井里旣華終以從躍末禩之國逮其丞相進畫帝側疆場之臣禁旅是師宿入衞出肅而祁祁人之羨之曰久其緣而公劇如委祇投刻其施不紋不盈其持豈罔啻之多後裕垂茫昧其來罷言而告有碑載銘左是神道

牧庵集卷二十

神道碑

資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張公神道碑

維張氏汴之浚儀鉅姓金由歲甲戌宣宗播汴河朔逃兵之民皆扶攜婦子從之而南巖穴之士其出惟是一夫之耕不足以食百人有司又括粟餉軍以就盡之運抗方輿之師徭賦百至猶不能支故人心日離漬望焉而思大兵之至以紓其急歲壬辰睿宗大殄其軍鈞之三峯山義宗播歸德大河失守故其祖得棄鄉北渡樂而家燕食燕薦饑當散屍積以振之祖考之諱皆逸惟知其考字善甫三姚戴李南李氏生公諱天祐字吉甫就傳讀書聰穎絕羣兒冠壯經歷工匠總管府以儒術飾吏事至元十有四年轉尹縣城末進改同知棣州十八年詔發濟南傍近十路民五萬人濬交河以通海漕官公董役丞相噶巴齊臨治其上日夜程督方十一月天寒水冰數言宜休役待春徵集不爲臨治者可及行堤上僵死纍纍則蠹傳曰吾爾媚上急功使民凍天如是悉縱遣之民歡躍歸因彰言曰脫上見尤吾請身坐不以相及事聞帝大嘉異裕宗時爲儲皇下令升經歷功德使司尋改總制院官奉訓仍經歷二十三年官太中太原路總管爲繩一年有德邦民刻石頌之明年官中議參議尚書省參議要官非其才可以彌綸宰相圖回天下者不足舉其職又二年官中奉拜中書參知政事大德四年僉宣政院七年官資善同知江南行宣

政院。以三宣釋門。故于佛氏爲教。信奉而篤守之。慈祥惠愛。多所及物。有司政或病民。如徙江浙巧工入將作。爲之授方。使吏不得爲姦利。居輒樂業而行。輕去其鄉不怨焉。宣政五年。祝髮之徒安之。以爲不繁出令以重斂諸山者。惟公一耳。拜疏于朝。請留者數十上。至大己酉。卒年六十三。越十七日。從葬西山其祖姑卜之宅。嘗稽後世官制。貴賤與古反易。古自一命至九命上公而極。今則九品而進乎一。公起布衣。積官輒政與知院。致位二品。實古八命侯國之君。非獨識時有以加數。備儀衛。蓄其先爲子孫者。亦得衣被休光。以紆朱紫。異審大其門者。一女弟。同李出適士族。夫人耶律氏。次王氏。劉氏。范氏。索氏。七男。志惠志懿懿恕。德。五出夫人。惟恕王出。德劉出。六女。四出夫人。長適賽喇巴哈。三爲監州。一王出。一范出。王劉范索卒嘗前公。夫人子其男女。恩過所生。至大庚戌。翰林學士承旨耶律希亮曰。夫人吾從祖妹也。持其從祖兄識鄂特之狀。求銘公碑。其辭曰。

因陵其高。力半功倍。孰與平地。進覆一簣。緊張之先。發我庚餘。則報于天。如持左符。實生令公。始學自力。追其策仕。共工是歷。後爲尹縣。藩而不爲。改倅棣州。州用事治。洊交漕海。五十萬指。自春徂冬。急役未弛。公憫凍瘃。丞相不謀。下令縱之。擅吾受尤。事書上聞。帝嘉曰果。遷牧于并。頌石璨璨。尚書中書。機務兩參。華輒背馳。賁冒指南。出知宣政。實司祝髮。故于釋典。得其津筏。昔人之爲。箕斂諸山。今公之來。退食閉關。憎徒安之。閒欲滿秩。留者抗章。上凡數十。可因灼見。畢職之能。鼎鼎宜其。名舉位升。卒從其先。西山之兆。勒銘隧首。千祀有爛。

少中大夫敘州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張公神道碑

公諱庭瑞。字天表。姓張氏。其先隴橫全州人。曾祖淵。祖士明。以有功金初。再世千夫長。考楫臬。北京都轉運使。徙家白霫。三子。公其季也。幼志不凡。己以功名自許。讀書力學。經史之餘。兵法地志。風星卜筮。靡所不闚。既冠。宿衛憲宗。俾從征蜀。佐軍前鋒。帥如所策。戰皆捷。會其陟方。帥侍南端。世祖斬之軍中。獨忠謹公。仍佐前鋒軍中統始元之明年。詔元帥府全師戍清居。賜金符。俾參其府幕議。合時未下。直清居南百餘里。處實動靜。皆可相闞。日夜戒備。袍漏塞罅。敵無得乘。加善綏懷。所獲俘。不誅全之。小物利人。盧亦必及。中土艱蜀藥。其地饒橘。課軍士之休役者曰。袖手何爲。其人日入皮幾何。升皆庫貯之。莫曉爲何以也。視商旅有貪喪其資。滯不能東者。名以其所有畜來。無問幾何。歸畜給一石。皆感泣歸。語父母妻子曰。三相救我。自爾相之名籍籍行路。用兵閬達。以虎嘯山閬渠江。可絕二州漕塗。詔公爲帥府先鋒。使將五千人城之。旬日而營壘儲偫皆完。以充制使夏貴集四川兵數萬圍之。諸將勉宜速戰。公曰。無庸。彼衆十我。往則殲矣。可遣間取援帥府。須至爲圖。今惟有分地死守。以老之。吾不爲主。而爲客耶。敵礮吾壁。當所皆穿。築柵捍之。柵速壞。乃離柵爲塔。虛本不築。裂牛馬革衣犬樹縻之。令可去來。礮至則偃。已乃復植。敵以城不可。井必資澗飲。泉出甚微。下薪土實之。公沸人畜溲溺釜中。入土以泄其臭。人日數合。吻皆龜裂。終夜行壘。至于立寐。如是踰月。援至不敢前。公下令曰。敵策吾怯不出。必嚴外而懈內。今與之角。可必還志。分千五百人爲三。夜擣賁營。果大崩潰。禽斬都統欒俊、雍貴、胡世榮等五人。馘首千。遺委資械萬計。以

遁。公亦身負數創。功聞。加賚之澤。舉軍畢賞。授奉議大夫。守高唐州。濟師襄陽。始抽中民之家爲兵。賦州若千百人。恐吏出入爲市。身按籍取其壯者。與借衣仗尉兵。權宜畀之。編諸行伍。教以進退。不相干越。或曰。足是抽數州。責止矣。教之何爲。公曰。吾所抽兵。比其啓行。縣官或遣使或覆閱。未韜之衣。不掩肘肝。誰材賁育。誰則信之。其時留甲退乙。更逐紛紛。徙自後期。衣之兵衣。韃弓手戟。自足觀矣。閱使至。果惟曰高唐之兵精良。教民力穡。野無萊田。暇則使脩孝悌于鄉校。豪梗戢縮。盜去其鄙。鄰獄疑留。率齊平直。大司農考績。以治最聞。遷朝列大夫、濮州尹。詔布多方。仍黜其殿者一人。爲長吏勸。辭之省曰。如司農言。正守職也。豈敢爲勞。且州非守獨爲。上監下武。功則均功。獨旌何爲。不敢奉詔。省奏併陞監武。遷尹濮。御史臺賢之。奏遷中順大夫、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風紀峻肅。吏重足立。爲京兆者弗便也。中之奏薦。都漕公及夫人皆不恚。入謝奉教不謹。都漕曰。吾嘗憂汝昆弟澀官庸懦。不足受任。今居鷹鸇。以摯搏見傷。誠克家之良子。酌酒壽之。嬉叟閱其誣也。爲避之。奏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踰年以東西兩川各開樞府。大徵兵圍重慶。其舟楫兵仗糗糧。資取成都者十八。換成都路總管。而四川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以土相理賦四川。凡屯田征商與鹽茗木竹山澤之產。民已輸而算未入官者。皆蠲剔之。事皆倚公以集。一歲而羨衍彌倍。以織餽漕。自餘學校農桑、津梁陂渠、府寺館傳。先政廢弛者。莫不興張。蜀平。升少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雜獠犬牙綿絡。盧敍思播施夔之壤者。五十餘壘。椎結荷旃。將數千里。統御羈縻。恃其州縣綱削而碉門。羌有陪婦女老稚入市者。爭直殺人。爲宣慰碉門魚通司繫于理。其會斷繩橋。止蜀商于徼。謀大動兵入寇。簒之。其司馳告汪忠肅公惟正。以中書左丞行省成都。問進討謀。公曰。羌俗悍獷。喜馴

怒逆其所性然。由殺一人而速待以門墻之寇。小兵不能威。大兵不煩。興惟可遣使開諭。彼雖凌信而昧理。至撼以禍福。亦豈有不悟者耶。忠肅曰。無踰公者。遂從數騎。就塗新。遣人曰。吾至矣。其相儀而界。羌從陳兵來。公曰。吾從數人。而精備如是。何爲。羌人蜀人皆天子民。殺人償死。一律治之。今有司逮所借來特使辭其兒。知情之所由。爲援質耳。非併蠹誅之也。而汝爲是跳梁。行省如以狀聞。萬一赫怒。徵近郡加誅。而汝噍有遺類乎。亦奚不辭之蠢。劉可鑒也。何仍負叛名爲之箱。使壯士推首白刃。妻奴人乎。此宣慰魚通司碉門者宜言。吾權汝之妄舉。而自孽也。故越吾司而曉汝。其會率種屬羅拜曰。吾昔者取羊牛碟其脾卜之。視肉理何食。曰吉。白馬將來。可不煩兵。公乘果白馬。神語昭昭。敢不惟命。乃論殺羌賊。而出所借。卽日復繩橋。還蜀商。通市。遂與約。自今市者。如故事。無入碉門。惟集郊關。日昃而歸。其會等曰。亦惟命。又以民歲摘茗。官收糴之爲局。自鬻。公變其法。聽民入券。自與羌市。令黎雅戍兵屯田。自靡罷沂楊山江漕殺以免。嘉定舟民覆溺。都掌蠻反。詔公以行省兵誅之。公請罪止首惡。無及非辜。可之。其俗惟弩決槍擲人。而以過顙厚握松板爲盾。自蔽。已陳。公馳馬射之。矢出盾背半笥。其種駭怛曰。何物弓矢。如是其力也。遂捐兵屈服。惟斬其酋達蘭蠻蠻十人。再授敘州等處諸部蠻夷宣撫使。後仍故官。轉潭州總管。浮舟出峽。過南郡。疑時貳荊憲。相語曰。吾聞是州戶滿百萬。長民爲治。而湖廣省臣方事朘剝。剛賊變詐。月異歲新。吾不呵之。祇益罪耳。不能爲也。遂去之秦。其前植業。在樊杜者。土田五千畝。渠灌谷水漫之。雜蒔桑果

可材之十萬根,奴婢千指,既畀兩兄,田賦歲下,不以及兄,雞谷入之,其自取者,惟城中一第,與西郊之園百畝耳。今歸,每不嫌居,徜徉輞川泉石間,南直聖燈巖爲堂,罟魚于淵,罝鹿于山,賓客過之,留飲彌日,頗知爲詩嘯歌自娛。凡居三年,忽曰:吾樂吾成都竹溪,奉父老遊,不能止,時已疾矣。後是二年,當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卒。夫人劉氏,淑質懿行,公所敬友,及是偕其三子曦、岑、峴扶匶還葬安西之咸寧少陵原,都漕公之兆,且爲書託山南江北道肅政暢師文,以今集賢盧摯誌銘,求銘墓碑。摯之言曰:公與仲氏俱名良二千石,爲時所器,期以公輔,年位未究者,豈以公年纔過其兄一年,止五十七耶。惜哉,公孝悌忠厚,深沈明炳,朋友孤嫠,有不能家,必周之,使可安以終身。有妾慧黠,若嬖之,或告與人語屏所,聞之,則曰:吾父也。召諸逆旅,親若甚背,叩其離兵失家歲月,與鄉閭鄰族,且是。公曰:而民耶,人役也。父曰:民爾。曰:欲得之乎。對曰:鄙人之來,直以兒在公所,不訪而識之,非人父情,豈求俱歸。公曰:而女居吾家,務不能拔列羣婢。令夫人盡取其奩飾衣服,署良券,歸其父曰:資是嫁之。父子泣曰:何以報公。惟有繪像事之,祈其壽考耳。吾友勸農使韓世英歎曰:以義斷愛,人所難能,其力于爲善,率此類。三子,惟岑爲嫡。二女,長適李鵬翼,次適某。銘曰:

維公自少,期我振耀。薄宦入臣,入衛憲廳。憲廳受臣,其審其難。一猶在心,賊推用殫。六飛之巡,前茅劒外。大旆攸經,有順無悖。方號賓天,遺顧世臬。佐戎精居,麾摧斧斯。虎嘯孤軍,保新立壁。飲血勸忠,一逐寇十。帝曰歸哉,汝勞汝西。其守高唐,字我東黎。鼓鼙之臣,熱手戢忍。或于元元,未善慶終。考績多方,治獨最之。謁語尹襮,偉長吏師。俄貳秦憲,旋蜀經略。輕士矛弧,授以錢餉。邊穀用豐,就牧成都。大兵團祿,十萬仰餉。繇急應繁,無少豫暇。朝聽之殷,恆獨繼夜。庸蜀平矣,帝曰變夷。厥俗荷殊,惟汝使宜。其慰其撫,節以華汝。大狂兵之,小頑訓語。始猶革面,久悛其心。陸馬水舟,相望獻琛。晚移長沙,羞盜縣輩。以完吾前,惟羅旱稅。凡蜀齊秦,長民總戎。三十維年,四稔居東。人遠遙之,在庭使鏑。其收爲庸,事巳是茂。我銘豐碑,匪伊桓樽。英風百世,凜凜猶生。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二十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繇遊與會遵過行臺廣陵,得訃于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塋,指柩暨曰:公平生交友,聞交惟我恰者,他日當銘,是爲報。子休復亦已敘所獲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他日有避而不爲耳。今[illegible]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進人,果可以意智闚耶。中議、中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震、璧,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滑,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號松菴,嵩山曰巖,後更岵,字壽卿,童子聰警,于書博觀彊識,賞于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帖由貴試吏,從商乾乾自飭,不遺華楮中,就建元,時年未壯,入

掾中書,職奏事,曹案議沈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遺滕濟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辨章而下,皆友弟之,父子並政,法制未苟,不嫌也。人榮耀焉。或繩禁中省,曹多徙,顯庸在列,庭如沃撫,公以風度修整,對有衣留。後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嬪縮,公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轄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洛之曲周,狀其薄貪儒黜之,團襄陽急發民兵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冒名他役者皆出,殘吏無所姦利其閒。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溪蠻,人所憚行,公冒險陟巘,窮鄉盡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輿以杖,始數千里,剸舉周治,簡剔尤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貴悉還之,卑去官吏三百,籍沒贓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霾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匿于朝,嚴列公實,田湖陽三十頃,積殺曰殺,紆遂乘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雖絲髮,得抵其罪。陞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亟辭,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蹔繁處劇,暇豫而集,遺佳林泉,野服佩實,聯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俾入盡于給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讌,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登十金,所樂禠其閑甚高,跬步恆以遵親爲心,造氣息奄奄,猶大書松菴墓、馮孝子墓、雪崖墓,囑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千篇,晚而筆力遒逸,辭多雄剛深古,卑于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據如何,女溫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屏,見蓋奇也。慈衞藹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彙之也。其蘊淵淵,介介特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牘,出縣爲也。間不俗塵,異不離也。責言訾宜,責事治也。憲府所廉,吏不欺也。風行嶺墻,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竊何時也。聞之幅隕,孝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柔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能,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于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檀,子構基也。有華嬋嫣,冠蟬緌也。與乃祖肩,官愧爽也。皆不持銓,衮職禕也。豈天爲懸,座右危也。不登其泉,斯不赦也。倚彼徽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瀰瀰也。齒胥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蓁,以箴疑也。靈性有穿,徵銘詩也。

中書右二部郎中馮公神道碑

中統之元,肇分天下爲十道,道置使以宣撫之。我先世父中書左丞公受任天平,僚列聽自辟,傳過真定,將以公偕,偕不能致,乃躡門自起之曰:天平地方千里,戶版賦出將半諸道,而寄治唐淺,非得清厚和慎有德雅望如先生者,孰與匡政令之不逮,而抑其過。先生負用世才,不及見之太平有兆之時,陰拱何施,敢再拜以譽議相屈。公答拜曰:某學不切時,無有可資吾相取者,然不敢虛厚招,遂就車行。奉議無幾時,

中書省召入爲右三部郎中。我先世父以磬吾賢佐。吾誰賴以爲理。居無幾時。亦去。公在右部。故相贈太尉忠武公、贈太傅文貞劉公、平章趙公、宋公、張公、我先世父、及左丞張公、大參楊公、賈公、尙書劉公、稽古議制。動見咨諏。又其始至。密院未闢。憲臺未建。尙書未分。兵刑工三曹之事。叢脞繁劇。決遣開豁。于刑尤愼恤。禁天下諸侯不得專殺。罪人死者。奏可乃論。輯要令條付之法吏。俾有持循。獄成不輒置辟。必疏其情文疑闕。讞下有司。緩須臾無死。以冀萬分一。朝或生之也。遇于倫敗常者。必儘治竟之。羅纖之國臣或失對。徹室欲請其譴。公言宜示有容。不可奇明。以倡獨化。以故于今之治。文物燦然。非夫人與有佐理中元方郎。公諱謂、字清父。姓馮氏。其先居定之中山。曾臣五代晉由齊王虜于遼。從徙北京。家長興遂滅來南。系緒則自公六世祖可譜。蓋昆生遵讓。再世不仕。讓生金承務郎居泗。承務生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仲尹。中議生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子翼。中順生通議大夫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璧。公之考也。自中議而下三世比及進士第。獨公由任子仕。人疑其爲間。則曰延賞及世。自有虞已然。歷古不刊。知曰假以爲忠勞之勸。是後世誅追以利之術。非聖人大公至正。遇下以誠。不忘先烈之義。故其子孫不敢以能自致富貴爲賢。而以繼祖父蹤武爲光也。自後世科選之法興。風聲之相盪波流之相軋。鼓舞奔走一世之人。使子孫恢有不藉其祖父。可得自我之心。甚失與孝天下之道。近世惟程夫子仕由先庇。我法行之。上有稽先王之經。下不絕先人之澤。初掾尙書刑曹。移掌機務。後掾尙書省知選除。金已壓國。一關守者。無慮數人。愬告身致贖數考無所于任。吏是職者。人復聚餂其短。有見饑饉者。公勾覈精密。先後黜陟。勤有比依。號爲允平。出佐盤鼓帥府。李全聚兵楚州。觀覦前卻。不一其操。于金于宋。皆未有釁。帥遣公馳說之。欲羈而軍。受命即行。不爲吾身回測毛髮計。至則喩以大義。陳實懇悃。其旨惟在不可遺棄故君一言。全未即從。亦壯其能使。不侵辱。資遣之。守均州軍事判官。改南京右廂機察。初金遷汴。通議將遁河追。及行所在。先公妣夫人趙氏博聞。公竄避梗棘茹苦。徒行勤以事。存哀以求亡。通議感其志曰。禮。父在爲母齊衰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曾參以孝已殺。伯奇放。皆自後妻爲。曾元不娶終身。吾年今五十。其諱汝志。亦不娶終身。金亡。侍通議北渡河。崎嶇齊魯鄒。以還眞定。出則親候御。入則操井臼。求釋孤臣仁國之感。不失故家素官之習。可旨甘其口體。而夷懌其心思者。皆劬躬爲之。日夕不去側。立而色休而出。一命之須。瞬不自遂。積歲爲世。不異一日。戴白紛如。猶爲孺子時也。執喪未終。哀敬兩致。世多不字。惟曰馮孝子。化行閨門。夫人事之嚴師也。出與人交。賢貴愚賤。一接以敬。別龍口累胸中。故與學士魏玉峰、內翰元遺山、學士李欒城。故承旨王慎獨、今承旨王鹿菴最相歡習。讌書聚文不廢風雨寒暑。節錄經史。細及箋訓。又蒐輯金代文章。凡積若干百卷。專經左氏春秋。爲右部年七十。曰吾家由轉運卒官年五十九。故臨海、集慶再世皆六十致仕。獨吾貪榮滿年格。歸若後矣。會子今朝列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岵、自省郎出令無極。曰吾祖臨海爲是。吾獲從養于是。天之私我多也。平生踐行衞生法。年八十二。猶神形精彩動人。以至元庚午閏十一月十有九日。卒無極寓舍。還葬眞定三橋里之南原通議之兆。文有常山集行世。凡再娶。前夫人王。後夫人師。金尙書右丞安石其從祖父。岵母也。

孫休復。男付孫鶴齡、龜齡二人。方童。女曾孫一人。尙穉。後葬之十九年。當二十五年戊子。岵以公未碑。集江西憲副。升逕襄陽。六月。又蒙訪人鄧示燧所自爲碑辭。自以先人與而先公相好爲故人。令撰室汝姚氏甥。爲姻銘先塋碑。非予誰義爲。蓋朝請先夫人楊。今夫人王。其父詳議諱德溶。我姚氏所自出之離孫。先世父昆弟叔祖之夫人姚姑。道也。用是不辭。銘曰。

維斧鉞威。君之所司。奚取于臣。人牧專持。用誠允期。猶懼僭差。嫋肆師心。刑典不恭。中元乾綱。旣收旣張。有罪我在。敢越奏當。公時用獄。上體帝德。疑昭枉信。情狀已得。宜刑于辟。宜頑徐之。恩澤涵柔。或幸庶幾。輕平匪寬。猛匪深害。今三十年。作則攸賴。右曰仁人。利溥一言。嫋士𨒪教。出治所原。又曰仁人。立本孝子。反覆揆公。終始良是。公孝越俗。格父之慈。弊齒寡鰥。矢不再妻。曾元以還。衆公而兩。淸風在碑。無期將叩。

牧庵集卷二十一

神道碑

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

王彥弼方總管南康。過燧舟中曰。弼老矣。將委印歸。業先人墓事出故人監察御史商琥所狀。曰。他日必求徐大參琰、劉集賢因、與燧三人。一人銘之足矣。劉集賢亦物故。徐大參遠莫相及。且弼嘗事汝先世父左揆公東平。故惟君焉請。又曰。自弼及與君友二十二年。別君老幾二十年。不于是焉卽求。以待他日具禮備數。而走三千里之石城。恐弼暮塗。雖倒行無及也。燧曰。昔司馬遷述漢傳。皆蒐訪舊聞與遺老之言爲之。蓋職史者宜然。非必其時功臣子孫一一求見而始擢輸也。燧文劣下。固不敢自方先賢。而其職亦太史也。今而曰先左揆門者。其可讓爲。議按。王公諱興秀。祖忠信。考濟。皆與蠡之博野宋村。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抗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窺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而留太師國王穆呼哩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衞王弒。宣宗立。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旣困徵求之繁。饑餓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有遇我元兵者。曰。敵勢甕來耶。亦有不自吾合。特誅其後服。望風畏之。不敢至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末耜。屈躩極矣。今已委身餌敵。暴骨草野。凡吾君已棄民。民尙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藝鎭。迎南大師萬

戶劉伯林、御史大夫燕公降帥耆其來。與之轍曰。張汝之鄉。我兵皆歛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
守其職。死蕭大夫南軍憤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無毫毛傷者。兵去而艱食。民死相藉。公舊
富粟地藏。盡發以廩饑人。又假爲種貸。其力田作以糊口。又築屋數十楹以居病。俾醫者藥其間。時其
衣食。所活又甚多。以從師王徇地大名東平益都功。陞新軍千戶。又陞萬戶。從師王朝太祖京師漠北時
恆山公武仙叛。屯定西山。論海公張福柵信安水中。授懷遠大將軍、招撫使。賜金符。令招之。偕得兩公濱
民。令散居祁蠡深三州。種紅花紫草。以供尚方織局。後由諸侯王及功臣家爭遣使十出括匠天下。劉某
以大丞相行尚書省于燕。亦遣公括祁蠡深三州匠。爲局使公監之。先是常祝天曰。吾逢此大兵。未嘗妄
殺人。死者活之。饑者食之。藥其疾而賙其不至。未嘗不力于善也。而天報施我者。使五十無子。何獨吳耶。
明年。彥弼生。至是告老。以彥弼襲職。彥弼能譯言。嘗屢使憲宗朝。少尚氣任俠。其友不幸得禍。彥弼願搭
七首仇人之胸。幸自居死不悔。友止之。中統建元。我世父宣撫東平。召至監米家倉。疑陳總爲白米八萬
石。授提領東平路鐵冶。右丞相鹿之平章塔剌渾公。後嘉人多稱馬私互市。朝廷議其禁。始置潼關大洋
孟津中灤三汝等所。以及徐邳八提舉。俾司糾之。凡乘馬南者。必覈其傳。平章首薦彥弼可任。我左授亦
嘗曰。吾知斯人。有敗則咎余。平章言是。以奉直大夫提舉潼關。十二年。公亦從奏闕下。以至元六年三月
八日卒。歸葬祖塋。夫人張氏。年七十三。前公卒。子男三人。彥弼所至事治。發姦人爲起三百餘。闕下得省
參贊正寅連諜宋番。論誅如法。關南禁溝高。有支渠久堙其源。公剸俾淪之。至今蒙溉利者二十村。再換
中順大夫、黃州路宣課都提舉。民不苟擾。而額亦溢。再授知安豐府。今以少中大夫總管南康。治皆有迹。
仲彥柔。季元柔。早卒。女一人。適李信。生子讓。與一女。二十而寡。誓不失身爲夫子。義子今亦官于朝。事聞。
廷臣節之。聚士旌里門矣。男孫三人。元德。忠顯校尉、金符海道運糧千戶。元慶。忠顯校尉、安慶軍總把。幼
元恭。女孫五人。長適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史弼。次適江西同僉樞密院事陳柔。次適滁之六合令董仲。次
適里人薛某。幼在室。男曾孫四人。二早世。二幼。女曾孫四人。亦幼。許者謂史行部與公皆以鄉民迎降太
祖。史氏自太尉與諸子孫將相五人。而公之子猶調常銓總管下路。何其厚薄遼邈不相及。而兩女孫之
夫顧皆將相。天移報公德他們也耶。誠然。亦理之未瑩者。遂取銘之。銘曰。
觀先漢臣。陳餘張耳。耳終事漢。餘中畔來。耳有趙王。餘斬泜水。天方與漢。能與者昌。犬與仇之。宜旋踵亡。
效于計數。一軌千古。今蠡爲州。中城外鄉。城捍特強。噍類悉戕。三才維鄉。公樹降幟。嘗獨室家。雞狗完遂。
人曰是謀。王公爲之。孰是吾鄉。司命寄兹。既全而兵。又釁而饑。又勖而稼。假種積櫓。有疾與貲。我墓其居。
于父母邦。推愛何如。止官懷遠。惟富其壽。年幾九十。一世誰又。而其再傳。而子而孫。金紫乘躬。常銓一門。
兩女孫夫。顧皆將相。移報他門。非天莫諒。維天道遠。人迹難知。其張其門。或在異時。螭首之碑。有光前兆。
琢銘昭昭。來世爲告。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公諱節。字子忠。考諱松。金寧遠大將軍、輕身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由鞏昌府僉事。遷其府判

宜行元帥府經歷。妣夫人高氏。從封隴西郡君。祖珪。以開國貴。贈隴西伯。妣夫人某氏太君。曾祖聚氣服
其鄉。鄉人曲直不恕有司。求聽其家。高祖澤而上。不可世也。其李姓隴西人者。或曰猶漢將廣之苗胄。公
生而剛明。其尚氣俠。得賦自家。長知讀書。曉習法律。遭時艱棘。以戰勞自敦武歷忠勇忠顯三校尉。既官
矣。復慨然曰。吾自求樹立。如人曰吾薄門功何。始即吏部取廢試。律射皆入等。出身奉班祗侯。監華之渭
南稅。未上。行省闢聞平涼。開國爲奏差經歷。鞏帥田瑞欲異圖。乃閉壁鎖人出入。是日公乘夜縋出。走平
涼上變。及官軍至。故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汪世顯時爲門將。開壁納之。縛瑞置法。公以先事發膚功。
轉會州軍事判官。超鞏昌元帥鎮撫都彈壓、兼照磨。加忠武校尉、便宜都總帥府鎮撫軍民都彈壓。天兵
巴殘陝西。完顏仲德行省于鞏。招集熙河慶陽二十四城散亡將卒數萬。移鞏治依險壁石門山。知慶下
元帥義武忠壯可倚。時節至其家。拜事其母。無異生己。金社將墟。假義武以便宜都總帥。身將三千人東
援。道敗之餘。纔三百人達汴。金主已播。不至蔡。追及于行。說令西駐石門。因秦鞏兵以圖巴蜀。不聽。走歸
德。走蔡。自經死。仲德赴汝水。三百人皆從死。惟十二人爲謀。勢今業然。石門日夜望吾東音。計今日即徒
死無益。必歸爲報。十至秦州。爲秦所止。二人趨去。語鞏時秦帥爭結緣。已不受鞏命。自爲行省。顧檄義武
來計事。開國謂義武無行。請身往。嘗從公。既至彼。以失之軍興錮之。已誅數人。閱國度不可得脫。死呼公
前曰。吾書爲賊誤。語置枕下。即自經。其帥欲併除公。賴賂殊其妻免。始從喪歸葬之郡東原。未卒窆。聞散
且至。衆悉散去。公曰。吾寧蹈死白刃。不忍斂故不掩暴吾先也。竟卒窆去。斂勇午馳。終不至藥。義武孝之。
俾裝開國帥府經歷。蓋甲午正月金亡。明年十月。其帥猶稱天興。義武集將佐曰。主今亡矣。誰與爲忠。人
以鞏益遇余。率軍民萬家爲口十萬來降。皇子奎騰義其後服。曰。爲臣能然。何忍罪戮。仍官以便宜都總
帥。凡其前所節度二十四城。還受節度。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遷各城居官舍民廬。皆
剪荊棘斬蓬茅爲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養生息。卒今西北種族殷繁。誰之力耶。旋升鞏昌府推官。詮

清賦平。再遷其府判官。帥從大軍歲入伐蜀。責使饋餉。雖千里數石不能致一之地不匱。功超僉兵馬都
總管府事。俄權同知。兼便宜府經歷。方年六十。忽不仕。而樂磯石山水。爲墅其間。號勢窩老人。不踐城府。
絕口官事。樹桑及他可材之木若干章。奇花珍果埒是。惟樹松二十四。不多益也。疏泉列石。幽蹊他樹。
人之至者。蹤跡忘歸。如在物表。時與老佛之徒。研思丹方與典。如不足日。故舊或過。必烹羊擊豕。劇談縱
飲。極醉而從。來者其席。不廢耕樵。年八十三。聰明輕嬌。不衰壯時。登樓上馬。不稍扶掖。几杖非不御。不設
也。一日疾。子孫闔焉。願庭爲筆言。汝兄以與來。其以爲言。奴婢數十家。各食其力久。其民之以至元甲戌
冬十二月三日。爲詩而卒。計始爲墅。晉二十四年。或曰。二十四松。蓋前計所立年也。明年三月甲申。葬之
襄武郡東原先塋。二夫人。陳夫人前卒二十年。繼夫人王。前卒三年。三子。廷玉。今賓蓍大夫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廷筠。鞏昌路兵馬副都總管、僉鞏昌府事、兼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庭堅。便宜都總帥府鞏昌
路都總領。二女。一適鞏昌路都元帥、兼權便宜總帥汪翰臣。一適魚溫。內外孫男女合八十九人。曾孫男
女四十六人。平生篤于人倫。妣夫人高卒。事繼妣楊夫人。不知爲非其出。及卒。遺二女。俾陳夫人子之。葬

未歸者.厚其資貽.嫁成州武亨.在抱者.撫至成長.嫁帥掾南汝德.又嫁弟忠孤女當呂元帥府參議都總領與孝忠弟晉.府判.卒.官其子至蒙昌都總領庭某.壻劉氏.夫婿皆卒.又撫其孤女.嫁師掾張珪.後庭玉自蜀軍中歲一再或一來覲.公不善曰.古人以戰陳無勇為非孝.豈可以我故.輕去而軍.且吾所以甘伏田畝.樂之終身而不悔者.以汝及功名之會.有寡取之才.必張吾門于他日.孝孰大是.若晨夕侍傍.不乏致養.則汝弟在.勉思吾言.無以匹夫親親為心.故庭玉一力邊陲.始自質子至將相.凡六十年.崎嶇巴蜀廿涼之郊.縣名城.摧堅陣.傑僞臣.禽逆王.與斬叛將.小大之戰四十.為時勞臣.又善謀畫.以世祖之聖.能受盡言而不罪人.至入告大計.諸侯王猶苦予扞格.自餘老成亂問之臣.日月至前.如承旨王公.一咈其聽.雷霆之威.幾不可霽.而鼓鼙之帥.遠闕廷數千里.數歲不一至焉.從容片語.回黔聖慮于十年之後.而得開可.由何道哉.豈言適其時.不泛不迂.而切事情然耶.亦素疎其忠也.書之言曰.啓乃心.沃朕心.尙其似之.此二官之篤其眷者.嗚呼.有子哉.銘曰.

善為塗行.日晨而息.所以再春.不寃其力.卽小而喩.公焉似之.謝仕未衰.豈年是期.無稱平生.日託農穴.徒與草木.腐泯爲匹.思公荷戈.逐逐攀雄.四顧長嘯.橫厲雲風.事撰義爲.不罪于教.語臣而忠.子職已孝.人紀立矣.爲榮斯多.人爵崇庳.我謂斯何.爰樹碑山.爰蔚阡陌.匪利斧材.惟以種德.責報其子.捷于鼓枹.曾未卅年.將相身都.有不訴言.言而旣績.惟不授事.授靡不力.嗟今之人.或難其全.不難令終.而難令傳.公兩令之.桓銘斯琢.于礫之山.式配吳岳.

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王公神道碑

教武校尉、衞之霸縣尹天錫手事狀.拜而言曰.先人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始從事故宣撫張子良.公于歸德.實先生族姑之夫.後以掾事先少師公于汴.則天錫今請.匪直以先生銘賢公卿之藁之多而來.以先人兩公故吏.有好故也.則昭蘇墳道者.捨先生奚託.先生亦奚其辭.難諾之曰.子言良是.而先公及識之.爲序之曰.維王之先天平人.曾祖而上.逸其諱.祖鎬.金泗之虹縣丞.考瑀.皇大將察罕署爲睢州軍民長官.初大將奮徙淮南某州降民于睢.以其家涼.再西徙于涼而奴之.爲其總管李侯訟之大帝濟藩.爲下教正之.還民睢.長官所領.實是民也.公諱均.字閏夫.幼而惟儒之師.長學吏事.流輩以爲能.性倜儻.自許不凡.每恨枳棘非鳳鳥所集.知者奇之.惡者笑以爲奇也.歸德鄰睢.金季宣撫公.自范陽將其部曲奔泗州.將楚姓者.憚其驍傑.與一軍多冒法難馭.謀殲之.宣撫覺.一旦大閱戰士.率其徒十三人.突入斬楚.併其軍.徙泗民四萬歸德.中統之元.公始從事是府.至元五年.故左丞劉武敏公開用兵端于襄陽.詔集天下兵臨之.制寵武敏漢軍都元帥.專將其軍.其年.又詔先少師開省于汴.是其饑饉.明年.擢公掾省.九年.公策摭武敏中合機宜.爲奏官以從仕郎.其帥府經歷.金符.故丞相史忠武來莅師.明年.襄陽下.奏官以襄陽總管府判官.十三年.詔以湖南戍軍多疾.恐坐不習食稻.俾公升粟若千萬斛如湖南.故丞相阿爾哈雅所.明年.丞相奏官以奉議大夫、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兼知慶遠府.又明年.升朝列大夫、左右司郎中.皆仍帥府金符.十年.升中議大夫、永州路總管.二十有四年.升少中大夫、靜江路總管.二十有七年.

龍集庚寅夏五月.十有一日.卒宿州官舍.年六十四.子天錫迎柩歸葬襄陽漢北古城.後十一年.始具碑墳道.嗚呼.概公平生.歷七官.未嘗一遭暇豫.掾省則當徒河南汴梁之民.屯田唐鄧申裕嵩汝六州之郊.經歷則晝夜介冑.廣敵行變.判官嘗詔故太傅巴延公.將數十萬衆南伐.大集啓行襄陽.公位府末屬.軍旅自需.朝出而夕貢放其躬.徵呼之煩.有窮日不遑食者.嘗西南五十餘州新下.而宋餘孽兩王僭號海中.遠則廣之東西瀕海諸州.近而衡永全潭之屬縣.江北黃信陽.皆相與嚮應.睍受僞命.以自爲名.賊殺長吏平民.據州縣.壁山栅水.負嶮騷亂者.在所千萬爲羣.鉏鑵底平.公爲員外.置同正.其安集之方.論反之言.撫綏之使.旁午于途.幕畫居多.功升左右司郎中之明年.兩王死.丞相加兵瓊崖.儋萬海外四州.留後造舟艤艦糧.一切供億.靡不皆集.爲永則前政嘗周龍張虎剽殺之餘.長吏利之.根株深治.以取賕售.公繩興事者以法.寧謐而休息之.州民與儒爭蒙其德.狀其治于省數百.蒙隨有日本之師.賦造海艦.皆取材于民.而促其期.艦發矣.犯法臣平章省復取有司俊率爲計.局責償之.徵斂戶及爲靜江.始是郡.由抗王師.拔而坑之.官寺民廬.一炬燼燼.惟書鈴轄將所部二百五十人.壁月城.丞相小之.而多其忠.曰.是何必加攻.抽兵衞之.視其終何爲也.逾旬.囊畜身前行.曰.吾其欲降.如若飢何.苟惠賜之食.惟命.乃遺牛數頭.米數斛壁下.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闔.吾兵自上瞰之.其曹分米炊.不待熟牛.斷牛噉之.立盡.飭其曹人擁一火礮坐然之.聲發如合數百疾雷.爲一城土嚴落.烟燄蔽空.吾兵有驚死者.火滅.骨盡無圭撮遺.亦死事之奇哉.迹是可灼其爲新造之邦之民也.又會再詔皇子鎮南王再征交趾.民憊而困.皆捨

業而逃.十室空半.省檄公身至海北十九州督饋.饋饟向者.無慮千萬夫.軍不匱儲.又持詔料民濟外凡四涉鯨波.得戶增多其舊十有六萬.書又爲計.局責償料民侵牟.而徵斂滋酷.凡是數者.皆取民怨仇.人循墻而走者.及公爲之.不驚其廬.而事功立辦.難事之臣.而使辱不追己.其才長治劇.將順何如也.舒嚕氏.遼之貴族.世通姻帝室.由金爲舒穆嚕.夫人舒穆嚕.江漢萬戶老格之孫.琿塔罕之女.萬戶圖嚕之姊也.歸王.能顯家教.公卒.而門戶彛樹立.雖天錫一子.與婦孫宜慰.女甚愛之者.嚴于教勵.不少借以顏色.俾以廉及.天錫尹鄢縣.亦稱其職.內外姻戚.皆服其寡而有操.公元配楊氏.稍盧.以卒.葬廬兆.廬惟一女.與今三女.皆他夫人生.子如己生.一適某.餘幼.銘曰.

惟茲下民.陰騭者天.或闕而貴.或華以綿.世之信之.如寒與暑.其未逆知.不一方所.而獨于公.始終西南.由宋而汴.而襄而潭.而永而桂.梅海之外.一遠而官.一振以大.古九其命.今品反之.九命綵從.九品則卑.公品登三.實古命七.州牧侯伯.其揆歸一.擇俾及子.吾元之仁.七品官之.鄢尹發身.何嫌于生.何憾于死.文以列功.碑漢之涘.

平涼府長官元帥兼征行元帥王公神道碑

王氏由宋敦武將軍.嘗令鳳翔之岐山.卒官.子孫遂家其縣之姜村.大父世昌.業金進士舉.父大用.以材武爲千夫長.生公而卒.公諱鈞.以幼名成.七行.爲孤童子時.聞于季父.大有所已.犂然有立志.長以俠聞.自令而下.一縣之豪.無不與之遊.甚爲季父所知.期以克大吾家.會我元加兵關中.其親大城壁陣.不嘗

舊風怒電之摧枯振落。覆之如此其易也。事大軍去。而事益復起。鯨鼇之郊。百千爲曹。以剽發財粟爲業。及既殲亡無所得。始掠人爲糧。于時行省開府長安。畧調軍誅之。不能平。長安路絕。而生齒益耗矣。公倡集鄉兵萬人。自將壁雅山。後移壁三稜堡。偵得賊巢窟。縱奇擊之。禽張萬北山。斬安和扶風。遣辯士說降黎七暴弟乾州梟楊政馬超山森綿張沔陽。併轄其衆。上功幕府。遷都提控。再授鳳翔安撫使。行省秦隴中而東。乃移所部與邠涇乾恆數州流民。復鳳翔。繕城郭。闢田野。爲戰耕具。劉咬章自嶽來歸。麾下多謀殺而取其財者。公壯其來。發卒衞送入汴。由是汴命方開。關中城邑。猶有未盡沒敵者。遣問使傳食符。節拜鳳翔元帥。壬辰大蝗饑。移民就食秦州。始與今左丞公之祖汪便宜義武公合力拒戰。甲午金亡。明年。酒下我元。義其後服。釋不罪也。俾將所部從伐蜀。自効。其年鈔沔州。拔大安軍。明年。破成都。入其郛。其年入覲。以功賜金符。仍故官帥隴州。明年。陷遂寧。明年。襲萬州。戰皆捷。又明年。由鳳隴元帥改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當弭兵之初。平涼之民。披林莽夾㟁以居者。無百室。食半蓬稗。故部曲僃徙統。皆扶攜老幼以從。歲中得萬家。明年再從伐蜀。再破成都。虜其將以歸。先朝駐蹕六盤山。平涼實近郡。供億之須。使者徵發旁午。一日數躍。皆取給其家。後賦入粟沔陽。率十而毁一。皆不忍征之民。爲代輸三千石。故二年闔郡帖然。復亦由此。故比他諸侯家。至今爲甚貧。凡在郡二十年。請老于朝。以子贊襲職。又八年。當至元丁卯春二月五日卒。年若干。其年四月。歸葬岐山之先塋。數百里間。輛車所逢。民哭之如失其親戚。爲位以祭者萬數。問之則曰。吾屬皆昔見活于公者也。夫人李氏。同郡著姓。前卒。子二人。贊某官。由知平涼府轉同知安西路總管府事。方爲之賫授宣而卒。男孫二人。未名。公以不及養先公。喪之終身。四十年不御肉。授官必推功二弟。初爲鳳翔安撫使。拔珪招討使。琳都總領。後爲平涼長官元帥兼征行。又引珪代征行。琳爲副帥。璿鄜州。復以珪兼知州事。雅善岐山令進士劉綸。相失兵間。及開帥闈。綸爲民洛西。宋白襄鄧並西山出兵爲劫。居者屢驚。公爲具車馬。踰二千里迎葷室以來。敬事而歡奉之數年。後聞定乞去。固留不可。厚幣歸之。若是者。皆牟賁篤于倫理。不待學能者也。大本既立。其他聞人父子兄弟。厲于人。必捐金贖之。以全其天屬。待蜀士。則延致幕下。俾有食以仁其妻孥。又其稚也。銘曰。

遭時之艱。不武有力。可以服人。人則見役。大兵之餘。鼠狐蝟生。膽腸覘人。何忘不行。公憤以敵。高呼右袒。義而從者。旋踵盈萬。梁氏弟昆。嵩和政張。兇蠻幾時。身膏斧斨。大歷既熾。黨僃謀我。有以惠徠。用爲不可。汝能然耶。我汝糗糧。塞切汝腸。我有衣裳。人人奮激。皆迷不又恐公使之。公令敢後。滄海稽天。精衞所仇。甞銜木石。以絕橫流。金亡明年。猶用其正。元與一軌。來方請命。從征庸蜀。疾戰先登。奏功軒墀。稱之曰能。金節命書。擢長帥閫。萬室遍都。棘莢起本。使不授館。至卽我廬。賦粟遠輸。我牛我車。稱德在人。淪浹皮骨。年胡可長。名則不沒。矧子肯堂。有文而才。粉昭乃先。未艾其來。于岐之陽。于渭之涘。琢詩穹碑。終古之視。

牧庵集卷二十二

神道碑

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有四。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僱。自汴而鄞。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幾微而敍之。游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崞縣鉅姓。歲爲羊裘三千。以衣窶者。傭工鑿平太和嶺石路驅畸。步軌售直白金爲兩五十。又代石橋崞水。以通夏冬闕涉病涉。鄉民惠之。目爲崇善老人。天賜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君許之臨潁東皋。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巴爾斯巴哈帳下。由是常閱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戶鄂爲闊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會何太尉。襄陽下。帥府版爲謁達闊噶齊。軍將劉儀段哈雅實充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乎制置孟珙。會珙移鎮了郢。道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與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橫。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青野。道鄂爲闊巡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其陳思[illegible]乘[illegible]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邇臣曰。若擢曾微一言及此。因嘉

歎。公昔太祖由一問鵲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鄉自脫敵死。閉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佃民。加錫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歸。率是民復堰鐵拘壅瀦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布拉吉達嘉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卿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而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鄂。大帥軍漢北。敵壁閒寂無人。開門披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饋繼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逕直臨江漢。世祖時方潛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時宜。卿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觸而南。追覲于蒲陰。敕自今凡所欲言。指故平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納罕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于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果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篙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濱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俘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爲使。其裏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己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李璮反。盜據濟南。張公撫訟公嘗通書璮。帝謂近習。游某豈爲是者。驚禽爲狐所惰然耳。及籍璮家。而書無有。勅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于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爲妄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忍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覲。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牀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盤一。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爲衛士所訶。爭呼于庭。帝曰。是非游某聲耶。召入。詰曰。何爲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爲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宸聽。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爲中書分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爲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惡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人。至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含其諸峙穀食馬藁秸諸物。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爲所司盜。有豪宗鉅室。田疇連阡。有特不輸。中下之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有爲奮驚猾者。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年。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圖巴顏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爲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肅于前。制可。以巴延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囷七于漢中流。以絕敵府。誠圍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順聖皇后賜金幄。載數十里。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廬賜之闕。憲副張庭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夕。用事臣讓其不恭。銳欲深治。力陳辯。且責其人。嚴珍罷。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千者。斥曰。吾守大釜鬻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

聞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擢大臣于庭。且聞帝託裕皇于他日者。庭臣由以得受輕罰。二巴延濟江下鄂。帝曰。游某嘗事列聖于朕前。策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嗣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率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桶衛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屠常州績耳。無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爲石百三十萬。爲糧于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獻輸之。無少折閱。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布幣薦牆。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宜力良多。一日。俾坐胡牀。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擬大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尚醫持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敷宣聖化者。不稱任使。敕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爲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爲。上曰。游某非國人何。且指盜殺臣爲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齎集資食于杭。凡糜米八十餘萬爲石。又造海艦若千百艘。材不足于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鈒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喻其急。勸以失軍興綏制敕從事。其堂帖無如甄木弩堊刀。皆預爲千事。盜殺臣益忌。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爲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召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父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宄。上齎公幣下廣濟民者。諸不法皆際。而東南新國。尤羅其毒。公爲鈎考。惟是一省徵賊四百餘萬爲緡。明年。明州民饑。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紹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獨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秉合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慄。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遠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爲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喻喻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幣。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則在余。不及諸君。與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罰不飾。爲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翟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拾芥。鼠子何爲。皆官以巡檢。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含賊爲平民。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牛天玉擾海島。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錫永祿天祥永弼。永祿知延安之綏德州。天祥入侍裕廟于東宮。與永弼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馬國璧。次適靳黃等路副宣慰呼圖克岱。次弁而夭。季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偃僊倫傑。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瓜爾佳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偉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

在昔英文名城判分。爲開國臣。賚其庸勳。公時還南。首策平宋。克沃帝心。賜曰禁從。吝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宜同。功勞位尊。其封襄民。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尙力是獲。定遠二廟。守而不淪。歲賦名城。天府尙潔。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饎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貴之。在筍友之。玉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匪夷。自夫壬辰。迄于乙巳。五十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罰之曰何。概其平生。庶善則多。惟列聖知。無是爲大。愛筆之碑。永白隧外。

金故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事榮公神道碑

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其明年。袁之總公榮驥祖。粤遣闓吏孫復禮王政。致父都漕君之與其同官題與別駕喬簣成、李仲和及江西憲僉郭貫、行省檢校閭宏之書爲先。以屬太史詠所狀會大父金都統萬戶公之行。擧州三千里來宣。求墳道之碑。嗚呼。遂矣勤哉。是有比焉。昔武勝軍節度趙慇死于金。及其子故同僉樞密院事良弼使倭。哀鳴先朝。頒詔詞臣賜銘于石。制可。則異代之臣。能忠所事者。擧宜得銖。乃序之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年九十五。鹿裘帶索。鼓琴而歌于郕之野曰。貧、士之常。死、人之終。孔子以爲能自寬。今榮氏家橫海之清池。邊郕不大遠。豈其遺苗歟。公諱祐。在金叔世宣宗聽國播汴。河朔豪傑所在爭起。倡糺義兵。完保其鄉。金詭以官。冀賴其力。復所失地。聞公有衆踰萬。以爲昭勇大將軍、行都統萬戶府事。故奇其服。別異他軍。俾戲下皆華幘。人望奚紅子旄東旆。知爲公軍。過士大夫長于綏懷。衣食皆資其家。故戰人致死力。所當必摧。有儆蹕踊膽人肝者。立磔爲狗。以故其軍牛畜並鄰不耗焉。卒。葬清池讚善鄉王強原。夫人王氏。子男四人。興既嗣將將是軍。曰。吾于中令之際。不得不建是都統旗鼓。然戲下千戶。皆父之執。不可一日偃肆居上。宜貶吾名。止曰千戶。一軍欽喜。踊躍用命。其戰必前列。以身當敵。有所克獲。惟衆取之。少不覬見。與夫能寬且惠。皆聞見之得其家者。河朔平。太宗卽位。三年辛卯。肇置徵收課稅所河北東西道。辟爲滄鹽辦課官。時理財臣爭以苛刻相高。獨能恪其素守。人以爲賢。卒四十五。瘞降昌塲官塲積鹽而席其鈞石之所。次驥與貴。女子二。適李氏。孫男九人。當早卒。淮。都轉運副使。自滄鹽利民塲爲司判、副使、淸鹽使。至以承務郎爲令官。終始鹽官。故悉其弊。蓋是司惟權鹺利。負海爲之竈。則不一其所。賦車縣發。輒自竈遠或數百里。稱先與直三分一。至塲盡售之。一過霖潦。留陷濘淖。斃牛收車。歸輪塡道。策于中書。願募商旅。納估于官。持劵卽取諸竈。歲省車直爲緡三十餘萬。今著爲令。年饑。人啗草根木皮。預廣竈民散亡。稱貸鉅家。米爲石千。布爲端萬。分賚之。約俟樂歲。又大雨水溢。竈多冒沒。著不盈數。歲賦用遣。度支者徵。繫吏制獄。再至京師。求遣御史按覆得實。復捐七千緡。皆惠政也。及驥祖同僉宣政院事。曰。吾子三品。榮耀矣。遂解紱。課童耕桑。野服徜徉其鄉。嗚呼。其君子所云知止不殆者耶。成。淸司巡鹽官。次昌珪斌珍得孫。都。女子子十人。適徐李趙某族。曾孫男五人。欽祖管鉤厚財塲。繼祖大都行用庫副。次驥祖也。今以中憲大夫、袁州路總管、內勸農事、提調造茶。旬當袁隸行江西省。而巢剌則湖東憲府宏貫皆言榮袁州良二千石。治最江西。貫懿所畏。宏嘗同太史氏。言皆可信。有是能子。爲臣明時。宜都淸若。輕去轡手一堂。坐觀其猷爲也。紹祖以國言教授長廣。慶祖禮部奏差。女子子六人。

遺書范王楊李嚴六族。元孫男五人。滋安淵溥澄。女子子二人。銘曰。屯難之世。騎不自濟。其依于強。亦勢必至。金鑾自宣。旣厭於天。棄浙而南。河朔棄捐。偃僂遺黎。旣安奮乜。匪連爲事。有侮孰禦。維茲淸池。海浦在東。桓桓榮公。萬夫所雄。如鳥之歸。有菀彼林。約束不待。來比爲在。無他求焉。全生是賴。辟彝闔舟。風濤中流。莫不奮椿。彼濟之求。公將是軍。普作士氣。人華其幗。表襮是異。昔者烝徒。貝胄朱綅。何是肅暇。千載有今。萬夫洸洸。不一其面。而一其心。阻海之甸。非一公威。而一其仁。塞飢在人。如切吾身。孰有不裳。吾解以衣。孰有弗殖。我廣其饘。矜寡小小。有甚大斯。匪曰焭殘。寡婦孤兒。人魚肉之。穀實已久。天懋其功。宜爆厥後。子長千夫。年艾不遙。豈俟曾孫。昇其光昭。嗟惟令孫。才優治賦。何便不張。無羞不去。追曾孫貴。考懿遺歌。子仕父休。止足如何。曾孫袁州。良二千石。登古七命。其進未極。凡之有家。孰造孰承。詩之金石。垂示雲仍。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渙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實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聞故智。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閾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蹐恐愉之遇夙。無所厚薄者于淦。必謙謹懸嫚。今盡所言不綾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宏州、兼諸軍數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則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檔擢斯毒。則爾神又伏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勍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爲歲禰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災。又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煖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患。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穴漏谷起。飄翔塵沙。偃揠禾稼。以疾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粃𥢶乎神明。令使之爲饕無所于食。且其艱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剌之是矜。其收是遯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趣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侍命他郡。適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問列謂宜發卒衞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爲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屬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旣如約矣。奴與僞爲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譏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卽鄉民自爲市。吏無所滋利。驅脩。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部主事。特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

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誣其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鬻數
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隱人皆責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
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
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鞫治。公以王今何主。王設舉事。往安不知。
知安不上變。聞而噎嚶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鷙。求覓公獨輕平。出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
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稱。皆身任爲無少顧讓。然不專
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習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
識。則識有盡不足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姑可不必固以資格。故許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
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
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
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
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旣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
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數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
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尙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
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綫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帳歟。銘曰。
維公先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威儀。日耳以隨。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菑。
多稼離離。爵開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閩臨泉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
何有創痍。其禳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雨暘風霾。誠之格思。罪入髡黥。有少枉疑。猶己渴饑。不身之私。
竭蹶解縻。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法小笞。載威顏眉。衣繡斧持。遍浙江淮。皆所往蒞。在在歌思。曰到遠而。
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愧爲。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牧庵集卷二十三

神道碑

眞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旣卒於戊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眞定等路新軍萬戶、懷遠大將軍塔喇齊者。將歸
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蘄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歸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
有在君臣先。其序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
理。一惟命。竟從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吾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
口耳。不鑱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對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荊憲。
由糾郡常識公時。戊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聲鉅臚。望之森然。氣欲
搏人。誠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鼓聲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懾者。從可知哉。則
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
宋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與之制。職兵民者。死。
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
者。父死子繼。世其符節。雖漢通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尙諸。其有

相面兼將萬夫者。詔傳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事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窮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剔他人之家。世襲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鎮。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於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閭。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儀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故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長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察罕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聞功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於襄陽。反寇洛西殘啗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於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襲其城。寨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東道歷縣新野西港。盡鈔于敵。府檄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卒追之。及之栲栳渾。令騎負一步。敵豬戈斧。謀斮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亥馬嬰橫屍而顛。復勝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韡。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賚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灃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整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

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大傅巴延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縆江中。大軍鑿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趨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邏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覩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閱荊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荊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籍沒入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仗兵立寨。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牆。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蹙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

其弟寧。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奉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今復變。汝其董之。瓛文才。諭七寨。斬郝陽令羅飛、主常寧、衡黃必達。礫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凡誠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賊百五十八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寧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爲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伊奇穆錫降之。以其王阿里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殺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謂其友曰。生虎之鬣。剔齒疾。可以巳。風拔之。虎怒爪鞾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巴圖爾。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翼定新軍。省檄戍衡。峯馘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誅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實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乘直之。辭或屢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己者。覩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李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於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眞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孫女。亦幼。銘曰。

時歟虎臣。闞如虓虎。不閉拔纛。覷等塵塵。以之臏膂。乘遙遐荒。宣一西南。百年未羈。荊州之城。連城數十。

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狀。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荊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黎驪遺種。矢石瘢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膺。追其入覲。嘉名天錫。乃省在節。華其衣裳。又敕尚方。叢矢象房。魚服鞬弓。雕鞍金勒。歸馬騰驤。亦燭其飾。擘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慮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嗣倘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艤閩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隧。亦遐以勤。無羞前人。亦曰克世。爾閱之堅。奠石惟年。可脩不磷。載銘以傳。

故從仕郎眞州路總管府經歷呂君神道碑銘并序

大德十有一年冬。皇上淵龍。道正字呂洙以宮賓起疑於鄂。相與舟行浮漢而江。明年。至大之元。始識從仕君於儀眞。傾蓋如素。留止旬日。禮甚恭。情甚浹也。又明年。從仕卒。洙自京師奔赴。還持集賢待制趙忭之狀。以銘墓爲託。嗚呼。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在余爲知父於死。知子於生。可容讓焉。君諱郁。字伯文。姓呂氏。相之安陽輔巖人。葬地與宋相魏國韓公冢相邇。世傳爲蒙正文穆諸孫。以遭宋靖康、金貞祐、河朔干戈弗靖者。皆二十年。生齒耗亡十七。何譜牒之能存。不可推考其次惟地江南。今居襄陽者。其系最完。蓋文穆而上。溫鎮頊稻夢奇龜圖六世。下文穆者。皆二名。簡適同伴希同夫。簡同之中同大。與祖七世。今之爲十三世。祖下一傳。蓋且微矣。東萊諸孫。必續譜焉。今固不得見。文穆葬洛陽。文靖公夷簡葬鄭。蒙休居壽州。大事大防在藍田。豈居相者。亦以仕家焉。至今鄉人以韓呂二

姓爲是邦之望.皆優裕以治.時肇置江南諸道提刑.鄂屯實爲淮西憲副.按行所部.凡他路幕僚之不職者.多被汰黜.獨以儀眞兵事旣集.學校修舉.寇攘屏迹.鄉師里胥.推擇有倫.特加賞異.白之行巡省惟得所人力爲厲汲.將加峻擢.後以僧格頌尙書丞相勢焰薰天.摧抑其志.貽悔後來.歸養寡親.築堂東湖之干.名以致樂.寧與細民逐利什一.爲甘脆資.有純孝譽.或勸復仕.則搖首不對.賓至則封羊酤酒.相與爲樂.以不足日爲事.計歲有饒.惠及窮匱.丙午.江淮大饑.乃捐中統楮泉爲千者踰十萬.州閭賴以不殍死者.爲口不可殫紀.惟不置田於郊.曰.吾寓公也.有是.則使子孫媿以爲首忘歸吾鄉.遣洙從張導江達普學.蓋文公之壻黃勉齋饒雙峯師事焉.導江則受學雙峯.觀其必求文公正脈.名子以洙沂.汶皆取魯國諸川.明所願則學孔子.末爲洹示不忘父母之邦.皆可見其爲心不苟.操履之純也.卒以八月二十日.年六十七.歸葬其鄉.大考珍.在金同知渾源州.考忠.登貞祐進士第.監稅於衞.金亡.反其鄉.晦德以卒.妣夫人李.亦儒家.讀書知文.於老佛學亦造其微.監稅卒.篤君於學.太夫人力焉.妻韓氏.亦魏國裔孫.克勤治內.有惠及小星之譽.前公一年卒.洙克佩父師之訓.夫豈無自而然哉.故爲詳此.使有傍韓呂合族焉.君賦資強敏.而嗜學.志爲世用.經史餘力.周覽治記.刑書算數.尤所神邃.筮仕山東道提刑令史.詰姦明允.雖文無害.宋平.轉兩淮鹽漕令史.是時江淮新國.創爲規制.抽戶爲工.散幣爲本.商賈雲集.舟楫蹴江.遠及長沙.法簡政平.取不剩下.羨不罔上.賦入其時.上計於朝.授從仕郎.兩淮都漕經歷.方數千里之事.兼歸是幕.力所得爲.若善御之得輕車熟路.便施弊祛.功倍曩昔.會東征倭.行省責治軍旅.伐材造舟.鍛刃餽粟.與夫役民爲篙師.火長.百需之來.其急雷電.以君才優.治賦必善.擬劄.乃轉爲眞州路總管府經歷.眞州去征東行省最邇.未下他州而先及者.公以淵能舊臣.或踰分于時.其乘雲雷以依日月.不難也.惟揆道循序.表表中行.亦時才之可貴者.男孫一人.女孫有歸與在室者如干人.銘曰.

丞相之貴.禮絕百寮.平章拜之.猶體不搖.惟於命官.不致堂帖.必謹具牒.准勅以牒.蓋尊名爵.亦使其人.知爲王臣.自重其身.品雖從事.居下之上.所職則要.淮漕幕長.煮海爲鹽.立制禁姦.通商惠民.羨利邱山.控地之要.亘數千里.令速責成.效於屈指.隨以征倭.改幕儀眞.叢爾一州.行省日親.軍與百需.自近而賦.其集有方.益彌暇豫.餘力及州.役均校修.逋歸阡清.田無萊曠.爲部使者.收其德美.上功於臺.將置風紀.時乘國鈞.虐焰燎天.故棄休居.明哲身全.事親致樂.讀書教子.贏資州閭.荒歲救死.在官與去.爲惠則那.翮子而才.家聲克荷.太行之東.補巖之里.碣以表阡.華爾桑梓.

皇元故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銘幷序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通謁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凡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鬭.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戰.凡二十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年已是.命也.今將以某歲

月日.還葬吾鄉鄒之大城孟邨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哀嗚公.大參龍州李公亦曰.是公以鎭撫事先武愍公於帥府.先公至地亦至焉者.其事良然.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璮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郛.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橫江鐵絙舊樓.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鎭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邏.獲船二艘.首功三百.錫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鎭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衞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相至廣.張經略.鎭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衞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崖山峒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兩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蠻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僞署置官.自王觀遠道馬帥陸帥徐相.擊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令黎德.德已集船至七千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郵.先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費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鳥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德.歐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四人.皆磔之.惟其僞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人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尙書宣留.再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籍勝.立興寧廩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巢.最斬盜爲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桀者.皆鄰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公必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鳥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藥.凡是諸盜.名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陣陷陣.猶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蘚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嗟哉.此觀望不屑羣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如何.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亦旣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嗚有戴德仁者.升從至南康.雖書以還.可尙矣.銘曰.

生北海濱.卒壞魚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其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劃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賓.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乘錄徽.奚示後人.曰訖炎趙.猶遺兩孽.燼爾死灰.乍然己息.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賞人所同.公蓋有弱.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甑施.小兵弗警.鄭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悲.曰潛昭幽.丞太史職.載銘不亡.有實斯石.

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內勸農事高公神道碑

至大之元。高氏子璉。手其家乘中截、救孔孟三族、碣滑齋庸、孫洧陽希獻、太子諭德蕭勤齋斛、爲其考少中公之序之行狀埋銘。丐太史公牛馬走表其墳道。所未識者。獨孫洧陽若滑齋勤齋。皆走所友。其文旨是昭今而信後。而走輟言其末。無乃願爲先德累歟。以故久未操觚。後思共公都漕河南。我先世父少師文獻公行省於汴。公來受約束於下執事。走嘗遐贊焉。再都漕關中。走時秦邸文學。相接之數數。又非昔一遇者。翊聞璉也常師事同門人劉濟副存齋季偉。曰。善篤學力行者可盧其諸耶、遂序之。公世平山人。諱良弼。字輔之。祖後民。妣吳君。二子。進林。進金。鎮國大將軍、守滑倅。太宗大封同姓。國母弟睿宗眞定。享國不延。莊聖太后主是分邑。置規運庫。林爲之使。其歲上供。子息蕃多。而家亦殷昌。妣門君。三子。公爲之家。就傳讀書。端重異群兒。會眞定火。延燒千家。言之庫使君。是災幸不及吾家。吾力粗可。盡發財以賑。君聞。擊節曰。及物之心。見於髫稚。他日大吾門者。將由是。而行如其言。既冠。宿衛世祖潛藩。後正天位。盡付金穀財賦。總其綱紀。而歲登贏。時天下困於鉤稽。公以金穀獨遣。入請亦置計局。帝曰。世所困者。汝獨求之。可灼其無有欺冒其間。至元改元之明年。官奉議大夫、同知南京都漕。錫之金符。六年。改使河南拘榷稅課所。其年。仍河南。升都運使。他道爲使。惟知徵寵專利。賊下罔上以自私。盤路怨咨。莫之省恤。獨公軫歲旱荒。發廣下估。市粟以濟其饑。大爲醮祠。以禳蝗孽。斯皆職民者宜爲。而治賦臣顧先之。假然大若恤禍。雨澍蝗死。人則詩而歌之。翼采風謠者。取上聞也。又以用兵襄陽。賦河北諸路之民轉漕。人畜勞斃。而粟至者亦絕續不時。公請增直以糴。則人趨利自至。以賦民漕。功將倍蓰。省行其策。由是軍中困廩充溢。或露積不垣。滿秩。官朝請、至鳳翔府事。治民安。思永利之。乃倡民導汧水。起遙望。盡閼底五十里。再冬而成。溉田三千畝。水輪十七。民之圃蔬園藥者。又井井乎其濱。岐人惠之。姓爲高渠。僉憲劉仲修按行其地。賦詩勒石紀功。安西王開國之三年。詔許凡官關中者。職與不職。聽其承制遷黜。由是升中順、同知陝西都漕。其使郭琮。特其寵上。且阿中詒殺呂雲巳勤。肆爲非法。公與連署。凡賊國病民買禍者。縮手避之。琮敗。獨無所汙。朝廷恐其屬偶逃遁。坐遣使深鷙者數輩。鉤稽簿書。於公無絲髮得。遂家居。教子樂賓。或縱遊山水勝地以自適。二十有四年。制下其家。起以少中大夫、總管淮安。是郡前以征倭。責治海艦。歲市材萬。富商猾大其直。通有司分入其利。積材已十三萬。下車吏又發郡帑四十萬緡、如歲例續市。請署。公曰。已市者足支一紀。復市何爲。下吏於理。飛書上列。以爲徒爾耗蠹。縣官富商恐壞其姦。夜持五萬緡以爲公曰。若欲如他人貨取吾耶。吾不能同汝爲盜。叱去。無幾時。行省報竟下。如數收市。公嘆曰。吾言不效於是。商尸位何爲。壹鬱發疾以卒。實歲丁亥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年六十有六。公軀幹魁頎。風度凝遠。望之已知其不爲人下者。剛其秉德易直。剛而不競。柔而不撓。友善日親。惡不急去。蓋善應世務者。元配夫人邢君。前公卒。繼配夫人董君。後公十年卒。姻里皆師其婦道母儀。五子。琬。璠。珪。璉。瑾。琬由任子尹宜陽。後公三年卒。璠中殤。珪以海船總管。戰沒交趾。三女。歸成都三務提領閻郁、湖廣行省郎中郭孝、淮州判官魏餘慶。孫男一。思誠。女三。歸王秉餘、幼。曾孫男三。女二。皆尙幼。公初葬眞定。後十九年。子璉以公生樂家

秦。沒而魂遊遺也。徙之長安縣華林鄉。祔兩夫人。而琬璠皆從窆新兆。公弟良輔良佐。輔三子。璋瑀瓊。居汴。佐二子。瓊玠。居其鄉。銘曰。

姜齊之苗。食采於高。地以姓之。其來也遙。其系其傳。文字無紀。今其可推。繼祖焉爾。金趙金湯。千里其疆。誰之圖之。豎我睿皇。考居其閒。斗食自晦。入出金粟。克當其會。再傳而公。世皇飛龍。

牧庵集卷二十四

神道碑

武略將軍知宏州程公神道碑

由程氏世爲太原祁縣人。燧考歐陽公表唐相系曰。程出風姓。顓頊生稱。稱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其後世掌天地之官。裔孫封程爵伯洛陽。上程聚則其地也。至周休父失其官守。以諸侯入爲王司馬。及銘文簡公琳碑。則云奭啓于唐。宗分爲七。廣平中山濟陽靈洗。其三則皆祖魏安鄉侯昱。而系表皆無是言。惟异上三四世而止。豈今居太原祁者。或廣平中山分歟。其可系則自其高大父主簿祁政。生曾大父禮。武科取官忠翊郎。至右武大夫、守隆州。冒陳金兵以殁宋。盛節死。賜錢百萬。歸葬其鄉。大父天祐。醫以自業。卒葬文水。考達。以太祖建龍旗九斿。卽位之年丙寅。至戊寅兵金之年。爲十三年。年二十餘。與兄通弟進。倡豪傑來歸。完保其鄉。爲提控、爲監軍、鎭撫軍民都彈壓、管民總管、銀符。甲午。金亡之明年。還鄉民五百。亦占屯籍。超易金符。位總管上。發平陽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鳳翔寶雞。客其地城中。猶荒翳荊棘。逐虎狼。則田疇非立茇。斧伐株櫱。芟蒿萊。不可以入鏟鎒、以觀鉏艾。蔑蔑其難哉。矧西則秦鞏、未臣行金。正朔南大散關距宋百里。北山饑盜縱橫。日夕相寇殺。丙申。又爲征蜀所塗師旅去來。館餼之須。十以率之。屯供億七。鳳翔纔三。後鳳翔民稍集。脊屯猶六焉。爲之七年。當歲壬寅。以終。其實其能。其勤其勞。有盧昭文摯

墓碑言、公諱介福、字伯祥。故事、父死、子得嗣爲。歲辛亥、宋四川制使余玠、潛遣偏裨、火絕棧道木閣。身將大軍攻圍興元。城方孤圍、公將屯兵五百、從都元帥都爾蘇入援。及絕無從得達。値三人自圍所亡歸、詐貰其死、令導由他山刊木出陳倉。玠以爲自天而下、焚圍宵遁。其年、憲宗即位。凡中士列聖符節告身、畫牧之官。明年、入覲、還金符、仍位總管、上屯田鳳翔。制許專殺。有王姓民、毆兄至死。既就逮、其親請鄉鄰耆公者、懷白金二鎰來賂、曰、死非他人、吾長子也。今又以季子償死、吾誰與爲養。惟哀而全之。公卻金曉曰、虎狼、獸耳。父子兄弟、且不相噬。人而賊殺同氣、其不仁也、暴甚虎狼。此而不誅、何以正是邦之斁敗天倫者。竟尸之市。尋歧雍民家奴、皆蜀俘百十爲曹、相煽亡歸。公悉止還。朝廷聞之、辜以爲反、遣特濟來按事、連其主將盡戮之。公曰、民奴羣逃、主何與知、惟當罪首亂者。由是惟誅七人。孟待制嘉之、因扁其堂曰明恕。戊午、憲宗進討西川、乘輿入由鳳翔。多其津梁館饒廩餼、繕治豐潔、賜金幣五、白金爲兩百五十。世祖立極中統庚申、收上符節告身如先朝。以前勝入覲潛藩、熟公、還金符。至元四年丁卯、以平陽河中屯民爲軍、假公子松長千夫將戍成都。其還、鄉民五百人傳官公武略將軍、知宏州。下車、渠桑乾水、灌田五十里。新州賴以示安、榮一剷夙昔苟簡之弊。繼封州民所食木廣草實、上之中書。得發廩以賑、械素豪猾之于治、以病民者于市。懲衆。擇曹徵君子汝爾教授以師是邦。使士知學、其古人所謂糾姦示惡、流恩褒善者類歟。十年、四川上松戰功。制問故符安在。對以宏州仍佩。制解傳松。滿秩還岐。二十有六年己丑、年六十七。冬、雨水冰、羣烏噪集庭樹三日。公弗善之。覽鏡入奩前、諸子訓曰、吾平生無他長、人惟俯仰無怍愧人耳。若曹可篤學、學自修。則在家在邦、不患無孝忠之聞也。惟求善惡在己有無、無以人過于毀譽、而輕

愼易喜語訖而卒。實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二月、從葬于其考鳳翔之召亭鄉兆次。兩夫人皆前卒。謝君四十一年、富察君二年。四子。長松、次檜、八番副都元帥、虎符、皆不祿。次彬、業儒。孫五人。萬里、秦山、殤、壽山、華儒、文演、陝西萬戶、虎符。文饒、未仕。女十人、皆歸名族。其天資仁厚剛方、孝友明信、哀孤敎宗、民奴禮士者、有陝西賈提學某墓誌。銘。銘曰、

猗歟將軍。賴基父勳。田歧雍郊。千耦其耘。人初小之。治寄是府。勢若異然。此客爾主。後一歲中。枝其賦輸。爾財四三。此六七居。無事而農。我艾我銍。警將一旅。從冠入出。憲廟兵宋。師由褒斜。百須餽供。應求咄嗟。帝用嘉止。幣金寶鏤。其爲龍光。傳與壽此。于後世皇。詔其子松。將屯千夫。戍鄰作邛。其半屯民。塞歧之畀。私公剛宏。是乃嚐曠。乃渠桑乾。膏潤孔多。屢道以仁。謚虎用苛。覗民之飢。猶己紾背。亟請于朝。發廩以貸。滿秩養安。十五餘年。羣烏告凶。得氣之先。觀古史臣。爲人紀壽。雖一行言。亦取立傳。志在行後。尚鑒用勸。子孝孫慈。乃顧考思。惟耀平昔。有美棄遺。託辭能言。金百昭垂。走非其人。彬爾來即。拜手過求。先德爲述。諉婉而章。其言洋洋。匯賁碑龜。鳴道闡揚。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穆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曾祖信。金鎮防秦州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資衆。以徇北功。

皇元帥左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剷平盜賊。賢士逃亂者、多往爲依。公生以歲戊寅。嘗年入學、穎慧彊敏、拔異羣兒。成人兆緒巍巍、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朔望、每魁諸生。爲交牧盧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則馳送之。故其家多積至萬卷。國初爲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府君以元帥左都監交城令、推其弟實用卒。公以嫡長嗣、爲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勳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於譯人、塵其貺欺。乃私與國言者遊、日囊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不資用譯。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事官于燕、曰司理林國之壽人。人則曰行臺府。檄公往計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横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溉交城、爲平牧郭帥所遏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見直。躬造大府爭之。郭帥少公、特爲父執、至或肆詬。公不爲報。惟理嘗折、彼遂噤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郁民持吏短長、恣爲非法者幾死。民惠且威。俄入覲、因中書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產僑客入籍、用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資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賈胡、困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爲母、嘗以牸生牸、牛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制許實其逋懸。無鉤見民、公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大甦。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皆其能。請督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鄰矣。憲宗壬子、復大料民。公削其逃徙、蒙其貧弱、雖捐戶數、故是縣差不艱窘。歲甲寅、世祖潛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出話慎詳、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遣邇臣出使、必以公偕。

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田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摧尾蜀、以休秋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候屯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聞之、遂解兵、納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旦暮乘闇、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盧焰薰大、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廉齊青左丞與公來臨、無與鉤考、而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身至帝所、命下而承始輟。猶使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公歸丁妣鄰太夫人艱。藩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南征、俾公治懷、歲旱、復鑿唐溫渠、引沁水河內諸縣。中統建元、制襲其賦。性寬和、練習政事、以爲懷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換虎符、詔隨日決、曾不留獄。教民植桑棗、嗜麥陂稻、歷芡湖巢、園芸區水輪步磑、猶有遺利。或用致饒。民其感餍。侯克寬孫宥等家男女數十人、引舊讓爲府史、升知事、積官、去使、換兵使。至元二年、罷世侯、省懷孟衞輝南總管入彰德、以公爲同知。無幾時、罷官籍。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奉元帥府君喪、奉城中書、不聽終制。追懷沁職滿水壘、石爲岸、梁木其上、歲易腐敗、規爲橋十二。鑿石之費、出其財、擅取幣力、輕用民、得請戶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僦直、資府公須。參政楊公紀績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既至、疾歸。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尋遷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當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關略、未可以內地文法遽繩、但舉大綱而止。州胥府史坐贓汚者、以姑

犯。罪皆輕平。下令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爲講解。期通一經。庶少變其敝舊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貧澆。而不或。蹈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儒下衰。婦人以悍妒成俗。已既無子。又以是計制其夫。將過絕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督順。時爲宋帥嘉定。入寇。大敗僉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郛。我帥退保子城。上。械忠範至都。俾公代爲僉省。至則瘞其暴骸。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斯內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罔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遠被。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乎。就死其所。懷人德我。馬革裹骨歸窆。是爲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囊盡爲河西所劫。事聞。上慰安之。再爲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方諭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朘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疾卒。至元乙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壻李某護其喪歸。子克修迎之中塗。號慟屢絕。懷路之民哭柩致賻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內某地。後踰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友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舍君焉將誰託筆。燧曰。嗚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遊處必見召。常謂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己。于其平生若可概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先師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覺世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遐懷。公爲之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猶導公以用世之方。身親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克修盡棄其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獸爾吉爲監于懷。以暴戾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詈侵辱。不異僕隸。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馴導。以理使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適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宣撫大名。爲藩路總管求金符。奏已上。公言之中書。辭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爲顯所舉。省爲去之。其能惡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公。論天下人牧。將邢之張耕夫、懷之譚意濟。何憂不治哉。先師亦嘗謂侯辭氣溫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服人。其爲兩公推與。華袞之褒。何以尚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不侈既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壼範之嚴。所至化之。克修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兼受懿美。得之天、問學修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女九人。適淮東宣慰使傅爽、延川令李某、湖南憲史石某、江南榷稅使賈時益、汾州萬戶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州總管子郭屯、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貫宿衛成廟。已銓未除。文庶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耶律太傅濮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誼、宣慰使子傅蔓、閔某、貴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溫其雍。有訓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魯昭十九。猶有童心。公子其時。帥政已臨。視民之傷。猶已致者。奔走不遑。說上教下。事大定叢。由邇皇居。與率土臣。衆以視諸。

入侍大帝。藩府帷幄。而日遒興。俊義遷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臣肆虐。特解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懷于洛。于濼于雍。于是有衆。迭司牧之。惠績篤嘉。虎節陸離。追之風紀。詰姦秦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帥縱兵。入寇成都。劉吾人民。災其外郛。奪嚴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遄告凶。最公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爲帝賓識。覬其有子。宜風紀三。其取于天。而得已貴。走誠是詩。鑱石墳道。期爾後昆。百世是保。

轉運鹽使曹公神道碑

維曹肇國。則自文王子振鐸。以武王弟。故與唐康管蔡霍聃以別之。鈞曰叔。春秋十二國。曹猶存。其後子孫雖散之四方。亦皆曰。吾先人顯藩侯。捨姬氏。惟國姓。至秦以沛吏佐高帝興漢。功侯平陽。幽故絕成續。魏文帝丕篡漢。以有中土者。凡四傳。四十六年。自是聞人史不絕書。至金初。曾祖儀。貫籍睢之考城。以明嗣執法爲郡功曹。生蔚。解試魁開封。生驥。以材武受知皇元帥劉公。引爲天下規運提舉。姚夫人赫舍哩氏。金源貴族。生公。諱世貴、字仲明。由翰林國史院書寫。爲元帥府提控。初。高麗自太祖世納款。而幽王穆呼哩方總兵。歲東征不休。虔劉人民。而臧獲其子女。高麗患之。棄王城。徙其民江華島。世祖哀其首服。爲罷歲征。使復王城。令瀋王之祖感其令公林衍之說。而安其所。不以時徙。帝怒。命嗣國王搭納格爾兵其界。遣平章政事趙璧。行征東省。公爲行省宣使。入諭。演與同惡。豎惟茂禮書宋松禮侍郎洪羕。陳兵以逆。公叱責曰。汝海邦小夷。敢以威脅天子之使。則反矣。戮十餘人。縛演致闕。國王導之入覲。帝嘉其忠。敕授忠翊校尉。曹之城武令。有惠其民。勒石頌之。凡三遷。皆同知劇郡。吉州歲荒。發廩以賑饑羸。隆興寇盜據華洞。數煩官軍討。不能平。遣公諭招之。悉棄險來下。皆齒平民。建康去以母喪。會廷議凡前峻官者。例陞之。故溫之治中。以未終喪辭。明年。官朝列。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職平民者。進爲風紀。非聞望出常調者。憲臺不輕以畀。至則糾閩省平章默勒賊民蠹政。下詔誅之。彼其同列。大爲振肅。滿秩。宜中順。遷興化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凡民爲羣盜鈕明亮劫脅污染。進討將士取而奴者。無慮千人。皆汰之。還爲隸都轉運鹽使。未上而卒。實大德六年六月二十有九日也。年六十一。葬太平之須城登賢鄉。夫人趙氏。南京提舉趙晉之女。妻道母儀。姻里範之。五子。定國。尹江陰州。兼勸農事。靖幽。同武昌等榷茶提舉。皆夫人出。次室葛。正國安國輔國。皆葛出。方勵學。女孫二人。銘曰。

率土之迷。將帥侯牧。有沒其當。天威不覩。公一布衣。從省東征。問罪高麗。負羈以行。檄先俘海。徙江華島。敢拒爲亂。魁首縛討。王孫導之。入告爲獻。甚爲帝嘉。邑令用優。既試牛刀。易猛以惠。尋峻其階。吉洪昇倅。晉撫歲荒。洪吾除降。持憲于閩。渠兕斧亢。爲牧興化。凡寇滋蔓。波汙平民。悉賴以辨。轉而閩漕。鹺利是專。甲子方周。白日遽捐。平昔履歷。蓋孝乎此。在邦必聞。可無媿已。而所未白。在家亦聞。衰俗滔滔。存宦幸身。親未卒哭。期月已出。王事是從。笑冒自若。公則異諸。昇體顯車。改溫又辭。棘服未除。若是自致。庶古少跂。化民興行。足裨至治。須鄉登賢。而祖有阡。碑以表之。庸備其傳。

少中大夫孫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有三年燧以直學士召至翰林孫公時爲閩省郎中數千里狀其考廬川府君之行將託之石見求既爲銘其墳道矣大德四年爲懷孟總管且卒屬書其子壻郭忠恕曰死必求姚翰學銘吾碑至大二年燧方承旨翰林忠恕其時已爲宗王府郎中始致是婦翁之命嗚呼何公區區不鄙余言若是之不忘也公諱顯字榮甫其鄉望遷徙考妣年葬兄姪名爵前述悉之公幼學既長以其家隸兵籍歲從大將南征世祖立極置江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璮開閫益都西則史權開閫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制帥犄角及璮誅廢督府省爲統軍至元五年大集天下兵圍襄陽起本平宋八年敕統軍駐淮北實制下流西援之兵明年改行樞密院者二年改行中書省于淮之西十年襄陽下廢省復行院明年丞相巴延行中書省將大軍濟江又廢院與是省台公以從戎捍敵應變倉卒益示暇豫未嘗窘錯故由書吏至令史數年不調宋亡明年積是勞勤官中順大夫遷授知英德府同知太平路總管府事又明年改江西行省郎中宋餘孽廣王益據廣海遣將給餽凡其征需勤者畫隨亦殄平十八年宜少中同知荊湖北道宣慰司事朝廷遣使鉤考錢穀及侵牟者遂大徵集諸道官吏無慮數千于鄂省責公主計局其使善煩其令爲業甫定則一易之傍求多塗約束計吏于行苞苴公乘辯曰册已具矣何至衆多爲是持久不絕之務乎有絲髮遺罪請身任使爲之止其不屈威暴如此乃歸計吏二十三年廷議以平南國升秩過峻例降公爲朝列遷福建行省郎中以犯法臣陰狡貪賊盜官楮緡十三萬定能正而不阿卒無所染明年以僧格爲丞相爲尚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鉤考尤酷省臣而下或杖辱而閩中獨輕平未嘗若浙省迫人于死者南雄械賊百餘人爲草竊者當死公識之惟刑三十人他悉縱遣安溪賊連十五砦爲寇公諭下之省議苟下惟罪首惡至是下者數千衆欲盡屠壯士分有其子女公拔劍止曰省議云何敢掠取者論如律惟磔首惡一人大德二年復少中大夫懷孟路總管兼諸軍奧魯兼管內勸農事民蒙其利者惟竹始竹之徵利財自戊戌官課所惟在洛西懷與輝舊皆民產由僞德用爲河南漕長以兩郡之竹妨其課利請官有之制國用司爲奏可而禁之法密雖其故主輒取一箇亦坐以盜數其節爲布圍園傍之田民耦耕侵犯而出亦止爲罪民甚害之官使竭園伐取竹日益耗而課入不除公策于部請令故主與鄰地獲守無禁斬伐惟責輸賦是亦復民產之漸也符下從之今鬱爲茂矣譙樓庫舍廟學有老弊者無不新完諸王妃主經郡賦民木席爲屋給糇周之晝食夜息各異爲所或前期一月具而不至民又守視不去主又官吏規取其物無所干靳公至斂卉布爲大幕容倍百人可以離合卷舒既便以輕載以十車之力送往迎來無不至所皆前政未爲者病革猶臥治事卒于郡治仰嶽堂之別室是年秋九月九日也年六十一夫人程卒以至元十八年繼夫人楊卒以二十有三年今夫人李贇刲股肉藥進覩已其疾斂則斷髮納柩以示與同穴子五二十有年長某舟死江中次某以任子爲單州州判官餘未仕女四長程出郭宗正妻今寡次李出適智某餘幼銘曰

嶽高詩言峨極于天維嶽降神王不時巡而公之先世家其下其仕其隱譜無究者及公之生再筆從戎志期振拔以立事功周旋統軍行省行院離屢易置爲吏不變以才見留謀資其優遠夫濟江勞力大酬

英德太平遙領知停官之中順歸以金瑞尊于江西長省幕僚進而少中其秩益超轉而荊南同知宣閫奔走聽命躐十名郡例陟姑蘇朝列稍卑于與于閩省幕再爲後移內地理問汴省復其少中總管懷孟平生履歷其止于斯治兵治民何事不爲爲則事治有譽無刺其于爲臣亦盡其義其所卒地郡堂仰嶽何公于嶽生彼此終豈人之爲造物者意歸安嶽邱後昆以利

勸農使陳夫人李君神道碑

少中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陳元凱將其妣夫人平生于其友姚燧曰河東李氏有開國于金爲金吾衞上將軍者子孫雖世搢紳多顯人人不目之惟上本其先曰李金吾云夫人則其諸孫陝令欽若之女先君勸農使將授室祖考妣規措公買穎川郡君審于采擇聞夫人淑婺懿行布幣聘之夫人既廟見吾陳氏世緒絕遠族大以蕃先君上有參議提擧奉職三兄審于閨壼修職讓事舅姑孝之娣姒友之姻戚睦之而僕妾恩之咸曰非漸涵婦訓有素不若是以履度循法也歲壬辰規措卒天兵圍金河南獨奉職以詔使死亂他族皆完自洛之西徙家解梁夙所居積蕩無遺矣會歲大荒夫人攝稽爲糧然火照績以事穎川雖流離遭亥其故家遺風不貲平時二年而穎川亦卒參議與張夫人嫂也事之如規措穎川先君參謀軍中或自軍所來橐之一鐶尺帛不有之私室必歸兄嫂先君求得奉職二孤女民間夫人子過所生歸諸令門元凱生有三年不爲天所憐以歲丁未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葬之嶽山先塋亦輸天之靈獲託其遺體者今白首矣每悼夫人棄世之早前先君二十四年先君後躋位光顯不及同其祿而元凱之仕則濡先君休澤者祿養滋不及矣今惟有表章德美于是金石以慰靈下泉開示子孫于方來者猶或及焉敢屬筆子燧曰吾姚氏與陳同姓也燧之曾祖妣亦李金吾諸孫不知于夫人姑歟又咸屬也此燧不敢以不文爲讓者勸農使諱膺夫人二子元凱元英英蚤孫坤女孫二人皆有歸矣銘曰

良農于穡天勤其力或報之秋秩秩夫人來嬪于陳百罹艱憂君子中道弗偕其老年復不修何天陰騭嗇施淑德貽子是酬持斧繡裳風紀四方民獲之瘳爲時聞臣人賢其龥雖異其謀壽母之子名不世嗇泯泯堪差刻首之碣有美枚列以表阡邸

66
44B

牧庵集卷二十五

墳道碑

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墳道碑

至元三年。武宗若曰。內外庶官。五品而上。既皆宣授。于其子孫。亦光顯矣。而其祖考。猶或布衣。歲時廟享。工祝致告。無所稱謂。非所以興孝天下也。乃敕省臣。列五爵三土。加階勳而等威之。五品子男。從男正子者縣。四品郡伯。皆惟考一代。三品郡侯。父及祖二代。一品國公。祖而上遞衰之。至曾爲極焉。惟襃詞用御前寶者。以其名聞。他如宣授。用是少中大夫、祕書監丞解節亨之考。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妣樊。渤海郡太夫人。祖政祥。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渤海郡伯。祖妣樊。渤海郡太君。節亨將昭聖代禮使臣下之美。且侈吾家之美。希闊之遇。樹碑先塋。既筆于燧。因惟前古不及三品者。不以封贈。揆今爲制。下及五命。至德深仁。爲何如哉。揚厲張皇。史臣義爲。故爲解氏。略其遠紹。惟始上世諱元。家眞定者。有子十有二人。高祖諱徽。登金進士第。五子。曾祖其季。諱信。當金末世。爲眞定綾錦院長官。娶安氏。實生中順。安卒。繼娶密氏。國初。徙所領織工。將度濱道。卒野馬川。中順事繼妣以孝聞。讀書力學。強敏兼人。淹貫經史。尤邃易學。傍及天文歷法。靡不精究。金棄河朔。全趙已爲元有。會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以成叛而臣金。由太君爲高苑金武義將軍女霖之女。避地高苑。歲戊戌。太宗詔試多士。中是選者復其家。中順以易義

登第。卒年八十三。葬塋殯之渤海安豐鄉之東原。太君卒年九十四。曾祖死遠役。柩不得歸。別製衣冠。呼其魂。合曾妣考妣兩世皆空是焉。二子。祿及少中。惟少中樊出。誠篤而多學。爲軒岐言。是邦疾者。特爲司命。擇師教子。恬然時榮。歲荒則發庾賑飢。凶喪急需。無待見告。歸而周之。則吾所儲如彼外府。少不留吝。稱貸逋歸。火券罷償。部使者經鄉。觀省民俗。必以其事上聞。其章不計。堂帖有司。大書其門。旌曰義士。祠垣之臣。賦詩交詠。凡是鄉閭無閒言。飲惠與否。爭造饋賀。其曰免織工取直。末入綾錦五百匹。至大之元冬十月二十有七日。不病而卒。年八十一。妣郡太夫人亦樊氏。金行部員外郎之女。常從母受學。故于經史及列女傳。皆蕾歸習。且善書。歸解氏。賢淑有聞。舅姑姻戚。稱其孝睦。亦以至大之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卒。二子。節亨筮仕爲工曹史。出爲濟南錄事參軍。杖其豪右使酒公所者于市。由是惡少斂迹。再轉德州判官。大新廟學。以振風教。移獄疑囚。凡有司積歲不能正其罪者。皆樵讞之。合前爲錄事。聽審得情。使冤誣者不得脫死。無辜者賴以伸雪。無濫引連數百人事。有今太子少傳李謙。德州學記。郡文學所紀郡使者之章。可稽焉。擢光祿寺主事、集賢院都事、祕書監著作郎。今進而丞秩。登三品。又降恤詔。推恩二代。下及墟墓。其于孝子慈孫。實已塞矣。擢羅提領濟寧益都屯田。以親年下無兼侍。辭不赴。三女。長適知和州萬宜。次適同知膠州姜陽。季適太常少卿王景元。男孫六。儀。儀。儀。舍人。儀。國學生。四未名。女孫六。長適般陽學正王麟。餘幼。銘曰。

生恆其名。翳死而泯。猶子柳車。曾未旅軫。一世鼎鼐。幸遇者多。思所致然。夫豈在他。由積無案。功德薄。曾彼積潦。其登易涸。惟義士君。詩禮耆甄。稱已惠人。翊財書捐。篤生孝子。家學弗畔。一爲集賢。兩載東觀。用是寵楓。進官少中。推恩其先。俾貴與同。又爵之侯。土以渤海。于祖少殺。惟土未改。中順伯之。兩妣皆樊。太君夫人。貴及惠門。平生侯伯。精多用物。安知斯時。不已肉骨。翊哉祕丞。膴仕日躋。爵伯爵侯。進爵會齊。安定東原。萬家可畫。戶以守之。用奉百世。

磁州滏陽高氏墳道碑

有國之所以寵臣下者二。曰爵曰錫。爵自九品。推而上之。至一而極。爵有寵制。敕授等威。其錫皆德萬維臣之同。若夫錫也。億萬臣中。無有百十之見及者。人臣得之一。已幸矣。況于三乎。在易師象。以三錫命爲懷萬邦。今江浙行省郎中高謙。昔都中書左司事。錫象笏。禮曹郎中。錫貂袿袖狐裘。中書左司員外。錫白金百兩。金奇服三。實三錫矣。古所以懷萬邦者。集其一身。則天子之加禮以使者何如。宜謙巧爲大書先桓。上以嘉君命之辱。下以起本父教之忠也。維高氏自汾之孝義。徙磁之滏陽。則由其曾祖府君有官勳于金。喪亂失之。祖府君諱閏。夫人張氏。考府君諱澤、字雲卿。金既播汴。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縣下者。即以爲守令。僚屬聽自置。畀得專殺。磁守杜國用知府君吏能。求以自佐。推澤爲孔目官。俾司其州岸獄。招來散亡之民。大兵之餘。市虎田萊。驅而聚之。以立公宇。四境戶版。僅及千數。他州之民。聞磁饒樂有業。多來居。他州虞損戶數。欲徙還之。不得遣追胥。即徵稅賦。壬子。天下大料民戶。歲入數四兩。民已無所于得州縣。迫征不休。回鶻利之。爲券出母錢代輸。歲責倍償。不足則易子爲母。不能十年。闔郡委積。數盈百

齊，令長逃債，多委印去。時開尚書省于燕，府君頻歲以二者爲控曰，今天下一家，猶有此疆爾界，民之轄居宜從土斷，又百穀桑麻衣食之源，歲歲取之爲利無窮，古有天下者，悉驅游隋之民盡力南畝，今釋是而戶賦之銀，且產銀之所四海無幾，必深山邃谷，鑿隧舞火，舂礦數冶而得焉，可以盡給四海賦民之求哉。若是不已，將日消月削，窮蹙滋甚。省韙是其說，竟以法制立矣，皆不得其要領而還。中統詔下，而負銀始革。州遷滏陽令，府君曰，孔目州佐也，他令由吾銓，今乃與是班乎，謝不欲爲。後朝廷擇東民廉能世官弊，守令之選收歸吏曹，而易其地，前爲令者悉以今遷。府君推自州佐，暨武安衛輝單曹濱棣衛輝單曹加提領。或咎昔不爲令，府君則曰，命實使然，我自棄之，又將誰尤，天今畀予征商，不剝下媚上，道及民矣。安爲而不卑之。及謝入官，來前觴曰，吾所以屏俯首者，待汝用世也，勖大吾宗，吾不仕矣。以至元甲申夏五二日卒，年六十一，葬某里。夫人劉氏，以實齋閑。二子，長某早世，諱始爲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入爲工部員外郎，轉都左司事，禮曹郎中，左司員外郎也，尹隰州，榮祿軍散拉，遷江浙行省郎中，故淮東宣慰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再爲浙江行省郎中，固亦足顯其親，況藉近古，父位不充，而子或通籍，國家不欲子孫貴踰祖考，故親子孫今何官，勳生封而死贈之，使貴與之爽，與孝勸忠，聖元既法行之，加鄴郡公，侯于某將相之家，亦他日求推恩之凡也。州佐比古上士，道可爲未盡行其時矣，而先有是仁民之實，于廷臣欲紓其急其鑿，豈淺淺哉，而天啻是享于其生，其留豐報諸其死，傳其榮及厥後者，匪資謙貴也。從而銘曰：

種一蕢以基崇崇之臺，溉由窾以須負棟之材，此常人之情，皆亦厭厭其艱哉。孰曰邑厥後來，爲濟時之才，弁冕雀鬼，而非九德之階，豈竊於人而天之稽歟。必百世濟水隈，有由斯銘而伊人之懷者矣。

靈山先生董君墳道碑

嘉議大夫、臨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董章，將勒石墓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丐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稽漢金石，惟祖始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祝睦緒爲辛火正祝融，度尚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衡方唐扶之胄堯，陳球袁良之苗舜，孔耽殷烈，嶽瀆文叢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遠據爲說，猶啓後人牽傳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子龍問曰，飂叔安裔子董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錫姓曰董。春秋外傳以蘇顧溫董爲己姓之族，蓋黃帝二十五子，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則董父非止裔于飂叔安，爲黃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文獻無徵，周則晉良史狐，安于秦將翳，漢江都王相仲舒，實生廣川，其地則今冀定屬郡冀之棗強，故是姓在趙者多宗之。或曰，今居冀定天祿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君實，曾祖明善，祖好義，考情，家冀定屬縣豐壽，其離析天祿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爲鄉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書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焉。專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書昧道自腴。恬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親與者，從兩張公安撫芸大夫參議翠殊篤，其教使則過其廬，遂道則曾候其安。又善植產，積則散周其鄉，歲荒爲糜以全餓人，加饋癃老以肉。遺三子章、奇、袞。奇生，曰，古以三人爲衆，吾

衆四世，惟一其傳，積德在余，有是弟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時逐時好。既其入官，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撫民，古之人未有舍是而名昭于時者。號靈山，暇與親友縱遊，曰，是荀卿子所謂秦劉趙有恭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極三公白石其一則余宗之爲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常給珪幣祠，其得法食者，今其文頗歷，吾與二三子勵屬乎此，亦可爲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祔，繼娶孫氏。章由郎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遷總管平江，戶甲天下，賦重而徙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罷去，及章來，篤出令化之，不專威虐，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爲良二千石，斯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奇太原路交鈔庫使，袞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戶王某、鄉人趙某，自章而下皆宗出。男孫五，汝霖主岳之隆湖簿，汝楫提舉大盆山屯田，汝梅同知滑州路事。女孫五，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元孫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者四之一，其遠而益壽，俟光大清顯者，可知也已。銘曰：

維天于士，不空其畀，或跎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擇民加，雖亘其時，清議弗孥，其既窮家，亦庶自遂，道集其躬，令譽日致，嗟之有苗，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實惟以綿，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爲修，紛華者遺，迨子之仕，提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撫民，則古良吏，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役如斯，亦既克選，其來其思，無替爾穢。

神道碣

孫府君神道碣

少中大夫、前同知荆湖北道宣慰使、今福建行省郎中孫顯，自福州使人持其考廬川事狀六千里走會京師，謁銘神道于燧，曰，我孫氏故鄭管城力田人也，族大且滋，由兵興去平土，歸險而居，始遷今河南之登封，會歲荒，先人分族五百指，養祖妣，就饒唐之比陽，先祖獨留，祖妣卒，其族以干戈末靖，謀挈濟南。先人死，懷先塋生恩先祖，偕先妣挺身西北，至則鄉邑蕭條，先祖已無可同其存殁矣，寓食河之北數年，復歸翦棘而田，斬茅而堂，日夜作苦，十年而能家也，復歸唐鄧之郊，卽遣親故老哀號百乎以求先瀧之柩，竟負塋廬川，篤孝如是。人有亡匿來歸，寧抵罪法，弗舍匿其家，不忍聞知官也，事去則衣糧而道之。後有子明顯，盡躬力稼，不勞使之，以奮從師知學爲吏，晚歲號廬川老人，與棠碧嵩玉溪輩年相爽者七人相從泉石間，方顯通貴，力可以足旨甘，適濟沮而遭霜變墜，嗚呼命耶。孤顯竊以福省始罷今閒傳持其印，甫畢襄事，不得終喪而南，固不爲吳天者弔矣，重念先人爲太平不遇之民，行施于家而不昭一時，晉及其鄉而不聞百里之外，功徵而用薄，道晦而居易，所以顧勒石者，非以溢美輝世是求，庶幾吾宗遺苗，知櫱與斯家之易，雖明詔嘗有追封之文，猶以例未閑，不敢倡爲之請，以試不測之嘗，今幸賜銘，非顯生拜公嘉我先人，亦將肉骨于九原也，敢泣血請。燧哀其志，且生永寧去登封三百里，均爲河南屬縣，

爲生同鄉。少中宣慰荊湖。某爲憲副。爲同官。義不可讓。嘗究孫氏先世。由喪亂。名字智逸。少中之祖。伯季四人。其伯也。始徙登封者。曾生廬川君。諱聚、字某。年八十五。以至元丙戌冬十月十日卒。葬先塋。以元配程氏祔。程有賢行。以君四十無子。爲娶姨母尹氏子。而生明顯。明讀書不仕。男孫七人。禎將仕郎峽州路知事。復將仕郎主枝江簿。亨謙豫節元咸幼。女孫一人。亦幼。男曾孫六人。未名。女曾孫四人。適幼。嗚呼。君夫婦悍然還登封。及其屬纊。二世子孫已且二十人。其婚姻葛藟之家。猶不居是選。固已衍爲盛門。已徹而昌始屯而亨。天之福人。亦易矣哉。又少中治民治軍。遺跡嶺海。蜚聲振積。爲時聞臣。子貴應銘法。銘曰。凡今受姓。咸出黃軒。其自以氏。實爲公孫。後有王孫。別自王室。文由便省。去覆而燮。有煜兩孫。世緒咸遙。統一其初。循本自傑。其居登封。由管城徙。鋒鏑逃歸。孑然一己。胼胝手足。克艱造家。咸迷先邱。號求爾遐。民欲天從。爰昭其孝。指所在藏。假人以造。乃安斯窆。廬店之阡。爲子擇師。斬材鞔質。日薄西山。釋勤自佚。齡蘭馥松。踐歲敘實。伊誰首之。內翰馮公。君誠未學。異世樂同。杖履聯翩。檯轂攜載。佩偃耆耆。白首七耋。富田連疇。壽垂九齡。子孫官歸。朱紫拜庭。君可盡有。人所願愛。黃腸一槨。無恨于蓋。送終隆數。孝子義爲。嵩高如拳。始鐫之碑。

奉訓大夫知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碣

維梁氏世彰德安陽人。金進士棟生皇府錄事生圭。忠濟爲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彰德時爲屬城。招不能致。是自信不可威屈。生君。諱琮、字文玉。修幹美鬚。好學篤古。考府君卒。廬于墓側。晨夕悲號。不異祖栝手理垣木。鄉鄰傷之。衆佐其力。終喪。初事北安王。再辟掾省憲後從濟江。以平宋勞。官承務郎。尹湖之長興。民俗生女則教琴筑歌舞。長利技色。事人取貨。歲滿則賀他室。生男。謂無所于得。率不鞠。投棄諸水。爲撫曉曰。若新婦也。未知吾元爲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況茲天民。長穎給上力役者。不特傷汝父子之親。亦乖聖世繁育生齒之旨。敢復然者。論以違制。由讀木蘭院碑。載宋寶應丁亥。湖水大溢。流死數萬。聚葬於此。若京觀然。遂盡傷心罪前爲。令罹是大厄。猶不爲虞。安必異時湖水不再至耶。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悅以使之。民不怨勞。竟工。種柳雜木其上。以捍衝齧。縣有李王祠百區。皆非法食。毀取瓦木。用新縣治廟學。尤麗高敞。加什其舊。即其羨材。倉廩府庫。病坊遞舍。無不改爲。居民行旅。爲之改觀。效命義軍。故皆驕夫。羣行市中。人無誰何。一日。推醸甕砂酒翁曰。此衙兵。追捕或諫如是縣繩。恐不利。尹君曰。吾奉天子命。尹此土。莅此民。安能坐視鼠子與尹爭長雄。自爲名哉。盡收其黨二十餘輩。杖之鄰。死。自爾鄉民教尤。夙號難令。小裂公牒。大殺兵吏者。皆側足斂手。無敢肆暴。嘗囊糧紱印行田。老父爲具食。發橐償直。父問所紱爲何。曰。吾令也。紱縣印耳。父出告其鄉。鄉民百數十人。追及于行。爭持酒炙遮留。後至者。觸器覆酒流地。酒主慎云。令去必刃汝。觸者曰。吾亦有刃報之。君曰。民以吾故相仇。其咎在令。衆惶駭。罪其失言。二人懾伏。君爲曉曰。吾元禁挾弓矢刀槊嚴甚。輕杖重死。若曹何苦干禁挾此爲耶。且戍兵以索此爲名。得之。則破汝產。其皆納置令所。乃得兵數千事而還。後衙兵暮夜追呼。民獨食。冀畀刻而至。訟牒至前。決以其日。未嘗滯留。囹圄土塵空。去之日。士民號送。塡道擁馬。既久猶思。求

頌其德。刻石縣門。後令不可。民請不置者數年。一監縣者曰。梁令非有惠民。何能致然。從汝樹石公堂右方。會今歲陽歲名。以彰其賢。且俾人灼吾不昧善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去。寶應實一甲子。湖大溢。水不冒防。纔二尺。民始歎曰。微梁令。葬魚腹矣。雖求爲魚得乎。加承直福建勸農營田副使。巡行建寧。時華盜聚浦城。戍將方加兵。君止之。請身至其棚。曉曰。汝皆平民。逃州縣重賦繁役。出此甚不得已之策。汝曹自計。甲兵堅利。儲餽有繼。訓練有素。徵發日多。孰與官軍。而乃以就盡獸聚鳥散之人抗之。不敵明矣。能從吾言。捨險即夷。相率而歸。小可以徼賞。大可以得官。孰與鬪官軍。身膏草野。妻子奴人乎。因血指爲盟。民感泣。投戈拜賜。不煩兵而附順者。若干人。後職事罷。建省會南劍俘賊妻孥三百餘人至。公曰。是多平民。爲賊驅脅。宜旌別之。縱歸者半。尋遷福建都轉運副使。丁妣夫人憂。又廬墓終喪。升奉訓大夫。知常德龍陽州。民聞有惠長興。爭境逆而邇其來。方大施張。以變齡習。數月。代至。民復攀送。而速其去。大德四年。爲子鎮畢婚南劍。夏六月十一日。卒。歸葬其鄉先塋。夫人同郡李氏。二子。伯也。鉽。有學行。二女。已從同郡趙某許昌程某。二孫。浩浦。至大己酉。有司上事。從其居族子。亦能喪親如君。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特旌異。風勵四方。庭臣用嘉。揭諸大達。爲孝義坊。過者式焉。鎮恐先德猶未白世。開鑿舟應宮賓之招。自淮安逆至。餘龔。拜而請曰。先君墓碑。未敢遽言。俟他日。必卽京師見銘。今而果來。爲之詩曰。

聞古有訓。孝子之至。不于養生。于喪自致。教古如君。未忍其親。元宅是遷。曠野無鄰。郎邱築室。僅蔽雨日。呱呱三年。忘豐與儉。家本之身。克爾親親。推以爲國。柯有仁民。長與孩乳。脫不寃夭。患防悍馴。庶野胥嬉。于福營田。勸農是官。往遊賊巢。舌柔暴殘。雖生平爲。蓋棺適定。不有太史。執筆卓行。彌彌清漳。源出大行。有碣其壙。流芳與長。

武略將軍知秦州史君神道碣

至元十有六年。其歲己卯五月二十有一日。武略將軍知秦州史君卒。後二十二年。夫人亦卒。又後是十有一年。至大辛亥。其子興平令誠。三千里馳書京師。于燧曰。昔太傅魏國文正許公。私淑于秦。我先人時童子。北面事之。君年先立于下風。今將舉是二喪。別塋于長勝坊少陵原樹碣墳道。昭示悠長。銘捨先友。其將誰託。余勤其請之遠。爲序曰。維史氏。雲中人。太祖加兵中國。薦牙始此。故考府君廣。隸師王檝呼哩戲下。以從破河朔河東功。戍鎮西州。金遷國播汴。棄關輔。徙其民于河之南。乃借田侯雄。戡西河。雄取京兆。府君遂盜華州。芟荊杞。飯蓬稗。以立官舍。又歲從太師塔爾海伐蜀功。授璽書金符。卽知華州。有子八人。君其嫡長。諱克恭、字子敬者。皆先師所命。年十有八。府君丐老。遂襲爲州。惟騎射精妙。得其家學。他皆蔑去。執綺紈習。遇其聯仕。不以刺州自多。而克下之。華之父老故人咸語曰。吾邦君有子能爾。其所加禮。不以年少而後其父。會罷世侯。遷刺同州。同接壤華。人信已素。滿秩。刺乾。土廣而戶寡。不盈旬浹。以當甘涼諸侯王妃主吐蕃去來驛遞。比供億不失。幸未速戾。實艱實棘。勵志州校。劉偉爲倡。倉新廟學。後興葭州。葭瀕西河。方撫延安路事。嘗順寇成都。盡發路民爲兵以戍。君恤貧弱。惟抽富民産沃丁衆者籍之。輿踊曰平。幾秦蕃盛建。方冬。發萬人築白海行邸。君營五原塞。冱寒甚于他州。方是之時。急其程作。民必槁

死。君餦徵集。須春赴功。其不苟民媚事。形勢如此。移刺秦州。未上而卒。纔三十有五。嗚呼。不年哉。大帝淵龍自韡驛致先師至秦。實歲甲寅。君從學八蹇。著先師嘗舉其厚重篤勤。有入道資。由己未還鄉河內。故不卒業。而早宦所就已此。夫人瓜爾佳氏。金遼東行省必喇珠之孫。皇先鋒使色埒之女。當君之卒。年猶稚也。三子。誠弟謙。以門功未同官籌。讓不祿。觀二子成立。若是豈不爲善持家學之徵歟。女孫三。姆。銘曰。鑿君先公。興龍之蓬。拔民于雲。樹勳先攻。初亦豈易。齎嫠顏行。攻壘略地。大河之陽。由晉而西。移軍宏農。乃翦寇攘。有葉四封。何以寵嘉。有煒金節。副之命書。郡侯是列。君甫爲州。猶小子侯。曾華世官。循年轉流。遷之獨翊。與葉壤錯。吏習民安。坐嘯書諾。于乾于葭。乾難葭尤。乾止候遐。葭多隱憂。隱憂如何。籍兵戍蜀。輿被秦藩。行邸迫築。乃恤民蹇。緩程須春。年不三紀。未上卒秦。司月旦者。評有二悼。一不終業。魏國去蚤。一官止西。雖曰還家。有施不幸。神都去還。不崚其階。終始州刺。豈天嗇之。將繼爾嗣。少陵之原。實古上林。碣以表阡。庸告來今。

太倉監趙君神道碣

燧讀廣平府教張宏、狀其弟子今奉議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勵之考、太倉監君之行。而取其三焉。曰學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確。蓋嘗以乘治怨。詩以正性情。易以際人天。而春秋以議名分。著懲勸。其刪定繫作。雖一出仲尼之手。以諸賢弟子之問。聖師之對。示萬世以操存涵養。爲傳心之要典者。惟論語爲然。而君誦之終身。不治他經。雖不治他經。以推治他經。譬則破竹。將無有迎刃而不解其節者。豈若今務博者。童子知誦六經。白首猶迷其源委。君亦漢氏諸儒。專門一經。顧多成才之亞歟。故出而仕。其卑則監倉。夫積久而易蠹腐者惟粟。必嚴其入。而棓其出。嚴其入也。則輸粟之家病。棓其出也。則受廩之家恔之。或一有言。胥覦禁者。媢利所在。覬得者衆。隨制之吏。鉤名綜實。不于書。則于廋。讎比取之。月異而歲新。焉幸有慎者。已不爲盜。人則迫使必盜。故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出。償產傭孥者。武敏接也。此監府縣倉者然也。太倉則儲幅幀之粟于斯。其耗腐尤夥。尤夥則嚴入而棓出者。愈無紀極。地由邇蟄。穀則病而恔者易怨。易怨則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汙出。愈速。或一二歲爲之。不償產傭孥者有之。必無二十年之久。而不蹈者。非不循俗。嚴己以拒人。察察醇白者。疇克爾然。亦確確乎其艱哉。或疑是非德之大。不曰鄭之國。渠鑿涇注瑣。閼者水也。井亦水也。以之溉也。井之利。累日夜有不能終畝。而鄭渠歲灌澙鹵四萬餘頃。夫不計井之勞。與所居之小之異。而責其不爲鄭渠。世鮮不以爲迂。使日夜汲之。積二十年之久。冽而不竭。亦佳井哉。監倉古委吏比也。仲尼之聖。猶止于當會計。讀論語而學仲尼者。能是已矣。非德歟。飢其歸也。有廬于城。而無田于野。無臧獲以服事。朝夕。供井臼之勞。薪糧之須。諸子身之。衣惡食菲。安不恥尤。里之豪悍有恥其乏者。曰。使幸交我。我則周之。君曰。吾受德鄙彝。以捐吾介。不可。及子勵仕。常從之宦。每飭之曰。世固有羞賤貧而希富貴權倖。以死無悔者矣。莫不一敗瓦裂。汝惟義命之安。藏入之外。不可他營。銖髮以賊其心。能謹其事。而忠于上。則良子也。年七十九。卒。猶以是爲顧言。實至元甲申四月十有一日也。君諱珪、字君璘。世居盧龍范陽。閱四世祖通以材武得官于遼。爲千夫長。祖達。不仕。考託。監酒上

蔡。義宗播蔡。死蔡亂。君蹤河。僑家洺州。爲州將成侯兵曹。後入監太倉。洺今易爲廣平。隆州爲府。元配河南胡氏。前卒三十二年。三子。職德安勵。金無經學。吾元徇地漢上。得江漢先生趙復于雲夢。至燕。而嘗生始集。職從之遊。有善學。譽與耆宿友。年二十四。德安年四十。皆前卒。一女。適肥鄉蓋氏。再配東海盧氏。前卒二十年。男孫某。年二十五而卒。女孫一。適同郡韓氏。一適巴圖總管子毛穎孫。曾孫一人。未名。勵自知淮東憲事入掾中臺。又掾中書。出同知晉州。雲南行御史臺都事。今爲湖南。至所治著恪其先訓者。大鐘戊戌。將改葬君與兩夫人于某鄉里。求燧銘墓碣。銘曰。

生煒有輝。殁淹其升。孰曰嗣人。克善乘承。幽光于生。蓋棺益耀。非子式顯。歸以何道。嗟太倉君。恬養廉貧。其志不越。式是後人。入循周行。出而裳荒。繡衣所如。梟狐遁藏。期爲良子。可曰不負。令甲聽爲。于親可後。易楨爲碣。洺水之阡。太史繫詩。何永不傳。

牧庵集卷二十六

先德碑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師中書右丞相史公先德碑

至大之元秋七月二十有八日。制曰。丞相慶公之先。及事列聖。繼世忠謹者。既敕有司。既謚既封。非刻金石。終恐不能垂示悠久。其令翰林學士承旨臣燧爲撰次之。臣聞命競傷。誠以不文。不能鋪張大君子盛烈。上負明詔。其冬。而其家乘始至自夏。故得反復究觀。公夏人。史姓。曾祖考持持理威。夏臣。贈同德齊難功臣。謚康穆。祖考拉吉爾威。宿衛太祖。贈服勤翊衛功臣。謚敬簡。考算智爾威。闘弓馳馬。拳勇絕人。入侍世祖潛藩。歲癸丑。從平雲南諸國。以驍果聞。及歸行賞。賜馬五匹。鈔二千五百兩。價與銀埒。己未。又從濟江攻鄂。戰疾力。明年。帝正天位。從征叛王漠北。小大之戰十五。賜白金幣錦。以爲蒙古唐古軍民達爾噶齊。年七十八。終。贈推誠翊運功臣。謚忠宣。三世皆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公祖考加開府。曾祖妣伊拉齊氏。祖妣蔡氏。妣烏納氏。夏王外孫。皆從封夏國夫人。七子。同出五人。公次居二。以奇塔特布濟克名行。自童幼從忠宣出入世祖帷幄。天監灼其已克恭勤。至元丙寅。選侍裕宗于東宮。將二十年。敬畏益加。無少僭忒。速順考生皇上。儲皇詔公保育鞠視之。每帝召見。則必左右兼抱之至前。方幼而學。詔教之經。以其嫡子額爾吉納侍讀。俟其遨嬉厭歸。輒撻其子以警之。故能終業。大會將畢。聚諸侯王讀太祖大訓。加丁

寧告戒之。始遣就國，或皇上儲皇不在列，必遣致之，使與有聞。出申敕曰：是汝他日所宜爲者，其謹識之。必舉其辭，無庸怠忘。徽仁裕聖皇后以善于薰陶翊贊也，責其四衛番直諸臣，皆咨聞。大德二年，成宗詔皇上撫軍漠北，曰：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且以輔導屬從，壹是軍務，悉聽于公。宿衛諸將，皆父事之。至則訓練六軍，總裁法令，審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軍實。羣羊不濕其毛而皮之，與[illegible]饌案餘諸物，皆集以市諸部，易皮爲裘，禦戰士冬。四年，以文移無印，難杜罔欺，又身入聞，得裕宗信實以歸。明年八月，寇大至，公教吾軍表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闌不迷，大崩其羣，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九年，皇上踰金山，公觀軍士失馬徒者，空其羣散之，死則不責其償。十一年，成宗賓天，使至，皇上欲棄大軍入主居喪。公曰：是使之來，惟以告哀，且彼事宜，難以遙度，須召赴使。皇太后儲皇隨以劃平內難，見告，且促其來。卽日假公平章政事，驛至大都，聲致金帛于北，爲朝集備。五月，皇上立極，與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蓋公雖歷事世祖、裕、順、成三宗，其貴有位，則始乎今。踰月，儲皇入陳嚮昔調護之勞，制亦曰非夫人之力，安及此。加銀靑，封慶國公，妻庫庫楞同封慶國夫人。七月，進儀同三司、太子太保。九月，加開府、太子太傅。明年至大之元二月，拜中書左丞相，復以爲太子太保，加上柱國。四月，拜太保。六月，進太子太傅，再進太子太師。七月，加錄軍國重事。十一月，中書右丞相。十九易朔之閒，凡九降制，入臣之位，至是極焉。又以其兄阿拉克布濟克、弟岩齊皆榮祿大夫、司徒，兄彙都元帥，弟遙授平章政事，弟日爾塞榮祿大夫、使宣政院事，夏甘肅釋都總統託羅愷管軍千戶，蛋卒。他母亦爲納氏。二子：扁尼爾威、珠特爾威。男孫十有七人：濟實、和爾布，管軍萬戶，虎符；倫圖爾威、塔海、諾海、都迪爾威、伊齊特穆爾、額爾吉納。年二十二，至漠北之。明年，寇出金山南，庫布哩、額爾吉納將左衛射士居顏行，當寇驍將，既接戰，刀槊兩不能施，手搏墮馬，斬其首。明日，皇上解御衣所乘馬鞍勒爲賜，仍偶一良家女。寇夜襲他部輜重以遁，又將數百騎追敗而止還之。四年，又殄寇于昂吉爾圖，獲人畜財貨不可以匹貲算。又明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喇台，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卻，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紀計。十年，踰金山，前茅獲俘萬餘人，斯皆効死于乘輿前，天目昭覩者。明年，寇平，第諸將功，膽略材武，推爲冠軍。立極之日，授資德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六月，賜虎符，使太府院事、唐古親軍都指揮使。七月，加特進、遙授中書左丞相，又進知樞密院事，又彙使典瑞院。至大之元五月，彙使仁虞院。十一月，拜御史大夫。嘗曰：初事晉王，有謹敏稱。皇上至軍之明年，大戰庫布哩，雖勝而寇遇未遠，與晉軍合，而大官羞肉不足，則日餽二羊，又繼諸軍糧。其府又盡，則賦他部供億。後多其忠，從晉王求致左右。立極再月，授資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十月，進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行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十二月，授卿典牧。至大之元二月，使尙服。五月，拜光祿大夫、遙授中書左丞相。七月，彙使將作院。爾祿幼爲沙門，十一年，至軍中，賜御服帽帶，俾不祝髮。其年，官以正議大夫、僉宣政院事。女孫十八人。有從者十：曰戩伊特楚，曰按巴，曰哈達遜，曰斡斡，曰爲辰，曰世彙千戶，曰爲爾布，曰吉連布，曰染齊，曰善布。男曾孫六人：額爾吉納、嫩玖、哲爾威布、都爾威，宿衛乘輿；卓爾齊、阿嚕禿、徽爾濟勒爾威。女曾孫二人。臣燧撫公父子有四德焉：一則曰保育聖躬，再則曰舊學，三則

曰周旋軍中，十易寒暑，俾扞予艱，終則曰扶植皇極，宏濟登茲，高明一門之閒，三爲丞相，繇壘與儔，人奚閒然，敢再拜稽首而銘之。曰：

維史胥出，書焉有質，伊誰云從，則周史佚，踰二千載，餘慶茂蕃，推而上之，實一其原。嗟公之家，中土亦始，其來姑臧，不知其紀，可系而名，則由其曾，奕奕其繩，陛陛其登。祖衛聖武，左右興祚，龍咆虎號，風雲胥附。考事從皇，荷殳與戈，昉于南詔，彝樊壘摩，再從渡江，攻鄂東北，舞于梯衝，執訊罄壁，又偕度漢，冰雪義義，手瘁足皸，拳勇維何，固叛是求，凡十五戰，不搖疾飆，勤草乃見，歸以壽終，生子如公，帝灼其心，惟一效忠。式昭德音，選臣裕廟，其盡其職，其要洞洞，其偕屬屬，其恭介介，其守廓廓，其容皇上，儲皇既生，順考詔輔翼之，俾躬是保，及愔授經，擿子示德，止其慾嬉，大訓服膺，其謹爲善，若是非一，臣罕鄰將，嚮與爲匹。成廟降制，俾從撫軍，朔方十年，日伺寇氛，晝横雕戈，夜枕龍盾，惟彼不至，至戰必遁，未踰金山，危巢是傾。竟令飛揚，不違大烈，惟皇作極，胥念大勳，既贈祖考，公以夏國，美謚崇階，罔一或遺，父子丞相，百辟用師。尙服其衣，尙乘其馬，門戶輝光，世無二者，爰詔史臣，樂石特書，[illegible]可磨，而銘始渝。

先德碣

河內李氏先德碣

至大庚戌，鄆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某漢狀其祖濶文玉，使俾之。私用庫日民，翻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還于受，不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釜其家，負而償債，踪沒產者，皆無之。輿人交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肇者，豈尊由孫貴耶？蓋鄆王之考，初尙主世祖，再尙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世守家數十戶，于歷門蔡民，犧牧由分地在高唐，卽是追爵爲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碣書漢字，燕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學者賢，若不可辭，竊有大此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寨，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嘗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葬[illegible]念。惟恭不量，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顯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懇有立志，遂與偕北，卽壻其家，進之于王，王甚識之，言無不從，事必見者。妻卒，賜緡二千五百，爲取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潛龍鄉，其閒下士[illegible]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叄擊鵠翔，況復有孫蔦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疆，何畏潛德無輝光。

墓碣

朝列大夫飛騎尉清河郡伯張君先塋碣

章邱爲濟南屬邑.士子張養浩.年少而志厲.績學而善文.舜知平章魯國康利公.曰.汝學仕耶.今之仕者.莫不由吏發軔.遂用爲儀曹史.超掾中書.滿其年考.出令堂邑.一守飭約.使行弊祛.形勢不撓.悖頹不侮.民惠之懷.咸稱曰.自停年之制行.令吾縣者.前十餘輩.無右吾令.求紀于石.走未遑.爲今聖躬龍召爲宮師府文學.進司經宮府.陟拜監察御史.轉翰林待制.今都中書右司事.由武宗詔內外臣五品而上.列五爵三土.階勳而等威之.封生贈死.其先.五品則縣子.男從而正子.與四品郡伯.皆止父一世.三品二品皆郡.三侯二公.上及其祖再世.一品國公.逮其曾三世矣.故宦父郁朝列大夫.勳飛騎尉.爵土清河郡伯.養浩思異斯寵.碣諸墳道.且自爲狀受姓之遠.與家章邱世數可知者.則自其高曾.然猶兩世皆逸其諱.惟知曾常官武略將軍.監陽邱之燕鎮酒.其致斯者.任子耶.入粟耶.武功耶.皆見無所.武略四子.伯不年.而仲不後.叔萬.季山.叔娶郭氏.六十澤職管庫于蜀彬德正.德林秀敏.孫十有五.思敬.思忠.四川行省宣使思誠.居鄭樹邁獨崇興.特綬裳履繼.季娶苗氏.二子.一失兵間.次朝列.則今清河郡君.生子英.遷.皆天顯今者惟養浩.祖及諸父.振粟其鄉.擨盜于家.脫人以刃.緹井取飲.活友于死者.有家乘詳.惟夫不大振顯數世.而發是一旦者.可不爲明之.且人持衡.猶必稱物而使之平.矧天所司.惟一禍善而禍淫.視其力行非度盛而著者.故有不終歲.陁爲寶微.而安行所遇.必數世而始進于盛著.譬之鉅室.徹則一日可爲平土.構且累歲不能以落其成.古人監此.所以垂從惡如崩.從善如登之戒也.夫如是.則章邱之蘊美含章雖武略之倘官穢酤.而猶不能顏頹時榮.其上之晦迹.又不知其爲世幾何.亦庶安行所遇者.蒙莊有言今夫水.其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朝列之先.厚水者也.貧其後以負大舟也.佐五命而所生享報如是.未艾其年.子之位日高.而所生又隨之而加.非若陳省華與三堯共譜白.衰者不止也.雖然.是猶以子貴推言.使當其時朝列責其子爲農爲技.則亦不儒而已矣.又何自開廣聰明.漸涵道德.工其辭言.流其聲譽.居茲清列哉.然朝列又爲子擇術之精者.銘曰.

嗟今士子.人執不期.煜其華辭.競燿一時.惟其才貲.得天者薄.雖竭爾力.而竟落莫.矧古有作.如車司南.能不背馳.于古兩三.孰與蠻奇.章邱君子.名聲與昭.眷寓振起.引以試吏.拔其俗常.令諸近嶽.佳政用張.文學詞經.寄帝耳目.轉而待制.典國竿牘.進而顯矣.推恩所生.勳伯士之.清河郡城.人曰子學.其父所詔.有赫今隆.則爲子報.子朗能然.由居止仁.維以勸忠.示禮使臣.圭首方趺.碣其墓隧.孫熾仍昌.其來無止.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遊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圭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尊由避宅左掖.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冑.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自河內.劉

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歸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冑友也.一旦能俯就下.心事之爲師.匪非其道獨是.曾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俛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闕諸不法.被誣匿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歸婚有色者.數經公書.輸往來.而鄭婦力明其無有.執之.燧孕而事始白.又糾屬帥.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廟儒縮首危者.而畴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艱.覧寨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終韓.殷丹.遂經嗣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檢.車衝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鄭社長監郡與憲司.鄧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議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連二百許人.燧獨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廡也.聞獄吏呵問終晦.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覓白濟民無他.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拜布哈右丞.勳臣子.聞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錢繇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離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使程思廉.鞫緻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嘗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洪.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越莊.其考已疾.行至衞而卒.公與兄楷.即殯衞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衰弔哭之餘.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肌讓賓敬之道.晉晉然先生成法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鄴.而故司農卿侯鉞訃.錄蔡除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世幾隆薄.自便非時.燧傷車過衞.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續.其妣亦卒.附其考塋.寬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虛.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實也.以疑乎昔善公.鐫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荀宗道.踵求銘.神道碑一.讀之一按.泯.閣筆數年.終不能敍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新世母夫人.爲賓持辭.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遊其門者.庭拜燧.逆其辭曰.吾無容吾亡友者.以是佐劉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願居.國樂堂.號國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賓孫起.爲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公登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登.天道未晚.學不貴耶.傳學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擐角.敢嘗人辯.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終枚其外.未及其內.親覩于裏.觀婦于介.施一匪善.施一可凉.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今.其實古松.蔵遠滋勤.士不登位.而登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刻其首碣石阡隅于祀無朽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欒共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養惟其所在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錢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毎與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慨至大已酉巖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賓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礱石所貲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戚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曾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襁抱者將半齊魯庭臣薦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陞于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援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黯遅妄加疑盜麼業永世仁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覺必微往治鞫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者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樂有先畜作晏修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儒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卽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實天成宗繼序圜邱請盥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譴見于天其咎在內庭播于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願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邱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翔有文行蚤世銘曰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修篤行鐘鼓衛門益大其聲歛起布衣于定教敎鄗祁種撥來則來效再宰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蹢滿秩而召入爲胄監由博而丞後髦是範轉而率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尋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寔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覺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

嶷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吾祖靖肅公廟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卽死所擾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處爲邱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彷徉無所于歸而一書之或遺也子義

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擊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撮是事銘嗚呼稚哉遠而勞焉適本之曰魏氏由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宏之順聖遂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兜答館酒使子貞兜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芴特賜生思康卽記家塾者思康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予金由兜答弟賓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兜答及子贈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蔭君始監順聖酒改宏州酒使鄧州榷使抽稅設防有方興宜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栽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芴琥瑜琦玠璠玉琦大中大夫行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令益端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宦琥懷遠大將軍燿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蔭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莿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由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藏柚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爾所業覈其進脩已則歷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由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親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獮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舅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倖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奮也親將若人人有爲不善者不釋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鄰人猾利其情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毆其釁防害致其主歸之約示禍威以德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辭其主以獲之讎舍所也比卒免冢儀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新世缺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年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廚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苑其齊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憐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顯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藝自序曰由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爵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濟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子令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于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爲爲可述銘曰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幾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實于天者如取攜惟中奉亦然詳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遷其季叩莫膺又仁厥之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願壽大宗罷寢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塋來如歸應靡桑乾原終天地碣執華其文太史繼

牧庵集卷二十七

阡表

招撫使李君阡表

君諱聚單之碭山三章人。以材武善射。昔事命中宿鳥。金之南播。應募爲兵。積勞爲提控。河北俶擾。嘗經大澤。與友相失。獨行葭葦間。與數賊迕。戈汰其股。披以逐。而盡殺之。然非君是戕。已與敵鬭。未嘗以人血刃。挺身蹴河至儀封。萬夫長孟公熟其父。訪名而客之。署其軍彈壓。尋陞長千夫。與總帥李成同戍皇陵岡。癸巳正月義宗由此渡河。播歸德。始從成來歸。隸大將阿珠嚕麾下。仍將千夫。從攻歸德亳州考縣。金平。大帥版軍民招撫。使與成將皇陵降民百家徙東明。實田黃頭原。蹴萬畝。與佃民及嘗所惠活者數十人。分苦均勞。闢草萊伐株櫱。而耰之復積穀多至千鍾。疏宗戚族。與四方民工賈醫巫。扶攜婦子。皆往焉依。視其寡乏歲時衣褐日月糧饒。婚姻男女之及期。與過而見干者。無不周施。一旦成邑。八爵之小東明。平生襟抱坦明。大兵屠考縣。噍無遺類。一人哀祈生曰。吾某官良庖也。遂匿全之。後召客俾具饌。皆卓犖不可進。君怒詰。則吐實曰。初豈是能。特誑主脫死耳。其不疑人見欺此類。不飲酒而好客。與成輩數人爲耆年會。翥歡移日忘疲。言惟前朝事。絕口府縣得失。鄉鄰兒長。閭人誤及此者。則欠伸思睡。掩耳而起。時以長者多之。每恨失學兵間。課責諸子讀書。如日不足。嘗見今孫國子助教鳳翔。書播霜葉庭下。則起奪

帶自爲曰。無廢而業。于斯須頃且然。其急其篤于成者。可知已。年七十三。疾臥不言數日。子庭玉。方令通許歸省。則曰。吾忍死待汝。遂卒。實至元戊寅秋七月二十有三日也。葬以九月十有五日。塋黃頭原東。後三十二年。至大己酉。圜求表君阡。殊懇。用是計君始家之原年。猶未滿三十。方壯士也。當戰伐始休。喘蘇悸定之時。在他人則徵逐貴介。聲妓是娛。弋獵是習。吹笙鼓簧。馳馬嗾狗。以怏酬十年廝盾枕戈死所幸生之勞。而獨自求口食于田畝。觸風雨。犯霜露。與農夫耦耕。頭蓬葆手。疆而脛不毛。矻矻作苦。終歲而不悔。比開餘饒。衣食於其子孫。而先賑恤鄉鄰。俾不迫于寒饑。亦志而智且惠人哉。前夫人張。二子。庭玉卒令鄆城。今平章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嘗銘其碑。庭芝使監大名酒。繼夫人王。二子。庭蘭兩淮運鹽提領。庭英同提舉鎮江財賦。二女。歸劉源馮珪。珪嘗爲江浙行省參政。男孫八人。鵬。博孟路總管府知事。鵠使監長垣稅。亥鳳也。鴻福建廉訪檢。見善使監內黃稅。見道見賢見可。女孫三。歸士族張鼎楊謙楊某。男曾孫六。好德好義好謙好智好文好信好義。翰林國史院史。續學續文。銘曰。

聞古子弟。多暴凶歲。荒歉則然。剝金叔世。豪傑蠭征。戰伐是閑。其視殺人。如芟草菅。人有子女。我壓奴使。人有貨財。利取有已。亂定基此。穡穡厥家。何爲不成。安事耕畬。嗟哉惟君。獨歲勤力。匪穡穀求。惟以穡德。善也吾苗。不善吾蕭。期實百年。庚維滋高。實報于天。如執左契。篤生孫子。文士踵踵。黃頭之原。土厚俗敦。太史銘之。式表墓門。

醫隱閻君阡表

至元二十有六年。著龍在赤奮若。余月初吉。士子宏也。持所自爲其祖事狀來請曰。昔漢故民吳仲山。他傳記無見。嘗由發藏。賑施其鄉。而碑之至今千年。風雨斷剝之餘。過而誦者。猶懷其人不置也。非託筆金石力耶。嗚呼。我先祖者。生不策名于天官。殁不受諡于太常。處地卑。約功烈無所表見一世。獨有德之于家。與所惠活。斯人者。顧不可碑之。託銘善言之士。使得以示今而垂後。比漢故民乎。敢以是累公。嫌裒其志揚親。又壽克用力于文。故序之曰。維閻氏曹之滁園人。後徙陳之西華。曾祖諱遵。令陳之宛邱。祖諱某。考諱孟。兩世不仕。君諱瑪。字潤夫。生而明穎孝謹。長由其外舅申謙與張子和同侍疾英邸。故盡得其術。業醫事親。加以潛覃究誦先秦兩漢方書八年。皆到積中。故施驗于外者。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實生之。非必一出吾術也。人聞不自矜。驚求藥其門者。日亦滋衆。壬辰。蹴河而北。僑居宣德府。以所取貲直衣食寒士申岳陳邃張周郭通。至則館其廬。去則贐之。魏學士邦彥玉峯亦略行位與遊。時召諸道醫。悉領于奉御田闢。將以君偕北。進尚醫列。固以學識淺淺。不可親上辭。稍居南。留真定二年。蹴河。將復鄜城。以先業蕭條無誰與。鄰留鄢陵十年。徙清川。年五十。飭其子曰。吾從學良醫。又勤心許書古方。卒遇一疾。猶眩迷于先民數十成說。竟不敢必何方定可已疾。殆以疾試方。况若無吾閒學者。得吾術。自也。其疾則可。無輕出治人也。遂亦自棄醫儒服。教子孫讀書。恭儉質直。異不忤物。而同不殉俗。介不附勢。而強不赫威。又精衛攝。凡飲弈談諧。無益汨戕魂神者。終身絕不蹈焉。故能壽考八十二。卒。實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妻申渤海宦族。能通孝經論語。天父天夫。孝實兩聞。年六十二。凡前君卒十七年。至是合葬洧

川某原二子鼎吉令尉潭之瀏陽縣逢吉前君卒一年女子二人一適太原劉麟一適鄢陵張琮男孫八人宏也獻民天民舜民他未名女孫七人幼男曾孫二人益幼銘曰

彼函工猶擅仁矧君醫志全人業卅年起死頻以其覊及士貧晚棄學篤自信父一鄉儒冠巾八十二年疇倫高可隱墳祏濱夷考先由令陳陁三世迭不振維肖著連瑨循屈之久宜寢伸傳瀏陽初命臣授汝戈蠡之胸在後昆奚異身非于歲腳不磷默然信期茲珉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阡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勍時爲中臺照磨肅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卿與祖妣彭衛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子浚與汝子温生五年矣俟時清謐無使廢學雖行遷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穿蔽土屋井汲爨蕩匪躬不致須紡績備資學二子覲官稚爲操益確久人信之嫡婦姆女皆取爲法凡圖諸孫受所鐫誨有蹝與別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燈每史事獨未遑時今年再手太子文學嶺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興之文豈足增華元問而煩諱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温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嗣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生段適安之姝由徽平陽益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督君學比其還秦六籍之文晉熟義通郭温伯女以姝之子楊叔孫大用妻子法呂仲和來明之爾副言楊君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爲之張器之父其少者而君無不遊遺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誑嚚不慼公宮司平其家悲至歡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奴于人者賦鏹富室贖登儒籍廟學卑陋捐幣爲的倡其郡民徒基高明州守邑令爲晞民欲每自愧匿恐其聞知一臧否言爲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別奴民勢家誣君及民十餘家云皆其父祖俘自軍中君倡赴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士籍明詔已拔齊編氓何苦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隸不一手援其溺非義覺遽正民絕口不矜德由己然人則惠之至元二十年野仙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劉秦憲凡三補郡縣而皆嘗驅車馮翊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間篤民明倫亦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旣謝病歸自號安分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塋是邑者歲時上冢無閒疏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實獲古人糺族遺意而入燕兄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攜一子歸悲盡禮哀晨夕奉之若大賓然年七十五當大德辛丑夏五月七日卒疾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矧君尊聞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訏謨廟堂捍禦疆埸奔走豆籩金粟嘗會郡縣率職始名官力耶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勳次劼也勵勉劾勤助勖勤翣呂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未名銘曰

繄考府君蓋文瘁寘身金亂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鑿生君五年猶羈童煢煢遑遑遷民東天窮其身操不窮夬其所安人何嗟東君于學蓬在麻闕幘貯腹齧虀束返秦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屣相將逢展于朋

儕異其曦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筆耕代舊畬以古指南塗安差蒐才乃如平章公用宮州校祿小豐身教不令士甘從十年謝老歸彰衛教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淒兼葭垂絕不忘帝降衷尙飭八子以孝忠八子睽指無齊同甯紀劼今綰青綢鐵冠義義冩鬫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鄢陵主簿毛府君阡表

世所曰君子者二焉曰位焉德也位其名德其實位顯而德不充人則與其名曰幸也致然君子則未也德修而位卑人則與其實曰不幸不得敷施所蘊一時雖然君子自若也有人于此學以潤身道以悅親莊以齊家恭以與人清以涖官幼老一致無可疵纇可不謂德乎可不謂君子矣乎燧于聽山毛君見之君諱憲一諱順字吉父廣平肥鄉人曾祖舜祖仁考沖霄金扶溝主簿金亡反其鄉與嘗司徒文正公游妣仝前卒事繼妣成惟孝十五能自植授徒其鄉我先世父文獻公開其善學大書夙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字爲勸扶溝卒廬墳終喪郡舉孝廉監洺磁常平倉受米八萬石責守其出七年而絕猶羨三千石司徒爲翰學授檢討官引爲史太尉忠武公講治鑑歲餘辟主鄢陵簿求便妣養歸爲邢之書表令史始邢與侯鈞州及隆邢爲順德府君則自侯邢洺鈞功臣封邑由邢嘗開安撫司故洺受其節度今邢已府而洺猶州求諸地志洺實古廣平郡領邢洺磁威四州洺獨不能引爲比邢事斷隸廣平府各爲路始不相一侯有病郡井鹵敗者議渠洺灌隍以流惡君曰渠洺不如渠滏洛去郡北五十里餘其流先卑逆導之難滏在郡西南其遠雖倍而高渠之可勢必至學齋漑田潦資伐材薪蒸稭藁或免車樵可水輸地聽民爲業郡食甘冽反餘利也侯是其言發民渠之再歲而成其所永賴一如君策篋籯餘力必集諸曹勸之讀書曲周民妖言惑人責與其令故山南廉訪獨岵治獄麥其牽辭不多追逮惟置首惡于理凡隸府十二年都曰沁州滿去而人益思轉汴梁提控按牘兼照磨官物務殷繁栽析銖暇于邢于洺于沁于汴侯牧來者皆將過之不吏也及除濟南上口巡檢乃太息曰吾家世儒覲乘所棄而遂盜耶兒淵副巴閫總管于江陵松滋吾其從養號聽山出與邑士唱酬詩入陶韋社中家居卷不去手老而彌篤于學如此以至元己丑五月十一日年六十三而卒創塋松滋瀆東夫人張氏賢淑有聞子三人光祖淵洧光祖前卒淵和粹敏明善文能官今以朝列大夫爲總管洧從仕郎管民總管一女歸鄭州張某男孫顥孫女歸同邑金尙書右丞文定蕭公師中孫植幼居室銘曰

於維毛公爲周司空受遺成王太保顧同後十六王嘗襄末世尊有毛伯猶王卿士遂客平原備十九人從楚一言完趙卻秦自時竹帛賢哲世有君其遺苗居德孔阜授徒肥鄉終養扶溝斗食晨門使妣是課辭尊而卑穀行以躓匪人之爲實我之自而位不充命也如何遺澤在洺滏水同波享在其子受服三命爲良牧臣足鴻爾龐瀆水之東焉藏其封走銘之阡可示無窮

阡碣

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由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麗寔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琦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琦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瞰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怒欲坑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故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潛龍牧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行部于峯都清于衞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託克托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眘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眞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謝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卽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嶽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耆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孝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寵縣其至今之備才將相保塈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寀蕃孌考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妻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冋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卽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當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硤石百官咸會焉及姚夫人劉卒則葬嵩安嵩高西趾去硤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人傳錢三千緡有力不足乎至哉則不合葬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礎以其千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彝秉彥女適焦節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城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遽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度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狥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

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卽斯藏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培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穆稼孫天厚其門既壽既耆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牧庵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廷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于次爲中子沈靜易直通毅辨疆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署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從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詗其武服親擇廷臣可者卽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刈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虜吾七鋋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末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斂爲壽又言誠以是懷懷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頒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闔中留爲安撫使治兵裏廢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卽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公先朝故臣勑西京入漢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餼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等路使兵裁叛離仁華狠頑渠酋響慴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貴

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嘗爲蹶宋張本。勳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干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而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烏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偏岸海徼。特爲脣齒。自矜脅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則邱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發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適示意弛。祖寢一室。盡撤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鵝汝何爲。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若。安南君臣。多畏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以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勳貴。饋絕不阿。惟見之聲衙。足踰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閱色厲。或有以陵驁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陳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丹軍以惜月廩。劉擊施宜。當其先後。明年。改監鄂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食以賑餓乏。親使輒行。事已。勤閱。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鄂復民聞去。遮馬號泣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

可餘。歸之。旋牘楊然。金玉美色皆無有、惟文書襆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巴延。夙嘗疑爲陵驁者。後翻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有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句月剖摘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衙陌縱橫。人謂其眞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驗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賊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鞫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擾。圖幾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議以透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雖歸。重難勝。需將何職。且各賫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敕。其爲開封。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溝爲巨浸。廣員千里。皆垣沒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爲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士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鬭。不少耗。乃捎城堰之。城皆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堤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

陳留張斧河。綿亘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穰絲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澗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二人。昕提舉鄂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皆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翟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夭。較齊耋耇。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乘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以使。西南雕題。驟馬已至。視數萬里。爲步仞餘。招慶兩王。嘯臺指與。吐蕃獷黠。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濤也無稱。世不爲賊。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鄂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陳封鑿科。舟民于河。寵膠遙驪。懸躬縹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權。霜風踰勁。大浸稽天。蛟舞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障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他竄。我飫其食。我蹙慘傷。皆手援溺。顛顛公哉。人之歸虞。彼饑嬰嬰。橫目跪竄。雖古循吏。列傳史冊。較準今功。孰怍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道周。以暴諸幽。

中奉大夫荊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七年。授公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之命下。燧時已爲副、雖公未至。實與聯銜。遇凡狀聞臺。吾曹

代書使名者一年。及中丞王博文來使。乃有不得一際顏色之恨。後燧轉副山南湖北憲。治江陵。二十三年。入直翰林。明年。公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荊湖北道。亦治江陵。終不能相遭。以卒後四年。當三十有一年。燧如龍興。始識公之季子大中江州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愛其忠厚和粹。藹然克世其家素範者。常同郎中馬晦登廬嶽。數多忘其爲新遺者。歸復過之。相歎也。出故李君槃所撰墓碑。猶未有埋銘。因思與公陝西未嘗同事。而嘗同銜。湖北未嘗同時。而實同治。其嘉湊隔踰。雖所雅好。有不如也。今日燧直翰林。視槃翰長爲同事同時而同治者。槃銘公于昭昭。燧不能爲之于幽乎。牆曰。固所志也。乃敘之。分事以類從。積官以大中中順嘉議通議正議以及中奉。受任凡十九。歷中外四十八年。莅民則襄永安軍節度使。丞眞定之藁城。爲令。會憲宗大料民。公令藁人損其戶數。得親戚同籍。及後賦下。戶歲白金四兩。而藁果不困。人已服。有經遠謀。民有崔進王成共飲。成歸。而進失其處。其兄訟成殺之。縣掠成服。時州縣得專誅。公疑不得其尸。緩不即令償死。踰月。滹沱冰開。而尸出。驗疑無他。乃由醉墮水死。成乃脫繫。時年少而位卑。人善其能用獄。他日還眞定路總管判官。東京西京大都南京四總管。惟東京虎符。西京南京。兼尹大同開封府。東京當高麗倭奴用兵之衝。其間渤海女眞契丹錯居。俗各異宜。他人得此、率謝不往。公居三年。諸夷帖帖。自燕巢堂。士多祥而詩之、西京大荒。聞于朝。得發倉儲以貸饑。民賴全活。不流徙。聞令下采民女姿德宜者。貢實掖庭。公上言。山西迴遠京師。且無大家。民女皆陋。無有可充椒房下陳。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年不及、笄徵不納。惟幸有男無託。殺禮從古。天下奚俗。且非聖世之盛舉也。同列

危之．遊不遂害．公曰．此出我綱．覓上之．事亦報能．南京未行．裕宗在東京．止之也．治賦則銀符與定路宣認副使．政課稅所長官．證轉運使．領東京路鐵治．考績皆最．職兵則千夫長．從征李璮濟南．在東京南京彙諸軍簽並總管．持憲則山東東西山北遼西陝西漢中提刑按察．惟山東爲副按．行部治獄．無滯囚．曹州尉．縣禹城．械至二賊．曰嘗殺人者．隨聽鍛之．兩人之明非辜．言色殊悖直．乃移讞獄．擒而與賊得二人者以出．凡令條言．以課農桑．興學校．問民疾．以肅風俗．職無不舉．者在庭則歷兵刑禮三部尚書．建言省部．任八年．先其私．非獨名器所由以濫．且大啓仕者之爭．其敢而無長者．至遮乘輿以懇．此風豈可崇長．而不忠有以懲之乎．及持使節．宣慰荊湖．受命湖省．而犯法臣肆其兇饕．特有中援．威福恣其欲．惟以縱戶富財牢籠．乃大料民．兄弟籍者皆異之．雖舟人田客儒遊不遺．集吏計局．不給紙燭．又市紗羅．小其時直．又賦之民．復爲憑怒曰．吏賦民得者．皆官有之．又大夠考積歲稽逋．立期逮官擄掠．號哭之聲相聞．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無責責償親戚鄰里．或當主何人家者．又逼官吏．令胥胥受所治民財．及酒食饋遺．督責之使日十餘輩．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勢須索者．無敢少適其言．一都司貨與妾爵宣副．聽行酒移晷不待．鍛省顧總管有與吾姻者．責令首償．曰．吾未嘗取民一錢．不從．乃撩卒老婢令鬻得直輸之．後反由是免．嗚呼．觀同列與所臨守士若此．則公之有至難乎吾胸者．從可知也．如是而難事牢不可剔之巨盜．不見尤．方數千里不遂生之民．不疾怨而悅之．其持身以閑世故者何如也．公諱椿齡．字壽卿．滿秩荊湖．歸家十舍．道卒樊城．實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返葬藁縣其鄉武家里東原．祖塋．少從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學．年二十一．中我元戊戌眞定選．性孝友高朗．尚氣節．或曰．公豐頤後耳．顏角炯然．望知爲富貴人也．維趙受姓絕遠．邈．可譜究者．兩世祖諱福．有潛德．祖妣靳．考諱通．以材闘．卒官節度永安軍．妣崔．故翰長李治已敍之碑．夫人王．金吾衞上將軍知中山府善之女．公卒十日．亦卒．壹儀劉．然撫下有恩．能升金陳高白四人者禮秩．已爽不嫌．庭臣賢文多序詩之．子二人．奉直大夫僉山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璦．與璥也．六男孫．執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中．五女孫．適崔恕劇宏董某．皆名族．某又中書左掾士選子．邈通顯光著者．餘幼．銘曰．

胡天子公．畀爾極備．學善其師．仕席其世．言塞其責．職舉其事．卒遐其年．生崇其位．體良其數．遹令其似．伊誰無伉．或一先棄．十日偕老．亦誠可異．伊誰非傳．聯翩伯季．握符持節．或守或使．方古世德．曰少無媿．有不信焉．珉石之觀．

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

前集賢侍讀學士．今臨江路總管李偶．自爲其祖河東宣撫檢察公事狀．及譜其祖孫七世之系．曰．公曾祖顏．祖彥升．叔祖夏．考温．叔考濟沂．公及兩夫人張宮察氏．弟彬昌鬱．子昱煒燦．姪炯炳燿煇．女歸顏鈞梁某．孫佐仔與偶也．女孫歸郝天挺吳某梁某．二在室．曾孫壜杲昌珪墀均坦．女曾孫五人．合是七世．凡四十四人．求燧銘公神道．燧思古人揭之石者．上推其本．下惟其緒．率不旁及宗從．偶乃詳然．豈傷喪亂以還．其存今者已此．將俾來者有究所自耶．亦親親篤厚之道也．故不略而手筆之．謹按．公諱懋．時字逸

民．太祖鑄金之十年．略地太原．太原城守不仰下．潞楡次．其令不敢仍守．率士徒其民依險逃兵．釋走北四十里韓村砦．公爲民．與母夫人及其季智在逃中．間投太原．令恐策無所出．卽慮之曰．金主棄河北與河東播遷者五年．天方北顧．如是馬足所及．無不屠滅．太原河東鉅鎮．猶不能支．吾儕區區之方．因謂之曰．一日移兵．勢如崩山之壓卵．必無幸矣．盍公美而長身．僻學投獵．鄉里歸心．有長者稱．祖而一呼．樹旗出降．民無有不聽命者．願公急赴是功．雖吾亦恣公使之．不敢越公令也．公曰．令自爲之．何至授人．令曰．吾力綿才薄．岡生斯人狙黠之徒．或然曰．令臣敢然．以義罪余．事未集．而以諂禍．彼得以爲名．無益也．吾所以急子者．子而爲是．必不禍余．當是人自爲謀之時．一爲狙黠所先．忽汝才而併除之．如汝母氏二季．何．公感其言．曰．如敎．乃往見太師國王．穆呼叱曰．楡次小縣．衆且萬人．無細自困．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盡力以與王將吏鬪．雖王將吏能保其不與一死．不扶一傷乎．此勢之必至者．此其拔也．是志而鬪識之．得倍百里．葬嗾諸人之七．王安利哉．令不汗一馬．得倍百里．有萬其衆之名．以下執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無有如之人之壯者．閣其舉止．而辯于爲言．吾得士矣．且曰．吾受詔太宗．視事所便宜．而行之．卽以公與太原帥攸與同議軍事．後假其弟阿羅卑．王分兵徇地平陽．假公守太原．俾從假王．以符假王事．動咨之下．平陽．戢剽殺．而易滌其吏．課民墾田．事聿令修．治有績矣．而眞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擊下太原．殺與．傍縣皆附．假北從公馳救．皆復之．坑其旅．拒王師．及爲仙用者．獨交城爲吾守．或讒．眞帥與附賊．實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誰在．以爲歸也．假王欲攻之．公遣人語帥翼曰．當悉力與賊角．不然．居矣．帥如所言．出戰．敗賊北山下．假王乘高觀之．公因帥無他也．遂命之將吏．見北山石壁萬林玉山三寺逃民男女紛綸．自假王欲掠之．公曰．此戰士之家．倉卒不及人城者．且汝父爲吾擊賊．何罪而掠其家．其緇服皆僧尼．得是安施．敢復言掠者．論以軍律．寺得不燬．平生脫人于死者此類．至今三寺像事之．後其爲中書耶律公所才．聞之太宗．授以太原路宣課所大使．公因辭．孝養其親．時年五十．徇祥家居．中書不能屈．乃官其二季．彬行省郎中．昌鬱平陽路宣課所副使．以便公事．而二季徒侍．與其妻視公及兩夫人．不啻子婦于父母舅姑．兩夫人敬公如賓．相安如翁弟．其化行一家者又如此．年六十一．卒．實某年二月六日．葬太原城西井谷村東原．昱用事能臣也．事載他碑．故爲大學左山公嘗題其墓．子孫官者．燦太原路教授鎭撫．佐龍川路教授．仔東莞監司管勾．偶通貴矣．假同知富州．增其家官者．太原課稅所副使賈某．數枝千戶梁某．千戶王某．郝天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張灝主秀容簿．銘曰．

公生穰外．美而順大．雖人所奇．猶力未賴．一朝楡次．林林凋兵．令身過之．祈主下盟．公歸師王．萬衆是率．吐策以獻．言不携直．王曰之人．天以贅予．俾守太原．眞師與俱．移戢平陽．王假弟節．俾往爲佐．資用不乏．太原俄反．假王旋旗．師不越旬．駒以復之．交城已汗．敎與賊戰．不待言雪．讒誣隨辨．維是河東．既輯既平．而還牧身．蒐裘是營．中書除書．拒戶不覿．出焉何銳．去渠亦塞．丈夫見世．及物之功．觀今所就．爲薄爲豐．六十一年．不曰壽考．有子有才．銜未施報．再世之擇．濬發爲川．壽爾後昆．世文以賢．異時何人．補遺竹帛．惟無他求．正視是石．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自益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燄烜爀，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爲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籍所獲，被干政者，倖有間，他日則引以爲禍，稱其人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左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學士奉直大夫勸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貲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書史王專省掾都左右司檢王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屬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道誅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照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敕有司償所籍人，而勸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塤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閏月，而景卒，憲者景許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爾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存而弱。君歸還所籍，又爲求塤，令愼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薄俗之閒，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弟爲從父從祖，曰佛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尙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長江，後，使變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遺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厭于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者可以有爲，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宏農太尉震苗裔，五世祖綱，爲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邦基，祕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鑄，自儀曹而下，皆家燕，鑄生監歸德酒匪直，避金亂，莘居，生豊，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息上卽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直檢閱官，其究嚴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講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燧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實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歡，故介其考唐州君先塋，會從史院諸賢還造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惡遽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致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其在大，大使可齊，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大倘如，流風不移，天畀窮居。惟天予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謙狹，其中安知，昌厚之求，視銘異時。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永承事郎彙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某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能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躡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歎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敘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

其諱與次，又不可考，實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遷領于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欒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于其職，何顯之能爲，人子惟其考嘗爲于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中不領于工曹，選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界之新，他臣有私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典維職，而縣官視以爲要焉，自當工而踐之，亦曰過矣。君諱智，舅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欒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爲，惟爾爲捍焉。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日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循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竁，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爲敍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二十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句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于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爾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乎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自省郎中故熟君者，晚君來，便宜版爲郴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喪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于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鬭屢衄，徙民保東山前，墓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書于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轄輯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尊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榻廡爲燕，王日習朝廣寒殿，君立陛下，問盤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裝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其遇也如何，譬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句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於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于南海之濱，其不遷近而遠遷者，世恐無君匹也，豈義者一適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習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淺人，人則使之耶，且求以割物，從于將鉛刀，其鋒綜維，猶知後鈍而非銛，及論取去，則以方者爲徒是持已，而圜者始周乎物，故孶孶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合佳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至是也耶。其孫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遂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否，其功于政者儀此，譬水在山東于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衍，爲滄爲川，其就調不博者，亦勢然哉。昔右州寧鄉人，儀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藁，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李氏辭

氏銘曰

士久其聽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勤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責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牧庵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關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敗議斷斷乎以復古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晩聞伯靜名嘗書示進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擧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巳有譽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暇朝夕寒暑君戒其就苦爲疾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者敎失敬以下之雖不巳若不敢自有餘與人汎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君承顔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旨膳食喪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擢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靈傷心也友五弟豫世忠恆益覩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在側晨省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報誰見何得何問遲歸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姊姒晝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閒言閨門之中翳然有法不幸以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願乘大人使哭子耶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

徵士蕭𣂏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敎行其庭使出而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基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爲也而其成其施巳此豈不淑耶嫁蕭之戚悲伯靜之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郃陽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齋不仕祖澄通太傅濮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濮府知事由姚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筮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故從葬平里筮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唱而鳴之學者安遑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彝而踐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修塗發軔未半而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顔之之歎也然君平日東弟若子師之淵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毅心夙聞家學于其身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爲也白鹿之原平里之阡左敞達顈之塋綿而高可隱者下惟其堋噫乎哉斯賢

劉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閻宏少孩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宏亦頗遊吾門與所述焉始求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劉陽者府君不甚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濟德其幽宏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歟走不讓爲者則以答其爲好私余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敎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劉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壽也四女一適郡人徒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自狀曰君幼就誦旣敏爲文辭異其時他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數詳而日勤于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尙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者與擧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爲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宜劉陽非實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蓋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趣親熾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戮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于數十而押綱衛使恆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娶婚之請其巡司日不盈三二十邏盜遂不得必尉焉罪小則殺祿大而奪官是不諒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今尉恆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亦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遺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又遺例大鈞考無間其當與否迫令首受治民閒遣稽緡二千五百其家府又遺修航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以貧也其利爲者必求爲盜非不抵死書

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指。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羈絏。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囊橐他盜。頤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實不可形迹收者。歸之尉。有司緊盜不得。依日月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畜無迹。何及焉。尉所繫祿幾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鄰尉交歡。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德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以備直。與民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又聞一尉始至。子嘗宿衣尉兵。其無可知也。比滿。積緡緡十五萬。歲人稍萬石。而不知何術取之也。或曰。是由賊不急其期日。民貸其家。資券數月。子與母侔。無則入其田屋。今㝷封君。不思仕矣。嗚呼。尉乎。縱盜賊。師盜賊。凡觀夫人。觸法肆行。儆倖未躋。悻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偷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蘗。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命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濵之。劉陽君。與外王父金壺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予時人。三皆謗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豪之濠闕。入金。由其五世祖遷辛令陳之宛邱。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肇。自是而下。再世則醫隱君琇。與劉陽君鼎吉。生

君諱宏。字子濟。弱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寧。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黨異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脩。皆用資已事師。閭士子有聲。旁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辭直翰林。客鄭君方增南陽。醫學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鄭。始以其文爲贄。相過甚歡。余既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之資。而業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篆刻雕蟲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迂。其譏而止。歸覲觀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資詩以饗。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咨其謀。使士子有學行者。進爲校官。汝翰林承旨碭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碭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贈。封謚。以孚盜殺臣。彰其忠節之誣。時相多之。選掾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爲校江西省。列曹讞掾。讞書積竊遺失。皆翻以疏。其事達省。受對人無尤者。會朝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贓固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固足尚。然亦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其罔。此郡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比他道處。事皆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參江西省政。君猶校。見其裏去矜驕。多識敦信義理之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所期有進道資

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以殮。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能左丞。休于家。買棺葬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真九原也。平生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過士君子。家法書名畫與古鼎銘款。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雖家空匱。人或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逢己者。終身不忘。容齋李東平計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薪徐孺子祠。故即是地爲位。立敘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使健而才。碭山愛其任事當意。遂惜役之。終出檢校。不忍驗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交。不以合己而翕翕炎于始。不以逆己而悻悻叛于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貸。假遂賓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竇法上章。寧用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違其長。以歲官召爲國史令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太史箴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沒夫善顏子。雖夭。嘗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襲其澤。復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絕。其柳氏實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昔古以求惟微。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劉陽秩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牘于鑾坡。近負從臺。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旦爲清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臘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制下。實古五命。雖未當一屢顯。乃其恩澤猶及子。然視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約。王父已是。然猶造未艾也。其大震耀。非然之。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李姓。諱顯。字文紀。其先眞定人。祖安道。以字行。考諱顯柴。金廣威將軍。內鄉酒使。歲壬辰。桓山公武仙開可。將任眞爲千夫長。使戰淅川。蓋嘗太上皇由興元循漢東出兵也。君年方十二。以孝聞。學能詩矣。會鄧之節度使耶律瓊。盡以州民降宋。君侍母。鄉至襄陽。制閫皆處之郢城。分君隨州。明年遷郢。乙未歲饑。以皇子庫車齊教徒洛之西。君以儒業醫。故思到精詣。爲人診治疾輒已。雖先輩善其術。久其道者。君不以年少下之。人亦皆從不怨。而惟君歸也。年二十四。或云廣威君不亡。嘗見之雲中。跗足往求不獲。無有也。號歸失明。乃顯天自悼曰。吾壯而爲世棄人。如母氏之老何。于是將身克慎。攻治益力。蓋三年而視復故。中統元年。制授南京路醫學教授。至二十一年。改襄陽醫學教授。辭詔倍醫。今本草中十物。且遺闕多。又略無四方之藥。宜備徵天下醫師夙學多聞者。讎板增入。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事二十六年。歲己丑夏六月三日。年六十九卒。鄭。越五日。葬穰縣亭子坡。嗚呼。人倫之大。莫先能子。有是一者。則天下萬善

可必其畢集吾躬。推是言之。則君處己之慈祥恭儉。與人之忱信和厚者。孝基之也。六子。友直友諒友聞友端友德友誠。烙服訓言。近奉晨夕。遺職官守。皆馴馴有修謹稱。其化家又何如也。諒前將仕郎提舉靜江府茶鹽。聞前奉訓大夫知壽昌府。君不恙時。四方達官賢士。有過此者。或識不識。必造其廬。州縣牧宰。旬存而月問之。亦此邦之雅望君子。獨與燧相能。方疾委篤。猶遣端也求書燧安。將揭其寢。倘冀其可遲巳。俾燧疾。不親筆硯。不果。而竟巳。此哀哉。娶金徵仕郎化平令胡士元女。六子同出。前君卒三月。女二人。一適張升。一適提領常德路交鈔張居敬。男孫五人。未名。女六人。幼。誠也繇杖致諸兄命。哭請銘。乃泣系之銘曰。

維古中壽七十。孝有孝物者司入出。偶于君年不足一。子而全歸始曰卒。善遺後人昌後。必魂神徂升降體質。其千斯年安此室。

趙君和父墓誌銘

至元十六年。燧先嬪關西夫子棠陽翁楊公奐之中女卒。靖。夫爲服齊衰杖期。然必三年而後娶。遂子志也。十八年。燧時爲秦憲。聞同之士子趙君和父中女年二十有四。由嚴於擇對。在室。通書聘之。君乃綮其族謀曰。使君以故中書左轄公猶子。願肯求結襟吾門。是其心非求婦氏閥閱。良選姿顏者。第不欲以失節者匹其身。其志巳絕出庸人。誠可嗣爲兄弟者。禮辭卽許。燧以不躬先君之禮迎之。巳婚。往拜其門。君以外舅自居。若視其壻爲清門子。非其耦者。乃大創所願。自慶得良婿。翁從其鄉來長安。聚居踰月。其年十二月。翁歸。聞未虞竟自忌爲死生訣也。明年壬午。以十一月二日。卒於并祉里家。年止四十九。訃至。燧與妻纔自長安三百里。各服子壻女服往哭之。以其月十六日。舉納之其鄉先塋壬舍來會葬者。或遠數百里。老者哭之。如失子弟。少者哭之。如喪父兄。自其居至葬所十里。祭不絕路。或曰。嗚呼哉。天乎。若人之年耶。如是者盈千人。匹夫可以化其鄉。未見有如斯此者。夫豈無自然耶。君諱居中。字和父。厥考彥和。鄉人諡爲明理先生。祖考惟良。曾祖考師肱。高祖考爭。自君而上。八世醫行其鄉。不徙業。又自祖考而下。三世兼業儒。以醫及人。以儒修己。人益歸一鄉之善士。君之爲尤事明理。以孝有譽。友其弟居仁及馮氏妹逾篤。豈惟疾者蘩然來歸。鄉人有爲不善者。必訓飭之。聞者受言。不敢岸傲咈拒之。有訟不之府縣。而求司直其家。取醫直。粟穀常千斛。歲歉。則貸之貧無積者。凡哭而哀者。皆嘗歆惠食德人也。妻鄧。相敬如賓。三十餘年無反目言。一子惟義。君卒之年甫再歲。四女。長歸同里楊某。次歸燧。次歸韓轍。幼在室。後卒之六年。當至元二十四年戊子。外姑氏謂燧曰。乃外舅汝知己也。汝不哀其窮而在下生志不遂乎。汝直翰林。職史館。銘賢公卿甚者夥矣。可不有言發其幽德潛輝乎。不然。則平生修爲之勤。愈不聞將來矣。燧敬應之。銘曰。

生不五十。孰謂其年耶。業仁冒其鄉。道行其室。豐歉之資耶。子稚而氣質粹實。或幸賴以爲傳耶。十一世之蹟。迺今猶然耶。彼不絕夫涓涓之滴。將待夫他日之爲淵耶。其爲世所甚惜者。又烏知夫有在天耶。嗚呼。吾銘之幽石。其可以告夫幾綿也非耶。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緊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擾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寶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歷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貶忘勤勤。薄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氏饑閔齊疾。發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甃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乙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迺棄。葬之三陽先墟比。貴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孿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儻之家久踣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陛。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以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兮必門地。濮氏仲山凡豈巽。翰華發隆太史燧。

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臨江路總管府判官夏元亨過燧于鄴。拜而言曰。元亨母。汝陽張氏世家也。是家。金以友義嘗旌其門。至居士某者。百有八年以終。三男二女。夫人其姊。吾夏氏與同里。生十九年。而歸先人。後徙家洛。祖府君諱某。金尙醫。年九十餘。妣朱。年八十餘。以終。于時無他臧獲。躬服勞以養。姻里孝稱之。尙醫不恙時。每訓先人。汝求盡讀吾書。而得吾術。其無爲醫師以誤人。授汝秘方爲瘍醫自業。先人守是言。及四子天瑞元亨與利貞。德常生。教之讀書。元亨長矣。責使學仕。曰。汝欲事人。必親其大。一世者。乃遣衍衛皇孫邸。妃今皇太后。稍勸百年。教提舉龍興蒸局。歲貫名奔其邸。大德六年。調令臨江。將上。其年十二月七日。先人卒。年八十有九。人曰。天者獨鍾壽考于之二家耶。既塞偃師某鄉。獨肇夫人來南。有公相與。祿以慈旨。甘爲醴酪。歲時晨夕。歌舞爲壽。而歆其心。八年。當婦郝卒之明年。夫人已爲納昏趙矣。急其婚期。元亨從俟三月。終某杖期。求日。夫人則曰。吾得吉矣。竟以八月三日合卺。纔六日。其日浴。已又沐。已又易衣。家人問其然。曰。吾所欲也。明旦。元亨奉撤祠閣皁山。未至。而追者及之。以卒告。其月九日也。年七十有八。殯而待其滿秩。舟柩其返葬于洛。亦嘗揆之。順章貢彭蠡大江。以溯淮達汴。陸去洛纔十五舍。爲便且邇。所以由石鐘山溯江瀆。餘二千里以至此。又去此而襄陸行千里。始至吾洛。不敢以爲迂遠。必公見者。以公鄉先生文有時譽。昔參江西省政。嘗書薦其臨江忠愼廉平。爲知己。恃此。如得銘先妣幽墟以歸。則生與死者。華賜均及。燧哀之曰。嗚呼。使如汝言。終杖期郝婦于數日。則夫人爲不及覲趙婦。且古治喪。絕而後沐浴。而襲。今不疾沐浴者。猶人之常。隨以易衣。若襲然。明日遂終。由前則行嘉禮于喪。由後則豫死事于生。豈逆知其將然。不以語之人乎。抑初未之知。或天者誘之。俾其然也。所可甚惜。太后正位東朝。其澤必先丐其舊臣。則元亨亦依日月末光者。其榮以祿。將大于今。夫人不及見之。其將歆其豐祀乎。天瑞道之嘗遊。令未上而卒。利貞龍興提舉。德常醫學正。男孫三人。男曾孫如干人。銘曰。

事舅姑翁。負孝稱其躬。有子序鴻。皆婦夏之功。天報之豐。俾食子祿以終。歸而君子之穴與同。于洛邑天地之中。可謂世所感者無其恫矣。

牧庵集卷三十

傳

太華眞隱褚君傳

雲臺眞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迹老子法中。受學劉眞。常惝邁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蒼洪、琅邪之七峰、應之濮神。無常居焉。後由眞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眞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險。自北望之。石壁切雲傳。峭正矗。非恃鐵絙。不得緣攀上下。又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谿谷。深數里。皆煙霧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illegible]由[illegible]與嬉給。不爲艱。[illegible]寒。則上下負食益艱。爲粥多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糜糧得當冬之半。若[illegible]氣減食爲粥。息[illegible]數日一炊。朔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尸。見步履語言不衰他時。方神其[illegible]庸人[illegible]。下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也已。說向師食不糲。僵死冰雪。弟子雖有嗽。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稍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讚授徒之塊市也。或聞而稱疑其傳止。得公常數授。尚不見其居[illegible]。[illegible]讀。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里許。深林奇石。泉瀑濺鳴其下。闢地登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及暑。既已欠伸睢然。而思去矣。君又辭弟子獨居。

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彊而留一能施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糧採薪不至。絕而離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遂熟左氏傳。讀日食數龠。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擕餉之。至則沈諸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閒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迹縱橫。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之。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牽皁。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再謁廬焉。告以入聞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卬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奸石幽樹。佳泉危棧。飛豪忘罷。若幸夫人之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送以出。覺胸膈塵鄙。如雪之見晛。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見。字伯達。名聞天聽。俾禱有應。不爲誇。賜號佑德眞人。提點嶽祠灝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壽。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葺。費三千。易敝而新。飾漶爲鮮。過者改觀。始知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得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嘗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彌縫侮。今老矣。先狗馬塡壑晨夕。至臺實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遂。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覺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驁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故夫人春遂稗爲糧。荏菽爲蔬。荒歲。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繕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適耽苦。廬傷其瘠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精勉。歎曰。志士幽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獻親善身。兩間之閒。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省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邸。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俾庭臣可理賦者。使餽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眞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

矜喉。是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帑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書爲漕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駐留後行省。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遣私帑雜眞行民間。陰結死友。相審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罷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曾我先左丞公嘗分省遷調山西湖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權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辭之耶。自謂愈益勸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勵風俗。逐姦猾以剷民賊。裁賻葬俾師節儉。教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廣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擾。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

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己俸爲賞購之。其家八果上變告情狀甚露。言者愧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璽。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繫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獨其誣。召鞠其妻。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始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痓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妻死罪。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公是來也。實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道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納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勵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龍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某某借中使牽璽書來教。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懼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負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龍玩寇縱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告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我提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事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饟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

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貪啟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浮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闕受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慮誠使諜人持書喻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頻望曷合雲。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曉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假然負隅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未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詣事成都。皆斃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齎書。聞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悔矣。竟不見納。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狃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覘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擬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能徵其吏。立德之。興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

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害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洶懼相糾。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齊熱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人明信可恃。卽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闕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實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爲江令。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今得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轜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絰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鈔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數拉類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歎。奉使未嘗有厲色

遺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大顯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事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者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嘗欲擠己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書賜以玉帶錦衣鈔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蠹吾家多貴券縣官儥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尙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迹獨不及吾門以薄祿用奢爲言願奉母鏹百金交歡令取子自叠卻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事幾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歷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覩爲己職嘗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譊敏好謀善斷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豐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蹶蓄義三邊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蓋成功於一介實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事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達旃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眞難于合尤莫難于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遠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敬恕量之斛紛餓其理解釋以當羅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旣久而後知過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實勤勞優著舊可以勸人臣者公胥與爲之至商論事臣能否于公不曰淸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予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已弑知遇于旣久可與晦否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姻燾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姻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牧庵集卷三十一

經義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造化之奠位必合兩而成其和聖人之成位必參兩以用其中蓋和者致泰之極功中者致和之大本也徒知保合太和而氣化之流行者固所以通乎兩閒之天地乃不知允執厥中而道化之運行者實有以位乎一身之天地吾恐道化之中有時而偏則氣化之和亦有時而息矣聖人之宗主是泰豈其然哉且天秉陽而居上確然其體也而氣則下交乎地地乘陰而居下隤然其形也而氣則上交乎天氣化交感絪縕磅礴至和流通在在無閒造化之泰何其盛也其必有致此者矣曰有元后焉天地之道或太過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財成之天地之宜有不及也而元后則以此之中而輔相之道化潛通無過不及一中懋建天地不悖聖人之泰不亦溥乎合兩以致化者造化之泰此泰之蟠際也參兩以贊化者聖人之泰此泰之宗主也有聖人以宗主是泰則成位乎上下者無非中而奠位乎上下者無非和矣泰之象云云其意如此嘗謂有致泰之實應有致泰之實感應者其驗感者其本也應者其流感者其源也應者其和感者其中也應者其在天地感者其在聖人也是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陰陽妙合萬物化生天地固以和應矣何應非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皇極茂建兩暘時若聖人固以中感矣何感非應應者非先

威者非徒天地聖人蓋相須因成爾或者昧之往往謂高明博厚天地之體也下降上騰天地之氣也體立而氣行交通而旁達則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于聖人奚賴焉呼是未知有感應之實理相為流通者矣天地之化而範圍者聖人也天地化育而參贊者聖人也聖人者擬天地而參諸身以一身而贊化育陰陽闔闢我轉其機寒暑推遷我總其運此精神之感召和氣之流通使之三光全而日月無薄蝕之虞五紀協而風雨無淒苦之變財之成之輔之相之而無過不及之偏何莫非大中之感者亦何莫非太和之應者嗚呼和在天地則天地一聖人之應也中在聖人則聖人一天地之感也要其所應則太和所播上際下蟠無彼此也無間斷也天地之泰天地之氣化所由通也而位天地育萬物元后之於天地實有功焉太過其財成之不及其輔相之以斯中也致斯和也氣化之和即道化之所由驗也原其所感則大中一建萬物咸覩無偏黨也無反側也聖人之泰聖人之道化所由通也而亶聰明作父母天地之於元后實有賴焉寒暑其敎化之日月其順動之以斯和也驗斯中也道化之中即氣化之所由基也然則中和無二致感應無二機在天地者非有餘在聖人者非不足渾渾乎一中和之歸此其所以為泰治之極歟令夫得氣之淸穹然而高天之位固奠於上矣得氣之濁隤然而卑地之位固奠於下矣上下不相棄也而有氣以行焉兩者交合二氣絪縕天稟陽之淸而至陽赫赫必下交乎地地稟陰之濁而至陰肅肅必上交乎天其未交也則上下異位交焉則二氣薰蒸而成和其未交也則陰陽異質交焉則二氣流通而成泰交斯和矣和斯泰矣將見協氣嘉生薰為太平時和歲豐百祥交致天地因和矣而萬物則咸和天地因泰矣而萬物則咸泰甘露降醴泉出溢而為和氣之祥也嘉禾生芝草植鬱而為和氣之應也由此和而推之其往來不窮施生無方其噓吸變化無非此和之升降飛揚也不然則和氣一乖天地否矣非大易有取於乾坤交泰之象也然成氣化之泰者在天地而開道化之泰者在聖人聖人者出父乾母坤而親然中處則成位乎天地矣大生廣生而大寶曰位則成能乎天地矣聰明作元后也而有道以運焉兩儀同流一中不踰陰慘而陽舒天地之道也過則不能和春生而秋斂天地之宜也不及不能和一喜怒有同乎陰陽之慘舒惟皇作極而財成之則無愆陽無伏陰而天地之道所由泰一賞罰有同乎春秋之生殺惟皇作極而輔相之則無暑雨無祁寒而天地之宜所由泰協斯中矣中斯泰矣將見王道正直蕩蕩平平會其有極是行是訓吾之道無非天地之道吾之宜無非天地之宜鼓元氣雷域中天地之豫也即聖人之中也騰百川雨天下天地之解也即聖人之中也由此中而推之其平秩平在寅餞寅賓其在璿璣玉衡無非此中之彌綸曲成也不然則中道不立天地否矣非大易有取於財成輔相之義也大抵有氣化之泰有道化之泰氣化之泰一天地之和也道化之泰一聖人之中也若不相關也而實相因若不相與也而實相為用其殆一道氣之相為貫通者乎何者有道斯有氣道降而氣其在天地則為陰陽之運其在聖人則為中節之和氣統於道其在天地則為陰陽之粹其在聖人則為未發之中天地以氣運則有上下交通之妙氣即道之流行焉耳聖人以道運則有財成輔相之功道即氣之主宰焉耳融道氣致中和天地大造化也聖人權造化也天地聖人同一中和之泰也使天地徒以氣化之泰

贊位乎上下而不有聖人以道化之泰成位乎其中則陰陽失其道寒暑失其宜日月失其經和者流矣其何泰也哉抑嘗考泰之為卦而有疑焉天尊地卑而乾坤以定皇極建中而彝倫以敍今而象泰之卦則有取於乾下而坤上元后之任則有及於天地之道與宜何也蓋天地以形言乾坤以氣言天地奠位而乾下坤上者氣也天地之交以氣而交是之謂泰乾坤其父母也元后其宗子也乾坤以氣化而賦形賦色於元后元后其可不存吾順事而財成輔相之以盡其宗子之職哉是知乾下坤上氣化以交而成和矣而乾坤以定則和者未有不中曰道曰宜元后財成輔相之以中矣而彝倫攸敍則中者未有不和此其所以有取於泰之象歟雖然聖人之用中其應在天地其感在民心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則人和而天時地利無不應矣古之聖人端居乎宥密之中而尸財成輔相之職豈必曰夏則致天地之陽氣而導行之冬則閉藏之歟又豈必曰秋則取天地之陰氣而施用之春則閉止之歟夫乖氣致異和之反也和氣致祥泰之極也禮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中和所以致萬物之育吾之於民苟能以禮樂導其中和之教以中和行其左右之道則吾民之中即天地之中也吾民之和即天地之和也聖人象泰以財成輔相之任屬之聖人而必以左右民繼言之厥有旨矣昔之言泰和者必曰唐虞則唐虞之時地天交泰之時也以言其治則地平天成也以言其道則精一執中也以言其化則黎民於變也中和之應未有盛於此時也然要其所以致中和無非用中於民始之作訛成易有其時析因夷隩有其序六府則孔修三事則允治彼其潛通天地之和默制造化之機固有左右爾民之治存焉如曰舍斯民而他有所謂財成輔相之事特陰陽閭閉之學尊巫瞽史之為堯舜其然乎不然也春秋以來日蝕有書地震有書不雨又有書是何陰陽繆戾如是耶得非治不唐虞世則春秋大中之治不建而太和之治不復乎吁是必有瘝瘵堯舜於千百載之上而為天地立極為萬世開太平者

名字說

李綸字說

李珊之以其子讓來見曰願易名而字之予思古之人生子三月而父名之避其在常語而難為諱者所以為他日為父計也故曲禮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而春秋傳亦曰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溥生已久矣雖其名無國官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犯而犯舉世人之常語使其子宜如何而諱於今哉亦觀夫治絲乎其緒之弱不大於秋毫之末力引銖錙則紛然而絕苟治而繩之則可以轉百鈞故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或曰青絲綬亦為綸為訓雖異其組織為服亦垂首千百而比其類為之也反而求之善人心之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其始甚微其絲之緒乎學者為能體驗擴充之使可以放四海塞兩間其比其類之綸乎邵子曰人於心上起經綸士而知此始可語自治治人之道矣名以綸字曰治夫

梁氏三子名說

梁宣慰君三子。其伯也既名矣。由犯先諱。求予避之。嘗聞誦簡約而嗜靜。重遲而可久。然先民以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予懼其流或後事也。惟力於果敏。斯可正其失。質諸字訓。有以疾爲适者。古之人有伯适。南宮容亦名适。然司馬長卿以慕藺名相如。趙相國鄧高密名不避堯禹。士而希賢。固其志也。伯适南容奚避焉。故名曰适。而字亦不能即其舊。又易曰子容焉。嗚呼。伯适同名。南容一字。吾固以先賢望子。适易知自勉哉。其下二人。仲曰迪。叔曰逑。有父兄者。迪以蹈之。逑以繼之。無所自遂焉。亦孝子悌弟之一事也。然古人之名。有非徒義意之是擇。如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必二人相從。而諧其韻焉。可謂言無所苟出而有章者矣。故予於适迪逑。亦三人諧韻。其古之遺意哉。迪逑未冠不字。

高氏諸子名說

袁之上佐洛人高直夫。以予少與其先子游。拜於洪都。請爲其子姪十二人製名爲訓。長曰統。次繹績繹緝約維綱紘紱絢綱。且字而序之曰。家政統於尊。其傳者大小宗之子。傳必立法。法立而家道用成。統宜曰元宗。繹元立。績元用。然非本學。亦爲乎成。學則始思。思而成。醫則意。而不能文。又有要焉。必由博而趨約。固以守之。而後德業積中。輝光發越。而不可掩。譬設色。然必先質。夫可受之質。繹曰元思。緯元文。約元博。維元固。絢元質。絢之所以華身者莫服若。首紘膝紱。是絢曰元瞻。元粲。元履。衣之文備矣。又惡其著。綱以尚之。故綱曰元著。其意義相仍。皆有徵於書。然字者名之副也。有是德則爲稱情。無之而弗自勉。亦非予鄉先生所期於後來者。

題跋

跋雪堂雅集後

釋統仁公見示雪堂雅集二帙。因叙其目。序四。詩十有九。跋一。贊十七。送豐州行詩九。凡五十篇。有一人再三作者。去其繁複。得二十有七人。副樞左山商公諱挺。中書則平章楊九思、右丞馬紹、燕公楠、左丞楊鎮、參政張斯立。翰林承旨則麓菴王公諱磐、董文用、徐琰、李謙、閻復、王構。學士則東軒徐公諱世隆、李槃、王惲。集賢學士則苦齋雷公膺、周砥、宋渤、張孔孫、趙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劉宣。吏曹尚書則谷之奇、劉好禮。郎中張之翰、太子賓客宋道。提刑使胡祗遹。廉訪使崔瑄。皆詠歌其所志。喜與搢紳遊者。求古人之近似。惟唐文暢。故柳送其行曰。晉宋以來。桑門上首道林、道安、慧遠、慧休。其所與遊。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皆時之選。夷考其言。有得有失。其失者。以天官顯少連、夏官韓寧之徒。爲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其不倫何啻相去千百而十一。又且近誣。其得者。文暢亦桑門上首。時不相及。方以林安遠休。夫誰曰不然。與以靈運明遠之文自居。皆無媿德。斯自唐視晉宋者也。自今而視唐。獨不可爲之比乎。柳之頌文暢曰。道源生知。善根宿植。脫棄穢累。宜滌凝滯。施之仁公。亦聲聞稱情而不過者。然求如靈徹、澄觀、重巽、浩初、元暠、文郁、希操、深濬之流。與文暢生同其時。若是之多。則仁公爲獨行而無徒矣。又彼少連輩者。豈足躅二十有七人之遺塵。而求安石、逸少、鑿齒之德之高之才。吾亦不能必其當者何

人。況文乎哉。其敢以靈運明遠自居。如柳州者。蓋不知其謙也。然此中予未之識四人。鎮政好禮。瑄然已耆物故。其存者。閻李兩承旨而已。可爲人物眇然之歎。至大庚戌秋八月下弦日跋。

跋張夢卿所藏紫陽楊先生墨蹟

此先婦翁紫陽辭翰也。嘗聞其幼時文已奇。由歌白水滿長於紫陽閣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換。後由上金季主河朔中興頌。季主壯之。置紅襖中黃龍戰北。紅襖爲我元所獲。恐蹤迹物色姓名。僇戾宜避。更爲奐。及後受我太宗簡文制。誤奐爲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英。其平生於書差喜米南宮。故筆法時時似之。其卒以乙卯。時燧已聞公遺命託二事於我先世父。一遺文。二以先妻見配。時燧未婚也。其歲上距今二十四年。當至元戊子。張總管夢卿特來求題。夢卿嗜古博雅該洽之士。慮其未得不生之顯。故斂襟書此。其年二月。子婿姚燧觀于磁城寓舍。

師濂堂跋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況派其宗者哉。夫子爲宋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只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所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既得矣。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實踐五年夏閏之晦。姚燧書。

書觀臺劉氏嘉蓮卷後

往年。燧在翰林。使有持憲節于山之南。曰馬公煦者。馳書來。言吾邢之觀臺劉氏所自出。先夫人之兄執中字子範。番字子榮。皆金文臣。其官所止。舅範京兆轉運判官。榮汝上令。方範決科之年。池蓮一莖數花十三。亦祥之不世有者。雖見之夷堅續志。而略願特筆之。時以史事已修。而未之進也。無遑致思。今年以葬告返鄴。邢適公所轄刺郡。再書促之。乃求續志以較。謂範易轉運爲按察。又不載榮登第。嗚呼。志所傳聞。不若其甥之可信。惟十三花者爲同。因思草木之祥。或以二而合。或由一而分二焉而已耳。甘泉之芝。九莖同葉。河中之木。異本連理。此以二而合者也。漁陽之麥兩岐。李龕之禾九穗。此由一而分者也。然未若是十有三花之分之多。豈天鍾祥不以言喻。惟假草木得氣之先者。異其花實。而示人耶。其既應範榮一世。而遂泯泯已耶。無亦猶有遺嗣蒙其未斬之澤也。然是氣也。所以父母萬物者也。和之盛。或溢而旁暢他達。如人子於其父母。貌必有一肖焉。何也。隨其氣之盛者也。夫天鍾祥於劉如是。固不專範榮兄弟之身。亦必及先夫人。移其祥於所家者。理容有也。故公兄弟蟬嫣簪紱。列居臺閣。他日載勳旂常。勒銘景鐘。未可知也。夫然後可當宅相十三花之祥。

跋西溪珍翰

中執法之書。計今在人間者。無慮數萬番。而諸賢獨感泣此軸者。由張君式者不忘知與求評賞之也。嗚呼。古之人所重乎門生故吏者。豈不以是夫。使其遺嗣人人持是平擇。求光前烈。其爲先友者。操筆之情。

又何如也。至元者龍壬辰暮春。姚燧跋。

書米元暉畫山水

米敷文之畫。今法其父山水樹石。不事工細。多以雲煙晻靄。只寫作橫挂。長不三尺。自題曰墨戲。今此獨雙幅鉅軸。豈嘗時奉詔與朱敦儒鑒對畫禁中者耶。眞曠代希有物也。張肖齋夢卿以至元戊子夏四十千購得之。姚燧寓目焉爲識末幅。

銘

簡儀銘

僞儀見命。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鉤窺。凡今改爲。皆析而異。取其(案元文類作由能)疏明。無窒於際。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案此二句元文類作南軸攸脊下乃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案此二句元文類作維此樞傾取軸璣懸)上鏤(案元文類作銘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紫微安加。北極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豎立運。下履地平。錯勒于隅。十二子名。五環絜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環之安。三負衡旋。衡綴闚矩。隨捩流遷。(案紫微以下十六句元文類止八句其文曰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闚弓附綴闚矩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卽游是閱。赤道重衡。四弦末表(案中州文表作牙)。張上紘(案元文類作綰)北軸。移影相望。策(案元文類作測)日用一。推星彙二。定距入宿。兩候齊際。巍巍其高。漠漠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彙踏考。(案此二句元文類作步何之閒所歟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較古陳。未與侔工。務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萬世其訓。

釜儀銘(案元文類釜作仰)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環鑿爲沼。準以溉也。(案此二句元文類作振溉不洩緣以溜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案元文類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机板。(案此句元文類作末旋機材)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介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案元文類林邑介也下卽接深五二句黃道夏高作淺赤道高最作較夏永冬短作夏短冬永小作少黃道浸平作深赤平暮作沒)安渾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案四句元文類止作二句曰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之揆。孰善悖也。(案之元文類作卽孰善作何不)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案元文類作通者)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闢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案元文類作磨紉)壞也。

太史院靈臺鍾銘

靈臺設簴鴻以聲。懸聞大呂非其累。夔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勿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二十四鳴有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矣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疑熙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愼莫捫。饗誰其代天言。

大朝元宮鐘銘

吾聞憍祥。千石之鐘。離世寥訌。不歷而趨朝元之宮。器碩而聲洪。震百里而千層穹。千柱之下。侯曳侯翼。萬指攸蘋。旦旭而昏蒙。其出其作。其偃其休。必告而使之齊同。尚其微功。從可卜斯道之汚隆。方昔汚也。金函索索以灰滅。故嚕希聲而爲聾。及其隆也。玉書幡幡而天出。則播大音而爲聰。矧善藏用乎中。不擇衆人。皂隸王公。手以間之。騐應無窮。如橐之鼓風。我書魚蟲。畀之鏤工。期萬斯年。與之宮兮相終。

宣慰都司郭君實持眉歙研相壽僕以端研報之渠後遺姬令伯陽

端爲州。濱海湳。孕奇石。研資取。雖器也。視爲圭。彼其子。腹枵實。米一辭。瘖不吐。策塵棄。瓦甓伍。中道歸。伯陽父。遇喬木。驚其羽之賢。胸蟠三五。出言章。氣風雨。述聖哲。誅姦竄。其爲價。琮璪琥。貲山石。非速腐。後視今。今猶古。讀吾銘。孰敢侮。

劉無競歙石研銘

黟歙之產。石則賓。黃金爲聲蒼璧質。德先如是疇可匹。無競惟人士之吉。銘以發函友燧述。

贊

無名人與贊

古之遺直。今見琴騎。何其百年。凛有生意。經濟用世。僉登可畏。宜使羣公。笑言寬味。恆赫大名。其所被衣。世百年千。其有可旣也耶。

太傅楚公像贊

登常之弱。碩大而豐。氣肅而神充。自非降嵩與三光之鍾。能生上材之偉雄。

牧庵集卷三十二

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尺.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屑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於以是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繹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樵紆伐荷.投諸瀧潤.依居蛟蜃.漱沫濡坎.歲月侯之.化而爲元.要出入爲.非暍自天.此烏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徼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誼寶.梔蠟其膺.市者一灌.已呈蒼枯.冒是黝材.表裏一如.從可占知.酒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山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樽作狗文.杜棠桐赤.檀柏柘黃.蒲梅械白.與南萬里.遐裔絕域.通嶠彬紫.僊漆沈褐.蜀賓雞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隅.茲度品之爛爛.果孰涵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士華榮.爲白爲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斷誰爲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知.維男丁與婦壬.實維黑而赤雌.始若離而難取.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

幽.乃昔赤之由.甚是何資於遠嘗.只惕驚亦可闕.彼炎熱而烈者焰也.其烟液爲煤.必黯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夫既久漫漶而爲黔.又以信道書扶桑之傳聞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歐金石而焦流.蓋火燥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減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瞬面.不渥赭而深黑.亦火色.玄虁惟獨見夫水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何惑乎哉.史猶之孫.其長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矛盧於猛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寢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霣.陋柳侯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穰黑蛇之彷彿.嘅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雷而騰往也.

五言古詩

寄王憲使立夫

庭樹生秋風.炎熾奪如失.小蟲鳴嚶嚶.高隼飛歘歘.緬懷素心人.若髮未忘櫛.百年能幾見.過眼徂電疾.
而君有官事.出言千里律.何暇言蛩音.情與逃空一.昨因趙卿至.戒遺諸新述.篇軸不害多.無惲費紙筆.
且約來北州.罇酒留十日.晴天逼佳夕.共看華月出.非不思餘論.門無一親昵.吾私如沒車.已脫復絷縛.
晚菘生待種.早稻行可銍.少須黃花發.秋風亦蕭瑟.倒冠獨山巔.茲遊或能必.

次韻閻子濟二首

我友宋僉憲.頗附思湘中.每云所遇奇.未易言說窮.崇蘭春風花.巖桂秋露叢.三年一宦內.身在香國東.
朝航汨羅波.翻動海日紅.暮揖嶽麓寺.蒼烟樓觀籠.喧喧名都邑.百貨聚商工.何時訪君遊.盡歷西南雄.
霜水收風濤.江船穩歸帆.惟應江間月.照汝來往蹤.長沙隔南楚.尚能艱險通.天涯念暮錯.睽闊習傳故.
新知苟會心.何必歎有素.黃鐘未懸業.衆日齊瓦釜.大音故希聲.欲說難至戶.況我言毛輶.誰復聽其句.
所恃君盛年.學仕猶未暮.丈夫重道義.自是輕外騖.觀今紛華傳.慍喜隨一步.願終肅山書.筆於鹿鳴賦.

寄徐中丞容齋

李侯安慶來.遺君江間梅.間云歸湍水.示聲偶及我.自揆衰鈍質.奮學日慵墮.百事於大賢.寧取無一頗.
始疑逢蒙弓.亦有盧發笴.終知匠石斧.材不捐瑣瑣.增慚失寒餘.背覺芒刺荷.平生聲相接.辟面見未可.
文字親友間.屢得觀藻火.況聞閱世故.盤走夜光顆.仰止高山恩.願並餘子夥.歷推天日行.蟻右風輪左.
吾徒不相値.其故正此坐.何時廣陵遊.傾蓋願終果.

寄岳教吳忠畝

我友右轄公.人物憤否.獨于甌閩士.推心一忠畝.勝國已太傅.椽筆入其手.用之徹千將.可斷蠹寇首.
一執名始北.上徹宸聰.蒲車寧及門.章以疾自守.不使橋門觀.執醬饋黃耇.余聞敢窺窺.日月藏心久.
秋風歸天岳.佐縮州學綬.堆盤青青橘.求薦傾蓋酒.何人天壤間.亦有牛馬走.問知爲高賢.重厭邱山負.
行年滿卦數.不見顏如叟.翻比少九齡.衰悴先蒲柳.只看形骸外.已卜內所有.如何辭萬鍾.反就祿升斗.
無乃仁人心.終始一善誘.非有金鑄德.安聽小大叩.且溫右轄語.通爾或盈口.因知人有媒.言出鼯旁秀.

豈但齊娶妻.亦竊用擇友.不期一日中.三接杖履後.甚欲進所業.一實恐輒喧.至今貪寶肆.深櫝千金帚.
瀞泉聞素心.亦誤見私厚.諷讀卷阿篇.明璣照軒牖.其稱媚天子.例必登拜受.鄙言何足道.魚目辱兼取.
敢不先木桃.旋期報瓊玖.

挽孟南州元亨

六里商於山.而予往倅之.人皆陸其邑.羇蹄羈櫟奇.所欣多曠暇.得以放瓊辭.城闉四皓墳.下有餘紫芝.
長吟薄采采.薦以松醪卮.娛樂豈不仙.久此壽奚疑.如何奪善地.調降華州卑.方聞有力儁.揚譽於雲逵.
佳城鬱長夜.白日見無期.因傷先待制.抱業旣未施.積薰宜及躬.年位亦如斯.尋古事每爾.爲昌來者基.
秦藩官聯替.生別且長思.雖余後聞訃.宿草寧不悲.春水淸漣漪.替輓今何爲.

挽甥壻

趙商來即門.袖出史侯書.開緘倏惻愴.知汝已元閭.是侯太尉子.兩寄妹壻余.汝祖則婦翁.見訃語豈虛.
有疑讀反覆.不見日月初.汝昔似猶子.嗣業文貞餘.文貞今留侯.之世理可噓.吾甥顏蕭髓.分攀由閒居.
及歸劉氏門.帨紛結華裾.其姑況難事.厲色歲一舒.前年一子生.在亡未知渠.姪傳抱悴蘩.茹苦何日除.
南州稷侯國.臨淄上高墟.東望酹一觴.老淚血漣如.呼魂諒致否.已矣何言歟.

京師病中六首

埏土以爲栝.小大不異形.尺鑒以印之.千百不同聲.耳去目能幾.同異乃爾爭.二物於吾身.受形與俱生.
云何一易地.聞見皆雙盲.況於六合間.擾擾事黎行.姸醜旣殊狀.實僞豈齊情.區區出門交.心曲安可明.
膴仕初足華.終覺外侮攖.人云禦之策.惟有安歸耕.
古人不若意.得酒以自歡.而我不能飮.安敵憂患干.臥病兩月周.日夜防痺殘.神州桂玉地.富至居猶難.
三千里外身.羈孿就一官.吹灰終不然.豈但枳棘寒.囊空到稱假.豈能久盤桓.又願積城家.新立四壁單.
小兒雖善步.神骨尙未完.吾家三族中.聲譽獨此看.思之腸九迴.何以生羽翰.
少年厭治生.但慕官爵好.騎馬難高蓋.奔走長安道.雖有良田園.蕪沒但蕪草.及爲荊楚憲.蠹室辟豐鎬.
登山復涉水.往費尤浩浩.黃金火銷冰.質實無一保.豈無升斗入.喪失岳山倒.滄海去悠悠.白日行杲杲.
朱顏先頹頷.素髮亂蓬葆.今年四十九.知非殊不早.稔嚼世味薄.滿口木膚槁.人云豐城後.接武瀛州島.
安知走朱門.惟去是求禱.朝光暮載途.南士甘投老.買宅亦已得.求田不多寶.此邦衣食易.宜稻及桑棗.
時節勞晨昏.對酒槃一考.與汝車上妻.從人喚翁媼.
束髮慕元理.佩服三皇篇.予周槃可覩.不受天老傳.得此西南朋.飛龍亦潛淵.神哉中夜氣.使我沈疴痊.
如何負道德.犇馳區中緣.逝將脫塵鞅.麻永桑榆年.
寒風振虛幌.蕭齋淡無娛.披衣復撫枕.傾耳候晨雞.夙昔不成夢.憮然嗟吾衰.盛年苟無聞.光景忽若馳.
欲爲流水吟.朱絃爲誰揮.恥從季主卜.將與陵陽期.
古來方術士.越人與長桑.採芝鍊五石.腎肺皆神方.伊余抱微病.湯液已徧嘗.斯人不可見.反側心煩傷.

修悟養生理.靜極神明康.致物以卻老.噬此覺渺茫.

平章廉公挽章

嗚呼平章公.懿質天所性.氣鍾三光粹.量包九澤淨.加以資學問.寸晷如與競.不有斯人徒.孰佐天子聖.
山立當軒陛.侃侃言議正.蕙質及耕釣.巖藪沾幣聘.十年奏階平.四海弓不競.餘材管韓匹.餘子非季孟.
事隨乃來毀.壟畝奉朝請.名園平泉比.花石不可姓.門前施行馬.外物軒冕盛.相過盡詞伯.閒至倒履迎.
淸風佳月夕.劇談雜觴詠.絕口溫室樹.肯干鬮省政.屢典千金裘.好客遠慕鄭.焉知靈臺上.憂世常炳炳.
天下尙可爲.惜哉司馬病.何期龍蛇歲.壽僅滿知命.憶昨訃下初.遠近聲淚併.胡天陋巷仁.反禍東陵橫.
巫陽不可作.百載生不更.豈其黔嬴遊.默運元化柄.其棲翼星鳳.出爲斯世慶.將遂爲神明.山川主雩禜.
蒼蒼高在上.此理幽莫鏡.優孟效叔敖.猶足楚人敬.況公自有子.纘德宜爾令.不見提刑君.氣岸殊豪勁.
秋風鷹隼厲.豻獠裂梟獍.他日霜瀾平.勳業未可竟.一門周司徒.竹帛相輝映.

時苗留犢圖

君子中庸貴.不專行怪高.嘗讀稗官書.抵掌嗤時苗.生犢當去縣.還汝故主牢.得妾以其子.宜往何所留.
理在不可推.如瑟柱傳膠.畫師斷眞耳.意取譽貪饕.貌爲盈尺軸.丹青儷生綃.二十餘七人.姸醜象耆髦.
目旣殊盼睞.手亦異持操.或戴僮娃香.或捧卮罍醪.或擁板伏揖.或攜手逍遙.或結領竚慰.或左顧有求.
或岸巾爪額.或擎拱儼腰.或賞彈指嗟.或跛反扶號.或向緗黃列.致辭前不休.或含春風姿.鬢髮雲爲翹.
仍攜兩童女.芳年未薌芸.婆娑褷褵麻.倚中顏弗妖.或荷囊鞭犢.或弛擔挾鞘.可傷轅下犢.滿腹黃鐘東.
忍劉琚子愛.如彪念楊修.凡此舉隅耳.曲折態豈周.名不著爲誰.代可必前朝.位置內供奉.無乃王鑒輩.
憶與三害圖.高下不相超.所恨百里侯.骨相䎸常流.不見操介介.叅眸容昭昭.以是方古作.如武美箾韶.
余評法曹吏.功罪不少饒.時拾書記睡.僅赤追韓豪.已架屋下屋.他日從人嘲.

萑苻嘆

瀕江不可禾.庶惟蒹葦茁.青林無端倪.永與江水匹.由爲薪蒸恃.責以租賦出.國人誠貪夫.苞苴黃金溢.
暮夜鑽權倖.入牒妻子質.輸課或未償.沒之良不恤.他家豈辦爲.得者皆富室.秋風霜穀落.百穀時已實.
處處傭千夫.豚酒健刀銍.稇載向城市.官外私羨溢.遺滯狼藉陳.入者必見叱.或因取束蘊.隨以盜米律.
春風將新萌.翦伐未十七.下策付一炬.災火赤天日.坐覩煨燼空.不丐民貧疾.因推是爲心.可見無仁術.
周官行虞禁.爲法未爲密.亦已開市源.千年誰能窒.

舟中落梅

折梅天門山.含白未舒蕚.東風登艫去.一笑破孤酌.嗟汝如佳人.賦命所向薄.縱枝嫭青蘂.還持媚蓬籠.
方彝縮瓶甎.借潤江一勺.固泛水月奇.復避霜雪虐.曉芳惟衣襲.夜影燈與約.相攜千里行.十日春有腳.
開敷旣爛漫.理亦宜飄落.正愁鄰牆姝.橫玉裂纖綃.遙應故山樹.縞袂已寂寞.紛然委泥塵.無此藉茵幕.
卻有和羹須.旁求列巖壑.幸否相倚伏.世事安可度.益感先民言.貴賤隨所託.

書懷二首

南州仲冬月。天氣如春暄。旅貧無衣褐。差便卒歲溫。矧又稻麥價。倍蓰幾都門。不待付子錢。翠濤激盈罇。
瀏瀏水泮冰。舉網鱮鯉繁。蔬茹不鹽酢。旋擷青青園。謀腹易爲飽。足踐道義尊。地偏廊門外。時有駐高軒。
華簪惠秀句。欣賞難具言。已可慰離索。適我從弟冪。五馬近守裕。思往三日歡。考槃在嵩陸。吾獨無回轅。

魏生素狂士。濡首相詶賦。誓言遠絕之。趙生但見色。前陳君處世。饗勞已鷄肋。貧賤交態薄。獨我時在側。
既通知舊好。亦健文章力。衰顏借渥丹。愁壘助攻墨。論功猶小小。況有此大德。君看無何鄉。與彼華胥國。
百年忘彭夭。萬事齊失得。是邦去人間。奚翅路千億。非我導之往。君安有羽翼。不知何所負。而乃見猜惕。
君誠中道棄。豈無他人迹。聞之始自曲。前語吾其食。願終平生歡。相對怡朝夕。

送朱教授野翁赴都下

江東窮秋月。風露已淒清。候蟲息沸響。朔鴻喧哀鳴。壯哉騎人子。裹糧事北行。都門于茲時。飛雪九衢平。
市求一狐族。委擲黃金輕。廣文先冷官。未愁與寒爭。況恃身上衣。手線留縱橫。不須更挾纊。袖可春暉生。
但愁觀國光。牛後萃群英。長安足故舊。朱輪照華纓。寬才佐昭代。不遺一藝名。嚮彼求王人。路無棗逕城。
夙料身未至。萬劍有飛聲。藉此一簣基。旋觀臺九成。相攀或見間。爲言窮敝榜。晨夕兀間書。促促衡石程。
無庸移文至。始反北山耕。

題姚嗣輝南樸堂

彼檀有士性。生植惟鹹斥。纓纓干雲姿。才與樗散鄰。匠石過不睨。爆夫取蒸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
一別十畝陰。清溪幾春。華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譜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櫟櫪古白皁。木惡何關人。
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濩斷均。無以樸自期。上孤明堂晨。

送梁貢父尚書使安南詩 并引

貢父吏部。交予最密。以年偶先。嘗兄之。較其逸足絕塵。予甞瞠目乎後者。今使絕域。賦長韻以送之。

茫茫令皇輿。麗古疆理遍。漢海無洪波。喬嶽失絕巘。萬方爭率職。象胥不能件。如何南交宅。探貧走藩衍。
中途俄負固。至爾勞師遣。崛強尚與爭。爲議無已淺。聖量終含宏。恐彼宗祀殄。前迷許新之。未忍再禽獮。
親閱庭臣中。誰可銜命遣。曰汝吏書曹。是境嘗入踐。更往喻斯旨。首鼠疑必免。君聞拜奉詔。臣技等鷹犬。
惟所縱使之。綿力猶思勉。仍命百僚右。相率華飲餞。鞭馬辭神州。遺我乎漢沔。鼓棹壯予役。未暇兒女泫。
似聞陳王氏。學以究墳典。文物知慕華。舉俗已丕變。因失事大體。無媒自求譴。君至數利害。亹亹專對善。
正如洗疾人。發藥得和扁。必感丹扆衷。借來覲旒冕。白雉隨以入。黃屋亦膚卷。何減陸大中。儒生服鄒兗。
羅書入南越。坐屈尉佗辨。但之橐中裝。歸路千金斂。功成貌麟閣。竹帛日星顯。多少前使傳。垂頭視人靦。

雲東樓

君家雲東樓。未暢昔所題。間言雲之東。下有吾東溪。翩翩多諸賢。玉樂華箏齊。無因我其命。屢容躡丹梯。

于時十月半。風雨號淒淒。八荒同一雲。豈辨東所倪。平生未至地。意望濟念迷。但愛樓中兒。鴈序參差低。
大兒行酒觴。小兒盤果齋。婉孌膚玉雪。嬈嬈頭插犀。門楣已可占。奚由壓塗泥。且歡壺今夕。明日當分攜。
歸舟何所逐。泛泛並鳧鷖。雲東樓中林竹裏鶯獨啼。雲東樓下花。移芳滿城畦。兩皆思君物。凝望雲東棲。
每壯倚意氣。門馬豈滿蹊。顧我雲東詩。回首還雲西。

田氏樂門堂

憂樂惟聖人。萬古無少蔽。所樂乃樂天。所憂在憂世。不悖可並行。譬彼巫醫藝。巫云疾當死。無日中野瘞。
爲子猶拜醫。懇悃求投劑。巫者猶命言。醫則以義制。萬事天人離。路不相鑿枘。後人昧樂天。癡祀門永替。
投道良不可。忘君自爲計。一澮或庶幾。奔競差可厲。田侯非楚產。今卜宅三邀。良疇滿千歸。適阡禾稻翳。
考槃願止此。暇食誰之惠。豈惟憂世忘。其樂亦已細。南風隨華教。堂扁託書隸。已有雪崖筆。妍壯安敢儷。
翻思濮諸田。實出董葉裔。吾挑源鏡泗。循本皆同系。平生未識面。深言應速戾。要爲兄弟譬。慎莫輕裂背。
作詩至元年十月戊子識。

題肯齋覆瓿藁

至元戊子十月上澣。余暇若肯齋。偶見覆瓿藁。漫不知何人之詩。質諸寥卿。始得爲渠作。持下帙歸。再日反覆究觀。古意疏暢。洞達近體。清拔奇警。有作者風。實足起余爲次首章岳祠韻。以見推服之私。其詞曰。

將無張用道。六籍窮軻邱。矧於前人光。克對實無羞。清名海嶽著。廉潔冰霜侔。惜也蘊未伸。封猶千戶侯。
興移登石廩。萬象供冥搜。東睞扶桑波。北瞰洞庭流。一杯英皇弔。爲洗蒼梧愁。重華老南征。其故難詢諏。
復思靈均降。攝提貞孟陬。冥漠書咄咄。已矣賦休休。

至元辛卯。再過吳城。王祠師雲谷示東坡所藏石碧。留詩贈之。

料來四周星。銜爾變鬢綠。且矜氣彌厲。能新火餘屋。因知道氣深。畢竟當時屈。我髮已霜草。衰薄不禁沐。
豈但形容然。志亦忘石鐵。今年兩何甚。蹈滅冬未伏。白浪如銀山。行舟避陰麓。倚欄乘雲閣。聊以寫歸目。
非君誰能來。實此冰炭腹。

夕佳亭

甲午冬十月。洪都雨瀟瀟。三旬乃一霽。竊思忽若刪。驅馬柴君居。哭兀披布幮。炎州清霜晚。林葉恰半殷。
已有朱茶花。照耀菊斑斑。亭依湖東岸。坐對江西山。西山兩舍外。如立步軛間。鮮鮮沐溜餘。翠葉萬煙鬟。
夕陽借佳景。盡發天所慳。只知柴桑翁。芳躅人無攀。焉知此凝睇。亦與飛鳥還。主人退自公。時得發爾閒。
明朝別君去。依稀動心顏。

吳君澹軒以大德甲辰冬。自潭移錄道教於洪。示內相疏齋前爲潭憲日贈別之什。俾賦跋之。誤書

澹軒爲鶴臞。亦道流善詩者。遍之欲余改書。以無暇。并前書失之。而來求數數不置。爲別賦此。

詩傳石崖飛。繼作惟澹軒。嘗示余二藁。披閱再朝昏。盡卷長太息。遺語清而敦。豈於三百篇。口吟瓶水翻。

非然學猶龍寄身道紀聲理洞萬物母氣完中夜存所以養儒能由心微其原洪都一傾蓋以受儀茶溫
旋出疏齋叟湖東贈行言實唾楚臣拾結貽皆荃蓀既爲大夫譽月旦窮疵論因羨靈奇賦偏爾鍾斯門
閒閒隔神州聯璧羅弟昆何時聚伯仲貫如吹篪壎當今載賡響嘿吞無庸捫

題趙平江令淸溪

昔我行簡地生齒經戰伐蕭條煙火稀路籽豺虎窟是時霜天後黃葉隕林樾彌望皆靑山巖岫高兀兀
下有淸溪流未審何源發濺濺寒碧流爽欲徹毛骨朝澈巫峽雲夜泛峨眉月主人已避地何所猶奔突
安知卽今君膴仕方與越且恐淸溪名寂寂人不日身縱不果歸取名日表揭而我豈善文賦詩聊求謁
知君桑梓志未忘西車軏何時與聯章一弔故城闕遡防淸溪水獨喜存不沒但慮彼淪溺反不露華髮
開樽盤石上坐歡遺纓笏莫使猿鶴儔相嘲流塵韈

落照

落照在東壁倒影西墻紅我身恍自失如坐虹蜺中周誰爲此幻無乃由天公故出新巧奇欲試詩律工
彼哉誠警戲拙技恐易窮斯須忽變滅寥寥暝蒼穹

右丞索賦復有此作

南地秋冬際五月無雲陰上帝遺心膂用汝作傅霖新苗飽新澤布地勝布金吾民未乘高示爾風雲侵
世事祇如此憂樂長相尋皇天老眼在一如父母臨人心惟順受天意良自斟助爾耕墾力實我豐穰心
無非聖所試共戴對恩深

和瀛泉二首

老成稀何如月出數參爍一燦見典型誠想優孟謔三年東吳走歡望繼藻繹歸路鴈夫夫欲濯四鄰淪
餘事乃文字嘘劬如蘩藻愈出愈奇險詛安足縛又譏如千將脫韜爛霜鍔勿云乏鐘冰滅迹郢斤堊
閒渠爭何力砥柱斡不弱可方驥驊龍不下韓逐鍔儻儻離麗羿未酬寡哀酢由茲一醒飫嗟嗟居門蠋
自許宜何施麻幾晨門柝遂以安石鑿月旦無太鑿觀書千仞風巧弋避鳩繳何時鳴朝陽免聒僞鵲虐
壽人百年耳過眼奔電灼離聚眞搏沙易散劇飄藿相逢一觴詠豈不賢乎博由淵爾何人願學言志各
草木凡根荄托土乃依性獨暢茂調生無精地氣應懸蔓危檣上朽索以爲命靑靑雖弱質不挫霜雪勁
藝花況妍好敬陋桃李靚依依光風汎鹺鹺華月映香疑非人間恍若來空逈詩老杖其下淸芬涯汝競
兒女采自攀安辱寶斂並但愁姑射僊綽約玉顏頸一朝乘龍過袖去邈無迎我來邑邑山豪欲分廟令
必云付杯羹與鬼神所柄不如且止之俟旋滄江艇般勤先杯酒隨以奇貨聘歸訖不城人管且化工盛

楊補之墨梅 廣原浩寶藏

古之賢達士名托技以傳由來舍桌人不及緣楮年雖求異世知存一遺百千偉也淸富君綠髮金印懸
脫落貴介習博雅嗜奇偏鉅唐鄭侯架寶省滄江船墨梅取无咎軸首殊厭塡使有透絹詩詎讓花光前
虛堂淸風夕斂襟泛爐煙對此冰雪姿若失炎燠然令人起幽思杖履西湖泉

武昌寄劉時中

思君誦君詩實於對君顏昔也坐我側守口如閉關今茲盲盡懷翻宜隔湖山文章靈奇氣賦與天所慳
古人遊已遠古風力孤攀及肩曹劉塵窺與長信班不取爲貧仕傷和實淸潛仲尼且委吏重耳嘗險艱
丈夫無不爲大詔況能攀入手無脹窮安識邑容彎歸來弄絲綸九霄鳴佩環挾是文武資未憂身惘寰
大路橫于前誰不收裹還暇章因南鴻滅影秋色間轉令感白髮縈思無由刪

過開先寺

天人喜遊戲試劍當層巒截路萬丈崖瀉出千丈湍隱如白蟲孫蟠此靑瑣玕仰睇轉飛動有物相控摶
散空摩尼珠受以頗黎盤龍公日夜汲暘旱不敢乾稿足供驅人萬古詭異觀我來過中歲素髮紛垂冠
窮源歷絕巘自憚身不完但能至其麓蒼翠松鬱蟠寄與萬上人悄然坐蒼巒攜杯吸餘液已足當朝餐
明發入黃塵復爾俗務干未期江山會石城淸夢寒

過大孤山

左山如騰龍右山如伏龜約束彭蠡湖秋夏徬泛濫我行正窮臘寒浪殊未歛危檣蕭帆舞日出風力漸
大孤水中央千尺入蒼嵐何人插雲根上刃餘折劍留示爾後人萬古斷靈驗至今餘鍔赤猶帶膏血染
昔嘗南北裂夢寐嘗在念一朝獲身歷償盡平生欠山靈必知詩投畀未爲僭

小孤山

彭蠡擁千山布陣如劉沛小孤乃窮羽獨戰氣彌倍翻頭僕命之砥柱非其對層巓廖嘯穹雲木擁旆旆
大江中貫流萬頃納一嘬東瀉供潮汐日夜至一再去帆天馬奔回首蒼靄外已歛風濤還進尺亦尋退
不及臨嘈阮一覽淮甸駭

牧庵集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

題甘河遇仙宮 并引

李天樂眞人。自余去年客秦日。求賦甘河遇仙宮。其地蓋重陽與君過異人酌甘水爲酒相酢之所由。是名甘。而不知甘卽夏帝啟與有扈戰此。今其縣猶曰鄠。其名舊矣。天樂託石子玉達其弟子自秦入鄴。千里求詩。爲之詠此。鄠卽古扈字也。

終南下。甘河水。我家甁甕作泉比。如何仙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醪醨。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絶幾千里。餘波閼此黃金蓮。河之源委且不見。昧更幽夢人豈辨。詩翁乘雲能再來。醉揮餘盃須一吮。

題西鄰王景韓茅亭次韻

翺陽洞深幾尋丈。欠身擧手已捫上。誰識中有盤谷客。蹴陟不聞時得爽。夸夫鐵甲薄于顋。有手不解持甕盃。時許雪膽穿幽屐。踏破瓊瑤來看梅。人家買宅得鄰幾。舊東避世巢安比。可憐過愛辭後喜。未見來禽與靑李。綃襪洞遠如隔波。茅亭別構高容駝。兩僮日閙語音熟。呼門不復相誰何。

題張肯齋所藏雙鶴圖

日躔鶉首在未未午爲鶉火巳鶉尾。十有二次分四方。彼鶉居南獨三次。是鳥尾短不覆髀。翼花斑斑鮮鶉如首雖善鬪易馴狎。握粟巳逐兒童呼。豈無鷙鳳爲月紀。未必星翁曉何以。寫生亦筆爾雅徒。耗墨晴窗費縑紙。天塹江北網如雲。車馬轢充鼎俎珍。今日此邦惟孕汝。畫師應不是羈人。

謝馬希聲處饋香鼎

吳侯建盤倖紫纖。表裏貌毫疊鋪雪。每慙射日動精采。倒景過目睛電掣。人云夷茗何足道。黃金百鍊終不裂。悳然持餉耽詩兒。供啜幽齋眞一絶。馬家處鼎同青瑤。左右梁耳圓紫綱。預憂凝塵助腕滑。失墜脫腕春冰抛我罌。焚香倒其物丹砂九轉疑可燒。何當去求蕃賓史。取並清玩誰相高。盛名不俟隨所欲。籌飾僮訾笑偃伏。白頭主人好惡異。乃寶瓦礫賤金玉。前年蕃林辭千鍾。今乃貪此叠一匊。但知焚香煮茗趣。亦念幾僮般當腹。先生一笑呼來前。吾意汝豈知其然。出門仕徑方爾牽。躅在陰中爲逆旋。人來正可飮醇酒。孔方交絶今幾年。聊將二物代鮑饋。試問孰與空歸賢。適有江西麥光紙。一揮新詩三百字。爲余走送藝聖軒。足與巢僊作周施。

趙溫甫自汴託人求詩

傳君家今汴水在。博雅外無他嗜愛。牙籤架插鄴侯書。玉軸璧藏永存畫。伊人何狀不及知。與世異尙有此奇。楮縑且置況森鼎。物溪一室應累累。我於朽鈍如二豎。百藥膏肓攻不去。劇奇拂紫可療饑。每被人嘲友麋狐。白頭留滯剛南村。悵鬱襟期無與論。天塞塵生碧水硯。日暮雪落蒼山尊。幾時月明虹貫夜。相遭傾橫千金價。定將餘有易所無。莫畏先聲避三舍。

爰居堂牡丹

宣相家牡丹雖多。然止三種。玉板白葉底紫淺紅。惟二十一日最妍盛。邵子所謂看花須及未開時。今已凋落矣。錄呈時中。

繫帆畫室遊長沙。假館適許鄰宣衙。千紅萬紫紛爛漫。獨餘牡丹纔萌芽。苦遭淹旬風雨惡。手自插架扶橫斜。天香國豔付寂寞。巳分抱恨歸舟槎。今晨青陽劇妍暖。一日開盡三闌花。左闌後闌關鉛華。綽約仙臉粲朝霞。寬跌單萼異肥膚。玉環飛燕無敢瑕。西闌兩株玉板白。號稱色差脂粉加。中聚昭容垂紫袖。朝儀雙引肩相差。非緣門前行馬設。巳有遊女塡闉闍。我昔綠髮江浦涯。繡鞯慣逐還香車。老來自信此夢絶。何意猶昧東皇奢。夜闌乘燭濟味薄。書蝸尙畏啼棲鴉。學詩未知正而葩。學書劣能縮秋蛇。酬春鳥可不一醉。二豪笑口人難遮。明朝芳蹊縱百繞。彩雲飛墜何及嗟。坐無徐黃寫生手。不拂東絹圖還家。

大農捄樂子英求詩

吾友秋澗儂高廬。詩稱子英發藪塗。履霜兩種草已宿。顏色不少平生殊。先馺歸元如生面。處父死敵國埸粲。懿德參乎啓手足。淵冰嬰見兢兢戰卒。絶鑒盈遙遙孫。傳芳嗇居終戀門。尙期千古骨不腐。血肉未敗何須論。三君將成孝子志。肯借毛穎傳其事。泉臺長臥誠有知。洛酬雄篇凜生意。

張肯齋蠟梅爲黃雀啄食。余家牡丹芽爲猪雞所齧。

趙家堂前蠟梅樹。叢枝已綴薔薇露。醉歸紅袖折簪帽。似與華髮嚴遲暮。遙應此日開更妍。萬斛淸香撲軒戶。如何背齋茅簷角。寂寞春風殊未覺。君云落英地如蟻。欲破已爲黃雀啄。可憐終是主人仁。不把金丸散飛雹。我庭秋培牡丹芽。屢濯期以開歲花。曾罹一霣霜雪。忽遭雞狢驚塵沙。翠枝紫蕊瀉無有。枯株齊試快莫耶。翰音無知無可訴。汝口平日羞牛後。豈無叢士振蚤蟲。非有芻粟充饑腹。投畀澇火諒不難。饒功姑以能鳴宥。梅花啄殘開疏遲。牡丹今同抱蔓歸。靜求二蟲相惱故。無乃冥有敎使之。坐因吾儕對花飮。歌舞不避傍人嗤。不如無花無酒過。嘲虐狂詩爲誰作。果如造物意在爾。玉汝於成德幾大。分墨應邊老氏箴。只取二蟲圖畫坐。

次齋彥提刑和余背齋蠟梅詩韻

聞醉湘中巖桂樹。畫載凝香正風露。此時淸趣肝膈橫。遙應半歲猶朝暮。移節南陽但茅屋。低雜邑人三百戶。冠雖觸邪心麟角。公論非我出先覺。化行仁厚到生蟲。蟻之未忍那背啄。定國治獄民不冤。安有六月飛霜雹。蓁蓁碧草春風芽。相逢官路黃柳花。積衣驟馬未出宿。先聲已過河千沙。東西百里不易見。況使南北千里耶。又聞不避南陽謗。宵衾蠹寔無一後。已遣魚軒遝潞水。世兒畫癭生胝。久知是邦多此疾。寶如元凱終不宥。塞我白頭學詩遲。少謾不作誰與歸。俾來一月再惠寄。無乃有意幸敎之。我雖不作能知詩。評君一藉君莫嗤。古人復生不是過。百泉梅花更奇作。篇終用筆意精緊。餘子工夫無許大。東鄰軒事有背齋。併取歸家玩行坐。

招賀父探梅

去年南陽雪積丈。苦寒更在燕山上。荒園梧樹舊冬青。一夜生意隨凋喪。今年半冬汗洩頸。馬蹄誰是散銀盃。癡陽驚感蟲出蟄。到處盡芳年後梅。城中知春能有幾。千樹西園雪卷比。不須乘雲過玉川。但看明月輝桃李。頗公伏蠶新金波。我烹封肇如稚駝。相攜吾黨二三子。白頭一醉君如何。

次探梅韻

昨日。余僭先歸。賀父與史鄂州令歧歌飮。至城次韻。

山頭落日高三丈。我醉思歸馬先上。來及城門市已燈。纔下雕鞍路迷喪。行人笑指髀屬頸。不見使君荒郊盃。百步一止歌吹發。清切驚落千林梅。是邦能詩輪指幾。橫槊吾猶鷄健比。夜深卻怕醉尉逢。不識將軍廂西李。近聞北涉漢江波。千鏹羅穀載一駝。吾儕寄公不喜樂。其如負此時平阿。

楊丞彥先見和復次韻二首

甕兵屢長不及丈。善用遺在盛弧上。惟君詩筆可配之。未借於今士風喪。無鷄如花越女頸。人云無此不持盃。解組歸來臥衡宇。寂寞巡簷空嗅梅。出門數段朋儕幾。我策羸頑時竊比。不續吳會友森揚。且玩奇石徵牛李。一日不見古井波。相逢莫話囊鍋靴。白沙翠竹江路好。蒼生安石如卿何。

直饒白髮三千丈。猶賴巾冠囊在上。纔齒衆中人不啗。年少風流氣先喪。最恨白髮蕭顏頸。氋氉未飮先乘盃。顏壯自羞追勝集。不是有詩羹負梅。兩疏黃金在餘幾。入手把玩春冰比。莫從車上貢餘桃。分棗路

傍齋苦李。萊田茅屋臨湍波。持家惟有書數駝。欲敎兒癡未解讀。及此正可遊無何。

八景樓

公乎何年謝釣軸。結樓臨此湘一曲。太行山色高入簷。千里空青照沙麓。胡爲捨之不命駕。無乃風土西南熱。丹梯不構三丈旗。已使元龍臥牀足。世誇八景何足道。自有萬象供遊矚。因之不遣別墅名。可見靈臺不違俗。樓中儲書三萬卷。時與多聞來勸讀。每讀北海空樽酎。差比東山廢絲竹。卻思十年帥邕管。日夜不解衣三屬。至今起跪必依人。半是左江炎瘴毒。幾時被圍數包貢。倘恨未縛交州牧。區區與公晚傾蓋。握手論心如昔夙。歸檣相就須屢別。齋滑憐儂畫三宿。其會處陰影可休。安坐晚食館肉。九重方務老成人。會見鳳書來起復。

江激漁舟圖

漁人無田鉤爲耒。生長水中安於水。解維一葉信所如。朝發荊江暮沅澧。蘆花梁筍潤晉衆。謀食日縱獲餘。無產可乏佐軍策。作備什伍官征租。年年冬月寒潭碧。鳴櫓驚起蛟龍蟄。縱橫沈網深倒泥。鼓鬣潛逃萬無一。小魚大魚盈千觔。刀腸斧首砧脂膏。然薪夜照作臘腊。百步未至聞腥臊。趨商巴賈持阿堵。接續連檣爭售取。首腸不棄亦酢糟。豈惜毫分命如縷。杜陵實獲我心人。解道困魚魚有神。縣官丁役連四海。計口算賦何貧問。誰耆此非無意。尺楮無窮惟有朝。前年下詔蠲此租。咸若君恩本天地。

留別奉御李侯

李侯吾取何所似。麒驥絕塵日千里。人生一朝天地間。凡屬焉能託生死。觀其平時善赴義。渴饑出門常倜儻。千金傾棄報一餐。片言杯酒忘百恥。靈臺雖負構水鏡。月旦絕口不減否。果如形勢心所非。避嫌教贓無一唯。族出貴挾北方強。是性受得由母氏。乃知衆善出天賦。齊變而魯非學使。披璧已云曠代珍。小小瑕疵何足指。適吾有寬吳會興。握手不謂還南紀。鸚鵡洲邊月再登。朝出暮歸同曹簫。日復一日無怠色。骨肉未必眞能爾。古人亦貴意氣豁。論交何必同鋼止。況今卜居尙悠悠。白髮相捨離鄕里。非求漢陽卽漢陰。斯嘗或食如江水。

淸明日陪詩僧悟禪山登露泉寺詩

抵掌女媧煉功捐。鍊石力盡還實天。怒飛十有八萬里。擲陷郢蠡三重淵。藏山於壑借所力。愚公欲移重冥屑。州民嚴肅恆山路。漫向韓史求何年。安知自爾牛斗躔。天穴上當匡廬前。銀河一決不復塞。至今飛流掛長川。我來正逢槐火節。磯碰蟹鰲東吳船。相攜詩僧上佛閣。箕踞對酒談其然。塞聞吾擄若自失。子辯乃出經術前。何書太古何所得。爲言爲有先生傳。

檣烏

吳城山頭尾畢逋。飛來行舟檣上呼。舟中主人適中飮。委肉投飯供朝晡。云是巡湖王使者。從卜禍福知前途。家人化之亦信向。恐我偶忘或觸辜。絕嫌魚網戒張設。見彈必毀仍囊弧。因思神林烏亦黠。恬勢不必專城狐。

過龍興昌邑山望湖亭

去年憶登望湖亭。驚雲凝空雨雪零。撫碑三復石碧記。賜覩欲藉王威靈。嗣兮老人曰嘗有。煙塵失自兵初經。南昌歸來舟復停。亭邊楊柳春風青。績思會稽探禹穴。湖海濤瀾遼東溟。牽牲檮酒來炷馨。再拜卜吉王之庭。洋洋在上孰敢侮。正晝白日飛雷霆。廟中道流師雲谷。顏色憔悴如獨醒。章然一物置我所。五采十襲再緘扃。鑿鎔鐵脊操有半。鋒刃鐵若新發硎。一砭疑爲扁鵲石。三嘆尙帶陳隼腥。楛弩矢人與羽曾。關弓試繳鴻溟溟。重爲雲谷語丁寧。莫輕新識君其聽。平生記古此第一。過目暫忘心已銘。商彝周鼎猶後出。逆推已有三千齡。百年天闕孰曰壽。嗟我與子其秋螢。

牧庵集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旱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謗因讒惡。貪權失丐閑。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慚顏。

興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處病偏逢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祇覺白頭新。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蒂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農夫可惋傷。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葭蒙露白。橿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七言律詩

大都寄盧處道

家弟去冬溫室見。玉音問汝死耶非。因知洛下思常切。雖樂江南告已違。一旦去妻鄉舍棄。三年遊子漂

湯衣。無尊君父無義母。有底牽留未肯歸。

元日

昨夜中星仰看昏。攝提鶩轉帝車轅。三千單紛苦寒盡。五十二年今日元。與宴記羣魚在藻。退歸甘免鶴乘軒。膝當木榻穿皆穴。髮比霜蓬不斷根。

四年甲午。再過龍興。訪雲谷玩石碧留一月而還贈之。

石碧射隼中應變。一集陳庭一此鄉。楛笴久隨毛血化。石稜猶作劍鋒剛。知音道遠逢披老。得寶神陰相豫章。嗣兮收藏要知法。留看垂矢在東房。

感白髮

霜髮休輕比素絲。素絲經染一爲緇。參同知白寧歸是。始終守黑更無移。不似鬢毛雖上色。百方無有再元時。點檢形骸無一可。醒尋泉石醉吟詩。

寄題陳肩夔兄弟蓼草堂

謝池草句本無奇。千古流傳五字詩。祇是可人醒枕席。許多生意在墻籬。信渠風雨聯眠處。快甚江山得句時。顧我此懷今已矣。羨君兄弟鬱霜髭。

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齋。取趙清獻夜則以日所爲告之天也。是宜也。蓋清獻初仕云。

盡將心事寫成碑。大要操修在不欺。此一瓣香前聲似。只三個字老天知。素瓶貯豆應先滿。匹馬書琴料

自隨。吾榜得人今又甚。會排介甫黜升之。

道中即事十九首

半生奔走路塵紅。老合投閑向此中。炙背可親冬日曳。脅肩休笑夏畦翁。剪除梧檟皆黃葉。別院橙相尙綠叢。榮悴不齊雖使爾。欲將斯理問高空。

點檢荒園新植物。長身君子不居中。花惟名牡堪爲牝。竹既曰孫元有翁。九月未霜先挺蕩。幾時因雨試移叢。欲爲奇品少遮日。早願新梢高拂空。

聞人踏路俗能容。肯賣區區遣法中。泥酒有時遭郡守。借書嘗夜過鄰翁。江瑰蕩子李同味。玉樹蒹葭何敢叢。交比盧仝儘平易。猶騎驢脚上盧空。

月出瀼瀼秋露濃。舉頭天運定方中。休官止酒愛陶令。對客賦詩輸杜翁。燈盡不挑垂暗燼。葉聲閒聽墜梧叢。馳心羿彀誠餘事。度日悠悠遠勝空。

買犢賣刀方課僮。剝耕來此近鹽中。蘿堤種置木龍子。穫稻已輸秩馬翁。林遠薪蒸難似桂。庭荒蓬藋茂如叢。金穰已應田家卜。倉粟甁知不告空。

人家山郭蕭條裏。客子秋光荏苒中。川逝無情將老汝。士非何物不悲翁。雁書終日度遙漢。螢火經霜生腐叢。只有文章能作祟。一時扶送若爲空。

富貴貧賤變態一。何人耐久伴閑中。書叢插架儘良友。筆老免冠眞秃翁。睡起歸魚沿敗楮。吟來蚯蚓發

新叢.忘君畝畝吾何敢.正賀三邊候雞空.
却比周郎似不譬.回頭曲誤妓閣中.樽前客豈可無我.詩與人多弃自翁.落落旣爲喬木世.翹翹宜拔錯
薪叢.或云尙續樊川叟.末要風流掃地空.
俗自窮余余不窮.無羞俯仰兩間中.叩門聾僕強迎客.索飯嬌兒能叫翁.葦縱難浮身一粟.蓬飛未甚鬢
雙叢.爾來每爲家人笑.責著哦詩夢亦空.
往古來今無限士.何人不在好名中.鹽橹牛飲笑聾叟.絕筆漁歌奇放翁.闕內舊詩傳菊掃.禮聞新事縛
書叢.至將大衍供除掃.烹鶴燒琴不是空.
衞生道至東坡備.坐驗朝昏視息中.解使水男親火女.卽爲木母嫁金翁.聖人愛嗇文多祕.方士支離語
漫叢.只壽百年身健死.不須白日上凌空.
年少諸賢莫笑儂.人逾五十日過中.白頭特未到君耳.造化豈私令我翁.南國香橙難似橘.西川慈竹本
名叢.世閒貴耳多如此.碗碣孤懷正要空.
僻性知難與俗同.齊交新識往還中.嫌爲厚貌直關相.愛不機心抱甕翁.颺颭躍林肩五枝.橘奴輸絹止
三叢.遙應世母神州說.孤娃生涯尙磬空.
時才位地難齊同.過猶不及非是中.與人漱石借辯士.爲子移山眞拙翁.鵬翮溟渤扶搖水.鷃搶榆枋樸
樕叢.萬物自人惟自我.爲君高視九圍空.
憂國惟求一歲豐.商歌遙夜幾時中.長懸藭木古來主.欲獻食芹何處翁.康應蒼麟雞一角.瑞時朱草必
孤叢.傷心千載懷沙賦.日月何嘗不在空.
老困撥書非自慵.徒令憂毒塞胸中.費桃一日殺三士.剖橘何時見四翁.單極綆多能斷幹.千章木稱巳
超叢.子魚未是忘筌者.回首遼東半席空.
無補明時出處同.一毛得失九牛中.雲山不是世爭物.田舍正宜吾作翁.文武網津牛馬走.才難入網鳳
麟叢.燈前百萬呼盧擲.未問家儲甔石空.
馴馬難追言數窮.猶龍自守不如中.口知余媿三緘士.臂亦難爲九折翁.流水必趨惟下地.狂風多折最
高叢.若人有閒安身策.拙學區區過此空.
未會齒豁與頭童.年少應無日再中.四海固多知己士.一門惟失奪兒翁.蕭蕭霜葉紛辭樹.粒粒燈花細
娑叢.遙夜誰家發砧杵.月明如玦半橫空.

次曹訓導韻

詩筆高冠無此流.雄音壯節得前修.淸明雨過桃花浪.上巳風連桑落洲.江路帆檣容少住.鐘山杖履遂
奇遊.獨來乘與渊還去.千古何人識子猷.此詩石刻在今湖口縣學.叙云.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姚燧以青龍辛卯春三月四日由來縣學.晤曹君.適無一人知者.偶縣教諭曹君錄余詩爲和之.所謂鐘山.蓋石鐘山也.

挽王敬夫憲僉

紫輝孤兒拜曆前.令人末問已淒然.同官南郡纔三日.隔世東州忽一年.夜月誰家虛燕席.春風客路負
雞綿.玉碑老子埋銘在.潛德何憂世不傳.

別閻劉之間.邀繼同府倅余叔器田別乘願卿姬府教伯陽.以癸巳九日飮郢判席上書懷.

去歲君山孤櫂遠.如今壺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日.何地青山黃菊秋.客氣已爲强弩末.官情空繞大
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劉時中反和杜紫微韻贈李若水 幷序

至大始元二月.舟過高郵.有李若水者.爲屋數百楹以祠東嶽.自號睡著.余竊笑之.豈是舉皆
夢中爲耶.因其求詩.取水驛艤閒士子劉時中反和杜紫微齊山登高韻以贈.其人幼年自閹云.

何事仙人亦蟲衣.蒙茸如裘曬朱暉.潔身自說年華盛.睡面誰傳夜氣歸.能爾用師三畫返.不知去俗幾
塵微.睡鄕外務何曾著.常恐金烏出海飛.

次時中留別反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誰卻昔陽暉.不知次日公車召.又俟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點溝.麥苗還喜雨
霏微.分擕江上休回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次時中叠錯和前韻留別.且勉其進德無怠二首.

嗁鵑休訴不如歸.我亦從來賦式微.竹塢且宜鳩杖立.柴門不謂鶴書飛.舟行遠後忘經驛.酒禁嚴來往
典衣.爲問石城鷗與鷺.幾時相對弄晴暉.
多君間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肆躋終獨步.自前驚鳥不羣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尙
朧衣.安得雪坡同給札.不妨苜蓿對朝暉.

次劉時中和唐杜牧之齊山詩韻

有足斯奔有翼飛.靜常觀物入希微.名慚窺管文章稱.迹喜收身劍履歸.影與金樽邀夜月.夢無玉斧照
晨暉.白頭坐取移文誚.又爲前生一個衣.

次韻時中再和偷呂正字登淮安城樓

久知我服笑儒衣.緣負晴窗惜寸暉.上馬人扶甘伏老.異家旅食亦安歸.嗟君無事乘淸興.尙友新詩和
紫微.相勉殷勤舂鮮翼.會能川泳與雲飛.

喜雪賦句寄子英提擧

天上雲紋漾水波.人閒山色映兜羅.東風晝日楊花落.南畝今年楚澤多.稼穡生成知帝力.昇平消息聽
民歌.漢家始建營田計.未厭牙籤沒馬過.

七言絕句

賞花吟十首

常歲花開必禁煙.今年開在禁煙前.坐令姚魏皆牛後.但媚殘春穀雨天.
書並牡丹爲妬婦.一枝惟許一花開.從今記取花前飲.莫遣猶持滕爵來.
陰翕陽施草木知.牡丹烘日已離披.明晨浥露還收合.恰比芳苞欲吐時.
少年騎馬織春遊.紫禁名園訪欲周.今日病中扶杖看.白頭先已爲花羞.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卻謝病歸催不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手栽修竹直檀欒.十畝清陰六月寒.西掖歸來但篁篠.彼人皆斫上林竿.
酴醾寶相海金沙.條蔓盤離四面花.莫遣詩人例窮苦.繡屏圍坐是誰家.
大蓋清油一丈陰.未須持入海棠林.好乘麗日光風看.猶勝銀釭照夜深.
佛桑豔豔欲燒空.猶愧山茶鶴頂紅.更是蜚他凡卉異.謝時連蒂綴東風.
東風試手送韶華.落盡梅花落杏花.留得西園桃李在.何能十日媚山家.

張總管清富軒

米船明月白虹光.未半王詵寶繪堂.今日又添清富出.兩家遺物滿筐箱.

許道寧幽人曳杖圖

噴壑飛流雷怒鳴.切雲老幹凜將傾.深山窟宅皆豺虎.說與幽人莫獨行.

題米元暉楚岫蒸雲圖

得法君家海嶽翁.青林翠岫白雲中.夜窗不是瀟湘雨.定有當時月貫虹.

聵耳

曲音小誤已回頭.得此人生莫過求.堪笑般君太聰聽.卻妨聞蟻鬬如牛.

節婦蒙氏卷三首

死別哀思盡有期.最無窮已是生離.如今從箇同州吏.誰肯分攜襁負兒.
今年西北靜氛埃.前日跳梁款附來.早晚君王罷邊戍.良人應遂踐更迴.
能爲聖代立綱常.何獨當門燦有光.太史諸人爭淬筆.流芳直與漆沮長.

張仲牧牛圖

牛力農家惜百金.畫師眞得老農心.釋耕不忍遽騎去.乍可牽牛步遠林.

王氏祖塋詩卷

蘋藻蘩潭墓田時.太息師垣尚未碑.從此南歸得終願.衞人應有賦蝤蠐.

題孫大方異人秋聲軒五首

聽竹蕭蕭夜撼風.秋聲何處不相同.卻休八表神遊客.認作匡山紫極宮.
醉翁詩法似長庚.序集東坡有此評.不和蕭蕭動聽竹.卻從庭樹賦秋聲.
畫竹今推兩李魁.魚陵鵝絹訴爲災.試披風葉霜枝看.似覺秋聲入耳來.

晉賢長歎只孫登.君是苗遺必也能.肯將秋聲成一笑.攬衣燒酒對宵興.
心許神交豹服流.讀書惟此一天游.幾時卻向秋聲夜.醉臥朝元百尺樓.

黃華墨竹

湖州再變到黃華.兩竹離披自一家.萬斛顛風雜旗腳.軍民吹屈最高牙.

欒山卷

老思吟詠恐傷神.多少求題委案塵.展卷欒山殊畫作.自緣身是愛山人.

巫山圖

神女行雲安在哉.當年魂夢費闌臺.絕憐更有杜陵叟.尚想空山幽佩哀.

題步隴牽瓜圖二首

從來遺屈不伸身.特傳吾儕笑史臣.簞食豆羹情最見.征羌還卻書觀人.
世有淳于定例冠.祝田求狹責奢難.若從今日論瓜直.未必偷渠飯一盤.

題骨子耘瓜圖

摘斷瓜根罪甚微.未消狂暫寄餘威.鳴琴不怒參眞孝.尚學凡箏鼓瑟希.

書琴工蕭古音卷後

陋道爲琴獨苦心.新聲能發古時音.百年卻視今爲昔.不說雷琴說萬琴.

寄耕鋤隱者倪元鎮

谷口青松夾徑生.鶴巢松頂雪初晴.此時知有經鋤者.獨抱長鑱嶺上行.

檢校傅伯習求挽其父憲使五首

憲節巋巋擇術持.歸與多少引舟旗.東甌除卻令尹祝.別道誰家有立祠.
公雖歸葬汝陽莊.留得閩中像在堂.好記傳言看他日.遺苗總有祝爲鄉.
鳩舌將何識奉常.蒞丹樁槳與蕭黃.蓬萊日落天風急.營魄時應一望洋.
纍帙白箱先在吟.鏗然一字敵南金.向人求請尤無巳.足見終天孝子心.
知生知死弔傷俱.紀德於詩事不迂.我備知生不知死.弔章魚目混驪珠.

三老圖三首

宋人金季反兵時.徒遣荊州往乞師.攜劍歸來天步艱.無因死病誤良醫.
從夙封龍十頃雲.閩中肆外溢爲文.若非用事多拼比.黨錮諸公不足羣.
勃谿姑婦入龍庭.得意攜毫舊館亭.向使遺文盡收此.後生尊作吐辭經.

陳崇心題

君近昌江山已深.更依天岳最高岑.月明深夜攜琴鼓.惟有白雲知汝心.

挽吳南參政張顯卿四首 其祠在豐龍山

謹昔新知紫鳳山正當持節日南還曾談不足能尊對不得深輸九虎關
萬里橋西遠寄詩但知相見可重期如今纔閱傷垂老卻是幽冥永訣辭
自非威信結夷蠻祠廟誰修舞雩閒從此病萎具牲酒不來徼福碧雞山
人臣用世孰無能由子非才不見稱觀此移忠與純孝是家台席有重登

趙信庵墨梅

廣平援筆賦梅時鐵石心腸吐媚辭千載信庵消此恨卻將鐵石作梅枝

楊補之墨梅

枯枿殘枝三數花似臨清淺照橫斜草元善學營邱筆水木蒼行自一家

題剡溪回舟圖

戴逵失策遣人衰雖也元無往不來明日相過莫相見扁舟卻與到門迴

牧庵集卷三十五

詩餘

浣溪沙

舟中紀事

白髮年來自笑余孔方從有絕交書陂塘多病轉生疏　兩岸行人爭抵掌誰家舟上載驢與江南休問看山無

菩薩蠻

皇慶癸丑春賞花詞

兩閒日月同修久算來無比東君壽一歲一歸來光風吹九垓　花枝依舊好只自傷垂老七十六年人見花能幾春

中秋雨

素娥曾把詩人調衰顏不直圓蟾照特地變雲陰江城三日霖　今宵佳節過天上冰輪破積卻放餘暉要看清興違

清平樂

失題二首

水仙裝束風致清逾淑春苑枝頭添萼綠要與梅花伸叔　生紅從此羞顏甘同桃李漫山不是冥鴻過盡情教衙子荊蠻

菲菲香雪更照容容月管被司花嫌太潔故遣啼鵑濺血　方舒笑臉迎丹兩聲深院瑤瑤有底春愁未訴向人紅淚闌干

聞雁

春方北度又送秋南去萬里長空風雨路誰汝冥鴻知處　朝朝舊所窺魚由巢水宿林居爲問江湖苦樂汝於白鷺何如

大德改元之明年歲在戊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宣撫蘆堂惠飲怪坐客無吾肯齋感云逃生朝矣即席賦清平樂以壽之

南陽昔隱此日懸弧記不料長沙今款避紅袖青衫貪醉　橫欄直檻西東飄殘萬紫千紅不是臨臨噴響爭些閒殺春風

浪淘沙

爲柴氏題

河水發崑崙浩浩泉源餘波九里潤猶存若問是家誰肯出顯德諸孫　今日在清門玉季金昆能時夏清與汶渾直得鑾坡儲一字華袞休論

競渡

楚俗至今朝服艾登臨喧江鐃鼓節蘭橈士女踏歌巫覡舞魚腹魂招　去古既云遙靉靆賢害消修名立與日昭昭兔向重華親褓處來直皋陶

余年七十洪山傳相過言別公十餘年面頰紅潤益加於昔有道然耶因爲一莞賦此遺之

七十鬢雙蓬已分衰翁煩君休書而如童只此正爲吾老驗物理曾窮　天地一微躬草木還同桃花知也笑春風及到離披將謝日顏色逾紅

大德丙午端月十四日立春巧連燈夕求西野濟齋月潤同賦

春燕玉釵麗又試初燈天公節序巧相仍纖手青絲盤出看寶焰層層　凜絕七牛繩已送嚴凝牙旗鐵馬響春冰六十九年余治學老病肯興

送賈廉奉仲章歸覲宣撫

明月萬家砧蟋蟀哀音何人不起故園心一晌更難留斷袖緩觀雲林　回首玉堂深誰紵綸音都門無酒與君斟只賦新招當贈別如玉如金

贈重陽叔

初度菊花秋稻水痕收可知不肯離荊州元就龍山風力軟破帽颼颼　今夕定開舟漲水磯頭淵明解

印去來休。夢繞橘齋新草閣，閒憶扳輕籃。

鷓鴣天

遐觀堂春飲

譙道變龍不致君。白頭離亂不曾閑。三秦碧樹生春色，千里青山入暮雲。　何事業，底功勳。百年五十已中分。從今萬八千場醉，莫酹劉伶荷鍤墳。

虞美人

牧庵郎事爲李元素作

竹風吹落疏疏雨。杭扇收殘暑。小軒墓地細香來。莫是鄰家，早有木犀開。　玉環穿耳誰家女，自獻歌金縷。新聲和徹紫檀槽。袖出烏絲，纔就要揮毫。

玉梳贈內子

相輝瑜珥瑤釵鳳。寶翼蜻蜓動。新妝又得水蒼梳。人道秋風，何物不蘧篨。　人無玉貌容何害。玉德斯堪愛。尚嘶猶未十分全。聽取明年，環佩更璆然。

減字木蘭花

劉子善得常德壽梅圖，持歸鎮江，壽其父梅軒。

壽梅紙本。傳常武。壽梅軒歸北固。愛梅無有似君貪，東極吳中西盡楚。　黃昏深淺孤山路。能對春風旬日許。不如滿歲畫中看，冷蘂疏枝常照戶。

南鄉子

遊洪山寺

良月大洪山。楓葉青青柏葉般。一樹桃花修竹裏，天慳。邇見春風一處閒。　爭挽插雲鬟。日暮金鞍未擬還。偏與歌姝相映照，朱顏。應笑詩人兩鬢斑。

次韻雪崖韻二首

荊意品皆加。幾罷還除世共嗟。恨殺峴山山下路，梅花。誰醉雙瓶玉照沙。　涂水聽宜麻。行歸陽春起未涯。君去莫嗟風土異，堪誇。君祖鄉鄰我祖家。

日覺霜加。欲對清樽戀物華。離別紛紛長眩眼，生花。易散難搏掌上沙。　蓬意不依麻。未必移居漢水涯。前日曾於遺集序，嘆誇。素館清風有幾家。

小重山

與女歸寧還襄陽

江淸蒹葭白露晞。雲閒渾未有，雁鴻飛。人情難在別庭闈。攜諸幼，孤艇溯流歸。　七十古來稀。乃爲筋力尙未衰微。峴山不是遠相逢。幾能往，淸淚莫沾衣。

風雨折枝詞

早是淸明應候風。勢如滄海浪掀空。更兼潑火雨冥濛。如何得，枝上有殘紅。　最惜牡丹黃曉李，吹盡折，教兒。盡且爲支柱曲欄中。還堪否，留客一樽同。

定風波

甯州以舊生竹閒爲棗，并樹難瘦瘠而藉，曝日乾猶可爲茹，此乃竹林爲之童，蓋得竹餘氣而生。然以世多未見，故詳之。余以理推知，此唐古爲食鑿生齒，繪爲圖，因有是作。

五馬使推出部堂。歸來椽筆對雞香。只爲好畫天作章，相戲。故生三秀在壺觴。　不是畫師生手觸，筆曲層雲連葉幾何長。我有一占君試記，何事。已開他日料花祥。

題軸軒左右埋二石檻，植荷其中。

族汲淸泉石斛方。便疑身已置江鄉。八九吞胸雲夢小，應笑。白頭兒戲未曾忘。　荷葉且看張翠蓋，此外芙蓉，雖窺集朱雲。還有不如人畫處，遮去碧天明月照泱泱。

洞仙歌

石山

伊誰斧鑿，此玲瓏巖岫。至巧先天化工手。又不知何地，夜壑深藏，今留待白髮詩人攜走。　向宣和艮嶽睥睨高株，欲轉愁回斛牛首。期出處與君偕，立則參前，卷堪可偕之襟袖。尚未敢云能此私，從怕雷雨冥冥，六丁來取。

對梅

疏枝冷蘂，臘前時初破。年後繁多玉妃墮。問梅軒白髮，寂對空株，期三百六十，誰同幽坐。　孔方兄善幻半幅溪藤，貌出縞塵素衣涴。畫硃幕展圖看，遽失炎蒸，甚欲摘傾筐三篚，又卻被傍人勸休休，怕他日鸞鳳毛無和。

江梅引

謝王子勉提刑送江梅二首

西湖不近上林隈。問江梅。定誰栽。莫是冥鴻，銜子遠飛來。紫陌遊人多不識，但驚看，青天霽，一樹開。　獨有使君憐寂寞，爲持盃。能幾回。下纖橫管東風外，落日樓臺。不恨明朝，飛雪滿蒼苔。恨殺南溪調鼎手，恐邊暮，到而今，霜鬢催。

年年江上見寒梅。幾枝開。暗香來。疑是月宮，仙子下瑤臺。冷豔一枝折入手，斷魂遠，相思切，寄與誰。　怨極恨極嗅玉蘂。念此情，家萬里，暮霞散綺，楚天外，幾片輕飛。爲我多愁，特地點征衣。我已飄零君又老，正心碎，那堪聞，塞管吹。

牧庵集卷三十六

詩餘

玉漏遲

與暢純父學士同舟過鹿門山

遡丹青未了。森然玉立、相迎雲表。勞苦詩人、鄭重鹿門清曉。蒼靄猶今好在、算穎比山靈年少。青蓋照。宜余翠葆蕭蕭華皎。　渺渺漢水滄波、閱流盡人間幾多悲嘯。對羊公片石、一聲相弔。喚起長庚小姿、試看坐金鞍歌笑。飛納小。澹澹長空孤鳥。

滿江紅

廉野雲左授求賦南園 原注廉宣撫城南舊臨者

面勢林塘、緊橫睫、嵐稜如削。還更比、城南韋杜、去天盈握。便有名園能甲乙、他山將棄先著。岳甚一花一石總都將、平泉學。　雖鬢髮、流光爍。渾未厭、朋來數。有麗雲善謔、新聲天樂。正爾關弓鴻鵠至、可知棄屣麒麟閣。只北山、適客負塵纓、滄浪濯。

送李景山使交趾

六詔江山十年厭、擧舟還轍。但只有日南遐域、未嘗持節。八月秋風來朔漠、翛然已復鞍轡雪。料此時銅

柱礎雲收、無炎熱。咫尺一行宜決。須費爲唾壺說。道皇元威德、萬方臣妾。直以綠囊摩救氓、予金鑾渠誰屑。要降王朝日、共輸軒、來金闕。

送張子正廣西宣慰司都事

瘴海盲風、更誰避、樓船檣折。長記得、餞歌歸路、獲嘉時節。日夜丹青歸閫夢、詮加穠補朱衣缺。問世間求羅有門無、終迷轍。　篤此錯、平生鐵膽、崔嵬皆炎熱。萬梅花萬里、桂林冰雪。躍馬十年終髀肉、遠遊一償債難徹。笑悠悠造物、戲人哉、冠纓絕。

滿庭芳

寄趙宜慰平遠

有北先蹇、來時鴻雁、記經何地初離。聞環雜囀、何苦上觀行。浩蕩煙波萬頃、怕誰去、爭許三湘。聊容與、繡裘製帛、傳語寄炎荒。　丹山如鳳鳥、相逢定是、問我行藏。說於今華髮、爲汝增傷。晚笑巢阿乙傳、莫貪快千仞翱翔。和鳴擬、從吹響管、終不似朝陽。

水調歌頭

幽居

開軒對朝爽、吾亦愛吾廬。君亭有芳塢、狂人道、富於余。肯惹軒裳念在、前日朱門故態、消得未全除。反覆看如此、儘登遲暢渠。　最同是、烟滅畫、蓋生魚。年年客裏、相値佳興負當初。縱使軒亭無恙、亦取山靈抵牽、猿鶴怨移書。樽酒酹江月、何日賦歸歟。

買田天生門外

買地近鳴犢、十頃展平湖。相如漫說、鬻夢八九可膚蟜。已具扁舟放鶴、又且觀魚知樂、何忍利投竿。御惡遊地下、鷗鷺怨盟寒。　屋茨茅、蹊種竹、畹滋蘭。天生此所、宜者素髮飄垂冠。手苦彎弓難合、惟有招麾毛穎、筋力尚桓桓。攜我二三子、日往耕耨壇。

送徐大山

崇仁送行役、回首十周星。因今常貳、丞去衣繡記曾經。西北桃源山峻、東北洞庭春色、浩浩際滄溟。郡滯玉珩米、連月兩冥冥。　天氣佳、殊未暮、莫揚舲。便令館印、遞上難奪老槐廳。一語嘆卑爲用、實鐵還宜自重。如此鬢毛青、軒冕暮途看、暇日與權衡。

岳陽寄定遠王萬戶

莪遊太奇絕、我亦壯君侯。春風般地、疑歡笳鼓萬貔貅。平昔心胸吞著、八九江南雲夢、今上岳陽樓。尊酒澆塵土、山雨戰青油。　覺陵客、又抱病、入西州。惟余與汝、潘水東決、鄂東流。遙想凝香畫戟、談笑兕觥壺息。箕賦大刀頭、麟閣看他日、居右有人不。

守歲

六十一年似、簡隙白駒馳。人家守歲撫節、明日怕容辭。萬事纔堪一笑、何必朱顏年少、誰不傷吾衰。只看

屠酥酒，先盼襁中兒。無以爲，聞櫽括，請仙詩。人生日日酒酧，百歲以錢數。三萬六千場耳，一日盃傾三百，巧歷算能推。試問自今去，餘有幾何巵。

燭影搖紅

新齋參政李元讓座間，任氏婦歌海棠開後之語，非專爲海棠設，故别賦一首，錄呈太初宣相時中。

天寶三郎，愛環睡起紅妝懶。背渠素手洗朱鉛，吹裂寧王管，羯鼓寬拔塵散。記紅冰，淫淫淚斷。際天長恨，蜀棧青騾，錦江難浣。千古游魂，泛繭轉蕙光風暖。嫣然一笑尙傾城，桃李空繁滿。銀燭春宵苦短。顚青軒，流光緩緩。借諸任袖，回施新齋，捧觴原闕三字

嫋嫋東風，碧湘左畔華山圃。海棠無語不成蹊，桃李羞牛後。生臉朱脣暈酒。問坡仙，肝腸錦繡。未容花瘦，銀燭高燒，如何睹畫。十事之中，不隨人意長居九。結貽顚頡笑靨均，蘭蕙盈襟袖。今代巫陽恐有。劍南呼，樵人書手。向青軒底，襯取妖妍，爲司花壽。

木蘭花慢

清明上巳同日，亦吾生少遇，賦樂府奉呈判縣伯陽志友，兼寄高侍讀。

暢光風嫋嫋，轉幽蕙，泛崇蘭。最上巳清明，相期一日，百歲逢難。秋韆白兒女事，快鄉翁覆手羽觴乾。莫道韶華一月，從今已屬春殘。故人回首隔長安。輸直下金鑾。對賜火新煙，應思祓禊，何地江干。依然齒牙牢在，並年時花似霧中看。獨賴中書未老，昔時髮尙衝冠。

石州慢

失題

高輿雙崖瀉雪。魏齊三子皆人傑。當年慣見，中宵天外，旄星難拆。華巇雕俎，清辭細切，瑱玕定感，袖有鋸錚鐵。而我獨雕事，臥南陽甘節。書絕故人，石影新翻，欲譜調疏，聲拙誰遣，巫陽喚起滕王長别。珠簾畫棟，飛南浦朝雲，當時此句雖清切。何似倚危欄，滿西山晴雪。

賀新郎

失題

杜宇爲謀拙。只當時，西州已報，僞靈功烈。何事爲心輕傳韻，坐取名隳身滅。化怨鳥，春山啼血。試聽不如歸去語，怕君遠未曉吾能說。冤憤在，失金闕。胡爲不叩天闕裂。枉人間，丁寧控訴，欲求誰雪。蜀道思歸聽何有，使隔雲山千疊。一再舉，猶堪橋絕。苦趣東君行不早，到千紅萬紫飛時節。呼謝豹，慎捫舌。

摸魚子

賦玉簪，錄呈趙太初，兼與時中茂異。

更休詩，玉山瑤島蓬萊知在何處。司花嫌被春風妒。留待九秋清露。還解語，試問看，當時月夜乘鸞女。何年遺汝。甚不怕高寒，青冥萬里，鬟髻亂風雨。人間世，無物有香如許。靈均遺恨千古。芙蓉杜若何堪佩。

顚頡行吟沅浦。空自苦。誚教得，揚雄不信離騷賦。書窗月戶。恨白髮詩翁，年來多病，不識醉鄉路。

蘭陵王

昨日奉候，知玉體已不恙，軒從可北矣。其戒行何時，作蘭陵王曲爲之上雪崖使君。

雪崖雪。玉壘浮雲變滅。蓬婆外，晴白界天，西嶺窗涵古今絕。秦山置下列。頫瞰姬姜婦姪。望太白三百，去天六月，人猶失炎熱。緇塵苦爲涅。問誰可配茲，千仞高潔。惟君雅號相儷劣。有北正塞洌。傳將移節。及門再命，盆罄折未聞賜環玦。我拙誤名竊。甚此日徵書，亦到巖穴。何人攬轡同車轍。華首最相悅，忍爲輕别。定成行，不乞爲汝負羈紲。

綠頭鴨

贈辛尙書家琵琶妾何氏

錦堂深，獸爐香噴沈烟。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當筵。輕羅紋，素肌瑩玉，近鬟翹，雲鬢梳嬋。玉筍輕拋，魚文細撚，鳳凰飛上四條絃。碎牙板，頻攢消畫，秋風滿庭軒。今宵月，依稀向人，欲鬪嬋娟。聽新聲，能翻舊曲，眼前風物淒然。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馬上愁思，江邊怨感，分明都向曲中傳。困無力，勸人金盞，須要倒垂蓮。拚沈醉，紅塵倘恍，一夢遊仙。

六州歌頭

賦木蓮花

靈均不信，木末搴芙蓉。徒自潔，好奇服，芰荷縫。著心胸。舊月光風。似愛蓮叟，云難狎，廉亦未覩，林下清丰容。坐蔭高花十丈，身疑在玉井三峯。甚東皇遣與，桃李鬪春濃。男色昌宗，失昌丰。訪平泉，記奇草木，惟赤栯與金松。岷嶺導，江浩浩，發臨邛，進吳儂。萬里江南北，行欲遍，未曾逢。惜悵恨，風與雨，苦相攻。怕瓊花不墜，潛飛去，地上無蹤。奈明朝酒醒，空對夕陽春，流水溶溶。

牧庵集附錄

年譜

案.先生撰其世父魯國文獻公神道碑.敘姚氏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敘.世錄惟本梁唐六鎭節度使勍.勍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衞之.衞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衞上將軍慶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閤門使金州團練使玠.玠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鈴.鈴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淵後要名仲宏.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文獻樞.及弟楨格.樞生今行河南省左丞煒.楨生故江東憲僉燉.格生先生.先生諱燧.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同修國史.諡曰文.其先柳城人.今興中府.即古營州慕容皝所都也.其族大以蕃.先生送獨雲崖序亦云九世祖東陽郡公有孫.嘗王柳城.今其地有姚山館姚家陀.蓋以吾姓姓之.墳墓咸在焉.然其後皆不讀書.舉為鮮卑人矣.

太宗英文皇帝十年戊戌.當宋嘉熙二年.

先生生.

十二年庚子.

先生三歲.案.先生爲馮松菴挽詩序云.松菴歿以庚子七月.我先人之棄其孤.亦以是年.文獻公碑云.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聞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之翰林.復世公官爲承旨也.

定宗簡平皇帝五年庚戌.當宋淳祐九年.

先生十三歲.是年.始見魯齋先生.案.先生與許德卿書云.燧生十三年.拜先履絢於蘇門.

憲宗桓肅皇帝五年乙卯.當宋寶祐三年.

先生十八歲.始受學於魯齋先生.案.與許德卿書曰.十八年.隳齒弟子之列於長安.時立下席.自是至其貿遷實二十有九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中統元年庚申.當宋景定元年.

先生二十三歲.

中統二年辛酉.

先生二十四歲.送暢純父序云.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從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雖不敢非諸口.而未嘗不輕之於心.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或謂有作者風.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是年方學爲文.三辰儀銘等當作於其時.案此譜多以所作之文.系于每年之下.亦有約略附之者.雖不全.其目多見於此.

至元元年甲子.當宋咸淳元年.

先生二十七歲.案.文獻公碑云.至元始元.詔罷世侯.以左丞行省河東.是歲.今河南省左丞文獻公子煒生.

至元三年丙寅.

先生二十九歲.有送李伯魯遊秦序.

至元四年丁卯.

先生三十歲.案.文獻公碑.至元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轄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又云.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公僉省事.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參政焦公碑云.至元之初.少師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還以昭文館大學士休致京師.賓客之送迎.皆燧將命而識公.與文獻碑不合.先君日記云.中統二年.奉旨令右丞相公於平陽太原行中書省.平陽太原.河東山西也.是中統至元皆嘗行省其地.右丞則前書記張公也.本姓魯.父名聚.社日生.小字社.仕太原.臨州臨泉縣使君.莊人.父爲人所殺.其母負公行丐於市.至郝太守家.有張孔目者.無子.攜去.養以爲子.因冒張姓.長祝髮爲僧.及遇知世祖皇帝.得所攀附云.

至元五年戊辰.

先生三十一歲.其年.用兵襄陽.歸省河南.文獻僉省事.是年.建御史臺.

至元六年己巳．

先生三十二歲．是年．僉諸道提刑按察司事．見山南廉司題名記．

至元七年庚午．

先生三十三歲．勤齋蕭公碑云．魯齋先生避左授．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尙自東平．孫安高凝與燧自河內．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驛致館下．蓋同是年也．

至元八年辛未．

先生三十四歲．是年．文獻公入覲．碑云八年入覲者．

至元十年癸酉．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文獻公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

至元十二年乙亥．

先生三十八歲．始爲秦邸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僉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張詹丞碑云．當十有二年．太師奉朝請京師．從秦邸文學．俾從之西．凡借以三使蜀．及轉陝西憲副．引爲掾屬．

至元十三年丙子．是年．宋亡．

先生三十九歲．文獻公碑云．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先生有壽公水調詞云．相公奉朝請京輦已三年．當是此年寄賀者．九頂山題名云．天子嗣位之十五年．大參公相秦藩．明冬．以王教安輯庸蜀．又明年．以漢嘉新下．入諭其民．休旬佳日．公因訪李冰遺烈．登山東九頂之上．書公及同遊者姓名．三月二十四日．其歲丙子．其年至元之十有三年．王府文學姚燧記．則先生與大參公同在嘉州．豈使蜀之一耶．是年又奉教招王立合州．使蜀之二也．其年南宋平．所謂大參蓋商公左山也．嗣位之十五年．以中統初元考之．亦不合．

至元十五年戊寅．

先生四十一歲．黎施州序云．十五年．奉先王教安集夔府新下之民．始與黎侯相識．其三使蜀者．亦其一歟．王希賢祠堂銘云．族姪燧自[illegible]．至長安求銘．無歲月可考．亦當在此年也．是歲秋七月二十三日．文獻公薨．壽七十有八．

至元十六年己卯．

先生四十二歲．有何敬夫靜經堂記．是年．始娶紫陽先生中女楊氏．

至元十七年庚辰．

先生四十三歲．爲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夫人楊氏．生楊氏婿而卒．

至元十八年辛巳．

先生四十四歲．爲秦憲副．是年．娶今夫人趙氏．年二十有四．見其外舅和父墓誌．有送雷季正見魯齋

序．

至元十九年壬午．

先生四十五歲．居秦．有劉天麟爲其父求撰神道碑．兵馬總管袁公碑云．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明年．子克良持書謁銘．蓋此年也．其年五月二日．甥女生．長適楊萬戶孝基．

至元二十年癸未．

先生四十六歲．爲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案澧州廟學記云．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大德乙亥爲記．時在武昌．末云．書于鄂之南陽書院之楚梓堂．是歲．魯齋先生卒．與許韓卿書云．立下席二十九年．蓋憲宗五年乙卯至是爲二十九年也．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先生四十七歲．爲湖北憲副．按部澧州．有寄家人壽日南柯子．七月初二日．夫人生朝．又有別枉渚德公詩云．孤姪武荊憲．又曰．枉渚訪先友德公．嘗與文獻公交處．枉渚在常德江南岸．與招屈亭相望．亭相傳以爲昔楚人招屈原於此．故名．近歲仕官于彼者．德司憲者追人屈招．聚其名爲招屈．遂去其扁．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先生四十八歲．爲荊憲副．有別丁繼悠序．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先生四十九歲．松菴挽詩序云．二十有三年．夏．以湖北憲副奉檄赴京．爾爲直學士也．以疾留襄陽．會河南憲僉馮君帖求爲其先序．并馮氏三世遺文序．臨湘縣應壁記．又餐霞羅門序云．余由荊憲奉檄赴京．病留襄陽．僞僉憲由汴梁至．繫宣慰貫父．張總管夢卿皆由長沙至．三君飲餞漢濱．賓壽卿賦此．隣南陽道中．依韻和寄子．跋張總管父都漕公手澤云．至元丙戌．姚燧觀都漕濟江觀兵記．自題肯齋漪嵩軒．先伯父三帖．黃門飛鷺圖．許道寧幽人曳杖圖．元暉山水圖．徽廟鵝圖．補之梅．黃華竹時苗留犢．江叢魚舟等．皆作於是年．肯齋家物也．先生與之交處最密．其人多讀書．工於詩．喜畜書畫．襟懷灑落．無塵俗氣．居潭之西城．引流種樹．甚有清致．武弁中好事者．世不一二數．即所謂張總管夢卿者也．是年又有臨湘縣應壁記．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先生五十歲．時爲翰林直學士．有送暢純父序．太醫鄭公碑．寄盧處道詩．張天表遐觀堂記．雷君損之歸來園記．送余春谷序．參政胡公碑云．二十三年．始相其年十月五日．葬明年五月．諸子自江南歸葬．八月吉有日．子瓚從其諸父按察使讓來請銘．亦必是年也．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先生五十一歲．歸自燕．居于鄴．有朋瞥堂記．牡丹序．遐觀臺序云．二十五年．罷直玉堂．與張肯齋史仲

威宋齊彥、梁貢父、王畯、韓等遊處。並見集中。有右三部侍郎中碑、肖齋赫曦亭記、覆瓿藁、詩招貢父探梅、及次探梅韻。晉米元暉山水末云。肖齋以至元戊子夏、五月購得之。姚燧爲識末幅。蓋皆是年作。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先生五十二歲。居鄧。有除日試隨安竹赫筆、金星歙硯書事、答肖齋饋歲、及海岳堂記、閻醫隱銘。李文紀碑、送馮齋卿副憲遼西序、金將仕秦君志銘、楊彥亭遐觀臺唱和詩序。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先生五十三歲。授大司農丞。梼菴集序云。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敍。是年。先生自漢浮江東。遊會稽。過江州。見濂溪書院記。後四年再過。記方。劉石汴梁學記。亦庚寅夏四月。夏爲直學士豈農丞之後耶。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

先生五十四歲。按察司其年改肅訪司。姦臣僧格約蘇穆爾伏誅。有湖口縣學。次曾訓導額。自跋云。青龍辛卯三月四日。獨步縣學。無人訓導。曹君餉予詩。爲和之。署銜爲前直學士。劉石縣學。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先生五十五歲。挈家寓武昌。有送徐大山序、題王西溪珍翰跋語。第二子圻生於武昌。劉彥清序。亦當在是年。

至元三十年癸巳

先生五十六歲。是歲。始自鄧居鄂。木蘭花云。再年逾耳順。來七稔石城居。癸巳至己亥。七年也。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先生五十七歲。遊江西龍興。有滕王閣記、宣慰王公碑。招撫使王公碑云。王彥舟總管南康。過爐舟中。求其先人墓銘。幷閻宏求銘其考劉陽尉。亦當在是年。歸至鄂中。書遣直省舍人札哈勒台以朝請大夫翰林學士召。與高道凝同赴。別鄰詩序云。青龍甲午十二月十一日。赴召。劉武敏公碑云。三十一年。知鄧州劉克仁來言曰。亦疑是年也。

元貞元年乙未。

先生五十八歲。與高道凝同修世皇實錄。有長春宮碑、崇陽學記、董氏棣華堂記。

元貞二年丙申。

先生五十九歲。因改葬少師于輝。棄事歸鄂。勸農白公碑云。夫人買以荀宗道埋辭求銘墳道。數年不能敍其事。去冬。以史事入翰林。過輝。夫人祈嬪母爲言。是必葬少師之時也。又有壽嗣春從天上來。先生元貞之元在翰林。明年。改葬少師而出。此闋有豐沛之語。當是三年未改大德之春作者。

大德元年丁酉。

先生六十歲。有毛氏壽萱堂記、曹州學記。龐禮部母夫人序云。元貞始元。同官翰林。前年。訪以史事。去

年。迫南歸。今閒退於鄂。故書致三千里之賀。時先生居鄂。故云。判官劉君誌銘云。至元乙酉七月七日。卒後十二年。丐銘其墓。均州萬戶霍公碑。亦是年也。幼女楚楚生。

大德二年戊戌。

先生六十一歲。江陵廟學記云。至元乙亥。江陵下之四年。廟學火。至今大德之戊戌。凡二十四年。又云。當貳憲于此。再入鑾坡求記。當是其年作。是歲。安陸府學記云。大德戊戌。分司撒毀殿。別搆。冬十一月。歸。末云。嘉平中休日記。是年。挈家遊長沙。龍堂宣慰和倫館公於愛育堂。堂名公所命也。未幾。疏齋盧公處道由集賢學士出祝海岳。過長沙。同館斯堂。嘉以堂名未盡厥美。因共更爲世臣。先生大書之。予以爲世三十一也。改作世。亦三十一。覺爲燕堂公享年之讖云。又有贈疏齋三絕句及與憲使陳時舉留別詩。幷其母夫人李君神道銘、致先懷集府君墓銘、愛育堂牡丹長句、華山園賓集燭影搖紅、李新齋憲副趙子昂畫夫子小影贊、靜壽堂記、趙監倉銘、壽肖齋清平樂、又守歲水調歌頭云。六十一年似箇隙白駒馳等作。殆以是年始拜先生於渾學。致湖南憲府吏云。

大德三年己亥。

先生六十二歲。寓武昌。居南陽書院之楚梓堂。春遊黃州。有贈賈芳春綠頭鴨。龐氏先德碑云。元貞丙申。翰撰詠手書鉅軸相授曰。吾先德也。其賜之銘。後云。大德己亥。趣書。乃纂削其書。夏五月。有送劉仲信燕南經歷序、段立夫建昌府判官序。秋八月。李茂卿序。九月。李德臨序。十有一月。澧州學記。十二月。上懷恩州唐君碑、寄疏齋、贈平章劉公綠頭鴨、故左丞相阿爾哈雅碑、振衣亭記。平章劉公則甲第武昌。求三堂名幷記於先生。先生以清風勁神安壯名之。致時爲湖南憲府吏。疏齋除湖南憲。致乘傳驛上至武昌。與先生會。先生喜分題賦平章劉公三堂。先生得清風。疏齋垂紳。致忝登壯焉。是歲。幼子石城生於鄂。木蘭花云。再年逾耳順。來七稔石城居。記白髮添丁云云。其年六十二也。

大德四年庚子。

先生六十三歲。居鄂城。春猶在武昌。有重修眞帝廟碑、南泉慈化寺碑、清風堂記、喬雪崖二孫名字序、送郭幹卿序、輝州三寶堂記。

大德五年辛丑。

先生六十四歲。授中憲大夫江東憲使。有南平樓記、寧國修造記、都統隸公碑、徽州路達嚕噶齊虎公碑、讀史管見序、劉氏六子名說、僉書院趙公碑、遺安堂記、司徒董公碑云。太德辛丑。天子念功。贈謚中獻。左丞子士珍將銘墳道。特遣謁參政王君。謏。狀達走江東而訪燧。亦在是年也。

大德六年壬寅。

先生六十五歲。有國統離合表序、參政焦公碑、總管高公碑。

大德七年癸卯。

先生六十六歲。送饒州明倫堂記云。大德癸卯、通議大夫饒之總管趙侯諷以路政修學新學。餘五十

稽遺直學士黃叟走書求記。並案青神陳氏碑云。大德戊戌後五年。陳時舉總管建康求撰宋太常青神陳氏碑。蓋是年也。又有蒙古光祿表勳碑文撰序、紫陽先生文集序、戎大參父九十絕句十首。戎時爲奉使宣撫巡歷江東。又金正議大夫王公碑云大德癸卯。以省郎從宣撫江東。俾銘其碑。又太史楊公碑云。二十一年辛。後十年。子寅求銘墳道。三十一年甲午至癸卯十年也。謝顯卿序云大德辛丑燧使江之東。顯卿副是道。先生二十有七月之間。禮洽而恭云云。是歲嘉平移節浙西。疑爲此年十二月也。六月望日。有鉄齋細君樂章集爲軸辱作。

大德八年甲辰

先生六十七歲。自宣城移病居太平之黃池鎭。有江東憲廼鶴鳴天二首、萬戶邸公喬公征行元帥趙公等碑。是歲。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冬十月。至龍興。奉安西王教撰延慶寺碑。

大德九年乙巳

先生六十八歲。居龍興。有太平興國宮碑、臨江府判官夏君母夫人碑、荊湖宣慰司興造記、淮安忠武王畫像贊、徐子方眞贊、袁之上佐高氏子字說、文選序。秋八月望日。至西山翠巖寺。同行僉憲郝子明、檢校閻子濟、儒學副提舉祝蕃得與。致竣事。少憩于洪厓丹井石上。飲酒樂甚。先生賦臨江仙。致與靜得有和。致又反和之。先生亦有答者。子濟別賦婆羅門引。致又別賦五言古詩。皆命致書。貽紫淸道友王梅叟碑刻之石。又架木物爲梯凳。俾致跨水題名丹井崖石之上。致云。是以章子厚待我也。諸公爲之一笑。先生持酒相勞。九月。移疾北歸。至吳城山。子濟靜得亦來會。子濟取吳城山三字。與靜得約致分韻賦臨江仙。以寫攀戀之意。子濟自敍云。九月七日。舟行送牧庵先生過樵舍。至吳城山。與靜得賦臨江仙。取吳城山三字爲韻。留山字邀時中作。去歲迎公樵舍驛。今年送別重湖。青山知我往來無。援材斯杞梓。聞道覩桑榆。勝日黃華重九日。實浮五老屠蘇。清尊何惜駐檣烏。分風行咫尺。千里異荊吳。右子濟。一代文章千載事。區區外物虛名。了知此老去留輕。衡舟攜二客。橫被送歸程。渺渺望湖樓下水。連朝無此秋晴。新霜紅葉錦爲城。預陽催共醉。五老定相迎。右靜得。先生致所賦。見自叢。明日。程公鉅夫以學士赴召。亦至。相與留連南康累日。雪樓北上。先生解舟至江州。會馬漕副克復相留迎醫病。閒遊廬山。留興國宮。提點湯公爲建牧菴亭。且立先所撰探訪吳君碑。又爲撰新莊記、漕司暖翠亭記。畜德堂記云。大德乙巳某歸自西江。相遭鄱陽于鄂。求名斯堂辱作。皆於是年也。

大德十年丙午

先生六十九歲。客武昌。郭安道爲僉憲。許潛齋儒學提舉。有贈二公浪淘沙。又有與安道論書序、達嚕噶齊聶公碑。案荊湖北道興造記云。經始於大德乙巳之十月壬午。以丙午春三月之癸酉訖功。夏五月。遺掾屬趙茂陵告成。亦是年作。五月十一日。閻子濟卒。

大德十一年丁未

先生七十歲。有夏府判母張氏碑、布色兵馬碑、平章游公碑云。公以至元十九年拜榮祿平章。明年。薨

於位。後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元。子永錫遣猶子某自汴而鄂。以碑見託。正是年也。冬。宮師府遣正字呂洙持太子太師淮陽王王璋書。如漢徵四皓故事。辟爲太子賓客。授正奉大夫。十二月。至維揚。與第二子圻定婚焦氏婦。龍陽縣孝子碑、經歷呂君碣皆作於眞州。蓋是年也。

至大元年戊申

先生七十一歲。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春二月。先生舟過高郵。有次致和杜紫微青山詩。又有次韻贈李若水。及留別東呂正字。登淮安城樓。共參錯和勉致進德無意等詩。致侍舟行至崔鎭水驛而別。有齊哩克台先廟碑、龍興寺永業田記、右丞相史公先德碑。是歲由賓客授賓善爲承旨。又除太子少傅。不拜。武宗諭之。先生再拜曰。昔先伯父嘗除是官。亦辭不拜。臣何敢受。

至大二年己酉

先生七十二歲。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同修國史。案雍國賀公碑。至大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行在南坡。公碑未銘。敕翰林學士承旨燧撰述之。又龍興寺永業田記云。至大戊辰令下。明年三月。俾學士承旨姚燧爲文。末云其年夏五月記。是三月得旨。五月文始成也。又有朝元萬壽宮碑、招撫李君墓表。

至大三年庚戌

先生七十三歲。是年。舉致爲汴省掾。有滕文穆公碑、瀋王詩序、許文正公祠堂記、元帝祠記、忠勤堂記、喬木堂記、雪堂雅集跋語、孫侍郎碑、楚公畫贊、郊宮樂府、南鄉子等作。

至大四年辛亥

先生七十四歲。爲中子圻娶焦氏婦。閏七月。至杭。未幾。中書遣陳掾閱復以承旨召。病不克赴。十月。至京口。買舟西歸。致與先生別儀眞。遂成長別。是歲。有完顏公碑、南寺碑。寺武皇所創。敕行工部董其役。未成而上仙。遂輟工。一日。佛座前紋石上有二巨迹。一親迹。一佛迹。僧以告行工部。官事聞。上成之。命先生爲文。先生時已得請南歸。中道文成。進之。李宗師會丹刻石。僧有取碑中祝髮與前聖往矣于佛爲依等語。訓曰。祝髮。斷髮也。爲僧爲禿。爲依者。爲爲未定之辭。此謗無佛。訴之太后。后怒。命諸老與集議之。宗師詰其人曰。祝髮字。文人多用之。爲字。語助也。何謂謗僧謗無佛乎。其人曰。宗師亦僧也。謂我曹爲斷髮去禿緇何。李因曰。國家使我曹飽食煖衣者。亦何用哉。其人遽曰。將以祝皇上萬萬年壽也。李曰。然則祝字固佳字也。僧茫然失措。無以應。議上。命趙子昂元復初則撰其文。張希孟叙先生文。有嚮平推碑之辟。今文去祝髮語。因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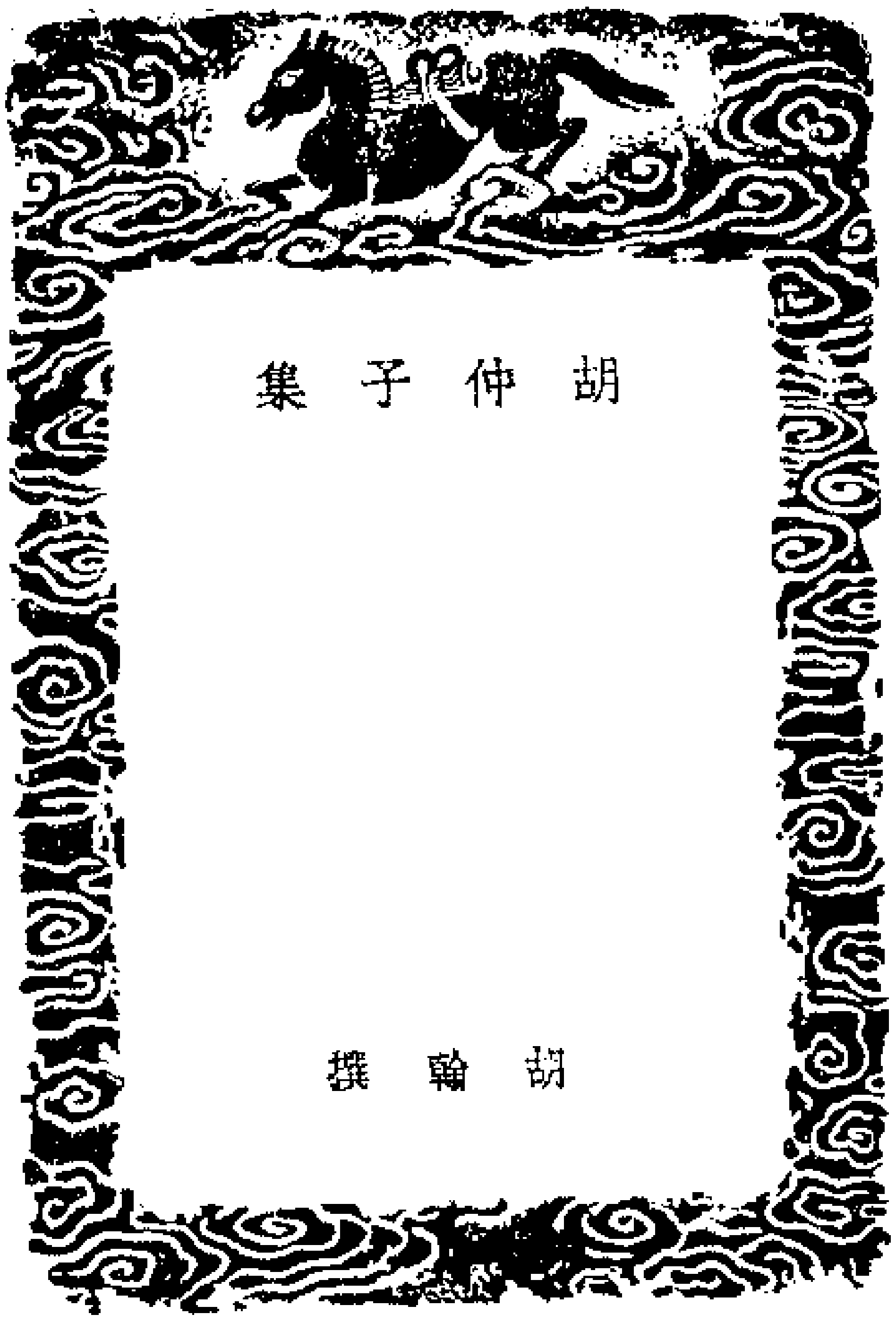
皇慶元年壬子

先生七十五歲。居廬山。作匡山精舍記、慈化寺碑、皇慶壽詞、上巳淸明同日樂府。

皇慶二年癸丑

先生七十六歲。是年。復以翰林承旨召。先生已臥病鄧城矣。有奉國路修廟學碑、賞花十詩、九日咸皇

懸諸府。蓋先生絕筆也。先生九月十有四日。葬驪城北臺之[illegible]鄕。


胡仲子集
胡翰撰

胡仲子集序

古之魁士名人，類必有循儒以爲之師，考道問業，得其精傳，然後其術明，其行修，其立說著書，始深于淵源而有本。蓋嘗于吾宗仲申先生見之矣。先生名翰，字仲申。仲子其別號也。洪武初、爲衢州府學教授，少受業于蘭溪吳正傳、浦陽吳立夫，學爲古文，中歲復從許文懿遊。文懿者，金仁山先生之高弟，講明朱子之學，而兼擅文章者也。先生醇敬之學，不及其師，而淵深經術，于儒先之奧，靡不精誠研究，貫穿淹通。故其爲文也，如天馬之行空，如神龍之戲海，如石之韞玉，而山自生輝也，如水之懷珠，而川自明媚也。其爲詩雖不多見，然體格超卓，迥出一時。故朱竹垞作靜志居詩話，論金華詩人，獨以先生爲巨擘。是編借鈔于鹽敏齋方伯，係寫本，間有殘闕，無從校補。其中訛舛，姑就其可考者正之，餘仍缺如。先生文九卷，詩一卷，與四庫書目符。首序者，其故人宋景濂也。嗚呼，先生往矣，其文與詩，在明時莫不知其可寶，垂今五百餘載，稍稍沈晦矣，而猶得全書以貢鋟之，非獨先生之幸，亦斯文後起者之幸歟。然而先生之文章，皆深得二吳、許氏之法，此其所以傳也。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胡仲子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畜之，而習之譽然不甚相下，發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過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愜意者，回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席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觀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爍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其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俾修元史，復慮

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發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常。其所著衡運井牧息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古文。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正紀
尚賢　井牧
五行志序論　續修辨
卷之二
慎習　息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與吳對　樂音論
醫前論　羅文質公集敍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紀交
勸言　琴辨

罰後論　原芝
書常九成事　元憲宗論功臣詰
禱牙文　敬齋說
書聽香亭集句後　雲泉釋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答任秀才書
與孔元夫按察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風水問答序
趙氏合族詩序　吳氏家慶集序
三老圖序　缶鳴集序
盧先生詩集序　送徐文昭序
送胡正辭序　黄巖戴氏合族詩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說序　華川集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贈楊誠序　送祝生歸廣信序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送葉通判詩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越國公廟碑　新建廣濟廟碑
成趣軒記　天機流動軒記
樂道齋記　投所記
息齋記　芳潤齋記
卷之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州趣軒記
白雲亭記　玄石山房記
樗巷記　寫齋堂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贊并叙
文官花贊　南極老人贊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樓題研銘　居易齋銘
尚節齋箴　嚴氏子字辭
諸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寬良帖跋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藁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王右軍東方朔贊跋
懷素懸路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遊總錄跋
蘇平仲詩卷後跋　劉發清鏡歌鼓吹曲後跋
黃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貞節婦傳
書王乘執傳　書辜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游像贊
書朱氏家廟圖
卷之九
謝翱傳　趙氏大墓表
胡義士墓表　何道山墓誌銘
許榮川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王子智墓誌銘

吳季可墓誌銘　商節婦誄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卷之十
弔蠹生文　憫貞淑文
東征詩有序　招隱辭
白鹿引　少梅賦
湘絃辭　于為于歌
風雷引　長洲操
思沂操　越水操
長山操　瞻彼日矣
之子于征　新城頌頌
南箕長好風　鬱鬱孤生桐
日出照高樹　維南有佳樹
人生苦偪側
擬古　示順生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游仙詩
寄陳子尚錄事　雜興
臥龍岡觀賞秋墊故第　呂梁碑
夜過梁山濼　奉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書黃岩州平寇事後　西村老人隱居
夜宿寶石精舍　京口紀行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歸故山
命童　寄題洞天僧章三益僉事觀石枰
張節婦　桐谷山房
贈鄭生叔車

胡仲子集卷一

明　胡翰撰　　鄞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姤成為恆，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羲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育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

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正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懋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姤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羣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復則不極，不極則不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閔之厥陵曉寨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厤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祗太華而北逾大河，非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南逾江漢，至於荊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有族類可也。而後世務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觀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弒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

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穢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傲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而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彥博之議處河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劉之纖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挈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魯肅耿紀之徒猶不與之劉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愉逆知其奸譙周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喪矣漢不亂則操因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因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繫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紹先緒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

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盟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磊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肯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閒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偶偶者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絲鉤蚓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鯛鯽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秉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略說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廣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懼其名君子實則反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横鉗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惡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皋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發萬物聖人發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有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況莫之拯揚方漢承秦隋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

生產畜牧。貲擬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恤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啟訐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苟非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闕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非夏之主也。非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輕徭。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贏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使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斂。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

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視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附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曁。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畮、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斷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

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其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自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涝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慈幼。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漓。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謀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旣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發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

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濫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發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役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難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順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昔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應。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爲不爲。川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矣。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必使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審操其所使而已

奠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爲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畀有之具爲五性著爲五事又著爲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爲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爲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之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致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修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災變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於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憲宗以爲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彙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微春秋之意考次常時之災祥爲五行志云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霖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其徵恆寒其色黑是爲黑眚黑祥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爲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其徵恆燠其色赤是爲赤眚赤祥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故生不暢茂爲變異者有之是爲木不曲直其徵恆雨其色青是爲青眚青祥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爲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爲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恆暘其色白是爲白眚白祥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發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爲異爲地震爲天雨土其徵恆風其色黃是爲黃眚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娑之娑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

胡仲子集　卷一　一三

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藏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形則犧當讀爲羲獻當讀如莎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娑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犧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顯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腹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致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二

偶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發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術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稽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壞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變也陳禮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皆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謙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積累之在後是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論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

之。故雖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途。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首能斥之。憂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循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譬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與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十托后毀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于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抑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

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觀春秋議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篡削力爭之。然猶懼不足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抑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鴻鴻濛濛。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鑒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洪荒之世。聖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彝。毛食血飲。雖鷙獸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暴。蒙以羽蔽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瀆。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哭思。斯可矣。吾能疑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

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成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兪。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與之。而又以伯禹繼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於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

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微也。淳漓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漓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奮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烏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尚功。賢而老子尚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皆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致之爲山川。徵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邇。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衆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傳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就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譬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成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

爲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穎川李嶠。數蹶而感義焉。因爲黎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揚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勢也。隆汙者時也。古今天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爲之方體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爲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眞。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婦、由是而別其爲夫婦。兄兄弟弟。由是不失其爲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貊。由是而服。否則畔。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爲聖爲賢。失之者爲小人爲愚不肖。故曰大道易易。莫見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

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于燧。珠以蚌而孕。金以礦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之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於是。惟其無形。是爲原原。原原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吾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吾得其要於躬。亦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周。是爲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濟天濟地。而萬物爲之使。是爲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而動直。明睿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之心爲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爲伯。故自太皞氏以來。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沒。或傳或不傳。而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吾浮游其閒。今知今之爲古。古之爲今。而蔑較乎老之將至。未有聞也。歛歛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者補過云爾。子幸無惑焉。來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雖微。必至于海。丘陵雖高。不能爲岳。尙無止於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胡仲子居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邈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進。伏處圜之堵而無徒。長視卻顧。日莽途遠。頗實知也。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爲有道之士也。倘無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望之如雲。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

旦。與天游衍。聖人也。時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渾卓卓。如金如玉。雖雖肅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無體。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斂而藏之於密。鬼神不得以測其際。而況於事物之微者。烏足以慢其外。其神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久矣。宜有若心猶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陋實如也。倘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逌然頗謝毛生曰。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蛻。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而止矣。燥之以暑。未幾而醫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飭之以色。不足而塡之以聲。視聽不變者鮮矣。而又遭世大擾。五內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睟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鰡削瓜。外不足而內有餘者。非特常之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爲足恃邪。毛生敬謝而退。他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醜丘丈人朱桃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爲先生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爲假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睥睨之頃。必得吾韶樸之眞。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癡意消。其爲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於是二生亦相顧而撫掌。余聞其對。請歸而問諸醜丘丈人。

越人巽對

越大旱。十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十沃而澤不竭。何茲大旱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變乎。八月既望。

日在己丑。牽牛昏中。風雨宵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毳。皜白者嫌嫭矣。雖作非時。稼用大熟。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替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勞而民飢。轥轢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災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所以治人而幽致敝於鬼神也。今蜡雖廢。歲時有司修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禍不及其民。又奚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豢其冠。衮其衣。黼文茵而蛉華棲者。容貌瑰奇。顧盼生輝。閔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非有倚吾稼之不粟者乎。倚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蝬而怯。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什不一動其心。又況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咨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螟盡、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者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在非吾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壽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物交於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

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出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固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兼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盤羞殽鮮，列鼎而食，縵胡短後，腰弓矢，縲纓犬而縱之馳騁，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游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爲樂者，未有不爲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陋，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爲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備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諸人以爲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內外兩忘矣。王君彝，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余觀君之起家，嘗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與時富貴之殺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爲樂，而以聖賢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善爲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統論

粵之鎛、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蒙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爲悟之天，乃能自顯於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醫，別決死生，察人之脈，與天地相隨，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孰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間矣。越人望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脈而知病之所在，從其診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人者無桑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桑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衞之在元魏，魏國工也。法衞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善拱，法衞又得之道幼，李修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醫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醫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與伏，乃致離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爲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予客太末，更十寒暑矣，節宜不得其宜，以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可致良藥，亦惟故人衞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瘍不除，時憤起頗頷閒，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剝殺之劑，疾即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爲核，有鄭

君則德者，偕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徇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益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失其養，六沴干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呫嗶閒，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朘月削，神疲骨釋，計其口耳之所習，莫非儆貸爭之流，所謂逆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乞身歸養，會國家徵修元史，黽勉執筆以從事，賴衆方技所載，未有卓卓如君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形，予雖老於此，何恙哉。因書以諗於君，作醫統論。

羅文質公集序論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顏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閒，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叟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爲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愨愨，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彙附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illegible]記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爲母。父在則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愛。母爲長子得遂。攷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伸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裏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于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差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總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而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尙多用之。今家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卽位而有事于外。家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卽位而有事於內。何嘗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雜之玉杯象箸之間。其不倫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卽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三

擇術

胡仲子居于蔑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爲良。而譽其庸者。庸者不以爲左。亦夸其長而譽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乃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醫有醫師。歲終稽其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由是觀之。上者爲良。下者爲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騰口說。世莫能掩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治。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醫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遇而走矣。遇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爲矣。不可爲者十過而十負。不遇乃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旣而病臥就枕。慄而寒。燀而熱。頭岑岑痛甚。召醫視之。醫者爲劑。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黍。綴不救於餒也。又恬若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醫而莫能起。乃謁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脈之候。以爲外邪相攻。薄于腠理。鬱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而剛陽升。其熱熾。汗旣不及下則太遠。經曰。熱者寒之。溫者清之。又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焉。病少卻。陽訌爲瘍。癰發于頤。突如疣贅。而脽髀腫。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醫來視。瘍決其外。君固其內。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焉。凡四月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今寡有疾。彼噂噂誤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腕

賊趙汝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樵、良毉也。汝苟其賜。諭巨山之重。乃欲以芒忽之微說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辭告于齎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柏之諸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毀趙人之急。不規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己。恆平其施。故與樵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苟拒。婣友不苟取。與儒公卿之門。不知爵祿之爲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能是乎。仲子趨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爲人。以與樵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疾痛哉。卽令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爲而不知出此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娖娖爲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間關千數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恆負氣慷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爲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其爲學。蓋出於李菁仲、陳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說。菁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肉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殁於疫。遂葬江上。唯一姪自從。其如也。所至邑里。諸生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卽治之撻之。投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趨事唯謹。嘗論王伯大略。當世利鈍得失。顧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聽者漫頗不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舉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爲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恇怯農家子。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過。觀曰。事急。死生共之。吾嘗爲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東。後復有警。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爲之太息。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微遂喜悅於一時。而反眼不相識者。接跡於天下。誠以勢利不常有故也。於是有相雕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於是有激於義者。如戰

國之公子。解驂委轡於屠肆之中。舉夫抱關鼓刀之人。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其烈也。然不過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幸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於道合焉否也。唯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幽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皎乎霜日者。固翰之所願託交也。作紀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良其字也。

勸言

士之相與。苟愛之也。則必勸之。譽之者過也。苟敬之也。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沒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勸之者。進人於道也。道苟至矣。人不我告。何思哉。邵生棐。皞然秀出吾里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焉。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干。出入五行之閒。推人之休咎。通塞。修短。譽之者驟相鼓也。而余不能通之。雖祿句絞之法。稽之爲莊公、秦始皇、漢武帝。舛多不驗。人固有誣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清明在躬。前事以知來物。附卦之繇。稱邈一隱耳。嘗云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嵐爲卑位。當方伯。吾孫且畢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過之休咎也。通塞也。修短也。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閒哉。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疑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勸之。求若古人而

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胡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叟。三日而鈞挑。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攟而釋之。揆之于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爲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準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弦寬而溫。小弦清廉而不亂。故宮爲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末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弦之外爲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爲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爲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晉止爲五。加二爲七。蔡邕益之爲九弦。孫登損之爲一弦。由一衍之爲二儀。由十倍之爲二十者有之。以爲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弦之雖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雖。後世迭爲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被。雖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猶其獨見之言。以折安說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況聲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類、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崖巨壑。懸原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彭湃沓灑。放乎江河之間。澎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磐。批大竅。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小者砰然。驕不可禦。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渹溱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薦靡。其變也晉然。外陰閉而內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觸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雷之聲也邪。翕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啴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流漫。其清深。其文明。其氣也益。其化也神。洋洋乎。渢渢乎。非風非雷。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寫諸。客竦而聽。俯而作。卑陋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儔兮。去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兮。流水之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千歲。其人踏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焉飢寒。於我而衣食之。民焉爭奪。於我而宰制之。民焉昏頑椎魯。於我而開導之。民焉頗僻遊蕩析。於我而撫摩之。可謂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內。疾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制爲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沈綿之中。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奈何上工恆鮮。而粗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猶以僬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間有款啓之見。則又惟利之規。緩急不足

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廷。多卑隱於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久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勤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病棄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舍館最近。緩急即以告。不問昏莫寒暑。即趨而至。余以尚年長者。不欲數勤之。則致其二子焉。故廷玉過從久而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臥病。邪熱傳於膝理。痛貫胸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善醫者咸爲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無弗協。而措療則廷玉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肉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別歸金華。金華之以醫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遇有疾。去城府遠。不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於是益念太末多君子。千戶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侯即愈。廷玉過余山中。道俗故。則其翁沒矣。其兄弟無恙。聲益藉甚。會余弟之子祥、感奇疾。變而爲痁。久將爲瘵。衆工治之。支綴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診之。灸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步能趨。嘆能健。撫視之一壯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爲術。豈惟太末。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于濟天下者。不居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食民之飢寒。宰制民之爭奪。開導拊摩民之惟魯頑連。得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於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衛生。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爲教。不是過也。沂聖人之用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欲不軒而輊之。獨能忘情乎。廷玉幸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爲左券。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適香谿。過故人陳如珪之齊隱。觀瑞芝焉。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豹山之先塋。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煒煒也。見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爲而生乎。余曰。古者瑤光得則元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獲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產。州郡所進。登于龍閣。出賜輔臣。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侔。要之皆瑞應也。仁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韋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爲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奧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故雖匹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於是叶氣臻焉。嘉生應焉。不根而苗。不植而敷。發爲光華。鬱爲休禎。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鄰。其母高年。與余妣、余祖妣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敬。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愧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徙家香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役。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沒不可追。吾二人亦不知其衰甚矣。嘗爲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文。余疑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

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周及於人之視聽。而天蓋灼有攸徵矣。余觀前代所紀諸福瑞之物。殆不一焉。詩詠之。史書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傅會夸誕。以訛亂眞。不悟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觀熟察。非傅會也。播而傳之。無愧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冀寧陽曲人。以都吏舉察。爲廉訪司書吏。居越部。人嚴憚之。爲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成。處守馬嵩奴。掊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賦告。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虐益橫。甚衆側目懼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彥遠將按部選吏。以九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贓事若干條。窮治一無所避。聞者無遠近。咸快于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憮然。既去。語他使者。於是以九成專柄。凡私於富人。九成鬱鬱不自得。以疾乞免。未幾。他吏民爲九成所按者。亦乘間煽爲蜚語。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成之死。爲余言。曏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常君死者。猶詈之。則天下不知其寃者多矣。而不詈者蓋少。是君無以瞑其目於地下。蓋留余言以洒之。余歎九成、眇丈夫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綠雪寒氣始肅。劉君伯希好義士也。乃託物相舉賦詩。今思敬之意。不異劉君。雖韓也粲要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於職何負。因念有司汙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繩、爲患滋甚。取其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爲世容。則吏獨有與時浮湛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羣有司。職固

如是邪。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成旣罹禍。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是徵邪。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攻。因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遒勁。稟其宜也。因論次其事。以遺思敬。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論功臣詔

汝高祖亦老泪燈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效。惟朕皇祖寶兒爲之。汝祖忙可撒爾、自其幼時。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暨朕討定斡羅思阿速別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得於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輯我國家。罔不成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比私。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者。當罔不嚴畏。錄其勤勞。命爲札魯忽赤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十獄愼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輒諱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哈台以阿哈之孫。定宗閣出之子。及其臣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格者。以告于朕。忙可撒爾、肅將大旅。以遏亂略。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忙可撒爾、將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法。惟爾脫歎亦。自朕用爾父。用法不阿。兄弟親姻。咸麗于憲。今衆罔不懲曰。爾亦有死邪。莫不有懼。志爾父雖死。朕寵不忘。亦惟汝圖厥終。肆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則不墜爾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

伺汝、間汝、慰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爽矣。汝則殆哉。汝於馭志。勿慎釋之。汝則有咎。充慎釋之。人將敓汝、畏汝、無訛何汝、慢汝、慰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顧汝父。無替厥祀。　此話見元史忙哥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制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禡於大牙之前。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旌。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奮起沛豐。中嚴秩禮。丕顯其容。百王繼軌。旗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鉞端闈。總于東裔。列城効順。羣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邁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麾斥萬目。具瞻指揮。河嶽不避。何指不披。薄海內外。日所出入。憚其於鑠。罔弗震慴。肆予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娛之。尚永我翊。寔我神武。飭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末。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爲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爲禮讓。友徽金華。繼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爲國藩屛。余閒率鄉人款謁其門。侯望見。卽肅客以入。相與進退言論。未嘗變其初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鞏君之篇。其受教於君子。非親也。固知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所聞。其大要有三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虔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體。此持敬也。愼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兢兢。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克敬。曰持敬。余以上焉者爲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次爲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敏。日惴惴于心。因侯之字。附著二君之末。冀侯有近仁之質。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詠梅者。以爲聽香亭集句。客有詰之者。以香聽乎。聽而詩爲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鬼矣。而原父質諸於繼仲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羣木。霜露既降。榮者變衰。衰者搖落。其嶰然而特妍。發然而有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萬樹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視之。瞑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虛徐而來。翕揭而逝。微而不穢。微而不烈。冉冉蘩殿。觸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倏焉而襲人。洒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爲耳耳之爲目。鼻

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爲性。性之爲眞。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爲今。今之爲古也。何遜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顧凡作者之發爲聲詩。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歛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蹟矣。陰陽相爲消息。陰爲冬、爲秋。陽爲春、爲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爲生。其孰樞與。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聲無臭矣。而全體豈不昭著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歸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柏軒叟。其亦有合乎否也。且迺然重爲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得于雲泉。油然而起。團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爲象者。此非雲也耶。源源而來。混混而流。滔滔汨汨。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涓濊淪淪。聽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偏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於其閒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是而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兼富貴。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而處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爲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幽人處子之節。愧於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我有。而不至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爲日月。發之爲雷霆。變之爲風雨。高之爲山岳。深之爲河海。微之爲昆蟲草木。爲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袵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得其理也。然則若雲泉者。其可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二而一之者也。余嘗慕其爲人。而識其客陳子尚。因爲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侫。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慨於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辱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尹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

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因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彼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于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祖廟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為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通從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審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為笑侮折辱為折辱行己以孝弟為本進修以古人為法談咨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賴於人也雖賴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實踐足且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致篤其有為之志肆其在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魯老更拙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我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己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郡之人皆憒憒擾擾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且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人之在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彌宇宙而漸光焰汪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發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理其言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增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驚而不加省其願學者知此其于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以其時昔嘗乘筆焉數數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

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猶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提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儻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因鄭生還敢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猶遵不既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皆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何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皆鏗鏘獻替所以個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游以古君子為苟苟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齱齪之柄下視諸生猶故鄉寡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磊落明白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志以假窶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更憂患頗頷發一離出膿血數斗臥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離纍息已近廢人口輔偏廢齒牙搖落筋脈如中風狀出言蹇澀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燹以身山谷艱

險迫於內淫邪襲於外自腰及脾遂成痼疾倉卒弗治剛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鄉邑接武少壯間者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資產不存薄田歲入輸租稅不暇自給每上先人壠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為於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見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闊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棄耳承乏既久廢曠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自昧刓知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敘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就緒學業偷弛莫此為甚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仕宦及閩良人才嫁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閣下持節再蒞東浙則又竊喜擬其陳列自明有投筴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深其實獨疑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尚有一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聲出慷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騁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慢慢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閣下者哉天地鬼神皆監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時保全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況加之以衰病何惜而不曲全之也人苟不自知以鄧仲華之才自揆不過郡文學耳走也何人敢有過望才薄而用大力小而任重古人所戒又況有大不可者存焉

胡仲子集卷四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窺金匱石室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洵爲之敍曰：史之爲書，自左氏內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體之外，成綜括以成一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備，其義例不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遍閱，洵約之爲舉要歷，又約之爲歷年圖，又折其中爲稽古錄，其言曰：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刊行民間者，唯通鑑耳，其他蓋不多見，雖袁樞之節要，陳傅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余每惜之。草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籍哉。古之學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不復致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學也，豈著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進士起家，師事任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邃於春秋，其傳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夫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風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滔而不散，其言莊以閒、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斂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雖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致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稍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密，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鍛精，會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故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伊涼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盍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癥。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若其聲詩，蓋有是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慨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消，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與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畫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肄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子孫之科，錄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恆久，其爲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衰稅積累，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句股以御之，則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嘗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

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于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耦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賅。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授高卑。準遠邇。或從或衡。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止觀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明。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絀其蘊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翻之儒者可也。而鬻者之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皆啟示余。嘗從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鬱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術由而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孰乎其人。觀于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獨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觀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卒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秦人父子之間。借耰取箒。遂有德色。誶語以相責。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繇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

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雍和之風。猶其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律斯世之民乎。余昔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擁擁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簇怡怡也。范先生曰。今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為叔誠。其先人棄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貧指衆。懼不足給。又適新苦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叔友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雙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釜鬵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繫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屬之。必大違大悖。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督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歸。姻友不加詰。閭里不見讓。以是為固然耳。則今叔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厝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乾度如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族詩敘。

吳氏家廟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羣。羣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備矣。君師者治之。昭穆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正。睦之以恩。閑之以禮。且擢其和與也。相旅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恆在乎骨肉之間。能舉一家之衆。篤為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桂侯自越來。過為余誦其先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號厥美。萃于後昆。則有寫西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為義。赴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行。有事服勞于外。歲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餘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唯致謹。曰吾翁之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殿始生。賀客趨至。翁坐堂上。婦抱而見客。顧瞻咨嗟。咸起為壽。其事可紀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禮就見。方當國家有道之初。縣公夙來習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書喻意。若將慊然。是時翁既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方之士。所以貸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為無所繫。願畀一言以敘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遠千里之途。非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難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閭。登翁之堂。如鄭氏之相與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祿。民載其耳目以視聽。處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古者。何哉。桂侯。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惠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龍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迄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焉。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焉。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康，人以爲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爲三老圖。仲舒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邈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樸，於言語無所取。最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烏取而圖諸？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修敬愛，以堅晚節，則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惰。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逃；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慊乎？真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又鮮也；際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蕃又鮮矣。故古之君子，言人之壽，不徒羨之，必嶽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焉。故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爲未盡其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之乎？蓋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衛奐、唐辟元敬之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爲四黃四皓，可謂際其會、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偪處幽塢，一彼一此，斂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遠仕朔土，遭世傾覆，殊鄉異非，無則功之覲，距賓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徒斷殺，而多福殺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罔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遙山阿，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歛乎猶後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覬聞而趣，采傳毒之芝，酌斟溪之酒，合輩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爲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諗諸子山，鄭奐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缶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詠歌之，載賡之，不貲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摸擬而褎之工者，鏘鏘振發，而曲折皆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所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獨季迪日與之處，甘不澆焉，廼乃率其儕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濱，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

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于己也，而曾子歌之；㵎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爲吏，黃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輩，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督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舉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爲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鉅學、和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范，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然而寬，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燎乎若燭照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爲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皙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憤，欲愉佛悱，發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於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慙甚。先生其謔我耶？先生既沒，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爲之序。今敬仲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辭之？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雖有作者，恆窘於聲偶研揣之間，思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舂容濡渠，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常，能發古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諧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自秦漢始。豈滋深甚之。爲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爲務，不知政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爲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苟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於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爲吏。吏大府數歲，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孝子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句稽簿領之外，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己不可也。故鄉人說其行，而俾爲之序。

送胡正辭敘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爲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願也。即有願爲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爲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冀得祿以養，自越來吾婺，居歲餘，去補

吏台郡。戒行李有日。薦紳交遊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迺曰。征辭是行也。人將以為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為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術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敍

黃巖戴志道。積貲為盤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避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號。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攜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下。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鱉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攫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傾側危懼。卽有食卒。扶老攜幼。流離顛踣於道。窮甚。輒棄去不暇顧。男女竊為俘。因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斯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斯盡者。蓋有以也。夫猰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儕輩。勇不倍於賁育。謀不賢於馮道。積貨不富於張、錢。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澤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為甲令。以風示海內。婺之浦江。於是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蓋延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知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會其家。見其二老人。順卿嚴正、慎舉勵、達卿倜儻、不為邊幅。然怡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揖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傍幼。親疏間既久。耳之所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爨者。已數世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今其義門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葬祭有其禮。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塾義阡。以處凡疏遠之屬。發廩振災。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錫復之命。優擇又加

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人壽。而達卿已不可作。順卿高年耆德固無恙。而予獨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貴風義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徵諸所所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士丕、李自倫之流。雖幾三代之民。故世成義之所以彰善揚惡。樹之風聲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夫。予故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為稱。其亦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婣嫣鄭氏。族大以蕃。既蕃且同。義閭彌敦。思印祖父。自躬報德。有田連連。有廬翼翼。以播以祀。以修以藏。以貽孫子。百度孔彰。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從如雨。肅雝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服以世降。恩則罔竭。毋傷樹荊。永懷瓜瓞。乾餱之愆。由小失大。不見是圖。敬奉明戒。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曰居曰處。有阡有屋。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粟弗輸。浦陽之江。其流瀰瀰。高門有閎。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世。永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五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得於已。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詰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說。然後知其微意。蓋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宰乎五官。統乎性情。經緯乎萬事。其為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而梏於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處。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祇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又與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彥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晨夕不寐。吾憾其去吾門牆。而為斯人之歸也。顧乃張皇幽眇。致極高廣。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鄭子曰。心為太極。陸子曰。宇宙分事。卽吾分事。吾分事。卽宇宙分事。其亦有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亦有得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苟自得之。總方而議可也。極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通一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

貫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若予者。閩蔡逢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卽物以窮理。則末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末之充也。而況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他求之。且成心未忘也。鮮食經傳。間以至於衰且老。猶紛如也。罔如也。假於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駭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蘊。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有不在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龕公吉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嘗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不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稱首。則是數君子實表厲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中朝。於是淪謝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踰淮、浙、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訖無所遇合。儼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頌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駭且愧。慨然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也。余竊嘆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無聞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舉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播敗。身陷死地。則爲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援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淛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擾亂。淮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鎭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當在窮塌。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惟鬢髮皤白。視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爲言昔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眞。又悉其故人善遇之。北來是也。且曰。淛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爲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

貴之。彼以爲玉故也。使知其非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墉以甃獲。趙人發而試之。甯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甯餘故也。使若楚之多甯餘。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臾公之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惟燕石與趙之宮楚不足爲世重。而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爲於世。進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泯其跡庸衆之中。黎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擬將南。而今反北其旆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或避。余公之友也。皆以直道危言。忤柄臣於威燄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稱子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盡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括蒼陳仲經。將爲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爲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醫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吾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固善醫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受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專以脾胃爲主。其用藥於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沈之理。隨證加損而爲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尙之。皆有中風不仁者。醫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他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爲不足。投某劑。亦不愈。毋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脊皆痛甚。七日而氣逆。醫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亟。醫猶恬而視之耳。比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爲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爲明之之學者。柴以淫邪積陷爲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往而死。寧不爲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脈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脈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太陰則三倍。是豈不明且矣乎。後之學者。得其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脈固有不能盡明者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爲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今視之。胤宗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擬。見病之應。捷於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豈不庶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之請也。告之以余所見者。欲其愼之也。仲經誠審於脈。而又愼之。則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吾見戶外之履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京畿。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人貢。載以勞入朝。寵賚。卽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於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足矣。緩急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爲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爲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

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琉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人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琉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能豈二國之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栽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翕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孰將其任。而栽慷慨許國。猶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驃騎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訓以道栽。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便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衂於利者。使栽不衂於利。則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衂於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牛歸廣信序

余竊嘗謂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乾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他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鵝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抵牾。至不能聚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爲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顧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澌盡。雖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爲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往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奧。恆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錄事鄭復初先生。嘗爲余言北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俯伏粹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即而與之語。則儼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即世矣。因述其行己之槩。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篤意其門人危君。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自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尚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爲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夸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苟趨。見不可不苟就。漸漬世澤。猶不失爲儒家子。余聞與之周旋。登隴而望。指某水某丘。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祕耳。願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者可乎。余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觀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翹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他日其有以詒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獲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

師祝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之爲於先生久矣。今君之東。將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余聞之矍然。嘉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祀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祭必與洽與諸生榜獻而罷。且燕紀諸盛美。受命既久。訖以衰孅不果答君之貺。微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爲難。其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繾綣之規。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爲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舉簞食勺飲投之。即翕服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憚而不亟撫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冢。往踐其任。幸爲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事。願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宮。櫲章槐梓之陰相接。謦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府。退即從容與諸生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於是四年矣。君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仁於民者。聳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美。夫乃不可乎。先生將植曰。生之言然。甘棠、周人所以美邵公也。崧高、周人所以賜申伯也。凡物造端微而可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食祿於衢。即其山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賦之。既而成章。屬余敘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而集焉。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爲其志浩浩自足於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則匹鄉有孝義者。合衆得千百人。願爲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帥執。狐疑之心不決。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人爲如何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拜職。致請于朝。俾歸省先塋之在金華者。適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之。以爲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病將別。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願。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庶幾成周之風乎。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冑子爲先務。先生在皇宮。歷年既久。啓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明兩之間。自視無他

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綸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樽酒簋二用缶者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術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他日以爲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公奉命。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獻詩。敍故舊之好。形之詠言。復手習玩齋集中諸詩、道之以歸。濟川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瑞余於公無能爲役。其見縈殆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州。壯而美髯。邃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余臥痾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請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罹世卓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內雖多故。民猶晏安也。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宴笑之間。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唐。夜與貢公共談。以爲與埜命余敍之意。謂爲與以取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爲文學掾。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

家玉樹。盍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冬十月敍。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賢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寧都州事。信安之師。肅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彥。鮮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來謂余曰。袁侯行有日矣。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黎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悉懸於長之賢否。由是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爲焉。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焉也。兼是數者。與留別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爲寧都。不待積勞者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挾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爲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雖有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易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爲雄。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尋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非、許可進。華翰起。亦邦之彥也。子非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巔。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爲樂。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爲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羇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爲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翺翔諸公間。固久爲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職。阨於羈簉。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復而不知變。則從復也。知變而不知復。則振復也。從則困。振則凶。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啓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覘夫貴旗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爲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蠹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恆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與行十里。至武坪。又敞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刹彫。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敝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梯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蝦蟆。其下豁然可居。得地如砥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偃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洪木。葉凹徐徙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幼冥蒼翠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鹿、錢顗、徐霖、游鈞諸名蹤。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鹿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崢嶸。州紫微也。既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慨然有懷。賀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閼逢執徐之歲。有脊橫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胡仲子集卷六

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襲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兖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奉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北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遷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嘗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祀廟故有樓非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事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旣祀咸願牲之碑用修公之[illegible]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

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著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成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愼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體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既無遐遺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長實受王祉矧茲具膽俾就傾圮幽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肇闢弁冕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鏞鼎廣則有饑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登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旣長其家於是益闡亢其宗焉適本諸禮旁采近制定爲規則凡敬先務本惇禮厚生睦族鄉衆吉凶之際紀綱之移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爲其慮不忘道爽旣置帥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慇致愛協于人心公聽並觀故國人稱頌父老歎詠以爲皇明盛世人紀崇教化將與天地同流州里之民如王氏者實化育之所陶甄宜從令典旌表顯以天下之大未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値太平之盛不可以無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而父老過爲軒輊將亦惟吾宗祐是賴昔吾鳳林之族甚蕃其別出金華者爲文定公季海散處滁梁者爲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賓來遷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雖同所出自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淳樸之風代相纂承暨吾祖吾父不越一迹吾父德輝性尤勤儉然推其贏好爲義擧棄諸孤之日嘗言嘗法吾勤儉合食共處當如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無所背似夙夜祇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凡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篤于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尊親親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爲而爲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襮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爲公大道隱而天下爲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風移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勑而後惇帝降而王六行必奮而始備其又降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防範之而有冥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踐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固移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爲一夫而舉一家將以一夫一家而爲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積陽於南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有國以來未有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皇家之興實符之是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道德同風俗方悠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苟有知識莫不有孚顒若況

畿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不囿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鍾哉蓋天地之氣化國家之聲教有以啓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他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以一眚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以美麟溪鄭氏王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以九歌我乃爲之頌曰

維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汛掃海宇監觀下民久失其馭五典不悖九法攸斁乃建有極麗乎中正再造彝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疾矧茲奧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耳目孰不興起眞爲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邇邾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異亦鄭之儷今也其昌繇繇而長曾孫其良穆穆是將曰父而父曰子而子夫夫婦婦無非無是兄兄弟弟何彼何此厥心愔愔幷如一已厥從如雨聿來牽俾烏祀以時變膳孔宜崇我孝思百爾不爽廟瞻有則戒愼無私惠我宗姻及彼比閭歲凶不飢訟寢而懌何以俾之孝友所興嗟嗟孝友惟德之基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矜而渝道隱而微比屋鮮封詳語相夷横流方潰有是彝儀篤哉爾祖慶無不延卓爾曾孫繇之爲親爲父爲母保佑自天天啓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亢爾宗則大爾□太公之世何淑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以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于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湖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衞之臣馬昤諜致祭於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因有僭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臣大海一介甲胄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爲巨鎭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權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國厚恩恆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蹈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得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騖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厲之警往往於夢見之嶷而長身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豈能已哉倘爲我載諸麗

牲之碑嚮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豈澤被于江左湖東浹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拒脫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而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許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嚁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般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寰甯遭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薄域維潰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勛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卻何城不毀十字斯拓自西徂東潮水洋洋公來制閫于睦之彊予以秉鈞于彼東陽速城推五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斧斨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蟊賊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饋由公我哺不禮不還由公我祛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爽獵人莫之知反噬而還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老相示咨嗟惟公是悼食曰悼之尙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適有德泪乃丕續曰惟大烝相吉[illegible]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述取其勤勞將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洽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畤其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新修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爲烏龍矗起江上嶄然高偉隊然窮踞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爲郡城未至郡二里有祠巋然彼山而蔭其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俗傳護境王紹興徙都臨安勅加其爵郡守陳至者既視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爲民祈請著爲祀典如古秩禮王師東下今行省右丞李公思本率將士首克郡城大修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委心焉靈往來禱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之歲公在鎭蓋六年矣恩威流布境內又安人民和會神旣顯昭而公每將事則潔精祇慄不息不瀆如厥初顧廟之木石丹漆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剝泐將營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飾廟像加粉采焉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下劉湖董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剝泐者施之塗塈而凡門廡宮寢未甯月而巍峩炳燿見人目矣神妥其靈人用禋享而公之將滿盈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諗於翰曰事神吾職也曷足紀乎唯神所以冀祐茲十則翰敢忘初吾之至民始按堵諸酋在杭其帥枘某率之以襲我城不利退屯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顧若有追者溟濛山谷閒遂驚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者告急吾總騎卒赴援嘗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聲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獲其衆而殲之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胄曷克以濟故凡旱潦之變災癘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此非徼福我躬神實監之其何敢忘翰聞而歎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鎭以降能出雲爲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是著聲寰宇閒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淵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況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

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岷郭磊卿碑。茲不復述。取古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兮肅以風。眷將降兮玄宮。威靈懾兮有赫。儼車御兮無窮。擄羣貸兮東表。阜百穀兮西灝。承饋饌兮薦明德。惟下民是冒。右迎神 神須搖兮安留。忽而去兮上浮。望杳冥兮不可振。翠冉冉兮山之幽。玄猿叫兮石裂。文魚波兮衝風起。惟峻梅兮終古。民享祀兮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猶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擅天下之技。自以爲得矣。大叔之田。賁氏之博。昭文之鼓琴。謝公之飲酒。擅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寄睦州。城中有屋數楹。負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簡以出。荷鋤隨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悔權不給。非有三遷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爲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負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執信之。余以爲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亦遂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則天趣也。余竊恨無以得之。聞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歡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沈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聞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侯以戴叔能進。公嘉獎之。隸書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叔能顧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君采所爲文讀之。乃慨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內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翺翔乎千仞之上。翛翛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潎潎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苟木之生也。榮者悴而區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代。以爲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爲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爲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爲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體。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

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必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輸也。未之能焉。惡得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淵。來自行御史臺。謁郡邸。搢紳與之游者。稱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踧且愧。鄙人於道。未能窺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概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睹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開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咸以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發于聲色。口悅芻豢。惟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妙。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勸。而未之慊也。今君適得以名其齋。其殆若飲醇酎乎。洒若聆韶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遊康衢而皞皞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之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婺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久。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惟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爲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追

辭。其請益固。適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艮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艮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艮。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艮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乾乾。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艮之也。又曰寅畏。敬而艮之也。又曰抑畏。謙而艮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不嘗爲而爲之。知天者。不嘗爲而不爲。嘗爲而不敢不爲之。故其畏也。非恇怯也。非委懦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恇怯委懦。悔患不振。竊覩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尚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爲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賁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竊不重有警云。柔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修其先業。尤精於方術。求其胗療者。踵門而赴。不規規於錙銖之報。人以是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爲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他日來請。余以爲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焦神極能。爲重糈者。實存乎此。而名爲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爾術言之。人懸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候微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從逆。有奇恆。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味。味殊性異。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爲期。不失其宜。不智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則患於未至。下工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必非不智不知者之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伯成、許智藏之徒。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塗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豈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鑄鼎。僅嚙其指。黃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惡夫智巧焉。今世之揣揣摭摭者。跡踵相躡。於時殫極權數。求所遂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爲智爲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惟鑿矣。其

情彌矣。竹關壑之不若。劣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爲三極。物莫比隆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眞。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純樸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醫。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願有合焉。其弟叔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嗜欲。久視人世。其必驩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劉剛叔浩。受業於濳溪宋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留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朝。將用其所長。叔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爲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爲記。余請諦諸其師。以爲濳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之。何以余言爲哉。叔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余何以此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遂爲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載籍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概而言之。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越若是哉。火于秦。汨于漢。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狃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

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合同之化。非徒誦說。其於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灝灝。代有不同。至周而噩噩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眞。吾夫子從而繫之删之。正而修之。聖謨猶洋洋然。盈之若邇。測之而愈奧。江河不足以爲深廣。泰華不足以爲高嚴。草木之英不足以爲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爲美。太羹元酒。不足以爲滋。猩唇熊炙。不足以爲腴。味乎此者。心融意適其爲滋也。腴也。粹也。美也。深廣而高嚴也。舉凡天下之物。而皆無有厭飫也。此其爲芳潤。沾溉天下之士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翺之在唐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揉揮灑。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場。機也固其儕者耳。由吳入洛。雖少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濡沫。與弟雲、吹煦以冠一時。方之作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烏覩道之大全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修則道凝。道凝則言立。有本者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魁人傑士。才驅氣駕。畢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爲法於天下。患無以周天下之慮。及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爲經。學者生乎聖人之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啓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衆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者缺。

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卑智陋。文獻日以替矣。吾與潛溪。抑且老矣。無能爲矣。姜浩游於潛溪之門。既得其學。出其所長。足以用世。顧乃退然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即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爲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淡朋友也。吾過姜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皆爲孝友禮讓。而姜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爲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姜浩有之矣。道在邇。弄歲在久。則余所望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

胡仲子集卷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即墓所爲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于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祿位。後世之士無祿位。苟無祿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淆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淆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爲稱。深溪王氏。郡著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爲金吾衛上將軍。封郡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勤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謚忠惠者。其別出之族。有爲尚書、爲丞相者。歸婿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從弟處棠。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貲產。以善處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郡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嘗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爲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祭器不可以假。祭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禮之得爲者。視其力而爲之。其不得爲者。

則兆爲也。既協諸義。其長士澄。猶懼來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發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澄於斯。豈惟足以昭格祖禰之神。尤足式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其有替乎。在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間。雖與剛過士澄家。少長序立左右。藹藹之懿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子叙家禮。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才者鎮之。於是參政胡公。往蒞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和輯。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益廢矣。則又即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其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并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篤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蔭。殊恩踰秩。萃乎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善作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萃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邈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有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蟲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奭世篤忠貞。召虎奮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倘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冲和道院者。道士倪天中、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樓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中、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奇。橫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稽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名長山。亘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崖翠壁。環合爲一。澗水汩潏。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昔黃初平牧羊山中。即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廢者。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峯。高者竦而側者跂。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騫。抉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若壁。欲遽數之不暇。晨昏夕霽。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他奇木異草。往往非人世

閱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高爽芬烈之氣襲人。其北修竹萬个。如碧雲森聳。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翁鳥嚶鳴。蒼蔚中鵠鶴決起。清風颯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暄。翏翏刁刁。而草木動。欄答應。雜若琴瑟笙簫。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而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窒窾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坂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灝。疏瀹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良以是也。故人之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泠然從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從于方之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修。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過之。子安輒留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髯鬖如也。或疑其爲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爲仲子曰。含山吾土也。雖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

沒。煢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獲與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爲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殘。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爲人俘虜。則幸矣。欲保有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門闈。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子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遄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爲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亢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莽所生。爲獸所萃。觸露蒙翳。四顧蒙莽。欲求其故。殆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者。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輸乎兌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叔焉皆幼也。雖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卓卓能自樹立。

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必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即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殷冠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晏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爲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卑身婦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覽觀。既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他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擬之不踰。適諗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變乎幾。何爲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廢室不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即就枕。此其爲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皆矣。邵子求學於古今。遊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窮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離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爲義塾。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

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恆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之。吾聞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蓋若邵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余閒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爲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爲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岫上。既落成矣。聞名於客。客漫應之。廉適於可也。久之而有圖而來者。發而觀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來記於爲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楹。疏其前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爲疆域者焉。月往而規爛。日入而晦淵。天光下燭。雲彩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窈冥之中。而萬象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其品之譜。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微詠滄浪。一碧千頃。而天臨玄冥之闕。儼覩乎其間也。吾循軒左右。列爲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廡之外。則金盆上寶。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洞湫兩崖之隙。出乎島嶼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勢發。小者漣漪。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星精疑乎色相。彌於晝夜之間。吾臥而聽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爲之。蠢起乎切。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內。而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爲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貞者。其居與奧。而不知江湖之爲大。寄懷爽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爲阻。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方朔、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百年。而後謝朓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

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涬而未芽。且孰爲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是命旁薄之中。則天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詩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蜩也、鵬也、甫也。皆未得爲至也。汝南之憩。欲者樂之。巴卬之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子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圃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勵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豈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署其匾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匾之。尙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肇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崇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卒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眚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贏糧篋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揖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人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益山表著郡邑。菴葬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躅。竹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聞。而莫究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充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異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于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尙。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又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撫而詳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鄕葉以誠。寓於醫。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笑之。是何誕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總總焉而生。睢睢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爲饔飧酺醬羞醢也。有牲牷魚鼈鳥獸之肉。以爲殽胾醯醢脯鱐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葉人之所同棄而取諸石焉。是以平賦砥礪之堅而擬乎簠簋籩豆之實也。以斑斕殊特之觀。而等乎滫瀡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利。均水之劑。旦旦而淅煉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竊以爲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昔之過乎。聖人貴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礬。是爲雲母。煮之以玄水。清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資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甍釜。取紫背玄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衞生者資之。非直已人之疾。起人之死。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爲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將與逢掖之徒于公卿之門。人不我虞也。而今修方匕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草廬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頤之解而頰貿也。請質諸媧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猶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緇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自爲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公孫龍之言爲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爲羊。惜無薪蒸。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毋躡屩齋被而從諸山房之扁。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久與狡獪。吾有蹉跎。凡來嘆之。毋使人擬汝於皺也。

樗菴記

蒲陽趙氏。由宋至今。爲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婣仲子爲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樗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于邑郛。彥嘉命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樗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木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菴嘗取以名之。非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昔大父。大父游。既而弄走世途間。又從子之父子游。周旋進退庭邪間。五十餘年矣。昔之敝者新。蕪者闢。植者拱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荊。安用夫散木者樗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善孝慈。子弟愼禮節。生產力業。益又豐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爲是者。徇外而忘內也。持己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爲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高。不欲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非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嬌。固而執之則偏。嬌與偏。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性。去術而任情。彼以我爲散木。而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察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楩楠豫章。梗幹栝柏。樅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槍穀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爲棟梁。爲扃旁。小者爲棧樀、爲棖闑。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扃旁者。無所用之。求棖楹棖闑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

50B

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雖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幾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斲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斲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爲用。有用者才也。以無用爲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庇爾身。且裕爾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壽醫。其取諸虎目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鬼也。請書以爲耆之故實。俟夫志博物者辨之。

爲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潛溪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兄景淵。嘗揭室於故所居潛谿之上。取寇翰後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爲善。諸友記之矣。惟子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深且遠矣。不取徒爲侈大。資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人具有之。當爲而爲之者。君子也。不當爲而爲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爲善。不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頎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

妄交一語。歸即其平生所歷。不及他事。舉酒共酌。歡然就醉。人不見其惰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慍懟意。鄉人藉其貲力。自視以爲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業儒。出宦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爲迂闊。余謝雅雅登事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歟。逮今五十年。遭值國家鼎革。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發其碩學。潤色鴻業。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人。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尚書之厚德純行。鄉閭以爲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襮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示子孫。以爲明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裕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投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烏得不盡。故願堅晚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爲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婺郡之邑。厥田高者燥坼。下者涸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曰就槁。農民告病。郡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暵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爲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爲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濱而注。其十之焦者濯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爲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獄。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假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神

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躬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旱不就害。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慺慺以將事。吾儕無以報之。則著爲歌謠之辭。而今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存。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惟余言不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竟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書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権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斯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極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恆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嘉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胡仲子集卷八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皋亭山。厥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狀有司。余閱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瑞。凡嘉禾、芝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昕合煦育。紛綸窮絕。假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志爰稼穡。萬種之命懸之。雖甚星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較其利澤。未有倖者。而以爲白狼、朱雁、赤兎之不若。則唐人議者過矣。聖人俯而修六府。用八政。貴食重穀。其所貴者。非以瑞也。況時和歲豐。而今復以瑞告。是乃天地修茲鬱貺。昭示兆人。如穀關玉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於天子。而嘉禾之旨旅。草野之臣。惟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越父老之言。不勝獻畝之忠。謹拜手稽首之獻頌。不足追遊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蒸民乃粒。著自六府。遂布九域。大江以南。渤爲奧區。賦稅所出。厥田孔腴。接畛百萬。士食浮邪宜稻。日茂如櫛。有芃者苗。一本而敷。紛其百穗。盈仞之餘。潤濯醴泉。秀疏瑞日。既堅且好。既穎且栗。季稚來告。來詣厥故。耆艾嗟嗟。前斯未睹。傾郭闐野。聚觀竊咏。相畝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耰。我耔我耘。驅我蟊賊。夷我稂莠。惡知其他。而畀斯祐。人亦有言。庶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

執參燮理，執秉經綸，垂休錫羨，白我相臣，相臣曰否，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任克使，大夫卿士，雝雝濟濟，左右克讓，其期于治，薦茲馨香，不大聲色，昭格于天，誕淪密勿，上帝降監，率育元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雨時若，歲適用康，坤元富植，媼靈效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獲朱鴈，乃其小者，善政養民，稼穡惟寶，惟寶之瑞，終羨且好，嘉禾既旅，皇德彌宜，致此不易，保之維艱，昔在成王，衈惟周公，受天之賜，不有于躬，曰敬曰戒，王心罔懈，臨驕匪吝，惟公履慎，漸仁摩義，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茲勿逾，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贊并敘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堂之南植之。一本雙幹，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肯操，離立對聳，脩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爲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和平，則蓂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慎德者，其心豁天而天，豁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爲而無不爲，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寫意也，乃爲之贊曰：

有籟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洽然消風，溉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恆有爲瑞，以不多得爲貴，華萃賓連，繁脫閱閱，國家之瑞也。歷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爲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盛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蔑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爲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爲緋，碧者不能以爲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爲之變，非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爲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賛之，製爲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爲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爲之贊曰：

泰閭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敷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沒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爲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乎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粗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慎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陋巷一簞，甘於鼎食，相古哲人，固樂于茲，爰有良貴，豈其不貲，苟見其大，我心則泰，外物細故，曾何芥蔕，我約非約，其獲孔阜，其啻孔厚，德音斯溥，尺蠖之伸，貴乎能屈，熄毒之燧，寧不可惕，我告爾言，毒忍爾性，道貴貴成，養當聽命，先民之言，罔或弗敬。

敬身齋銘

施氏居永康之荊洲，華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徵銘於嫣仲子。仲子曰：華仲其知本乎。道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爲然乎。蓋三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夥之爲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爲之宰，存心有道，一爲之主，彼靜而固，動而梏者，俱失之矣。華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翳厥生，參天地，彼睢盱，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遞感忽，瞬克制，返諸躬，道孔邇，惟天君，實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貞夫一，斯爲貴，純不已，聖可企，兢有臨，惕無怠。

無逸齋銘

浦陽鄭仲舒，名其齋曰無逸，志爲學也，其友胡翰銘以勗之曰：

皆實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逸集于安，上帝降衷，有赫其命，其命有赫，日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貴，惟敬惟義，內外不違，毋詡跛躄，弗如良驥，苟力於行，千里可至，逮其無息，與聖合德，與聖合德，與天爲一，道豈遠而，厥幾孔微，心焉一肆，即汝自棄，彼月而邁，此日而征，無或爾陵游，荏苒百齡。

淡穫題研銘

有淡穫題其家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瓴物也，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圖羅九重進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鼎可移茲不渝。

居易齋箴

翁氏子濟文。常山之秀也。嘗卽山中闢齋曰居易。而力學焉。今將適京師。來謁於余。大懼晉厥服。余謂諸易。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苟行其願。進退不渝也。箴曰。

大道易易。其平如砥。人具是蹊。亦具是履。相彼小人。胡昧厥理。舍其康莊。自投偏詖。抵巇爲高。入坎不止。惟茲君子。宅心孔夷。安吾之素。適分之宜。與時屈伸。以範驅馳。君子居易。小人去之。天畀有生。夫豈遠而。徇義則公。徇利則私。辨之不早。顚末遂迷。勗哉君子。尙愼厥疵。

尙節齋箴

余友徐則常。名其齋曰尙節。將隱居以求志也。請箴於余。久而未之措焉。今以病稍間。乃爲之箴曰。

四時之序。節以成歲。萬物之理。節以成禮。非有資於差品。乃自然之裁制。何人生之多欲。忘吾性之所貴。利不啻於鋒刃。誡之而心醉。勢不重於丘山。臨之而魄褫。如梟如獍。如狐如鼠。合朋爲同。恬不爲異。盍不觀夫澤上之水乎。滿則溢。節則止。而況人欲之嶺。甚於倒海。不有砥柱。何以見夫君子。人皆璞璞。己獨落落。人皆諾諾。己獨諤諤。是猶末也。將求其至焉。易貴甘節。其次安節。其次苦節。甘節者。顏淵曾參是已。簞瓢而商歌。瓢飮而自樂。安節者。晏嬰原憲是已。貴而能儉。貧而不病。苦節者。黔婁之屬是已。困而不返。死而無悔者也。予將何居。以苦則不可貞。以安則未能企。亦曰尙而已。尙也者。非矯也。樹不拔之標。厲匪石之志。不顧人之毀譽。存吾義而已。毋行乎怪。不安其素。毋習乎猾。不知其固。毋恃其不折。過於戾契。毋信其不湼。流於汙闢。予其愼之。是亦可矣。抑有大者焉。易本無體。神亦無方。傾則有往。節用有亨。陰陽相錯。變化縱橫。晦明相躪。通塞往還。故鈞渭之叟。起而興周。耕莘之夫。舉而佐殷。傅說棄版築而爲相。膠鬲舍魚鹽而得君。功存乎社稷。澤被乎生民。不知一介而輕天下。常以萬物而同吾身。此非余之所尙者乎。非聖智其能乎。是達節也。子其識之。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旣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爲。雍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嚴。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固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尙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褚士文字說跋

錢唐褚士文。以字行。以善篆隸。稱搢紳間。或卽其字而書之。而告之士文。佩之以求益焉。余以爲天地變化。凡成形成象者。皆文也。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其光華精潤之發孰加焉。其在於人。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之謂人文焉。堯舜之治化。所以成乎此也。孔孟之道德。所以得乎此也。故文之至者。稱堯舜孔孟。彼以言語字畫爲工者。殆其次也。今世俗之人。往往索余於文字之間。

余恆患之。故余不敢以篆隸之工。爲盡士文之能。蓋亦斂其華而求其至者焉。天下之文。不在於子。則在余矣。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願有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蓋本漢黃門令史游。而稍變其體。昔游倣凡將爲急就篇。末敘長安涇渭□術。後人增以齊國山陽二章。意公取州名寅次者。亦緣此也。公之手澤。散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行書片紙。未有若此之凝肅茂美。終卷無一字苟者。自當與其文共傳。爲世所寶也。今上人質公。以爲草堂所舊物。不欲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欲取皇象、鍾繇、王羲之所書漢急就章。與此合爲一卷。模而刊之。備小學一家。以廣其傳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洒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樂。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卽爲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梓觀藏。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咏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巳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緝騷之闕。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七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卽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圖任國事。北啓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汴京旣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往往如之。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橫罹誣構。卒于封州。卒後二年。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祿大夫。則明堂大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謀盛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憚將。遠近慴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淵。而未嘗苟爲檜用。檜主和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喩蜀輸金。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庭非爲變。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擠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縉紳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爲學。所以探陰陽之精。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概未之察焉。公在封六年。其著述有曰易窺餘者。翰獲於公八世孫謐。伏而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深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追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爲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

在宋。其非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爲太中爲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潤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嘗集中奏。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帖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公卿之遇□□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饑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畫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嚴肖稱公危坐一室。收椎放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稾跋

朱氏自晉蒲據令泗。始家於婺。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紹興間。居士嘗獻賦行在。爲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畎畝。意氣躍躍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師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榜第二人。奏稾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時弊。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爲社稷計矣。余觀二公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乃欲於開禧之際。□□□□□□□□□□□□□之勢。而不察宋無可職之□□。守軒以□□不□□皆不覺。慷慨言之。廷議北伐。□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遺貶斥。不究其才。推其志。皆可伺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齋講朋、爲同門。紹熙廷對。又爲同年。其後齋朋嘗朝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齋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歷吏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張聖予、粵人謝皋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末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爲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其爲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千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可愛。蓋畫竹以小爲難。而多者愈難。欲振筆直遂如公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時之筆。各自爲體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寶。豈惟右軍書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識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學。不宜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得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眞見夏雲隨風。二人遂以書法之妙。遠軼千載矣。及聞越人得永師眞蹟。悉若不及見。爲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厚定此三十字爲藏眞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眞以狂自任。長史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時又喜晉仲請識其後。以爲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眞無辨。而任意揮灑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文獻公。恨不及以此質之。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交。一郡吏胥米周人之急。爾致書焉。曾不以爲浼。而亟稱其賢。則子智之爲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爲。不幸而爲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尙也。由是先生尙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舒閬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亦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爲張瑄發。可見其于子智不苟也。子智老于郡邑。有先生以爲知己。而又有希彥稱其家兒。其所託者遠矣。

華山紀遊圖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大册。施之朝廷者。足爲邦家之光。幽懷雅趣。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爲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爲之憮然。儒墨異途。出入殊趣。吳公既以之與悅。況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邪。未及百年。變故條忽。在昔已然。而今爲何如也。吾意扶輿淸淑之所鍾。儲乎其不可遏。豈遂已邪。比居長山之下。嘗手執牛尾歌之。以迎夫若人焉。今存禮不以衰老棄余。將入京而過余衡門。留之不果。攝衣率諸生。陟潛拚而登其絕頂。余力辭僅能及之。極覽無際。退念往躅。雖瞠乎其後。而亦登然其昔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成峯。殫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瞽言後跋

右瞽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咕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著爲文。硫硫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

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將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至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警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遊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罪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至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劉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彼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溪。又將追步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爲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皆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喜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嘗欲與之角。顧牽於世之塵鞅。敝於未習之壁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猶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予。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尙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尙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頗隨諸家。下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目以爲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爲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躍然。世稱居士之精緻可學。唯疏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始知之。方猶唐人。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章宗爲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兒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値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僦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頃。如睹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

貴火之喻。殊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貴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論。倘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孫賈瓊之妻也。嘗爲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旣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借此淸江水。葬我全首領之語。又云。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訴。又云。願魂化精衛。塡海起成巔。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尙多有之。烏乎。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爲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淪盡者。蓋必有與立也。

書王乘蘇傳

士生干戈之世。幸能脫於死地。不爲人俘囚。陷於鈇鑕。則其身之幸矣。能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顚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乘蘇旣兼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忍者之手。其言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凍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人。來吾婺。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爲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不朱泚之亂。不受汚辱。有死喪無歸者。即身爲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乘蘇、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爲而爲之也。乘蘇豈欲持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如是。而徵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于今曾國李公之門。美髯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如也。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頗數信安。後十餘年。復會于金華。則尊生子奉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不忘時昔之故。以一騎自隨過余。余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揲揲也。郡虛長吏。尊生子總郡事踰歲。民有不直。不以繁劇設不問。必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邑徵輸不入。度其才力。約遠程度。取辦而止。吏緣爲奸。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務持大體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爲儒者。心竊易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耶。猶欲網羅吾民乎。且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患也。其始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歲時一歸。漸被其風。恨不及從鄉人長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廛授焉。余唯而退。固將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矣。旣去而余徙家里中。則尊生子壽又沒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歔欷流涕。世豈復有斯人乎。古所謂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者。其尊生子邪。余故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死。非子華子稱逃之意。其不尊生邪。抑有由然邪。當爲而爲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爲尊生子邪。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剛而獲交焉。今剛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韓退之誌李翊之祖墓也。退之言翊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於剛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臞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汰侈。自得乎一性之眞。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願賢達其未遠。貌將探乎千古之祕。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湜籍。荀氏之爽淑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爲壽。以娛悅之。以是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稱其美。余友吳廷毅。爲余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爲謹愿也。曰仲賢嘗吏於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爲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然矣。殆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患不能孝養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爲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惟孝爲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遠其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嘗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所以知仲賢。而信廷毅之不我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弱冠致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溫凊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然。而諸孫又詵詵其可喜。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且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爲人子之勸。豈徒羨云。

胡仲子集卷九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部。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鬩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穴。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悉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顧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

丞。數以皆于朱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遇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蹇疾耳聾。通事不以富移。不爲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胡仲子曰。翰少客浦陽。與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翊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翊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翊集僅存。其辭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諱之。鄞江任士林稱翊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十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旣葬于金華縣長仙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墓。其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發大而流遠者。請識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爲太祖太宗母弟。王第四子曰德雍。是爲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爲樂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檢。魏國文思公。文思生叔薿。內殿承制。承制之子堅。官宮使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則建炎再造也。今其冢實中。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焉。宮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僎。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長溪縣丞諱彥鐵。娶徐氏。卒葬蘭溪。今其冢皆爲位而不遷。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時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遂昌無子。以從兄羲夫之子爲後。諱時堯。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焉。是爲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若隨。娶龔氏。則從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祔以伯父諱嗣祺、嗣鴻者。叔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厥考諱嗣潛者。厥妣葉氏如之。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弟古怡。及其嫂張氏祔焉。八世合二十喪。皆獲從其兆域。尊尊也。親親也。所以昭有禮也。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徙衢。至長溪丞又徙于蘭溪。至退藏公又徙于婺。今遂爲郡人。翰同里閈。嘗獲交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未嘗不以前人墓壠爲致。遭時孔艱。齎志而沒。亦惟後之人實其圖之。故古愚、古怡。篤於孝友。不替其父命。於十年之後。旣買地縣北婺女鄉。卒以襄事。今又改葬茲土。克過前跡。是爲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故翰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亦以爲邦人勸。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姓胡。名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悍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蘇溪之寇攻民、杜氏。餘孽寬以利。人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士習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擢其毒。東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旗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詭乃旁出抄掠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榜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鄉結。

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蠅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單方岩。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職。寓衞。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爲若去難就易。於計爲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屬衆固守。賊至。山岩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酒盤勸其衆。間道出方岩。與呂原明戰岩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古田。元祚盤飲以戰。顧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得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遂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膽之。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則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戚形于色。爲余言其先人之歿。裕不能援而與之俱。願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祧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守地自守。玩愒以養寇。擁衆以爲持重。不能展乎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惟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

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旣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觀。次祐。余旣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摭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遁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散地衢處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宿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韓楨者。是爲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楨雖不仕。而遂爲顯家。楨生烜。烜生壂。於公爲考。壂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醫藥。爲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售其直。竝之弗校。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設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閭。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諄諄俚俗。嘐嘐如阿堵爾。事文懿許公謙。方臨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於學。公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資之。率鄉人之弟子師事之。未幾而爭之其門矣。旣終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懿哭之盡哀。明

50B

年天歷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爲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礪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道山。美丰姿。不事邊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道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穆卽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歧。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梲也。君子之善。不必己出也。轢軌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間。春秋所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勤之後也。由吏部逮今忠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戶所鎮撫。莅官金華。致書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沒。踰年而父又沒。後十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藐焉下走。幸不隕厥寵。嘗聞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唯前人之休是賴。敢忘之乎。雖薄祜不足以繩祖武。敢謂不知乎。是用摭其行事。圖不朽于子。翰惟禮有銘。職在子孫。合而徵諸人。弘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謝。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言。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喪父。與從兄偕處。從兄亡。無子。公以其子子之。內外數百指。公以其身律而撫之。未嘗有違言。時方承平。州郡以擢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也。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讀書教

子。俊游聚歲。良亦足矣。終不能與世乾沒。以此自守。累貲巨計。與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飢遺以粟。喪濟以轉。又斥其餘。以遂川梁。除道途。蒙其利者歸德於公。則曰。吾要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爲莊嚴具。或訾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爲長者。年七十有四。嬰疾久不愈。始詔其子。自吾感疾。明旦且殆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酉十有一月庚申。始從先兆。葬于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佽助之。逮嘗算茹素至老。年八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璞。璞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顯、玄、濟、苗、某、貴、郎、濟。曾孫男永齡。曾孫女二人。濟來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計其先祖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死。亦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祏。獲全於土崩瓦裂之中。纘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若其忠勤。不失爲國桓桓之虎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不昭乎休哉。銘曰。

推其贏足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貴乎位。是謂鄉之善士。其生也無媿。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甚先墓誌銘

諸暨居先生。疏爽好士。所與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爲余言其鄉人蔡君甚先之賢。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

足多者。既又曰。某先不幸折其左臂。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以疾趨佻巧相徵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嘗固識之矣。常恨不及見其爲人。數十年來。天下且疑先生既殁。蓋無聞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激之。也爲其友蔡植之父請銘。發書按狀觀之。則先生所言甚先君也。君諱顯祖。字甚先。自曾大父柏。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爲諸暨人。皆業儒。母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受業。昧爽輒挾冊先諸生以往。過溝瀆。左足折。其臂由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朔謁先聖先師。雖風雨大寒暑必入學宮。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雖足跡不離戶限。聞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符節合也。所居負陶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即留連觴詠以爲樂。元末兵興。召三子語之曰。吾讀書皆有志於時。厮以疾無用焉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璧圖之。汝梶、汝概。宜爲父幹蠱。汝樵宜務學。居先生性、吾友也。方講學嶀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卽邑之南塘。營一室居焉。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熾。未幾而其地悉屯戍。君挈挈東西。未嘗戚于容。及國家洗滌宇內。嶷就寧謐。卽欣然攜老幼。載圖書。家于南塘。題其居曰道安莊。諸公賦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休焉之志。復爲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實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十有六矣。娶田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卽梶、槃、樵也。孫二人。曰照、曰熙。方田氏沒時。三子請治葬。君曰。吾以鄒子、鮑固數策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與化矣。汝營窔以俟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樵以春秋中第。授延安中部縣主簿。樵槃成克家。鄉人稱之。女一人。適王琪。避兵走道上。懼不脫虎口。投道旁沸釜以死。議者亦死之。事見元史。尤激烈不羣。則君之賢。

不特能自砥礪。其所以化于家者。涵染多矣。樵既籍中都。以洪武十年丁王氏艱。明年十有二月庚申。卜地某山之原。舉三喪合而窆焉。世嘗越多賢君子。微居先生。吾幾失王黼。今君已矣。考其行事。益知先生之言爲信。又嘉樵之孝、徵之義。皆能成其父之志。有交友之道。不敢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爲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晉。以學而勝。不以疾而廢。爲吾之疾。故張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徐積聵于耳。不聵于行。猗彼甚先。亦孔之能。生克有樹。死克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吳郡韓奕既葬其先君之喪于郡支硎山之碧琳原。其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於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趨赴。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已知之。雖沒而自足見于世。惟窮在下。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于世。則于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克踐之。奕爲此懼。願先生有以昭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敘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宋南渡。始家于杭。從于蘇。自高祖至君。遂爲蘇人。君之伯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諱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于醫家之說。爲人治疾。山江而達於淮。周游貴人長者之門。所全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下風。卽肩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屑意也。淮陰龔璛、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爲士林之望。躬折行輩。與君歡洽。四方來者。間與中土兩人者。以君爲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自誠據蘇州。恐衆不

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爲己用或强起君君固以母老辭母亦遏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詎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爲務年五十在母旁依依若孺子居闔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愉無不共意疾革囑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卽奕也其孫曰貽君爲人性亢而色溫見人有善欣喜勸厲頗有過則面質之人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爲醫之爲術與儒者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督於儒宜其失之者多矣君所以求賢豪非之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傷朱彥修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爲說犂然當於心時彥修沒已數歲君迺命奕從其門人盡受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于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寄重焉余觀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爲公卿爲大夫其平生砥礪自可爲搢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苟値于利害臨變故俯就析解身隨若滅雖鄙夫賤人皆得唾詈焉其失得相去爲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于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醫疾遭世大擾不屈于彝處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作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慎許可風烈激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爲重莫不彬彬可觀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旣歿余發其遺書得一人焉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署慶元郡史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智之俸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就富人有饋粟三百石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史五斗粟爲何物顧吾義所在爾子智爲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銳流輩中絕無者也天下不以其言爲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烏得而沒諸王氏世爲處麗水人曾大父師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父英宋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鏞之女君諱臨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卽嶷如成人旣冠舉教官授慶元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滅公見而材之不欲奪君散地俾吏于溫由溫調台又調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貪墨威逼其民致死事聞於郡郡將脫之君持不可一繩以法台人爲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欒蓋疾其掊取而幸其敗也濱海鹽竈戶私貨鹽以厲民民不堪誣以焚傷人命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決君謂鹽無權貨死無屍傷具牘釋之及調慶元屬州卒化有林氏者出貿海上與漕船遇漕船擊而掠之有司逮捕百餘人悉問狀擬盜獄以强盜傷物主論死會朝廷遣秋官按獄擇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船轉粟京師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與規財劫盜者有差等矣宜貸死昌國有褚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爲壻褚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讞之繆氏因兆藥也不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因盧吏請盧豈皆誤邪君持牘覆白復請曰此何例耶君曰吏卒活法苟當其可卽例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隸元帥府時首帥賄貨數撓郡政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帥聞之致仕而逝兩浙鹽運司歲調官督課至郡其吏恣橫凌轢有司因罔利以爲市君又

言其不法運使嵩公聽之吏以貲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賴焉歷三郡於是考滿謁選行省議者以君枉斷推理事繳駁不敍君辨訴于省于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然或語及前故輒曰我命不達耳朝廷之原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畢果直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頗無變志君戒其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爲汝輩變所守邪汝力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馬朶夫召諸邑令議均賦役而龍游之役獨署典史莅之者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嘗弱其勢於是吏不得爲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冠衣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汝等宜退遂臥而卒是歲元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嘗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升廉訪書吏檄上不報以易經舉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譏譏錐刀鬪脫穎不能以寸輒又寃而蹶之然未嘗易其廉挫其銳也以是爲汲仲所知終身不除蓋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如此君自號紫芝兩娶趙氏宋吏部尚書立夫之女有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顒期顒侗二人敦行介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蒿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以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吳士弘及弟闇也銘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卓著于困阨歷郡之吏典縣之模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銳有耿其潔亦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轇轕之死弗奪匪曰予知自我先哲先哲之言其濟則發君子之澤其遠不竭我是用揭表茲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吳季可墓誌銘

吳氏世居棠原曾祖顯貴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黃氏考用和妣黃氏皆有潛行凡浮屠之居往往割田貲之歲修報祀其故居旣遷焚蕩荒翳高垣大術猶隱隱爲人指目徘徊相賴蓋其起家非一旦俟俾發迹者吏宋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焉有元盛時蘭溪以邑升爲大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億悉仰於州州仰於鄉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吳氏老人重廉恥壯者懼籤楚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少安卽趨至州日與吏相上下吏嘉其勤不嚴而趣辦衆目之以爲吳氏有子矣安得吾兒如吳氏子乎然公雅不自多見人武斷苛取則曰吾不爲也小民忿爭一言折其曲直人人悅服倘有不法者聞之竊愈且懼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稅入不均而凡征需緣稅爲多寡舍不均公率衆白吏稅不均不能一綱吏也征需不均吏之反掌耳盍揣其本以畝計乎於是有司計畝科征十鄉如一戊戌冬越國胡公兵駐州東窺蘭溪清野相距州民不戒而越境就食邏得之以謀當戮公適見之部顧問曰此諜乎公曰亦平民耳是何能爲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旣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趨而下見旗者曰願見總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曰遇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紛沓見杖輒惴息去凡姻戚鄉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驅匿者盡收以歸家衆而衣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蹂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

戒其子。宜僃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爲。類多如此。瑕丘之民。倚之爲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三十日卒于家。卽以是歲九月九日葬于其鄉上葉塢。公諱約。字季可。長身而美鬚。留之雖如也。在羣季中。最爲有器識。始家向源被災。卽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向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其利。皆公出獨見爲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閑之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閒。公之酬酢世故。無內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歿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謙、曰凝。晉、凝早歿。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禹、曰斌、曰欽、曰詠、曰泉。曰恭。女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瑄、曰恕、曰采。女三人。公之孫曰英者。幼孤。依在公膝下。能自立。承祖父母意。公歿。英治家事。惟謹。時以事遞役。三年。祖母遂歿。後歸哭于墓下。告于從父讓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以公從子知滁州事厭之狀來請。翰固公之里人也。而又與厭交最久。方厭在滁州時。不遠數千里。遺書書曰。吾世以儒著籍。守先人貲產。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蹤先人一迹。今國家置糧長。而吾掛名焉。懼忝長者好事。一旦有速。吾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慮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茲較然矣。乃銘曰。

積善者昌。眞知其增。觀其後昆。其徵則明。惟季可父。克護其承。頎然長身。玉立端凝。剡鄉之敵。脫人于兵。利而不有。目視升平。居鄉惟長。獨秉先幾。比爾諸孫。言如蓍龜。爾孫行矣。三年而歸。惟公之慶。公則弗知。我發其潛。闡幽之詒。著于墓石。昭哉孝思。

商節婦誄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爲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嗚嗚乎。自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爲忠。在子爲孝。在婦爲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將而爲之。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爲也。百乘不足以爲貴。萬鍾不足以爲富。一日不足以爲短。千載不足以爲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爲可成。名爲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得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勵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罹駭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伍伍之人。出於入之所不覈。又其著者。則窮蹙嬝孽閫閾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爲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處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閒。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

協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者也。若張氏者。家不過什伍。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雖宋氏、謝氏。皆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寂寥無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歎勵於節婦之風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爲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眞。張氏。與淵皆嵊縣人。誄曰。

有婦者閨兮。緊精其倬之。有璞者瑞兮。烈火其燹之。雖則燹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生以琴爲古人性情之所寓。視之猶古人。何其善取友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弛琴瑟。苟朝夕御焉。由音以得其宜。由宜以得其人。雖尙友可也。余方索居。因生之所友。而竊有盥洋之思。安得神領心會於千載之下耶。

胡仲子集卷十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至于直沽。泝流而達于衛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爲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衛漳而濟舟。披流浿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舊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與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救。燕趙國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緊孰爲之表襮。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卽。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徼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悱惻。慕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固無人而爲重。黜賢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亢。辟不中夫機牡兮。孰鸞刀而戕翳。登鼎味以貨贄兮。濫黃流而注茲。競剋方以爲員兮。擲榘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下臬臬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侯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尙渺兮。又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槪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授王佐亦奚異。俾晚遇以獲脩兮。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三

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遠兮。獨奈何乎生民。

憫貞淑文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眇彊之所服。雖甯儀於厥初兮。恆正位而並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爲期。忽巡邏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冒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慊于衷兮。又安足以疵毀。矧女婦之從夫兮。雖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翀之疾夏兮。陳迎曩而揖軀。高復之衷趙兮。秦瞑目而與俱。卓忿行其威教兮。皇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貞儀以貽後。諒風獻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嗟。裂芳菲以綴關兮。又佩之以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燭其昭晰。即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 有序

湖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鎮寧金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窺境上。今年春。遂大率其黨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出嚴陵馳援。距諸暨新城十里曰櫃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新集。空壁來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效死斬盤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祐社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其中堅。手擒虜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血污野。虜者萬餘人。逐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掌帥之力居多。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攘除寇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顧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四方之平。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悶敵。舉棄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徵乎。其在茲矣。不可嗜無紀述。遂敘而賦之。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異主。暨厥良弼。大啟土宇。自湖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爲固。與敵相制。兆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桓桓我公。允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王所。坐總省轄。出爲邦士。于宣于垂。孰敢余侮。盍爾夷虜。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纏建斗。大寇厥兇。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搖我黎庶。勢如累卵。岌其可懼。邊吏馳告。公起驅赴。軍于龍潭。欄其高阜。轅門方樹。士食未飫。寇偵我勞。謂可拾取。蝟集蜂屯。鼎來縱橫。深絕其澗。高遏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勁。我用大猶。猶其忠貞。師直爲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命衆旅。告厥神明。顧天爭佑。俾衆欽承。毋利虜獲。不爲股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膺。如鷹如虎。其徒烝烝。如雷如霆。孰犢弗崩。東戈就殲。投刃乞生。僕弊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橫尸一成。匪曰嗜殺。亦豈窮兵。寇來授首。唯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不寧。天開日明。矜甲旋旆。肅肅其征。椎牛饗士。獻俘于廷。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觀。稽首拜賜。明明我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僉欲道敝。防風不朝。塗山用文。憲廸有虞。從逆自殄。公告受鉞。志在敵愾。

繼今以往。尙罔或息。不息不厲。公心抑抑。下民是依。庶士是式。爲邦柱石。以殿皇國。皇國既平。四夷既寧。公之孫子。與國罔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稟氣於陰而游於陽。遠可千歲。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余家二鶴。其一縞而緇。赬頰而頂不丹。與相鶴經言不類。雅善舞。其一丹頂青趾。羽毛娟娟然而潔。方效舞而斃。余憫之。將世所謂壽者非邪。抑乘鯛風。翼飛仙。下上于玄闇。固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鶴之去兮下土方。增不可巢兮。倀孰與之翱翔。三桑無枝兮。望蒼門而未暘。西母折勝兮。恐郛林之不芳。鷗鳸吻而號號兮。鴟銜矢以爲長。仁鳥高逝兮。杳莫聞其歸昌。牛哀化而爲虎兮。雖合露而無良。葬蓁蓁而陸迥兮。括蹤隱而機張。崎嶇彼猿猱兮。驅百怪以伏藏。鶴之去兮海是泊。浟湙無垠兮深入冥漠。天吳九首兮。佇立而可愕。海童之幺麼兮。又睎而相薄。歸墟合夫尾閭兮。三神峙而參錯。何飛廉之弗戒兮。羌欲進而忽卻。扶罔象而翔鯛魚兮。將往來以乘蹻。觀游蕩於天外兮。求坤軸之所託。恒鼇力之不任兮。玄黃質而揮霍。鶴之去兮無遠邇。大圜於穆兮上積清寥。遊至人之無爲兮。與三光以遊遨。騁騏驥於天路兮。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雰霧於風背兮。吹參差之洞簫。怳出有而入無兮。非世俗之所服。溯高寒以結思兮。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幽經兮。嘉金行之胥餓。曰吐故而納新兮。歲千祀以爲期。朝澡神於秋水兮。夕申馨乎沆瀣。曾日月之幾何兮。忽涸渦而莫之主。仙既不可睹兮。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容穢兮。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兮。何有於定姿。負神奇而遯生兮。倏臭腐以焉歸。鳶何飛而戾天兮。魚何躍而在沼。鳳何覽而來下兮。龍何欲而能擾。氣質使之然兮。孰觀其微妙。夏蟲之疑冰兮。取誚於知道。上下爲宇兮。四裔爲樊。大細靳合兮。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兮。樂全其天。廖折足於車子兮。彼反杖而洄邅。龜曳尾於泥塗兮。惺觸罟而遭鑽。觀既往而知來兮。唯委順於陶甄。援雅琴以發彈兮。聊釋余之中悁。亂曰。山海浩兮蔽虧。城郭緣兮委蛇。人民是兮今豈非。老三秀兮可療飢。盍歸乎來兮丁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穢。恆曰吾吏隱也。號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焉。以刀筆而論其能。則必以爲賢已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師達乎郡邑。概未之見焉。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畊田里。有白鹿生者。與余遇焉。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匡廬衡岱間。古仙人乘之以遨遊于金庭不死之鄉。安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右。生曰。子以錙銖富貴。苟朝夕之生於岩穴者。即仙也耶。安工而不詭於人類者。非其儔耶。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留與之處。投袂而去。他日問諸其友。則曰此武城周生也。生客廣陵。辟地東南。雖阨甚不戚。貴人聞者。辟以自佐。即不拒。趨事從務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督之。即笑祝曰。是刀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邪。其爲人如此。雖其友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蓋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呦呦兮。徒姝者子。非仙之儔兮。尙何求兮。鹿之伎伎兮。彼姝者子。世莫保累兮。是以從吾志兮。大車

連騏。吾不知所稅兮。

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爲之賦。則屈子所謂設以爲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背俗而執圭。解余衣以盤礴兮。馳余思兮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爲魂兮玉雪其度。濟遺世以消遙兮。負婞節而不可拔。恍猶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翔鸞龍以超忽。情倘恍以搖曳兮。氣泌汗而揮霍。紛繁蕤而飄颻兮。紛又稱之兩翟。擯陽閭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擬建木之既槁兮。眷瑤華其何異。覩娟娟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詔兮。承雨露之沖和。春渺渺兮何其盈。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爲此塵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催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質翳兮。矢遂以爲直。憫乘芳之纖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縞獨投其中情兮。豈云異夫羞瞓。何鑑均之姱修兮。結珮纕而弗睎。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悲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眞兮。尙髣其似。

湘絃辭

湘之山兮西迤。湘之水兮東騖。何蒼梧兮孔多。望不極兮湘之浦。帝子去兮望中。俾夫人兮延佇。曾莫樹兮椒蘭。又莫擢兮蘅杜。載雨兮載陰。淊淊兮誰與遊。將以遺兮珂玕。抱幽貞兮永固。

于蔿于歌

于蔿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德秀之所作也。開元中車駕東幸。德秀使當男歌於道上。帝歎曰。賢人之言也。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晉束皙補詩之義。爲之歌曰。

于蔿于。道不容軋。豈不容軋。戒無虞。虎臣執轡無疾徐。省方巡守周八區。皇不出守民不蘇。皇出征。皇弼弗寧。守以時。占有程。當何知。皇孔明。扇翩翩。業兢兢。如日之升。如月之恆。不虧不傾。四方覲厥成。

風雷引

烈烈兮蕭蕭。爲飆兮爲霆。迅發兮鏗鏘。薄太虛兮下上聲。謂天威兮孔仁。執司柄兮赫厥靈。民無愕兮畏事。威既揚兮沛澤寧。

長淸操

河之水淸兮。淸且漣猗。我泳其流兮。而源之不知。我飲而盥兮。我何求思。島兮島兮。毋揚其波兮。毋泪其泥。

思沂操

曾氏有居越者。睠焉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亦可泝。予鼓而舞兮。唱吾之與兮。

越水操

越水淅淅兮。不可以方舟。旋栖有魚兮。不可以爲鰡。九罭寸目兮。豈不密且周。惟魴及鱮兮。端彈是求。有淵有淵兮。復鼓于洲。

長山操

長山之下兮。翳翳其木。易于原田兮。亦有嘉穀。執罭于陂。穿余之屋。不以我爲虞兮。反縱爾毒。匪兕匪虎兮。曾莫我敢逐。

瞻彼日矣。美孝子之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

瞻彼日矣。歲半其征。言念母矣。胡考之寧。人各有生。匪恤我私。母也在堂。燕處孔時。祇省載溫。載奉甘旨。載笑載胥。核鮒之醴。以志爲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朔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覩則瘝。亦既愛之。匪金圭璧。一寸之晷。天實我錫。錫茲難老。永有壽考。執樹母心。惟忠是蹈。在昔張仲。厥德允臧。篤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美盛胥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奉蕤于京師。故勗其行。以慰其母心焉。

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翩彼北風。謁其以歸。豈忘在公。爰恤爾私。惟皇有命。未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艫。明發于越。夕濟西興。浦登于錢。安車載驅。惟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彪。發則有融。皇斯爾錫。昌以報之。斷懷罔極。竭爾臣節。迺殫子職。

新城領領

新城領領。孰究安宅。帝敕東人。命我邦伯。邦伯蒞止。作之司牧。愼乃夙夜。奮其桓撥。弓矢斯抗。戈鋋孔鑠。寇來授首。關門可斫。新城膴膴。疇敢余侮。邦伯惟翰。邁養其旅。野無舉燧。田有栖稌。帳旗臥鼓。不弑亦武。如彼雷行。濡以甘雨。民斯樂胥。帝謂東顧。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芒禹迹。雄我邦城。我民殺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執德不回。受祿不貲。公則有之。民何覩之。篩言酬之。惟天子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魄生自西。終夕成乖阻。悠悠望彼蒼。脈脈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戶。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矯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翳綠當戶。端居念友生。淹泊何處所。西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晤容。亦乃乏音素。懷德必有鄰。興言自中古。振衣起彳亍。見此褐之父。

鬱鬱孤生桐

鬱鬱孤生桐。託根鄒嶧顛。皎皎白素絲。出自偕狀間。一朝奉庭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爲君琴。絲以爲君絃。中含希世音。從君離別筵。征馬慘不嘶。僕夫跪當前。君行千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渺。淸商動山川。

和者昔已寡。聽者今亦難。

人生苦偪側

人生苦偪側。異處皆觸罥。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構患。尺寸下齊城。九士封秦關。用意何崎嶇。舉世尚其賢。湯泉自長溫。蕭丘自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物

維南有佳物。風露發清妍。離離綠玉樹。粲粲黃金錢。色合坤裳美。質抱日精圓。蘊鑠自女几。遊布彌樊川。既入神后品。遂充仙子餐。中壽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與百歲。何異蜉蝣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子。歲晏期非殘。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見春花開。忽睹秋葉凋。人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觥爵。狎言遊遊遨。

手提其欘劍。拂拭鸊鵜膏。含精韜光采。上薄青雲霄。願君勿棄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虎。始貴非鉛刀。

白馬誰家子。翩翩新少年。寶帶千金裘。鞍垂兩鞶鞬。五侯爭馳輕。七族莫比肩。來往長楊間。提出飛鳥先。

朝從羽林獵。夜展秦樓筵。前楹列庭實。中庖具珍鮮。趙女舞雙袖。吳姬調七絃。張急調高起。酒盡意彌堅。恨無美人贈。中激壯士肝。睽離各自愛。重來還復然。

節節復促促。雖鳴雌自伏。借問此何音。有鳥人不識。三文被身體。五采爛盈目。舉諧九成奏。羞出衆羽族。

自從阿閣傾。再改岐山卜。十年不來儀。四野多梟鷴。世德誠已微。天路清且穆。願因東南風。吹度玉壑仙。

長安萬里城。日日送遠行。輕車列千騎。驂騑鬱旌旄。西出橫門道。意氣傾公卿。鉦鼓夾左右。部曲聯若星。

疾驅呼延塞。深入休屠城。旄頭無時落。邊風且莫驚。置于方威格。中幘起心兵。刻功燕然石。受爵天子廷。

既遂生前願。復垂身後名。借問毛錐子。區區何所營。

梧桐生朝陽。不附衆木林。上枝拂雲漢。下根固重陰。歲久材質古。斲爲姚氏琴。朱絃經橫理。加以玉與金。徽軫何粲粲。清彈揚妙音。重華不可見。懷思意何深。

千里不唾井。與君相別難。風塵雖異路。恆願同悲歡。在金莫爲玦。在玉當爲環。聯以翠縷成。宛轉衣帶間。

相望胡與越。寸心良自堅。日入已三商。憂來翻百端。遙遙託清夢。不知寒夜闌。

日長自愛惜。夜長復悽惻。人生幾何時。少壯已非昔。涼風動萬里。起念南與北。山川路杳杳。車馬去不息。

燕趙高聲名。荊楚壯材力。仲尼七十說。未過身削跡。爲雲不上天。焉能雨八極。

昔聞崑山禾。結實大如黍。一食能療飢。再餐可輕舉。太和溢肌髮。舍眞逐仙侶。左盼東華君。右招西王母。

苕綠手共開。金册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道同宿莽。杲杲晨出日。郁郁栽陰雨。照彼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眞。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長安桃李樹。家家自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

吳中有雙劍。一秦洛陽賓。精靈颯以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采六藝英。夕玩忘其疲。海是衆水積。聖亦塗人爲。披册自有得。焉用比皋夔。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子非見之。一去五百春。我學如劉拔。未成先誤身。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浩盈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哉風與雅。采之奏巷歌。世人事瑣琢。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揭從汴水來。復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雨雪方霏霏。行人不可留。衣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早傳一札書。爲報東諸侯。

書報東諸侯。蕭食懷遠憂。鄭度所臨郡。山多少田疇。居民煮海水。海鹽民始瘳。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悠。

遊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瑤池燕。暮揖滄海塵。道逢安期生。遨遊乘采雲。粲然啓玉齒。遺我紫金文。

天地此中舉。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逍遙君。青鳥從西來。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尙錄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越間。一歲一歸鞍。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臥病始起。遭時多故。奔走山谷間。觸物興懷。忽復成什。合而命之曰雜興。蚤歲皆

憂思。況茲抱沈痾。輾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骨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感時寒燠易。無乃久寂和。石閭有三秀。崑邱多玉禾。不遠人貴知命。永言心匪他。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四座皆春風。燕燕深相於。富有富貴變。賤有貧賤趨。古道吾所愛。今人寧見迂。

忘情衡門下。肯笑色與腴。忽淹嵇康嬾。何煩諸公書。

水煩魚不大。取促馬已疲。法令貴寬厚。牛毛安所施。秦風盪六合。賦役竊高卑。料民事踰毀。簿書日孜孜。

君卿當見遣。諫者以爲宜。其勢如發弓。後來誰弛之。詩人咏豈弟。勞人千載思。

綠山列城郭。歲久亦已頹。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丁運巨石。泉扉豁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與骸。

古碑盈城頭。歎息三徘徊。死者何所知。但爲生者哀。

巴陵韓秀孟。激昂自天挺。身爲軍中將。視死猶一瞑。自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皿。借此淸江水。葬我全首領。

願魂化精衛。填海起成嶺。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當扁字不滅。千歲光炯炯。躑躅戎馬間。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矯若雙鳳雛。不栖惡木枝。寧蛻中田蕪。翺翔千仞上。覽德周八區。赤符啟帝子。繫其廬璐圖。

一鳴洞龍綱。再舉凌天衢。飄颻不可縶。漢網亦已疏。至哉高尚風。念此其誰歟。恐非嚴光倫。意乃黃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與世途遠。泉聲挂屋角。曉見池水滿。日出生清華。風來送餘暖。大化無端倪。事動心有眼。

床頭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要愿。

臥龍岡親賢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國內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婉蜒臥龍岡．高出列雉背．脩曲立萬楹．增雄踰九陛．
飛棟淩丹霄．交疏激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隧．栖甲戒不虞．為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疑隕墜．
揭揭昧所鬪．援援復多懼．臨戰日西薄．祝栗風雨厲．香港十萬師．聞鉦一聲潰．木拔本先蹶．堤壞川如沸．
詩人謹厲階．入禍豈天意．至今王夷甫．百罰有餘戾．摩挲岡頭石．零落寘蛮字．山川一何悠．蒼莽鴻飛外．
值時賀老湖．酒船總堪繫．吾寧寡賢達．聊以抒長愾．

呂梁洪

河水趨山東．四瀆無險塞．呂梁扼其衝．凜若萬強敵．水勢與石鬬．終古怒未息．舟行難躋攀．乘挽不餘力．
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趨相語．茲土神所職．登祠牢嘉薦．拜跪陳下臆．船頭勇奮毅．檣表高挂席．
好風東南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垂堂詎遑惜．昔聞莊叟言．有山在離石．高懸三十仞．魚鼈皆辟易．
孰隳天地性．遂拯生民溺．鴻飛九州野．吾願覩禹迹．

夜過梁山濼

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菼參差交．舟楫窅窕入．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
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往時冠帶地．孰踵萑蒲習．肆嘘劇跳梁．潜謀倘坏蟄．
古云水淵藪．豈不增快悒．蛙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渺焉江上懷．起向月中立．

益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宛若臨瑤池．碧水皆種蓮．垢氛安得緇．玉質皎自內．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疑零落滋．
馨香無時發．窈窕隨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菲菲．與言離與晤．慨嘆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願結千載期．
流芳在人世．樹德諒如斯．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荊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延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氣何紛厖．羣蠻動相噬．古雖郡縣置．豈地出租稅．
負險恆自閉．犬牙植形勢．聚若蟁蝱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能覆．往往思一薙．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
亦有內齊民．詿誤混狂猘．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殪．天道戮氛祲．出入民患害．聖哲戒不虞．窮討諒非計．
皇靈冒下土．赫赫火俱厲．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徠．資賁崎嶇間．夜膜久聯綴．遴吏得黃侯．為國開信誓．
王師不血刃．綏類下椎髻．列功奏天子．璽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盤．副之金帛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隸．
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力弱校弄薄．非可羌戎例．漢廷慎擇守．祝良復譙繼．侯今甚盡白．侯心甚豈弟．
分符浙水上．應念東人斃．懋循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衣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遙在郊牧．令節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高樹顛．牛飲洞溪曲．
翳翳桑柘陰．藹藹麥牟熟．穫籽返故畬．輕過候新醞．高楠生風涼．綠衣無暑溽．開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
倚輿不厭客．意豁已忘俗．列生談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寶石精舍

出郭隨稚子．薄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勞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猶相依．
登樽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嘆我園中果．飽我以豆糜．出戶見明月．踏月宴窣衣．悠悠故意長．落落新知稀．
冉冉歲云暮．百爾慎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衡運已朔易．曨螢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
慘慘沙塵飛．軋軋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鳥翔．天末孤帆杳．川流與岡勢．合沓自回抱．
人生大塊間．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顏色槁．人言野多虎．前騶警相保．顧非千金軀．祇欲仗穹昊．
非子陳此情．歸來臥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霽．風沙滿長道．四顧心飛揚．君子有行役．東省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邈在天一方．
父母及兄弟．告別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為言起居好．良足慰子腸．巍巍帝王都．濟濟人物場．
嘵嘵爭先鳴．翩翩遊高翔．六館走相送．如失孤鳳凰．惜茲歲華晚．念彼川路長．臥聽吳門鐘．歸共越人航．
上堂拜家庭．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拜舞迎春陽．願言千丈暉．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裏．萬木風已微．白雲忽孤起．扡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獨抱悠悠意．
出郭懷所親．復上橋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經度．人皆望秋實．淒其已風露．杖策陂中行．低徊亦奚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叔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羣掛暇．且復一荷鉏．
雖有肋勉勞．良足具中廚．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借道三益飲東觀石枰

太末一為客．倏忽三四齡．常恐玄髮變．未諧滄海情．今晨屬休暇．文彥皆合幷．方舟濟沙步．飛蓋指岩扃．
青霞天之表．赤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藏冰．寧知大坤維．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
深疑地肺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羣鳥無一聲．涼風度如水．炎濁翛然清．昔聞仙弈者．半隱交心兵．
相持勢方急．旁睨恥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固其極．蠻觸遞翻覆．大化何由停．不如飲美酒．且登石間枰．

張節婦

人生為夫婦．結髮相因依．恩愛在偕老．零落中路歧．夕坐守空閨．晨興務悲笄．身為張氏婦．甍立將安歸．
願言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兩男兒．兒雖媵所出．孰匪夫體遺．孱昏苟有託．門戶亦足持．
瞻望恐弗及．劬勞庸敢辭．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伯與仲．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種．猶說攀裾時．
故家海東頭．波濤誠渺瀰．獨有髲柏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會弗操．令人感蛾眉．

081·18
0022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爲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翠清陰遍簷廬僴然窗几間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奧下抉百氏殊寥寥千古意問予今何如勿學臧與谷亡羊苦多途願企心齋人不違復爾初歸撫庭前柯臨見健鳳雛

贈鄭生叔車

游子不厭遠停棹江上春翳方有來客白髮乃吾親十年阻南北一見融心神天道諒不偕瞻瞻行路人

家君未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才德士僂指必以長山先生爲首懋溫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予家而獲親炙之其德粹然而溫其才充然而長始知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獎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內外大小咸知佩服先生之教吾師特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君遂與諸仲父謀爲之刊梓適告予大父大父忻然從之趣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冬十一月也雜著文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印生日用百須之具大父則命懋溫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宣受方面之託遄會于家傳竟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今年春已易簀矣惜乎不克覩厥成也雖然先生懷才抱德固不得位而見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爲快先生爾知之事不瞑目于九原也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浦陽義門王懋溫謹識

21101000178010

胡仲子集後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心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苟得之言則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至孔子時格言大訓豈皆本乎德之發則郁郁然彬彬然出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媿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言之士非不多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慊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媿於孔子之徒至今人樂誦而悅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親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爲憾幸汎擢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發確而弘者則日諷玩之咏于口沃于心而不敢釋諸手也國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近代天子之言言之發於德者有集傳於世矣先生繼亦被召與修元史史成被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老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粲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儼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燔牲玉而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恆不以爲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

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爲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署黼黻皇猷彌綸文化而鋪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正月九日卒於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秘先生之言而斬其德敬倣荀卿賈誼諸君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號胡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爲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洪武辛酉冬十一月既日門人同郡劉剛謹序

56
49R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六
作者=
页数=776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